

◎秦始皇

【一】

两端争胜，而徒为无益之论者，辨封建者是也。郡县之制，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，合古今上下皆安之，势之所趋，岂非理而能然哉？天之使人必有君也，莫之为而为之。故其始也，各推其德之长人、功之及人者而奉之，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。人非不欲自贵，而必有奉以为尊，人之公也。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，因而有世及之理，虽愚且暴，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。如是者数千年而安之矣。疆弱相噬而尽失其故，至于战国，仅存者无几，岂能役九州而听命于此数诸侯王哉？于是分国而为郡县择人以尹之。郡县之法，已在秦先。秦之所灭者六国耳，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。则分之为郡，分之为县，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，而治民之纪，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？

古者诸侯世国，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，势所必滥也。士之子恒为士，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，则士有顽而农有秀；秀不能终屈于顽，而相乘以兴，又势所必激也。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，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，虽有元德显功，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。势相激而理随以易，意者其天乎！阴阳不能偏用，而仁义相资以为亨利，虽圣人其能违哉！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，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，两俱有害，而民于守令之贪残，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。故秦、汉以降，天子孤立无辅，祚不永于商、周；而若东迁以后，交兵毒民，异政殊俗，横敛繁刑，艾削其民，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，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。郡县者，非天子之利也，国祚所以不长也；而为天下计，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。呜呼！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，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，存乎神者之不测，有如是夫！

世其位者习其道，法所便也；习其道者任其事，理所宜也。法备于三王，道著于孔子，人得而习之。贤而秀者，皆可以奖之以君子之位而长民。圣人之心，于今为烈。选举不慎，而贼民之吏代作，天地不能任咎，而况圣人！未可为郡县咎也。若夫国祚之不长，为一姓言也，非公义也。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，私己而已矣。斥秦之私，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，又岂天下之大公哉！

【二】

孔鲋藏书，陈余危之。鲋曰：“吾为无用之学，知吾者为友。秦非吾友，吾何危哉？”呜呼！能为无用之学，以广其心而游于乱世，非圣人之徒而能若是乎？

诗曰：“握粟出卜，自何能穀。”谷者，在我而已，何用卜为？屈其道而

与天下靡，利在而害亦伏；以其道而与天下亢，身危而道亦不竞。君子之道，储天下之用，而不求用于天下。知者知之，不知者以为无用而已矣。故曰“其愚不可及也”。秉道以自安，慎交以远物，存黄、农、虞、夏于盗贼禽兽之中，奚不可穀，而安用卜为！庄周惩乱世而欲为散木，言无用矣，而无以储天下之大用。握粟忧深而逃羿毂，其有细人之情乎！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，易简以消天下之险阻，非圣人之徒，其孰与归？

【三】

商始兴而太甲放，周始兴而成王危，秦并天下而扶苏自杀，汉有天下而惠帝弗嗣，唐则建成死于刃，宋则德昭不令其终，汔乎建文之变而僭尤烈。天下初定，人心未靖，则天命以之不康，汤、武且不能弭，后代勿论已。然而胡亥杀兄，旋以死亡；太甲、成王，终安其位；则伊尹、周公之与赵高，相去不但若霄壤也。

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，而莫甚于不知人。非其不察也，惟其好谀也。托国于赵高之手，虽中主不足以存，况胡亥哉！汉高之知周勃也，宋太祖之任赵普也，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。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，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。徐达、刘基有一存焉，奚至此哉？虽然，国祚之所以不倾者，无谀臣也。

◎二世

【一】

陈婴之不自立也，周市之不王魏也，其情均也，而周市贤矣。市曰：“天下昏乱，忠臣乃见。”义之所不敢出，害不敢自之而远。居尊以为天下不义之魁，“负且乘，致寇至”，灼然易见，而人不能知。非不知也，无志义以持其心，流俗之蛊之者进矣。陈婴非幸而有其母，亦殆矣哉！市之一言，所谓“大浸稽天而不溺，疾雷破山而不震”者乎！陈余自矜儒者，而不能守义以自王。周市虽死而如生。陈余碌碌以死，又何称焉？

【二】

李斯之对二世曰：“明主灭仁义之涂，绝谏争之辩，率然行恣睢之心。”尽古今概贤不肖，无有忍言此者，而昌言之不忌。呜呼！亦何至此哉！斯亦尝学于荀卿氏矣，亦尝与始皇谋天下而天下并矣。岂其飞廉、恶来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忌，斯之心其固以为然乎？苟非二世之愚，即始皇之骄悖，能受此言而不谴乎？斯抑谓天下后世之不以己为戎首而无所恤乎？无他，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。

夫死亦何不可畏也。失不可患，而亦何必于失也。前所以自进者非其道，继所以自效者非其功，后所以自保者非其术，退所以自置者无其方，则失果

可患而死果可畏。欲无畏无患、以不言其所不忍言，又奚得乎！天下无必死之涂，而亦无可几幸之得。正志于早而后无所迫，则不忍不敢之心以全。早不能图度于正，迨其后失有形、死有机，虽欲不为此言而不得。不待上蔡东门之欢，肺肝先已自裂。斯岂果无人之心哉？易曰：“履霜坚冰至。”辨人于早，不若自辨于早也。

【三】

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，而众怒之不可犯，众怨之不可任，亦易喻矣。申、商之言，何为至今而不绝邪？志正义明如诸葛孔明而效其法，学博志广如王介甫而师其意，无他，申、商者，乍劳长逸之术也。无其心而用其术者，孔明也；用其实而讳其名者，介甫也；乃若其不容掩之藏，则李斯发之矣。李斯曰：“行督责之术，然后绝谏争之路。”申不害曰：“有天下而不恣睢，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。”谏争绝，桎梏脱，则虽目劳于刑名文籍之中，而耽酒嗜色、佚游骄乐，可晏享而不辍。苟未忘逸豫之情者，恶能不以此为两得之术哉！

任法，则人主安而天下困；任道，则天下逸而人主劳。无一切之术以自恣睢，虽非求治之主，不能高居洗养于万民之上，固矣。以孔明之淡泊而尽瘁也，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学深思也，然且乐奉名法者，何也？俭以耳目，勤以耳目，而心思从其康逸也。贤者且然，况令狐绹、张居正之挟权势者哉！使读李斯之言，知其为导谏劝淫之术也，能勿靦然而汗下与？

【四】

怀王之立，非项氏之意也，范增之说，以为从民望而已。臣主之名立，而其心不相释，项氏成而怀王固不能有楚。怀王念此至悉，故一乘项梁之败而夺上将军之权以授宋义；义适遇其际而获怀王之心，故与计事而大悦。非悦其灭秦之计，悦其夺项之计也。宋义壁于安阳而项羽斩之，非愤其救赵之迟，愤其夺己之速也。义之壁安阳而不进也，非欲乘秦、赵之敝，欲得当以收项羽之兵也；其遣子相齐而送之无盐也，非不恤士卒之饥寒以自侈，为怀王树外援于齐而因以自固也。

宋义死，诸将愕然曰：“首立楚者将军家也。”羽之情见矣，义之情亦见矣，怀王之不能终安于项氏，情亦见矣。救赵则命宋义，入关则命沛公，梁死羽孤，为偏裨于宋义旌牙之下，为怀王谋项者之计得矣，而抑无以服楚人之心。幸而秦之君二世也，其相赵高也，其将章邯、王离也，无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閒楚耳。不然，虽沛公且无以自持，况义之浅谋、羽之徒勇者乎！

于是而知君臣之非独以名为义也，天之所秩，性之所安，情之所顺，非是则不能以终日。范增立楚之说，董公缟素之谋，不足与于兴亡久矣。

【五】

秦之所殄灭而降辱者，六王之后也；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，郡县之民也；而剽二世之首，欲灭宗室，约楚降而分王关中者，赵高也。故怨在敌国，而敌国或有所不能；怨在百姓，而百姓或有所不忍；狎及小人，而祸必发于小人。故曰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。圣人且难之，况中主以降乎！

小人之心，智者弗能测也，刚者弗能制也。料其必不能，而或能之矣；料其必不欲，而或欲之矣。项羽之暴也，沛公之明也，章邯之怨方新也，尽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寝处其皮也，使高灭嬴氏之宗，开关以讲于诸侯，岂能免于刀俎，而况受纳地之封乎？则以智者料高，而固知其与秦相终始；以愚者料高，而亦决其与秦同齏粉也。然而必弑胡亥以徼幸于一得，岂徒胡亥之愚，矢入幄而不觉哉？明而熟于计者，未有谓为且然者矣。祸福之外，有无藉之欲焉；死生之外，有无方之谄焉；俄顷之间，有忽变之情焉。利亦有所不喻，而无所不逞，而后君子莫能为之防。故圣人且犹难之，诚哉其难之也！“濡有衣裯，终日戒”。终日者，无竟之辞也。舍提躬慎微而求馭之之术，不墮其阱中者鲜矣。

【六】

孰谓秦之法密，能胜天下也？项梁有栎阳逮，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。其他请托公行、货贿相属、而不见于史者，不知凡几也。项梁，楚大将军之子，秦之所尤忌者，欣一狱掾，驰书而难解。则其他位尊而权重者，抑孰与御之？法愈密，吏权愈重；死刑愈繁，贿赂愈章；涂饰以免罪罟，而天子之权，倒持于掾史。南阳诸刘屡杀人而王莽不能问，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。

设大辟于此，设薄刑于彼，细极于牛毛，而东西可以相窜。见知故纵，蔓延相逮，而上下相倚以匿奸。闰位之主，窃非分而寐寢不安，藉是以箝天下，而为天下之所箝，固其宜也。受天命，正万邦，德足以威而无疚媿者，勿效尔为也。宽斯严，简斯定。吞舟漏网而不敢再触梁笱，何也？法定于一王，而狱吏无能移也。卷二

◎汉高帝

【一】

有天下者而有私财，业业然守之以为固，而官天地、府万物之大用，皆若与己不相亲，而任其盈虚。鹿桥、钜臺之愚，后世开剗之英君，皆席以为常，而貽谋不靖，非仅生长深宫、习奄人汗陋者之过也。灭人之国，入其都，彼之帑皆我帑也，则据之以为天子之私。唐克西京，而隋氏之有在唐；宋入周宫，而五代之积在宋；蒙古遁，而大都之藏辇而之于南畿。呜呼！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，俭者因之以卑其志趣，赫然若上天之宝命、祖宗之世守、在此怀握之金货而已矣。祸切剥床，而求民不已，以自保其私，垂至其亡而为盗资，夫亦何乐有此哉！

汉王之入秦宫而有心，见不及此。樊哙曰：“将欲为富家翁邪？”英达之君而见不及哙者多矣。范增曰：“此其志不在小。”岂徒一时取天下之雄略乎！以垂训后嗣，而文、景之治，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，数百年君民交裕之略，定于此矣。

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，则贫必在国；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，则败必在家；庶人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，则后世必饥寒以死。周有大赉，散之唯恐不速，故延及三十世，而亡之日，上无覆宗之惨，民亦无冻馁攘夺之伤。后之王者，闻樊哙富翁之诮，尚知惩乎！

【二】

韩信数项羽之失曰：“有功当封爵者，印刓敝，忍不能予。”繇斯言也，信之所以徒任为将而不与闻天下之略，且以不保其终者，胥在是矣。封爵者，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，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。且爵赏亦岂必其足荣哉？荣以其难得而已。人主轻之，天下猎之；人主重之，天下荣之。宋艺祖许曹彬下江南授使相。彬早知不得而安焉，故封爵不侈而彬服。非然，则更始之侯林立，而不救其亡，期于必得之不足歆也。羽不惜屈己以下人，而靳天爵，何遽非道而必亡乎？汉高天下既定之后，侈于封矣，反者数起，武帝夺之而六寓始安。承六王之敝，人思为君，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为，管、蔡之亲不相保，而况他人乎！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为天子，君臣相贸，而期报已速，固不足以一朝居矣。

抑信之为此言也，欲以胁高帝而市之也。故齐地甫定，即请王齐，信之怀来见矣。挟市心以市主，主且窥见其心，货已讎而有余怨。云梦之俘，未央之斩，伏于请王齐之日，而几动于登坛之数语。刀械发于志欲之妄动，未有爽焉者也。信之言曰：“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何所不服。”为人主者可有是心，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语。况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！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。宋祖之慎，曹彬之明，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。奚必践姑许之言而褻天之景命哉！

若夫项羽之所以失者，非吝封爵之故。信之说，不如陈平之言之允也。陈平曰：“项王所任爱，非诸项、即妻之昆弟，虽有奇士不能用。”故羽非尽不知人，有蔽之者也。琐琐姻亚，踞肮仕，持大权，而士恶得不蔽？虽然，亦有繇尔。羽，以诈兴者也；事怀王而弑之，属宋义而戕之，汉高入关而抑之，田荣之众来附而斩艾掠夺之。积忤害者，以己度人而疑人之忤己。轻残杀者，大怨在侧而怨不可狎。左顾右盼，亦唯是兄弟姻党之足恃为援。则使轻予人以权，己且为怀王，己且为宋义。惴惴慄慄，戈戟交于梦寐，抑恶能不厚疑天下哉？然而其疑无救也。为汉王之腹心者项伯也，其兄弟也；迫而迫之到者吕马童

也，其故人也。从之于大败之余者三十余骑，而兄弟姻亚不与焉。怀愿求援，而终以孤立。非刑印不与者甚已而贼之，其亲戚之叛已久矣。

不疚于天，则天无不祐；不媿于人，则人皆可馭。正义以行乎坦道，而居天下之广居；无所偏党，而赏罚可以致慎而无所徇；得失之几，在此而不在彼，明矣。不然，舍亲贤，行诱饵，贱名器，以徇游士贪夫之竞躁，固项羽之所不屑为者也。

【三】

名义云者，因名以立义，为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。不知义矣，为之名以使之顾而思，抑且欲其顾而思而不但名也，况君子之以立民极而大白于天下者哉！谓董公说高帝为义帝发丧为汉之所以兴者，率天下后世而趋于伪，必此言夫！

忠孝非人所得而劝也。如其劝之，动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。心生而后有事，事立而后有礼，礼行而后有名。名者，三累之下。天下为之名，而忠孝者不欲自居。高帝无哀义帝之心，天可欺乎？人可愚乎？彭城之败，几死几亡，而缟素之名，不能为之救；则涂饰耳目以故主复讎之名，无当于汉之兴，明矣。

虽然，以此正项籍之罪，使天下耻戴之为君长也则有余。何也？籍者，芈氏之世臣也。援立义帝者，项梁之以令诸侯者也。刘氏世不臣于楚，其屈而君怀王也，项氏制之耳。高帝初无君怀王之心，则可不哀怀王之死。为天下而讨弑君之贼，非人弑己君而有守官之责者也。故发丧之后，高帝亦终不挟此以令天下；而数羽之罪，不嫌以背约不王己于秦为首。则董公之说，亦权用之一时，而高帝亦终不以信诸心。呜呼！貌为君子者，日言心而以名为心，日言义而以名为义，告子恶得不以义为外而欲戕贼之乎？

秦灭国，互相噬而彊者胜耳。若其罪，莫甚于殄周。楚幸不亡于秦，而楚且为秦。非其世臣，非其遗胄，抑何必戴楚以为君。戴楚者，项氏之私义也。汉亦何用引项氏之义以为己义乎！此义不明，但有名而即附诸义焉。李嗣源，夷裔也，名为唐而唐之；李昇，不知其为谁氏之子也，名为唐而又唐之。有名而无义，名为义而义不生于心，论史者之乱义久矣。中国立极之主，祖考世戴之君，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；臣子自有独喻之忱，行其不敢不忍者，而岂但以名哉！

【四】

毒天下而以自毒者，其唯贪功之人乎！酈生说下齐，齐已受命，而汉东北之虑纾，项羽右臂之援绝矣。黥布盗也，一从汉背楚而终不可叛。况诸田之耿介，可以保其安枕于汉也亡疑。乃韩信一启贪功之心，从蒯彻之说，疾击已降，而酈生烹，历下之军，蹀血盈野，诸田卒以殄其宗。惨矣哉！贪功之念发于

隐微，而血已漂鹵也。

龙且亦犹是也，军于高密，客说以深壁勿战，令齐王招散民，反汉而归己，汉客兵不容于久留而必溃败，以全三军尊楚势而保齐，岂不贤于浪战以死亡乎？且则曰：“救齐，不战而降之，吾何功？”虽其后胜败不同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。信以其毒毒齐，而齐民骈死，田氏以亡；且以其毒自毒，而潍水涌流，楚军大覆，田氏不救。举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，而不满恃人之谿壑，毒螫人而蠹蚤亦死。信幸破齐以自请王齐，而未央之诛已伏于此，且亦以其身毙于潍水之上。然则贪功而毒人，亦自讎其项领而速之斲也。悲哉！愚不可瘳已。

李左车下全燕而燕不叛，随何收九江而黥布无疑。善用人者，亦何利有贪功之人，以贼天下而多其衅哉！汉虽有齐而力已疲，楚覆救齐之兵而项王大惧，恃人不黜而能定天下，未之有也。

【五】

韩信下魏破代而汉王收其兵，与张耳破赵而汉王又夺其兵，何以使信帖然听命而抑不解体以颺去哉？此汉王之所以不可及也。制之者气也，非徒气也，其措置予夺之审有大服之也。结之者情也，非徒情也，无所偏任，无所听荧，可使信坦然见其心也。吾之所为，无不可使信知之矣。信固知己之终为汉王倚任而不在军之去留也，故其视军之属汉也无以异于己。无疑无怨，何所斲而生其恃甚乎？假使夺信军而授之他人，假使疑信之反而夺共军以防之，项王一印之剗而信叛，三军之重，岂徒一印之予夺乎！

心不可使人知者，以柔用之而败，以刚用之而速亡。有所偏听、怙党而疑人者，不能制之而死于其人，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乱臣十人，同心同德。”十人之同乎武王，武王同之也。

【六】

汉王甫破项羽，还至定陶，即驰夺韩信军，天下自此宁矣。大敌已平，信且拥疆兵也何为？故无所挟以为名而抗不听命，既夺之后，弗能怨也。如姑缓之，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，有名可据，信兵不可夺矣。夺之速而安，以奠宗社，以息父老子弟，以敛天地之杀机，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，乃以顺天休命，而人得以生。

且信始不从蒯彻之言与汉为难者，项未亡也。参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蒯彻狂惑之计耳。昔者韩尝以此持天下之纵横，然吞于秦而不救，其覆轨矣。信反于齐，则张耳扼其西，彭越控其南，鼎足先折而徒为天下螽贼。信知其不可而拒彻，计之深也。项王灭，汉王倦归于关中，信起而乘之，乃可以得志。彻之说，信岂须臾忘哉？卞庄子小死大毙一举而两得之术，俟时而发，发不旋踵矣

。其曰“不忍背汉”者，姑以谢彻耳。削王而侯，国小而无兵，尚欲因陈豨以发难；拥三齐之劲旅，西嚮而虎视，尚谁忌哉？

或曰宋太祖之夺藩镇也类此。而又非也。信者，非石守信、高怀德之俦也。割地而王，据屡胜之兵，非陈桥拥戴之主也。故宋祖惩羹吹齏而自弱，汉高拔本塞源以已乱，迹同而事异。其权不在形迹之閒也。

【七】

汉王初即皇帝位，未封子弟功臣，而首以长沙王吴芮、闽粤王无诸，此之谓“大略”。二子者，非有功于灭项者也，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。以天下之功为功，而不功其功，此之谓“大公”。楚、汉争于北，而南方无事，久于安则乱易起，立王以镇抚之，此之谓“制治于未乱”。以项羽宰天下不公为罪而讨之，反其道而首录不显之绩，此之谓“不遐遗，得尚于中行”。若此者，内断之心，非留侯所得与，况萧何、陈平之小智乎！量周天下者，事出于人所不虑，若迂远而实协于人心，此之谓“不测”。

【八】

秦、项已灭，兵罢归家，何其罢归之易而归以即乎安？古者兵皆出于农，无无家者也，罢斯归矣。汉起巴蜀、三秦之卒，用九江、齐、赵之师，不战其地，不扰其人，无閭井之怨，归斯安矣。后世召募失业之民，欲归而无所归，则战争初息而遣归之也难。善师古者，旁通而善用之。则汉抑有“民相聚山泽不书名数者，复其故爵田宅，教训而优恤之”之诏，是可为后世师者也。无所侵伤于民，而禁其仇杀；非有官爵田里，而为之授以隙地；宽假以徭役，而命为稍食之胥卒。以此散有余之卒，熟计而安存之，奚患亡术哉？高帝甫一天下，而早为之所。国不糜，农不困，兵有所归。下令于流水之源，而条委就理，不谓之有“大略”也得乎！

【九】

以大义服天下者，以诚而已矣，未闻其以术也；奉义为术而义始贼。义者，心之制也，非天下之名也。心所勿安而忍为之，以标其名，天下乃以义为拂人之心而不和顺于理。夫高帝当窘迫之时，岂果以丁公为可杀而必杀之哉？当诛丁公之日，又岂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为德哉？欲惩人臣之叛其主，而先叛其生我之恩，且噤然曰是天下之公义也。则借义以为利，而吾心之恻隐亡矣。

夫义，有天下之大义焉，有吾心之精义焉。精者，纯用其天良之喜怒恩怨以为德威刑赏，而不杂以利者也。使天下知为臣不忠者之必诛而畏即于刑，乃使吾心违其恩怨之本怀，矫焉自诬以收其利。然则义为贼仁之斧而利之罔也乎？故赦季布而用之，善矣，足以劝臣子之忠矣。若丁公者，废而勿用可也；斩

之，则导天下以忘恩矣。恩可忘也，苟非刑戮以随其后，则君父罔极之恩，孰不可忘也？呜呼！此三代以下，以义为名为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慝也。

【一〇】

留侯欲从赤松子游，司马温公曰：“明哲保身，子房有焉。”未足以尽子房也。子房之言曰：“家世相韩，为韩报讎。”身方事汉，而暴白其终始为韩之心，无疑于高帝之妒。其忘身以伸志也，光明磊落，坦然直剖心臆于雄猜天子之前。且曰：“愿弃人间事，从赤松子游。”视汉之爵禄为鸿毛，而非其所志。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，不知有荣辱，不知有利害，岂尝逆亿信之必夷、越之必醢，而厘以全身哉！抑惟其然，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贞而心之洁矣，是以举太子以托之，而始终不伎。

呜呼！惟其诚也，是以履虎尾而不疚。即不幸而见疑，有死而已矣，弗能内怀忠而外姑为佞也。曹操之毒也，徐庶怀先主之知，终始不与谋议，而操无能害，况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！若夫未忘故主，而匿情委曲以避患，谢灵运之所以身死而名辱。“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”，孰听之哉？

【一一】

中国夷狄之祸，自冒顿始。冒顿之阑入句注、保太原，自韩王信之叛降始。信失韩之故封而徙于太原，其欲甘心于汉久矣。请都马邑，近塞而易与胡通；数使之胡求和，阳为汉和而阴自为降地；畜不逞以假手于冒顿，不待往降之日，而早知其志在胡矣。

非韩信则冒顿不逞，非石敬瑭则邪律氏不横，求如郭子仪与吐蕃、回纥有香火缘而无贰心者，今古无两人。然则以狡焉不逞之彊帅置之边徼，未有不决隄焚林以残刘内地者也。饥鹰豺犬，不畜之樊圈，而辄之颺飞罽走之地，冀免祸于目前，而首祸于千古。甚哉高帝之偷也！

【一二】

鲁两生责叔孙通兴礼乐于死者未葬、伤者未起之时，非也。将以为休息生养而后兴礼乐焉，则抑管子“衣食足而后礼义兴”之邪说也。子曰：“自古皆有死，氏无信不立。”信者，礼之干也；礼者，信之资也。有一日之生，立一日之国，唯此大礼之序、大乐之和、不容息而已。死者何以必葬？伤者何以必恤？此敬爱之心不容昧焉耳。敬焉而序有必顺，爱焉而和有必浹，动之于无形声之微，而发起其庄肃乐易之情，则民知非苟于得生者之可以生，苟于得利者之可以利，相恤相亲，不相背弃，而后生养以遂。故晏子曰：“唯礼可以已乱。”然则立国之始，所以顺民之气而劝之休养者，非礼乐何以哉？譬之树然，生养休息者，枝叶之荣也；有序而和者，根本之润也。今使种树者曰待枝叶之荣而后培其本根。岂有能荣枝叶之一日哉？故武王克殷，驾甫脱而息贯革之

射，修禋祀之典，成象武之乐。受命已未，制作未备，而周公成其德，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。

秦之苛严，汉初之简略，相激相反，而天下且成乎鄙倍。举其大纲，以风起于崩坏之余，亦何遽不可？而非直无不可也；非是，则生人之心、生人之理、日颓靡而之于泯亡矣。唯叔孙通之事十主而面谀者，未可语此耳。则苟且以背于礼乐之大原，遂终古而不与于三王之盛。使两生者出，而以先王安上治民、移风易俗之精意，举大纲以与高帝相更始，如其不用而后退，未晚也。乃必期以百年，而听目前之灭裂。将百年以内，人心不靖，风化未起，汲汲于生养死葬之图；则德色父而谗语姑，亦谁与震动容与其天良，而使无背死不葬、捐伤不恤也哉？

卫辄之立，乱已极矣。子曰：“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，民无所措手足。”务本教也。汉初乱虽始定，高帝非辄比也。辄可兴而谓高帝不可，两生者，非圣人之徒与？何其与孔子之言相刺谬也！于是而两生之所谓礼乐者可知矣，谓其文也，非其实也。大序至和之实，不可一日绝于天壤。而天地之产，中和之应，以瑞相祐答者，则有待以备乎文章声容之盛。未之逮耳。然草创者不爽其大纲，而后起者可藉，又奚必人之嫫于习而物之给于用邪！故两生者，非不知权也，不知本也。

【一三】

萧何曰：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示威。”其言鄙矣，而亦未尝非人情也。游士之屦，集于公卿之门，非必其能贵之也；蔬果之馈，集于千金之室，非必其能富之也。释、老之宫，饰金碧而奏笙钟，媚者匍伏以请命，非必服膺于其教也，庄丽动之耳。愚愚民以其荣观，心折魂荧而熒其异志，抑何为而不然哉！特古帝王用之之怀异耳。

古之帝王，昭德威以柔天下，亦既灼见民情之所自戢，而纳之于信顺已。奏九成于圜丘，因以使之知天；崇宗庙于七世，因以使之知孝；建两观以县法，因以使之知治；营灵台以候气，因以使之知时；立两阶于九级，因以使之知让。即其歆动之心，迪之于至德之域，视之有以耀其目，听之有以盈其耳，登之、降之、进之、退之、有以谄其安。然后人知大美之集，集于仁义礼乐之中，退而有以自愜。非权以诱天下也；至德之荣观，本有如是之洋溢也。贤者得其精意，愚不肖者矜其声容，壮丽之威至矣哉！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宫室相夸而已。

不责何之弗修禮乐以崇德威，而责其弗俭。徒以俭也，俭于欲亦俭于德。萧道成之鄙吝，遂可与大禹并称乎？

【一四】

国无贵人，民不足以兴；国无富人，民不足以殖。任子贵于国，而国愈偷；贾人富于国，而国愈贫。任子不能使之弗贵，而制其贵之擅；贾人不能使之弗富，而夺其富之骄。高帝初定天下，禁贾人衣锦绣、操兵、乘马，可谓知政本矣。

呜呼！贾人者，暴君汙吏所亟进而宠之者也。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，汙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求，假之以颜色而听其辉煌，复何忌哉！贾人之富也，贫人以自富者也。牟利易则用财也轻，志小而不知裁，智昏而不恤其安，欺贫懦以矜夸，而国安得不贫、民安得而不靡？高帝生长民间而习其利害，重挫之而民气苏。然且至孝文之世，后服帝饰如贾生所讥，则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。

【一五】

娄敬之小智足以动人主，而其祸天下也烈矣！迁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，以为疆本而弱末，似也。遣女嫁匈奴，生子必为太子，谕以礼节，无敢抗礼，而渐以称臣，以为用夏而变夷，似也。眩于一时之利害者，无不动也。乃姑弗与言违生民之性，就其说以折之，敬之说恶足以逞哉！

富豪大族之所以疆者，因其地也。诸田非勃海鱼、盐之利，不足以疆；屈、昭、景非云梦泽藪之资，不足以疆；世家非姻亚之盛、朋友之合、小民之相比而相属，不足以疆。弃其田里，违其宗党，夺其所便，拂其所习，羁旅寓食于关中土著之间，不十年而生事已落，气燄沮丧。曹子桓云：“客子常畏人。”谅矣哉！畏人者尚能自疆以为国疆邪？固不如休息余民而生聚之也。故贫民尚可徙也，舍其瘠土而移其窳俗，可使疆也。豪杰大族，摧折凋残而日以衰。聚失业怨咨之民于辇毂之下，弱则靡而悍则恣，岂有幸乎？而当时之为虐甚矣。

匈奴之有余者，强悍也；其不足者，智巧也。非但其天性然，其习然也。性受于所生之气，习成于幼弱之时。天子以女配夷，臣民狃而不以为辱，夷且往来于内地，而内地之女子妇于胡者多矣。胡维杂母之气，而狎其言语，駮戾如其父，慧巧如其母，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余。故刘渊、石勒、高欢、宇文黑獭之流，其狡猾乃凌操、懿而驾其上。则礼节者，徒以长其文奸之具，因以屈中国而臣之也有余，而遑臣中国哉！

凡斯二者，皆敬之邪佞，以此破之，将孰置喙？而徙民之不仁，和亲之无耻，又不待辨而折者也。

【一六】

陈豨之反，常山郡亡其二十城，周昌请诛其守尉，高帝曰：“是力不足，亡罪。”守尉视属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，昌之请诛，正也。虽然，有辨。寇

自内发，激之以反，反而不觉，觉而匿不以闻，不为之备，不亟求援，则其诛勿赦也无疑。寇自外发，非其所激，非所及觉，觉而兵已压境，备而不给，待援不至，其宥也无疑。故立法者，无一成之法，而斟酌以尽理，斯不损于国而无憾于人。陈豨之反，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早觉者也。故周昌之按法，不如高帝之原情。虽然，止于勿诛而已矣，其人不可复用也。所谓“近死之心不可复阳也”。

【一七】

叔孙通之谏易太子也，曰：“臣愿伏诛以颈血汗地。”烈矣哉！夫抑有以使之然者：高帝之明，可以理喻也；吕后之权足恃也；留侯、四皓之属为之羽翼，而诡随者惮高帝而不敢竞也。通知必不死，即死而犹有功，何惮而不争？呜呼！以面谏事十余主之通，而犯颜骨骸也可使如此。上有明君，下有贤士大夫，佞者可忠，柔者可彊，天下岂患无人材哉！匪上知与下愚，未有不待奖而成者也。

◎惠帝

【一】

曹参因萧何之法而治，非必其治也，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。高帝初崩，母后持权于上，惠帝孱弱而不自振，非因也，抑将何为哉？鲁两生曰：“礼乐百年而后兴。”唯惠帝之时言此为宜尔。周公之定礼也，流言未靖，东郊未定，商、奄未殄，不遑及也。参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时，乃欲矫草创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，则人心不宁而乱即于此起。易于益之初曰：“利用为大作，元吉无咎。”无吉而后无咎，利者非其利也。风风淫于上而雷迅于下，其吉难矣。

夫饬大法、正大经、安上治民、移风易俗，有本焉，有末焉，有质焉，有文焉。立纲修纪，拨乱反正，使人知有上下之辨、吉凶之则者，其本也。缘饰以备其文章，归于允协者，其末也。末者，非一日之积也。文者，非一端之饰也。豫立而不可一日缓者，其本质也。俟时而相因以益者，其末文也。

高帝之时，不可待也，而两生之说非矣。无以植其本，则后起者无藉也，而锢人心风俗于简略慢易之中，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。虽有其志而无其征，虽有其主而无其臣。故迄乎武帝，仅得董仲舒之疏漏；而曲学阿世之公孙弘者且进也，不足以有为矣。此高帝不夙、两生不出之过也。

惠帝、曹参之时，不可不因也。有周之遗文，六国之遗老，虽有存者，可与釐定萧何之法、叔孙通之礼，以折衷三代，昭示来兹；而母后悍，权奸张，内难且作，更张未几，而祸发于中，势将指创制显庸为衅端，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为戒。其弊也，诗书道圯，俗学苟容，人心趋靡，彝伦日斲，渐渍以益

流为偷薄，所必然矣。

呜呼！方正学死，而读书之种绝于天下，则汉之犹有贾、董、臧、绌以存古道于百一者，非曹参有以养之乎？故唯曹参者，可以因也，时也。前此而为高帝，当敦其质，后此而为文、景，必致其文，时也。两生傲而不出，文、景让而不遑，违乎时，违乎道矣。

【二】

语曰：“明王有道，守在四夷。”制治保邦之道至矣。书曰：“迪惟有夏，乃有室大竞。”竞以德也，非竞以兵也。诗曰：“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民所止也，非兵所聚也。易萃之象曰：“除戎器，戒不虞。”萃聚二阳于四五，而分四阴于上下。阳，文德也；阴，武功也。近九五者阳，而屏阴于外，内文外武而不虞以戒矣。

汉聚劲兵于南北军，而兵积彊于天子之肘腋，以是为竞王室、巩邦畿、戒不虞之计焉。然天子岂能自将之哉，必委之人。而人不易信，则委之外戚，委之中官，以为暱我而可无虞者。乃吕禄掌北军，吕产掌南军，吕后死，且令据兵卫宫以遂其狂逞，而刘氏几移于吕。其后竇、梁、何进与中官迭相握符，而恣诛杀以胁天子者，喋血相仍。即其未乱也，人主之废立，国事之措置，一听命于大将军，而丞相若其府史。使利器不操于其手，则三公九卿持清议于法宫之上，而孰敢恣睢以逞乎？天下散处而可以指臂使者也。兵者，卫四夷而听命于帅者也，近在肘腋而或制之矣。周勃侷得而成，竇武侷失而败，人主赘立于上，而莫必其操纵，则亦危矣。

唐当天宝之前，无握禁兵于辇毂者，故扑二张、诸武如缚雏之易。借曰不竞，然且安、史犯阙而旋踵以平。真元以后，鱼朝恩、吐突承璀、王守澄、刘季述所挟以骄，而废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，其所恃者，岂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竞之兵乎？垂及五代，郭氏攘于前，赵氏夺于后，不出郊关而天下以移。究所以御夷狄而除盗贼者，又不藉此也。则天子未能有兵，聚兵以授人之乱而已。

边徼之备不修，州郡之储不宿，耀武于法宫明堂之侧，舍德而欲以观兵，弃略而欲以衒勇，天子之服天下，岂以左矛右戟、遥震遐方而使讐乎！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，则外戚奄宦、辽远而不相及，利不足以相啖，威不足以相灼，怵然畏天下之议其后而无挟以争。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顺，亦互相牵曳而终以溃败。推而大之，舜、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顺，亦惟不与天下竞勇而德威自震，胥此道焉耳矣。呜呼！聚兵于王室以糜天下于转输，只以召乱而弗能救亡，岂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！

【一】

诚以安君之谓忠，直以正友之谓信，忠信为周。君子周而上下睦，天下宁矣。周勃平诸吕，迎立文帝，而有德色；非有罔上行私之慝也，不学无术而忘其骄耳。袁盎与俱北面事君，尊卑虽殊，固有同寅之义；规而正之，勃岂遽怙而不改。藉其不改而后廷折之，勃过不揜而文帝之情亦释矣。乃弗规弗折而告文帝曰：“丞相骄，陛下谦让，臣主失德。”斯言出而衅忌生，勃之祸早伏而不可解，险矣哉！

帝之谦，非失德也，尊有功而礼大臣，亦何非太甲、成王之盛心；而导之以猜刻，此之谓不忠。谅其心之无他，弗与规正，而行其谗间，此之谓不信。盎之险詖，推刃龟错而夺之权，于勃先之矣。小人之可畏如此夫！

乃抑有奸不如盎者，浅而躁，褊迫而不知大体，击于目即腾于口，贻祸臣主，追悔而弗及，非盎类而害与盎等。故人主之宜远躁人，犹其远奸人也。则亲亲尊贤之道，其全矣乎！

【二】

易曰：“谦亨，君子有终。”君子而后有终，非君子而谦，未有能终者也。故“撝”也、“鸣”也、“劳”也，而终之以“侵伐”。虽吉无不利，而固非以君子之道终矣。君子之谦，诚也。虽帝王不能不下邱民以守位，虽圣人不能不下刍菘以取善。理之诚然者，殫心于此，而诚致之天下。见为谦而非有谦也，而后可以有终。故让，诚也；任，亦诚也。尧为天下求贤，授之舜而不私丹朱；与禹之授启、汤之授太甲、武王之授成王，一也，皆诚也。舜受于尧，启受于禹；与泰伯之去句吴、伯夷之逃孤竹，一也，皆诚也。若夫据谦为柄，而“撝”之，而“鸣”之，而“劳”之；则姑以此谢天下而不自居于盈，则早已有填压天下之心，而祸机伏而必发，故他日侵伐而无不利。黄、老之术，离诚而用伪久矣。取其“鸣谦”之辞，验其“侵伐”之事，心迹违，初终贸，抑将何以自解哉！故非君子，未有能终其谦者也。

有司请建太子，文帝诏曰：“楚王，季父也；吴王，兄也；淮南王，弟也。”诸父昆弟之懿亲，宜无所施其伪者。而以观其后，吴濞、楚戊、淮南长无一全其躯命者。尺布斗粟之谣，取疾于天下而不救。然则诏之所云，以欲翕固张之术，处于谦以利用其忍，亦险矣哉！且夫言者，机之所自动也。吴、楚、淮南闻斯语而歆动其妄心，则虽欲扑之而不得。故曰“火生于木而焚生火之木”，自生而自克也。文帝亦何利焉？至于侵伐而天下亦殆矣。君子立诚以修辞，言其所可行，行焉而无所避，使天下洞见其心，而鬼神孚之；兵革之萌销于心，而机不复作；则或任焉而无所用谦，或让焉而固诚也，非有伪而托于“鸣”者也。何侵伐之利哉！

【三】

汉兴，至文帝而天下大定。贾谊请改正朔、易服色、定官名、兴礼乐，斯其时矣。鲁两生百年而后兴之说谬矣。虽然，抑岂如谊之请遽兴之而遂足以兴邪？武帝固兴之矣，唐玄宗欲兴之矣，拓拔氏、宇文氏及宋之蔡京亦皆欲兴之矣。文帝从谊之请，而一旦有事于制作，不保其无以异于彼也。于是而兴与不兴交错，以凋丧礼乐，而先王中和之极遂斩于中夏。

夫谊而诚欲兴也，当文帝之世，用文帝之贤，导之以中和之德，正之于非僻之萌，养之以学问之功，广之以仁义之化，使涵泳于义理之深。则天时之不可逆，而正朔必改；人事之不可简，而服色官名之必定；至德之不可斲，而礼乐之必兴；怵惕而不安于其心，若倦于游而思返其故。抑且有大美之音，至和之音，髣髴于耳目之间，而迫欲遇之。则以文从质，以事从心，审律吕于铢黍之间，考登降于周旋之际，一出其性之所安，学之所裕，以革故而鼎新，不待历岁年而灿然明备矣。谊之不劝以学而劝以事，则亦诏相工瞽之末节，方且行焉而跛倚，闻焉而倦卧，情文不相生，焉足以兴？故文帝之谦让，诚有歉于此也，固帝反求而不容自诬者也。礼乐不待兴于百年，抑不可遽兴于一日，无他，惟其学而已矣。

或曰：成王幼冲，德未成而周公亟定宗礼，何也？曰：周公之自定之也，非成王之能也。迨其后成王日就月将而缉熙于光明，乃以用周公之所制而不惭。谊固非周公，藉令其能如周公，而帝以黄、老之心行中和之矩范，自顾其不类而思去之，又奚能以终日乎？

【四】

文帝罢卫将军军，不欲使兵之冗集于京师也；罢太尉官属丞相，不欲兵柄轻有属也；合将与相而一之，故匈奴侵上郡而灌婴以丞相出将。以是为三代文武同涂之遗制与！抑论之：罢卫军，罢太尉，未尝不宜也。天子者，不待拥兵以为威；假待之以为威，则固不可更授其制于一人。乃若合将相于一，而即相以将，则固不可。灌婴者，可将者也，非可相者也；其可相者，则又非可将者也。故三代之制，不可行于后世者有二：农不可兵，兵不可农；相不可将，将不可相也。

且夫古之将相合一者，列国之事尔。楚之令尹，楚之帅也；晋之将中军，晋之相也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列国无议礼、制度、考文之事，无百揆、四门、大麓之典；其执政者，不必有变阴阳、兴教化、敍刑赏之任。而其为帅也，亦邻国之不辑，相遇于中原，以一矢相加遗，而犹有礼焉；非如后世之有天下者，与夷狄盗贼争社稷之存亡也。其谓之将相者，今一郡之倅判而已；又其小者，一县之簿尉而已。若天子，则吉甫、山甫、方叔、南仲各任其任而不相

摄。然则三代且不然，而况后世统万方之治乱，司边徼之安危者乎！

盖相可使之御将，而不可使为将；将可与相并衡，而不可与六卿并设。宋之以枢密司兵而听于相，庶几近之矣。以枢密总天下之戎务，而兵有专治；以宰相司枢密之得失，而不委以专征。斟酌以倣三代之遗意，而因时为节宣，斯得之与！阁臣督师，而天下速毙。呜呼！殆矣夫！

【五】

审食其之死，文帝伤淮南王长之志，赦而弗治，亦未为失也。汉廷之大臣，无有敢请治之者，国无人矣。张释之为廷尉，虽在食其已死之后，而追请正邢侯、黠子之刑，抑非事远而不可问；姑市其直于太子、梁王之行驰道，而缄口于淮南。则其直也，盖“见可”“知难”之直，畏彊御而行于所可伸者也。天子拙于情，而廷臣挫于势，故其后王安欲反，而谓汉廷诸臣如吹枯振落之易。其启侮于诸侯久矣。张释之其尤乎！

【六】

以一人之誉而召季布，以一人之毁而遣季布，天下将窥其浅深。虽然，何病？人主威福之大权，岂以天下莫能窥为不测哉！布之悻悻于罢去，而仰诘人主以取快，其不足以为御史大夫，明矣。使酒难近之实，自露而不可掩矣。文帝之失，轻于召布也，非轻于罢布也。慎用大臣而不吝于改过，闻人之言，迟之一月，而察其非诬，默然良久，而曰：“河东吾股肱郡，故特召君。”所以养臣子之耻也，非惭也。如其惭邪，抑以轻于召布而媿其知人之不夙也。

【七】

贾谊、陆贄、苏轼，之三子者，迹相类也。贄与轼，自以为谊也，人之称之者，亦以为类也。贄盖希谊矣，而不能为谊，然有愈于谊者矣。轼且希贄矣，而不能为贄，况乎其犹欲希谊也。

奚以明其然邪？谊之说：豫教太子以端本，奖廉隅以善俗，贄弗逮焉。而不但此，傅梁怀王，王堕马毙，谊不食死，贄弗能也。所以知其不能者，与窦参为难之情，胜于忧国也。顾谊之为学，恂而不纯，几与贄等。而任智任法，思以制匈奴、削诸侯，其三表五饵之术，是婴稚之巧也；其削吴、楚而益齐，私所亲而不虑贻他日莫大之忧，是仆妾之智也；贄之所勿道也。故辅少主、婴孤城、仗节守义，以不丧其贞者，贄不如谊；而出入纷错之中，调御轻重之势，斟酌张弛以出险而经远也，谊不如贄。是何也？谊年少，愤盈之气，未履艰屯，而性之贞者略恒疏，则本有余而末不足，斯谊与贄轻重之衡，有相低昂者矣。

若夫轼者，恶足以颉颃二子乎！酒肉也，佚游也，情夺其性者久矣。宠禄也，祸福也，利胜其命者深矣。志役于雕虫之技，以耸天下而矜其慧。学不出

于揣摩之术，以荧天下而讎其能。习于其父仪、秦、鞅、斯之邪说，遂欲以揽天下而生事于平康之世。文饰以经术，而自曰吾谊矣；诡测夫利害，而自曰吾赞矣；迷失其心而听其徒之推戴，且曰吾孟子矣。俄而取道于异端，抑曰吾老聃矣，吾瞿昙矣。若此者，谊之所不屑，抑赞之所不屑也。绛、灌之非谊曰：“擅权纷乱。”于谊为诬，于轼允当之矣。藉授以幼主危邦，恶足以知其所终哉！乃欲推而上之，列于谊与赞之间，宋玉所云“相者举肥”也。

王安石之于谊，似矣，而谊正。谊之于方正学，似矣，而正学醇。正学凌谊而上之，且不能以戢祸乱，而几为咎首。然则世无所求于己，己未豫图其变，端居臆度，而欲取四海而经营之，未有能济者也。充谊之志，当正学之世，尽抒其所蕴，见诸施行，殆可与齐、黄并驱乎！赞且不能，而轼之淫邪也勿论已。故抗言天下者，人主弗用而不足惜。惟赞也，能因事纳忠，则明君所銜勒而使驰驱者也。

【八】

文帝除盗铸钱令，使民得自铸，固自以为利民也。夫能铸者之非贫民，贫民之不能铸，明矣。奸富者益以富，朴贫者益以贫，多其钱以敛布帛、菽粟、紵漆、鱼盐、果蓏，居赢以持贫民之缓急，而贫者何弗日以贫邪！耕而食，桑苧而衣，洿池而鱼鳖，圈牢而牛豕，伐木艺竹而材，贫者力以致之，而获无几；富者虽多其隶傭，而什取其六七焉。以视铸钱之利，相千万而无算。即或贷力于贫民，而雇值之资亦仅耳，抑且仰求而后分其波润焉。是驱人听豪右之役也。

故先王以虞衡司山泽之产而节之，使不敢溢于取盈，非吝天地之产，限人巧而使为上私利也。利者，公之在下而制之在上，非制之于豪彊而可云公也。推此义也，盐之听民自煮，茶之听民自采，而上勿问焉，亦名美而实大为萑稗于天下。

或曰：盐可诡得者也。茶之利，犹夫耕之粟，而奚为不可？曰：古之耕也以助，今之耕也以贡。助以百亩为经，贡以户口为率。法圯于兼并，而仍存其故。茶之于民也，非赖以生如粟也。制于粟而不制于茶，即有山之劳，而亦均于逐末。故漆林之税，二十而五，先王不以为苛。恶在一王之土，食地之力，可任狡民之舍稼穡以多所营，而不为之裁制邪？抑末以劝耕，奖朴而禁奸，煮海种山之不可听民自擅；而况钱之利，坐收逸获，以长豪黠而奔走贫民，为国奸蠹者乎！

金、银、铅、锡之矿，其利倍蓰于铸钱，而为争夺之衅端。乃或为之说曰：听民之自采以利民。弄兵戕杀而不为禁，人亦何乐乎有君？

【九】

铸钱轻重之准，以何为利？曰：此利也，不可以利言也，而利莫有外焉矣。如以利，则榆莢线纆尚矣，毇杂铅锡者尚矣，然而行未久而日贱，速敝坏而不可以藏。故曰此利也，不可以利言也。

且夫五谷、丝苧、材木、鱼盐、蔬果之可为利，以利于人之生而贵之也。金玉珠宝之仅见而受美于天也，故先王取之以权万物之聚散。然亦曰以是为质，可以致厚生之利而通之，非果以为宝，而人弗得不宝也。然既仅有仅见，而因天地自然之质也。铜者，天地之产繁有，而人习贱之者也；自人制之范以为钱，遂与金玉珠宝争贵，而制粟帛材蔬之生死；然且不精不重，则何弗速敝坏而为天下之所轻。其唯重以精乎！则天物不替而人功不偷，犹可以久其利于天下。

故长国家者，知天人轻重之故，而勿务一时诡得之获。一钱之费，以八九之物力人功成之，利亦未有既也。即使一钱之费如一钱焉，而无用之铜化为有用，通计初终，而多其货于人间，以饶益生民而利国，国之利亦溥矣。一钱之费用十之八九，则盗铸无利而止。钱一出于上，而财听命于上之发敛，与万物互相通以出入，而有国者终享其利。故曰不以利言，而利莫有外也。则“五铢”之轻，不如“开元”之重；毇杂铅锡，不如金背漆背之精；通计之而登耗盈虚之数见，非浅人所易知也。以苟且偷俗之情，与天地之德产争美利，未有能胜者也。

【一〇】

淮南王长反形已具，丞相、御史奏当弃市，正也。所谓“人臣无将，将则必诛”者也。文帝赦而徙之，与蔡叔、郭邻之罚等，臣子法伸而天子之恩纪不斲。长愤恚不食而死，“怙终贼刑”，免于讨，足矣。袁盎请斩丞相、御史，儉人之心，不可穷诘，有如此者！或者其欲以恩私外市诸侯而背天子，挟庄助外交之心，以冀非望，未可知也。抑或憎妒大臣之轧己，而欲因事驱逐，以立威于廷，而攘人位，未可知也。文帝避杀弟之名，置盎不谴而参用其说。盎之无惮以逞，面欺景帝，迫龟错而陷之死，终执两端，与吴、汉交市，而言之不衷也显矣。盎，故侠也；侠者之心，故不可致诘者也。有天下而听任侠人，其能不乱者鲜矣！

【一一】

呜呼！自汉以后，治之不古也有自矣。太甲、高宗、成王之姿，非必其轶文帝而上之；然而伊尹之训，傅说之命，周公之告，曰“无安厥位惟危”，曰“不惟逸豫，惟以乱民”，曰“所其无逸”，未尝贬道以诱之易从也。岂其如贾生之言曰：“使为治，劳志虑，苦身体，乏钟鼓之乐，勿为可也。乐与今同，而欲立经陈纪，为万世法。”斯其为言，去李斯之言也无几。何也？以法术

制天下，而怙以恬嬉，则其法虽异于秦之法，而无本以立威于末，劳天下而以自豫，其能以是一朝居乎！使天下而可徒以法治而术制焉，裁其车服而风俗即壹，修其文辞而廉耻即敦，削夺诸侯而政即咸统于上，则夏、商法在，而桀、纣又何以亡？

夫文帝而幸非纵欲偷乐之主也，其未免于田猎钟鼓之好而姑以自逸，未有以易之耳。得醇儒以沃乃心，浸灌以道义之腴，建中和而兴王道，诸侯奚而不服，风俗奚而不移，廉耻奚而不崇？而先导谀以冀讎其说，文帝幸不为胡亥耳，文帝而胡亥，谊虽欲自异于李斯也不能。乃后世或犹称之曰“善诱其君以兴治”。下恶得有臣，上恶得有君哉！

【一二】

贾生之论教太子，本论也。虽然，尤有本焉。士庶之子，杯酒之耽，博弈之好，夺其欲而教之，且反唇曰“夫子未出于正”矣。况天子之子，淫声曼色交于前，妇人宦寺罗于侧，欲有与导，淫有与宣；为君父者，忘志虑之劳，惮身体之苦，逐钟鼓驰驱之乐，徒设严师以闲之于步履拜揖之间，使其听也，一偶人之威仪耳。成帝穆穆皇皇，而淫荒以滋乱。况其闻风志荡，徒怨君父之我夺，而思快于一且乎！

成王幼而武王崩，无所取仪型也，则周公咏豳风，陈王业之艰难；作无逸，举前王之乾惕；遥立一文、武以为之鹄。亦惟文、武之果可以为鹄，而后周公非徒设以冀其观感。如其以逸乐为德，以法术为治，以声音笑貌为道，以师保傅之谆谆为教，此俗儒之徒以苦人，而父子师友之间，相蒙以伪，曾不如文帝之身治黄、老术，而以授其子之足使信从也。故贾生之论，非立教之本论也。

【一三】

等贤而上之，则有圣人；等贵而上之，则有天子。故师一善者，希圣之积也；敬公卿大夫者，尊王之积也。此陛尊、廉远、堂高之说也。郡县之天下，夷五等，而天子孤高于上，举群臣而等夷之，贾生所以有戮辱太迫、大臣无耻之歎焉。呜呼！秦政变法，而天下之士廉耻泯丧者五六矣。汉仅存之；唐、宋仅延之而讫不能延之；洪武兴，思以复之，而终不可复。诚如其笞辱而不作矣，奚望其上忧君国之休戚，下畏小民之怨读乎！身为士大夫，俄加诸膝，俄坠诸渊，习于诃斥，历于桎梏，褫衣以受隶校之凌践，既使之隐忍而幸于得生。则清议之讥，非在没世而非即唾其而，诅咒之作，在穷簷而不敢至乎其前，又奚不可之有哉？

虽然，为士大夫亦有以致之矣。萧何出狱而仍相，周勃出狱而仍侯，不能禁上之不以囚隶加己，而何不可禁己之无侯以相也？北寺之狱，廷杖之辱，死

诤之臣弗避焉，忠也。免于狱，不死于杖，沾沾然自以为荣，而他日复端笏垂绅于堂陛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如邹尔瞻之复为九卿也，于亏体辱亲之罪奚避焉？人主曰：是尝兴囚隶同挞系而不以为耻者也，是恶足改容而礼乎！上弗奖之，下安受之；下既安之，上愈贱之。仁宗之宽厚，李祭酒之刚直，且荷校而不能引退，斯则贾生所宜痛哭者也。

【一四】

子之于父母，可宠、可辱，而不可杀。身者，父母之身也。故宠辱听命而不惭。至于杀，则父母之自戕其生，父不可以为父；子不能免焉，子不可以为子也。臣之于君，可贵、可贱、可生、可杀，而不可辱。刑赏者，天之所以命人主也，贵贱生死，君即逆而吾固顺乎天。至于辱，则君自处于非礼，君不可以为君；臣不知媿而顺承之，臣不可以为臣也。故有盘水加剑，闻命自弛，而不可掣。抑臣之异于子，天之秩也。人性之顺者不可逆，健者不可屈也。

贾生之言以动文帝，而当时之大臣，抑有闻而媿焉者乎？微直当时，后世之诏狱廷杖而尚被章服以立人之朝者，抑有媿焉者乎？使诏狱廷杖而有人自裁者，人君之辱士大夫，尚可惩也。高忠宪曰：“辱大臣，是辱国也。”大哉言乎！故沈水而逮问之祸息。魏忠贤且革其凶威，况人主哉？

【一五】

汉初封诸侯王之大也，去三代未远，民之视听，犹习于封建之旧，而怨秦之孤，故势有所不得遽革也。秦政、李斯以破封建为万世罪，而贾谊以诸侯王之大为汉痛哭，亦何以异于孤秦。而论者若将黥刖秦而揖进贾生以坐论，数十年之间，是非之易如水火。甚矣夫论史者之昏昏也！

谊之言曰：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”以为是殆三代之遗制也与？三代之众建而俭于百里，非先王故俭之也，故有之国不可夺，有涯之宇不可扩也。且齐、鲁之封，征之诗与春秋传，皆踰五百里，亦未尝狭其地而为之防也。割诸侯之地而众建之，富贵驕淫之子，童心未改，皆使之南面君人，坐待其陷于非辟，以易为褫爵。此阳予阴夺之术，于骨肉若仇讎之相逼，而相縻以术，谊之志亦奚以异于嬴政、李斯？而秦，阳也；谊，阴也；而谊慊矣！汉之割地以王诸侯，承三代之余，不容骤易。然而终不能复者，七国乱于前，秦革于后，将灭之镫余一燄，其势终穷，可以无烦贾生之痛哭。即为汉谋，亦唯是巩固王室，修文德以静待其自定，无事怵然以惊也。乍见封建之废而怵然惊，乍见诸侯之大而怵然惊，庸人之情，不参古今之理势，而唯目前之骇，未有不贼仁害义而启祸者。言何容易哉！

至其论淮南之封侯，而忧白公、子胥、鱄诸、荆轲之事，则周公之封蔡仲也，曰：“尔尚盖前人之愆。”将亦忧蔡仲剗刃以冲成王之胸乎？于是而谊之

刻薄寡恩，不可揜矣。淮南之终叛也，皆以为谊言之中也。谊昌言于廷曰：“安且为白公、子胥。一而安能无以白公、子胥为志哉！然则淮南之叛，谊导之矣。淮南王长之废，国法也；其子受封，亲亲之仁也。淮南终得国，而长犹然文帝之弟，安犹然文帝之从子，白公、子胥也乎哉！不引而亲之，顾推为讎而虑之，以杀机往者以杀机报，为天子司天下之生杀，日取天下而虑其讎，蔑不讎矣。甚哉，谊之不闻道而只为术也！”

【一六】

贾谊畏诸侯之祸，议益梁与淮阳二国之封，互江、河之界，以制东方，何其言之自相背戾也！谊曰：“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，今高拱以成六国之势。”则其师秦之智以混一天下，不可揜矣。乃欲增益梁、淮阳而使横互于江、河之间。今日之梁、淮阳，即他日之吴、楚也。吴、楚制而梁、淮阳益骄，而使横互于江、河之间以塞汉东乡之户，孰能御之哉？己之昆弟，则亲之、信之；父之昆弟，则疑之、制之；逆于天理者，其报必速，吾之子孙，能弗以梁、淮阳为蠹蚤而讎之乎？

夫封建之不可复也，势也。虽然，习久而变者，必以其渐。秦惟暴裂之一朝，而怨满天下。汉略师三代以建侯王，而其势必不能久延，无亦徐俟天之不可回、人之不思返，而后因之。七国之变未形，遽起而翦之，则亦一秦也。封建之在汉初，镈炬之光欲灭，而姑一耀其燄。智者因天，仁者安土，俟之而已。谊操之已蹙，而所为谋者，抑不出封建之残局，特一异其迹以缓目前尔。繇此言之，则谊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，而姑以忧贻子孙也。封建之尽革，天地之大变也，非仁智不足以与于斯，而谊何为焉！

【一七】

龟错徙民实边之策伟矣！寓兵于农之法，后世不可行于腹里，而可行于塞徼。天气殊而生质异，地气殊而习尚异。故滇、黔、西粤之民，自足以捍蛮、苗，而无踰岭以窥内地之患。非果蛮、苗弱而北狄疆也，土著者制其吭，则深入而畏边民之捣其虚也。

虽然，有未易者焉。沿边之地，肥饶不齐，徙而授以瘠壤，不逃且死者寡。吏失其人，绥抚无术，必反而为北狄用。此二患者，轻于言徙，必逢其咎，而实边之议，遂为永戒。错之言曰：“相其阴阳之和，尝其水泉之味。”始事之不可不密也。地诚饶矣，虽有山谿之险，且置之为瓿脱，而移塞于内，无忧也；我所不得居，亦彼所不能据也。若夫吏人之得失，在人而不在法。然法善以待人，则人之失者鲜矣。后世之吏于边者，非羸贫无援之乙科，则有迂补之茸吏；未有能入而为臺谏郎官者，未有擢而为监司郡守者。以日暮涂穷衰飒之心，而仅延簪绂之气，能望其忧民体国而固吾圉哉？若择甲科之选，移守

令课最之贤者以为之吏，宽其法制，俾尽其材，以拊循而激劝之，轻徭赋以安之，通商贾、教树畜以富之，广学宫之选以荣之，宠智能豪隽之士以励之；则其必不为北狄用以乘中国之衅者，可以保之百年，边日以疆，而坐待狄之自敝。故曰：错之言伟矣。

特其曰：“绝匈奴不与和亲，其冬来南，壹大治则终身创矣。”此则未易言也。非经营于数十年之久，未能效也。羁縻以和亲，而徐修实边之策，或不待大治而自不敢南犯。其不悔祸而冒昧以逞与，大治之，无虑其不克矣。

【一八】

入粟而拜爵免罪，龟错之计，亦未失也。其未为失计也，非谓爵可轻而罪得以贖免也，谓其可以夺金钱之贵而授之粟也。轻齏折色，有三易焉：官易收，吏易守，民易输。三易以趋苟节之利便，而金夺其粟之贵，则宁使民劳于输，官劳于收，吏劳于守，而勿徇其便。此参数十世而能纯成其利，非俗吏之所知也。

虽然，入粟六百石而拜爵上造，一家之主伯亚旅，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赢余者几何？无亦疆豪挟利以多古，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；无亦富商大贾以金钱笼致而得者也。如是，则重农而农益轻，贵粟而金益贵。处三代以下，欲抑疆豪富贾也难，而限田又不可猝行，则莫若分别自种与佃耕，而差等以为赋役之制。人所自占为自耕者，有力不得过三百亩，审其子姓丁夫之数，以为自耕之实，过是者皆佃耕之科。轻自耕之赋，而佃耕者倍之，以互相损益，而协于什一之数。水旱则尽蠲自耕之税，而佃耕者非极荒不得辄减。若其果能躬亲勤力，分任丁壮，多垦厚收，饶有赢余，乃听输粟入边，拜爵免罪。而富商大贾居金钱以敛粟，及疆豪滥占、佃耕厚敛多畜者不得与。如此，则夺金之贵而还之粟，可十年而得也。充错之说，补错之未逮，任牧民于良吏，严拜爵免罪之制于画一，乃不窒碍而行远。不然，输粟之令且变而为轻齏折色，天下益汲汲于金钱，徒以乱刑赏之大经，为败亡之政而已矣。

【一九】

肉刑之不可复，易知也。如必曰古先圣王之大法，以止天下之恶，未可泯也；则亦君果至仁，吏果至恕，井田复，封建定，学校兴，礼三王而乐六代，然后复肉刑之辟未晏也。不然，徒取愚贱之小民，折割残毁，以唯吾制是行，而曰古先圣王之大法也；则自欺以诬天下，僭孰甚焉。

抑使教养道尽，礼乐复兴，一如帝王之世，而肉刑犹未可复也。何也？民之仁也，期以百年必世，而犹必三代遗风未斩之日也。风未移，俗未易，犯者繁有，而毁支折体之人积焉，天之所不祐也。且也，古未有笞杖，而肉刑不见重；今既行笞杖，而肉刑骇矣。故以曹操之忍，而不敢尝试，况不为操者乎

！张苍之律曰：“大辟论减等，已论而复有笞罪，皆弃市。”严矣。虽然，固书所谓“怙终贼刑”者也。故详刑者，师文帝之诏、张苍之令，可也。

【二〇】

汉有杀人自告而得减免之律，其将导人以无欺也与！所恶于欺者，终不觉而讎其愿也。夫既已杀人矣，则所杀者之父兄子弟能讼之，所司能补获之，其恶必露，势不可得而终匿也，而恶用自告为？小人为恶而揜蔽于君子之前，与昌言于大廷而无怍赅也，孰为犹有耻乎？自度律许减免而觊觎漏网者，从而减之，则明张其杀人之胆，而恶乃滔天。匿而不告者鼠也；告而无讳者虎也。教鼠为虎，欲使天下无欺，而成其无忌惮之心，将何以惩？故许自告者，所以开过误自新之路，而非可以待凶人。凶人而自匿，民彝其犹有未斲，不较瘥乎？

【二一】

什一之赋，三代之制也。孟子曰：“重之则小桀，轻之则小貉。”言三代之制也。天子之畿千里；诸侯之大者，或曰百里，或曰五百里，其小者不能五十里。有疆场之守，有甲兵之役，有币帛饗飧牢饩之礼，有宗庙社稷牲币之典，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禄食之众，其制不可胜举。聘义所云：“古之用财者不能均。”如此是已。故二十取一而不足。然而有上地、中地、下地之差，有一易、再易、莱田之等，则名什一，而折衷其率，亦二十而取一也。

自秦而降，罢侯置守矣。汉初封建，其提封之广，盖有倍蓰于古王畿者，而其官属典礼又极简略，率天下以守边，而中邦无会盟侵伐之事。若郡有守，县有令，非其伯叔甥舅之交，而馈问各以其私。社稷粗立，而祀典不繁。一郡之地，广于公侯之国，而掾史邮徼，曾不足以当一乡一遂之长。合天下以贍九卿群司之内臣，而不逮周礼六官之半。是古取之一圻而用丰，今取之九州而用俭，其视三代之经费，百不得一也。什一而征，将以厚藏而导人主之宣欲乎？不然，亦奚用此厚敛为也！

文帝十三年，除田租税；景帝元年，复收半租，三十而税一；施及光武之世，兵革既解，复损十一之税，如景帝之制；诚有余而可以裕民也。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，民力之所不堪，而势在必革也。

【二二】

汉文短丧，而孝道衰于天下，乃其繇来有渐也；先王权衡恩义之精意，相沿以晦，而若强天下以难从也。礼曰：“事亲致丧三年，事君方丧三年。”方也者，言乎其非致也。嗣君之丧，致丧也。外而诸侯，内而公卿大夫，方丧也。苟其为方丧，则郊可摄，社稷五祀可祭，会盟征伐可从事，于臣也奚病？弟子之丧师也，群居则经，出则否；以意通之，然则臣为君丧，有事焉而摄吉以行，可矣。昏礼之辞曰：“三族之不虞。”君不与焉，则冠昏且得行矣。天地

社稷，越绋而行事，则祭固不废矣。文帝之诏曰：“损其饮食，绝鬼神之祭祀，以重吾不德。”盖秦有天下，尊君已侈，禁天下以严，制天下之饮食，绝其祭祀，失先王之精义，而溢分以为物情之难堪，非三代之旧也。

抑文帝之诏，统吏民而壹之，则无差等也。礼有之：“诸侯为天子斩衰。”惟诸侯也。“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斩衰，布带绳屨。”传曰：“近臣，君服斯服矣。”是从服也，非近臣则杀矣。“庶人为国君齐衰三月。”国君云者，对在国之民而言，于天子则畿内之民也，不施及天下明矣。统天下之臣民，禁其嫁娶、祠社、饮酒、食肉，皆秦之苛法也。秦统而重之，文帝统而轻之，皆味分殊之等，而礼遂以亡。

唯夫嗣君者，虽天子，固子也。达于庶人，性之无可斲，一也。同姓之诸侯王，爵则古诸侯也，自汉以下，无民事焉，无兵事焉，尤其可伸者也。宰辅以下，至于外吏之卑者，一也，皆臣也。吉凶杂用，推布带绳屨之礼而通焉。特非涖祀，则降采而素焉可矣。郡县之天下，无内外之殊，通庶人三月之制，施及天下可矣。

唯是“谅闇”之礼，举兵戎刑赏之大政，皆总己以听于冢宰，抑有难行于今者。非但冢宰之难其人而僭乱为忧也。古之天子所治者千里之畿尔，四夷之守，藩卫任之。疆臣内擅，诸侯得而问罪焉。外内相制。而诸侯之生死予夺，非朝廷所得意为恩威，则冢宰亦不得以意乱之。郡县之天下，统四海之治，总万方之赋，兼四裔之守。监司守令，刑赏听命，而莫有恒经。是非交错，恩威互致，冢宰孰敢以一身任之？非但无伊、周之德也，与百僚同拔于贡举资格之中，望自不足以相涖也。故欲行商、周之制，伸孝子之情，定天下之志，体先王之精意而无有弊，非穷理尽性以适时措之宜者，未易言也。沿三代之遗文于残阙之后，矫嬴政之过，而不内反诸心、外揆之时，达于事之无不可遂。则文帝之短丧，遂以施行于万世，而有志者莫挽，不亦悲乎！

夫文帝犹有古之遗意也。已下棺，服大功十五日、小功十四日、纤七日，未葬以前，固皆斩衰也。礼：“天子七月而葬。”虞祔卒哭，将已期矣，期而小祥，古有受服焉。大功小功者，受服之变也；纤，禫服也；虽短之，犹未失古之意，而促已甚。文帝以己亥崩，乙巳葬，合而计之，四十三日耳。景帝速葬而速除，不怀甚矣。以日易月，非文帝之制也，愈趋而愈下也。

【二三】

文帝崩年四十有六，阅三年而吴王濞反。濞之令曰：“寡人年六十有二。”则其长于文帝也，十有三年。当文帝崩，濞年五十有九，亦几老矣。诈病不观，反形已著贾谊、晁错日画策而忧之。文帝岂不知濞之不可销弭哉？赐以几杖而启衅无端，更十年而濞即不死，亦以衰矣。赵、楚、四齐，庸劣无大志

，凵不先举，弗能自动。故文帝筹之已熟，而持之已定。文帝幸不即崩，坐待七国之瓦解，而折箠以收之。是谊与错之忧，文帝已忧之。而文帝之所持，非谊与错所能测也。

吉凶之消长在天，动静之得失在人。天者人之所可待，而人者天之所必应也。物长而穷则必消，人静而审则可动。故天常有递消递长之机，以平天下之险阻，而恒苦人之不相待。智者知天之消长以为动静，而恒苦于躁者之不测其中之所持。若文帝者，可与知时矣。可与知时，殆乎知天矣。知天者，知天之几也。夫天有贞一之理焉，有相乘之几焉。知天之理者，善动以化物；知天之几者，居静以不伤物，而物亦不能伤之。以理司化者，君子之德也；以几远害者，黄、老之道也；降此无道矣。庸人不测，恃其一罅之知，物方未动，激之以动。激之以动，而自诧为先觉。动不可止，毒遂中于天下，而流血成渠。国幸存，而害亦憺矣。呜呼！谋人家国者，可不慎哉！自非桀、纣，必有怀来，有一罅之知者，慎密以俟之，毋轻于言，而天下之祸可以息。卷三

◎景帝

【一】

甚哉名义之重也，生乎人之心，而为鍼铍剑刃以刺人于隐者也。故名以生实，而义不在外。苟违乎此，疑在肘腋而先战乎心。夫欲有所为，而无可信之人，必危；有可信之人，而固不敢信，必败。吴太子之谏王凵曰：“王以反为名，此兵难以借人，人亦且反王。”以此疑田禄伯，不遣循江、淮入武关，而坐困于下邑。其不信禄伯而因以败也，则太子任其失。藉令假禄伯以兵，而禄伯且反也，亦未可知。是两穷之术，而姑保其可疑。太子固曰“王以反为名，兵难以借人”。名不正，义不直，浮鼓其忿欲以逞，其中之铍刃，常不去于肺肝。是以无名无义而欲有为于天下，即以之攻无道而不克，况以之犯顺哉？故自疑者必疑人，信人者必自信也。自不可信，人不可保，疑之而隳功，信之而祸亦起。苻坚以不疑而亡于慕容垂，安庆绪以不疑而亡于史思明。吴太子之言，固天理显露之一几，以震小人而褫之，恶能强哉！恶能强哉！

【二】

文帝且崩，戒景帝曰：“即有缓急，周亚夫可任将兵。”则文帝未尝须臾忘制吴也。故几杖之赐，欲以销其雄心而待其自敝，非玩也。中有所恃，则可静以待动，而不为祸先，无已，则固有以胜之矣。柔而不陷于弱，本立焉耳。龟错者，焉知此！迫而无以应，则请上自将而身居守，有亚夫之可恃而不知任也，身之不保，宜矣哉！故柔而玩、竞而不知自强之术，两者异出而同归于败。

【三】

周亚夫请以梁委吴，绝其食道，景帝许之。梁求救而亚夫不听，上诏亚夫救梁，而亚夫不奉诏。于是而亚夫之情可见，景帝之情亦可见矣。委梁于吴以敝吴，而即以敝梁。梁之存亡，于汉无大损益；而今日之梁为他日之吴、楚，则敝梁于吴而恃以永安。亚夫以是获景帝之心，不奉诏而不疑。景帝之使救也，亦聊以谢梁而缓太后之责也，故可弗奉诏而不疑也。

呜呼！景帝之心忍矣，而要所以致之者，太后之私成之也。帝初立，年三十有二，太子荣已长，而太后欲传位于梁王。景帝曰：“千秋万岁后传于王。”探太后之旨而姑为之言也。窦婴正辞而太后怒，则景帝之甚梁久矣。亚夫委之敝而弗救，与帝有密约矣。不然，兄弟垂危，诏人往援，不应而不罪，景帝能审固持重如此其定哉？后愈私之，帝愈甚之，梁其不为叔段、公子偃者，幸也。

故兄弟之际，非父母所得而与。亲者自亲，爱者自爱，信者自信，猜者自猜。全中人于不相激，而使贤者得自伸其恩义，则以养子孙于和乎坦易之中，而无隐情以相倾。太后妇人，不足以知此，为君子者，尚其鉴诸！

【四】

国无人而不可与立，彝伦斁也。韩安国泣请于梁王，而羊胜、公孙诡伏诛；田叔悉烧狱辞，而梁王之罪解。以诚信行于家国骨肉之间，彝伦危而得安；汉之人才，所以卓越乎后世也。邹阳见王信而讎其说，策士之小慧耳。假天性合离之权于闺房，阳之智与胜、诡等；自诧其巧，而不知适成乎乱。安国也，叔也，守贞以全仁孝之大者也，非佞人之得有功也。

【五】

法严而任宽仁之吏，则民重犯法，而多所矜全。法宽而任鸷击之吏，则民轻犯法，而无辜者卒罹血不可活。景帝诏有司讞不能决，移讞廷尉，讞而后讞不当，讞者不为失，立法宽矣。乃郅都、宁成相继为中尉，则假法于残忍之小人，姑宽为之法，以使愚民轻于蹈阱，而幸其能出而终不免也。且也讞不当而不为罪，无论失入之愆也，即数失出而弗谴，亦以导隸吏之鬻狱，而淫威之逞，冤民且无如之何也。于是而高帝宽大之意斩，武帝严酷之风起矣。严之于法而无可移，则民知怀刑；宽之以其人而不相尚以杀，则民无滥死。故先王乐进长者以司刑狱，而使守画一之法，雷电章于上，雨露润于下，斯以合天理而容保天下与！

【六】

算资十而得官，景帝减而为四，争之于铢两之间，亦恶足以善风俗乎！应劭曰：“古者疾吏之贪，衣食足，知荣辱，货盈十万，乃得为吏。”劭所云古者何古也，殆秦人之法也。举富人子而官之，以谓其家足而可无贪，畏刑罚而

自保，然则畏人之酗饮，而延醉者以当筵乎？富而可为吏，吏而益富，富而可贻其吏于子孙。毁廉耻，奔货贿，薄亲戚，猎贫弱，幸而有货，遂居人上，民之不相率以攘夺者无几也。自非嬴氏为君、商鞅为政，未有念及此以为得计者也。

呜呼！亦有自来矣。世之乱也，一策行而取卿相，一战胜而有封邑。故草野贫寒之子，忘躯命，游于刀锯鼎镬之下，以弋获官邑。于是而如馁者之得食焉，快贪饕而忘哽噎。于是天下苦之，人主厌之，而矫之以任富人之子，以是为愈于彼也。虽然，岂必无以养天下之廉耻而需此哉？矫枉者之枉甚于所矫，而天下之枉不可复伸。为君子者，清品类，慎交游，远挟策趋风之贱士，以使人主知所重轻焉。何至贻朝廷以菲薄贤智、轻侧陋之心，问居赢而揖进之哉？

〔七〕

班固叙汉初之富庶详矣。盖承六国之后，天下合而为一，兵革息，官吏省，馈享略，置邮简，合天下而仅奉一人，以王而府天下，粟帛货贿流通，关徼弛而不滞，上下之有余宜矣。呜呼！后之天下犹汉也，而何为忧贫孔棘，而上下交征之无已也！班固推本所由，富庶原于节俭。而曰：“高帝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。孝惠、高后虽弛其禁，然市井之子孙，不得仕宦为吏。量吏禄、度官用、以赋于民。山川园池市井租税，自天子至于封君，皆取其入为私奉养，不领于经费。”知言也夫！

尤要者，则自困辱商贾始。商贾之骄侈以罔民而夺之也，自七国始也。七国者，各君其国，各有其土，有余不足，各产其乡，迁其地而弗能为良。战争频，而戈甲旌旄之用繁；赂遗丰，而珠玑象贝之用亟；养游士，务声华，而游宴珍错之味侈。益之以骄奢之主、后宫之饰、狗马雁鹿袷服殊玩之日新，而非其国之所有。于是而贾人者越国度险，罗致以给其所需。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，以遂其所欲得，而贾人遂以无忌惮于天下。故穷耳目之玩、遂且暮之求者，莫若奖借贾人之利；而贫寒之士，亦资之以霑濡。贾人日以尊荣，而其罔利以削人之衣食，阳与而阴取者，天下之利，天子之权，倒柄授之，而天下奚恃以不贫？且其富也不劳，则其用也不恤，相竞以奢，而殄天物以归糜烂。弗困弗辱，而愚民荣之，师师相效，乃至家无斗筲，而衣丝食粢，极于道殣而不悔，故生民者农，而戕民者贾。无道之世，沦胥而不救，上下交棘而兵戎起焉。非此之惩，国固未足以立也。高帝之令，班固之言，洵乎其知本计也。

人主移于贾而国本凋，士大夫移于贾而廉耻丧。许衡自以为儒者也，而谓“士大夫欲无贪也，无如贾也”。杨维桢、顾瑛遂以豪逞而败三吴之俗。濠、泗之迁，受兴王之罚，而后天下宁。移风易俗，古今一也。

◎武帝

【一】

董仲舒请使列侯郡守岁贡士二人，贤者赏，所贡不肖者有罚，以是为三代乡举里选之遗法也，若无遗议焉。夫为政之患，闻古人之效而悦之，不察其精意，不揆其时会，欲姑试之，而不合，则又为之法以制之，于是法乱弊滋，而古道遂终绝于天下。

郡县之与封建殊，犹裘与葛之不相沿矣。古之乡三年而宾兴，贡士唯乡大夫之所择，封建之时会然也。成周之制，六卿之长，非诸侯入相，则周、召、毕、荣、毛、刘、尹、单也。所贡之士，位止于下大夫，则虽宾兴，而侧陋显庸者亡有。且王畿千里，侯国抑愈狭矣。地迩势亲，乡党之得失是非，且夕而与朝右相闻。以易知易见之人才，供庶事庶官之冗职，臧否显而功罪微。宾兴者，聊以示王者之无弃材耳，非举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责之宾兴之士也。

郡县之天下，统中夏于一王。郡国之远者，去京师数千里。郡守之治郡，三载而迁。地远，则贿赂行而无所惮。数迁，则虽贤者亦仅采流俗之论，识晋谒之士，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遽进于其前。且国无世卿，廷无定位，士苟闻名于天下，日陟日迁，而股肱心膂之任属焉。希一荐以徼非望之福，矫伪之士，何惮不百欺百讎以迎郡守一日之知，其诚伪淆杂甚矣。于是而悬赏罚之法以督之使慎，何易言慎哉！

知人则哲，尧所难也。故鯨脷，而金曰试可者勿罪。生不与同乡，学不与同师，文行之华实，孝友之真伪，不与从事相觉察，偶然一日之知，举刑赏以随其后，赏之滥而罚者冤，以帝尧之难责之中材，庸讵可哉？其弊也，必乐得脂韦括囊之士，容身畏尾，持禄以幸无尤。又其甚者，举主且为交托营护，而擿发者且有投鼠忌器之嫌。则庸駑竞乘，而大奸营窟，所必至矣。

闻乡之有月且矣，未闻天下之有公论也。一乡之称，且有乡原；四海之誉，先集伪士；故封建选举之法，不可行于郡县。易曰：“变通者时也。”三代之王者，其能逆知六国彊秦以后之朝野，而豫建万年之制哉？且其后汉固行之矣，而背公死党之害成，至唐、宋而不容不变。故任大臣以荐贤，因以开诸科目可矣。限之以必荐，而以赏罚随其后，一切之法，必敝者也。

封建也，学校也，乡举里选也，三者相扶以行，孤行则蹶矣。用今日之才，任今日之事，所损益，可知已。而仲舒曰：“王之盛易为，尧、舜之名可及。”谈何容易哉！

【二】

乡举之法，与太学相为经纬，乡所宾兴，皆乡校之所教也。学校之教，行之数十年，而乡举行焉。所举不当者罚之，罚其不教也，非罚其不知人也。仲

舒之策，首重太学，庶知本矣。不推太学以建庠序于郡国，而责贡士于不教之余，是以失也。

经天下而归于一正，必同条而共贯，杂则虽矩范先王之步趋而迷其真。惟同条而共贯，统天下而经之，则必乘时以精义，而大业以成。仲舒之策曰：“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。”此非三代之法也，然而三代之精义存矣。何也？六艺之科，孔子之术，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。故王安石以经义取士，踵仲舒而见诸行事，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。安石之经学不醇矣，然不能禁后世之醇，而能禁后世之非经。元祐改安石之法，而并此革之，不知通也。温体仁行保荐以乱之，重武科以亢之，杨嗣昌设社塾以淆之，于是乎士气偷、奸民逞，而生民之祸遂极。皆仲舒之罪人也，况孔子乎！若夫割裂鞶帔而无实也，司教者之过也。虽然，以视放言绮语、市心恶习、睨径窳以徼诡遇者，不犹愈乎！习其读，粗知其义，虽甚小人，且以是为夜气之雨露，教亦深矣。

【三】

淮南王安之谏伐南越，不问而知其情也。读其所上书，诮天子之过以摇人心，背汉而德己，岂有忧国恤民仁义之心哉！越之不可不收为中国也，天地固然之形势，即有天下者固然之理也。天地之情，形见于山川，而情寓焉。水之所绕，山之所蟠，合为一区，民气即能以相感。中国之形，北阻沙漠，西北界河、湟，西隔大山，南穷炎海，自合浦而北至于碣石，皆海之所环也。形势合，则风气相为嘘吸；风气相为嘘吸，则人之生质相为俦类；生质相为俦类，则性情相属而感以必通。南越固海内之坏也。五岭者，培塿高下之恒也，未能踰夫太行、殽函、剑阁、龟阨之险也。若夫东瓯之接吴、会，闽、越之连余干，尤股掌之相属也。其民雞犬相闻，田畴相入，市买相易，昏姻相通，而画之以为化外，则生类之性睽，而天地之气阂矣。孟子曰：“吾闻用夏变夷者。”帝王之至仁大义存乎变，而安曰：“天地所以隔内外。”不亦乎！顾其所著书，侈言穷荒八殍九州之大，乃今又欲分割天地于山海围聚之中，“将叛之人其辞惭”，当亦内媿于心矣。

夫穷内而务外，有国之大戒，谓夫东越大海、西绝流沙也。书曰：“宅南交。”则交趾且为尧封，而越居其内。越者，大禹之苗裔，先王所以封懿亲者也，非荒远之谓也。新造之土，赋不可均，如安所云：“贡酎不输大内，一卒不给上事。”诚有之矣。且城郭、兵防、建官、立学之费，仰资于县官，以利计之，不无小损。然使盗我边鄙，害我穡事，置兵屯戍，甚则兴师御之，通计百年之利，小愆而大伤，明王之所贱，而抑岂仁人之所忍乎？

君子之于禽兽也，以犬马之近人，则勒之、鞫之、驯之、抚之而登其用。

顾使山围海遶、天合地属之人民，先王声教所及者，悍然于彝伦之外，弗能格焉，代天子民者，其容愒弃之哉！武帝平瓠、闽，开南越，于今为文教之郡邑。而宋置河朔、燕、云之民，画塘水三关以绝之，使渐染夷风，于是天地文明之气日移而南，天且歆汉之功而厌宋之偷矣。安挟私以讪武帝，言虽辩，明者所弗听也。

〔四〕

言有迹近而实异者，不可不察。申公曰：“为治不在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。”汲黯曰：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奈何欲效唐、虞之治乎！”于以责武帝之崇儒以虚名而亡实，相似也。然而异焉者，申公之言，儒者立诚之辞也；汲黯之言，异端贼道之说也。

黯之自为治也，一以黄、老为师，托病卧闺阁而任丞史，曹参之余智耳，而抑佐以傲忽之气。其曰“奈何欲效唐、虞”，则是直以唐、虞为不必效，而废礼乐文章，苟且与民相安而已。内多欲，则仁义不能行，固也。乃匹夫欲窒其欲，而无仁义以为之主，则愈窒而发愈骤；况万乘之主，导其欲者之无方乎。故患仁义之不行，而无礼以养躬，无乐以养心耳。如其日渐月摩，涵濡于仁义之腴，以庄敬束其筋骸，益以彊固；以忻豫涤其志气，益以清和。则其于欲也，如月受日光，明日生而不见魄之闇也，何忧乎欲之败度而不可制与！故救多欲之失者，唯仁义之行。而黄、老之道，以灭裂仁义，秕糠尧、舜，谕休息于守雌之不扰，是欲救火者不以水，而豫撤其屋，宿旷野以自诧无灾也。黯挟其左道，非侮尧、舜，胁其君以从己，而毁先王仅存之懿典，曰：“仁义者，乃唐、虞、三代已衰之德。”孟子曰：“言则非先王之道。”又曰：“吾君不能谓之贼。”黯之谓与！武帝之不终于崇儒以敷治，而终惑于方士以求仟，黯实有以启之也。

庄助称“黯辅少主，责、育不能夺”，恃其气而已。刘安惮黯而轻公孙弘，安固黄、老之徒，畏其所崇尚而轻儒耳，非果有以信黯之大节而察弘之陋也。主少国疑，唯行仁义者可以已乱。周公几几于有践之笱豆，冲人安焉。充黄、老之操，“泛兮其可左右”，亦何所不至哉！黯其何堪此任也！

〔五〕

太史公言：“匈奴畏李广之略，士卒亦乐从广而苦程不识。”司马温公则曰：“傲不识，虽无功犹不败；做李广，鲜不覆亡。”二者皆一偏之论也。以武定天下者，有将兵，有将将。为将者，有攻有守，有将众，有将寡。不识之正行伍，击刁斗，治军簿，守兵之将也。广之简易，人人自便，攻兵之将也。束伍严整，斥堠详密，将众之道也。刁斗不警，文书省约，将寡之道也。严谨以攻，则敌窥见其进止而无功。简易以守，则敌乘其罅隙而相薄。将众以简易

，则指臂不相使而易溃。将寡以严谨，则拘牵自困而取败。故广与不识，各得其一长，而存乎将将者尔。将兵者不一术，将将者兼用之，非可一律论也。人主，将将者也。大将者，将兵而兼将将者也。

三代而下，农不可为兵，则所将之兵，类非孝子顺孙，抑非简以驭之，使之乐从，固无以制其死命。则治军虽严，而必简易以为之本。非春秋、列国驰骤不出于畛轨，追奔不踰于疆域，赋农以充卒，夕解甲而旦相往来，可以准绳相纠，而但无疏漏即可固圉之比也。故严于守而简于攻，闲其纵而去其苦，有微权焉，此岂可奉一法以为衡而固执之哉？

班超以简，而制三十六国之命，子勇用之而威亦立。诸葛孔明以严，而司马懿不敢攻，姜维师之而终以败。古今异术，攻守异势，邻国与夷狄盗贼异敌。太史公之右广而左不识，为汉之出塞击匈奴也。温公之论，其犹坐堂皇、持文墨以遥制闾外之见与！

【六】

王恢言：“全代之时，北有疆胡之敌，内连中国之兵，尚得养老长幼，种树以时，匈奴不敢轻侵。”夫恢抑知代之所以安而汉之所以困乎？恢言以不恐之故，非也。汉穷海内之力，与匈奴争，而胜败相贸。夷狄贪鹜而不耻败，何易言恐也！全代之安者，代弗系天下之重轻也。匈奴即有代，而南有赵，东有燕，不能震动使之瓦解。燕、赵起而为敌方新，势且孤立而不能安枕于代，而覬觐之情以沮。天下既一于汉，则一方受兵而天下摇。率天下之力以与竞，匈奴坐以致天下之兵，一不胜而知中国兵力止此也，恶得如全代之时，曾莫测七国之浅深哉？西汉都关中，而匈奴迫甘泉；东汉都雒阳，而上谷、云中为其患；唐复都长安，而突厥、回纥、吐蕃乘西墉以入；宋都汴，契丹攻澶、魏，卒使女直举河北以入汴，元昊虽屡胜而请和。天子之所在，郑重以守之，彼即睨是为中国全力之所注，因殫其全力以一逞，幸覆败之，则天下若栋折而榱自崩。且京师者，金帛子女之所辏也，其朵颐而甘心者，非且夕矣。繇此推之，代之所以捍匈奴而有余者，唯无可欲而不系中国之安危，故不争也。

南蛮之悍，虽不及控弦介马之猛，然其凶顽夙发而不畏死，亦何惮而不为。乃间尝窃发，终不出于其域。非其欲有所厌也，得滇、黔、邕、桂而于中国无损，天子遥制于数千里之外，养不测之威，则据非所安，而梦魂早为之震叠。中国之人心亦恬然，俟其懈以制之，而不告劳，亦不失守以土崩。滇、粤可以制南，燕、代可以制北，其理一也。

女直、蒙古之都燕，所以远南方也。中国之全力在于南，天子孤守于北，何为者乎？代以一国制匈奴则有余，秦以天下则不足，汉、唐任之边臣而苟全，天子都燕，一失而不复收，其效大可睹矣。威以养而重，事以静而豫，如

是者之谓大略。

【七】

主父偃、徐乐、严安，皆天下之儉人也。而其初上书以徼武帝之知，皆切利害而不悖于道。然则言固不足以取人矣乎？夫人未有乐为不道之言者也，则夫人亦未有乐为不道之行者也。士之未遇，与民相迹，与天下之公论相习。习而欲当于人心，则其言善矣。言之善也，而人主不得不为之动。迨其已得当于人主，而人主之所好而为者不在是；上而朝廷，下而郡邑，士大夫之所求合于当世者，又不在是；遂与人主之私好，士大夫怀禄结主之风尚相习。习而欲合乎时之所趋，则其行邪而言亦随之。故不患天下之无善言也，患夫天下之为善言者行之不顾也。不患言之善而人主不动也，患夫下之动上也，以谔谔于俄顷；而下之动于上也，目荧耳易，心倾神往，而不能自守也。

中人者，情生其性，而性不制其情。移其情者，在上之所好、俗之所尚而已。使天下而有道，徐乐、严安、主父偃亦奚不可与后先而疏附哉！故文之有四友，惟文王有之也。若夫穷居而以天下为心，不求当于天下之论；遇主而以所言为守，不数变以求遂其私；此龙德也，非可轻责之天下者也。

【八】

徐乐土崩瓦解之说，非古今成败之通轨也。土崩瓦解，其亡也均，而势以异。瓦解者，无与施其补葺，而坐视其尽。土崩者，或欲支之而不能也。秦非土崩也，一夫呼而天下蠢起，不数年而社稷夷、宗枝斩，亡不以渐，盖瓦解也。栋本不固，榱本不安，东西南北分裂以坠，俄顷分溃而更无余瓦，天下视其亡而无有为之救者；盖当其瓦合之时，已无有相浹而相维之势矣。隋、元亦犹是也。

周之日削，而三川之地始入于秦；汉之屡危，而后受篡于魏；唐之京师三陷，天子四出，而后见夺于梁；宋之一汴、二杭、三闽、四广，而后终沈于海。此则土崩也。或支庶犹起于遐方，或孤臣犹守其邱垄，城陷而野有可避之宁宇，社移而下有逃禄之遗忠；盖所以立固结之基者虽极深厚，而齧蚀亦历日月而深，无可如何也。土崩者，必数百年而继以瓦解，瓦解已尽而天下始宁。际瓦解之时，天之害气，人之死亡，彝伦之戕贼，于是而极。其圯坏而更造之，君相甚重矣，固有志者所不容不以敍伦拨乱自责也。

【九】

主父偃之初上书曰：“蒙恬攻胡，辟地千里，以河为境，暴兵露师，死者不可胜计，蜚刍輓粟，百姓靡敝，天下始畔秦。”立论严矣。迨其为郎中，被亲幸，乃言“河南地肥饶，外阻河，蒙恬城之以逐匈奴，广中国，减胡之本。”遂力请于武帝，排众议，缮蒙恬所为塞，因河为固，漕运山东，民劳国虚。

同此一人，同此一事，不数年，而蒙恬之功罪，河南之兴废，自相攻背如此其甚。由是言之，辨奸者岂难知哉？听之勿骤，参酌之勿忘，而已曙矣。武帝两听而不疑，其为江充所惑以戕父子之恩，宜矣哉！

【一〇】

分藩国推恩封王之子弟为列侯，决于主父偃，而始于贾谊。谊之说至是而始讎，时为之也。当谊之时，侯王彊，天下初定，吴、楚皆深鸷骄悍而不听天子之裁制，未能遽行也。武帝承七国败亡之余，诸侯之气已燿，偃单车临齐而齐王自杀，则诸王救过不遑，而以分封子弟为安荣，偃之说乃以乘时而有功。因此而知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复也，势已积而俟之一朝也。

高帝之大封同姓，成周之余波也。武帝之众建王侯而小之，唐、宋之先声也。一主父偃安能为哉！天假之，人习之，浸衰浸微以尽泯。治天下者，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，何遽非先王之遗意乎？司马氏惩曹魏之孤，欲复古而召五胡之乱，岂其智不如偃哉？不明于时故也。

【一一】

公孙弘请诛郭解，而游侠之害不滋于天下，伟矣哉！游侠之兴也，上不能养民，而游侠养之也。秦灭王侯、奖货殖，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，富而豪者起而邀之，而侠遂横于天下。虽然，逆弥甚者失弥速，微公孙弘，其能久哉？

若夫苟悦三游之说，等学问志节之士于仪、秦、剧、郭之流，诬民启乱，师申、商之小智，而沿汉末嫉害党锢诸贤之余习尔。曹操师之以杀孔融、夺汉室；朱温师之以歼清流、移唐祚；流波曼衍，小人以之乱国是而祸延宗社。韩侂胄之禁伪学，张居正、沈一贯之毁书院，皆承其支流余裔以横行者也。

虽然，郭解族而游侠不复然于后世。若夫学问志节之士，上失教，君子起而教之，人之不沦胥于禽兽者赖此也。前祸虽烈，后起复盛，天视之在人心，岂悦辈小人所能终揜之乎！游行之讥，只见其不知量而已矣。

【一二】

汲黯责公孙弘布被为诈，弘之诈岂在布被乎？黯不斥其大而撻其小，细矣。黯非翹细过以讪人者。黯之学术，专于黄、老，甘其食，美其衣，老氏之教也。以曾、史为桎梏，以名教为蹄衡羈络，为善而不欲近名，大白而欲不辱，故黯之言曰：“柰何欲效唐、虞之治。”弘位三公，禄甚多，布被为诈。尧、舜富有四海而茅茨土阶，黯固以为诈而不足效也。弘起诸生，四十而贫贱，安于布被，则布被已耳，弘之诈岂在此乎？黯沈酣于黄、老，欲任情以远名，而见以为诈焉耳。

【一三】

淮南王安著书二十篇，称引天人之际，亦云博矣。而所谋兴兵者，率儿戏

之策；所与偕者，又童昏之衡山王赐及太子迁尔。叛谋不成，兵不得举，自到于宫庭，其愚可哂，其狂不可瘳矣。

成皋之口何易塞，三川之险何易据，知无能与卫青敌，而欲徼幸于刺客，安即反，其能当青乎？即刺青，其能当霍去病乎？公孙弘虽不任为柱石臣，而岂易说者？起贫贱为汉三公，何求于淮南，而敢以九族试雄主大将之欧刀邪？内所恃者，徒巧亡实之严助；外所挟者，轻僇亡赖之左吴、赵贤、朱骄；首鼠两端之伍被，怀异志于肘腋而不知。安之愚至于如此，固高煦、宸濠之所不屑为，而安以文词得后世之名。由此言之，文不足以辨人之智愚若此乎！

而非然也。取安之书而读之，原本老氏之言，而杂之以辩士之游辞。老氏者，挟术以制阴阳之命，而不知其无如阴阳何也。所挟者术，则可以窥见气机盈虚之衅罅，而乘之以逞志。乃既已逆动静之大经，而无如阴阳何矣；则其自以为窥造化而盗其藏、而天下无不可为者，一如婴儿之以廷击贲、育，且自雄也。率其道，使人诞而丧所守，狂逞而不思其居。安是之学，其自杀也，不亦宜乎！夫老氏者，教人以出于吉凶生死之外，而不知其与凶为徒也。读刘安之书，可以鉴矣。

【一四】

张汤治狱为酷吏魁，而其决于诛伍被也，则非酷也，法之允也。被者，反覆倾危之奸人，持两端以贸祸者也。不诛之，又且诡遇于汉廷，主父偃、江充之奸，被任之有余矣。被之始谏安也，非果禁安使勿反，称引汉德，为他日兔脱计耳。已而为安尽反谋矣，俄而又以谋反踪迹告矣。“宫中荆棘”之谏，“侯无异心、民无怨气”之语，盖亦事后自陈、规救其死之游辞，而谁与听之哉！与人谋逆而又首告，纵舍勿诛，则谗贼相踵，乱不可得而弭矣。故汤之持法非过，而被之诛死允宜也。

呜呼！为伍被者不足道，君子不幸陷于逆乱之廷，可去也，则亟去之耳。不然，佯狂痼疾以避之；又不然，直词以折之；弗能折，则远引自外而不与闻。身可全则可无死；如其死也，亦义命之无可避者，安之而已；过此则无术矣。谋生愈亟，则逢祸愈烈；两端不宁，则一途靡据。故曰“有道则知，无道则愚”。诚于愚者，有全生，无用术以求生；有义死，无与乱以偕死者也。

【一五】

遐荒之地，有可收为冠带之伦，则以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也；非道之所可废，且抑以纾边民之寇攘而使之安。虽然，此天也，非人之所可强也。天欲开之，圣人成之；圣人不作，则假手于时君及智力之士以启其渐以一时之利害言之，则病天下；通古今而计之，则利大而圣道以弘。天者，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。禹之治九州，东则岛夷，西则因桓，南暨于交，北尽碣石，而尧、舜垂

衣裳之德，讫于遐荒。禹乘治水之功，因天下之动而劳之，以是声教暨四海，此圣人善因人以成天也。

汉武抚已平之天下，民思休息。而北讨匈奴，南诛瓠、越，复有事西夷，驰情宛、夏、身毒、月氏之绝域。天下静而武帝动，则一时之害及于民而怨读起。虽然，抑岂非天牖之乎？玉门以西水西流，而不可合于中国，天地之势，即天地之情也。张骞恃其才力强通之，固为乱天地之纪。而河西固氐、凉之余矣。若夫騫也、冉也、邛僰也、越巂也、滇也，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，声息相通，物产相资，而非有駉戾冥顽不可向迕者也。武帝之始，闻善马而远求耳，骞以此而逢其欲，亦未念及牂柯之可辟在内地也。然因是而贵筑、昆明垂及于今而为冠带之国，此岂武帝、张骞之意计所及哉？故曰：天牖之也。

君臣父子之伦，诗书礼乐之化，圣人岂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？时之未至，不能先焉。迨其气之已动，则以不令之君臣，役难堪之百姓，而即其失也以为得，即其罪也以为功，诚有不可测者矣。天之所启，人为效之，非人之能也。圣人之所勤，人弗守之，则罪在人而不在天。江、浙、闽、楚文教日兴，迄於南海之滨、滇云之坏，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，肩踵相望，天所佑也，汉肇之也。石敬瑭割土于契丹，宋人弃地于女直，冀州尧、舜之余民，化为禽俗，即奉冠带归一统，而党邪丑正，与宫奄比以乱天下，非天也，人丧之也。将孰俟焉以廓风沙霾噎之宇，使清明若南国哉！

【一六】

武帝游宴后宫阅马，嫔御满侧，金日磾于数十人之中独不敢窃视，武帝以此知日磾，重用之而受托孤之命，非细行也。盖日磾非习于君子之教，而规行矩步以闲非礼者也。不期而谨于瞻视焉，不期而敦其敬畏焉，不期而非所视者勿视焉，勿曰细行也。神不守于中，则耳目移于外而心不知。让千乘之国，而变色于簞豆；却千金之璧，而失声于破甑；才足以解纷，勇足以却敌，而介然之顷，莫能自制其耳目；岂细故哉！君子黈纆以养目，琇莹以养耳，和鸾佩玉以养肢体，兢兢乎难之，而恐不胜于俄顷。贞生死、任大任，而无忧惑，此而已矣。武帝之知人卓矣哉！诸葛公年廿七而昭烈倚为腹心，关羽、张飞所莫测也。武帝举日磾于降胡，左右贵戚所莫测也。知人之哲，非人所易测久矣。诸葛公之感昭烈，岂仅以三分鼎足之数语哉！神气之间，有不言而相喻者在也。乃既有言矣，则昭烈之知益审，而关、张之疑益迷。日磾之受知，非有言也，故武帝之知深矣。卫、霍之见知，犹众人之常也。心持于黍米，而可以动天地，自非耳食道听之庸流，岂待言而后相知。

【一七】

武帝之劳民甚矣，而其救饥民也为得。虚仓廩以振之，宠富民之假贷者以

救之，不给，则通其变而徙荒民于朔方、新秦者七十余万口，仰给县官，给予产业，民喜于得生，而轻去其乡以安新邑，边因以实。此策，龟错尝言之矣。错非其时而为民扰，武帝乘其时而为民利。故善于因天而转祸为福，国虽虚，民以生，边害以纾，可不谓术之两利而无伤者乎！史讥其费以亿计，不可胜数，然则疾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为贤哉？司马迁之史谤史也，无所不谤也。

【一八】

以名誉动人而取文士，且也跻潘岳于陆机，拟延年于谢客，非大利大害之司也，而轩轻失衡，公论犹绌焉，况以名誉动人而取将帅乎！将者，民之死生、国之存亡所系者也。流俗何知而为之流涕，士大夫何知而为之扼腕。浸授以国家存亡安危之任，而万人之扬诩，不能救一朝之丧败。故以李广之不得专征与单于相当为憾者，流俗之簧鼓，士大夫之臭味，安危不系其心，而漫有云者也。

广出塞而未有功，则曰“数奇”，无可如何而姑为之辞尔。其死，而知与不知皆为垂涕，广之好名市惠以动人，于此见矣。三军之事，进退之机，操之一心，事成而谋不泄，悠悠者恶足以知之？广之得此誉也，家无余财也，与士大夫相与而善为慷慨之谈也。呜呼！以笑貌相得，以惠相感，士大夫流俗之褒讥仅此耳。可与试于一生一死之际，与天争存亡，与人争胜败乎？卫青之令出东道避单于之锋，非青之私也，阴受武帝之戒而虑其败也。方其出塞，武帝欲无用，而固请以行，士大夫之口啧啧焉，武帝亦聊以谢之而姑勿任之，其知广深矣。不然，有良将而不用，赵黜廉颇而亡，燕疑乐毅而僨，而武帝何以收绝幕之功？忌偏裨而掣之，陈余以违李左车而丧赵，武侯以沮魏延而无功，而卫青何以奏寘颜之捷，则置广于不用之地，姑以掣匈奴，将将之善术，非士大夫流俗之所测，固矣。东出而迷道，广之为将，概可知矣。广死之日，宁使天下为广流涕，而弗使天下为汉之社稷、百万之生灵痛哭焉，不已愈乎！广之为将，弟子壮往之气也。“輿尸”之凶，武帝戒之久矣。

岳飞之能取中原与否，非所敢知也；其获誉于士大夫之口，感动于流俗之心，正恐其不能胜任之在此也。受命秉钺，以躯命与劲敌争死生，枢机之制，岂谈笑慰藉、苞苴牍竿之小智，以得悠悠之欢慕者所可任哉！

【一九】

忠佞不并立。立人之廷者，谗不必忧，讥不可避，而必为国除蠹贼以安社稷，斯国之卫也。虽然，食其禄不避其难，居其职不委其责，去而隐，屏而在外，则亦终远小人而不与为缘尔，非取于必胜以自快也。所恶于佞者，恶其病国而已不可挽也，非与为仇讎而必欲得位以与胜也。汲黯之恶张汤，允矣。君

任之以諷，则攻击之无余，以报君之知。既无言责，而出守外郡，则抑效忠于淮阳而臣道以尽。复固请为中郎，补过拾遗，以冀与汤争荣辱，何为者邪？引国家之公是公非为一己之私恨，干求持权，以几必胜，气矜焉耳，以言乎自靖则未也。或曰：屈原放而不忘萧艾之怨，非乎？曰：屈原，楚之宗臣也，张仪、靳尚之用，楚国危亡之界也，而黯岂其伦哉？婞婞然属李息以攻排，而必快其志，气矜焉耳，非君子之道也。

【二〇】

张汤治囚“导官”，见鲁谒居之弟，阴为之而佯不省，奸人诡秘之术也。而谒居弟以之而怨汤，汤以之而死。诈者卒死于诈，鬼神不可欺，而人不可术御也。祸生非所能测矣，奸人挟此术以讎奸，而终以自覆也，固然。曾君子而为之乎？

周顛弗择而以施之王导，遂与汤同受其祸，愚矣哉！王敦之罪，不加于导，身为大臣，何嫌何疑，不引以自任，而用奸人之诈乎！阳与阴取，欲翕固张，顛沈溺于老氏之教，而不知其蹈张汤之回遼。为此术者，小以灭身，大以僭国，是以君子恶夫术之似智而贼智也。节之初六曰：“不出户庭，无咎。”密也。密者，慎之谓也，非隐其实、顾反用之、以示不测之谓也。秘而诡，虽无邪而犯神人之忌，可不戒哉！

【二一】

乐成侯丁义荐欒大，大诈穷而义弃市。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小惩而大诫，小人之福也；惩一人而天下诫，国家之福也。义之荐大，非武帝奖之弗荐也。弗与惩之，继义而荐者相踵矣。义既诛，大臣弗敢荐方士者，畏诛而自不敢尝试也。义诛，而公孙卿之宠不复如文成、五利之烜赫。其后求僊之志亦息矣，无有从臾之者也。故刑赏明而佞壬戢。武帝淫侈无度而终不亡，赖此也夫！

【二二】

鬼神日流行于两间，而以恍惚无象、摇天下之耳目而疑之。立教者不能矫谓之无，精意莫传，浅陋者遂托焉。佛、老之教虽诚也，然其始教未尝倚乎鬼神。乃其流裔一淫于鬼神，而并悖其虚无寂灭之初心。岂徒佛、老然哉！君子之道，流而诬者亦有之。魏、晋以下，佛、老盛，而鬼神之说托佛、老以行，非佛、老也，巫之依附于佛、老者也。东汉以前，佛未入中国，老未淫巫者，鬼神之说，依附于先王之礼乐诗书以惑天下。儒之驳者，屈君子之道以证之。故驳儒之妄，同于缁黄之末徒，天下之愚不肖者，有所凭藉于道，而妖遂繇人以兴而不可息。汉之初为符瑞，其后为讖纬，驳儒以此诱愚不肖而使信先王之道。呜呼！陋矣。

武帝之淫祠以求长生，方士言之，巫言之耳。儿宽，儒者也，其言王道也，琅琅乎大言之无惭矣；乃附会缘饰，以赞封禅之举，与公孙卿之流相为表里，武帝利赖其说，采儒术以文其淫诞，先王之道，一同于后世缙黄之徒，而灭裂极矣。沿及于讖纬，则尤与莲教之托浮屠以鼓乱者，均出一轨。呜呼！儒者先裂其防以启妄，佛、老之慧者，且应笑其狂惑而贱之。汉儒之毁道徇俗以陵夷圣教，其罪复奚逭哉！

盖鬼神者，君子不能谓其无，而不可与天下明其有。有于无之中，而非无有于无之中，而又奚能指有以为有哉！不能谓其无，六经有微辞焉，郊庙有精意焉，故妄者可托也。天下之喻微辞、察精意以知幽明之故者，鲜矣。无已，则宁听佛、老之徒徇愚不肖而诱之，俾淫妄者一以佛、老为壑，而先王之道，犹卓然有其贞胜。则魏、晋以下，儒者不言鬼神，迄于宋而道复大明，佛、老之淫祀张，圣道之藩篱自固，不犹愈乎！

【二三】

治河之道，易知而无能行。盘庚曰：“无总于货宝，生生自庸。”古今之通弊尽此矣。中国之形如箕，西极之山，箕之膺也；南北交夹，连山以趋于海，箕之两胁也；其中为汗下平衍，达于淮、泗之浦，箕之腹与舌也。近山者，土润而黏以坚；汗下而平衍者，土燥而轻以脆。盖坟散沙尘自高迤下，而积以虚枵，河出山而径其中，随所冲决而皆无滞，若有情焉，豫审其易归于海之地，而唯便以趋耳。当尧之时，未出山而先阻，故倚北山之麓，夺济、漯以入海，其地坚也。是以垂之千余年，至周定王之世而始决，因其倚山也。禹乘之而分二渠，疏九河，纾豫、徐之灾。河偶顺而禹适乘之，有天幸焉，非禹可必之万世者也。南岸本弱也，日蚀日薄而必决，至决而南而不可复北，神禹生于周、汉之余，且将如之何哉！汉武之塞瓠子而可塞也，其去决也未久，北河尚浚，而可强之使从也。不百年而终不可挽矣。则梁、楚、淮、泗之野，固河所必趋之地，虽或强之，终必不从。至于宋，而王安石尚欲回使北流，其愚不可瘳矣。

徐、豫、兖南之境，是天所使受河之归者也。河之赴海也，必有所夺以行，而后安流而不溢。所夺者必大川也，漯也、济也、漳也，皆北方之大川也。自河阴而东，南迤于徐，北迤于汶，水皆散而无大川以专受其夺，则唯意横流而地皆可夺矣。顾其地沙卤硗脆，不宜于稻粱，抑无金锡梗相竹箭桑麻之利，而其人嗜利怀奸，狡者日富而拙者日瘠，盖中国之陋壤也。然则河既南而不可复北，而南山之麓，顺汝、蔡以东，带灆、霍而迤于江浦，抑河所必不能齧蚀之者，后世弗庸治也。弃数邑之汙壤，并州县而迁之，减居者之赋，制迁者之产，于国家所损者无几，而治河之劳永弛矣。然而不可行者，在廷惜田赋之

虚籍，惮建置之暂费，而土著之豪，肩货贿、恋田庐以疾呼而相挠也。

孟诸，藪也；濠、泗之野，牧豕之地也；为万世之利，任其为河可也。故苟无贪水利之心，河可无治；如其大有为也，因河之所冲，相其汙下，多为渠以分醴之，而尽毁其隄，神禹再兴，无以易此。抑必待泛滥之时，河自于徐、泗旷衍之浦，盪滌而有大川之势，于以施功，尤自然之获矣。如其未也，姑捐利以释河勿治，而徐俟之后世，其犹愈乎！瓠子宣防，数十年之涂饰，为戏而已矣。

【二四】

旅之象曰：“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。”离，明也；艮，止也；明而慎，可以止矣，而必求明于无已，则留狱经岁，动天下而其害烈矣。汉武帝任杜周为廷尉，一章之狱，连逮证佐数百人，小者数十人，远者数千里，奔走会狱，所逮问者几千余万人。呜呼！民之憔悴，亦至此哉！缘其始，固欲求明慎也。非同恶者，不能尽首恶之凶；非见知者，不能折彼此之辩；非被枉者，不能白实受之冤。三者具，而可以明慎自旌矣。居明慎之功，谢虚加之责，而天下络绎于徽纆，明慎不知止而留狱，酷矣哉！

且夫证佐不具，而有失出失入之弊，不能保也。虽然，其失出也，则罪疑而可轻者也；即其失入也，亦必非矜慎自好者之无纤过而陷大刑者也。若夫赋吏豪民之殃民也，民既受其殃矣，朝廷苟有以暴明其罪，心已忤矣，奚必廷指之而后快？其所腴削于弱民者，已失而固无望其复得；安居休息，而凋残之余，尚可以苏。复驱之千里之劳，延之岁月之久，迫之追呼之扰，困之旅食之难，甚则拘之于犴狱，施之以五木；是饮堇幸生而又食之以附莛，哀我憚人，何不幸而遇此明慎之执法邪！故台諫之任，风闻奏劾，巡察之任，访逮豪猾，事状明而不烦证佐，其得无留之旨与！法密而天下受其荼毒，明慎而不知止，不如其不明而不慎也。

【二五】

治奸以迫，则奸愈匿，而盗其尤者也。盗之初觉也，未有不骇而急窜者也。当其为盗之日，未有不豫谋一可匿之穴以伏者也。求之愈急，则匿益固，匿之者亦恐其连坐而固匿之。则虽秦政之威，不能获项伯于张良之家，况一有司而任数不可诘之隶卒乎？迨其渐久，而上之求之也舒，则盗不能久处橐闭之中，匿者亦倦而厌之，则有复归田里、翱翔都市而无忌者，于是而获之易于圈豕。夫不才之有司，岂以盗之贼民病国为忧哉？畏以是为罪谪耳。

武帝之发觉而捕弗满品者，二千石以下至小吏，主者皆死，则欲吏之弗匿盗不上闻、而以禁其窃发也，必不可得矣。秦之亡于盗也，吏匿故也。故高帝三章之法，唯曰“盗者抵罪”，而责之不急。盗者，人之所众恶者也，使人不

敢恶盗，而恶逐盗之法，盗恶得而不昌？善治盗者，无限以时日，无宽以赦后，获之为功，而不获无罪，人将唯盗是求而无所惮，盗乃恶得而不绝？呜呼！上失其道而盗起，虽屡获伏法，仁者犹为之惻然。况凭一往之怒，立一切之法，以成乎不可弭之势哉！汉武有丧邦之道焉，此其一矣。

【二六】

善者非以赏故善也，王者以赏劝善，志士蒙其赏而犹耻之。小人则怀赏以饰善，而伪滋生，而赏滋滥。乃流俗复有阴德之说，谓可劝天下以善，而挟善以求福于鬼神，俗之偷也，不可救药矣。

阴德之说，后世浮屠窃之，以诱天下之愚不肖，冀止其恶。然充其说，至于活一昆虫、施一箪豆，而豫望无穷之利；迨其死无可徼之幸，而又期之他生。驱愚民，胁君子，而道遂丧于人心。东汉以上，浮屠未入中国，而先为此说者史氏也，则王贺阴德之说是也。

贺逐盗而多所纵舍。法之平也不可枉，人臣之职也；人之无罪也不可杀，并生之情也。而贺曰：“所活者万人，后世其兴乎？”市沾沾之恩，而怀私利之心，王莽之诈，贺倡之矣。故王氏之族终以灭，而为万世乱贼之渠魁，以受春秋之鈇钺。史氏以阴德称之，小人怀惠，坏人心，败风俗，流为浮屠之淫辞，遂以终古而不息。近世有吴江袁黄者，以此惑天下，而愚者惑焉。夫亦知王贺之挟善徼天而终赤其族乎？

【二七】

汉发七科謫充战士征胡，法已苛矣，乃犹有正俗重农之意焉。吏有罪，一也；使为吏者惜官箴而重自爱也。亡命，二也；使民有罪自伏而不逃亡以诡避也。赘婿，三也；使民不舍其父母而从妻以逆阴阳之纪也。贾人，四也；故有市籍，五也；父母有市籍，六也；大父母有市籍，七也。农人力而耕之，贾人诡而获之，以役农人而骄士大夫，坏风俗，伤贫弱，莫此甚焉。重其役者，犹周制贾出车牛乘马之赋、以抑末而崇本也。汉去古未远，政虽苛暴，不忘贱货利、重天伦、敦本业之道焉。至于唐，承五胡十六国之夷习，始驱农民以为兵。读杜甫石壕吏之诗，为之陨涕。汉即不可法，成周之遗制，甲兵之资取之于商贾，万世可行之法乎！

【二八】

情之所发，才之所利，皆于理有当焉。而特有所止以戒其流，则才情皆以广道之用。止才情之流者，性之贞也。故先王之情深矣，其才大矣，以通天下之志、成天下之务，而一顺乎道。武帝曰：“朕不变更制度，后世无法；不出师征伐，天下不安；为此者不得不劳民。若后世又如朕所为，是袭亡秦之迹也。”有是心，为是言，而岂不贤乎？戒后世以为情，立大法、谨大防以为才

，固通志成务者所不废也。然而终以丧德而危天下者，才利而遂无所择，情动而因滥于他也。因是而慕神仟、营宫室、侈行游，若将见为游刃有余之资，可以唯吾意而无伤；而淫侈妖巫之气，暗引之而流。无他，才无所诘而忘其诘于道，情无所定而不知定以性也。固其得于天者，偏于长而即有所短。而方其崇儒访道，董仲舒、儿宽之流，言道言性，抑皆性道之郛郭，而味其精覈，无能傲所不逮，而引之深思以自乐其天也。

虽然，武帝之能及此也，故昭帝、霍光承之，可以布宽大之政，而无改道之嫌。宋神宗唯不知此，而司马君实被三年改政之讥，为小人假绍述以行私之口实。则武帝之为此言也，其贤矣乎！

【二九】

刘屈氂之攻戾太子也，非果感于周公诛管、蔡之言而行辟也。武帝曰：“丞相无周公之风矣。”其词缓，未有督责屈氂之意，则陈大义以责太子而徐为解散也，岂繄无术？而必出于死战，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。太子诛，而王以次受天下，路人知之矣。其要结李广利，徇姻亚而树庶氂，屈氂之慝，非一日之积矣。然而屈氂旋诛，奸人戕天性以徼非望，未有能幸免者矣。顾孰使险如屈氂而为相也，则武帝狎宠姬、任广利、而为之左右也。用人假耳目于私昵，而不保其子，悲夫！

【三〇】

司马迁挟私以成史，班固讥其不忠，亦允矣。李陵之降也，罪较著而不可掩。如谓其孤军支虏而无援，则以步卒五千出塞，陵自衒其勇，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。陵之族也，则嫁其祸于李绪；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，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，转战九日，亦将委罪于绪乎？如曰陵受单于之制，不得不追奔转战者，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？令陵有两袒之心，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，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！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，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，以奖其世业。迁之书，为背公死党之言，而恶足信哉？

为将而降，降而为之效死以战，虽欲浣涤其污，而已缙之素，不可复白，大节丧，则余无可浣也。关羽之复归于昭烈，幸也；假令白马之战，不敌颜良而死，则终为反面事讎之匹夫，而又奚辞焉？李陵曰：“思得当以报汉”媿苏武而为之辞也。其背逆也，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。

【三一】

忠邪亦易辨矣，而心迹相疑，当其前者亦易惑焉。武帝所托孤者三人，而上官桀为戎首，与霍光、金日磾若缙素之别。乃自其得当于帝者推之，其迹显，其心见矣。光出入殿门，进止有常度；日磾在上左右，目不忤视者数十年；非以逢帝之欲而为尔也，以自敦其行而不失为履之贞也。桀谢马瘦之责，而

曰：“闻上不安，日夜忧惧，意不在马。”言未卒，泣数行下。桀非与国休戚之臣，厩令之职，在马而已，其泣也，何为而泣也？慎以自靖者，君子之徒也；佞以悦人者，小人之徒也。君子知有己，故投之天下之大，而唯见己之不可失；小人畏罪徼宠，迎人之喜怒哀乐，而自忘其躬。于此审之，忠邪之不相杂久矣。

唯我为子故尽孝，唯我为臣故尽忠。顾七尺之躬，耳目在体而心函于内，忠臣孝子，非以是奉君父，而但践其身心之则。光与日磾天性近之，而特未学耳，桀乌足与齿哉？武帝以待光、日磾者待桀，不知桀也，且不知光、日磾也。知人之难，唯以己视人，而不即其人之自立其身者视之也。卷四

◎汉昭帝

【一】

金日磾，降夷也，而可为大臣，德威胜也。武帝遗诏封日磾及霍光、上官桀为列侯，日磾不受封，光亦不敢受。日磾病垂死，而后强以印绶加其身。日磾不死，光且惮之，况桀乎？桀之逆，日磾亡而光受其欺也。霍光妻子之骄纵，至弑后谋逆以亡其家，无日磾镇抚之也。光之不终，于受封见之矣。日磾没，而光施施自得，拜侯封而若不及，早已食上官桀之饵，而为其所狎。利一时之荣宠，丧其族于十年之后，“厉熏心”，鲜不亡矣。光之咎，非但不学无术也；利赖之情浅，虽有儉人与其煽妻逆子，恶得而乘之？若日磾者，又岂尝学而有他术哉！

【二】

策者曰：“夷狄相攻，中国之利。”呜呼！安所得亡国之言而称之邪！孱君、懦将、痿痺之谋臣，所用以恣般乐怠傲而冀天幸者也。楚不灭庸、夔、群舒，不敢问鼎；吴不取州来、破越、胜楚，不敢争盟；冒顿不灭东胡，不敢犯汉；女直不灭辽，蒙古不灭金，不敢亡宋。夷狄非能猝彊者也，其猝彊者，则又其将衰而无容惧者也。刘渊之鸢，不再世而即绝；元昊之凶，有宁夏而不敢踰环庆之塞，惟其骤起也。若夫若燧火在积薪之下，日吞其俦类，浸以荧荧，而中国不知。如或知之，覆以自慰曰：此吾之利也。乃地浸广，人浸众，战数胜，胆已张，遂一发而不可遏。火蕴于积薪之下，燄既腾上，焦头灿额而无所施救矣。赵充国藉藉称夙将，而曰：“乌桓数犯塞，匈奴击之，于汉便。”此宋人借金灭辽、借元灭金之祸本也。充国之不以此误汉，其余几矣！霍光听范明友追匈奴便击乌桓，匈奴县是恐，不能复出兵，黠矣哉！

【三】

人与人相于，信义而已矣；信义之施，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；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蠹蚤也。楚固祝融氏之苗裔，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。宋襄公奉信义

以与楚盟，秉信义以与楚战，兵败身伤而为中国羞。于楚且然，况其与狄为徒，而螫及人者乎！

楼兰王陽事汉而阴为匈奴间，傅介子奉诏以责而服罪。夷狄不知有耻，何惜于一服，未几而匈奴之使在其国矣。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，必受其诈；疑其不服而兴大师以讨之，既劳师绝域以疲中国，且挟匈奴以相抗，兵挫于坚城之下，殆犹夫宋公之自衄于泓也。傅介子诱其主而斩之，以夺其魄，而寒匈奴之胆，詎不伟哉！故曰：夷狄者，歼之不为不仁，夺之不为不义，诱之不为不信。何也？信义者，人与人相于之道，非以施之非人者也。

【四】

严延年劾奏霍光擅废立无人臣礼，其言甚危，其义甚正，若有敢死之气而不畏疆御。或曰：光行权，而延年守天下之大经，为万世防。延年安得此不虞之誉哉！其后霍氏鸩皇后，谋大逆，以视光所行为何如，延年何以噤不复鸣邪？光之必有所顾忌而不怨延年，宣帝有畏于霍氏，必心利延年之说而不责延年，延年皆虑之熟矣。犯天下之至险而固非险也，则乘之以沽直作威，而庸人遂敬惮之。既熟虑诛戮之不加，而抑为庸人之所敬惮，延年之计得矣。前乎上官桀之乱，后乎霍禹之逆，使延年一讦其奸，而刀锯且加乎身，固延年所弗敢问也。矫诡之士，每翹君与大臣危疑不自信之过，言之无讳以立名，而早计不逢其祸，此所谓“言辟而辨，行伪而坚”者也。有所击必有所避，观其避以知其击，君子岂为其所罔哉？

◎宣帝

【一】

爵赏者，人君驭下之柄，而非但以驭下也，即以正位而凝命也。辞受者，人臣自靖之节，而非但以自靖也，即以安上而远咎也。故赏有所不行，爵有所不受，而国家以宁。帅昧之始，君与开国之臣，为天下而已乱。迨其中叶，外寇内奸，不逞于宗社，而殃及兆民，大臣代君行讨，底定以绥之，而天下蒙安。斯二者，君爵之而非私，下受之而无惭，霍光岂其然哉！

昌邑之废，光之不幸也。始者废长立少，不择而立昌邑，光之罪也。始不慎而轻以天下授不肖，已而扞非常之举，以臣废君，而行震世之威。若夫迎立宣帝，固以亲以贤，行其所无事者，非其论功之地也。宣帝纪定策功，加封光以二万户，侯者五人，关内侯者八人。宣帝之为此，失君道矣。己为武帝曾孙，遭家不造，以贤而立乎其位，所固有也。震矜以为非望之福，德戴己者而酬之，然则覬非望者，可县爵赏以贸天下之归，而天位亦危矣。爵赏行，而宣帝之立亦不正矣，以爵赏贸而得之者也。光不引咎以谢严延年之责，晏然受之而不辞，他日且为霍山请五等之荣，则光之废主，乃以邀功而贸赏，又何怪其妻

之鸩后而子之谋逆乎？则抑何异司马昭、萧道成之因以篡，苗傅、刘正彦之敢于行险以徼幸乎？

论者曰：“光不学无术。”学何为者也？非揽古今之成败而审趋避之术也。诸葛公有云：“非澹泊无以明志。”又云：“学须静也。”惟澹与静，以养廉耻之心，以明取舍之节，以昭忠孝之志，纯一于天性，终远于利名。故可贵、可贱、可履虎尾而不啞、可乘高墉而射隼，居震世之功，而不媿于屋漏。无他，无欲故静。皎然白其志于天下，流俗不能移，妻子不能乱。君以顺天休命而无私，臣以致命遂志而不困。光之不学，未能学乎此也。非此之学，而学于术，以巧为避就。曹操盖尝自言老而好学矣，曾不如金日磾之颡愚，暗合乎道也。

【二】

宣帝欲尊武帝为世宗，荐盛乐，过矣。然其过也，所谓君子之过，失于厚也。夏侯胜讼言诤之，如将加诸鈇钺者。子贡曰：“恶讦以为直者。”殆是谓乎！春秋之法，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”。春秋以正乱臣贼子之罪，垂诸万世者也。桓、宣弑立而微其辞，尊则君，亲则祖，未有不自敬爱其尊亲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论者也。

宣帝者，武帝之曾孙也。假令有人数夏侯胜乃祖乃父之恶于胜前，而胜晏然乐听之，其与禽兽奚择哉！而胜以加诸其君而无忌，是证父攘幸之直也。而天理灭矣。苟其曰武帝之奢纵而泽不及民。万世之公论，不可泯也。则异代以后，何患无按事迹而覈功罪者。鯨不以配帝而揜圯族之恶，吾弗从舆以效尤可尔。留直道以待后人，全恩礼以尽臣道，各有攸宜，倒行则乱。恶武帝之无恩于天下，而已顾无礼于上，宣帝按不道之诛，不亦宜乎！

【三】

霍光死而魏相兴，此后世大臣兴废，而国政变更、人材进退之始也。霍光非尽不可与言者也，严延年廷劾之而勿罪，田延年所与共废立者而不阿，悍妻行弑，欲自举发，特荏苒而不能自胜耳。上书者以副封先达领尚书者而后奏，光亦惩昌邑之失而正少主之视听，特未深知宣帝之明而持之太过耳。相当光之时，奏记于光，俾去副封可也；昌言于廷，俾宣帝敕光去之可也。为人臣者，言苟当于纪纲之大，难有所不避，况光之犹可与言而无挟以不相听从者乎！待光之死而后言之，相之心不纯乎忠。而后世翹故相以树新党者，相实为之倡。是殆授兴革之权于大臣，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。上下睽，朋党兴，国事数变。至于宋，而宰相易，天子为之改元。因是而权臣有感于此，则恋位以免祸，树党以支亡，迭虚迭盈而国为之敝。斯其为害，三代亡有也；高、文、景、武之世，亦亡有也。故曰：自相始也。

抑相之进也，言正而心诡，迹贞而行诡，所因者许广汉也，听起伏于外戚而莫能自遂也。司马温公奉宣仁太后改新法，而章惇、邢恕犹指宫闱以为口实，况缘外戚以取相乎？君子之慎始进也，枉尺而直寻不为也。春秋之世，不因大夫而立功名者，颜、曾、冉、闵而已。汉之不因外戚，后世之不因宦寺者，鲜矣。此风俗邪正、国事治乱之大辨也。

【四】

路温舒之言缓刑，不如郑昌之言定律也。宣帝下宽大之诏，而言刑者益淆，上有以召之也。律令繁，而狱吏得所缘饰以文其滥，虽天子日清问之，而民固受罔以死。律之设也多门，于彼于此而皆可坐，意为重轻，贿为出入，坚执其一说而固不可夺。于是吏与有司争法，有司与廷尉争法，廷尉与天子争法，辨莫能折，威莫能制也。巧而彊者持之，天子虽明，廷尉虽慎，卒无以胜一狱吏之奸，而脱无辜于阱。即令遣使岁省而钦恤之，抑惟大凶巨猾因缘请属以逃于法，于贫弱之冤民亡益也。唯如郑昌之说，斩然定律而不可移，则一人制之于上，而酷与贿之弊绝于四海，此昌之说所以为万世祥刑之经也。

夫法之立也有限，而人之犯也无方。以有限之法，尽无方之愿，是诚有所不能该矣。于是而律外有例，例外有奏准之令，皆求以尽无方之愿，而胜天下之残。于是律之旁出也日增，而犹患其未备。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无方之罪者，岂不审于此哉？以为国之蚕、民之贼、风俗之蜚蜮，去其甚者，如此律焉足矣，即是可以已天下之乱矣。若意外无方之愿，世不恒有，苟不比于律，亦可姑俟其恶之已稔而后诛，固不忍取同生并育之民，逆亿揣度，刻画其不轨而豫谋操蹙也。律简则刑清，刑清则罪允，罪允则民知畏忌，如是焉足矣。

抑先王之将纳民于轨物而弭其无方之奸顽者，尤自有教化以先之，爱养以成之，而不专恃乎此。则虽欲详备之，而有所不用，非其智虑弗及而待后起之增益也。乃后之儒者，恶恶已甚，不审而流于申、韩。无知之民，苟快泄一时之忿，称颂其撻发之神明，而不知其行自及也。呜呼！可悲矣夫！

【五】

霍光之祸，萌于驂乘。司马温公曰：“光久专大柄，不知避去。”固也。虽然，驂乘于初谒高庙之时，非归政之日也，而祸已伏。虽避去，且有疑其谗者。而谗贼间起，同朝离贰，子弟不谨，窦融所以不免，而奚救于祸？夫驂乘之始，宣帝之疑畏，胡为而使然邪？张安世亦与于废立，而宣帝亡猜。无他，声音笑貌之间，神若相逼，而光不知，帝亦情夺意动而不知所以然也。

子夏问孝，子曰：“色难。”岂徒子之于父母哉。上之使民，朋友之相结，宾主之相酬，言未宣，事未接，而早有以移民之情。惟神与气，不可强制之俄顷而获人心者也。诗云：“温温恭人，惟德之基。”德之用大矣，而温恭为

之基。温恭者，仁之荣也，仁荣内达而德资以行，岂浅鲜哉！子曰：“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谓士矣。”非便辟之谓也。其气静者，貌不期而恭；其量远者，色不期而温。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，宽以居之，仁以守之，学问以养之，然后和气中涵而英华外顺。呜呼！此岂霍光之所及哉！立震世之功名，以社稷为己任，恃其气以行其志，志气动而猝无以持，非必骄而神已溢，是以君子难言之也。

周公处危疑而几几，孔子事闇主而与与，则虽功覆天下，终其身以任人之社稷而固无忧。夫周、孔不可及矣，德不逮而欲庶几焉者，其在曾子之告孟敬子乎！敬其身以远暴慢，心御气而道御心。有惴惴之小心，斯有温温之恭德。虽有雄猜之主、伎害之小人，亦意消而情得。故君子所自治者身也，非色庄以求合于物也。量不弘，志不持，求不为霍光而不可得，岂易言哉！

【六】

流俗之毁誉，其可徇乎？赵广汉，虔矫刻覈之吏也，怀私怨以杀荣畜而动摇宰相，国有此臣，以剥丧国脉而坏民风俗也，不可复救。乃下狱而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。流俗趋小喜而昧大体，蜂涌相煽以群迷，诚乱世之风哉！

小民之无知也，贫疾富，弱疾彊，忌人之盈而乐其祸，古者谓之罢民。夫富且彊者之不恤贫弱，而以气凌之，诚有罪矣。乃骄以横，求以伎，互相妨而相怨，其恶惟均。循吏拊其弱而教其彊，勉贫者以自存，而富者之势自戢，岂无道哉？然治定俗移而民不见德。酷吏起而乐持之以示威福，鸷击富彊，而贫弱不自力之罢民为之一快。广汉得是术也。任无藉之少年，遇事蠡起，敢于杀戮，以取罢民之祝颂。于是而民且以贫弱为安荣，而不知其幸灾乐祸，偷以即于疲慵，而不救其死亡。其黠者，抑习为阴慝，伺人之过而齧齧之，相讎相杀，不至于大乱而不止。愚民何知焉，酷吏之饵，酷吏之阱也。而鼓动竞起，若恃之以为父母。非父母也，是其嗾以噬人之猛犬而已矣。

宣帝以刻覈称，而首诛广汉刻覈之吏，论者犹或冤之。甚矣流俗之惑人，千年而未已，亦至此乎！包拯用而识者忧其致乱，君子之远识，非庸人之所能测久矣。

【七】

萧望之之不终也，宜哉！宣帝欲任之为宰相，而试以吏事，出为左冯翊，遂愤然谢病，帝使金安上谕其意，乃就。望之而有耻之心也，闻安上之谕，可媿死矣。

世之衰也，名为君子者，外矜廉洁而内贪荣宠，位高则就之，位下则辞之。夫爵禄者，天之秩而人君制之者也。恃其经术奏议之长，择尊荣以为己所固得；充此志也，临大节而不以死易生、不以贱易贵、以卫社稷也，能乎？处己

卑而高视禄位，揽非所得以为己据，诚患失之鄙夫，则亦何所不可哉！其或以伉直见也，徒畏名义以气矜自雄耳，非心所固耻而不为者也。人主轻之，小人持之，而终不免于祸，不亦宜乎！武帝以此薄汲黯而终不用，黯得以令终，武帝可谓善驭矣。宣帝温谕以骄望之，非望之之福也。

【八】

居心之厚薄，亦资识与力以相辅，识浅则利害之惑深，力弱则畏避之情甚。夫苟利害惑于无端而畏避已甚，则刻薄残忍加于君臣父子而不恤。

张敞，非昌邑之故臣也，宣帝有忌于昌邑，使敞觐之，敞设端以诱王，俾尽其狂愚之词，告之帝而释其忌，复授以侯封，卒以令终，敞之厚也。徐铉，李煜之大臣也，国破身降，宋太宗使觐煜，而以怨望之情告，煜以之死。铉之于煜，以视敞于昌邑，谁为当生死卫之者？而太宗之宽仁，抑不如宣帝之多猜。铉即稍示意旨，使煜逊词，而已藉以入告，夫岂必逢太宗之怒；则虽为降臣，犹有人之心焉。铉遂躬为操刃之戎首而忍之，独何心乎！无他，敞能知人臣事君之义，导主以忠厚，而明主必深谅之，其识胜也。且其于宠辱祸福之际，寡所畏忌，其力定也。而铉孱且愚，险阻至而惘所择，乃其究也，终以此见薄于太宗而不得用。小人之违心以殉物也，亦何益乎！

有见于此而持之，则虽非忠臣孝子，而名义之际，有余地以自全。无见于此而不克自持，则君父可捐，以殉人于色笑。若铉者，责之以张敞之为而不能，况其进此者乎？故君之举臣，士之交友，识闇而力柔者，绝之可也。一旦操白刃而相向，皆此俦也。

【九】

尹翁归卒，家无余财，宣帝赐其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，于朱邑亦然，非徒其财也，荣莫至矣。故重禄者，非士所希望以报忠者也，而劝士者在此。刻画人以清节，而不恤其供祭祀、养父母、畜妻子之计。幸而得廉士也，则亦刻覈寡恩、苛细以伤民气之褊夫，而流为酷吏，然且不能多得。而渔猎小民以求富者，藉口以无忌而不惭。唐、宋以前，诏禄赐予之丰，念此者至悉，犹先王之遗意也。

至于蒙古，私利而削禄，洪武之初，无能改焉。禄不给于终岁，赏不踰于百金，得百轩輓，而天下不足以治，况三百年而仅一轩輓乎？城垂陷，君垂危，而问饲猪，彼将曰救死而不贍。复奚恤哉！

【一〇】

汉人学古而不得其道，矫为奇行而不经，适以丧志。若韦玄成避嗣父爵，诈为狂疾，语笑昏乱，何为者也？所贵乎道者身也，辱其身而致于狂乱，复何以载道哉！箕子之佯狂，何时也？虞仲断发文身，过矣，盖逃于句吴而从其

俗以安，非故为之也。然而亏体辱亲，且貽后嗣以僭猾夏之巨恶矣。且古之诸侯，非汉诸侯之比也。国人戴之，诸大夫扳之，非示以必不可君，则不可得而辞也。若夫玄成者，避兄而不受爵，以义固守，请于天子，再三辞而可不相强，奚用此秽乱辱身之为以惊世哉！丞相史责之曰：“古之辞让，必有文义可观，乃能垂荣于后。”摘其垂荣之私意，而勉之以文义，玄成闻此，能勿媿乎？士守不辱之节，不幸而至于死，且狱立海腾以昭天下之大义；从容辞让之事，谁为不得已者？而丧其常度，拂其恒性，亦愚矣哉！韦氏世治经术，而玄成以愚。学以启愚也，不善学者，复以益其愚；则汉人专经保残之学，陷之于寻丈之间也。

【一一】

史称宣帝元康之世，比年丰稔，谷石五钱，而记以为瑞，盖史氏之溢辞，抑或偶一郡县粟滞不行，守令不节宣而使尔也。一夫之耕，上农夫之获，得五十石足矣。终岁勤劳而仅获二百五十钱之资，商贾居赢，月获五万钱，而即致一万石之储，安得有农人孳孳于南亩乎？金粟之死生，民之大命也。假令农人有婚丧之事，稍费百钱，已空二十石之困积，一遇凶岁，其不馁死者几何邪？故善养民者，有常平之廩，有通糴之政，以权水旱，达远迩，而金粟交裕于民，厚生利用并行，而民乃以存。腐儒目不窥牖，将谓民苟得粟以饱而无不足焉；抑思无布帛以御寒，无盐酪蔬肉以侑食，无医药以养老疾，无械器以给耕炊，使汝当之，能胜任焉否邪？

【一二】

赵充国之策羌也，制狡夷初起之定算也。夷狡而初起，其锋铄利，谋胜而不忧其败。谋胜而不忧其败，则致死而不可撓。败之不忧，则不足以持久而易溃。其徒寡，其积不富，其党援不坚，而中国之吏士畏之不甚。是数者，利于守而不利于攻，不易之道也。

狡夷之初起亦微矣，而中国恒为之敝。有震而矜之者而人心摇，有轻而蔑之者而国谋不定。彼岂足以敝我哉？尝试与争而一不胜，则胁降我兵卒，掠夺我刍粮，阑据我险要，而彼势日猖。党而援之者，益信其必兴而交以固。盛兵以往，溃败以归，而我吏士之心，遂若疾雷之洊加而丧其魄。故充国持重以临之，使其贫寡之情形，灼然于吾吏士之心目，彼且求一战而不可得，地促而粮日竭，兵连而势日衰，党与疑而心日离。能用是谋而坚持之，不十年而如坚冰之自解于春日矣。

虽然，一人谋之已定，而继之者难也。夷无耻者，困则必降，降而不难于复叛。充国未老，必且有以惩艾而解散之，而辛武贤之徒不能，故羌祸不绝于汉世。然非充国也，羌之祸汉，小则为宋之元昊，大则为拓拔之六镇也，而拓

拔氏以亡矣。

【一三】

宣帝之诏充国曰：“将军不念中国之费，欲以数岁而胜敌，将军，谁不乐此者？”呜呼！此鄙陋之臣以惑庸主而激无穷之害者也。幸充国之坚持而不为动，不然，汉其危矣！

为国者，外患内讧，不得已而用兵。谓之不得已，则不可得而速已矣；谓之不得已，则欲已之，亦惟以不已者已之而已矣。何也？诚不可得而已也，举四海耕三余九之积，用之一隅，民虽劳，亦不得不劳；国虽虚，亦不得不虚。鄙陋之臣，以其称盐数米于炷厨之意计而为国谋，庸主遂信以为忧国者，而害自此生。司农怠于挽输，忌边帅之以军兴相迫，窃敝之有司，畏后事之责，猥胥疲民，一倡百和，鼓其欲速之辞，而害自此成。茫昧徼功之将帅，承朝廷吝惜之指，翹老成之深智沈勇以为耗国毒民，乃进荡平之速效，而害自此烈矣。

充国之至金城也，以神爵元年之六月，其振旅而旋，以二年之五月，持之一年而羌以瓦解，则所云欲以数岁而胜敌者，盖老成熟虑之辞，抑恐事不必速集，而鄙陋之庸臣且执前言以相责耳。非果有数岁之费以病国劳民，显矣。甚矣，国无老臣而庸主陋臣之自误也！惮数岁之劳，遽期事之速效，一蹶不振，数十年兵连祸结而不可解，国果虚，民果困，盗贼从中起，而遂至于亡。以田夫贩豎数米量盐之智，捐天下而陆沈之，哀哉！

【一四】

宣帝重二千石之任，而循吏有余美，龚遂、黄霸、尹翁归、赵广汉、张敞、韩延寿，皆藉藉焉。迹其治之得失，广汉、敞、霸皆任术而托迹于道。广汉、敞以虔矫任刑杀，而霸多伪饰，宽严异，而求名太急之情一也。延寿以礼让养民，庶几于君子之道，而为之已甚者亦饰也。翁归虽察，而执法不烦；龚遂虽细，而治乱以缓；较数子之间，其愈矣乎！要此数子者，唯广汉专乎俗吏之为，而得流俗之誉为最；其余皆缘饰以先王之礼教，而世儒以为汉治近古，职此繇也。

夫流俗之好尚，政教相随之滥；礼文之缘饰，精意易以相蒙；两者各有小著之效，而后先王移风易俗、缘情定礼之令德，永息于天下。救之者其惟简乎，故夫子言南面临民之道，而甚重夫简；以法术之不可任，民誉之不可干，中和涵养之化不可以旦夕求也。

如广汉者，弗足道矣。继广汉而兴，为包拯、海瑞者，尤弗足道矣。至于霸、延寿、翁归，循其迹而为之，何遽不如三代？而或以侈败，或以伪讥，何为其致一时之感歆，反出广汉下乎？虽然，亡其实而犹践其迹，俾先王之显道不绝于天下，以视广汉与敞之所为，犹萑稗与五谷，不可以熟不熟计功也。徧

躁以徇流俗之好恶，效在一时，而害中于人心，数百年而不复，亦烈矣哉！

【一五】

萧望之曰：“恩足以服孝子，谊足以动诸侯，故春秋大士勾之不伐丧。”遂欲辅匈奴之微弱，救其灾患，使贵中国之仁义，亦奚可哉？恩足以服孝子，非可以服夷狄者也；谊足以动诸侯，非可以动夷狄者也。梁武拯侯景于穷归，而死于台城；宋徽结女直于初起，而囚于五国。辅其弱而彊之，彊而弗可制也；救其患而安之，安而不可复摇也。汉之于匈奴，岂晋之于齐、均为昏姻盟会之友邦哉？望之之说春秋也，失之矣。

【一六】

苏威以五教督民而民怨，黄霸以兴化条奏郡国上计而民颂之。盖霸以赏诱吏，而威以罚督民，故恩怨殊焉，而其为治道之蠹，一也。耕者让畔，行者让路，道不拾遗，传记有言之以张大圣人之化者矣；而诗书所载，孔门所述，未尝及焉。故称盛治之民曰“士恚女懂”，言乎其朴诚而不诡于文也。故曰：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。”礼之不可望庶人，犹大夫之不待刑也。圣人之训，炳如日星矣。

孔子没，大义乖，微言绝；诸子之言，激昂好为已甚，殆犹佛、老之徒，侈功德于无边，而天地日月且为之移易也。夫圣人之化，岂期之天下哉？尧有不令之子，舜有不恭之弟，周公有不道之兄，孔子有不朽不雕之弟子，艸野无知，而从容中道于道路，有是理哉？以法制之，以刑束之，以利诱之，民且涂饰以自免；是相率为伪，君子之所恶也。汉之儒者，辞淫而义诡，流及于在位，袭之以为政。霸之邪也，有自来矣。君子之道，如天地之生物，各肖其质而使安其分，斯以为尽人物之性而已矣。

【一七】

耿寿昌“常平”之法，利民之善术也，后世无能行之者，宋人倣之，而遂流为“青苗”。故曰：非法之难，而人之难也。三代封建之天下，诸侯各有其国，其地狭，其民寡，其事简，则欲行“常平”之法也易。然而未尝行者，以生生之计，宽民于有余，民自得节宣焉，不必上之计之也。上计之而民视以为法；视以为法，则惮而不乐于行，而黠者又因缘假借以讎其奸。故三代之制，裕民而使自为计耳。虽提封万井之国，亦不能总计数十年之丰歉而早为之制也。郡县之天下，财赋广，而五方之民情各异，其能以一切之治为治乎？

然则“常平”之制不可行与？曰：“常平”者，利民之善术，何为而不可行也？因其地，酌其民之情，良有司制之，乡之贤士大夫身任而固守之，可以百年而无弊，而非天子所可以齐一天下者也。寿昌行之而利，亦以通河东、上党、太原、弘农之粟于京师而已矣。

【一八】

宣帝临终，属辅政于萧望之，其后望之被谮以死，而天下冤之。夫望之者，固所谓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。望之于宣帝之世，建议屡矣，要皆非人之是，是人之非，矫以与人立异，得非其果得，失非其固失也。匈奴内溃，群臣议灭之，望之则曰：“不当乘乱而幸灾。”呼韩邪入朝，丞相御史欲位之王侯之下，望之则曰：“待以不臣，谦亨之福。”韩延寿良吏也，忌其名而诋其小过以陷之死。丙吉贤相也，则倨慢无礼而以老侮之。且不但已也，出补平原太守，则自陈而请留；试之左冯翊，则谢病而不赴。迹其所为，盖揽权自居，翹人过以必伸，激水火于廷，而怙位以自尊者也。若此者，其怀禄不舍之情，早为小人之所挟持；而拂众矫名，抑为君子所不信。身之不保，而安能保六尺之孤哉！见善若惊，见不善如讎，君子犹谓其量之有涯而不可以任大；况其所谓善者不必善，所谓不善者非不善乎！

宣帝之任之也，将以其经术与？挟经术而行其偏矫之情，以王安石之廉介而祸及天下，而望之益之以侈；抑以其议论与？则华而不实，辩而窒，固君子之所恶也。主父偃、徐乐岂无议论之近正，而望之抑奚以异？盖宣帝之为君也，恃才而喜自用，乐闻人过以示察者也，故于望之有臭味之合焉。以私好而托家国之重，其不倾者鲜矣。

◎元帝

【一】

朋党之兴，始于元帝之世，流风所染，千载不息，士得虚名获实祸，而国受其败，可哀也夫！萧望之、周堪、张猛、刘更生，固雅意欲为君子者也。其攻史高、弘恭、石显，以弼主于正，固君子之道也。夫君子者，岂徒由其道而遂以胜天下之邪哉？君子所乘以匡君而靖国者，蹇蹇之躬，可生可死，可贵可贱，可行非常之事，可定众论之归，而不倚人以为援。若夫进贤以卫主，而公其善于天下，则进之在己，而举措一归之君。且必待之身安交定之余，而不急试之危疑之日。然且避其名而弗居，以使贤士大夫感知遇于吾君，而勉思报礼。身已安，交已定，道已行，小人已远，则善士之进，自拔以其彙，而不肖者不敢饰说以干。于身为君子，于国为大臣，恃此道也。

今萧、周二子者，奉遗诏，秉国政，辅柔弱之主，甫期年耳。元帝浮慕之而未尝知之。使二子果以抑群小、清政本为远图，身任之，以死继之，其孰敢不震叠焉？乃其所为有异是者，郑朋欲附之，望之受之，周堪听之，华龙闻其风而欲附焉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而杨兴、诸葛丰之徒，皆仰望而欲攀倚。以此思之，则此数子者，必县朝廷之禄位以引躁进喜事之人，而望其援

，讼其直以击恭、显。身为大臣，国是不决，乃借资于浮薄之徒，或激或叛，以成不可解之祸。呜呼！四子者，果捐躯以报上，独立不惧，而奚以此闻声附和之宵人为哉？县汲引以诱人，利则从，害则叛，固其常也。况乎风相煽，譌相传，一时之气燄，小民之视听且骇，而况孱主孤立于群小之间乎！

故朋党之兴，必有败类以相附，而貽小人之口实。使为君子者，远爵赏之权，泯交游之迹，不歆便佞之推戴，不假新进以攻排，无瑕可求，孤立自任，则败类恶得而乘之？狄仁杰且以制诸武之凶，李沆终不受梅询、曾致尧之惑，大臣之道，当如此矣。四子而能然也，元帝虽孱，恭、显虽横，亦孰与相激，而令宣帝之业隳于一朝乎？

申屠嘉之困邓通，困之而已；韩魏公之逐内竖，逐之而已；何所藉于群不逞而为之羽翼？司马温公任二苏以抑王安石，而秦观、张耒以狭邪匪人缘之，以忝清流之选，故终绌于绍述之党。杨、左广结台谏以抗魏忠贤，而汪文言以无赖赘郎窃附以召祸。浮薄之徒，一得当于君子，而使酒狂歌、呼卢谑傲以嗣萧艾兰茝之音，其气羶，其燄绿。为君子者，可勿豫戒之哉！

【二】

元帝诏四科举士，即以此第郎官之殿最，一曰质朴，二曰敦厚，三曰逊让，四曰有行。盖孱主佞臣惩萧、周、张、刘之骨鲠，而以柔惰销天下之气节也。自是以后，汉无刚正之士，遂举社稷以奉人，而自诩其敦厚朴让之多福。宣帝曰：“乱我国家者，必太子也。”其言验矣。

虽然，有自来矣。极重必反者，势也。文、景、武、昭之世，贤不肖杂进，而质朴未亡，君子无赫赫之名，而小人亦无难见之恶。气矜如汲黯，名胜如贾谊，人主甚器其材，而终不显。至于逞风采以徼人主之知，动天下之色，如主父偃、徐乐、终军、东方朔，以洎刑名聚敛之臣，皆旋用而旋弃。迨宣帝切于求治，以文法为尚，而天下翕然从之。于是而沽名衔直之士，矫为人所不能以自旌，气燄足以凌人主，而人主厌其苛覈，非但贵戚宦寺之疾之也。魏相以之赤霍氏之族，萧望之以之持丙吉之短，张敞以之攻黄霸之私，势已成乎极重，则其反而相奖以诡随也，天下且乐其易与，而况乎人主之与戚宦哉？

屈伸之理，一彼一此；情伪之迁，一虚一盈。故人主驭天下之人材，不轻示人以好恶而酌道之平，诚慎之也。畏其流而尤畏其反也。

【三】

赵充国持重以破羌，功莫盛矣，二十余年而羌人复反，吾故曰：难乎其为继也。当充国时，求战不得、坐而自困之羌，心灰而不敢竞者阅二十年，而皆已衰老。后起之胡雏，未尝躬受挫抑，将曰：汉但能自守，而不能有加于我，前人无能为而受其困，我别有以制汉而汉穷矣。藉令充国未老，天子终以西

事任之，抑必有锐师以继之于挫折之余，而辛武贤之徒弗能也。外忌充国之功，而内实私幸之以偷安。故冯奉世曰：“守战之备，久废不简，夷狄有轻边吏之心。乡姐骄狂而骤起，实有由来矣。”于是而奉世之决于进讨，功不可泯；韦玄成、郑弘之固陋，罪抑不可掩矣。

羌之初起也，持重以困之而自敝，万全之道也。过此而乡姐踵乱，非先零比矣。一起一败而不能无疑畏焉。已尽之炷，狂焰一熇而膏不给，胜则前，败则降，习先零故事，而无致死之心，是其必当勦除也明甚。故奉世决于大举，合六万人以捣之于初起，盖与充国之策异术而同功。奉世不可师充国之守，充国不可用奉世之攻，因时度敌而善其操纵，其道一也。

夫羌地亘河、湟，南接秦、陇，于长安为肘腋；力虽小而骄之则大，种虽散而使之相并则合；使其得志以逞，非但唐之回纥、宋之元昊已也。迨乎东汉，幸而都雒耳；使都长安，庸臣师玄成、郑弘之说，葺闾以召侮，羌且逼王畿城下而莫惩，汉其亡于羌乎！奉世翦之于始，张奂、段熲夷灭之于后，羌乃不能为中国腹心之患。其后虽姚弋仲之桀雄，不乘刘、石之余而不敢起。垂至于今二千年，秦、陇、河、岷、阶、文之间，严险瓠脱而防闲不设，则二汉之猷远矣。冯奉世首建大议以申天讨，善体充国之意而通其变，民至于今受其赐，非玄成等偷安一时之所能知也。

【四】

贡禹、匡衡之言，其不醇者盖亦鲜矣。禹曰：“天生圣人，盖为万民，非自娱乐而已。”衡曰：“天人之际，精祲有以相汤，善恶有以相推，宜省靡丽、考制度、近忠正、远巧佞，以崇至仁。”又曰：“聪明疏通者，戒于太察；寡闻少见者，戒于壅蔽；勇猛刚彊者，戒于太暴；仁爱温良者，戒于无断；湛静安舒者，戒于后时；广心浩大者，戒于遗忘。”又曰：“婚姻之礼正，然后品物遂而天命正，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，此纲纪之首、王教之端也。”又曰：“圣人动静游燕所亲，物得其序。”又曰：“佞巧之奸，因时而动，圣人慎防其端，禁于未然，不以私恩害公义。”又曰：“正家而天下定矣。”读其文，绎其义，想见其学，非公孙弘、儿宽之勦旧闻而无心得者所及；亦且非韦玄成、薛广德之择焉而不精者所可与匹俦也。

论者谓元帝柔而少断，禹与衡不以为言，而但就帝之长，孜孜以恭谨节俭相奖，为禹、衡之罪，过矣。元帝所以优游不断者，惟其心之不清，几之不慎，而中不适有主也。则其所为恭谨节俭，亦唯其名而无其实。天子之尊富，即省之又省，而以溺其志者尚多。燕间游息之下，史高、石显岂无导侈之为？而特未甚耳。不然，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？由是言之，使无禹、衡之正，称诗、礼精严之旨以防其流，则以帝之柔而益以骄淫，安所得十六年之安，内无寇攘

，而外收绝域之功乎？

君子出所学以事主，与激于时事之非而彊谏之臣异。以谏为道者，攻时之弊，而不恤矫枉之偏。以学事主者，规之以中正之常经，则可正本以达其义类，而裁成刚柔一偏之病；主即不悟，犹可以保其大纲而不乱。故以孔子之圣，告荏弱之哀公，唯规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，而不屑取奔越之祸豫为之防。夫岂不达于时变哉？以道豫立而变自消也。且衡之言曰：“近忠正，远邪佞，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，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。”固已尽元帝之所短，而特不为矫枉之论，导之鸷击耳。夫可喻者，则微言而喻矣；不可喻者，则痛哭流涕以谈而固不喻也。是以君子之言，有体有要，而不诡于大常；补偏救弊之术，二子有所不尚，夫亦犹行君子之道乎！

论者徒见萧望之、周堪之死不以罪，咎元帝而因以咎焉、衡。乃石显之奸恶不及于天下，而海内晏安，则儒者雍容涵养之功，亦岂可诬哉？汉之中亡也，成、哀之奢纵成之，非元帝优柔致之也。又奚可以张焉、孔光之罪罪二子也！

【五】

邪说之行于天下，必托于君子之道。释氏之言心性，亦君子之言也；老氏之言道德，亦君子之言也；天下以其为君子之雅言，遂谓其有当于治与道而信之。故六经之支说，皆以破道而有余，焦延寿、京房之于易是已。

易乾、坤之策三百六十，当期之日，取其象之一端大略而言也。屯、蒙以下之策，老少杂而非三百六十者多矣。期之日三百六十有五而有余分，不尽如乾、坤之策也。圣人观天地人物之变而达其会通，以为是肖其大纲耳；亦犹二篇之策万一千五百二十以象万物，而物固不可以万计也。故曰：“神无方而易无体”“周流六虚，不可为典要。”二子者，乃欲限六十四卦之爻以各当一日，无以处余四卦，不得已而以震、兑、坎、离居分至之位。则不知二分二至在六十卦之外而为之纲维邪？抑二分二至一日而二卦以异于余卦邪？东震、西兑、南离、北坎者，位也；二分二至之日，时也。时经而位纬，二子取而错乱之也何居？故延寿者，筮史日者之流，以小术测阴阳之迹，似不足以知天化而敍治理。房是之学，乃敢以与人宗社哉？

其为术也，立典要以为方体，于是而有八宫世应之说。抑自乾至剥而穷，又不得已而措晋、大有于其末。垂至于今，鬻技之卜师，相因以断吉凶之大故，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理，徒以惑民而徼幸。然则延寿与房，虽欲辞为妖妄之魁也而不得。何也？非天理之自然，则皆妖也。房以是欲与石显、五鹿充宗竞贞邪于天人之际，吾未见妖之足胜邪也。邪者获罪于人，妖者获罪于天，妖尤烈矣。

或曰：房之按日以候气，分卦以征事，所言者亦与当时之得失祸福合，何也？曰：石显之邪，而君德以昏，国是以乱，众耳众目具知之矣。事既已然，取而求其所以然者，而实固非也。势已成，形已见，谓天之象数亦然，亦恶从而辨之？故日月之有灾眚，岁时之有水旱，禽虫艸木之有妖，人民之有疴疹，山川之有崩沸，吾知其不祥；而有国者弗可不恐惧以修省耳。铄纍而分之，刻画而求之，幸而弋获之妖人，以是取显名、致厚利而惑天下；王制所谓“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，杀。”其宜膺天刑久矣。房内挟此以与邪臣竞，自杀其躯而邪益张，宜矣哉！何也？托君子之道，诬圣人之教，矫造化之神，三者皆获罪于天而不可逭者也。

【六】

京房考课之法，迂谬而不可举行；即使偶试而效焉，其不可也固然。何也？法者，非一时、非一人、非一地者也。房曰：“末世以毁誉取人，故功业废而致灾异。”毁誉之不当者多也，然而天下之公论存焉。虽甚拂人之性，亦不能谓尧暴而跖仁也。舍此而一以功业程之，此中、韩之陋术，而益之以拘迫，不肖者涂饰治具以文其贪庸；不逮，则鞭策下吏、桎梏民庶以副其期会，灾不在天，异不在物，而民已穷、国已敝矣。

先后异时也，文质相救而互以相成，一人之身，老少异状，况天下乎？刚柔异人也，不及者不可强，有余者不可裁，清任各有当，而欲执其中，则交困也。南北异地也，以北之役役南人，而南人之脆者死；以南之赋赋北土，而北土之瘠也尽；以南之文责北士，则学校日劳鞭扑；以北之武任南兵，则边疆不救危亡。其间损乃以益，杀乃以生，简乃以备，一视为吏者居心之仁暴、忧国之诚伪。而唯考课其一切之功能，此王莽所以乱天下者，房为之开先矣。塾师之教童子也有定课，而童子益愚；耕夫之馭牛也有定程，而牛以敝。梏四海九州疆智柔和于房一人之意见，截鹤脰以续鳧，其不亡也何待焉？

盖房之为术，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，天地之化，且受其割裂，圣人之教，且恣其削补。道无不圆也，而房无不方，大乱之道也，侮五行而楛二仪者也。郑弘、周堪从而善之，元帝欲试行之，盖其补缀排设之淫辞有以熒之尔。取天地人物、古今王霸、学术治功，断其长，擢其短，令整齐瓜分如弈者之局、厨人之订也，此愚所以闻邵子之言而疑也，而况房哉！

【七】

汉之亡。非元帝之咎也，帝弱而寡断，然而无所伤于天下，石显仅逞于异己，而恶不及于民，国之元气未斲焉。故曰：非元帝之咎也。王氏，元后之族也，王凤为大将军录尚书事，为篡弑之阶。然非元帝之宠后族而早任之，帝崩，成帝乃假凤以大权，而帝无遗命。故曰：非元帝之咎也。虽然，其所自来

，抑岂非元帝隐伏之咎肇于不测哉？帝以成帝耽燕乐为不能胜大位，而欲立山阳王，识之早也。重易国储，闻史丹之谏而止，亦正也。然知成帝之不克负荷，而不择贤臣以辅正之，幸傅昭仪而迟回于山阳，遭重疾而忽忽不定，闻史丹之谏，知命之已促，而徒有善辅之言，无托孤之遗命，以听哲妇孺子之自求亲信，而王凤进矣。

成帝之在东宫也，既为元帝之所憎而孤危甚，摇摇于废立之间者将十年。匡衡、史丹亦但以大义规元帝，而非必与成帝为腹心。所窃窃然忧、翕翕然私语而计者，徒王凤耳。元后宠衰，而忧祸之及，所与窃窃然忧、翕翕然私语而计者，亦凤兄弟耳。人情出危险之中而思故时之同患者，未有不深信而厚倚之。故成帝一立，而顾瞻在廷，无有如凤之亲己者，岂复忧他日之攘己乎？呜呼！于是而知叔孙舍之不赏私劳以杀豎牛，卓乎其不可及已。

天位者，天所位也；人君者，人所归也。为主器之长子，膺祖宗之德泽，非窃非夺，天人所不能违；而翕訾以相保，响沫以相怜，私忧过计，贪天功为己力，此其人亦何足任而戴之不忘乎？唐玄宗知张说之奸，怀其潜邸之恩而不能远，以召均、瓘之逆；况杨复恭之以家奴而门生天子乎？呜呼！自非攘功擅权之小人，孰敢以大宝之攸归自任为己绩者？赵汝愚不欲行内禅之赏，可法也，而犹存其迹也；丙吉护宣帝于狱而终不自白，故能相天子以成中兴之业。然则汉文却周勃之私言，世庙罢新都之政柄，不得谓之刻覈而寡恩；成帝之碌碌，何足以语此哉！元帝不能顾命史丹，而使凤得以私劳惑庸主，亦其暱爱山阳而愤然不恤之咎与！故曰：隐伏之咎，肇于不测也。卷五

◎成帝

【一】

读杜钦进谏之章，与其奏记王凤之书，及论王章之事，竟以王氏之篡，归祸始于钦之党奸，非平情之论也。成帝之无道也，足以亡国。王凤初起，犹修饰而有类于社稷之臣；其视张放、淳于长、史育之导欲以宣淫者，不若也。五侯之专，莽之篡，岂钦之所能前知哉？士志于有为，而际昏庸之主，思有所造于国家，不得自达于上，不获已而见大臣之可与言者，因之以效“纳约自牖”，而“遇主于巷”，所谓救失火而不暇问主人者也。故以陈蕃之刚正，而依窦武以行其志，能早知自别以远嫌者鲜矣。至于凤已成乎专偏，心知其误，而卒不能自拔，钦固有无可如何者，而其情亦可愍矣。

故君子之爱身也，甚于爱天下；忘身以忧天下，则祸未发于天下而先伏于吾之所忧也。外戚也，宦寺也，女主也，夷狄也，一失其身，虽有扶危定倾之雅志，不得自救其陷溺；未有身自溺而能拯人之溺者也。孔子行乎季孙而鲁几治，非孔子固弗敢也。圣人之大用，中材所不敢效也。虽然，圣人岂有不测之

术哉？齐人服，郈、费堕，季斯一受女乐，而即决于行，无所凝滞，而必不与之推移。则一旦释然忘前此之功业，而逌然以去，无他，纯乎道而无私焉耳。圣人不可学而可学者，此也。凤之专，王氏之盛，成帝之终不足与有为，威福下移，形势已成，钦胡为其荏苒而不去也？能去则去，虽因季斯而不损其圣。事已不可，而尚惜其位，则钦虽持义之正，而不免于党奸。虽然，若钦者，固未易言去也；谏凤不听而去之，且无名而为其所忌，故非圣人不能去，不能去而可不早慎择所从哉？君子度德以自处。女主也，外戚也，宦寺也，夷狄也，即可与有为，而必远之夙，人道之大戒也。贾捐之、杨兴、崔浩、娄师德、张说、许衡，一失其身，而后世之讥评，无为之原情以贷者，皆钦之类也。可勿戒乎！

【二】

亡西汉者，元后之罪通于天矣。论者徒见其吝玺不予、流涕汉庙、用汉伏腊而怜之，妇人小不忍之仁，恶足以盖其亡汉之大愆哉！今有杀人者，流涕袒免而抚其尸曰：吾弗忍也，而孰听之？

汉惩吕氏之祸，不举国柄而授之外戚久矣。霍氏之持权，武帝拔霍光于下僚，与降胡厖吏等，非缘后族也；其既也，则以废闇立明安社稷之功也。宣帝之于史氏，元帝之于许氏，以恩泽侯而已矣。成帝年已二十，元帝未有属王氏之遗命焉；王凤起自卫尉，一旦而持天下之柄，孰为之邪？五侯并日而封，杨兴、驷胜争之而不得；苟参以异父弟强成帝以封侯，帝不听，而犹宠以侍中；刘向谏而不听，王章争而见杀，垂涕不食，以激成帝之诛章；刘向抗疏不已，成帝欢息悲伤，卒受制而不能决。凤死而音代，音死而商代，商死而根代，根死而莽代，一以世及之法取汉之天下，而使相嗣以兴，非后之内主于宫中，亦岂能蔓引绵延之如此哉？

且夫王氏之横，未尝不可扑也。成帝察其奢僭不轨，而音、商、立、根藉稟负斧钺以待罪；王立结淳于长之奸露，成帝下有司按治，而立杀其子以灭口；计其为人，非能险鸷于吕之产、禄，武之三思、懿宗也。乃吕氏私其族而终以国事付平、勃，武氏私其姪而终以国事付狄、娄，元后则笼刘氏之宗社于其鞶帨，而以授之私亲。逮乎哀帝之立，姑退莽以胁哀帝，而盍在廷之心，纵董贤之不逞，乘其败以进莽，使恣行其鸩主之毒，晏然处之而不一诘。摄则使之摄矣，假则使之假矣，岂徒莽之奸足以恣行无忌哉？老妖不死，日蚀月齧，以殄汉而必亡之，久矣。故曰：罪通于天也。

妇人之道柔道也，反其德而为刚，虽恶易折。大畜之五曰：“豮豕之牙，吉。”豮豕，豕之无牙也，而吕、武以之，周勃、狄仁杰豮之而吉矣。姤之初曰：“羸豕孚蹢躅。”羸云者，不壮而柔者也，以柔而结人心者也，而蹢躅之凶

不可禁，元后以之，虽刘向痛哭以陈言，成帝悲伤而惧祸，而无如后之涕泣者何也！莽已篡，汉已灭，姑以一滴逃天下后世之诛，而谁信之？不然，莽之毒，无有于其子，后果有思汉之心，莽其能戴之没世而生荣死哀以相报哉？女祸之烈，莫如王氏，而论者犹宽之，躅躅之乎，且以孚后世而免于史氏之诛，亦险矣哉！

【三】

成、哀之世，天地宗庙之祀倏废倏兴，以儿嬉而玩鬼神甚矣。其废而复兴也，或以天子之病，或以继嗣之不立，小人徼福之术，固不足道。其废也，始于贡禹而成于匡衡，所持者，三代之典礼也。宗庙远，有毁而无立者，义也；诚所不至，不敢黜焉，义所以尽仁也。儒者之言礼，文而已矣；以文而毁，犹之乎以文而立。夫汉之嗣君，于其所不废之祀而能以诚格之乎？执是以论，举凡天地祖宗之祀皆可毁矣，而何但七世以上兴五畝之郊也？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宫室之侈，妃嫔之众，服膳之奢，乐之淫，刑之滥，官之冗，赋之重，一能汰其所余以合于三代，而后议郊庙之毁，未晚也。

且三代之靳祀于七世，岂徒然乎？抑创法者，自开国之君守约以待子孙之易尽其情而无伪，非祖宗立之而后王毁之也。自汉以降，百为不师古，礼乐之精意泯焉；而独于祧庙致严于祖宗之废兴，何其徇末而斲其本也？况古之祧也，于大禘而合食，则虽废而不忘。后世无禘而徒祧，几于忘其所自出。然则废五畝以伸上帝之孤尊，古之可法者也。制以七世而毁庙，古之未可遽法者也。君子之言礼，非但以其文也。

【四】

进言者极其辞，而必有所避就，非但以远嫌而杜小人之口实也，道存焉矣。嫌已远而小人无闲以指摘，则君之听不荧，而言乃为功于宗社。刘向忧王氏之势盛而移汉，见之远，虑之切，向死而汉亡，所系亦大矣哉！而于进言有未得者，故成帝虽感，而终不能庸，小人之党，且有挟以上摇主听而下惑人心。

其言曰：“王氏、刘氏且不并立，宜接近宗室。”斯岂向所宜言者乎？以事言之，刘氏之贤，无有踰于向者，枢筦之任，不归王氏必归向矣，未有斥人之奸而自任者也。且刘氏、王氏岂颡颡而并论以争衰王者。颡颡而并论，妇人勃谿之说也；且假之以颡颡之名而王氏张。彼将曰：天下非彼则我也。况乎吕氏之祸，与吴、楚、淮南、燕、广陵互相盈虚，则外戚反唇而相讥，岂患无辞哉？以道言之，选贤任能以匡扶社稷者，天下之公也。尧之举禹、皋，禹之任稷、契，汤之托伊尹，高宗之立傅说，文王之任闳、散，皆非懿亲也。周道亲亲，而周、召以庸，管、蔡以诛；师尚父，邑姜之父，且以佐夔伐而位太师。王氏诚不可任，博求之天下，岂繄无贤；而必曰接近宗室，举大义而私之一家

，又岂五帝三王之道哉？

向于是而失言矣。以为独任，则不可有自请之情：以为博选宗室之贤，则歆之党逆，向且不能保之于子，而况他乎？成帝悟而不终，羣姦闻而不惮，未必非向之言有以召之也。故进言者，匪道是循，徒以致寇，而可不慎哉！

【五】

汉诸王之以禽兽行废者不一，汉廷无有能据道以处此者，而谷永能言之。其曰：“帝王不窥人私，而春秋为尊者讳。”此义行，迄乎东汉，秽德不章。永之言，其利溥矣。夫人之有耻，自耻者也；耻心荡而刑杀不能止，故知刑杀者，非可以善风俗、已祸乱者也。汉之于此，既无家法以正之于先，而纵苛察之吏、告讦之小人、扬之于后。无他，忌侯王之疆，日思翦艾以图安，而孰夸膏粱，卒投于阱而无从辨。呜呼！甚如是矣，恶得不拱手而授之贼臣哉？以刑制淫而固不可制，假暗昧以锄彊而只以自弱。谷永者，王氏之私人也，而虑能及此，故知永者，附权臣非有移鼎之心，宠利未忘，规一时之进取而已。汉能用之，亦何遽不为赞治之臣乎？

【六】

老之戒在得，至于老而所需于天下者微矣，得奚足以乱其心哉？子孙之情长，而道义之气馁，引子孙之得为已得，于是濒死而不忘。张禹之初，与王根毕也，犹有生人之气也；虑及子孙，而行尸走肉，遂祸人之宗社，冒万世之羞，朱云欲以齿剑而不惭。夫人为不善而贻怨于子孙，诚不可为也；身之无过，质之鬼神而不疚，则亦奚患哉？且夫祸福亦何常之有，假令王氏早败，而按同恶之诛，禹之子孙，又能保其富贵乎？故祸福者，天也；失得者，人也；老而忧子孙，引天之吉凶以私之没世，其愚不可疗矣。成帝不辑折槛以旌朱云，则所以待禹者亦可知矣。禹且不自保，而况其子孙？

【七】

谷永非杜钦之比也，永虽无党王篡汉之远图，而资王氏以荣宠，因为之羽翼焉，与钦之误合于小人、欲悔而不能也，其情毕矣。顾于此得人君听言之道焉。永，王氏之私人也，其心，王氏之心也；若其言，则固成帝膏肓之药石，可以起汉于死而生之也。夫王氏之固结而不解，帝忌之而不能黜，岂非以躬耽淫侈，畏昌邑之罚；而内护赵、李，外庇张放、淳于长之私心，有所怵缩，而倒授以权哉？宠骄妒之妾，饮食倖臣之家，加赋重敛以縱游，而失百姓之心，是持宗社以遗人之道也。使帝感永之言，悔过自艾，正己齐家而忧社稷，贤臣进，庶务理，民情悦以戴汉而不忘；权奸之谋自日以寝，而岂必诛戮放废以伤母氏之心乎？故曰：“君子不以人废言。”永之谏不行，虽忘躯忧国之臣与奸贼争死生而无救于祸败。则读永书者，勿问其心可也。

【八】

何武欲分宰相之权而建三公，自成帝垂及东汉，行之二百余年，至曹操而始革。丞相，秦官也；三公，殷、周之制也。古者合文武为一涂，故分论道之职为三；秦以相治吏，以尉治兵，文武分，而合三公之官于一相。汉置相，而阃政专归于大将军，承秦之分，而相无戎政之权，大将军总经纬之任。故何武有戒心焉，分置三公，以大司马参司空、司徒之闲，冀以分王氏之权。乃名乍易而实不可更，莽之终以大司马篡也，亦其流极重而不可挽也。然而武之法行之终代而不易者，以防微杜渐之术，固人主之所乐用也。

若以古今之通势而言之，则三代以后，文与武固不可合矣，犹田之不可复井，刑之不可复肉矣。殷、周之有天下也以戎功，其相天子者皆将帅。伊尹、周公，始皆六军之长也。以将帅任国政，武为尚而特缘饰之以文；是取武臣而文之，非取文臣而武之也。列国之卿，各以军帅为执政，敦诗书，说礼乐，文之于既武之后，秉周制也。所以必然者，三代寓兵于农，兵不悍，而治民之吏即可以治兵。其折冲而敌忤者，一彼一此，疆场之事，甲未释而币玉通，非有犷夷大盗争存亡于锋刃之下者也。而秦、汉以下不然，则欲以三公制封疆原野之生死，孰胜其任而国不为之敝哉？则汉初之分丞相将军为两涂，事随势迁，而法必变。遵何武之说，不足以治郡县之天下固矣。特汉初之专大政以大将军，而丞相仅承其意指，如田千秋、杨敞、韦玄成、匡衡，名为公辅，奉权臣以行法，则授天下于外戚武臣之手，而祸必滋。故武之说，可以救一时之欹重，而惜乎其言之晚也！相不可分也，将相不可合也，汉以后之天下，以汉以后之法治之，子曰：“所损益，可知也。”

【九】

成、哀之世，所可任为大臣者，王嘉而已矣。师丹之视翟方进，寻丈之闲耳，皆以其身试权奸之好恶而不能出其樊笼，即有所欲言，而必资以自达也。师丹之劾董弘，何武之援王莽，屈于时之所尚，而不得不为之羽翼。无他，王、傅二女主交相起伏，汉已无君与大臣久矣。方进之附淳于长也，欲与王氏忤，而长固王后之姊子也；长之不类，尤出诸王之上，资之以与诸王抗，而方进之欲不死也奚能？荧惑之变，驾言移祸于宰相，王氏之嫉也深，虽微荧惑，方进其能免乎？武与丹浮沈于积阴之闲，一彼一此，小有所效，而俱为女主效妒媚之功，其不被显戮，幸尔。

呜呼！至于成、哀之季而无可为矣、君子慎所趋以自全，辞大位而不居，其庶几乎！一受其事，则非如王嘉之必死以自靖，而负咎于天人也，必不可浣。庄生曰：“游羿之毂中。”谓此时也。游其毂中而死焉，君子之徒也；游其毂中而免焉，小人之徒也；游其毂中，避死而得死焉，刑戮之民也。慎之！

◎哀帝

【一】

人之能为大不韪者，非其能无所惧也，唯其能无所耻也。故血气之勇不可任，而犹可器使；唯无所耻者，国家用之而必亡。成帝欲用孔光为丞相，刻侯印书赞而帝崩，是日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，汲汲然惟恐缓而改图，一如乞者之于墦间，唯恐其馐之不余，而遽长跽以请也。张放者，幸臣也，帝崩，且思慕哭泣而死，而光矫凶为吉，犯天下之恶怒；然且卒无恶怒之者，光岂能不惧哉？冥然无耻，而人固容之也。

始为廷尉，则承王莽之指，鸩杀许后，若无所惧也，而实无可惧也；莽为内主，天下无有难之者也。既则议为傅太后筑别宫，力请逐傅迁归故郡，抗定陶王之议，夺其立庙京师，若无所惧也，而非无所惧也；内主有人，群臣相保，故师丹获不测之祸，而光自若也。耻心荡然，而可清可浊，无不可为，以得宠而避辱。王嘉濒死，犹对狱吏曰：“贤孔光而不能进。”亦恶知光之潜其迷国罔上，陷嘉于死，机深不测也哉？而嘉云然者，其两端诡合以诱嘉，抑可知已。

拜谒迎送、执臣主之礼于董贤者，光也；莽既乘权，去贤如敝屣者，光也；拱手以天下授之贼臣，幸早死而不与佐命之赏者，光也；莽既诛，犹无有声言其恶以殄其世者，光也。呜呼！人苟自尽丧其耻，则弑父与君而罪不及，亦险矣哉！有国者不辨之于早，徒忌鸷悍之疆臣，而容厚颜之鄙夫，国未有不丧者也。故管子曰：廉耻，国之维也。

【二】

限田之说，董仲舒言之武帝之世，尚可行也，而不可久。师丹乃欲试之哀帝垂亡之日，卒以成王莽之妖妄，而终不可行。武帝之世可行者，去三代未远，天下怨秦之破法毒民而幸改以复古；且豪彊之兼并者犹未盛，而盘据之情尚浅；然不可久者，暂行之而弱者终不能有其田，彊者终不能禁其兼也。至于哀帝之世，积习已久，彊者怙之，而弱者亦且安之矣；必欲限之，徒以扰之而已矣。

治天下以道，未闻以法也。道也者，导之也，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。封建之天下，天子仅有其千里之畿，且县内之卿士大夫分以为禄田也；诸侯仅有其国也，且大夫士分以为禄田也；大夫仅有其采邑，且家臣还食其中也；士仅有代耕之禄也，则农民亦有其百亩也；皆相若也。天子不独富，农民不独贫，相倣相差而各守其畴。其富者必其贵者也，且非能自富，而受之天子、受之先祖者也。上以各足之道导天下，而天下安之。降及于秦，封建废而富贵擅于一人。其擅之也，以智力屈天下也。智力屈天下而擅天下，智力屈一郡而擅一

郡，智力屈一乡而擅一乡，莫之教而心自生、习自成；乃欲芟夷天下之智力，均之于柔愚，而独自擅于九州之上，虽日杀戮而只以益怨，疆豪且诡激以胁愚柔之小民而使困于田。于是限之而可行也，则天下可徒以一切之法治，而王莽之化速于尧、舜矣。

限也者，均也；均也者，公也。天子无大公之德以立于人上，独灭裂小民而使之公，是仁义中正为帝王桎梏天下之具，而躬行藏恕为迂远之过计矣。况乎赋役繁，有司酷，里胥横，后世愿朴之农民，得田而如重祸之加乎身，则疆豪之十取其五而奴隶耕者，农民且甘心焉。所谓“上失其道民散久矣”者也。轻其役，薄其赋，惩有司之贪，宽司农之考，民不畏有田，而疆豪无挟以相并，则不待限而兼并自有所止。若窳惰之民，有田而不能自业，以归于力有余者，则斯人之自取，虽圣人亦无如之何也。

【三】

成、哀之世，汉岂复有君臣哉！妇人而已矣。彭宣、何武、唐林，皆所谓铮铮者也，而所争者，仅一传喜之去留而已。哀帝之初，傅氏与王氏争而傅氏胜；哀帝之亡，王氏与傅氏争而王氏胜。胜者乘权，而不胜者愤；二氏之荣枯，举朝野而相激以相讼，悲夫！

当傅迁之倾邪，而推喜以抑迁，亦何异乎王根、王立之骄横而推莽邪？其言曰：“喜，傅氏贤子，议论不合而退，百寮莫不恨之。”傅氏之贤子，何当于天下之安危、刘宗之存亡，而百寮何所容其恨？又何异乎王莽、王仁之就国，而天下多冤王氏者。傅喜幸而未败尔。莽之废，吏民叩阙而讼冤，贤良对策而交奖，伪谦所诱，人心翕归，而贤者不免，且较喜而弥甚。喜之贤，其孰信之？以四海之大，岂繄无人可托孤寄命者，唯区区王、傅二姬之爱憎是争。呜呼！率天下而奔走于闺房之频笑，流俗之潮流而不反如是哉！

故圣王之治，以正俗为先，以辨男女内外之分为本。权移于妇人，而天下沈迷而莫能自拔，孰为为之而至此极！元后之阴狡，成帝之昏愚，岂徒召汉室之亡哉？数十年中原无丈夫之气，而王莽之乱，暴骨如山矣。

【四】

历成、哀、平之三季，环朝野而如狂，所仅能言人之言者，一李寻而已，其他皆所谓人头畜鸣也。寻推阴阳动静之义，昌言母后之不宜与政，岂徒以象数征吉凶哉？天地之经，治乱之理，人道之别于禽兽者，在此也。妇人司动而阴乘阳，阳从阴，履霜而冰坚，豕孚而蹢躅。天下有之，天下必亡；国有之，国必破；家有之，家必倾。父子、君臣、兄弟、朋友之伦，以之而泯；厚生、正德、利用之道，以之而蔑。故曰：寻之言，言人之言，而别于禽兽也。妇者，所畜也；母者，所养也；失其道，则母之祸亦烈矣，岂徒妇哉？

夫国有君子，国可不亡。寻昌言之无诛，而不能救汉之亡，又何也？寻非其人也。阴之干阳，其变非一。女子之干丈夫也，鬼之干人也，皆阴之干阳也。寻知乾之刚、阴之静矣，鬼亦阴也，静以听治于人者也。顾其识不及此，听甘忠可、夏贺良之邪说，惑上以妖，终以贬死燉煌，为天下笑；则亦以阴干阳，等于妇人之煽处尔。载鬼一车，而欲惩负涂之豕，奚其可？故阴阳动静之理大矣，其变繁矣，其辨严矣。立人之道以匡扶世教，无一而可苟焉者也。

【五】

治河之策，贾让为千古之龟监，而平当之数言决矣。当言“经义有决河深川，而无隄防壅塞之文”。此鯀所以殛，禹所以兴，而以尧、舜之圣，不能与横流之水争胜者也。让言“古之立国者，必遗川泽之分，度水势所不及”。殷所以世有河患，而盘庚奋然依山以避灾，无他，唯无总于货宝而已。细人之情，怙田庐之利，贪濒河之土，动天下以从其欲，貽沈没于子孙，而偷享其利，既古今之通弊矣。而后世之谋臣，要君劳民以隄塞逆五行之敍者，其不肖之情有二焉：其所谓贤者，竭民力，积一篲以障滔天而暂遏之，濒河之民，且歌谣而祷祀焉，遂以功显于廷，名溢于野，故好事者踵起以尝试而不绝。其不肖者，则公帑之出纳，浩烦而无稽，易为侵牟；民夫之赁佣，乘威以指使，而乾没任意；享其利而利其灾，河滨之士大夫与其愚民及其奸胥，交起以赞之，为危词痛哭以动上听。宜乎自汉以来，千五百年，奔走天下于河，言满公车，牍满故府，疲豫、兗、徐三州之民，供一河之溪壑，而一旦溃败，胥为鱼鼈，而但咎隄塞之不固也。可悲矣夫！

古今之异者，南北之殊流耳，其理势则一也。繇让之言而推其利病之原，非河之病民，而民之就河贪利以触其害耳。贪退滩之壤，民有其土而国有其赋，锋端之蜜截舌，而甘之者不恤也。使能通百年之算，念天下之广，犹是民也，徙之而于国无伤，其愈于隄塞疲役之贫劳困毙与溃决之漂荡淹溺也，孰为利害哉？数千年而不出鯀之覆辙，君不明，而贪功嗜利之臣民，积习而不可破，平当之言，贾让之策，县巨烛于广廷，而昧者犹擿埴以趋也；不亦悲乎！

【六】

谷永请讳诸侯王之兽行，以全人道之耻，议之正者也；耿育请擒赵昭仪杀皇子之恶，以隐成帝之惑，议之不正者也；二说相似而贞邪分，精义以立法，不可不辨。永之正者，凯风之不怨也；育之不正者，小弁之怨也。淫妒之嬖妾，操刃以绝祖宗之胤胄，而曲为之覆，天子之子，不死于妖嬖者，其余几何哉！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，故书“文姜逊于齐”、“哀姜逊于邾”，以昭大义，而不以逐母为嫌。昭仪之恶，宗庙所不容，况非嫡后君母，而可纵之乎？

甚哉，育之言諄也，曰“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，废后宫就馆之渐，绝微

嗣以致位”。是成帝戕父子之恩以为未然之迂图，其孰信之？育若曰“昭仪不杀皇子，则哀帝不得而立”，以蛊帝心而纵妖嬖。是哀帝本不与于篡弑之谋，而育陷之使入也。春秋严党贼之诛，哀帝不能免，而育之罪不可逭矣。解光问罪之爰书不伸，赵氏宫官之大罚不正，宫闱肆毒于社稷而莫之问，故元后党王莽以弑平帝、废孺子、而无所顾忌。胡三省者，乃谓其合春秋“为尊者讳”之义。邪说张，而贾继春资之以讎其庇李选侍之奸。清议不明，非一时一事之臧否已也。

【七】

鲍宣七亡七死之章，陈汉必亡之券以儆哀帝，正本之论也。王莽之奸奸而愚，非有操、懿之才，其于国又未有刘裕之功，轻移于衽席之上而莫之禁，莽其何以得此哉？唯民心先溃于死亡，而莽以私恩市之也。藉非成帝之耽女宠，哀帝之暱顽童，纵其鬻吏贼民而蛊民以寇攘，莽亦上官桀、霍禹之续尔，而汉祚奚其亡？

张放、淳于长，王氏之先驱也；傅迁、董贤，王氏之劝驾也；曹爽、何晏，司马懿之嚆矢也；李林甫、杨国忠，安禄山之前茅也；蔡京、童贯、史弥远、贾似道，女直、蒙古之侏鬼也；而非君之溺于宠乐以忘民之死也不成。不然，孔光、扬雄之流，亦尝与闻名教；而宗室群臣以及四海之民，岂遽能以片饵诱婴克而辄弃其母乎？故宣陈亟救死亡之言，知探本矣，愈于刘向之欲挽横流而堙诸其下也。

虽然，宣之言犹有病焉，后世言事之臣，增闇主之疑而授奸臣以倾妒之口实，皆此繇也。宣言：“慎选举，大委任，以儆官邪，而免民于死亡。”是矣。勿亦姑言贤者之当任，以听人主之自择，待有问焉，而后可臚列傅喜、何武、孔光、彭宣、龚胜之贤以告，未晚也。今乃不然，若天子之左右一唯其所建置，而君不得以司取舍之权，众不得以参畴咨之议，则偏上有嫌，而朋党之谤兴。且喜、武诸人皆大臣也，自不能邀人主之知而安其位，宣能以疏远片言取必于同昏之廷乎？知不可得而故言之，授奸人以背憎之资，石介遇明主而激党祸，况庸君佞倖权奸交乱之天下哉！进言者不知其道，徒以得后世之称而无益于时，皆此一时之气矜为之也。又况宣所称者，龚胜而外，吾未见有大臣之操焉。孔光巨奸而与于清流，宣失言矣。盈廷之士气，汉室之孤忠，唯一王嘉，而不能讼其屈抑。然则鲍宣者，亦一时气激之士，而未足以胜匡主庇民之任者乎！

【八】

易曰：“伏戎于莽，三岁不兴。”不兴者，虑其兴之辞也。三岁而不兴，逮其兴而燎原之焰发于俄顷矣。哀帝崩，元后一闻之，即日驾之未央宫，驰

召王莽，诏诸发兵符节、百官奏事、中黄门、期门兵、皆属莽。此高帝驰入赵壁夺韩信、张耳军之威权，后以一老嫗断然行之，雷迅风烈而无疑畏；其提攜刘氏之天下授之王氏，在指顾之闲耳。非伏之三岁，爪牙具而羽翼成，安能尔哉？

甚矣，悍妇之威，英雄所不能决，帝王所不能持，而指麾轻于鸿毛，至此极也！司马懿之杀曹爽，刘裕之克刘毅，朱温之争李克用，大声疾呼、深虑阴谋、頰颜流汗、喋血以争而仅得者，元后偃息谈笑而坐收之。故莽有伏戎藏于平芜蔓艸之中，无有险阻之形而不可测也。三岁伏而一旦兴，有国者可不戒哉！

【九】

何武以忤王莽而死，可以为社稷之臣乎？未也。武与公孙禄谋云：“吕、霍、上官几危社稷，不宜外戚大臣持权。”此汉室存亡之纽也。乃当其时，内而元后为伏莽之戎，外而孔光为翼戴之奸，武仅以孤立之势扑始然之火，既处于不敌之数矣。国之安危，身之生死，徒藉于一言，而言非可恃也，所恃者浩然之气胜之耳。公孙禄岂可终保者哉？而与之更相称说，武举禄，禄即举武，标榜以示私，授巨奸以朋党之讥，则气先馁而恶足以胜之！禄惟诡随，乃以幸免；武不欲为禄之诡随矣，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。心不可质鬼神，道不可服小人，出没于宠辱之中，而欲援已倾之天下，以水溅沸膏，欲息其燄而燄愈烈，非直亡身，国因以丧，悲夫！

【一〇】

平当、彭宣皆见称于班固，宣未可与当并论也。当临受侯封，卧病不起以固辞之，知世不可为，郁邑以死，可谓知耻矣。当之在位，丁、傅持权，而史称帝虽宠任丁、傅，而政自己出，异于王氏；则当逡巡以死，而不忝无实之封，于自守之道未失也。若宣者，位司空为汉室辅，王莽杀两后，诛异己，腹心爪牙交布朝廷，而元后为国贼之内主，此正宣肝脑涂地、激天下忠烈之气、以救一线之危者，而为全躯、保妻子之谋，谢不能以引退，尚足为人臣子乎？龚胜、邴汉且犹在梅福之下，所任异也，而况宣位三公之重哉？宣者，与董贤、孔光并居台辅而不慙者也，其生平可知矣。班固曰：“见险而止。”率天下以疾视君父之死亡而不恤，必此言夫！

◎平帝

【一】

元寿二年六月，哀帝崩，明年正月，益州贡白雉，群臣陈莽功德，号安汉公，天下即移于莽。以全盛无缺之天下，未浹岁而迁，何其速也！上有闇主而未即亡，故桓、灵相踵而不绝；下有权奸而未即亡，故曹操终于魏王；司马懿

杀曹爽、夺魏权，历师、昭迄炎而始篡天下者，待一人以安危，而一人又待天下以兴废者也。唯至于天下之风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，国家之势，乃如大隄之决，不终日溃以无余。故莽之篡如其速者，合天下奉之以篡，莽且不自意其能然，而早已然也。

莽之初起，人即仰之矣；折于丁、傅，而讼之者满公车矣；元后拔之废置之中，而天下翕然戴之矣。固不知莽之何以得此于天下，而天下糜烂而无余，如疫疠之中人，无能免也。环四海以狂奔，汨滥滔天，而孰从挽之哉？夫失天下之人心者，成、哀之淫悖为之，而蛊天下之风俗者不在此。宣、元之季，士大夫以鄙夫之心，挟儒术以饰其贪顽。故莽自以为周公，则周公矣；自以为舜，则舜矣；周公矣，舜矣，无惑乎其相鹜如狂而戴之也。

当伪之初起也，匡衡、贡禹不度德，不相时，舍本逐末，兴明堂辟雍，仿周官饰学校于衰淫之世；孔光继起为伪之魁，而刘歆诸人鼓吹以播其淫响。而且经术之变，溢为五行灾祥之说；阳九百六之数，易姓受命之符，甘忠可虽死而言传，天下翕然信天命而废人事，乃至走传王母之筹而禁不能止。故莽可以白雉、黄龙、哀章铜匱惑天下，而愚民畏天以媚莽。则刘向实为之俑，而京房、李寻益导之以浸灌人心，使疾化于妖也。子曰：“无为小人儒。”儒而小人，则天下无君子；故龚胜、邴汉、梅福之贞，而无能以死卫社稷，非畏祸也，畏公议之以悖道违天加己也。小人而儒，则有所缘饰以无忌惮；故孔光诸奸，施施于明堂辟雍之上而不惭。莽之将授首于汉兵，且以孔子自拟，愚昧以为万世笑而不疑。传曰：“国有道，听于人；国无道，听于神。”古之圣人，绝地天通以立经世之大法，而后儒称天称鬼以疑天下，虽警世主以矫之使正，而人气迷于恍惚有无之中以自乱。即令上无闇主，下无奸邪，人免于饥寒死亡，而大乱必起。风俗淫，则祸眚生于不测，亦孰察其所自始哉？

汉之伪儒，诡其文而昧其真，其淫于异端也，巫史也，其效亦既章章矣。近世小人之窃儒者，不淫于鬼而淫于释，释者，鬼之精者也。以良知为门庭，以无忌惮为蹊径，以堕廉耻、捐君亲为大公无我。故上鲜失德，下无权奸，而萍散波靡，不数月而奉宗社以貽人，较汉之亡为尤亟焉。小人无惮之儒，害风俗以陆沈天下，祸烈于蛇龙猛兽，而幸逸其诛。有心者，能勿伸斧钺于定论乎？

【二】

君子之道以经世者，唯小人之不可窃者而已；即不必允协于先王之常道而可以经世，亦唯小人之所不可窃者而已。君子经世之道，有质有文。其文者，情之已深，自然而昭其美者也。抑忠信已浹于天下，天佑而人顺之，固可以缘饰而增其华者也。是则皆质之余，而君子不恃之以为经世之本。于是而小人

窃之，情隐而不可见，天命人心不能自显，则窃而效之，亦遂以为君子之道在于此而无惭。然则小人之所可窃者，非君子之尚，明矣。

封建、井田、肉刑，三代久安长治，用此三者，然而小人无能窃也。何也？三者皆因天因人，以趣时而立本者也。千八百国各制其国，而汉之王侯仅食租税；五刑之属三千，而汉高约法三章；田亩之税十一，而汉文二十税一，复尽免之；小人无能窃也。何也？虽非君子之常道，然率其情而不恤其文，小人且恶其害己而不欲效也，非文也。七月之诗，劝农之事也，而王莽窃之，命大司农部丞十三人、人部一州、以劝农桑，似矣。养生、送死、嫁娶、宫室、器服之有制，礼之等也，而王莽窃之，定制度吏民之品，似矣。若此类，君子之道盖有出于是者；而小人不损其欲，不劳其力，不妨其恶，持空文，立苛禁，一旦以君子之道自居而无难。则以此思之，君子经世之大猷不在此，明矣。何也？农桑者，小民所自劝也，非待法而驱也。制度者，士大夫遵焉，庶人所弗能喻，惟国无异政，家无殊俗，行之以自然耳，非一切之法限之不得而继之以刑者也。然而窃仿之而即似，虽不效而可以自欺，遂以施施于天下曰：吾既以行君子之道矣。故文者，先王不容已，而世有损益，初不使后世效之者也。承百王之敝，而仍有首出庶物之功名，乃能立高明阔远之崖宇，而小人望之如天之不可企及。无他，诚而已矣。诚则未有可窃者也。

【三】

天下相师于伪，不但伪以迹也，并其心亦移而诚于伪，故小人之诚，不如其无诚也。诚者，虚位也；知、仁、勇，实以行乎虚者也。故善言诚者，必曰诚仁、诚知、诚勇，而不但言诚。陵阳严诩，当王莽之世，以孝行为官，任颍川守，谓掾史为师友，有过不责，郡事大乱。王莽征为美俗使者，诩去郡时，据地而哭，谓己以柔征，必代以刚吏，哀颍川之士类必罹于法。此其响沫之仁，盖亦非伪托其迹也。始于欲得人之欢心，而与人相暱，为之熟，习之久，流于輶媚者浸淫已深而不自觉。盖习于莽之伪俗，日蒸月变，其羞恶是非之心，迷复而不返。乃试思其泣也，涕泪何从而陨？则诩之以伪，而诩不服；欲谓之非伪，而诩其能自信乎？

呜呼！伪以迹，而公论自伸于迹露之日；伪以诚，而举天下以如狂，莫有能自信其哀乐喜怒者，于是而天理、民彝渐灭尽矣。故天下数万蚩蚩之众，奔走以讼莽称莽而翕然不异，夫岂尽无其情而俱为利诱威胁哉？伪中于心肾肺肠，则且有前刀锯、后鼎镬而不恤者。蔡邕之欢董卓，姚崇之泣武曩，发于中而不能自己。甚哉，诚于伪之害人心，膏肓之病，非药石之所能攻也。

【四】

陈涉、吴广败死而后胡亥亡；刘崇、翟义、刘快败死而后王莽亡；杨玄感

败死而后杨广亡；徐寿辉、韩山童败死而后蒙古亡；犯天下之险以首事，未有不先自败者也。乱人不恤其死亡，贞士知死亡而不畏，其死亡也，乃暴君篡主相灭之先征也，先死以殉之可矣。胜、广、玄感、寿辉、山童，皆挟徼幸之心以求逞其志，非其能犯难以死争天下者也；天将亡秦、隋、蒙古而适承其动机也。二刘、翟义不忍国讎，而奋不顾身，以与逆贼争存亡之命，非天也，其志然也；而义尤烈矣。义知事不成而忘其死，智不逮子房而勇倍之矣。

当莽之篡，天下如狂而奔赴之，孔光、刘歆之徒，援经术以导谏，上天之神，虞舜之圣，周公之忠，且为群不逞所诬而不能白。义正名其贼、以号召天下于魑魅之中，故南阳诸刘一起，而莽之首早陨于渐臺。然则胜、广、玄感、山童、寿辉者，天贸其死以亡秦、隋；而义也、崇也、快也，自输其肝脑以拯天之衰而伸莽之诛者也。不走而死，义尤烈哉！

◎王莽

【一】

王莽未灭，而刘歆先杀，歆未死而族先灭，哀哉！刘向之泽不保其子孙，而从学之门人与俱烬也。甄丰也，王舜也，皆推戴莽以分膏润者也。鬼夺其魄，而丰以乱诛，舜以悸死，于是而知鬼神之道焉。推戴已成而心不自宁，此心之动，鬼神动之也，二气之良能所见几而不可揜也；故皆不得其死，而歆之罚为尤酷焉。易曰：“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盗思夺之矣。”歆小人也，蒙父向之余烈，自命于儒林，以窃先王之道；君子之器，其可乘乎？貌君子而实依匪类者，罚必重于小人。圣人之学，天子之位，天之所临，皆不可窃者也。使天下以窃者为君子，而王道斩、圣教夷，姚枢许衡之幸免焉，幸而已矣。

【二】

严尤之谏伐匈奴，为王莽谋之则得尔，而后世亟称之为定论，非也。莽之召乱，自伐匈奴始，欺天罔人，而疲敝中国，祸必于此而发。尤不敢言莽不可伐匈奴，而言匈奴不可伐，避莽之忌而讳之，岂果如蠹虫之幸不至前，无事求诸水艸之藪以扑之哉。

秦之毒天下而亡，阿房也，骊山也，行游无度而诛杀不惩也；非筑城治障斥远匈奴之害也。汉武之疲敝天下，建章也，柏梁也，祷祠祈僊而驰驱海岳也，贪一马而兴万里之师也；非埽幕南之王庭以翦艾匈奴之害也。秦得天下于力战，民未休息。而筑戍之役暴兴，则民怨起。汉承文、景休息之余，中国无事，而乘之以除外徭之巨猾，故武帝之功，至宣、元而收，垂及哀、平，而单于之臣服不贰。莽之得天下更悖于秦，而亟用其不知兵之赤子，是其为秦之续也，必剧于秦，尤心知之而不敢讼言耳。岂可以为定论而废汉武之功哉？

兵者，毒天下者也，圣王所不忍用也。自非鳞介爪牙与我殊类，而干我藩

垣，绝我人极，不容已于用也，则天下可以无兵。故莽之聚兵转饷以困匈奴，为久远计者，未尝非策。而严尤之欲深入霆击也，亦转计之谬焉者。莽非其人，莽之世非其时，故用莽之术而召天下之乱。自非莽也，尤之策，与赵普之弃燕、雲也均，偷安一时，而祸在奕世矣。

【三】

西汉之亡也，龚胜、薛方、郭钦、蒋诩、陈咸，皎然不辱，行迹相侔，而未可等也。薛方诡辞以免，何以处夫严光、周党际盛世而隐者乎？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可孙而不可诬。谓王莽为唐、虞，则唐、虞矣，谋诸心，出诸口，方亦何以自安乎？莽之逆以伪，而不足以延，苟有识者，无不知也，知之则必避之矣。避臣莽之诛于他日，抑避忤莽之祸于当时，方之工于术也，其得与龚胜齿哉？视纪逡、两唐而慧焉者尔。钦、诩则可谓自好矣。咸谢病不应，辞亦孙矣，而悉收汉之律令书文壁藏之，岂徒以俟汉氏中兴之求哉？诚有不忍者矣。子之慕亲也，爱其手泽；臣之恋主也，闵其典章；典章者，即先王神爽之所在也，故以知咸有不忍之心也。呜呼！胜以死自靖，咸以生存汉，惻怛之生心一也。微二子，吾孰与归？

【四】

天下相习于怪，无不怪也。郅恽引天文历数，上书王莽，令就臣位，复立汉室，可不谓怪乎？以莽之惨，无不可杀者，而恽免于死；莽诬天而以天诬人，故忌天而不加刑，恽故持之盈而发之无惮耳。恽以此故智，闭门不纳光武而蒙赏，世皆惊其奇而伟其志操，而不知为君子所必斥为怪而不欲语者也。怪士不惩，天下不平。使明主戮之，而天下犹惜之。大经不正，庶民习于邪慝，流俗之论，以怪为奇，若此类者众矣。卷六

◎后汉更始

【一】

为名而有所推奉者，其志不坚；人为名而尊己者，其立不固；项梁之立怀王，新市、平林之立更始是已。天下愤楚之亡而望刘氏之再兴，人之同情也，而非项梁与张卬、王凤、朱鲋之情也。怀王、更始不思其反，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，名岂足以终系天下而戢桀骜者私利之心乎？怀王任宋义、抑项羽，而祸发于项氏；更始终恃诸将、而无与捍赤眉之锋。徇不坚之志，立不固之基，疑之信之，无往而非召祸之门。

呜呼！其危也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。而士之处斯世也难矣！彼以名而立君，而我弗事焉，则世且责我以名义；顺而与之，则今日之输忱，且为他日党贼之地。苟或所以退不保其身，进不全其节也。嬴氏之暴，楚之亡，莽之篡，汉之中绝，苟有心者，孰不愤焉？而斟酌于从违，在间不容发之顷，一往之志

，义未审而仆其生平。无他，不揣其实而为名所动也。慎之哉！

【二】

力均则度义，义均则度德；力可恃也，义可恃也，至于德而非可以自恃矣。伯升果有天下之志，与更始力相上下而义相匹，则以德相胜，而天下恶能去已？诸将之欲立更始，无亦姑听之而待其自弊。如其不弊，则天且授之，人且归之，而恶能与争？如其弊，则姑顺诸将之欲，自全于祸福之外，遵养以待时。故高帝受巴、蜀、汉中之封，而待三秦之怨、三齐之反以屈项羽，而羽终屈。伯升不知出此，婞婞然与张印、朱鲋争，夫天下之大宝，岂有可自争而自得者乎？其见害于诸将也，不揆而犯难也。李轶且扼腕而思害焉，况他人乎？

【三】

王莽既诛，更始定都雒阳，赤眉帅樊崇将渠帅二十余人入见，安危存亡之大机也，于此失之，而更始之亡决矣。定天下之纷乱者，规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。莽之未诛，汉之力全注于莽；莽平，群盗方兴而未戢，固其所不豫谋者。一旦而莽诛矣，释其重忧而相庆以大定，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踌躇以审处，豫谋所不及矣。莽未诛，赤眉者，莽之赤眉也；莽已诛，赤眉者，汉之赤眉也。以新造之邦，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难，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；及其算失事败，而后知前此之疏。当其时，气乍盈而易弛，机至速而难留，善已乱者，俄顷定之而永靖，将谓其有不测之智勇，而不知非然也。神不偏注于所重，而固有余力以待变也。故撓大敌，举大事，谋大功，敛精专气以求成者之非难；而大敌已灭，大事已决，大功已就，正天人交相责，而艰难萃于一人之身，此则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谋，而大有为者立不拔之基，以应万变之迁流，权不可设而道则不穷也。

更始君臣，恶足以及此哉！其遣使谕降赤眉也，亦忧其不降耳；不知不降之不足忧，而降之之忧更大。然则无前定之道，无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；未能如圣哲之坐制于俄顷也，则无如缓之以俟其定。将天自有不测之吉凶，人自有猝然之离合，可降也而后降之，可讨也而后讨之，夫亦可谓因天乘时而顺俟天命矣。其始也，无余力以待之；其继也，又弗能姑置焉；更始之亡，所以决于樊崇之入见也。

【四】

光武之拒更始，与昭烈之逐刘璋，一也；论者苛求昭烈，而舍光武，失其平矣。刘焉之于昭烈，分不相临，光武则固受更始大司马之命矣。更始起于汉室已亡之后，人戴之以嗣汉之宗社；刘焉当献帝之世，坐视宗邦之陵夷，方且据土而自尊。则焉父子有可逐之罪，而更始无之。如曰更始不能安位而存汉，则璋之弱，又岂足以保三巴而不授之曹操乎？然则以忠信坚贞之义相责，而

昭烈有辞，光武无辞矣。

乃光武之不与篡逆同罚也，则固有说。更始之立，非光武兄弟之志也；张印、朱鲋动摇人心而不能遏，则奉更始而君之，受其鈇钺之赐，皆出于弗获已，而姑以自全。君臣之义，生于人心者也。天下方乱，君臣未定，无适主之分义，同兴讨贼之师，势均德齐而志不属。故更始不任为光武之君，拒之而心固不疚。义非外也，信诸心者，无大疚焉斯可矣。唯然，则光武可逸不忠之罚，昭烈可释不信之咎，皆非可执一切之信义以相纠者也，而于昭烈乎何诛？

【五】

更始不足以有为，史极言之，抑有溢恶之辞。欲矜光武之盛而揜其自立之非，故不穷更始之恶，则疑光武之有惭德也。乃若更始之亡也，则舍雒阳而西都长安也。当是时，赤眉在濮阳，城头子路、力子都在河、济间，力子都，后汉书任光传作刁子都。通鉴注云：姓谱：力，黄帝佐力牧，汉有力子都。今从之。铜马、大彤等贼在燕、赵，李宪在淮南，天下所岌岌未定者东方也。而遽避劳趋逸，欲拥关以自固，则天下深见其不可恃，而竞扼其虚。顾欲长保故宫之富贵以自封殖，是犹狐兔倚窟以安，而韩卢腾踰于外，甫一出而必不免于获也。王莽诛，关中无事，隗嚣委宗族而从己；于斯时也，得一重臣如寇恂者，镇抚长安而安集之，为雒阳之根本，而都雒以弹压山东，光武即解体于河北，其能遽收河内、下河东而无所顾畏邪？赤眉已降之余，不能驰骋任志如践无人之境，必矣。

盖更始所任为大臣者，类皆群盗之长，贪长安之富盛，而藉口于复高帝之旧业以为廓清；其铮铮小异如朱鲋、刘嘉、鲍永之流，亦不胜盈廷訛之论；则塞颠当之户，耽燕雀之嬉，固其宜也。光武得士于崛起之中而任之，既无盗贼之习气；及天下甫定，复不以任三公，而别用深识之士；虚建西都，而定宅雒阳，以靖东方之寇；皆惩更始之失而反其道。老子曰：“不善人，善人之资。一更始之失，光武之资也。”

【六】

匈奴之祸，至元、成之世而大息矣。东汉之初，因卢芳而大为中国害，非徒王莽之激之，抑更始挑之也。更始尸位于关中，赤眉横行于曹、濮，萧王异志于河北，公孙述割据于巴、蜀，斯时也，岂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；而轻以一介之使，循故事以求匈奴之顺己，召其侮而授之以嫚词，自取之矣。故严尤之谏，为王莽言也。伐之不可，和之不能，夷狄焉知仁义，势而已矣。更始之势，曾莽之不若，而欲匈奴修呼韩邪之已事，不度德，不量力，贻数十年边关之祸。陈遵者，洵妄人也。易世而后，微窦宪、耿秉之矫矫，汉其危矣。

◎光武

【一】

昆阳之战，光武威震天下，王业之兴肇此矣。王邑、王寻之师，号称百万，以临瓦合之汉兵，存亡生死之界也。诸将欲散归诸城，光武决迎敌之志，诸将不从，临敌而挠，倾覆随之。光武心喻其吉凶，而难以晓譬于群劣，则固慨慷以争、痛哭以求必听之时也。乃微笑而起，俟其请而弗迫与之言，万一诸将不再问而遽焉骇散，能弗与之俱糜烂乎？呜呼！此大有为者所以异于一往之气矜者也。

寻、邑之众，且压其项背，诸将欲散而弗及，光武知之矣。知其欲散而弗及，而又迫与之争，以引其喧之口，相长而益馁其气，则不争而得，争之而必不得者也。而且不仅然也。藉令敌兵不即压境以相迫，诸将惊溃而敌蹶之，王邑无谋，严尤不决，兵虽众而无纪，外盛而中枵，则诸将溃败之余，敌兵骄懈，我乃徙中起以乘之，夫岂无术以处此？面特不如今此之易耳。诸将自亡，而光武固不可亡，项梁死而高帝自兴，其明验已。一笑之下，绰有余地，而何暇与碌碌者争短长邪？

而尤不仅然也。得失者，人也；存亡者，天也；业以其身任汉室之兴废，则寻、邑果可以长驱，诸将无能以再振，事之成败，身之生死，委之于天，而非人之所能强。苟无其存其亡一笑而听诸时会之量，则情先靡于躯命，虽慷慨痛哭与诸将竞，亦居然一诸将之情也。以偶然亿中之一策，怀愤而求逞，尤取败之道，而何愈于诸将之纷纭乎？

天下之大，死生之故，兴废之几，非旷然超于其外者，不能入其中而转其轴。故武王之诗曰：“勿贰尔心。”慎谋于未举事之前，坦然忘机于已举事之后，天锡帝王以智，而必锡之以勇。勇者，非气矜也，泊然于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。光武之笑起而不与诸将争前却，大有为者之过人远也，尤在此矣。

【二】

怀王遣高帝入关，而高帝之王业定；更始遣光武徇河北，而光武之王业定。大有为者之初起，不欲躬为戎首，抑必藉人以兴；迨其威名已著，而追随于行队之间，则得失兴丧之枢，不任己而因人；稍欲持权，而祸已发于肘腋，宋义之所以死于项羽，伯升之所以死于李轶、朱鲈也。

然则项羽禁高帝不令入关，更始听朱鲈而拒刘赐之请，不委河北于光武，羽与更始，可以终保大位而无与争乎？曰：不能也。禽之相制以气，人之相役以道，项羽有韩信、陈平而不能禁其不去，更始有隗嚣而不能服，无以役之也。藉令置高帝、光武于股掌之上，用之不能，杀之不可，羽与更始且自困于无术。三齐甫受封而旋叛，彭越、陈余、英布翱翔桀骜以需时，王郎蠡起于河北，赤眉反戈而西向，羽与更始终无以固其位，而徒召乱于无已。尔朱兆且不

能得之于高欢，况二帝之涵育者深乎！故以范增、朱鲋为忠谋者，愚也，无救于败而徒乱天下也。无御豪杰定四海之道，而操疑忌以困人，其亡愈速矣。

【三】

王者代天而行赏罚，参之以权谋，则逆天而天下不服，非但论功行赏、按罪制刑于臣民也。武王封武庚于东国，不得不封也，天也；周公相成王诛武庚，不得不诛也，天也。三代以上，诸侯有道，天下归之，则为天子；天子无道，天下叛之，退为诸侯。武庚宜侯者也，不得不封；武庚宜安侯服，而欲复干天命，不得不诛。既代天以赏罚，则洞然与四海公其袞钺，而无所委曲于操纵以为驾驭之术。苏洵氏唯不知此，故以权术测王者之举动，而成乎小人之邪说。

王郎遣杜威纳降，威为郎请万户侯封，光武曰：“顾得全身可矣。”刘恭为盆子乞降，恭问所以待盆子者，帝曰：“待以不死耳。”大哉王言！奉天以行赏罚，而意智不与焉，斯乃允以继天而为之子。王郎者，妖人也。妖人倡乱，不可不诛；以其降而姑贲之，终拒其降而斩之，以惩天下之妖妄，而天下定。盆子者，愚而为人立者也。愚且贱，而欲干天位也，可诛；非其志而听命于人也，可宥；待以不死，而授之散秩以养之，义正而仁亦裕矣。所尤难者，光武决于一言，而更无委曲之辞以诱之，明白洞达，与天下昭刑赏之正，故曰：大哉王言，体天无私而为之子也。

为权术之说者则不然，心恶之而姑许之，谓可以辑群雄之心，使刘永之俦，相仍而革面。独不见唐高祖之待李密，其后竟如之何也？狙诈兴而天下相长以伪，故终唐之世，藩镇倏叛倏服，以与上相市，而兵不可戢。然则权者非权也，伪以长乱而已矣。汤诰曰：“有罪不敢赦，帝臣不蔽，简在帝心。”诚帝心也，岂忧天下之有不服哉？何所憚畏而与人相为狙侏乎！故言权术以笼天下者，妾妇之智而已矣。

【四】

冯异招李轶于雒阳，轶报曰：“千载一会，思成断金。”异斩武勃，轶闭门不救，是宜受其款而雒阳可速下也。光武则宣露其书，使朱鲋杀轶。轶本与伯升俱起，谄事诸将，忌伯升而谮杀之，光武欲得而甘心久矣。轶死，而雒阳之围经年始拔，事有宁劳而不贪近功以申大义者，此是也。乃杀伯升者，朱鲋之本志，轶特徇鲋而从之者尔。帝之于鲋也，使岑彭说之曰：“举大事者，不忌小怨，鲋降，官爵可保，河水在，吾不食言。”鲋降而拜将军，封列侯，传封累世。同怨而异报，达于理者之制恩怨，非常情之所可测也如此。

虽然，亦恶有不可测哉？伯升初起，始发于李轶，迎光武而与建谋，则轶固光武兄弟所倚为腹心也。更始立，朱鲋、张卬暴贵，轶遽背而即于彼。因势

而迁者，小人之恒也，亦何至反戈推刃而无余情哉？及光武初定河北，始有入关之志。更始委三十万之重兵于轹守雒阳，而李松甫败于赤眉，轹又窥长安之不固而思附光武，靦然纳断金之言而不惭。光武曰：“季文多诈，不能得其要领。”特假手于鲧以杀之，而讨犹未伸，非可以鲧例之也。

鲧起于平林，先光武以举事，与伯升未有交也；奉更始而为更始谋杀伯升者，亦范增之愚忠耳。更始之诸将，类皆贼也，而鲧独异。杀伯升，留光武而不遣，知有更始而不恤其他；诸将挟功而欲自王，更始弗能违也，鲧独守高帝之约，辞胶东之封；受命守雒，百战以与寇恂、冯异争死生之命；及长安破，更始降于赤眉，雒阳孤立无援，且坚壁固守，以杀伯升为惭而不降。故通更始之廷所可与有为者，唯鲧一人而已。于事君之义，立身之耻，殆庶几焉。藉令光武以怨轹者怨鲧而拒戮之，则以私怨而废天下之公，且将奖人臣之操异志以介从违，而何以劝忠乎？子曰：“以直报怨。”直者，理而已矣，于轹何可忘，而于鲧何容芥蒂也。

【五】

效卓茂之为，可以化今之人乎？曰：何为其不可也。效卓茂之为，遂可以化人乎？曰：何为其可也。所以然者何也？素履无咎，居心无伪，而抑于大节不失焉，则行之也，和顺而无矫物之情，笃实而不期功名之立，动之以天而物弗能违矣。非然，则严诩之以乱颍川者，所谓“乡原德之贼也”。王莽之当国，上下相率以伪，效茂之迹以夸德化者，非直一严诩也；莽皆乐推之以诱天下，彼亦乐附莽而成其利达。莽居摄而茂以病免，名不照于当时，而莽无求焉。自拔于流俗，而居约以自汗，敦实行而远虚名，茂自此远矣。

且其谕部民之言曰：“人所以群居不乱异于禽兽者，以有仁爱礼义，知相敬事也。”扩愚贱之昏瞽，而示以天理流行之实，夫岂托迹宽仁以干誉者之所能及此乎？茂唯有此，虽无皦皦之名，而志终不降；虽违物情之顺，而不爽天性之贞。自非然者，恭而谄，宽而弛，朴而鄙，无得于心，不全其大，徒饰为从容平易之容，石建以之猎显名厚实，而不保其子之令终。天不可罔，人固不可重欺也。故欲学茂者，无但求之事为之迹也。

【六】

鲍永、冯衍审知更始之亡而后降，正也。然既已事主不终，纳款以免战争攻守之祸，岂更有无妄之福可容其观望乎？鲍永以立功而受封，虽可受之而无疚，要亦听新主之自为予夺耳。冯衍曰：“天命难知，人道易守，守道之臣，何患死亡。”苟知此矣，在贫如富，在贱如贵，悠游卒岁，俟命而无求，岂不成乎大丈夫哉！而怏怏失志，移怒忿于妻子，抒怨懟于文辞；然则昔之阻孤城、抗大敌而不降者，正留一不挑之节，为夫死更嫁之地，衍之生平，败于此

矣。光武终废而不用，不亦宜乎！

〔七〕

光武之处彭宠，不谓之刻薄而寡恩，不得矣。王郎之乱，微耿况与宠之力不及此。天下粗定，置宠若忘，而以年少骄躁之朱浮位于其上，宠恶能不怨邪？泄浮之奏以激宠，使速反而殪之，诚不知光武之何心？意者宠之初发突骑助光武讨王郎，宠无固志，特为吴汉、王梁所胁诱，而耿况、寇恂从之，以此有隙焉，而虽功亦罪乎？夫天下竞起，疑王疑帝，岂易测之于风尘之下；既有功于己而拯其急，则固未可忘也。光武能忍于反侧子而不能忍于宠也何邪？

乃宠之不得其终也，亦有以自取矣。耿况之始归光武，亦寇恂决之也；乃既决于听恂矣，则遣其子弇亲将而来，称帝之议，弇无所避而密陈之，故寇恂虽见委任，而不能揜况父子之输忠。宠弗然也，从汉与梁之策，即遣汉与梁任之，资以兵众，而成汉与梁之丰功，宠无与焉。汉与梁驰驱于中原，而已晏坐于渔阳，何其不自树立，倒柄以授人邪？宠之愚不应至是，则宠有犹豫之情可知矣。光武而兴，则汉与梁为己效功；光武而败，则汉与梁任其咎，而已犹拥郡以处于事外。呜呼！处乱世，拥重兵，势不可以无事，非儒生策士徘徊顾虑之时也。虑未可以委身，则窦融虽后至而无猜；审可以托迹，则得丧死决于一念；若其姑与之而留余地以自处，犯英主之大忌，受群言之交撻，未有能免者也。易曰：“需于泥，致寇至。”敬慎且危，而况悍妻群小之交煽乎？乱世之去就，决之以义而已；义定而守之以信，则凶而可以无咎。需者事之贼，非欲其躁也，无两端以窥伺之谓也。宠之不免，非旦夕之故矣。虽然，略其心，纪其绩，以不忘患难之初心，则物自顺焉。光武之刻薄寡恩也，不得以宠之诈愚而谢其咎也。

〔八〕

光武之得天下，较高帝而尤难矣。建武二年，已定都于雒阳，而天下之乱方兴。帝所得资以有为者，独河北耳。而彭宠抑叛于幽州，五校尚横于内黄。关以西，邓禹虽入长安，赤眉环绕其外，禹弗能制焉。郾、宛、堵乡、新野、弘农，近在咽喉之间，寇叛接迹而相为牵制，不毕更始之在长安时也。刘永、张步、董宪、苏茂，横互东方，为陈、汝眉睫之患；隗嚣、公孙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论焉。其视高帝出关以后，仅一项羽，夷灭之而天下即定，难易之差，岂不远哉？

或曰：项羽，劲敌也，赤眉、五校、刘永、张步、董宪、苏茂、董訢、苏况、隗嚣，皆非羽伦，则光武易。夫寇岂有常哉？项羽之彊也而可使弱，弱者亦何不可使彊也。曹操虑袁绍之难平，而卒与争衡者周瑜之一隅；苻坚荡慕容、姚氏之积寇，而一败不支于谢玄之一旅。时之所兴，势之所凑，人为之效其

羽翼，天为之长其聪明，燎原之火，一爝未灭，而猝已焚林，讵可量邪？且合力而与争者一涂，精专志定，无旁挠焉，而恶得不易！分势而四应者杂起，左伏右起，无宁日焉，而恶得不难！使以高帝荥阳之相持，而遇光武丛生之敌，乘间持虚而掣其后，羽不待约，而人为之犄角，高帝不能支矣。则甚矣光武之难，而光武之神武不可测也。

乃微窥其所以制胜而荡平之者，岂有他哉？以静制动，以道制权，以谋制力，以缓制猝，以宽制猛而已。帝之言曰：“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。”非徒治天下也，其取天下也，亦是而已矣。柔者非弱之谓也，反本自治，顺人心以不犯阴阳之忌也。孟子曰：“行法以俟命。”光武其庶几乎！高帝之兴，群天下而起亡秦，竞智竞力，名义无所伉，人心无所惑也。光武则乘思汉之民心以兴，而玄也、盆子也、孺子婴也、永也、嘉也，俱为汉室之胄，未见其分之有所定也。苟有分义以相摇，则智力不足以相屈，故更始亡而故将犹挟以逞志。然则光武所以屈群策群力而独伸焉者，舍道其何以哉？天下方割裂而聚斗，而光武以道胜焉。即位未久，修郊庙，享宗祖，定制度，行爵赏，举伏湛，征卓茂，勉寇恂以绥河内，命冯异使抚关中，一以从容镇静结已服之人心，而不迫于争战。然而桀骜疆梁之徒，皆自困而瓦解。是则使高帝当之，未必其能耆定如此也。而光武之规模弘远矣。

呜呼！使得天下者皆如高帝之兴，而无光武之大猷承之于后，则天下后世且疑汤、武之誓诰为虚文，而唯智力之可以起收四海。曹操何所惮而不为天子，石虎、朱温亦何能寒海内之心而不永戴之哉？三代而下，取天下者，唯光武独焉，而宋太祖其次也。不无小疵，而大已醇矣。

【九】

赤眉之弃长安、西走安定，非邓禹之力能驱之也，食尽而旁掠，固不以安定为终焉之计，而必返乎长安。邓禹不乘其有可溃之势，蹶其后以蹙之，而入长安晏坐以待其归，河决雍溃，容可御乎？于是退之云阳，士气已馁，而还攻之于坚城之下，其败宜矣。故善用兵者，知时而已。赤眉食尽，引兵东归，时毕乎昔，则唯扼之于险而可制其死命。禹乃违光武之令，就关内而与争，何昔之怯而今之忿也！

然光武终能遏之于宜阳而尽降之，曾不恤归师勿撝之戒，塞决河而敛溃雍，则又何也？严陈以待，求战不得，求走不能，弗犯其锋，稍迟之而气即馁矣。帝以持重而挫其方决之势，禹以持重而失之方溃之初，相时之变，定几于顷刻，非智之所能知、勇之所能胜。岳鹏举曰：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”心不忘而时自应于其会，此未可以一成之论论之也。

【一〇】

所贵乎史者，述往以为来者师也。为史者，记载徒繁，而经世之大略不著，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繇也，则恶用更为？

光武之始徇河北，铜马诸贼几数百万；及破之也，溃散者有矣，而受其降者数十万人。斯时也，光武之众未集，犹资之以为用也。已而刘茂集众十余万而降之于京、密；朱鲋之众且三十万而降之于雒阳；吴汉、王梁击檀乡于漳水，降其众十余万于鄴东；五校之众五万人降之于冀阳；余贼之拥立孙登者五万人，降之于河北；赤眉先后降者无算，其东归之余尚十余万人，降之于宜阳；吴汉降青犊，冯异降延岑、张邯之众，盖延降刘永之余，王常降青犊四万余人，耿弇降张步之卒十余万；盖先后所受降者，指穷于数。战胜矣，威立矣，乃几千万不逞之徒听我羁络，又将何以处之邪？高帝之兴也，恒患寡而亟夺人之军，光武则兵有余而抚之也不易，此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难于高帝也。

夫民易动而难静，而乱世之民为甚。当其舍耒而操戈，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，而要皆游惰骄桀者也。迨乎相习于戎马之间，掠食而饱，掠妇而妻，驰骤喧呶，行歌坐傲，则虽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。尽编之于伍，而耕夫之粟不给于养也，织妇之布不给于衣也，县官宵夜以持等、不给于馈饷也。尽勒之归农，而田畴已芜矣，四肢已惰矣，恣睢狂荡、不能受屈于父兄乡党之前矣。故一聚一散，倾耳以听四方之动而随风以起，诚无如此已动而不复静之民气何矣！而光武处之也，不十年而天下晏然，此必有大用存焉。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，则班固、荀悦徒为藻幌之文、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，后起者其阿征焉？

无已，而求之遗文以髣髴其大端，则征伏湛、擢卓茂，奖重厚之吏，以调御其嚣张之气，使惰归而自得其安全，民无怀怨怒以摈之不齿，吏不吝教导以纳之矩矱，日渐月摩而消其形迹，数百万人之浮情害气，以一念敛之而有余矣。盖其覩文匿武之意，早昭著于战争未息之日，潜移默易，相喻于不言，当其从戎之日，已早有归休之志，而授以田畴庐墓之乐，亦恶有不帖然也？自三代而下，唯光武允冠百王矣。何也？前而高帝，后而唐、宋，皆未有如光武之世，胥天下以称兵，数盈千万者也。通其意，思其变，函之以量，贞之以理，岂易言哉！岂易言哉！

【一一】

光武报隗嚣书，称字以与颉颃，用敌国礼，失御器之道矣，是以失器。器者，异于狂狡之徒，犹知名义者也。始起西州，歃血告于汉祖之神灵，知汉未绝于天，愿为中兴之元功耳。更始疑欲杀之，亦奔归秦、陇，而耻与张印、谢禄同逆。达其情，奖之以义，正名之为君臣，而成其初志，器将以为得知己而愿委身焉。名义者，器所素奉之名也，待以敌国，而置之名义之外以相笼络

，器且谓更始之始尊我而终忌我，今犹是也，奚以委身而相信哉？文帝之下尉佗也，佗本无戴汉之心，下之而骄气以平，非可与器比者也。怀疑未决，而又重授以疑，虽慷慨论列如马援，无能蠲其猜忮矣。

【一二】

上下相亲，天下之势乃固。故三代之王者，不与诸侯争臣民，立国数百年；其亡也，犹修天子之事守而不殄其宗社。汉承秦而罢侯置守，守非世守，而臣民亦迭易矣。然郡吏之于守，引君臣之义，效其忠贞，死则服之，免官而代为之耻，曲全其名，重恤其孤幼，乃至变起兵戎而以死卫之。如楚郡刘平遇龙萌之乱，伏太守孙萌身上，号泣请代，身被七创，倾血以饮萌，如此类者，尽东汉之世，不一而足。盖吏之于守，其相亲而不贰也，天子不以沽恩附势为疑，廷臣不以固结朋党为非，是以上下亲而迭相维系以统于天子。故盗贼兴而不能如黄巢、方腊之僭，夷狄竞而不能成永嘉、靖康之祸，三代封建之遗意，施于郡县者未斲也。

延及后世，党议兴而惟恐人之不离，告讦起而惟恐部民之不犯其上，将以解散臣民而使专尊天子，而不知一离而不可复合，恶能以一人之羁络于清宫，而遍靡九州之风马牛哉？导民以义，而民犹趋利以忘恩；导民以亲，而民犹背公以瓦解；如之何更奖以刻薄犯顺之为也！三代以下，唯汉绝而复兴，后世弗及焉，有以夫！

【一三】

言一发而不可收，习相沿而不能革，无圣人出，则须其自己而后已。班彪之说隗嚣，窦融之决志以从光武，皆以符命为征；彪与融处乱世而身名以全，皆所谓豪杰之士也，然而所据者在此，况其他之琐琐者乎？

仲尼没，七十子之徒，流风日远，舍理言天，而窥天以数，贤者不能自拔，而疑信参焉。刘杨造瘦杨之讖以惑众，张丰宝肘石之玺以自迷，皆缘之以酿乱而亡其身。光武之明，且恐非此而无以动天下，刻画五行、割裂六艺者二百余年，迨魏、晋而始衰，害固如是之烈也！

孔子赞周易以前民用。道而已矣，阴阳柔刚仁义之外无道也。至于汉，乃有道外之数以乱道；更千年而濂、雒阐其微以距邪说，邵康节犹以其授于陈搏、穆修者，冒三圣之显道，以测皇王之升降，非君子之所知也。其殆京房、夏贺良之余尽，乘风而一煽者乎！

【一四】

疑信相参之际，人有隐情而我亦与之隐，则疑终不释；豁然发其所疑而示之以信，岂有不测之明威哉？无不可共见之心而已。窦融在河西，怀疑不决，好事者且以尉佗之说进，此融所秘而不敢以告者也。光武赐书，开两端以撻

发之，而河西震服。凡光武之诎群雄者，胥此道也。

盖有所隐而不敢宣者，畏人之知。抑料人虽知我而无能禁我也，更相与隐之，则彼且畏我之含杀机以暗相制；不则谓其疑己而无如己何矣。晓然曰：予既已知汝必有之情矣，而终不以为罪；且亦不禁汝之勿然，而吾固无所惧也。则相谅以明恩，而无姑相隐忍之情以示懦。此非权术之为也，恃在己而不幸人之弗相害，洞然知合离得失之数，仰听之天，俯任之人，术也而道在其中。此光武之奇而不诡于正者与！

【一五】

起于学士大夫、习经术、终陟大位者三：光武也，昭烈也，梁武帝也。故其设施与英雄之起于艸泽者有异，而光武远矣。

昭烈习于儒而淫于申、韩，历事变而权术荡其心，武侯年少而急于勋业，是以刑名乱之。梁武篡，而反念所学，名义无以自容，不获已，而闻浮屠之法有“心亡罪灭”之旨，可以自覆，故托以自饰其恶，愚矣。然而士大夫释服入见者，面无毁容，则终身不录，终不忍使大伦绝灭于天下，人道犹藉以仅存，固愈于萧道成之唯利是尚也。光武则可谓勿忘其能矣。天下未定，战争方亟，汲汲然式古典，修礼乐，宽以居，仁以行，而缘饰学问以充其美，见龙之德，在飞不舍，三代以下称盛治，莫有过焉。故曰：光武远矣。

呜呼！古无不学之天子，后世乃有不学之相臣。以不学之相臣辅艸泽之天子，治之不古，自高帝始，非但秦也。秦以亡而汉以兴，亡者为后戒，而兴者且为后法，人纪之存，不亦难乎！

【一六】

王元说隗嚣据隘自守，以待四方之变，其亡也宜矣。天下方乱，士思立功名，而民思息肩于锋刃，能为之主者，众所待也，人方待我而我待人乎？待者，害之府也。无己，则儒生怀道术以需时而行者，待求治之主；不则武夫以方刚之膂力欲有所效者，待有为之君；是两者可待也。若夫欲创非常之业，目不营乎四海，心不周乎万民，力不足以屈群策群力而御之，谋不能先天下而建廓清之首功；乃端坐苟安，待人之起而投其隙。所待者而贤于我，则我且俛首而受制；所待者与己齐力而或不己若，则幸虽制彼而无以服天下之心。鹬蚌渔人之术，其犹鼠之俟夜乎！而何以为天下雄也？拥重兵，据险地，谋臣武士亦足以用，但立一待人之心，而即已自处于坐困之涂；延颈企之，仰窥天，俯视地，四顾海内而幸其蠡起，乱人而已。乱人者，未有不亡者也。

【一七】

严光之不事光武，以视沮、溺、丈人而尤隘矣。沮、溺、丈人知道不行，弗获已而废君臣之义者也，故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隐之为言，藏道自居，而

非无可藏者也。光武定王莽之乱，继汉正统，修礼乐，式古典，其或未醇，亦待贤者以道赞襄之，而光何视为滔滔之天下而亟违之？倘以曾与帝同学而不屑为之臣邪？禹、皋陶何为胥北面事尧而安于臣舜邪？

若周党者，则愈僻矣。召而至三，征而就车，偃蹇伏而不拜，忿惊之气，施于君臣礼法之下，范升劾其不敬，罪奚辞焉？党闻春秋报讎之说，非君非父之惨，称兵以与人相仇杀，党其北宫黜之徒与！黜固无严诸侯，党亦无严天子也。赐帛而罢之，耻孰甚焉！帝覆载以容之，而党藐乎小矣。

王良应召而受禄，虽无殊猷，而恭俭以居大位，于君子之道尚不远矣。故君子者，以仕为道者也，非夷狄盗贼，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。范希文曰：“蠱之上九，子陵有焉。”非其时而凭高以为尚，则“比之无首”而已矣，恶足法哉？

【一八】

来歙使隗嚣，愤然为危激之辞质责嚣，欲刺之，而嚣不能加害。史称歙有信义，言行不违，往来游说，皆可覆按，故西州士大夫敬爱而免之。信义之于人大矣哉！

士处纷争之世，往来传命而失信义者有二，而乱人不与焉。习于说术者，以为荐朴诚于雄猜狙诈之前，则且视为迂拙而见诘；以巧馭巧，以辩馭辩，机发于不测，而易以动人；而不知有尽之慧敌多方之诈，固不胜而适逢其怒也。又或胸无主而眩于物者，两雄相猜，其中未易测也，而所争所欲，和与战、合与离，两端而已，欲翕固张，薄为望而厚为责，有溢美溢恶之辞焉。乃无定情而惊其夸说，因而信之，遂与传之，而固不可覆按也；则未有欺而欺者多矣，欺已露而追悔无及也。是两者，失信失义而抑取憎于人者多矣。

故庄周非知道者，而其言游说则尽矣，勿传其溢词，而信义可以不失，歙其明于此而持之固乎！履虎尾而不啞，素以往而已矣。

【一九】

建官之法，与选举用异而体合，难言之矣。省官将以息民，而士之待用者，滞于进而无以劝人于善。不省，则一行之士，可自试以交奖于才能；然而役多民劳，苦于不给，且也议论滋多，文法滋繁，责分而权不一，任事者难而事多牵制以疑沮。吏省而法简，则墨吏暴人，拥权自恣，无以相察；而胥史豪疆，易避就以讎其奸。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际，难言之也。

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。定理者，知人而已矣，安民而已矣，进贤远奸而已矣；无定法者，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闭，因乎时而不可执也。

乱之初息，不患士之不劝于功名也，而患其竞。一夫有技击之能，一士有口舌刀笔之长，尝以试之纷纭之际而幸讎，效者接踵焉；而又多与以进取之涂

，荡其心志，则损父母、弃坟墓、舍田畴以冒进者不息。唯官省而难容，乃退安于静处，而爵禄贵、廉耻兴焉。且也民当垫隘之余，偷安以自免之情胜。其有犯不轨者，类皆暴横恣睢，恶显而易见；不则疲敝亡赖而不知避就者；未容有深奸奇巧，诡于法而难于觉察者焉。则网疏吏寡，而治之也有余。抑百务艸创，而姑与天下以休息，虽有不举，且可俟之生遂之余，则郡县阔远而事为不详，正以绥不宁而使之大定，此则省官之法善矣。

若夫天下已定，人席于安矣，政教弛而待张矣；于斯时也，士无诡出歧涂以幸功名之路，温饱安居而遂忘于进，则衣冠之胄，俊秀之子，亦且隳志于痒序，而自限于农圃。非多为之员、广为之科，以引掖之于君子之涂，则朴率之风，流为鄙倍，而诗书礼乐不足以兴方起之才。且彊暴不足以逞，而匿为巧诈；豪民日以磐固，而玩法自便；则百里一亭，千里一邑，长吏疏，掾督缺，而耳目易穷。乃官习于简略，而事日以积，教化之详，衣裙之备，官不给而无以齐民，事不夙而无以待变。是则并官以慎选，而不能尽天下之才；省吏以息民，而无以理万民之治；吝爵吝权之害，岂浅于滥冗哉？故曰：理有定而法无定，因乎其时而已。

光武建武六年，河北初定，江、淮初平，关中初靖，承王莽割裂郡县、改置百官、苛细之后，抑当四海纷纭、蛇龙竞起之余，徼幸功名之情，中于人心而未易涤，并省四百余县，吏职减损，十置其一，斯其时乎！斯其时乎！要之非不易之法也。

【二〇】

窦融之责隗嚣曰：“兵起以来，城郭皆为邱墟，生民转于沟壑，天运少还，而将军复重其难，孤幼将复流离，言之可为酸鼻。”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如此哉！

说人罢兵归附而以彊弱论，我居彊而孰甘其弱？激之已耳。以天命论，天视听自民视听，置民不言，而托之杳茫之符瑞，妄人不难伪作以惑众，而乱益滋。唯融之为言也如此，嚣虽不能听，而已怆于心，心怆而气夺矣。秦、陇之民闻之，固将怨嚣而不乐为之死；汉之荷戈以趋、负粮以馈者，亦知上之非忍毒我，而祸自彼发，不容已也。其利溥矣。

然而融之为此言也，则非以是为制嚣之柄，而离秦、陇之心使去嚣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使融而操此以为术，则言之不能如是之深切；而融全河西以归命，实践此言，以免民于死，非徒言也。窦氏之裔，与汉终始，一念之永，百年之泽矣。

【二一】

治之敝也，任法而不任人。夫法者，岂天子一人能持之以遍察臣工乎？势

且仍委之人而使之操法。于是舍大臣而任小臣，舍旧臣而任新进，舍敦厚宽恕之士而任徼幸乐祸之小人。其言非无征也，其于法不患不相傅致也，于是而国事大乱。江冯请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，陈元争之，光武听元而黜冯之邪说，可谓知治矣。臣下之相容，弊所自生也；臣下之相讦，害所自极也。如冯之言，陪隶告其君长，子弟讼其父兄，洵然三纲沦、五典斁，其不亡也几何哉！

大臣者，日坐论于天子之侧者也；用人行政之得失，天子日与酬辨，而奚患不知？然而疑之也有故，则天子不亲政而疏远大臣，使不得日进乎前，于是大臣不能复待天子之命而自行其意。天子既疏远而有不及知，犹畏鬼魅者之畏暗也，且无以保大臣之必不为奸，而督察遂不容己。媚疾苛覈之小人，乃以挠国政而离上下之心。其所讦者未尝不中也，势遂下移而不可止。藉令天子修坐论之礼，勤内朝外朝之问，互相咨访，以析大政之疑，大臣日侍宸，无隙以下比而固党；则臺谏之设，上以纠君德之愆，下以达万方之隐，初不委以毛鷲攻击之为，然而面欺擅命之慝，大臣固有所不敢逞，又焉用督察为哉？

况大臣者，非一旦而加诸上位也。天子亲政，则其为侍从者日与之亲，其任方面者，以其实试之功能，验之于殿最而延访之，则择之已夙，而岂待既登公辅之后乎？唯怠以废政，骄以傲人，则大臣之得失不审，于是恃纠虔之法，以为不劳而治也。于是法密而心离，小人进而君子危，不可挽矣。

【二二】

乘乱以起兵者，类不得其死，而隗嚣独保首领以终。嚣之所为，盖非犯阴阳之忌而深天下之怨者，不亦宜乎！藉其子纯弗叛以逃，虽世其家可也。嚣之所以不终事汉者，愆于更始之败而蒞以失之也。以身托人，而何容易哉，则固不容不慎；慎而过焉，遂成乎蒞，于是而毁家存汉之心，不能固守而成乎逆。然而兵不越陇，而毒未及于天下，郑兴、马援、申屠刚去之而不留，来歙刺之而不杀，隐然有名义在其心而不忘，其异于公孙述、张步、董宪之流远矣。惜哉，其不奉教于窦融耳。卑屈而臣于公孙述，则势蹙而无联之为也。其怙终而不听光武之招，则愧于马、窦而恐笑其不夙也。蒞而成乎愚，而固不安于戕忍诡随之为，乃以善其死而免于显戮。天维显思、自求自取之谓也。

【二三】

任为将师而明于治道者，古今鲜矣，而光武独多得之。来歙刺伤，口占遗表，不及军事，而亟荐段襄，曰：“理国以得贤为本。”此岂武臣之所及哉？歙也、祭遵也、寇恂也、吴汉也，皆出可为能吏、人可为大臣者也。然而光武终不任将帅以宰辅，诸将亦各安于鞅鞞而不欲与于鼎铉。呜呼！意深远矣。故三代以下，君臣交尽其美，唯东汉为盛焉。

【二四】

苟为欲治之君，乐其臣之敢言者有矣，而敢言之士不数进。非徒上无能容之也，言出而君怒，怒旋踵而可息矣，左右大臣得为居闭而解之；藉其终怒不释，乃以直臣而触暴君，贬窜诛死，而义可以自安且自伸也。唯上之怒有已时，而在旁之怨不息，乘闭进毁，且翹小过以败人名节，则身与名俱丧，逮及子孙族党交游而皆受其祸，则虽有骨鯁之臣，亦迟回而愴于一言。故能容敢言者非难，而能安敢言者为难也。

光武以支庶之余，起于南阳，与其人士周旋辛苦、百战以定天下，其专用南阳人而失天下之贤儒，虽私而抑不忘故旧之道也。且南阳将吏，功成爵定，亦未闻骄倨侈汰以乱大法，夫岂必斥远而防制之。乃郭伋以疏远之臣，外任州郡，慷慨而谈，无所避忌。曰：“当简天下贤俊，不宜专用南阳故旧。”孤立不惧赫奕之阉宦，以昌言于廷，然而帝不怒也。且自邓禹以降，勋贵盈廷，未有忿疾之者，伋固早知其不足畏而言之无尤。诚若是，士恶有不言，言恶有不敢哉？诸将之贤也，帝有以镇抚之也；奖远臣以忠鯁，而化近臣于公坦，帝之恩威，于是而不可及矣。宋祖怀不平于赵普，而雷德骧犹以鼎铛见责，曲折以全直臣，而天子不能行其意。伋言之也适然，帝听之也适然，南阳勋旧闻之也适然。呜呼！是可望之三代以下哉？

【二五】

建武十二年，天下已定，所未下者，公孙述耳。三方竞进，蹙之于成都，述粮日匮，气日衰，人心日离，王元且负述而归我，此其勿庸劳师亟战而坐收也较然矣。触其致死之心，徼幸而犹图一逞，未易当也。吴汉逼成都而取败，必然之势矣。光武料之于千里之外而不爽，非有不测之智也，知其大者而已。

故善审势者，取彼与我而置之心目之外，然后笼举而规恢之，则细微之变必察；耳目聳于可见之形，而内生其心，则智役于事中，而变生于意外。诗云：“不出于颍。”出于颍者，其明哲无以加焉。昆阳之拒寻、邑，邯鄲之蹙王郎，光武固尝以亟战得之矣，彼一时也。吴汉效之而恶得不败！

【二六】

公孙述之廷不可仕也；虽然，述非王莽比矣，不得已而姑与周旋以待时，不亦可乎？李业、王皓、王嘉遽以死殉之，过矣。述之初据蜀也，犹未称帝，威亦未淫也；察其割据之雄心，虑相污陷，夫岂无自全之术哉？乃因循于田里家室之中，事至而无余地，居危乱之邦，无道以远害，畏溺而先自投于渊，介于石而见几者若此乎？

譙，荐贿以免，则尤可丑矣。处乱世而多财，辱人贱行以祈生，殆所谓“负且乘致寇至”者与！哀、平之季，廉耻道丧，一变而激为吊诡，蜀人尤甚

焉。匹夫匹妇之谅，恶足与龚胜絜其孤芳哉！

【二七】

晋平公喜其臣之竞，而师旷讥其不君。为人君者，欲其臣之竞，无以异于为人父者利其子之争也。光武之诏任延曰：“善事上官，勿失名誉。”其言若失君人之道，而意自深。延曰：“忠臣不和，和臣不忠，上下雷同，非陛下之福。”考异曰：延传作“忠臣不私，私臣不忠”。按高峻小史作“忠臣不和，和臣不忠”，意思为长，又与上语相应，今从之。然则尊卑陵夷，相矫相诤，以兴讼狱而沮成事，抑岂天子之福乎？

夫欲使上官之履正而奉公也，但择其人而任之。夫既使居上位矣，天子无能纳诸道而制其进退，乃恃下吏之駮戾以翹其过而为异同，于是乎相劝以傲，而事之废兴，民之利病，法之轻重，人得操之以行其意。其究也，下吏抗上官而庶民抗下吏，怨讟生，飞语兴，毁誉无恒，讼狱蠡起，天子亦何恃以齐天下，使网在纲，有条而不紊乎？阴阳之气不和，则灾沴生；臣民之心不和，则兵戎起。共、驩不和于舜、禹，管、蔡不和于周、召，如是而可以为忠臣乎？

光武欢息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为延之说所摇与？抑姑以取其一节之亢直而善成其和衷与？以为治理之定论，则非矣。

【二八】

道非直器也，而非器则道无所丽以行。故能守先王之道者，君子所效法而师焉者也；能守道之器者，君子所登进而资焉者也。王莽之乱，法物凋丧，公孙述宾宾然亟修之。其平也，益州传送其瞽师、乐器、葆车、輿辇，汉廷始复西京之盛。于此言之，述未可尽贬也。

述之起也非乱贼，其于汉也，抑非若隗嚣之已北面而又叛也。于一隅之地，存礼乐于残缺，备法物以昭等威，李业、费贻、王皓、王嘉，何为视若戎狄乱贼而拒以死邪？自述而言，无定天下之略，无安天下之功，饰其器，憫其道，徇其末，忘其本，坐以待亡，则诚愚矣。自天下而言，群竞于智名勇功，几与负爪戴角者同其竞鬯，则述存什一于千百，俾后王有所考而资以成一代之治理，不可谓无功焉。马援，倜傥之士也，斥述为井蛙，后世因援之鄙述，而几令与孟知祥、王建齿，不亦诬乎？

汉道中圯，而述储文物以待光武，五代涂炭，而李氏储文艺以待宋太宗，功俱未可没也。宋失汴梁而钟律遂亡，乃者南都陷而浑仪遂毁，使当世而有公孙述也，可勿执李、费二王之硜硜以拒之也。

【二九】

高帝初入关，约法三章，“杀人者死”无待察其情，而壹之以上刑。盖天下方乱，民狎于锋刃，挟讎争利以相杀者不可卒弭，壹之以死而无容覆勘，约

法宽而独于此必严焉，以止杀也。

王嘉当元、哀之世，轻殊死刑百一十五事，其四十二事，手杀人者减死一等。建武中，梁统恶其轻，请如旧章。甚矣，刑之难言也。杀人一也，而所繇杀之者毕。有积忿深毒，怀贪竞势，乘便利而杀之者；有两相为敌，一彼一此，非我杀彼，则彼杀我，偶胜而杀之者；有一朝之忿，虽无杀心，拳勇有余，要害偶中，而遂成乎杀者。斯三者，原情定罪，岂可概之而无殊乎？然而为之法曰：察其所自杀而轻重之。则猾民伏其巧辩，讼魁曲为证佐，赅吏援以游移，而法大乱。甚矣，法之难言也。

夫法一而已矣，一故不可干也，以齐天下而使钦畏者也。故杀人者死，断乎不可词费而启奸也；乃若所以钦恤民情而使死无余憾者，则存乎用法之人耳。清问下民者，莫要乎择刑官而任之以求情之道。书曰：“刑故无小，赦过无大。”故与过之分，岂徒幕外弯弓不知幕中有人而死于射之谓乎？横逆相加，操杀己之心以来，而幸胜以免于推刃，究其所以激成而迫于势者，亦过之类也；猝然之忿怒，疆弱殊于形体，要害不知规避，不幸而成乎杀者，亦过之类也。一王悬法于上，而不开以减死之科；刑官消息于心，而尽其情理之别。则果于杀人者，从刑故之条；而不幸杀人者，慎赦过之典。法不骖而刑以祥，存乎其人，而非可豫为制也。

夫法既一矣，而任用刑者之矜恕，则法其不行矣乎？而抑有道焉。凡断刑于死者，必决于天子之廷，于是而有失出失入之罚，以儆有司之废法。既任吏之宽恤，而又严失出以议其后，则自非仁人轻位禄而全恻隐者，不能无惕于中而轻贷人以破法。夫有司者，岂无故而纵有罪以自丽于罚乎？非其请托，则其荐贿，廷议持衡而二患惩，则法外之仁，可以听贤有司之求瘼，而伺忍一人死复继之以一人乎？若曰杀人而可不死也，人将相戕而不已也，而亡虑也。虽减死而五木加之，犴狴拘之，流放徒录以终其身，自非积忿深毒、怀贪竞势之凶人，亦孰乐有此而昧于一逞也乎？

【三〇】

治盗之法，莫善于缓；急者，未有不终之以缓者也。且盗之方发而畏捕也，疆则相拒，弱则惊窜伏匿而莫测其所在。缓之而拒之气馁矣，不能久匿而复往来于其邑里族党矣，一夫之力擒之而有余矣，吏不畏其难获而被罪也。人孰无恶盗之情，而奚纵之？惟求之已急也，迫之以拒，骇之以匿，吏畏不获而被罪，而不敢发觉，夫然后展转浸淫而大盗以起，民以之死，而国因以亡。

光武之法，吏虽逗留、回避、故纵者皆勿问，听以禽讨为效。牧守令长畏愞选怯不敢捕者，皆不以为罪，只取获贼多少为殿最。唯匿蔽者乃罪之。此不易之良法，而愚者弗能行久矣。

【三一】

张纯、朱浮议宗庙之制，谓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，请除舂陵节侯以下四亲庙，以先帝四庙代之。光武抑情从议，以昭穆祔元帝，而祠其亲于章陵，毕于后世之苟私其亲者，而要未合于礼之中也。

为人子者，必有所受命而后出为人后，内则受命于父以往，外则受命于所后之父母而来，若哀帝之于成帝是已。故尊定陶为皇，而自绝于成帝，非也。若内无所禀，外无所承，唯己之意与人之扳己而继人之统，此唯天子之族子，以宗社为重，可以不辞，而要不得与受命出后者均。何也？父子之恩义，非可以己之利与臣民之推戴而薄其所生，诬所后者以无命为有命也。况乎光武之兴，自以武功讨篡逆而复宗祫，其生也与元帝之崩不相逮，而可厚诬乎哉？成、哀、平不成乎君者也，废焉可也。元帝于昭穆为诸父，而未有失德，勿毁而列于世，得矣；以为己所后而祔之，不可也。光武之功德，足以显亲，南顿令而上虽非积累之泽，而原本身之所自来，则视组绀以上而尤亲。尊者自尊也，亲者自亲也，人子不敢以非所得而加诸亲。故组绀之祀，得用天子之礼乐，而特不追王。则南顿以上四世之庙不可除，而但无容加以皇称而已。后世之礼，势殊道毕，难执先代之相似者以为法，而贵通其意。光武之事，三代所未有也，七庙之制，不必刻画以求肖成周，节侯以下与元帝以上并祀，而溢于七庙之数，亦奚不可？所难者唯祫祭耳。然使各以其昭穆，君先臣后，从太祖而合食，礼原义起，岂与哀帝之厚定陶、欧阳修之崇仆王、张孚敬之帝兴献，同其紊大分而伤彝伦乎？

若纯与浮之言大宗，则尤谬矣。大宗者，非天子之谓也。礼曰：“别子为祖，继别为宗。”宗者，百世不迁；而天子之位，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，乃至本支绝而旁亲立，国中斩而支庶兴，初非世次相承而不可越。故天子始兴，而母弟为大宗。尊者嗣位，亲者嗣宗。宗者，一姓之独尊也，位者，天下之同尊也，天子之非大宗明矣。大宗无后，就大宗之支子以次而嗣，递相衍以百世，而昭穆不乱，故以宗为重而绝其私亲。天子不与于宗子之中者也，嗣位也，非嗣宗也，不拘于昭穆之次，孙可以嗣祖，叔父可以嗣从子者也。使汉而立大宗焉，抑唯高帝之支子相承不绝，天下虽亡而宗不圯，非王莽所得篡，而光武亦弗能嗣焉。纯与浮不考于周礼，合宗与位而一之，于周且悖，而况汉乎？疏漏寡闻，任气以矫时王之制，其与欧阳修、张孚敬之说，毕失而同归矣。

【三二】

王氏之祸烈矣！光武承之，百战而刘宗始延，愆往以貽后，顾命太子而垂家法，夫岂无社稷之臣？而唯阴识，阴兴之是求。识虽贤，何知其不为莽之恭？识虽不伪，能保后之外戚皆如识乎？饮堇而幸生，复饮以冶葛，卒使窦、梁

、邓、何相踵以亡汉。光武之明，而昏于往鉴如是者，何也？

帝之易太子也，意所偏私而不能自克，盈廷不敢争，而从舆之者，自郅恽之佞外无人焉。若张湛者，且洁身引退以寓其不满之意矣。东海虽贤，郭况虽富而自逸，光武不能以自信，周旋东海而优郭氏，皆曲意以求安，非果有鸣鸠之仁也。于是日虑明帝之不固，而倚阴氏以为之援，故他日疾作，而使阴兴受顾命领侍中，且欲以为大司马而举国授之。

呜呼！人苟于天伦之际有私爱而任私恩，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鲜不违道而开败国亡家之隙，可不慎哉！卒之帝崩而山阳王荆果假郭况以称乱，则帝之托阴氏以固太子之党，亦非过虑也。虽然，虑亦过，不虑亦过；虑以免一时之患，而贻数世之危，固不如其弗虑也。

【三三】

汉之通西域也，曰“断匈奴右臂”。君讳其贪利喜功之心，臣匿其徼功幸赏之实，而为之辞尔。夫西域岂足以为匈奴右臂哉？班固曰：“西域诸国，各有君长，兵众分弱，无所统一，虽属匈奴，不相亲附，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，而不能与之进退。”此当时实征理势之言也。

抑考张骞、傅介子、班超之伏西域也，所将不过数十人，屯田之卒不过数百人，而杀其王、破其国翱翔寝处其地而莫之敢讎。若是者，曾可以为汉而制匈奴乎？可以党匈奴而病汉乎？且匈奴之犯汉也，自辽左以至朔方，横互数千里，皆可阑入，抑何事南绕玉门万里而窥河西？则武帝、张骞之诬也较著。光武闭关而绝之，曰：“东西南北自在也。”灼见其不足为有无而决之矣。

夷狄而为中国害，其防之也，劳可不恤，而虑不可不周。如无能害而徼其利，则虽无劳焉而祸且伏，虽无患焉而劳已不堪，明者审此而已矣。宋一亡于金，再亡于元，皆此物也。用夷攻夷，适足以为黠夷笑，王化贞之愚，其流毒惨矣哉！

【三四】

光武之于功臣，恩至渥也，位以崇，身以安，名以不损，而独于马援寡恩焉，抑援自取之乎！

宣力以造人之国家，而卒逢罪谴者，或忌其彊，或恶其不孙，而援非也，为光武所厌而已矣。老氏非知道者，而身世之际有见焉。其言曰：“功成名遂身退。”盖亦察于阴阳屈伸之数以善进退之言也。平陇下蜀，北御匈奴，南定交趾，援未可以已乎？武谿之乱，帝愍其老而不听其请往，援固请而行。天下已定，功名已著，全体肤以报亲，安禄位以戴君，奚必马革裹尸而后为愉快哉！光武于是而知其不自贵也；不自贵者，明主之所厌也。夫亦曰：苟非贪俘获之利，何为老于戎马而不知戒乎？明珠之谤，有自来矣。老而无厌，役人之

甲兵以逞其志，诚足厌也。故身死名辱，家世几为不保，违四时衰王之数，拂寒暑进退之经，好战乐杀而忘其正命，是谓“逆天之道”。老氏之言，岂欺我哉？

易之为教，立本矣，抑必趣时。趣之为义精矣，有进而趣，时未往而先倦，非趣也；有退而趣，时已过而犹劳，非趣也。“日昃之离，不鼓缶而歌，则大耋之嗟，凶。”援之谓与！

【三五】

事难而易处之则败，事易而难图之亦败。易其难者，败而知其难，将改图而可有功；难其易者，非急悔而姑置焉，易者将成乎难，而祸不息矣。

武陵蛮之叛也，刘尚之全军偈焉，马成继往而无功焉，马援持之于壶头，而兵之死者大半，援亦殒焉。及乎援已死，兵已疲，战不可，退不能，若有旦夕歼溃之势；而宗均以邑长折简而收之，群蛮帖服，振旅以还，何其易也！其易也，岂待今日而始易哉？当刘尚、马援之日，早已无难潜伏，而贪功嗜杀者不知耳。使非均也，以疲劳之众与蛮固争，蛮冒死以再覆我军，虽饥困而势已十倍矣。

呜呼！一隅之乱，坐困而收之，不劳而徐定。庸臣张皇其势以摇朝廷之耳目，冒焉与不逞之虏争命，一溃再溃，助其燄以燎原，而遂成乎大乱。社稷邱墟，生民左衽，厉阶之人，死不偿责矣。

【三六】

汉诏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，人极之毁，自此始矣。非但其挟戎心以乘我也，狎与之居而渐与之安，风俗以蛊，婚姻以乱，服食以淫，五帝、三王之天下流泆解散，而元后父母之大宝移于非类，习焉而不见其可耻也，闭有所利而不见其可畏也。技击诈谋，有时不逮，响沫狎媠，或以示恩，而且见其足以临我；愚民玩之，黠民资之，乃至一时之贤豪，委顺而趋新焉。迤及于千岁以后，而忘其为谁氏之族矣。臧宫、马武请北伐，光武曰：“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。”柰之何延之于萧墙之内也！

【三七】

明帝英敏有余，而蕴藉不足，光武选师儒而养以六经之教，得其理矣，然而张佚、桓荣未足以称此。岂当时无闭起之豪杰，守先王之道以待学者，可以为王者师乎？抑有其人而光武未之能庸也。

奚以知佚、荣之不称也？帝欲使阴识傅太子，张佚正色而争之，是矣。帝遂移太傅之命以授佚，自非圣人以天自处而无疑，与夫身为懿亲、休戚与俱而无容辞，未有可受命者也。佚乃自博士超擢居之而不让，恶可以为帝王师！桓荣受少傅之车马印绶，陈之以谄诸生，施施然曰：“今日所蒙，稽古之力也

，可不勉哉！”抱君子谋道之忧者，闻斯言也，有不汗面者乎？而足以为帝王师乎？

呜呼！师道之难也，于蒙之象见之。人心之险，莫险于利禄之得失；惟以艮止之德，遏欲以静正，不获其身，不见其人，而后夏楚收威，行于胄子。身教立，诚心喻，德威著，塞蒙心之贪戾，而相沐以仁让。故曰：“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”身之不正，何以养人哉？荣与佚区区抱一经以自润，欲以动太子之敬信，俾忘势让善而宜人，讵可得乎？赖明帝之不为成帝也，非然，荣与佚之情，亦奚以愈于张禹邪？故曰：“能自得师者王。”光武之豫教，太子之尊师，而所得仅若此，王道之所以不兴与！

【三八】

以祖妣配地只于北郊，汉之乱典也。光武以吕后几危刘氏，改配薄后，乱之乱者也。吕氏之德，不足以配地矣，薄后遂胜任而无歉乎？开国之君，配天而无歉者，非以其能取天下贻子孙也。宇内大乱，庶民不康，三纲沦，五典斲，天莫能复其性；暴政夺人居食，兵戎绝其生齿，地莫能遂其养；王者首出，诛恶削潜，以兵治而期于无兵，以刑治而期于无刑；饥者食，寒者衣，散之四方者逸以居，于是而得有其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以相亲而相逊；代天以奠兆民，而相天地之不足，则臣子推崇之以配天，以是为与天通理也。母后，一姓之妣也，配祖于宗庙而私恩伸矣。位非其位也，君授之也；德非其德也，元后为民父母，母道亦君所任，非后所任也。吕后不足以配地，薄后其能堪此乎？故曰乱也。

象之不仁，舜不得不以为弟，丹朱之不肖，尧不得不以为子，天伦者受之于天，非人所得而予夺者也。夫妇之道，受命于父母，而大昏行焉；出以其道，而自夫制焉。为人子孙而逆操其进退，己不道而奚以治幽明哉？文姜之逆也，而春秋书曰“夫人”。僖公致成风以抑哀姜，而春秋书曰“用致”。吕后之罪，听后世之公论，非子孙所得黜也；薄后非高帝之伉俪，非子孙所得命也。告祠高庙，退吕进薄，幸先君之无知，唯己意以取必焉。舜不能使瞽瞍之不子象，而光武能使高帝之不妻吕后哉？慕容垂追废可足浑氏，崔鸿讥其以子废母，致其子宝弑母而无忌。人君垂家法以贻子孙，顺天理而人情自顺，大义自正。如谓光武借此以儆宫闱，乃东汉之祸，卒成于后族，徒为逆乱，而又奚裨邪？故曰乱之乱者也。卷七

◎明帝

【一】

明帝即位之元年，率百官朝于先帝之陵，上食奏乐，郡国计吏以次占其谷价及民疾苦，遂为定制。迨后灵帝时，蔡邕从驾上陵，见其威仪，察其本意

，欢明帝至孝惻隐之不易夺，而古不墓祭之未尽也，邕于是乎知通矣。

夫云古不墓祭，所谓古者，自周而言之，盖殷礼也。孔子于防墓之崩，泫然流涕曰：“古不修墓。”其云古者，亦殷礼也。孔子殷人也，而用殷礼，示不忘故也。然而泫然流涕，则圣人之情亦见矣。殷道尚鬼，贵神而贱形，礼魂而藏魄，故求神以声，坐尸以献，是亦一道也，而其弊也，流于墨氏之薄葬。若通幽明一致而言之，过墓而生哀，岂非夫人不自己之情哉！

且夫谓神既离形而形非神，墓可无求，亦曰魂气无不之也。夫既无不之矣，则亦何独墓之非其所之也？朝践于堂，事尸于室，祝祭于祊，于彼乎，于此乎，孝子之求亲也无定在，则墓亦何非其所在。始死之设重也，瓦缶也；既虞而作主也，桑栗也；土木之与人，毕类而不亲，而孝子事之如父母焉，以为神必依有形者以丽而不舍也；岂絜形之所藏，曾瓦缶桑栗之不若哉？墓者，委形之藏也；孙者，委形之化也。以为非其灵爽之故，则皆非故矣；以为形之所委，则皆其体之遗矣；事尸之礼，以孙为形之遗而事之如生，乃于其形之藏而弃之于朽壤乎？夫物各依于其类，不得其真，则以类求之。形之与神，魂之与魄，相依不舍以没世，则神如有依，不违此也审矣。

孝者，生于人子之心者也；神之来格者，思之所成也；过墓而有哀愴之情，孝生于心，而神即于此成焉。且也，是形也，为人子者寒而温之，暑而清之，疾痛疴癢而抑搔之，事之生平，一旦而朽壤置之，曰有尊形者在焉，其情愴，其道过高而亡实。庄也、墨也，皆尝以此为教，而贼人惻隐之良；虽为殷道，自匪殷人，何为效之哉？子曰：“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损益于礼之中，而不伤仁义，百世之后，王者有作，前圣不得而限之矣。故曰：“丧，与其易也宁戚。”执古礼以求合，抑情以就之，易之属也；情有所不忍，虽古所未有而必伸，戚之属也；守章句以师古者，又何讥焉！

【二】

养老之典，有本有标，文其标也；文抑以动天下之心而生其质，则本以生标，标以荫本，枝叶荣而本益固矣。养老于痒，袒而割牲，执酱而馈，执爵而酹，标也。制民田里，教之树畜，免其从政，不饥不寒，而使得养其老，本也。王者既厚民之生，使有黍稷、酒醴、丝絮、鸡豚可以养其老矣；然恐民之怙其安饱，而孝弟之心不生也，于是修其礼于太学，躬亲执劳，惇宪乞言，以示天子之必有尊，而齿为天下之所重，乃以兴起斯民之心而不敢凭壮以遗老，则标以荫本而道益荣。明帝修三老五更之礼，养李躬、桓荣尽敬养之文，于时之天下，果使家给户饶遂其衣帛食肉以奉其父母乎？抑尚未也？民未给养而徒修其文，则固无以兴起孝弟而虚设此不情之仪节矣。虽然，文与质相辅以成者也；本与标相扶以茂者也。以天下之未给而不遑修其礼焉，俟之俟之，而终于废

坠矣。修其文以感天下之心，抑可即此以自感其心，俯仰磬折之下，顾文而思之，必有以践之，而仁泽之下流，亦将次第而举矣。明帝之时，内寇靖，边陲无警，承光武之余泽，犹挹水于江、承火于燧也。则文以滋质，标以荫本，亦不得曰虚致此不情之仪节也。乃若其不可者，记曰：“敬老为其近于父也。”以近父故敬，则敬老以父而推尔。光武崩，曾未期年，而雍容于冠冕笙磬之下，不己急乎！躬与荣凭几受馈，而寝门之视膳，天夺吾欢，则固有憺怛而不宁者。明帝、东平王苍皆斩焉衔恤之子也，王亟请之，帝辄行之，无已泰乎！是则斲本而务其末也。

【三】

明帝永平三年，以左冯翊郭丹为司徒，郡守人为三公，循西汉之制也，而尤不待内迁而速拔之以升。其后邪穆、鲍昱皆以太守践三公之位，其重吏事也甚矣。是道也，以奖郡守，使劝进于治理，重其权而使安于其职则得也；若以善三公之选，则有不贵于此者，何也？道者，事之纲也，天下者，郡之积也。即事而治之，目与纲并举而不可有遗；即道而统之，举其纲而不得复察其目；此郡守三公详简之殊也。以郡守纤悉必察之能，赞君道而摄大纲，则琐细而亏其大者多矣。

五方之政，刚柔之性毕于天，饶瘠之产毕于地，一郡之利病，施于百里以外，则利其病而病其利。郡守之得民也，去其郡之病以兴其利，而民心悦矣。遂以概之于天下，是强山国以舟、泽国以车，徒为病而或足以毙也。然则郡守果贤，固未可坐论清宫，而平章四海。况乎名之所自成，实之所自损，黄霸之贤，且以鹄雀之欺为鼎足羞，况不能如霸者，而遽以宗社托之乎？是则旦郡守而夕三公，庙堂无广大从容之化，其弊也，饰文崇法以伤和平正直之福，非细故也。明帝勤吏事，而不足与于治道，未可为后世择相法也。

【四】

宗均去槛穽，而九江之虎患息，其故易知也。人与虎争，而人固不胜矣。槛穽者，人所与虎争之具也，有所恃而轻与虎遇，蹈危而不觉，虎与人两毙之术也。均之令曰：“江、淮之有猛兽，犹北土之有鸡豚。”谓其繁有而不可使无也。常存一多虎于心目，而无恃以不恐，则自远其害。推此道也，以治民之奸可矣。

故其论治，谓文法廉吏不足以止奸，亦以雞豚视奸而奸者诘，与天下息机而天下之机息也。文法之吏，恃文法以与奸竞而固不胜；廉吏恃廉以弗惧于奸，而奸巧以伤之；惟其有恃也，而遂谓奸之不足防也。挈大纲，略细法，讼魁猾胥不得至于公廷矣，奚以病吾民哉？均之所挟持者弘远矣。刘先主、诸葛武侯尚申、韩，而蜀终不竞，包拯、海瑞之悁疾，尤其不足论者已。

【五】

楚王英始事浮屠，而以反自杀；笮融课民盛饰以事浮屠，而以劫掠死于锋刃；梁武帝舍身事浮屠，而以挑祸乐杀亡其国；邪说暗移人心，召祸至烈如此哉！

浮屠之教，以慈愍为用，以寂静为体，以贪、嗔、痴为大戒。而英、融、梁武好动嗜杀，含怒不息，迷乎成败以召祸，若与其教相反，而祸发不爽，何也？夫人之心，不移于迹，而移于其情量之本也。情量一移，反而激之，制于此者，大溃于彼，溃而不可复收矣。浮屠之说，穷大失居，谓可旋天转地而在其意量之中，则惟意所规，无不可以得志，习其术者，侈其心而无名义之可守。且其为教也，名为慈而实忍也；发肤可忍也，妻子可忍也，君父可忍也，情所不容己而急绝之，则愤然一决而无所恤矣。

又其为说也，禁人之欲而无所择；于是谓一饮、一食、一衣、一宿，但耽著而无非贪染也。至于穷极无厌，毒流天下，而其为贪染，亦与寸丝粒米之贪同其罪报而无差别。则既不能不衣食以为物累，又何惮于穷极之贪饕而不可为乎？迫持之，则举手扬目而皆桎梏；宽假之，则成毁一同，而理事皆可无碍，心亡罪灭而大恶冰释，暴逆凶悖无非梦幻泡影，一悟而悉归于空。故学其学者，未有不駮戾以快于一逞者也。

桎梏一脱，任翱翔于剑锋虎吻以自如一真法界，放屠刀、出淫坊，而即获法身。操之极而继以纵，必然之势也。英何惮而不反，融何恤而不掠，衍何忌而不纳叛怒邻以驱民于锋刃哉？赵阅道、张子韶、陆子静之不终于恶，幸也；王钦若、张商英、黄潜善，则已祸人家国矣。

【六】

让国之义，伯夷、泰伯为昭矣，子臧、季札循是以为节，而汉人多效之。丁鸿逃爵，鲍骏责之曰：“春秋之义，不以家事废王事。”允矣，而犹未尽也。汉之列侯，非商、周之诸侯也。古之诸侯，有其国，君其民，制其治，盖与天子迭为进退者也，君道也。汉之列侯，食租衣税，而无宗社人民之守，臣道也。君制义，臣从义，从天子之义，非己所得制也。古之诸侯，受之始祖，天子易位，而国自如。澳之列侯，受之天子，天子失天下，则不得复有其封。国非己所得私也，何敢以天子之爵禄唯己意而让之也。

且君子之让国，非徒让其禄也。叔齐之贤，王季、文王之德，故伯夷、泰伯以保国康民兴王制治之道德勋名让之。若禄，则己所不屑，而可以非分之得污弟为爱弟乎？鸿弟盛而贤也，不必侯而可以功名自见也；如其不能，则亦温饱以终身而已矣。禄食者，簞食豆羹之类也，让者小而受者媿，商、周之义，恶可效之后世乎？读古人书，欲学之，而不因时以立义，鲜不失矣。子曰

：“以与尔邻里乡党乎！”受列侯之封，分禄以与弟，斯得矣，侯岂鸿所得让者哉？

【七】

史有溢词，流俗羨焉，君子之所不取。纪明帝之世，百姓殷富，曰“粟斛三十钱”。使果然也，谋国者失其道，而民且有馁死之忧矣。

一夫之耕，中岁之获，得五十斛止矣。古之斛，今之石也。终岁勤劳，而仅得千五百钱之利，口分租税徭役出于此，妇子食于此，养老养疾死葬婚嫁给于此，盐酪耕具取于此，固不足以自活，民犹肯竭力以耕乎？所谓米斛三十钱者，尽天下而皆然乎？抑偶一郡国之然而讹传之也？使尽天下而皆然，尚当平糴收之，以实边徼，以御水旱，而不听民之狼戾。然而必非天下之尽然也，则此极其贱，而彼犹踊贵，当国者宜以次输移而平之，讵使粟死金生，成两匮之苦乎？

故善为国者，粟常使不多余于民，以启其轻粟之心，而使农日贱；农日贱，则游民商贾日骄；故曰：“粟贵伤末，粟贱伤农。”伤末之与伤农，得失何择焉？太贱之后，必有饿殍，明帝之世，不闻民有馁死之害，是以知史之为溢词也。虽然，亦必有郡国若此者矣，故曰谋国者失其道也。

【八】

广陵王荆、楚王英、淮阳王延，以逆谋或诛或削。夫三王者诚狂悖矣；乃观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觐，大夫欲称其贤，而欢曰：“子危我哉！大夫其对以孤声色狗马是娱是好，乃为相爱。”则明帝之疑忌残忍，夫亦有以致之也。

且三王者，未有如凎、兴居之弄兵狂逞也，绥之无德，教之无道，愚昧无以自安，而奸人乘之以告讐，则亦恶知当日之狱辞，非附会而增益之哉？楚狱兴而虞延以死，延以舜之待象者望帝，意至深厚也，而不保其生。寒朗曰：“公卿口虽不言，而仰屋窃欢。”则臣民之为寒心者多矣。作图讖，事淫祀，岂不可教，而必极无将之辟以加之，则诸王之寝棘履冰如睦所云者，善不敢为，而天性之恩几于绝矣。

西京之亡，非诸刘亡之也；汉之复兴，诸刘兴之也。乃独于兄弟之闭，致其猜毒而不相舍，闻睦之言，亦可为之流涕矣。身没而外戚复张，有以也夫！

【九】

班超之于西域，戏焉耳矣；以三十六人横行诸国，取其君，欲杀则杀，欲禽则禽，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。盖此诸国者，地狭而兵弱，主愚而民散，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余也。万里之外，孱弱之夷，苟且自王，实不能踰中国一亭长。其叛也，不足以益匈奴之势；其服也，不足以立中夏之威；而欺弱凌寡，挠乱其喙息，以诧奇功，超不复有人之心，而今古称之，不益动妄人以为

妄乎？发穴而攻蝼蛄，入沼而捕鳅鯪，曰：“智之奇勇之神也。一有识者笑之久矣。”

光武闭玉门，绝西域，班固赞其盛德。超，固之弟也。尝读固之遗文，其往来报超于西域之书，述窦宪殷勤之意，而羨其远略，则超与固非意异而不相谋也。其立言也如彼，其兄弟相奖、诬上徼幸以取功名也如此，弄文墨趋危险者之无定情，亦至此乎！班氏之倾危，自叔皮而已然，流及妇人而辩有余，其才也，不如其无才也。

◎章帝

【一】

陈汤幸郅支之捷，傅介子徼楼兰之功，汉廷议者欲绌而勿录，可矣；介子、汤无所受命，私行以徼幸，既已遂其所图，而又奖之，则妄徼生事之风长，而边衅日开。若第五伦之欲弃耿恭也，则无谓矣。

恭之屯车师也，窦宪奏遣之，明帝命之。金蒲城者，汉所授恭使守者也；车师叛，匈奴骄，围之经年，诱以重利，胁以必死，而恭不降。车师之屯，其当与否，非事后所可归咎于恭也；恭所守者，先帝之命，所持者汉廷之节，死而不易其心，斯不亦忠臣之操乎！车师可勿屯，而恭必不可弃，明矣。伦独非人臣子与？而视忠于君者，如芒刺之欲去体，何也？鲍昱之议是已，然犹未尽于先帝之命也。山陵无宿草，忿疾而委其衔命之臣于原野，怨怼君父以寄其恶怒于孤臣，伦之心，路人知之矣。伦之操行矫异，无孝友和顺之天良，自其薄待从兄以立名而已然，是讵足为天子之大臣乎？

【二】

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，道者，刚柔质文之谓也。刚柔质文，皆道之用也，相资以相成，而相胜以相节。则极重而必改，相制而抑以相生，消息之用存乎其闭；非即有安危存亡之大，则俟之三年而非需滞，于是而孝子之心遂，国事亦不以相激而又堕于偏。明帝之明察，诚有过者；而天下初定，民不知法，则其严也，乃使后人可得而宽者也。章帝初立，鲍昱、陈宠急矫先君之过，第五伦起而持之，视明帝若胡亥之惨，而已为汉高，章帝听而速改焉，将不得复为人子矣。

人君当嗣位之初，其听言也，尤不容不慎也。臣下各怀其志于先君之世，而或不得逞，先君没，积愤懑以求伸，遂若鱼之脱于钩，而唯其洋洋以自得。斯情也，名为谋国，而实挟怨怼君父之心，幸其死以鸣豫者也。为人子者，奈何其殉之！且君而尚宽弛与，则人臣未有不悦矣；君而尚严察与；则人臣未有不怨矣。故察吏治、精考覈、修刑典，皆臣下之所大不利焉者；幸先君之

没，属望于新君，解散法纪以遂其优游，嘖有烦言，无所顾忌；立心若此，而殉之以干臣民之誉，过听之病，成乎忘亲，而可不慎哉！

明帝之过于明察也，非法外而加虔刘，如胡亥之为也，尽法而无钦恤之心耳。其法是，其情则过；其情过，其法固是也。即令大狱之兴，罹于囚隶者，有迫待矜释者焉；章帝自得以意为节宣，姑即事而贷之，渐使向宽，以待他日；则先帝之失不章，嗣君之孝不损，而臣民之禁忌乐育，亦从容调燮以适于中，无或骤释其衔勒，以趋于痿痺，俾奸宄探朝廷之意旨，以罔戒于吞舟。今陈宠之言曰：“荡涤烦苛之法。”帝之诏曰：“进柔良，理冤狱。”皆唯亟反明帝以表毕。君若臣相劝于纵弛，一激一反，国事几何而不乱哉！

故刚柔文质，道原并建，而大中即寓其闭。因其刚而柔存焉，因其文而质立焉，有道者之所尚也。怀忿怼而递更张之，如攻仇讎，如救暴乱，大快于一时，求逞而无忌，其弊也，又相反而流以为天下蠹。为此说者佞人也，明主之所放流者也。此道不明，唐、宋以降，为君子者，矫先君之枉以为忠孝，他日人更矫之，一激一随，法纪乱，朋党兴，国因以敝。然后知三年无改之论，圣人以示子道也，而君道亦莫过焉矣。

【三】

称母后之贤，至明德马后而古今无毕词，读其诏，若将使人涕下者，后盖好名而巧于言者也。建初二年大旱，言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，奸人邪说，言之而罔所媿忌，亦至此哉！

夫人不从上之言，而窥上之心以为从，久矣；言者之无媿忌，有致之者也。章帝屡欲封诸舅，后屡却之，受封已定，复有万年长恨之语，人皆以谓封诸马者章帝强为之，非后意也。乃后没未几，奏马防兄弟奢侈踰僭，悉免就国，且有死于考掠者，同此有司，而与大旱请封之奏邈不相蒙也。奸人反覆以窥上意，则昔之请封，为后之所欲；后之劾治，为章帝之所积愤而欲逞，明矣。是以知帝之强封诸舅，阳违后旨，而实不获已以徇母之私也。

车骑之盛，丁宁戒责，而操国之兵柄，讨羌以为封侯地，第五伦争之而不克；兵柄在握，大功既建，复饰恭俭以要誉；此王莽之故智，后所属望于诸马者将在是乎！东京外戚之害，遂终汉世，而国繇以亡，自马氏始，后为之也。故言不足以征心，誉不足以考实。马后好名而名成，工于言而言传，允矣其为“哲妇”矣。哲妇之尤，当时不觉，后世且不知焉，以欺世而有余，可不畏哉！

【四】

论守令之贤，曰清、慎、勤，三者修，而守令之道尽矣乎？夫三者，报政以优，令名以立，求守令之贤，未有能置焉者也。虽然，持之以为标准，而矜

之以为风裁，则民之伤者多而俗以诡，国亦以不康。矜其清，则待物也必刻；矜其慎，则察物也必细；矜其勤，则求物也必烦。夫君子之清、清以和，君子之慎、慎以简，君子之勤、勤以敬其事，而无位外之图。于己不浼，非尽天下而使严于箠豆也；于令不妄，非拘文法而求尽于一切也；于心不逸，非颠倒鸡鸣之衣裳，以使人从我而不息也。君子修此三者，以宜民而善俗，用宰天下可矣。然而课政或有所不逮，而誉望减焉，名实之相诡久矣。第五伦言“陈留令刘豫、冠军令驷协务为严苦，吏民愁怨，议者反以为能”，谓此也。使豫与协不衔其曲廉小谨勤劳之迹，岂有予之以能名者？欲矫行以立官坊而不学，则三者之蔽，民愁而俗诡。故曰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。”弦歌兴而允为民父母，岂仅恃三者哉！

【五】

纳谏之道，亦不易矣。君无爵赏以劝之，则言者不进；以爵赏劝之，言者抑不择而进；故纳谏难也。抑有道于此，士之有见于道而思以匡君者，非以言讎爵赏也，期于行而已矣。故明君行士之言，即所以报士，而爵赏不与焉。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。”此之谓与！

且夫进言者，绳君之愆而匡之，则言虽未工而知其为忠直之士，心识其人，而以爵赏继其后，其失焉者鲜矣。若夫所言者，求群臣之得失而抑扬之，取政事之沿革而敷陈之，其言允，洵可行矣，而人之贤不肖未可知也。此而以爵赏酬焉，则佞人杂进而奚保其终哉？

抑其可是矣，其人非不肖矣，因其言之不讳，而置之左右，使旦夕纳诲焉。上既唯言是取，人且引言为已任而欲终其敢言之名，于是吹求在位者无己，而毛举庶务之废兴以为言资。将有事止于此，而言且引之以无穷，非奸而斥之奸，非贤而奖之贤；事不可废而欲已之，事不可兴而欲行之；荒唐苛细之论，皆以塞言之员，而国是乱。故言者可使言也，未可使尽言也；可使尽言也，不可使引伸为无己之言也。斟酌之权，在乎主心，乐闻谏而不导人以口给，爵赏之酬，其可轻乎哉！

章帝于直言极谏之士，补外吏而试其为，非无以酬之，而不引之以无涯之辩，官守在而贤不肖抑可征焉，庶几得之。

【六】

与贤者在于得人，与子者定于立嫡，立嫡者，家天下一一定之法也。虽然，嫡子不必贤，则无以君天下而保其宗祜，故必有豫教之道，以维持而不即于咎。太甲颠覆典刑，而终迁仁义，以伊尹也。乃夫人气质之不齐，则固有左伊尹右周公而不能革其恶者。和峤困于晋惠帝之愚；而教且穷，故汉元、晋武守立适之法，卒以亡国。则知适子之不可教，而易之以安宗社，亦诘不可，古之

人何弗虑而守一成之例以不逼其变乎？君子所垂法以与万世同守者，大经而已。天下虽危，宗社虽亡，亦可听之天命而安之。何也？择子之说行，则后世暱宠嬖而易元良，为亡国败家之本，皆托之以济其私。君子不敢以一时之利害，启无穷之乱萌，道尽而固可无忧也。

光武以郭后失宠而废太子縵，群臣莫敢争者。幸而明帝之贤，得以揜光武之过。而法之不臧，祸发于毕世，故章帝废庆立肇，而群臣亦无敢争焉。呜呼！肇之贤不肖且勿论也，章帝崩，肇甫十岁，而嗣大位，欲不倒太阿以授之妇人而不能。终汉之世，冲、质、蠡吾、解渎皆以童昏嗣立，权臣哲妇贪幼少之尸位，以唯其所为，而东汉无一日之治。此其祸章帝始之，而实光武贻之也。故立适与豫教并行，而君父之道尽。过此以往，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而又奚容亿计哉！

【七】

不测之恩威无常经，谋略之士所务也，谓足以震人于非所期而莫敢不服。虽然，岂足恃哉？张紆守陇西，羌人反，其酋号吾首乱入寇，追而生得之，紆释之遣归；已而迷吾寇金城塞，紆与战，败之，迷吾将人众诣临羌纳降，紆以毒酒杀之。战而获，则释之；降而来，则杀之；紆以是为不测之恩威也。于是而羌祸之延于秦、陇者几百年而后定。一生一杀，不可测者如是也，彼将何据以为顺逆之从哉？

战而禽，禽而释，何惮乎不战；胜可以逞，败犹可以生也。降而来，来而杀，何利乎降；降而必死，不如战而得生，其不决计相寻于死斗者鲜矣。故恩威者，必有准者也，在己可白，而在物可信也。感其恩者不渝，畏其威者不可犯，乃以服天下而莫敢不服。尚勿轻言不测哉！

【八】

西汉之衰自元帝始，未尽然也；东汉之衰自章帝始，人莫之察也。元帝之失以柔，而章帝滋甚。王氏之祸，非元帝启之，帝崩而王氏始张；窦宪之横，章帝实使之然矣。第五伦言之而不听；贵主讼之，怒形于言，不须臾而解；周紆忤窦笃而送诏狱；郑弘以死谏，知其忠，问其疾，而终不能用。若此者，与元帝之处萧、张、弘、石者无以毕。而元帝之柔，柔以己也，章帝之柔，柔以宫闱外戚也，章帝滋甚矣。托仁厚而溺于床第，终汉之世，颠越于妇家，以进奸雄而陨大命，帝恶能辞其咎哉？

曹子桓曰：“明帝察察，章帝长者。”为长者于妇人姻娅之闭，脂韦嚅喞以解乾纲，恶在其为长者哉：范晔称帝之承马后也，尽心孝道。乃合初终以观之，帝亦恶能孝邪！马后崩未几，而马氏被谴，有考击以死者矣。是其始之欲封诸舅、后辞而不得也，非厚舅氏也，面柔于马后之前，而曲顺其不言之隐也

。其终之废马氏于一旦也，非忘母恩也，窦氏欲夺其权，面柔于哲妇之前，而替母党以崇妻党也。于母氏，柔也；于诸父昆弟，柔也；于床闼，柔也；于戚里，柔也；于臣民，柔也；于罪罟，柔也；虽于忠直之士，柔也；亦无异于以柔待顽谗者也。柄下移而外戚宦寺怙恩以逞，和、安二帝无成帝之淫昏，而汉终不振，章帝之失，岂在元帝下哉？

【九】

明帝车驾屡出，历兖、非、冀、豫、徐、荆之域，章帝踵之，天下不闻以病告，然天下亦恶能不病哉！供亿有禁，窥探有禁，践蹂有禁；能禁者乘舆也，不能尽禁者从官也，不可必禁者军旅也、臺隶也，天下恶能不病也！天子时出巡游，则吏畏觉察而饰治，治可举矣。乃使果有循吏于此，举大纲而缓细目，从容以綦乎治，而废者未能卒兴，且无以酬天子之省视；于是巧宦以逃责者，抑将缘饰其末而置其本，以徒扰吏民；天下恶能不病也！

光武之明以立法，二帝之贤以继治，岂繄不念此，而乐为驰驱以病民者，何也？光武承乱而兴，天下盗贼蠡起，己亦繇之以成大业，故重有疑焉，冀以躬亲阅历，补罅整纷，而销奸桀之心，以是为建威销萌之大计焉耳。乃国用耗于刍粮，小民狎其举动，羌祸一起，军兴不给，张伯路一呼于草泽，数年而不解，蔓延相踵，垂及黄巾之起，而汉遂亡。盗贼横行，以丧天下，前此未有而自汉始之。然则厚疑天下，而恃目击足履以释忧，徒为召忧之媒，亦何益乎？

有虞氏五载一巡守，岁不给予道途，所谓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”也。周制：十有二年，王乃时巡。历三传而昭王以死，四传而穆王以荒。封建之世，天子之治，止千里之畿，则有暇以及远。五服之君，各专刑赏之柄，则遥制而不能。然且非虞舜、成王而利不偿害。况以一人统天下而耳目易穷，自非廓然大公、推诚以听监司郡县之治，未有能消天下之险阻者也。又况乐酒从禽、游观无度，如顺、桓二帝之资以为口实哉！

◎和帝

【一】

议者曰：“夷狄相攻，中国之利。”谁为此言者，以贻祸于无穷矣。邓训力破浮议，保护诸胡，免于羌难，群胡悦从，训乃专力以攻迷唐，而迷唐远窜，智矣哉！楚庄吞舒、蓼，而后灭陈、破郑，败晋于郟；夫差栖越于会稽，而后大败齐师，胁晋于黄池；冒顿破东胡，而后困高帝于平城；苻坚吞慕容、卷河西，而后大举以寇晋；蒙古灭金、灭夏，西收钦察畏吾儿，南收六诏，而后举襄、樊以亡宋。夷狄之起也，恆先并其丑类，而后及于中国。中国偷庸之士，犹且曰：夷狄相攻，吾利也。地益广，人益众，合众小而成一大，犹疥癬之

毒聚为一癰也。屡胜之气益壮，习于攻击之术益熟，得利而其愿益奢，我且鼯鼯自得，以为虎斗于穴而不暇及于牧厩也，祸一发而不可收矣。

善制夷者，力足以相及，则抚其弱、抑其疆，以恩树援，以威制暴，计之上也，力不足以相及，闻其相攻也而忧之，修城堡，缮甲兵，积刍粮，任将训卒，以防其突出，策之次也。听其蹄齧以增其疆，幸不我及以缓旦夕之祸，坐毙之术也。其尤烈者，激之、奖之、助之，以收兼弱拾残之余利，不知戎心之熟视我吭而思扼之也。悲夫！庸人一言而祸千古，有如是夫！

【二】

南单于降汉，光武置之西河塞内，迨和帝之世，窦宪出塞五千里，大破北匈奴，北单于逃亡，其余种于除健请立，袁安、任隗欲乘朔漠之定，令南单于反北庭，驱逐于除鞬，而安其故庐，此万世之长策也。于除鞬不得立，而汉亡一敌。送南匈奴反北庭，统一匈奴，而南单于抑且以为恩。乃若阳以施大德于南虏，而阴以除中国腹心之蠹，戎心不启，戎气不骄，袁风不淫于诸夏，判然内外之防，无改于头曼以前之旧，刘渊、石勒之祸，恶从而起哉？

夷狄阑居塞内，狎玩中国，而窥闭乘弱以恣寇攘，必矣。其寇攘也，抑必资中国之奸宄以为羽翼，而后足以逞，使与民杂居，而祸烈矣。尤不但此也，民之易动于犷悍悖淫、苟简喙息，而畏礼法之检束，亦大化之流所易决而难防也。古之圣王忧之切，故正其氏族，别其婚姻，域其都鄙，制其风俗，维持之使若其性。而民之愚也，未能安于向化而利行之也。廉耻存，风俗正，虽有不利，而固不忍于禽行以不容于乡党。夷狄入而杂处焉，并且与之相市易矣，必将与之相交游矣，浸乃与之结昏姻矣；其衣、其食、其寝处、其男女，盖有与愚不肖之民甘醉饱、便驰逐而相得者矣。彼恶知五帝、三王之前，民之蹄齧弃捐与禽兽伍，而莫保其存亡之命者，固若此也。则且诧为新奇，大利于人情，而非毁五帝、三王之为赘疣。然而疆力不若也，安忍僇利不若也，则君之、宗之、乐奉而率从之，而不知元后父母之必就吾同类而戴以德乘时之一人矣。

女奚之酿也，必择其酸醅而去之，恶其引旨酒而酸之也；慈父之教也，必禁其淫朋而绝之，恶其引朴子而胥淫也。祸莫重于相引，而相害者为轻；害知御，引不知避也。于是而知袁安、任隗之识远矣。其言曰：“光武招怀南单于，非谓可永安内地，正以权计之算，扞御北狄。”夫光武岂可谓之权哉？倒置重轻，而灭五帝、三王之大经也。

【三】

孝和之世，袁安、任隗、丁鸿为三公，何敞、韩稜为尚书，皆智勇深沈，可与安国家者也。窦宪之党，谋危社稷，帝阴知而欲除之，莫能接大臣与谋

，不得已而委之郑众，宦寺之亡汉自此始。非和帝宠刑人、疏贤士大夫之咎也，微郑众，帝其危矣。揆所自始，其开自光武乎！崇三公之位，而削其权，大臣不相亲也；授尚书以政，而卑其秩，近臣不自固也。故窦宪缘之制和帝不得与内外臣僚相亲，而唯与阉宦居。非宪能创锢蔽之法以钳天子与大臣也，其家法有旧矣。三公坚持匈奴之议，而不能违宪之讨虏，权轻则固莫能主也。尚书郅寿抗窦宪而自杀，则诛赏待命于权臣也。西汉之亡也，张禹、孔光悬命于王氏之手而宗社移矣。光武弗知惩焉，厚其疑于非所疑者，使冲人孤立于上，而权臣制之，不委心膺于刑人，将谁委乎？明主一怀疑而乱以十世，疑之灭德甚矣哉！

创业之主而委任大臣，非仅为己计也。英敏有余，揽大政于一心，而济之以勤，可独任矣。大臣或有一二端之欺己，而遂厚致其疑；然其疑君子也，必不信小人；君子且疑，而小人愈惧；此岂可以望深宫颐养中材以下之子孙乎？公辅无权，中主不胜其劳，而代言之臣重；代言之臣秩卑，不得与坐论而亲宸坐，则秉笔之宦寺持权；祸乱之兴，莫挽其流矣。天下皆可疑，胡独不疑吾子孙之智不逮，而暱于宴安也乎？

当其始也，大臣与宦寺犹相与为二也，朝纲立而士节未堕，则习尚犹端，而邪正不相为借。若袁安、任隗、丁鸿者，虽忧时莫能自效，而必不攀郑众以有为。事不求可，功不求成，自靖以听天，而不假枉寻以直尺，故郑众虽有成劳，而尚存捡桢。迨及君臣道隔，宦寺势成，大臣之欲匡君而卫国者，且介绍之以行其志，而后宦寺益张而无所忌。杨一清因张永以诛刘瑾，杨涟且不得不左袒王安以抑魏忠贤，则忠端之大臣不能绝内援以有为，又恶能禁小人之媚奄腐哉？高拱、张居正之废兴，一操于冯保之荣落。上失其道，下莫能自主，祸始于东汉，而流毒万年，不亦憯乎！

【四】

朋党之兴，其始于窦宪之诛乎！霍氏之败也，止其族类之同恶者，而不及其余；王莽篡而伏诛，王闳其族子而免，他勿论已。窦宪之即法也，窦笃、窦景、郭璜、邓叠之同恶，诛之可也；宋繇以大臣而与比，罢之可也；班固之怙势而横，窜之可也；尽举其宗族宾客名之以党，收捕考治之，党之名立，而党祸遂延于后世。君子以之穷治小人，小人即以之反噬君子，一废一兴，刑赏听人情之报复，而人主莫能尸焉，汉、唐以还，危亡不救，皆此之繇也，可不悲乎！

子曰：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。”然则中材之可移者多矣。无所慕而好善，无所惩而恶不善，中心安仁者，天下之一人也。出而欲仕，仕而欲速，非能择恶而远之，抑非必择善而忌之也。人主不能正于上，大臣不能持于下，授奸

邪以奔走天下之柄，使陷于恶，无抑内媿于心乎？捐廉耻，迷祸败，徼一旦之利禄，以蹈于水火，仁人所哀矜而不以得情为喜者也。锢之以党，而蹙之以窃年，实繁有徒，亦且聚族延颈待国事之非而乘之复起。迨其后也，愤毒积，而善类之死生县于其手，而唯其斩艾。国亡人而人亡国，自臣子之迭相衰王酿之，而君亦且无如之何，此抑可为痛哭者矣！

邪党之依附者，戚里也、宦寺也、宫闱也。乃陈蕃之死以窦武，亦戚里也；司马、吕、范之贬以宣仁，亦宫闱也；杨、左之杀以王安，亦宦寺也。彼小人者，亦何不可借戚里、宫闱、宦寺之名以加君子哉？子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枉者直，则直用之，奚党之有乎？舜之所诛者共、驩耳，而告司徒曰：“敬敷五教，在宽。”中材之士，不绝其利禄之径，而又涤除其佞佞之名，亦何为不濯磨以自新邪？

张酺曰：“宪等宠贵，群臣阿附唯恐不及，言宪怀伊、吕之忠，比邓夫人于文母。严威既行，皆言当死，不顾其前后。”以此思之，君失道于上，大臣失制于前，使人心摇摇靡定，行不顾言，言不顾心，如饮之狂药而责其狂，狂可恶，而饮之药者能勿疾乎？君子当思有以处之矣。定国者一人，非天下之自能定也。愤奸邪之驰骋，快诛殛于一朝，博流俗之踊跃，其反也，还以自戕而戕国。捶铁者戒其反覆，任人之宗社，曾爱铁之不若，而亟反亟覆以折之也！

【五】

章帝命曹褒制汉礼，不参群议，断自上裁，而褒杂引五经、旁及讖纬以成之。和帝之加元服，亦既用之矣，张酺奏褒擅制、破乱圣术而废之，褒所定礼遂不传于世，亦可惜矣！褒之引讖纬以定彝典，其说今闭见于郑玄，如号上帝以耀宝魄之类，诚陋矣；若其杂引五经以参同异者，初未尝失。而酺以专家保残之学，屈公义以伸其私说，其不能通于吉凶哀乐之大用也庸愈乎？

秦废三代之彝典，制氏、戴氏、后氏仅传其一曲，而不可通之于他，未可执也。且即其存者而犹有不可执者焉。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”因者，仁义之蕴、中和之藏、彝伦之敍耳。夏、殷、周治法相仍，而犹随时以损益，况郡县之天下迥异于三代者哉？

即以彝伦之不易者言之：父子，均也；而汉、唐无自出之帝，不可强立，王侯无社稷之守，长子之丧，不当上视君父。君臣，均也；而令之于守，掾属之于守令，国相长史之于侯王，生杀废置统于天子，令共之谊，自异于三代侯国之臣。兄弟，均也；侯王无国，公卿不世，孝秀登朝，士农迭为兴废，宗子不得独尊，支庶不得终贱。夫妇，均也；同姓而婚姻不通，乃同一姓而所出者异，周、齐、楚、郑之各有王氏，非本支也；周宗之支，周、鲁、滕、邢、孟、仲、臧、南，固同姓也；禁异出而不禁同祖，非其本矣。秦奖节妇，而出

妻再适，不齿于人伦；舅姑视父母，以正家纲，而答拜之仪，且适骄其悍妇。然则彝伦之损益，得五经之精意，而无嫌于损益，多矣。他如觐聘之礼，田猎之制，相见之仪，馈赠之节，郡县行之，而情固不浹，事固不治。是必通变以审天则，穷理以察物宜，曲体乎幽明之故，斟酌乎哀乐之原，使贤者可就，不肖可及，以防淫辟，以辨禽兽，而建中和之极，用锡万民，固必参五经之大义微言，以出入会通，而善其损益；虽或有过焉，可俟后之作者，继起而改之，可勿虑也。若夫专家之学，守其故常，执闻见而迷其精音，亦恶足尚哉？

褒之礼，吾知其必有疵也；虽然，吾知其必有得也。应劭、蔡邕之所传，语而不详，永嘉之后，夷礼杂附，而天道人事终于昏翳，惜哉！使褒之礼而传也，辨其失，存其得，考其异，验其同，后之人犹有征焉。张酺以迂执之说致其淹没，是亦古今之大缺陷矣。自宋以后，律吕毁而九宫之淫乐兴，冠冕废而袍靴之胡服滥，九献亡而酹酒之野祭行。乃至郭守敬以介然之颖明，废历元而弃天纪，径以为直，便以为利，人之且沦于禽兽也，悲夫！

【六】

东汉不任三公，三公因不足任，上失御而下遂偷也。刘方、张奂亦有名誉，自致大位矣，乃于和帝之世，因仍章帝之柔缓，弗能有补。所谄为敢言者，为梁氏报怨，吹求窦氏以迎帝之私情而已。乱先帝夫妇之伦，逢嗣君寡恩之恶，舍旧趋新，犯神人之怨恫，而树援于后族，是尚足为天子之大臣乎。帝手诏曰：“恩不忍离，义不忍亏。”三公读此而不媿以死，非人也。夫当窦后生存之日，窦景横逆，何弗一言匡救，而必待后之死，乃践蹂之如斯其酷邪？窦替梁兴，而东汉遂大乱，三公为宫闱妒争之吠犬，而廉耻埽地，固其人之不肖，抑汉以论道之职为养尊处优之余食赘形，休戚不相共，而无以劝之也。则光武作法之凉，不能谢咎矣。

【七】

班超之告任尚曰：“塞外吏士，本非孝子顺孙，皆以罪过徙补边屯，宜荡佚简易，宽小过，总大纲。”此后世将兵之善术也，然繇此而言兵者难矣。严之，则兵心离而无与效死；宽之，则恣其骄暴而以病民；故曰难也。

三代即民即兵，井甸之赋，师还而仍为乡邻，将虽宽而兵自不为民害。故师之象曰“容民畜众”，宽而无损也。后世之兵出于召募，类皆贪酒嗜色樗蒲淫酗之民，容者所不能容，畜者所不易畜也，其不禁而兵为民害久矣。然而三代之兵，不敢暴于其国，而诸侯相竞于侵伐，则出疆而斩木堙井、俘虏掠夺，有所不禁。后世所与出塞之士，弥望而皆茅苇逐盗之兵，所克皆为内地，守法而不内侵，则饥渴暴露，生之不保，而况有所利乎？然则三代兵不毒民，但不毒乎国中，而自有余逞。故后世之言兵者，倍为难也。无已，则唯达其贪饕

淫荡之情，重其饗犒，椎牛酹酒，优裕有余，而后可持法而严以驭之，而民其不病矣乎！

乃将之严也，尤恶其矜名而邀士大夫之誉也。有恤民之心，而矜惠民之名，法浮于情，而足以召怨。无恤民之实，而徒徇清市德，斩刈壮士以要盈廷之荐剡，求兵之以躯命报斗筲之粟，欲其弗鸟兽散也，其可得乎。故获市井小民之歌颂者，必溃之将也；得学士大夫之称说者，必败之将也；多其兵而寡其食，必亡之国也；以名求将而不以功，授将帅殿最之权于清议者，必乱之政也。厚以养之，简以御之，弗与民杂处而殊之，屯聚之于边陲，而与民相忘以安之，庶几乎民无所施其恩怨，士大夫无所容其毁誉，为将者坦然任意以斟酌其恩威，而后兵可得而用也。故曰难也。

【八】

辟毕端者，学者之任，治道之本也。乃所谓毕端者，诡天地之经，叛先王之宪，离析六经之微言，以诬心性而毁大义者也。非文辞章句度数沿革之小有合离，偏见小闻所未逮而见为毕者也。六经当秦火之余，非汉儒则愈亡逸，不可谓无功；而专家以相竞，不可谓无罪。善求益者，乐取其所不及以征所已及，丽泽并行竞流以相度越而汇于大川，朋友讲习之功，所为取诸兑也；见善而迁，如风之下流，如雷之相应，而十朋之龟弗克违，所为取诸益也。汉之诸儒，各有师传，所传者皆圣人之道所散见也。而习气相沿，保其专家以相攻击，非其所授受者谓之毕端，天子听其说而为之禁，不已陋与！

徐防位三公，天子所与论道者也。道论定而为天下则。乃首所建白禁博士弟子之意说，坐以不修家法之罪，离析圣道，锢蔽后起之聪明，精义隐而浮文昌，道之不亡也几何哉？宋承其弊，苏、王二氏之学迭为废兴，而诡淫以逞。延及于今，经义取士，各有师承。塾师腐士，拾残沈以为密藏，曾不知心为何用、性为何体，三王起于何族，五霸兴于何世。画地为狱，徽纆不解，非是者谓之破裂文体。因而狂迷之士，请以雌黄帖括沈埋烟雾之老生从祀先师。世教衰，正学毁，求斯人之弗化为毕物也，恶可得哉？

【九】

善言天者验于人，未闻善言人者之验于天也。宜于事之谓理，顺于物之谓化。理化，天也；事物，人也；无以知天，于事物知之尔。知事物者，心也；心者，性之灵、天之则也。汉儒言治理之得失，一取验于七政五行之灾祥顺逆，合者偶合也，不合者，挟私意以相附会，而邪妄违天，无所不至矣。

和帝之世，正阳之月，日有食之，有司无以塞咎，举而归之兄弟诸王留京师之应。呜呼！天其欲使人主绝毛里之恩，蔑鞠子之哀，忍伎以逞阳刚之威焰乎？亡周者六国、彊秦，鲁、卫终安其分；亡汉者前有王莽，后有袁、曹、孙

氏，而先主犹延其祀；亡魏者司马，亡晋者刘裕，亡唐者朱温，又降而孤立无援，异类乘而灭之，兄弟何尤焉。当和帝时，宗支削，外戚张，此正所谓阴逼天位、离火下燿、明夷之世也而顾责之天子仅有之兄弟。读和帝之诏，有人之心者，不禁其潜然泣下矣！妄人逞妖诬之辞，援天以制人主，贼仁戕义而削社稷之卫，乃至此哉！

夫日食有常度，而值其下者蒙其咎。抑惟惩愆思过以避阴阳之沴，反诸心，征诸事，察诸物，无往而不用其修省，恶可以一端测哉！虽亿中，不足取也，况其妄焉者乎！宏帝殇帝附

【一】

司马迁有言：“伯夷虽贤，得孔子而名益著。”吾于泰伯亦云。三代以下不乏贤者，而无与著，贤不著而民不兴行，世无有师圣人乐善之心者也。汉清河上庆其贤矣。夫庆之废，章帝之私也。庆废而安于废，母以诬死而不怨，怡然与和帝相友爱而笃其敬，窦后没，和帝崇梁氏之礼，庆垂涕念母，欲求作祠堂而守礼不敢言，和帝崩，立襁褓之子于民闭，而无所窥望，庶几乎知命而安土以敦仁者乎！

当东汉时，兄弟以相让为谊，刘恺、丁鸿皆闻东海王疆之风以起，然而逃匿颠沛，效伯夷、泰伯而徇其迹，则谓之好名非苛也。庆从容于章、和之世悍后之旁，优游辇毂，徐就藩封，执臣礼而处之若忘，德弥隐，志弥深，礼弥谨，行弥庸，其不膺至德之称，天下后世无有师圣人乐善之心为心者也。庆之所为，亦可谓“民无得而称”矣。

东海王之安于废也，母氏固存而不失其尊养也，然且山阳王荆假之以称乱，无抑疆有可乘之闭，而荆乘之。安帝以赤子卧天下之上，而无有拥庆以起者，庆有以弭之也，非疆之所能逮也。唐宋王成器委顺于玄宗之世，其近之矣。乃玄宗以戡乱之大功，虽嗣睿宗而若其自致，成器固不敢干，非若庆之以私爱相妨而坐废。成器虽不争，岂能望庆之项背乎？三代以下未尝无贤也，人不知也。殇帝夭，庆子祐终嗣天位，人所不知，天佑之矣。

【二】

延平之诏曰：“郡县欲获丰穰之誉，多张垦田，竞增户口，不畏于天，不媿于人，自今以后，将纠其罪。”庶几乎仁者之怒矣。

垦田之不足为守令功，不待再思而知也。田芜而思垦之，民之不能一夕安寝而忘焉者，而特力不足耳。其能垦与，吏虽窳，不能夺也；其不能垦矣，吏虽勤，不能劝也。病而不甘食者，慈父不能得之于子，无亦防其强食而噎焉耳。必欲劝之垦也，则无如任其垦而姑不以闻之县官也。张垦田而民愈不敢垦，欺天罔人，毒流原野而田终以芜，国终以贫，此孝宣之世，窃循吏之名者

，祸之所延，而贪君利之，纠以罚面害其弭乎！

若夫户口之增，其为欺谩也尤甚。春秋、战国之世。列国争民以相倾，则以小惠诱邻国之民而归己，国遂以疆，非四海平康之道也。郡县之天下，生齿止于其数，人非茂草灌木，蹶然而生，实于此者虚于彼，飞鸿偶有所集，哀鸣更苦，非可藉为士著也。曷抑问所从来而知增者之为耗乎？不然，抑将析人父子兄弟而赋及老稚，虐莫甚焉。贪君以为利，酷吏以为名，读延平之诏，知章、和之世，守令之贼民以邀赏者多矣。张伯路之援棘矜而起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

【三】

母后临朝，未有不乱者也。邓后之视马后也为尤贤，马后贤以名，邓后较有实矣。厚清河王庆而立其子，诏有司捡敕邓氏家门非过，遣邓鹭兄弟还第，皆实也，宜乎其贤无以愈也。然而听政十年，国用不足，至于鬻爵，张伯路起于内，羌叛于外，三辅流亡，天下大困，非后致之而孰使然邪？

盖后之得贤名者，小物之俭约、小节之退让而已，此里妇之炫其修谨者也。所见所闻，不出闺闼，其择贤辨不肖，审是非，度利害，一唯琐琐姻亚之是庸。故任尚屡败而不黜，一得罪于邓氏而死不旋踵，徙民蹙地，唯邓鹭之意而人不能争。其尤忤害者，杜根、成翊世进归政之谏，而扑杀于廷。则擅国暱私，糜国于无名之费以空国计，人不得而知者多矣。张禹、尹勤、梁鲟、徐防、张敏、李膺、司马苞、马英，皆以庸劣之才，取容邓氏，而致三公，袁敞铮铮而早不能容，则崇佞替忠，上下相蒙以酿乱而不自觉者多矣。呜呼！后之始立以贤名，后之终总大政以贤著，干愚贱之誉，而蠹隐于中，蚀木不觉，阴始凝而履霜，亦孰知坚冰之至哉？

故奖妇贤者，非良史之辞也；事女主者，非丈夫之节也。司马温公历鉴于汉、唐，而戴宣仁后以行其志，佞者为之说曰：母改子道。岂非过乎？

【四】

利之所在，害之所兴，抑之已极，其纵必甚。故屈伸相感而利生，情伪相感而害起，屈伸利害之相为往复，而防之于早，以无不利。智者知之明也，而庸愚不知。知者则立法以远害，不知则徇利以致凶，利害之枢机在此矣。

永元之后，降羌布在郡县，为吏民豪右所徭役，积以愁怨，及迎段禧之役，征发羌骑，诸羌犇溃，因结聚人寇，而龙右、三辅、并、益皆残杀破败，内乱乘之，汉因以衰。制之不早，火郁极而燎原，屈伸必然之数也。

中国之智，以小慧制戎狄；戎狄之智，以大险覆中国；中国之得势而骄，则巧以渔其财力；戎狄之得势而逞，则很以恣其杀掠；此小胜而大不胜之固然也。役其力，听役矣；侵其财，听侵矣；债帅、墨更、猾胥、豪民，施施自

得，而不知腰领妻孥之早已在其锋刃羁络闭矣。

制吏民而使勿虐之者，下策也。贪猾者幸快其须臾之意欲，刑罚非所畏也。或且献其佞说，曰“何事苦理民以奖异类”，如汲黯之言矣。力可役，财可侵，大险之伏，不敌小慧，贪猾者何知，近取股掌而弗利之邪？迨及郁极而燔，蒙其利者死骨已朽，而后生食报于毒，亦痛矣哉！

故王者之于戎狄，暴则惩之，顺则远之，各安其所，我不尔侵，而后尔不我虐。旅獒之戒，白雉之却，圣人之虑，非中主具臣所测也。

【五】

赏以春夏，刑以秋冬。赏者，封国受爵之锡命也；刑者，五刑大辟之即市也。天有恒经，王有恒政，顺天以不违其温肃之气，王道之精微也。而夷狄盗贼之主，逞喜怒而不为之节，则干天而伤民。然其为义，止此而已。进忠贤者，引之若不及；赏军功者，劝之使复効；秋冬不举万一汰先朝露，王者之心恻矣，贤者功臣之心亦沮矣。若夫听讼断狱，易固曰“明慎用刑而不留狱”。留狱者，法之所为大扰也。留以俟秋冬，而枉者直者交困于心而不能释，怨且繇是而深，而变计滋起矣。

且其留而待时也，将拘禁之与？徽纆丛棘之苦，刷于笞杖，逮连证佐，浸以贿而游移其初心。若纵之与？自知不免，几何而不逋也！故夫子取子路之无宿诺，诺不宿，狱不留矣。唯大辟抵罪已定，囚之以待秋冬，缓死而不拂天之和气；肉刑未除，劓、刖、宫、墨，有事刀锯，不可戾温和之化；王者之慎，慎以此尔。夫岂流刑使即三居，扑刑旋施教诫，纵证佐于南亩，省簿书于掾史之谓哉？

月令非三代之书，然其曰“孟夏断薄刑”。孟夏，正阳之月也，可以断刑，则春夏之余月可知矣。鲁恭之言，有得有失，言治理者不可不辨。若响响之仁，缓之乃以贼之，以是为顺天而爱民，岂理也哉？哀矜清问，则四时皆春，不徒以其文也。

【六】

和、安之世，汉所任将者，任尚也，军安得不覆，乱安得不极也！尚严急而不知兵，见于班超之说。而犹不仅此。章帝以来，历三世而国事屡变，窦宪盛，尚则为宪之爪牙；邓鹭兴，尚则为鹭之心膂；宪败，宾客皆坐，而尚自若；西域叛乱，北边丧师，汉法严矣，而尚自若；尚者。一后世之债帅也。平襄之败，死者八千余人，羌遂大盛而不可制；尚翱翔汉阳者三载，坐视羌人之暴，罚谪弗及，复以侍御史将兵于上党，迁中郎将，屯于三辅，保禄位、怙兵权而不惧。尚何以得此哉？其鞶金帛以曲媚宫闱戚里者可知矣。然则其严急也，乃以渔猎吏士而为结纳之资也。三辅残，国帑空，并、凉、益士死不收，徙

不复，羌人力尽而瓦解，尚乃起而与邓遵争功以死，天殛之也。尚之诛也，赍脏千万以上。宪与鹭所为议尚以稔其恶者在此矣。债帅之兴，其始于东汉乎！而邓鹭之为汉蝥贼可知矣。母后听政而内外交寇，其所繇来亦可知矣。

【七】

盗贼之兴，始于王莽之世。莽篡，天下相师以寇攘，而抑刘崇、翟义以草泽起义先之，未足开盗贼窥天之径也。张伯路一起而滨海九郡陷没，孙恩、窦建德、黄巢、方腊、李自成踵兴，而四海鼓动，张伯路实为之嚆矢焉。

三代之盛，大权在天子也。已而在诸侯矣，已而在大夫矣，已而在陪臣矣，浸以下移而在庶人矣。郡县之天下，诸侯无土，大夫不世，天子与庶人密迩；自宰执以至守令，所为尊者，荣富而已，其他未有尊也。上姓百家相雄长而莫能制，丰凶不能必之于天，贪廉不能必之于吏，风会移之，怨毒乘之，欻然狂起，抑将何法以弭之哉！

易曰：“天险不可升也。”谓上下之分相绝，而无能陵也。易国而郡县，易侯而守令矣；安守令也有体，严守令也有道。守令之仁暴，天子之所操也；其次，廷臣之所衡也；其次，省方之使所纠也；非百姓之所可与持也。赍吏兴，上下蔽，天子大臣弗能廉察，激民之重怨，而假民以告讦之权，制守令之黜陟诛赏，是进庖人而分天子之魁柄。不肖之吏，弱者偷合于民，彊者相仇而竞，豪民视守令如鸡豚，可豢也、可圈也、可讦也、斯可杀也，而何弗可称兵以胁天子也？盗之所以死此而又兴彼也。

易曰：“上天下泽，履，君子以辨上下、定民志”又曰：“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盗思夺之矣。”上下不辨，民志不定，乘君子之器者，无大别于小人。侯王岂有种哉？人可鼻岸以制守令之荣辱生死，则人可侯王，而抑可天子矣。察吏不严于上，而听民之讼上，摇动人心而犹谓能达庶人之情，非审于天纲人纪者，莫知其弊也。陵夷天险而授之升，立国者尚知所惩乎！

【八】

国帑屡空，军兴不足，不获已而加赋于民，病民矣，而犹未甚也；以官鬻钱谷而减其俸，民病乃笃。邓后妇人米盐铢桑之计也，后人师之，视为两利之术，狂愚不可瘳矣。

万不获已而加赋也，抑必有则。吏方苦其不易微，未有能因而溢者也。獭不饥，不可使捕；鹰不饥，不可使逐；诱取其钱谷于前，而听其取偿于民，吝予之以生计，而委之以日掠，虽欲惩贪，词先讷涩矣。不能使徒步布衣草屨食冻老馁幼以为国效功也，则乌能禁饥鹰獭之攫而无厌哉！乃人主且曰：吾未尝加赋以于民，民如之何而不急公。上下交怨而国必亡矣。

三代之世，方百里之国，君卿大夫士世食其禄，下逮于胥史者数百人。饗

饕餮帛车乘吊车乘刍粮奔走于四方而有余。一郡之大，或兼数圻，禄于朝者几何人？官于其地者几何人？官司于结修公私交际所资于民者几何事？今之天下，其薄取也，视古而什之二三耳。而古之民足，今之民贫；古之国有余，今之国不足。下不在民，上不在君，居其闭者为獭为鹰，又使饥而教之攫；金死于一门，而粟贱于四海，则终岁岁耕耘，幸无水旱，而道殣相望必矣。

“无野人莫养君子。一上节宣野人之余以养贤，而使观人朵颐，以惟攫取之巧拙为贫富哉！鬻官爵以贱之，减俸以贫之，吏既贱而终不肯贫，廉耻随，贫窶相迫，避加赋之名，蹈腴削之实，愚者之虐，虐于暴君，曾不自知其殃民，民亦不知也。怨不知所自起而益亟矣。

【九】

汉之疆也，北却匈奴，西收三十六国。未数十年，羌人一梗于河湟，其志止于掠夺，未有窥觊汉鼎之心也。而转徙五郡，流离其民，僵仆载道，如孤豚之避猛虎。悲哉！谁为谋国者，而疆弱相贸至此极也！任尚债帅也，郅隲纨夸也，邓后妇人也；妇人尸于上，纨袴擅于廷，债帅老于边，三者合而亡国之道备焉。幸而不亡，民之死也，谁恤之哉？天下未有妇人制命，而纨夸债帅不兴者也。未有阴气凝于上，而干戈之惨不流于天下者也。故曰：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野。”气相召，祸相应，而庞参之邪说始乘之，以慄缩消生人之气，可不戒哉！

【一〇】

邓后为邓氏近亲开邸第教学，而躬自试之，史称之为美谈。汉武开博望苑，而太子弄兵；唐高开天策府选文士，而宫门喋血；天子之子且以召难，况后族乎？谚有之曰：“妇人识字则诲淫，俗子通文则健讼。”诗书者，君子所以调性情而忠孝，小人所以启小慧而悖逆者也。故曰：“民可使繇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不然，三代王者岂以仁义礼乐吝予斯人；而内不及于宫闱，外不私于姻党，何为也哉？

邓后之约飭子弟也屡矣，其辞若足观者。乃豫章唐檀告其太守曰：“方今外戚豪盛，君道微弱”。则后之宠私亲以紊朝纲可知矣。假之兵权，复假之以文教，先王经纬天下之大用，一授之匪人，国尚孰与立也！言治者，知兵权之不可旁落，而不知文教之不可下移，未知治道之纲也。一道德，同风俗，教出于上之谓也。

【一一】

有其始之，则已之也难，是以君子慎乎其始之也。西域通塞，初无当于中国与匈奴之疆弱。乃自张开始之，班超继之，中国震而矜之曰：吾以断匈奴之右臂。于是匈奴亦因而曰：是可以为吾右臂也。迨安帝之世，羌寇起，陇西隔

绝，凉州几弃，匈奴于是因车师攻杀后部司马，又杀墩煌长史索班，盖至是而西城不可弃矣。公卿乃始欲闭玉门、绝西域，置河西、陇右剥床及肤之祸于不恤，班勇力争其不可，勇之策贤于其父超矣。非勇之果贤也，时异而势不容已也。乃超之出，无挠之者，而重挠勇。勇策不用，汉师不出，匈奴寇抄不息，沈氏因之而乱。害极于邓鹭之庸懦，而祸始于张骞之挑引。故曰有其始之，则已之也寻也。

郑于台、楚，非果系重轻。而楚争之晋因争之；晋争之，楚益争之；疲天下之兵力百余年，而两皆无据。高欢、宇文泰之玉璧，朱友贞、李存勖之杨刘，一旦而以存亡系之；非其存亡之果系也，力尽于此，而余地皆虚，徒使其土之民人蹂躏而殆无遗种，皆始之者贻之，孰有能包举兴亡胜败之大而游心于余地者乎？易曰：“非所据而据焉，身必危。”凡见可据者，皆非据也，游士炫其谋，武人张其功，后欲已之而不能，故君子必慎乎其始之也。

【一二】

颍川杜根上书邓后归政安帝，后怒，扑杀之，得苏，逃宣城山中为酒家保，积十五年，后死乃出。或问以何不投知故而自苦，根言：“发露，祸及亲故。”智哉根乎！何也？亲故之能托生死者不易得也。非谓夫叛而执之也，为根之知交者应不至此也。好义之心苟不敌其私利之情，则其气先馁；好义之心与私利之情相半，即不相半而不能忘，其神必乱；气馁神乱，耳目不能自主，周旋却顾，示人以可疑，则愈密而愈疏，故义利交战于胸者，必交受其祸。今有人于此，而人或投之，邻里乡党不问焉者，以适然听之也。唯大勇者，为能以适然处变；不然，则如酒家之本不觉而固适然者也。非此而必不能矣。

呜呼！士不幸而处乱世，不屈于邪，而抑未可以死，缓急固时有矣，而可不慎所依乎！好苛礼而不简者，恤小利而形于色者，多疑而好谋者，貌愿谨而勤小物者，吊死问疾而多为容者，皆不可依者也，可弗慎邪？

【一三】

处士之征而不受命者多矣：或志过亢而不知时者也；或名高而藏其拙者也；或覬公孤师保之尊而躐级以不屑小官者也；吾于薛包独有取焉。包以至行闻，尽孝友、饬门内之修而已；自尽以求仁，而无矫毕惊人之节，初未尝规画天人，谓己有以利天下也。汉征之而拜侍中，非其事也，固非其志也。包曰：吾以尽吾门内之修，天子知我征我以风示天下，而德不孤矣；吾未尝有匡济之心，而何用仕为！

奚以知其然也？以包之所为，皆循循乎父子兄弟之闲，非襄楷、郎凯、樊英窥测天人，舍己而求诸人者比也。而汉之授以侍中，抑非其道。侍中者，出入讽议之臣也。当安帝之世，外羌戎，内盗贼，外戚、阿母、宦寺，交相煽搆

，此大人搏掎斡运见功之地，而包之志略固不及此。非天下有不可为之时，而非包敦笃修能所堪之任也，则汉任之固不以其道矣。善处包者，使分司徒之教职，而任之痒序，则得矣。不则使治一郡，以兴教化、抚贫弱，敷其洁己爱物之德，治绩懋焉。如之何以侍中任之邪！包之以死乞免，度己量时之道允协矣；岂志亢名高薄小位而覬公孤者类哉？

龙有潜也，有见也，有亢也。孔子知不可而为，圣人之亢也；伊吕之兴，大人之见也；包之终隐，君子之潜也。潜者，非必他日之见也，道在潜，终身潜焉可矣。

【一四】

安帝之不德，岂至如昌邑王贺之荒悖哉！立十五年矣，邓后宠平原王翼，欲废帝而立之；杜根请帝亲政，而扑杀之；视天位如置棊，任其喜怒，后之恶烈于吕、武矣。伊尹之放太甲，未尝他有援立，示必反之也。昌邑王之不可一日为君，霍光之不幸，而又幸得宣帝之贤也。且昌邑既废，始求宣帝于民间，未尝豫扳宣帝而后废昌邑也。邓后以妇人而辅以碌碌之邓鹭，予夺在手，唯意所授，渎大伦，玩神器，君子所必诛勿赦也。邓后死，王圣、李闰乘权而乱政，繇安帝之不君，可谓后之先识而志安社稷乎？

乃抑稽圣、闰之得以蠱帝而逞者，谁使然也？十五载见郊见庙之天子，不能自保，大臣弗能救也，小臣越位孤鸣而置之死也，舍保母宦寺而谁依邪？易位之僇辱，与死接踵，自非上哲反己自彊以潜消内衅，则免己于死而固其位，奚暇择阿母宦寺之非，而不以为恩哉！宦寺之终亡汉，李闰、江京始之也，而实邓后之反激以延进之也。

【一五】

建元中，守相坐脏，禁锢二世。刘恺以谓“恶恶止其身，春秋之义，请除其禁”，持平之论也。抑书曰：“刑乱国、用重典。”从重以挽极重之势，施之乱国，亦讵不可哉？

人之贪墨无厌、罪罟不恤者，岂其性然？抑其习之浸淫者不能自拔也。身为王臣，已离饥寒之苦，而渔猎不已，愚之不瘳，何至于是！斥田庐，藏珠玉，饰第宅，侈婚嫁，润及子孙，姻亚族党称弗绝，则相尚以迷，虽身受欧刀而忘之矣。妻妾子女环向以相索，始于献笑，中于垂泣，终则怨谪交加而无日得安于其室；则自非卓然自立者，且求徽纆丛棘之不加于身，勿宁他日之系项伏锏以偷免于且夕也。一行为吏，身为子孙之仆隶，驱使死辱而莫能逃，乃伏法以还，彼且握爵衔宪，施施自得，不复忆祖父之惨伤。呜呼！孱柔者内偏于淫威，甚于国宪，亦大可矜也已！

故贪墨者，其人也；所以贪墨者，其子孙也；拔本究源，施以禁锢之罚

，俾得谢入室之遍谪，亦讫不可哉？为子孙者，虽拥肥冝立，而士类弗齿；即甚不肖，忘情仕进，然世胄耻与为婚姻，人士羞与为朋侣，守令可持法以相按治，仇怨可抗颜以相报复。则子孙先怵，妻妾内忧，庸谨之夫，亦可藉手以寡怨于百姓。则非但弭生民之蠹贼，且以旌则善类，曲全中材，而风俗亦繇之易矣。

恶恶止其身，非此之谓也。三代世祿，士不忧贫，虽贪而无为子孙计者，先世之泽，不可自一人而斩也。

【一六】

治天下之纲纪，非徒以其名也。其实在，其名虽易，纲纪存焉。其实亡，其名存，独争其名，奚益哉！

宰相之任，唐、虞之百揆合于一，周之三公分于三；其致治者，非分合之为之，君正于上，而任得其人也。其合也，位次于天子；其分也，职别于专司。然而虽分，必有统之者以合其分。要因乎上所重，而天下之权归之。天子孚以一心，而躬亲重任，唯待赞襄则一也。自汉以后，名数易而权数移，移之有得有失，论者举而归功过于名；，天岂其名哉？操之者之失其实，则末繇以治也。

西汉置丞和而无实，权移于大将军；故昌邑之废，杨敞委随，而生死莫能自必。东汉立三公而无实，权移于尚书；故陈忠因灾毕策免三公，上书力争，言选举诛赏不当一繇尚书。两汉之毕，丞相合而三分，然其权之上移于将军、下移于尚书同也。晋之中书监，犹尚书也。唐之三省，犹三公也。宋以参知分宰相之权，南宋立左右相，而移权于平章。永乐以降，名为分任九卿，而权归内阁。或分或合，或置或罢，互相为监，而互相为因。

若其所以或治或乱者，非此也；人不择则望轻，心不孚则事碍，天子不躬亲，而旁挠之者，非外戚则宦寺也。使大将军而以德选，则任大将军可矣。使尚书中书而以德进，则任两省可矣。丞相三公其名也，唐、虞、殷、周不相师也。愆权奸而分任于参知，下移于内阁，恶在参知内阁之不足以擅权而怀奸也？上移于大将军，而仅以宠外戚；下移于内阁，而实以授宦寺；岂其名之去之哉？实去之耳。天子不躬亲，而日与居者，婢妾之与奄腐；不此之防，徒以虚名争崇卑分合之得失，亦末矣。

为公辅争名不如争实；其争实也，争权不如争道：非励精亲政而慎选有德，皆末也。荧惑守心而翟方进赐死，地震而陈褒策免，其时独无天子乎？

【一七】

周之进士也，虽云乡举里选，而必贡自诸侯与卿大夫；非诸侯与卿大夫，未有能达于天子者也。已而大夫执政，士之仕也，必于大夫；非大夫，未有

能达于诸侯者也。汉之辟召自州郡，非州郡，未有能达于三公者也；非三公，未有能达于天子者也。魏、晋之选举，中正司九品之升降；非中正，未有能达于吏部者也。隋设进士科，而唐以下因之，益以明经、学究、童子诸科，与太学上舍之选，学校岁贡之士；逮及任子掾吏，皆特达而登仕籍；士无不可自达于天子。而犹有依附权门、失身匪类、堕其召节者，此尚何所委咎哉！

周末之政在大夫也，圣门之贤，亢志陋巷，颜、闵而已；冉有之失身季氏，子路之失身孔悝，夫岂有康衢之可繇而趋邪径哉！士之仕也，犹农夫之耕也；无畇畇之隰，则阪田虽确，而不能已于荐蓁。故自隋以上，清直端洁之士，限以地，迫以时，失身于荐辟之匪人，而不免于公论之弹射，士之不幸也，古之不今若也。

杨伯起之刚方，而潜之者以邓氏故吏为其罪；邓鹭辟震，而震不能辞，时使然也。崔瑗之持正，欲说阎显立济阴王，不能见显，因陈禅以进说，禅不代达，犹以显累，终身被斥；瑗受显之辟召，而不能辞，时使然也。夫二子皆有求、路不可夺之节，而浮云之翳，白日减辉。自非蛰龙屈蠖，学颜、闵而终潜德，遭世末流，亦将如之何哉！

后世贡举法行，举主门生虽有不相忘之雅，而一峰之于南阳，念菴之于江陵，抗疏劾之，而不以为嫌。然且有别托蹊径以呈身邪党者；使当晋、汉以上，其不为郗虑、贾充之躬任弑逆者几何也？览伯起、子玉之始终，为之深悼，而士可以不恤其身故？

【一八】

人之至不仁而欲赖以为宠，人之至不祥而欲附以为援，天下之至愚，成天下之大恶，终陷天下之大刑，其能免乎？

人主即至愚且忍，未有不欲其子为天子者也。其或有所废者，必有所立，类皆私嬖妾、宠庶孽，而要亦授于其子。安帝仅一子尔，旁无嬖庶，年甫十岁，性犹婉顺，而惑于宦寺，忍弃之钟下，而不恤己之无苗裔，此诚古今之至不仁者矣。奄人之崇恶也，毒螫善类，攻毕己以行私尔。即至伤及元良，如伊戾、赵高之为，亦阴有攀附，仍不舍其君之子，而但逞于一时。王圣、江京、樊丰之琐琐怀忿于王男、邴吉，而怨及国本，吾君仅有一子，而敢摧折以濒于死亡，此诚天下之至不祥者矣。而耿宝无知，丧心失志，徇至不祥之人，行至不仁之事，惑古今至愚至忍之安帝，赖其宠禄，而附险毒之奄妾以为援；帝死未寒，宝先死于阎显之手，与圣、丰而俱炉。呜呼！不可与为父子者：必不可与为君臣。不可与为君臣者，必不可与为朋友。宝也、显也、京也、丰也，歧首之蛇，还自相噬，而阎后亦因以毙。按顺帝虽纳周举之谏，复朝阎后，而数日后阎后辄崩，其死于见迫可知，史讳言之耳。不仁之尤，不祥之甚，未有能

终日者也。刘授、刘熹、冯石之为三公，缄默不言，辱人贱行，身逸铁钺，而耻心荡然矣。卷八

◎顺帝

【一】

惜天下之不治者，曰有君无臣。诚有不世出之君矣，岂患无臣哉！所谓有君者，君在中材以上，可与为善，而庸谄之臣，无能成其美而遏其恶也，则顺帝是已。帝之废居西钟下也，顺以全生；群奸不忌，非不智也。安帝崩；不得上殿亲临，悲号不食，非不仁也。孙程等拯之危亡之中而登天位，一上殿争功，而免官就封，不使终持国政，非不断也。谅虞诩之谏逐张防，听李固之言出阿母，任左雄之策清吏治，非不明也。樊英、黄琼、郎凯公车接轸，纳翟酺之说，广拓学宫，非不知务也。使得丙吉之量，宋璟、张九龄之节，韩琦之忠，姚崇、杜黄裳之才，清本源，振纲纪，以纳之于高明弘远之途，汉其复振矣乎！而桓焉、朱宠、朱伥之流，皆衰病瓦全，无生人之气，涂饰小康，自寡其过，不能取百年治乱之大端谨持其几。而左雄、虞诩因事纳忠之小器，遂为当时之杰。区区一庞参。为时望所归，乃悍妻杀子于室而不能禁，本已先缺，而求物之正，必不能者；盈庭物望，遽尔归之，则其时在位之人才，概可知已。帝德不终，而汉衰不复，良有以也。

夫岂天于季汉之世吝于生才哉！才焉而不适于用，用焉而不尽其才者多矣。而其故有二：摧之，激之，成于女谒、宦竖、佞人之持权者则一也。女谒、宦竖、佞人互相起伏，此败彼兴，而要不出于其局。其摧焉而不克振者，仰虽忧国，俯抑恤己，清谨自持，苟祈免于清议，天下方倚之为重，而不知其不足有为也，则桓焉、朱伥之流是已。近世叶福清贺江夏以之。其激焉而为已甚者，又有二焉：一则愤嫉积于中，而抑采艸野怨读之声以求快于愚贱，事本易而难之，祸未至大而张之，有闻则起，有言必诤，授中主以沾直之讥，而小人反挟大体以相难，则李固、陈球之徒是也。近世谏臣大抵如是。一则伤宿蠹之未消，耻新猷之未展，谓中主必不可与有为，季世必不可以复挽，傲岸物表，清孤自奖，而坐失可为之机，则黄宪、徐穉、陈寔、袁闳之徒是也。唐宋以下无其人矣。激而争者，详于小而略于大，怒湍之水，不可以行巨舟。激而去者，决于弃世而忍于忧天，环堵之光，不可以照广野。呜呼！若是者，皆非不可康济之才，而不终其用。繇来久矣，岂一旦一夕之故哉！故虽有可与为善之君，而终无与弘奖而利成之也。

悲夫！大权移于女谒、宦竖、佞人，则主虽明、臣虽直，相摧相激以貽宗社生民之祸，不可谓无君，抑不可谓无臣，而终不可谓有臣也。此今古败亡之所以不救也。

二

左雄限年四十乃举孝廉，论者皆讥其已隘，就孝廉而言之，非隘也。孝廉者，尝为郡国之吏，以资满无过而举，亦中材之表见者尔；至于四十矣，所事非一，守和既无偏好之私，而练习民俗，淹通经律，兢兢焉寡过以无陨其名，超郡职而登王廷，岂患其晚哉！非然者，始试于掾曹，旋登于王国，倖途百启，猎进无厌，官常毁而狂狡者挠风化之原，是恶可不为之制乎！天子能举人而后可拔非常之士，天子能养士而后可登英少之人。孝廉之举，至于顺帝之世而已极乎陋矣，士之欲致贵显者知有郡县而不知有朝廷也，知有请托扳附而不知有学术事功也，故黄宪之流，耻之如浼焉。塞其倖猎之捷径，尚多得之自好之中人，诸葛孔明、周公瑾英年早见，而知己者得之象外，岂孝廉之谓哉？

【三】

言有似是而实非者，马融之对策是已。行其说，不足以救弊；而导其说，则足以蛊人心、毁仁义而坏风俗，融忧民之不足，而言曰：“一嫁娶之礼俭，则婚者以时矣。丧祭之礼约，则终者掩藏矣。”汉之季世，艳后尸政，寺人阿母，穷奢极侈以蠹国；私人墨吏，横行郡国以吮民；民之贫也，岂婚葬之糜之哉，融避不言，而嫁其罪于小民区区未殄灭之孝慈，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，其他日附权门而献颂，拥绛帐而纵欲，皆此念为之也。

婚葬者，人事始终之大故，记言曰：“先王重用民财，而重用之于礼。”其以奖仁厚、崇廉耻之精竟，岂褊夫陋人之所知哉？昔者殷之且亡也，昏姻之礼废，浮僻之行逞，茅束死麋可以诱女，而文王忧之；关雎之诗曰：“琴瑟友之，钟鼓乐之。”盛礼乐以宜淑女也。肃雍之车，秣如桃李，岂不节而乐以淫乎。崇闺门之廉隅，防野合之滥觞，故虽梅摽盈筐，而不忧其失时。以失时者无损于归妹之愆期，而惩刳羊无血、承筐无实之无攸利也。若夫丧祭，则岂君之忍禁其民、民之忍背死以求财之足者乎？家贫而厚葬，非礼也。喻贤者以俯就，使无以不备物为哀而伤其生也。士之禄入亦薄矣，而士丧礼之所记，衣衾紵绞罍茵抗席殷奠三虞之盛，不以贫而杀焉。唯夫嬴政之后，穷天下以役骊山，故汉文裁之以俭，以纾生人之急。然天子之俭也，自不至于土亲肤而伤人子之心，若士民则固弗禁也。墨氏无父，而桐棺之制，戕仁寡恩以牖民于利，孟子斥之为禽兽矣。罔极之恩，终天之一日，此而不用吾情，何所用吾情者？融不生于空桑，而欲蔽锢人子之恻隐，各余财以畜妻子；融也，其能免于梟獍之诛乎？呜呼！此说行，而禽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其伊于胡底也！

昏及时而弃礼，则赘壻不知耻，而年未及期者，且配非其类，以启淫乱。葬欲速而趋简，则日在堂而夕在野，委骼荒崖，而野火狐狸灼齧其未冷之骨。其极也，竞和索而鬻色以自肥；惑术士之言，而焚割枯骸以邀富贵，利心一逞

，何有终极！不知先王斟酌质文而轻财贿，以全天性之至教，为不可及也。融也，固名教之罪魁，无足数于人类者也，其何诛焉！

【四】

善用天下者，恒畜有余以待天下，而国有余威，民有余情，府有余财，兵有余力，叛者有馀畏，顺者有余安。不善用之，小警而大震之，以天下之力，争一隅之胜负，虽其胜也，以天下而仅胜一隅，非武也；疲天下而摇之，民怨其上，非情也；民狎于兵而玩兵，非所以安之也。区怜之乱，九真、交耻之小衅，而在廷者欲发荆、扬、兖、豫四万人赴讨，廷无人矣。微李固之深识，任祝良、张乔以单车而收万里之功，汉其危哉！

唯遣吏循抚而不加之兵，将使九真、交耻之人曰：吾之于中国，犹蠹蚋之嘬也，置我于不足较，而姑使贤二千石以绥我也，不轨不顺，而仅与二单车之使抗，吾其如中国何哉！将使中国之人，坦然亡疑而私相语曰：九真、交耻犹蠹蚋之嘬也，一使者单车折之而已款服矣。天下固自定也，无有能摇之者也。使桀骜思逞之人，无所施其技击之勇，无所施其机变之巧，知弄兵而矜智勇，曾不如单车一使之从容而折万里之冲也。将使单车一使之威伸于万里，则浸假大臣殫谋于廷，大将奋扬于外，抑不知其荡涤之功何若；而天子之德威赫赫如是，则即有权奸，亦无敢生其心以尝试。故九真、交耻戢耳以听命，而大下晏然。

呜呼！梟雄之初起，未必即敢小视天下而睥睨之也；殫天下之力与争胜败于一旦，而梟雄之胆乃张，中国之情日荼。天宝之乱，始于云南之丧师；宋尽心力于西夏，而女真测其荏弱。一良吏制之有余者，合天下震惊以不足；以瓦注者以金注，未有不自乱者也。播州之巢穴初空，奢藺之连兵遽起，朝鲜之救兵甫旋，辽沈之严关早失；廷无人而贪功者挠之，无余威无余祚矣。惹哉！

【五】

梁商之策匈奴曰：“良骑夜合，交锋决胜，夷狄所长，中国所短。乘城固守，以待其衰，中国之长，夷狄之短。”马续从其教令，而右贤王力屈而降，此万世之訏谟也。佛狸之疆，而不能拔盱眙；完颜亮之众，而不能渡采石；其衰可待，躁者不能待而自败耳。故杨镐王化贞之罪，死不偿责也。

若夫驱除之于盛极将衰之际，则又有异焉。守位者人也，聚人者财也，金粟足以相贍，而后守位者以继。彼虽衰而犹承极盛之余，则彼且倚金粟之余以困我，与之相守而固不敌，则溃败也必矣。主者利于守，客者利于攻，主客无定，在因其时而迁。负荡平天下之大略者，尚其审此哉！

【六】

张纲单骑诣贼垒，谕张婴而降之，言弭盗者侈为美谈。杨鹤、陈奇瑜、熊

文灿遥慕其风，而祸及宗社。呜呼！孰知纲之为此，为梁冀驱之死地，迫于弗获已，而姑以谢一时之责者乎！纲卒未几，而婴复据郡以反，滕抚斩之而后绝，纲何尝能弭东南之盗哉！且婴降而马勉、华孟相继以蠹起，滕抚追勦净尽，而江湖始宁，则抚盗之为盗囿审矣。

胥吾民也，小不忍于守令之不若，称兵以抗君父，又从而抚之，胜则自帝自王而唯其意，败则卑词荐贿而且冒爵赏之加，一胜一败，皆有余地以自居，而不失其尊富，桀猾者何所忌而不盗也？南宋之谚曰：“欲得官，杀人放火受招安。”且逆计他日之官爵而冒以逞，劝之盗而孰能弗盗邪？

夫失业之民，随桀猾所诱胁，尽俘杀之也，诚有所不忍；歼其渠魁，而籍其党与，以为边关之戍卒则矜全其死命，已不伤吾仁矣。而使仍居其故地，则岂徒渠帅哉？失业之民，一染指于潢池，而乡党不齿，田庐不保，欲使之负耒而为戢顺之民，亦终不可得，是宁以抚求其永绥哉？改纪暴政，慎择良吏，而饬之以宽恤，以安未乱之民，而已乱者非可旦夕使顺也，弭盗者慎勿轻言抚哉！

均之抚也，祝良、张乔用之交耻而定，张纲用之广陵而咨益猖，其术同而效异者，则又有说。蛮夷之寇边鄙进为寇而退自有其田庐之可居，姻亚乡闾之可与处，则敛戢以退，而固不失其所，抚之斯顺矣。生中上为编氓，一行为盗，反而无以自容，使游泳于非逆非顺之交，翱翔而终思矫翻；抑且弭之拳之，宠而荣之，望其悔过自惩而不萌异志，岂能得哉？张纲者，以缓梁冀一时之祸，而不暇为国谋也，何足效哉！

◎桓帝

【一】

顺帝崩，冲帝殇，质帝弑，李固两欲立清河王蒜而不克，终与蒜而俱毙。夫固而安能必立蒜也！伊尹、周公相汤、武以取天下，位极尊，任极重，而所戴以立者太甲、成王，皆适家宜立而无容异议者；是以不顺之徒，毁室之党，挠之而不败。若非此而俾天子之立决于一人之意旨，则此一人者，伊尹、周公所不敢任，而李固安能必也！天子之立，决于一人之意旨，以为择贤而戴之。忠者曰：吾所择者贤也。奸者亦曰：吾所择者贤也。贤无定名，随毁誉而移焉。忠奸互角，视权之轻重为凭藉，而奸者常胜。固之言曰：“以天下与人易，为天下得人难。”唯天子有天下可以与人，而后人唯其所择而授之以天下；身为人臣，而可云为天下得人乎？固之言不顺矣。

汉之亡也，母后、外戚、宦竖操立主之权，以持国柄而乱之；其所立者，感立己者之德而捐社稷以徇之；夫其渐积使然，岂一朝一夕之故哉？诸吕诛，惠帝子废，舍齐王而迎立代王者，周勃也。昭帝无后，昌邑废，迎立宣帝于

民闭者，霍光也。夫二子所择者贤，而二子无奸心，则得矣，然此岂可以为后世法哉？且勃立文帝，而帝目送之曰：“鞅鞅非少主臣。”光立宣帝，而骞乘之日，帝若芒刺。则二子危而汉以安。非然者，跋扈之言出诸口，而鸩毒已入其咽。故为人臣而以为天下得人为己任，虽伊尹、周公弗敢任焉，而况李固乎？

自禹以后，传子之法定。无子而以次相继，为母后者不敢择也，为大臣者不敢择也。庶支无覬觐之心，外戚奄人无扳援之望，则虽得之不令，而亦唯天所授，非臣子所敢以意为从违。故刘子业之凶淫，而沈庆之有死而不敢废。忠者无所容其忠，奸者无所容其奸，然后权臣不能操天位之取舍以与人主市。宋仁宗之立英宗，高宗之立孝宗，人主自择之，此则可谓为天下得人尔。先君无前定之命，嗣子无豫建之实，则如杨廷和之迎兴邸，顺次而无敢择焉可也。廷和行其所无事，而世宗曰：“以门生天子待朕。”亦鞅鞅芒刺之谓矣。然廷和危而天下安。固欲为天下得人，而有择焉，恶足以敌梁冀之结奄人、挟母后、以讎其邪心哉？汉法不善，而固无能自审于人臣之义；固争愈力，则桓帝之感冀愈深，而冀之恶愈稔。卒与蒜而俱毙也，哀哉！

【二】

读崔寔之政论，而世变可知矣。譬德教除残为梁肉治疾，申韩之绪论，仁义之蠹贼也。其后荀悦、锺繇申言之，而曹孟德、诸葛武侯、刘先主决行之于上，君子之道拙，刑名之术进，激于一时之诡随，而启百年严酷之政，亦烈矣哉！

司马温公曰：“慢则纠之以猛，残则施之以宽，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斯不易之常道。”是言也，出于左氏，疑非夫子之言也。夫严犹可也，未闻猛之可以无伤者。相时而为宽猛，则矫枉过正，行之不利而伤物者多矣。能审时而利用之者，其唯圣人乎！非激于俗而毗于好恶者之所得与也。若夫不易之常道，而岂若此哉！

宽之为失，非民之害，馭吏以宽，而民之残也乃甚。汉之季世，馭委其辔，马骀其衔，四牡横奔，皇路倾险者，岂民之遽敢尔哉？外戚奄人作威福以钳天下，而任贪人于郡吧，使虔刘赤子，而民日在繁霜积雪之下，哀我憐人，而何忍言猛乎！严者，治吏之经也；宽者，养民之纬也；并行不悖，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。今欲矫衰世之宽，益之以猛，琐琐之姻亚，仳仳藪藪之富人，且日假威以蹙其贫弱，然而不激为盗贼也不能。犹且追咎之曰：未尝束民以猛也。憔悴之余，摧折无几矣。故严以治吏，宽以养民，无择于时面业行焉，庶得之矣。而犹未也。

以汉季言之，外戚奄人之族党肆行无惮，是信刑罚之所不赦也；乃诛殛以

快一时之众志，阳球用之矣，范滂、张俭尝用之矣，卒以激乎大乱而不可止。然则德教不兴，而刑罚过峻，即以施之殃民病国之奸而势且中溃。寔乃曰：“德教除残，犹以梁肉治疾。”岂知道者之言乎？上之自为正也无德，其导民也无教；宽则国敝而祸缓，猛则国竞而祸急；言治者不反诸本而治其末，言出而害气中于百年，申、韩与王道争衡而尤胜。鄙哉寔也，其以戕贼天下无穷矣。

且夫治病者而恃药石，为壮而有余、偶中乎外邪者言也。然且中病而止，必资梁肉以继其后。若夫衰老羸弱而病在府藏者，禁其梁肉而攻以药石，未有不死者也。当世之季叶，元气已渗洩而无几，是衰老羸弱之比也而寔尚欲操砭石、擣五毒以攻其标病乎？智如孟德，贤如武侯，而此之不审，三其欲以此时刘子遗之余民乎！夫崔寔者，殆百草欲衰而鸚鵡为之先鸣乎！

【三】

张奂却羌豪之金马，而羌人畏服。为将者，能不受贼饵以受毙于贼者，鲜矣。岂特中国之盗贼哉？敌国之相攻，疆夷之相逼，而未尝不荐贿以饵边将。故或以孤军悬处危地而磐固自安，朝廷夸其坚悍有制寇之劳，乃不知香火之誓，馈问之往还，日相酬酢，而人莫之觉也。其事甚秘，其文饰甚密，迨其后知受其饵，欲求自拔而莫之能免。夫为将者，类非洁清自好独行之士，其能如奂之卓立以建大功者无几也，而朝廷何以制之哉？中枢不受贿以论功，司农不后时以吝饷，天子不吝赏以酬劳，庶有瘥乎！唐高祖不与突厥通，则师不可兴；石敬瑭不与契丹为缘，则反不能速。即不尔者，鬻国而贪盗贼夷狄之苞苴，为武人相传之衣盃，能无败亡乎？

【四】

子曰：“不可与言而与言，失言。”谓夫疑可与言而固不可者也。故其咎也，失言而已，未足以裁及其身。若夫虎方啣而持其爪，蛇方螫而禁其齿，非至愚者不为。然而崔琦献箴干梁冀之怒，乃曰：“将军欲使马鹿易形乎？”其自贻死也，更谁咎哉！

夫冀仰不知有天，上不知有君，旁不知有四海之人，内不知有己，弑君专杀，鸢肩虎视而亡赖，是可箴也，是虎可持之无啣、蛇可禁之无螫也。琦果有忠愤之心，暴扬于庭，而与之俱碎，汉廷犹有人焉。而以责备贤者之微词，施之狂狡，何为者也！冀之为冀，如此而已矣。藉其为王莽与，则延琦而进之，与温言而诱使忠己，琦且为扬雄、刘歆，身全而陷恶益深矣。故若冀辈者，弗能诛之，望望然而去之可尔。以身殉言，而无益于救，且不足以为忠直也，则谓之至愚也奚辞？

五桓帝之诛梁冀也，一具瑗制之，而如擒鼠于甕。冀，亡赖子耳，诛之也

其易如此；然而举国无人，帝不得已，就唐衡而间中人。李固、杜乔死，君孤立上，以听狂童之骄横。若胡广之俦，固不足道，乃举国而无深识定力士，亦至此哉！

呜呼！刘瑾之诛也，非张永不能；魏忠贤之诛也，发其恶者一国子生而已。岂尽其威劫之乎？悬利以熏士大夫之心，而如霜原之帅，藉藉佗佗而无生气，国不亡也何恃哉！易曰：“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”故乘高墉以射隼，而无不获。诚笃其忠贞乎，奚待单超等之锄冀，而后扬王庭以呼号也！能勿愧焉否也？

〔六〕

徐穉、姜肱、哀閔、韦著、李昙、魏桓，征而不至，非忘世也，知乱之未讫也。桓之言曰：“后宫千数，其可损乎？厩马万匹，其可减乎？左右权豪，其可去乎？”此知本之论也。

梁冀之横也，人知病冀而已矣，冀诛而天下遂若沈疴之去体。黄琼为太尉，陈蕃为尚书令，范滂按察冀州，无知者想望新政。呜呼！冀之生死，乌足系汉之存亡哉！冀之诛，殆痲瘡之得汗而解也。伏邪在桓帝之膏肓，而内竖之以鸩而攻砒也，天下无能知者。琼与蕃且不知，而况蚩蚩之望影以对话者乎！以桓帝为君，而汉无可复为之理势，其本挠，其末乍正而倾愈疾。故权奸之极，非必国之福也。况乎帝之诛冀，为邓香之妻报其登屋之怒，而非以其贪浊枉杀之凶于而国哉！

然则陈蕃之荐五处士为不知时而妄动乎？曰：此未可以责蕃也。蕃既立乎其位矣，苟可以为焉，则庶几于一当，植正人于君侧，君其有悛心乎！亦臣子不容已之情也。然而固不能也。故五子者，爱道以全身，斯可尚也。

〔七〕

乱政不一，至于卖官而未有不亡者也，国纪尽，民之生理亦尽也。古之天子虽极尊也，而与公侯卿大夫士受秩于天者均。故车服礼秩有所增加，而无所殊异。天子之独备者，大裘、玉辂、八佾、宫县而已；其余且下而与大夫士同，昭其为一体也。故贵士大夫以自贵，尊士大夫以自尊，统士大夫而上有同于天子，重天之秩，而国纪以昭。秦、汉以下，卿士大夫车服礼秩绝于天子矣，而犹不使之绝也。举立以行，进之以言，敝之以功，时复有束帛安车之征，访之以道。上下有其大辨，君子小人有其大闲，以为居此位者，非其人而不可觐，抑且使天下徼幸之徒望崖而返。卿大夫士且有巍然不可扳跻之等，临其上以为天子者，其峻如天而莫之敢陵。卖官之令行，则富者探囊而得，狡者称贷以营，旦市井而夕庙堂。然则天子者，亦何不可以意计营求于天而幸获之也？而立国之纪，埽地而无余。

古之诏禄，下逮于府史胥徒而皆浹，曰以代耕。民耕以养吏，而上制之。上敛民以养吏，而民不怨；吏知己之养一出于民，而不敢复渔猎于民。且士唯其不谋利而贫也，是以贵；而既得所养矣，抑谋其丧祭冠昏之资，而士以安。故以天子而养士，不以士养天子；天子制民之财以养士，而士不求养于民。彼之揭金粟以奉一人之欲，非其义也。且非徒邀其荣也，失之于天子，而得之于民，贾道行而希三倍之利，上弗能禁焉。且贪人之取偿于倍利者，禁之杀之而终不厌。纵千百贾于郡邑，以取偿于贫弱，民之生理不尽者，亡有也。国无纪，民无生，黠者踰垣而冀非望，弱者泣隅而幸灾祸，故曰国未有不亡者也。

祸始于桓、灵，毒溃于献帝，日甚日滋，求如前汉之末，王莽篡而人思汉，不可复得矣。石虎、高洋之国贫而用汰，不屑也；唐僖宗之猥贱，宋徽宗之骄奢，皇甫镈、裴垍之牟利，蔡京、贾似道之馥法，不屑也；孰其继桓、灵而自亡者也！

中人監军，自冯緄之请始也。夫緄亦恶知蚁穴之决而汨滥迄于千载乎？緄之请也，以将帅出师，宦官多陷以折耗军资，而诬抵乎罪；使与焉，则以箝其口，而无辞以相倾。然未几而緄竟以军还盗复起，免官。则其为此也，何救于祸。而徒决裂防闲，使内竖操阃外之权，鱼朝恩、童贯、卢受、张彝宪，小以败而大以亡，緄之贻害烈矣哉！

汉至此已无可为矣，无往而非宦官之挟持也。南北军之唯其颐指，所仅存者疆场之军政，皇甫规、张奂几倬几拙于宦官之手，而犹自行其权藉于师中，緄更引而受之以利器；蹇硕之为八校尉魁也，熟尝其肯綮而取必于人主以威中外，循故事以行之而迨然矣。

夫汉事不可为矣，竭其忠贞，继之以死，亦何惧于谤讟。不然，引身而退耳。防之愈密，纵之愈甚，业已假監军之权，而生死成败且唯其意旨，他日者，忠臣元老欲去之而不得。緄胡弗思，而惧祸之情长，以倒行至是乎！推祸原而定罪首，緄不得辞矣。

【九】

汉之末造，必亡之势也，而兵疆天下。张奂、皇甫规、段颎皆奋起自命为虎臣，北虏、西羌斩馘至百万级，穷山搜谷，殄灭几无遗种，疆莫尚矣。乃以习于战而人有愤盈之志，不数十年，矢石交集于中原，其几先动于此乎！

桓、灵之世，士大夫而欲有为，不能也。君必不可匡者也；朝廷之法纪，必不可正者也；郡县之贪虐，必不可问者也。士大夫而欲有为，唯拥兵以戮力于边徼；其次则驱芟盗贼于中原；名以振，功以不可掩，人情以归往，闇主权阉抑资之以安居而肆志。故虽或忌之，或讟之，而终不能陷之于重辟。于是天下知唯此为功名之径而祸之所及者鲜也，士大夫乐习之，凡民亦竞尚之，于

是而盗日起，兵日兴，究且瓜分鼎峙，以成乎袁、曹、孙、刘之世。故国恒以弱丧，而汉以强亡。

夫羌、虏之于汉末，其害已浅矣，驱之迫之，蹙而杀之，而生类几绝。非以纾边疆之急，拯生民之危，扶社稷于不倾，而薙艾之若此其酷。人长乐杀之气，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。自相杀，则自相敝矣；自相敝，则仅存之丑类，徐起而乘之；故垂百年，三国兵息，而五胡之祸起。佳兵不祥，遂举旷古以来富强卓立之中夏趋于弱，而日畏犬羊之噬搏。汉末之强，强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，论世者之所深悲也。

【一〇】

仇香不致陈元不孝之罚，感而化之，香盖知元之可化而不骤加之罚也；非尽人之不孝者皆可以化元之道化之也。天下有道，生养遂，风俗醇，无不顺之子弟。非其恻隐之性笃而羞恶之心不可泯也，人率其子弟之常，而已独逆焉，则无以自容于乡闾。乃天下而无道矣，羞恶之心不泯以亡者不数数矣。仇香曰：“吾过元舍，庐落整顿，耕耘以时，此非恶人。一元不孝，而于此奚取焉？取其欲自铮铮于乡闾，而羞恶之心有存焉者也。”

夫孝者，人之性也，仁之所繇发也。舍其不忍之真，而求之于羞恶，亦已末矣。虽然，苟其有羞恶之心，则戢其狂愚，徐俟天良之复，而恻隐亦旋以生。惰四支，暱妻子，侵以自媮，于是而生人之气乃绝。故易曰：“小人不耻不仁。”仁不仁，岂耻不耻之能辨存亡者哉！荼然而甘于猥贱，愤然而生其悍戾，不见不仁之可耻，而后天性终迷以不复。故人之无良，莫甚于有胸无心而不自摄者也，而后教化之道穷。

仇香知此矣，以其无惰心也，知其有耻；以其有恒度也，知其不迷；急取其羞恶之心而重用之，以徐俟恻隐之生焉，故元终以孝闻。虽有圣人，不能如无耻心者何也。弑父与君，皆介然蹶起，忘乱贼之名为可恶者也。惰四支，暱妻子，势穷而逆施。故先王之德教，非不如香，而设不孝之诛，无如此无耻者何也。杀之而已矣。

【一一】

巨奸之蠹国殃民而自伏其法，不足以为大快，于国之存亡无当也。左悺自杀，具瑗贬，侯览黜，非桓帝之能诛之，非杨秉之能取必于桓帝而诛之，罪已踰涯，自灭焉耳矣。三凶去而宦官之势益张，党锢之狱且起，曾何救于汉之危亡哉！

外戚灭，宦官兴，大臣无事焉，天子欲行其意以诛僭偪，而大臣不与，宦官除君侧之奸，事已显者，而后撻其罪以请诛，未有倾心而听者。故曰：“人不足与适也，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”能之者，有以能之者也。无坚识定力

为天子除患，则虽日陈尧、舜之道，而固视之如萝呓。汉之大臣道不足，而与宦竖争存亡，亦晚矣。快一时之人情，去三凶而若拔牛之一毛，不救其亡，固矣。

【一二】

桓、灵之世，君道渐灭，而臣之谏之也亟，探本以立论者，唯荀爽乎！当其时，荼毒生民而桷杙正气者，无如宦官之甚。乃宦官之于人主，亦何亲而过信之？且其声音笑貌之无可悦者，夫人而知厌恶之矣，而人主暱之，若乳子之依母也，何故？非艳妻哲妇之居间，则宦官之不敌士大夫久矣。内宠盛而后宦官兴，密迹于宫闱，而相倚以重；溺君于晏寝，而视听以衰。付诏令刑赏之权于宦官，而床第之欢始得晏间于娱乐。非然，则声音、采色、肥甘、轻煖，人主自可给其欲，而何藉此嘖笑可憎之刑人为邪？爽之对策，直斥而切言之，女谒远，奄权自失矣。故曰探本立论也。

【一三】

党锢诸贤，或曰忠以忘身，大节也；或曰激以召祸，畸行也。言畸行者，奖容容之福以堕士气。言大节者，较为长矣，而犹非定论也。

人臣捐身以事主，苟有裨于社稷，死之无可辟矣。闇主不庸，谗臣交搆，无所裨于社稷，而捐身以犯难，亦自靖之忱也。虽然，太上者，直纠君心之非而拂之以正；其次视大权之所倒持，巨奸之为祸本，而不与之俱生，犹忠臣之效也。然一奸去而一奸兴，莫之胜击也。若夫琐琐之小人，凭藉权奸而售其恶者，不胜诛也，不足诛也。君志移，权奸去，则屏息以潜伏而萧条窜匿，亦恶用多杀以伤和哉！然其流毒于天下，取恶于士大夫，则琐琐者易激人怒而使不平；贤者知之，则以为不胜诛、不足诛者也。乃诸贤之无所择而怒，无所恤而过用其刑杀，但与此曹争胜负，不已细乎！

李膺、杜密，天子之大臣也，匡君之邪而不屈其节也。膺尝输作左校矣，非以击大奸而刑，所击者一无藉之羊元群而已。既已诘于时而被罔，则悔向之攻末而忘本，以争皇极之安倾，夫岂无道焉？所与伉直之流搏杀以快斯须者，一野王令张朔耳，富贾张汎耳，小黄门赵津耳，下邳令徐宣耳，妄人张成耳，是何足预社稷之安危，而愤盈以与讐杀者邪！侯览也，张让也，蟠踞于桓帝之肘腋，而无能一言相及也。杀人者死，而诛及全家；大辟有时，而随案即杀；赦自上颁，而杀人赦后；若此之为，倒授巨奸以反噬之名，而卒莫能以片语只词扬王庭以祛祸本。然则诸君子与奸人争兴废，而非为君与社稷捐躯命以争存亡乎！击奸之力弱，而一鼓之气易衰，其不敌凶慙而身与国俱毙，无他，舍本攻末而细己甚也。

直击严嵩，而椒山之死以正；专劾魏阉，而应山之死以光；党锢诸贤，其

不得与二君子颉颃焉，无他，岑晷、张俭之流有以累之也与！

◎灵帝

【一】

桓帝淫于色，而继嗣不立，汉之大事，孰有切于此者！窦武任社稷之重，陈蕃以番番元老佐之，而不谋及此。桓帝崩，大位未定，乃就刘儵而问宗室之贤者，何其晚也！况天位之重，元后之德，岂区区一刘儵寡昧之识片言可决邪？持建置天子之大权，唯其意以为取舍，得则为霍光，失则为梁冀矣。武以光之不学、冀之不轨者为道，社稷几何而不危，欲自免于赤族之祸，诘将能乎哉！

武也，一城门校尉也，非受托孤之命如霍光之于武帝也。所凭藉以唯意而立君者太后耳。宫闱外戚之祸，梁氏之覆车不远，宦官安得不挟以为名哉？夫武也，既不能及桓帝之时谏帝以立储之大义；抑不于帝崩之后，集廷臣于朝堂，辨昭穆、别亲疏、序长幼、审贤否，以与大臣公听上天之命。儵以为贤而贤之，武谓可立而立之，天子之尊，若其分田圃以授亚旅而使治。则立之唯己，废之唯己，朱瑀恶得不大呼曰：“武将废帝为大逆。”而灵帝能弗信哉？汉之亡也，亡于置君，而置君者先族，武不蚤死，吾不保其终也。获诛奄之名，以使天下冤之，犹武之幸也夫！

【二】

忠直有识之言，亦无难听也；庸主具臣不能听，毁而家亡而国也，谁其哀之？窦武以椒房之亲，任立君之事，踵梁冀之所为，虽心行之无邪与梁冀异，而所为者亦与冀奚别？录定策功，封闻喜侯，灵帝亦按冀之故事而以施之武。卢植说之曰：“同宗相后，披图按牒，以次建之，何勋之有？宜辞大赏以全身名。”斯亦皎然如白日之光，昆虫皆喻于昏旦；而武不能用，悲夫，其自取覆亡也！

夫欲秉国均、匡社稷、诛宦竖、肃官常也，岂不侯而不足以立功？即庸臣之私利计之，荣其身、泽其子孙，抑岂今日不侯，而终掩抑其大勋，貽子孙以贫贱哉？则卢植之说，引而上之，可以跻善世不伐之龙德；推而下之，亦计功谋利者之勿迫求于一旦而致倾仆之善术也。而武不能，且欲引陈蕃以受无名之赏。蕃固知其不可受也，惜乎不知武之不足与共为社稷之臣也！

【三】

窦武、陈蕃杀，而汉之亡必不可支矣。陈蕃老矣，而诛权竖、安社稷、扶进君子之心，不为少衰，惜乎不知择而托于窦氏也！然则窦武其非贤乎？曰：武非必不贤，而所为者抑贤者之道。虽然，武即贤而固不可托，且吾不能保

武之以贤终也，故重为蕃惜也。

武之可信为贤者，以其欲抑宦寺以奖王室，且引李膺、杜密、尹勋、刘瑜而登进之。然此岂可决其必贤哉？单超之杀梁冀也，尊黄琼矣，用陈蕃矣，征徐穉、姜肱、袁闳、李曇、韦著矣，天下固尝想望其风采而属望以澄清。然则有所诛逐，有所登进，矫时弊以服人，奸人用之俄顷，而固不可信。蕃已老，竊武方内倚太后、外受定策之赏，而蕃又恶能保其终乎！

汉之将亡也，天子之废立，操于宫闈，外戚宦寺，迭相争胜，孙程废而梁氏兴，梁冀诛而单超起，汉安得有天子哉！而蕃所托者犹然外戚也，则授宦者以梁冀复起之名，既无以正天诛而服受戮者之心，且天下亦疑外戚宦寺之互相起灭而不适有正。故张奂亦为王甫、曹节所惑，欲自祓濯而终不免。蕃之托武，非所托也明甚。然且以老成之识，昧焉而不察者，时之所趋，舍是而无能为也。

呜呼！以三族之膏血，争贤奸之兴废、社稷之存亡者，岂易言哉？不幸而无如砥之周道，率繇之以行志，则亦埋怨于江潭山谷之间，齐恨以没焉耳。毫厘之辨不审，而事以大溃，贤人君子骈首以死，社稷旋踵而倾，若以膏沃火，欲灭之而益增其燄。蕃之志可哀，而其所为亦左矣。是以君子重惜之也。

〔四〕

夫人情亦惟其不相欺耳，苟其相欺，无往而不欺；法之密也，尤欺之所藉也。汉灵之世，以州郡相党，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，立三互之禁，选用艰难，而州郡之贪暴益无所忌。司马温公述叔向之言，“国将亡，必多制。”若夫开国之始，立密法以防欺，未即亡焉，而天下之害积矣。

今之为制，非教官及仓巡驿递不亲民者，皆有同省之禁，此汉灵之遗法也。司马温公曰：“适足为笑。”诚然有可笑者。名为一省，而相去千里者多矣；名为异省，而鸡犬相闻者多矣；同省而声闻不接，异省而婚媾相连，岂天限地绝，一分省而遂不相及哉？此适足为笑者也。或为婚姻，或相对治，情相狎，过相匿，所必虑也，而又奚必婚姻对治之相临乎！展转以请托，更相匿而互相报，夫岂无私语密缄之足任。已非婚姻、已非对治矣，藉手以告曰：吾无私也。而交通请属之无所惮，此又适足为笑者也。

夫防之严，而适以长欺，既良然矣。若夫捐禁而乡郡可守，尤有利焉。自贤者而言之，南北之殊风，泽国土国之殊坏，民异利，士异教，遥相治而见为利者或害，教以正者或偏，审士之宜以益民，视习之趋以正士，则利果利而教果教矣。自不肖者而言之，酷以墨者之无忌也，突为其寇讐，而翩然拚飞于千里之外，无能如何也；即罢斥以归休，而身得安、子孙得免，无余虑矣。居其土、与其人俱，当官则吏也，归里则乡曲也，刑罚科敛之加，非以其正，而乡

人可报之于数十年之后，则惴惴焉一夫胜予，不肖之情哉焉，害亦有所惩矣。

夫王者合天下以为一家，揭猜疑以求民之莫而行士之志，法愈疏，闲愈正，不可欺者，一王之法，天理之公，人心之良也，而恃区区之禁制也乎？三代之隆也，士各仕于其国，而民益亲。亡汉之稗政，柰之何其效之！

【五】

呜呼！世愈移而士趋日异，亦恶知其所归哉！灵帝好文学之士，能为文赋者，待制鸿都门下，乐松等以显，而蔡邕露章谓其“游意篇章，聊代博弈”。甚贱之也。自隋炀帝以迄于宋，千年而以此取士，贵重崇高，若天下之贤者，无踰于文赋之一途。汉所贱而隋、唐、宋所贵，士不得不贵焉；世之趋而日下，亦至此乎！

夫文赋亦非必为道之所贱也，其源始于楚骚，忠爱积而悱惻生，以摇荡性情而伸其隐志，君子所乐尚焉。流及于司马相如、扬雄，而讽谏亦行乎其间。六代之衰，操觚者始取青妃白，移宫换羽，而为不实之华；然而雅郑相杂，其不诡于贞者，亦不绝于世。夫蔡邕者，亦尝从事矣，而斥之为优俳，将无过乎！要而论之，乐而不淫，诤而不伤，丽而不荡；则涵泳性情而荡涤志气者，成德成材以后，满于中而鬯于外者之所为。而以之取士于始进，导幼学以浮华，内遗德行，外略经术，则以导天下之淫而有余。故邕可自为也，而不乐松等之辄为之，且以戒灵帝之以拔人才于不次也。

繇是言之，士趋亦何尝有异哉？上之用之也别耳。于是而王安石之经义，虽亦末耳，而不伤其本，庶几乎华实兼茂之道也。元祐革新法，而并此革之，过矣。若王鏊、钱福之浅陋，陶望龄、汤宾尹之卑陋，则末流波靡，而非作者之凉也。经义者，非徒干禄之器也，士之所研精以极道者也。文赋者，非幼学之习也，志正学充，伤今思古，以待人之微喻者也。而志士崇业以单心，亦可于此而审所从矣。

【六】

论为子为臣之变，至于赵苞而无可言矣。何也？若苞者，无可为计，虽君子亦不能为之计也，无往而非通天之罪矣。以苞之死战，为能死于官守；苞与手刃其亲者均也，为此论者，无人之心。以苞当求所以生母之方，不得已而降于鲜卑；分符为天子守邑，而北面臣虏，终身陷焉，亦不可谓有人之心也。故至于苞，而求不丧其心之道穷矣。此谁使之然哉？苞自处于穷以必丧其心。故曰无往而非通天之罪也。

为人子者，岂以口腹事亲乎？抑岂敢以己之荣施及其母为愉快乎？故子曰：“老者安之。”求所以安之之方，虽劳不辟，虽死不辍，而况于苞之安其母者甚易乎？苞，东武城人也，所守则辽西也。母所居者，中国之乐土，苞所守

者，鲜卑凭陵蹂践之郊也；胡为乎甫到官而即迎母以居柳城之绝塞哉？苞于此已不复有人之心矣。以口腹与？禽虫之爱也；以荣宠与？市井之得金钱而借亲以侈华美者之情也。疆寇在肘腋之间，孤城处斗绝之地，奉衰老妇人以徼幸于锋镝之下，苞之罪通于天，奚待破贼以致母死之日邪？故曰：“正其本，万事理。”一念之不若，而成乎昏昧，母子并命于危城，苞虽死，其可以逭中心之刑辟哉？

或者其愚也，则君子弗获已而姑为之计，当羯贼出母示苞之日，自悔其迎母之咎，早伏剑以死，委战守之事于僚吏，母之存亡城之安危不计也，则犹可无余恶也。虽然，晚矣！苞死而母必不可得生，城必不可得存也。

【七】

蔡邕意气之士也，始而以危言召祸，终而以党贼逢诛，皆意气之为也。何言之？曰：合刑赏之大权于一人者，天子也；兼进贤退不肖之道，以密赞于坐论者，大臣也；而羣工异是。奸人之在君侧，弗容不击矣。击之而吾言用，奸人退，贤者之道自伸焉。吾言不用，奸人且反噬于我，我躬不阅，而无容以累君子，使犹安焉，其犹有人乎君侧也。君子用而不任，弗容不为白其忠矣。白之而吾言用，君子进，奸人之势且沮焉。吾言不用，奸人不得以夺此与彼之名加之于我，而犹有所惮焉。邕苟疾夫张颢、伟璋、赵玘、盖升之为国蠹也，则专其力以击之可耳。若以郭禧、桥玄、刘宠之忠而劝之以延访也，则抑述其德以赞君之敬礼已耳。而一章之中，抑彼伸此，若将取在廷之多士而惟其所更张者。为国谋邪？为君子谋邪？则抑其一往之意气以排异己而伸交好者之言耳，庸有听之者哉！

汉之末造，士论操命讨之权，口笔司荣枯之令，汝南、甘陵太学之风波一起，而成乎大乱。非奸人之陷之，实有以自致焉。同于我者为懿亲，异于我者为仇讐，唯意所持衡而气为之凌轹，则邕他日者幸董卓之杀奄人，而忘其专横，亦此意气为之矣。桥玄、刘宠之不为邕所累，幸也；而君子以相形而永废，朝廷以偏击而一空，汉亦恶得不亡哉！

【八】

鲜卑持赵苞之母以胁苞，苞不顾而战，以杀其母，无人之心也。贼劫桥玄之幼子登楼求货，玄促令攻贼，以杀其子，亦无人之心也。母之与子若是其均重乎？非也。使苞之子为鲜卑所持以胁苞，苞不顾而击鲜卑，则忠臣之效矣，不以私爱忘君父之托也。而苞则其母也。贼所胁玄以求者货耳，货与子孰亲，而吝货以杀其子乎？

或曰：“玄非以货也，贼劫质以胁人，法之所不可容也。”夫一区区登楼之贼，杀之不足为国安，纵之不足为国危。法者，司隶河南尹之法，非玄之法

也，而玄何怙法以忘其天性之恩邪？史氏之言曰：“玄上言凡有劫质者皆并杀之，不得赎以财货，由是劫质遂绝。”史之诬也。乐道之以为溢美之言，以覆玄绝恩之咎也。友兄、恭弟、慈父、顺妻，苟有劫其亲以求货者，法虽立，孰忍恣置之而不恤？虽严刑禁之而必不从。则谓劫质永绝者，非果有之，为诬而已矣。充桥玄之操，藉其为赵苞也，又奚不可也哉？

【九】

封建废而权下移，天子之下至于庶人，无堂陛之差也，于是乎庶人可凌躐乎天子，而盗贼起。嬴政之暴，王莽之逆，盗始横焉，然未尝敢与久安长治之天子抗也。至汉之季，公孙举、张婴、许生始称兵僭号而无所惮，积以成乎张角之乱，盗贼辄起于承平之代者数千年而不息。秦之盗曰悲六国之亡；莽之盗曰思汉室之旧；盗者必有托也，然后可假为之名以耸天下而翕然以从。至于角而无所托矣，宦寺之毒，郡县之虐，未可以为名也，于是而诡托之于道。角曰：吾之道，黄帝、老子之道也。乃至韩山童、徐寿辉曰：吾之道，瞿昙之道也。微二氏之支流，亦未足以惑天下而趋之若流。甚哉二氏之殃民，亦岂其初念哉？而下流必至于此。故孟子曰：“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”岂过计哉？

虽然，二氏之邪淫而终以乱也，非徒二氏倡之也，为儒者之言先之以狂惑，而二氏之徒效之也。君子之言人伦物理也，则人伦物理而已矣；二氏之言虚无寂灭也，则虚无寂灭而已矣；无所为襍祥瑞应劫运往来之说也。何休、郑玄之治经术，京房、襄楷、郎顛、张衡之论治道，始以鬼魅妖孽之影响乱六籍。而上动天子，下鼓学士，曰此圣人之本天以治人也。于是二氏之徒歆其利，而后曰吾师老子亦言之矣，吾师瞿昙亦言之矣；群然兴为怪诞之语以诱人之信从，而后盗贼藉之以起。儒者倡之，二氏和之，妖人挟之，罪魁戎首将谁归哉？

齐桓、晋文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而盗贼挟圣人以惑百姓。天子之权下移于庶人，所挟者亦移焉。而盗贼氾滥乎数千年而不息，祸亦烈矣！端本之治，治佛、老而犹非本也。儒而言灾祥言运会，妖之始也。三代之圣人杀而勿赦者，而后之君子从而尊之，以加一倍之小术测兴亡，使与通书、正蒙相杂以立教，辟邪者容勿辩乎？

【一〇】

士可杀不可辱，诃斥之、鞭笞之之为辱矣，未甚也，加以不道之名，而辱乃莫甚焉。子见南子，子路不悦，于圣人何伤焉，而援天以矢之，惧夫以辱名加君子，而天下后世谓君子之无妨于辱也。党人者，君子之徒也。黄巾起，吕强曰：“党锢积久，人情怨愤，若不赦宥，将与合谋。”吕强奄人之矫矫者耳，言无足深责，皇甫嵩士大夫而亦为此言也，党人之辱，不如死之久矣！以君子始，以贼终，则向者王甫、曹节谋危社稷之谮，非诬也。呜呼！李膺、杜密

、范滂诸君子者死，而党人之能卓然自立于死生者无几，张俭之徒，方将以贼起得赦为幸，而孰知其辱甚于死哉？皇甫嵩之凌蔑善类也，逾于奄人矣。

【一一】

用兵之道，服而舍之，自三代之王者以迄五霸，皆以此而绥天下。唯其为友邦也，王者以理相治，霸者以威相制，理伸威胜而志得；灭之不义，屠之不仁，舍其服而天下自不敢复竞。封建圯，以庶人而称兵抗天子，岂此谓哉？朱儁曰：“秦项之际，民无定主，赏附以劝来者。”此后世之权术，不可与三代并论。故以曹操之猜，而关羽之降非其诚款，操犹听其来去而不加害。或者乃欲于盗贼败困之余，乞降而受之，其不然审矣。

败而诛之，不可胜诛，而姑予以生，使知惧面感我之不杀，或犹知悔也，且非可施于渠帅者也。歼其魁，赦其余党，自我贷之，固不可予以降之名也。予以降之名，抑将授以降之赏，犹然尊高于众人之上，而人胡不盗？以黄巾之徧天下也，不数年而定，汉虽亡，不亡于黄巾之手，则朱儁之所持者定矣。不可以三代之法处秦、项之际，况可以处逆民之弄兵以抗国而毒民者乎？庸臣懦将酿无穷之祸，有识者勿为所乱也。

【一二】

孙坚之欲诛董卓也，张廷珪之欲杀安禄山也，论者惜其不果而终以长乱。张让等为蠹贼于中，李林甫、杨国忠相继脔削于国，微卓而汉必亡，微禄山而唐必乱，夫岂二竖之果足以移天而沸海乎？何进不召卓而卓何逞？玄宗不宠禄山而禄山何藉？逆未著而以疑杀人，且不胜其杀矣。是故后事之论，惩其末而弗戒其本，智者所弗尚也。

先主劝曹操杀吕布，而为操劲敌者，先主也。孙坚之沈鸩而怀远图，夫岂出卓下哉？张温弗假以威福，而使卓相制，非无意计焉。不幸而卓恶成未可以咎温之不豫矣。

【一三】

汉之将亡，有可为社稷臣者乎？朱儁、卢植、王允未足以当之，唯傅燮乎！讨黄巾而有功，赵忠欲致之而予以侯封，燮不受也。当其时，有军功而拒宦寺，非直赏不及焉，还以受罪。故卢植辱于槛车，王允几于论死，皇甫嵩夺其印绶。燮拒忠而忠弗能挫，惮其名而弗敢害，燮之德威誓权奄而制之也，大矣。

燮之拒忠也，曰：“遇不遇，命也；有功不论，时也。”守正而不竞，安命而不为己甚之辞，坦夷以任天，而但尽其在己，自以雅量冲怀适然于宠辱之交，而小人莫能窥其际。其在汉阳也，曰：“吾遭世乱，不能养浩然之志，食人之禄，又欲避其难乎？”方且自逊以引身之不早，而不待引亢爽之气以自激

其必死之心。夫如是，岂小人之所可屈，又岂小人之所可伤哉！若夔者，托以六尺之孤，正色从容而镇危乱，植也、儻也、允也，智勇形而中藏浅，固不足以测夔之涯量矣。故知夔非徒节义之士也，允矣其可为社稷之臣矣。

【一四】

王芬欲乘灵帝北巡，以兵诛诸常侍，废帝立合肥侯。使其成也，亦董卓也，天下且亟起而诛之，其亡且速于董卓。卓拥彊兵专征讨，有何进之召为内主，废辨立协，在大位未定之初，协慧而欲立之者，又灵帝之志也，然且不旋踵而关东兴问罪之师矣。芬以斗筲文吏，猝起一旦，劫二十二年安位之天子，废之而立疏族，力弱于卓，名逆于卓，人之问罪也，岂徒如卓而已乎？况其轻躁狂动而必不能成也乎？曹操料其败，以止其废立之妄，非其智之过人也，皎然是非祸福之殊途，有心有目无不能辨也。

夫芬之狂，何以迷而不觉也哉？陈蕃之子逸从舆之，而襄楷以其术惑之也。故有积愤者，不可与图万全之术。挟技术者，不可与谋休咎之常。陈逸有不戴天之恨，身与俱碎而不恤，闵其志可也，而不可从也。若襄楷者，昂首窥天而生覬覦，君子之远之也夙矣。此择交定谋者之不可不知也。

【一五】

何进辅政，而引袁隗同录尚书事，隗之望重矣，位尊矣，权盛矣。绍及术与进同谋诛宦官，而隗不能任；进召董卓，曹操、陈琳、郑泰、卢植皆知必乱，而隗不能止；董卓废弘农立陈留，以议示隗，而隗报如议；犹然尸位而为大臣，廉耻之心荡然矣。然且终死于卓之手而灭其家。故夫有耻者，非以智也，而智莫智于知耻。知耻而后知有己；知有己而后知物之轻；知物之轻，而后知人之不可与居，而事之不可以不断。故利有所不专，位有所不受，功有所不分，祸有所不避。不知耻而避祸，是夜行见水而谓之石，不濡其足不止也。以疲老荏弱之情，内不能知子弟之桀骜，外不知奸贼之雄猜，自倚族望之隆，优游而图免，而可谓有生人之气乎？东汉之有袁氏与有杨氏也，皆德望之巨室，世为公辅，而隗与彪终以贪位而捐其耻心。叔孙豹曰：“世禄也，非不朽也。”信夫！不朽有三，唯有耻者能之：隗与彪，其朽久矣。

【一六】

轻重之势，若不可返，返之几正在是也，而人弗能知也。宦寺之祸，弥延于东汉，至于灵帝而蔑以加矣。党人力抗之而死，窦武欲诛之而死，阳球力击之而死，后孰敢以身蹈水火而姑为尝试者！然天下之盗蠹起，指数之而挟以为名。四海穷民，受其子弟宾党滥大官大邑以腴削无余者，皆诅呪而望其速亡。诛杀禁锢之子孙宗族，不与共戴天日而愿与并命者，日含愤以求一旦之报。士大夫苟非其党，不获已而俯出其下者，畜恶怒以俟天诛之期。桀、纣、幽、厉

以圣帝明王之冢裔，正位为天下君，而卒至陨灭，况此无赖之刑人，其能长此而无患乎？故极重而必返，夫人而可与知也。

夫既夫人而可与知，则一旦扑之，如烈风吹将尽之镫，甚速而易，必矣。陈琳曰：“此犹鼓洪鑪燎毛发。一曹操曰：“诛其元恶，一狱吏足矣。”而何进若持方寸之刃以拟猛虎，其呼将助也不择人，其挠败也无快志。袁绍以豪杰自命，为进谋主，且忧危展转而无能为计；而遣鲍信募泰山之甲，丁原举孟津之火，甚且召董卓以犯宫阙。进之心胆失据，而绍无能辅也。曹操笑而袁绍忧，其智计之优劣，于斯见矣。

所以然者，进以外戚攻宦官，人怨窦氏之祸，无为倾心，一也。进之所恃者何后，举动待后而后敢行，以妇人而敌宦官，智计不及，而多为之蛊，二也。袁隗身为大臣，而疲庸尸位，无能以社稷自任，三也。郑泰、卢植初起于田间，任浅望轻，弗能为益，杨彪、黄琬，无以大殊于袁隗，四也。袁绍兄弟，包藏祸心，乘时搆乱，而无戮力王室之诚，五也。曹操识之明、持之定，而志怀叵测，听王室之乱，居静以待动，视何进之迷，而但以一笑当之，六也。皇甫嵩、盖勋顾名义而不欲狂逞，进躁迫而不倚以为腹心，七也。具此七败之形势以诛宦者，而固非其所堪，虽欲祸之不中于宗社，其将能乎？

夫内怀夺柄之心，外无正人之助，若何进者，不足论已。已往之覆辙，为将来鉴。凡皇天之所弗予，志士仁人之所弗予，天下之民受制于威，受饵于利，人心所不戴以为尊亲，而苛暴淫虐，日削月靡，孤人子，寡人妻，积以岁月而淫逞不收，若此者，其灭其亡皆旦夕之间，河决鱼烂而不劳余力。智者静以俟天，勇者决以自任，勿为张皇迫遽而惊为回天转日之难也。存乎其人而已矣。彼曹操者，固亦尝晏坐而笑之矣，况其秉道以匡夫不为操者乎！

【一七】

史纪董卓之辟蔡邕，邕称疾不就，卓怒曰：“我能族人。”邕惧而应命。此殆惜邕之才，为之辞以文其过，非果然也。

卓之始执国柄，亟于名而借贤者以动天下，盖汲汲焉。除公卿子弟为郎，以代宦官，弔祭陈、窦，复党人爵位，征申屠蟠，推进黄琬、杨彪、荀爽为三公，分任韩馥、刘岱、孔伷、张邈为州郡，力返桓、灵宦竖之政，窃誉以动天下。蔡邕首被征，岂其礼辞不就而遽欲族之哉？故以知卓之未必有此言也。且使卓而言此矣，亦其粗犷不择、一时鬻发之词，而亦何足惧哉！申屠蟠不至，晏然而以寿终矣。袁绍横刀揖出，挂节上东门，而弗能迫杀之矣。卢植力沮弘农王之废，而止于免官，遁然以去矣。郑泰沮用兵之议，巽辞而解矣。朱儁、黄琬不欲迁都，而皆全身以退矣。邕以疾辞，未至如数子之决裂，而何为其族邪？狂夫之言，一怒而无余，卓之暴，市井亡赖之谰言也，而何足惧邪？

邕之始为议郎也，程璜之毒，阳球之酷，可以指顾杀人，而邕不惧；累及叔质，几同骈首以死，而不惧；何其壮也！至是而馁矣。亡命江海者十二年，固贞人志士义命自居之安土也。宦官之怨愤积，而快志于一朝；髡钳之危辱深，而图安于晚岁；非惧祸也，诚以卓能矫宦官之恶，而庶几于知己也。于是而其气馁矣。以身殉卓，贻玷千古，气一馁而即于死亡，复谁与恤其当年之壮志哉？

君子之立身，期于洁己；其出而事君也，期于靖国；恩怨去就，非有定也。祸在宫闱，则宫闱吾所亟违也；祸在阉宦，则阉宦吾所亟违也，祸在权奸，则权奸吾所亟违也。推而至于僭窃之盗贼、攘夺之夷狄，皆冰炭之乍投而沸、薰犹之逆风而辨也。所疾恶者在此，而又在彼矣。气运移而贞邪忽易，违之于此，而即之于彼，是逃虎而抱蛇、舍砒而舍鸩也。能终始数易而不染者，其唯执志如一而大明于义之无方者乎！而邕不能也。始终之怨毒，宦竖而已，此外而篡弑之巨憝不辨矣。非不辨也，己私未忘，而宠辱之情移于衰老也。则一往之劲直，乌足以定人之生平哉？易曰：“介于石，不终日。”介于石，贞之至也；不终日，见几而无执一之从违，乃以保其贞也。邕勿论矣。欲养浩然之气，日新其义而研之以几，其尚以邕为戒乎！

【一八】

申屠蟠征而不至，论者谓之知几。几者，事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汉之亡，天下之乱，董卓之不可与一日居，有目者皆见，有耳者皆闻，自非蔡邕之衰老昏迷，孰不知者，而何谓之几邪？乃若蟠之不可及也，则持志定而安土之仁不失也。卓之征名贤也，蔡邕畏之矣，荀爽畏之矣。人劝蟠以行，蟠笑而不荅，人不可与语也，志不自白也。夷然坦然而险阻消，蟠岂中无主而能然哉？故知其志定而安土之仁不失也。

士苟贞志砥行以自尚，于物无徇焉，于物无侮焉，则虎狼失其暴，蝮蛇失其毒。天下之穰穰而计祸福者，皆足付一笑而已。故庄子曰：“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而不热。”岂有神变不测者存乎？贫而安，犯而不校，子孙不累其心，避就不容其巧；当世之安危，生民之疾苦，心念之而不尝试与谋；文章誉望，听之后世而不亟于自旌；其止如山，其涵如水，通古今、参万变以自纯，则物所不得而辱矣。此安土之仁，所谓即体以为用者也，蟠庶几矣。何以知之？以其笑而不荅知之也。而浅人犹谓之曰知几，若邕与爽，其仅谓之不知几也与？卷九

◎献帝

【一】

有诡譎鸷悍之才，在下位而速觊非望者，其灭亡必速。故王莽、董卓、李

密、朱泚俱不旋踵而殄。又其下者，则为张角、黄巢、方腊之妄，以自殄而已矣。其得大位，虽夺虽僭，而犹可以为数十年人民之天下之祸乱为己任；君长，传之子孙，无道而后亡；则必其始起也，未尝有窥窃神器之心，而奋志戮力以一至于功立威震，上无驾馭之主，然后萌不轨之心，以不终其臣节而猎大宝，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，未有或爽者也。

关东之起兵以诛董卓也，自袁绍始。绍之抗卓也，曰：“天下健者，岂惟董公？”其志可知已。及其集山东之兵，声震天下，董卓畏缩而劫帝西迁以避之，使乘其播迁易溃之势，速进而扑之，卓其能稽天讨乎？乃诸州郡之长，连连屯于河内、酸枣，踌躇而不进。其巽懦无略者勿论也；袁绍与术，始志锐不可当，而犹然栖迟若此，无他，早怀觊觎之志，内顾卓而外疑群公，且幸汉之亡于卓而已得以逞也。

于斯时也，蹶起以与卓争死生，曹操、孙坚而已。操曰：“董卓未亡之时，一战而天下定。”使一战而天下定，操其能独有天下乎？既败于荥阳，且劝张邈等勿得迟疑不进，失天下望，而邈等不用，操乃还军。当斯时，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。以操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，因后事而归恶焉尔。孙坚之始起，斩许生而功已著，参张温之军事，讨边章而名已立，非不可杰立而称雄也；奋起诛卓，先群帅而进屯阳人，卓惮之而与和亲，乃曰：“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，吾死不瞑目。”独以孤军进至雒阳，埽除宗庙，修塞诸陵，不自居功，而还军鲁阳。当斯时也，可不谓皎然于青天白日之下而无惭乎？故天下皆举兵向卓，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，坚而已矣。其次则操而已矣。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？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，非绍、术挟奸心以养寇，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。故他日者，三分天下，而操得其一，坚得其一，坚之子孙且后操而亡；坚之正，犹愈于操之速易其心者多矣。

故天下非可以一念兴而疾思弋获者也。汉高之入关中，思亡秦而王关中耳，项羽弑义帝，而后有一天下之心。勦业之永，天所佑也。董卓死，李、郭乱，袁绍擅河北而忘帝室，袁术窃，刘表僭，献帝莫能馭，而后曹操之篡志生。曹操挟天子，夷袁绍，降刘琮，而后孙权之割据定。是操之攘汉，袁绍貽之；坚之子孙僭号于江南，曹操貽之也。谓操与坚怀代汉之心于起兵诛卓之日，论者已甚之说；岂谅人情、揆天理、知兴废成败之定数者乎？以诡譎之智、鸷悍之勇，乘间抵巇，崛起一朝而即思天位，妄人之尤者尔，而何足以临臣民、貽子孙邪？

孟子曰：“五霸，假之也。”假之云者，非己所诚有，假借古人之名义、信以为道之谓，非心不然而故窃其迹也。无其学，无其德，则假矣。名与义生于乍然之心者，固非伪也。王莽之于周公，张角之于老聃，不可谓之假也。当

曹操不受骁骑校尉之职，东归合众，进战荥阳，而孙坚起兵长沙，进屯鲁阳，拒卓和亲之日，而坐以窥窃神器之罪，则张角、黄巢、方腊可以创业贻子孙，而安禄山、朱泚、苗傅、刘正彦尤优为之矣。诛非其罪而徒以长奸，深文之害世教，烈矣哉！

【二】

蔡邕之愚，不亡身而不止。愚而寡所言动者，困穷而止；愚而欲与人家国神人之大，则人怒神恫而必杀其躯。邕之应董卓召而历三臺，此何时也？帝后弑，天子废，大臣诛夷，劫帝而迁，宗庙烧，陵寝发，人民骈死于原野，邕乃建议夺孝和以后四帝之庙号，举三代兴革之典礼于国危如线之日，从容而自衒其学术，何其愚也！

而不但愚也。汉之宗社岌岌矣，诸庙之血食将斩矣。夫苟痛其血食之将斩，讳先祖之恶而扬其美，以昭积功累仁之允为元后也，犹恐虚名之无补。乃亟取和帝之凉德不足称宗者而播扬之，是使奸雄得据名以追咎曰：是皆不可以君天下者，而汉亡宜矣。此则人怨神恫，陷大恶而不遁者也。

以情理推之，邕岂但愚而已哉？邕之髡钳而亡命，灵帝使之然也。四帝可宗，则灵帝亦可宗矣。邕盖欲修怨于灵帝，而豫窒其称宗之路，邕于是而无君之心均于董卓，王允诛之，不亦宜乎。董卓曰：“为当且尔，刘氏种不足复遗。”邕固曰“刘氏之祖考不足复尊”。其情一也。故曰：邕非但愚也。虽然，神其可欺、神其可恫乎？则亦愚而已矣。

【三】

韩馥、袁绍奉刘虞为主，是项羽立怀王心、唐高祖立越王侑之术也；虞秉正而明于计，岂徇之哉？王芬欲立合肥侯而废灵帝，合肥侯愚而曹操拒之，合肥以免。刘虞之贤必不受，操知之矣。故但自伸西向之志，而不待为虞计。于是而知操之视绍，其优劣相去之远也。操非果忠于主者，而名义所在，昭然系天下之从违，固不敢犯也。未有犯天下之公义，而可以屈群雄动众庶者也。

或曰：馥、绍之议，亦恶乎非义哉？春秋之法，君弑而为弑君者所立，则正其为篡。梁冀弑质帝而桓立，董卓弑弘农王而献立，献不正乎其为君，则关东诸将欲不奉献为主而立虞，恶乎不可？

曰：执春秋之法以议桓帝之不正其始，得矣。帝方以列侯求婚于梁氏，趋国门而承其隙，未尝无覬觐之心焉，则与与闻乎弑者同乎贼；使有仗大义以诛冀者，桓帝服罪而废焉，宜也。且顺、桓之际，汉方无事，而不亟于求君也。若献帝之立，年方九岁，何进之难，徒步郊野，汉不可一日而无君，帝自以明了董卓之钦仰，弘农废，扳己以立，未能誓死以固辞，幼而不审，无大臣以匡之，而卓之凶燄，且固曰：“刘氏种不复留。”则舍己以延一线之祀，是亦义

也，而况其在幼冲乎！袁绍迁董卓之怨以怒帝，其为悖逆也明甚。操知之审，而曰：“我自西向。”知帝之可以系人心，刘虞虽贤，无能遥起而夺之也。桓帝之诛冀，以嬖宠之怨，而不忌其弑主之逆；董卓之诛，则已正名之为贼矣，以贼讨卓，则弘农之大讐已复，献帝可无惭于践阼矣。视晋景、鲁定而尤正焉，而何容苛责之也。

〔四〕

所谓雄桀者，虽怀不测之情，而固可以名义驭也。明主起而驭之，功业立，而其人之大节亦终赖以全。惟贪利乐祸不恤名义者为不可驭之使调良，明主兴，为彭越、卢芳以自罗于诛而已。不然，则乱天下以为人先驱，身殒家亡而国与俱敝。曹操可驭者也，袁绍不可驭者也。

起兵诛卓之时，操与孙坚戮力以与卓争生死，而绍晏坐于河内；孙坚收复雒阳，乘胜以攻卓，在旦晚之间也，而绍若罔闻；关东诸将连屯以偕处，未有衅也，而绍首祸而夺韩馥之冀州；先诸将而内讧者，无赖之公孙瓒也，而绍诱之以首难；然则昔之从臾何进以诛宦官，知进之无能为而欲乘之以偪汉尔，进不死，绍固不容之，而陈留又岂得终有天下乎？鲍信曰：“袁绍自生乱，是复有一卓也。”孙坚曰：“同举义兵，将救社稷，逆贼垂破而各若此，吾将谁与戮力？”虽有汉高、光武，欲收绍而使效奔走，必不得也。李密之所以终死于叛贼也。

自其后事而观之，则曹操之篡成，罪烈于绍，而操岂绍比哉？诸将方争据地以相噬，操所用力以攻者，黑山白绕也，兖州黄巾也，未尝一矢加于同事之诸侯。其据兖州自称刺史，虽无殊于绍，而得州于黄巾，非得州于刘岱也；击走金尚者，王允之赏罚无经有以召之也；然则献帝而能中兴，操固可以北面受赏，而不获罪于朝廷，而不轨之志戢矣。

绍拥兵河北以与操争天下，而操乃据兖州以成争天下之势。绍导之，操乃应之；绍先之，操乃乘之；微绍之逆，操不先动。虽操之雄桀智计长于绍哉！抑操犹知名义之不可自我而干，而绍不知也。然则虽遇高、光之主，绍亦为彭越、卢芳而终不可驭，身死家灭而徒为人先驱。贪利乐祸，习与性成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

〔五〕

孙坚之因袁术也，犹先主之因公孙瓒也，固未可深责者也。汉高帝尝因项梁矣，唐高祖下李密而推之矣，以项氏世为楚将，而密以蒲山公之后，为天下所矜也。天下之初乱也，人犹重虚名以为所归，故种师道衰老无能为，而金人犹惮之。袁氏四世五公之名，烜赫宇内，孙坚崛起，不能不藉焉。彼公孙瓒之区区，徒拥众梟张耳，昭烈且为之下，而况术乎？

夫坚岂有术于心中者哉？贼未讨，功未成，以长沙疏远之守，为客将于中原，始繇术以立大勋，而速背之，则术必怀毒以挠坚之为；进与卓为敌，而退受术之掣，刘虞怀忠义而死于公孙瓒，职此繇也。使坚不死，得自达于长安，肯从术以逆终而为乱贼之爪牙乎？刘表之收荆州也，卓之命也，众皆讨卓而表不从，表有可讨之罪焉；因袁术之隙而为之讨表，实自讨也。若坚者，虽不保其终之戴汉，而固未有瑕也，与术比而姑从之，恶足以病坚哉！

【六】

管宁在辽东，专讲诗书、习俎豆，非学者勿见，或以宁为全身之善术，岂知宁者哉？王烈为商贾以自秽，而逃公孙度长史之辟命，斯则全身之术，而宁不为也。天下不可一日废者，道也；天下废之，而存之者在我。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，学也；舜、禹不以三苗为忧，而急于傅精一；周公不以商、奄为忧，而慎于践筮豆。见之功业者，虽广而短；存之人心风俗者，虽狭而长。一日行之习之，而天地之心，昭垂于一日；一人闻之信之，而人禽之辨，立达于一人。其用之也隐，而搏掎清刚粹美之气于两间，阴以为功于造化。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，唯此为务焉。有明王起，而因之敷其大用。即其不然，而天下分崩、人心晦否之日，独握天枢以争剥复，功亦大矣。

繇此言之，则汉末三国之天下，非刘、孙、曹氏之所能持，亦非荀悦、诸葛孔明之所能持，而宁持之也。宁之自命大矣，岂仅以此为祸福所不及而利用乎？邴原持清议，而宁戒之曰：“潜龙以不见成德。”不见而德成，有密用也；区区当世之得失，其所矜而不忍责、略而不足论者也。白日之耀，非镫烛之光也。宁诚潜而有龙德矣，岂仅曰全身而已乎？

【七】

王允诛董卓，而无以处关东诸将，虽微李傕、郭汜，汉其能存乎？首谋诛卓者袁绍，是固有异志焉，而不可任者也。曹操独进荥阳，虽败而志可旌；孙坚首破卓而复东都，粪除宗庙，修治陵园，虽死而其子策可用也；急召而录其功以相辅于内，傕、汜失主而气夺，安敢侧目以视允乎？区区一宋翼、王弘，傕、汜且惮之，而不敢加害于允，而况操与策也。允之倚翼与弘，皆其所私者也，操与策非其所能用者也，而又以骄气乘之，不亡何待焉！

或曰：操非可倚以安者，允而召操，则与何进之召卓也何以异？此又非也。进不能诛宦官而倚卓，进客而卓主矣。允之诛卓，无假于操，而威大振；操虽奸，赏之以功，旌之以能，绥之以德，束之以法，操且熟计天下而思自处。故王芬之谋，刘虞之议，必规避之，而不敢以身为逆。当此之时，众未盛，威未张，允以谈笑灭贼之功临其上而驾御之，操抑岂敢蹈卓之覆轨乎？策方少，英锐之气，诱掖之以建忠勋也尤易，而奚患召之为后害哉？允非其人也，智

尽于密谋，而量不足以包英雄而驯扰之，加以骄逸，而忘无穷之隐祸，其周章失纪而死于逆臣，不能免矣。

东召孙、曹而西属凉州之兵于皇甫嵩，则二袁、刘表、公孙瓒不足以逞；二袁、刘表、公孙瓒不逞，而曹操亦无藉以启跋扈之心。天下可定也，况李傕、郭汜之区区者乎？

【八】

马日磾、赵岐之和解关东也谁遣之？于时李傕、郭汜引兵向阙，种拂战死，天子步出宣平门，王允、宋翼、王弘骈死阙下，宫门之外皆仇敌也，而暇念及于袁、刘、公孙不辑于千里之外邪？故知非献帝遣之，傕、汜遣之也。关东诸将之起，以诛卓起。傕、汜，卓之部曲也，其引兵犯阙，以报卓之讐为辞，吕布东走，而傕、汜安能不忧诛卓之师浸加于己哉？欲求款于关东而恐其见拒，则姑以天子之诏为和解之迂说，亦其虽为卓报仇，而于关东则均为王臣，无异志也，此不款和而妙为款和者也。刘表则自刺史而牧矣，曹操上书而优而使之归矣，征朱儁为太仆矣，皆傕、汜以求免于关东之善术也。呜呼！日磾、岐为汉之大臣，而受贼之羁络以听其颐指，其顽鄙而不知耻，亦至是哉！

夫与贼同立于朝，所难者不能自拔耳。二子者，幸而得衔命以出，是温峤假手以图王敦之机会也。绍、术、瓒、表虽怀异志，而朱儁、曹操、刘虞、孙策，夫岂不可激厉入援以解天子之困厄。而命之曰和解，则以和解毕事，曾不知有问及中朝者，二子将何辞以答也？故遣日磾、岐者，傕、汜也；奔走于诸将之间，覩颜以嚅噉者，为傕、汜效也；为天下贱，不亦宜乎！

【九】

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，是也；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，徧屠城邑，则惨毒不仁，恶滔天矣。虽然，陶谦实有以致之也。谦别将掩袭曹嵩而杀之，谦可谢过曰不知，然使执杀嵩者归之于操，使裔割而甘心焉，则操亦无名以逞。乃视嵩之死，若猎人之射麋，分食其肉而不问所从来，亦何以已暴人之怒哉？

且操之击谦也，以报私讐，而未尝无可托之公义也。李傕、郭汜称兵向阙，杀大臣，胁天子，人得而诛者也。谦首唱诛逆之谋，奉朱儁以伐逆而戴主，傕、汜以太仆饵儁，以牧饵谦，其力弱而畏我也可见矣。知其弱，惧其饵，儁虽志义不终，而谦自可奋兴以致讨；乃听王朗之谋，邀宠于贼臣，而受州牧之命，则欲辞党逆之诛而无所遁；操执此以告天下，而天下孰为谦援者乎？盖谦之为谦也，贪利赖宠，规眉睫而迷祸福者也。然则曹嵩之辎重，谦固垂涎而假手于别将耳。吮锋端之蜜，祸及生灵者数十万人，贪人之毒，可畏也夫！

【一〇】

国家积败亡之道以底于乱，狡焉怀不轨之志，思猎得之者众矣，而尚有所忌也。天子不成乎其为君，大臣不成乎其为相，授天下以必不可支之形，而后不轨者公然轧夺无所忌。

关东起兵以诛卓，而无效死以卫社稷之心，然固未敢逞其攘夺也。至于卓既伏诛，王允有专功之心，而不与关东共功名，可收以为用者勿能用，可制之不为贼者弗能制，而关东之心解矣。允以无辅而亡，李傕、郭汜以无惮而讧，允死，而天下之心遂为之裂尽。李、郭杀大臣，胁人主，关东疾视而不问，马日磾、赵岐之庸鄙，受二凶之意旨以和解行，而实为逆贼结连衡之好，然后关东始坚信汉之必亡。于是而曹操上书之情，非复荥阳之志矣。孙坚即不死，而不保其终，策以孤立之少年，走刘繇，逐王朗，杀许贡，跳踯于江东矣。张邈、陶谦、吕布、刘备互相攻而不戢矣。二袁之思移汉鼎以归己，又显著其迹矣。环视一献帝而置之若存若亡之间，以无难紕其臂而夺之。呜呼！迟之十余年，而分崩之势始成。天下何尝亡汉，而汉自亡，尚孰与怜之，而兴下泉苞稂之思者乎？

王允非定乱之人也，马日磾、赵岐，则手授天下于羣雄者也，汉之终亡，终于此也。

【一一】

乱天下者，托于名以逞其志；故君子立诚以居正，而不竞以名，则托于名者之伪露以败，而君子伸。乱天下者，并其名而去之不已，则能顾名以立事者，虽非其诚而志欲伸，无可为名者，莫能胜也。管、蔡内挟孺子、外挟武庚以为名，非无名也，自不可敌周公之诚也。项羽立义帝而弑之，并其名而去之矣；汉高为帝发丧，名而已矣，而天下戴之以诛羽之不义。使义帝而存，汉高之能终事之也，吾不敢信，然而以讨项羽则有余。故胡氏曰：“与其名存而实亡，愈于名实之俱亡。”此三代以下之天下，名为之维持也大矣。

袁绍不用沮授之策，听淳于琼而不迎天子于危困之中，授曰：“必有先之者。”而曹操果听荀彧迎帝以制诸侯。夫无君之心，操非殊于绍也，而名在操，故操可以制绍，而绍不能胜操；操之胜也，名而已矣。

虽然，名未易言也。名而可以徒假与，则绍亦何惮而不假？淳于琼曰：“今迎天子，动则表闻，从之则权轻，违之则拒命。”故曹操迁许以后，外而袁绍耻太尉之命，内而孔融陈王畿之制，董承、刘备、伏完、金祿交起而思诛夷之；入见殿中，汗流浹背，以几幸于免；与绍之恣睢河北唯意欲为而莫制者，难易之势，相悬绝也。苟不恤其名，而唯利是图，则淳于琼之言，安知其不长于荀彧哉？假令衣带诏行，曹操授首于董承、伏完、金祿之手，则授、或之谋，岂不适为琼笑？而非然也，出天子于棘篱饥困之中，犹得奉宗庙者二十

余年，不但以折羣雄之僭，即忠义之士，怀愤欲起，而人情之去就，尚且疑且信而不决于从也。琼之情唯利是图，受天下之恶名而不恤，绍是之从，欲不亡也，得乎？

名与利，相违者也；实与名，末相违而始相合也。举世骛于名，而忠孝之诚薄；举世趋于利以舍名，而君臣父子之秩敍，遂永绝于人心。故名者，延夫人未绝之秉彝于三代之下者也。夫子于卫辄父子之际，他务未遑，而必先正名，盖有不得已焉耳。

【一二】

刘先主之刺豫州，因陶谦也；其兼领徐州，亦因陶谦也。二袁、曹操，皆受命于灵帝之末，吕布、刘表，亦拜爵王廷而出者，唯先主未受命也，而不得不因人以兴。始因公孙瓒，继因陶谦，周旋于两不足有为者之左右，而名不登于天府，是以屡出而屡败。孔北海知之已夙，而何为不颺于王廷？北海之疏也。败于吕布而归许，然后受命而作牧，望乃著于天下。以义揆之，则受陶谦之命兼领二州，其始不正，故终不足以动天下而兴汉，亦始谋之不臧哉！

及其为左将军，受诏诛操而出奔，乃北奔于袁绍，托非其人矣，而非过也。何也？既已受命诛操，则许都之命制自操者，义不得而受也。结孙权而分荆，夺刘璋以收益，可以不受命矣；可不受命而制自己，故虽不足以兴汉，而终奄有益州，以成鼎足之形。

使其于陶谦授徐之日，早归命宗邦，诛傜、汜以安献帝，绍与操其孰能御之？而计不及此，孔北海亦莫之赞焉，徒与袁术、吕布一彼一此，争衡于徐、豫之间，惜哉！

【一三】

张巡守睢阳，食尽而食人，为天子守以抗逆贼，卒全江、淮千里之命，君子犹或非之。臧洪怨袁绍之不救张超，困守孤城，杀爱妾以食将士，陷其民男女相枕而死者七八千人，何为者哉？张邈兄弟党吕布以夺曹操之兖州，于其时，天子方蒙尘而寄命于贼手，超无能恤，彼其于袁、曹均耳。洪以私恩为一曲之义，奋不顾身，而一郡之生齿为之并命，殆所谓任侠者与！于义未也，而食人之罪不可逭矣。

天下至不仁之事，其始为之者，未必不托于义以生其安忍之心。洪为之，巡效之而保其忠，于是而朱粲之徒相因以起。浸及末世，凶岁之顽民，至父子、兄弟、夫妻相噬而心不戚，而人之视蛇蛙也无以异，又何有于君臣之分义哉？

若巡者，知不可守，自刎以徇城可也。若洪，则姑降绍焉，而未至丧其大节；愤兴而僭毒，至不仁而何义之足云？孟子曰：“仁义充塞，人将相食。”

”夫杨、墨固皆于道有所执者，孟子虑其将食人而亟拒之，臧洪之义，不足与于杨、墨，而祸烈焉。君子正其罪而诛之，岂或贷哉！

【一四】

董承潜召曹操入朝，操至而廷奏韩暹、杨奉之罪，诛罪赏功，矜褒死节，而汉粗安。惜哉，承之行此也晚，而王允失之于先也。

当斯时也，汉之大臣，死亡已殆尽矣；天子徒步以奔，而威已殫矣；从官采相饿死，而士大夫之气已夺矣；故董昭谋迁帝于许，尚惧众心之不厌，而卒无有一言相抗者。若当董卓初诛之日，廷犹有老成之臣，人犹坚戴汉之心，刘虜怀忠于北陲，孙坚立功于雒阳，相制相持，而允之忠勋非董承从乱之比，操亦何敢遽睥睨神器、效董卓之狂愚乎？

王允坐失之，董承不得已而试为之；为之已晚，而无救于汉之亡，然而天下亦自此而粗定。观于此而益为允惜，诚可惜而已矣。

【一五】

范增之欲杀沛公，孙坚之欲杀董卓，为曹操谋者之欲杀刘豫州，王衍之欲杀石勒，张九龄之欲杀安禄山，自事后而观之，其言验矣。乃更始杀伯升而国终亡；司马氏杀牛金而家终易。故郭嘉之说曹操，勿徒受害贤之名，而曹操笑曰：“君得之矣。”有识者之言，非凡情可测也。

人之欲大有为也，在己而已矣，未有幸天下之不肖，而已可攘贤而自大者也。苟可以大有为，则虽有英雄，无能为我难也；苟未可以有为，则何知天之生豪杰者不再生也？待獭以馘鱼，待鹳以馘雀，此封建之天下为然尔。起于纷乱之世而欲成大业，非能屈天下之英雄，不足以建非常之业。忌英雄而杀之，偷胜天下之庸流以为之雄长，则气先茶；而忽有间起之英豪乘之于意外，则神沮志乱而无以自持。若此者，曹操之所不屑为，而况明主之以道胜而容保无疆者乎！尽己而不忧天下之我胜，君子之道，而英雄繇之；不能仿佛于君子之道而足为英雄者，未之有也。

【一六】

刘表无戡乱之才，所固然也，然谓曹操方挟天子、擅威福，将夺汉室，而表不能兴勤王问罪之师，徒立学校、修礼乐，为不急之务，则又非可以责表也。

表虽有荆州，而隔冥阨之塞，未能北向以争权，其约之以共灭曹氏者，袁绍也，绍亦何愈于操哉？绍与操自灵帝以来，皆有兵戎之任，而表出自党锢，固雍容讽议之士尔。荆土虽安，人不习战，绍之倚表而表不能为绍用，表非戡乱之才，何待杜袭而知之？表亦自知之矣。踌躇四顾于袁、曹之间，义无适从也，势无适胜也，以诗书礼乐之虚文，示间暇无争而消人之忌，表之为表

，如此而已矣。中人以下自全之策也。不为祸先而仅保其境，无袁、曹显著之逆，无公孙赞乐杀之愚，故天下纷纭，而荆州自若。迨乎身死，而子琮举土以降操，表非不虑此，而亦无如之何者也。

杜袭之语繁钦曰：“全身以待时。”袭所待者曹操耳，钦与王粲则邀官爵醮乐之欢于曹丕者也，夫岂能鄙表而不屑与居者哉？诸葛公侨居其土，而云“此中足士大夫遨游”。亦唯表之足以安之也。天下无主，而徒以责之表乎！

【一七】

吕布不死，天下无可定乱之机，昭烈劝曹操速杀之，此操所以心折于昭烈也。

当时之竞起者众矣。孙坚，以戡乱为志者也；刘焉妄人也，而偷以自容；刘表文士也，而无能自立；袁绍虽疏而有略，其规恢较大矣；狂愚而逞者袁术，而犹饰伪以自尊；顽悍而乐杀者公孙瓒，而犹据土以自全；若夫倏彼倏此，唯其意之可夙发，旦暮狂驰而不能自信，唯吕布独也。而有骁劲之力以助其恶，嗾之斯前矣，激之斯起矣，触之斯鬩矣，蹂躏于中夏而靡所底止，天下未宁而布先殪，其自取之必然也。吕布殪，而天下之乱始有乍息之时，乱人不亡，乱靡有定，必矣。

呜呼！布之恶无他，无恒而已。人至于无恒而止矣。不自信而人孰信之？不自度而安能度人？不思自全，则视天下之糜烂皆无足恤也。故君子于无恒之人，远之唯恐不速，绝之唯恐不早，可诛之，则勿恤其小惠、小勇、小信、小忠之区区而必诛之，而后可以名不辱而身不危。与无恒者处，有家而家毁，有身而身危，乃至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之不能相保。论交者通此义以知择，三人行，亦必慎之哉！

【一八】

汉武、昭之世，盐铁论兴，文学贤良竞欲割盐利以归民为宽大之政，言有似是而非仁义之实者，此类是也。夫割利以与民，为穷民言也；即在濒海濒池之民，苟其贫弱，亦恶能食利于盐以自润，所利者豪民大贾而已。未闻割利以授之豪民大贾而可云仁义也。盐犹粟也，人不可一日无者，而有异。粟则徧海内而生，勤者获之，惰者匱之；盐则或悬绝于千里之外，而必待命于商贾。上司其轻重，则虽苛而犹有制；一听之豪民大贾，居赢乘虚，其以厚取于民者无制，而民不得不偿，故割利以与豪民大贾而民益困。王者官山府海以利天下之用而有制，以不重困于民，上下交利之善术也，而奚为徇宽大之名以交困国民邪？与其重征于力农之民，何如取给于天地之产。盐政移于下，农民困于郊，国计虚于上，财不理，民非不禁，动浮言以谈仁义者，亦可废然返矣。

卫觐曰：“盐，国之大宝也。”置盐官卖盐，以其直市犁牛给民，勤耕积

粟，行之关中而民以绥，强敌以折。施及后世，司马懿拒守于秦、蜀之交，诸葛屡匮而懿常裕，皆此为之本也。觐之为功于曹氏，与枣祗均，而觐尤大矣。

【一九】

韩高，智而狡者也。刘表旧与袁绍通，而曹操方挟天子以为雄长，绍之不敌操也，人皆知之，故杜袭、繁钦、王粲之徒，日夕思归操以取功名。嵩亦犹是而已矣。高之劝表以归操，明言袁、曹之胜败，而论者谓其奉戴汉室，过矣。

嵩之欲诣许也迫，而固持之以缓，其与表约曰：“守天子之命，义不得为将军死。”先为自免之计，以玩弄表于股掌之上，坚辞不行，而待表之相强，得志以归，面折表而表不能杀，亦陈珪之故智，而嵩持之也尤坚。表愚而人去之，操巧而人归之，以中二千石广陵守遂珪之志，以侍中零陵守遂嵩之志，珪与嵩之计得，而吕布、刘表之危亡系之矣。二子者，险人之尤也，岂得以归汉为忠而予之！

【二〇】

董承受衣带诏，与先主谋诛曹操，乘操屯官渡拒袁绍之日，先主起兵徐州，势孤而连和于袁绍。勿论待人者不足以兴，即令乘间而诛操，绍方进而夺汉之权，先主、董承其能制绍使无效操之尤而弥甚乎？不能也。然则此举也，亦轻发而不思其反矣。董承者，与乱相终始，无定虑而好逞其计者也。前之召操，与今之连绍，出一轨而不惩，弗责矣；先主亦虑不及此，而轻为去就，何以为英雄哉？

夫先主之于此，则固有其情矣。其初起也，因公孙瓒，因陶谦，虽为州牧，而权藉已微，固不能与袁、曹之典兵于灵帝之世，与于诛贼之举者齿；故旋起旋蹶，而姑托于操。及其受左将军之命，躬膺天子之宠任，而又承密诏以首事，先主于是乎始得乘权而正告天下以兴师。曹操之必篡，心知之矣；袁绍之为逆，亦心知之矣。脱于操之股掌，东临徐、豫，孤倡义问以鼓人心，乘机而兴，不能更待，绍不可达而连之，姑使与操相持，已因得以收兵略地为东向之举，而有余以制群雄，先主之志，如此而已。初未尝倚绍以破操，而幸绍之能戴汉以复兴也。董承、种辑亦恶足以知其怀来哉？

故许先主以纯臣，而先主不受也。其于献帝，特不如光武之于更始，而岂信其可终辅之以盪群凶乎？故连和于绍而不终，未尝恃绍也。操即灭，绍即胜，先主亦且出于事外而不屑为绍用。先主之东操心悔之而不惧，绍遥应之而不坚，亦已知之矣。他日称尊于益州，此为权舆；特其待操之篡而后自立焉，故不得罪于名教，而后世以正统加之，亦可勿媿焉。

【二一】

曹操东攻先主，田丰说绍乘间举兵以袭其后，绍以子疾辞丰而不行，绍虽年老智衰，禽犊爱重，岂至以婴儿病失大计者？且身即不行，命大将统重兵以蹶之，亦讵不可？而绍不尔者，绍之情非丰所知也。操东与先主相距而绍乘之，操军必惊骇溃归，而先主追蹶之，操且授首；先主诛操入许而拥帝，绍之逆不足以逞，而遽与先主争权；故今日弗进，亦犹昔者拥兵冀州，视王允之诛卓而不为之援，其谋一也。

岂徒绍哉！先主亦固有此情矣。绍之兴兵而南，众未集，兵未进，虽承密诏与董承约，抑可姑藏少待也；待绍之进黎阳、围白马，操战屡北，军粮且匮，土山地道交攻而不容退，乃徐起徐、豫之兵，亟向许以拒曹之归，操且必为绍禽。而先主遽发以先绍者，亦虑操为绍禽，而已拥天子之空质，则绍且梟张于外而逼我，孤危将为王允之续矣。惟先绍而举，则大功自己以建，而绍之威不张。绍以此制先主，先主亦以此制绍，其机一也。

夫先主岂徒思诛操而纵绍以横者乎？两相制，两相持，而曹操之计得矣。急攻先主而缓应绍，知其阳相用而阴相忌，可无俟其合而迫应其分。先主恶得而不败？绍恶得而不亡？此其机先主与绍缄之于心，非董承之所察，而田丰欲以口舌争之，不亦愚乎！

【二二】

张鲁妖矣，而卒以免于死亡，非其德之堪也；听阎圃之谏，拒群下之请，不称汉宁王，卫身之智，足以保身，宜矣。呜呼！乱世之王公，轻于平世之守令；乱世之将相，贱于平世之尉丞；顾影而自笑，梦觉而自惊，人指之而嗤其项背，鬼瞰之而夺其精魂，然而汲汲焉上下相蒙以相尊，愚矣哉！

陈婴、周市之所弗为，张鲁能弗为，张鲁之所不为，而吕光、杜伏威、刘豫、明玉珍汲汲焉相尊以益其骄，骈首就戮而悔之无及，以死亡易一日之虚尊，且自矜也，人之愚未有如是之甚者也。

【二三】

袁绍之自言曰：“吾南据河，北阻燕、代，兼戎狄之众，南向以争天下。”起兵之初，其志早定，是以董卓死，长安大乱，中州鼎沸，而席冀州也自若，绍之亡决于此矣。

夫欲有事于天下者，莫患乎其有恃也。已恃之矣，谋臣将帅恃之矣，兵卒亦恃之矣，所恃者险也，而离乎险，则丧其恃而智力穷。坎之象曰：“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。”险不可久据，而上六出乎险矣。智非所施，力非所便，徽纆之系，丛棘之置，非人困之矣。山国之人，出乎山而穷于原；泽国之人，离乎泽而穷于陆；失所恃而非所习，则如蜗牛之失其庐而死于蚁。故袁绍终其身未尝敢跬步而涉河，非徒绍之不敢，其将帅士卒睨平原广野川陆相错，而目眩心荧

，莫知所措也。

曹操曰：“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无所不可。”在山而用山之智力，在泽而用泽之智力，已无固恃，人亦且无恃心，而无不可恃，此争天下者之善术，而操犹未能也。西至于赤壁，东至于濡须，临长江之浩淼而气夺矣。则犹山陆之材，而非无不可者也。何也？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，术也，非道也。术者，有所可，有所不可；可者契合，而不可者弗能纳，则天下之智力，其不为所用者多矣。其终疆而夺汉者，居四战之地，恃智恃力，而无河山之可恃以生其骄怠也。

然则诸葛劝先主据益州天府之国，亦恃险矣，而得以存，又何也？先主之时，豫、兖、雍、徐已全为操之所有，而荆、扬又孙氏三世之所绥定，舍益州而无托焉，非果以夔门、剑阁之险，肥沃盐米之藪，为可恃而恃之也。李特睨剑阁而歎曰：“刘禅有此而不知自存。”夫特亦介晋之乱耳，使其非然，则亦赵韪、李顺而已。董璋、王建皆乘乱也，岂三巴巖险之足以偷安两世哉！

【二四】

荀悦、仲长统立言于纷乱之世，以测治理，皆矫末汉之失也，而统为愈。悦之言专以绳下，而操之已亟，申、韩之术也，曹操终用之以成乎严迫之政，而国随亡。统则专责之上，而戒愆淫以清政教之原，故曰统为愈也。

悦之言曰：“教化之废，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，教化之行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途”是也。顾其所云正俗者，听言责事，举名察实，则固防天下之胥为小人而督之也。故口申、韩之术也。统切切焉以彝私嗜、骋邪欲、宣淫固恶为戒，诚戒此矣，越轨改制之俗，上无与倡，而下恶淫荡哉？汉之亡也，积顺、桓、灵帝三君之不道，而天下相效以相怨，非法制督责之所可救，而悦河仅责之于末也！

虽然，统知愆当时之弊而归责于君，亦不待深识而知其然者也；而推论存亡迭代，治乱周复，举而归之天道，则将使曹氏思篡之情，亦援天以自信而长其逆。故当纷乱之世，未易立言也。愤前事之失，矫之易偏；避当时之忌，徇之不觉；非超然自拔于危乱之廷，其言未有不失者也。悦为侍中矣，统为尚书郎矣，而且得有言乎哉？

【二五】

诸葛公之始告先主也，曰：“天下有变，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雒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。”其后先主命关羽出襄、樊而自入蜀，先主没，公自出祁山以图关中，其略定于此矣。是其所为谋者，皆资形势以为制胜之略也。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，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。

以形势言，出宛、雒者正兵也，出秦川者奇兵也，欲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

，而命将向宛、雒，失轻重矣。关羽之覆于吕蒙，固意外之变也；然使无吕蒙之中挠，羽即前而与操相当，羽其能制操之死命乎？以制曹仁而有余，以敌操而固不足矣。宛、雒之师挫，则秦川之气枵，而恶能应天下之变乎？

乃公之言此也，以宛、雒为疑兵，使彼拒我于宛、雒，而乘间以取关中，此又用兵者偶然制胜之一策，声东击西，摇惑之以相牵制，乘仓猝相当之顷，一用之而得志耳。未可守此以为长策，规之于数年之前，而恃以行之于数年之后者也。敌一测之而事败矣。谋天下之大，而仅恃一奇以求必得，其容可哉？善取天下者，规模定乎天全，而奇正因乎时势。故曹操曰：“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驭之，无所不可。”操之所以自许为英雄，而公乃执一可以求必可，非操之敌矣。

且形势者，不可恃者也。荆州之兵利于水，一踰楚塞出宛、雒而气馁于平陆；益州之兵利于山，一踰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。恃形势，而形势之外无恃焉，得则仅保其疆域，失则祇成乎坐困。以有恃而应无方，姜维之败，所必然也。当先主飘零屡挫、托足无地之日，据益州以为资，可也；从此而书宛、雒、秦川之两策，不可也。陈寿曰：“将略非其所长。”岂尽诬乎？

【二六】

身任天下之重，舍惇信而趋事会，君子之所贱，抑英雄之所耻也，功隳名辱而身以死亡，必矣。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，鲁肃也；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，诸葛孔明也；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。子敬以借荆资先主，被仲谋之责而不辞；诸葛欲谏先主之东伐，难于尽谏，而歎法正之死。盖吴则周瑜、吕蒙乱子敬之谋，蜀则关羽、张飞破诸葛之策，使相信之主未免相疑。然二子者，终守西弔刘表东乞援兵之片言，以为金石之固于心而不能自白，变故繁兴之日，微二子而人道圯矣。

且以大计言之，周瑜、关羽竞一时之利，或得或丧，而要适以益曹操之凶；鲁、葛之谋，长虑远顾，非瑜与羽徼利之浅图所可测，久矣。兵之初起也，羣雄互角，而操挟天子四面应之而皆碎。此无异故，吕布倏彼倏此而为众所同嫉，袁术则与袁绍离矣，袁绍则与公孙瓒竞矣，袁谭、袁尚则兄弟相讎杀矣，韩遂则与马超相疑矣，刘表虽通袁绍，视绍之败而不恤矣，皆自相灭以授曹氏之灭之也。今所仅存者孙、刘，而又相寻于干戈，其不内溃以折入于曹操也不能。则鲁、葛定交合力以与操争存亡，一时之大计无有出于此者。晋文合宋、齐以败楚，乐毅结赵、魏以破齐，汉高连韩、彭、英布而摧项，已事之师，二子者筹之熟而执之固。瑜与羽交起而乱之，不亦悲乎！

【二七】

仲谋之听子敬，不如其信瑜、蒙，先主之任孔明，而终不违关、张之客气

，天下之终归于曹氏也，谁使之然也？

或曰：操汉贼也，权亦汉贼也，拒操而睦权，非义也。夫苟充类至尽以言义，则纷争之世，无一人之不可诛矣。权逆未成，视操之握死献帝于其掌中，则有间矣。韩信请王齐之日窦融操迟疑之志，亦奚必其皎皎忠贞如张睢阳、文信国而后可与共事。使覈其隐微以求冰霜之操，则昭烈不与孔北海同死，而北奔袁绍，抑岂以纯忠至孝立大节者乎？

故孙、刘之不可不合，二子之见义为已审也。其信也，近于义而可终身守者也。先主没，诸葛遽修好于吴，所惜者，肃先亡耳，不然，尚其有济也。乃其无济矣，二子之惇信，固以存人道于变故繁兴之世者也。

【二八】

赤壁之战，操之必败，瑜之必胜，非一端也。舍骑而舟，既弃长而争短矣。操之兵众，众则骄；瑜之兵寡，寡则奋；故韩信以能多将自诧，而谓汉高之不己若也，此其一也。操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、吴，操之破绍，非战而胜也，固守以老绍之师而乘其敝也，以此施之于吴则左矣；吴凭江而守，矢石不及，举全吴以馈一军，而粮运于无虑之地，愈守则兵愈增、粮愈足，而人气愈壮，欲老吴而先自老，又其一也。北来之军二十万，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，而恃之以为水军之用，新附之志不坚，而怀土思散以各归其故地者近而易，表之众又素未有远征之志者也，重以戴先主之德，怀刘琦之恩，故黄盖之火一爇而人皆骇散，荆土思归之士先之矣，此又其一也。积此数败，而瑜之明足以见之；即微火攻，持之数月，而操亦为官渡之绍矣。知此，而兵之所已，与敌之足畏与否也，皆可预料而定也。

【二九】

黄权、王累、严颜、刘巴之欲拒先主也，智在一曲而不可谓智，忠在一曲而不可谓忠。奚以明其然也？

张松曰：“曹公兵无敌于天下，因张鲁以取蜀，谁能御之？”诸欲拒先主者，曾有能保蜀而不为操所夺乎？亡有术也。钟繇之兵已向张鲁，危在旦夕，而璋以柔懦待之，夺于曹必矣。与其夺于曹，无如夺于先主，则四子者，料先主之必见夺以为智，知其一曲而不知其大全也，非智也。

四子之于刘焉，豢属耳，非君臣也。焉虽受命作牧，而汉之危亡，风波百沸，焉勿问焉。割土自擅，志士之所不屑事者也。先主虽不保为汉室之忠辅，而犹勤勤于定乱，视焉而愈也多矣。戴非其主而怙之，相依为逆而失名义之大，非忠也。

然则张松、法正其贤乎？而愈非也。璋初迎昭烈，二子者遽欲于会袭之，忍矣哉！君子于此，劝璋以州授先主而保全之，则得矣，其他皆不忠不智之

徒也。

【三〇】

论治者言得言失，古今所共也；而得不言其所自得，失不言其所自失，故牍满册府，而听之者无能以取益。张纮将死，遗牋吴主曰：“人情惮难而趋易，好同而恶异，故与治道相反。”斯言抉得失之机于居心用情之际，闻之者而能悟焉，反求之寸心，而听言用人立政之失焉者鲜矣。

夫人之情，不耽逸豫，天下无不可进之善；不喜谀悦，天下无不可纳之忠。然而中人之于此，恒讳之也。乐逸豫矣，而曰图难者之迂远而无益也；喜谀悦矣，而曰责善者之失理而非法也；反诸其心而果然乎哉？偷安喜谀，一妇人孺子之愚，而远大之猷去之。讳其偷安喜谀之情，则利害迫于身而不知避。其迹刚愎者，其情荏苒；急取其柔情而砭之于隐，然后振起其生人之气。而图治有本，非汎言得失者，令人迷其受病之源，而听之若忘也。奋耻自强，而矫其情之所流，虽圣王之修身立政，又何以加焉！

【三一】

荀彧拒董卓九锡之议，为曹操所恨，饮药而卒，司马温公许之以忠，过矣。乃论者讥其为操谋篡，而以正论自诡，又岂持平之论哉？彧之智，算无遗策，而其知操也，尤习之已熟而深悉之；违其九锡之议，必为操所不容矣，姑托于正论以自解，冒虚名，蹈实祸，智者不为，愚者亦不为也，而彧何若是？夫九锡之议兴，而刘氏之宗社已沦。当斯时也，苟非良心之牾亡已尽者，未有不惻然者也。彧亦天良之未泯，发之不禁耳，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，而不能自己。于此亦可以征人性之善，虽牾亡而不丧，如之何深求而重抑之！

彧之失，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。虽然，初起而即委身于操，与华歆、王朗之为汉臣而改面戴操者，抑有异矣。杨彪世为公辅，而不能亡身以忧国；邴原以名节自命，而不能辞召以洁身。蜀汉之臣，惟武侯不可苛求焉，其他则皆幸先主为刘氏之胤，而非其果能与汉存亡者也。然则彧所愧者管宁耳。当纷纭之世，舍宁而无以自全，乃彧固以才智见，而非宁之流亚久矣。季路、冉有，聚敛则从，伐颡舆则为之谋，旅泰山则不救，而子曰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一至于大恶当前，而后天良之存者不昧，祸未成而荏苒以为之谋，圣人且信其不与于篡弑，善恶固有不相掩矣。

且彧之为操谋也，莫著于灭袁绍。绍之为汉贼也，不下于操，为操谋绍，犹为绍而谋操也。汉之贼，灭其一而未尝不快，则彧为操谋，功与罪正相埒矣。若其称霸王之图以歆操，则怀才亟见，恐非是而不为操所用也，则彧之为操谋也，亦未可深辜也。试平情以论之，则彧者，操之谋臣也，操之谋臣，至于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，左掣右曳以亡其身，其天良之不昧者也。并此而以为

诡焉，则诬矣。

【三二】

春秋之法，诸侯失国则名之，贱之也；失国而又降焉，贱甚矣。此三代封建之侯国则然，受之先王，传之先祖，天子且不得而轻灭焉，为臣子者，有死而无降，义存焉耳。刘焉之牧益州，汉命之；命之以牧，未尝命之以世。焉死，璋偷立乎其位，益州岂焉所可传子，而璋有宗社之责哉？

先主围成都，璋曰：“父子在州二十余年，无恩德以加百姓，攻战三年，肌膏草野，以璋故也，何心能安。”犹长者之言也。论者曰：“刘璋暗弱。”弱者弱于疆争，暗者暗于变诈，而岂果昏孱之甚乎？其不断者，不能早授州于先主，而多此战争耳。韩馥之于袁绍，璋之于先主，自知不逮而引退以避之，皆可谓保身之智矣。其属吏悻悻以争气矜之雄，以毒天下，何足尚哉！

【三三】

吴、蜀之好不终，关羽以死，荆州以失，曹操以乘二国之离，无忌而急于篡，关羽安能逃其责哉？羽守江陵，数与鲁肃生疑贰，于是而诸葛之志不宣，而肃亦苦矣。肃以欢好抚羽，岂私羽而畏昭烈乎？其欲并力以抗操，匪舌是出，而羽不谅，故以知肃心之独苦也。

羽争三郡，贪忿之兵也，肃犹与相见，而秉义以正告之，羽无辞以答，而婞婞不忘，岂尽不知肃之志气与其苦心乎？昭烈之败于长坂，羽军独全，曹操临江，不能以一矢相加遗。而诸葛公东使，鲁肃西结，遂定两国之交，资孙氏以破曹，羽不能有功，而功出于亮。刘锜曰：“朝廷养兵三十年，而大功出一儒生。”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，因之忌吴；而葛、鲁之成谋，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。

然而肃之心未遽忿羽而堕其始志也，以义折羽，以从容平孙权之怒，尚冀吴、蜀之可合，而与诸葛相孚以制操耳。身遽死而授之吕蒙，权之伎无与平之，羽之忿无与制之，诸葛不能力争之隐，无与体之，而成谋尽毁矣。肃之死也，羽之败也。操之幸，先主之孤也。悲夫！

【三四】

金禕、耿纪、韦晃欲挟天子伐魏，使其克焉，足以存汉乎？不能也。幸而不败，又幸而杀操，尔朱兆之死，拓拔氏乃以奔窜而见夺于宇文，非但如董卓之诛，献帝一日不能安于长安已也。故董承之计非计，而伏完为甚，至于金禕而尤甚矣。虽然，至于金禕、耿纪、韦晃之时，更无可以全汉之策，而忠臣志士捐三族以与国俱碎，虽必不成，义愤之不容已，亦烈矣哉！

于是而孙权之罪不容诛也，怀愤嫉于先主，而请降于操，操无忌矣。关羽出襄、邓，向宛、雒，而怀忿以与孙氏争，操知之而坐待其败。普天之下，为

汉臣者，唯三子之不恤死而誓与献帝俱殉社稷耳，其他皆贪忿以逞者。忠臣志士无可俟之机，而又何择焉？

【三五】

关羽，可用之材也，失其可用而卒至于败亡，昭烈之骄之也，私之也，非将将之道也。故韩信之称高帝曰：“陛下能将将。”能将将而取天下有余矣。先主之入蜀也，率武侯、张、赵以行，而留羽守江陵，以羽之可信而有勇。夫与吴在离合之间，而恃笃信乎我以矜勇者，可使居二国之间乎？定孙、刘之交者武侯也，有事于曹，而不得复开衅于吴。为先主计，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，而北攻襄、邓；取蜀之事，先主以自任有余，而不必武侯也。然而终用羽者，以同起之恩私，矜其勇而见可任，而不知其恃吴怒吴，激孙权之降操，而鲁肃之计不伸也。

然则先主岂特不能将羽哉？且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。疑武侯之交固于吴，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。故高帝自言能用子房者，以曹参之故旧百战之功，而帷幄之筹，唯子房得与焉。不私其旧，不骄其勇，韩、彭且折，况参辈乎？先主之信武侯也，不如其信羽，明矣。诸葛子瑜奉使而不敢尽兄弟之私，临崩而有“君自取之”之言，是有武侯而不能用，徒以信羽者骄羽，而遂绝问罪曹氏之津，失岂在羽哉？先主自贻之矣。卷十

◎三国

【一】

国之亡，有自以亡也，至于亡，而所自亡之失昭然众见之矣。后起者，因鉴之、惩之，而立法以弭之；然所戒在此，而所失在彼，前之覆辙虽不复蹈，要不足以自存。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，曹氏初立，即制宦者官不得过诸署令，黄初三年，又制后家不得辅政，皆鉴汉所自亡而惩之也。然不再世，而国又夺于权臣。立国无深仁厚泽之基，而豫教不修，子孙昏暴，扑火于原，而燄发于炷竈，虽厚戒之无救也。

自其亡而言之，汉之亡也，中绝复兴，暴君相继，久而后失之；魏之亡也不五世，无桀、纣之主而速灭；以国祚计之，汉为永矣。乃自顺帝以后，数十年间，毒流天下，贤士骈首以就死，穷民空国以胥溺，盗贼接迹而蔓延；魏之亡也，祸不加于士，毒不流于民，盗不骋于郊；以民生计之，魏之民为幸矣。故严椒房之禁，削扫除之权，国即亡而害及士民者浅，仁人之泽，不易之良法也。

乃昏主则曰：外戚宦官，内侍禁阍，未尝与民相接，恶从而腴削之？且其侈靡不节，间行小惠，以下施于贫乏，何至激而为盗？其剥民以致盗者，士大夫之贪暴为之也。夫恶知监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？纨袴之子，刑余之人，知

谀而已，知贿而已；非谀弗官也，非贿弗谀也，非剥民之肤弗贿也，则毒流四海，填委沟壑，而困穷之民无所控告。犹栩栩然曰：吾未尝有损于民，士大夫吮之以为利，而嫁祸于我以为名。相激相诋，挟上以诛逐清流，而天下箝口结舌，视其败而无敢言。汉、唐、宋之浸败而浸亡，皆此繇也。其能禁此矣，则虽有夺攘之祸，而民不被其灾。故司马篡曹，潜移于上而天下不知。勿曰防之于此，失之于彼，魏之立法无裨于败亡也。

二魏从陈群之议，置州郡中正，以九品进退人才，行之百年，至隋而始易，其于选举之道，所失亦多矣。人之得以其姓名与于中正之品藻者鲜也，非名誉弗闻也，非华族弗与延誉也。故晋宋以后，虽有英才勤劳于国，而非华族之有名誉者，谓之寒人，不得与于荐绅之选。其于公天爵于天下，而奖斯人以同善之道，殊相背戾，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泯矣。

然且行之六代而未尝不收人才之用，则抑有道焉。人之皆可为善者，性也；其有必不可使为善者，习也。习之于人大矣，耳限于所闻，则夺其天聪；目限于所见，则夺其天明；父兄熏之于能言能动之始，乡党姻亚导之于知好知恶之年，一移其耳目心思，而泰山不见，雷霆不闻；非不欲见与闻也，投以所未见未闻，则惊为不可至，而忽为不足容心也。故曰：“习与性成。”成性而严师益友不能劝勉，醜赏重罚不能匡正矣。

是以古之为法，士之子恒为士，农之子恒为农，非绝农人之子于天性之外也，虽欲引之于善，而曠霾久蔽，不信上之有日，且必以白昼秉烛为取明之具，圣人亦无如此习焉何也。故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不可使知矣，欲涤除而拂拭之，违人之习，殆于拂人之性，而恶能哉？则靳取之华胄之子、清流之士、以品隲而进退之，亦未甚为过也。父母者，乾坤也，即以命人之性者也；师友交游者，臭味也，即以发人之情者也；见闻行习者，造化也，即以移人之气体者也。知此，则于是以求材焉，有所溢，有所漏，然而鲜矣。

唐之举进士也，不以一日之诗赋，而以名望之吹嘘，虽改九品中正之制，犹其遗意焉。宋以后，糊名易书，以求之于声寂影绝之内，而此意殆绝。然而学校之造士也夙，而倡优隶卒之子弟必禁锢之，则固天之所限，而人莫能或乱者。伊尹之耕，傅说之筑，胶鬲之贾，托以隐耳。岂草野倨侮、市井锥刀之中，德色父而诟谇母者，有令人哉？

三以先主绍汉而系之正统者，为汉惜也；存高帝诛暴秦、光武讨逆莽之功德，君临已久，而不忍其亡也。若先主，则恶足以当此哉？

光武之始起也，即正讨莽之义，而誓死以挫王邑、王寻百万之众于昆阳，及更始之必不可为君而后自立，正大而无惭于祖考也。而先主异是。其始起也，依公孙瓒、依陶谦，以与人争战，既不与于诛卓之谋；抑未尝念袁绍、曹

操之且篡，而思扑之以存刘氏；董承受衣带之诏，奉之起兵，乃分荆得益而忘之矣。曹操王魏，己亦王汉中矣；曹丕称帝，己亦帝矣；献帝未死而发其丧，盖亦利曹丕之弑而已可为名矣；费诗陈大义以谏而左迁矣；是岂誓不与贼俱生而力为高帝争血食者哉？

承统以后，为人子孙，则亡吾国者，吾不共戴天之讎也。以苻登之孤弱，犹足以一逞，而先主无一矢之加于曹氏。即位三月，急举伐吴之师，孙权一骠骑将军荆州牧耳，未敢代汉以王，而急修关羽之怨，淫兵以逞，岂祖宗百世之讎，不敌一将之私忿乎？先主之志见矣，乘时以自王而已矣。

故为汉而存先主者，史氏之厚也。若先主，则固不可以当此也。羿篡四十载而夏复兴，莽篡十五年而汉复续，先主而能枕戈寝块以与曹丕争生死，统虽中绝，其又何伤？尸大号于一隅，既殂而后诸葛有祁山之举，非先主之能急此也。司马温公曰：“不能纪其世数。”非也。世数虽足以纪，先主其能为汉帝之子孙乎？

四谈君臣之交者，竟曰先主之于诸葛。伐吴之举，诸葛公曰：“孝直若在，必能制主上东行。”公之志能尽行于先主乎？悲哉！公之大节苦心，不见谅于当时，而徒以志决身殁遗恨终古，宗泽咏杜甫之诗而悲惋以死，有以也夫！

公之心，必欲存汉者也，必欲灭曹者也。不交吴，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。此心也，独子敬知之耳。孙权尚可相谅，而先主之志异也。夫先主亦始欲自疆终欲自王，雄心不戢，与关羽相得耳。故其信公也，不如信羽，而且不如孙权之信子瑜也。疑公交吴之深，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；使公果与子瑜合而有裨于汉之社稷，固可勿疑也，而况其用吴之深心，勿容妄揣也哉！先主不死，吴祸不息，祁山之军不得而出也。迨猇亭败矣，先主殂矣，国之精锐尽于夷陵，老将如赵云与公志合者亡矣；公收疲敝之余民，承愚暗之冲主，以向北方，而事无可为矣。公故曰：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唯忘身以遂志，而成败固不能自必也。

向令先主以笃信羽者信公，听赵云之言，辍东征之驾，乘曹丕初篡、人心未固之时，连吴好以问中原，力尚全，气尚锐，虽汉运已衰，何至使英雄之血不洒于许、雒，而徒流于猇亭乎？公曰：“汉、贼不两立。”悲哉其言之也！若先主，则固非有宗社存亡之戚也，强之哭者不涕，公其如先主何哉？

张良遇高帝而志伸，宗泽遇高宗而志沮；公也，子房也，汝霖也，怀深情而不易以告人，一也，而成败异。公怀心而不能言，诚千秋之遗憾与！

五杨颉之谏诸葛公曰：“为治有体，上下不可相侵。”大哉言矣！公谢之，其没也哀之，而不能从，亦必有故矣。公之言曰：“宁静可以致远。”则非好为烦苛以竞长而自敝者也。

先主之初微矣，虽有英雄之姿，而无袁、曹之权藉，屡挫屡奔，而客处于荆州，望不隆而士之归之也寡。及其分荆据益，曹氏之势已盛，曹操又能用人而尽其才，人争归之，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，江、湘、巴、蜀之士耳。楚之士轻，蜀之士躁，虽若费祎、蒋琬之誉动当时，而能如钟繇、杜畿、崔琰、陈羣、高柔、贾逵、陈矫者，亡有也。军不治而唯公治之，民不理而唯公理之，政不平而唯公平之，财不足而唯公足之；任李严而严乱其纪，任马谡而谡败其功；公不得已，而察察于纤微，以为訐谟大猷之累，岂得已乎？

夫大有为于天下者，必下有人而上有君。而公之托身先主也，非信先主之可为少康、光武也，耻与荀彧、郭嘉见役于曹氏，以先主方授衣带之诏，义所可从而依之也。上非再造之君，下无分猷之士，孤行其志焉耳。向令庞统、法正不即于湓亡，徐庶、崔州平未成乖散，先主推心置腹，使关羽之傲、李严之险，无得间焉，领袖群才，各效其用，公亦何用此营营为也？公之泣杨颉也，盖自悼也。

【六】

汉、魏、吴之各自帝也，在三年之中，盖天下之称兵者已尽，而三国相争之气已衰也。曹操知其子之不能混一天下，丕亦自知一篡汉而父子之锋铓尽矣。先主固念曹氏之不可摇，而退息乎巖险。孙权观望曹、刘之胜败，既知其情之各自帝，而息相吞之心，交不足惧，则亦何弗拥江东以自帝邪？权所难者，先主之扼其肘腋耳。先主殁于永安，权乃拒魏而自尊，乐得邓芝通好以安处于江东。繇此观之，此三君者，皆非有好战乐杀之情，而所求未得，所处未安，弗获已而相为扞格也。

曹氏之战亟矣，处中原而挟其主，其敌多，其安危之势迫，故孙氏之降，知其非诚而受之。敌且尽，势且安，甘苦自知，而杀戮为惨。亦深念之矣。孙氏则赤壁之外无大战也。先主则收蜀争荆而姑且息也。是以三君者，犹可传之后裔，而不与公孙、袁、吕同殄其血胤。上天之大命集于有德，虽无其德，而抑无乐杀之心，则亦予之以安全。天地之心，以仁为复，岂不信哉？

丕之逆也，权之狡也，先主之愎也，皆保固尔后而不降天罚，以其知止而能息民也。逆与狡，违道甚矣，而惟愎尤甚。先主甫即位而兴伐吴之师，毒民以逞，伤天地之心，故以汉之宗支而不敌篡逆之二国。先主殁，武侯秉政，务农殖谷，释吴怨以息民，然后天下粗安。蜀汉之祚，武侯延之也，非先主之所克胜也。

【七】

蜀汉之义正，魏之势强，吴介其间，皆不敌也，而角立不相下，吴有人焉，足与诸葛颉颃，魏得上虽多，无有及之者也。立国之始，宰相为安危之大司

，而吴之舍张昭而用顾雍，雍者，允为天子之大臣者也，屈于时而相偏安之国尔。

曹氏始用崔琰、毛玠，以操切治臣民，而法粗立。王道息，申、韩进，人心不固，而国祚不长，有自来也。诸葛之相先主也，淡泊宁静，尚矣。而与先主皆染申、韩之习，则且与曹氏德齐而莫能相尚。代以下之材，求有如顾雍者鲜矣。寡言慎动，用人惟其能而无适莫；恤民之利病，密言于上而不徇其恩威；黜小利小功，罢边将便宜之策，以图其远大。有曹参之简靖而不弛其度，有宋璟之静正而不耀其廉。求其德之相若者，旷世而下，唯李沆为近之，而雍以处兵争之世，事雄猜之主，雍为愈矣。故曰：允为天子之大臣也。

雍既秉国，陆逊益济之以宽仁，自汉末以来，数十年无屠掠之惨，抑无苛繁之政，生养休息，唯江东也独。惜乎吴无汉之正、魏之疆，而终于一隅耳。不然，以平定天下而有余矣。

【八】

魏之亡，自曹丕遗诏命司马懿辅政始。懿之初起为文学掾，岂夙有夺魏之心哉？魏无人，延懿而授之耳。懿之视操，弗能若也。操之威力，割二袁、俘吕布、下刘表、北埽乌桓，而懿无其功；操迎天子于危乱之中，复立汉之社稷，而懿无其名；魏有人，懿不能夺也。

魏之无人，曹丕自失之也。而非但丕之失也，丕之诏曹真、陈群与懿同辅政者，甚无谓也。子叡已长，群下想望其风采，大臣各守其职司，而何用辅政者为？其命群与懿也，以防曹真而相禁制也。然则虽非曹爽之狂愚，真亦不能为魏藩卫久矣。以群、懿防真，合真与懿、群而防者，曹植兄弟也。故魏之亡，亡于孟德偏爱植而植思夺适之日。兄弟相猜，拱手以授之他人，非一旦一夕之故矣。

汉高意移于赵王，唐高情贰于建成，宋祖受母命而乱与子之法，开国之初所恒有也。而曹氏独以貽覆宗之祸。天不佑僭人，而使并峙于时以生猜制，天之道也。藉其不然，衅虽开于骨肉，必不假秉政握兵之异姓，持权以箝束懿亲。汉、唐、宋争于室而奸邪不兴于外，岂有患哉？魏之自取灭亡，天邪？人邪？人之不臧者，天也。

【九】

两敌相持，而有起兵于腹里者以遥相应，见为可恃，恃以夹攻内应者必败；勿问其为义也、为贼也，皆不可恃以冒进者也。其为义也，忠臣志士，孤愤蹶起，而成败非其所谋，且其果怀忠愤者，一二人耳，其他皆徼利无恒，相聚而不相摄者也。若其为贼也，则妄人非分之图，假我以惑众而亡实者耳，如之何其恃邪？

彭绮，乱人也，借为魏讨吴以为名，而实贼也。其心恃我之援，而已歔然而兴，虐民罔利，而欲恃以为应援，彼败而我之锋亦挫矣。彼可恃也，奚用我为？彼不可恃矣，而抑安能为我之恃乎？侯景不足以难魏，适以亡梁，拥大众、扼争地者且然，况乌合之一旅哉！岳侯恃两河忠义以伐金，使无金牌之撤，亦莫保其不与俱溃也。孙资谏曹叡之应彭绮，明于料敌矣。

【一〇】

诸葛公出师北伐，表上后主，以亲贤远小人为戒，一篇之中，三致意焉。后主失国之繇，早见于数十年之前，公于此无可如何，而唯以死谢寸心耳。

贤臣之进，大臣之责也，非徒以言，而必有进之之实。公于郭攸之、费禕、董允、向宠亦既进之无遗力矣。然能进而不能必庸主之亲之。庸主见贤而目欲垂，犹贤主见小人而喉欲啾也，无可如何也。虽然，尚可使之在列也。至于小人之亲，而愈无可如何矣。卑其秩，削其权，不得有为焉止矣。愈抑之，庸主愈狎之；愈禁之，庸主愈私之；敛迹于礼法之下，而噂沓于帷帘之中；庸主曰：此不容于执政，而固可哀矜者也。绸缪不舍，信其无疵可摘，而蛊毒潜中于胥乡之微。呜呼！其将如之何哉！

故贤臣不能使亲而犹可进，小人可使弗进而不能使弗亲。非有伊尹放桐非常之举，周公且困于流言，况当篡夺相仍之世，而先主抑有“君自取之”之乱命，形格势禁，公其如小人何哉！历举兴亡之繇，著其大端而已。何者为小人，不能如郭、费、董、向之历指其人而无讳也。指其名而不得，而况能制之使勿亲哉？以一死谢寸心于未死之间，姑无决裂焉足矣。公之遗憾，岂徒在汉、贼之两立也乎？

【一一】

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，而士之长于略者，相踵而兴。孟德智有所穷，则荀彧、郭嘉、荀攸、高柔之徒左右之，以算无遗策。迨于子桓之世，贾诩、辛毗、刘晔、孙资皆坐照千里之外，而持之也定。故以子桓之鄙、睿之汰，抗仲谋、孔明之智勇，而克保其磐固。

孔明之北伐也，屡出而无功，以为司马懿之力能拒之，而早决大计于一言者，则孙资也。汉兵初出，三辅震惊，大发兵以迎击于汉中，庸讵非应敌之道；乃使其果然，而魏事去矣。汉以初出之全力，求敌以战，其气锐；魏空关中之守，即险以争，其势危；皆败道也。一败溃而汉乘之，长安不守，汉且出关以捣宛、雒，是帝破项之故辙也，魏恶得而不危？资筹之审矣，即见兵据要害，敌即盛而险不可踰，据秦川沃野之粟，坐食而制之，虽孔明之志锐而谋深，无如此漠然不应者何也。资片言定之于前，而拒诸葛、挫姜维，收效于数十年之后，司马懿终始所守者此谋也。

魏足智谋之士，昏主用之而不危。故能用人者，可以无敌于天下。

【一二】

魏延请从子午谷直捣长安，正兵也；诸葛绕山而西出祁山，趋秦、陇，奇兵也。高帝舍栈道而出陈仓，以奇取三秦，三秦之势散，拊其背而震惊之，而魏异是。非堂堂之阵直前而攻其坚，则虽得秦、陇，而长安之守自有余。魏所必守者长安耳，长安不拔，汉固无如魏何。而迂回西出，攻之于散地，魏且以为是乘间攻瑕，有畏而不敢直前，则敌气愈壮，而我且疲于屡战矣。夏侯惇可乘矣，魏见汉兵累岁不出而志懈，卒然相临，救援未及，小得志焉；弥旬淹月，援益集，守益固，即欲拔一名都也且不可得，而况魏之全势哉？故陈寿谓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，诚有谓已。

而公谋之数年，奋起一朝，岂其不审于此哉？果畏其危也，则何如无出而免于疲民邪？夫公固有全局于胸中，知魏之不可旦夕亡，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也。其出师以北伐，攻也，特以为守焉耳。以攻为守，而不可示其意于人，故无以服魏延之心而贻之怨怒。

秦、陇者，非长安之要地，乃西蜀之门户也。天水、南安、安定，地险而民疆，诚收之以为外蔽，则武都、阴平在怀抱之中，魏不能越剑阁以收蜀之北，复不能绕阶、文以捣蜀之西，则蜀可巩固以存，而待时以进，公之定算在此矣。公没蜀衰，魏果由阴平以袭汉，夫乃知公之定算，名为攻而实为守计也。

公之始为先主谋曰：“天下有变，命将出宛、雒，自向秦川。”惟直指长安，则与宛、雒之师相应；若西出陇右，则与宛、雒相去千里之外，首尾断绝而不相知。以是知祁山之师，非公初意，主闇而敌疆，改图以为保蜀之计耳。公盖有不得已焉者，特未可一一与魏延辈语也。

【一三】

武侯之任人，一失于马谡，再失于李严，诚哉知人之难也。闇者不足以知，而明察者即以明察为所蔽；妄者不足以知，而端方者即以端方为所蔽。明察则有短而必见，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。士之智略果毅者，短长相间，瑕瑜相杂，多不能纯。察之密，待之严，则无以自全而或见弃，即加意收录，而固不任之矣。于是而饰其行以无过、饰其言以无尤者，周旋委曲以免摘；言果辨，行果坚，而孰知其不可大任者，正在于此。似密似慎，外饰而中枵，恶足任哉？

故先主过实之论，不能远马谡，而任以三军；陈震鳞甲之言，不能退李严，而倚以大计；则唯武侯端严精密，二子即乘之以蔽而受其蔽也。于是而曹孟德之能用人见矣，以治天下则不足，以争天下则有余。蔽于道而不蔽于才，不能烛司马懿之奸，而荀彧、郭嘉、钟繇、贾诩，惟所任而无不称矣。

【一四】

城濮之战，晋文不恃齐、秦也。恃齐、秦，则必令齐掠陈、蔡而南以牵之于东，秦出武关，下鄢、郢以挠之。荥阳之战，高帝不恃彭、黥也。恃黥布，则当令布率九江之，沿淮而袭之；恃彭越，则越胜而进，越败而退也。善用者不恃人，此之谓大略。

吴人败曹休于石亭，诸葛出陈仓之师，上言曰：“贼疲于西，又务于东，兵法乘劳，此进趋之时也。”其无功宜矣。恃吴胜而乘之，吴且退矣，失所恃而心先沮、气先折也。蜀定吴交以制魏，此诸葛之成谋，计之善者也。虽然，吴交之必定，亦唯东顾无忧，可决于进尔。及进，而所恃者终在己也。我果奋勇以大挫魏于秦川而举长安，吴且恃我以疾趋淮、汝，不恃吴而吴固可恃也。己未有必胜之形，而恃人以逞，交相恃，交相误，六国之合从，所以不能动秦之毫末，其左验已。

石亭之役，贾逵以虚声怖吴而吴退，吴望蜀之乘之，蜀不能应也。陈仓之役，张郃以偏师拒蜀而蜀沮，蜀望吴之牵之，吴不能应也。两国异心，谋臣异计，东西相距，声响之利钝不相及，闻风而驰，风定而止，恃人者，不败足矣，未有能成者也。德必有邻，修德者不恃邻；学必会友，为学者不恃友；得道多助，创业者不恃助。不恃也，乃可恃也。故曰：“一人行则得其友。”言致一也。

【一五】

魏制：诸侯入继大统者，不得谓考为皇、称妣为后，是也。帝后之尊，天之所秩，非天子所得擅以加诸其亲，则大统正而天位定也。其曰：“纂正统而奉公义，何得复顾私亲。”则袭义而戕仁矣。

所后者以承统而致其尊，因以致其亲，义也；所生者以嗣统而屈其尊，不能屈其亲，仁也；亲者，与心生以生其心，性之不可掩者也。故古之制服，为人后者，为所生父母期，不问与所生相去亲疏，即与所后者在六世袒免之外而必期，且必正名之曰“所生父母”，未尝概置诸伯叔之列也。抑此犹为为人后者言之。若宋英宗之后仁宗，孝宗之后高宗，固以为子而子之，则所后所生父母之名各正，而所生者并屈其亲。若夫前君之生也，未尝告宗庙、诏臣民、而正其为后；嗣子之嗣也，未尝修寝门视膳之仪，立国储君副之位，臣民推戴而大位归焉。则亦如光武之于南顿，位号不可僭，而天伦不可忘，何得遽谓之私亲而族人视之也哉？

天下所重者，统也；人子所不可背者，亲也。为天下而不敢干其统，则天下之义重，而已之恩轻。虽有天下，而不可没其生我之恩，则天下敝屣，而亲为重。导谀者，献追尊之僭；矫异者，没父母之名；折衷以顺天理之固然，岂一偏之说所可乱哉！

【一六】

国政之因革，一张一弛而已。风俗之变迁，一质一文而已。上欲改政而下争之，争之而固不胜；下欲改俗而可抑之，抑之而愈激以流；故节宣而得其平者，未易易也。

东汉之中叶，士以名节相尚，而交游品题，互相持以成乎党论，天下奔走如骛，而莫之能止。桓、灵侧听奄竖，极致其罪罟以摧折之，而天下固慕其风而不以为忌。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为乱政，而标榜者之亦非善俗也，于是进崔琰、毛玠、陈群、钟繇之徒，任法课能，矫之以趋于刑名，而汉末之风暂息者数十年。琰、玠杀，孟德歿，持之之力穷，而前之激者适以扬矣。太和之世，诸葛诞、邓飏浸起而矫孟德综实之习，结纳互相题表，未尝师汉末之为，而若或师之；且刑方向圆，崇虚堕实，尤不能如李、杜、范、张之崇名节以励俗矣。乃遂以终魏之世，迄于晋而不为衰止。然则孟德之综核名实也，适以壅已决之水于须臾，而助其流溢已耳。故曰抑之而愈以流也。

名之不胜实、文之不胜质也，久矣。然古先圣人，两俱不废以平天下之情。奖之以名者，以劝其实也。导之以文者，以全其质也。人之有情不一矣，既与物交，则乐与物而相取，名所不至，虽为之而不乐于终。此慈父不能得之于子，严师不能得之于徒，明君不能得之于臣民者也。故因名以劝实，因文以全质，而天下欢忻鼓舞于敦实崇质之中，以不荡其心。此而可杜塞之以域民于矩矱也，则古先圣人何弗圉天下之跃冶飞扬于钳网之中也？以为拂民之情而固不可也。情者，性之依也，拂其情，拂其性矣；性者，天之安也，拂其性，拂其天矣。志郁而勃然以欲兴，则气亦螾蝓屯结而待隙以外泄。迨其一激一反，再反而尽弃其质以浮荡于虚名。利者争托焉，伪者争托焉，激之已极，无所择而唯其所汎滥。夏侯玄、何晏以之亡魏，王衍、王戎以之亡晋，五胡起，江东仅存，且蔓引以迄于陈、隋而不息，非崇质尚实者之激而岂至此哉？

桓云激之矣，奄竖激之矣，死亡接踵而激犹未甚，桓、灵、奄竖不能掩其名也。孟德、琰、玠并其名而掩之，而后诡出于玄虚，横流于奔竞，莫能禁也。以傅咸、卞壺、陶侃之公忠端亮，折之而不胜，董昭欲以区区之辩论，使曹叡持法以禁之，其将能乎？圣王不作，礼崩乐坏，政暴法烦，祇以增风俗之浮荡而已矣。

【一七】

魏伐辽东，蜀征南中，一也，皆用兵谋国之一道也；与隋炀之伐高丽、唐玄之伐云南，异矣。隋、唐当天下之方宁，贪功而图远，涉万里以徼幸，败亡之衅，不得而辞焉。诸葛公之慎，司马懿之智，舍大敌而勤远略，其所用心者未易测矣。

两敌相持，势相若而不相下，固未得晏然处也。而既不相为下矣，先动而躁，则受其伤，弗容不静以俟也。静以俟，则封疆之吏习于固守，六军之士习于休息，会计之臣习于因循。需之需之，时不可微而兵先弛；技击奔命、忘生趋死之情，日以翱翔作好而堕其气；则静退之祸，必伏于不觉。一旦有事，张皇失措，惊尤朏朏缩，而国固不足以存，况望其起而制人，收长驱越险之功哉？魏之东征，蜀之南伐，皆所以习将士于战而养其勇也。先主殂，蜀未可以图中原，孟德父子继亡，魏未可以并吴、蜀，兵不欲其久安而忘致死之心，诸葛之略，司马之智，其密用也，非人之所能测也。

或曰：习士于战，有训练之法，而奚以远伐为？呜呼！此坐而谈兵，误人家国之言耳。步伐也，系刺也，束伍也，部分也，训练而习熟者也。两军相当，飞矢雨集，白刃拂项，趋于死以争必胜，气也，非徒法也。有其法不作其气，无轻生之情，而日试于旌旗金鼓之间，雍容以进退，戏而已矣。习之愈久而士愈无致死之心，不亡何待焉？训练者，战余而教之也，非数十年之中，目不见敌，徒修其文具之谓也。

【一八】

武侯遗令魏延断后，为蒋琬、费禕地也。李福来请，公已授蜀于琬、禕。而必不可使任蜀者，魏延也。延权亚于公，而雄猜难御，琬未尝与军旅之任，而威望不隆，延先入而挟孱主，琬固不能与争，延居然持蜀于掌腕矣。唯大军退而延不得孤立于外，杨仪先入而延不得为主于中，虽愤激而成乎乱，一夫之制耳。

延之乱也，不北降魏而南攻仪，论者谓其无叛心。虽然，岂可保哉？延以偏将孤军，主帅死而乞活于魏，则亦司马懿之属吏而已矣，南辕而不北驾，不欲为懿下也。使其操全蜀之兵，制朝权而唯其意，成则攘臂以夺汉，不成将举三巴以附魏，司马懿不得折箠而馭之，其降其否，亦恶可谅哉？

杨仪福小之器耳，其曰“吾若举军就魏，宁当落度如此”。是则即为懿屈而不惭者。令先归而延与姜维持其后，蒋琬谈笑而废之，非延匹也。于是而武侯之计周矣。故二将讧而于国无损。不然，将争于内，敌必乘之，司马懿之智，岂不能间二乱人以卷蜀，而何为敛兵以退也？

【一九】

武侯之言曰：“淡泊可以明志。”诚淡泊矣，可以质鬼神，可以信君父，可以对僚友，可以百姓，无待建鼓以亟鸣矣。且夫持大权、建大功，为物望所归，而怀不轨之志者，未有不封殖以厚储于家者也。以示豆区之恩，以收百金之士，以饵腹心之蠹，以结藩镇之欢，胥于财而取给。季氏富于周公，而鲁昭莫能制焉，曹、马、刘、萧，皆祖此术也。诚淡泊矣，竞利名者之所不趋

，而子孙亦习于儒素，不问其威望之重轻，而固知其白水盟心、衡门归老之夙图矣。

乃武侯且表于后主曰：“成都有级八君株，薄田十五顷，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、外有赢粟，以负陛下。”一若志晦不章、忧谗畏讥之疏远小臣，屑屑而自明者。呜呼！于是而知公之志苦而事难矣。后主者，未有知者也，所犹能持守以信公者，先主之遗命而已。先主曰：“子不可辅，君自取之。”斯言而入愚昧之心，公非剖心出血以示之，岂能无疑哉？身在汉，兄弟分在魏、吴，三国之重望，集于一门，关、张不审，挟故旧以妬其登庸，先主之疑，盖终身而不释。施及嗣子之童昏，内而百揆，外而六军，不避嫌疑而持之固，含情不吐，谁与谅其志者？然则后主之决于任公，屈于势而不能相信以道，明矣。公乃谆谆然取桑田粟帛、竭底蕴以告，无求于当世，其孤幽之忠贞，危疑若此，而欲北定中原、复已亡之社稷也，不亦难乎？

于是而知先主之知人而能任，不及仲谋远矣。仲谋之于子瑜也、陆逊也、顾雍也、张昭也，委任之不如先主之于公，而信之也笃，岂不贤哉？先主习于申、韩而以教子，其操术也，与曹操同，其宅心也，亦彷彿焉。自非司马懿之深奸，则必被制曳而不能尽展其志略。故曰公志苦而事难也。不然，公志自明，而奚假以言明邪？

【二〇】

得直谏之士易，得忧国之臣难。识所不及，诚所不逮，无死卫社稷之心，不足与于忧国之任久矣。若夫直谏者，主德之失，章章见矣。古之为言也，仁慈恭俭之得，奢纵苛暴之失，亦章章见矣。习古之说而以证今之得失，不必深思熟虑，殷忧郁勃，引休戚于躬受，而斟酌以求宁，亦可奋起有言而直声动天下矣。

魏主睿之后，一傅而齐王芳废，再傅而高贵乡公死，三傅而常道乡公夺。青龙、景初之际，祸胎已伏，盖岌岌焉，无有虑此为睿言者，岂魏之无直臣哉？睿之营土木、多内宠、求神僊、察细务、滥刑赏也，旧臣则有陈群、辛毗、蒋济，大僚则有高堂隆、高柔、杨阜、杜恕、陈矫、卫觊、王肃、孙礼、卫臻，小臣则有董寻、张茂，极言无讳，不避丧亡之谤诅，至于叩棺待死以求伸；睿虽包容勿罪，而诸臣之触威以抒忠也，果有身首不恤之忧。汉武、唐宗不能多得于群臣者，而魏主之廷，森森林立以相绳纠。然而阝危不救，旋踵国亡。繇是观之，直谏之臣易得，而忧国之臣未易有也。

高堂隆因鹊巢之变，陈他姓制御之说；问陈矫以司马公为社稷之臣，而矫答以未知。然则魏之且移于司马氏，祸在旦夕，魏廷之士或不知也，知而或不言也。隆与矫知之而不深也，言之而不力也。当其时，懿未有植根深固之党

，未有荣人、辱人、生人、杀人之威福，而无能尽底蕴以为魏主告。无他，心不存乎社稷，浮沈之识因之不定，未能剖心刻骨为曹氏徘徊四顾而求奠其宗祏也。逮乎魏主殂，刘放、孙资延大奸于肘掖之后，虽灼见魏之必亡而已无及矣。

以社稷为忧者，如操舟于洪涛巨浸，脉察其碛岸湫涡之险易，目不旁瞬而心喻之；则折旋于数十里之外而避危以就安也，适其所泊而止。岂舟工之智若神禹哉？心壹于是而生死守之尔。若夫雒阳、崇华铜人土山之纵欲劳民，与夫暴怒刑杀、听小臣毁大臣、躬亲细务而陵下不君，此皆见之闻之，古雒明训，而依道义以长言之，则不必有体国之忠，而但有敢言之气，固可无所畏避而唯其敷陈者也。抑岂足恃为宗社生民之托哉？

【二一】

陈群上封事谏魏主，辄削其草；杨阜触人主之威以直谏，与人言未尝不道；袁宏赞群之忠，而讥阜之播扬君恶。夫阜激而太过，诚然矣；以群之削草为忠臣之极致，又奚得哉？宏曰：“仁者爱人，施之君谓之忠，施之亲谓之孝。”非知道之言也。

君父均也，而事之之道异。礼曰：“事亲有隐无犯，事君有犯无隐。”隐者，知其恶而讳之也。有隐以全恩，无隐以明义，道之准也。君之有过也，谏之而速改，改过之美莫大焉。称其前之过以表其后之改，固以扬其美之大者也。谏而不听，君过成矣；即不言，而臣民固已知之矣。导谏之臣，方且为之饰非为是，弭在廷之口；而谏者更为之掩覆，于是而导谏之臣益无所忌，而唯其欲为。且已谏而不听，庶几人之继进也。小臣疏远，望近臣之从违以为语默。近臣养君之愿而蔽下之知，则疏远欲言之士，且徘徊疑沮，而以柔巽揄扬为风尚。劝忠之道，丧于唯诺之习，孤鸣无和，虽造膝而为痛哭，亦无如怙过之主何矣！

韩愈氏非知道者，拟文王之诗曰：“臣罪当诛兮，天王圣明。”文王而为此言也，则飞廉、恶来且援为口实以惑纣，而信比干之死为当其辜矣。亦何惮而不殫其斲脰炮烙之惨乎？若群者，以全身于暴主之侧，孔光温树之故智也，谓之曰忠，而同君父于一致，袁宏恶知忠臣之极致哉！

【二二】

魏主睿之诏曰：“汉承秦乱，废无禘礼，曹氏世系，出自有虞，以舜配天，以舜妃配地。”其亢地于天，离妣于祖，乱乾坤高卑之位，固不足道矣。妄自祖虞而以废禘讥汉，尤不知禘者也。

自汉以下，禘之必废也无疑也。三代而上，君天下者，数姓而已，天子之支庶，分封为侯，各受命而有社稷。其后一族衰微，则一族之裔孙以德而复陟

帝位，无有不繇诸侯祖天子而崛起者也。推创业之主而上之，始受命而有社稷者，其始祖也，商之契、周之稷是也。又推而上之，则固有天下者也，而高辛是也，是为始祖所自出之帝也。世有社稷而为君，代相承而谱牒具存，虽历数十世而云仍不绝，则所自出之帝虽远，亦犹父子之相授，渊源不昧；而后此之有天下者，仍还其前此有天下之故业，以示帝位之尊，不越神明之胄，非是者不得而干焉。此封建未坠之天下，道固然也。

秦虽无德，而犹柏翳之裔，受封西土，可以继三代而王，使追所自出之帝而禘焉，得矣。至于汉兴，虽曰帝尧之苗裔，而不可考也。陶唐之子孙受侯封者，国久灭而宗社皆亡，帝尧之不祀，久已忽诸。高帝起田间为亭长，自以灭秦夷项之功而有天下，征家世于若存若亡之余，悬拟一古帝为祖，将谁欺？欺天乎？自汉以下之不禘，岂不允哉！

汉曰祖尧也，王莽、曹氏曰祖舜也，唐曰祖皋陶也、老聃也，攀援不可致诘之圣贤以自张大者也。泽所已斩，道所不嗣，诚所不至，以名属之，以文修之，汉乎其不相及久矣。当其侧微，不知其有所祖也，序其谱系，不知其必为祖也，且远引而祖之，仁人孝子之事其先，如是而已哉？郭崇韬垂涕汾阳之墓，梁师成追讼眉山之诬，为姍笑而已。魏主睿其何以异于是！

【二三】

任人任法，皆言治也，而言治者曰：任法不如任人。虽然，任人而废法，则下以合离为毁誉，上以好恶为取舍，废职业，徇虚名，逞私意，皆其弊也。于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：是治道之蠹也，非法而何以齐之？故申、韩之说，与王道而争胜。乃以法言之，周官之法亦密矣，然皆使服其官者习其事，未尝悬黜陟以拟其后。盖择人而授以法，使之遵焉，非立法以课人，必使与科条相应，非是者罚也。

法诚立矣，服其官，任其事，不容废矣。而有过于法之所期者焉，有适如其法之所期者焉，有不及乎法之所期者焉。才之有偏胜也，时之有盈诎也，事之有缓急也，九州之风土各有利病也。等天下而理之，均难易而责之，齐险易丰凶而限之，可为也而惮于为，不可为也而强为涂饰以应上之所求，天下之不乱也几何矣！上之所求于公卿百执郡邑之长者，有其纲也。安民也，裕国也，兴贤而远恶也，固本而待变也，此大纲也。大纲圯而民怨于下，事废于官，虚誉虽腾，莫能揜也。苟有法以授之，人不得以玩而政自举矣。故曰择人而授以法，非立法以课人也。

论官常者曰：清也，慎也，勤也。而清其本矣。弗慎弗勤而能清也，诎于繁而可以居要，充其至可以为社稷臣矣。弗清而不慎不勤，其罪易见，而为恶也浅。弗清矣，而慎以勤焉，察察孳孳以规利而避害，夫乃为天下之巨奸。考

课以黜陟之，即其得而多得之于勤慎以堕其清，况其所谓勤者非勤，而慎者非慎乎？是所谓孳孳为利，蹠之徒矣。清议者，似无益于人国者也，而国无是不足以立。恐其亡实而后以法饬之，周官、周礼、关雎、麟趾之精意所持也。京房术数之小人，何足以知此哉？卢毓、刘邵师之以惑魏主，不能行焉必也。虽不能行，而后世功利刑名之徒，犹师其说。张居正之毒，所以延及百年而不息也。

【二四】

魏主睿授司马懿以辅政，而懿终篡也，宜哉！法纪立，人心固，大臣各得其人，则卧赤子于天下之上而可不乱，何庸当危病昏瞽之时，委一二人，锡以辅政之名，倒魁柄而授之邪？

周公之辅成王也，王幼而未有知识，且公之至德，旷古一人，而武王之信公也，以两圣而相知也。然使无辅政之名，则二叔亦无衅以搆难，而冲人晏然矣。汉武之任霍、金、上官也，上官逆，霍氏不终矣；辅政之名，由此而立，而抑安足师乎？先主之任诸葛，而诸葛受命，当分争之世，而后主不足有为也，两俱弗获已而各尽其心耳。先主不能舍后主而别有所立，则不能不一委之诸葛以壹后主之心。

若夫魏主睿，无子而非有适长之不可易也，宗室之子，唯其所择以为后。当其养芳与询为子之日，岂无贤而可嗣者，慎简而豫教之？迨其将殂，芳之为子已三岁矣，可否熟知，而教训可夙，何弗择之于先，教之于后令可君国而勿坠，而使刘放、孙资得乘其笃疾以晋奸雄于负宸哉？为天下得人者，得一人尔。得其人而宰辅百执无不得焉。已既无子，唯其意而使一人以为君，不审其胜任与否，而又别委人以辅之，则胡不竟授以天下而免于篡弑乎？汉之自旁支入继者，皆昏庸之器，母后权奸之为之也，非若睿之自择而养之也。彼愤愤以死，无意于宗社而委之妇人者，无责耳矣，而魏主睿何为若也！

宋仁宗之授英宗，高宗之授孝宗，一旦嗣立而太阿在握；有二君之慎，岂至忍死以待巨奸而付以童昏也哉？故宋二宗之立嗣，允为后世法也。辅政者危亡之本，恶得托周公之义以召祸于永世哉！

【二五】

史称何晏依势用事，附会者升进，违忤者罢退，傅嘏讥晏外静内躁，皆司马氏之徒，党邪丑正，加之不令之名耳。晏之逐异己而树援也，所以解散私门之党，而厚植人才于曹氏也。卢毓、傅嘏怀宠禄，虑子孙，岂可引为社稷臣者乎？藉令曹爽不用晏言，父事司马懿，而唯言莫违，爽可不死，且为戴莽之刘歆。若逮其篡谋之已成，而后与立异，刘毅、司马休之之所以或死或亡，而不亦晚乎！爽之不足与有为也，魏主睿之不知人而轻托之也。乃业以宗臣受顾命

矣，晏与毕轨、邓颺、李胜不与爽为徒而将谁与哉，或曰：图存社稷者，智深勇沈而谋之以渐。晏一旦蹶起而与相持，激懿以不相下之势，而魏因以亡。

夫曹芳以暗弱之冲人孤立于上，睿且有“忍死待君相见无憾”之语，举国望风而集者，无敢踰司马氏之阃阒，救焚拯溺而可从容以待乎？懿之不可托也，且勿论其中怀之叵测也；握通国之兵，为功于阃外，下新城，平辽东，却诸葛，抚关中，将吏士民争趋以效尺寸，既赫然矣。恶有举社稷之重，付孺子于大将之手，而能保其终者哉？王敦无边徼之功，故温峤得制之于衰病；桓温有枋头之败，故王、谢得持之以从容。夺孤豚于猛虎之口，雅十无所容其静镇，智者无所用其机谋，力与相争而不胜，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

当是时，同姓猜疏而无权，一二直谅之臣如高堂隆、辛毗者，又皆丧亡，曹氏一线之存亡，仅一何晏，而犹责之已甚，抑将责刘越石之不早附刘渊，文宋瑞之不亟降蒙古乎？呜呼！惜名节者谓之浮华，怀远虑者谓之铄巧，三国志成于晋代，固司马氏之书也。后人因之掩抑孤忠，而以持禄容身、望风依附之逆党为良图。公论没，人心蛊矣。

【二六】

蒋琬改诸葛之图，欲以舟师乘汉、沔东下，袭魏兴、上庸，愈非策矣。魏兴、上庸，非魏所恃为巖险，而其赘余之地也。纵克之矣，能东下襄、樊北收宛、雒乎？不能也。何也？魏兴、上庸，汉中东迤之余险，士卒所凭以阻突骑之重突，而依险自固，则出险而魂神已憊，固不能踰阃限以与人相搏也。且舟师之顺流而下也，逸矣；无与遏之而戒心弛，一离乎水而衰气不足以生，必败之道也。先主与吴共争于水而且溃，况欲以水为势，而与车骑争于原陆乎？魏且履实地、资宿饱，坐而制之于丹、涪之湄，如蛾赴燄，十扑而九亡矣。

刘裕之河、渭以入关中，王镇恶等以步骑驰击，而舟师为其继，非恃舟师以争人于陆也。姚泓恃拓拔氏为之守，拓拔氏不为泓守，而泓弛其防，故获利焉，非独倚舟师之利攻人于千里之外也。诸葛之出祁山，以守为攻，即以攻为守，知习于险者之不利于夷，且自固以待时变，特不欲显言之以息众志耳。琬移屯而东西防遂弛，邓艾阴平之祸，自琬始矣。琬疾动而不能行，司马懿方谋篡而未暇，故蜀犹以全。不然，此一举而蜀亡不旋踵矣。

【二七】

曹孟德始屯田许昌，而北制袁绍，南折刘表；邓艾再屯田陈、项、寿春，而终以吞吴；此魏、晋平定天下之本图也。屯田之利有六，而广储刍粮不与焉。战不废耕，则耕不废守，守不废战，一也；屯田之吏十据所屯以为己之乐土，探伺密而死守之心固，二也；兵无室家，则情不固，有室家，则为行伍之累，以屯安其室家，出而战，归而息，三也；兵从事于耕，则乐与民亲，而残

民之心息，即境外之民，亦不欲凌轹而噬齧之，敌境之民，且亲附而为我用，四也；兵可久屯，聚于边徼，束伍部分，不离其素，甲冑器仗，以暇而修，卒有调发，符旦下而夕就道，敌莫能测其动静之机，五也；胜则进，不胜则退有所止，不至骇散而内讧，六也。有此六利者，而粟米刍藁之取给，以不重困编氓之输运，屯田之利溥矣哉！诸葛公之于祁山也，亦是道也；姜维不能踵之，是以亡焉。

虽然，有其地，有其时矣。许昌之屯，乘黄巾之乱，民皆流亡，野多旷土也；两淮之屯，魏、吴交争之地，弃为瓠脱，田皆芜废也；五丈原之屯，秦、陇、阶、文之间，地广人稀，羌、胡据山泽而弃平土，数百里而皆艸莱也。非是者，可屯之地，畸零散布于民田之间，而分兵以屯之，则一散而不可猝收矣。夺民熟壤以聚屯，民怨而败速矣。此屯之必以其地也。

屯之于战争之时，压敌境而营疆场，以守为本，以战为心，而以耕为余力，则释耒耜、援戈矛，两不相妨以相废。若在四海荡平之后，分散士卒，杂处民间，使食利于耕，而以战守为役，则虽有训练钳束之法，日渐月靡于全躯保室、朴钝偷安之习，而天下于是乎无兵。故唯枣祗、邓艾、诸葛可以行焉，而后此之祖以安插天下之兵，是弭兵养懦之术也，故陵夷衰微而无与卫国。此屯之必以其时也。

法有名同而实异，事同而效异，如此者多矣。谋国者不可不审也。

【二八】

史称管宁高洁而熙熙和易，因事而导人以善。善于傅君子之心矣。

世之乱也，权诈兴于上，偷薄染于下，君不可事，民不能使，而君子仁天下之道几穷。穷于时，因穷于心，则将视天下无一可为善之人，而拒绝唯恐不夙，此焦先、孙登、朱桃椎之类，所以道穷而仁亦穷也。夫君子之视天下，人犹是人也，性犹是性也，知其恶之所自熏，知其善之所自隐，其熏也非其固然，其隐也则如宿艸霜凋而根茎自润也。无事不可因，无因不可导，无导不可善，喻其习气之横流，即乘其天良之未丧，何不可与以同善哉？此则盎然之仁，充满于中，时雨灌注而宿艸荣矣。惜乎时无可事之君，而宁仅以此终；非然，将与伊、傅而比隆矣。

呜呼！不得之于君，可得之于友，而又不可得矣；不得之荐绅，可得之于乡党，而又不可得矣；不得之父老，可得之童蒙，而又不可得矣；此则君子之抱志以没身，而深其悲闵者也。友之不得，君辍之；乡党之不得，荐绅荧之；童蒙之不得，父老蔽之；故宁之仁，终不能善魏之俗。君也，荐绅也，父老也，君子之无可如何者也。吾尽吾仁焉，而道穷于时，不穷于己，亦奚忍为焦先、孙登、朱桃椎之孤傲哉？

【二九】

形可以征神乎？曰：未尝不可也。神者，天德之函于地者也；形者，地德之成乎天者也；相函相成而不相舍，神之灵，形受之；形之灵，神傅之；非神孤盪其灵于虚而形顽处也。譬之笙竽然，器洪而声洪，器纤而声纤矣；譬之盂水然，器方而水方，器困而水困矣。造化者以其神之灵搏造形质，而气以舒敛焉。荣，随气而华，随气而黯；卫，随气而理，随气而乱；内而藏府之精粗，外而筋骸之劲脆，动静语默各如其量，而因以发用；则明于察形者，可以征神，固矣。管辂之评邓飏、何晏而言皆屡中，知此而已矣。

然则神可以化形乎？曰：奚为其不可也？其始也天化之，天之道也；其后也人化之，人之道也。其之道，亨之毒之，用其偶然，故媿恶偏全、参差而不齐；人之道，熏之陶之，用其能然，则恶可使媿，偏可使全，变化而反淳。人莫难于御其神，而形其易焉者。昧者不知，曰：“一受其成型，而与之终古。”其不知道也久矣。孟子曰：“居移气，养移体。”荣卫随养以移，而内而藏府、外而筋骸，随之以移；况动止语默，因心而纵敛，因习而率循者哉！

邓飏之躁，征于形之躁也，不可骤息，而息之以静者，飏可得而主也；何晏之幽，征于形之幽也，不可骤张，而张之以明者，晏可得而主也。岂有他哉？一旦而知躁与幽之为不善，操之纵之，惩艾于俄顷；习之制之，熏成于渐次；则二子者，金锡圭璧之章，再见而惊非其故，辂又安能测之哉？乃若二子者，终成乎幽躁，而使辂言之终验，其蔽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：骄也。老、庄者，骄天下而有余者也，绝学以无忧，与天而为徒，而后形之不善，一受其成型，而废人道之能然，故祸至而不知其所自召也。地承天而受化，形顺神而数移，故管辂之术，君子节取焉，而不怙之以为固然。人之有道也，风雨可使从欲，元气可使受治，况在躬之荣卫藏府筋骸，与从心之动止语默哉！

【三〇】

王凌可以为魏之忠臣乎？盖欲为司马懿而不得者也。为懿不得，而懿愈张矣。齐王芳，魏主睿之所立也，懿杀曹爽而制芳于股掌，其恶在懿，其失在睿，而芳何尤焉！使霍光而有操、懿之心，汉昭亦无如之何，而可责之芳乎？凌诚忠于魏而思存其社稷，正懿闭门拒主、专杀宗臣、觊觎九锡之罪，抗表而入讨，事虽不成，犹足以鼓忠义之气，而懿不能驾祸于楚王以锢曹氏之宗支，使敛迹而坐听其篡夺。而凌欲废无过之主以别立君，此其故智，梁、隋之季多效之者，而终以盗铃。则使凌得志，楚王彪特其掩耳之资，操此心也，恶足以惑人心而使效顺哉？

名义者，邪正存亡之大司也，无义不可以为名，无名不可以为义，忠臣效死以争之，奸雄依附而抑必挟之。以曹操之不轨也，王芬欲立合肥侯以诛宦官

，而操审其必败，勿从也；袁绍欲立刘虞以诛董卓，而操恶其徒乱，勿从也；名正而义因以立，岂特操之智远过于凌乎？天下未解体于弱主，而已先首祸，心之所不安，裁之所必逮也。刘虞贤矣，袁绍弗能惑也；合肥侯听曹操而安，楚王彪听王凌而死，非独自杀，且以启祸于宗室，胥入司马之阱中，亦烈矣哉！呜呼！乱人假义而授人以名，义乃永堕而祸生愈速，如是而许之以忠也，则沈攸之、陈霸先皆忠矣。王凌之心，路人知之，无以异于司马氏，而益以愚者也。

【三一】

曹操之篡也，迎天子于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土；二袁、吕布、刘表、刘焉群起以思移汉祚，献帝弗能制，而操以力胜而得之。刘裕之篡，馘桓玄，夷卢循，东灭慕容超，西俘姚泓，收复中国五十馀年已覆之士宇，而修晋已墟之陵庙，安帝愚暗，不能自存也。若夫二萧、陈霸先，功不逮操、裕而篡焉，则不成乎其为君而不延其世。由此言之，虽篡有天下，而岂易易哉？

司马懿之于魏，掾佐而已，拒诸葛于秦川，仅以不败，未尝有尺寸之功于天下也；受魏主睿登床之托，横翦曹爽，遂制孱君、胁群臣，猎相国九锡之命，终使其子孙继世而登天位，成一统之业。其兴也不可遏，而抑必有道焉，非天下之可妄求而得也。曹氏之馘兆民、延人而授之也久矣。

汉之延祀四百，绍三代之久长，而天下戴之不衰者，高帝之宽，光武之柔，得民而合天也。汉衰而法弛，人皆恣肆以自得。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，惩汉失而以申、韩之法钳网天下；崔琰、毛玠、钟繇、陈群争附之，以峻削严迫相尚。士困于廷，而衣冠不能自安；民困于野，而寝处不能自容。故终魏之世，兵旅亟兴，而无敢为萑苇之寇，乃蕴怒于心，思得一解网罗以优游卒岁也，其情亟矣。司马懿执政，而用贤恤民，务从宽大，以结天下之心。于是而自搢绅以迄编氓，乃知有生人之乐。处空谷者，闻人声而輶然，栾盈之汰，人且歌泣以愿为之死，况懿父子之谋险而小惠已周也乎！王凌之子广曰：“懿情虽难量，事未有逆。”可谓知言矣。故曰：“得乎邱民为天子。”逆若司马，解法网以媚天下，天且假之以息民。则乘苛急伤民之后，大有为之君起而苏之，其为天祐人助，有不永享福祚者乎？三国鼎立，曹、刘先亡，吴乃继之。孙氏不师申、韩之报也；曹操不足道，诸葛公有道者也，而学于申、韩，不知其失，何也？

【三二】

蒋琬死，费禕刺，蜀汉之亡必也，无人故也。图王业者，必得其地。得其地，非得其险要财赋之谓也，得其人也；得其人，非得其兵卒之谓也，得其贤也。巴蜀、汉中之地隘矣，其人寡，则其贤亦仅矣。故蒋琬死，费禕刺，而蜀

汉无人。

虽然，尝读常璩华阳国志，其人之彬彬可称者不乏。张鲁妖盗而有阎圃，刘焉骄怠而有黄权，王累、刘巴，皆国士也。先主所用，类皆东州之产，耄老丧亡，而固不能继。蜀非乏才，无有为主效尺寸者，于是知先主君臣之图此也疏矣。勤于耕战，察于名法，而于长养人才、涵育熏陶之道，未之讲也。蒋、费亡而仅一姜维，维亦北士也，舍维而国无与托。败亡之日，诸葛氏仅以族殉，蜀士之登朝参谋议者，仅一奸佞卖国之谯周，国尚孰与立哉？

管仲用于齐，桓公死而齐无人；商鞅用于秦，始皇死而秦无人；无以养之也。宽柔温厚之德衰，人皆跼蹐以循吏之矩矱，虽有英特之士，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，尚奚恃哉？诸葛公之志操伟矣，而学则申、韩也。文王守百里之西土，作人以贻百年之用，鸢飞鱼跃，各适其性以尽其能，夫岂申、韩之陋所与知哉！

【三三】

何晏、夏侯玄、李丰之死，皆司马氏欲篡而杀之也。而史斂时论之讥非，以文致其可杀之罪，千秋安得有定论哉？当时人士所推而后世称道弗绝者，傅嘏也、王昶也、王祥也、郑小同也。数子者，以全身保家为智，以随时委顺为贤，以静言处罅为道，役于乱臣而不怍，视国之亡、君之死，漠然而不动于心，将孔子所谓贼德之乡原，殆是乎！风尚既然，祸福亦异，天下之图安而思利者，固必褻裳而从之，禄位以全，家世以盛，而立人之道几于息矣。呜呼！此无道之世，所以崩风坏俗而不可挽也。

虽然，有未可以过责数子者存焉。魏之得天下也不以道，其守天下也不以仁，其进天下之士也不以礼；利啗之，法制之，奴虏使之，士生其时，不能秉耒而食，葛屨而履霜也。无管宁之操，则抑与之波流，保其家世已耳。故昶与祥皆垂裔百年而享其名位，兢兢门内之行，自求无过，不求有益于当时；士之不幸，天所弗求全也。狂狷罟于网罗，容容获其厚福，是或一道也；不可以汉、唐、宋数百年戴天履地栽培长育之人才，忘躯捐妻子以扶纲常者责之也。施及宋、齐以降，君屡易而士大夫之族望自若也，皆此焉耳。欧阳永叔伤五代无死节之臣，而不念所事之何君也，亦过矣。王彦章之忠，匹夫之谅而已矣，况余阙乎？

【三四】

诸葛诞之起兵讨司马昭也，疑贤于王凌、母丘俭，而实未见其愈也。俭与诞，皆以夏侯玄之死不自安，而徼幸以争权，使其克捷，其不为刘裕之诛桓玄，不能保也。且诞之讨昭，何为也哉？无抑不欲魏社之移于司马氏矣乎？魏而亡，亡于司马，亡于吴，无以异也，吴岂为魏惜君臣之义，诛权奸以安其宗社

者哉？诞遣其子靓称臣于吴以起兵，则昭未篡而已先叛；以叛临篡，篡者未形而叛者已著；其志悖，其名逆，授司马昭以讨叛之名，而恶得不败邪？使其成也，司马昭之族甫糜，曹氏之社早屋矣。悲夫！借敌兵以讨贼者之亡人家国也，快一朝之忿而流祸无穷，诞实作俑，司马楚之、刘昶、萧宝寅相继以逞，而可许之为忠乎？

【三五】

人知冯道之恶，而不知譙周之为尤恶也。道，鄙夫也，国已破，君已易，贪生惜利禄，弗获己而数易其心。而周异是，国尚可存，君尚立乎其位，为异说以解散人心，而后终之以降，处心积虑，唯恐刘宗之不灭，憊矣哉！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，非人臣也。

姜维之力战，屡败而不止，民胥怨之，然其志苦矣。民惮于劳，而不知君父之危，所赖以启其惰心而振其生气者，士大夫之公论耳。其论曰：“既非秦末鼎沸之时，实有六国并据之势。”显然以秦予魏，以韩、燕视蜀，坐待其吞噬，唯面缚舆榦之一途耳。夫汉之不可复兴，天也；蜀之不可敌魏，势也；无可如何者也。故诸葛身殁而志决，臣子之道，食其禄，终其事，志不可夺，烈于三军之帅。且使人心不靡于邪说，兵力不销于荒惰，延之一日，而忠臣志士之气永于千秋。周而无人之心哉！无亦括囊以听，委之天而弗助其虐之为咎尚浅乎？夫民之不息，诚不容已于闵恤矣，譬之父母积疾，仆妾劳于将养，则亦酒食以劳之，和煦以拊之，使鼓舞而忘怨已耳。若恤仆妾之疲，废药食而听其酣寝，有人之心者，以是为恻隐哉？

当周之时，黄皓、陈祗蛊庸主而不顾百姓之疾苦；诚念民也，则亦斥奸佞，劝节俭，饬守令以宽廉，使民进而战殫，退而休息，可也。周塞目箝口，未闻一谏言之献，徒过责姜维，以饵愚民、媚奄宦，为司马昭先驱以下蜀，国亡主辱，已乃全其利禄；非取悦于民也，取悦于魏也，周之罪通于天矣。服上刑者唯周，而冯道未减矣。

【三六】

王沈刺豫州，下教：“陈长吏得失者，给谷五百斛；言刺史宽猛者，给谷千斛。”规已宽猛之宜，而赐之谷，犹之可尔。陈长吏之得失而赐之谷，险士猾民，竞起而诬讦其守令，祸可胜言哉？盖沈者，司马氏之私人也，司马氏以好士恤民之虚名，收辨士而要民誉，每下不情之令，行溢赏以诱天下，而沈为之役，故其教令如是之滥，未容深责也。陈廆、褚入白沈曰：“拘介之士，惮赏而不言；贪昧之人，慕利而妄举。”噫哉言乎！可推以尽明主用人听言之道矣。

拒谏者，古今之所谓大恶也；亟取人言，而贪广听之名，其恶隐而难知。

乃公孙疆因之以亡曹，主父偃因之以乱汉。宋之中叶，上书言因革者，牒满公府，而政令数易，朋党争衡，熙、丰、元、绍之间，焚如乱丝，而国随以敝。近者民本轻达，贱士乘以希荣，奸相资之肆恶，一夫遽登省掖，而天下亟亡。呜呼！以赏劝言之害，较拒谏而尤烈，抑如此哉！

然则瑱纆之塞，与明聪之达，圣人兼用以应天下，抑何道也？曰：善听言者，必其善于择人者也。人而善与？言虽未得，有善者存矣。人而不善与？言虽得，有不善者存矣。唐、虞之廷，或吁或咈，交相弼违者、唯其为禹、皋、稷、契也。夫禹、皋、稷、契，视君之失，若疾疾之攻于心；视民之病，若水火之迫于肌；而视言入而受禄也，若秽恶之加于鼻也，何俟于赏以劝之邪？故君子之听言，先举其人而后采其言，必不以利禄辱贤者之操，而导不肖者以猖狂无忌也。

察吏有常法，劾吏有常职，不获已而登斥奸讼枉之言，然非害切于国民而痛切其肌肤，则告讦之宵人耳，诛之可矣。一兴一废，一张一弛，进臣民而酌其可否，既已无疑矣；而犹为异说焉，斥之可矣。言虽甚当，不授以官；其效虽登，必进以礼。大臣坐论，日侍于燕间；谏诤有官，各责以言职。非是者，虽或兼容并包，而必厚防其生事启衅之伤。自匪佞人，恶有舍闺门子弟之职，置四民耕读之恒，弃官守慎修之纪，旦揣夕摩，作为皦皦炎炎之论，以动人主，而侥幸显名之与厚实哉！舜之耕稼陶渔而取人为善，人无所利于耕稼陶渔之夫，而言之不善者鲜矣。其为帝也，以耕稼陶渔之听听天下之言，则唯禹、皋、稷、契无私利之心，如深山之野人，而后决于从也。故其戒禹曰：“无稽之七，使以。”而岂以利情诱晓晓之士，使以讦为直乎？

嚮口舌以希利赖者，小人也，塾师也，祸福唯其妄测，文义唯其割裂，得利焉面情尽矣。此求治者所必远，为学者所必拒也。人君正己以涖下，节嗜欲、远宦寺、勤学问、公好恶，则小人之利病、国事之得失，触之而自知。非不待言也，抑非恃人言而遂足以治也。赏之而政刑乱、朋党兴、廉耻丧、风俗靡，自非奸雄之媚众以窃国，几何事此而不亡？此治乱之枢机，不可不审也。

【三七】

后主失德而亡，非失险也，恃险也，恃则未有不失者也。君恃之而弃德，将恃之而弃谋，士卒恃之而弃勇。伏弩飞石，恃以却敌；危石丛薄，恃以全身；无致死之心，一失其恃，则匍伏奔窜之恐后；扼以于蹊径，而凌峭壁以下攻，则首尾不相顾而溃。故谓后主信巫言而失阴平之守以亡国，非也。阴平守，而亘数百里之山厓谿谷，皆可度越，阴平一旅，亦赘疣而已。李特过剑阁而歎刘禪之不能守，艸窃之智，乘晋乱以苟延尔。譙纵、王建、孟知祥、明玉珍蹶然而起，燿然而灭，恃险愈甚，其亡愈速矣。

然则诸葛公曰：“益州天府之国。”其言非乎？彼一时也，先主拥寡弱之资而无尺土，舍益州而无自立之地。乃其规画之全局，则西出秦川，东向宛、雒，皆与魏争于平原，而非倚险以固存也。迨乎关羽启衅于吴，先主忿争而败，吴交不固，仲谋已老，宛、雒之师不能复出，公乃率孤旅以向秦川，事难而心苦矣。况蒋琬据涪城，姜维据汉乐，颠当守户，而天日莫窥，不亡奚待焉？

汉高起自汉中，旋下三秦，急出成皋，是以濒危而终胜。光武定都雒阳，曹操中据兖州，皆以无险为险也。周公营雒，至计存焉，而或为之说曰：“无德易以亡。”圣人既无私天下之心，抑岂欲其子孙之速亡乎？周迁雒，而不绝之系，其亡尤难于夏、殷。亡之难易，不在险之有无，明矣。

【三八】

司马昭进爵为王，荀顗欲相率而拜，王祥曰：“王、公相去一阶尔，安有天子三公可拜人者？”骤闻其言，未有不以为岳立屹屹，可以为社稷臣者。冯道之劳郭威曰：“侍中此行不易。”亦犹是也。炎篡而祥为太保于晋，威篡而道为中书令于周，则其亢矫以立名，而取合于新主，大略可知矣。昭谓祥曰：“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深。”祥所逆揣而知其必然也。矜大臣之节，则太保之重任，终授之己也无疑。历数姓而终受瀛王之爵，道固远承衣衾于祥也。不吝于篡，而吝于一拜；不难于北面为臣，而难折节于未篡之先；天下后世不得以助逆之名相加，万一篡夺不成如桓玄，可以避责全身，免于佐命之讨，计亦狡矣。

以此推之，汲黯揖卫青，而曰：“使大将军有揖客，岂不重乎？”黯之情亦见矣。欲以此求重于权臣，而可谓之社稷臣乎？司马昭、郭威虽逆，而固非朱温之暴，可以理夺者也。使汲黯而遇梁冀，王祥、冯道而遇朱温，抑岂能尔哉？若夫社稷臣者，以死卫主，而从容以处，期不自丧其臣节，如谢安之于桓温，狄仁杰之于武氏，亦岂矫矫自矜以要权奸之知遇乎？卷十一

晋泰始元年起

【一】

魏削宗室而权臣篡，晋封同姓而骨肉残，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；而怀、愍陷没，琅邪复立国于江东者几百年，则晋为愈矣。天下者，非一姓之私也，兴亡之修短有恒数，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，则轻授他人而民不病。魏之授晋，上虽逆而下固安，无乃不可乎！然而三代王者建亲贤之辅，必欲享国久而无能夺，岂私计哉？

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择也。则君子之为天下君以别人于禽兽者，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，全其生而使无死也。原于天之仁，则不可无父子；原于天之义，则不可无君臣。均是人而戴之为君，尊亲于父，则旦易

一主，夕易一主，稽首匍伏，以势为从违而不知耻，生人之道蔑矣。以是而利，不如其病之；以是而生，不如其死之也。先王重不忍于斯民，非姑息之仁，以全躯保妻子、导天下于鱼虫之聚者，虑此深矣！然则晋保社稷于百年，而魏速沦亡于三世，其于君天下之道，得失较然矣。

晋武之不终也，惠帝之不慧也，怀、愍之不足以图存，元帝之不可大有为也；然其后王敦、苏峻、桓温相踵以谋逆，桓玄且移天步以自踞，然而迟之又久，非安帝之不知饥饱，而刘裕功勋赫奕，莫能夺也。谓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维系之乎？宋文帝宠任诸弟，使理国政、牧方州，虑亦及此；而明帝诛夷之以无遗，萧道成乃乘虚而攘之。嗣是而掇天位者如拾坠叶，臣不以易主为惭，民不以改姓为异。垂及唐、宋，虽权臣不作，而盗贼夷狄进矣。然则以八王之祸咎晋氏之非，抑将以射肩请隧咎文昭武穆之不当裂土而封乎？法不可以守天下，而贤于无法。亦规诸至仁大义之原而已。

【二】

谏必有专官乎？古之明王，工瞽、庶人皆可进言于天子，故周官无谏职，以广听也。谏之有官，自汉设谏议大夫始。晋初立国，以傅玄、皇甫陶为之，唐之补阙拾遗，宋之司谏，皆放此而立也。谏有专官，而人臣之得进言于君仅矣。虽然，古今之时异，而广听之与慎听也，不得不殊；进言之迹同，而受益之与防邪也，亦各有道；未可以一概论也。

古之民朴矣，农、工、商、贾各世其业；士之游于庠序者，亦各有常学，不能侈闻见、饰文词以动当世。迨及战国，教衰而人自为学，揣摩当世之务者，竞尚其说，纵之以言，则偏私逞而是非乱；则必择其忠直而达治理者任之，而后无稽之言，不敢破圣道、紊纲纪，以荧主听。则专官之任，亦未可谓尽非，时使然也。

谏官专立，职专谏矣。然非专谏于其官，而禁外此者之谏也。不淫听于辨言，而不塞聪于偏听；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，则怀忠乐进者相感以兴。乃若听之之道，群言竞奏，而忠佞相殽，存乎君之辨之，不徒在言者也。谏者以谏君也。迺声色，殖货利，狎宦戚，通女谒，怠政事，废学问，崇佛老，侈宫室，私行游，媾威仪，若此者谏官任之。大小群臣下逮于庶人，苟有言焉，则固天子所宜侧席而听者也。即言之过，而固可无尤也。外此，人与政其亟矣。然而人之贤不肖，铨衡任之；政之因革，所司任之；虽君道之所必详，而清诸其源，则是非著而议论一；争于其流，则议论繁而朋党兴。贞邪利害，各从其私意，辨言邪说，将自此以起，固不可不慎防之。而广听适以召奸，尤明主所深惧也。

以要言之，言而讥非乎我者，虽激虽迂，而不可忽也；言而褒贬于人、辨

说乎事者，辨虽详，辞虽切，而未可信也。士之受规于朋友者且然，而况君天下者乎！然则选忠直知治者任谏职于上，而主意昭宣，风尚端直，则羣言博采，而终弗使主父偃、息夫躬之流，矜文采以讎其奸邪。慎之也，即所以广之也。又何必执周官之不设谏臣以下访刍蕘哉？

近者分谏职于台省，听亦广矣。而六科司抄发之任，十三道司督察之权，纠劾移于下，而君德非所独任，故诡随忿戾，迭相进退，而国是大乱，则广之适以废之。党人交争，劳臣掣肘，将谏官之设，以谏下而非谏君乎？拂其立谏之经，而予以谮言之径，乃至佞人游士献邪说以为用人行政之螫贼。不专不慎，覆轨已昭，后世尚知鉴哉！

【三】

晋始建国，立七世之庙，除五帝之座，罢圜丘方泽之祀，合之于郊，皆宗王肃而废郑玄也。于是而知王肃之学，醇正于郑玄远矣。后世经学传郑氏，肃之正义，没而不传，则贾公彦、孔颖达之怙专师而晦道也。

周之祀典，组绀以上不废也；而限天子之庙于五世，合两世室而始为七，玄之托于义而贼仁也。周礼合乐于圜丘方泽者，非祭也，所以顺阴阳、合律吕而正乐也；而谓郊之外有圜丘方泽之大祀，玄之淫于乐以乱礼也。其尤妖诬而不经者，为上帝之名曰耀宝魄，又立灵威仰、赤熛怒、白招矩、叶光纪之名，为四方之帝，有若父名而宾字之者，适足以资通人之一哂。而以之释经，以之议礼，诬神媒天，黷祀惑民，玄之罪不容贷矣。托之于星术，而实传之于讖纬，夫且诬为孔氏之书；正肃氏起而辨之，晋武因而绌之，于是禁星气讖纬之学，以严邪说之防，肃之功大矣哉！惜乎世远俗流，师承道圯，而肃学不传也。如其传，则程、朱兴起，尚有所资以辟郑氏之淫辞与！

【四】

三代以下，用兵以道，而从容以收大功者，其唯羊叔子乎！祖逖之在雍邱，宗泽之在东京，屹立一方以图远略，与叔子等。乃逖卒而其弟称兵以犯顺，泽卒而部众瓦解以为盗，皆求功已急而不图其安，未尝学于叔子之道以弭三军之骄气，骄则未有能成而不乱者也。

或曰：叔子之时，晋盛而吴衰，拥盛势以镇之，则敌亡可以坐待；而逖与泽抗方张之虜，未可以理折，则时异而不可相师矣。

曰：叔子之可以理服，而逖、泽不能者，遇陆抗耳。若夫敌国之氓，信其仁厚而愿归附之，则逖与泽之邻壤，犹晋、宋之遗黎；而叔子则晋、吴异主，义不相下者也。使逖与泽以此临之，不愈效乎！夫陆抗亦智深谋远不与叔子争一日之利耳，使其狂逞如石勒、女直之为，则其亡愈速；是遇陆抗者，两碁逢敌之难，而非易制于石勒、女直也。石勒虽骁，而志不及于江、淮，且未几

而国内大乱，甚于孙皓之犹安处也。女直虽竞，而斡离不、挾孛、兀术各怀猜忌，豕突鹿奔，无有能如陆抗之持重以相制者。使二子以道御兵，以信抚民，以缓制敌，垂之数十年，赵有冉闵之乱，金有完颜亮之变，以顺临逆，以静待动，易于反掌矣。叔子之功，亦收之身后者也，何至于子弟为梟獍以伏诛，部曲窜萑苇而僨起哉！故曰逖与泽求之已急而未图其安也。逖有雍邱之可据，而郭默、邵续之流，皆相倚以戴晋；泽有东京之可恃，而两河忠义，皆相待以效功；与为愤兴，而不与为固结，二子之志义尚矣，惜乎其不讲于叔子之道也。

【五】

用人与行政，两者相扶以治，举一废一，而害必生焉，魏、晋其验已。虽无佞人，而亟行苛政以钳束天下，而使乱不起；然而人心早离，乐于易主，而国速亡。政不苛而用佞人，其政之近道，足以羁縻天下使不叛，然而国是乱，朋党交争，而国速以乱。

曹孟德惩汉末之缓弛，而以申、韩为法，臣民皆重足以立；司马氏乘之以宽惠收人心，君弑国亡，无有起卫之者。然而魏氏所任之人，自谋臣而外，如崔琰、毛玠、辛毗、陈群、陈矫、高堂隆之流，虽未闻君子之道，而鲠直清严，不屑为招权纳贿、骄奢柔谄猥鄙之行，故纲纪粗立，垂及于篡，而女谒宵小不得流毒于朝廷，则其效也。

晋武之初立，正郊庙，行通丧，封宗室，罢禁锢，立谏官，征废逸，禁讖纬，增吏俸，崇宽弘雅正之治术，故民藉以安；内乱外逼，国已糜烂，而人心犹系之。然其所用者，贾充、任恺、冯勗、荀勗、何曾、石苞、王恺、石崇、潘岳之流，皆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；即以张华、陆机铮铮自见，而与邪波流，陷于乱贼而愍不畏死；虽有二傅、和峤之亢直，而不敌群小之翕訛；是以彊宗妒后互乱，而氏、羯乘之以猖狂。小人浊乱，国无与立，非但王衍辈清谈误之也。

是用人行行政，交相扶以图治，失其一，则一之仅存者不足以救；古今乱亡之轨，所以相寻而不舍也。

以要言之，用人其尤亟乎！人而苟为治人也，则治法因之以建，而苛刻纵弛之患两亡矣。魏之用人，抑苟免于邪佞尔，无有能立久长之本，建弘远之规者也。孟德之智，所知者有涯；能别于忠佞之分，而不能虚衷以致高朗宏通之士；争乱之余，智术兴，道德坠，名世之风邈矣。仅一管宁，而德不足以相致也。晋承魏之安处，时非无贤，而奖之不以其道，进之不以其诚，天下颓靡，而以老、庄为藏身之固，其法虽立，文具而已。使二代之君，德修而勤于求治，天下群趋于正，而岂患法之不立乎？宋太祖、太宗之所以垂统久长，而天

下怀其德于既亡之余，庶几尚已！

【六】

杜预欲短太子之丧，而曰：“君子之于礼，存诸内而已。”安得此野人之言而称之哉！今有人焉，心不忘乎敬父，而坐则倨以待；情不愒乎爱兄，而怒则紕其臂；亦将曰存诸内而已乎？内外交相维、交相养者也，既饰其外，必求其内，所以求君子之尽其诚；欲动其内，必伤其外，所以导天下而生其心也。今使衰麻其衣，疏糲其食，倚庐其寝处，然而驰情于淫侈以忘其哀慕者，鲜矣；耳目制之，心不得而动也。藉令锦其衣，肉其食，藻井绮疏金枢玉户其寝处，虽有哀慕之诚，不荡而忘者，鲜矣；耳目移而心为之荡也。故先王之制丧礼，达贤者之内于外，以安其内，而制中材之外，以感其内。故曰：直情径行，戎狄之道也。夫鸟兽之啾啁以念死，内非不哀，而外无所饰，则未几而忘之矣；野人之内存而外不著见者，亦如是而已矣。

杜预之于学也亦博矣，以其博文其不仁，六经之旨，且以之乱。谅闇者，梁菴也，有梁无柱，茅苴垂地之庐也，而诬之曰心丧。叔向之讥景王曰：“有三年之丧二。”谓之有丧矣，非谓存诸内者之徒戚也，而诬之曰不讥除丧，而讥其燕乐之已早。预之存诸内者，诬圣欺天，绝人而禽之，犹曰君子之于礼，存诸内而已乎？故曰：“以礼制心。”心有不存，而礼制之。其外无别，则内之存与不存，又奚以辨哉？邪说逞，人道息。凡今之人，皆曰：臣忠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，求其心而已。而心之不可问者多矣。不仁哉杜预之言，以贼天下有余也！

【七】

嵇绍可以仕晋乎？曰：不可。仕晋而可为之死乎？曰：仕而恶可弗死也！仕则必死之，故必不可仕也。父受诛，子雠焉，非法也；父不受诛，子不雠焉，非心也。此犹为一王之下，君臣分定，天子制法，有司奉行，而有受诛不受诛者言也。嵇康之在魏，与司马昭俱比肩而事主，康非昭之所得杀而杀之，亦平人之相贼杀而已。且康之死也，以非汤、武而见惮于昭，是晋之终篡，康且遗恨于泉下，而绍戴之以为君，然则昭其汤、武而康其飞廉、恶来矣乎！绍于是不孝之罪通于天矣。

沈充以逆伏诛，而子劭为晋效死。蔡仲之命曰：“尔尚盖前人之愆。一沈劭克当之矣。绍盖前人之美，而以父母之身，糜烂而殉怨不共天之乱贼，愚哉其不仁也！汤阴之血，河不洒于魏社为屋之日，何不洒于叔夜赴市之琴，而洒于司马氏之衣也？”

【八】

魏、晋之际，有贞士曰范粲，较管宁、陶潜而尤烈，而称道绝于后世。士

之湮没而志不章者，古今不知凡几也！宁以行谊著，潜以文采传，粲无他表见，而孤心隐矣。乃其亢志坚忍，则二子者未之逮焉。送魏主芳而哀动左右，三十六年佯狂不言，卒于车中，子乔侍疾，足不出邑里，父子之志行，诚末世之砥柱矣。文采行谊无所表见，志不存焉耳。宁之不若此也，宁未仕汉，而粲已受禄于魏也。潜之不若此也，知晋之将亡而去之，不亲见篡夺之惨也。故二子无妨以文行表见，而粲独不可。难哉其子之贤也！晋赐禄以养疾，赐帛以治丧，而不受。嵇绍闻之，尚为仇雠之子孙捐父母之身，人之贤愚相去有若此哉！粲之所为，难能也；非但难能也，其仁矣乎！

【九】

晋诏诸王大国置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，其所依倣之名曰周制也。古之诸侯，皆自有兵，周弗能夺，而非予之也。其自周始建之国，各使有兵，彼有而此不得独无也。郡县之天下，兵皆统于天子，州郡不能自有其人民，独假王侯以兵，授以相竞之资，何为也哉？夫晋岂果循周制以追三代之久安长治也乎？怨魏之亏替宗室，而使权臣乘之耳。乃魏之削诸侯者，疑同姓也；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，疑天下也。疑同姓而天下乘之，疑天下而同姓乘之，力防其所疑，而祸发于所不疑，其得祸也异，而受祸于疑则同也。

呜呼！以疑而能不召乱亡之祸者无有。天下皆以为疑已矣，而孰亲之？其假以防疑者，且幸己之不见疑而窥其疏以乘之；无可亲而但相乘，于是而庸人之疑，终古而不释。道不足于己，则先自疑于心；心不自保，而天下举无可信，兄弟也，臣僚也，编氓也，皆可疑者也。以一人之疑敌天下，而谓智计之可恃以防，其愚不可廖，其祸不可救矣。亲亲而以疑，则亲非其亲；尊贤而以疑，则贤非其贤；爱众而以疑，则众非其众；夫何疑哉？君子乐得其道，小人乐得其欲而已矣。交君子以道，给小人之欲，孤游于六合，而荆棘不生，无有圣贤而无豪杰之度者也。

【一〇】

天下恶有无故杀人而可以已乱者哉！齐王攸欲杀刘渊，王浑曰：“柰何以无形之疑杀人。”其说是也。舍杀而无以馭之也，渊之所以终乱晋而残之也。不杀渊而渊反，则咎王浑；杀渊而胡叛，则抑且咎齐王；舍本循末，两俱有咎，而孰能任之？曹魏之居匈奴于内地，使若渊者得以窃中国文事武备之绪余，济其奸而启雄心，其祸久矣。渊即死，若聪、若曜、若猛、若宣，挟怨以求逞，能旦杀一人、夕杀一人、皆无罪而翦之乎？契丹之所以深女直之怨而激之起，岂有幸哉！

夫晋承魏失，固未可急驱除之矣。王济欲任渊以平吴，纵虎自卫之术也。李憺欲发匈奴五部，假渊将军之号征树机能，此策之善者，而孔恂谏止之，何

也？恂诚忧渊之叵测，抑必有术以制之，而但色变于谈虎哉？凉者，中国之赘余也，河、湟之闲，夷狄之所便也，渊西征而荡平树机能之墟，即割其地以安之，而渊之心戢矣。渊即不戢，五部之心亦戢矣。驭得其道，则且不敢窃河西而据之。即其不然，我据萧关以距之，其极逞也，亦但如元昊而止耳。孰如近在汾、晋之闲，使我不轨之士民，教猱侏虎，河决鱼烂于腹心乎？故知李憺之谋，非但以平树机能也，实以斥渊而远之也，此弭祸于将然之善术也。一疑之，一畏之，无可如何而姑置之；渊且自危、且自矜、尤且自信也。是召之以必反之道也。呜呼！晋之失政，贿赂已耳，交游已耳。王浑父子得贿而保渊，孔恂、杨珧不得贿而惹渊，故李憺之深识不庸。非渊之能亡晋也，晋自亡耳。

【一一】

傅咸之忠，荀勗之佞，判然别矣。而其议省官也，则勗之说为长。故听言者，不惟其人，惟其言而已矣。咸刚直而疾恶已甚，见闲曹之吏，或怠傲而废功，或舞文以牟利，愤然曰：“焉用此为，而以费农夫之粟，空国家之帑哉！”其言非不快于一时之心，而褊衷以宰天下，天下又恶能宰哉！

古者方五十里之国，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具，群聚以上食于公、下食于民，而不忧其乏。天下之大，庶官仅供其职，而曰“公私不足”，此翁媪之智，不出箪豆之闲。故曰：褊衷以宰天下，天下弗能宰也。

古之建官以治事治民，固也；而君子野人，天秩之以其才，叙之以其类，率野人以养君子，帖然奉之而不靳，岂人为哉？王者以公天下为心，以扶进人才于君子之涂为道。故一事而分任之，十姓百家而即立之长以牧之，农人力耕而食之无媿，君不孤贵而养之必周；乃使一艺、一经、一能、一力者，皆与于君子之列，而相奖以廉耻。虽有萁稗，不尽田而芟刈，使扶良苗以长，但勿令夺苗之滋可矣。

官省而人之能与于选者其涂隘，力不任耕、志不安贱之士，末繇分天之禄以自表异，则且淫而为奸富，激而为盗贼。君子之涂穷，而小人之歧路百出，风俗汜滥于下，国尚孰与立哉！惟用人之涂广，而登进之数多，则虽有诡遇于倖门者，而惜廉隅、慎出处之士，亦自优游以俟，而自不困穷以没世。如其省官而员数减，则入仕也难；入仕难，则持选举之权者益重。数十人而争一轨，苟有捷径之可趋，虽自好者，不能定情以坚忍。而秉铨苟非其人，则自尊如帝，操吉凶也如鬼，托澄汰以为垄断，而所裁抑者类修洁之士，所汲引者皆躁佞之夫。士气萎，官邪兴，流沔而无所立，即使傅咸任之，且不能挽颓波以从纲纪，况莫保司铨之得尽如咸乎！故君子甚患夫刚直者之婞婞以忿疾当世，而欲以刻覈重抑天下之心也。

况其言曰：“公私不足，并官以务农。”则尤悖甚。为吏者几何人，而废

天下几何之顷亩！有天下而汲汲忧贫，夺天所贵重之君子，使为农圃之小人，以充府库；非商鞅之徒，孰忍为此哉？治天下有道，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。荀勖曰：“清心省事。”庶几经国之弘猷，讵可以其人而废之！

【一二】

贾充之力阻伐吴也，不知其何心，或受吴赂而为之闲，或忌羊、杜、二王之有功而夺其宠，皆未可知；抑以充之积奸之情度之，不但然也。曹操讨董卓、勦黄巾、平袁绍，战功赫然，而因以篡汉。司马懿拒诸葛、平辽东，司马昭灭蜀汉，兵权在握，而因以篡魏。充知吴之必亡，而欲留之以为己功，其蓄不轨之志已久，特畏难而未敢发耳。乃平吴之谋始于羊祜，祜卒，举杜预以终其事，充既弗能先焉，承其后以分功而不足以逞，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没，己秉国权，而后曰吴今日乃可图矣，则诸将之功皆归于己，而已为操、懿也无难。此其情杜预、张华固已知之，惮武帝之宠充而未敢言尔。观其纳女于太子，知惠帝之愚而以甥舅畜之；曹操之妻献帝，杨坚之妻周主，皆此术也。其谋秘，其奸伏，时无有摘发之者，而史亦略之。千载之下，有心有目，灼见其情，夫岂无故以挠大猷也哉？

呜呼！晋感充之弑君以戴己，而不早为之防，求其免于乱也难矣。所幸充死七年而武帝始崩，贾谧庸才，且非血胤，不足以为司马昭耳。不然，高贵乡公之刃，岂有惮而不施之司马氏乎？女子犹足以亡晋，充而在，当何如也？项羽非侯生之君也，汉高以其诳羽而远之若蛇虺；石守信、高怀德之流，未尝任弑君之恶也，宋太祖以其戴己而防之若仇敌；变诈凶很不知有名义者，君不可以为臣，士不可以为友。孙秀洒南向之涕，诸葛靓怀漆身之忠，晋弗能用焉，其不再传而大乱，有以也夫！

【一三】

秦灭六国而销兵，晋平吴而罢州郡兵，未几而大乱以亡。秦誓称武王克殷，放牛归马，衅甲橐弓，示天下弗用，秦、晋与周将无同道，而成败迥异，何也？

纣之无道，虐加于民，而诸侯或西向归周，或东留事纣，未尝日寻干戈，竞起为乱也。天下之志相胥以静，而弄兵乐祸之民不兴。及乎纣虐革，周政行，而皆仍故服，无与炀之，不待扑之也。战国之争，逮乎秦、项，凡数百年，至汉初而始定。三国之争，逮乎隋末，凡数百年，至唐初而始定。安、史之乱，延乎五代，凡百余年，至太平兴国而始定。靖康之祸，延乎蒙古，凡二百余年，至洪武而始定。其闲非无暂息之日若可以定者，然而支蔓不绝，旋踵复兴。非但上有暴君，国有奸雄；抑亦人心风俗一动而不可猝静，虔矫习成，杀机易发，上欲扑之而不可扑也。夫秦与晋恶能摄天下之心与气而敛之一朝哉

？故陈胜有辍耕之欢，石勒有东门之啸，争乘虚而思起。此兵之不可急弭者，机在下也。

且夫周之兴也，文王受鈇钺而专征，方有事于密、阮、崇、黎，而早已勤修文德，勤圣学，演周易，造髦士，养国老，采南国之风，革其淫乱，儿童嬉游而掇芣苢，女子修事以采苹蘩，未尝投戈而始论道，息马而始讲艺也。优而柔之，以调天地和平之气，而于兵戎之事，特不得已而姑试之，上弗之贵，而下且贱之，圣人之所以潜移人心而陶冶其性者，如此其至也。而后戎衣甫著，而弓矢旋弣，天下以为实获我心，可澡雪以见荣于文治。秦之并六国、灭宗周，晋之篡魏而吞吴也，谋唯恐其不险，力唯恐其不竞，日进阴鸷残忍之夫，皇皇以图弋获，而又崇侈奔欲，以败人伦之检柙；其与于成功共富贵者，抑奢淫以启天下之忌，无以涤天下之淫邪，而畜其彊狡于艸泽；幸而兵解难夷，遂欲使之屈首以奉长吏之法，未有能降心抑志以顺从者也。上无豫教，而欲饰治安于旦夕，召侮而已矣。此兵之不可急弭者，教在上也。

陶璜、山涛力排罢兵之议，从事后而言之，验矣。然抑岂于天下甫离水火之日，寻兵不已，而日取其民纳之驰骤击刺之中乎？盖亦求诸其本矣。故圣人作而乱不难已，商、周是也，道之驯也；圣人不作，待其敝之已极，人皆厌苦而思偃武，帝王乃因而抚之，则汉、唐以后之一统是也，几之复也。庶几商、周之治者，其唯光武乎？寇盗方横，而奖道敦礼，任贤爱民，以潜消民气之戾于扰攘之中，兵不待弭而自戢。然而黎阳之屯，固不敢藉口于放牛归马以自拟于周也。

【一四】

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夫士苟有当世之略，一言而可弭无穷之祸，虽非在位，庶几见用而天下蒙其休，何为其祕之哉？而孰知其固不可也。言之不切，而人习以为迂远之谈而不听；言之切而见用矣，天下测其所以然，而且以其智力与上相扞格；如其不用也，则适以启奸邪而导之以极其凶忒矣。

汉、魏之际，羌、胡、鲜卑杂居塞内，渐为民患，徙之出塞，万世之利也。虽不在秉国大臣之位，固且忧愤积中而不容已于切言之。即不用矣，后世且服其早识，而谓晋有人焉，此郭钦、江统所以慷慨言之，无所隐而论之详也。故传之史策，而后世诵之不衰。乃钦之言曰：“有风尘之警，胡骑自平阳、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，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冯翊、安定、上郡尽为夷狄之庭。”其后刘渊父子、石勒皆践其言，而晋遂亡。呜呼！岂非郭钦之言教猱升木乎？刘宣、张宾之谋，皆师钦之智，而灼见晋之可袭取者，非一日也。言之不用，而徒导人以乱矣。藉晋用之，因而下徙戎之令，群胡知其畏己，而已有可乘

之势，于方徙之际溃烂以逞，又将奚以制之使弭耳以听邪？

故使钦而在坐论之列，与君若相密谋之内庭，则极言之而不嫌。言即不用，犹不致启戎心以增益其恶。恶有忘属垣之耳，扬于大庭曰：人将若何以加我，将若何以使我莫敌，我其终无如何哉？非其位也，谋不得而尽也，姑缄默以俟其变可也。虽义激于中，而不敢快于一发，诚慎之也。孔子曰：“吾其为东周乎！”所以为者不言也。圣人且慎于未可有为之日，况偶有所知者乎？

【一五】

西晋之亡，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。攸而存，杨氏不得以擅国，贾氏不得以逞奸，八王不得以生乱。故举朝争之，争晋存亡之介也。虽然，盈廷而争者，未得所以存晋之道也。

攸之不安于国，武帝初无猜忌之心，荀勖、冯紵闲之耳。勖与紵，贾充之私人，非但佞以容身，怀鬻国异姓之心久矣。忌攸者，非徒忌攸，实忌晋也。攸之贤，固足以托国，然岂果有周公之德哉？即微攸而晋固可存。汉、唐、宋之延祚数百年，亦未尝有亲贤总己以制天下于一人，而卒不可乱，无他，无奸臣之在侧而已。刘放、孙资在魏主之奥窔，而司马氏援之以攘臂。勖与紵之于贾谧、杨骏，未知其谁属，而要其市司马氏之宗社于人，则早作夜思以谋逞志者也。攸即废，晋不必亡；勖、紵不除，晋无存理。修贾充之余怨，则阴摈张华；排博士之忠言，而显斥曹志；苟有图存晋室者，小不惜官爵，大不惜躯命，扬于王廷，揭勖、紵之奸，进之裔夷，则不待交章讼攸，而攸固以安，抑不待措攸于磐石之安，而晋固以存。今乃举尊卑疏戚之口合讼攸，而强帝持天下以任攸。荀勖固曰：“陛下试诏齐王之国，必举朝以为不可。”堕其术中而犹竞以争，尚口乃穷，攸之困，晋社之危，诸臣致之矣。

夫一时徇名依附之众，不足言也。李憺、刘毅、傅咸忠直为当时之领袖，而不能取前谗后贼为宗社效驱除，晋之廷，不可谓有人矣。植君子则小人自远，则以进贤为本，斥奸为末，此自奸邪未逞之日言也。不逐小人则君子不安，则以斥奸为本，进贤为末，此为奸邪已盘踞于内之日言也。二者互相为本末，而君子知择焉，乃以明于人臣之义，而为社稷所赖。非然，则相激以益其乱而已矣。卷十二

◎惠帝

惠帝之愚，古今无匹，国因以亡。乃唐顺宗之瘖而无知，宋光宗之制于悍妻而不知有父，其愈于惠帝无几，而唐、宋不亡，有人焉耳。四顾晋廷之士，有可托以天下者乎？齐王攸之得物情也，其能为慕容恪与否，不敢信也。傅咸、刘毅谏诤之士，可任以耳目，而未可任以心膂，非能持大体者也。张华谋略之士，可与立功，而未可与守正，非能秉大节者也。托国于数子之手，不能

救惠帝之危，况荀勗、冯紞、贾谧、杨骏之骄佞，挟戈矛以互竞者乎！傅咸、刘毅能危言以规武帝之失矣，贾充之奸，与同朝而不能发其恶。张华秉国，朝野差能安静，而杨后之废，且请以赵飞燕之罪罪之，依贾谧浮慕之推重，而弗能止其邪，华不能辞亡晋之辜矣。

或曰：狄仁杰厕身淫后奸贼之闲，与周旋而不耻，论者以存唐之功归之，恶知华之非有密用，特不幸而未成耳。曰：仁杰骤贵于武后之朝，当高宗之世，未尝位大臣、秉国政，权固轻矣，故不能不假权于武后以济大难。华被武帝之深知，与平吴之大计，以开国元老，出典方州，入管机要，为天下所倾仰，仅托淫邪之党，涂饰治迹，而可称大臣之职哉？体先隳，望先失，志先夺，求有为于后，斡旋于已乱之余，其将能乎？谓盈晋之廷无一人焉，非已甚之辞也。

夫晋之人士，荡检踰闲，骄淫悞靡，而名教毁裂者，非一日之故也。魏政之综核，苛求于事功，而略于节义，天下已不知有名义；晋承之以宽弛，而廉隅益以荡然。孔融死而士气灰，嵇康死而清议绝，名教为天下所讳言，同流合污而固不以为耻。其以世事为心者，则毛举庶务以博忠贞干理之誉，张华、傅咸、刘毅之类是已。不然，则崇尚虚浮，逃于得失之外以免害，则阮籍、王衍、乐广之流是已。两者交竞，而立国之大体、植身之大节，置之若遗；国之存亡，亦孰与深维而豫防之哉？故与贾充偕而不惭，与杨骏比而不忌。如是，则虽得中主，难持以永世，况惠帝之愚无与匹者乎！董养升太学之堂而欢曰：“天人之理既绝，大乱将作。”诚哉其言之也！

【二】

惠帝之七年，索头猗西略诸夷三十余国，拓拔氏入主中国之始基也。夷狄居塞内，乘中国之虚，窃为主于中国，而边远之地虚，于是更有夷狄乘之，而为主于所虚之地。夫夷狄所恃以胜中国者，朔漠荒远之乡，耐饥寒、勤畜牧、习射猎，以与禽兽争生死，故麤犷悍厉足以夺中国膏粱豢养之气。而既入中国，沈迷于膏粱豢养以弃其故，则乘其虚以居其地者，又且麤犷悍厉而夺之。故刘、石、慕容、姚、苻、赫连迭相乘而迭相袭，猗之裔，乃养其锐于西北，徐起而收之，奄有群胡之所有，而享国以长，必然之势也。契丹人燕、云，而金人乘之于东；金人有河北，而蒙古乘之于北；知夺人而不知见夺之即在此矣。

呜呼！其养锐也久，则其得势也盛；其得势也盛，则其所窃也深。自拓拔氏之兴，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，隋、唐以降，胥为中国之民，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阀阅矣。高门大姓，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，婚宦相杂，无与辨之矣。汉、魏徙戎于塞内，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，相踵相仍，如蟹之登陆，陵陵藉藉以继进，天地之纪，乱而不可复理，乾坤其将毁乎！谋之不臧

，莫知其祸之所极，将孰尤而可哉！

〔三〕

流民之名，自晋李特始。春秋所书戎狄，皆非塞外荒远控弦食内之族也，其所据横亘交午于中国之谿山林谷，迁徙无恒，后世为流民、为山寇、皆是也。泽、潞以东，井陘以南，夹乎太行、王屋，赤白狄也；夹淮之藪，淮夷也；商、雒、浙、邓、房、均，戎蛮陆浑也；夔、巫、施、黔，濮人也；汉、川、秦、巩，姜戎也；潜、霍、英、六、光、黄、随、均，群舒也；宣、歙、严、处，岛夷也；其后以郡县围绕，羈縻而附之版图之余。而人余于地，无以居之；地余于人，因而不治；遂以不务耕桑、无有定业而为流民，相沿数千年而不息。

缅惟禹之奠下土也，刊山通道，敷其文命，声教讫乎四海，尽九州之山椒水曲而胥为大夏。延及三代，纳之政教之中，而制其贡赋，盖以治之者缓之也。殷、周斥之为戎狄，简其礼，薄其贡，而侵陵始作。后世附之郡县版图之余，略其顷亩，蠲其征役，而为流民、为寇盗，乃益猖狂而逞。所以然者，非但骄之而使狠也。其属系于郡县者，率数百里而为不征、不繇、不教、不治之乡。其土广，其壤肥，卤莽以耕，灭裂以耘，而可以获。有溪泉而不为之陂池，有泽藪而土旷人稀，为虎兕蛇虺所盘踞。于是乎苟幸丰年之多获，而一遇凶岁，则无以自食；一有征调，则若责己以不堪，而怨咨离散。其钝者，不以行乞为耻，其点者则以荡佚为奸。遵义、平越建，而播州之夷祸平；天柱、嘉禾、新田建，而武、靖、郴、桂之寇贼消。然则阶、文、秦、徽、英、六、随、黄、汉、雒、淮浦、夔、郾之可郡可县者，移人之余，就地之旷，分画其田畴，收教其子弟，定其情，达其志，使农有恒产，士有恒心，国有恒赋，劳费于一时，而利兴于千载，六有为之君相，裁成天地以左右民，用夏变夷，迪民安土，非经世之大猷乎！而何弗之讲？明王作，名世兴，其尚此之图哉！

〔四〕

知事几、察物情者，可与谋国乎？未可也，抑不可以谋身。故张华终死而晋以大乱。华之决策平吴，何其明也；执政于淫昏之廷，而庶务粗举，民犹安之，何其审也；拒刘卞之说，不欲为陈蕃之为，以冀免于祸，抑不可不谓工于全身。然而身卒殒、国卒危者，何也？智有余而义不足也。

华之言曰：“权威满朝，威柄不一。”知此矣，而受侍中之位以管机要，何为乎？又曰：“吾无阿衡之任。”夫既任不在己矣，而与贾氏周旋终始，何心乎？华尝为贾充所忌而置之外，如其欲全身而免于罪戾，则及此而引去可也。贾模，贾氏之党也，知贾氏之亡晋，而以忧死，华且从容晏处，托翰墨记问以自娱，固自信其智足以游羿毂中而恃之以无惧。不清不浊之闲，天下有

余地焉以听巧者之优游乎？天下有自谋其身处于无余之地，而可与谋国者乎？故晋之亡，非贾谧能亡之，华亡之也。何也？君昏后虐，谗言高张，寇贼伏莽，天下所县望者，唯一华耳。刘卞进扶立太子之说，非不知人而妄投，亦舍华而更无可与言者。华无能为矣，然后志士灰心而狂夫乘衅。栋折榱崩，则瓦解而室倾，岂更有望哉！

且华之居势，非陈蕃比也，蕃依窦武以图社稷，武不得宦官之腹心为之内应；华则贾模、裴頠以贾氏之姻族为内援以相辅，其成也可八九得。然而不能者，华于贾氏废姑杀其母之日，委顺其闲，则气不可复振；气已荼而能有为者，未之有也。盖华者，离义为智，而不知不义者之未有能智者也。是非之外无祸福焉，义利之外无昏明焉，怀禄不舍，浮沈于其闲，则更不如小人之倾倒于邪而皆可偷以全身。是以孔光、胡广得以瓦全，而华不免，若其能败人之国家则一也。是以君子于其死也不闵之。

【五】

士有词翰之美，而乐以之自见，遂以累其生平而丧之，陆机其左鉴已。

机之身名两陨，濒死而悔，发为华亭鹤唳之悲，惟其陷身于司马颖，不能自拔，而势不容中止也。其受颖之羁縻而不能自拔，惟受颖辩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负也。机之为司马伦撰禅诏也，无可赏其死。人免之于鈇钺之下，肉其白骨，而遽料其败，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祸，此亦殆无人理矣。故机之死，不死于为颖将兵之日，而死于为伦撰诏之时。其死已晚矣！

虽然，机岂愚悖而甘为贼鹵乎？谢朝华，披夕秀，以词翰之美乐见于当世，则伦且资其谀颂以为荣，盖有求免而不得者。其不能坚拒之而仗节以死，固也。虽然，不死则贼，不贼则死，以琐琐之文名，迫之于必死必贼之地，词翰之美为累也若斯！“虎豹之文来藉”，遂将托于不材之樗，而后以终天年乎！而抑奚必其然邪？

君子之有文，以言道也，以言志也。道者，天之道；志者，己之志也。上以奉天而不违，下以尽己而不失，则其视文也莫有重焉；乐以之自见，则轻矣。乐以自见，而轻以酬人之求，则人不择而借之以为美。为人借而以美乎人，是翡翠珠玑以饰妇人也；倚门者得借，岂徒象服是宜之之子哉！

呜呼！苟有文焉，人思借之矣，遑恤其道之所宜与志之所守乎？班固之典引，幸也；扬雄之美新，不幸也；汉明之欲借固，与王莽之欲借扬雄，一也。李白永王东巡之歌，永王借之也，陆游平原园林之记，韩侂胄借之也，不幸也；蔡邕之于郭有道，苏轼之于司马温公，幸也；然苟借焉，幸不幸存乎人，而焉能自必哉！君子之有文，以言道也，以言志也，以承天尽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者也。守己严，待物以正，勿以谀人、勿以悦人、为天下侮，奚足为累，而效

不才之樗为？

【六】

有必不可仕之时，则保身尚矣。外患已深，国危如线，亟得君而事之，身非所恤也。权臣擅于下，孤主立于上，扶弱图存，功虽不立，而志不可忘，苟非因权臣而进，身非所恤也，皆可仕也。必不可仕而以保身为尚者，其唯无天子之世乎！

所谓无天子者，非人逐失鹿、天位未定之谓也。择主而奉之以已乱，而定君臣之分，故张良归高帝，邓禹追光武，允矣。即不然，而为范增之从项羽，郭嘉、荀攸之依曹操，犹足以自见焉。唯至于晋惠帝之时，有天子而无之，人欲为天子而不相下，群不知有天子，而若可以无天子者。于斯时也，顺逆无常理，成败无定势，疆臣林立，怙愚以逞，逆者逆，顺者亦逆也，败者败，成者亦败也。欲因之以事孤危之天子而不能，即欲掖之以为天子，而亦必不得。生人杀人而皆操天子之权。夫然后纳身于狂荡凶狡之中，寄命于转盼不保之地，果矣其为大惑，而自贻以死亡也。王戎之免，幸也；王衍、陆机、潘岳之死，自贼者也。顾荣、张翰、戴渊、贺循褻裳而急去之，非过高绝人之智也，未有无天子而可仕者也。

【七】

晋有天下，初并蜀、吴，二方之民，习于割据之余，未有以绥之也；而中朝内乱，故赵廞、李特、张昌、石冰乘之以兴。乃特之子孙窃蜀者数十年，而江南早定，刘弘之功茂矣哉！故以知国有干城，虽乱而弗难定也。虽然，岂独弘之功哉？其地有人，而后可以相资而理。李特之乱，蜀土风靡而从之，尽三巴之士，仅一诡僻之范长生而已。吴则贺循、华谭、周玘、顾荣皆洁身退处而为州郡所倚重，民乱而士不与俱，则民且荼然而自废，张昌、石冰之首不难馘已，而陶侃得以行其志于不疑。呜呼！此非晋能得之，其所繇来者旧矣。

孙氏之不足与言治理也，而未尝立一权谋名法之标准，则江介之士民，犹且优游而养其志。诸葛公贤于孙氏远矣，乃尚名法以钳束其下，人皆自困于名法之中，而急于事功以为贤，则涵泳从容之意不复存于风俗，安所得高视远览以矚于贞邪逆顺之大者哉！诸葛之张也，不如孙氏之弛也。孙氏不知道而道未亡，诸葛道其所道而道遂丧。自其隆中养志之日，以管、乐自比，则亦管、乐而已矣！齐之所以速乱而燕旋敝也。管、乐者，自其功而言；申、商者，自其学而言也。申、商法行而民有贼心，君子所以重为诸葛惜也。

【八】

刘渊虽挟桀敖不逞之材，然其始志亦岂遽尔哉？观其讥随、陆之无武，绛、灌之无文，则亦自期于随、陆、绛、灌之中而已矣。其既归五部，闻司马颖

之败，尚欲为之击鲜卑、乌桓，则犹未必遽背晋而思灭之也。司马颖延而挑之，刘宣等推而嗾之，始以流毒天下，而覆晋室。乃匈奴自款塞以来，蕃育于西河有年矣，渊匪茹而逞，不再世而子孙宗族及其种类骈死于靳准，无子遗焉，则渊毒天下还以自毒，渊亦何利有颖之挑、宣之嗾，以糜烂冒顿以来数十传之苗裔部落于崇朝也？司马颖一溃其防，而河决鱼烂，灭其宗而赤渊之族，亦僭矣哉！

而推祸原所启，则王浚之结务勿尘先之也。司马氏自诳于室，固未尝假外援而召之乱也。浚狡有余而力不足，乃始结鲜卑而开千余年之衅；颖惧鲜卑，乃晋渊以敌之；交相用夷，颖不救死，而浚伏其诛。流毒天下者，殃必及身。及身者，殃之券也；祸延百世者，殃之余也。石敬瑭之妻子歼于契丹而无遗种，岂或爽哉！故王浚者，千古凶人之魁也，而效之者何相踵以自灭也！

【九】

死而不得其所者，谓之刑戮之民，其嵇绍之谓与！绍之不可死而死，非但道先人之志节以殉讎贼之子孙也。惠帝北征，征绍诣行在，岂惠帝之闇能知绍而任之乎？司马越召之耳。罔也、又也、颖也、颺也、越也，安忍无亲，而为至不仁，一也。偶然而假托于正，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，君子逆风，犹将避其腥焉。绍曰：“臣子扈卫乘舆，死生以之。”妄言耳。乐为司马越之厮役而忘其死也。不知有父者，恶知有君。名之可假，势之可依，奉要领以从之，非刑戮之民而谁邪？秦准谓绍曰：“卿有佳马乎？”导之以免于刑戮而不悟，妄人之妄，以自毙而已矣。

【一〇】

宋高宗免于北行，而延祀于杭州，幸也；琅邪王免于刘、石之祸，而延祀于建康，非幸也。当颖、颺、腾、越交诳之日，引身而去，归国以图存，卓矣哉！王之归，王导劝之也。导之察几也审，王之从谏也决，王与导之相得自此始，要其所以能然者有本矣。八王鬯争之日，晋室纷纭鞅鞅，人困于其中而无术以自免。乃王未归国之先，一若无所短长浮沈于去就者；导以望族薄仕东海，而邪正顺逆之交，一无所表见。呜呼！斯所以不可及也。

老子曰：“静为躁君。”非至论也。乃所谓静者，于天下妄动之日，端凝以观物变，潜与经纶，而属意于可发之几，彼躁动者，固不知我静中之动，而我自悠然有余地矣。天地亦广矣，物变有所始，必有所终矣。事之可为者，无有禁我以弗为；所难者，身处于葛藟虺之中，而酒食相縻，赤绂相系，于是而戈矛相寻不觉矣。静者日悠然天宇之内，用吾才成吾事者无涯焉，安能役役与人争濛濛于漩渚之中乎！澄神定志于须臾，而几自审，言之有当者，从之自决矣。此王与导之得意忘言而莫逆于心者也。是术也，老、庄以之处乱世而思济

者也。得则驰骋天下之至刚；不得，抑可以缘督而不近于刑。琅邪之全宗社于江东，而导昌其家世，宜矣。

虽然，此以处争乱云扰之日而姑试可也；既安既定而犹用之，则不足以有为而成德业。王与导终始以之，斯又晋之所以绝望于中原也。孔子思小子之简，而必有以裁之，非精研乎动静之几、与时偕行者，不足以与于斯。

【一一】

晋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，刘弘之力也。弘任陶侃、诛张昌、平陈敏，而江东复为完土。侃长以其才，而弘大以其量，唯弘能用侃，侃固在弘幘幘之中也。夫弘又岂徒以其量胜哉！弘无往而不持以正者也。司马越之讨颺，颺假诏使弘攻越，弘不为颺攻越，亦不为越攻颺，而但移书以责其罢兵，正也，颺逆而越亦不顺也；恶张方之凶悖，不得已择于二者之闲而受越节度，亦正也；受越节度，终不北向以犯阙诛颺，亦正也；张光者，颺之私人，讨陈敏有功，不以颺故而抑之，亦正也；天下方乱，而一之以正，行乎其所当行，止乎其所当止，不为慷慨任事之容，不操偏倚委重之心，千载而下，如见其岳立海涵之气象焉。使晋能举国而任之，虽乱而可以不亡；惜乎其不能独任，而弘亦早世以终也！

微弘，则周玘、顾荣、贺循无所惮而保其贞；微弘，则陶侃无所托以尽其才；微弘，则琅邪南迁，王导亦无资以立国。晋不能用弘，而弘能用晋。呜呼，当危乱之世，镇之以静，虑之以密，守之以大正，而后可以为社稷之臣。挟才而急于去就者，益其亡尔。有土可凭，有人可用，而褊心诡亿以召乱，曰：吾以行权。权其可与未可与立者道乎？

【一二】

悉有天子中毒以死，而不能推其行弑之人者哉？惠帝之为司马越鸩也，无疑。越弑君，而当时天下不能穷其奸，因以传疑于后世，而主名不立。当其时，司马模、司马腾皆唯恐无隙而不足以逞者，然而胥中外为讳之，而模与腾不能藉以为名，史臣于百世之后，因无所据以正越弑逆之罪，何也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。惠帝死，而乱犹甚，国犹亡；惠帝不死，则琅邪虽欲存一线于江东也，不可得矣。

惠帝，必不可为天子者也；武帝护之而不易储，武帝病矣；然司马氏之子孙，特不如惠帝之甚耳，无而不可以亡天下者，则将孰易而可哉？惠帝之必亡也，使晋有社稷之臣，行伊、霍之事，而庶其定乎！司马越固亦有此心矣，然而不能者，司马伦已尝试焉，而为天下僂；司马颖、司马颺皆将为之，而先伏其辜；越而行伊、霍之事，则颺与颖所不敢为者而身任其咎，以召天下之兵，越虑之熟矣。无如此土木之闇主何！不得已而听人之毙之，越之情亦苦矣。

贵戚之卿，有易位之责，而越不能；养昏汶之主以速即于亡，而抑不可；顾怀帝之尚可有为，而非惠帝之死弗能立也。决出于倒行之一计，而扳怀帝以立，已无私焉，故天下且如释重负而想望图存之机。故一时人心翕然，胥为隐讳，以免越宫官之辟；后世亦存为疑案，而不推行鸩之人。夫人苟处不得已之势而志非逆者，则天讨不加，而清议不相摘发。弗能事也，弗能废也，社稷且岌岌焉，为天下任恶，天下所矜而容之者也。怀帝立五年，而越无篡心，其专杀而畏寇，则司马氏骄昏之习也，不足深责也。

【一三】

孟子言保国之道，急世臣，重巨室，盖恶游士之徒乱人国也。夫游士者，即不乱人国，而抑不足以系国之重轻，民望所不归也。主其地，习其教，然后人心翕然而附之。陈敏之乱，甘卓反正，而告敏军曰：“所以戮力陈公者，正以顾丹阳周安丰耳，今皆异矣，汝等何为？”顾荣羽扇一麾，而数万人溃散。琅邪王镇建业，荣与纪瞻拜于道左，而江东之业遂定。夫此数子者，皆孙氏有国以来所培植之世族也，率江东而定八王已乱之天下，抗五胡窥吞之雄心，立国百年而允定，孟子之言，于斯为烈矣。

呜呼！地皆有人也，民皆有望也，用人者追求之骤起喜事之人，而略老成物望之士，求民之归也难矣。光武所与兴者，南阳崛起之流辈，而其收河北以为根本，则唯得耿弇、寇恂、吴汉而大业定。刘焉倚东州兵为腹心，以凌驾蜀人而内乱；驯至于先主，所与者皆平原初起之爪牙，故两世而不收蜀一士之用，其亡也，民且去之若遗也。刘弘、王导知此，而以树建业百年之基，就其地，得其人，定天下之大略也，允矣。

◎怀帝

晋武分诸王使典兵，晋不竞矣。彼皆膏粱纨绔之子也，教练不亲，束伍不禁，瓦合而徒炫其军容，足以乱尔，而不足以竞。又、颖、颿、越之交相残杀，鬩然而前，齖然而燿，未尝有经旬之战守，而横尸万计，其以民命为戏久矣。不足以竞而欲相竞，于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为疆。刘渊之起，司马颖召之也；石勒之起，苟晞用之也；拓拔氏之起，刘琨资之也；皆不足以竞，不获已而藉之以竞，而晋遂亡。中国之祸，遂千余年而不息。使竞在中国而无待于彼，不示以弱而绝其相陵之萌，则七国之反，赤眉、黄巾之乱，袁、曹、公孙、韩、马之争，中国亦尝鼎沸矣，既折既摧而还归于定，亦恶至此哉！

武帝无百年之算，授兵于孺子，司马颖之顽愚，延异类以逞，不足诛也。若夫刘琨者，怀忠愤以志匡中国，而亦何为尔邪？琨进索虏，将以讨刘渊也。拒一夷而进一夷，事卒不成，徒延拓拔猗卢于陁北，不亦慎乎！夫琨不能驱市

人以敌大寇也，诚难；然君子之自靖以忠于所事，亦为其所可为而已矣。智索力穷，则归命朝廷，如魏胜、辛弃疾斯亦可矣，未有急一时而忘无穷之祸者也。盖琨亦功名之士耳，志在功名而不闻君子之道，则功不遂、名不贞，而为后世僂，自贻之矣。前有不虑之君，后有不虑之臣，相仍以乱天下；国速亡，夷、夏之防永裂。呜呼！将谁咎哉！

【二】

司马越出屯于项，非无策也；其败，则越非济险之人，外为苟晞所乘，而内任王衍以僨事耳。刘聪、石勒绕雒阳而南侵襄、邓，使晋君臣兵庶食绝援孤，画雒而困，其必蹙以待尽也无疑。重兵屯于外，则聪、勒进而越拟其后，必不敢凭陵而遽通三川。故苟晞内讷，越死，众无主，王衍不敢任事，而后聪始决起以犯王都。越之出屯，不是以为越罪，明矣。雒阳之孤危，越不能辞其责；其失也，在秉国之日，不能推诚任贤、辑和东南、以互相夹辅，一出而无有可倚者。山简纵酒自恣而忘君父，苟晞挟私争权而内相攻夺，张骏所遣北宫纯之一旅，且屡战而疲矣；怀帝又恶越，必欲灭越而不恤，自斲之，还以自毙；越之处势如此，亦安得不郁郁以死而以溃哉！

夫越非无心者，而特昧于从违耳。一秉政而唯王衍、庾歆、谢鲲、郭象、胡毋辅之虚浮之徒进，以是为可靖兵戎之气乎？一旦而欲建非常之功，跳出孤危，反兵内援，必不可得者。然其曰：“臣出，幸而破贼，国威可振，犹愈于坐待困穷。”亦何遽非死地求生之长算哉？向令刘弘不死，使任山简之任，刘琨不北掣于王浚，张轨不远绝于凉州，东连琅邪，视聪、勒所向而自外击之，晋且可以不亡。其不能者，越非其人，非策之不善也。

若夫越之不奉怀帝以出而置之危地，则罪也。玄宗往蜀，太子在灵武，而安、史不能安于长安。诚使怀帝亲将以御狄于外，苟晞虽骄，山简虽慢，自不敢亢鈇钺而坐视。琅邪输江东之粟，饱士马以急攻，聪、勒其能入据空城以受四方之敌乎？越出而帝留，惴惴以居，藉藉以毙，越之罪大矣。虽然，或亦国君死社稷之说误之也。若君臣同死孤城，而置天下于膜外，虽猎卫主之名，亦将焉用此哉？

【三】

民愚无知，席安饱以为势，陵蔑孤弱，士大夫弗能止焉，与之俱流而斲其仁恕之心，忘出反之报，自贻死亡以为国病，祸发不可御矣。

夷狄非我族类者也，螫贼我而捕诛之，则多杀而不伤吾仁；如其困穷而依我，远之防之，犹必矜而全其生；非可乘约肆淫、役之残之、而规为利也。汉纵兵吏残蹂西羌，而羌祸不解，夷狄且然，况中国之流民乎？夫其阑入吾土，不耕而食，以病吾民，徧人视之，其忿忮也必深。上无能养也，无能安也

；弃坟墓，离亲戚，仰面于人以求免于冻馁，又岂其情之得已哉？役则役焉矣，毆则毆焉矣，不敌我十姓百家之相为朋比矣。愚民于是而以侮之为得计，士大夫于是而以制之为得势，有司于是以箝束驱除之为保我士民之功。一王之天下无分士，天地之生非异类，而摧残之若仇讎，伤和气，乖人理，激怨怒，则害于而家、凶于而国，皆自取之焉耳。

西晋之末，蜀已覆于前矣。刘弘薨，山简闇，荆湘之士民虐苦流民；而若冯素者，且持保固乡里之邪说，惑狂愚残忍之荀眺，欲尽诛之；四五万家一时俱起，杜弼挟之以作乱，天道之必然，人情之必致也。呜呼！眺欲尽诛之，独非人乎，事即成而何忍？况其祇以自贼也！迨其已反，则又或咎之曰：杀之不速也。不仁者不可与言，有如是夫！

【四】

刘聪陷雒阳，执怀帝，百官无一死者。呜呼！若此之流而可责以仗节死义之道乎？雒阳之困危也，周馥请幸寿春而不听，苟晞请幸仓垣而不果，迨其后欲出而不能，悲哉！帝将迁而公卿止之，为之辞曰：效死以守社稷也。乃若其情，则有二焉：弗能固守，而依于所迁，则迁寿春而周馥为公辅矣，迁仓垣则苟晞为公辅矣，从迁之臣，弗能据尊荣也，此一情也。久宦于雒，而治室庐、置田园、具器服、联姻戚，将欲往而徘徊四顾，弗能捐割，此又情也。故盘庚曰：“无总于货宝，生生自庸。”总其心于田庐器服之中，仰不知有君，俯不知有躯命，故曰若此之流，恶可责以仗节死义乎？

十金之产，卒逢寇乱，不忍捐其鸡豚鬻缶，而肝脑涂地，妻子为俘，汴京士庶拥李纲以讙呼者，此情而已矣。玄宗将奔蜀，杨国忠列炬请焚府库，帝曰：“留此以与贼，勿使掠夺百姓。”其轻视货贝之情，度越寻常远矣。是以唐终不亡也。

【五】

刘琨送石勒之母以招勒，而勒不服；高齐送宇文护之母，而护旋攻之；不拘以为质，而欲以仁义动狡悍之寇，不已愚乎！曰：此未足以诘琨也。执人之父母，胁之以降，不降，则杀之以快意，此夷狄盗贼之行，有心者其忍效之乎？送之归，虽不足以怀之，而彼亦无辞以决于致死。曹嵩死而徐州屠，陶谦愚矣。琨非愚也，琨所以不能制勒者，怀、愍弱，琅邪孤，王浚挠之，其势不振；琨虽忼慨，而旧为贾谧、司马越所污染，威望不足以动人；抑且沈毅不如刘弘，精敏不如陶侃，勒是以睥睨之，知非己敌，而孰其听之？使琨而能如郭子仪也，则香火之誓，动回纥而有余。回纥岂果畏鬼神、恤信义哉？有以制之，而又持名义以临之，蔑不胜焉。仁义有素，而声灵无拂，则此一举也，足以折勒之狡而制其死命，故曰：“仁者无敌。”琨未全乎仁也，非仁过而愚也。

若拘人之父母以胁其子，非人之所为也，固琨之所不忍而不屑者也。

【六】

王导秉江东之政，陈颙劝其改西晋之制，明赏信罚，综名责实，以举大义，论者韪之，而惜导之不从。然使导亟从颙言，大反前轨，任名法以惩创久弛之人心，江东之存亡未可知也。语曰：“琴瑟之不调，必改而更张之。”非知治之言也。絃之不调，因其故而为节其缓急耳，非责之絃而亟易其故也。不调之絃，失之缓矣，病其缓而急张之，大絃急，小絃绝，而况可调乎？

晋代吏民之相尚以虚浮而乐于弛也久矣，一旦操之已蹙，下将何以堪之？且当其时，所可资以其理者，周顛、庾亮、顾荣、贺循之流，皆雒中旧用之士，习于通脱玄虚之风，未尝惯习羁络者；骤使奔走于章程，不能祇承，而固皆引去。于是虔矫束溼之人，拔自寒流以各逞其竞躁，吏不习，民不安，士心瓦解，乱生于内而不可遏矣。夫卞壶、陶侃，固端严劼毖之士也，导固引壶于朝端，任侃于方岳矣，潜移默化，岂在一旦一夕哉？宋尝病其纪纲之宽、政事之窳矣，王安石迫于改更而人心始怨；元祐、绍圣、建中靖国屡惩屡改，而宋乃亡。锻铁者，急于反则折。褊人憾前图之不令，矫枉而又之于枉，不可以治无事之天下，而况国步方蹙、人心未固之时乎？

且不但此也，汉末尚声誉，而曹操矫之以严；魏氏急名实，而司马矫之以宽；彼皆乐翹前人之过，形君人之非，以快人心而使乐附于己。当导之世，王敦尝用此术矣；其后桓温又用此术矣；所以进趋利徼功之人而与为逆也。导唯无此不轨之志，故即因为革，从容调御而不自暴其能，夫导岂无颙之心哉？桓彝品藻之曰管夷吾，则其不袭王衍诸人之荡佚以靡天下，可知也。又恶知其不服膺陈颙之谏而特不露其锋铓尔。有当世之略者，好恶不激，张弛不迫；褊人不知，求快一时，而怪其弗能为也，愚者何足与深言邪！

【七】

王弥劝刘曜都雒，曜不从，弥以是轻曜而背之。弥，盗魁之智耳，恶足以测狡夷之长算哉？石勒视刘曜而尤狡，张宾之慧，非弥所能测也。勒在葛陂，孔苕请夜攻寿春，据之以困江东，勒笑之，而从张宾北归据邺。勒横行天下，岂惴惴于纪瞻者，然而知瞻可胜，而江、淮之终不可据以为安，勒之智也。

江、淮之春有霖雨，常也；纪瞻与相持，不以雨为困而勒困，于此可以知地气、可以知天情矣。三代以上，淑气聚于北，而南为蛮夷。汉高帝起于丰、沛，因楚以定天下，而天气移于南。郡县封建易于人，而南北移于天，天人合符之几也。天气南徙，而匈奴始彊，渐与幽、并、冀、雍之地气相得。故三代以上，华、夷之分在燕山，三代以后在大河，非其地而阑入之，地之所不宜，天之所不佑，人之所不服也。是故拓拔氏迁于雒，而六镇据其穴以残之，延

及于齐、周，而元氏之族赤。守绪迁于蔡，而完颜氏之族歼。耶律亡，而其支庶犹全于漠北。蒙古亡，而其苗裔种姓君长塞外者且数百年。舍其地之所可安，以犯天纪，则未有能延者。枳橘貉鹑之性，黠者自喻之，昧者弗知也。王弥、孔苌之所以愚而徒资曜、勒之笑也。

夫江、淮以南，米粟鱼盐金锡卉木蔬果丝枲之资，彼岂不知其利；而欲存余地以自全其类也，则去之若惊。然则天固珍惜此土以延衣冠礼乐之慧命，明矣。天固惜之，夷且知之，而人弗能自保也，悲夫！中华之败类，罪通于天矣。虽然，夷而有曜、勒之识也，则自知此非其土，而勿固贪之为利以自殄其世也。

【八】

刘聪之臣有刘殷者，论史者或称以为贤。殷饰女以进于聪而固其宠，不足比数于人类者也。故其言曰：“事君当几谏，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，况万乘乎？”论者以为贤，则且为谄佞者排摘忠直之口实，殷虽不足比数于人类，而不可以不辨。

事父母而几谏者，既以不忍伤恩为重矣；且子曰侍父母之侧，谏虽不切，而娓娓以继进，父母虽愆，亦无如其旦夕不相舍者何，而终必从之；非君之进见有时，言不伸而君且置之者也。父母之过，无安危存亡决于俄顷之大机，旦过而夕改，无过矣。君操宗社生民之大命，言出而天下震惊，行出而臣工披靡，一失而貽九州亿万姓百年死亡之祸，待之宛转徐图，虽他日听之而悔无及矣。父母之过，即有导谏之者，淫朋而已矣，奴妾而已矣，其势不张，其徒不盛，其饰非簧惑之智，不能凌我而出其上；微言而告父母以所未觉，彼未能结党强辩以折我。君而不善，则聚天下之僻而辩、巧而悍者，称天人、假理势以抗我；而孤忠固忧其不胜，微言如呐，夺之者喧豕，而气且为夺矣。凡此数者，谏父母易，而谏君难。处其难，而柔颜抑气、操瓦全之心，以若吐若茹、而伺君之颜色，此怀禄固宠之便计，其为小人之道也无疑。况乎君臣义合，非有不可离之去就哉！

刘聪凶暴嗜杀，殷以是为保其富贵之计则得矣。以献女媚夷之禽心，而姑取誉于天下，其术巧矣。本不足与深论，而邪说一倡，若苏轼谏臣论之类，师其说以为诡遇之术，君臣之义废，忠佞之防裂矣。

◎愍帝

【一】

愍帝之西入长安，必亡之势也。刘聪虽去雒阳，石勒虽去江、淮，而聪在平阳，勒在邺，雒阳已毁，襄、邓已残，勒一踰河而即至雒，聪一踰河而即犯

关中；长安孤县于一隅。亘南北而中绝，二虜夹之，旋发而旋至。张轨远在河西，孤军无辅；李特又割据巴、蜀，而西南之臂断；天下所仅全者江东耳，而汝、雒荒残，则声势不足以相及；贾疋、索綝、麴允崛起乍合之旅，不足以系九鼎明矣。周顛等之中道而遁，非蒞怯而背义也，知其亡在旦夕，而江东之犹可为后图也。

长安、自汉以来，芜旷而不可为奥区久矣。聪、勒之不急犯而据之也，以其地之不足恃也。名之为天子之都，而后刘聪欲固获之矣。帝不入关，长安未即亡也。当其时，石勒已舍淮、襄而北矣，雒阳虽生蔓草，而陈、汝、蔡、邓犹凭楚塞以为固，东则连寿、泗而与江东通其津梁，西则连关、陕而与雍、凉、系其络脉，此率然之势，首尾交应之形也。使愍帝不舍中州，而权定都于陈、许、宛、汝之間，二虜之不敢即犯鞏穀明矣。疋、綝怀土而挟之以西，人无能与争，而但思逋散，则不亡何待焉？故嗣兴于丧乱之余者，非果英武之姿，不可亟处危地以徼幸，非怯也，所系者重，一危而天下遂倾也。

夫夷狄亦何尝不畏中国哉？人所胥戴之共主，一再为其所获，而后知中夏之无人，不足惮也。苻坚自将以趋淝水，高纬亲行以救晋阳，皆以自速其亡，况素不知兵、徒以名义推奉之愍帝乎？智者知此而已；而愚以躁者，乃挟天子为孤注，而谓人畏沮，不量力，不度势，徒败人国家，岂有救哉！

然则肃宗拥朔方一隅之地，与天下相隔绝，何为而成收复之功邪？曰：禄山悍而愚，已据长安，意得而无远志，轻去幽、燕而丧其根本，是朝露将晞者也，故一隅攻之而已足。聪与勒各据狡兔之窟以相凌压，方兴而未戢，岂孤立之势所可敌哉？势因乎时，理因乎势，智者知此，非可一概以言成败也。

【二】

职官贱而士去其廷，封赏滥而兵逃其汛，天子之权轻，物无与劝，而忠贞干理者羞与匪人为伍，其情中涣，此成败之枢机，持之不慎，则瓦解而莫能止。陈顛谏琅邪以金紫饰士卒，符策委仆隶，非所以正纲纪。其言得矣。虽然，天下方乱，人心愈竞，死亡相枕，益不厌其荣宠之情，天子蒙尘，夷盗充斥，乃躁人得志以求名位之时也。重抑之，力裁之，项羽刳印，而韩信、陈平闲行亟去；张元、吴昊斥于韩、范，而导西夏以倡狂；即才不如韩、陈，狡不加张、吴，乃以効于我而不足，以附夷狄盗贼而有余；守顛之说，抑无以敛躁动之人心而使顺于己。

然则术其穷乎？曰：此非立法于宽严之两涂所可定也。天子者，化之原也；大臣者，物之所效也。天子大臣急于功，则人以功为尚矣；急于位，则人以位为荣矣。俭者，先自俭也，让者，先自让也，非可绳人而卑约之者也。其为崛起而图王，则缓称王、缓称帝，而众志不争。其为承乱以兴复，则缓于监国

、缓于继统，而人心不竞。汉高之战成皋也，项羽一日未平，则一日犹与韩、彭、张、吴齿，故韩信请王，终夺之而不敢怨。光武听耿弇而早自立，故赤眉已降，而天下之乱方兴。帷幕翼戴之臣，骤起而膺三公之位，其下愈贵，己愈踞其上而益尊，其上益尊，其下愈扳援而上以竞贵；更始之廷，人衔王爵，则关内侯、骑都尉之充盈，不可禁也。

呜呼！得而成，失而败，成而生，败而死，宗族悬于刀俎，鸟鸢睨其肉骨，奋志以与天争成败，与人争生死，此志皎然与天下见之，则必有尘视轩冕、铢视金玉之心，而后可鼓舞天下于功名之路。诸葛公曰：“惟淡泊可以明志。”君与大臣之志明，则天下臣民之志定，岂恃综核裁抑以立纲纪哉！倚于宽，倚于严，其失均，其败均矣。

【三】

愍帝诏琅邪王睿为左丞相，南阳王保为右丞相，分督陕东西诸军，令保帅西兵诣长安，睿发江东造雒阳，此危急存亡相须以济之时也。琅邪方定江东，不从北伐，视君父之危若罔闻，姑置之而自保其境，信有罪矣。虽然，以纯忠盛德之事责琅邪，而琅邪无辞；若其不能，则愍帝此诏，戏而已矣。

帝之于二王也，名不足以相统，义不足以相长，道不足以相君。其为皇太子，非天下之必归心，而贾疋等之所奉也；其为天子也，非诸王之所共戴，麴允、索綝之所扳也。琅邪承八王之后，幸不为伦、颖、颙、越之争，繇王导诸人有观时自靖之智，而琅邪之度量弘远也。曾是一纸之诏，丞相分陕之虚名，遂足以鼓舞而折箠使之者哉？名为愍帝之诏，实则索綝、麴允之令而已。以琅邪为君，以王导诸人为辅，而恬然唯綝与允之令以奔走恐后乎！

綝与允有效忠之心，而不知道也。度德、量力、相时者，道也。使二子拥愍帝于长安，而不舍秦王之号，与二王齿，且虚大位以俟有功而论定；则犹可弗使孤危以免帝于俘虏，二子亦自救其死以立勋名。而二子方施施然贪佐命之功而不自度也，是与其亡无与救也。元帝闻长安之破，司马氏已无余矣，南阳王僻处而日就于危，不足赖也，然后徐即王位以嗣大统。读刘琨劝进之表，上下哀吁，求君之心切矣，然周嵩犹劝其勿亟急。得人心者，徐俟天命，非浅人所可与知也。

【四】

好谀者，大恶在躬而犹以为善，大辱加身而犹以为荣，大祸临前而犹以为福；君子以之丧德，小人以之速亡，可不戒哉！

石勒之横行天下，杀王弥如圈豚，背刘聪如反掌，天下闻其名，犹为心惕；而一为卑谄之辞以媚王浚，浚遂信之而不疑。唐高祖之起晋阳，疾下西京，坐收汾、晋而安辑之，岂为人下者，一为屈巽之辞以诱李密，密遂信之而不

疑。浚死于勒，密禽于唐，在指顾之闲，不知避也。浚之凶悖，迷此也宜矣。密起兵败竄，艰难辛苦已备尝矣，而一闻谏言，如狂醉而不觉。天下之足以丧德亡身者，耽酒嗜色不与焉，而好谏为最。元祐诸君子，且为蔡京所惑，勿仅以责之骄悖点奸之浚与密也。

【五】

建大业者必有所与俱起之人，未可忘也；乃厚信而专任之，则乱自此起。元帝之得延祚于江东，王氏赞之也，而卒致王敦之祸，则使王敦都督江、湘军事，其祸源矣。

王氏虽有翼戴之功，而北拒石勒于寿春者，纪瞻以江东之众捍之于淮右，相从渡江之人，未有尺寸之效也。若夫辑宁江、湘，奠上流以固建业者，则刘弘矣；弘之所任以有功，则陶侃矣；平陈敏，除杜弢，皆侃也，侃功甫奏，而急遣王敦夺其权而踞其上，左迁侃于广州，以快敦之志，使侃欲效忠京邑，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，何其悖也！侃之得成功于荆、湘者，刘弘推诚不疑，有以大服其心尔。至是而侃不可保矣。迨其后有登天之梦，而苏峻之乱，踌躇不进，固将曰专任侃而侃且为敦，而不知其不然也。敦杀其兄而不恤，侃则输忱刘弘而不贰，其贞邪亦既较然矣。侃之不得为纯忠，帝启之，敦又首乱以倡之，而侃终不忍为敦之为；疑之制之，王氏之私，岂晋之利哉！

俱起之臣，虽无大权，而固相亲暱；新附者，虽权藉盛，而要领非其所操，腹心非其所测。故萧、曹与高帝俱兴，而参帷幄、定危疑，则授之张良、陈平；握重兵、镇重地，则授之韩信、彭越；新附者喜于见信，而俱起者安焉。韩信曰：“陛下善于将将。”此之谓也。元帝怀翼戴之恩，疑才臣而疏远之，幸王导之犹有忌，而敦之凶顽不足以饵人心使归己，不然，司马氏其能与王氏分天下乎？有陶侃而不知任，帝之不足有为，内乱作而外侮终不能御也，不亦宜乎！

【六】

受谏之难也，非徒受之之难，而致人使谏之尤难也。位尊矣，人将附之而恐逆之，然附尊位者，非知谏者也；权重矣，人将畏之而早已惴之，然畏重权者，非能谏者也；位尊而能屈以待下，权重而能逊以容人，可以致谏矣，而固未可也。所尤患者，才智有余，而勤于干理，于是乎怀忠欲抒者，夙夜有欲谏之心，而当前以沮，遂以杜天下之忠直，而日但见人之不我若，则危亡且至而不知。

夫人之有才，或与吾等，而有所长则有所短矣。且人之有才，而或出吾下，见吾之长，则自有长马而疑其短矣。夫言之得，计之善，固有其理显著，人各与知，而才智有余者，或顾不察者矣。且有才不逮，智不若，偶然一得而允

合于善者矣。抑有谋之协，虑之深，而辞不足以达意者矣。尤有彼亦一善，此亦一善，在我者挥斥而见长，在彼者迟回而见绌者矣。然而君子所乐闻者，非必待贤智多闻之能为我师者也；正此才智出己之下，而专思一理、顺人情而得事之中者也。彼且闻我之恢恢有余，献其所长，而恐摘以所短，则悃悃自好之士，不欲受迂阔浅鄙之讥，以资我之笑玩，而抑虑我之蒐幽摘微，以穷己于所未逮，则夙夜之怀忠，必不能胜当前之怩缩。我即受之，而彼犹欲焉恐其不当。此教人使谏之难，君子之所虑，而隐恶扬善、乐取于人之所以圣与！

隗瑾之告张寔曰：“明公为政，事无巨细，皆自决之，群下受成而已；宜少损聪明以延访，则嘉言自至，何必赏也？”允矣其知道之言乎！卷十三

东晋元帝自此至陈，凡僭伪诸国事俱附六代编年下论之。

【一】

扶危定倾，以得人心为本务。国破君亡，天下喁喁然愿得主而事之，人心为易得矣，而未易也；非但其慰安之者非其道也，天下方喁喁然而愿得主，抑必天下之固喁喁矣；如其遽自信曰天下固喁喁然愿得我而为主，则天下之情解矣。非其情之所迫求而后应者，则贤者且不能伸其忠孝之愿；下此者，拥戴之勋名不归焉。于是乎解散踌躇曰：彼且自立乎其位，而责我之効功以相保。则虽名分正、威望立，而天下之奔走也不迫。乃始下奖劝联络之诏以縻天下之归己，而天下不应。我以奖劝联络之情辞縻天下，而天下恶得不骄？故当国破君亡之余，不待天下之迫而迫自立者，非外逼以亡，则内争以叛。此岂挟机伪让之足以动天下哉？无宗国之痛而乘乱以兴，则欲为谦让也不能；其情疑，其气嚣，则其事躁而不以礼，必矣。

愍帝之立，贾疋等扳之以立而遂自立，则琅邪之在江东，南阳之在秦、陇，虽不与争，而坐视其亡而不救。匪直二王也，刘琨、慕容廆之在北，张寔之在西，陶侃之在南，皆坐视其亡而不恤。长安破，愍帝俘，司马子孙几于尽矣，琅邪拥众而居江左，削平内寇，安靖东土，未有舍琅邪而可别为君者。然而闻长安之变，官属上尊号而不许，固请而不从，流涕而权即晋王之位。已而刘琨屡表陈痛哭之辞，慕容廆、段匹磾且合辞以劝进，豫州荀组、冀州邵续、青州曹嶷、宁州王逊，合南北以协请，江东人望纪瞻之流皆敦迫焉，然后践阼而改元，于是而元帝之位定矣。无求于天下，而天下求之，则人不容有异志而允安。东晋之基，成乎一年之需待，此人情天理之极致。其让也，即国之所以立也。

然且有未及待者，张寔也。寔之戴晋也坚，而择主也审，南阳王保无待而立，寔舍之而属望乎江东，寔表至，帝已先立，而寔之志反为之贰，称建兴年号，而不举太兴之正朔，寔岂不愿得君而事之哉？亦恶其不待己求而迫自君也

。即此而人心向背之几可知矣。为人臣子，抑奉君亲之痛而有浮慕弋获之心，天下测其隐而鄙之，是天理之在秉彝者，不容纤芥之差乎！彼且不自知，而合离之情理自迥别也。因是而推戴无功者生其忮忌，翼赞有力者挟以骄陵，皆末流之必然矣。远人擅命以自尊，权奸怀逆而思逞，国欲存也，其可得乎！

【二】

元帝之立也，王氏逼王室而与亢尊，非但王敦之凶悍也，王导之志亦僭矣。帝乃树刁协、刘隗于左右，以分其权而自固。然而卒以取祸者，非帝之不宜树人以自辅，隗、协之不宜离党以翼主也；其所以尊主而抑彊宗者，非其道也。

承倾危以立国，倚众志以图存，则为势已孤。或外有挟尊亲之宗藩，或内有挟功名之将相，日陵日夷，而伏篡弑之机，此正君子独立以靖宗社之时，而糜躯非其所恤。然君之所急与吾之所以事君者在是，则专心致志以弥缝之而恐不逮。即有刑赏之失，政教之弛，风俗之敝，且置之以待主权既尊、国纪既立之后，而必不可迫为张弛，改易前政，以解臣民之心，使权奸得挟以为辞，而诱天下以归己。协与隗来足以知此，气矜而已矣。恃其刚决之才，标名义以为名，而钳束天下，一言之非，一事之失，张皇而摘之，于是乎盈廷之怨起，而王氏之党益坚。非臣民之叛上而即彼也，乍拂其情者激之也。

孟子曰：“不得罪于巨室。”非谓唯巨室之是听也，不得罪于臣民，巨室弗能加之罪也。沈静以收人心，而起衰救敝之人作，且从容以俟人心之定，则权臣自戢，而外侮以消。况名法综核为物情所骇者，其可迫求之以拂众怒也乎！方正学未之逮也，隗与协又何足以及此！

【三】

宗国沦亡，孤臣远处，而求自靖之道，岂有他哉？直致之而已矣。可为者为之，为之而成，天成之也；为之而败，吾之志初不避败也。如行鸟道者，前无所畏，后无所却，傍无可迤，唯遵路以往而已尔。旁睨焉而欲假一径以行吾志，甚则祸及天下，不甚则丧其身，为无名之死而已。刘琨之托于段匹磾是也。

非我类者，心不可得而知，迹不可得而寻，顷刻之变不可得而测，与处一日，而万端之诡诈伏于谈笑，而孰其知之？琨乃以孤立之身，游于豺狼之窟，欲志之伸也，必不可得；即欲以颈血溅刘聪、石勒，报晋之宗社也，抑必不能；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。以琨之忠，身死族夷，抱志长埋于荒远，且如此矣；下此者，陷于逆而为天下僇，亦终以不保其血胤。功则无功也，死则必死也，何乐乎其为此也！故曰直致之而已矣。

【四】

忌裨将之有功，恶人之奖之，恐为人用，背己以去，且将轧己而上之，此武人之恒态也。陈川之将李头，力战有功，祖逖厚遇之，头感逖，愿为之属，川疑忌而杀头以降石勒，于是而汴、之闲大乱而不能定。呜呼！此将将者之所以难也。

知武人之情，而不逆其所忌者，则知权矣。非但畏彼之怨怒而曲徇之也，道固存焉，权即正也。三军之士，智者、勇者，勤敏而效死者多矣。智勇以效死而踰于主帅者有矣；而既已隶于人而受命，则纲纪存焉。纲纪者，人君之以统天下，元戎之以统群帅，群帅之以统偏裨者也。夫既已使之统，而又以不测之恩威、唯一时之功罪以行赏罚，则虽得其宜，而纲纪先乱。纲纪乱，则将帅无以统偏裨，元戎无以统将帅；失其因仍络贯之条理，而天子且无以统元戎。故韩信下燕、赵，平三齐，岂一手一足之烈哉！其智勇效死以成信之功者多矣。然而汉高知信而止，以李左车之贤智，信方北面受教，而高帝未尝拔之以受一邑之封。信曰：“陛下不能将兵，而善将将。”此之谓与！

既已为其偏裨，则名义存焉；其智勇效死而或为主将之所抑，因之以徐徯其主将可也，非能率吾意而亟行之也。好恶虽当，而有所不可任；刑赏虽公，而不敢轻；鳩合数十万人而为之长，一一察其能否以用其恩威，力穷而争以起。逖之使头愿为之用以背陈川者，任情以行好恶，自谓至公，而不知纲纪为维系人心之枢纽也。夫逖慷慨英多，而未达大体，即不陨折，吾不敢信其匡复之功可成。称周公者，曰“訢訢休休，见善不喜，见恶不怒”。英君哲相，规模弘远，岂易及哉！

【五】

忠臣志士善保其忠贞者，尤不可以无识；苟无其识，则易动而不谋其终。谓荀彧之党曹操以篡汉者，已甚之辞也。不揣其终，而相沿以往，变故日深，而弗能自拔，彧以是死，而不能避不韪之名，急于行志而识不远也。当汉帝困于群凶之日，唯曹操能迎而安之，悠悠天下，舍操其何适焉？操之不可终任，人具知之，而转念之图，惟昏于初念；其为智也，不能决两端于俄顷，迎刃以解，而姑为尝试，且自谓他日之可有变计，乃不知其终不能也。是以能早决以洁其身者之谓大智，高瞻其当之矣。

慕容廆之始戴晋也，既定辽东，欲以瞻为将军，抚心而告之曰：“孤欲与君共清世难，翼戴王室。”廆慷慨而言之，瞻漠然而应之，郁郁以死，终不为屈，疑为已甚矣。夫瞻秉戴主之忠，而廆有可因以效忠之牖，姑听而观其后也未晚，然而瞻固知其不可恃也。廆之不可恃以终戴晋也，岂难知哉？抱忠而欲亟试之，则一念迟回，忘廆之能用己而已不能用廆也，则且如荀彧之不决以败其名节矣。处空谷而闻足音，则跃然而喜，恶知夫是音之非熊罴彪之相扰也

！怀忠而愤宗国之倾没，闻有义声者欣然而就之，其不为乱贼所陷者鲜矣。高瞻之智，决于俄顷，粲然若黑白之不相淆，迎刃而解，捷于桴鼓；死于不屈之前，而不死于自拔末繇、力穷志沮之日。呜呼！可不谓贤哉！刘琨所不逮也，况荀彧乎！

【六】

祖逖立威河南，石勒求与通好，逖不报书，而听其互市，可谓善谋矣。

两军相距而绝其市，非能果绝之也；岂徒兵民之没于利而趋者、虽杀之而不止哉？吾且有时而需彼境之物用而阴购之矣。绝市者，能绝吾之不往，而不能绝彼之不来也。吾之往市者，非一日而即能致于彼，畜之牧之，舟车数百里而输之，未至于疆场而早已泄，故虽不能必绝，而多所绝。若彼之来也，授受于疆场，一夕而竟千金之易，而自我以速吏士编氓，无不仰给焉，恶可绝也！于是而吾之金钱与其轻齐之货贿、尽辇以归敌，而但得其日就消亡之物，则敌日富而我日贫，金钱暗耗而不知，欲三军之无匮也不能，而民贫怨起矣。

且绝市者曰：忧闲谍也。闲谍之往来，恒于歧径，乃名为绝市，而必不能禁下之私通，则歧径四辟，而闲谍之往来无忌。互市通，而关津有吏焉，以讥其出入；交易有期焉，以限其往复；军民之志欲得而私径芜，则闲谍之出入阻矣。且闲谍者，非必畜不轨之志以走险者也，私市通，歧径四出，人知官禁之疏，而渐与敌狎，则因而玩死以讎奸者多矣。一之于互市，市之外，无相狎之门，自非深奸臣愿忘死以侥幸者，孰敢尝试焉？以通之者绝之，逖之虑此密矣。此两军相距，贍财用、杜奸人之善术，用兵者不可不知也。

【七】

王导之不得为纯臣也，杀周顛而不可揜，论者摘之，允矣。然谓王敦篡而导北而为佐命之臣，以导生平揆之，抑必其所不忍。且王敦之凶忍，贼杀其兄而不忌，藉其篡立，导德望素出其上，必不能终保其死，导即愚，岂曾此之不察哉？

乃导之渙涩两端，不足以为晋之纯臣也，则有繇矣。盖导者，以庇其宗族为重，而累其名节者也。王氏之族，自导而外，未有贤者，而骄横不轨之徒则多有之。乃其合族以随帝渡江，患难相依而不离，于此而无协比之心焉，固非人之情矣。然而忠臣之卫主，君子之保家，则有道焉。爱之以其情也，亲之以其道也，因其贤不肖而用舍之以其才也，尽己所可为，而国家之刑赏，非己所得而私也。当其时，纪瞻、卞壺、陶侃、郗鉴之俦，林立于江左，而以上流兵柄授之于王敦，导岂有不逞之谋哉？恤其宗族，而不欲抑之焉耳。

将谓管叔之逆，周公且不忍防之于早乎？乃管叔者，非但周公之兄也，周公非但以己兄之故而使之监殷也。管叔者，固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

父也。俱为天子之懿亲，而以己之贤，疑彼之不肖而早制之，于是乎不可。而导岂其然哉？天下者，司马氏之天下，非王氏之天下也。惜其阉阉之素盛，念其辛苦之共尝，以人之天下而慰己之情，未有不陷于恶者。而其究也，乃至亲统六师，名为贼而推之刃，又何足以救名义而全天性哉？

呜呼！岂徒如导者，系国家安危之大故，人臣贞邪之大辨哉！凡人之亲爱其宗族也，亦各有道矣。己所得为，无不可推也；上而君，降而友，又降而凡今之人与凡天下之物，非吾所得私者，不得以自私，则抑不得以私其诸父昆弟。妄欲者何厌之有哉？教以正，迪以自立之方，士习为士，农习为农，黠者戢之，弱者振之，非徒无伤于天下，而抑可以保跃冶之子弟而予之安，则可以上告祖考而无憾矣。徇族党好恶之私，己虽正而必陷于邪，辱身不孝之罪，又奚遑哉！

◎明帝

明帝不夭，中原其复矣乎！天假五胡以乱中夏，气数之穷也，帝乃早世！王敦之横，元帝惴惴而崩，帝以幼冲当多难，举动伟然出人意表，可不谓神武哉？

王敦谋篡，而讽朝廷征己，使帝疑畏忧戚不欲征、而待其党之相迫，则敦之横逞矣。帝坦然手诏征之，若人主征大臣之故事，无所疑畏，而敦固心折不敢入也。敦欲以王导为司徒，听之也，导本可为司徒，无所疑也；抑以此奖导为君子，使浣濯其同逆之耻以乃心王室，而解散群臣阿比王氏之戾气。于是而导之志移，敦之党孤，奄奄且死而以篡为下计；区区为难者，钱凤辈亡赖之徒而已，殄灭之如摧枯矣。导贻王含之书曰：“昔年佞臣乱朝，人怀不宁，如导之徒，心思外济。今则不然，圣主聪明，德洽朝野，凡在人臣，谁不愤叹。”导之情可见，从王氏者之情可见，天下之大势，明帝之大略，从可知矣。

折大疑者，处之以信；奠大危者，予之以安。天假明帝以年，以之收北方离合不定之人心，而乘再闵之乱，吹枯折槁，以复衣冠礼乐之中夏，知其无难也。帝早没而不可为矣，悲夫！

【二】

君子之过，不害其为君子，唯异于小人之文过而已。王敦称兵犯阙，王导荏苒而无所匡正，周顛、戴渊之死，导实与闻，其获疚于名教也，无可饰也。故自言曰：“如导之徒，心思外济。”盖刘隗、刁协不择逆顺，逞其私志，欲族诛王氏，而导势迫于家门之陨获，不容已于诡随，此亦情之可原而弗容隐饰以欺天下者也。及敦死而其党伏诛，谯王丞、戴渊、周顛以死事褒赠，岂非导悔过自反以谢周、戴于地下之日乎？而导犹且狎开门延寇之周札，违卞壶、郗鉴之谏议，而曰：“札与谯王、周、戴见有异同，皆人臣之节。”导若曰札可

尽人臣之节，则吾之于节亦未失也。假札以文己之过，而导乃终绝于君子之涂矣。

郗公爱子死而不哭，卞令力疾战而丧元，二君子者，无诸己非诸人，危言以定褒贬，非导之所能也。而引咎知非，以无异说于论定之后，夫岂不可？怙慝而欲盖弥章，不学于君子之道，虽智弗庸也。

◎成帝

【一】

少主立，而大臣尸辅政之名，虽周公之圣，不能已二叔之乱，况其下焉者乎？庾亮不专于己，而引西阳王羨、王导、卞壶、郗鉴、温峤与俱受托孤之遗诏，避汉季窦、梁之显贵，亮其愈矣，虽然，恶有俱为人臣，徒崇此数人者，持百尹之进退，而可以服天下哉？陶侃之贰，祖约、苏峻之逆，所必然矣。

夫主少则国政亦必有所裁，大臣不居辅政之任而恶乎可？而有道于此，则固无事立辅政之名，授之以独馭之权，而疑天下。无他，唯官常数定，官联相属，法纪豫立，而行其所无事焉耳。三公论道，而使涖庶事，则下侵六卿；百执不相越，而不守其官，则交争。故六卿百执之可否，三公酌之；而三公唯参可否，不制六卿百执以行其意。则盈廷多士，若出一人，州牧军帅，适如其恒。天子虽幼，中外自辑以协于治，而恶用辅政者代天子而制命邪？

夫古之天子，未尝任独断也，虚静以慎守前王之法，虽聪明神武，若无有焉，此之谓无为而治。守典章以使百工各钦其职，非不为而固无为也。诚无为矣，则有天子而若无；有天子而若无，则无天子而若有；主虽幼，百尹皆赞治之人，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？

是以三代之圣王，定家法朝章于天下初定之日，而行之百世，主少国疑之变，皆已豫持之矣。故三代千八百年，非无冲人践阼，而大臣无独揽之威福。若夫周公之辅政，则在六官未建、宗礼未定之日，武王未受命而不遑，不得已而使公独任之也。虽然，读鸛鷖之诗，而周之危、公之难，亦可见矣。有圣主兴，虑后世不能必长君令嗣之承统也，豫定奕世之规，置天子于有无之外，以虚静而统天下，则不恃有贵戚旧臣以夹辅。既无窦、梁擅国之祸而亦不如庾亮之避其名而启群争。不然，主幼而国无所受裁，虽欲无辅政者，不可得也。

【二】

溃于内者，必决于外。苏峻反历阳而入建业，祖约据寿春以通石勒，然而勒不乘之以入犯者，非勒无狡焉之志也；刘曜破石虎于蒲坂，进围金墉，勒方急曜而不暇及也。咸和三年九月斩苏峻，十二月勒执曜于雒阳，使迟之一年，峻、约始破，则约迫而导勒以东，晋其糜矣。故夷狄之相攻，或为中国之利，利以一时耳；而据之以为利，相攻久而相灭，灭而并于一，害乃不救，何利

之有乎？

“池之竭矣，不云自涸”，外迫而内难起也。“泉之竭矣，不云自中”，内乱而外患乘也。昧者乃曰：“外宁必有内忧。”谓以外患警内，而内忧可弭；则抑有内忧而可弭外之侵陵邪？响令曜、勒不逼，江东不孤，若峻、约之流，又何敢辄生其心。勒、曜之相攻而未相并，幸也，谋国者不敢恃也。

【三】

东晋之臣，可胜大臣之任者，其唯郗公乎！卞令忠贞之士，朝廷之望也，以收人心、易风俗、而安社稷，则未之敢许。晋之败，败于上下纵弛，名黄、老而宾惟贪冒淫逸之是崇。王衍、谢鲲固无辞其责矣。乃江左初立，胡寇外逼，叛臣内讧，人士之心，习于放佚而惮于拘维，未易一旦革也。卞令执法纪以纠之，使人心震懼而知有名教，诚不可无此中流之砥柱。然充其所为，以惩创而无已，则乍强以所不习，而人思解散，便给之小人日饰以进，抑不保人心之永固而国势之能安也。

王敦之反，刁协、刘隗之操切激之；苏峻之反，庾亮之任法激之；障狂澜而陞之，鯀绩之所以弗成也。故先王忧人心之易弛而流也，劳来之以德教，而不切覈之以事功；移易之以礼乐，而不切督责之以刑名。临之象曰：“咸临，吉，无不利。”其感也，不可以临也。殷末之俗淫，而二南之化，游之于芟苜，安之于摽梅。大弛者反之以大张，大张必穷，而终之以大弛，名为王道，而实为申、商，不覆人之家国者，无几也。故卞令厉色立朝以警群臣之荡佚，不可无也。而任之以统驭六寓，厝社稷之安，定百官之志，则固未可也。“夬，扬于王廷。”暮夜之戒，可勿恤乎！

【四】

刘曜围雒阳，撤金墉之围，陈于雒西，一战而被禽以亡。其败也，饮博而不恤士卒，轻撤围以西，狂醉以自陷也，非不听谏者以阨勒于成皋之失计也。使曜深沟高垒，断勒入雒之路，内外不相应，勒一往之锐气且折，而弗能解金墉之围，旷日持久，上下有惰归之气，求归不得，亦窦建德之见禽于东京而已。假令曜分兵以扼成皋，御人于百里之外，所遣拒勒之将，固非勒敌，必先挫而溃，则围雒之军心尽解，其败决矣。勒曰：“盛兵成皋，上策也；阻雒水，次也；坐守雒阳，成禽耳。”此勒畏曜坚壁以老己，姑为此言以安众耳，非果然也。曜撤围而陈于雒西，望蒲坂以为退步，勒曰：“可贺我矣。”此则勒之果所欣幸耳。

千里县军，攻人于围城之下，兵之大忌也。撤围分军以拒人于险，险非我有，而军心不固。陈友谅解南昌之围，而死于鄱湖。军一分而不可合，一动而不可止，勒之智足以测此，姑为反语以安众心，或遂信其实然，勒且笑人于地

下矣。

【五】

苏峻之乱，建业残敝，廷议迁都，王导独持不可，江左百年之基，导一言以定之，审乎难易之数也。梁元帝憚建业之凋残，据江陵之富庶，而速以亡。然则曹操弃雒阳，迁献帝于许，其一时之奸谋，以许为兖州之域，而挟天子为己私，非果厌雒阳之敝也。乃缘此而不能终一天下，亦有繇矣。

所谓难易之数者，宫阙毁败，邑里萧条，人民离散，粟货罄乏，乍然见之以为至难而未可收摄者也。乃夫人惊惧之情，移时而定矣，定则复思安其居而贍其生，不待上之贍之也。故鸿雁之诗曰：“虽则劬劳，其究安宅。”莫之扰也。莫之扰，则民各有心，岂必劳来安集之殷勤？而加以劳来安集，则益劝矣。此似难而实易者也。

若夫固然其难者，则已动而不可复静之人心是已。人莫不歆于一时之利用而竞趋之，丝粟盐酪、酒浆雞豚、庐舍帷帘之便利，妇人稚子之所歆，而人情之莫能夺者也。此凋敝而移之彼，虽徙如归焉，彼凋敝而又移之他。君民朝野，日唯延颈四望，睨乐土而苟安，穷年累岁，志在游移而无定情，其不愈穷愈蹙以之于绝地也无几矣。

楚迁陈而困，迁寿而危，迁吴而亡，非徒地形之不利也，趋利偷安之情，如回河而西之，必不可得也。导之言曰：“镇之以静，群情自安。”知人情物理消长往复之几，而防众心之流以止之于早，规之已大，持之已定，岂有难知之数哉？庸人未之察耳。

【六】

庾亮征苏峻而激之反，天下怨之，固不能辞其咎矣。虽然，其志有可原者也。亮受辅政之命而不自擅也，尊王导于己上，而引郗鉴、卞壶、温峤以共济艰难，窦武之所不逮，非直异于梁冀、杨骏已也。晋之东迁，王氏执国而敦倡为逆，执兵柄者，皆有侵上之志而不可信。陶侃登天之梦，天下疑焉。祖约之悖，苏峻之奸，尤其不可揖盗以入室者也。以是为侃所怨，以激约、峻之速逆。特其识量不充，未足以乘高墉而解群悖耳。如必委曲以延不轨之奸宄于冲人之侧，则祸迟而大。亮免于激成之责，而孔光延王莽、褚渊推道成之罪，其可逃乎？

亮以卫国无术而任罪，司马温公乃欲明正典刑以穷其罪，则何以处夫延王敦杀周、戴以偪天子之王导乎？温峤，人杰也，亮败窜，而峤敬之不衰，必有以矣。峻虽反，主虽危，而终平大难者，郗鉴、温峤也，以死殉国者，卞壶也，皆亮所引与同卫社稷者也。抑权臣，扶幼主，亮与诸君子有同心，特谋大而智小，志正而术疏耳。原其情，酌其罚，何遽以典刑加之？温公曰：“晋室无

政，任是责者，非王导乎？”导岂能劾功罪以伸求全之法者？卞敦观望逆党，拥兵不赴，导且不能加诛，有诸己，不能非诸人，况庾亮哉！

【七】

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：天子之位也，是谓治统；圣人之教也，是谓道统。治统之乱，小人窃之，盗贼窃之，夷狄窃之，不可以永世而全身；其幸而数传者，则必有日月失轨、五星逆行、冬雷夏雪、山崩地坼、雹飞水溢、草木为妖、禽虫为之异，天地不能保其清宁，人民不能全其寿命，以应之不爽。道统之窃，沐猴而冠，教猱而升木，尸名以徼利，为夷狄盗贼之羽翼，以文致之为圣贤，而恣为妖妄，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；而受罚于天，不旋踵而亡。

呜呼！至于窃圣人之教以宠匪类，而祸乱极矣！论者不察，犹侈言之，谓盗贼为君子之事，君子不得不予之。此浮屠之徒，但崇敬上木、念诵梵语者，即许以佛种，而无所择于淫坊酒肆以护门墙贪利养者；猥贱之术，而为君子者效之，不亦僇乎？石勒起明堂、辟雍、灵台，拓拔宏修礼乐、立明堂，皆是也。败类之儒，鬻道统以教之窃，而君臣皆自绝于天。故勒之子姓，骈戮于冉闵；元氏之苗裔，至高齐而无噍类；天之不可欺也，如其赫赫哉！

虽然，败类之儒，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者，岂其能窃先王之至教乎？昧其精意，遗其大纲，但于宫室器物登降进止之容，造作纤曲之法，以为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，私心穿系，矜异而不成章，财可用，民可劳，则拟之一日而为己成。故夷狄盗贼易于窃而乐窃之以自大，则明堂、辟雍、灵台是己。明堂之说，见于孟子；辟雍灵台，咏于周诗。以实考之，则明堂者，天子肆觐诸侯于太庙，即庙前当宸之堂也；辟雍者，雍水之侧，水所环远之别宫，为习乐之所也；灵台，则游观之台，与囿沼相閒者也；皆无当于王者之治教明矣。汉儒师公玉带之邪说而张皇之，以为王者法天范地，布月令、造俊髦、必于此而明王道，乃为欹零四出、曲径崇台、怪异不经之制以神之。此固与夷狄盗贼妖妄之情合，而升猱冠猴者鬻之以希荣利，固其宜矣。

夫使先王之果于此三宫而兴教化也，然亦偶有便于此也，一学宫，而庠、序、棧异矣；一大乐，而夏、濩、武异矣；一大礼，而忠、质、文异矣。若夫百王不易、千圣同原者，其大纲，则明伦也，察物也；其实政，则敷教也，施仁也；其精意，则祗台也，跻敬也，不显之临、无射之保也；此则圣人之道统，非可窃者也。败类之儒，恶能以此媚夷狄盗贼而使自拟先王哉？劳民力，殫国帑，以黷圣而嚣然自大，则获罪于天；天灾之，人夺之，圣人之教，明明赫赫，岂有爽乎？论者犹曰君子予之，不亦违天而毁人极也哉！

【八】

公山泄导吴枉道，使鲁有备，慕容翰止段兰之追慕容皝，而恐亡其国，皆良心发见于牾亡之余不容泯者；然其视紕兄之臂而姑徐徐也何别哉？

夫人欲自免于不忠不孝也，唯初心之足恃而已矣。狄仁杰之事逆后而可善其终，未尝与于篡唐之谋，抑未与李勣诸人同受宗社之托也。宋齐愈手书张邦昌之名，而无痛哭不宁之色，则斩于市而非李纲之过。君父之大，顺逆之分，如黑白之昭著于前。道二：仁与不仁而已矣。已移足于不仁之泥淖，畏其陷染而姑自蹉跎，终不可得而洒然。故极仁道之精微，有所未逮，虽有过焉，而君子谅之，未尝不可改也。设仁不仁之显途而去顺即逆，虽有乍见之恻隐，君子弗听；所从者不仁，终不可与于仁也。

若翰者，身为叛人，已自立于不仁之中矣，虽欲自拔，徒不信于段氏而危其身，抑必终为皝所忌而死，百悔丛心，又何补哉！

【九】

成帝以幼冲嗣立，委政王导，拜道及其妻曹氏，魏、晋君臣之际，陵夷至此，石勒曰：“曹孟德、司马仲达狐媚以取天下。”诚有谓也。

古礼之见于今者，燕射之礼，君皆答拜，为诸侯于大夫言也。诸侯于大夫，不得视天子于诸侯；犹大夫于陪臣，不得视诸侯于大夫；等杀之差，天秩之矣。天子于诸侯，礼不概见，仅存者觐礼一篇，侯氏肉袒稽首，天子不答，分至严矣。天子之不骄倨以临臣下者，唯当宁立而不坐，天揖同姓，时揖异姓，土揖庶姓，而不听其趋跄，此三代之以礼待臣，而异于暴秦之已亢者也。恶有屈一人之至尊拜其下而及其妇人哉！

礼者，过不及之准也；抑之极，则矫而为扬之甚，势之必反也。垂及于女直、蒙古之世，鞭笞之，桎梏之，奴虏斥诟之；于是而有“者厮可恶”之恶声施于诏令，廷杖锁拏之酷政行于殿廷；三纲裂，人道毁，相反相激，害亦孔烈哉！三代之后，必欲取法焉，舍赵宋待臣之礼，其谁与归？

【一〇】

张骏能抚其众，威服西域，有兼秦、雍之志，疏请北伐，莫必其无自利之心也。而其言曰：“先老消落，后生不识，慕恋之心，日远日忘。”则悲哉其言之矣！

婴儿之失其母也，使婢妾饲之，受其狎侮，未尝不泣也；已而听之矣，已而安之矣，已而语之以母而不信矣，过墓而若有若无，且归而亟依婢妾矣。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，则仅留之家老，垂死而有余哀，亦将谁与言之而谁听之乎？于是而人心之迷终不可复，复者，其唯天地之心乎！

宇文氏、鲜卑之运已穷，天乃默移之而授之杨氏，以进李氏而主中国。故杨氏之篡，君子不得谓之贼，于宇文氏则逆，于中国则顺；非杨氏之能以中国

为心，而天下之戴杨氏以一天下也，天地之心默移之也。消落之故老，弗及见焉，而如之何弗悲？

【一一】

困之象曰：“君子以致命遂志。”致命矣，而志不得遂，弔古者所为深悲不已也。然有致命者，志亦奚不可遂哉！文王安天下之志困矣，而武王周公遂之，犹文王也；“上帝临汝，勿贰尔心”，致命之谓也。巴西龚氏兄弟，不屈于李特，为特所杀，其子龚壮，积年不除丧，思以报特，特死，因李寿杀李期与其腹心，灭李雄之裔，而讎以复，劝寿称藩于晋，事虽不成，而父叔之志以白于天下。寿既僭位，征壮为太师，壮终不就，赠遗一无所受，寿亦弗能忌焉。壹其心，执其义，守其恒，虽困而亨，金绂岂能乱，葛藟岂能萦哉？

夫志者，执持而不迁之心也，生于此，死于此，身没而子孙之精气相承以不闲。壮之志，即父叔之志也，死而无不可遂也。所可悲者，嵇康之有嵇绍耳。然而天之以亨困而不亨其不困者，未尝假也。壮怀报讎之心以说寿，而寿不疑借己以快其私；说寿以归晋，寿虽不从，而寿不以为侮；却寿之爵禄金帛，而寿不以为亢；抗章责寿之负约而不称藩，而寿不以为恨；志无往不伸，而龚氏两世之忠孝与蜀山而并峙。若绍也，溅血汤阴，徒为仇讎之篡主死，则朱绂酒食，为其葛藟，而恶望其亨哉？有志而不遂，有先人之志而不遂之，非所据而据焉，身之不保，而人贱之矣。此则可为抱志以先亡者悲也！

【一二】

颜含可谓知道之士矣。郭璞欲为之筮，含曰：“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。”此犹人之所易知也。又曰：“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。”渊乎哉其言之！非知性而能存者，不足以与于斯矣。

夫人能知其所知，而不知其所不知，必矣。欲人之知吾之性也实难，非吾之性异于人，彼不能知也；彼不自知其性，抑将知何者为性，而知吾性之然哉！不知仁，以为从井救人而已；不知义，以为长彼之长而已；性固人所不知，而急于求人之知，性则非性也。

夫郭璞有所测知于理数之化迹，而迫于求人知之，是以死于其术。苟其知性为人所不可知，则怀道以居贞，何至浮沈凶人之侧，弗能止其狂悖，而祇以自戕？无他，有所测知而亟欲白之，揣摩天命而忘其性之中含者也。

庸人之所欲知而亟问之鬼神象数者，贫富、穷通、寿夭已耳，皆化迹也。仁之恻隐痛痒喻于心，义之羞恶喜怒藏于志，动以俄顷，辨于针芥，而其发也，横天塞地不能自己，君子以信己者信之，尚弗能尽知也，而况凡今之人乎？子曰：“知我者，其天乎！”谓以心尽性，皎然于虚灵之无迹，非夫人耳目闻见之逮也。含庶乎其与闻此矣，出处以时，守礼以不屈，宜乎其为君子矣。

【一三】

鲸鲵不脱于渊，豺虎不脱于林，失其所据，力殫而无所归。石虎据鄴，慕容皝据卢龙，于是而东自灭貊，西及破落，南距阴山，北尽沙漠，皆为什翼犍之所有；拓拔氏之兴，延及百年，此基之矣。何也？虎与皝以其深渊丛林授之什翼犍，而自处于非据之地也。

天以洪钧一气生长万族，而地限之以其域，天气亦随之而变，天命亦随之而殊。中国之形如箕，坤维其膺也，山两分而两迤，北自贺兰，东垂于碣石，南自岷山，东垂于五岭，而中为奥区、为神皋焉。故裔夷者，如衣之裔垂于边幅，而因山阻漠以自立，地形之异，即天气之分；为其性情之所便，即其生理之所存。滥而进宅乎神皋焉，非不歆其美利也，地之所不宜，天之所不佑，性之所不顺，命之所不安。是故拓拔氏迁雒而败，完颜氏迁蔡而亡，游鳞于沙渚，啸狐于平原，将安归哉？待尽而已矣。

延之入者，中夏之人也，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溃乱也。聪明神武者，知其得据而只以失据也，无足惧也。筌之蹄之，不能有余种矣。

【一四】

取东晋之势与南宋絮论，东晋愈矣。江东立国，以荆、湘为根本，西晋之乱，刘弘、陶侃勤敏慎密，生聚之者数十年，民安、食足、兵精，刍粮、舟车、器仗，旦求之而夕给，而南宋无此也。东晋所用以保国而御敌者，纪瞻、祖逖、温峤所鼓舞之士勇，王敦、苏峻虽逆，而其部曲犹是晋之爪牙也，以视韩、岳收乌合之降贼，见利而动、见害而沮者，不相若也。王导历相四君，国事如其家事，而深沈静定，规恢远大，非若李伯纪、赵惟重、张德远之乍进乍退，志乱谋疏，而汪、黄、秦、吕结群小以闲之也。则东晋之内备，裕于南宋远矣。刘、石之凶悍，虽不减于阿骨打，而互相忌以相禁且相吞也，固无全力以与晋争；慕容、苻、姚、段氏皆依晋为名，以与刘、石竞；李特虽窃，李寿折于龚壮，不敢以一矢加于晋之边陲；张氏虽无固志，而称藩不改；仇池杨氏亦视势以为从违，为刘、石之内患；非若金源氏之专力以吞宋无所掣也。则东晋之外逼，轻于南宋远矣。

然而宋之南渡，自汪、黄、秦、汤诸奸而外，无不以报讎为言；而进畏懦之说者，皆为公论之所不容。若晋则蔡谟、孙绰、王羲之皆当代名流，非有怀奸误国之心也；乃其侈敌之威，量己之弱，刼胁缩退阻之说以坐困江东，而当时服为定论，史氏侈为訏谟，是非之舛错亦至此哉！读蔡谟驳止庾亮经略中原之议，苟有生人之气者，未有不愤者也，谟等何以免汪、黄、秦、汤之诛于天下后世邪？

夫彼亦有所为而言矣！庾亮之北略，形王导之不振也，而左袒导者，诮亮

以伸导；桓温之北伐，志存乎篡也，而恶温之逆者，忌其成而抑之；于是而中挠之情深于外御，为宰相保其勋名，为天子防其篡夺，情系于此，则天下胥以为当然，而后世因之以无异议。呜呼！天下之大防，人禽之大辨，五帝、三王之大统，即令桓温功成而篡，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，况仅王导之与庾亮争权势而分水火哉！则晋之所谓贤，宋之所谓奸，不必深察其情，而绳以古今之大义，则一也。蔡谟、孙绰、王羲之恶得不与汪、黄、秦、汤同受名教之诛乎？

【一五】

慕容皝求封燕王，晋廷迟回不予，诸葛恢抗疏拒之，义正而于计亦得矣。

慕容氏父子之戴晋，其名顺矣，则以韩信王齐之例，权王之而奚不可？曰：魔与皝非信之比，而其时亦非刘、项之时也。六国初亡，封建之废未久，分土各王，其习未泯，而汉高固未正位为天下君，且信者汉所拜之将，为汉讨项，虽王，固其臣也。慕容氏则与刘、石等为异类，蓄自帝之心久矣。晋业已一统，而特承其乱，非与刘、石交争而竞得者也。若慕容氏之奉晋也，则与石虎角立而势不敌，因其国士民与赵、魏之遗黎睽怀故主，故欲假晋以收之，使去虎而归己。晋割燕以封之矣，乃建鼓以号于众曰：吾晋之王也。则虎之党孤，而已得助矣。归己已定，则业入其笼中而不能去，又奚复须晋之王而不自帝哉！诸葛恢曰：“借使能除石虎，是复得一石虎。”灼见其心矣。刘翔虽辩，亦恶能折此乎？当是时，石虎恶极而响于衰，皝谋深而日以盛，除虎得皝，且不如存虎以制皝。观其后再闵之乱，慕容遂有河北而为晋劲敌，恢之说，验于未事之前矣。

或曰：晋不王皝，皝且自王自帝而奚不可？曰：我不授以名而资之辑，众发其奸以折之于早，国尚有人焉，知晋之所以御虎者不恃皝也，则皝之气夺矣，奚必禁其自王自帝哉！呜呼！王导、郗鉴、庾亮相继而亡，何充、庾冰、蔡谟皆庸材也，皝乃敢以此言试中国之从违；诸其臣者，畏其暴已罪状而徇之，诸葛恢不能固持其说，而晋事去矣。皝不死，慕容氏不乱，苻坚不起，吾未见晋之不折入于鲜卑也。

【一六】

刘翔北归，谓晋公卿曰：“石虎、李寿志相吞噬，王师当从事巴、蜀，一旦石虎并寿，据形便以临东南，智者所不能善其后。”非为晋计深远也，恐虎并寿而益疆，慕容氏不能敌也。虽然，又岂非晋人保固江东之要策哉？

陈轸说秦以灭蜀而临夷陵，楚乃失鄢、郢，东徙以亡。司马昭灭汉而临西陵，吴乃受王濬顺流之兵，而中绝以亡。梁失成都于宇文氏，而江陵困、湘东死，陈氏终以灭。盖江东据江、淮以北拒，而巴、蜀既失，横江而中溃，方卫

首而中折其腰脊，未有不殒者也。李昇之得割据，王建为之蔽也；南宋之得仅延，吴玠、吴玠捍之也；孟昶灭而李煜坐毙，合州失而阳逻之渡不可防，皆明验也。故据全蜀以出秦、巩，而欲定关中则不得；扼秦、巩以保全蜀，而遥卫江南则有余；何充、庾冰闻言不警，待桓温而后兴伐蜀之师；翔言之，温为之，虽非忠于晋者，而大造于江东，不可诬也。听其言，纪其功，亦奚必深求其心哉！

◎康帝

【一】

风会之所趋，贤者不能越也，君子酌其贞淫以立身，而不可执以论人。孟子之游，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，多所辨以折异端，曲为说以动人主，使前乎此而为西周，后乎此而为两汉，必不然矣。然而有以异于田骈、慎到、苏秦、张仪者，即时所尚，而邪正之分自存也。

刘向、贡禹，经术同也；诸葛、司马，方略同也；一程、三苏，议论同也；不可以与贤者同而奖匪人，不可以与庸人同而疑君子。殷深源、谢安石风流相似，名望相匹，而殷虚枵以致败，谢宁静以立功，或以江左风流为乱阶，而谓此中之无人，亦皮相而已矣。

自西晋以来，风会之趋固然矣，其失也，浮诞而不适于用；其得也，则孔子之所谓狂简也。狂者不屑为乡原之暖姝，简固可以南面者也。当时之士，得焉失焉，贞焉邪焉，皆托迹而弗容自异，故陶侃、卞壶、郗鉴、庾翼力欲矫之而不可挽。夫三四君子者，自卓立于风会之外，以不诡于正则愈矣；若必以此而定人之品鹭，则殷浩之短暴，而谢傅不足以庸矣。知人者，别有独鉴存焉，而不问风会之同异。故曰：“知人则哲，唯帝其难之。”

【二】

慕容翰不安于国而出奔，则固以所寓者为所托矣。始依段氏，沮段氏之追慕容皝，而貽其害，犹曰惧宗国之亡也。段氏灭，宇文氏逸豆归恤而安之，乃既归于燕，即说皝以灭宇文，输其上下之情形、地形之险阻，以决于必得；然则翰在宇文之日，鹰目侧注，蚕尾潜钩，窥伺其举动而指画其山川，用心久矣。逸豆归走死，宇文氏散亡，翰得全功以归，而皝急杀之，非徒皝之忍也，翰之挟诈阴密而示人以叵测，天下未有能容之者也。

身之所托，心之所依，不与谋倾覆宗国之事可矣；身依之，心早去之，且伏不测之机以窥之，非人之不能容也，心自不容其身也。翰之将死，曰：“欲为国家荡一区夏。”岂果然哉？皝有可图，祸先及之矣，而恶得以免于死？关羽之解白马围也，身依焉而不能不为之効，是以先主委诚焉。虽然，胡不若徐

庶之置身事外而不与共功名也？

王导且卒而蔗何充，所以制庚氏也；庚翼卒，充授桓温以荆、梁军事，所以奋庚氏也；亮之疏也，翼、冰之隘也，皆不足以托社稷，而抑为后族，非可世委以国柄，固矣。然亮之责导，词正而理得。导蔗充而亮不疑，充面折冰之废子立弟，而冰不怨。则庚氏之不为晋患，明矣。导修私怨而充怙之，以貽醒温之逆，而终成桓玄之篡。谋国而恩怨惟心，未有不貽国以尤者也。刘惔恶温而沮之，深识也；充持之，会稽王昱持之，以为唯温之英略，可以钳束庚氏不能与争耳。斯心也，温已见之。曰：区区一白面少年之庚爰之，且如猛虎之在侧，而惴惴以以需我之控制。君相若此，何惮而不逞哉？

疑其所不必疑，则可疑者进矣；疑其所不必疑，则姦雄知我之徒疑而无能制矣。故畜疑者，召祸之门也，而况乎其加这以忌也！王氏既衰，庚氏又替，王彪之、谢安方在下位而不足以持权，何充不谋固其国，唯庚氏之是竞，晋之亡肇于此矣。故唯无疑者可以当大任而不倾。

【二】

蜀之宜伐久矣，刘翔为晋言之，谢广亦知之夙矣。至李寿死，李势立，骄淫虐杀，此天亡李氏之日工资，不待再计而宜兴师者也。桓温西讨，晋廷惴惴然尤其不克，温目笑而心鄙之，拜表即行，知晋之无人也。刘惔曰：“但恐克蜀之后，专制朝廷。”其言验矣。

乃其遂无以处此哉？温表至，朝廷信之而不疑，下诏奖之以行，而命重臣率大师以继其后，则温军之孤可无虑，而专制之邪心抑不敢萌。惴惴忧之，漠然听之，败则国受之，克则温专其功，惔诚虑及，而胡不为此谋也？盖惔者，会稽王昱之客，非能主持国计者也。昱与殷浩皆虚诞亡实而茶然不振者，惔即为此谋而固不听，徒为太息而无可如何。晋非无人，有人而志不能行也。

【三】

冉闵尽灭羯胡，而曰：“吾属故晋人，请各称牧守，奉迎天子。”虽非果有效顺之诚，然虑赵人之不忘中国而不戴己，未敢遽僭也。有胡睦者，称闵功德，谓晋人远窜江左而不足戴，然后闵无所复忌而僭以成。呜呼！睦固晋之遗民也，而其逆如此，肉虫自生而自食，岂自外至哉？

睦之丧心失志至此极也，夫亦有其故矣。自刘渊起，中国人士拙于势而事之，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。已而食其余以有富贵，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齧齧之，改易礼法以狎其俗，口甘其味、身便其服者数十年矣，故心尽亡而习之也安。藉使归故版而奉正朔，则江东人士羞与为伍，而无以自容。于是闻中国衣冠之名而怩然沮矣。自绝归正之路，而偷安于萑苻以自雄，盖遥想王、谢、何、庾之风流而汗流浹背，则何如侈拥戴之功以矜于其穴哉！

斯心也，亦耻心之不容泯者也，而怙无耻以为耻，且贪权藉以自荣焉，于是而迷复之凶终不可反矣。诗云：“无纵诡随，以谨无良。”无纵者，非必以法绳之也，制于其早，而全其仅存之初心也。宕佚之，使习而安之，将奚及乎？

【四】

辛谧可谓得死所矣。历刘、石之世，征辟不就，然而害不及焉，则可以不死，而死为激。冉闵，中国之人也，其尽诛羯胡而有归正之言，虽非果可与言者，而言亦不辱矣。其说闵曰：“因兹大捷，归身晋朝，必有繇、夷之廉，享松、乔之寿。”非徒效忠于晋，其为闵计，亦忠之至、识之远者也。似可与言而与言，怀数十年之积愆，表见于一时，而非以辱吾言于大羊之耳，可言也，斯可死也。龚壮宛曲以明心，辛谧直言以旌志，各以其所遇而自靖，君子之酌时宜以屈伸，道固然也。

或曰：谧言之矣，闵未必杀之，而何以死？曰：谧固知其不听也，不听而生，是为闵所容也。言出而志伸，志伸而生事毕，生事毕，不死奚俟乎？士怀孤志，不遇可死之时，而奄奄以存，可哀也夫！

【五】

蔡谟之谏北伐，为庾亮言也；王羲之之谏北伐，为殷浩言也。亮与王导不协，而欲立功以抑导于内；浩与桓温不协，而欲立功以折温于外；内不协而欲制胜千里也，必不可得。故二子之言，当其时而中于事会。虽然，君子之为言，计及当时，计及后世，时有不可明言者，则微言以动之，密谋以正之，而不因一时之急，伤久长之计。亮之正不足以服导，浩之才不足以制温，迫于立功，反致溃败，徒以沮挠人心而貽奸雄之笑，一时之事会也。王业之不可偏安，羯胡之不可纵佚，忘自疆之术，而益召其侮，偷寡弱之安，而日蹙其亡，百世之大防也。羲之言曰：“区区江左，天下寒心，固已久矣。”业已成乎区区之势，为天下寒心，而更以陵庙邱墟臣民左衽为分外之求，昌言于廷，曾无疚媿，何弗自投南海速死，以延羯胡而进之乎？宋人削地称臣，面缚乞活，皆师此意，以为不竞之上术；闭户塞牖，幸盗贼之不我窥，未有得免者也。譙周仇国之论成，而刘禅之降旗旋竖，邪说之诬人亦酷矣哉！

若夫浩之欲折温也，亦非谋之不忠也；而折温之术，莫善于收温而用之。北伐之举，温先请之，而浩沮之；既乃自行而置温于局外，不资其一旅之援，温亦安坐上流而若罔闻；固温之乐祸以乘权，抑浩摈之而使成乎坐视。向令东西并进，而吾拥中枢之制，温固吾之爪牙，抑又恶足以逞？浩非其人，而羲之等不能以此说之，疑温忌温，而温之逆乃有所资以自雄。此所谓微言之，密谋之，制勅敌疆臣于尊俎者，浅人不足以及此也。

【六】

苻健请命，而殷浩不能控，姚襄来归，而殷浩激之以叛，浩之咎也。然使浩开关纳之，而倚以收复中原，则亦梁之进侯景也。夫健与襄而可收以为用也哉？健之请命，杀麻秋而惧；弋仲之使襄归晋，胜冉闵而惧也。健孤而畏冉闵之勇，弋仲死，襄孤而畏慕容之彊，中立而无宁居，睨晋之弱而可诱以为后图，受其饵则为侯景，觉其机则引去而无伤，若此者，亦恶能抚之使为吾效用乎？何怪乎浩之不抚健而欲袭襄也。

浩力不足、智不逮耳，其谋未甚失也。拒之袭之，祸速而轻；纳之任之，祸迟而大。弋仲将终，忠顺之言孰闻之，襄述之耳；其辞愈逊，其情愈诡。议者乃以拒健激襄为浩罪，何古今乐进豺虎以自卫者之多也！夫不见健一入关而即自王，浩北伐而襄伏甲于山桑以邀之乎？使当健、襄纳款之日，闭关而却之，曰吾无所用尔为也，则二夷之气折矣。虽然，徒为大言无裨也，必自立之有本也。非若光武，亦安能骄语盆子曰“待汝以不死”哉！

【七】

桓温能用殷浩，殷浩不能用桓温。温曰：“浩有德有言，为令仆，足以仪刑百辟，朝廷用违其才耳。”此温之能用浩也。温请北伐，而浩沮之，浩之不能用温也。能用之而后能制之，能制之，则予之、夺之、生之、杀之而唯吾意。不能用矣，而欲制之，必败之道也。

温之逆也，刘惔料之矣，非必温之逆为不可制也，惔知何充、殷浩之不足以制温也。夫温之始，岂有必不可制之情形哉？嫌隙已成，王彪之说会稽王，驰一纸书而即敛迹以退；其终于逆也，浩貽之也。惔惔然相恐于廷，若猛虎之且啗，温乃见人之疑我之篡，退必无以相容，乃疑我而不能制我，将与我竞功；而一败于许昌，再败于山桑，能事见矣，于是而技痒情兴，篡逆之志始夙发而不戢；微谢安、王彪之之夷犹淡漠，视猛虎如麋鹿，温必篡矣。

虎不撻则不撻，不走则不追；蠡不扑则不螫，不避则不触。岂徒温哉！董承不奉衣带之诏，曹操不敢犯及宫闱；曹爽不争顾命之权，司马氏不敢擅为废立。制之有道，用之有方，则温岫以新附之臣，而义旗回指之言，折久任方州、上流倚重之陶侃而有余。浩任将相之重，物望所归，夫岂难于用温者，而徒尔惔惔也！谋愈深，祸愈成矣。

【八】

晋之失久矣！殷浩废，桓温受征讨之命，败苻苌于蓝田，进军灞上，败姚襄于伊水，收复雒阳，亦壮矣哉！当是时，石、冉初亡，苻、姚乍兴，健虽螫而立国未固，襄甫颺去，乍集平旷之壤，势益飘摇，故挫之也易。善攻者攻其瑕，乘瑕以收功，而积衰之气以振。温可谓知所攻矣。其人关也，粮匮而还

，其复雒也，置戍而返。说者曰：温有逆心，舍外而图内。此以刘裕例之，而逆其诈也。温之归镇，未尝内偪朝廷，如裕之为也。浩既废，会稽才弱而不足相难，王、谢得政新而望浅，非温内顾之忧也。温何汲汲焉？乃其所以不能进图全功而亟撤以还者，孤军乘锐气，快于一击，而无以继其后也。

晋偏安于江左，而又分焉，建业拥天子以为尊而力弱，荆、襄挟重兵以为疆而权轻，且相离以相猜，而分为二。温以荆、襄之全力为孤注，其进其退，一委之温，而朝廷置之若忘，温即有忠诚，亦莫能自遂，而况乎其怀二心哉？臣与主相离也，相与将相离也，东与西相离也，以此而欲县军深入，争胜于蠡起之寇，万不可得之数矣。

尤可嗟异者，温方有事于关、雒，而荀羨东出山荏以伐燕，欲与温竞功，而忘其力之不逮。且燕非苻、姚新造之比也，慕容儁三世雄桀，而植根深固，撓势重难摇之虜以自取败衄，曾不知以一旅翼温，乘胜以复故都，岂不慎乎？秦寇平，燕之气夺；两都复，晋之势成；合天下之力以响燕，则燕不能孤立以相抗；协于温以成将就之功，则温之心折而不足以骋。乃彼方西响，我且东指，徒为立异而生其欺怨，谢万之愚，荀羨之妄，会稽之闇，怀伎以居中，欲温之成功于外，其可得乎？谋国若此，不亡为幸耳。其不亡也，犹温两捷之威有以起茸茶之气，蓄凶狡之心也。

【九】

五胡旋起旋灭，而中原之死于兵刃者不可殫计。殫中原之民于兵刃，而其旋起者亦必旋灭。其能有人之心而因以自全者，唯慕容恪乎！故中国之君，一姓不再兴，而慕容氏既灭而复起。恪围段龛于广固，诸将请亟攻之，恪曰：“龛兵尚众，未有离心，尽锐攻之，杀吾士卒必多矣，自有事中原，兵不暂息，吾每念之，夜而忘寐，要在取之，不必求功之速。”呜呼！恻悱之言，自其中发，功成而人免于死，恪可不谓夷中之铮铮者乎！

古之用兵者，于敌无欲多杀也，两军相击，追奔俘者无几也，于敌且有靳焉，而况其人乎！战国交争，馘步卒以并命，杀敌以万计，而兵乃为天下毒，然犹自爱其民，而不以其死尝试也。尉繚之徒至不仁，而始为自杀其人之说，于是杨素之流，力行其说以馘民于死而取胜。突围陷阵者有赏，肉薄攻城者前殒而后进，则嗜杀者，非嗜杀敌，而实嗜杀其人矣。晨与行，夕与息，环拱听命于牙旌之下，方且响响然相聚以相保，而威之诱之，激之迫之，唯恐其不自投于死。呜呼！均是人也，而忍至此哉！用兵之杀人也，其途非一，而馘人为无益之死者，莫甚于攻城；投鸿毛于烈焰，而亟称其勇以奖之，有人之心，尚于此焉变哉！卷十四

◎哀帝

【一】

桓温请迁都雒阳，诚收复之大计也。然温岂果有迁都之情哉？慕容恪方遣吕护攻雒，温所遣援者，舟师三千人而止。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，固当自帅大师以镇雒，然后请迁未晚。惴惴然自保荆、楚，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，夫谁信之？为此言也，特以试朝廷所以答之者。而举国惊忧，孙绰陈百姓震骇之说，贻温以笑。温固曰：吾一言而人皆震恐，吾何求而不得哉！王述曰：“但从之，自无所至。”温说折矣。而周章议论之情形，已早入温之目中。其云“致意兴公，何不寻遂初赋，而知人家国事”，非惮绰也，笑晋人之不足与人家国也。

夫温以虚声动朝廷，朝廷亦岂可以虚声应之？王述之议，亦虚声也。使果能率三吴、两淮之众渡江而响寿、谯，诏温移屯于雒，缮城郭、修坞戍，为战守计，而车驾以次迁焉，温且不能中止；外可以捍燕、秦，而内亦可以折温之逆志，乘其机而用吾制胜之策，诚百年一日之会，而晋不能也。燕、秦测之，温谅之，晋不亡者幸耳！

内宁而外可无忧，一道也；处治安之世以建威销萌之道也。外无忧而内可宁，一道也；处纷乱之日以彊干弱枝之道也。夫桓温者，何足虑哉？慕容恪之沈鸷，苻坚之恢豁，东西交逼以相吞，而唯与温相禁制于虚声，曾不念彊夷之心驰于江介也，是足悲也！晋不成乎其为君臣，而温亦不固为操、懿者也。

【二】

为人后者，为所生父母服期，亦天下之通丧也，仅见于士丧礼，而以情理推之，固可通于天子。天子丧礼无传文，后世执期丧达乎大夫之说，以屈厌而议短丧，非也。哀帝欲为所生周太妃服三年，则过；既而欲服期，是已。江霏执服缙之说，抑帝而从之，邪说也；天子绝期，而又何缙乎？为人后而继大宗，承正统，上严祖考，而不得厚其私亲，此以君臣之义裁之也。故欧阳修、张孚敬称考、称皇、称帝之说，紊大纲而违公义，固不若汉光武称府君之为允矣。

位号者，天下之公尊，非人子所以己之尊加于其亲，义也。若夫死而哀从中发，哭踊服饰之节，达其中心之不忍忘，则仁也。降而为期，止矣；过此而又降焉，是以位为重而轻恩，戕性之仁矣。哀死者，情也；情之所自生者，性也。称尊者，名也；名之所依者，分也。秩然不可干者，分以定名；怆然不容已者，情以尽性。舜视天下犹艸芥，而不得于亲，不可以为人，霏独非人之子与？必欲等之于疏属而薄之，则何如辞天子之位而可尽一日之哀也！王子母死，请数月之丧，而孟子曰：“虽加一日，愈于已。”生而为庶子，莫如之何也。哀帝不立乎天子之位，而可致其哀，非生而诘者也。然则天子之位，其

为帝之桎梏乎！周礼残缺，而往圣之精义不传，保残之儒，徒纷纭以贼道，奚足取乎！

【三】

苻坚之世，富商赵掇等车服僭侈，诸公竞引以为卿，坚恶而禁之。天下之大防二：中国、夷狄也，君子、小人也。非本未有别，而先王强为之防也。夷狄之与华夏，所生异地，其地异，其气异矣；气异而习异，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。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，特地界分、天气殊，而不可乱；乱则人极毁，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。防之于早，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，因乎天也。君子之与小人，所生异种，异种者，其质异也；质异而习异，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。乃于其中亦自有其巧拙焉，特所产殊类、所尚殊方，而不可乱；乱则人理悖，贫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。防之于滥，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，因乎天也。呜呼！小人之乱君子，无殊于夷狄之乱华夏，或且玩焉，而孰知其害之烈也！

小人之巧拙自以类分，拙者安拙而以自困，巧者銜巧而以贼人。拙者，农圃也，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。然夫子未尝轻以小人斥人，而特斥樊迟，恶之甚、辨之严矣。汉等力田于孝弟以取士，而礼教凌迟，故曰三代以下无盛治。夫以农圃乱君子，而弊且如此，况商贾乎？商贾者，于小人之类为巧，而蔑人之性、贼人之生为己亟者也。乃其气恒与夷狄而相取，其质恒与夷狄而相得，故夷狄兴而商贾贵。许衡者，窃附于君子者也，且曰：“士大夫居官而为商，可以养廉。”呜呼！日狎于金帛货贿盈虚子母之筹量，则耳为之聩，目为之荧，心为之奔，气为之荡。衡之于小人也，尤其巧而贼者也，而能溷厕君子之林乎？

以要言之，天下之大防二，而其归一也。一者，何也？义、利之分也。生于利之乡，长于利之涂，父兄之所熏，肌肤筋骸之所便，心旌所指，志动气随，魂交神往，沈没于利之中，终不可移而之于华夏君子之津涘。故均是人也，而夷、夏分以其疆，君子、小人殊以其类，防之不可不严也。夫夷之乱华久矣，狎而召之、利而安之者，嗜利之小人也，而商贾为其最。夷狄资商贾而利，商贾恃夷狄而骄，而人道几于永灭。无磁则铁不动，无珀则芥不黏也。帝奕

【一】

慕容暉罢荫户至二十万。以东北一隅而二十万户为权贵所荫，不受公家之役，民户减少，则赋役偏重，而民之疲瘠甚矣。盖夷狄之初起也，上下无章，资部族之彊力以割据而瓜分之，狎为已有旧矣。故暉从悦绾之请，纠擿还郡县，而举国怨怒。然暉之亡，自以疑慕容垂使外叛而致败，既非罢荫户之所致，国无纪而民困，积弊虽去而害已深，故苻坚假仁义以动众而席卷之。则悦绾

之言，亦憾其不夙尔。

呜呼！岂独夷狄之不纲者为然哉？四海之民力，自足以给天下之用而卫宗社。乃上不在国，下不在民，居闲而为蠹贼者，中涓也、戚畹也、债帅也、勋旧也，皆顽民窳卒之所依以耗国而堕重于民者也。刘忠宣一搜隐占之禁旅而怨谤已腾，卒致挠败，君明臣忠，卒不能施鳌正者，亲疏还迹之势殊而轻重已移也。其如此之浮言胥动者何哉！夫此琐琐者之恩怨，何足以系国家之安危，人主不审，曾不如慕容暉之能断矣。制之有法而慎于始，且不能持于其后，祖宗之法，未可恃也。中叶之主能不惑者，未见其人也，天下所以鲜有道之长也。

【二】

桓温伐燕，大败于枋头，申胤料之验矣。胤曰：“晋之廷臣，必将乖阻，以败其事。”史不著乖阻之实，而以孙盛阳秋直书其败观之，则温之败，晋臣所深喜而乐道之者也。会稽王昱不能自彊，而徒畏人之轧己，王彪之弗能正焉。呜呼！人之琐尾而偷也，亦至是哉！

秦桧之称臣纳赂而忘讎也，畏岳飞之胜而夺宋也。飞亦未决其能灭金耳。飞而灭金，因以伐宋，其视囚父俘兄之怨奚若？而视皋亭潮落、礪门飓发、块肉无依者，又奚若也？温亦未能举燕之为忧耳。温而举燕，其篡不篡亦未可知也。为君相者，居重以不失人望之归，尽道以得民，推诚以得士，以礼待温，以道驭温，静正而不惊，建威以自固，温抑恶能逞志以逆而不恤天下之公讨？不然，则王莽、萧道成固无毫发之勋庸，而窃大宝如拾芥矣。庸主陋臣，如婴儿之护饵，而徒忌其姊姊，尚能安于位以有为乎？处堂以嬉，授兵柄于温，而又幸其败，温之怨且深，其轻朝廷也益甚。故会稽立而愤盈以逞，非其死之速也，晋必移社于桓氏矣。舍夷、夏之大防，置君父之大怨，徒为疑忌以沮丧成功，庸主具臣之为天下僇，晋、宋如合一辙，亦古今之通憾已！春秋予桓、文之功，讳召王请隧之逆，圣人之情见矣。若孙盛之流，徇流俗而矜直笔，幸灾乐祸，亦恶足道哉！

【三】

王猛请慕容垂之佩刀，给其子使叛逃，期以杀垂，司马温公讥其非雅德君子所为，何望猛之厚而责之薄也！猛者，乱人之雄者耳，恶知德哉！

猛以桓温为不足有为而不归晋，将谓苻坚之可与定天下乎？乃坚亡而晋固存，果孰短而孰长邪？使猛随温而东也，归晋也，非归温也。猛而果有定天下之略，则因温以归晋，而因可用晋以制温。然则其不随温而东，乃智量出乎温之下，而欲择易与者以获富贵耳。慕容垂奔秦，慕容评以鬻薪卖水之猥贱而握重兵，猛灭之，非智勇之绝人，摧枯折朽之易也。苻坚之不欲杀垂，猛岂能闲之，而徒为挠乱，忌其宠而已矣。其誓三军曰：“王景略受国厚恩，任兼内外

，受爵明君之廷，称觞父母之室，不亦美乎？”猛之涯量尽于此矣。给无知之稚子而陷其死，商鞅、张仪之术也。朱子曰：“三秦豪杰之士，非猛而谁？”伏戈矛于谈笑，激叛乱以杀人，妾妇耳，奚豪杰之云！

◎简文帝

【一】

简文为琅邪王，相晋五年，桓温外拒燕、秦，内攻袁瑾，而漠然不相为援，盖其恶温而忌之夙也。既恶温矣，抑不能树贤能、修备御、以制温，温视之如视肉，徒有目而无手足，故憘之而犹拥立之，以为是可谈笑而坐攘之者也。盖至于听温之扳己以立而遂立焉，则生人之心，生人之气，无有存焉者矣。

帝奕未有失德，温诬其过而废之，于斯时也，简文既不能折之以卫奕，则以死拒温而必不立，奉名义之正，涕泣以矢之，温亦岂能遽杀己者？如其不择而推刃于己，则温之逆，受众恶而不足以容，即令己杀而温篡，亦可无咎于天下。乃虽靦然南面，而旋陨天年，位与寿皆朝露耳。等死也，为晋恭、齐顺之饮酖，何如誓死不立，以颈血报宗社哉！

温，贼也；简文相其君而篡之，亦贼也；贼与贼以智力为胜负，而不敌者受吞，必然之势也。病而一日一夜四发诏召温入辅，遗诏且云“君自取之”，乃语王坦之曰：“天下傥来之运，卿何所嫌。”非但闇弱如谢安所云似惠帝者耳，得一日焉服袞冕正南面而心已愜，易其忌温之心而戴温不忘，乐以祖宗之天下奉之而酬其惠也。洵哉！简文之为贼也。

◎孝武帝

【一】

简文以懿亲任辅相而与贼同逆，尸天子之位，名器在其手而唯其所与，虽有王彪之、谢安、王坦之忠贤，而无可如何也。天不祚逆，使之速殒，而诸贤之志伸矣。坦之裂居摄之诏，惟简文笃疾不能与之争也。太子之立，廷臣欲待温处分，太子既立，太后犹有居摄之命，彪之抗议不从，温入朝，谢安谈笑而视之若无，惟简文之已死也。孝武方十岁，抑非英武之姿，诸贤之志可伸，而于简文也则不能。但责简文以闇弱，岂其出于十岁婴儿之下乎？故谓简文与人同逆而私相授受，非苛论也。

简文篡而彪之不能止者，温与之协谋，内外之权交失也。简文死，温虽有淫威，而内无为之主者，于是彪之乃得忼慨以正之，谢安乃得从容以潜消之，不足为深忧矣。简文居中以掣曳，诸贤之困，不在虺豕，而在葛藟。晋祚未终，天夺匪人之速，亦快矣！若桓温者，无简文，则虽十岁婴儿而不能夺，固在诸贤局量之中，而弗能跃冶；虽决裂而成乎篡，亦必有以处之矣。

【二】

呜呼！人苟移情于富贵而沈溺以流焉，何所不至哉！天子之尊，四海之富，亦富贵也；簿尉之秩，百金之获，亦富贵也；垂至于死而苟一日得焉，犹埋心引吭以几幸之。不知其何所为也，不知其何所利也，垂至于死而不已；人而不仁，将如之何哉！易曰：“不鼓缶而歌，则大耋之嗟，凶。”大耋矣，何嗟乎？名之未得、利之未遂焉，俄而嗟矣；俄而并忘其嗟，而埋未冷之心，引将绝之吭，以思弋获矣。有涯之日月，废鼓缶之欢，营营汲汲，笑骂集于厥躬而不恤。簿尉一天子，百金一四海也，人尽如驰，涂穷焉而后止。呜呼！亦何所不至哉！

王敦、桓温皆于老病奄奄、旦暮且死之日而谋篡不已，以为将贻其子孙，则王含、王应奴隶之才，敦已知之；桓熙弱劣，玄方五岁，温亦知之矣。王导知敦之将死，起而讨敦；王、谢诸贤知温之将死，而坐待其毙；敦与温亦何尝不自知也。其心曰：吾一日而居天子之位，虽死犹生。呜呼！天下之不以敦、温之心为心者，吾见亦罕矣哉！

孟子曰：“万钟于我何加焉，宫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穷乏之得我，失其本心。”虽然，犹人生之有事也。至于奄奄垂死而三者皆不任受，然且鼓余息以蹶起而图之，是何心哉？一念移于不仁，内忘其心，外忘其名，沈湎淫溺自不能已，而不复问欲此之何为也。谋天下者曰：簿尉之秩，百金之获，何足以死求之也；谋簿尉百金者曰：天子之尊，四海之奉，何易求焉，吾所求者，旦暮未死而可得也；而不知其情同矣，易地则皆然也。幼而忘身以贪果饵，长而忘身以贪温饱，相习相流，愈引愈伸而不可中止；自非立志于早，以名义养其心而生惻悱，未有老死而能忘者也。苟不志于仁，勿怪乱臣贼子之怙恶以没身也。

【三】

汉儒反经合道，程子非之，谓权者审经之所在，而经必不可反也。于道固然，而以应无道之世，则又有不尽然者。母后之不宜临朝，岂非万世不易之大经乎？谢安以天子幼冲，请崇德皇后临朝摄政，灼然其为反经矣。王彪之欲已之，而安不从。彪之之所执者经也，安之所行者权也，是又反经之得为权也。

桓温虽死，扬、豫、江三州之军事，桓冲督之。冲不终逆而克保臣节，世遂以忠顺归之。夫冲特不为王含耳。含之逆，于未败之前已有显迹。温死，人心乍变，郗超之流折伏沮丧，恶知冲非姑顺异以縻系人心而徐图之邪？且冲果有怀忠效顺之情，当温存日，冲固与相得而为所付托者，何不可以规温而使守臣节？则冲之无以大异于温审矣。若温既亡而或说以诛逐时望，冲不听者，不能也，非不为也。王、谢诸贤，非刘隗、刁协之伦匹，温且不敢决于诛逐，冲亦量力而止耳。外人遽信其无他，谢安固察见之，而不早有以制之哉？奉太后

为名，以引大权归己，而冲受裁焉，安盖沈思熟虑，执之坚固，而彪之不能夺也。

或曰：安为大臣，任国之安危，则任之耳，何假于太后？曰：晋之任世臣而轻新进也，成乎习矣。王导之能秉政也，始建江东者也；庾亮，后族也；何充则王导所引重而授以政者也。至穆帝之世，权归桓氏，非一日矣。谢安社稷之功未著，而不受托孤之顾命，其兄万又以虚名取败；安之始进，抑受桓温之辟，虽为望族，无异于孤寒；时望虽隆，而蔡谟、殷浩皆以虚声貽笑，固群情之所不信；而乍秉大权，桓冲之党且加以专国自用之名而无以相折，则奉母后以示有所承，亦一时不获己之大计也。

或曰：安胡不引宗室之贤者与己共事，而授大政于妇人邪？曰：前而简文之辅政，其削国权以柔靡，已如此矣。后而道子之为相，其僭帝制以浊乱，又如彼矣。司马氏无可托之人，所任者适足以相挠，固不如妇人之易制也。此之谓反经而合道，又何伤哉？

虽然，王彪之之议，不可废也。安虽不从，而每欢曰：“朝廷大事，王公无不立决。”服其正也。审经以为权，权之常；反经以行权，权之变；当无道之天下，积习深而事势违，不获己而用之，一用而不可再者也。故君子慎言权也。

【四】

太元元年，谢安录尚书事，除度田收租之制。度田收租者，晋之稗政，鲁宣公税亩之遗弊也，安罢之，可谓体天经以定民制矣。

王者能臣天下之人，不能擅天下之士。人者，以时生者也。生当王者之世，而生之厚、用之利、德之正，待王者之治而生乃遂；则率其力以事王者，而王者受之以不疑。若夫土，则天地之固有矣。王者代兴代废，而山川原显不改其旧；其生百谷卉木金石以养人，王者亦待养焉，无所待于王者也，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。故井田之法，私家八而公一，君与卿大夫士共食之，而君不敢私。唯役民以助耕，而民所治之地，君弗得而侵焉。民之力，上所得而用，民之田，非上所得而有也。

助、彻者，殷、周之法也，夏则贡矣。贡者，非贡其地之产，贡其人力之所获也。一夫而所贡五亩之粟，为之制耳。曰五十而贡者，五十为一夫而贡其五也。若夫一夫之耕，或溢于五十亩之外，或俭于五十亩之中，为之一易、再易、菜田之名以宽其征。田则自有五谷以来民所服之先畴，王者恶得有之，而抑恶得税之。地之不可擅为一人有，犹天也。天无可分，地无可割，王者虽为天之子，天地岂得而私之，而敢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？知此，则度而征之者，人之妄也；不可度而征之者，天之体也；此之谓体天经矣。

以治民之制言之，民之生也，莫重于粟；故劝相其民以务本而遂其生者，莫重于农。商贾者，王者之所必抑；游惰者、王者之所必禁也。然而抑之而且张，禁之而且偷，王者亦无如民何。而惟度民以收租，而不度其田。一户之租若干，一口之租若干，有余力而耕地广、有余勤而获粟多者，无所取盈；窳废而弃地者，无所蠲减；民乃益珍其土而竞于农。其在疆豪兼并之世尤便也，田已去而租不除，谁敢以其先畴为有力者之兼并乎？人各保其口分之业，人各劝于稼穡之事，疆豪者又恶从而夺之？则度人而不度田，劝农以均贫富之善术，利在久长而民皆自得，此之谓定民制也。

太元之制，口收税米三斛，不问其田也。不禁兼并，而兼并自息，举末世之制而除之。安之宰天下，思深而道尽，复古以型今，岂一切苟简之术所可与议短长哉！

【五】

荆、湘、江、广据江东之上流，地富兵彊，东晋之立国倚此也。而权奸内逼，边防外匱，交受制焉，亦在于此。居轻而御重，枝彊而干弱，是以权臣窥天而思窃，庸人席富以忘危，其不殆也鲜矣。上流之势，以趋建业也则易，王敦、桓温之所以莫能御也；以度楚塞争淮表也则难，舟楫之利困于平陆，守险之长拙于广野，庾亮、桓温之所以出而即溃也。谢安任桓冲于荆、江，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，晋于是而有北府之兵，以重朝权，以图中原，一举而两得矣。安咏诗而取“訏谟远猷”之句，是役也，可不谓谟猷之訏远者与？

江北、河南之众，纪瞻尝用之以拒石勒，而石勒奔；祖逖尝用之以响汝、雒，而汝、雒复；所以不永其功者，王导之弗能任也。导之弗能任者，专任王敦于上流，而不欲权之分也。纪瞻一出而不继，祖逖始成而终乱，王敦、桓温乃挟荆、湘以与晋争。内乱而外荒，积之数十年矣，安起而收之。虽使桓冲牧江、荆，而自督扬、豫。北府兵彊，而扬、豫彊于江、荆，势之所趋，威之所建，权归重于朝廷，本根固矣。况乎中原南徙之众，尤多磊落英多之士，重用之，以较楚人之僇而可荡者相什百也。书曰：“迪惟有夏，乃有室大竞。”竞以室，非竞以户庭也。安于是而知立国之弘规矣。故淝水之役，桓冲遣兵入援而安却之，示以荆、江之不足为轻重，而可无藉于彼，冲其能不终乎臣节哉？

宋高、秦桧之愚也，忧诸帅之彊而不知自彊，杀之削之而国以终敝。桧死，张浚任恢复，而败溃于符离，无可可用之兵也。此殷浩之覆轨也。谢玄监军江北，择将简兵，六年而后用之，以破苻坚于淝水，非一旦一夕之效矣。

【六】

先王之教、覲文匿武，非徒以静民气而崇文治也。文可覲，武不可覲。不可覲者，不可以教，教之而武黷，黷则衰。苻坚作教武堂，命太学生明阴阳兵

法者教诸将，狄道也，而适足以亡。其为狄道者，奖武以荡人心而深其害气，言治者或知其不可矣，而妄人犹以迂疏诎之；其适足以亡也，则人未有能信其必然者。善哉岳武穆之言曰：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”武而可以教教者哉？教之习之，其志玩，其气枵，其取败亡必矣。

兵之所尚者勇，勇非可教而能者也；所重者谋，谋非可豫设而为教者也。若其束伍之严，训练之勤，甘苦与共之以得士心，则取之六经而已足。其他诡诞不经而适以僨军杀将者，则阴阳时日壬遁星气之啧啧多言，非可进而进，可乘而不乘，以鬼道败人之谋者也。至于骑射技击之法，虽可习焉，而精于态者不给于用；口授而目营之，规行矩止，观天画地，疑鬼疑神，以沮其气而荡其心，不败何待焉？自非狂狡虚妄之士，孰敢任为之师。自非市井亡赖窜身干进之徒，孰乐为之弟子。官为之制，妄人尝试焉，只以乱天下，而武备日以玩而衰。苻坚之好虚名而无实用，若此类者众矣，国破身死，而后人犹效之，愚不可瘳，一至此乎！

【七】

桓冲死，谢安分荆、豫、江三州以授诸桓，桓玄之祸始于此矣。安之虑桓氏已熟矣，折桓冲而令其无功媿死，其势可以尽削桓氏之权，以奖晋室；然而为此者，自以父子名位太重，贻桓氏以口实，不得已而平其怨忌也。夫桓氏亦岂以私怨怨安而危安者乎？忧不在桓氏，而在司马道子、王国宝也。二奸伏于萧墙，盍孝武以忌安，而不足以相胜，则必假手桓氏以启衅。主昏相妒，以周公之圣，且不能塞不利孺子之口，而况安乎？故以知安之于此，有大不获己者在也。所任者，石虔也、石民也、伊也，以为差愈于玄而可免于乱；然而终不能免，则安穷矣。

虽然，安岂遂无道处此以保身而靖国乎？安秉国政于此十年矣，太后归政而已录尚书八年矣。夫岂晋廷之士举无可大受之人材，使及早而造就之以储为国之柱石者？冲死之后，内不私之于子弟，外不复假于诸桓，君无可疑，相无可谤，而桓氏亦无所倚以争权。安之识早弗及此也，则临事周章，亦其必然之势矣。量不弘而虑不周，有靖国之忠，而憫于大臣之道，安不能免于责矣。

鸛鹑之诗曰：“既取我子，勿毁我室。”周公长育人才之心，至于疑谤居东而哀鸣益切。人才者，大臣之以固国之根本者也，时未有贤，则教育之不夙也。不此之务，惴惴然求以弭谤，而贻国家之患，可深惜也夫！

【八】

问，次于学者也；问之道，尤重于学也。三代以下，于学也博，于问也寡；三代以上，于学也略，于问也详；故称舜之大知，好问其至矣。虽然，学者，自为学也；问待人，而其涂有二：有自问者，有问人者。自问者，恐其心之

所信，非其身之所宜；身之所行，非其心之所得；处事外者，公理之衡也，不问而不我告，问而犹恐其不我告焉，孜孜以求之，舜之所以为大知也，圣之津梁也。问人者，舍其是非而求人之是非，舍天下之好恶，而求一人之好恶，察焉而愈昏，详焉而愈诚，君子之喜怒有偏者矣，小人之爱憎，未有不私者也，急于求短以疑其长，乱国闇主猜忌之臣所以惑焉而自夺其鉴也，愚者之狂药也。

夫人之心行，有小略而大详者，有名污而实洁者，有迹诡而心贞者；君子于此，鉴之真，信之笃，不忍求人于隐曲，抑不屑也。而流俗之口，好矫举以矜其慧辨，奸邪之丑正者勿论焉。不择人而问之，则善恶互乱；有所偏任，则谗闲行。问之君子，则且对以不知；问之小人，则尽言而若可倚。于是而贤才之心，疑畏而不为用；奸伪之士，涂饰以掩其恶；则有谗不见，有贼不知，皆好问者之所必致矣。居官而败其官，有天下而败天下，必也。故曰愚者之狂药也。舍其躬之得失，不考镜于公非，日取人之贞邪，待左右以为耳目，其亡速于桀、纣，不亦伤乎！

范宁为豫章太守，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，吏假还，讯问官长得失；是道也，不自问己过而问人，以聋为聪之道也。徐邈责之曰：“欲为左右耳目，无非小人，善恶倒置，谗谄并进，可不戒哉！”治道学术，斯言尽之矣。

【九】

有才皆可用也，用之皆可正也，存乎树人者而已矣。操树人之权者，君也。君能树人，大臣赞之；君弗能树人，责在大臣矣。君弗能树人，而掣大臣以弗能有为，大臣有辞也。君不令，而社稷之安危身任之，康济之功已著见，而为天下所倚重，乃及身而止，不能树人以持数世之危，俾免于亡，大臣无可辞矣。

王导、谢安，皆晋社稷之臣也。导庇其族而不能公之天下，故庾亮得而闲之；然其没也，犹有郗鉴、王彪之、谢安以持晋室之危，虽非导之所托，而树之者犹导也。安以族盛而远嫌，不私其子弟可矣，当其身而道子以乱，迨其后而桓玄以篡，廷无端方严正之士，居端揆以镇奸邪，不于安责，将谁责而可哉？

老氏曰：“功成身退，天之道。”安，学于老氏者也，故能以力建大勋之子弟，使远引以全名，而宗族虽有贤者，皆无列于朝右，以是为顺天兴废之理与？夫君子之进也，有先之者；其退也，有后之者。退而无以后之，则已成之绪，与身俱没，而宗社生民不被其泽。既已为公辅，建不世之勋，则宗社生民，即厥躬之休戚矣。全身而避名，知衰而听命，抑岂所谓善退者哉？退之难于进也久矣。未退之日而早为退之地，非树人其何以退乎？

或曰：时未有人也。夫王雅、王恭、殷仲堪、王珣之徒，躁而败者，望不重也，养不纯也。养其刚烈之气，繁括以正之，崇其位望，以止其浮夸，此诸人者固皆可用，用而皆可正者也。安弗能养以戢其骄，授之昏涵之主以导于彼，于是乎轻僮以从主之私，而激成上下相争之势。安存而政已乱，安没而国已倾，则举生平之志操勳名与庙社河山而消陨，安之退，一退而无余矣。天之道，功成而退，春授之夏，冬授之春，元气相嬗于无垠，豫养其穉而后息其老，故四序循环而相与终古。老氏不足以见此，而安是之学也。史鱼不能进蘧伯玉，死以为惭，此则老氏所谓死而不亡者也。

【一〇】

慕容宝定士族旧籍，分清浊，阅户口，罢军营封荫之户，而士民嗟怨。夷狄而效先王之法，未有不亡者也。以德仁兴者，以德仁继其业；以威力兴者，以威力延其命。沐猴冠而为时大妖，先王之道不可窃，亦严矣哉！以威力起者，始终尚乎威力，犹一致也。绌其威力，则威力既替矣，窃其德仁，固未足以为德仁也。父驴母马，其生为羸，羸则生绝矣，相杂而类不延，天之道、物之理也。自苻坚之败，北方瓜分而云扰，各恃其部曲以弹压士民而用之，无非浊也。纯乎浊而清之，清者非清，浊者失据，人民不靖，部曲离心，不亡何待焉？

虽然，天下之浊极矣，威力横行而贫弱无告，固不可以永也。慕容氏以亡，而拓拔氏承之以稍息，噍喁汗蕤之气，相延相俟以待隋、唐，则宝取亡之道，又未必非天下之生机也。士民怨之，彼士民者，又恶足与计恩怨哉？

【一一】

君子之泽五世而斩，小人之泽五世而斩，或且不及五世而无余，君子深悲其后也。

永嘉之乱，中原沦陷，刘琨不能保其躯命，张骏不能世其忠贞，而汾阴薛氏，聚族阻河自保，不仕刘、石、苻氏者数十年；姚兴称帝于关中，礼征薛疆，授以将军之号，遂降兴而导之以取蒲坂。悲夫，志士以九族殉中夏，经营于锋刃之下，贻子孙以磐石之安、衣冠之泽，而子孙陨落之也。虚名小利动不肖之心魂，而忘其祖父，彼先世英拔峻毅之气，怨恫于幽，而子孙或且以为荣焉，有如是夫！

姚兴之盛也不如苻氏，其暴也不如刘、石，迟之数年而兴死矣、泓灭矣，拓拔氏尤能容我而无殄灭之忧者，俟之俟之，隋兴而以清白子孙为禹甸之士民，岂遽不可？然而终不及待也。一失其身，而历世之流风以坠。前之人亦自靖而已矣，遑恤我后哉？溧阳史氏以建文旧臣，三世不入庠序，而史鉴之名凌王鏊而上之，何史氏之多幸也！

◎安帝

国之亡，类亡于淫昏暴虐之主，而晋独不然；前有惠帝，后有安帝，皆行尸视肉，口不知味、耳不知声者也。与子之法，定于立适，二君者，皆适长而豫建为太子，宜有天下者也。藉废之而更立支庶之贤者，则抑凌越而为彝伦之戮。虽然，为君父者，苟非宠嬖以丧元良，念宗社之安危，亦奚恤哉？抑非徒前君之责也，大臣有社稷之任，固知不可，而选贤以更立焉，自靖而忧国如家者所宜然也。

乃惠帝之嗣也，卫瓘争之矣，和峤争之矣，贾氏饰伪以欺武帝，而武帝姑息以不决。若安帝则上下无异辞，而坐听此不知寒暑饥饱者之为神人主。夫孝武之淫昏，诚无百年之虑矣，而何大臣之漠然不念也！

司马道子利其无知而擅之，固已。王恭犹皎皎者，而抑缄默以处此也，何哉？恭方与道子为难，恐道子执废适以为名而行其诛逐，天下不知安帝之果不胜任，而被恭以逆名，恭所不敢任也。道子争权，而人皆怀贰，岂徒恭哉？谢安且不敢任而抱东山之志。举国昏昏，授天下于聋瞽，而晋以亡；天也，抑人任其咎矣。

夫安功在社稷，言即不庸，而必无覆宗之祸，何恤而不为君父任知罪之权？若恭也，与其称兵而死于刘牢之之手也，则何如危言国本以身殉宗社乎？见义不为，而周章失措，则不勇者不可与托国，信夫！

【二】

公论者，朝廷之柄也。小人在位，天下未闻其恶，外臣未受其伤，而台谏争之，大臣主之，斥其奸而屏逐之，则臣民安于下而忘言，即其击之不胜，而四方犹静处以听，知朝廷之终有人而弗难澄汰也。如是，则不保国之无奸邪，而四海无争衡之祸。公论之废于上也，台谏缄唇，大臣塞耳，恶已闻于天下，而倒授公论之柄于外臣，于是而清君侧之师起，而祸及宗社。

刘隗、刁协以苛刻失人心而王敦反，庾亮以轻躁损物望而苏峻反，晋廷之臣，未有持片辞以与隗、协、亮争者；贻疆臣以犯顺，宗社几亡，固有以召之也。然犹曰隗、协之持论非不正也，庾亮之秉心非不忠也。若夫司马道子、王国宝，荒淫贪蔑，灼然为晋之蝥贼，孝武虽与同昏，既而疑忌之、疏远之矣，乃在廷之士，持禄取容，无或以片言摘发而正名其为奸邪者。于是而外臣测国之无人，以激其不平之气，王恭、殷仲堪建鼓以鸣，而不轨之桓玄藉之以逞。公论操于下，而朝廷为养奸之渊藪，天下靡然效顺于逆臣，谁使之然邪？

或曰：道子帝之母弟，国宝居奥窻以交荧，未易除也。夫苟怀忠自靖，则以颈血溅奸邪，而何惮于彊禦？道子者，尤昏庸而弗难控制者也。孝武崩，国

宝扣宫门求入，王爽拒之则止矣；王恭反，车胤以危言动之，国宝即解职待罪，而道子弗难杀之矣，是可鞭箠使而衔勒馭者也。孝武疑道子之专，而徐邈进汉文、淮南之邪说；国宝就王珣与谋，而珣犹有卿非曹爽之游词；在廷之臣胥若此矣。远迹愤盈之气，决发以逞，非特恭与仲堪，即桓玄之蓄逆不可揜，而天下从之以风靡，势之所必至也。谢安没而晋无大臣；谢安为门户计以退处，而晋早无亲臣矣。谏诤之职久废，士相习于迂缓，相尚以苟容，晋更不得谓有群臣矣。

方州重于朝廷，是非操于牧督，相寻而乱，终六代之世，假赵鞅晋阳之名以行篡弑，至唐而后定。故言路者，国之命也，言路芜绝而能不乱者，未之有也。

【三】

割地以封功臣，三代之制也，施之后世，则危亡之始祸矣；而割边徼之区以与有功之酋，害尤烈焉。古诸侯之有国，自其先世而已然，安于侯服旧矣。易姓革命而有所灭，以有所建，授之于功臣而大小相错，同姓异姓庶姓相闲，互相制而不相下，抑制其贡享觐问之礼，纳之于轨物，而厚用其材，则封殖自大、以窥伺神器之心无从而作。然而荆、吴、徐、越抗颜以乱中夏，高宗惫于三年，宣王劳于南伐，迄春秋之季，愈无宁日矣。

自秦罢侯置守，而天下皆天子之土矣。天子受土于天而宰制之于己，亦非私也；割以与人，则是私有而私授之也。边徼之有闲地，提封不得而亩之，疑为委余而不足惜，然而在我为委余者，在彼为奥区，经理其物产，生聚其人民，未有不为我有者也。拓拔氏以秀容川酋长尔朱羽健攻燕有功，割地三百里以封之，其后尔朱氏卒为拓拔氏之忧，而国因以亡，非千秋之明鉴也乎？建州之弃二百余年，而祸发不救，胡未之考也？

或曰：“一荒远之土，委诸其人，若蜀、滇、黔、粤之土官，虽有叛者而旋灭，其何伤？”非也。蜀、滇、黔、粤土夷之地，本非吾有也，羁縻之而已。世其土，服其官，彼亦有保宗全世之情而不敢妄以逞；一逞而固有反顾之心，恋其栈豆，则迫而攻之也易。若土已入我职贡，而以骁悍为我立功矣，取非其所世有者裨益之而长其雄心，其始也，徼幸而无所恤，其继也，屡进而无所止，一有怨隙，乘事会以狂起，其尚有所顾忌乎？拓拔氏虚六镇不为郡县，自秀容川始也，祸之所必生也。弃地者弃其国，宁有爽与？

【四】

天下多故，言兵者竞起，兵不可以言言者也。孙、吴之言，切于情势，近于事理矣，而当时用之，偶一胜而不足以兴。读其书者，未有能制胜者也，况其滥而下者乎？道不足则倚谋，谋不足则倚勇，勇不足则倚地，地不足则倚天

，天不足则倚鬼。倚鬼，则敌知其举无可倚矣。倚鬼，则将吏士卒交释其忧勤，智者知其无成而心先乱，愚者幸其有成而妄自骄，兵败身死，以殉术士巫覡之妖，未有免者。然而术士巫覡之说，终淫于言兵者之口，其说炙毂，其书汗牛，天下多故，乘之以兴，无乱人非乱世也。

王凝之奉天师道，请鬼兵御贼，而死于孙恩；殷仲堪奉天师道，不吝财贿以请祷，而死于桓玄；段业信卜筮巫覡，而死于沮渠蒙逊。鬼者，死之徒也，与鬼为徒，而早近于死。况以封疆人民倚于恍惚无实之妖邪，而貽国以亡，陷民于死；若是者，见绝于天，未有不丧其身首者也。段业，窃也；仲堪，叛也；天夺其魄，以迷于鬼，而死也固宜。王凝之清族雅士，分符治郡，以此戕身而误国，不亦愚乎？凝之之奉妖也，曰其世奉也，则王羲之不能辞其咎矣。

妖邪繁兴，附于兵家之言，世所号为贤者且惑焉。郭京以陷城，申甫以丧师，金御史声秉大节以不贰于生死，而亦惑焉，白圭之玷也。丁甲也，壬遁奇禽也，火珠林也，乞灵于关壮缪及玄武之神也，皆言兵者之所倚也。其书不焚，其祀不毁，惑世诬民，乱人不可戢矣。

【五】

论史者之奖权谋、堕信义，自苏洵氏而淫辞逞。近有李贽者，益鼓其狂澜而惑民倍烈。谏则滑稽也，治则朝四暮三也，谋则阳与阴取也。幸而成，遂以诮君子之诚慤，曰未可与权。其反覆变诈之不讎，以祸于国、凶于家、戮及其身，则讳之而不言。故温峤之阳亲王敦而阴背之，非无功于晋矣，然非其早卒，君子不能保其终为晋社稷之臣也，何也？响背无恒，而忠孝必薄也。前有吕布，后有刘牢之，勇足以戡乱，而还为乱人。呜呼！岂有数月之闲，俄而为元显用，而即叛元显，俄而为桓玄用，而即图桓玄，能不祸于国、凶于家、戮及其身也乎？刘袭曰：“一人三反，何以自立。”使牢之幸讎其诈，而桓玄受戮，论者将许之以能权；乃牢之杀元，而牢之之祸晋益深，君子岂受其欺哉？

夫君子之道，成则利及天下，不成而不自失。其谏也，用则居其位，不用则去之。又不然，则延颈以受暴君之刃而已，无可谏也。其定乱也，可为则为，直词正色以卫社稷，不济，则以身殉而已。死者，义也；死不死，命也；有命自天，而俟之以义，人之所助，天之所祐。故曰：“履信思乎顺，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”大易岂不可与权者哉？秉信非以全身，而身或以保；非以图功，而功或以成。托身失所，而为郗超；欲自免焉，则为温峤；加之以反覆之无恒，则为牢之。峤成而牢之败，牢之死而超生。天之所以祸福者，尤在信与不信哉！论人者以是为准而已矣。奖谄诈以徼功，所谓刑戮之民也。

【六】

萧道成、萧衍、杨坚、朱温、石敬瑭、郭威之篡也，皆石勒所谓狐媚以取天下者也，刘裕其愈矣。裕之为功于天下也不一，而自力战以讨孙恩始，破之于海滢，破之于丹徒，破之于郁洲，蹙之穷而赴海以死。当其时，桓玄操逆志于上流，道子、元显乱国政于中朝，王凝之、谢琰以庸劣当巨寇，若鸿毛之试于烈燄。微刘裕，晋不亡于桓玄而亡于妖寇；即不亡，而三吴全盛之势，士民所集，死亡且无遗也。裕全力以破贼，而不恤其他，可不谓大功乎？

天子者，天所命也，非一有功而可只承者也。虽然，人相沈溺而无与为功，则天地生物之心，亦困于气数而不遂，则立大功于天下者，为天之所不弃，必矣。故道成、衍、坚、温、敬瑭、威皆不永其世，而刘宋之祚长，至于今，彭城之族尤盛。若夫谢安却苻坚而怀沧海之心，郭子仪平安、史而终汾阳之节，岂可概望之斯人乎？裕，不学者也；裕之时，僭窃相乘之时也；裕之所事者，无信之刘牢之，事裕者，怀逆徼功之刘穆之、傅亮、谢晦也；是以终于篡而几与道成等伍。当其奋不顾身以与逆贼争生死之日，岂尝早畜覬覦之情，谓晋祚之终归己哉？于争乱之世而有取焉，舍裕其谁也？

【七】

成败之数，亦晓然易见矣，而苟非闲世之英杰，无能见者，气燄之相取相轧有以荡人之心神，使之回惑也。天下不可易者，理也；因乎时而为一动一静之势者，几也。桓玄竖子而干天步，讨之必克，理无可疑矣。然君非君，相非相，则理抑不能为之伸；以力相敌，而力尤不可恃；恶容不察其几哉？

玄犯历阳，司马休之走矣，尚之溃矣，玄所畏者，刘牢之拥北府之兵尔。牢之固曰：“吾取玄如反手。”牢之即有不轨之心，何必不诛玄而挟功以轧元显，忽怀异志以附玄，甚矣牢之之诈而愚也。唯刘裕见之也审，故与何无忌、刘敬宣极谏牢之，以决于讨玄。斯时也，刚决而无容待也，几也。玄已入建业，总百揆，督中外，布置腹心于荆、江、徐、兖、丹阳以为巩固，而玄抑矫饰以改道子昏乱之政，人情冀得少安。牢之乃于斯时欲起而夺之，不克而为玄所削，众心瓦解，尚思渡江以就高雅之于广陵，其败必也。敬宣且昏焉，又唯刘裕见之也审，直告牢之以不能，而自还京口，结何无忌以思徐图。斯时也，持重而无患其晚也，几也。

夫几亦易审矣，事后而反观之，粲然无可疑者。而迂疏之士，执一理以忘众理，则失之；狂狡之徒，见其几而别挟一机，则尤失之；无他，气燄之相取相轧，信乱而不信有己乱之几也。裕告无忌曰：“玄若守臣节，则与卿事之。”非伪说也，乱有可已之几，不可逆也。又曰：“不然，当与卿图之。”则玄已在裕目中矣。所谓闲世之英杰能见几者，如此而已矣，岂有不可测之神智乎？

【八】

三吴之苦饥，自昔已然。晋元兴中，承桓玄闭糴、孙恩阻乱之余，遂至填沟委壑，几空城邑，富室衣罗纨、怀金玉而坐毙。或曰“俗奢亡度以使然”，固也，而不尽然也。三吴之命，县于荆、江，上流有变，遏抑而无与哺之，则立槁耳。自晋之南迁也，建业拥大江而制其外，三吴其腹里也。人怀其安，而土著者不移，侨寓者争托，于是而士民之殷庶，甲乎天下。地有限而人余于地，地不足于养人，历千余年而一轨。乃三吴者，岂徒东晋之腹里，建业所恃以立国哉？财赋之盈，历六代、唐、宋而于今未替，则休养之以固天下之根本，保全千余年之生齿，而使无凋耗，为元后父母者，恶容不汲汲焉。

夫人聚则营作之务繁兴，财恒有余而粟恒不足；犹荆、湘土广人稀，力尽于耕，而它务不遑，粟恒余而财恒不足。以此筹之，则王者因土作贡，求粟于荆、湘，而薄责以财；需财于吴、会，而俭取其粟；是之

夫既厚责粟于三吴矣，无已，则严遏糴之禁以互相灌注，有粟者得货贿焉，有货贿者得粟焉，一王之土，合以成一家之盈缩，亦两利之术也。是故恶莫大于遏糴，桓玄之恶烈于孙恩矣。夫玄据上流，馁三吴以弱朝廷，自以为得计矣，又恶知己既窃晋而有之，则三吴者又己他日之根本也。使玄能抚之以乘京口之后，何至一败而无余哉？故殃人者，未有不自殃者也。

【九】

桓玄将篡，杀北府旧将之异己者，司马休之、刘敬宣、高雅之相率奔燕，弃故国而远即于异类，为刘昶、萧宝寅之先驱。夫诸子亦各有其志行，岂其豫谋此汗下之计为藏身之固哉？迫于死而不暇择尔。虽然，其为弃人于两闲，固自取之也。桓玄之逆，非徒祸在所必避也，祸即不及，而岂忍为之屈。诸子据山阳以讨玄，虽不必其忠于晋，而固丈夫之节也，何至周章失措而逃死于鲜卑邪？

夫刘裕亦北府之杰，刘牢之之部曲也，坦然自立于京口而无所惧，玄岂与裕无猜乎？裕自有以为裕，而玄不足以为裕忧也。裕之还京口也，以徐图玄也；乃置玄不较，急击卢循于东阳而破走之，旋击徐道覆而大挫之，追卢循至晋安而又败之，未尝一日弛其军旅之事也。为晋用而若为玄用，为玄用而实为晋用；威伸于贼，兵习于战，若不知玄之将篡者，而玄亦无以测其从违；非徒莫测也，虽测之而亦无如之何也。故玄妻刘氏劝玄除裕，而玄曰：“吾方平荡中原，非裕莫可用者。一既思用裕，亦固知裕威已建，非己所得而除也。玄知裕之不可除，故隐忍而厚待之以俟其隙；裕亦知玄之不能除己，故公然入朝而不疑。唯浹岁之闲，三破妖贼，所行者正，所守者坚，人不得而疑，虽疑亦无名以制之也。裕居不可胜之地，而制玄有余矣。”

呜呼！士当逆乱垂亡忧危沓至之日，诡随则陷于恶，躁竞则迷于所向，亦唯为其所可为，为其所得为；而定大谋、成大事者在此，全身保节以不颠沛而逆行者亦在此。休之、敬宣、雅之舍己所必为，则虽怀讨逆之心，而终入于幽谷矣。英雄之略，君子有取焉，安其身而后动，定其交而后求，正用之，可以独立于天纲裂、地维坼之日而无疚媿矣。

【一〇】

廉耻之丧也，与人比肩事主，而歆于佐命之荣赏，手取人之社稷以奉奸贼而北面之，始于西汉刘歆、公孙禄之徒，其后华歆、郗虑相踵焉。然天下犹知指数之也；幸而不遇光复之主，及身为戮，而犹无奖之者。上有奖之者，天下乃不知有廉耻，而后廉耻永亡。

王谧世为晋臣，居公辅之位，手解安帝玺绶以授桓玄，为玄佐命元臣，位司徒，此亦华歆、郗虑之流耳。义兵起，桓玄走，晋社以复，谧以玄司徒复率百官而奉迎安帝，此诚豺虎不食、有北不受之匪类矣。刘毅诘之，逃奔曲阿，正王法以诛之，当无俟安帝之复辟。而刘裕念畴昔之私好，追还复位，公然鹄立于百僚之上，则其崇奖奸顽以堕天下之廉耻也，唯恐不夙。苟非志士，其孰不相率以即于禽兽哉？俄而事此以为主，而吾之富贵也无损；俄而事彼以为主，而吾之富贵也无损；夺人之大位以与人，见夺者即复得焉，而其富贵也抑无损。奖之以败闲丧检，而席荣宠为故物，则何怪谢晦、褚渊、沈约之无惮无惭，唯其所欲易之君而易之邪？

呜呼！忠与孝，非可劝而可惩者也。其为忠臣孝子矣，则诱之以不忠不孝，如石之不受水而不待惩也。其为逆臣悖子矣，则奖之以忠孝，如虎之不可驯而不可惩也。然则劝惩之道，唯在廉耻而已。不能忠，而不敢为逆臣；不能孝，而不敢为悖子；刑齐之也，而礼之精存焉。刑非死之足惧也，夺其生之荣，而小人之惧之也甚于死。天子正法以诛之，公卿守法以诘之，天下之士，衣裾不褻其门，比闾之氓，望尘而笑其失据，则惧以生耻。始耻于名利之得丧，而渐以触其羞恶之真，天子大臣所以濯磨一世之人心而保固天下者在此也。手解其玺绶，而复延之坐论之列，两相觐而不惭，则耻先丧于上，而何望其下乎？裕之不戮谧也，人心风俗之祸延及百年。唐黜苏威，而后老奸叛国之恶习以破。惜老成，徇物望，以为悖逆师，祸将自及矣。

【一一】

李暠之后兴于唐，于是而知天道之在人心，非君子徒为之说以诱人于善也。易曰：“履信思乎顺，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”夫人亦岂好为疑诈而与人相逆哉？爱憎乱之也。亦既见为可为而为之，见为可言而言之，则孰遽背其初心而自相刺戾？见可爱而移，见可憎而止，而后心不能以自保，宁弃信也

，且以快一时之情也。爱憎者，非以顺物，而求物之顺己也，求物顺己而不顺于物，勿恤也。顺己者，爱之而赏醲；逆己者，憎之而罚滥；罚滥既已大伤乎人心，赏醲则得者自诧其邀取之工而不以为恩，不得者抱快邑以不平者积矣。是故履信思顺者，不求之物理，而但求之吾情；知吾情之非物理，而物理在矣。

。 曷之戒诸子曰：“从政者审慎赏罚，勿任爱憎，折狱必和颜任理，用人无闲于新旧，计近不足，经远有余。”是说也，岂徒其规模之弘远哉？内求之好恶之萌以治其心，与天相顺，循物以信；三代以下不多得之于君子者，而曷以偏方割据之雄，能自求以求福，推此心也，可以创业垂统、贻百世之休矣。求治理而本诸心，昧者以为迂也，诗、书所言，岂欺我哉？

言综核者任憎也，世之言法者尽此耳；言宽大者任爱也，世之言恩者尽此耳。法近义，而非义以妨仁；恩近仁，而非仁以害义。秦攻以刚而亡，汉元以柔召乱，非仁义也，且非法也，抑非恩也，任爱而淫，任憎而戾也。三代之王者，不立治天下之术，而急于学，克此心之爱憎而已矣。一不学而以爱憎为师，苻坚之厚慕容垂，恩不足以为恩，况诸暴虐者之淫刑以逞乎？曷未尝学者也，而冥合于道，学岂以文哉？梁、陈之主，旦坟夕典，而身为僂、国为灭亡，求之物而不求之己也。曷虽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一心得御，而太和之气归之，贻尔后昆于无穷，勿谓三代以下无其人也。

【一二】

殷仲文推戴桓玄，谄以求容，哀章之徒也。义兵起，随玄西走，复与俱东下以抗顺，及静谿洲之败，玄且诛殛，乃叛玄而降，挟二妇人以求免，此宜膺党贼之诛而勿赦者也。幸逃于死，复守东阳，曾不赧而更以出守不执权为怨望。仲文之敢尔者何也？王谧为三公，而人丧其耻心，故干荣之情不息也。刘裕、何无忌按法而诛之，而时论不协，史氏尤憾裕之擅权以枉法，何也？谧登庸而仲文受戮，裕任爱憎之情，仲文死而无以服其心也。

虽然，谧之辱人贱行，疲懦无能为者也，借令重用仲文，而假之以权，祸岂有极哉？始与玄共逆者仲堪也，继为玄佐命者仲文也，挟其门族与其虚誉，摇动人心以恣狂逞，不能有刘裕之功，而篡谋更亟，天下之燔乱如沸羹，愈不知其所止矣。仲文之诛也，并诛桓胤，前此桓氏灭而胤以冲之子独免，谓冲忠耳。桓温死，谢安、王彪之正纲纪以匡晋室，北府兵彊，荆、江气折，冲自保其躯命，不敢尝试，而遂许之以忠，蛇蝎冬蛰而无毒于人，其许之为祥麟威风乎？谢玄破苻坚，而冲郁抑以死，推此心也，灭其族焉非滥也。

【一三】

慕容超，鲜卑也，而无道以取死亡，不足道矣。苟有当于人心天理之宜者

，君子必表出之，以为彝伦之准则。超母段氏在秦，姚兴挟之以求太乐诸伎，段暉言不宜以私亲之故，降尊自屈，先代遗音，不可与人。封逞言大燕七叶重光，柰何为竖子屈。呜呼！此岂有人之心者所忍言乎？超不听，而尽奉伎乐，北面受诏，而兴礼其母而遣之，超于是乎合人心之安以顺天理之得矣。超之窃据一隅而自帝，非天命也；慕容氏乘乱而世济其凶，非大统也；即其受天之命，承圣王之统，亦岂以天下故而弃置其亲于异域哉？舜之视天下也，犹帅芥也，非超之所企及也；而不忍其亲之心，则充之而舜也。舜与蹠之分，岂相县绝乎？离乎蹠，上达则舜矣。

然则宋高宗之迎母后而割地称臣于女直，亦许之孝乎？宋高不可以超自解也。慕容暉之亡，亡于苻氏，苻氏其讎也，姚氏非其讎也。国非其所灭，君父不为其所俘系，超乘乱而有青土，姚兴乘乱而有关中，两俱割据，以彊弱相役，而固无首足之分，以母故而下之，非忘亲而自屈也。而宋高岂其然乎？况乎其未尝割世守之土，输岁币以自蔽，仅以工伎之贱者易己罔极之昊天邪？

或曰：“超之迎母并迎其妻，非纯孝也。”呜呼！君子之求于人也，可以苛察而无已乎？其为迎母矣，而于妻何嫌？且超即欲迎其妻而自屈，亦异于人之为妻而屈者。当慕容德随垂反叛之日，超母方娠，苻坚囚之，狱吏呼延平窃以逃于羌中而超生，超母感平全其子母之恩，为超娶平女，则呼延氏肉超母子之白骨，而恩亦大矣。妻为平女，而屈己以迎之归，亦厚道也，而何嫌焉？段暉、封逞矜血气以争，而不恤天性之恩，夷之鸷戾者也，不可与岳鹏举、胡邦衡同日并论也

【一四】

有一人之正义，有一时之大义，有古今之通义；轻重之衡，公私之辨，三者不可不察。以一人之义，视一时之大义，而一人之义私矣；以一时之义，视古今之通义，而一时之义私矣；公者重，私者轻矣，权衡之所自定也。三者有时而合，合则互千古、通天下、而协于一人之正，则以一人之义裁之，而古今天下不能越。有时而不能交全也，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，不可以一人废天下。执其一义以求伸，其义虽伸，而非万世不易之公理，是非愈严，而义愈病。

事是君而为是君死，食焉不避其难，义之正也。然有为其主者，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，则一人之私也。子路死于卫辄，而不得为义，卫辄者，一时之乱人也。推此，则事偏方割据之主不足以为天下君者，守之以死，而抗大公至正之主，许以为义而义乱；去之以就有道，而讥其不义，而义愈乱。何也？君臣者，义之正者也，然而君非天下之君，一时之人心不属焉，则义徒矣；此一人之义，不可废天下之公也。

为天下所共奉之君，君令而臣共，义也；而夷夏者，义之尤严者也。五帝

、三王，劳其神明，殫其智勇，为天分气，为地分理，以绝夷于夏，即以绝禽于人，万世守之而不可易，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。春秋者，精义以立极者也，诸侯不奉王命而擅兴师则贬之；齐桓公次陞之师，晋文公城濮之战，非奉王命，则序其绩而予之；乃至楚子伐陆浑之戎，犹书爵以进之；郑伯奉惠王之命抚以从楚，则书逃归以贱之；不以一时之君臣，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。

桓温抗表而伐李势，讨贼也。李势之僭，溃君臣之分也；温不奉命而伐之，温无以异于势。论者恶其不臣，是也，天下之义伸也。刘裕抗表以伐南燕，南燕，鲜卑也。慕容氏世载凶德以乱中夏，晋之君臣弗能问，而裕始有事，暗主不足与谋，具臣不足与议，裕无所可奉也。论者亦援温以责裕，一时之义伸，而古今之义屈矣。如裕者，以春秋之义予之，可也。若其后之终于篡晋，而后伸君臣之义以诛之，斯得矣。于此而遽夺焉，将听鲜卑之终污此土，而君尚得为君，臣尚得为臣乎？

【一五】

国之将亡，惧内逼而逃之夷，自司马国璠兄弟始。楚之、休之相继以走归姚兴，刘昶、萧宝寅因以受王封于拓拔氏，日导之以南侵，于家为败类，于国为匪人，于物类为禽虫，偷视息于人闲，恣其忿戾以侥幸，分豺虎之余食，而犹自号曰忠孝，鬼神其赦之乎？

夫尊则君也，亲则祖若考也，宗祏将毁，不忍臣人而去之，义也。虽然，苟其忠孝之情发为义愤，如汉刘信、刘崇喋血以起，捐脰领而报宗祏，斯则尚矣。若其可以待时而有为，则南阳诸刘、大则帝而小则侯，仇讎之首不难断于渐臺也。抑或势无可为而覆族之足忧乎？山之椒，海之滢，易姓名、混耕钓、以全身而延支裔，夫岂遂无道以处此哉？然则国璠之流，上非悼宗社之亡，下非仅以避死亡之祸，贪失其富贵，而倒行逆施以徼幸，乃使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夷为羞，罪可胜诛乎？国璠之始奔慕容氏也，以桓玄之篡，玄固可旦暮俟其亡者，而遽不能待；继奔姚氏也，刘裕之篡固尚未成，可静俟其成败者也，不能一日处于萧条岑寂之中；望犬羊而分余食，廉耻灭而天良无遗矣。

丕之篡，刘氏之族全，炎之篡，曹氏之族全，山阳、陈留令终而不逢刀鸩。刘裕篡而恭帝弑，司马氏几无噍类。岂操、懿、丕、炎之凶慝浅于刘裕哉？司马氏投夷狄以亟病中夏，刘裕之穷凶以推刃也，亦有辞矣，曰“彼将引封豕长蛇以蔑我冠裳者也”。而中夏之士，亦不为之抱愤以兴矣。纪季以鄙入于齐，春秋无贬词焉。齐，纪讎也，宁附于齐，而不东走莱夷，南奔句吴，则犹能知其类也。

【一六】

刘裕之篡，刘穆之导之也；其杀刘毅，胡藩激之也。不逞之士，游于帷幕

，而干戈起于几席，亦可畏矣哉！诚其为奸雄矣，既能识夫成败之机，则亦知有名义也，故孙权劝曹操以僭夺，而操有踞鑪著火之叹，既畏人之指摘，抑有慎动之思焉。而不逞之士，迫欲使之尝试，以幸得而已居其功；于是揣摩情形，动之以可疑，而慑之以可畏，则且谓天下之士业已许我，而事会不得不然；钱凤、郗超仅失之，而诡得者多矣，祸不可止矣。

先王收之于胶庠，而奖之以饮射，非以钳束之也，凡以养其和平之气而潜消其险诈也。王泽既斩，士非游说不显，流及战国，蔑宗周，鬪群雄，诛夷亲臣，斩艾士民，皆不逞之士讎其攀附之私以燔乱天下。嗣是而后，上失其道，则游士蜂起。朱温之为梟獍，敬翔、李振导之也。石敬瑭之进犬羊，桑维翰导之也。乃至女直、蒙古之吞噬中华，皆衣冠无赖之士投幕求荣者窥测事机而劝成之。廉希宪、姚枢、许衡之流，又变其局而以理学为捭阖，使之自跻于尧、舜、汤、文之列，而益无忌惮。游士之祸，至于此而极矣。故娄敬、马周不遇英主，不值平世，皆足以乱天下而有余。李沆以不用梅询、曾致尧为报国，解缙言虽可赏，必罢遣归田以老其才而戢其躁，圣主贤臣所以一风俗、正人心、息祸乱者，诚慎之也，诚畏之也。

【一七】

开耨之君，则有乡里从龙之士；播迁之主，则有旧都扈跸之人；念故旧以敦仁厚者所必不能遗也。然而以伤治理为天下害，亦在此焉。夫其捐弃坟墓、侨居客土以依我，亦足念也；而即束以法制，概以征役，则亦不忍也，而抑不能。然以此席富贵、图晏安、斥田宅、畜仆妾、人王人、土王土，而荡佚于赋役之外；河润及于姻亚，登仕版则处先，从国政则处后，不肖之子弟，倚闾闾，营私利，无有厌足；而新邑士民独受重役，而碍其进取之途。夫君若臣既托迹其地，恃其财力以相给卫，乃视为新附而屈抑之以役于豪贵。则以光武之明，而南阳不可问之语，已为天下所不平；又甚则刘焉私东州之众，以离西川之人心而速叛；岂徒国受其败，彼侨客者之荣利，又恶足以保邪？西人之子，随平王而东迁者也，谭大夫致怨于酒浆佩璲，而东诸侯皆叛。骄逸者之不可长，诚君天下者所宜斟酌而务得其平也。

晋东渡而有侨立之州郡，选举偏而赋役减，垂及安帝之世，已屡易世，勿能革也。江东所以不为晋用，而视其君如胡越，外莫能经中原，内不能捍篡贼，诚有以离其心也。刘裕举桓温之法，省流寓郡县而申士断，然且格而不能尽行。其始无以节之，后欲更之，难矣。

【一八】

崔浩智以亡身。其智也，适以亡其身；适以亡其身，则不智莫大焉。

君子之所贵于智者，自知也、知人也、知天也，至于知天而难矣。然而非

知天则不足以知人，非知人则不足以自知。“天聪明，自我民聪明；天明威，自我民明威”；即民之聪明明威而见天之违顺，则秉天以治人，人之可从可违者审矣。故曰非知天则不足以知人。所事者君也，吾义之所不得不事也；所交者友也，吾道之不得不交也。不得不事、不得不交者，性也；事君交友，所以审用吾情以顺吾性，而身之得失系焉。故曰非知人不足以自知。繇此言之，极至于天，而岂难知哉？善，吾知其福；淫，吾知其祸；善而祸，淫而福，吾知其时；时有不齐，贞之以自求之理，吾知其复。罔缁之化无方，阴阳而已；阴阳之变化，进退消长而已。其征为象数，象数有不若，而静俟必反；其用为鬼神，鬼神不测，而诚格不违。故象数可以理贞，而鬼神可以正感。象数不可以术测也，鬼神不可以私求也。知此者，恒守而无渝，则象数鬼神赫赫明明昭示于心而无所惑，难矣。然而知此者之固无难也。非是者，谓之玩天而媿鬼，则但讎其术而生死于术之中，于人无择，于己不审，不亡其身何待焉？

浩之见知于拓拔嗣也，以洪范，以天文。其洪范非洪范也，非以相协厥居者也；其天文非天文也，非以敬授民时者也。及其后与寇谦之比，崇淫祀以徼福于妖妄而已矣。故浩之时，非开治之时也，而浩不知；吉凶者，民之聪明所察，民之明威所利用者也，而浩不知；嗣非高帝，己非子房，自以其占星媚鬼之小慧，逢迎伪主，因而予智焉，此所谓驱之阱而莫避也，不智孰甚焉？

无是非之心非人也，非人则禽也，禽非不能与于象数鬼神之灵也。鹊知戊己，而不知风撼其巢；燕知太岁，而不知火焚其室；风火之撼且焚者，天也，戊己太岁，象数之测也。蚋能射，而制于鷲；枭能呪，而食于其子；鹅以气制蚋，子以报食枭，天也，妖而射，淫而呪，鬼神之妄也。舍其是非而从其祸福，舍其祸福之理，而从其祸福之机，禽也，非人矣。浩之不别于人禽久矣，无足道者。为君子者，捐河、雒之精义，而曲测其象数；忘孝敬之合漠，而比昵于鬼神；天在人中而不能察，于知人而自知，其能贤于浩者几何也？此邵康节、刘文成之所以可惜也。

【一九】

慕容超求救于姚兴，姚泓求救于拓拔嗣，夫岂无唇亡齿寒之理足以动之乎？然而兴与嗣徒张虚声，按兵不动，坐视其亡。刘裕县军深入，诘姚兴击魏兵于河上，弗虑其夹攻，挑其怒而终无患。盖超与泓之愚以自亡，兴与嗣审于进退，而裕料敌之已熟也。崔浩曰：“裕图秦久矣，其志必取，若遏其上流，裕心忿怒，必上岸北侵，是我代秦受敌也。”其说黠矣。空国兴师，越数千里而攻人，岂畏战者哉？窦建德轻举以救王世充，世充未破而建德先禽，其明验也。攻者志于攻也，三军之士皆见为必攻；守者志于守也，乘堙之人皆见为必守；两俱不相下，而生死县于一决，怒则果怒，惧则果惧也。若夫人不我侵，两

相鬪而我往参之，君与将无致死之心，士卒亦见为无故之劳，情先懈、气先不奋，取败而已矣。

呜呼！君子之所望于人者，以礼相奖、以情相好已耳，非若小人之相倚以雄也。己所怒而欲人怒之，己所忧而欲人忧之，父不能得之于子也。愚者不知，呼吁而冀人之为我怒、为我忧也，弗获已而应之，安足恃乎？若其不揣而为人忧怒以轻犯人者，则必妄人也。妄人先以自毙，而奚以拯人之危？齐桓次于聂北，能迁邢以存之，而不能为邢与狄战；吴为蔡请全力以攻楚，而夫概先乱吴国，蔡亦终灭于楚；恃人而忘己，为人恃而捐己，皆愚也。君子不入井以望人之从，则不从井以救人，各求诸己而已矣。嵇叔夜不能取必于子，文信国不能喻志于弟，忠孝且然矣。颜渊曰：“夫子步亦步，趋亦趋，己瞠乎其后矣。”子曰：“当仁不让于师。”学问且然矣。况一己之成败利钝而恃人之我援哉？明者审此，自彊之计决，而不怨他人之不我恤，而后足以自立。“谓他人父，亦莫我顾，谓他人昆，亦莫我闻。”情也，势也，即理也。不得而怨，何其晚也！

【二〇】

刘裕初自广固归，卢循直逼建康，势甚危，而裕方要太尉黄钺之命；朱龄石方伐蜀，破贼与否未可知也，而裕方要太傅扬州牧之命；督诸军始发建康以伐秦，灭秦与否未可知也，而裕方要相国宋公九锡之命；则胡不待卢循已诛、谯纵已斩、姚泓已俘之日，始挟大功以逼主而服人乎？此裕之狡于持天下之权而用人之死力也。

夫能用人者，太上以德，其次以信，又其次则惟其权耳。人好逸而不惮劳，人好生而不畏死，自非有道之世，民视其君如父母，则权之所归，冀依附之以取利名而已。裕若揭其怀来以告众曰：吾且为天子矣，可以荣人富人，而操其生死者也。于是北归之疲卒、西征之孤军，皆倚之以効尺寸，而分利禄。如其不然，则劳为谁劳，死为谁死，则严刑以驱之而不奋。裕有以揣人心而固持之，刘穆之虽狡，且不测其机，而欲待之凯还之日，其媿惧而死者，智不逮也。

因是而知晋之必亡也久矣。谢太傅薨，司马道子父子昏愚以播恶，而继以饥饱不知之安帝，虽积功累仁之天下，人且去之，况晋以不道而得之，延及百年而亡已晚乎！晋亡决于孝武之末年，人方周爰四顾而思爰止之屋，裕乘其闲以收人望，人胥冀其为天子而为之効死，其篡也，时且利其篡焉。所恶于裕者，弑也，篡犹非其大恶也。

【二一】

刘裕灭姚秦，欲留长安经略西北，不果而归，而中原遂终于沦没。史称将

佐思归，裕之师说也。王、沈、毛、傅之独留，岂繄不有思归之念乎？西征之士，一岁而已，非久役也。新破人国，子女玉帛足系其心，梟雄者岂必故土之安乎？固知欲留经略者，裕之初志，而造次东归者，裕之转念也。夫裕欲归而急于篡，固其情已。然使裕据关中，抚雒阳，捍拓拔嗣而营河北，拒屈丐而固秦雍，平沮渠蒙逊而收陇右，勋愈大，威愈张，晋之天下其将安往？曹丕在鄴，而汉献遥奉以玺绶，奚必反建康以面受之于晋廷乎？盖裕之北伐，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夺，而无志于中原者，青泥既败，长安失守，登高北望，慨然流涕，志欲再举，止之者谢晦、郑鲜之也。盖当日之贪佐命以弋利禄者，既无远志，抑无定情，裕欲孤行其志而不得，则急遽以行篡弑，裕之初心亦绌矣。

裕之为功于天下，烈于曹操，而其植人才以赞成其大计，不如操远矣。操方举事据兖州，他务未遑，而亟于用人；逮其后而丕与叡犹多得刚直明敏之才，以匡其阙失。裕起自寒微，以敢战立功名，而雄侠自喜，与士大夫之臭味不亲，故胡藩言：一谈一咏，搢绅之士辐凑归之、不如刘毅。当时在廷之士，无有为裕心腹者，孤恃一机巧汰纵之刘穆之，而又死矣；傅亮、徐羨之、谢晦，皆轻躁而无定情者也。孤危远处于外，求以制朝廷而遥授以天下也，既不可得，且有反面相距之忧，此裕所以汙济濡尾而仅以偏安艸窃终也。当代无才，而裕又无驭才之道也。身殒而弑夺兴，况望其能相佐以成底定之功哉？曹操之所以得志于天下，而待其子始篡者，得人故也。岂徒奸雄为然乎？圣人以仁义取天下，亦视其人而已矣。

◎恭帝

【一】

赫连勃勃征隐士韦祖思而杀之，暴人之恒也。祖思不免于死。凡尸隐士之名以处乱世而无其实者，幸而不死，殆行险以徼幸之徒与！祖思之杀，以恭惧过甚，而逢勃勃之怒。恭惧非死道也。故庄周人闲世有养虎之说，动色相戒，譬诸游羿之毂中，诚哉其言乎！而非也。若周之说，亦惧已甚而与死为徒者也。孔子之于阳货，义不屈而身不危，虽圣人哉，而固无神变不测之用，求诸己而已。君子之于人也，无所傲，无所徇，风雷之变起于前，而自敦其敬信。敬者自敬也，信者自信也，勿论其人之暴与否也。贞敬信者，行乎生死之涂而自若，恂慄以居心，而外自和，初无与闲也。其于暴人也，远之已夙矣。不可远而居正以自持，姚兴之与勃勃又奚择焉？

呜呼！即不幸而终不免于死矣，以正死，以谄死，均死，而以正处死者，不犹愈乎？以正为道，其与死违者，常也；不免者，变也。以惧而谄，谄而死，蹈乎死之道也；即不死而生理不足以存，幸而免也。刚柔之外有自立之本

，而后行乎进退而不迷。庄周之说，亦舍其自立者以忧天下而徼幸乎免者尔。又恶知祖思之恭惧，非闻庄周之说，以戒心于羿毂，而增其蒞怯哉？

乃若祖思之窃隐士之名而亡实，则于行见之矣。处夷狄争乱之世，一征于姚兴，再征于勃勃，随声而至，既至而不受禄，以隐为显名厚实之囿，蹠之徒也。中夏无主，索虏、羌胡迭为雄长，而桓温、刘裕两入关中，独不可乘其时以南归邪？如曰温与裕不可托也，则管宁归汉，亦何尝受羁络于曹操乎？如其不能，身绝天下之交，口绝天下之言，莫为之先容者，兴与勃勃抑岂能有独知之契以相求于梦遇哉？

【二】

人之不肖，有贤者以相形，见贤而反求之己，改而从之，上也；虽弗能改，犹知媿焉而匿其不善，次也；以其相形，忮忌而思害之，小人之恶甚矣。然其忮忌之者，犹知彼之为贤，而惭己之不肖，则抑其羞恶之心销沈未尽，横发而狂者也。若夫与贤者伍，己之不肖无所逃责，而坦然忘愧，视贤者之痛哭流涕以哀世者，若弗见焉，若弗见焉，进不知改，退不知忌，而后羞恶之心荡然无余，果禽兽矣，非但违之不远矣。

刘裕篡晋，而徐广流涕，此涕也，岂徐氏之私怨而肃然伤心者乎？通国之变，盈廷之耻，苟有人之心者，宜于此焉变矣。谢晦者，晋之世臣也，从容谓广曰：“徐公，得无小过。”广曰：“君为宋佐命，身是晋遗臣，悲欢固不可同。”则已置晦于人伦之外而绝之矣。晦亦若置广于物理之外而任之，无媿也，无忌也。人自行，禽自飞，兰自芳，莠自臭，同域而不惊，同时而不掩。呜呼！天下若此，而君子所以救世陷溺之道穷矣。微独晦也，宋君臣皆夷然听广之异己而无忌之者。嗣是而刘彧、萧道成、萧鸾、萧衍，相袭以怙为故常。君臣义绝，廉耻道丧，置忠孝于不论不议之科，为其所为，而是非相忘于无迹。不知者以为其宽厚，而孰知其天良灭绝之已极哉！曹操之杀孔北海，司马昭之杀嵇中散，耻心存焉。至于晋、宋之际，而荡尽已无余，“八表同昏，平路伊阻，”陶元亮之悲，岂徒为晋室之存亡哉？卷十五

◎宋武帝

【一】

宋得天下与晋奚若？曰：视晋为愈矣，未见其劣也。魏、晋皆不义而得者也，不义而得之，不义者又起而夺之，情相若、理相报也。虽然，曹氏有国，虽非一统天下，而亦汜可小康矣。芳与髦，中主也，皆可席业以安。而司马氏生其攘心以迫夺之，视晋之桓玄内篡、卢循中起、鲜卑羌虏攘臂相加，而安帝以行尸视肉离天下之心，则固不侔矣。宋乃以功力服人而移其宗社，非司马氏之徒幸人弱而掇拾之也。论者升晋于正统，黜宋于分争，将无崇势而抑道乎

？

固将曰：“晋平吴、蜀一天下矣，而宋不能。”魏、吴皆僭也，而魏篡，则平吴不可以为晋功；若蜀汉之灭，固殄绝刘氏二十余世之庙食，古今所肃然而伤心者。混一不再传而已裂，土宇之广，又奚足以雄哉？中原之失，晋失之，非宋失之也。宋武兴，东灭慕容超，西灭姚泓，拓拔嗣、赫连勃勃敛迹而穴处。自刘渊称乱以来，祖逖、庾翼、桓温、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。后乎此者，二萧、陈氏无尺土之展，而浸以削亡。然则永嘉以降，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，唯刘氏耳。举晋人坐失之中原，责宋以不荡平，没其挾伐之功而黜之，亦大不平矣。

君天下者，道也，非势也。如以势而已矣，则东周之季，荆、吴、徐、越割土称王，遂将黜周以与之一等；而嬴政统一六寓，贤于五帝、三王也远矣。拓拔氏安得抗宋而与并肩哉？唐臣隋矣，宋臣周矣，其乐推以为正者，一天下尔。以义则假禅之名，以篡而与刘宋奚择焉？中原丧于司马氏之手，且爱其如线之绪以存之；徒不念中华冠带之区，而忍割南北为华、夷之界乎？半以委匪类而使为君，顾抑挾伐有功之主以不与唐、宋等伦哉？汉之后，唐之前，唯宋氏犹可以为中国主也。

【二】

宋可以有天下者也，而其为神人之所愤怒者，恶莫烈于弑君。篡之相仍，自曹氏而已然，宋因之耳。弑则自宋倡之。其后相习，而受夺之主必死于兵与酖。夫安帝之无能为也，恭帝则欣然授之宋而无异心，宋抑可以安之矣；而决于弑焉，何其忍也！宋之邪心，固有自以萌而不可戢矣。宋武之篡也，年已耄，不三载而殁，自顾其子皆庸劣之才，谢晦、傅亮之流，抑诡险而无定情，司马楚之兄弟方挟拓拔氏以临淮甸，前此者桓玄不忍于安帝，而二刘、何、孟挟之以兴，故欲为子孙计巩固而弭天下之谋以决出于此。呜呼！躬行弑而欲子孙之得免于弑，躬行弑而欲其臣之弗弑，其可得乎？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之刃，已拟其子之脰而俟时以逞耳。萧道成继起而殄刘氏之血胤，又何怪乎？

夫人孰有不欲其子孙之安存者也，试之危，乃以安之；忘其亡，乃以存之；日暮智衰，彷徨顾虑，而生其惨毒，皆柔苒不自振之情为之也，而身已陷乎大恶以弗赦。一日昃之离，不鼓缶而歌，则大耋之嗟，凶。”嗟叹兴而妄虑起，妄虑无聊而残害生，恶不戢矣。君子之老也，戒之在得；得之勿戒，躬亲大恶，不容于天地鬼神，可弗畏哉？

【三】

举宗社子孙之大计而与人谋之，必其人之可托，而后可征之色而见之辞

，不然，则祸自此而生。汉高帝疑于所立，乃进而谋者，张良、叔孙通耳。良虽多智，而心固无私；通虽诡合，而缘饰儒术；且皆从容讽议之臣，未尝握兵而持国柄者也。外此则萧、曹不得与焉，陈平、周勃但委任于既定之后，先固未尝参议论焉。晋武所谋者卫瓘也，是可与谋者，而不听，是以失也。隋高祖之谋于杨素，唐太宗之托于李绩，皆鸷贼性成，而适足以贼其后裔；然二主之失，未能深知素、绩之奸耳。若宋武之于谢晦，知其机变而有同异矣；太子不足为君，乃密与晦谋，而使覘庐陵之能否，是以营阳、庐陵之腰领授之于晦，而唯其生死之，不亦惑乎？

故有天下者，崇儒者以任师保，若无当于缓急，而保宗祚、燕子孙、杜祸乱者，必资于此。诗书以调其刚戾之气，名义以防其邪僻之欲，虽有私焉，犹不忍视君父之血胤如鸡鹜，而唯其齟齬。若夫身为人国之世臣，无难取其社稷唯所推奉而授之。若谢晦者，又居高位、拥兵柄，足以恣其所为；吾即可否不见于辞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尚恐其窥测浅深而乘隙以逞，况以苞桑之至计进与密谋乎？至慎者几也，至密者节也；衡鉴定于一心，折衷待之君子。唐德宗谋于李泌，宋英宗决于韩琦，而祸乱允戢，其明效也。拓拔嗣询崔浩而国本定，亦庶几焉。知谢晦之险而信之，国不亡，幸也。

◎营阳王

【一】

乱臣贼子敢推刃于君父，有欲篡而弑者，有欲有所援立而弑者，有祸将及身迫而弑者；又其下则女子小人狎侮而激其忿戾，愍不畏死，遂成乎弑者。若夫身为顾命之大臣，以谋国自任，既无篡夺之势，抑无攀立之主，身极尊荣，君无猜忌，而背憎翕訛，晨揣夕谋，相与协比而行弥天之巨恶，此则不可以意测，不可以情求者矣。而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以之。

营阳王狎群小而耽嬉游，诚不可以君天下，然其立踰年耳，淫昵之党未固，狂荡之恶未宣，武帝托大臣以辅弼之任，夫岂不望其检桻而规正之？乃范泰谏而羨之、亮、晦寂无一言。王诚终不可悔矣，顾命大臣苟尽忠夹辅以不底于大恶，亦未遽有必亡之势也。恶有甫受遗诏以辅之，旋相与密谋而遽欲弑之，抑取无过之庐陵而先凌蔑之。至于弑逆已成，乃左顾右眄，迎立宜都。处心如此，诚不可以人理测者。视梟獍之行如儿戏，视先君之子如孤豚，呜呼！至此极矣。是举也，羨之以位而为之首，而谋之夙、行之坚、挟险恶以干大恶者，实谢晦也。人至于机变以为心术而不可测矣，俛而彼焉，俛而此焉，目数动，心数移，殫其聪明才力以驰骋于事物之閒隙，蹈险以为乐，而游刃于其肯綮；则天理不足顾，人情不足恤，祸福不足虑，而唯得逞其密谋隐毒之为愉；国

有斯人，祸不中于宗社者鲜矣。

晦之初起，刘穆之之所荐也；其从军征伐，宋武之所与谋也。穆之者，固机变之魁；而宋武之诛桓玄、灭慕容超、胜卢循、俘姚泓，皆以入险而震人于不觉者为功；晦且师之，无所用之，则以试之君父而已。当其进言武帝，睥睨太子，侧目庐陵，贼杀之锋刃已回绕于二王之颈，曰“是可试吾术”，而二王不觉也，武帝亦不觉也。机变熟而心魂数动，一念猝兴，杀机不遏，如是之僭哉！至于宜都既立，晦乃问蔡廓曰：“吾其免乎。”则亦自知其徒以膺天诛为万世罪人矣。然而不悔也，机变之得逞，虽死而固甘之也。故天下之恶，至于机变而止矣。

【二】

知人之难也，非不知而犹姑试之，诘于时而弗能，为变计则乱矣。武帝于谢晦，知其心挟异同，而犹委以六尺之孤，使二子骈首以受刃，其失较然也。虽然，帝岂尽惘于品藻哉？使文帝督荆州，以王昙首、王华为参佐，而谓文帝曰：“昙首沈毅有器度，宰相才也。”其后徐羨之等迎立文帝，众志疑殆，王华决行而大计定。元嘉之治，几至平康，皆华、昙首所饬正之规模。邂逅片言，生平遂决，帝之知人亦尚矣哉！而卒以伊、周之任付之晦、亮、羨之者，当是时，华、昙首之流，年尚少，名位卑，不足以弹压朝右，故且置之上流，而徐收其效。荆州者，建康之根本也。荆土有人，社稷虽危而不倾矣。乃其盈廷充位，他无可谋，而必任诸机变异同之人者，其时端直贞亮之士，若徐广、蔡廓、谢瞻者，既不屑为宋用，其余则庸沓苟容屈于权贵之下风者，不得已而姑授之机变之人，时诘之不知，变计所从出也。

江东自谢安薨，道子、元显以昏浊乱于内，殷仲堪、王恭以嫫薄乱于外，闇主尸位，寇攘相仍，王谧之流，党同幸免，廉耻隳，志趋下，国之无人久矣。非天地之不生才也，风俗之陵夷坏之也。苟非机变，则庸沓而已。迨乎机变之术已穷，庸沓之人已老，然后华、昙首、殷景仁、谢弘微脱颖以见。使宋之初有此数子者侍于密勿之地，晦等之恶何足以逞，而武帝亦恶役役于此数人而任之乎？

◎文帝

【一】

蛮夷之长有知道者，中国之人士媿之。故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。”甚悲夫中国也。宋之篡晋，义熙以后以甲子纪，而不奉宋之元朔，千古推陶公之高节。而武都王杨盛于晋之亡不改义熙年号。盛，仇池之酋长耳，与元亮颉颃于华、夷。晋氏衣冠之族，闻栗里之风而不媿者，又何以对偏方

之渠帅也？盛临卒谓其世子玄曰：“吾老矣，当终为晋臣，汝善事宋。”子之从违可与已而为变计哉？盛过矣。虽然，此非可以訛盛也。盛远在荒裔，虽受晋爵而不纯乎其为臣，进则不必为晋争存亡，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世守，则孤立而撻宋之怒，力不能敌，且以覆先人之宗社，固不可也。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无貽危亡于后世，是亦一道也。

若夫戴高天，履厚土，世依日月之光，有君父之深讎，无社稷人民之世守，洁其身于山之椒、水之涯、耕读以终身，无凶危之见逮，如溧阳史氏者，屡世不干仕进，而抑可不坠其宗。处此而曰“终吾身而已，子孙固当去事他人以希荣利”，双收名利以为垄断，岂可援盛以自解哉？民之多辟，不可如何者也；自立辟焉，以两全于义利，又将谁欺？

【二】

承大难之余，居大位，秉大权，欲抑大奸以靖大乱，论者皆曰：“非权不济，名不可急正，义不可急伸，志不可急行，姑含忍以听其消而相安于无事，国乃可靖。故晋弑厉公，迎悼公，公掩荀偃、栾书、士匄之恶而从容驭之，晋乃以宁。”其说非也。夫不见悼公之掣于群贼，邢邱一会，而天下之政移于大夫，晋乃以终亡于八卿之裔。无他，名不正，义不伸，志不行，苟免于乱，乱之所以不息也。叔孙婁杀竖牛，而安其宗。汉献帝不能正董卓之罪，待其骄横而始杀之，故李傕、郭汜得以报讎为名，杀大臣，逼天子，而关东州郡坐视不救，韩馥、袁绍且以其为贼所立，欲废之而立刘虞。夫唯弑君之罪为神人所不容，而兄弟之痛根于性而弗容隐，受其援立，与相比暱，名不正，义不伸，志不行，忘亲贪位，如是而曰权也，是岂君子之所谓权乎？

文帝初立，百务未举，首复庐陵王之封爵，迎其柩还建康，引见傅亮，号泣哀恻，问少帝、庐陵薨废本末，悲哭呜咽，亮、晦、羨之自危之心惴惴矣。自危甚，则将相比以谋全，而蚤毒再兴，固非其所惮为者。文帝之处此，将无虑之疏而发之躁乎？而非然也。明明在上者，天理也；赫赫在下者，人心也。无幸灾徼利之心，而自行其性之哀戚，视三凶如大豕，而孰恤其恩怨之私哉？故天下无不可伸者，义也，义以正名，而志卒以行。彼三凶者，方将挟迎立之恩以制帝，帝舍其私恩，伸其公怨，夺三凶之所恃，而消沮以退。是以擒羨之、亮如搏鸡豚；谢晦虽居上流拥徒众，一旦瓦解，自伏其辜。名其为贼以行天讨，凡民有心，无复为之效死者，党孤而自溃矣。于帝得乘权止乱之道焉，不贪大位，不恤私恩，不惮凶威，以伸其哀愤，则一夫可雄入于九军，况业已为神人之主而何所惧哉？惟能居重者之谓权，委而下移，则权坠而衡昂矣，故程子曰：“汉以下无知权者。”

【三】

文帝亲临延贤堂听讼，非君天下之道也，然于其时则宜也。自晋以来，民之不治也久矣，君非幼冲则昏闇耳，国事一委之宰辅者几百年。乃其秉政之大臣，图篡逆者，既以饵天下为心，而成乎纵弛；贤如王导、郗鉴、何充、谢安，亦唯内戢疆臣，外御狄患，暇则从容谈说，自托风流；而贪鄙如司马道子，又弗论也。及晋之亡，而法纪隳，风俗坏，于斯极矣。宋武以武功猎大位，豪迈而不悉治理，固未遑念及于亲民也。刘穆之、傅亮区区机变之小人，视斯民之治乱漠然不与相关，有司之贪浊替乱者，不知其若何也。文帝承其敝而欲理已乱之丝，则更不得高拱穆清以养尊贵。而况羨之、亮、晦杀君立君，威震朝野，民且不知有天子。苟不躬亲延访，则虚县于上，废置惟人，亦恶足以制权奸、保大位乎？故急于亲临以示臣民之有主，抑求己自疆之道也。以是知文帝之志略已深，而正逆臣之诛，成元嘉之治，皆繇此昉焉。

虽然，以是为君人之道则已末矣。国之政，数端而已；铨选也，赋役也，刑狱也，乃其绪之委也，则不胜其冗，择得其人而饬之以法，士不废，民不困，而权亦不移。若必屈天子之尊，撤瑱纒以下问锥刀子女之淫慝，与民竞智而挠之者益工，与庶官争权而窃之者益密，明敏之过，终之以昏，求以起百年之颓靡，致旦暮之澄清，不亦难乎！帝之遣使行郡县访求民隐，诏郡县各言利病，斯可谓得治理矣。亲临听讼，暂尔权宜，非可法者也。王敬弘曰：“臣得讯牒，读之正自不解。”其辞傲矣，而犹不失相臣之体。相臣执体要，佐天子以用人修法而天下宁，况天子乎？

【四】

赫连勃勃权谋勇力皆万人敌也，立国于险要之地，大修城池，宜足巩固以居而末如之何，乃至其子而遂亡。故夷狄恶其起而若未足忧也，不患其盛而若不可拔也。赫连氏亡而五胡杂糅之中原皆为拓拔氏所有，并刘、石、慕容、苻、姚、乞伏、赫连、沮渠、冯、高、吕、段、秃发之字而合于一，固将挟全力以为南国忧，然而无足忧也。夷裔之未入中国，则忧其相并而合；既入中国，则患其杂冗而不适所治，不患其合一极盛而以相压也。故宋武之时难矣：奋勇以灭慕容超，而姚兴又竞；全力以灭姚泓，而赫连、拓拔又乘间以争；欲再举以争关中，而郑鲜之曰：“江南士庶引领以望返旆。”盖二夷既灭，人心乍弛，不能再振矣。拓拔氏血战以克统万，穷兵以破蠕蠕，精甲锐师半消折于二虏，是亦勃勃死而昌无能为之势也。宋能乘之，此其时矣；坐困江东，惮其威而不进，进而不敢与之敌，盖失此一时，而六代之偷安不足以兴。文帝非英武之君，到彦之之流不足以有为，惜哉！

【五】

拓拔焘惜财而不轻费，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，其赏赐勋绩死事之臣，则

无所吝，用财之道，尽于此矣。有天下而患贫，岂惟其不当患也，抑岂有贫之可患乎？天之时、地之泽、人之力、以给天下之用者，自沛然而有余。乃患贫而愈窘于用，则崔浩之言审矣。国之贫，皆贫国之臣使之然也。贫国之臣有二：一则导君以侈者，其奸易知也；一则诱君于吝者，其奸难测也。诱君以吝者，使其君以贫告臣民，而使为我吝，君一惑之，则日发不足之欢，言之熟而遂生于心，必不以帑藏之实使其臣知之。君匿于上，奸人乃匿于下，交相匿而上不敌下之奸，浸淫日月，出入委沓，且使其君并不知有余不足之实。猝有大兵大役馈饷赏赐之急需，皆见为不足而吝于出纳，而国事不可言矣。

凡为此者，皆君之亲戚贵宠，而君以为真爱我者也。经用吝而其赏赐不吝，匪直赏赐耳，上下相匿，而大臣不能问，群臣不敢问，奸人且暗窃之以去，而上下皆罔所闻知。延及于子孙，则上无所匿于下，而专听奸人之匿以罔上，固必曰吾国贫也。大兵大役之猝至，非吝于用以酿溃乱，则横取之百姓而民怨不恤，曰吾实贫而不能不取之民也。则不徒亲戚贵宠之窃以厚藏者不可问，其所未窃者，湮沈填塞于古屋积土之中，至于国亡以资乱民之掠夺，新主之富有，而初不自知。呜呼！财一滥施于权贵，而事废于国，民怨于下，兵溃于境，国卒以亡，皆导吝之说为之，亦孰知导吝之情为窃国之秘术哉？庸主惑之，察主尤惑之，丧亡相踵而不悟，悲夫！

【六】

陶靖节之不仕，不可仕也，不忍仕也。其小试于彭泽，以世家而为仕，道在仕也。仕而知其终不可而去之，其用意深矣。用意深而终不可形之言，故多诡其辞焉。不可形之于言而托之诡词者，非畏祸也，晋未亡，刘裕未篡，而先发其未然之隐，固不可也。万一裕死于三年之前，义符辈不足以篡，一如桓温死而谢安可保晋以复兴，何事以未成之逆加诸再造晋室之元勋，而为已甚之辞哉？此君子之厚也。故其归也，但曰“岂能为五斗米响乡里小儿折腰”。如是而已矣。

虽然，此言出而长无礼者之傲，不揣而乐称之，则斯言过矣。君子之仕也，非但道之行也，义也；其交上下必遵时王之制者，非但法之守也，礼也。县令之束带以见督邮，时王之制，郡守之命，居是官者必繇之礼也。知其为督邮而已矣，岂择人哉？少长也，贤不肖也，皆非所问也。孔子之于阳货，往拜其门，非屈于货，屈于大夫也；屈于大夫者，屈于礼也。贤人在下位而亢，虽龙犹悔，靖节斯言，悔道也。庄周曰：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”君子犹非之。君臣之义，上下之礼，性也，非但不可逃也，亢而悔，则蔑礼失义而不尽其性，过岂小哉？非有靖节不能言之隐，而信斯言以长傲，则下可以陵上；下可以陵上，则臣可以侮君，臣可以侮君，则子可以抗父。言不可不慎，诵古人之言

，不可以昧其志而徇其词，有如是夫！

【七】

扩其情以统初终，而汇观其同异，则听言也，固不难矣。非坚持一背戾之说，不然之效已著，而迷谬不解者之难辨也。言烦而竞，诡出而相违，莫可端倪，而唯其意之所营，以恣其辩，惑人甚矣，而尤无难辨也。凡言之惑人也，必有所动以兴；下者动以利，其次动以情，其次动以气。利者灼见之而辨矣，或倡之，遂或和之，然皆私利之小人也，于人辨之而已。情之动也无端，偶见为然而然之，偶见为不然而不然之，因而智计生焉，因而事之机、物之变、古人之言、皆可为其附会之资，而说益长、情益流，非有所利也，而若沥血以言之，不获已而必强人以听，此疑于忠而难辨者也。然人之情无恒者也，倏而然之，倏而不然之，则知其情之妄，而非理之贞也。至于气之动而尤不可御矣，若或鼓之，若或颺之，一人言之而羣嚣然以和之，言者不知其所以言，和者愈不知其所以和，百喙争鸣，若出一口，此庄周所谓“飘风则大和而听其自己”者也。既自己矣，则前后之不相蒙，还以自攻也而不恤。虽然，亦岂有难辨者哉？观于拓拔氏伐蠕蠕之议，而鼓以气、盪以情者，直可资旁观者之一哂而已。

当其议伐赫连氏，则曰宜置赫连而伐蠕蠕，崔浩持之，伐赫连而灭其国、俘其君矣，已而议伐蠕蠕，则又曰蠕蠕不可伐也。何前之伐蠕蠕也易而今难，何前之克蠕蠕也利而今无利。一言而折之有余，而羣喙争鸣不息，有如是夫！人以为不可伐，则曰可伐，人以为可伐，则曰不可。气之为风也，倏而南，条而北；氣气之为冬夏也，倏而寒，倏而暑；调之为暄清之适者，因乎时而已矣。言之善者，调其偏而适以其时。崔浩之言，则可谓知时矣，风不可得而飘，寒有衣儒、暑有箑也。拓拔寿之能用崔浩也，而犹疑之情兴气动，难乎其不撼，况智不如寿者乎？虽然，无难办也，统其初终，析其同异，以其所然攻其所不然，扩然会通以折中之，岂难辨哉？岂难辨哉？

【八】

元嘉之北伐也，文帝诛权奸，修内治，息民六年而用之，不可谓无其具；拓拔氏伐赫连，伐蠕蠕，击高车，兵疲于西北，备弛于东南，不可谓无其时；然而得地不守，瓦解蜩缩，兵斫甲弃，并淮右之地而失之，何也？将非其人也。到彦之、萧思话大溃于青、徐，邵弘渊、李显忠大溃于符离，一也，皆将非其人，以卒与敌者也。文帝、孝宗皆图治之英君，大有为于天下者，其命将也，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，如燕之任骑劫、赵之任赵葱也；所任之将，亦当时人望所归，小试有效，非若曹之任公孙彊、蜀汉之任陈祗也；意者当代有将才而莫之能用邪？然自是以后，未见有人焉，愈于彦之、思话而当时不用者，将

天之吝于生材乎？非也。天生之，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养之，当世之士，以人主之意指为趋，而文帝、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风示天下者，皆拘憇异谨之人，谓可信以无疑，而不知其适以召败也。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，智不足以馭梟雄之士，于是乎摧抑英尤而登进柔輓；则天下相戒以果敢机谋，而生人之气为之坐痿；故举世无可用人之才，以保国而不足，况欲与猾虏争生死于中原乎？

夫江东之不振也久矣。谢玄监军事，始收骁健以鼓励之，于是北府之兵破苻坚而威震淮北；宋武平广固、收雒阳、入长安，而姚兴、拓拔嗣不能与之敌，皆恃此也。已而宋武老矣，北府之兵，老者退，少者未能兴也。宋武顾诸子无驾御之才而虑其逼上，故鬪王镇恶、沈田子诸人于关中，使自相残刘而不问。文帝人立，惩营阳之祸，急诛权谋之士，区区一檀道济而剑已拟其项领。上之意指如彼，下之祸福如此，王昙首诸人雍容谈笑以俟天下之澄清，虽有瑰玮之才，不折节以趋荏苒者，几何也？乃于其中择一二铮铮者使与猾虏竞，拓拔焘固曰：“龟鼈小竖，夫何能为。”其墮彼目中久矣。孝宗之任邵、李以抗女直，亦犹是也。岳诛韩废，天下戒心于有为，风靡而弗能再振矣。身无英武之姿，外有方张之寇，奖柔顺以挫英奇，虽抱有为之志，四顾无可用人之人，前以取败而不自知，及其败也，抑归咎于天方长乱，而虏势之不可撓也，愈以衰矣！

【九】

闇而弱者之用兵，其防之也，如张幟帐以御蠹螻，薄絺疏绌使弗能入焉，则鼾睡以终夕；若此而不弃师失地以近于亡也，不可得矣。崔浩策宋兵之易败也，曰：“东西列兵，径二千里，一处不过数千，形分势弱，可席卷而使无立草之地。”宋终不出其所料，金墉破而到彦之走，滑臺败而萧思话走，守者分，攻者聚，一方溃，而诸方之患在腹心，不可支矣。故以战为守者，善术也；以守为战者，败道也；无他，将无略而以畏谨为万全之策也。

然则孔子之于战也慎，于行军也惧，又何以称焉？夫列兵千里，尺护而寸防之，岂其能惧哉？栉比株连以外蔽而安处其中，则心为之适然而忘忧；寇之来也，于彼乎，于此乎，我皆有以防之，则处败而声息先闻，固可自全以退，而无忽出吾后以夹攻之患；于是乎而惧之情永忘，弗惧也，则亦无所慎矣。若夫惧以慎者，一与一相当，虔矫三军，履死地而生之，曾是瓜分碁布为能慎也与？不战而慎，未临事而惧先之，不败何待焉？

【一〇】

滑臺陷，青州没，宋师燬，而拓拔氏旋遣使人聘宋以求和亲，踰年而宋报礼焉，此南北夷夏讲和之始也。宋大败，而刘振之且弃下邳以奔逃，拓拔氏乘之以卷江、淮也易矣；顾敛兵以退而先使请和，岂其无吞宋之心哉？力疲于蠕

蠕，而固不能也。乃乘宋之惴慄以收宋，知宋之得释重忧，必欣然恐后，此虜之狡也。夫宋新败之余，弗能急与之争，则姑受其和而缓敌以待时，庸詎非策。且其于拓拔氏也，既非君父之讎，又无割地称臣之辱，如赵宋然者，则抑非义之所不许。顾亦思彼之先我以求和者何心乎？和者，利于夷狄而不利于中国，利于屡胜之兵，而不利于新败之国者也。

夷狄以战而强、以战而亡者也；其能悔祸以息兵，则休息其兵，生聚其民，蕃育其马，而其骑射技击，则性焉习焉，而不以不用而废。中国则恃和以安而忘危矣；士争虚名于廷，兵治生计于郊，人心解散，冀长此辑睦而罢兵以偷安，一旦闻警而魂摇，其败亡必矣。屡胜之余，败之几也，虽屈己以和人，不以为辱而丧其气，抑以免骄兵之取败也，善居胜者也。若败矣，君方悔前者之妄动以致衄，而情不竞，惴惴危慄，得和以无虞，而涣然冰释，于是乎戒战之危，而歆和之利，虽不弭兵，兵必弭矣。边陲戍守之士，皆赘设而聊以逍遥，尚足恃以御非常之变邪？骄贪无厌之虜，方养全力以乘我，而我幸其驯扰，抱虎而望其息机牙，不亦愚乎？

刘宋以和而罢兵，赵宋欲罢兵而讲和，赵宋尤惫矣。以和而弭兵者，志不在弭兵，弭于外未忘于内，故刘宋犹可不亡。以弭兵而和者，唯恐己之不弱也，故赵宋君臣窜死于海滨而草能救。且曰：“君无失德，民不知兵。”可胜悼哉！

【一一】

拓拔氏诏举逸民，而所征皆世胄，民望属焉，其时之风尚然也。江左则王、谢、何、庾之族显，北方则崔、卢、李、郑之姓著，虽天子莫能抑焉，虽夷狄之主莫能易也。士大夫之流品与帝王之统绪并行，而自为兴废，风尚所沿，其犹三代之遗乎！

夫以族姓用人者，其途隘；舍此而博求之，其道广；然而古之帝王终不以广易隘者，人心之所趋，即天叙天秩之所显也。尧求人于侧陋，而舜固虞幕之裔；文王得贤于屠钓，而太公固四岳之嗣。降及于周衰而游士进，故孔子伤陪臣之僭，而忧庶人之议。春秋于私嬖骤起之臣，善则书人，恶则书盗；孟子恶处士之横逆，而均之于洪水猛兽；耕商狙佞胥史之徒起，而为大伦之蠹贼，诚民志之所不顺也。

汉高起自田闲，萧、曹拔于掾吏，上意移而下俗乱，故江充、主父偃、息夫躬、哀章之徒，得以干主行私，乱君臣父子之彝伦而祸人宗社；然而古道之在人心者，不可泯也。六代南北分，而此意独传，以迄于唐，世胄与寒门犹相持而不下。及朱温肆清流之毒，五季摧折以无余，宋因陋而不复。然其盛也，吕、范、韩、陈犹以华胄而登三事、列清要，天下咸想望之；其卓然立大勋

明圣学者，类能不坠家声而为国所恃赖，至于文及甫、程松之为败类者，百不得一也。女直、蒙古更主中国，而北面事之者，皆猥类无行之鄙夫，无有能如崔浩之不惜怨祸以护士大夫之品类者，而古道埽地无余。以迄于今，科举孤行，门阀不择，于是而市井锥刀、公门粪除之子弟，彫虫诡遇，且与天子坐论而礼绝百僚。呜呼！君子之于小人，犹中国之于夷狄，其分也，天也，非人之故别之也，一乱而无不可乱矣。

六代固尝以夷狄主中国矣，而小人终不杂于君子，彼废而此不废焉。至于两俱废，而后人道之不灭者无几矣。拔浊流而清之，将谓引小人而纳于君子之途，道至大也；乃其弊也，夷君子于小人，而道遂丧。道大则荒，故先王畏其荒而不嫌其隘，譬之治津涂者，无迳隧而任人之行，则蔓草遍于周行，而无所谓津涂矣。其位，君子也；其职，君子也；其饰文物以希当世者，君子也。而钱刀鬻讼之声，习而闻之；役父谗母之色，狎而安之；则廉耻丧于天下，而人无以异于禽。故曰：将引小人而纳之君子，实夷君子于小人也。小人杂于君子，而仕与同官，学与同师，游与同方，婚姻与同种姓，天下无君子，皆小人矣，中国皆夷狄矣，可胜痛哉！有王者起，无仍朱温恶清流之恶；名世兴，无避崔浩清流品之怨，庶以扶乾坤于不毁乎！

【一二】

吏民得告守令，拓拔氏之制也。拓拔焘自谓恤弱民而惩贪虐，以伸其气，自以为快，而无知者亦将快之，要为夷狄駮戾之情，横行不顾，以乱纲纪、坏人心，柰之何世主不择而效之也！以事言之，能于天子之阙、大吏之廷、告守令者，必非愚懦可侮、被守令之荼毒而无告者也。奉公有式，守宪有常，守令犹以苛敛残虐枉抑之而无所忌，此其人见守令而惴慄弗敢逆者，而能叩天子之阙、登大吏之廷以告守令乎？此诏行，而奸猾胁守令以横行，守令且莫敢谁何，乡闾比族之弱民登其刀俎者，敢有或为喘息者哉？若夫贪墨之守令，免此亦易尔，宽假奸顽而与相比，则愚懦者之肉恣食之而固无忧也，其害于拓拔氏之世已著见矣。而君子所甚恶者尤不在此。逆大伦、裂大分也，奖浇薄而导悖乱也，贱天之所贵、夷堂廉而天子且不安其位也，此则君子之所甚恶也。

夫人君诚患守令之残民与？则亦思其残民也何所自，而吾欲止其恶也，何以大正而小不能违。夫流品不清，而纨袴、货郎、胥史、狙佞得以邀墨绶；铨选不审，而鞶金、怀绮、姻亚、请谒得以猎大邑；秉宪不廉，而纠参会察施于如水之心，荐剌吹嘘集于同昏之党；皆教贪奖酷之所自也。原其所本，则女谒兴，宦寺张，戚畹专，佞幸进，源浊于上，流污于下，其来久矣。腥闻熏天，始从而怒之，假手于告讦之民以惩之；必民之是假也，亦恶用天子与大臣哉？夷狄不能禁其部曲，渐以流毒于郡邑，无已而此法行焉。堂堂代天而理民者

，明大伦、持大法，以激浊扬清而弗伤其忠厚和平之气者，焉用此为？

【一三】

儒者之统，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，而互为兴替。其合也，天下以道而治，道以天子而明；及其衰，而帝王之统绝，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，以人存道，而道可不亡。

魏、晋以降，玄学兴而天下无道，五胡入而天下无君，上无教，下无学，是二统者皆将斩于天下。乃永嘉之乱，能守先王之训典者，皆全身以去，西依张氏于河西；若其随琅邪而东迁者，则固多得之于玄虚之徒，灭裂君子之教者也。河西之儒，虽文行相辅，为天下后世所宗主者亦鲜；而矩矱不失，传习不发，自以为道崇，而不随其国以荣落。故张天锡降于苻秦，而人士未有随张氏而东求荣于羌、氏者。吕光叛，河西割为数国，秃发、沮渠、乞伏，蠢动喙息之酋长耳，杀人、生人、荣人、辱人唯其意，而无有敢施残害于诸儒者。且尊之也，非草窃一隅之夷能尊道也，儒者自立其纲维而莫能乱也。至于沮渠氏灭，河西无孤立之势，拓拔焘礼聘殷勤，而诸儒始东。阚骃、刘昞、索敞师表人伦，为北方所矜式，然而势屈时违，祇依之以自修其教，未尝有乘此以求荣于拓拔，取大官、执大政者。呜呼！亦伟矣哉！江东为衣冠礼乐之区，而雷次宗、何胤出入佛、老以害道，北方之儒较醇正焉。流风所被，施于上下，拓拔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物；宇文氏承之，而隋以一天下；苏绰、李谔定隋之治具，关朗、王通开唐之文教，皆自此昉也。一隅耳，而可以存天下之废绪；端居耳，而可以消百战之凶危；贱士耳，而可以折嗜杀横行之异类。其书虽不传，其行谊虽不著，然其养道以自珍，无所求于物，物或求之而不屈，则与姚枢、许衡标榜自鬻于蒙古之廷者，相去远矣。

是故儒者之统，孤行而无待者也；天下自无统，而儒者有统。道存乎人，而人不可以多得，有心者所重悲也。虽然，斯道互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，勿忧也。

【一四】

营阳弑，庐陵死，而文帝之心戚矣。环任诸弟以方州，而托国政于彭城，非但以为不拔之基也；顾瞻兄弟，不忍为权臣所屠割，相奖以共理，冀以服天下而保本支；衰世之君能尔者鲜矣。不然，营阳废而已兴，岂不早忧奸人之援立以加我者而峻防之乎？然则彭城之伏罪以废弃，彭城之不仁也，于帝何尤焉！

义康之入辞也，唯对之号泣而无一语，义康而有人之心也，其何以自容也！义康奉顾命之诏，刘湛即昌言幼主之不可御天下。义康而无篡夺之心乎？即不能执湛以归司寇，自可面折而斥绝之；方且爱湛弥笃，而不自敛约，义康之

心，路人知之矣。或曰：“义康非固有其意，而湛以倾险导之，义康固可原也。”亲则兄弟，尊则君臣，此立身何等事，而可谢咎于人之诱之也哉！扶令育谏文帝以保全义康则可矣，欲使召还而授以政，是亦一刘湛也，其见杀亦自取之也。

【一五】

当其重也，则孔子之车，颜渊无椁而不可得也；当其轻也，则天子之尊，四海之富，如野蔌之在山麓水湄，而人思掇之也。谢灵运、范晔彫虫之士耳，俱思蹶然而兴，有所废立，而因之以自篡，天子若是其轻哉！何昉乎？昉于司马懿也。

王敦、桓温死而不成；桓玄狂逞遂志而终以授首；傅亮、谢晦、徐羨之甫一试其凶，而身膏鈇钺；而灵运、晔犹不恤死以思僭兴，唯视天下之果轻于一羽，而阉夫举之无难也。范晔之志趋无常，何尚之先知之，其处心非一日也；灵运犹倚先人之功业，而晔儒素之子弟耳，一念怏怏，而人主县命于其佩刀之下，险矣哉！萧道成、萧衍之僭得也，灵运、晔之僭失也，一也。大位之轻若此，曹操所经营百战而不敢捷得者也，故曰司马懿昉之也。

位不重，奸不戢，天下之祸乱不已，君臣之分义不立，故易曰：“圣人之大宝曰位。”思所以服天下之心而早戢其异志，必有道矣。爱名器，慎选举，以重百官。贾生曰：“陛尊、廉远、堂高。”知言也夫！

【一六】

高允几于知易矣。易曰：“其出入以度入声外内，句使知惧。”故圣人之作易也，使人度也，使人懼也；使人品也，即使入学也。子曰：“不占而已矣。”谓不学也。拓拔丕从刘絜而欲谋篡，梦登白臺，四顾不见人，使董道秀筮之，而道秀曰：“吉。”此以占为占，而不知以学为占也。允曰：“亢龙有悔，高而无民，不可以不戒。”此以学为占，而不于得失之外言吉凶也。

天下无所谓吉，得之谓也，无所谓凶，失之谓也，无所谓得失，善不善之谓也。然而圣人作易以前民用者，两俱仁而有不广，两俱义而有不精，时位变迁而争之于毫末，思虑穷，而易以何思何慮之妙用，折中以协乎贞，则易之所以神，而筮之所以不可废也。若夫臣之思，子之孝，义之必为，利之必去，昭然揭日月于中天，非偶然朽骨枯茎、乘不诚不道者之私以妄动，任术士之妄，谓之吉而遽信为吉，以祸天下而自戕者，所可窃以亿中也。

然而易亦未尝绝小人而不正告之也，通其义，裁之以理，使小人亦知惧焉。夫小人之为不善，行且为天下忧，故易不为小人谋，而为天下忧，惩小人之妄而使之戢，则祸乱不作，故大义所垂以遏小人之恶者，亦昭著而不隐。呜呼！知此者鲜矣，而高允能知焉，不亦善乎！朱子乃谓易但为筮卜之书，非学者

所宜学，何其言之似王安石，而顾出允下也！

【一七】

历法至何承天而始得天，前此者未逮，后此者为一行、为郭守敬，皆踵之以兴，而无能废承天之法也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。”伤周历之疏也。历莫疏于周，莫乱于秦，惟其简而已矣。春秋所书日食三十六，有未朔、既朔、月晦而食者，简故疏也。秦以建亥为岁首，置闰于岁终，简故乱也。历无可简者也，法备而后可合于天。承天之法，以月食之冲，知日之所在；因日躔之异于古，知岁之有差；以月之迟疾置定朔，以参合于经朔，精密于前人。天之聪明，以渐而著，其于人也，聪明以时而启，唯密以察者能承之。拘蒧之儒，执其习见习闻以闭天之聪明，而反为之谤毁；嵬琐之士，偶得天明之一端，自诩其神奇，而欲废古人之规矩以为简捷；皆妄也。

古之所未至，可益也；以益之者改之，可改也。古之所已备者，不可略也；略之而使亡焉，则道因之而永废矣。废古而亡之，取便于流俗，苟且之术，秦之所以乱天下者，君子之所恶也。郭守敬废历元，俾算者之简便，徇流俗尔。历元废，则甲子何所从始，奚以纪年而奚以纪日邪？近乃有欲废气盈朔虚，以中气三十日有奇纪孟仲季，而废闰并废月者，是天垂三曜而蔑其一也。夫人仰而见月，以月之改矣，知四时寒暑之且更矣；舍之而以中纪岁，非据历之成书，而人莫能知时之变迁矣。故古之以朔纪月，而为闰以通之于岁者，所以使人仰观于月而知时，犹仰观于日而知昼夜，何可废也。备古之所未逮，则自我而始，垂之无穷；古法废，则自我而且绝；此通蔽之大端，君子之所不敢恃己以逆天人也，岂徒历法为然哉！

【一八】

王玄谟北伐之必败也，弗待沈庆之以老成宿将见而知之也；今从千余岁以下，繇其言论风旨而观之，知其未有不败者也。文帝曰：“观玄谟所陈，令人有封狼居胥意。”坐谈而动远略之雄心，不败何待焉？

兵之所取胜者，谋也、勇也，二者尽之矣。以勇，则锋镝雨集车驰骑骤之下，一与一相当，而后勇怯见焉。以言说勇者，气之浮也，侈于口而馁于心，见敌而必奔矣。若谋，则疑可以豫筹者也；而豫筹者，进退之大纲而已。两相敌而两相谋，扼吭抵虚，声左击右，阳进阴退之术，皎然于心目者，皆不可恃前定以为用。唯夫呼吸之顷，或敛、或纵、或虚、或实，念有其萌芽，而机操于转眄；非沈潜审固、凝神聚气以内营，则目荧而心不及动，辨起而智不能决。故善谋者，未有能言其谋者也。指天画地，度彼参此，规无穷之变于数端，而揣之于未事，则临机之束手，瞽于死生而噤无一语也，必矣。

玄谟之勇，大声疾呼之勇也；其谋，鸡鸣而寤、画衾扞腹之谋也；是以可

于未事之先，对人主而拄笏掀髯，琅琅惊四筵之众。今亦不知其所陈者何如，一出诸口，一濡之笔，而数十万人之要领已涂郊原之草矣，况又与江、徐文墨之士相协而鸣也哉！

薛安都之攻关、陕而胜也，鲁方平谓安都曰：“卿不进，我斩卿，我不进，卿斩我。”流血凝肘而不退，兵是以胜。武陵王骏之守彭城而固也，张畅谓江夏王义恭曰：“若欲弃城，下官请以颈血污公马蹄。骏听之，誓与城存亡，城是以全。繇此观之，拓拔氏岂果有不可当之势哉？勇奋于生死之交，谋决于安危之顷，武帝之所以灭慕容、俘姚泓，骂姚兴而兴不敢动，夺拓拔嗣之城以济师而嗣不敢遏，亦此而已矣。皆玄谟所引以自雄者，而心妄度之，目若见之，口遂言之，反诸中而无一虚静灵通之牖，以受情势之变，而生其心；则事与谋违，仓皇失措，晋寇以屠江、淮，不待智者而早已灼见之矣。

言兵者必死于兵，听言而用兵者，必丧其国，赵括之所以亡赵，景延广之所以亡晋，一也。最下而郭京、申甫之妖诞兴焉。有国家者，亟正以刑可也。但废不用，犹且著为论说以惑后世，而戕民于无已。易曰：“弟子舆尸。”坐而论兵者之谓也。

【一九】

于崔浩以史被杀，而重有感焉。浩以不周身之智，为索虜用，乃欲伸直笔于狼子野心之廷，以速其死，其愚固矣。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葳，则浩存直笔于天壤，亦未可没也。直道之行于斯民者，五帝、三王之法也，圣人之教也，礼乐刑政之兴废，荒隅盗贼之缘起，皆于史乎徵之，即有不典，而固可徵也。若浩者，仕于魏而为魏史，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来，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，与其乘闲以入中国之祸始，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，以制之于早，后世之士民知媿而不屑戴之为君，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。浩虽杀，魏收继之，李延寿继之，撰述虽葳，而诘汾、力微之葳迹犹有传者，皆浩之追叙仅存者也。

前乎此而刘、石、慕容、苻、姚、赫连之所自来佚矣；后乎此而契丹、女直、蒙古之所自出泯矣。刘、石、慕容、苻、姚、赫连之佚也，无史也；契丹、女直之泯也，蒙古氏讳其类，脱脱隐之也；然犹千百而存一也。宋濂中华之士，与闻君子之教，佐兴王以复中华者也，非有崔浩族诛之恐。而修蒙古之史，隐其恶，扬其美，其兴也，若列之汉、唐、宋开国之君而有余休；其亡也，则若无罪于天下而不幸以亡也。濂史成，而天下之直道永绝于人心矣。濂其能无媿于浩乎？浩以赤族而不恤，濂以曲徇虞集、危素而为蒙古掩其腥秽，使后王无所惩以厚其防，后人无所魏以洁其身。人之度量相越，有如此哉！后之作者，虽欲正之，无征而正之，濂之罪，延于终古矣。

【二〇】

生人之大节，至于不惮死而可无余憾矣。然士苟不惮死，则于以自靖也，何不可为，而犹使人有余憾焉，是可惜也。

袁淑死于元凶之难，从容就义以蹈白刃，其视王僧绰与废立之谋，变而受其吏部尚书，以迹露而被杀者远矣。虽然，元凶劭之与君父有不两立之势也，自其怨江、徐而造巫蠱已然矣。淑为其左卫率，无能改其凶德，辞宫僚而去之，不可乎？可弗死也。及其日饗将士，亲行酒以奉之，泉獍之谋决矣，发其不轨而闻之于帝，不可乎？言以召祸，于此而死焉，可也。伐国不问仁人，其严气有以警之也。风稜峻削岳立，而为元凶所忌，或殒其身，可也。何至露刃行逆之时，元凶尚敢就谋成败乎？且其官卫率也，将士之主也，元凶不逞，握符麾众，禽之以献，不济而死焉，可也。何踌躇永夜，而被其胁使登车，而泯泯以受刃乎？伤哉！淑之能以死免于从逆，而荏苒以徒亡也。

子曰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淑之于义曙矣，而勇不足以堪之，将无有掣其情而使无勇者存邪？勇于定乱，勇于讨贼，难矣；勇于去官，决于一念而唯己所欲为者也，此之不决，则死有余憾。为君子者，可不决之于早哉！养勇以处不测之险阻，无他，爵禄不系其心，则思过半矣。

【二一】

晋、宋以降，国法圯、大伦斲、而廉耻丧，非一日矣。周札应王敦，而与卞壺、桓彝同其赠恤；王谧解天子玺绶以授玄，玄死，反归而任三公，天讨不加，而荣宠及之。数叛数归，覩颜百年而六易其主，无惑也。如是，宜速殄以亡；而其君犹能传及其世，其士大夫犹能全其族者，何也？盖君臣之道丧，而父子之伦尚存也。

元凶为逆，孝武起兵以致讨，元凶败矣，萧斌解甲带白幡来降，逆濬就江夏王义恭以降，而但问来无晚乎，固自谓得视王谧，斌犹可立人之朝，濬犹可有其封爵也。于是斩斌于军门，泉濬于大航，法乃伸焉，则人知覆载不容之罪无所逃于上刑。于斯时也，义愤所激，天良警之，人理不绝于天下，恃此也夫！故延及齐、梁而父子之伦独重。梁武于服除入见者，无哀毁之容，则终身坐废。区区孱弱之江左，拥衣冠而抗方张之拓拔，存一线人理于所生，而若或佑之；于此可以知天，可以知不学不虑之性矣。萧正德，萧综捐父事贼，而无有正天诛者，然后江东瓦解以渐灭。兴亡之故，系于彝伦，岂不重与！

◎孝武帝

【一】

势变情移，而有元妄之灾，恬不知警，违时任意，则祸必及，庸夫之恒态也。惟然，而巧者测之，急改其常度，以迎当时之意指，乃至残忍甚害，为同

类所饮恨而不顾，以是为自全之策；幸而全也，小人之尤也，而究以得全者亦鲜矣。

孝武以藩王起兵，而受臣民之推戴，德望素为诸王所轻，不自安也；于是杀铄，诛义宣，忍削本支，以快其志。江夏王义恭诱逆劭弃南岸，单骑南奔，上表劝进，斩逆濬，厥功大矣；于是畏祸之及己也，条奏裁损王侯九事，以希合孝武未言之隐，剥削诸王以消疑忌。夫义恭岂无葛藟之恩，利非在己，而灭天性以任骨肉之怨者，何也？以为先自我发，而人不得挟短长以议己，全躯保禄位之术，自诧为工矣。

或曰：遇暴人，丁险运，不授异姓以制我之权，而自任之，则祸泯于无形，亦知时度势者之不废乎！浸不若此，而以笃懿亲、固根本之言投于猜忌之衷，无救于时，而只以自害，奚可也？曰：君子之处此，固有道矣。物激矣，而持之以定，禹之所以抑洪水也。势危矣，而居之以安，孔子之所以解匡围也。圣人岂有以异于人哉？出乎圣，即疾入乎狂。义恭之狂也，无以持物而自奠其居也。君多忌而寡恩矣，义宣等之不辑，非必妄干天位，而贪权势以启佞人之衅矣。义恭以有功居百僚之上，诚危矣；而远嫌以消疑忌，固无难也。自谢不敏，翩然而去之，养疾邱园，杜口朝政，则于以自全焉有余矣。而何事导君以残刻，而已为不仁之俑哉？

主自疑也，吾自信也，诸王自竞也，吾自静也。或有闻风而相效者，则宗族以保，而帝亦且消其猜防骨肉之邪心。其不然也，为孝武献残忍之谋者，岂伊无人，而我处无咎之中，不已裕乎？唯其欲为功以固荣宠也，而违心以行颠倒之政，引君以益其慝，敛众怨以激其争，而后天理亡，民彝绝，国亦以危矣。身虽苟免，其喙息亦何异于禽兽哉？其究也，逃孝建、大明之网罗，翱翔百僚之上，而终授首于子业，狂者之自毙也，未有免者也。道二：仁与不仁而已矣。一念之贪，天理之贼，圣狂之界也。

【二】

拓拔氏将立其子为太子，则杀其母，夷狄残忍以灭大伦，亦至此哉！然其后卒以未杀之淫姬擅国而召乱以亡，徒以椽杵天性而无救于亡，何为者邪？且夫母后者，岂特不可杀，而亦不必过为防者也。周之过其历也，化始于关雎，琴瑟钟鼓，唯是乐以友之，而内治修、国政不紊。彼为圣王之化，不可及矣。虽不及此，取供祭祀奉皇天先祖之伉俪而视之如仇讎，是可忍也，亦孰不可忍也！将必如浮屠氏之尽弃家室而后治也邪？

内教之修尚矣，迪之以阴礼，而可使见德；统之以妇职，而可使见功。夫妇人亦犹是人也，无所见其功德，而后预外事以为荣。故先王勤飨以躬桑渍种之仪，劝奖以亚献馈筮之礼，有余荣焉。虽乐于自见之哲妇，亦不患其幽閤深

宫如圈豚笼鸟之待饲，而其志宁矣。其次，则后族虽贤弗任也，内竖之服勤于宫中者弗庸也，大臣得箴其举动，嗣子不托以匡扶，制之之道，亦岂无术，而必以为患哉？不然，人主六御在握，方将举天下之智勇而驭之，取草泽之雄、夷狄之狡而制之，匹夫亦有一匹偶，而惴惴然唯恐戕我国家也，不亦陋乎！

拓拔氏不足诛者也，有天下者，非猜而钳之，则昵而纵之。道二：仁与不仁而已，非取法于齐家之圣化，亦惆怅而不得其术也。

【三】

源贺请减过误入死罪者充卒戍边，拓拔濬从之，而奖贺曰：“一岁所活不少，”是也。又曰：“增兵亦多，”则乱政也，拓拔氏自此而衰矣。兵者，宗社生民所倚以为存亡生死者也。古者寓兵于农，兵亦农也。王者莫重乎农，则莫重乎兵，于风有东山焉，于雅有杕杜焉，相与劳来而咏歌之，如此乎其贵之也。后世召募兴，而朴者耕耨以养兵，强者战守以卫农，相为匹而不相下，坐食农人勤获之粟而不以为厉农，其有功则立朝右，与士伍而不以为辱士，抑如此乎其重之也。乃使犯鈇钺之刑，为生人所不齿者，苟全其命，而以行伍为四裔之徒，则兵之贱也，曾不得与徒隶等，求其不厌苦而思脱、决裂而自恣、幸败而溃散者，几何也？兵贱则将亦贱矣，授钺而专征者，一岸狱之长而已，廉耻丧，鹵掠行，叛离易于反掌，辱人贱行者之固然，又何怪焉？

夫兵，惟其精也，不惟其多也。士皆千金之士，将专阃外之尊，为国干城，一旅而敌百万。乌合之众，罪人无行，苟免而无惭，虽多何补哉？若以矜全过误而贷其命，则有流放之辟在焉。贺之说，涂饰以为两得，而不知其馁国之神气以向于衰也。后世免死充军，改流刑为金伍，皆祖贺之术，而建之为法；行之未久而武备堕，盗贼夷狄横行而无与守国，夫亦见拓拔氏之坐制于六镇而以亡也乎！

【四】

自魏、晋以来至于宋大明之世，而后权移于近臣。戴法兴、戴明宝、巢尚之皆赐爵掌中书事。前此者，权归大臣，天子虽有所宠信而不能伸，孝武以疑忌行独制，义恭等畏祸以苟全，于是而其法始变。春秋之季，世卿执国，非其族属，则谓之嬖大夫。以孔子之圣，位至下大夫而止，弗能为卿也。魏、晋以后，流品重，世族兴，而非门阀以进者，谓之幸臣；即人主之所委任，弗能登之三事也。乃以其时考之，春秋篡弑相仿，晋、宋权臣继攘，上用一人，而下远之也若将汙己，讎之也若不两立，人君孤立，而兴废死生不能自保。盖嬖幸之名立，以禁锢天子之左右，流俗之稗政，夺攘之祸媒也。

然而为人主所亲幸者，率多邪佞贪逸，导君于恶，而弄威福以讎奸利，卒不能收一人之用可恃为股肱者，何也？物之所贵，因而自贵者，道也；物之所

贱，因而自贱者，机也。丰年穀贱而多萁稗，陂泽鱼贱而多臭腐，物论之所趋，物情之所竞，而物理之所繇以良楛，必然之势也。九品之外无清流，世族之外无造士，于是而不在此数者，知不足以应当世之宠光，颓然自放而已。其慧者，又将旁出歧趋以冀非分之福泽。故天子欲拔一士于流品之外，而果无其人。即有明辨之智，干理之才，喻利焉耳，稔恶焉耳，于是而天下后世益信孤寒特起之士果为佞幸，适以破国亡家而不可用；亦恶知摧抑而使智于汙下者，虽有才智不能自拔也。

故人主之好尚，不能不随风俗以移，而圣王崛起，移风易俗，抑必甄陶渐渍之有日，而不可旦夕期其速革。孝武以近臣闲大臣而终于乱，非天子不可有特用之人，其驯致之者，无以豫养之也。

【五】

一动而不可止者，势也。太上以道处势之先，而消其妄，静而自正也。其次坦然任之，不得已而后应，澄之于既波之后，则亦可以不倾。元凶造逆，天下同讎，孝武援戈而起，以臣子而恤君父之惨，行戮兄弟而非忍，夫孰谓其非正者。然而诸王拥方州以自大，义宣反于江州，诞反于广陵，休茂反于襄阳，乘之以动而不可止，于是而孝武之疑忌深矣。削之制之，不遗余力，而终莫能戢。嗣子虽不道，而祸速发于同姓之操戈，垂及明帝，杀戮逞而刘宗遂亡。波涛触乎崖石，逆风而歎薄，亦至此哉！揆厥所繇，不可谓非孝武之师先之也。

夫孝武之师，动以正也，乃一动而不可止，卒以倡乱者，岂谓其不宜县逆劭之首于都市哉？度之于先，而与物相安以息争也，固有道矣。义兵之至建业也，劭将授首，君父之怨释，臣子之职亦庶几尽矣。乃以次，则非长也；以望，则不足以服人也；于此顿兵于宫阙，正告诸王曰：“吾之决于称兵也，以君父不忍言之惨，古今不再见之祸也。今元凶已伏诛矣，孤岂忍有利天下之心？以齿以德，必有所归，社稷不可以无主，吾将与诸王奉之。”使众意他有所属，臣子之道尽，虽不为天子而志已遂矣。如臣民以功而不我释与？抑引咎含哀，不得已而受命，推怵惕之忱，厚抚诸父昆弟，以广先君之爱，则天下既服其仁，而抑知大位之不可以力争也。天下定矣，乃听义恭之谄，元凶未斩，而先即位于新亭。然则起兵也，非果有割肝裂胆之痛，而幸兄弟之逆以获大宝也。波自我扬，而欲遏之也，得乎？

既急于自立而莫能待矣，则抑可自信曰：均为臣子，而诸王偃蹇于逆劭之世，我既诛贼子而得之，人情所归，非我贪也。有谅我者，其知顺逆者也，不足虑也；其横逆而逞者，狂飙之拂水而已，怀之以恩，而尚不可革，天下臣民，自不迷于向背，夫孰与我为敌者？坦然无惧于彼，而不轨者之意亦消。即有

妄动之狡童，而义拙援孤，亦不崇朝而沮丧矣。乃孝武伎人也，甫一践阼，而杀其弟铄，视诸父昆弟若人可为己之为，而削夺禁制以亟掣曳之，夫而后告诸王以不日保之情，启其覬觐，徒树荆棘于寸心以相捍御，非能御也，教之而已矣。及身三叛，而嗣子速亡，不亦宜乎！呜呼！以忠孝始，以恶缩终，怀恶缩于心，启戈矛于外，惜哉！孝武有仁孝之资，而自流于薄恶，天子之位，犹可猎也，孝子之实，不可袭也，反诸中而不诚，居之不安而卒于乱，乱其可止哉！遏之乃以扬之，得免于及身之戮，幸矣。

【六】

张岱历事宋之诸王，皆败度之纨绔也，岱咸得其欢心，免于咎恶，而自诩曰：“吾一心可事百君。”夫一心而可事百君，于仕为巧宦，于学为乡原，斯言也，以惑人心、坏风俗，君子之所深恶也。晋、宋以降，君屡易而臣之居位也自若，佐命于乱贼而不耻，反归于故主而不作，皆曰：吾有所以事之者也。廉耻荡而忠孝亡，其术秘而不敢自暴，岱乃昌言之而以为得计。呜呼！至此极矣！

且夫事君之心，其可一者，忠而已矣；其他固有不容一者也。岱曰：“明闇短长，更是才用之多少耳。”才可以随方而诡合，遇明与之明，遇闇与之闇。假令桀为倾宫，将为之饰土木，纣为炮烙，将为之爇炉炭乎？故有顺而导之者，有徐而导之者，有正而折之者，有曲而匡之者，心不容一也。若逆天悖道之君，自非受托孤之寄，任心膂之重，义不可去，必死以自靖者，则亦引身以退，而必不可与同昏，恶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？则恶有一心以事君，而君可百者乎？游其心以逢君，无所往而不保其禄位，此心也，胡广、孔光、冯道之心也。全躯保荣利，而乱臣贼子夷狄盗贼亦何不可事哉？心者，人之权衡也，故有可事有不可事，画然若好色恶臭之不待图惟也。苟其有心而不昧，则宋之诸王无一可事者，而百云乎哉？女而倚门也，贾而居肆也，皆一于利而无不可之心也。故曰：充岱之说，廉耻丧，忠孝亡，惑人心，坏风俗，至此极矣。

【七】

郡县之天下有利乎？曰：“有，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兴军也。”郡县之天下有善乎？曰：“有，莫善于长吏之不敢专杀也。”诸侯之擅兴以相侵伐，三代之衰也，密、阮、齐、晋，莫制之也；三代之盛，王者禁之，而后不能禁也。若其专杀人也，则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未能禁也，而郡县之天下得矣。

人而相杀矣，诸侯杀之，大夫杀之，庶人之强豪者杀之，是龟之相吞而鲸鲵之相吸也。夫禹、汤、文、武岂虑之未周，法之不足以立乎？自邃古以来，各君其士，各役其民，若今化外土夷之长，名为天子之守臣，而实自据为部落，三王不能革，以待后王者也。至于战国，流血成渠，亦剥极而复之一机乎

！汉承秦以一天下，而内而司隶，外而刺守，若严延年、陈球之流，亢厉以嗜杀为风采，其贪残者无论也，犹沿三代之敝而未能革也。宋孝武猜忌以临下，乃定“非临军毋得专杀、非手诏毋得兴军”之制，法乃永利而极乎善，不可以人废者也。嗣是而毒刘之祸以减焉。至于唐、宋，非叛贼不敢称兵；有司之酷者，惟以鞭笞杀人，而不敢用刀锯；然后生人之害息，而立人之道存。不然，金、元之世，中国遗黎，其能胜千虎万狼之搏噬乎？

◎前废帝

沈庆之缚綉以入而收刘斌，斥颜竣而决诛逆劭，何其决也！及子业昏虐，柳元景首倡废立之谋，而庆之发之，蔡兴宗苦说以举事，沈文秀流涕以固请，而庆之终执不从，坐待暴君之鸩，又何濡輒不断以自毙也！呜呼！六代之臣，能自靖以不得罪于名教者，庆之一人而已。

庆之曰：“但当尽忠奉国，始终以之。”又曰：“非仆所能行，固当抱忠以没耳。”斯言也，斯心也，抱孤忠以质鬼神而无欺者也。君而不道，天下固将叛之，要亦无可如何者。比干、箕子，岂不能割纣之首以奉微子哉？而不尔者，天下之恶无有踰于臣弑其君者。安社稷者，亦以靖乃心耳，如之何其干之！如兴宗之言，取青溪之铠仗，率攸之辈驱三吴勇士以入，其能容子业使为昌邑王之从容以去乎？宋之社稷且以之而倾，而庆之已允为戎首矣。惧祸杜门，安居而俟命，啧啧之言，岂知庆之之心者哉？死生，命也；国之存亡，天也；己与孝武艰难同起，嗣子败类，而遽以其血染刀剑，天良于心，安能与阮佃夫寿寂之同为逆乎？

呜呼！董卓推陈留之刃，司马懿解曹芳之玺，桓温夺帝奔以与简文，刘裕弑安帝以立琅邪，皆假伊、霍以为名而成其篡。后此者，道成之弑苍梧，萧衍之戕东昏，皆已弑而必篡者也。庆之三朝宿将，威望行于南北，扶孝武以诛元凶，位三公而冠百辟，将吏皆出其门，扑子业之洧凶，以解朝野之焚溺，此乃乘时以收人心而猎大位之一机也。向令独夫已殄，众望聿归，且有骑虎不下之势，宋太祖所谓黄袍加身不繇汝者，刘氏之宗祜，且移于沈而不可辞。庆之虑此，而忍以其身为莽、操乎？进则帝矣，退则死矣，决之于心，而安于抱忠以死，故曰抱孤志以质鬼神，六代之臣，庆之一人而已。如曰愚以亡身，则箕子、比干先庆之而愚矣。

◎明帝

【一】

杀机动于内，祸乱极于外。宋之季世，拓拔氏未有南侵之谋也，而淮西、

淮北席卷而收之，薛安都一反而北向，风靡萍散而不可止。谓明帝不从蔡兴宗之言，以重兵迎薛安都而使疑惧，犹未论也。

帝与子勋争立，而尽杀孝武二十八子，是石虎之所以歼其种类者。宋之不亡，幸耳；尚能抚有淮甸哉？二十八王，非皆挟争心者也，以子勋故，而迁忿怒以歼之，骨肉之恩，斩绝不恤。则夫淮、汝州郡应子勋而起者，虽剖心沥血以慰劳之，固将怀芒刺于寤寐，奚更待重兵之见胁乎？夫子业不道，而孝武恩在人心，人未忘也。子业死，明帝与子勋两俱有可立之势，而子勋兄弟为尤正。明帝据非所有，逞碁毒以殄懿亲，宁养假子而必绝刘氏之宗。明于义者去之若污，审于害者逃之若鹜，尚孰与守国而不亟颺以飞邪？孝武忌同姓亦至矣，子业虐诸父亦酷矣，至于明帝而抑甚焉。其后高湛、陈蒨相踵以行其残忍，皆不能再世。小人不知恩义，而抑不知祸福，将谓鬼神之可欺也，夫鬼神而可欺也哉！

【二】

自宋以来，贞人志士之言绝于天下。夏侯详者，名不显于当时，而能昌言以救刘劭之失，殆蹶然空谷之足音矣。殷琰在寿杨，畏明帝之诛己，欲降于拓拔氏。详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本效忠节，何可北面左衽乎？”至哉言乎！司马楚之、王琳而知此，不为千载之罪人矣。

以宋事言之，子业之弑，宵小挟怨毒而弑之，起明帝于囚系之中而扳之以立，为贼所立，乘闲以窃位，不能正其始矣。子勋虽反，乃以独夫之将覆宗社而起，未纯乎不正也。孝武以讨贼而为神人主，一子不肖，以次而仍立其子，位固子勋之位也。应子勋而起者，名亦近正，志亦近义。详曰“本效忠节”，皎皎初心，岂自诬哉？夫既以名义为初心，则于义也当审。为先君争嗣子之废兴，义也；为中国争人禽之存去，亦义也；两者以义相衡而并行不悖。如其不可两全矣，则先君之义犹私也；中国之义，人禽之界，天下古今之公义也。不以私害公，不以小害大，则耻臣明帝而归拓拔，奚可哉？

呜呼！人莫急于自全其初心，而不可任者一往之意气。欲为君子，势屈而不遂其志，抑还问吾所自居者何等也。情之所流，气之所激，势之所迫，倒行逆施，则陷于大恶而不知，而初心违矣。故迫难两全之际，捐小以全大，乃与其初心小异而不伤于大同。故管仲事讎而夫子许之为仁，以其知小大公私之辨也。使怀子纠之怨，忿戾以去其故国，北走戎，南走楚，必与桓公为难，而雪其悁悁之忿，则抑匹夫匹妇之不若，禽兽而已矣。君子之称管仲曰“徙义”，徙而不伤君子之素，则合异于同，而无媿于天下。详曰“本效忠节”，大正而固不昧其初也。

【三】

宋以金赎刘昶于拓拔氏，其情愿，其志慳矣。怀不肖之心于隐微，而千里之外见之，人不可罔也如斯夫！

何言乎其情愿也？昶之北奔，畏孝武之疑忌而见杀也。明帝既杀孝武之子以泄其忿媚，恐人怀孝武之恩而致怨于己，故召回昶，以暴孝武之过，曰“彼欲灭兄弟而我复之”，托于昶以扬孝武之恶，怀愿而故为之名也。

何言乎其志慳也？休仁者，亦其兄弟，所与争国而有功者也。疑忌既深，体仁自解扬州牧以免祸，而终不免于鸩；祜与休祐、休若无毫发之嫌，而先后被杀；所仅全者，庸劣之休范耳。昶才非休范之匹，而又有拓拔氏之外援，畏其在外，且挟强敌之势以入，争其养子，姑召之归。使其反邪，鸩杀之祸，必不在休仁兄弟之后。欲加之罪，而何患无辞乎？故曰其志慳也。

于是而魏人知之矣，昶亦知之矣。亢兄弟之词，而无来归之志，魏以全昶而昶以自全。灼见其恶而远之唯恐不夙，人其可以罔乎哉？论者乃曰：“赎昶，义也。”亦尝见明帝灭绝天性之恶已著而不可揜者乎？

【四】

佞佛者，皆非所据而据，心危而附之以安者也。自古帝王至于士庶，其果服膺于释氏之说而笃信者，鲜矣。其为教也，离人割欲，内灭心而外绝物，而佞佛者反是，何为其笃信之？篡弑而居天子之尊，夷狄而为中国之主，德薄才菲，自顾而不知富贵所从来，怀愿负惭，叨窃而觉梦魂之不帖，始或感冥报之我祐，继或冀覆之无忧，于是而佛氏宿命之因缘，忏除之功德，足以慰藉而安之。故夷狄之君，篡逆之主，屈身降志，糜国殃民，以事土木之偶；而士大夫之徼幸显荣，乃至庶民之奸富者，亦惑溢分之荣膺所自致，而幸灾眚之不及。其有因而述其空寂之说者，则以自文其陋而已，非果以般若涅槃为身心之利，而思证入之也。于是而浮屠之为民害也，不可止矣。

拓拔氏置僧只佛图户，夺国之民，而委赋役于贫弱之农民，其主倡之，州镇因而效之，偏天下以为民害。读杨銜之伽蓝记，穷奢竞靡，而拓拔氏以亡。非所据而据焉，身必危，浮屠氏其蒺藜矣。然则拓拔焘之诛沙门，又何也？彼乞灵于僊鬼，事异而情同，皆怀歉于人，而徼福于鬼，夏书所谓巫风也。

【五】

无可信之边将者国必危。揜败以为功，匿寇而不闻，一危也；贪权固位，怀忧疑以避害，无寇而自张之，以自重于外，二危也；二者均足以危国，而张虚寇以怙权者尤为烈焉。边将之言曰：无寇，则朝廷轻我。夷狄盗贼之言曰：无我，则汝之为将也，削夺诛杀随之矣。于是而挑寇也，养寇也，纵寇也，无所不至，玩弄人君于股掌之上，一恐喝而唯我所欲。呜呼！此固猜疑防制自以为智之主也，而玩弄之如婴儿，不亦伤乎！

宋明帝欲除萧道成，荀伯玉为之谋，使轻骑挑魏之游兵，而遽以警闻、繇是而道成终据兖州以立篡弑之基。故擒败以为功，匿警而不闻者，视此而祸犹小也。择人而任之，既任而信之，坦衷大度以临之，彼敢欺我哉？故莫愚于猜疑防制之主，而闇者犹次也。

【六】

赵武灵王授位于子，而自称主父，废长立少，恐其不安于位也。拓拔弘授位于子，而自称太上皇帝，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。宗爰弑两君，而濬几不立；乙浑专杀无君，弘几死其手；故弘年甫二十，急欲树宏于大位，以素统臣民，而已镇抚之。犹恐人心之贰也，故先逊位于子推，使群臣争之，而又阳怒以试之，故子推之弟子云力争以为子推辞，而陆馥、源贺、高允皆犯颜以谏而不避其怒，其怒也，乃其所深喜者也。其退居而事佛、老，犹武灵之自将以征伐，皆托也；不欲明示其授子之意旨，而以此为辞也。此二主者，皆强智有余，事功自喜，岂惮劳而舍国政者乎？弘好黄、老，而得老氏之术，其欲逊位于推也，老氏欲取固与之术也；其托于清谧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，老氏守兑之术也。所欲立者非不正，而诡道行之，巧笼宗室大臣之心，亦狡矣哉！而抑岂君人之道哉？

虽然，其以传位笼子推而制之，犹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以安其养子远矣。黄、老之术，所繇贤于中、韩也。然而疑虑以钳制天下，则一也。故曰黄、老之流为申、韩，机许兴而未流极于残忍，故君子重恶之也。夫古之明王，岂不欲安其冢嗣以奠社稷乎？唯豫教而游之于大学，一时之俊士，皆有恩纪以相结，而择师保傅以辅之，学以成，德以修，而授益以固，奚事此哉？

或曰：宋高宗之内禅，论者何以无讥也？曰：高宗以孝宗为太祖之裔，疏远已甚，不得不早正位以防争，而高宗年已及耄也。唯其时、唯其人而已矣。

【七】

有不待劝者，士之学也，农之耕也。劝士以学，士乃习为为人之学；为人而学，学乃为道术之蠹，世道之患。升俊有常典，养士有常法，人主尊师问道以倡之，士自劝矣。若旦命而夕饬之，赏法行而教令繁，徒有劝学之名，而士日以偷。果有志于学者，岂待劝哉？宋立伪学之禁，而士趋朱子之门也如归，禁之不止，何容劝邪？

虽然，士无志于学，劝之而不学，弗能为益，而犹无伤于士。若农，则无不志于得粟者矣。其窳者，既劝之而固不加勤；而劝之也，还以伤农。方其恪共于耕之日，士女营营，匪朝伊夕，从事于陇首，而吏拥车骑喧聒于中野以贰其心，则民伤；于是刻覈之吏，搜剔垦莱以增益其赋，苛求余丁以增益其役，而民愈伤。夫古之省耕者，君与民亲，而天子之圻，诸侯之国，提封既狭

，不容委之有司，且君有公田，自省其获而以余惠民也。后世尽地以与民，而但收其赋税，薄赋则可弗补助，息讼轻徭则可弗省督，胡为委贪廉不可信之有司以扰妇子于耕馑哉？

拓拔氏，夷也，闻中国有圣人之道焉，取其易行者而行之，于是奔走郡县而名为劝农；又勒取民牛力之有余者，以借惰窳之罢民。其挠乱纷纭，以使民无宁志也，不知何若，守令乃饰美增赋以邀赏，天下之病，尚忍言哉！蒙古课民种桑，而桑丝之税加于不宜桑之土，害极于四百余年而不息。读古人书而不知通，旦识而夕行之，以贼道而害及天下，陋儒之妄，非夷狄之主，其孰听之？

◎后废帝

【一】

纣之亡也，正名之曰独夫。独夫者，有天下而国必亡，身必戮，大分之尊不足以居之，先王之泽不足以庇之。况在下位而为独夫，未有能得人之天下者也。

刘休范以庸劣而免于枝主之杀，乃乘君死国乱之际，而求干天位，张敬儿以一健卒入二万人之中斩其首，无卫之者，此其为独夫也奚疑，而可为天子乎？然且几陷建业，为天子。甚哉！晋、宋之末天力之易为。而人思为之，其贱曾不如有道之世一命试为邑宰者，何足谓为大宝哉！草芥而已矣。

天子如草芥，而人思为之，为之不克，而为独夫以死者，休范也；为之克而终为天子者，萧道成也。以小慧小才言之，则道成之愈于休范也远矣，以君天下言之，则休范、道成一也，皆独夫也。道成弑君，张敬儿取白帽加其首，曰：“事须及热。”为道成之腹心者，敬儿之流，一休范之许公与、丁文豪也。褚渊虽贵，而无称于宋。止此三数人，而掇宋之宗社如一羽，授之道成，而道成居之以安。呜呼！至于此，而天下犹有贵贱之等差哉？贤不肖尤非所论矣。

曹氏之篡也，威服群雄而有讨董卓之义，有迎驾于蒙尘之功焉。刘宋之篡也，灭鲜卑，俘羌夷，荡妖贼，夷桓玄，恭帝所被夺而不怨者也。司马氏奸矣，而平辽东，灭蜀汉，四世而后得之。道成者，肱篋之盗，媚褚渊而已，哀然正南面而立，论者以罪褚渊，未尽也。渊一亡赖之鄙夫耳，安能以天下与人哉！微渊而造成固足以篡，无他，唯天子之如草芥而人可为之者也。前有道成，后有霸先，五代有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，而篡夺亦将息矣。未有天之所子，人之所君，而人思为之者也。君子于此，远之唯恐不速。陶弘景其知此矣，“唯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”，目笑而心怜之已尔。

【二】

夷狄之轻于杀人，其天性然也。有时乎思所以生人，而非果有不忍人之心，乃以生之之道杀之，遂自信为矜恤。呜呼！民之遇此也，可悲也夫！

拓拔弘重用大刑，多令覆鞫，以自诿其矜恤，而囚系积年，不为决遣，其言曰：“幽苦则思善，故智者以圜圉为福堂。”哀哉！民之瘠瘵死于监狱者不知凡几，而犹谓之福堂邪？易曰：“君子以明慎用刑，而不留狱。”明慎矣，速断之，而刑者刑，免者免，各得其所，而无所连逮；即或明慎未至，而枉者固千百而什一也。何也？择折狱之吏，申画一之法，除条例之繁，严失入之罚，枉者固千百而什一矣。夫人之情伪，不可揜于初犯之日，证佐未累，其辞尚直，情穷色见，犹可察也；迨及已久，取案牒而重复理之，移审审于他署，而互相同异，犯者之辨，且屡屈屡伸而错舛益甚，目眩心疑，愈以乱矣。不留者，取人之初心而验其诚也；非今岁一官，明岁一吏，颠倒反覆之所能得其情也。徒以饥寒疾疫死之于丛棘之下，不亦惨乎！如是以为矜恤，亦嗜杀之转念而已矣。

若其罢门房之诛，则得之矣。乃门房之诛所自来，亦有繇也。夷狄而主中国，王侯将相皆其种类，群起于驰逐之中，儻儻俟俟以为群友，则一人富贵而合族骄盈，耕者不耕，猎者不猎，依倚势门，互相煽虐，非被诛者之陷及门房，而门房之陷人于诛者多矣。安与同其噬搏，危与共其诛夷，亦自取之矣。前之立法者，深恶夫合族之蜂集，待食于将吏，众为虐而一人独婴其祸，弗与惩之，而门房之败类横逞益烈也。罢其诛，不禁其朋从之恶，拓拔氏之所以敛怨而终亡也。

◎顺帝

国无人焉则必亡，非生才之数于将亡之国独俭也。上多猜，则忠直果断之士不达；上多猜而忠直果断者诘，则士相习于茸靡，虽有贞志，发焉而不成。宋自孝武迄于明帝，怀猜忌以待下，四十余载矣，又有二暴君之狠毒以闲之，人皆惴惴焉旦夕之不保，而茸靡图全之习已成。其不肖者，靡而之于恶，以戴叛逆、戕君父而不愧，则褚渊之流是已。其贤者，虽怀贞而固靡，其败也，则不足立皎皎之节，即使其成，而抑无以收底定之功，则袁粲、刘秉是已。粲与秉孤立，而思抗悍鸷多徒之萧道成，不爱死以报刘氏，则固无容深求者。粲闻道成废立之谋，而不能抗辞以拒之，秉以军旅一委道成，授之以篡逆之柄，且置勿论。徒其决计以诛道成，幸而克矣，不知二子者，何以处沈攸之，而终延宋祚也？

苍梧之昏虐，安成之巽懦，皆道成所不以置诸目中者，所与争天下者，攸之而已。攸之又岂有刘氏之子孙在其意中乎？攸之之欲为道成也，非一日也。

兵已顺流直下，而道成授首于内，则攸之歌舞而入，挟重兵，居大功，握安成于股掌，二子欲与异而固不能。委社稷于攸之，掷宗祊于道成，有以异乎？吾知二子者，歧路仓皇，欲如今日之捐生以报国，不可得已。此无他，以刚决为嫌，以深谋为讳，自孝建以来，士大夫酿成雍容观变之习，蔡兴宗已启其源，而流不可止也。故兴宗之死，无可为宋惜者。兴宗存，则为袁、为刘，否则为谢朓而已。史称粲简淡平素无经世材，非无材也，狎于全身避咎之术，以逃猜主之鼎鑊，气已荼而不可复张。宋末之人材，大抵然也。故以猜馭下者，其下慑焉而旁流，刚化为柔，直化为曲，密化为疏，祸伏而不警，祸发而无术，为君子者，无以救其亡，而小人勿论已。卷十六

◎齐高帝

凡篡位者，未即位皆称名，已即位则称帝，史例也。萧齐无功窃位，不足列于帝王之统系，而以帝称者，以北有拓拔氏之称魏，故主齐以存中国。

天下之治，统于天子者也，以天子下统乎天下，则天下乱。故封建之天下，分其统于国；郡县之天下，分其统于州。后世曰道、曰路、曰行省、曰布政使司，皆州之异名也。州牧刺史统其州者也，州牧刺史统一州而一州乱，故分其统于郡。隋、唐曰州，今曰府。郡守统其郡者也，郡守统一郡而一郡乱，故分其统于县。上统之则乱，分统之则治者，非但智之不及察，才之不及理也。民至卑矣，其识知事力情伪至不齐矣。居尊者下与治之，褻而无威，则民益亢而偷；以威临之，则民恒惧而靡所骋。故天子之令行于郡而郡乱，州牧刺史之令行于县，郡守之令行于民，而民乱。强者玩焉，弱者震掉失守而困以死。唯县令之卑也而近于民，可以达民之甘苦而悉其情伪。唯郡守近于令，可以察令之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。唯州牧刺史近于守，可以察守之张弛宽猛而节其行政。故天子之令不行于郡，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县，郡守之令不行于民，此之谓一统。上侵焉而下移，则大乱之道也。而暴君污吏，恒下求以迫应其所欲，于是牧刺不能治守，守不能治令，令抑不能治民。其尤乱者，天子之令，下与编氓相督责，守令益旷，奸民益逞，懦民益困，则国必亡。故统者，以绪相因而理之谓也，非越数累而遥系之也。

江左之有天下，名为天子，而其时之人已曰：适如平世之扬州刺史而已。虽然，荆、扬、徐、梁四州之土广矣，而又益之以交、广、宁三州之地，视商、周之天下，版图不隘也。而天子急奔其欲，日遣臺使下郡县以征求于民；则天子一县令，臺使一胥隶也。乃既名为天子之使而有淫威，则民之死于督迫者积矣；实为天子之令而威已媮，则民之无惮于上以亢守令者又多矣。齐高立，令群臣言事，而竟陵王首以为言，知治道矣。

将亡之国，必频遣使以征求于天下。遣御史矣，遣给諫矣，且遣卿贰矣。

民愈怨，事愈废，守令愈偷，未有不亡者也。画尊卑而限之，乃以联四海而一之。故春秋书武氏子、家父、毛伯之来求，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绝其纽也。

【二】

义不可袭者也，君子验之于心，小人验之于天。心所弗信，君子弗为。天所弗顺，小人无成。徒曰义而遂执言以加人，则义在外也。故辟外义之邪说，而乱以不生。

齐无寸功于天下，乘昏虐而窃其国、弑其君、尽灭其族，神人之所不容，义之必讨者也。刘昶以宋室懿亲，拥拓拔氏之众三十万以向寿阳，流涕纵横，偏拜将士，求泄其大讎，于义无不克者也，而困于垣崇祖之孤军，狼狈而退；再举以向甬城，周盘龙父子两骑驰骋万众之中，脑缩旋师。然则智力伸而义拙，将天之重护萧齐以佑乱贼、挫忠孝哉？盖昶者，非可以义服人者也。其奔也不仁，其仕于拓拔氏也不正；而其假于报讎以南侵也，又豫为称藩于魏之约，以蔑中夏之余绪；则其挟彊夷以逞也，乘国之亡而遂其私也。

呜呼！昶诚拊心而自问，果闵宗国之亡、祖考之不血食、合族之死死邪？否也？昶方流涕之时，不能自喻，而天下又恶从而喻之？然而天鉴之矣。故愤盈以出，而疲劫以归，天夺之也。若夫昶之耽荣宠于索虏，则千载以下，可按迹以知心者也。义不义，决于心而即征于外，验之天而益信，岂可揜哉？

【三】

魏、晋以降，臣节隳，士行丧，拥新君以戕旧君，旦比肩而夕北面，居之不疑，而天下亦相与安之也久矣。独至于褚渊而人皆贱之，弟炤祝其早死，刘祥斥其障面，沈文季责其不忠；且其子贲以封爵为大辱，而屏居不仕。华歆、王祥、殷仲文、王弘、傅亮之流，均为党逆，渊独不齿，何也？此天理之权衡发见于人心者，铢两之差不昧也。

党篡逆而叨佐命之赏者多矣。有志同谋合而悦以服焉者，有私恩固结而不解者，有不用于时而奋起以取高位者；其下则全躯保禄位被胁而诡随者。凡此，以君子之道责之，则无可容，以小人之情度之，则犹相谅，而渊皆不然。渊者，联姻宋室，明帝任之为冢宰者也。其时，齐高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，渊不藉之以贵，抑未尝与协谋而相得，恩所不加，志所不合，势不相须，权不相下。乃其决于党逆而终始成乎篡弑者，无他，己则不孝，脱衰干进，而忌袁粲之终丧，欲夺粲以陷之死；宋不亡，齐不篡，则粲不死，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刃，遂倾其祚，皆快意为之而不恤；于是永为禽兽，不足比数于人伦。故闺门之内，弟愿其死，子畏其污；子弟不愿以为父兄，而后虽流风颓靡之世，亦不足以容。不然，何独于渊而苛责之邪？

褚贲之辞父爵，疑非人子之道矣；而屏居墓下，终身不仕，则先自靖而不

伤父子相隐之恩；无他，忘利禄而后可曲全于人伦之变也。以名位权势而系其心者，于君亲何有哉？张居正以冲主为辞，杨嗣昌以灭贼自诿，幸而先填沟壑，不及见国之亡尔，不然，其为褚渊必也。绝其本根，见弃于天，人之贱之也夙矣。不待恶已著见而后不容于天下也。

◎武帝

【一】

范缜作神灭论以辟浮屠，竟陵王子良饵之以中书郎，使废其论，缜不屑卖论以取官，可谓伟矣。虽然，其立言之不审，求以规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，难矣。

子良，翩翩之纨袴耳，俯而自视，非其祖父乘时而窃天位，则参佐之才而已；而爵王侯、位三公，惊喜而不知所从来，虽欲不疑为夙世之福出而不可得，而缜恶能以寥阔之论破之？夫缜“树花齐发”之论，卑陋已甚，而不自知其卑陋也。子良乘篡逆之余润而位王侯，见为茵褥而实粪溷；缜修文行而为士流，茵褥之资也，而自以为粪溷。以富贵贫贱而判清浊，则已与子良惊宠辱而失据者，同其情矣，而恶足以破之？夫以福报诱崇奉学佛之徒，黠者且轻之矣；谓形灭而神不灭，学佛之徒，慧者亦谓为常见而非之矣。无见于道，而但执其绪论以折之，此以无制之孤军撩蜂屯之寇盗，未有不衄者也。

子良奚以知神之不灭哉？谓之神不灭，遂有说焉以成乎其不灭。缜又奚以知神之必灭哉？谓之灭，遂有说焉以成乎其灭。非有得于性命之原而体人道之极，知则果知，行则果行，揭日月而无隐者，詎足以及此？浮游之论，一彼一此，与于不仁之甚，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于天下。后之儒者之于浮屠也，或惑之，或闢之，两皆无据，而辟之者化为惑也不鲜。韩愈氏不能保其正，岂缜之所克任哉？夫其辨焉而不胜，争焉而反屈者，固有其本矣。范缜以贫贱为粪溷，韩愈以送穷为悲叹，小人喻利之心，不足以喻义，而恶能立义？浮屠之慧者，且目笑而贱之。允矣，无制之孤军必为寇盗禽也。

【二】

官无常禄，赃则坐死，日杀人而贪弥甚；有常禄矣，赃乃坐死，可无辞于枉矣，乃抑日杀人而贪尤弥甚。老氏曰：“民不畏死，柰何以死威之！”诚哉是言也。拓拔氏之未班禄也，枉法十疋、义赃二十疋、坐死；其既班禄也，义赃一疋、枉法无多少、皆死；徒为残虐之令而已。

夫吏岂能无义赃一疋者乎？非于陵仲子之徒，大贤以下，未有免焉者也。人皆游于羿之毂中，则将诡遁于法，而上下相蒙以幸免。其不免者，则无交于权贵者也，有忤于上官者也，绳奸胥之过、拂猾民之欲者也。狎奸胥，纵奸民，媚上官，事权贵，则枉法千疋而免矣。反是，不患其无义赃一疋之可搜摘者

也。于是乎日杀人而贪弥甚。不知治道，而刻覈以任法，其弊必若此而不爽。故拓拔令群臣自审不胜贪心者辞位，而慕容契曰：“小人之心无常，帝王之法有常。以无常之心，奉有常之法，非所克堪，乞从退黜。”盖以言乎常法之设，徒使人人自危，而人人可以免脱，其意深矣！宏不悟焉，死者积而贪不惩。岂但下之流风不可止哉？以杀之者导之也。

【三】

拓拔氏之禁讖纬凡再矣，至太和九年诏焚之，留者以大辟论。盖邪说乘一时之淫气，氾滥既极，必且消亡，此其时也。于是并委巷卜筮非经典所载而禁之，卓哉！为此议者，其以迪民于正而使审于吉凶也。礼于卜筮者问之曰：“义与？志与？义则可问，志则否。”又曰：“假于时日卜筮以疑众，杀。”盖卜筮者，君子之事，非小人之事，委巷之所不得与也。君子之于卜筮，两疑于义而未决于所信，问焉而以履信；事逆于志，己逆于物，未能顺也，问焉而以思顺。得信而履，思效于顺，则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若此者，岂委巷小人所知，亦岂委巷小人所务知者哉？其当严刑以禁之也，非但奸宄之妄兴以消其萌也，即生人之日用，亦不可以此乱之也。

死生，人道之大者也。仰而父母，俯而妻子，病而不忍其死，则调持之已耳。乃从而卜筮之，其凶也，将遂置之而废药食邪？其吉也，将遂慰焉而疏侍省邪？委巷之人，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，追悔弗及矣。婚姻，人道之大者也。族类必辨，年齿必当，才质必堪，审酌之已耳。乃从而卜筮之，其吉也，虽匪类而与合邪？其凶也，虽佳偶而与离邪？委巷之人，其以此乱配偶而或致狱讼，追悔弗及矣。抑如寇至而避之，不容已者也。避之必以其时，而不可待；避之必于其地，而不可迷；深思而谋之，有识者虽不免焉，鲜矣。乃从而卜筮之，其吉也，时地两失，必趋于陷阱邪？其凶也，时地两得，必背其坦途邪？委巷之人，以此而蹈凶危，追悔弗及矣。繇此言之，委巷之有卜筮，岂但纳天下于邪乎！抑且陷民于凶危咎悔之涂。而愚民无识，方且走之如鹜。王者安全天下而迪之以贞，故王制以为非杀莫能禁也。

且委巷卜筮之术背于经典者，于古不知何若，而以今例之，则先天序位也，世应游魂也，窃卦气于陈搏也，师纳甲于魏伯阳也，参六神生克神煞于星家之琐说与巫覡之妖术也。自焦、京以来，其诬久矣。沿流不止，为君子儒者，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王之道，亦且信其妄而躋之羲、文、周、孔之闲、芜其微言，叛其大义，徒以惑民而导之于险阻。呜呼！拓拔氏夷也，而知禁之；为君子儒者，文之以淫辞，而尊之为天人之至教，不谓之异端也，奚可哉？程子鄙康节之术而不屑学，康节之术，委巷之师也。

【四】

拓拔氏太和九年，从李冲之请，五家立邻长，五邻立里长，五里立党长，此里长之名所自昉也。冲盖师周礼之遗制而设焉。乃以周制考之，王畿为方千里，为田九万万亩，以古亩百步今亩二百四十步约之，为田三万七千万有奇，以今起科之中制准之，为粮大约二百二十万石，视今吴县、长洲二邑之赋而不足，则其为地也狭，为民也寡矣。周之侯国千八百，视今州县之数而尤俭也。以甚狭之地，任甚寡之民，区别而屑分之也易。且诸侯制赋治民之法，固有不用周制者，如齐之轨里，楚之牧隰，不能强天下以同也。以治众大之法治寡小，则疏而不理；以治寡小之法治众大，则渎而不行。故周礼之制，行之一邑而效，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。

三长之立，李冲非求以靖民，以覈民之隐冒尔。拓拔氏之初制，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，始为一户，略矣，于是而多隐冒。冲立繁密之法，使民无所藏隐，是数罟以尽鱼之术，商鞅之所以彊秦而涂炭其民者也。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齐天下，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吾说也。地有肥瘠，民有淳顽，而为之长者亦异矣。民疲而瘠，则五家之累耑于一家；民悍而顽，则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临之也。且所责于三长者，独以课覈赋役与？抑以兼司其讼狱禁制也？兼司禁制，则弱肉强食，相迫而无穷；独任赋役，则李代桃僵，交倾而不给。黠者因公私敛，拙者奔走不遑，民之困于斯极矣。非商鞅其孰忍为此哉？

夫民无长，则不可也，隐冒无稽，而非违莫诘也。乃法不可不简，而任之也不可不可不轻，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。然则三五十家而立宗主，未尝不为已密，而五家栉比以立长，其祸岂有涯乎？民不可无长，而置长也有道；酌古今之变，参事会之宜，简其数而网不密，递相代而互相制，则疲羸者不困，而强豪者不横。若李冲之法，免其赋役，三载无过，则升为党长，复其三夫，吾知奸民之恣肆无已矣。

要而论之，天下之大，田赋之多，人民之众，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。有王者起，酌腹里边方、山泽肥瘠、民人众寡、风俗淳顽，因其故俗之便，使民自陈之，邑之贤士大夫酌之，良有司裁之，公卿决之，天子制之，可以行之数百年而不敝。而不可合南北、齐山泽、均刚柔、一利钝，一概强天下以同而自谓均平。盖一切之法者，大利于此，则大害于彼者也。如之何其可行也！

【五】

齐以民闲谷帛至贱，而官出钱糴买之，亦权宜之法，可以救偏者也。民之所为务本业以生，积勤苦以获，为生理之必需，佐天子以守邦者，莫大乎谷帛。农夫终岁以耕，红女终宵而纺，偏四海，历万年，唯此之是营也。然而婚葬之用，医药之需，盐之资，亲故乡邻之相为醕酢，多有非谷帛之可孤行，必需金钱以济者。乃握粟抱布，罄经年之精髓适市，而奸商杂技挥斥之如土芥；故

菽粟如水火，而天下之不仁益甚。孟子之言，目击齐、梁之饿莩充涂、仇杀相仍者言也，非通论也。

乃当其贵，不能使贱，上禁之弗贵，而积粟者闭糴，则愈腾其贵；当其贱，不能使贵，上禁之勿贱，而怀金者不餽，则愈益其贱；故上之禁之，不如其勿禁也。无已，贱则官糴买之，而贵官糴卖之，此“常平”之法也。而犹未尽也。官糴官买，何必凶年而糴卖乎？以饷兵而供国用，蠲民本色之征，而折金钱以抵谷帛之赋，则富室自开廩发笥以敛金钱，而价自平矣。故曰：权宜之法，可以救偏者也。

乃若王者之节宣也有道，则亦何至谷帛之视土芥哉！金钱不敛于上而散布民闲，技巧不淫于市而游民急须衣食，年虽丰，桑蚕虽盛，金钱贱而自为流通，亦何待官之糴买，而后使农夫红女之不困邪？故粟生金死而后民兴于仁。菽粟如水火，何如金钱之如瓦砾哉！

【六】

拓拔宏诏群臣言事，李彪所言，几于治道，君子所必取焉。其善之尤者，曰：“父兄系狱，子弟无惨容，子弟被刑，父兄无媿色，宴安自若，衣冠不变，骨肉之恩，岂当如此？父兄有罪，宜令子弟肉袒诣阙请罪；子弟有坐，宜令父兄露板引咎，乞解所司。”以扶人伦于已坠，动天性于已亡，不已至乎！夫父兄之引咎，子弟之请罪，文也；若其孝慈惻怛之存亡，未可知也。役于其文，亦恶足贵乎？而非然也。天下骛于文，则反之于质以去其伪；天下丧其质，则导之于文以动其心。故质以节文，为欲为君子者言也；文以存质，所以闵质之亡而使质可立也。

天下之无道也，质固浇矣，而犹有存焉者，动止色笑之闲，对人而生其媿怍。不知道者曰：“忠孝慈友之浅深厚薄，称其质而出之，而何以文为？”则坦然行于忻戚之便安，而后其质永丧而无余。今且使父兄被罪者肉袒于阙，子弟坐刑者退省于官，则虽不肖者，亦愿其父兄子弟之免，而已可以即安。此情一动，而天性之孝慈，相引而出，小人之恶敛，而君子之志舒，此非救衰薄、挽残忍之上术与？

近世有南昌熊文举者，为吏部郎，其父受戮于家，贻书文举，为人求官，逡者得之，其父逮问遣戍，而文举以不与知勾免，涖事如故，渐以迁官，未三年而天下遂沦。悲哉！三纲绝，人道蔑，岂徒一家之有余殃哉！

【七】

正统之论，始于五德。五德者，邹衍之邪说，以惑天下，而诬古帝王以征之，秦、汉因而袭之，大抵皆方士之言，非君子之所齿也。汉以下，其说虽未之能绝，而争辨五德者鲜；唯正统则聚讼而不息。拓拔宏欲自跻于帝王之列

，而高闾欲承苻秦之火德，李彪欲承晋之水德；勿论刘、石、慕容、苻氏不可以德言，司马氏狐媚以篡，而何德之称焉？夏尚玄，殷尚白，周尚赤，见于礼文者较然。如衍之说，玄为水，白为金，赤为火，于相生相胜，岂有常法哉？天下之势，一离一合，一治一乱而已。离而合之，合者不继离也；乱而治之，治者不继乱也。明于治乱合离之各有时，则奚有于五德之相禅，而取必于一统之相承哉！

夫上世不可考矣。三代而下，吾知秦、隋之乱，汉、唐之治而已；吾知六代、五季之离，唐、宋之合而已。治乱合离者，天也；合而治之者，人也。舍人而窥天，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，于是而有正闰之辨，但以混一者为主。故宋濂作史，以元为正，而乱大防，皆可托也。夫汉亡于献帝，唐亡于哀帝，明矣。延旁出之孤绪，以蜀汉系汉，黜魏、吴而使晋承之，犹之可也。然晋之篡立，又奚愈于魏、吴，而可继汉邪？萧警召夷以灭宗国，窃据弹丸，而欲存之为梁统；萧衍之逆，且无以愈于陈霸先，而况于警？李存勖朱邪之部落，李昇不知谁氏之子，必欲伸其冒姓之妄于诸国之上，以嗣唐统而授之宋，则刘渊可以继汉，韩山童可以继宋乎？近世有李槃者云然。一合而一离，一治而一乱，于此可以知天道焉，于此可以知人治焉。过此而曰五德，曰正统，嚚讼于廷，舞文以相炫，亦奚用此哓哓者为！

【八】

篡逆之臣不足诛，君子所恶者，进逆臣而授以篡弑之资者也。夫唯曹操、刘裕，自以其能迫夺其君，操不待荀彧之予以柄，而刘穆之、傅亮因裕以取富贵，非裕所藉以兴也。司马懿之逆，刘放、孙资进而授之也，放、资之罪无所遁矣；然放、资固天下之险人也，亦无足诛也。萧道成之逆谁授之？刘秉也。萧鸾之逆谁授之？萧子良也。夫秉之忠，子良之贤，其于放、资，薰莠迥别矣；而优柔恇怯，修礼让之虚文以成实祸，于是而后为君子之所甚恶，以二子者可以当君子之恶者也。金日磾之让霍光也，曰：“臣胡人，且使匈奴轻汉。”自揣审，知光深，而为国亦至矣。然终日磾之世，霍光不敢受封，上官桀不敢肆志，则日磾固毅然以社稷为己任，而特避其名耳。秉以宋之宗室，子良以齐之懿亲，受托孤之重，分位可以制百官，品望可以服天下，忠忱可以告君父；而迂回退异，知奸贼之叵测，而冥冥然修礼让之文，宗社之任在躬，愴忘而不恤。岂徒其果断之不足哉？盖亦忠诚之未笃也。是以君子恶之也。

易曰：“谦，德之柄也。”君子以谦为柄，而销天下之竞，岂失其柄以为谦，而召奸究以得志乎？秉终受刃，而子良鬱鬱以亡，亦自悔之弗及矣。更称“子良仁厚，不乐世务，故以辅政推鸾”。诚不乐世务也，山之椒，水之湄，独寐寤歌，胡为乎立百僚之上而不早退也？

◎鬱林王

【一】

孟子曰：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。”尚书删自仲尼，且不司尽信，况后世之史哉？郁林王昭业之不足为君，固已。然曰：“世祖积钱及金帛不可胜计，未替岁而用尽”，则诬矣。夷考替岁之中，未尝有倾宫璇室裂绘凿莲之事也，徒以掷涂赌跳之戏，遂荡无穷之帑乎？隋炀之侈极矣，用之十三年而未竭，郁林居位几何时，而遽空其国邪？当其初立，王融先有废立之谋矣；萧鸾排抑子良，挟权辅政，即有篡夺之心矣。引萧衍同谋，而征随王子隆，于是而其谋益亟，郁林坐卧于刀锯之上，而愚不知耳。鸾已弑主自立，王晏、徐孝嗣文致郁林之恶，以揜骛滔天之罪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乎？

史于宋主子业及昱，皆备纪其恶，穷极蕝媒，不可以人理求者，而言之已确，岂尽然哉？乱臣贼子弑君而篡其国，诘可曰君有小过而我固不容，则极乎丑詆而犹若不足，固其所矣。夫宋孝武之愆于逆劭也，明帝之必欲立昱而固其位也，齐武之明而俭也，夫岂不知子孙之不肖而思有以正之乎？大臣挟人人可为主之心，不以戴贼为耻，谁与进豫教之道于先，献箴规之言于后者。待其不道，暴其恶以弑之已耳。此三数君者，亦尝逆师保之训，杀忠谋之臣否邪？此可以知在廷之心矣。人道绝，廉耻丧，公然讦数其君之恶，而加以已甚之辞，曰：此其宜乎弑而宜乎篡者也。恶足信哉！

【二】

人而不仁，言动皆非人之所测；天下而不仁，向背皆任其意之所安。不仁者，非但残忍伎害之谓也。残忍伎害者，抑必先蒙昧其心，漠然于身，漠然于天下，而后敢动于恶而无忌。虽然，犹或有时焉，遇大不忍之事，若鬼神临之，而惻惻以不宁，则人亡其仁，而仁未遽去其心也。唯夫为善不力，为恶不力，漠然于身，漠然于天下，优游徜徉而夷然自适者，则果不仁也，如死者之形存而哀乐不足以感矣。此其为术，老聃、杨朱、庄周倡之，而魏、晋以来，王衍、谢鲲之徒，鼓其狂澜，以荡患孝之心，弃善恶之辨，谓名义皆前识也，谓是非一天籁也，于我何与焉？漠然于身而丧我，漠然于天下而丧耦，其说行，而天下遂成一刀刺不伤、火焚不爇之习气，君可弑，国可亡，民可涂炭，解散披离，悠然自得，尽天下以不仁，祸均于洪水猛兽而抑甚焉。

萧鸾之弑郁林也，谢朓与客围碁，局竟，遂卧而不问；虞惊闻变，但曰“王、徐缚袴废天子，天下岂有此理邪？”江革则托疾吐啜而去；谢朓出为吴兴守，致酒数斛与其弟，曰：“可力饮此，勿豫人事。”此数事者，当时传之以为高。而立人之朝，食人之禄，国亡君弑，若视黄雀之啄螳螂，付之目笑，非至不仁者，其能若此乎？故刻薄残忍者，清之不戢，祸及君亲，而清宵一

念，犹有媿悔之萌。唯若淪、惊、斃、拙之流，恬然自适，生机斩而痛痒不知，仁乃永不生于其心，而后人理尽绝。士大夫倡之，天下效之，以成乎不仁之天下。追原祸始，唯聃、朱、庄、列“守雌”“缘督”之教是信，以为仁之贼也。君子恶而等之洪水，恶此而已。

◎明帝

【一】

人才之靡也，至齐、梁而已极。非尽靡也，尸大官、执大政者，靡于上焉耳。明帝之凶悖，高、武之子孙，杀戮殫尽而后止，而大臣谈笑于酒弈之间自若也。乃晋安王子懋之死，其防閤陆超之、董僧慧先与子懋谋举兵者，独能不昧其初心：僧慧则请大斂子懋而之死，业已无杀之者，而视子懋幼子讯父之书，一恸而卒；超之或劝其逃，而曰“吾若逃亡，非唯孤晋安之恩，亦恐田横之客笑人”，端坐以待囚，而为门生所杀，头陨而身不僵。夫二子者，非但其慷慨以捐生也，审于义以迟回，濒死而不易其度，使当托孤寄命之任，其不谓之社稷之臣与？乃皆出自寒门，身为武吏，其视王、谢、徐、江、世胄华门清流文苑之选，世且以为泾、渭之殊，而以较彼之转而忘君、安心助逆者，果谁清而谁浊也；故曰：尸大官、执大政者靡于上，而下未尽然也。

永嘉之后，风俗替矣。而晋初东渡，有若郗鉴、卞壶、桓彝之流，秉正而著立朝之节；纪瞻、祖逖、陶侃、温峤，忘身以弘济其艰危。乃及谢傅薨，王国宝用事以后，在大位者，若有衣钵以相传，擅大位以为私门传家之物，君屡易，社屡屋，而磐石之家自若；于是以苟保官位为令图，而视改姓易服为浮云之聚散。唯是寒门武吏，无世业之可凭依，得以孤致其惻隐羞恶之天良。繇此言之，爵禄者，天子齐一人心、移易风俗之大权在焉，不可与下以固然，而使据之以为己重，其亦明矣。世业者，天子之守也，非下之所得怙也。闾井之子弟，受一顷田于祖父，而即以赋税怨县官，亦何以异于此哉？拓拔宏曰：“君子之门，无当世之用，要自德行纯笃。”纯笃云者，岂不恤名义，长保其富贵之家世而已乎？

【二】

拓拔宏之伪也，儒者之耻也。夫宏之伪，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。欲迁雒阳，而以伐齐为辞，当时亦孰不知其伪者，特未形之言，勿敢与争而已。出其府藏金帛衣器以赐群臣，下逮于民，行无故之赏，以饵民而要誉，得之者固不以为德也，皆欺人而适以自欺也，犹未极形其伪也。至于天不雨而三日不食，将谁欺，欺天乎？人未有三日而可不食者，况其在豢养之子乎！高处深宫，其食也，孰知之？其不食也，孰信之？大官不进，品物不具，宦官宫妾之侧孰禁之

？果不食也欤哉！而告人曰：“不食数日，犹无所感。”将谁欺，欺天乎？

宏之习于伪也如此，固将曰圣王之所以圣，吾知之矣，五帝可六，三王可四也。自冯后死，宏始亲政，以后五年之闲，作明堂，正祀典，定祧庙，祀圜丘迎春东郊，定次五德，朝日养老，修舜、禹、周、孔之祀，耕藉田，行三载考绩之典，禁胡服胡语，亲祠阙里，求遗书，立国子大学四门小学，定族姓，宴国老庶老，听群臣终三年之丧，小儒争称之以为荣。凡此者，典谟之所不道，孔、孟之所不言，立学终丧之外，皆汉儒依托附会、逐末舍本、杂识纬巫覡之言，涂饰耳目，是为拓拔宏所行之王道而已。尉元为三老，游明根为五更，岂不辱名教而羞当世之士哉？故曰儒者之耻也。

德立而后道随之，道立而后政随之。诚者德之本，欺者诚之反也。汉儒附经典以刻画为文章，皆不诚之政也。而曰帝之所以帝，王之所以王，在是而已。乃毕行之以欺天下后世者唯宏尔。后之论者犹艳称之，以为斯道之荣，若汉、唐、宋之贤主俱所无逮者。不恤一日之劳，不吝金钱之费，而已为后世所欣慕，则儒者将以其道博宠光而侈门庭乎？故曰儒者之耻也。

虽然，抑岂足为君子儒之耻哉？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，本之以德，立之以诚，视宏之所为，沐猴之冠，优俳之戏而已矣。备纪宏之伪政于史策，所以示无本而效汉儒附托之文具，则亦索虏欺人之术也，可以鉴矣。

【三】

王敬则之子幼隆，以谢朓其姊婿也，告以反谋，而朓发之，敬则败死，朓迁吏部，则夫妇之恩绝；其后始安王遥光要与同反，复以告左兴盛，为遥光所杀，则保身之计亦迷；故论者以咎朓之倾险。虽然，使朓从幼隆而秘其谋，从遥光而受卫尉卿之命以为内应，于义既已不可，而事败骈诛，又何足以为全身之智乎？呜呼！士之处乱世遇乱人也难矣。若朓者，非有位望之隆足为重轻，干略之长可谋成败者也，徒以词翰之美见推流辈而已而不轨以徼幸者，必引与偕而不相释，夫朓亦岂幸有此哉？无端苦以相加，而进有叛主之逆，退有负亲戚卖友朋之憾，“握粟出卜，自何能谷”。朓之诗曰：“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。”诚哉其可悲乎！

夫朓直未闻君子之教、立身于寡过之地而已，非怀情叵测、陷人以自陷之佞人也，而卒以不令而死。夫君子之处此，则有道矣：可弗仕，勿仕也；仕可退，无待而退也；无可退焉，静而若愚，简而若荡；既已为文人矣，山川云物之外，言不及于当世，交不狎于乱人，则庄周所谓才不才之闲者近之。而益之以修洁，持之以端严。乱人曰：此沈酣词艺而木强不知道者，未足与谋也。则虽怀慝而欲相告，至其前而默然已退。荣不得而加，辱不得而至，福不得而及，祸不得而延，庶其免夫！朓之不能及此也，名败而身随之，宜矣。虽然，又

岂若范晔、王融、祖珽与魏收之狂悖猥鄙乎？谚曰：“文人无行。”未概可以加眇也。

◎东昏侯

【一】

扬雄曰：“鸿飞冥冥，弋者何篡焉？”雄未能践其言也，若其言，则固可深长思也。冥冥者时也，飞者道也；鸿以飞为道，不待冥始飞也，而所以处冥者得矣。弋者之不篡，非有篡之之心，限于冥而罢其机牙也。苟有可篡，则于冥而篡之也滋甚。唯使弋者忘其篡之情，而后鸿以安于云逵，其以销弋者之情已久矣。

王敬则反，欲劫何胤为尚书令，散则长史王弄璋曰：“何令高蹈，必不从；不从，便应杀之举大事，先杀名贤，必不济。敬则乃止。夫胤何以得此于弄璋乎？至何点而尤危矣，崔慧景反，逼点召之，点弗能脱，唯日与谈佛义，不及军事。慧景败，东昏侯欲杀点，萧畅曰：点若不诱贼共讲，未易可量。”东昏乃止。点又何以得此于畅邪？点与胤之时冥矣，上有乱君，下有乱臣，而二子若罔知也，守其飞之恆而已。二子者，学于浮屠氏者也，而守其恆以自安于道，且若此矣，况君子之忠信为甲冑，礼义为干櫓者乎！飞绝于地，而非有择地。故二子迫处于吴、越之闲，而不必浮海滨而居荒峽。飞无求于人而人自仰之。放杨、弄璋不必与相知，而曲为之护。乱君乱臣，弋之不可，而弋之之志自消。二子岂以飞为避弋之术哉？自翔于云路，而弋固莫能篡也。

故飞者，非怙之以不可篡也；冥者，非可乘以飞之机也。天下无道，吾有其道，道其所道，而兴天下无兴。然而道之不可废也，不息于冥，亦不待冥而始决也。持己自正，修其业而人心自顺，生死祸福，俟之天，听之世，己何知焉？是故扬雄氏之言。可深长思也，而非固为暗晦以图全之陋术也，愈于庄生曳涂之说远矣。

【二】

齐之逆，非曹、马、刘氏之比也；东昏之虐，非苍梧、郁林之比也；故萧衍虽篡，而罪轻于道成。乃自宋以来，天下之灭裂甚矣，一帝殂，一嗣立，则必有权臣不旋踵而思废之。伺其失德，则暴扬之，以为夺之之名。当宸之席未，今将之械已成。谢晦一启戎心，而接迹以兴者不绝，至于东昏立，而无人不思攘臂以仍矣。江祐也，刘暄也，萧遥光也，徐孝嗣也，沈文季也，陈显达也，崔慧景也，张欣泰也，死而不惩，后起而益烈，汲汲焉唯手刃其君以为得志尔。身为大臣，不定策于顾命之日，不进谏于失德之始，翘首以待其颠覆，起而杀之。呜呼！君臣道亡，恬不知恤，相习以成风尚，至此极矣！

拓拔氏闻风而起，元禧无故而乘其主之出猎，遂欲举兵以内乱。自有天地

以来，人道之逆，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。能挽其狂波而扶名义于已坠者，顾不伟与！于是而萧懿独秉耿耿之忠，白刃临头而不易其节，弟衍说之而不听，张弘策说之而不听，徐曜甫说之而不听，祸将及矣，曜甫知之，劝其奔襄阳，而奋然曰：“自古皆有死，岂有叛走尚书令邪？”可不谓皎皎炎炎，天日在心，而山岳孤立者乎！沈庆之不忍废子业而死，犹有低回之心焉，懿则引领受刃，以全大臣之节，尤为烈矣。一人风之，而天下之心亦动。故自是以后，自非决志篡夺，不敢视嗣君如圈豚、旋拥立而旋执杀之，懿之为功于名教大矣哉！炀之者谢晦，扑之者懿也。晦罪滔天，而懿之功又岂可泯乎？

【三】

孟昶与刘裕同起，卢循寇逼而昶惧以死；萧颖胄与萧衍同起，萧瓚兵逼江陵而颖胄惧以死；庸人轻动而丧其神守，裕与衍固不以其存亡为轻重也。乃昶、颖胄之无定情固矣，假令不死，而裕、衍之势成，昶、颖胄其能终匡晋、齐乎？抑知己之非裕、衍之敌而不争乎？昶且为刘毅，颖胄且为沈攸之也无疑；则其死也，又裕、衍之幸也。昶死而刘毅无援，颖胄死而衍安坐以有国；天下稍宁，免于兵争者五十余年，则颖胄之死，非徒衍之幸，抑天下之幸也。

颖胄之立南康王也，非衍志也，颖胄挟以制衍也。故于诸篡主，唯衍差为近正者有二：颖胄恒怯，欲请救于魏，其时元英方欲乘乱以袭襄阳，幸其主不从耳，而请援以挑之，是授国于索虏也。衍毅然曰：“丈夫举事，欲清天步，岂容北面请救戎狄？”则其视刘文静之引突厥以贻后患者为正矣。颖胄之立南康也，果不忘萧鸾之血祀乎？抑道成立顺帝、萧鸾立海陵之故智耳。已正君臣之分，而又夺而弑之，则君臣之道，遂沦丧而无余。衍之东下也，东昏已死于张稷之手，衍乃整勒部曲以入建康，自以宣德太后令承制受百僚之敬，而非受命于南康。南康王至姑熟，而衍已自立，未尝一日立于南康之廷。非已立之，未尝臣之，则视唐之奉代王而逼之禅也，又有闲矣。故曰视诸篡者为近正也。藉令颖胄不死，必阳奉南康以与衍争，而规灭衍以自篡；不胜，则北引索虏以残中国仅存之统，王琳之祸，颖胄先之矣。故颖胄之死，非徒衍之幸，抑天下之幸也。

乃若衍之恶不可掩者，则弑和帝是已。衍固欲置之南海，而沈约以危词动之，然衍以是恶约，夺其权而加以恶谥，则衍且有自艾之心矣。若颖胄之茸顽，而欲师道成、鸾之故辙，死而其愿隐耳，衍之所不屑也。卷十七

◎梁武帝

【一】

齐、梁之际，天下始有志节之士。马仙琕之不降也，何胤、何点之召而不赴也，颜见远之死也，梁武能容之，而诸君子者，森森自立于人伦，晋、宋以

来顽懦之风，渐衰止矣，非待梁武之奖劝之也。夫齐之得国也，不义之尤者，东昏之淫虐亦殊绝，而非他亡国之主所齿，齐亦何能得此于天下士哉？

风教之兴废，天下有道，则上司之；天下无道，则下存之；下亟去之而不存，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。大臣者，风教之去留所托也。晋、宋以降，为大臣者，怙其世族之荣，以瓦全为善术，而视天位之去来，如浮云之过目。故晋之王谧，宋之褚渊，齐之王晏、徐孝嗣，皆世臣而托国者也，乃取人之天下以与人，恬不知耻，而希佐命之功。风教所移，递相师效，以为固然，而矜其通识。故以陶潜之高尚，而王弘不知自愧，强与纳交，己不媿而天下孰与媿之？则非凜秋霜、悬白日以为心，亦且徜徉而有余地。至于东昏之世，尸大位、秉大政、传此鬻君贩国之衣钵者，如江祐、刘暄、沈文季、徐孝嗣之流，皆已死矣。东昏所任茹法珍、梅虫儿诸宵小，又皆为人贱恶而不足以惑人。其与梁武谋篡者，则沈约、范云，于齐无肺附之寄，而发迹于梁以乍起者也。于是而授受之际，所号为荐绅之领袖者，皆不与焉。则世局一迁，而夫人不昧之天良，乃以无所传染而孤露。梁氏享国五十年，天下且小康焉。旧习祓除已尽，而贤不肖皆得自如其志意，不相谋也，不相溷也。就无道之世而言之，亦霪雨之旬，乍为开霁，虽不保于崇朝之后，而草木亦蓁蓁以向荣矣。

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”。故党锢兴而汉社移，白马沈而唐宗斩；世臣之重系安危也，继治之世然也。宿草不除，新萑不发，故宋、齐鬻君贩国之老奸绝，而齐有自靖之臣；世臣不足倚而亟用其新也，继乱之世然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岂有位大权尊、名高族盛者在其目中哉？“八表同昏，平路伊阻”，陶令之风，不能以感当时，而可以兴后世，则又不可以世论者也。

【二】

谢朓与何点、何胤同征不赴，而朓忽自至，角巾白舆，拜谒以受司徒之命，人知丑之，亦知朓之不终其节者，何以冒天下后世之讥而不恤邪？朓于时老矣，且受三事之命，终不省录职事。当无所希冀之暮年，而未尝贪权利以自裕，朓何味于名实哉？盖有迫之者也。孰迫之？子弟之迫之也。盖谢氏于此，历三姓而皆为望族，眇死而势衰，朓终隐而其族之气燄熄矣。当郁林且弑之日，朓戒弟澹以勿与，齐明篡而不与推戴之功，子弟方且怪焉。迫东昏虐杀而幸保其宗，朓可以先见服其子弟。及梁篡而朓犹远引，子弟又不能弗怪也。己而梁位定，梁政行，粲然可观，则子弟观望之心释，而竞进之志不可遏。朓不出而见绝于当世，则闺门之内，相迫以不容，朓于此亦无可如何，而忍耻包羞，不憚以老牛为牺，而全其舐犊之恩也，是可悲也。

至尊者君，而或能抗之矣；至亲者父，而或且违之矣；琐琐禽犊，败人之名节，垂老而丧其本心，亦可畏也夫！悠悠天下，孰有如王思远之于兄晏，劝

其自裁而免于逆死者乎？“母也天只，不谅人只”，父母之不谅，可形之歌叹，而子弟之相煎，其威更踰于天。白首扶筇，唯其所遣，至此哉！陶令之子，不爱纸笔，幸也，而何叹焉？

【三】

晋武任贾充而乱其国，宋武任谢晦、傅亮而翦其子，故梁废王亮为庶人，用徐勉、周舍而抑沈约，诚有鉴于彼也。充、晦、亮，魏、晋之世臣也，何怨于故君，而望风献款，屋其社，馁其鬼，歼其血胤，不问而可为寒心。晋、宋之主，举国而听之，何其愚邪？

或曰：人为我犯难以图，我因以得天下，既得而忘之，疑于寡恩。晋、宋之主所以沾沾而不忍，亦过之失于厚者也。汉高之斩丁公，则过之失于薄者也。失之厚而祸非所谋，亦奚必不可哉？

曰：此不可以小人怀惠之私为君子之厚也。乱人不死，天下不宁，怙恶相比，怀其私恩，则祸乱弗惩；岂区区较量于厚薄者乎？晋惠公杀里克，传春秋者，谓里克非惠公之所得杀，非也。乱臣贼子，天下无能正其罚，而假手于所援立之君，天道也，非人之所可用其厚薄之私者也。梁武之于此，天牖之，弗容自昧矣。沈约之于齐，仕未显也，故其罪轻于王亮，亮，大臣也，约虽抑而不废，亮永废而不庸，天理之差也。张稷逃于刑而死于叛民，恶尤烈于亮与约也。天之所罚，梁不逆焉，故得免于贾充、谢晦之祸。若不能免媿于己，因以恕人，相劝以恶，而祸乃不讫。以之为厚，自贼而贼世，庸有救乎？

【四】

缙萦、吉玢之事，人皆可为也，而无有再上汉阙之书、挝梁门之鼓者，旷千余年。坐刑之子女，亦无敢闻风而效之，何也？不敢也。不敢者，非畏也，父刑即不可免，弗听而已矣，未有反加之刑者，亦未有许之请代而杀之者，本无足畏，故知不畏也。不畏而不敢者，何也？诚也。平居无孺慕不舍之爱，父已陷乎罪，抑无惊哀交迫之实。当其挝鼓上书之日，而无决于必死之心，青天临之，皎日照之，万耳万目交注射之，鬼神若在其上而鉴观之，而敢饰说以欺天、欺鬼、欺人、欺己、以欺天子与法吏也，孰敢也？缙萦、吉玢之敢焉者，诚也；天下后世之不敢效者，亦诚也。诚者，天之道也，人之心也。天之道，其敢欺也乎哉！于是而知不敢之心大矣。

天有所不敢，故冬不雷而夏不雪；地有所不敢，故山不流而水不止；圣人有所不敢，故禹、汤不以天下与人，孔子述而不作。人皆有所不敢之心，行于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中，君子以立诚而居敬。昧其所不敢，而效人之为以欺天下，则违天而人理绝。王莽自以为周公，曹丕自以为舜、禹，敢也；扬雄以法言拟论语，王通以元经拟春秋，敢也。闻古有之，不揣而倣之，愚夫愚妇所不自

欺之心，僻而辨、伪而坚者，无所惮而为之，皆自绝于天者也。然则有效缙縻、吉玃之为者，明主执而诛之可也。

【五】

惟以势利为心，则无所不至，故鄙夫而与事君，上以危国而下以亡身也，必矣。赵修得幸于元恪，甄琛、王显谄附之，高肇忌修，将发其奸，琛、显惧而背修附肇，助肇攻修，密加重刑，杀修以灭口，险而很也如是，亦可畏哉！虽然，无足怪也，鄙夫之情所必至也。小人之与鄙夫，气相翕而忘其相害，机相制而不畏其相倾，非异也；所异者，君子不审，见其反面相攻，而信以为悔过自新，抚而收之，则愚矣。过有可悔，有不可悔。沈溺佞幸羶秽之中，与相胶漆，过之不可悔者也，而何为听之？

易曰：“君子豹变。”言豹文蔚纒勿切而不章，虽能变物，而小人之所革者，徒面而已，中固未革，莫之变也。蔡京不旬日而尽改新法，司马公何为而信之哉？工于面者忍于心，疾叛其所与交狎者，致之死亡而心不为之怵，斯人也，虽在胁从罔治之科，而防之也必严。故圣人之待人恕矣，而斥言其不可与事君，绝之唯恐其不至也。开以悔过之科，则鄙夫之悔也，捷于桴鼓，一无所不至之情耳。君子而为其所罔哉！

【六】

三代之教，一出于天子所立之学宫，而下无私学。然其盛也，天子体道之精，备道之广，自推其意以为教，而师儒皆喻于道，未尝画近小之规，限天下之聪明，以自画于章程之内。其道略见于大学，若是乎其渊深弘博，而不以登天为疑也！且自天子之子以降无异学，公卿大夫士之子弟，自以族望而登于仕，非以他日受禄，歆之以利而使学，故学者亦无苟且徇时，求合于章程以徼名利，则学虽统于上，而优游自得者，无一切之法以行劝惩，亦犹夫人之自为学焉而已也。乃流及于三季之末，文具存而精意日以泯忘，国家之教典，抑且有志之士所鄙，而私学兴、庠序圯矣。非但其法之弛也，法存而以法限之，记问之科条愈密而愈偷也。以三代之圣王不能持之于五世之后，而况后之有天下者，道不本诸躬，教不尽其才，欲以齐天下之英才而羈络之，不亦难乎！

乃或为之说曰：“先王以学域天下之耳目心思而使不过，然则非以明民而以愚民，学其桎梏乎？”后世之学，其始也为桎梏，而其后愈为君子所不忍言，故自周衰而教移于下。夫孔子岂为下而倍，尸天子之道统乎？教亡于天下，圣人之所重忧，不容不身任之，亦行天子之事，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。教移于下，至秦而忌之，禁天下以学，而速丧道以自亡。然则后之有天下者，既度德、量力、因时，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，则弘奖在下之师儒，使伸其教，虽未足以几敬敷五教、典胄教乐之盛，而道得以不丧于世。梁武帝既置五经博士

于国学，且诏州立学矣，而不敢自信为能培养天下之俊士，一出于乡国之教也，又选学士往云门山就何胤受业，知教之下移而不辄之于上，亦贤矣哉！

三代以还，道莫明于宋，而其所始，则孙明复、胡安定实开其先，至于程、朱而大著，朱子固尝推孙、胡之功矣。夫宋于国学郡县之学，未尝不详设而加厉也，而教之所自兴，必于孙、胡；道之所自明，必于程、朱；何也？国家以学校为取舍人才之径，士挟利达之心，桎梏于章程，以应上之求，则立志已荒而居业必陋。天子虽欲游学者之志于昭旷之原而莫繇，固不如下之为教为学也，无进退荣辱之相禁制，能使志清而气亦昌也。韩侂胄、张居正亟起而隳塞之，呜呼！罪浮于桀、纣矣。

或曰：“教出于下，无国家之法以纠正之，则且流于异端而为人之心之害。”是固然也，即如何胤者，儒而诡于浮屠氏者也。然所恶于异端者，为知有学而择术不审者言耳。若夫坏人心、乱风俗、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，莫烈于俗儒。俗儒者，以干禄之鄙夫为师者也，教以利，学以利，利乃沁入于人心，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，固异端之所不屑者也。即如何胤者，以浮屠乱道矣，然王敬则欲召与同反而不敢召，武帝征与谋篡而终不就，大节固不踰矣。若彼守国家教术之章程，桎梏于仕进之捷径者，则从乱臣贼子而得显荣，亦曰：“吾之所学求利达者本无择也，诵诗读书以徼当世之知而已矣。”则其清浊之相去，不已天地悬隔哉！故孟子之论杨、墨曰：“归斯受之。”归而可受者，所学非、而为己之初心可使正也。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，师鄙夫而学鄙夫，非放豚也，乃桀虎也，驱之而已矣，又何受焉？教移于下而异端兴，然逃而归焉可俟也，非后世学宫之教，桀虎而傅之翼者比也。上无礼，下无学，而后贼民兴，学之统在下久矣。

〔七〕

弛盐禁以任民之采，徒利一方之豪民，而不知广国储以宽农，其为稗政也无疑。甄琛，奸人也，元恪信之，罢盐禁，而元勰邢峦之言不用。夫琛之欺主而恪听其欺，固以琛为利民之大惠，而捐己以从之也。人君之大患，莫甚于有惠民之心，而小人资之以行其奸私。夫琛之言此，非自欲乾没，则受富商豪民之赂而为之言尔。于国损，于民病，奚恤哉？

呜呼！民之殄瘁也，生于窃据之世，为之主者，惠民之心，其发也鲜矣。幸而一发焉，天牖之也。天牖之，小人蔽之，蔽焉而尼之不行，虽有其心，如无有也，犹可言也。蔽焉而借之以讎其奸私，则惠民之心于以贼民也，无可控告也。上固曰：“吾以利民也，其以我为非者，必不知恩者也，必挠上而使不得有为者也，必怀私以牟利者也。”而小人之藏慝，终不觉其为邪。哀此下民，其尚孰与控告哉？不信仁贤，而邪佞充位，仁而只以戕，义而只以贼，毒流

天下，而自信为无过。于是而民之死积，而国之危亡日迫而不知。太平之歌颂盈于耳，而鸿鹰之哀鸣偏于郊。其亡也，不足恤也。民亦何不幸而生斯世也！

【八】

将不和，则师必覆，将岂易言和者哉？武人之才不竞，则不足以争胜，有功而骄，其气锐也；无功而恃，其耻激也；智者轻勇者而以为爪牙，勇者藐智者而讥其啸诺，气使之然也。响响然易与，而于物无争，抑不足称武人之用矣。韩信任为大将，而羞伍樊哙；关羽自命亲臣，而致忿黄忠；不和也而导之以和，非君与当国大臣善为调驭，安能平其方刚之气乎？汉高能将将矣，而不能戡韩信之骄，无以得信之情也。武侯、费诗能消关羽之戾，能得羽之情也。

曹景宗，骁将也，韦叟执白角如意、乘板舆以麾军，夫二将之不相若，固宜其相轻矣。武帝豫敕景宗曰：“韦叟，卿之乡望，宜善敬之。”得将将之术矣。敕叟以容景宗易，敕景宗以下叟难。然而非然也，叟能知景宗之鸷，而景宗不能知叟之弘，景宗之气敛，而何患叟之不善处景宗邪？且其诏之曰“一韦叟，卿之乡望”，动之以情，折之以礼，而未尝有所抑扬焉。叟以景宗之下己，而让使先己告捷，景宗乃以叟之不伐，而变卢雉以自抑。如其不然，叟愈下而景宗愈亢，叟抑岂能终为人屈乎？武帝曰：“二将和，师必济。”自信其御之之道得也。钟离之胜，功侔淝水，岂徒二将之能哉。

【九】

梁制：尚书令史，并以才地兼美之士为之，善政也，而亦不可继也。何也？掾史之任，凡簿书期要，豪毛委琐，一或差讹，积之久则脱漏大。而下行于州郡吏民者争讼不已，其事衰矣。故修志行者，不屑问焉。刑名钱谷工役物料之纷乱，无赏罚以督其后，则不肖者纵以行私，贤者抑忽而废事，若必覈以赏罚，则以细故而伤清流之品行，人士终厌弃而不肯为；其屑为之者，必其冒昧而不惜廉隅者也。则其势抑必于令史之下，别委簿书之职于胥役，而令史但统其纲。是以今之部郎，仍置吏书以司案籍，则令史虚悬而权仍下替。盖自有职官以来，皆苦胥吏之奸诡，而终莫之能禁。夫官则有去来矣，而吏不易，以乍此乍彼之儒生，仰行止于习熟之奸吏，虽智者不能胜也。于是而吏亦有三载考成、别迁曹署之例，然而无补也。官者，唯朝廷所命，不私相授受者也；吏虽易，而私相授受者无从禁止。且其繁细之章程，必熟尝而始悉，故其练达者，欲弗久留其司而不得；易之，而欲禁其授受也，抑必不能；则其玩长上以病国殃民，如尸蚘之在腹，杀之攻之，而相续者不息。此有职官以来不可革之害，又将奚以治之邪？

夫奸吏亦有畏焉，诃责非所畏也，清察非所畏也，诛杀犹非所畏也，而莫畏于法之简。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，其违之者亦易见，上之察之也亦易矣。

即有疏漏，可容侵罔者，亦纤微耳，不足为国民之大害也。唯制法者，以其偶至之聪明，察丝忽之利病，而求其允协，则吏益争以繁密诘曲衡其慎而讎其奸。虽有明察之上官，且为所惑蔽，而昏窳者勿论矣。夫法者，本简者也，一部之大纲，数事而已矣；一事之大纲，数条而已矣。析大纲以为细碎之科条，连章屡牒，援彼证此，眩于目而荧于心，则吏之依附以藏慝者，万端诡出而不可致诘。惟简也，划然立不可乱之法于此，则奸与无奸，如白黑之粲然。民易守也，官易察也，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；而远郊农圃之子，苟知书数，皆可抱案以事官。士人旦絃诵而暮簿领，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，虽闲有疏脱，而受其愚蔽，不亦鲜乎！则梁以士流充令更之选，治其末而不理其本，乍一清明而后必淆乱，故曰不可继也。语曰：“有治人，无治法。”人不可必得者也，人乃以开治，而法则以制乱，安能于令史之中求治人乎？简为法而无启以乱源，人可为令史也，奚必十哉？

【一〇】

圣王之教，绝续之际大矣哉！醇疵之小大，姑勿苛求焉，存同异于两闲，而使人犹知有则，功不可没已。其疵也，后之人必有正之者矣。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议己，而患其无可议也。周公而后，至汉曹褒始有礼书；又阅四姓，至齐伏曼容始请修之；梁武帝乃敕何佟之、伏暄终其事，天监十一年而五礼成。其后嗣之者。唯唐开元也。宋于儒者之道，上追东鲁，而典礼之修，下无以继梁、唐，是可惜也。朱子有志而未逮焉，盖力求大醇而畏小疵，慎而蕙，道乃息于天下矣。夫以彝伦攸斁之张孚敬而小有釐定，抑可矫历代之邪诬而反之于正。若惧其未尽物理而貽后人之挾发，则又何所俟而始可愜其心乎？有其作之，不患其无继之者。秦灭先王之典，汉承之而多固陋之仪，然叔孙通之苟简，人见而知之，固不足以惑天下于无穷也。若叔孙通不存其髣髴，则永坠矣。曹褒之作，亦犹是也，要其不醇，亦岂能为道病哉？至于梁而人知其谬，伏曼容诸儒弗难革也。如封禅之说成于方士，而诸儒如许懋者，正名其为纬书之邪妄，辨金泥玉简之诬，辟郑玄升中之误。繇此推之，梁之五礼，其贤于汉也多矣。然非有汉之疵，则亦无据以成梁之醇。故患其绝也，非患其疵也，疵可正而绝则不复兴也。

夫礼之为教，至矣大矣，天地之所自位也，鬼神之所自绥也，仁义之以为体，孝弟之以为用者也；五伦之所经纬，人禽之所分辨，治乱之所司，贤不肖之所裁者也，舍此而道无所丽矣。故夷狄蔑之，盗贼恶之，佛、老弃之，其绝可惧也。有能为功于此者，褒其功、略其疵可也。伏曼容诸子之功伟矣，梁武帝不听尚书庶务权輿欲罢修明之议，固君子之所重嘉，而嗣者其谁邪？

【一一】

与人同逆而旋背之，小人之恒也。利其同逆而亲任之，比于匪人，必受其伤，则晋于贾充、宋于谢晦是已。己谋逆而人成之，因杀其人以掩己之恶，其恶愈大，杨广杀张衡，朱温杀氏叔琮，而死亡旋踵，天理之不可诬也。使司马昭杀贾充以谢天下，天下其可谢，而天其弗亟绝之邪？己谋逆而人成之，事成而恶其人，心之不昧者也。存人心于百一者，恶其人则抑且自恶，坐恶其影，梦恶其魂，乃于同逆者含恶怒之情，而抑有所禁而不能发，心难自诬，无可如何而听其自毙，则梁武之于沈约、张稷是已。

沈约非齐之大臣，梁武辟之，始与国政，恶固轻于贾充、谢晦矣。然和帝方嗣位于上流，梁武犹有所疑，而约遽劝之以速夺其位；梁武欲置和帝于南海，而约劝梁以决于弑；盖帝犹有惮于大逆之情，而约决任天下之恶以成之，是有人心所必愤者也。若张稷者，自以己私与王珍国推刃其君，固梁武之所幸，而实非为梁武而弑，若赵穿之于赵盾，贾充之于司马昭也。故此二逆者，梁武深恶之，而果其所宜恶者也。

虽然，梁武抑岂能伸罪以致讨于约与稷哉？徒恶之而已。恶之深，因以自恶也；于恶之深，知其自恶也。置稷于青、冀，而弗任约以秉均，抑安能违其不可尽泯之秉彝乎？不杀稷而稷矢志以死于叛民，不杀约而约丧魄以死于断舌之梦。帝语及稷而怒形于色，约死而加以恶谥。推斯情也，帝之自疚自赧于独知之隐，虽履天子之贵，若无尺地可以自容也可知矣。然而终不能杀稷与约者，则以视杨广、朱温为差矣，己有愿而不能伸讨于人矣。己有愿而杀助逆之人，然后人理永绝于心。均之为恶，而未可以一概论，察其心斯得之矣。

【一二】

壅水以灌人之国邑，未闻其能胜者也，幸而自败，不幸而即以自亡，自亡者智伯，败者梁武也。智伯曰：一吾今而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。”前乎智伯者，未之有也，而赵卒不亡，智自亡耳。后乎智伯者，梁人十余万漂入于海，而寿阳如故；宋太祖引汾水以灌太原，而刘氏终未有损。天下后世至不仁者，或以此谋献之嗜杀之君，其亦知所鉴乎！

人有相杀之具，而天不废之；天有杀物之用，人不得而用之。虎豹犀象，天之所产，于人为害者也，纣用之，王莽用之，而皆以速亡。彼其以势用而不可以情使，能激之以势，而不能感其情以为我用，一发而不听人之收，自且无如之何，而可使如我之志以效功乎？水无择湮，兽无择噬，以其无择也，故禹与周公抑之驱之，为功烈矣。从而狎之，因而自毙，恶孰甚焉？且夫人之相杀，一与一相当而已，曲直因乎理，彊弱因乎势，杀戮虽多，固一与一相当也。阻滔天之浸，不择顺逆，而逞其欲以使歼焉，方谓我能杀彼而彼不能加我也，然而还自杀矣。志僭而行逆，岂有生理哉？

或曰：“以水灌城而城不坏，退水而城必圯，后世必有行是谋者，引师退水以进攻，彼城圯而我无漂溺之忧。”乃军行泥淖之中，樵苏无备，以攻必死之敌，城虽圯，终不能入，而先为敌禽矣。残忍之谋，愈变而愈左，勿惑其说，尚自免于败亡乎！

【一三】

债帅横于边而军心离，贼吏横于边而民心离，外有寇则速叛，外无寇则必反。边任之重，中主具臣必轻之。袁翻、李崇忧六镇之反，请重将领守令之选，匪特验于拓拔氏，亦万世之永鉴已。

均是将领也，而在边之将，贪残驽阘者，甚于腹里；均是守令也，而在边之守令，污墨冒昧者，甚于内地。夫将领或挟虏寇以恣其所为，犹有辞也。守令之理民也无以异，而贪虐甚焉，无他，才望有余之士，据善地以易奏成劳，则清华之擢，必其所捷得，而在边者途穷望尽，姑偷利以俟归休也。于是而边方郡邑永为下劣之选，才望之士且耻为之，亦恶望其有可任之人乎？且也大帅近而或挫于武人矣，监军出而或辱于中涓矣，刍粮序而或疲于支给矣，重臣临而或瘁于将迎矣。非夫涂穷望尽不获已而姑受一命者，固不屑为也。人士之习见既然，司铨者遂因之以为除授之高下，于是沿边之守令，莫非士流不齿之材，其气荼，其情偷，苟且狼戾，至于人之所不忍为而为之不耻。及边民之憔悴极、反叛起，然后思矫其弊，重选人才以收拾之，祸已发而非旦夕可挽矣。

唯开国之始，无长虑以持其终，愈流愈下而极艰难回也，故袁翻、李崇危言之而不能动当事之心。至于破六韩拔陵、胡琛、莫折大提称戈竞起，而后追用崇言，改镇为州，徒以残危之地，强才臣而致之死地，何嗟及矣！大河以北，人狎于羯胡；五岭以南，民习于寇攘；无人以治之，而中华愈蹙。但此荆、扬、徐、豫之上，蚁封其垤，雀安于堂，不亦悲乎！

【一四】

武帝之始，崇学校，定雅乐，斥封禅，修五礼，六经之教，蔚然兴焉，虽疵而未醇，华而未实，固东汉以下未有之盛也。天监十六年，乃罢宗庙牲牢，荐以蔬果，沈溺于浮屠氏之教，以迄于亡而不悟。盖其时帝已将老矣，畴昔之所希冀而图谋者皆已遂矣，更无余愿，而但思以自处。帝固起自儒生，与闻名义，非曹孟德、司马仲达之以雄豪自命者也；尤非刘裕、萧道成之发迹兵闲，茫然于名教者也。既尝求之于圣人之教，而思有以异于彼。乃圣人之教，非不奖人以悔过自新之路；而于乱臣贼子，则虽有丰功伟绩，终不能盖其大恶，登进于君子之途。帝于是彷徨疚媿，知古今无可自容之余地，而心滋戚矣。浮屠民以空为道者也，有心亡罪灭之说焉，有事事无碍之教焉。五无闲者，其所谓大恶也，而或归诸宿业之相报，或许其懺悔之皆除，但与皈依，则覆载不

容之大逆，一念而随皆消陨。帝于是欣然而得其愿，曰唯浮屠之许我以善而我可善于其中也，断肉而已，绝肉而已，捐金粟以营塔庙而已，夫我皆优为之，越三界，出九地，倏然于善恶之外，弑君篡国，沓起幻灭，而何伤哉？则终身沈迷而不反，夫谁使之反邪？不然，佞佛者皆愚惑失志之人，而帝罔非其伦也。

呜呼！浮屠之乱天下而偏四海垂千年，趋之如狂者，唯其纳天下之垢汙而速予之以圣也。苟非无疾于屋漏者，谁能受君子之典型而不舍以就彼哉？淫坊酒肆，佛皆在焉，恶已贯盈，一念消之而无余媿，儒之駁者，窃附之以奔走天下，曰无善无恶良知也。善恶本皆无，而耽酒渔色、罔利逐名者，皆逍遥淌瀆，自命为圣人之徒，亦此物此志焉耳。

【一五】

元魏神龟二年，其吏部尚书崔亮始立停年格以铨除，盖即今之所谓资也。当时讥其不问贤愚而选举多失。夫其时淫后乱于宫闱，强臣恣于政府，贿赂章，廉耻丧，吏道杂而奸邪逞，用人之失，岂亮立法之不善专尸其咎哉？停年之格，虽曰不揀，然必历年无过而后可以年计，亦未为大失也。国家有用人之典，有察吏之典，不可兼任于一人明矣。吏部司进者也，防其陵躐而已。竞躁者不先，濡滞者不后，铨选之公，能守此足矣。以冢宰一人而欲知四海之贤不肖，虽周公之圣弗能也。将以貌、言、书、判而高下之乎？貌、言、书、判未矣。将以毁誉而进退之乎？毁誉不可任者也。以一人之耳目，受天下之贤愚，错乱遗忘，明者弗免，偶然一誉，偶然一毁，谨识之而他又荧之，将何据哉？唯夫挟私罔利者，则以不测之恩威讎其贪伪，而藉口拔尤，侈非常之藻鉴，公而慎者弗敢也。故吏部唯操成法以奖恬抑躁，而不任喜怒以专己行私，则公道行而士气静，守此焉足矣。若夫大贤至不肖之举不崇朝、惩弗姑待，自有执宪之司，征事采言，以申激扬之典，固非吏部之所能兼也。考无过以积年，升除惟其成法；察贤奸而荐劾，清议自有特操；并行不悖，而吏道自清。停年之格，何损于治理，而必欲以非常之典待寻常守职之士乎？

或曰：周官黜陟，专任冢宰，非与？曰：此泥古而不审以其时者也。周之冢宰，所治者王畿千里，俭于今之一省会也，其政绩易考，其品行易知，岂所论于郡县之天下，一吏部而进退九州盈万之官乎？停年以除吏，非一除而不可复退也，有纠察者随其后也。责吏部者，以公而已矣，明非所可责也。

【一六】

莫折念生反于秦州，元志亟攻之，李苗上书请勒大将坚壁勿战，谓“贼猖狂非有素蓄，势在疾攻，迟之则人情离沮”。此万世之长策也。

天下方宁而寇忽起，勿论其为夷狄、为盗贼，皆一时僿悍之气，曷不畏死

者也。譬如勇戾之夫，忿起而求人与，行数里而不见与者，则气衰而思遁矣。故乍起之兵，所畏者莫甚于旷日而不见敌。其资粮几何也？其器仗几何也？其所得而掳掠者几何也？称兵已久，而不能杀吾一卒，则所以摇惑人心而人从之者又几何也？乃当事者轻与急争也，其不肖之情有二：一则畏怯，而居中持议者，唯恐其深入，则必从舆人以前御而冀缓其忧；一则乘时徼利，而拥兵柄者欲诧其勇，轻用人以试，而幸其有功。且不但此也，司农惮于支給，郡邑苦于输将，顽民吝其刍粟，不恤国之安危，唯思速竟其事，于是而寇之志得矣。冒突以一逞，乘败而进，兵其兵也，食其食也，地其地也，气益锐，人益附，遂成乎不可扑灭之势。然后骄懦之帅，反之以不战，坐视其日强，而国因以亡。

呜呼！以天下敌一隅，以百年之积、四海之挽敌野掠，坐以困之，未有不日消月萎而成擒者，六镇岂能如魏何哉！魏自亡耳。强弱众寡虚实之数较然也，强可以压弱，众可以制寡，实可以困虚，而亟起以授之掠夺，惴惴然惊，悻悻然起，败军杀将，破国亡君，愚者之情形，古今如一，悲夫！

【一七】

人士之大祸三，皆自取之也。博士以神仟欺嬴政而谤之；元魏之臣阿淫虐之女主而又背之；唐臣不恤社稷，阴阳其意于汴、晋，恶朱全忠而又迎之；故坑于咸阳，斫于河阴，沈于白马，皆自取之也。

君子有必去以全身，非但全其生之谓也，全其不辱之身也。拓拔氏以伪饰之诗书礼乐诱天下之士而翕然从之，且不徒当世之士为所欺也，千载而下，论史者犹称道之而弗绝。然有信道之君子，知德而不可以伪欺，则抑岂可欺邪？而鄙夫无识，席晏安，规荣利，滔滔不反，至于一淫姬杀子弑君，而屏息其廷，怀禄不舍。则相率以冥行，蹈凶危而不惜，其习已浸淫胶固而不解，欲弗群趋于死地，其可得乎？

河阴之血已涂郊原，可为寒心甚矣。尔朱荣奉子攸入雒，而山伟孑然一人趋跄而拜赦，吾不知伟之不怖而欣然以来者何心也？盖不忍捐其散骑常侍而已。则二千余人宾宾秩秩奉法驾以迎子攸于河阴者，皆山伟也。廉耻丧而祸福迷，二千余人，岂有一人焉，戴发含齿血在皮中者乎？如其道，则日游于兵刃之下而有余裕；丧其耻，则相忘于处堂之嬉，白刃已加其脰而赴之如归。挟诗书礼乐之迹而怙之，闻声望影而就之，道之贼也，德之弃也。蛾螳之智，死之徒也，自取之也。

【一八】

奸雄之相制也，互乘其机而以相害，然而有近正者焉；亦非徒托于名以相矫而居胜也，仪度其心，固有正者存焉，见为可据而挟之以为得也。乃其机则险矣，险则虽有正焉而固奸雄之为也，特其祸天下者则差焉耳。

尔朱荣挟兵肆虐，狂暴而不足以有为，高欢、贺拔岳皆事之，而欢与岳之意中固无荣也。荣拘子攸于幕下，高欢遽劝荣称帝，欢岂欲荣之晏居天位，而已徼佐命之功以分宠禄乎？荣称帝而速其亡，欢之幸也。乃荣恍惚不自支而悔曰：“唯当以死谢朝廷。”贺拔岳劝荣杀欢，岳岂果欲荣之忠魏以保荣之身名乎？知欢之纳荣于死地而已藉以兴，欢兴而已且为欢下，杀欢而荣在岳之股掌也。欢之权力不如荣，岳之诈力不如欢，荣败而欢可逞，欢死而岳可雄，相忌相乘以相制，亦险矣哉！此机一动而彼机应之，丛毒矢利刃于一堂，目瞬心生，鍼锋相射。庄生曰：“其发也如机括。”此之谓也。

然而岳之言为近正矣，为魏谋，为荣谋，执大义以诛欢，则他日之叛尔朱兆、陷雒阳、走元修之祸亦息。岳即为欢，固不如欢之狡悍以虔刘天下于无穷也。何也？岳之心犹有正焉者存也。

【一九】

张骏伤中原之不复，而曰：“先老消谢，后生不识，慕恋之心，日远日忘。”呜呼！岂徒士民之生长于夷狄之世者不知有中国之君哉？江左君臣自忘之，自习而自安之，固不知中原为谁氏之土，而尽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！拓拔氏封刘昶为宋王、萧赞为齐王，以为宋、齐之主，使自争也，梁亦以元颢为魏王而使之争。拓拔氏遣将出兵，助刘昶、萧宝寅以南侵，梁亦使陈庆之奉元颢而北伐。相袭也，相报也，以雒阳为拓拔氏固有之雒阳，唯其子孙应受之，而我不能有也。呜呼！梁之丧心失志一至此哉！

六镇乱，冀、并、雍皆为贼藪，胡后弑主，尔朱荣沈其幼君，分崩离析，可乘而取也，梁之时也。下广陵，克涡阳，郢、青、南荆南向而归己，元悦、元彧、羊侃相率而来奔，梁之势也。时可乘，势可振，即未能尽复中原，而雒阳为中国之故都，桓温、刘裕两经收复，曾莫之念，而委诸元颢，听其自王，授高欢以纳叛之词，忘晋室沦没之恨，恬然为之，漫不知耻。浸令颢之终有中原也，非梁假之羽翼以授之神州也哉？雒阳已拔，子攸已走，马佛念劝庆之杀颢以据雒，而庆之犹不能从，则其髡发以逃，固丧心失志者之所必致也。君忘其为中国之君，臣忘其为中国之臣，割弃山河，恬奉非类，又何怪乎士民之视衣冠之主如寇贼，而戴殊族为君父乎？至于此，而江左之不足自立决矣。幸宇文、高氏之互相吞齧而不暇南图也，不然，岂待隋之横江以济而始亡邪？

【二〇】

宗国危而逡巡畏死以坠其忠孝，是懦夫也。而更有甚焉者，憍不愆而乘之以徼非望，如蛾之自赴于火，相逐而唯恐后也。夫人不知义矣，或知害矣；心不能知，目能见矣；目荧于黑白，耳能闻矣；目见之，耳闻之，然且不知害焉，贪夫之闵不畏死，其将如之何哉！

尔朱荣之暴横，不择而狂噬，有目皆见，有耳皆闻也。立元子攸以为君，而挟之犯阙。以荣之势如彼，而子攸其能自许为荣之君乎？孑然一身，孤危无辅，而尔朱天光一往告，子攸遽欣然潜渡，谓荣之且以己为君也，荣已目笑之矣。然犹曰荣恶未著而不察也。荣伏诛，而尔朱兆修怨于其主，兆之凶横又倍于荣矣。子攸废死，元晔以疏远之族，又欣然附兆以立，立未数月，兆又废之，而元恭以阳幸免之身，褰裳而就之恐后。高欢之狡，又倍于荣与兆者也。欢起兵，而元朗以一郡守急起而为欢之君，立之数月，元修已闻斛斯椿“变态百端，何可保也”之语，曾不惧而又起而夺朗之位也。五年之中，子攸也、晔也、恭也、朗也、修也，或死、或幽、或废，接迹相仍，而前者覆，后者急趋焉。元颢且倚梁七千之孤旅，相谋相猜之陈庆之，高拱雒阳，为两月之天子，卒以奔窜而死。元氏之欲为天子，自信其能为天子，信人之以己为天子者何其多也？

呜呼！欲为天子者多，而民必死；欲为将相大臣者多，而君必危；欲为士大夫者多，而国必乱。其乱也，始于欲为士大夫者之多也。士大夫不厌其欲，而求为将相大臣矣；爵禄贱，廉耻隳，其苟可为天子者，皆欲为天子矣。是以先王慎之于士大夫之途，而定民之志，所以戢躐等猖狂之心而全其躯命，义之尽，仁之至也。

【二一】

国无与立，则祸乱之至，无之焉而可，虽有智者，不能为之谋也。元修畏高欢之逼，将奔长安就宇文泰以图存，裴侠曰：“虽欲投之，恐无异避汤入火。”王思政再问之，而侠亦无术以处，虽知之，又何裨焉？高欢者，尔朱荣之部曲也；宇文泰，葛荣之部曲也。拓拔氏有中原数世矣，而其挟持天下者，唯秀容之裔夷，六镇之残胡，此外更无一人焉，而其主舍此而更将何依？尔朱荣河阴之杀，魏之人殫矣。虽然，彼骈死于河阴者，皆依违于淫后女主之侧，趋赴逆臣戎马之闲，羶以迷心，柔若无骨，上不知有君国，内不惜其身名者也。即令幸免而瓦全，亦恶有一人焉可倚为社稷之卫哉？

夫拓拔氏之无人也，非但胡后之虐，郑俨、徐纥之奸，耗士气于淫昏也，其繇来渐矣。自迁雒以来，涂饰虚伪，始于儒，滥于释，皆所谓沐猴而冠者也。糜天下于无实之文，自诧升平之象，强宗大族，以侈相尚，而上莫之惩，于是而精悍之气销矣，朴固之风斩矣。内无可依之禁兵，外无可依之州镇，部落心离，浮华气长；一旦群雄揭竿而起，出入于无人之境，唯其所欲为，拓拔氏何复有尺土一民哉？此亦一寇讎也，彼亦一寇讎也，舍此而又奚之也！

诗书礼乐之化，所以造士而养其忠孝，为国之楨干者也。拓拔氏自以为能

用此矣，乃不数十年之闲，而君浮寄于无人之国，明堂辟雍，养老兴学，所为德成人、造小子者安在哉？沐猴之冠，冠敝而猴故猴矣，且并失其为猴矣，不亦可为大笑者乎！高欢、宇文泰适还其为猴，而跳梁莫制，冠者欲复入于猴群，而必为其所侮，不足哀而抑可为之哀也！

故鬻诗书礼乐于非类之廷者，其国之妖也。其迹似，其理逆，其文诡，其说淫，相帅以嬉，不亡也奚待？虞集、危素祇益蒙古之亡，而为儒者之耻，姚枢、许衡实先之矣。虽然，又恶足为儒者之耻哉？君子之道，六经、语、孟之所详，初不在文具之浮荣、谈说之琐辩也。

【二二】

元修依宇文泰而居关中，元善见依高欢而居鄴，将以何者为正乎？曰：君子所辨为正不正者，其义大以精，而奚暇为修与善见辨定分邪？拓拔氏以夷而据中原，等窃也，不足辨，一也。修之在关中，宇文泰之赘疣也；善见之在邺，高欢之赘疣也；不足辨，二也。乃即置此而尤有大不足辨者焉，就拓拔氏之绪而言之，亦必其可为君者而后可嗣其世，非但其才之有为与否也。修之淫乱，不齿于人类，善见孱弱，而其父亶以躁薄为高欢所鄙，等不可以为君。而尤非此之谓也，修之立，岂其分之所当立者？即令当立，而岂如光武之起南阳，晋元帝、宋高宗之特为臣民所推戴者哉？魏有君矣，修徼宠于高欢，乘时以窃位，晬也、恭也、朗也，皆修所尝奉以为君者，而皆弑之，修亦元氏之贼而已矣。修入关中，未死也，未废也，元亶固修之臣，介高欢之怒而亟欲自立其子，君存而自立，其为篡贼也无辞，是善见又修之贼也。雨俱为贼，而君子屑为之辨哉？

凡乱臣之欲攘夺人国也，其君以正而承大统，则抑不敢蔑天理以妄干之；其蔑理以妄干者，则速以自灭，王莽、朱泚是已。刘彧乘君弑而受命于贼，萧鸾与萧衍比而弑其君，皆贼也，而后贼乘之以进。繇此言之，则汉献帝之所以终见胁于权臣者，董卓弑其君兄而已受之，则亦贼之徒也；故袁绍、韩馥欲不以为君，而曹操姑挟以为自篡之资。“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，承平无事之日，天子不能行之于匹夫，而况权奸之在肘腋乎？己为贼，而欲弭人之弗贼也不能。贼者，互相利而互相害者也。修之于泰，善见之于欢，且不足辨其孰君而孰臣，况修与善见而屑为之轩轻哉？假修以正而绌善见者，隋人得国于宇文，宇文得国于修，因推以为统，而君子奚择焉？

【二三】

梁武之始立也，惩齐政之鄙固，而崇虚文以靡天下之士，尚宽弛以佚天下之民，垂四十年，而国政日以偷废。于时拓拔衰乱，高欢、宇文泰方争鬭于其穴，梁多收其不守之士、不服之人，高欢西掣而请和，盖中原大有可图之机矣

。帝知其可图，亟思起而有事，而吏治荒，军政圯，举目无可共理之人才，乃揀何敬容、朱异簿领之才而授之以国。敬容、异之不可大受，固也；然舍之而又将谁托也？徐勉、周舍称贤矣，以实求之，一觴一咏，自谓无损于物，而不知其损之已深者也。敬容勤于吏事，而“持荷作柱持荷作镜”之谑，已繁兴于下。自非贪权嗜利之小人如异者，谁甘犯当世之非笑而仆仆以为国效功。大弛之余，一张而百害交生，则勉与舍养癰不治，而敬容、异亟用刀鍼以伤其腠理，交相杀人，而用刀鍼者徒尸其咎也。

史称晋、宋以来，宰相皆以文义自逸，岂其然哉？王导、谢安勿论已，王华、王昙首、谢弘微，夫岂无文义者，而政理清严，一时称治，虔矫苛细之小人，又何足以乘墉而攻之？有解散纪纲以矜相度者，而后刻覈者以兴，老、庄之弊，激为申、韩；庸沓之伤，反为躁竞；势也。一柔一刚，不适有恒，而小狐济矣。思患而豫防之，岂患至而急反之哉？

【二四】

梁分诸州为五品，以大小为牧守高下之差，而定升降之等，立此法者朱异也。然唐制：州县有畿、赤、望、紧、雄、上、中、下之别，垂及于今，亦有腹、边、冲、疲、繁、简、调除之法，皆祖此焉。夫异之为此，未可以其人而尽非之也。古者诸侯之国，以提封之大小，差五等之尊卑；以疆域之远近，定五服之内外；固不名之为诸侯而一之矣。州郡亦犹是也，政有劳逸，民有淳浇，赋役有多寡，防御有缓急，而人才有长短，恶容不为之等邪？顾其为法，为治之求得其理也，非为人之求遂其欲而设也。大非以宠，小非以辱也。腹里之安，虽大而非安危之寄；边方之要，虽小而固非菲薄所堪。大而繁者以任才臣，而非以裕清流而使富；小而简者以养贞士，而非以窘罢议者而使偷。而不然者，人竞于饶，而疲者以居孤陋无援之士，则穷乡下邑，守令挟日暮途远之心，倒行逆施，民重困而盗以兴，职此繇矣。

朱异之法，以异国降人边陲之地为下州，则乱政也。以安富遂巧宦之欲，而使顽懦之夫困边民、开边衅，日蹙国而国因以危。后世北鄙南荒，寇乱不息，莫不自守吏召之，非分品之制不善，而所以分之者逆其理也。边之重于腹也，瘠之重于饶也，拔边瘠之任置之腹饶之上，以劝能吏，以贱贪风，是在善通其法而已矣。

【二五】

武帝以玄谈相尚，陶弘景作诗以致讥，何敬容对客而兴叹，论者皆谓其不能谏止而托之空言。非可以责二子也。弘景身处事外，可微言而不可切谏，固已。彼其沈溺已深，敬容虽在位，其能以口舌争乎？至谓二子舍浮屠而攻老、庄，则尤非也。自晋以来，支、许、生、肇之徒，皆以庄生之说缘饰浮屠，则

老、庄、浮屠说合于一久矣。尝览昭明太子二谛义，皆以王弼、何晏之风旨诠浮屠之说。空玄之说息，则浮屠不足以兴，陶、何之论，拔本之言也。夫浮屠之祸人国，岂徒糜金钱、营塔庙、纵游惰、逃赋役已乎，其坏人心、隳治理者，正在疑庄疑释、虚诞无实之淫辞也。

盖尝论之，古今之大害有三：老、庄也，浮屠也，申、韩也。三者之致祸异，而相沿以生者，其归必合于一。不相济则祸犹浅，而相沿则祸必烈。庄生之教，得其氾滥者，则荡而丧志，何晏、王衍之所以败也；节取其大略而不淫，以息苛烦之天下，则王道虽不足以兴，而犹足以小康，则文、景是已。若张道陵、寇谦之、叶法善、林灵素、陶仲文之流，则巫也。巫而托于老、庄，非老、庄也。浮屠之修塔庙以事胡鬼，设齐供以饲髡徒，鸣钟吹螺，焚香呗呪，亦巫风尔；非其创以诬民，充塞仁义者也。浮屠之始人中国，用诳愚氓者，亦此而已矣。故浅尝其说而为害亦小，石虎之事图澄，姚兴之奉摩什，以及武帝之糜财力于同泰，皆此而已。害未及于人心，而未大伤于国脉，亦奚足为深患乎？其大者求深于其说，而西夷之愚鄙，猥而不逮。自晋以后，清谈之士，始附会之以老、庄之微词，而陵蔑忠孝、解散廉隅之说，始熿然而与君子之道相抗。唐、宋以还，李翱、张九成之徒，更诬圣人性天之旨，使窜入以相乱。夫其为言，以父母之爱为贪癡之本障，则既全乎梟獍之逆，而小儒狂惑，不知恶也，乐举吾道以殉之。于是而以无善无恶、销人伦、灭天理者，谓之良知；于是而以事事无碍之邪行，恣其奔欲无度者为率性，而双空人法之圣证；于是而以廉耻为桎梏，以君父为萍梗，无所不为为游戏，可夷狄，可盗贼，随类现身为方便。无一而不本于庄生之绪论，无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。萧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国者，后世儒者，沿染千年，以芟夷人伦而召匪类。呜呼！烈矣！是正弘景、敬容之所长太息者，岂但饰金碧以营塔庙，恣坐食以侈罢民，为国民之螫螾矣哉？

夫二氏固与申、韩为对垒矣，而人之有心，犹水之易波，激而岂有定哉？心一失其大中至正之则，则此倡而彼随，疾相报而以相济。佛、老之于申、韩，犹鞞鼓之相应也，应之以申、韩，而与治道弥相近矣。汉之所谓酷吏，后世之所谓贤臣也，至是而民之弱者死、疆者寇，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。呜呼！其教佛、老者，其法必申、韩。故朱异以亡梁，王安石、张商英以乱宋。何也？虚寂之甚，百为必无以应用，一委于一切之法，督责天下以自逸，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。其上申、韩者，其下必佛、老。故张居正蹙天下于科条，而王畿、李贽之流，益横而无忌。何也？夫人重足以立，则退而托于虚玄以逃咎责，法急而下怨其上，则乐叛弃君亲之说以自便，而心亡罪灭，抑可谓叛逆汨没，初不伤其本无一物之天真。繇此言之，祸至于申、韩而发乃大，源起于佛、

老而害必生，而浮屠之淫邪，附庄生而始滥。端本之法，自虚玄始，区区巫鬼侈靡之风，不足诛也。斯陶、何二子所为舍浮屠而恶玄谈，未为不知本也。

【二六】

苏绰之制治法，非道也，近乎道矣。宇文泰命绰作大诰，为文章之式，非载道之文也，近乎文矣。其近焉者，异于道方明而袭之以饰其邪伪也，谓夫道晦已极，将启其晦，不能深造，而乍与相即也。天下将响于治，近道者开之先，此殆天乎！非其能近，故曰近道。天开之，使以渐而造之，故曰乍与相即也。

治道自汉之亡而晦极矣。非其政之无一当于利病也，谓夫言政而无一及于教也。绰以六条饬官常，首之以清心，次之以敷化，非其果能也，自治道亡，无有以此为天下告者，而绰独举以为治之要领。自是而后，下有王仲淹，上有唐太宗，皆沿之以起，揭尧、舜、周、孔之日月而与天下言之，绰实开之先矣。文章之体，自宋、齐以来，其滥极矣。人知其淫艳之可恶也，而不知相率为伪之尤可恶也。南人倡之，北人和之，故魏收、邢子才之徒，与徐、庾而相仿佛。悬一文章之影迹，役其心以求合，则弗论其为骈丽、为轻虚、而皆伪。人相习于相拟，无复有繇衷之言，以自鸣其心之所可相告者。其贞也，非贞也；其淫也，亦非淫也；而心丧久矣。故弗获已，裁之以六经之文以变其习。夫苟袭矣，则袭六经者，亦未有以大愈于彼也，而言有所止，则浮荡无实之情，抑亦为之小戢。故自隋而之唐，月露风云未能衰止，而言不繇衷、无实不祥者，盖亦鲜矣，则绰实开之先矣。宇文氏灭高齐而以行于山东，隋平陈而以行于江左，唐因之，而治术文章咸近于道，生民之祸为之一息，此天欲启晦，而泰与绰开先之功亦不可诬也。非其能为功也，天也。

呜呼！治道之裂，坏于无法；文章之敝，坏于有法。无法者，惟其私也；有法者，惟其伪也；私与伪横行，而乱恶乎讫！胡元之末，乱极矣，而吴、越之俊士，先出其精神以荡涤宋末淫靡繁乱之文，文章之系亦大矣哉！六代之敝，敝于淫曼；淫曼者，花鸟锦绮为政，而人无心。宋之敝，亦敝于淫曼；淫曼者，多其语助，繁其呼应，而人无气。无心而人寻于篡弑，无气而人屈于禽狄。徐、庾、邢、魏之流波，绰挽之矣。孰有能挽苏洵、曾巩之流波者乎？俟之来哲。

【二七】

贺琛上书论事，其他亦平平耳，最要者，听百司莫不奏事，使斗筲诡进，坏大体以窃威福，此亡国败家必然之券也。妄言干进者，大端有二：一则毛举小务之兴革也，一则鉤索臣下之纤过也。若此者，名为利国，而实以病国；名为利民，而实以病民；害莫烈焉。

法虽善，久而必有罅漏矣，就其罅漏而弥缝之，仍一备善之法也。即听其罅漏，而失者小，全者大，于国民未伤也。妄言者，指其罅漏以讥成法，则必灭裂成法而大反之，歆之以斯须之小利，亦洋洋乎其可听矣。不知百弊乘之，蠹国殃民而坏风俗，此流毒于天下而失民心之券也。贤者之周旋视履而无过者亦鲜矣，刚柔之偏倚，博大谨严之异志，皆有过也。贪廉之分，判于云泥，似必不相涉矣，而欲求介士之纤微，则非夷、惠之清和，必有可求之瑕璺。君天下者，因其材，养其耻，劝进于善，固有所覆盖而不章，以全国体、存士节，非不审也。乃小人日伺其隙，而纠之于细微，言之者亦凿凿矣，士且侧足求全而不逸于罪罟，则人且涂饰细行以免咎，曲徇宵小以求容，而镌刻之怨，独归于上，此流毒于荐绅而失士心之券也。民心离，士心不附，上有余怨，下有溢怒，国家必随之以倾。

故非舜之智，不能取善于耕徒钓侣也；非孔子之圣，不能择善于同行之三人也。是以垂紵塞耳，垂旒蔽目，心持天下之大公，外杜辩言之邪径，然后润色先型，甄别士品，民安于野，吏劝于廷。至治之臻，岂其察小辨微之琐琐者哉！周德长而秦祚短，非千秋之永鉴与？武帝不纳琛之格言，而为之辞曰：“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乃二世之委赵高，元后之付王莽。”抑岂知秦法密而后赵高得志，王莽秉国，颂功德者皆疏贱之吏民邪？琛言未冷，梁社旋亡，图存保国者，尚以察察为戒哉！

【二八】

神智乘血气以盛衰，则自少而壮，自壮而老，凡三变而易其恒。贞于性者正，裕于学者正，则藏之密，植之固，而血气自盛，智不为荡；血气自衰，智不为耗；卫武公之所以为睿圣也。

梁武帝之初，可谓智矣。裴叔业要之北奔，则知群小之害不及远；萧颖胄欲请救于魏，则知示弱戎狄之非策；萧渊藻诬邓元超之反，则料其为诬；敕曹景宗下韦睿，则知师和必克。任将有功，图功有成，虽非宋武之习兵而制胜，而其筹得丧也，坚定而无回惑，于事几亦孔晰矣。至其受侯景之降，居之内地，萧介危言而不听；未几，听高澄之给，许以执景，傅岐苦谏而不从；旋以景为腹心，旋以景为寇雠，旋推诚而信非所信，旋背约而徒启其疑，茫乎如舟行雾中而不知所届，截然与昔之审势度情者，明暗杳不相及；盖帝于时年已八十有五矣，血气衰而智亦为之槁也。

智者，非血气之有形者也，年愈迈，阅历愈深，情之顺逆，势之安危，尤轻车熟路之易为驰也，而帝奚以然也？其智资于巧以乘时变，而非德之慧，易为涸也。且其中岁以后，薰染于浮屠之习，荡其思虑。夫浮屠既已违于事理矣，而浮慧之流，溢为机变，无执也，可无恒也；无碍也，可无不为也；恍惚而

变迁，以浪擲其宗社人民而无所顾恤，斯岂徒朱异、谢举之荧之哉？抑非老至耄及之神智衰损之为也，神不宅形，而熟虑却顾之心思，荡散而不为内主矣。夫君子立本于仁义，而充之以学，年虽迈，死则死矣，智岂与之俱亡哉？

【二九】

父子兄弟之恩，至于武帝之子孙而绝灭无余矣。唯萧综凶忍而疑于东昏之子，其他皆非蠹目豺声如商臣，帝亦未有蔡景之慝，所以然者，岂非慈过而伤慈之致哉？正德之逆也，见帝而泣；萧纶之悖也，语萧确而亦泣。绎也、范也、誉也、警也，虽无致死以救君父之心，而皆援戈以起。然而迁延坐视，内自相图，骨肉相吞，置帝之困饿幽辱而不相顾也。且其人非无智可谋，无勇可鼓；而大器之笃孝以安死，方等之忘身而自靖，咸有古烈士之风焉。叙之以礼，诲之以道，约之以法，掖之以善，皆王室之辅也；抑岂若晋惠之愚、刘劭之凶，不可革易也乎？慈而无节，宠而无等，尚妇寺之仁，施禽犊之爱，望恩无已，则挟怨益深，诸子之恶，非武帝陷之，而岂其不仁至此哉？

而不但此也，人主之废教于子者，类皆纵之于淫声美色狗马驰逐之中。而帝身既不然，教且不尔，是以诸子皆有文章名理之誉，而固多智数。然而所习而读者，宫体之淫词；所研诸虑者，浮屠之邪说；二者似无损于忠孝之大节，而固不然也。子不云巧言鲜仁？则言巧而仁忘，仁忘而恩绝矣。若浮屠者，以缘生为种性，自来自去于分段生死之中，父母者，贪欲痴爱之障也，以众生平等视之，见其危亡，悲愍而已，过此又奚容捐自有之生缘以殉其难乎？二者中于人心，则虽禽响鱼沫，相合以相亲；而相离以相叛，不保之于势穷力蹙之日矣。然则谓帝慈之已过者，非果慈也，视其子无殊于虎，以大慈普摄投身饲之而已。其学不仁，其教无父，虽得天下，不能一旦居，岂有爽与？

◎简文帝

【一】

至治之世无请托，至乱之世无请托，故嘱托之禁，虽设于律而不严，以其非本治也。汉灵帝立三互之法，高洋赏房超倍杀赵道德请托之使，命守宰设楮以捶杀属请之使，盖其时请托公行，狱讼大乱，有激而然也。

至乱之世，守宰专利于己，恶民之行赂属请而不存贿于己，则假秉公守法以总货贿于一门。上既为之严禁矣，虽致怨于人，而可弗惧，无有敢拮据其污者也。刘季陵不与公府之事，而陈蕃谓之，季陵正也，蕃非正也。然蕃且有辞于季陵矣，其时请托盛行，而季陵孤也。至治之世，在官有养廉之典，退居有尸祝之尊，贤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纳于垢浊。而乱世不能也。于是而擅利淫刑之守，亢厉以为能，请托绝而贿赂益滥，况乎绝其所绝而不能绝其所不绝者哉

？任守宰而重其廉隅，教行而俗美，请托不足禁也。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，灵帝之世是也。若高洋乐杀人以逞威，又无足论已。

【二】

唐之府兵，言军制者竞称其善，盖始于元魏大统十六年宇文泰创为之。其后籍民之有才力者为兵，免其身租、庸、调，而关中之疆，卒以东吞高民，南并江陵。隋、唐因之，至天宝而始改。人胥曰府兵改而边将骄，故安、史乱，河北终不能平，而唐讫以亡。而不知其不然也。府兵不成乎其为兵，而徒以厉民，彍骑虽改，而莫能尽革其弊，唐乃无兵而倚于边将。安、史之乱，府兵致之也，岂府兵不改而安、史不乱，安、史乱而府兵能荡平之也哉？

三代寓兵于农，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。周之初，封建亦替矣，然其存者犹千八百国也，外无匈奴、突厥、契丹之侵逼，兄弟甥舅之国，以贪愤相攻而各相防尔。然忿仗一逞，则各驱其负耒之愿民以喋血于郊原。悲夫！三代之季，民之瘁以死者，非但今之比也。禹、汤、文、武之至仁，仅能约之以礼而禁其暴乱，而卒无如此鬪农民以死之者何也！上古相承之已久矣，幸而圣王善为之法，以车战而不以徒战，追奔斩馘，不过数人，故民之死也不积。然而农民方务耕桑、保妇子，乃辍其田庐之计，奔命于原野；断其醇谨之良，相习于竞悍；虔刘之，燔乱之，民之憔悴，亦大可伤矣！至于战国，一战而斩首者至数十万，岂乐为兵者哉？皆南亩之农夫，欲免而不得者也。汉一天下，分兵民为两途，而寓兵于农之害乃息。俗儒端居占毕而谈军政者，复欲踵而行之，其不仁亦惨矣哉！身幸为士，脱耒耜之劳，不耕而食农人之食，更欲驱之于白刃之下，有人心者，宜于此焉变矣。

宇文泰之为此也，则有说也。据关中一隅之区，欲并天下，乃兴师以伐高洋，不战而退，岂畏洋哉？自顾寡弱而心早寒也。南自雒、陕，西自平阳，北极幽、蓟，东渐青、兖，皆洋之有，众寡之形，相去远矣。且梁氏方乱，抑欲起而乘之以吞襄、郢，而北尚不支，势不足以南及。虽前乎此者，屡以寡而胜众，而内顾终以自危。故其所用者，仍恃其旧所习用之兵，而特欲多其数以张大其势。且关中北拥灵、夏，西暨河、湟，南有武都、仇池、羌、氏之地，虽耕凿之氓，皆习战，使充行伍，力是而情非不甘，泰可用权宜以规一时之利，未尽失也。若夫四海一，战争休，为固本保邦之永计，建威以销夷狄盗贼之萌，则用武用文，刚柔异质，农出粟以养兵，兵用命以卫农，固分途而各靖。乃欲举天下之民，旦稼穡而夕戈矛，其始也，愚民贪免赋免役之利，蹶起而受命；迨其后一著于籍，欲脱而不能。故唐之府兵业更为彍骑矣，乃读杜甫石壕、三别之诗，流离之老妇，宛转于縲紲；垂死之病夫，负戈而道仆；民日蹙而兵日羸，徒死其民。而救如线之宗社者，朔方边卒、回纥援兵也。然则所谓府

兵者，无益于国而徒以殃民审矣。

不能反三代封建之制，幸而脱三代交争之苦，农可安农，兵可安兵，天别之以材，人别之以习，宰制天下者，因时而利用，国本坚而民生遂，自有道矣。占毕小儒，称说寓兵于农而弗绝，其愚以祸天下，亦至此哉，农之不可兵也，厉农而祇以弱其国也；兵之不可农也，弱兵而祇以芜其土也。故卫所兴屯之法，销天下之兵而中国弱，以坐授洪图于异域，所繇来久矣。且所谓屯田者，鹵莽灭裂，化肥壤为磽土，天下皆是也，可弗为永鉴乎！

【三】

魏、晋以降，廉耻丧而忠孝泯。夫岂无慷慨之士，气堪一奋者哉？无以自持，而因无以自继，则虽奋而终馁也。持其廉耻以养其忠孝于不衰者，自归诸从容蹈义之君子，非慷慨之能也。于梁之亡而得二君子焉，太子大器及吴兴太守张嵎是已。

吴兴兵力寡弱，而嵎不闲于军旅，然矫举自奋，以弱抗疆，岂不足以自暴其忠哉？既无畏死之心，自可与贼争一旦之命，而嵎不为也；虑夫为之而不继，则气挫而志以摇也。徼幸于倖胜倖败之闲，神无定守而不能保其必死之心；知死矣，知死之外无所容心矣，整服安坐，待执而捐生已矣，此嵎之所守也。

侯景之不能容简文与太子明矣，太子可去而不去，不忍离其父也。于景之党未尝屈意，而曰：“若必见杀，虽百拜无益也。”神色怡然，及于难而不改其度。死生其命也，忠孝其性也，端凝尊重其道也。既知必死，则崛起于中，若献帝衣带之诏，高贵乡公援戈之举，夫岂不可？而太子不为也。既不欲为，则养晦以冀免于凶逆以俟外援，亦一道也，而太子抑不为也。臣子之道，居身之节，若是焉止矣，过此则乱矣。不欲自乱以丧己，犹张嵎也，此太子之守也。

二子之守，君子之守也，乐天者也，安土者也，俟命者也，求诸己而不愿乎外者也。呜呼！使太子早正乎位，而得若嵎者以为之辅，朱异何能惑之，侯景何能欺之，高澄何能给之。而武帝耄以荒，简文弱而忌，同姓诸侯叛君亲而戕骨肉，太子拥储贰之虚名，张嵎守贫弱之僻郡，居无可为之地，虽有可君可相之道而无能为也，天亡梁也。

无能为，则不丧己而永为君子焉已耳。君子者，知之审而居之安也。生死也，成败也，居之安者所不为时势乱也。不乱，而后可以安死；可以安死，而后可以贵生；贵生，而后可以善其败；善其败，而后可以图其成。故晋明帝可以折王敦，谢安可以制桓温，气先定、神先凝也。太子未履晋明之位，张嵎不秉谢安之权，而梁亡必矣。下此则武陵、湘东、邵陵而已矣，柳仲礼、韦粲而

已矣，虽矫举以兴，徒速其亡，而何裨焉？国无君子，则无以立，信夫

◎元帝

【一】

元帝忌岳阳王詵而欲灭之，遂失襄阳，襄阳失而江陵之亡可俟矣。及武陵王纪称帝于成都，复请于宇文泰使袭纪，而成都又入于周，则江陵未有不亡者。非宇文能取之，皆自亡也。蜀亡，江陵陷，襄阳北折而为宇文之先驱，江左之能延数十年者，幸也。高齐未灭，关中之势未固，宇文之篡未成，故犹幸而存也。夫地利非有为者之所恃，固已，曹操据兖州四战之地而制群雄，李势、谯纵据蜀而江东不为动摇。虽然，得地利而人不和，地未可恃；人不和以内溃，未有能保其地利者；失地之利，而后其亡也必也。故非英雄特起，视天下无不可为者，则地利亦其所必争。梁元残忍忿戾，捐地利以授人，而卒以自灭，其明验矣。

梁之不和以内溃，非武陵、岳阳之罪也，元帝一起而即杀其弟慄矣，杀其兄之子誉矣，袭其兄纶矣，杀其从孙栋矣；武陵遣子圆照入援，听其节度，而阻之于白帝；圆正合众以受署，而囚之岳阳，起兵而尽力以攻之；舍侯景之大讎，而亟戕其骨肉，皆帝挟至不仁之情以激之使不相下也。呜呼！帝即不念一本之爱而安忍无亲，抑思夫二王者，一处襄阳，一处成都，为江陵生死之所自操者乎？故不仁者，未有能保其地利者也。一念之乖，而上流失、咽吭夺，困孤城以自毙，举刘弘、陶侃以来经营百年之要地委之鲜卑，亦僭矣哉！江东四易主而不亡，刘子业、萧宝卷之凶顽，犹知地之不可弃，而帝弃之如赘疣。至不仁之人，至于弃地利而极矣，不恤己之死亡，而奚有于兄弟邪？

【二】

江陵陷，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，或问之，答曰：“读书万卷，犹有今日，故焚之。”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，曰书何负于帝哉？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。帝之自取灭亡，非读书之故，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。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，搜索骈丽、攒集影迹、以夸博记者，非破万卷而不能。于其时也，君父悬命于逆贼，宗社垂丝于割裂，而晨览夕披，疲役于此，义不能振，机不能乘，则与六博投琼、耽酒渔色也，又何以异哉？夫人心一有所倚，则圣贤之训典，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；得纤曲而忘大义，迷影迹而失微言，且为大惑之资也。况百家小道、取青妃白之区区者乎！

呜呼！岂徒元帝之不仁，而读书止以导淫哉？宋末胡元之世，名为儒者，与闻格物之正训，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？数五经、语、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，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，饱食终日，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，而发为文章，侈筋脉排偶以为工，于身心何与邪？于伦物何与邪？于政教何与邪？

？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，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，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，若此者，非色取不疑之不仁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？其穷也，以教而锢人之子弟；其达也，以执而误人之国家；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、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，奚别哉？抑与萧宝卷、陈叔宝之酣歌恒舞、白刃垂头而不觉者，又奚别哉？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，有所玩者，未有不丧者也。梁元、隋煬、陈后主、宋徽宗，皆读书者也；宋末胡元之小儒，亦读书者也；其迷均也。

或曰：“读先圣先儒之书，非雕虫之比，固不失为君子也。”夫先圣先儒之书，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？读其书，察其迹，析其字句，遂自命为君子，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。乃为良知之说，迷于其所谓良知，以刻画而髣髴者，其害尤烈也。

夫读书将以何为哉？辨其大义，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；察其微言，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。乃善读者，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，鲜矣。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而不忍卒读者，鲜矣。下此而如穆姜之于易，能自反而知媿者，鲜矣。不规其大，不研其精，不审其时，且有如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，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，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，经且为蠹，而史尤勿论已。读汉高之诛韩、彭而乱萌消，则杀亲贤者益其伎毒；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，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；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，则鑪火彼家之术进；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，则怠荒废事之陋成。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，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，则读书万卷，止以导迷，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。故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。”志定而学乃益，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。以学而游移其志，异端邪说，流俗之传闻，淫曼之小慧，大以蚀其心思，而小以荒其日月，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，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？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，可勿警哉！

◎敬帝

【一】

义以生勇，勇以成义，无勇者不可与立义，犹无义者不可与语勇也。

王僧辩非不知义者，元帝使之攻湘州杀萧栋而不从。身建平贼之大功，受大任而镇京邑，可以有为之资也。高洋遣邢子才帅一旅纳萧渊明使为梁主，渊明非武帝之子孙，而挟异类以阑入，使其成也，则萧晋附庸于宇文，渊明述职于高氏，中分梁国，效臣妾于二虏，此王僧辩肝脑涂地以报宗社，而为中原留一线之日也。僧辩既遣裴之横御之于东关，亦已知敬帝已正位为君，而渊明为贼矣。乃之横败死，遽屈节而迎渊明以入，何其馁也！

夫高氏方与宇文争存亡之命，不能乘衅以窥梁，明矣。其以偏师奉渊明而

入，直戏焉耳。邢子才雕虫之士，据长江而待其毙也有余。顾乃震掉失守，废君奉贼，唯虜志之是殉，卒以此受大恶之诛，授首于陈霸先，为千古笑，则何如仗节临江，以与高洋争一旦之生死乎？无勇之夫，义不能固，而身名俱毁，不亦伤哉！

故未知义者，可使之知也，知有义而勇不足以决之，然后明君不能为之鼓励，信友不能为之奖掖，陷于大恶以亡身。故曰：勇者天德也，与仁、智并峙而三也。

【二】

法先王者以道，法其法，有拂道者矣；法其名，并非其法矣。道者因天，法者因人，名者因物。道者生于心，法者生于事，名者生于言。言者，南北殊地，古今殊时，质文殊尚；各以其言言道、言法；道法苟同，言虽殊，其归一也。法先王而法其名，唯王莽、宇文泰为然。莽之愚，刘歆导之；泰之伪，苏绰导之。自以为周官，而周官矣，则将使天下后世讥周官之无当于道，而谓先王不足法者，非无辞也，名固道法之所不存者也。泰自以为周公，逆者丧心肆志之恒也；绰以泰为周公，谄者丧心失志之恒也。李弼、赵贵、独孤信、于谨、侯莫、陈崇，何人斯而与天地四时同其化理，悲夫！先王之道，陵夷亦至此哉！

高洋之篡也，梁、陈之偷也，宇文氏乃得冠猴舞马于关中，而饰其羶秽以欺世。非然，则王莽之首，剽于渐台，泰其免乎？以道法先王而略其法，未足以治；以法法先王而无其道，适足以乱；以名法先王而并失其法，必足以亡。泰之不亡，时不能亡之也。至于隋，革泰之妄，因时以命官，垂千余年，有损益而弗能改，循实之效可睹矣。周礼六官，有精意焉，知之者奚有于法，而况名乎？

【三】

权臣，国之蠹也，而非天下之害也，小则擅而大则篡，圣人岂不虑焉，而五经之文无防制权臣之道。胡氏传春秋，始惴惴然制之如槛虎，宋人猜忌之习，卒以自弱，而授天下于异族。使孔子之意而然也，则为司寇摄相事之日，必以诛三桓为亟，而何恶乎陪臣执国命？何忧乎庶人之议也？故知胡氏之传春秋，宋人之私，非圣人之旨也。岳侯之死，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矣。

自晋东渡以来，王敦始逆，桓温继之，代有权臣，而司马、刘、萧之宗社以移。其逆未成，而称兵搆乱者，王恭、殷仲堪、刘毅、沈攸之、萧颖胄，皆愤起以与京邑相竞。然而兵屡乱、国屡危，而百姓犹能相保，乱民无掠夺之恶，羸弱无流离之苦，则祸止于上，而下之生遂不惊也。非其世族与其大勋，不秉朝权；非秉朝权，不生覬覦；艸野非无桀骖之雄，摺伏下风而固不敢骋也。

至于侯景之乱，羊侃卒，韦粲死，柳仲礼无能而败，萧氏子孙分典州郡，相寻自贼，而梁无虎臣，于是而陈霸先以吴下寒族，岭表卑官，纠合粤峽之民，起救国难，王僧辩资之成功；于是而建业、荆江、北府、三吴之牧守，皆倒授其权于山溪峒壑之豪。国无世族尊贵居中控外之大臣，而崛起寒微如霸先者，駸駸为天子矣；其次则分州典郡，握符分阃，为重臣矣；然后权移于下，穷乡下邑之中，有魁磊梟雄之士，皆翹然自命曰：丈夫何所为而不可成哉？故周迪、留异、熊昙朗、陈宝应奋臂以兴；乃至十姓百家稍有心机膂力者，皆啸聚其闾井之人，弃农桑、操耰鉏、以互相掠夺。于斯时也，疆者自投于锋刃，弱者坐受其刀鋏，而天下之乱极矣。弗待有建威销萌、卫社稷、安生民之大臣，如刘弘、陶侃、谢玄、檀道济、沈庆之之流也；即有王敦、桓温、刘裕、萧道成之权奸，执魁柄以临之，亦安至是哉？

以在下之义而言之，则寇贼之扰为小，而篡弑之逆为大；以在上之仁而言之，则一姓之兴亡，私也，而生民之生死，公也。故明王之涖臣民也，定尊卑之秩，敦忠礼之教，不失君臣之义，而未尝斤斤然畏专擅以削将相之权。子孙贤，何畏于彼哉？其不肖也，则宁丧天下于庙堂，而不忍使无知赤子窥窃弄兵以相吞齧也。鲁之末造，三桓之子孙既弱，阳虎、公山不狃狂兴，而鲁国多盗，孔子伤之矣！徒以抑疆臣为春秋之大法乎？故以知胡氏之说，宋人之陋习也。卷十八

◎陈高祖

【一】

自曹魏以迄于宋，皆名为禅而篡者也。盖尝论之，本以征诛取天下，狃于习而假迹于篡者，唐高祖也，其名逆，其情未诈，君子恶其名而已。以雄桀之才起而图功，其图功也，以觊得天下为心，功既立而遂攘之，曹魏、刘宋也，而刘宋之功伟于曹魏矣。受推诚托孤之命，遂启逆心，非不立功，而功不在天下，以威福动人而因窃者，司马氏也。无固获之心，天下乱而无纪，一旦起而攘之者，宋太祖也。无功于天下，天下已乱，见为可夺而夺之者，梁武帝也。既无功矣，蓄奸谋以从人于弑逆，因而夺之者，萧齐也。本贼也，而名为禅者，朱梁也。

若夫陈氏之篡梁，功劣于曹、刘，而抑有功焉。天下之乱已极，可攘而攘之，亦无固获之心，如是，则不足以颉颃于刘宋，而优于赵宋，有讨平侯景之义；愈于曹、马者，无素蓄之奸；贤于梁武者，无犯顺之兵也。是故其为君也虽微，而其罪亦轻矣。却渊明而复辟于敬帝，非果念武帝之子孙而固立之，然当其时，江左之不能自立甚矣，萧詧称藩于宇文，以杀叔父而保一隅，以号为君，渊明称藩于高氏，以蔑君之遗孙，而拥虚号以为君，皆非君也。宇文，高

氏守藩之臣也，使渊明得立，则举江东以屈服于高洋，尤惨也。陈高非忠于萧氏，而保中国之遗民，延数十年以待隋之一统，则功亦伟矣哉！

夫陈高始起岭表之日，逮乎入讨侯景之初，固知其未有妄干天位之志也，萧氏子孙自相戕贼，天下莫适为主，而后思攘之，其罪既轻，虽无赫赫之功，而功亦不可泯，视隋之居中狐媚以夺宇文氏者远矣。若夫君子之有怨于隋者，则以中国代夷狄，得之不以其道，而终不可名为篡也。此陈、隋之后，天下所以定也。惜乎唐之不正名为诛弑父虐民之独夫，而托之乎禅，以自居乎篡也。

【二】

君子之善善也，豪毛必取，唯其豪毛之果善也。若夫赫然著一善之名而实无，非恶役于其名而取之，则受罔于非其道，为愚而已矣。

陈氏篡梁，王琳起兵至湓城以伐陈，赫然讨贼之义举也。自君子论之，子之篡燕，齐宣王兴师伐之，而孟子曰：“以燕伐燕。”若琳者，岂但以陈伐陈哉？琳起兵以救元帝于江陵，正也。萧警导宇文氏以戕元帝，而毁其宗社，警者，琳之仇讎也；而警不能独成其恶，元帝死于宇文氏之刃，则宇文氏尤琳之不共戴天者也。侯平不受琳之指麾，琳遂奉表于高洋，去华即夷，恶已大矣，犹曰高氏非吾讎也；以妻子陷入于关中，复奉表称臣而西向，身为盟主，二三其德，荏苒妻子之私爱，北面稽顙于杀吾君、亡吾国之索虏鲜卑；斯人也，陈主所蠹蚕视之，不以为人类者也，而何能奉词以讨陈邪？萧警，琳之讎也，敬帝非琳之讎也，元帝死亡，敬帝以武帝之孙元帝之幼子立于建业，琳既两奉表于二虏，复称臣于敬帝，以縻系于梁，梁征之为司空而不至，何为者也？使琳果有匡复之心，则身既为上流之盟主，应司空之召，人奉敬帝，折陈氏之邪心，夫岂不能？既怀贰心，亲高齐而忘故国，及陈之篡，乃窃讨贼之名，以与陈氏争，倚高氏之援，求萧庄以借为主，一人之身，倏彼倏此，廉耻荡然，而尚可许为讨贼之师乎？幸与陈氏胜矣，陈而败也，高洋乘乱而取江东，琳不能禁，固琳之所不恤也。假令萧庄得入建业而君梁，琳因起而夺之，势所必然，抑琳志之固然者也。无恒之小人，旦夕莫测，而许之以讨贼之义乎？即后事而观之，陈遣谢哲往说，而琳又还湘州，陈高祖殂，复背约而奉萧庄屯湓城以称帝，大败于侯瑱，而奔齐之志决矣，此琳始终变诈之情形也。故曰非但以陈伐陈也。

呜呼！人至于无恒而极矣，无恒者，于善无恒也，于恶亦无恒也；于恶无恒，而有时乎善，其果善与，犹不可据也，况乎其徒以名邪？为君也忠而死，为父也孝而死，非为君父而忠孝也，吾臣吾子不忍自废者也，岂忍以忠臣孝子为可猎取之浮名乎？失身于异类，则已无身矣，无身而君谁之君，父谁之父

，遑及忠孝哉！且若琳者，则又失身于异类而亦无据也，倏而禽，倏而人，妖魅而”矣。今有妖魅于此，衣冠粉泽，而遂乐推之以为人，非至愚者不然。然则假琳以梁臣之名，而嘉予其伐陈之义，又何以异于是？人之别于禽兽，恒而已矣。君子之观人，絜其初终以定其贞邪，持论之恒也；乍然见其袭义之虚声而矜异之，待其恶已败露而又贬之，亦持论之无恒者也；无恒则其违琳也不远矣。善善而无一定之衡，可不鉴与！

【三】

被征不屈，名为征士，名均也，而实有辨。守君臣之义，远篡逆之党，非无当世之心，而洁己以自靖者，管宁陶潜是也。矫厉亢爽，耻为物下，道非可隐，而自旌其志，严光、周党是也。閒适自安，萧清自喜，知不足以经世，而怡然委顺，林逋、魏野之类是也。处有余之地，可以优游，全身保名而得其所便，则韦、种放是也。考其行，论其世，察其志，辨其方，则其高下可得而睹矣。

琼者，孝宽之兄，放者，世衡、师道之族也，故二子者尤相肖。其家，赫然著显名、居厚实于天下，而已得以高卧，邀人主之尊奖，则亦何求于一命之荣哉？二子者尤相肖也，此为逍遥公、豹林处士而已矣。

◎文帝

【一】

文帝既以从子继高祖而立，宇文氏遣高祖之子昌归陈，文帝与侯安都毙之于江，帝之贪位安忍，其恶无所逃矣。所可重伤者，昌之愚而为狡夷投之死地以乱陈也。

昌在关中，高祖屡请之，而宇文氏不遣，持重质以胁陈。高祖殂，乃亟遣之归，知其兄弟必争，则已乘之以收其利。萧纪争而得巴蜀，萧警争而得江陵，其术两讎，复以试之建业，其情晓然易见，而何昌之不觉也！侯安都之戕贼行而昌死于道，丧一夫公子耳；宇文氏无一族之援，一使之逆，于己无损也。昌不死，而陈有奉之者，则必求援于己，卷土而奉藩，昌不能违，不复有陈矣。昌何利于此，而徒为宇文氏侘乎？昌不听而终老于关中，虽居异域，自以梁亡被虏，非投身幽谷如刘昶、萧宝寅之迷也。仲雍断发文身以全孝反而大周祚，则委贄于宇文氏，其又何伤？晋文公谢秦伯得国于斯之命，岂忘君晋哉？秦奉己以入，而已制于秦，惠公之所以见获于韩原，文公不屑为也。父死之谓何，而忍利其国，秦人之谋折矣，故晋以宁，而文公终以霸。天命在己，恶知其不为晋文，其不然也，以亡公子优游于南山、渭水之闲，可以全身而不贻祸于宗国，又何怨乎？

或曰：“此仁者之事，非昌之所及也。”道二：仁与不仁而已矣，出乎仁

则入乎不仁；危其国，亡其身，不仁不可与言，而为人所颠倒，一闲而已。身死则为陈昌，国危则为萧警，昌不仁而文帝、安都以不仁应之，昌先之矣。

【二】

国破君危，志士奋兴以图匡复，此决起一朝，无暇豫计其始终者也，豫计则不果矣。虽然，亦有不容不豫计者。乱一起而不知所届，事会之变，未可测矣，所可豫计者，己有其初心，道有其大常也。或死乎？或弗死乎？死有所为死，生有所为生，变虽生于始谋之外，而心自依乎其初，此之谓豫计。志不定，义不明，以义始，以乱终，利害乱其中，从违失其则，则为王琳而已矣。

孙瑒之始，与琳俱起，本以萧警引宇文攻元帝于江陵，急于入援，以拯元帝之危，而存梁之宗社；不及而江陵陷，元帝死，事虽不克，而为吾大讎者，宇文氏也。陈氏攀敬帝以之而又篡之，则其意计不及，忽然之变也，于是而琳志乱矣。外既偪而内复溃，琳乃首施两端，偏奉表于二夷，观望以拒陈，遂受高齐骠骑之命，终为异类矣。而瑒异是，宇文氏授瑒以刺史，瑒誓死以拒，守孤城而不降，使城陷而死焉，瑒得死所矣。乃陈兵至，周围解，兵力已疲，民情已释，旁徨四顾，故国已亡，而无可托足，乃集将佐而告之曰：吾与王公同奖梁室，勤亦至矣，时事如此，岂非天乎！”乃举州以降陈。非降也，不降而无所归也。救江陵拒宇文者，瑒之初心也；陈之篡，梁之亡，非瑒始计所及也。瑒非敬帝之臣，陈高有篡弑之逆，而敌怨不在后嗣，文帝非躬篡之主，不辱其身于加刃吾君之狡夷，瑒可以无死，而又为谁死邪？若此者，瑒不能豫计于先，而抗宇文以全郢城，则其素所立之志，终始初无异致，瑒何病哉？

无他，王琳虽名为义，而图功徼幸之心胜，则遇变而不知所择；瑒义在心，而不仅以名，事虽不济，而义终不坠也。决死一旦，而挟功利以为心，物必败之，亦恶知变之所生而早计之哉？

【三】

诗云：“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。”类之已败，则虽非贪人，相习于乱，大风之隧，当其隧者，无不靡也。贪人之所吹指成乎风，而类无不败，且不自知其为大恶，捐名义以成乎乱贼，而后人道绝矣。

华歆、贾充、刘穆之、谢晦、沈约、褚渊、崔季、舒胥，贪人也，扶人为乱贼，居篡弑之功，而身受佐命之赏，弗足责也。王晞曰：“非不好作要官，但思之烂熟耳。”高演报其翼戴之功，使为侍郎，苦辞不受，知贪人之不保令终，而静退以全身，非华歆辈之匹也。乃首倡逆谋，力为赞画，夜入帷幕，忘生蹈险，以夺高殷而弑之。晞不自为荣膺也，徒焦肺困心不恤族诛之祸，唯恐演之不成乎篡，何为者邪？功成而不受赏，安下位以终身，使移此心以尽诚于君父，而奖掖人于忠孝之途，则于诸葛公桑株八百、薄田十顷之节，又

奚让焉？然而唏慄不畏疾，以为乱贼之腹心者，何也？篡夺之风，已成乎隧，当其隧者靡焉，习以为安，而不知其动摇之失据也。

民彝泯矣！天理绝矣！百年之内，江东、河北视弑君父如猎麋鹿，篡国如掇蝸蟬，无有名此为贼而惊心动魄者。唏固曰：吾为其所应为，而不受佐命之赏，则道在是矣。悲哉！华歆辈之败人类，而人类无能更存也！上不引千秋之公义以自择所趋，习染时风以为固然，从后而观之，恶岂有瘳？而一曲之操，其能揜不赦之辜哉！

〔四〕

以乱人为可畏者，懦夫也；以乱人为不可畏者，妄人也。庄周氏自谓工于处乱人矣，一以为猛虎，一以为婴儿，一以为羿之彀中而不可避也，一以为大浸稽天而可不溺也。懦夫闻之，益丧其守；妄人闻之，益罹于凶；则唯失己，而谓轻重之在物也。

虞寄侨处闽海，陈宝应连周迪、留异以作乱，寄著居士服，屏居东山寺，危言不屈，宝应纵火焚寺以胁之，威亦熯矣，而寄愈危，责责宝应也愈厉。如寄者，岂不戒心于乱人之锋刃，而任气以行邪？乃终岳立千仞而不以宝应之凶悖为疑，非妄以轻生、狎暴人而姑试也，求诸己者正而已矣。浸令不然，心非之，抑诡随之；私议之，而面讳之；亟于求去，而多方以避之；放言毁度，佯狂闷默以顺之；皆庄周所谓缘督之经也。而早为乱人之所测，祇以自辱而无补于祸难。妄之兴，懦之变也。夫君子正己而已矣，可为者奚憚而不为？可言者奚憚而不言？乱人虽逆，凋丧之天良未尽绝于梦寐，天可恃也；即不可恃，而死生有命，何所用吾术哉？是以知虞寄之可为君子矣。

欧阳纆反于广州，流寓人士，惶骇失措，而萧引恬然曰：“管幼安、袁曜响亦安坐耳，直己以行义，何忧惧乎？”寄近宝应而危，引远纆而安，寄直己之道行，引直己之志定，其归一也。反是，则韦思祖以畏蒞为赫莲勃勃所恶而死，赵崇以轻薄为朱温所怒而死，崇呼橐驼为山驢王以诮温。刚柔无据而可，惟其处己者未正也。

〔五〕

儒为君子者也，君子不可欺者也。儒而受欺于人，则不惟无补于世教，而其自立也，亦与欺为徒。因以欺人而自欺也。甚矣！养老之典，儒者重言之，不审于何以养也；则宇文邕胡孙而优俳，遂谓其可登箫韶之缀兆也！

汉儒饰文而迷其本，于是桓荣，李躬受割牲躬馈之荣施。今且未知明帝之果可以养老，而荣、躬之果可为老更否邪？虽然，当东汉之初，天下可无捐瘠离散之苦，而荣与躬非从弑父与君之臣，犹可尸此而无大渐也。宇文氏日糜烂其民以与高齐、陈氏争，丁壮捐尸于中野，农人没命于輓运，父老孤气无告者

不知几千万，而于谨以机诈倾危之士，左袒宇文护以弑其君，乃颯然东面登降，坐食于太学，掇拾陈言，如乐人之致语，遂施施然曰：此文王敦孝尊贤之道也。儒者荣之，称说于来今，为君子儒者其然乎？文王之养老，孟子言之备矣，非饰衣冠、陈尊俎、赞拜兴于伯夷、太公之前也。且其为伯夷、太公而后为国老，桓荣、李躬何足以称，而况于谨者，固伯夷所与言而视如涂炭者乎？

先王之政，纪于尚书，歌于雅颂，论定于孔、孟，王者之所宜取法，儒者之所宜讲习，无得而或欺，亦无得而自欺者也。语虽略，而推之也，建天地、考三王、质鬼神、俟后圣，无不在矣。汉儒之说，欲以崇道，而但侈其荣利，冥冥然，夫我则不暇也。临海王

观于陈氏之代，抑不知当世之无才，何以至此极也！侯安都、周文育、程灵洗战而获，获而囚，囚而击以长锁，鼠窃而逃，仍为大将而不惭，其武人可知矣。刘师知、到仲举奉诏辅政，忌安成王之逼上，乃使殷不佞孤衔口敕人相府，麾王使退，内不令太后幼主知，外不与群臣谋，而不虑其拒命，五尺之童所不为者，身为托孤大臣，谋君国之安危而漫同儿戏，其为执政者，又可知矣。夫当世岂遂无才，而至此极者，何也？

人主者，以臭味养贤，以精神感众者也。道以导之，德以得之，道德者，即其臭味；导之得之者，其精神也。陈高祖一偏裨之才耳，任之为大将而固不胜者也，而使为天子，其仅足以致拳勇无廉之武夫，文墨不害之文吏，非是臭味莫相亲，精神不相摄矣。偏求其时而无其人，仅一虞寄，而出为藩王之记室，天下之士，相帅以趋于偷，天生之，人主不成之，当世不尚之，何怪其不碌碌哉？故江东王气之将尽也，为之主者气先疲也。所知、所志、所好、所恶，不出于颍，则人胥奔走于颍中，夕阳之照，晨星之光，趋于尽而已矣。

◎宣帝

【一】

自太建十三年以前，论高齐、宇文周事皆附陈下；自太建十二年隋文帝纪号开皇，凡论隋事皆附隋下，唯论陈事则列卷中；陈、隋皆中国之君，南北分疆，义无偏胜也。

小人之争也，至于利而止矣；而更有甚焉者，始见为利而争之，非必利也，争之以不相下，气竞而不能止。有国家者，毒众连兵、暴骨如莽而不止；匹夫匹妇，评讼操戈，两败交伤而不止；乃不知因此而害不弭，舍此而固有利也。明于计者，方争之顷，一念旁及而早知改图矣。

晋悼公与楚争郑，用兵十年，连十二国之诸侯，三分四军以疲于道路，仅服一郑，而中国之力已惫。当其时，若舍郑而无可以制楚者，乃服郑而晋遂不竞，楚亦恶能制哉？幸楚之不觉而亦相竞于郑耳，使其舍郑而他图，三川危、

天下裂矣。夫晋与楚，非择利而趋也，气不相下，捐躯命以求赢，匹夫匹妇之情也。

宇文氏与高齐相持于宜阳，经年不解，韦孝宽以宜阳一城不足损益，彼若弃之来图汾北，我必丧地，欲罢宜阳之兵以防汾、晋，力穷于所争之地，而流念以旁营，孝宽可谓智矣。宇文护不能从，斛律光果弃宜阳而筑十三城于汾北之西境，拓地五百里，孝宽撤宜阳之兵以奔命，而大败于汾北，定阳失，杨敷擒，而其所争者亦败，恫恫忿戾之情，亦恶足以逞哉？孝宽之机甫动，斛律光之情已移，所争者俄顷之閒耳，迷于往者，固不觉也。

夫孝宽、光皆趋利之徒也，然于忿戾相乘之顷，返念以自谋成败，思以免无益之死伤，而不徒糜烂生灵于尺寸之土，则又岂徒工于计利哉？利不可竞也，忿尤不可不戢也。固执必胜以快其忿，幸而败，不幸而亡；两俱迷，则徒为斯人之困以自困，将有旁起者坐而收之。匹夫之乘潮竞渡以身饱鱼腹而不愆，事有大于此者，为千古笑。不知不仁，君子之所深恶也。

【二】

为五行之说者曰：“荧惑之精，降为童谣。”言虽非实，而固有指也。荧惑者，以荧荧之光、荧荧之智惑人者也。火之光，荧荧而已，炆之而兴，撤其膏薪而息矣，然当晦也，则闇行者依之以求明，故曰月固不胜火，大明有耀，不足以荧荧矣。故智者求明于日月，而不求明于火，恶其有炆之者也。童谣者，荧荧而惑人者也，是之谓荧惑之精，非必天之星降为童之谣也。善通其义者，可以垂鉴。

祖珽欲杀斛律光而无其隙，韦孝宽密为童谣以闲之，而光坐诛。夫天下之为童谣者，皆奸人之造也，岂果祸福之几，鬼神早泄其秘于童稚之口哉？鸛鹤之谣，师已造之，为季氏解逐君之恶也。故童谣者，必有造之之人；即其果中于事理，若河閒姹女、千里草之属，亦时有志疾恶而蕙弱畏祸，师妇姑诅咒之智，喋喋于娃壅之閒而已。若灵帝之国必亡，董卓之身必戮，又岂待童谣而知邪？晋文公城濮之师，势不容于姑已者也，“原田每每”之诵，恶知非楚人之反閒哉？故曰：“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蕘。”刍蕘可询也，出其所不意而对以公也。民之为言，不可听也，先为之成言，必其荧荧而惑人者也。祖珽之奸，高纬之愚，孝宽之诡，一童谣而光以死，高氏以亡，可畏也哉！

上愈察，下愈譎，愬潜不行，而童谣兴，惑乃益不可解。王洽、李邦华以死鼠于小豎之口，可为痛戾者，岂徒高纬之愚乎？崇祯己巳，都城被围，兵部尚书王洽、戎政李邦华、简军政，宦官忌之，为童谣曰：“杀了王洽，鞞子容易杀，杀了李邦华，走破鞞子鞞。”播令上闻，洽被诛，邦华削夺，军政益紊，以底于亡。

【三】

中国输岁币于夷，自宇文氏始。突厥挟两端以与宇文、高氏市，宇文畏其为高氏用也，岁给缯絮锦彩十万以縻之，高氏亦畏其为宇文氏用而厚赂焉。夫宇文与高于突厥，何中外高卑之有哉？弱役于疆，屈者其常也，而突厥固曰：宇文、高氏，中国之君也，中国之奉我，常也。此骄夷狄之始祸也。宇文、高氏朘削中国以奉于其类，非其士，非其民，无不可也。而后世弩胤之君臣，且曰：宇文、高氏，中国之君也，不惜悉索之于民以奉突厥而国以安，吾亦奚不可邪？此启惰君陋臣之祸始也。

地之力，民之劳，男耕女织之所有，殫力以营之，积日以成之，委输以将之，奉之异域，而民力尽、民怨深矣。无用无以养兵，无人无以守国，坐困而待其吞吸，日销月铄，而无如之何，自亡而已矣。而不但此也，方其未入中国之日，已习知中国之富而使朵颐久矣。中国既自亡，而揖之以人为主，其主臣上下皆固曰：此啍啍之原隰，信天地之沃壤也，肥甘之悦口，轻煖之适体，锦彩佳丽之炫目，繁声冶奏之娱耳，求焉而即得，取焉而即盈，昔之天子奉我而如不及，今为我之臣妾，而何求不克邪？故淫虐婪取，川吸舟吞，而禹甸为荒郊，周黎为道殣，皆宇文氏之毒，延及千年而益烈。悠悠苍天，其如此皮骨空存之赤子何也！所为推祸始而为之痛哭者也，

【四】

度德量力相时以沮有为之气，君子弗取。而当积衰已久，立本未坚，求自保以徐图有为也，则度德量力相时之说伸矣。高纬不道，亡在旦夕，陈与接壤于淮右，宣帝决策遣吴明彻帅师北伐，庸讵非所宜为、非所可为者？顾使陈深计而思其所竟，纬虽必亡，吴明彻能以积弱之孤军捣邺、并而灭之，如宋武之于姚泓否邪？用兵三年而不能越吕梁一步，与高氏一彼一此，交敝于两淮，徒为宇文氏掣高氏之肘而利其吞龔耳。

宇文之决于灭纬也，韦孝宽固曰：“齐目长淮之南，悉为陈氏所取，与陈氏共为犄角，必当所响摧殄。”则其用陈而陈为所用可知矣。巴蜀失，江陵陷，陈之大患在宇文而不在高氏。为高氏犄角而拒宇文，不可为而尚可为也。为宇文犄角而灭高氏，宇文无北顾之忧，而地益广，兵益众，气益张，昔者齐为陈蔽，而今则陈受周冲，去狐狸而邻豺虎，则他日者，既下巴、荆以乘上流，临江介而捣建业，旁无所挠而势无不便。是灭齐适以自灭，不待智者而知也。

当斯时也，天下之势，在宇文而不在高氏明矣。陈所急者，在江、郢、庸、蜀而不在淮右明矣。即无能奋兴以决图荆、襄，抑惟固境辑民、治兵积粟，听二虜之争，而我以暇豫图久远之计，悉三吴、湘、广之力，尚可为也。计

不出此，乘人之危，收旷莽难守之地以自居功，殆犹鼠也，潜出而掠人之余也。高氏为己之捍卫而急撤之，陈何恃以抗宇文哉？高氏亡而明彻败。金人告宋曰：“吾亡而蒙古之祸移于宋。”其愚同，其祸同也。舍周无虑，贪得以逞，有可为而不可为，为其所不可为以自诿，祸已及，乃蹶而自缩，晚矣。高氏不灭，陈氏不亡，叔宝虽不足以固存，尚可俟他姓之兴以延江左衣冠之统，刘子冀、萧宝卷不灭，而叔宝灭乎？

【五】

谅闇不言，孔子曰：“古之人皆然。”古谓殷也。周公定礼，于此阙焉，意者其不然邪？故孔子但言古。夫周公推至孝以立极，岂三年之爱不逮古人哉？时有易而道有诘也。殷道立弟，国恒有长君，则冢宰虽非伊、傅，而不能擅命以乱天下；周道立子，而冲人践阼，冢宰持权，则苟非其人，固不可托也。即其人可托矣，而小子同未在位，以周公之忠，二叔之流言且不可遏，非贪权罔恤之奸，未有不怨周公之难，而敢于自危以危天下者也。故殷道至周而易，道大易，则一端不得以独存，时诘之矣。

若后世之天下，无非三代之比也。三代有天下者，名而已矣，其实则亦一国也。王畿千里，政教号令所及，今之一大省会耳，诸侯固自为治也，则其事简。诸侯受制于天子，而无所诘于天子之大臣，天子之卿视侯，视云者，仰而跻及之之谓也，则其任轻。诸侯入相，自有宗社，而不敢尝试，非诸侯而相，则夹辅之公侯可入正之，而相臣不敢自恣，则其权分。郡县之天下，统四海于一人，总已则总天下矣，其事繁，其任重，其权壹。冢宰已总天下之职官，司农已总天下之田赋，司马已总天下之兵戎，司寇已总天下之刑罚，而又总而归之一人。此魏、晋以降，录尚书事辅政之所以篡夺相仍也。州牧郡守待命而不能仰诘，四海无谁何者，三年之内，以收人心而移宗社，后虽挽之，祸已发于肘腋矣。人子受先王之托，而委之他人，庸詎可以为孝，此后世之诘于时者，尤非仅如周而已也。

夫法有常而人无常。当周之季，皇甫、尹氏之流，君亲政而犹为天下惨，詎可不言而唯其所为？容容自保者，且以误国而召疑叛，况其为窦宪、梁冀跋扈者乎？又况其为司马懿、傅亮、徐羨之、杨坚也乎？乃先王既使之在大臣之位矣，欲别委而弗使之总已也不得，陶侃且怨，不徒祖约也。瑩瑩在疚之孺子，岂能求侧陋之忠贤，拔起而授之大任，其不畀宗社生民于奸邪也，鲜矣。故匹夫不能逮天子之养，天子不能尽庶民之哀，情无已而量有涯，虽圣人不能尽满人子之心，亦无如之何也。故孟子诏滕文公行三年之丧，而未有命戒者五月尔，于此见周礼之既葬而亲政也。宇文邕之令曰：“衰麻之节，苫庐之礼，遵前典，申罔极；军国务重，须自听朝。”庶乎其情理之两得与！五服之内

依礼，百僚既葬而除，亦称其情也。虽然，此唯天子而不得不谄尔，翟方进妄自尊以短丧，李贤、张居正怙权而丧其心，岂能托以为辞哉？

【六】

贼圣人之道，以召异端之侮，而坚其邪辟者，小人儒也。异端则既与我异为端矣，不相淆也；然异端亦固有其端，非沈溺于流俗之利欲而忘其君父以殉其邪者也。若杨朱、墨翟、庄周、列御寇，以及乎陆子静、王伯安，苟自有其端，则卑汗趋利、警不畏死、而尽捐其恻隐羞恶之行，固醉梦之余念所不屑及者也。君子小人之大辨，人禽之异，义、利而已矣。小人之趋利而无耻，君子恶之，异端亦从乎君子之后而恶之，不敢谓君子之恶非正也。唯小人而托于儒，因挟儒以利其小人，然后异端者乃挟以讥吾道之非，而曰为小人资者儒也。夫异端之始念，未至于无父无君，而君子穷其所归，斥为禽兽。乃小人冒儒者之迹，挟诗书礼乐为宠利之资，则顽鄙残忍，公然忘君父而不恤，以谄于天下曰：为道卫也。其可贱而可恶，又奚但异端之比哉？故曰：“无为小人儒。”小人儒者，异端之所不屑为也。

桓荣耀车服之荣以劝门人曰：“稽古之力。”君子贱之，以其侈乎利而有禽心也。况如熊安生者，业以儒术为高氏国子博士矣，于高氏固有君臣之义也；宇文灭齐，鄴城方破，安生遽令埽门，语家人曰：“周帝重道尊儒，必将见我。”悲夫！其所事之君已走，其所从班行以奉祀之宗社且毁且屋，其同列之官僚且死且窜，其比闾连居之妇子且杀且俘，漠然无一念之悲闵，乞高氏之余不足，又顾而之宇文氏之播间，以是为儒之道也，异端之徒，稍知自好者，鄙夷之如犬豕，况君子哉？不绝小人于儒，不正儒者之谊，以使小人不敢干，君子之责也。无他，义、利而已矣。议者苛求于吴康齐、陈公甫，而引姚枢、许衡于同类，不亦慎乎？

【七】

疆敌在前而以轻军试之，非徒败也，其国必亡。故吴明彻一溃于彭城，而江东有必亡之势，其幸而延之十年者，宇文邕殂，宇文赧无道，杨氏谋篡而不暇及也。不然，亡之亟矣。为兵家之言者曰：“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，”未然也。诚知彼而知己，则有不战者矣。吴明彻可以当宇文宪、韦孝宽乎？萧摩诃、任忠、周罗可以当梁士彦、王轨乎？宣帝可以当宇文邕乎？宇文氏其如高纬、祖珽、穆提婆之君臣可以姑试而幸获乎？己不自知，知之而又何以战邪？不可以战而何以胜邪？

然则坐而待其相加与？曰：善为国者不师，非不师而即善也，为国善，则可以不师也。江东至是而无可取中原之势矣。固本靖民，养兵择将，迟之数十年，而不轻挑之以益其势，则尚可为也。故孙绰、王羲之之论，在东晋之初则

为自弃，在陈之末造则善矣。东晋虽草创，人咸愤激以图存，有死之心则有生之气也。至于陈，而江东之生气，齐凋之、梁萎之、侯景摧之、萧警、王琳中起而灭裂之，陈氏偷存而销铄之；刘宋吞广固、捣长安之锋颖，荡尽无余矣。然使固本图安而尚可为者，以高纬之淫昏，宇文邕迟之又久、再进再退而始决，陈能自立而不授以俘大将、覆全军之势宇文君臣慎动者也，且以苻坚、拓拔佛狸为大戒，而遽轻试席卷之雄心乎？陈仅一蔡景历而不能用，一溃而举国之人皆靡，引领以望北师之渡而已矣。

【八】

奚以辨大奸而必覆人之邦家者乎？则劝其主以杀人者是也。至于劝人以杀其兄弟子孙而甚矣。仁绝于心，心绝于天，而后劝人以杀其兄弟子孙；欺其人之终迷不复，而后敢劝人以杀其天性之亲。不然，虽怀忮忌而挟私怨，不忍也，抑不敢也。

郑译初用，而导宇文赧杀其叔父，则于灭宇文以戴杨坚也，何靳而不为？而坚知之矣，摘其不孝之罪，不比数之于人类，而后译之恶穷。宇文赧之不肖也，宇文孝伯对其君曰：“父子之际，人所难言，臣知陛下不能割爱，遂尔结舌。”孝伯之可托也，宇文邕之不可导以不慈也，于斯言验之矣。晁错忠于袁盎，而居心之厚薄，则不若盎也，不顺于父，而父亟去之，其于父子可知矣。故求可托之臣，求之于根本之地，而思过半矣。

【九】

宇文邕之政，洋溢简册，若驾汉文、景、明、章而上之，乃其没也甫二年，而杨氏取其国若掇。赧虽无道，然其修怨以滥杀，唯宇文孝伯、王轨而止，其他则固未尝人立于鼎镬之上也。淫昏虽汰，在位两浹岁而已。邕果有德在人心，讵一旦而遽忘之？乃其大臣如韦孝宽、杨惠、李德林、高颀、李穆皆能有以自立者，翕然奉杨氏而愿为之效死。坚虽有后父之亲，未尝久执国柄，如王莽之小惠偏施也；抑未有大功于宇文，如刘裕之再造晋室、灭虜破贼也；且未尝如萧道成仅存于诛杀之余，人代为不平而思逞也；坚女虽尸位中宫，而失宠天元，不能如元后之以国母久秉朝权也。然而人之去宇文也如恐不速邕骨未冷而宗社已移，则其为君也可知矣。德无以及人，而徒假先王之令名以欺天下，天下其可欺乎？

史之侈谈之也，记其迹也。论史者之艳称之也，为小人儒者，希冀荣宠，而相效以袭先王之糟粕，震矜之以藻幌其门庭也。故拓拔宏、宇文邕几于圣，而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愈坠于阱而不能自拔。试思之，恶有盛德如斯，不三岁而为权奸所夺，臣民崩角以恐后者乎？

【一〇】

尉迟迥可以为宇文氏之忠臣乎？宇文阐称帝已二年矣，父死而正乎其位，杨氏虽逼，阐未有失德也，迥乃奉赵王招之少子以起兵。曹操所不敢奉刘虞以叛献帝者，而迥为之不忌，迥之志可知矣。迥可为忠臣，则刘裕之讨刘毅，萧道成之拒沈攸之，使其败而死也，亦晋、宋仗节死义之臣乎？杨坚无功而欲夺人之国，于是乎有兵可拥者，皆欲为坚之为，迥亦一坚也，司马消难亦一迥也，王谦亦一消难也。志相若，事相竞，则以势之疆弱、谋之工拙、所与之多寡分胜败矣。胜者，幸也；败者，其常也；抑此而伸彼，君子而受奸雄之罔矣。

君子不逆诈，而未尝不先觉，以情度之，以理衡之而已矣。王凌、诸葛诞不保其不为司马懿，况迥辈之纭纭者乎？宇文氏之亡，虏运之衰已讫也。杨坚无德以堪，而迥、谦、消难愈不可以君天下，“民亦劳止，汔可小康”。三方灭而杨氏兴，民之小康，岂迥之所能竞乎？自此以后，北朝事归隋论。

【一一】

高颍南侵，而陈宣帝殂，陈请和于隋，高颍以不伐丧班师。陈之愚而必亡，隋之智而克陈，皆于此征之矣。

陈、隋疆弱不相敌明矣，宣帝殂，叔陵狂逞，嗣子伤，内不靖而未遑外御，权下隋以纾难，何言愚也？弱者示人以弱，则受陵乘也无已。高颍之兵，固不足畏者也。隋主初篡而位未固，以司马消难之在陈，有戒心焉。颍之南侵，聊以御陈，非能有启疆之志也。既分兵以南侵，千金公主、高宝宁又挟沙钵略以入寇，隋固急欲辍南军而防北塞。陈于此，正可晏坐以全力固封守，待其疲敝而空返；乃蒞怯柔巽，暴其虚枵惶遽之情实，使隋得志以班师，而测其不自振之隐，使洋洋而盗名以去；故愚甚也。

颍不伐丧，义也，而何但言智也？夺人之国而无惭，欺人之孤而不恤，以女事人而因攘其宗社，不以为耻，隋之君臣岂能守规规之义，闵人之丧而不伐也哉？乘丧而急攻之，固败道也，非胜术也。陈虽弱，江东之立国久矣，非其可以必得，未易倾也。庸人之情，当危而惧，稍定而忘。君薨，嗣子初立，内难方作，而疆敌压境，君臣皆惴惴焉，外虽请和，而内固不自宁也。知其且亡，而迫于不容已，则人有致死之心，以争存亡于一决。颍以偏师深入，攫必死之怨愤，而吾军欺其弱，挟骄以徼幸，猝与困兽相当于其内地，未有不败者也。幸而请和之使至矣，假不伐丧之美名以市陈，实收全师不败之功，以养威而俟时，故隋智甚也。

不伐丧矣，许之相矣，陈之廷，愚者曰：“隋有仁义之心，不吾并也；”黠者曰：“隋有隙而不能乘，无能为也；”于是而君骄臣怠，解散其忧惧，枵然以自即于安，信使往来，礼文相匹，縻其主于结绮临春赋诗行乐之中

，则席卷而收之也，易于拾芥。善胜敌者，不乘其忧危，而乘其已定之情、已衰之气，隋之智，非陈之所能测也。自弛于十年而国必亡，姑待之十年而必举其国，一智愚，一兴一亡，于此决矣。

故善谋国者，不忧其所忧，而忧其所不忧，不震掉失守于一朝，不席安自弛于弥日，孰得而乘之哉？而庸人不能也。庸人之愚，智人之资。响令陈人请和之使不出，高颀且进退无据，而茶然以返，隋气挫而陈可以不亡。夫岂陋君具臣之所及哉！

◎后主

【一】

大臣不言，而疏远之小臣谏，其国必亡。小臣者，权不足以相正，情不足以相接，聚而有言，言之婉，则置之若无，言之激，则必逢其怒，大臣虽营救而不能免，能免矣，且以免为幸，而言为徒设，况大臣之媚忌以相排也乎？大臣者，苟非穷凶极悖之主，不能轻杀也，故言可激也；苟非菽麦不办之主，从容乘牖以人，故言可婉也，大臣秉正于上，而小臣亦恃之以敢言，然后可切言之，以曲成大臣之婉论，交相须也，而所情者终大臣也。大臣不言，小臣乃起而有言，触昏昏者之怒，以益其恶，未有不亡矣。

夫大臣既导君以必亡矣，则为小臣者将何如而可哉？去而已矣。陈后主国垂危而纵欲以败度，傅縡、章华危言而见杀，陈之亡，迟之十年而犹晚，而二子者，亦舍身饲虎之仁，君子所弗尚也。春秋书陈杀其大夫泄冶，说经者谓“洩冶失语默之节，不如高哀之全身”，非也。微者名姓不登于春秋，曰杀其大夫而著其名，洩冶贵大夫也，谏而死，允矣，高哀名姓登于史策，亦贵大夫也，而去之，失臣节矣。縡与华非泄冶比也，胡为其以身试醒人之暴怒邪？其情忿，其言讦，唯恐刃之不加于项，而无救于陈之亡，何为也哉，

诚不忍故国之沦没，而耻为隋屈，山之涯、水之涘，庸讵无洁身之所，而必于刑人之市私置此父母之遗体乎？于是而江总之邪益成；于是而施文庆、沈客卿之势益张；于是而盈廷之口益箝；于是而隋人问罪之名益正。故陈必亡者也，杀二子而更速也。羸瘵者浮火方张，投以梔芩而毙逾速，二子之以自处而处人之宗社，无一可者也。

【二】

名教之于人甚矣！国虽破，君虽降，而下犹以降为耻，不能死而不以死为忧，行其志以免于惭，名教未亡于心也。

陈亡，袁宪侍后主而不忍去；许善心奉使未返，而衰服以临；周罗大临三日，而后放兵散仗；陈叔慎置酒长欢，而谢基伏而流涕；任环劝王勇求陈后立之，不听而弃官以隐；于仗节死义未能决也，而皆有可劝者焉。慕容、姚、苻

、高氏之灭，未有此也，其或拥兵而起，则皆挟雄心以徼利者尔。晋南渡而衣冠移于江左，贤不肖之不齐，而风范廉隅养其耻心者，非暴君篡主之能销铄也。诸子之不死，隋不杀之耳，皆无自免于死之道也；无求免于死之道而不死，不死不足以为其节累。且陈氏之为君微矣，其得国也不以义，非有不可解君臣之分也；所不忍亡者，永嘉以来，中原士大夫之故国，先代仅存之文物，不忍沦没于一旦也。虽然，陈不能守，而隋得之，固愈于五胡之种多矣。诸子者，视家铉翁、谢枋得而尤可不死，然而毅然以名教自尽也，不尤贤乎！卷十九

◎隋文帝

【一】

圣人之道：有大义，有微言。故有宋诸先生推极于天，而实之以性，覆之心得，严以躬修，非故取其显者而微之、卑者而高之也。自汉之兴，天子之教，人士之习，亦既知尊孔子而师六经矣，然薄取其形迹之言，而忘其所本，则虽取法以为言行，而正以成乎乡原，若苏威、赵普之流是已。

苏威曰：“读孝经一卷，足以立身治世。”赵普曰：“臣以半部论语佐太祖取天下。”而威之柔以丧节，普之险以戮偷，不自知也，不自媿也。以全躯保妻子之术，为立身扬名之至德；以篡弑夺攘之谋，为内圣外王之道；窃其形似，而自以为是，歆其荣宠者，众皆悦也。挟圣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，阉然求媚于乱贼而取容，导其君以欺孤寡、戕骨肉而无忌。呜呼！微有宋诸先生洗心藏密，即人事以推本于天，反求于性，以正大经、立大本，则圣人之言，无忌惮之小人窃之以徼幸于富贵利达，岂非圣人之大憾哉？

普之于论语，以夺人为节用，以小惠为爱人，如斯而已，外此无一似也。威则督民诵五教，而谓先王移风易俗之道，毕于此矣。子曰：“乡原，德之贼也。”托于道，所以贼德也。正人心，闲先圣之道，根极于性命，而严辨其诚伪，非宋诸先生之极微言以立大义，论语、孝经为鄙夫之先资而已矣。

【二】

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，人也，即天也，天视自我民视者也。民有流俗之淫与偷而相沿者矣，人也，非天也，其相沿也，不可卒革，然而未有能行之千年而不易者也。天不可知，知之以理，流俗相沿，必至于乱，拂于理则违于天，必革之而后安，即数革之，而非以立异也。若夫无必然之理，非治乱之司，人之所习而安焉，则民视即天视矣，虽圣人弗与易矣。而必为一理以夺之，此汉儒之所以纤曲涂饰而徒云云也。

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汉儒以三代王者承天之精意在此，而岂其然哉？正朔之必改，非示不相沿之说也。历虽精，而行之数百年则必差。夏、商之季，上敖下荒，不能螿正，差舛已甚，故商、周之兴，惩其差舛而改法，亦犹汉以来至

于今，历凡十余改而始适于时，不容不改者也。若夫服色，则世益降，物益备，期于协民瞻视，天下安之而止矣。彼三王者，何事汲汲于此，与前王相竞相压于染绘之闲哉？小戴氏之记礼杂矣，未见易、书、诗、春秋、仪礼、周官之斤斤于此也。其曰夏尚玄、殷尚白、周尚赤，吾未知其果否也。莫尊于冕服，而周之冕服，上玄而下纁，何以不赤也？牲之必骍也，纯而易求耳，非有他也。夫服色者，取象于天，而天之五色以时变，无非正矣；取法于地，而地之五色以土分，无非正矣。自非庞奇艳靡足以淫人者，皆人用之不可废，理无定，吾恶从知之？其行之千余年而不易者，民视之不疑，即可知其为天视矣。

开皇元年，隋主服黄，定黄为上服之尊，建为永制。以义类求之，明而不炫，韞而不幽，居青赤白黑之閒而不过，尊之以为事天临民之服可矣，迄于今莫之能易，人也，即天也。于是而知汉儒之比拟形似徒为云云者，以理律天，而不知在天者之即为理；以天制人，而不知人之所固然者即为天。凡此类，易、书、诗、春秋、周官、仪礼之所不著，孔、孟之所不言，诎之斯允矣。

【三】

今之律，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。政之泽远矣，千余年閒，非无暴君酷吏，而不能逞其淫虐，法定故也。古肉刑之不复用，汉文之仁也。然汉之刑，多为之制，故五胡以来，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。至于拓拔、宇文、高氏之世，定死刑以五：曰磬、绞、斩、梟、磔，又有门房之诛焉，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。政为隋定律，制死刑以二：曰绞、曰斩，改鞭为杖，改杖为笞，非谋反大逆无族刑，垂至于今，所承用者，皆政之制也。若于绞、斩之外，加以凌迟，则政之所除，女直、蒙古之所设也。

夫刑极于死而止矣，其不得不有死刑者，以止恶，以惩恶，不得已而用也。大恶者，不杀而不止，故杀之以绝其恶；大恶者，相袭而无所惩，故杀此以戒其余；先王之于此也，以生道杀人也，非以恶恶之甚而欲快其怒也。极于死而止矣，梟之、磔之、轘之，于死者又何恤焉，徒以逞其扼腕齧龈之忿而怖人已耳。司刑者快之，其仇讎快之，于死者何加焉，徒使罪人之子孙，或有能知仁孝者，无以自容于天地之间。一怒之伸，惨至于斯，无裨于风化，而祇令腥闻上彻于天，裴政之泽斩，而后世之怒淫，不亦憯乎？隋一天下，蠲索虏鲜卑之虐，以启唐二百余年承平之运，非苟而已也；盖有人焉，足以与于先王之德政，而惜其不能大用也。

【四】

周制：六卿各司其典，而统于天子，无复制于其上者，然而后世不能矣。周礼曰：“惟王建国。一言国也，非言天下也。诸侯之国，唯命之也，听于宗伯；讨之也，听于司马；序之也，听于司仪行人。若治教政刑，虽颁典自王

，而诸侯自行于国内，不仰决于六官。如是，则千里之王畿，政亦简矣，其实不逾今一布政使之所理也。郡县之天下，揽九州于一握，卑宄府史之考课，升斗铢累之金粟，穷乡下邑之狱讼，东西万里之边防，四渎万川之堙泄，其繁不可胜纪，总听于六官之长，而分任之于郎署。其或修或废，乃至因缘以讎私者，无与举要以省其成，则散漫委弛而不可致诘。故六卿之上，必有佐天子以总理之者，而后政以绪而渐底于成，此秦以下相臣之设不容已也。

乃相臣以一人而代天子，则权下擅而事亦宄，而不给于治；多置相而互相委，则责不专，而同异竞起以相挠；于是而隋文之立法为得矣。左右仆射皆相也，使分判六部，以各治三官，夫然，则天子统二仆射，二仆射统六卿，六卿统庶司，仍周官分建之制，而以两省分宰相之功，殆所谓有条而不紊者乎！繇小而之大，繇众而之寡，繇繁而之简，揆之法象，亦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八卦，以尽天下之至赜，而曲成乎者也。法者非必治，治者其人也；然法之不善，虽得其人而无适守，抑末繇以得理，况乎未得其人邪？以法天纪，以尽人能，以居要而治详，以统同而辨异，郡县之天下，建国命官，隋其独得矣乎！不可以文帝非圣作之主而废之也。

〔五〕

开河以转漕，置仓以递运，二者孰利？事固有因时因地而各宜，不能守一说以为独得者，然其大概，则亦有一定之得失焉。其迹甚便，其事若简，其效若速，一登之舟，旋运而至，不更劳焉，此转漕之见为利者也。然而其运之也，必为之期，而劳甚矣。闸有启闭，以争水之盈虚，一劳也；时有旱涝，以争天之燥湿，二劳也；水有淤通，以勤人之濬治，三劳也；时有冻沍，以待天之寒温，四劳也；役水次之夫，夺行旅之舟以济浅，五劳也。而又重以涉险飘沈、重赔补运之害，特其一委之水，庸人偷以为安，而见为利耳。

夫无渐可循，而致之一涂，以几速效，政之萑稗也。岁月皆吾之岁月，纾徐之，则千钧之重分为百，而轻甚矣。置仓递运者，通一岁以输一岁之储，合数岁以终一岁之事，源源相因，不见有转输之富，日计不足，岁计有余，在民者易登于仓，在仓者不觉而已致于内，无期会促迫之苦，而可养失业之民，广马牛之畜，虽无近切，而可经久以行远，其视强水之不足，开漕渠以图小利，得失昭然矣。

隋沿河置仓，避其险，取其夷，唐仍之，宋又仍之，至政和而始废，其利之可久见矣。取简便而劳于漕輓者，胡元之乱政也。况乎大河之狂澜，方忧其氾滥，而更为导以迂曲淫漫，病徐、兖二州之土乎？隋无德而有政，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。以立法而施及唐、宋，盖隋亡而法不亡也，若置仓递运之类是已。

【六】

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，义仓是也。隋度支尚书长孙平始请立之，家出粟麦一石，储之当社，凶年散之，使其行之而善，足以赈之也。抑一乡一社，有君子长者德望足以服乡人，而行之十姓百家焉可矣。不然，令之严而祇以病民，令之不严，不三岁而废矣。且即有君子长者主其事，行乎一乡，亦及身而止耳。恶有一乡之事，数十年之规，而可通之天下，为一代之法也哉？

行之善，而犹不足以赈荒者，假使社有百家，岁储一石，二年而遇水旱，曾三百石之足以济百家乎？倘水旱在三年之外，粟且腐坏虫蚀，而不可食也。且储粟以一石为率，将限之邪？抑贫富之有差邪？有差，而人诡于贫，谁尸其富？家限之，则岁计不足，而遑计他年？均之为农，而有余以资义仓，其勤者也，及其受粟而多取之者，其惰者也；非果有君子长者以仁厚化其乡，而惰者亦劝于耕，以廉于取，则徒取之彼以与此，而谁其甘之？不应，抑将刑罚以督之，井里不宁而诉讼兴，何义之有？而惰窳不节之罢民，且恃之以益其骄怠。况乎人视为不得已而束于法以应令，糠覈湿腐杂投而速蠹，仅以博好义之虚名，抑何为者邪？况行之久而长吏玩为故常，不复稽察，里胥之乾没，无与为治，民大病而勾免不能，抑其必致之势矣。

夫王者之爱养天下，如天而可以止矣，宽其役，薄其赋，不幸而罹乎水旱，则蠲征以苏之，开糴以济之。而防之平日者，抑商贾，禁赁傭，惩游惰，修陂池，治堤防，虽有水旱，而民之死者亦仅矣。赋轻役简，务农重谷，而犹有流离道殣者，此其人自绝于天，天亦无如之何，而何事损勤苦之民，使不轨之徒悬望以增其敖慢哉？故文王发政施仁，所先者鰥、寡、孤、独，所发者公家之廩，非取之于民而以饱不勤不节之惰农也。孟子曰：“惠而不知为政。”捐己以惠民，且不知养民之大经，况强以义胁民而攘之为己惠乎？夫义仓者，一乡之善士，当上失其道、横征困民之世，行之十姓百家以苟全一隅者可也。为人上者而行之，其视梁惠王之尽心奚愈哉？

【七】

立教之道，忠孝至矣，虽有无道之主，未有不以之教其臣子者，而从违异趣，夫亦反其本而已矣。以言教者，进人子而戒之曰：“尔勿不孝；”进人臣而戒之曰：“尔勿不忠；”舌敝颖秃，而听之者藐藐，悖逆犹相寻也。弗足怪也，教不可以言言者也。奖忠孝而进之，抑不忠不孝而绝之，不纳叛人，不恤逆子，不怀其惠，不歆其利，伸大义以昭示天下之臣子，如是者，殆其好也，非其令也，宜可以正于家，施于国、推于天下而消其悖逆矣。然而隋文帝于陈郢州之叛而请降，则拒而弗纳；突厥莫何可汗生擒阿波归命于隋，请其死生，高颍曰：“骨肉相残，教之蠹也，存养之以示宽大，”帝则从之，而禁勿杀

；吐谷浑妻子叛其主请降，帝则曰：“背夫叛父，不可收纳。”夫帝之欲并陈而服二虏，其情也；抑且顾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大伦，捐可乘之利而拒之已峻，以是风示臣子，俾咸顺于君父，而蠲其乖悖，夫岂不能。然制于悍妻，惑于逆子，使之兄弟相残，终以梟獍之刃加于其躬，一室之内，戈矛逞而天性蔑，四海之称兵，不旋踵而蠡起，此又何也？繇此而知忠孝者，非可立以为教而教人者也。以言教者不足道，固已；徒以行事立标准者，亦迹而已矣。

夫忠孝者，生于人之心者也，唯心可以相感；而身居君父之重，则唯在我之好恶，为可以起人心之惻隐羞恶，而遏其狂戾之情。文帝以机变篡人之国，所好者争夺，所恶者驯谨也。制之于外，示彝伦之则；伏之于内，任喜怒之私；其拒叛臣、绝逆子也，一挟名教以制人者也。幽暖之地，鬼神瞰之，而妻子尤熟尝之。好恶之私，始于拂性而任情，既且违情而殉物。悍妻逆子，或饵之，或协之，颠倒于无据之胸，则虽日行饬正人伦之事，而或持之，或诱之，终以怨毒而贼害之。无他，心之相召，好恶之相激也。呜呼！方欲以纲常施正于裔夷，而溅血之祸起于骨肉，心之几亦严矣哉！好恶之情亦危矣哉！故藏身之恕，防情之辟，立教之本，近取之而已。政不足治，刑赏不足劝惩，况欲以空言为求亡子之鼓乎？

【八】

周礼：乡则比、闾、族、党，遂则邻、里、鄩、鄙，各有长司其教令，未详其使何人为之也。就农民而为之，则比户之中，朴野之氓非所任也，其黠而可为者，又足为民害者也。且比邻之长虽微，而列于六官之属，则既列于君子而别于野人矣，舍其耒耜而即与于班联，不已媿乎？意者士之未执贄以见君而小试之于其乡，凡饮射宾兴所进于君之士，皆此属也，固不耕而有禄食，士也，非民也。唯然，则可士、可大夫，而登进之涂远，则当其居乡而任乡之教，固自爱而不敢淫泆于其乡，庶几不为民病，而教化可资以兴。然周礼但记其职名，而所从授者无得而考焉，则郡县之天下，其不可附托以立乡官也，利害炳然，岂待再计而决哉？

成周之治，履中蹈和，以调生民之性情，垂为大经大法以正天下之纲纪者，固不可以意言求合也；故曰：人也，非政也。但据缺略散见之文，强郡县之天下，铢累以肖之，王莽之所以乱天下也。而苏威效之，令五百家而置乡正，百家而置里长，以治其辞讼，是散千万虎狼于天下，以攫贫弱之民也。李德林争之，而威挟周礼以钳清议之口，民之膏血殫于威占毕之中矣。悲夫！

封建之天下分而简，简可治之以密；郡县之天下合而繁，繁必御之以简。春秋之世，万国并，五霸兴，而夫子许行简者以南面，况合中夏于一王，而欲十姓百家置听讼之长以燮乱之哉？周之衰也，诸侯僭而多其吏，以渔民而自尊

，蕞尔之邹，有司之死者三十三人，未死者不知凡几，皆乡里之猾，上慢而残下者也。一国之提封，抵今一县耳，卿大夫士之食禄者以百计。今一县而百其吏，禄入已竭民之产矣。卿一行而五百人从，今丞尉一出而役民者五百，其徭役已竭民之力矣。仁君廉吏且足以死民于赋役，汙暴者又奚若也？况使乡里之豪，测畜藏以侧目，挟恩怨以逞私，拥子弟姻亚以横行，则孤寒朴拙者之供其刀俎又奚若也？易曰：“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”君子所师于三代者，道也，非法也。窃其一端之文具以殃民，是亦不容于尧、舜之世者也。

【九】

声音之动，治乱之征，乐记言之，而万宝常以验隋之必亡。顾其说非可一言竟也。有声动而导人心之贞淫者，有心动而为乐之正变者，其感应之几，相为循环，而各有其先后。谓声动而心随之，则正乐急矣；谓心动而乐随之，则乐固不能自正而待其人矣。倘于无道之世，按韶、夏之音而奏之，遂足以救其亡乎？不可得也。虽然，未有无道之世，不崇淫声、侈哀响，而能以韶、夏之音为乐者。于是而知志气之交相动，而天人之互为功矣。且以宝常之言，直斥何妥之乐为亡国之音，隋文何以不悦，终废宝常，而谓何妥之乐曰“滔滔和雅，与我心会，”则盛世之音，必不谐于衰世之耳。其谐不谐者，天也，非人也。乃唯帝任诈以取天下，昵悍妻，狎逆子，任其好恶于非僻，则心流于邪，而耳从心尔。然则治心而后可以审音，心者其本也，音者其末与！乃何妥衰乱悖淫之乐作，遂益以导炀帝邪淫无厌之心，而终亡其国，则乐之不正，流祸无涯，乐又本而非末矣。

古先王之作乐也，必在盛德大业既成之后，以志之贞者斟酌于声容之雅正，而不先之于乐，知本也。然必斟酌于声容之雅正，以成一代之乐，传之子孙，而上无淫慝之君，流之天下，而下无乖戾之俗，则德立功成，而必正乐，亦知本也。呜呼！自秦废先王之典而乐乱，自契丹、女直、蒙古人中国毁弃法物而乐永亡。唯声音之自然者，流露于人心、耳、手、口之闲，时亦先兆其治乱兴亡之理。于是乐唯天动以感人，而人不能以乐治心，召和平之气。凡先王所以治，圣人所以教，俱无可为功于天下，固有心者所留械于无穷也。天不丧道，又恶知无圣人者兴，无师而得天之聪明，以复移风易俗之大用乎？

古之教上也以乐，今之教士也以文。文有咏叹淫泆以宣道蕴而动物者，乐之类也。苏洵氏始为虔矫桎梏之文，其子淫荡以和之，而中国遂沦于夷，亦志气相召之几也。取士者有权，士之以教以学也有经，舍其大经，矜其小辨，激清繁绕引哀怨以趋偷薄，亦恶知其所底止哉？

【一〇】

以德化民至矣哉！化者，天事也，天自有其理气，行乎其不容已，物自顺

乎其则而不知。圣人之德，非以取则于天也，自修其不容己，而人见为德。人亦非能取则于圣人也，各以其才之大小纯驳，行乎其不容己，而已化矣。故至矣、尚矣，绝乎人而天矣。谓其以德化者，人推本而为之言也；非圣人以之，如以薪炆火，以勺水，执此而取彼之谓也。夫以德而求化民，则不如以政而治民矣。政者，所以治也。立政之志，本期乎治，以是而治之，持券取偿而得其固然也，则犹诚也。持德而以之化民，则以化民故而饰德，其德伪矣。挟一言一行之循乎道，而取偿于民，顽者侮之，黠者亦饰伪以应之，上下相率以伪，君子之所甚贱，乱败之及，一发而不可收也。

夫为政者，廉以洁己，慈以爱民，尽其在我者而已。至于内行之修，则尤无与于民，而自行其不容己，夫岂持此为券以取民之偿哉？自汉龚、寅、卓、鲁之见褒于当代，于是有伪人者，假德教以与民相市，民之伪者应之，遂以自标而物榜之，曰此德化之效也。东汉之末，矫饰之士不绝于策。至于三国，迄乎梁、陈，岂无循良之吏，而此风闾然；时君之所不尚，褒宠不及，伪人荼然而返耳。至隋而苏威剽袭六经之肤说以干文帝，帝利其说以谄治定功成之盛，始奖天下以伪，而辛公义、刘旷诡激饰诈之为，赅然表见以徼荣利。公义则露坐狱中以听讼，讼者系狱，则宿厅事，不归寝阁；旷则称说义理，晓谕讼者，而不决其是非，遂以猎无讼之虚名，迁美官而传于史册。呜呼！当是时也，君臣相戕，父子相夷，兄弟相残，将相相倾，其上若此，则闾巷之民，相悖、相仇、相噬、相螫，不知其何若，而公义与旷取美誉、弋大官而止，后无闻焉。无讼者，孔子之所未遑；德化者，周公之所不敢居；区区一俗吏，以掉舌于公庭，暴形于寝处，遂胜其任而愉快乎？何易繇言而重为伪人之欺邪？

夫德者，自得也；政者，自正也。尚政者，不足于德；尚德者，不废其政；行乎其不容己，而民之化也，俟其诚之至而动也。上下相蒙以伪，奸险戕夺，若火伏油中，得水而燄不可扑，隋之亡也，非一旦一夕之致也。其所云德化者，一廉耻荡然之为也。

【一一】

天下分争之余，兵戈乍息，则人民之生必蕃，此天地之生理，屈者极，伸者必骤，往来之数，不爽之几也。当其未定，人习于乱，而偷以生，以人之不足，食地之有余，民之不勤于自养也，且习以为常。治其乱定而生齿蕃，后生者且无以图存，于斯时而为之君者将如之何？蕃庶而无以绥之则乱，然则人民之乍然而蕃育也，抑有天下者之忧也。虽然，王者又岂能他为之赐哉？抑岂容作聪明、制法令以为，所哉？唯轻徭薄赋，择良有司以与之休息，渐久而自得其生，以相忘而辑宁尔。

五代南北之战争，民之存者仅矣。周灭齐而河北定，隋灭陈而天下一，于

是而户口岁增，京辅、三河地少人众。。且无以自给，隋乃遣使均田，以谓各得有其田以赡生也。唯然，而民困愈三矣。

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，上之谋之，不如其自谋；上为谋之，且弛其自谋之，而后生计愈盛。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，藉其终不可给，抑必将改图而求所以生，其依恋先畴而不舍；则固无自毙之理矣。上唯无以夺其治生之力，宽之于公，而天地之大，山泽之富，有余力以营之，而无不可以养人。今隋之所谓户口岁增者，岂徒民之自增邪？盖上精察于其数以敛赋役者之增之也。人方骤蕃，地未尽辟，效职力于为工为贾以易布粟，园林畜牧以广生殖者未遑，而亟登之版籍，则衣食不充。非民之数盈，地之力歉，而实籍其户口者之无余，而役其户口者不酌其已盈而减其赋也。乃欲夺人之田以与人，使相倾相怨以成乎大乱哉？故不十年而盗贼竞起以亡隋。民之不辑也久矣，考其时，北筑长城，东巡泰岳，作仁寿宫，而丁夫死者万计，别宫十二，相因营造，则其剔丁庄以供土木也，不待炀帝之骄淫，而民已无余地以求生矣。乃姑为均田以塞其勾免之口，故曰唯然而民困愈亟也。

夫王者之有其土若无其土也，而后疆圉以不荒；有其民若无其民也，而后御众而不乱；夫岂患京辅、三河地少而人贫哉？邓禹之多男子也，各授以业，而宗以盛，不夺此子之余以给彼子也。宽之恤之，使自赡之，数十年而生类亦有序，而不忧人满。汉文、景得此道也，故天下安而汉祚以长。隋之速亡也，不亦宜乎！均田令行，狭乡十亩而籍一户，其虐民可知矣，则为均田之说者，王者所必诛而不赦，明矣。

【一二】

开皇十四年，诏给公卿以下职田。其时天下已定，民各守其先畴，不知何所得田以给之，史无所考，大抵其为乱政无疑矣。先是官置公廩钱，贷民收息，诚稗政也，于是苏孝慈请禁止之，给地以营农，意且谓此三代之法，可行无弊者，而岂其然哉？三代之国，幅员之狭，直今一县耳，仕者不出于百里之中，而卿大夫之子恒为士，故有世禄者有世田，即其所世营之业也，名为卿大夫，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。世居其土，世勤其畴，世修其陂池，世治其助耕之氓，故官不侵民，民不欺官，而田亦不至于汙莱。郡县之天下，合四海九州之人以错相为吏，官无定分，职无常守，升降调除，中外南北、月易而岁不同，给以田而使营农，将人给之乎？贵贱无差，予夺无恒，而且不胜给矣；将因职而给之乎？有此耕而彼获者矣。而且官不习于田，一授其权于胥隶，胥隶横于阡陌，务渔猎而不恤其荒瘠，阅数十年而农非其农，田非其田，徒取沃土而灭裂之，不足以养士，而徒重困乎民也。故职田者，三代以下必不可行之法也。

放公廩钱以收息，所以毁官箴而殃民，在所必禁者，君子与小人义利之疆畛，不可乱耳。力耕者，亦皇皇求利之事也，故夫子斥樊迟为小人，而孟子以不耕而食为不素餐之大。有天下者，总制郡县之赋税，领以司农，而给百官之禄入，俾逸获而不与民争盈缩，所以靖小人而迪君子于正道之不易者也。禄入丰而士大夫无求于民，犹恐其不廉也，乃导之与被襌之夫争升斗于秉穗乎？苏孝慈者，知公廩钱之非道，胡不请厚其禄以止其贪，而非三代之时，循三代之迹，以徒乱天下为邪？隋文帝锱铢之主也，以为是于国无损，而可以益吏，且可窃师古之美名，遂歆然从之，溺古之士，且以为允。后世有官田，有学田，有藩王勋戚之庄田，皆沿此以贻害于天下，创制宜民者，尽举以授民而作赋，庶有瘥乎！

【三】

文帝畜疑御下，芟夷有功于己者不遗余力矣。郑译、卢贲、柳裘或黜或死，防其以戴己者戴人，固也。其戮力以混一天下者，若史万岁、王世积、虞庆则诬讦一加，而斧钺旋及。至于贺若弼、高颀、李德林倚为心膂，不在杨素之下，而弼下吏几死，颀除名，德林终废。徒于杨素投胶漆之分，举天下以托之，何坦然无疑而尽易其猜防之毒也？乃素卒比附逆广以推刃于帝，夫岂天夺其衷与？不然，何疑其所可不疑，信其所必不可信，如斯之甚也！

隋之诸臣，唯素之不可托也为最，非但颀、弼、德林之不屑与伍，即以视刘昉、郑译犹有悬绝之分。何也？素者，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。其用兵也，求人而杀之以立威，使数百人犯大敌，不胜而俱斩之，自有兵以来，唯尉繚言之，唯素行之，盖无他智略，唯忍于自杀其人而已矣。其营仁寿宫也，丁夫死者万计，皆以杀人而速奏其成，旷古以来，唯以杀人为事者更无其匹。呜呼！人之不仁至于此极，而犹知有君之不可弑乎？犹知子之不可弑父而已弗与其谋乎？文帝之项领日悬于素之锋刃而不知，岂徒素之狐媚以结独孤后而为之覆翼乎？抑帝惨毒之性、臭味与谐而相得也！

故曰：君不仁，则不保其国；臣不仁，则不保其身；不仁者乐与不仁者狎而信之笃，虽天子不保其四体。素之族至其子而乃赤，犹晚矣。故恻隐之心，存亡生死之几也。夫人性之弗醇，习之不顺，恻隐之心不足以发。唯好恶之不迷，不乐与不仁者处而利赖之，恶其可损、祸其可轻乎！

【一四】

太子勇耽声色、狎群小，而逆广立平陈之功，且矫饰恭俭以徼上宠、钓下誉，声施烂然。文帝废勇而立广，虽偏听悍妻，致他日有独孤误我之叹，然当广恶未著、勇德有愆之日，参互相观，亦未见废立之非社稷计也，而奚以辨之哉？广之所以惑独孤者，曰阿大孝耳。妇人喜啜嚅响沫之爱，无足怪者，帝固

熟察人情者，而何亦焉？天下有孝于父母而忍贼害其兄弟者乎？勇虽不德，然知广之陷己，终未尝求广之过暴之父母之前。广则伏地流涕曰：“不知何罪，失爱东宫。”勇无言，而广亟于潜，勇犹自处于厚，而广之不一定不可揜矣。

故人之甚不仁也易见也，父子兄弟之不若，夫人所无可如何者也。非其懿亲与其执友，则虽祸且相及，而固不可讦之相告，使觸其怒以伤天性之恩：即其懿亲与其执友不容不告，而必谋其曲全之术：若直讦其阴私以激吾之谴责，则必其人天性固绝于己，而忿戾以求快其私者也。夫人且然，而况同生兄弟，均为父母之子，而浸润膚受交致以激吾之怒，尚可信为大孝而可以生死存亡托之者乎？

勇于见废之日，再拜泣下，舞蹈而出，终不讼广之见诬而摘其隐慝，然则使勇嗣立，隋尚可以不亡，藉令不然，亦何至逞梟獍之凶如广之酷邪？故勇与广贤不肖未易辨也，而广诉勇，勇不诉广，其仁心之仅存与什万灭，则灼然易知也。天下未有忍夺其兄之孝子，古今无有赞毁我子弟，劝令杀戮屏弃，而为可托之人。两言而决之有余矣。

【一五】

传曰：“俭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恶其大也。”所谓德之共者，谓其敛耳目口体之淫纵，以范其心于正也，非谓吝于财而积之为利也。所谓恶之大者，谓其荡心志以外荧，导天下于淫曼也，非谓不留有余以自贫也。俭于德口俭，俭于财曰吝，俭吝二者迹同而实异，不可不察也。吝于财而文之曰俭，是谓贪人。谚曰：“大俭之后，必生奢男，”吝，吝之报也。若果节耳目、定心志、以恭敬自持，勿敢放逸，则言有物、行有恒，即不能必子之贤，亦何至疾相反而激以成侈哉？隋文帝之俭，非俭也，吝也，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。富有四海，求盈不厌，侈其多藏，重毒天下，为恶之大而已矣。

奚以明其然邪？仁寿宫成，赏封德彝而擢为内史，耳目之欲，力制而不能制也；盗边粮者升以上皆斩，积聚之贪，夸富疆而唯恐不丰也。宋武藏衣服以示子孙，齐高欲黄金与土同价，皆此而已矣。是下邑穷乡铢积丝累以豪于闾井者之情，而奚足为俭哉？视金粟也愈重，则积金粟也愈丰；取之于人也愈工，而愈不忧其匮；而后不肖之子孙无求弗获，而以为天下之可以遂吾志欲者，莫财若也太子勇之饰物玩、耽声色。逆广之离宫别馆，涂金堆碧，龙舟锦缆，翦采铺池，裂绘衣树，皆取之有余，而仓粟陈红，以资李密之狼戾，一皆文帝心计之所聚，而以丰盈自侈者也。只速其亡，又何怪乎？

若夫贤者之俭，岂其然哉？视金玉若尘土，锦绮若草芥，耳目不淫，心志不惑，澹然与之相忘，所以金粟给小人之欲，君臣父子相竞于义以贱利，其必

不以为诲奢之媒审矣。夫唯大吝之后，乃生奢男，岂俭之谓贱。

【一六】

文帝之察也，肘腋有杨系之奸的信，之为，富阔有逆广之凶而爱之专，卒以杀身而亡国。无他，以涂饰虚伪笼天下，情以移志以迁，而好恶皆失其本心，乐与伪人相取，狎焉而不自知也。

王伽者，天下古今之伪人也，罢遣防送之卒，纵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，与约期至京，而曰：“如致前却，当为汝受死，”参等皆如期而至。夫参等身蹈重法，固桀敖不轨之徒也，伽何恃而以死党试其诚伪？前乎此者，未闻伽有盛德至行足以孚豚鱼也，一旦而以父母之身与罪人市，岂其愚至此哉？且李参等已至京而待配于有司矣，孰使帝闻之而惊喜？则伽与参等探知帝之好虚伪以饰太平，而相约以成，诡异之行，标榜自銜于帝之左右，俾得上闻。帝果为之下诏曰。“官尽如王伽，刑措其何远哉！”伽乃擢为雍令矣，参等乃予宴而赦矣。帝已为伽持券而取偿，而帝不知也；非不知也，知之而固喜其饰平康以昭吾治功之盛，而欺天下也。是其为情，与王劭上灵感志而焚香歌颂以宣示之无以异。唯然，故杨素伪忠，而帝且曰吾有忠臣；逆广伪孝，而帝且曰吾有孝子；情与之相得，心与之相习，不复知此外之有心理。亦将曰：文王之孝亦广，周公，忠亦素而已矣；孔子之绥来动和，亦伽而已矣。古今恶有圣贤哉？饰以为之而即可传之万世，则怀奸畜逆者，方伏刃以拟其项领，固迷而不觉。始以欺人，终于自罔，身弑国亡，若蹈火之必灼，狎水之必溺也，岂有爽哉？

夫圣人者，同于人者也；为创见之事，举世惊之，必有伪焉，秉正者所弗惑也。若伽者，固不容于尧、舜之世，唯不容焉，斯以为尧、舜之智与！

◎炀帝

凡六代不肖之主，皆仍其帝称，篇内独称炀帝曰逆广，以其与刘劭同其覆载不容，之罪！

且时无夷狄割据，不必伸广以明正统。

【一】

牛弘问刘炫以周礼士多府史少而事治，后世令史多而事不济，炫答以占之文案简而今繁，事烦政弊，为其所繇。此得其一于末，而失其一于本也。文繁而覆治重叠，追证荒远，于是乎吏求免纤界之失，而朦胧游移，上下相蔽，不可致诘，此治道之所以敝，教令之所以不行，民人之所以重困，奸顽之所以不戢者，而非府史之劳也。苟求无摘而粗修文具，一老吏任之而有余矣。乃府史之所以冗多而不理者，权移贿行而役重，民之贪顽求利与窜名避役者，竞趋于府史胥役之一途，则固有目不识文案、身不亲长官者篡人其中，而未尝分理事之劳，事恶得而理也？

周礼之所以可为万世法者，其所任于府者谨其盖藏，所任于史者供其篆写，而法纪典籍一多之士，士多而府史固可少也。士既以学为业，以仕为道，则苟分任于六官之属者，皆习于吏事而娴于典故，政令虽繁，无难给也。周之所以久安长治，而政不稗、官不疵、民不病者，皆繇于此。士则既知学矣，学则与闻乎道矣，进而为命士，进而为大夫，皆其所固能致者，则名节重而官坊立，虽有不肖，能丧其廉隅而不能忘情于进取，则吏道不汙，而冒法以讎奸者，十不得一。

且夫国家之政，虽填委充积，其实数大端而已：铨选者，治乱之司也；兵戎者，存亡之纽也；钱谷者，国计之本也；赋役者，生民之命也；礼制者，人神之纪也；刑名者，威福之权也。大者举其要，小者综其详，而莫不系于宗社生民纲纪风俗之大。其纤微曲折，皆淳浇仁暴之机也。而以委之刀笔之猥流，谋尽于私，而智穷于大，则便给于一时，而遗祸于久远，虽有直刚明哲之大臣，未能胜也。如唐滑涣一堂后小吏耳，郑余庆一斥其奸，而旋即罢相，其可畏而不可挽也如此。乃举国家之事，不属之名义自持之清流，而委之鄙贱乾没之宵小，岂非千金之堤溃于螳壤哉？参佐清谈而浊流操柄，愈免小失而愈酿大忧，然后知周礼之法，卓然非后世所及。炫，儒者也，何不曙于先王立教之本而长言之，以垂为永鉴？区区以文之繁简为言，九州混一之世，文法何易言简也！

【二】

人以才自旌，以智先人，功亦立，名亦著，所行亦不大远于正，而及其成局已终，岁时已过，则喂未踟蹰，名节不立，抑不保其身，则汉朱隽、皇甫嵩，隋之高颖、贺若弼是已。呜呼！士苟无车然目立志以辅士其气，而禄位子孙交集而萦之，则虽以隽与高秉正以匡乱者，尚困于董卓而不能立义以捐生，况颖与弼乎？当其盛也，智足以见事几，才足以济险阻，一刀方强，物望方起，又遇可与有为之主，推奖以尽其用，则亿而中、为而成，心无顾恤而目空天下，可为也，则为也，于是而功名赫然表见于当世；曾不知其时迁世易，智尽才枯，而富贵已盈，子孙相累，暗为销谢，茶然一翁姬之姝暖，则诛夷已及，既不能奋起以蹈仁，复不能引身而避祸，昔之所为英豪自命者安往哉？此志士之所深悲，而君子则早知其衰气先乘，莫能自胜也。

杨广之弑君父，杀兄弟，骄淫无度，其不可辅而不相容，涂之人知之矣。欸之料敌也，目悬于千里而心喻若咫尺，弼轻杨素、韩擒虎而自诩以大将，夫岂不能知此，而遂无以处此者？乃不能知也，不能处也。嚅嗫于李懿、何稠佞幸之侧，以讪广之失，其所指摘而重叹之者，又非广之大恶必致败亡者也；征散乐而已，厚遇启民可汗而已。舍其大，讪其小，进不能抒其忠愤，退不能守

以线默，骈首以就狂夫之刃。悲哉，曾颢与弼之铮铮，而仅与王胄、薛道衡雕虫之腐士同膏鈇锧乎？其愚不可警，其懦不可扶，还令颢与弼自问于十年之前而岂屑尔哉？高堂曲榭，金玉纨绔，老妻弱子，系累相婴，销耗其丈夫之气，则虽有爱世之心，徒喁喁啧啧于匪人之侧，祸之已及，则瘖死屠门，如在胎之羔犊矣。故曰：“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血气之刚，足以犯难而立功者，岂足恃哉？儁与嵩扶义以行，且不能保于既衰之后，况二子之区区者乎？衰矣而不替其盈，唯方刚而豫谨其度，制其心于田庐妻子之中，身轻而志不尘，则迨其老也，伏枥不忘千里之心，以皦皦垂光于白日，而亦奚至此哉！君子者，非以英豪自见者也，然于道义名节之中自居于大矣。年弥逝而气弥昌，非颢与弼之所与也，然观于颢与弼而益知所戒已。

【三】

高丽，弱国也，隋文攻之而不克，逆广复攻之而大败，其后唐太宗征之而丧师。广虽不道，来护儿、宇文述虽非制胜之将，而北摧突厥、吐谷浑，一疆，南渡海俘杀流求，则空国大举以加高丽，亦有摧枯拉朽之势焉；况唐太宗以英武之姿，席全盛之天下，节制兴兵以加蕞尔之小邦；然而终不可胜者，非隋、唐之不克，而丽人之守固也。隋方灭陈，高丽丽之而懼，九年而隋文始伐之，二十二年而广复伐之，则前此者，皆固结人心，择将陈兵、积芻粮、修械具之日也，成不可克。何以知其然邪？陈非高丽之与国，恃之以相援而固圉者；乃闻陈亡而懼，懼于九年之前。机发于九年之后，效著于二十三年之余，兴国，于五十余年之久，其君臣之懼以络始，则能抗疆以大保邦也，不亦宜呼？

易曰：“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”孰系之？能懼之心系之也。夫既有其国，即有其民，山川城郭米粟甲兵皆可给也。尊俎之谋臣，折冲之勇士，役息以求，激奖以进，抑不患其其无才，不知懼者莫与系之耳。蜀汉亡。而孙皓不懼；高纬亡，而叔宝不懼；孟昶亡，而李煜不懼，迨及兵之已加，则惴惴然而莫知所应，旁皇四顾，无所谓苞桑矣。朽索枯椿，虽系之，其将何济焉？虽然，惧者，自惧也，非惧人也。智者警于心以自疆，愚者夺其魄以自乱，突厥之震懼，而降服争媚以交攻，抑不如其无惧也。譙周畏魏而挠姜维之守，蜀汉以亡，亦惧者也；宋高畏女直而忍称臣之辱，大讎不雪，亦惧者也；惧而忘其苞桑，与不惧者均，闻丽人之已事，尚知媿夫，

【四】

秦与隋虐民已亟，怨深盜起，天下鼎沸而以亡国，同也。然而有异焉者，胡亥高居逸乐于咸阳，销兵孤处，而陈胜、吴广起于江、淮，关中悬远，弗能急为控制，迨其开关出击，而六国之兵已集，势不便也。隋方有事于高丽，九军之众二白一十三万人连营渐进，首尾千余里，会于涿郡，而王薄拥众于

长山，刘霸道集党于平原，张金称高士达、窦建德群起于漳南、清河之闲，去涿数百里耳，平芜相属，曾无险隘之隔；此诸豪者，不顾百万之师逼临眉睫，而纠乌合之众，夏立于其旌麾相耀、金鼓相闻之地，则为寇于秦也易，而于隋也难。夫岂隋末诸豪之勇绝伦而智不测乎？迨观其后，亦如斯而已，而隋卒无如之何，听其自起自灭、旋灭旋起、以自毙于江都。且逆广非胡亥匹也，少长兵闲，小有才而战屡克，使与群雄角逐于中原，未必其劣于群雄也，则隋末之起兵者尤难也。然而群雄之得逞志以无难者，无他，上察察以自聳，下师师以自容，所急在远而舍其近，睨盗贼为疥癬，而自倚其疆，若是者，乘其所忽而回翔其闲，进可以徼功，退固有余地以自藏，而又何惧焉？

虎之猛也，而制于蝟；即且之毒也，而困于蜗；其所轻也。故杨玄感、李密以公侯之裔，世领枢机，门生将吏半于朝右，金钱衣币富将敌国，而兵起两月，旋就诛夷，唯隋之忌之也夙而防之也深，一闻其反，全力以争生死，而山东诸寇起自草莱，不在独夫心目之中，夫且曰“以玄感之势倾天下而可如韩卢之搏兔，此区区者其如予何哉！”故群雄败可以自存，而连兵不解，卒无如之何也。高颀、贺若弼而既诛夷矣，正逆广骄语太平、鞭笞六寓之日也，群雄不于此而兴，尚奚待哉？于是而王薄等之起兵二年矣，仅有一张须陁者与战而胜，逆广君臣直视不足畏而姑听之。然则诸起兵者，无汉高、项羽耳，藉有之，岂待唐公徐起太原，而后商辛自殪于牧野哉？

至不仁而敛天下之怨，非所据而踞天位之尊，起而扑之，勿以前起者之败亡，疑其疆不可拔也。杨玄感死，而隋旋以亡，大有为者，知此而已。

【五】

圣人之大宝曰位，非但承天以理民之谓也，天下之民，非恃此一而无以生，圣人之所甚贵者，民之生也，故曰大宝也。秦之乱，天下蠡起，三国之乱，群雄相角，而杀戮之惨不剧，掠夺之害不滋，唯王莽之世，隋氏之亡，民自相杀而不已。王莽之末，赤眉、尤来、铜马诸贼徧于东方，延于西陇，北极赵、魏，南迤江、淮，而无有覬觐天步僭名号以自雄者，赤眉将败，乃拥刘盆子以盗名，而盆子不自以为君，贼众亦不以盆子为君也。大业之乱，自王薄、张金称，起于淄、济，窦建德、刘元进、朱燮、管崇、杜伏威、刘苗王、王德仁、孟让、王须拔、魏刀儿、李子通、翟让，攘臂相仍，凡六年矣，无有以帝王自号者。其尤妖狂者，则有知世郎、历山飞、漫天王、迦楼罗王之号，非徒无定天下之心，而抑无草窃割据之志，非徒不为四海所推奉，而抑不欲为其类之雄长，于是而淫掠屠割，举山东、河北、淮左、关右之民，互相吞齧，而愿弱者缩伏以枕藉，流血于郊原，其惨也，较王莽之末而加甚焉。至大业十二年，而后林士弘始称帝于江南，建德、李密踵之，自命为王公，署官僚，置守令

，虽胥盗也。民且依之以延喘息。而授采既刈，萌蘖稍息，唐又起而收之，人始知得土，为安，则而天下以渐而定矣。

夫盗也，而称帝王，悖乱之尤，名实之舛甚矣，然而虚拥其名，尚不如其无名也。既曰帝矣，曰王矣，为之副者，曰将相矣，曰牧守矣，即残忍颠越，鄙秽足乎讪笑，然且曰此吾民也，固不如公然以蛇豕自居、唯其突而唯其螫也。故位也者，名也，虽圣人有元后父母之实，而天下之尊之以位者，亦名而已。君天下而天下保之，君天下而思保其天下，盗窃者闻风而强效焉，则名位之以敛束暴人之虔刈，而翕合离散之余民者，又岂不重哉？宝也者，保也，人之所自保也。天下有道，保以其德；天下无道，保以其名；故陈胜起而六王立，汉室沦而孙、曹僭，祸且为之衰减。人不可一日而无君，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伪者愈于无，况崛起于厌乱之余以又安四海者哉！

【六】

忌天下之彊，而奖之以弱，则以自弱而丧其天下，赵宋是已。然弱者，暴之反也，故外侮不可御，而内不失民也。忌天下之贤，而驱之不肖，于是而毒流天下，则身戮国亡，不能一朝居矣。逆广之杀高颀、贺若弼也，畏其贤也；薛道衡、王胄、祖君彦一词章吟咏之长耳，且或死或废，而无以自容，非以天子而求胜于一夫也，谓贤者之可轧己以夺己，而不肖者人望所不归，无如己何也。故虞世基、宇文述、裴矩、高德儒之猥贱，则委之腹心而不疑；乃至王世充之凶顽，亦任之以土地甲兵之重；无他，以其耽淫嗜利为物之所甚贱，而无与戴之者也。唐高祖以才望见忌，几于见杀，乃纵酒纳贿，托于汙行，则重任之使守太原，以为崛起之资。夫人君即昧于贤不肖之分，为小人之所挠乱，抑必伪为节制之容，饰以贞廉之迹，而后可以欺昏昏者以讎其奸；未有以纵酒纳贿而推诚委之者，此岂徒逆广之迷乱哉？自隋文以来，欲销天下之才智，毁天下之廉隅，利百姓之怨大臣以偷固其位者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

呜呼！为人君者，唯恐人之修洁自好，竭才以用，择其不肖而后任之，则生民之荼毒，尚忍言乎？以字文化及之愚劣，可推刃以相响，夫岂待贤于己者而后可以亡己哉？只以贼天下，使父子离而为涂殍。故天下之恶，莫有甚于恶天下之贤而喜其不肖者也。天子以之不保天下，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，斩宗灭祀、鬼祸不解者，皆此念为之也，可不畏哉！

【七】

语曰：“明吾贵五穀和贱珠玉”五穀之所以书者，不可不务白也，迷其所以贵，而挟之以为贵，则违天殃人而祸必及身。所以贵者何也？待之以生也。匹夫匹妇以之生，而天子以生天下之人，故贵；若其不以生天下之人而奚贵焉？则不可以约为藏，藏则易以腐败而不可久，不能如以玉之韞千金于一薶，数

百年而灭之如新也。故聚之则不如珠玉远矣，散之用以生天下而贵莫甚焉。博曰：“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”谓五谷也。若夫钱布金银之聚散，犹非民之甚急者也。聚钱布金银于上者，其民贫，其国危，聚五谷于上者，其民死。其国速亡。天之生之也。不择地则散，而敛之以聚，是违天也；人之需之也，不终日以俟，而积之以久，是殃民也；故天下之恶，至于聚谷以居利而极矣？为国计者曰：“九年耕，必有三年之蓄。”此谓诸侯有百里之封，当水旱而告糴于邻国，一或不应，而民以馁死，故导民以盖藏，使各处有余以待匮也。四海一王，舟车衔尾以相济，而敛民之粟，积之窖窞，郁为麴法，化为蛾螿，使三旬九食者茹草木而咽糠粃，睨高廩大庾以馁死，非至不仁，其忍为此哉？

隋之毒民亟矣，而其殃民以取灭亡者，仅以两都六军宫官匠胥之仰给，为数十年之计，置雒口、兴雒、回雒、黎阳、永丰诸仓，敛天下之口食，贮之无用之地，于是粟穷于比屋，一遇凶年，则流亡殍死，而盗以之亟起，虽死而不恤，旋扑旋兴，不亡隋而不止。其究也，所敛而积者，只为李密聚众、唐公得民之资，不亦愚乎？隋之富，汉、唐之盛未之逮也，逆广北出塞以骄突厥，东渡海以征高丽，离宫遍于天下，锦绮珠玉狼戾充盈，给其穷奢，尚有赢余以供李密、唐公之搗散，皆文帝周于攘聚之所积也。粟者财之本也，粟聚则财无不聚，召奢诲淫，皆此粟为之也。贵五谷者，如是以为贵，则何如无贵之为愈哉？

天子有四海之赋，可不忧六军之匮；庶人有百亩之田，可不忧八口之饥。靳枵腹者之饕餮，夺勤耕者之生计，居贱糴贵，徒以长子弟之骄奢，召怨家之盼望，何如珠玉者，非人之所待以生，而思夺之者之鲜也。上好之，下必甚焉，粟朽于仓，人殍于道，豪民逞，贫民毙，争夺兴，盗贼起，有国破国，有家亡家，愚愦不知，犹托之曰莫贵于五谷，悲夫！

【八】

隋之得天下也逆，而杨广之逆弥甚，李氏虽为之臣，然其先世与杨氏并肩于宇文之廷，迫于势而臣隋，非其所乐推之主也，则遽相为王，惩其不道而代兴，亦奚不可？且唐公幸全于猜忌而出守太原以避祸，未尝身执朝权，狐媚以欺孤寡，如司马之于魏、萧氏之于宋也。奉词伐罪，诛独夫以正大位，天下孰得而议其不臣？然其始起，犹托备突厥以募兵，诬王威、高君雅以反而杀之，不能揭日月而行弔伐，何也？自曹氏篡汉以来，天下不知篡之为非，而以有所授受为得，上习为之，下习闻之，若非托伊、霍之权，不足以兴兵，非窃舜、禹之名，不足以据位，故以唐高父子伐暴君、平寇乱之本怀，而不能舍此以拔起。呜呼！机发于人而风成于世，气之动志，一动而不可止也如此夫！

自成汤以征诛有天下，而垂其绪于汉之灭秦；自曹丕伪受禅以篡天下，而

垂及于宋之夺周。成汤秉大正而惧后世之口实，以其动之相仍不已也，而汉果起匹夫而为天子。若夫曹丕之篡，则王莽先之矣，莽速败而机动不止者六百余年，天下之势，一离一合，则三国之割裂始之，亦垂及于五代之瓜分而后止。金元之入窃也，沙陀及捩鼻雞先之也，不一再传之割据耳，乃互五百余年而不息，愈趋愈下，又恶知其所终哉？夫乘唐高之势，秉唐高之义，以行伐暴救民之事，唐高父子固有其心矣，而终莫能更絃改辙也，数未极也。非圣人之兴，则俟之天运之复，王莽、沙陀之区区者，乃以移数百年之气运而流不可止。自非圣人崛起，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，何足以制其狂流哉？

【九】

唐起兵而用突厥，故其后世师之，用回纥以诛安、史，用沙陀以破黄巢，而石敬瑭资契丹以篡夺，割燕、云，输岁币，亟病中国而自绝其胤；乃至宋人资女直以灭辽，资蒙古以灭金，卒尽沦中原于夷狄，祸相蔓延不可复止。夫唐高祖则已早知之矣，既已知之，而不能不用突厥者，防突厥为刘武周用以袭己于项背，可与刘文静言者也；假突厥之名以恐喝河东、关中，而遥以震惊李密，则未可与刘文静言者也。乃所资于突厥者数百人，而曰“无所用多”，则已灼见非我族类者之不可使入躡中国以戕民而毁中外之防，故康鞘利仅以五百人至，而高祖喜，其破长安，下河东，上陇以击薛仁杲，出关以平王世充，皆不用也，则高祖岂疏于谋而不忧后患者？然而机一发而不可止，则大有为于天下者，一动一静之际，不容不谨，有如是哉，

勿恃势，之盈而可不畏也，勿恃谋已密而可不虞也，勿恃用之者浅而祸不足以深也。矢之发也，脱于彀者毫末，而相去以寻丈；三峡之漩，投以勺米而不息，则大舟沈焉；事会之变，不可知而不可狎，固若此也。能用突厥者高祖耳，不能用者和习而用之，无其慎重而贪其成功，又恶容辞千古祸媒之罪乎？若夫唐之用突厥而终未尝用者，则固难三与庸人言也。

【一〇】

言生手心者也，成乎言而还生其心。繇心而生言，心之不贞，发于言而渐泄矣，其害浅；繇言而成事，繇事而心益以移，则言为贞邪之始几，而必成乎事，必荡其心，其害深；故曰“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”。卒然言之，以为可为而为之，未有不害于政者也。故君子之正天下，恒使之有所敬忌而不敢言。小人之无忌惮也，卒然言之，而祸不可戢也。

李密之与唐公，皆隋氏之世臣也，逆广虽不道，俱尝北面事之，未尝如嵇绍之于晋，有父母之讎也。逆广不可以君天下，密欲夺之，唐公欲夺之，一也。唐公起，明知揜耳盗铃之不足以欺天下，而必令曰：“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者，夷三族。”密则任祖君彦怨怼之私，昌言之曰：“殪商辛于牧野，执子婴于

咸阳。”于是而唐公得挟义以折之曰：“所不忍言，未敢闻命。”呜呼！密与唐之兴丧，自此决矣。夫唐岂不以逆广为紂，而睨代王侑为怀玺面缚之子婴乎？然令其遽出诸口而有所不能也。其不能者何也？不敢与不忍也。非畏逆广与微弱之代王也，自畏其心之鬼神也。故人至于言之不怍，而后人无可如何矣；人无可如何，而鬼神之弗赦必矣。

故圣人欲正人心，而亟正者人之言。心含之，口不能言之，则害止于心；心含之，口遂言之，则害著于外；心未必信之，口遽言之，则还以增益其未至之恶，而心与事猖狂而无所讫止。言之有怍，而心有所忌，事有所止，则事虽不顺，鬼神且谅其不敢不忍之犹存，而尚或佑之。心叛于理，言叛于心，同言则言，以摇大下于蔑彝伦、逞志欲之大恶。然后恶满于天下，而天之之残之也不爽。故唐之报密则折之也，非果有不忘隋之忱悃也，挈不敢不忍以告天下，而还自警其心，卒以保全杨氏之族而宾之。其享有天下，而李密授首于函谷，言不可逞，不可欺，不亦信夫！

【一一】

徐洪客者，不知其为何许人，即其言而察之，大要一险陂无忌之游士，史称莫知所之，盖亦自此而死耳，非能蠖屈鸿飞于图功徼利之世者也。其上书李密曰：“米尽人散。”以后事验之，人服其明矣，乃曰：“直向江都，执取独夫。”密为隋氏世臣，假令趋江都执杨广，又将何处以处之哉？项羽，楚之世族，秦其讎也，而杀子婴、掘骊山之墓，则天下叛之。杨广俨然君天下者十三载，密以亲臣子弟侍于仗下，一旦屠割之如鸡豚，以密之很，于是乎固有踌躇而不敢遽者。故殪商辛、执子婴，乃祖君彦忿怼之谰言，非密之所能任也。天下之大难，以身犯之者死；业已为人君，而斩刘之者凶；业已为人臣，而直前执杀其君者，必歼其类。夫密亦知捣江都杀杨广徒受天下之指数而非可得志也。洪客险陂而不恤名在我之小人，恶足以知此乎？

或曰：杨广之逆，均于刘劭，非但紂匹也，执杀之也何伤？曰：密之起也，乘其乱而思夺之乎？抑愤其覆载不容之罪，为文帝讨贼子如沈庆之之援戈而起乎？此密所不能自诬其心而可假以为名者也。

或曰：慕容超、姚泓亦尝君其国矣，宋武直前破其国而俘斩之都市，又何也？曰：武未尝臣彼，而鲜卑与羌不可以君道予之者也。徐魏公之纵妥懽，拘此义而不知通，而岂以例隋氏哉？悬紂首于太白，未知其果否也？即有之，而三代诸侯之于天子，不纯乎臣，非后世之比也。君彦忿戾以言之，洪客遂欲猖狂而决行之，自绝于天，窜死草闲而无以表见，宜矣。或乃跻之鲁仲连之高谊，不已过与！

【一二】

择君而后仕，仕而君不可事则去之，君子之守固然也。失身于不道之君而不能去，则抑无可避之名义矣，徒人费、石之纷如、贾举、州绰之不得为死义，以其从君于邪也；苟不从君于邪，则其死也，不可更责以失身。故宋殇、宋闵皆失德之君，而无伤乎孔父、仇牧之义。当凶逆滔天、君父横尸之日，而尚可引咎归君，以自贷其死乎？

杨广之不道而见弑于宇文化及，许善心、张琮抗贼以死，当斯时也，虽欲不死而不得也。麦孟才、沈光讨贼而见擒，麾下千人无一降者；李袭志保始安，闻弑哭临，坚守而不降于萧铣，岂隋氏之能得人心？而顿异于宋、齐以来王谧、褚渊恬不知媿之习者，何也？十三载居位之天子，人虽不道，名义攸存，四海一王，人无贰心，苟知自念，不忍目击此流血宫庭之大变也。唐高祖闻变而痛哭，岂杨广之泽足以感之？而又岂高祖之伪哀以欺世乎？臣主之义，生于人心，于此见矣。故庄周曰：“无所逃于天地之闲。”君子恶其贼人性之义，有以夫！卷二十

◎唐高祖

【一】

易曰：“汤、武革命，应乎天而顺乎人。”圣人知天而尽人之理”时、书所载，有不可得而详者，世而下，亦无从而知其深矣。乃自后世观之，水天之佑，受人之归，六寓而定数百年之基者，必有适当其可之几，言亦可以知天、可以知人焉。得天之时则不逆，应人以其时则志定，时者，圣人之所以不能违也。唐之取天下，迟回以起，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，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，高祖意念之深，诚不可及也。

大之理不易知矣，人之心不易信矣，而失之者恒以躁。杨广之播虐甚矣，而唐为其世臣，受爵禄于其廷，非若汤之嗣契、周之嗣稷，建国于唐、虞之世，元德显功，自有社稷，而非纯乎为夏、商之臣也。则隋虽不道，唐不可执言以相诘。天有纲，则理不可踰，人可有辞，则心不易服也。故杨广基高祖而屡欲杀之，高祖处至危之地，视天下之分崩，有可乘之机，以远祸而徼福，然且敛意卑伏而不递起；天下怨隋之虐，王薄一呼，而翟让、孟海公、竇建德、李密、林士弘、徐圆朗、萧铣、张金称、刘元进、管崇、薛举、刘武周、梁师都、朱粲群起以亡隋，唐且安于臣服，为之守太原、御突厥而弗动。至于杨广弃两都以流荡于江都，李密已入雒郛，环海无尺寸之宁土，于斯时也，白骨邱积于郊原，孤寡流离于林谷，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独夫而在群盗矣。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规取天下者，夺之于群盗，非夺之于隋也。隋已亡于群盗，唐自关中而外，皆取隋已失之宇也。然而高祖犹慎之又慎，迟回而不迫起，故秦王之阴结豪杰，高祖不知也，非不知也，王勇于有为，而高祖坚忍自持，姑且听之而

以静镇之也。不贪天方动之几，不乘人妄动之气，则天与人交应之而不违。故高祖以五月起，十一月而入长安立代王侑，其明年二月，而宇文文化及遂弑杨广于江都。广已弑，代王不足以兴，越王侗见逼于王世充，旦夕待弑，隋已无君，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，于是高祖名正义顺，荡夷群雄，以拯百姓于凶危，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，则其视杨玄感、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，顺逆之分，相去县绝矣。

故解杨广之虐政者，群盗也，而益之深热；救群盗之杀掠者，唐也，而予以宴安。惟唐俟之俟之，至于时至事起，而犹若不得已而应，则叛主之名可辞；而闻江都之杀，涕泗交流，保全代王，录用隋氏宗支，君子亦信其非欺。人谓唐之有天下也，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，不知高祖慎重之心，持之固，养之深，为能顺天之理、契人之情，放道以行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，绥民志于来苏，故能折笔以御梟尤，而系国于苞桑之固，非秦王之所可及也。

呜呼！天子之尊，非可志为拟也；四海之大，非可气为压也。相时之所疾苦，审己之非横逆，然后可徐起以与天下休息，即毒众临戎，而神人罔为怨恫；降李密，禽世充，斩建德，俘萧铣，皆义所可为、仁所必胜也，天下不归唐，而尚谁归哉？慎于举事，而所争者群盗也，非隋也；非恶已燿而将熄之杨广也，毒方兴而不戢之伪主也。有唐三百载之祚，高祖一念之慎为之，则汤、武必行法以俟命，其静审天人之几者，亦可髣髴遇之矣。

【二】

李密以杀翟让故，诸将危疑，一败于邙山，而邴元贞、单雄信亟叛之；密欲守太行、阻太河以图进取，而诸将不从，及粗帅以降唐，则欣然与俱，而密遂以亡。项羽杀宋义，更始杀伯升，皆终于败，其辙一也。然则令项羽杀汉王于鸿门，犯天下之忌，愈不能以久延，而味者犹称范增为奇计，鄙夫之陋，恶足以知成败之大纲哉？

夫驭物而能释其疑忌者，虽未能昭大信于天下，而必信之于己。信于己者，谓之有恒，有恒者，历乎胜败而不乱。己有以自立，则无惧于物，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，李密者，乘人以鬪其捷，而无能自固者也。密，隋之世臣也，无大怨于隋，而已抑无可恃之势，无故而畜乱志以干杨玄感，玄感败，亡命而依翟让，隋有恨于密，密固无恨于隋，而檄数其君之罪，斥之如仆隶，且既已欲殪商辛执子婴矣，则与隋不两立，而君臣之义永绝。乃宇文文化及弑立，而趋黎阳以逼之于河上，密惧杂阳之让其后，又幸盖琮之招己，奉表降隋，以缓须臾之困，而受太尉尚书令之命。夫炀帝，密之所欲殪之于牧野者也，而责化及曰：“世受隋恩，反行弑逆；”越王侗，密之所欲执之于咸阳者也，而北面称臣，受其爵命；则诸将视之如犬豕，而知其不足有为，尚谁为之致死以冀其得天

下哉？其降隋也，非元文都之愚，未有信之者也；，其降唐也，唐固不信其果降也。反而自问，唐公见推之语而不惭，念起念灭，而莫知所据，匹夫无志，为三军之帅面可夺，其何以自立乎？易曰：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咎可补也；凶可贞也，人皆可承以羞，而死亡不可逸矣。故诸将之亟于背密而乐于归唐也，羞其所为而莫之与也。密死而不能揜其羞，岂有他哉？无恒而已矣。

【三】

制天下有权，权者，轻重遇如其分之准也，非诡重为轻、诡轻为重，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。重也，而予之以重，适如其数；轻也，而予之以轻，适如其数；持其平而不忧其忒，权之所审，物莫能越也。

李密弃土释兵，拥二万人以降唐。密之乱天下也，有必诛之罪，而解甲以降，杀之则已重矣。北有书，东有世充，密独闲关来归，为天下倡，当重奖之以劝天下者也；而本为惰之乱臣，天下之，贱贼，厚待之，则又已重矣。密之狙诈乐祸而骄，虽降唐而无固志，缓之须臾；则跳梁终逞，宜乎厚防以制其奸，不可遽抑而激之怨。而众叛援孤，力穷智屈，疑之重则又本轻，视为轻而又若重；审其所适然之数者，权也高祖授之以光禄卿，一闲冗之文吏；而司进食之褻事，使执臣节于殿陛，一若不知其狡点凶很者然，此之谓能持权以制天下者也。非故扬之，非故抑之，适如其稽颡归命之情形，而澹然待之若进若退之闲。呜呼，此大有为者之所以不可及也。

于是而密无可怙之恩，抑无可讼言之怨，许无所讎，恶无所施，不得已而孤骑叛逃，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。使其志悛而终顺与？则饱之以禄，安之以位，一如孟昶、刘继元之在宋，而不至如黥布、彭越之菹醢以伤恩也；密之不然，自趋于死，而抑无怨矣。于是而知天下之至很者，无很也；至诈者，无诈也；量各有所止，机各有所息，以固然者待之而适如其分，则于道不失而险阻自消。天下定于一心之平，道本易也；而非大有为者，不足以与于斯。

【四】

徐世勳始终一狡贼而已矣。其自言曰“少为亡赖贼”，习一定而不可移者也。夫为盗贼而能雄长于其类者，抑必有似信似义者焉，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实也；相取以气，相感以私，亦将守之生死而不贰。如萤之光，非自外生，而当宵则耀，当画则隐。故以其似信似义者，予之以义之能执、信之能笃、而重任之，则一无足据，而适以长乱。其习气之所守者在是，适如其量而止，过此则颠越而不可致诘。其似信似义者亦非伪也，愈真而愈不足任也。

世勳受李密之命守黎阳，魏征安集山东，劝之降唐，而世勳籍户口士马之数，启密使献之，已不特修降表，高祖称之曰：“不背德，不邀功，真纯臣也。”遂宠任之，以授之于太宗，而终受托孤之命。世勳之于此，亦岂尽出于伪

以欺高祖而邀其宠遇乎？其所见及是，其所守在是，盖尝闻有信义而服膺焉，以为是可以卓然自命为豪杰也，故以坦然行之，而果为高祖之所矜奖。若其天性之残忍，仅与盗贼相孚，而智困于择君，心迷于循理，可以称英君之任使，不可以折闇主之非僻，则祇以铮铮于群盗之中，而遽许之以纯臣，高祖、太宗知人之鉴，穷于此矣。夫不见其降于窦建德，质其父而使为将，遂弃父而欲袭曹旦以归唐乎？故其为信义也，盗贼之信义也，察于利以动，任于气以逞，戕性贼恩，亦一往而不恤，遽信其为纯臣而任以安定国家之大，鲜不覆矣。曾子曰：“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君子人也。”惟君子而后可以履信而守义，非小人之所能与，殆鱼跃之不可出沼，鸟步之不可越域也矣。

【五】

拔魏征于李密，脱杜淹、苏世长、陆德明于王世充，简岑文本于萧铣，凡唐初直谅多闻之上，皆自诤伪中被濯而出者也。封德彝、宇文士及、裴矩不伏同昏之诛，而犹蒙宠任。盖新造之国，培养无渐渍之功，而隋末风教陵夷，时无严穴知名之士可登进之以为桢干，朝仪邦典与四方之物宜，不能不待访于亡国之臣，流品难以遽清，且因仍以任使，唐治之不古在此，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侧者亦此也。乃何独至于苏威而亟绝之？盖苏威者，必不可容于清明之世，苟非斥正其为匪人，则风教蔑、廉耻丧、上下乱，而天下之祸不可息也。

隋文之待威也，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；威之所以自见者，亦以平四海、正风俗为己功，天下翕然仰之以为从违，隋可亡，而威不可杀。故宇文士及、王世充、李密皆倚威以收人望，威亦倚其望以翱翔凶竖之庖俎，锋镝雨集，骨血川流，而威自若也。是则兵不足以为疆，险不足以为固，天子之位不足只为尊，而无有如威之重者，士亦何惮而不学威，迂行腐步、稟岸以逍遥邪。媚于当世也似慎，藏于六艺也似正，随时迁流也似中，以老倨骄而肆志也似刚，杀之无名，远之不得，天下且以为道之莫尚可。而导世以偷汗，为彝伦之大贼，是可容也，孰不可容也？明王之所必诛勿赦者，唐姑拒之而弗使即刑，其犹姑息怜老、仁过而柔乎！若德彝、士及、裴矩之流，天下知贱恶之矣，虽复用之，不足以惑人心而坏风化，杀之可也。赦之而器使之，亦詎不可哉？

【六】

薛仁杲、萧铣、窦建德或降或杀而皆斩。唯王世充赦而徙蜀，此不可解之惑也。唐高君臣当大法可伸之日，而执生杀之权，夫岂茫焉而罔正如此。世充，隋之大臣也，导其主以荒淫，立越王而弑夺之，其当辜也，固也；乃世充力守东都，百战以扞李密，而其篡也，在炀帝已弑之后，使幸而成焉，亦无以异于陈霸先。而唐立代王，旋夺其位，有诸己者不可非诸人，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。且取世充与仁杲、建德、萧铣较，世充者，操、懿以后之积习也。建德

、仁杲以匹夫，铣以县令，忽乘丧乱，遂欲窃圣人之大宝以自居，则张角、黄巢之等匹，尤不可长之乱，而无可原之情矣。

春秋于里克，宁喜弑其君而其伏诛也，书曰“杀其大夫”；齐豹杀公兄，阳虎窃玉弓，未有弑逆之大恶也，而书曰“盗”。贵近之臣，或以亲，或以旧，或以才，为国之柱石，先有成劳于国，而人心归之，然后萌不轨之心以动于恶，欲效之者，固未易也。且人主与之相迹，贤奸易辨，而可防之于早也；辨之弗明，防之不夙，渐酿坚冰之至，人主亦与有罪焉。若夫疏远小臣如萧铣，亡赖细民如建德、如仁杲，始于掠夺，攫穷民而噬之，为合势成，遂敢妄窥天位，则四海之广，梟桀饮博之徒，苟可为而无不可为，人君居高而莫察，有司拘法而难诛，决起一旦而毒流天下，则虽人主之失道有以致之，而螳穴一穿，金隄不保，祁寒暑雨之怨咨，皆可为耨粗棘矜之口实；及其溃败乞降，犹可以降王之礼恣其徜徉，则人何惮而不杀越平人以希富贵；况当初定之天下，众志成城，此扑而彼兴，岂有艾乎？

自东汉以后，权臣之篡者，成而为曹魏、六朝；未成而败，为王敦、桓温、刘毅、沈攸之、萧颖胄、王僧辩；危成血达败，为桓玄、侯景；乃及隋之亡，而天下之势易矣，人皆可帝，户皆可王，是匹夫狂起之初机也。唐及早惩之，正草泽称尊之大罚，然且有黄巢之祸，延于朱温而唐以亡：使弗惩焉则暗主相承，政刑无纪，闾井之匹夫，几人帝而几人王，生民之流血，终无已日矣。若权臣受将相之托，为功于国，而逼夺孤幼，则不待正鉄钺于世充而无有继之者。高祖相世运之迁，大权之移，祸胜之变，而责世充、咏僭，其亦审矣，而岂贸责以张弛乎？已天下之乱者义也，而义固随时以制宜者也。世充可诛也，建德、铣、仁果尤不可贷者也，非昧于治乱之几者，可执一切之义以论得失也。

【七】

言有不可以人废者，自德彝。之策突厥是已。突然拥众十五万寇并州，郑元璠欲与和，德彝曰：“不战而和，示之以弱，击之既胜，而后与和，则恩成并著。”斯言也，知兵筹国相时之善术也。唐之不能与突厥争，始于刘文静之失策，召之人而为之屈，权一失而弗能速挽矣。中国初定，而突厥席安，名有可挟，机有可乘，唐安能遽与突厥争胜哉？然当百战之余，人犹习战，故屡挫于刘黑国而无胸缩之心，则与战而胜可决也；所难者，锐气尽于一战，而继此则疲耳。奋起以亟争，面藏拙于不再，速与战而速与和，则李神符、萧颢之功必成，而郑元璠，之说必讎矣。

夫夷狄者，不战而未可与和者也，犬系项而后驯，蛇去齿而后柔者也。以战先之，所以和也；以和靡之，所以战也；惜乎唐之能用战以和，而不用和以

战耳。知此，则秦桧之谋，与岳飞可相辅以制女直，而激为雨不相协以偏重于和，飞亦过矣。抗必不可和之说，而和者之言益固，然后堕其所以战而一恃于和，宋乃以不振而迄于亡。非飞之战，桧亦安能和也；然则有桧之和，亦何妨于飞之战哉？战与和，两用则成，偏用则败，此中国制夷之上算也。夫夷狄者，诈之而不为不信，乘之而不为不义者也，期于远其害而已矣。

【八】

唐初定官制，三公总大政于上，六省典机务于中，九寺分庶政于下；其后沿革不一，而建国之规模，于此始基之矣。一代兴，立一代之制，或相师，或相駁，乃其大要，分与合而已。周建六官，纯乎分也，奉统以一相一尉而合，汉承之而始任丞相，后任大将军，专合于一，而分职者咸听命焉。唐初之制，三公六省与九寺之数相匹，所重在合，而所轻在分。于九寺之上，制之以八省，六省之上，涖之以三公，统摄之者层累相仍，而分治者奉行而已，长短以时移，得失各有居也。然而唐多能臣，前有汉，后有宋，皆所不逮，则劝奖人才以详治理，唐之斟酌于周者，非不审也。

国家之务，要不出于周之六官，分其事而各专其职，所以求详于名实也；因名责实，因实课功。无所诿而各效其当为，此综核之要术也。然而有未尽善者存焉，官各有司，司各有典，典各有常，而王之听治，综其实，副其名，求无过而止；因循相袭，以例为师，苟求无失，而敬天勤民、对时育物、扬清激浊、移风善俗之精意，无与消息以变通之。实可稽也，不必其顺乎理；名可副也，不必其协于实；于是而任国家之大政者，且如府史之饰文具以求免谪，相为缘饰，以报最于一人之听覩，而人亦不乐尽其才。故周制使冢宰统六典以合治之，而冢宰既有分司，又兼五典，则大略不失，亦不能于文具之外，斟酌人情、物理、时、事变之宜，与贤不肖操心同异之隐，以求详于法外，自非周公之才，亦画诺坐啸而已。于是而知唐初之制，未尝不善也。

六省者，皆非有执守者也，而周知九寺之司；三一公者，虽各有统也，而兼领六省之治；九寺各以其职循官守、副期会、依成法以奉行，而得失之衡，短长之度，彼此相参以互济。与夫清浊异心，忠佞异志，略形迹以求真实之利病，则既以六省秉道而酌之，又有三公持纲而定之，互相融会以求实济于崇社生民之远图。岂循名按实、缘饰故例、以苟免于废弛之诛者，所能允协于崇社生民之大计哉？故责名实于分者，详于法而略于理；重辨定于合者，法或略而理必详。不责人以守法拘文之故辙，而才可尽；能会通于度彼参此之得失，而智日生。于是乎人劝于天下之务，而耻为涂饰，以下委于谄习法律之胥史，致令天下成一木偶衣冠、官厨酒食之吏治，则唐之多能臣也，其初制固善也。

夫郡县，天下，其治九州也，天子者一人也，出纳无讽议之广，折中无论道之司，以一人之耳目心思，临六典分司之烦冗，即有为之代理者，一二相臣而止，几何不以拘文塞责、养天下于痿痹，而大奸巨猾之胥史，得以其文亡害者、制崇社生民之命乎？国家之事，如指臂之无分体也；夫人之才，如两目之互用，交相映而合为一见也。取一体而分责之，无所合以相济，将司农不知司马之缓急，司马不知司农之有无，竞于廷而愤于边，所必然者。刑与礼争而教衰，抚字与催科异而政乱，事无以成，民无以靖，是犹鼻不择味，口不择香，背拥重纆而不恤胸之寒，虽有长才，徒为太息，固将翱翔于文酒琴弈之中，而不肖者持禄容身，不复知有清议，贤愚无别，谁复戮力以勤王事哉？是故三公六省无专职，而尽闻国政以佐天子之不逮，国多才臣，而虽危不亡，唐之所以立国二百余年，有失国之君，而国终存，高祖之立法持之也。

后世合六官而闻政者，臺省也，乃职在纠参，则议论失平，而无先事之裁审；联六官而佐治者，寺监也，乃仰承六官，则任愈析，而专一职之节文；故言愈繁而才愈困。鉴古酌今，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务，非循名责实泥已迹者之所与知久矣。

【九】

租、庸、调之法，拓拔氏始之，至唐初而定。户赋田百亩，所输之租粟二石，其轻莫以过也；调随土宜，庸役两旬，不役则输绢六丈。重之于调、庸，而轻之于粟，三代以下郡县之天下，取民之制，酌情度理，适用宜民，斯为较得矣。

地之有稼穡也，天地所以给斯人之养者也。人之戴君而胥匡以生也，御其害，协其居，坊其疆以淫，抚其弱以萎，君子既劳心以治人，则有力可劳者当为之效也。地产之有余者，桑麻金锡茶漆竹木椶苇之属，人不必待以生，而或不劳而多获，以资人君为国立国经理绸缪之用，固当即取于民以用者也。酌之情，度之理，租不可不轻，而庸、调无嫌于重，岂非君以养民、民以奉公之大义乎？故曰“明看中五谷”。谷者，民生死之大司也。箕敛以聚之上，红朽盈而多豢不耕之人，下及于犬马，则贱矣；开民之利。劝之以耕，使裕于养，而流通其余，以供日用之需，所以贵之也；示民以不爱其力以事上，而重爱其粟，虽君上而不轻与，则贵之也至矣。故惟重之于庸，而轻之于租，民乃知耕之为利，虽不耕而不容偷窳以免役，于是天下无闲旧，而田无卤莽，耕亦征也，不耕亦征也，其不劝于耕者鲜矣。

且按唐开元户数凡九百六十一万九千有奇，户租二石，为租千九百二十三万有奇，以万历清丈所定，夏秋税粮二千六百六十三万有奇较之，其差无几也。田百亩而租二石，几百而取一矣，而可给二百二十万人之食以饷兵，而不止

三年之余一。粟之取也薄，而庸、调之取绢绵土物也广，则官吏胥役百工之给，皆以庸、调之所输给之，使求粟以贍其俯仰，皆出货贿以讎糴于农民，而耕者盐酪医药昏丧之用，粟不死而货贿不腾。调、庸之职责一定于户口而不移，勿问田之有无，而责之不贷，则逐末者无所逃于溥天率土之下，以嫁苦于农人。徭不因田而始有，租以薄取而易输，汙吏猾胥无可求多于阡陌，则人抑视田为有利无害之资，自不折入于疆豪，以役耕夫而恣取其半。以此计之，唐之民固中天以后乐利之民也；此法废而后民不适有生，田尽入于疆豪而不可止矣。

役其人，不私其土，天之制也；用其有余之力，不夺其勤耕之获，道之中也；效其土物之贡，不敛其待命之粟，情之顺也；耕者无虐取之忧，不耕者无幸逃之利，义之正也。若夫三代之制，田税十一，而二十取一，孟子斥之为小貉，何也？三代沿上古之封建，国小而君多，聘享征伐一取之田，盖积数千年之困敝，而暴君横取，无异于今川、广之土司，吸斲其部民，使鹄面鸠形，衣百结而食草木。三代圣王，无能疾出其民于水火，为撙节焉以渐苏其生命，十一者，先王不得已之为也。且天子之几，东西南北之相距，五百里而已，舟车之挽运，旬日而往还，侯国百里之封，居五十里之中，可旦输而夕返。今合四海以供一王，而馈饷周于远塞，使输十一于京边，万里之劳，民之死者十九，而谁以躯命殉一顷之荒瘠乎？弗获已而折色轻齐之制以稍宽之，乃粟之贵贱无恒，而定之以一切之准，墨吏抑尽废本色，于就近支销而厚取其值，其便贱耀以应非时之诛求，台非奸诡豪彊，未有敢名田为已有者。若且不察而十一征之，谁为此至不仁之言曰中正之制，以勦绝生民之命乎？

乃若唐之庸，重矣，以后世困农而恣游民之逋役则重也，以较三代则尤轻。古者七十二井而出长谷一乘，步卒七十二人，九百亩而一人为兵。亩百步耳，九百亩，今之四百亩而不足也。以中则准之，凡粮二十石有奇而出一兵。无岁不征，无年不战，死伤道殍，复补伍于一井之中。唐府兵之未尽革也，求兵于免租免庸之夫，且读杜甫无家、垂老、新婚三别之诗，千古犹为堕泪。则三代之民，其死亡流离于锋矢之下，亦惨矣哉，抑且君行师从，卿行旅从，狩覲、会盟、聘问、逆女、会葬，乃至游观、畋猎，皆奔走千百之耕夫于道路，暑喝冻痿、饥渴劳敝而死者，不知凡几，而筑城、穿池、营宫室、筑苑圃之役不与焉，其视一岁之庸，一户数口而折绢六丈者，利害奚若也？论者不体三代圣王因时补救不得已之心，而犹曰十一取民，寓兵于农之可行于今也，不智而不仁，学焉而不思，亦忍矣哉！后王参古以宜民，唐室租、庸、调、画一仁民之法，即有损益，无可废矣。

【一〇】

古者士各仕于其国，诸侯私其土，私其人，既禁士之外徙，而羁旅之臣，新君有其情不固之疑，三代圣王欲易之而不能也。乃其为卿大夫者，类以族升，则役于相习之名分，而民帖然以受治，农之子恒为农，虽有隽才，觖望之情不生，赏罚施于比邻，而恩怨不起。乃逮周之季，世禄之家迭相盛衰，于是陈、鲍、高、国、栾、却、赵、范且疑忌积而起寻戈矛，兄弟姻亚互修怨于顾盼之闲，而喋血覆宗，亦人伦之大戮矣。法与情不两立，亦不可偏废者也。闾井相比，婚媾相连，一旦乘权居位，而逮系之、鞭笞之，甚且按法以诛戮之，僭焉不恤，曰“吾以奉国法也”，则是父子、昆弟、夫妇、朋友之恩义，皆可假君臣之分谊以摧抑之，而五伦还自相贼矣。于是乎仁心牴丧，而民竞于权势以相离散，非小祸也。若欲曲全恩义，而骹法以伸私，则法抑乱，而依倚以殃民者不可胜诘。然则除诸侯私土私人之弊政于九州混一之后，典乡郡、刺乡州、守乡邑，其必不可，明矣。

张锁周，舒州人也，为其州都督，召亲故酣饮十日，贻以金帛，泣与之别，曰：“今日得与故人欢饮，明日都督治百姓耳。”此何异优人登场，森然君臣父子之相临，而歌舞既阕，相聚而食，相狎而笑邪？恻隐不行，而羞恶之心亦澌灭尽矣。故官于其乡，无一而可者也。君欲任贤以治民也，奚必其乡；欲为民以择吏也；奚必其乡之人；士出身事主而效于民也，又岂易地之无以自效。君不为士谋安，士抑不自谋其安，致法与情之两掣，甚矣其昧于理也。韩魏公以守乡郡而养老，亦朱买臣衣绣之荣耳，况如锁周之加刑罚于父老子弟而僭莫之恤乎！

【二】

谓高祖之立建成为得适长之礼者，非也。立子以适长，此嗣有天下，太子诸王皆生长深宫，天显之序，不可以宠嬖乱也。初有天下，而创制自己，以贤以功，为天下而得人，作君师以佑下民，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。抑谓高祖宜置建成而立世民者，亦非也。睿宗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，讨贼后以靖国家，隆基自冒险为之，事成乃奉睿宁以正位，睿宗初不与闻，而况宋王？则宋王固辞，而睿宗决策可也。太原之起，虽繇秦王，而建成分将以向长安，功虽不逮，固协谋而戮力与偕矣。同事而年抑长，且建成亦铮铮自立，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闻也，高祖又恶得而废之？故高祖之处此难矣，非直难也，诚无以处之，智者不能为之辩，勇者不能为之决也。君子且无以处此，而奚翅高祖？

处此而无难者，其唯圣人乎！泰伯之成其至德者，岂徒其仁孝之得于天者厚乎？太王、姜女以仁敬孝慈敦彝伦修内教于宫中者，其养之也久矣。诗之颂王季也，曰“则友其兄”。王季固不以得国而易其兄弟之欢也。王季无得国之心，而泰伯可成其三让之美，一门之内，人修君子长者之行，而静以听夫天命

。故王季得国，犹未得也；泰伯辞国，犹未辞也；内教修而礼让兴，让者得仁，而受者无疑于失义。邠人之称太王，曰“仁人也”。岂一朝一夕之故哉？

唐高祖之守太原，纵酒纳贿以自蔽，宫人私侍，而尝试生死以殉其嗜欲，则秦王矫举以奋兴，一唯其才之可以大有为，而驰骋侠烈之气，荡其天性，固无名义之可系其心，逮成尤劣焉，而以望三后忠厚开国之休，使逊心以听高祖之命，其可得乎？高祖之不能式谷其子，既如此矣；而所左右后先者，又行险徼幸若裴寂之流而已。东宫天策士各以所知遇为私人，自不覩慈懿之士，耳不闻孝友之言，导以争猜而亟夺其恻隐，高祖若木偶之尸位于上，而无可如何，诚哉其无可如何也！源之不清，其流孰能澄汰哉？

后世之不足以法三代者，此也，非井田封建饰文具以强民之谓也。王之所以王，霸之所以霸，圣之所以圣，贼之所以贼，反身而诚，不言而喻。保尔子孙，宁尔邦家，岂他求之哉？自非圣人，未有能免于祸乱者。立适之法，与贤之权，皆足以召乱，况井田封建之画地为守者乎？

【三】

魏征、王珪必死于建成之难乎？曰：未见其可也。事太宗而效忠焉，有以异于管仲之相桓公乎？曰：有异焉，而未为殊异也。传曰：“食焉不辟其难，”非至论也。君子之身，天植之，亲生之，生死者，名义之所维，性情之所主，而仅以殉食乎？君臣之义，生于性者也，性不随物以迁，君一而已，犹父之不可有二也。管仲，齐之臣，齐侯其君也；征、珪，唐之臣，高祖其君也。仲之事子纠，齐侯命之，征、珪之事太子，高祖命之。天之所秩，性之所安，义之所承，君一而已。即以食论，仲食齐侯之食，征、珪食高祖之食，子纠、建成弗与焉，而况君子之死，必不以殉食乎？故无知者，齐襄之贼，管仲不共戴天之讎也。使唐高而蒙篡弑之祸，征、珪有死有亡，而必不可一日立于其廷，子纠、建成，君臣之分未定，奚足为之死邪？为之死，是一日而有二君矣。胥为君之子也，或废或立，君主之，当国之大臣引经衷道以裁之，为宫僚者，不得以所事者为适主，而随之以争。建成以长，世民以功，两俱有可立之道，君命我以事彼，则事彼而已矣；君命我以事此，则事此而已矣：高祖初未尝以苟息之任任征与珪，使以死拒世民也。则建成死，高祖立世民为太子，非敌国也，非君讎也，改而事之，无伤乎义，无损乎仁，奚为其不可哉？

然则征、珪之有异于管仲者，何也？襄公弑，纠与小白出亡于外，入而讨贼，不幸而兄弟争，仲之所不谋也。子纠败，仲囚于鲁，桓公释之而使相，仲未尝就公求免以自试也。建成、世民之含毒以争久矣，知其必有喋血宫门之惨，不能弭止其慝，抑不能辞宫僚以去之，欲徼幸以观变，二子之志偷矣。太子死，遽即秦王而请见，尤义之所不许也，斯则其不得与管仲均者也。夫魏征起

于群盗之中，幸自拔以归唐，功名之士耳。“介于石，不终日”，而后可以知几。亦恶足以及此哉？

◎太宗

【一】

书曰：“能自得师者王，谓人莫己若者亡。”夫人即丧心失志迷惑之尤者，长短、虚实、大小、有无、清浊、得失、明暗，皎然分画于前，知则知之，能则能之，眇者穷于视，跛者困于趋，恶得诬其心之所未喻，而谓多闻善虑者之不若己哉！然则谓人不己若者，抑实有不己若者在也。太宗曰：“炀帝文辞奥博，是尧、舜，非桀、纣，行事何其相反。”魏征曰：“恃其隽才，骄矜自困，以至覆亡。”然则炀帝之奥博，固有高出于群臣之上者，不己若，诚不若己矣，而人言又恶足以警之哉？

夫人主之怙过也，有以高居自逸而拒谏者矣，有以凭势凌人而拒谏者矣。然忠直之士，卓然不挠，虽斥竄诛夷而不恤以言黜，而暴君不能夺其理，则身虽拙而道固伸也。且恃位而骄，恃威而横，浮气外张，而中藏恹缩，迫乎虚懦稍息，追忆前非，固将曰：是吾所不知不能，而终不可诬者也。则谏者之言，或悔而见庸矣。唯夫多闻广识而给于辩者，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，则言者不惮其威，而惮其小有才之辩慧。言之大，则以为夸也；言之切，则以为隘也；察情审理，拟议穷年，而彼已一览而见谓无余；引古证今，依类长言，而时或旁征之有误；则自非明烛天日，断若雷霆者，恒惴惴焉恐言出而反为所折，抱忠而前、括囊而退者，十且八九矣。

且夫尧、舜之是，彼且是之矣，吾恶得以尧、舜进之；桀、纣之非，彼且非之矣，吾恶得以桀、纣戒之。彼固曰：使我而为人臣，以称说干人主，吾之琅琅凿凿以敷陈者，更辩于此也，彼诚不我若，而爱我若父，责我若子，为笑而已矣。天下虽大，贤人君子虽众，谁肯以强智多闻见屈于我而不扞舌以自免于辱乎？故人不己若，危亡之媒也；谓人不己若，而其危亡必矣。太宗君臣之知此也，是以兴也。不然，太宗之才，当时之臣无有能相项背者，唯予言而莫违，亦何所不可乎？

呜呼！岂徒人主哉？士而贤智多闻，当世固出其下，则欲以取择善之益也难矣。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”，颜子之所以大也。虽然，人知其能与多矣，问之虽勤，且欲告而中讷，则问为虚设，而祇益其骄；惟若无若虚之情发于不容已，而问必以诚，然后人相忘于寡与不能，以昌言而不怯。太宗之问孔颖达也，几知学矣，乃固以多能有实自居，而矜其能问，亦何足以测颜子之心哉？孔颖达不能推极隐微以格君心，太宗之骄所繇未戢也。

【二】

宗室人才之盛，未有如唐者也，天子之保全支庶而无猜无戕，亦未有如唐者也。盖太宗之所以处之者，得其理矣。高祖欲疆宗室以镇天下，三从昆弟之属皆封王爵，使循是而不改，则贵而骄，富而溢，邪佞之士利赖之而导以放恣，欲疆之，适以貽其灾而必至于弱，晋、宋之所以自相戕灭而终于孤立也。太宗从封德彝之言，而曰天子养百姓，岂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？以公天下者，即以安本支而劝进其贤能。德彝，佞人也，于此而几乎道矣。

为天子之懿亲，妾媵广，生养遂，不患其不蕃衍也；远于十姓百家鸡犬锥刀之鄙猥，不患其无可造之材也。而疆慧者得势而狂，愿朴者温饱而自废，于是乎非若刘滂、司马伦之自齧以亡，则菽麦不分，如圈豚之待饲而已矣。夫节其位禄之数，登之仕进之涂，既免于槁项无闻之忧，抑奖之于德业文章吏治武略之美，使与天下之英贤汇进而无所崇替，固将蒸蒸劝进而为多士之领袖以藩卫天家。故唐宗室之英，相者、将者、牧方州守望郡者，臻臻并起，而耻以纨裤自居，亦无有梦天吠日、覬大宝而干甸师之辟者。施及于今，陇西之族犹盛焉，不亦休乎！孟子曰：“亲之欲其贵也，爱之欲其富也。”富贵者，其可以非所宜而长有之乎？制之有等，授之有道，而后欲贵者之果能贵，欲富者之果能富也，义之至、仁之尽也，大公行而私恩亦遂矣。

然则周道亲亲，而文昭武穆，施及邢、茅、蒋、胙与毕、召之裔，皆分茅土，岂非道与？曰：此武王、周公定天下之微权，而千古之未喻者也。古之天下，人自为君，君自为国，百里而外，若异域焉，治异政，教异尚，刑异法，赋敛惟其轻重，人民唯其刑杀，好则相昵，恶则相攻，万其国者万其心，而生民之困极矣。尧、舜、禹、汤弗能易也；至殷之末，殆穷则必变之时，而犹未可骤革于一朝；故周大封同姓，而益展其疆域，割天下之半而归之姬氏之子孙，则渐有合一之势；而后世郡县一王，亦缘此以渐统壹于大同，然后风教日趋于画一，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。

故孔、孟之言治详矣，未尝一以上古万国之制欲行于周末，则亦灼见武王、周公绥靖天下之大权，而知邱民之欲在此而不在彼。以一姓分天下之半，而天下之瓦合萍散者渐就于合，故孟子曰“定于一”。大封同姓者，未可即一而渐一之也。春秋之战亟矣，而晋、鲁、卫、蔡、曹、滕之自相攻也鲜，即相攻而无掬指舟中、焚茨侵海之虐。当其时，异姓庶姓犹错立于外，而同姓者不能绝援以自戕，此周之所以亲亲；而亲亲者非徒亲也，实以一姓之兴，定一王之礼制，广施于四海，而渐革其封殖自私、戕民搆乱之荼毒也。

至于汉，六国废，韩、彭诛，而欲以周道行之，则七国、衡山、淮南之祸，骨肉喋血而不容已。然则人主即欲建本支以镇天下，亦无如节其位禄、奖其仕进、公其黜陟之足以育才劝善，而佑子孙之令祚以巩固维城，奚必侈予以棧

朽之豢养，假借以优侔之袞黼，使之或僨而狂，或茸而萎哉？邓禹享大国之封，且使诸子各分一艺以自立，曾有天下者以公天下为道，将使人竞于媵修，而授子孙以沈溺之具，亦仁过而流于不仁矣。是故亲亲之杀，与尊贤互用而相成，唯唐为得之，宜其宗室之多才，独盛于今古也。

【三】

太宗制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，故当时言无不尽，而治得其理。然则以是为尽听言行政之理乎？抑有未尽然者。治惟其人，不惟其法。以王珪、魏征为谏议大夫，房玄龄、杜如晦为宰相，而太宗之明，足以折中群论而从违不爽，则可矣。必恃此以立为永制，又奚可乎？命官图治之道，莫大乎官各明其守，而政各任于其人。庶务分治于六官，其属详其目，其长持其纲，皆有成宪之可准也。或举、或废，或倚法而挟奸私，或因时而为斟酌，各以其所效之成能为得失；然而有待于天子宰相之裁成者，则太宗之制，令五品以上更宿内省，以待访问，固善术也。下有利病得达于上，而上得诘其勤怠公私以制其欺；若夫小有过误，则包含教戒而俟其改。如使谏官毛举细过以相纠，则大体失而争党起于细微，乱世之所以言愈焚而事愈圯也。

宰相者，外统六官，内匡君德，而持可久可大之衡，以贞常而驭变者也。君心之所自正，国体之所自立，国本之所自固，民生之所自安，非弘通于四海万民数百年之规而不役于一时之利病者，不足以胜其任。故古者三公论道，所论者道耳，不能与任气敢言之士，争言一事之可否，而论道于君，抑不在摘人闲细政，绳举动之小愆，发深宫之纤过，以与君竞，徒自媿而与天子不亲，故与谏官同者未必是，而其异者未必非也。诡随谏官而避其弹射，则可以应一事而不可以规大全；逆折谏官而伸其独见，则凡事不密，而失其正色立朝之度。若夫宰相而果怀私以病国，固谏官所必抗正以争，而非可使与辩讼于一堂，竟偶然之得失者也。

夫谏官职在谏矣，谏者，谏君者也，征声逐色，奖谏斥忠，好利喜功，狎小人，耽逸豫，一有其几而必犯颜以诤；大臣不道，误国妨贤，导主贼民，而君偏任之，则直纠之而无隐。若夫群执事之修坠，则六官之长覈其成，执宪之臣督其失，宰相与天子总大纲以裁其正，初不藉谏官之毛举鸷击、搜剔苛求、以矜辨察；老成熟虑之訏谟，非繁称曲说、矫举异同于俄顷者，所可诧风裁以决定者也。

故天子诚广听以求治，则宰相有坐论之时，群臣有待问之时，谏官有请对之时，而不可有聚讼一堂、道谋筑舍之时。官各有其守，政各任其人，分理而兼听之，惟上之虚衷以广益，岂立一成法以启争端，可为不易之经乎？

【四】

旱饥而赦，以是仁民，非所以仁之也。太宗曰：“赦者，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，”亦既知之矣；而贞观二年以旱赦天下，信道不笃，知不可而复为，非君师之道矣。

夫赦亦有时焉而可者，夷狄盗贼僭据上国，岂岂之氓胁从以徼幸，上不能固保其民，使群陷于逆，则盪涤而矜全之可耳。旱饥之民，流离道殣者，类不能为奸恶；而奸恶之徒，虽旱饥而固不至于馁瘠者也。如曰衣食不足，而非僻以起，则夫犯者在未饥以前，固非为饥所迫，而奚所恤哉？省囚系以疏冤滞，宥过误以恤蠢愚，止讼狱以专农务，则君上应行之政，无岁不宜，而不待旱饥。至于旱饥之岁，豪民擅粟以掠市子女，游民结党以彊要糴贷，甚且竞起为盗以攘杀愿懦；非法不惩，非刑不戢；而更纵不轨之徒，使无所创艾以横行郊邑，又岂非凶年之大蠹哉？

蠲逋欠，减租庸，所以救荒也。困于征输者，朴民也。蠲免与赦罪并行于一纸，则等朴民于奸宄，名不正，实不符，亦重辱吾衽席之赤子矣。不杂赦罪之令于蠲租之诏，尤人君扶正人心之大权，而时君不察，曰“以此答上天好生之心”，天其乐佑此顽民以贼凋零之子遗乎？体天心以达民隐，非市恩之俗吏所得与焉，久矣。

【五】

唐制：军国大事，中书舍人各陈所见，谓之五花判事，而宰相审之，此会议之始也；敕旨既下，给事中黄门侍郎駁正之，则抄参封駁之始也。夫六官之长贰，各帅其属、庀其事、以待军国之用，乃非体国如家者，则各炫所长、匿所短，互相推移而避其咎。使无总摄而通计之者，将饰文具以应，而不恤国事之疏以倾也，此不可听庶司之汎应，而无与折中之者也；统之以宰相，而推诿自私之弊去矣。然宰相之贤者，且虑有未至而见有或偏，不肖者之专私无论也；先以中舍之杂判，尽群谋以迪其未达，而公论以伸，则益以集而权弗能擅，其失者庶乎鲜矣。犹且于既审之余，有给事之駁正以随其后，于是而宰相之违以塞，而人主之愆以绳，斯治道之至密，而恃以得理者也。

虽然，杂判者，陈于其先也；駁正者，施于其后也；中舍之议已集，宰相之审已定，始起而駁之，自非公忠无我之大臣，纯白知通之给谏，参差相左，而给事与宰相争权，则议论多、朋党兴，而国是以乱。然则駁正之制，当设于杂判陈而宰相方审、敕旨未下之际，以酌至当之宜，是非未著，而从违皆易，斯群臣之能尽，而宰相之体不伤。唯公议已允，而宰相中变以舞法者，然后给事封还而駁正之，不尤可达人情、定国是，而全和衷之美乎？太宗谓王珪曰：“论难往来，务求至当，舍己从人，亦复何伤，或护己短，遂成怨隙。”盖虑此矣。立法欲其彻乎贤不肖而俱可守，法不精研，而望人之能舍己从人也

，亦不可得之数已。中舍各抒所见，而给事折之以从违，宰相持衡而断之，天子裁成以行之，合人心于协一，而宫省息交竞之情，事理得执中之用，酌古鉴今，斯可久之良法与！

近世会议偏及九卿，而唐之杂判专于中舍，其得失也孰愈？夫九卿各有典司者也，既与其属参议其所修之职以待举行，固有一成之见而执为不可易者，假有大兵大役，司马、司空务求其功之成，而司农务求其用之省，则其不相协而异同竞矣。唐、宋之给舍，皆历中外、通众理、而待枚卜之选者也，兼知盈虚成败之数，以酌时之所可行，则彼此不相妨而以相济，杂判而駁正之足矣，何用询及专司之官以生嚣讼哉？如有议成敕下，而九卿不可奉行，自可复陈利病以更为酌改，无容于庙议未审之前，豫为异论以相制。国事之所繇定，惟其纲纪立以一人之心而已；会议者，大臣免咎之陋术，其何利之有焉。至于登进大臣、参酌大法、裁定大礼，则惟天子之干断与宰相之赞襄，而参以给舍之清议；六官各守其典章，而不可有越位侵官之妄。如使采纷呶之说，以模棱而求两可，则大臣偷，群臣竞，朋党兴，机密泄，其弊可胜言哉？

不周知天下之务，不足以决一事之成；宰相给舍无所偏私，以周知为道者也。不消弭人情之竞，不可以定国事之衡；杂判駁正慎之于前，而画一必行于后，议论虽详而不至于争竞者也。太宗曰：“或成怨隙，或避私怨，顺一人之情，为兆民之患，亡国之政，炀帝之世是也。”斯言韪矣。

【六】

读太宗论治之言，我不敢知曰尧、舜之止此也，以视成汤、武王，其相去无几矣。乃其黜彝伦，亏至德，杂用贤奸，从欲规利，终无以自克，而成乎大疵。读史者鉴之，可以知治，可以知德，可以知学矣。

气者，发以嘘物，而敛以自摄其心者也。闻见之善，启其聪明，而随气以发敛，其发也，泄其藏以加于物。故言者，所以正人，而非以正己也。己有余，而不忍物之不足，则出其聪明以迪天下之昏翳而矫之以正，子不忍于父，臣不忍于君，士不忍于友，圣人君子道不行而不忍于天下后世，于是而言之功大矣。若夫受天命作君师，臣民之责，服于躬、载于一心，则敛气以摄聪明，而持天下于心，以建中和之极，故曰“汤、武身之也”。身正而天下正，不以言也。故仲虺之诰，仲虺言之也；咸有一德，伊尹言之也；旅獒，召公言之也；无逸，周公言之也；而汤、武无言以自鸣其道而诏群臣。推而上之，大禹、皋陶、益、稷各尽言以进尧、舜，而尧、舜执中之训，迨及倦勤逊位之日，道不在己，而后以诏舜、禹。然则尧、舜惟不忍于后世，禹、皋、益、稷、伊、莱、周、召惟不忍于君，而不容已于言。下此者，虽躬行未逮，而进忠于上，亦不必以言过其行责之，其忠也，即其行也。今太宗之言，非尧、舜、汤、

武之言，而伊、莱、周、召之言也。任尧、舜、汤、武之任，而夺伊、莱、周、召之言以为己言，则下且何言之可进，而闻善之路穷。盖太宗者，聪明溢于闻见，而气不守中，以动而见长者也。其外侈，其中枵，其气散，其神瞽，其精竭，其心驰，迨乎彝伦之攸斲，至德之已亏，倖幸外荧，利欲内迫，而固无以自守；及其衰年而益以汨滥，所必然矣。

呜呼！岂徒帝王为然哉？自修之士，有见而亟言之，德不崇，心不精，王通之所以不得为真儒也。况扬雄、韩愈之利欲熏心者乎？故鲁论之言言也，曰慎、曰后从、曰讷、曰切、曰耻、曰怍，圣狂之辨，辨于笔舌，可畏也哉！

【七】

夷狄之势，一盛一衰，必然之数也。当其衰而幸之，忘其且盛而无以御之，故祸发而不可止。夫既有其土，则必有其人以居之，居之者必自求君长以相保，相保有余而必盛，未有数千里之土，旷之百年而无人保之者也。已盛者而已衰矣，其后之能复盛者鲜矣，而地已旷，人必依之，有异族、有异类、而无异土。衰者已衰，不足虑也，继之以人，依其土而有之，则族殊类异，而其偏处我边徼也同。突厥之盛，至颉利而衰，既分为二，不能相比，于是乎突厥以亡，迄于五代而遂绝。夫岂特夷狄为然哉？五帝、三王之明德，汉、唐、宋之混一，今其子孙仅存者不再兴，而君天下者不一姓，况恃疆不逞之部落乎？

夫其人衰矣亡矣，其土则犹故也，天不能不为之生种姓，地不能不为之长水草，后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；曾无虑此，而可以其一族之衰为中国幸邪？其族衰，其地无主，则必更有他族乘虚而潜滋暗长于灌莽之中。故唐自贞观以后，突厥之祸渐息矣，而吐蕃之害方兴，继之以契丹，皆突厥两部之域也。颉利禽而御楼受俘，君臣交庆，其果以是为中国永安之祚哉？

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，太宗命李大亮安抚之，贮粮磧口以赈之，未尝非策也，而大亮之不奉行也何居？施之以德者，制之以威也。已衰者，存之不足为忧，存已衰者，则方兴者不能乘无主以擅其地，则前患息而后衅可弭。盛衰之形，我得而知，而无潜滋暗长之祸，虽暂劳暂费，而以视糜财毒众以守边，割地纳贿以丐免，其利害奚若邪？株守安内之说为訏谟，岂久远之大计哉？

【八】

魏征之折封德彝曰：“若谓古人淳朴，渐至浇漓，则至于今日，当悉化为鬼魅矣。”伟哉其为通论已。

立说者之患，莫大乎忿疾一时之流俗，激而为不必然之虑，以鄙夷天地之生人，而自任以矫异；于是刻覈寡恩成乎心，而刑名之术，利用以损天地之和。荀卿性恶之说，一传而为李斯，职此故也。且夫乐道古而为过情之美称者，以其上之仁，而羨其下之顺；以贤者匡正之德，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。使

能揆之以理，察之以情，取仅见之传闻，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，则尧、舜以前，夏、商之季，其民之淳浇、贞淫、刚柔、愚明之固然，亦无不有如躬阅者矣。唯其浇而不淳、淫而不贞、柔而疲、刚而悍、愚而顽、明而诈也，是以尧、舜之德，汤、武之功，以于变而移易之者，大造于彝伦，辅相乎天地。若其编氓之皆善邪？则帝王之功德亦微矣。

唐虞以前，无得而详考也，然衣裳未正，五品未清，昏姻未别，丧祭未修，狃狃獠獠，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。故孟子曰：“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”舜之明伦察物，存唐、虞之民所去也，同气之中而有象，况天下乎？若夫三代之季，尤历历可征焉。当纣之世，朝歌之沈酗，南国之淫奔，亦孔丑矣。数纣之罪曰“为逋逃萃渊藪”，皆臣叛其君、子叛其父之梟与豺也。至于春秋之世，弑君者三十三，弑父者三，卿大夫之父子相夷、兄弟相杀、姻党相灭，无国无岁而无之，蒸报无忌，黷货无厌，日盛于朝野，孔子成春秋而乱贼始惧，删诗、书，定礼、乐，而道术始明。然则治唐、虞三代之民难，而治后世之民易，亦较然矣。

封德彝曰：“三代以还，人渐浇譎。”象、鯀、共、欢、飞廉、恶来、楚商臣、蔡般、许止、齐庆封、鲁侨如、晋智伯，岂秦、汉以下之民乎？子曰：“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春秋之民，无以异于三代之始。帝王经理之余，孔子垂训之后，民固不乏败类，而视唐、虞、三代帝王初兴、政教未孚之日，其愈也多矣。战国之末，诸侯狂逞，辩士邪诬，民不知有天性之安，而趋于浇，非民之固然也。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，乃益以增民之离叛。五胡之后，元、高、宇文駉戾相踵，以导民于浇，非民之固然也。隋文不知而防之若讎，乃益以增民之陷溺。逆广嗣之，宣淫长佞，而后民争为盗。唐初略定，夙习未除，又岂民之固然哉？伦已明、礼已定、法已正之余，民且愿得一日之平康，以复其性情之便，固非唐、虞以前茹毛饮血、茫然于人道者比也。以太宗为君，魏征为相，聊修仁义之文，而天下已贴然受治，施及四夷，解辫归诚，不待尧、舜、汤、武也。垂之十余世而虽乱不亡，事半功倍，孰谓后世之天下难兴言仁义哉？

邵子分古今为道、德、功、力之四会，帝王何促而霸统何长？霸之后又将奚若邪？泥古过高，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，其说行而刑名威力之术进矣，君子奚取焉？腥风扇，民气伤，民心之待治也尤急，起而为之，如暑之望浴也，尤易于隋、唐之际哉，

【九】

太宗曰：“未能受谏，安能谏人。”此知本之论也。夫唯穷凶之主，淫虐无择，则虽以虚衷乐善之君子，陈大公无我之言，而亦祇以危身；非此者，君

之拒谏而远君子，洵失德矣，谏者亦恶能自反而无咎哉？凡能极言以谏者，大抵其气胜者也；自信其是，而矜物以莫及，物莫能移者也。其气胜；则其情浮，自矜而物莫能移，则其理窒。上以事君，下以泣众，中以交于僚友，可其所可，而否其所否，坚于独行，而不乐物之我违；唯如是也，乃以轻宠辱、忘死生、而言之无忌。其贤者，有察理未精、达情未适之过，而执之也坚；其次则气动而不收，言发而不止，攻异己而不遗余力，以堕于媚佞，而伤物已甚；则人主且窥其中藏，谓是哓哓者之但求利己也。其言不可夺，而心固不为之感，奚望转石移山于片语乎？

惟虚则公，公则直；惟明则诚，诚则动；，能自受谏者，所以虚其心而广其明也，谏者之能此者鲜矣。事上接下，其理一也。君不受谏，则令焉而臣民不从；臣不受谏，则言焉而天子不信。位不可恃，气不可任，辩不可倚，理不可挟，平情好善、坦衷逊志者，早有以动人主之敬爱，而消僚友之疾忌，圣而周公，忠而孔明，用此道也。婞直予智，持一理以与当宁争得失，自非舜、禹以刍蕘之道待之，其不以启朋党而坏国是也，难矣哉！

【一〇】

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君心之非，亦易见也；所以格之者，天理民彝之显道，人皆与知，亦易能也。然而断之于大人之独得，而谏诤之臣不足与焉，于魏征、马周见之矣。君心无过，而过在事，则德不足而言有当，下逮于工瞽而言无不效。若夫心，则与心相取者也，心之有非，必厚自匿而求以胜物。进言者，其言是也，其人非也，其人虽无大非，而心不能自信，于是则匿非求胜者，将曰旁观而言之，吾亦能为此言，试以此言于汝，汝固不受也。言还其言，而心仍其心，交相谪而祇益其怨恶。如能隐忍以弗怨恶足矣，奚望格哉？

唐太宗不恤高祖之温清视膳，处之卑湫之大安宫，而自如九成宫以避暑，嫁其女长乐公主，敕资送倍于长公主。此岂事之失哉？其憯不知恤者，仁孝忘于心也。马周言之，魏征言之，皆开陈天理民彝之显教，以思动其恻悻也。乃周言不听，决驾以行，于征之言，则入谋之长孙皇后而后勉从，使后而如独孤、武、韦也，征死矣。人自有父子，人自有兄弟，一念之蔽，忽焉不觉，直辞以启之，以自亲其亲，岂难知而难从者乎？而二子者，君所信受者也，卒不能得此于君，则其故可思矣。征之起也，于羣盗之中，事李密而去之，事隐太子而去之；周则挟策干主，余于才而未闻其修能之自洁者也；以此而欲警人子之心于不容己之媿疚，奚可得哉？

夫大人者，苟以其言格君心之隐慝，贤主乐之，中主媿之，庸主弗敢侮之，何至以太宗之可与言而斥为田舍翁邪？不幸而遇暴主以杀身，亦比干之自靖自献于先王，而非滕口说以听凶人之玩弄，岂易言哉？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

，己之正非一旦一夕之功矣。

【一一】

言治者而亟言权，非权也，上下相制以机械，互相操持而交讎其欺也。以仪、秦之狙诈，行帝王之大法，乱奚得而弭，人心风俗奚得而不坏哉？王伽之诈也，与李参朋奸而徼隋文之赏，唐太宗师之，以纵囚三百九十人，而三百九十人咸师参之智，如期就死。呜呼；人理亡矣。好生恶死，人之情也，苟有可以得生者，无不用也。守硜硜之信，以死殉之，志士且踌躇而未决，况已蹈大辟之戮民乎？

太宗之世，天下大定，道有使，州有刺史，县有令尉，法令密而庐井定，民什伍以相保，宗族亲戚比闾而处，北不可以走胡，南不可以走粤，囚之纵者虽欲逋逸，抑谁为之渊藪者？太宗持其必来之数以为权，囚亦操其必赦之心以为券，纵而来归，遂以侈其恩信之相孚，夫谁欺，欺天乎？夫三百九十人之中，非无至愚者，不足以测太宗必赦之情，而徼幸以逃；且当纵遣之时，为此骇异之举，太宗以从谏闻，亦未闻法吏据法以廷争；则必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，使密谕所纵之囚，交相隐以相饰，传之天下与来世，或惊为盛治，或诧为非常，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。

古所未有者，必有妄也；人所争夸者，必其诈也。王道平平，言僻而行诡者，不容于尧、舜之世。苏洵氏乐道之，曰“帝王之权”，恶烈于洪水矣。

【一二】

传曰：“为人君而不知春秋之义，前有谗而不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”春秋之义何义也？适庶明，长幼序，尊卑别，刑赏定，重农抑末，进贤远奸，贵义贱利，端本清源，自治而物正之义也。知此，则谗贼不足以逞，而违此者之为谗贼，不待撻发而如观火。舍是，乃求之告讦以知之，告讦告贼，而不知告者之为谗贼也，宜其迷惑失守，延谗贼于肘腋，而以自危亡也。

人主明其义于上以进退大臣，大臣奉此义以正朝廷，朝廷饬此义以正郡邑，牧之有守令，覈之有观察采访之使，裁之有执宪之大臣，苟义明而法正，奸顽不轨者恶足以恣行而无忌；即有之，亦隐伏于须臾，而终必败，奚事告讦乎？告讦兴，则赏罚之权全移于健讼之匹夫，而上何贵有君，下何贵有执宪之臣哉？

且夫为人告讦者，洵不道矣，而愿朴柔懦之民，能奋起以与奸顽争死命者，百不得一也。非夫险诋无惮之徒，恶有暇日以察人之隐慝，而持短长操必胜之术，以与官吏豪彊角逐。忘尊卑，轻祸福，背亲戚，叛朋友，吏胥胁其长官，奴隶制其主伯，正春秋之义所斥为谗贼，必杜绝其萌者也。知其害而早绝之，则谗无不见，贼无不知，昭昭然揭日月以与天下相守于法纪，吞舟漏网之奸

，其得容于政简刑清之日者，盖亦寡矣。太宗曰：“朕开直言之路，以利国也，上封事者讦人细事，当以谗人罪之。”而其时吏不殃民，民不犯上，黠矣哉！

【一三】

银之为用，自宋以上，用饰器服，与黄金珠玉等，而未得与钱、布、粟、帛通用于民间。权万纪请采银宣、饶，而太宗斥之，亦犹罢采珠以惩侈耳。后世官赋民用以银为主，钱、布、粟、帛皆受重轻之命于银。夫银，藏畜不蚀，鍊铄不减，藏之约而斋之也易，人习于便利，知千百年之无以能易之矣。则发山采矿，无大损于民，而厚利存焉，庸讵不可哉？然而大害存焉者，非庸人之所知也。

奚以明其然邪？银之为物也，固不若铜、铁为械器之必需，而上类黄金，下同铅、锡，亡足贵者。尊之以为钱、布、粟、帛之母，而持其轻重之权，盖出于一时之制，上下竞奔走以趋之，殆于愚天下之人而蠱之也。故其物愈多，而天下愈贫也。采之自上，而禁下之采，则上积其盈，以笼致耕夫红女之丝粟，而财亟聚于上，民日贫馁而不自知。既以殫民之畜积矣。且大利之孔，未可以刑法禁塞之也。严禁民采，则刑杀日繁，而终不可戢。若其不禁而任民之自采乎？则贪惰之民，皆舍其穡事，以徼幸于诡获，而田之汙莱也积；且聚游民于山谷，而唯力是视以取盈，则争杀兴而乱必起。一旦山竭泽枯，游民不能解散，而乱必成；即幸不乱也，耕者桑者戮力所获，养游民以博无用之物，银日益而丝粟日销，国不危，民不死，其奚待焉？自非参百年之终始以究利病者，奚足以察此哉？

呜呼！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，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，天下之害不可訖矣。钱较粟帛而齎之轻矣，藏之约矣，银较钱而更轻更约矣；吏之贪墨者，暮夜之投，归装之载，珠宝非易致之物，则银其最便也。不然，汎舟驱车，衔尾载道，虽不恤廉隅者不敢也。民之为盗也，不能负石粟、持百缣，即以钱而力尽于十缗矣，穴而入、篋而祛者，其利薄，其刑重，非至亡赖者不为，银则十余人而可挟万金以去。近自成化以来，大河南北单骑一矢劫商旅者，俄顷而获千缗之值。是银之流行，汙吏箕敛、大盗画攫之尤利也，为毒于天下，岂不烈哉？无已，杜塞其采鍊之源，而听其暗耗，广冶铸以渐夺其权，而租税之入，以本色为主，远不能致而后参之以钱，行之百年，使银日匮而贱均铅锡，将耕桑广殖，墨吏有所止而盗贼可以戢，尚有瘥乎？

天地之产，难得而不易贸迁者，以安民于所止而裕之也；帝王之政，繁重而不取便安者，以息民之偷而节其溢也。旦斲诸山，夕煅诸冶，径寸而足数十人之衣食，奸者逞，愿者削，召攘夺而弃本务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而走死

天下者，唯银也。采矿之禁，恶可不严哉？权万纪之削夺，有余辜矣。

【一四】

贞观十年，定府兵之制，大约与秦、隋销兵，宋罢方镇之意略同。府兵者，犹之乎无兵也，而特劳天下之农民于番上之中，是以不三十年，武氏以一妇人轻移唐祚于宫闱，李敬业死而天下靡然顺之，无有敢伸义问者，非必无忠愤之思兴，力不能也。唐之乱亟矣，未有三十年而无大乱者，非能如汉、宋守成之代，晏安长久也。非玄宗罢府兵，改军制，则安、史、怀恩、朱泚、河北、西川、淮、蔡之蠡起，唐久为秦、隋，恶能待懿、僖之昏乱，黄巢起而始亡哉？

府军之制，散处天下，不论其风气之柔刚、任为兵与否也；多者千二百人，少者百人，星列碁布于陇亩，乃至白首而不知有行陈，季冬习战，呼号周折，一优人之戏而已。三百人之团正，五十人之队正，十人之火长，编定而代袭之，无问其堪为统率否也。尤可嗤者，兵械甲装，无事则输之库，征行而后给之，刃鏹不淬，矢屈不檠，晴燥不润，雨溽不暴，甲胄穿，刀剗弓解，典守之吏，取具而止，仓卒授之而不程以其力，莫能诘也。甲与身不相称，攻与守不相宜，使操不适用之顽金，衣不蔽身之腐革，甚则剡挠竹以为戈矛，漆败纸以为盾櫓，其不覆军陷邑者几何也？狎为故事，而应以虚文，徒疲敝其民于道路，一月而更，而无适守者无固志，名为有兵六百三十四府，而实无一卒之可凭；故安、史一拥番兵以渡河，而两都瓦解。盖天宝初改府兵易彍骑，而因循旧习，未能蠲积玩之弊以更张也。

后世论者，泥古而不知通，犹曰兵制莫善于唐，则何如秦、隋之尽销弭而犹不驱农民以沦死地乎？详考府兵之制，知其为戏也，太宗之以弱天下者也。欲弱天下以自弱，则师唐法焉可尔。

【一五】

太宗以荆王元景、长孙无忌等为诸州刺史，子孙世袭，而无忌等不愿受封，足以达人情矣。夫人之情，俾其子孙世有其土，世役其民，席富贵于无穷，岂有不欲者哉？知其适以殄绝其苗裔而祸天下，苟非至愚，未有不视为陷阱者也。周之大封同姓与功臣也，圣如周公，贤如吕、召，而固不辞，其余非不知居内之安，而无不利有其国以传之奕世，何至于无忌等之以免受茅土为幸乎？时为之，则人安之，时所不可为，非贪叨无己、怀奸欲叛者，固永终知敝而不愿也。

马周曰：“孩童嗣职，万一骄愚，兆庶被殃，国家受败。”则不忍毒害见存之百姓，宁割恩于已亡之一臣；稍有识者，固闻之而寒心也。故夫子之论治，参鲁论而居其一，而不及于封建；作春秋，明王道，而邾、郕之受爵不登于

策，城卫迁杞皆不序其功。然则当春秋之世，固有不可复行者矣，况后世乎？柳宗元之论出，泥古者犹竞起而与争；勿庸争也，试使之行焉，而自信以必行否也？太宗曰：“割地以封功臣，古今通义，而公薄之，岂强公以茅土邪？”强人而授之国，为天下嗤而已矣，恶足辩？

【一六】

贞观改服制，嫂、叔、夫之兄、弟之妻、皆相为服，變周制也。古之不相为服者，礼传言之详矣。嫂不可以母道属，弟之妻不可以妇道属，所以定昭穆之分也。嫂叔生而不通问，死而不为服，所以厚男女之别也。唐推兄之敬，而从兄以服嫂；推弟之爱，而从弟以服其妻；所以广昆弟之恩也。周谨乎礼之微，唐察乎情之至，皆道也，而周之义精矣。

虽然，抑有说焉。礼以定万世之经，则必推之天下而可行，尽乎事之变而得其中者也。有人于此，少而失其父母，抑无慈母乳母之养，而嫂养之，长而为之有室，则恩与义两不得而忘也。生藉之以生，死则怆然而视若行道之人，心固有所不安矣。在礼，舅之妻、从母之夫、无服者也，而或曰：“同爨总，鞠我之恩而不如同爨乎？”其不忍不为服，必也。有人于此，少孤而兄养之，已而为之纳妇，自纳采以至于请期，称主人者皆兄也，既娶而兄犹为家政之主，未异宫而兄死，其妇视夫之兄有君道焉。且兄而居长，则固小宗之宗子也；合小宗之男女为之服，而弟之妻独否，一家之所统尊，顾可傲岸若宾客乎？继父，无服者也，同居而为之成室家、立亲庙，则服棋。夫之兄可为小宗，而成其家室，以视继父之同居而异姓者奚若？抑义之不得不为服者也。礼有之，子思之哭嫂也，为位而哭，不容已于哭也。可为之哭，则可为之服。君子恶夫涕之无从，而服之，不亦可乎？

上古之世，男女之则未正，昭穆之序未审，故周公严之于此而辨之精。后世男女正而恩礼暌，兄弟之离，类起于室家之猜怨，则使相为服以奖友睦之谊，亦各因其时而已。礼曰：“时为大。”百王相承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圣人许时王以损益，则贞观之改周制，可无疑已。

【一七】

自言兵者有使贪之说，而天下之乱遂不可弭。岑文本引黄石公之言，以请释侯君集私高昌珍宝之罪，用此说也。乃阿史那社尔以降虜而独能不受君集之贻，夷狄之法，严于中国，中国安能不为夷狄屈哉？败其军，拔其城，灭其国而贪其所获，武人之恒也。然而君以之怒其臣，臣以之叛其君，主帅以之恶其偏裨，偏裨以之怼其主帅，兵以之恋剽获而无战心，民以之受掠夺而争反畔，功已成，乱已定，不旋踵而大溃，古今以此而丧师失地、致寇亡国者不一也。贪人败类，而可使司三军之命以戡乱宁民而定国乎？

汉高之于项羽，非其偏裨也；其于怀王，君臣之分未定也；而封府库以待诸侯，樊哙屠狗者能明此义，乃以平项羽之怒，而解鸿门之厄。项羽不知，终以取怨于天下。诲盗而人思夺之，大易岂欺我哉？唐下侯君集于狱，宋征王全斌而使之待罪，法所必饬也；终释君集而薄罚全斌，示不与争利也；两得之矣。故言兵者之言，皆乱人之言尔，岑文本恶足以知此哉！

【一八】

太宗诏诸州有犯十恶罪者勿劾刺史，则前此固有劾之之法，而戴州所部有犯者，御史以劾刺史贾崇，亦循例以劾之也。此法不知所自昉，意者苏威当隋之世，假儒术、饰治具、以欺世，其创之乎？

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”久者，周失道而后鲁失之，鲁君失而后卿大夫无不失也；上者，端本清源，归责于天子之辞也。民有大逆，君踰月而后举爵，自艾而已。治之不隆，教之不美，天子不自惭恧而以移罪于刺史乎？民犯大逆，而劾及刺史，于是互相掩蔽，纵梟獍以脱于网罟，天下之乱，风俗之坏，乃如河决鱼烂而不可止。隋末寇盗遍天下，而炀帝罔闻，刃加于颈，尚不知为谁氏之贼，皆苏威之流，置苛细之法，自诩王道，而以涂饰耳目、增长谗贼者致之也。

惩贪而责保存之主，戢盗而严漏捕之诛，详刑而究初案之枉；皆教之以掩蔽，而纵奸以贼民之法也。必欲责之上，以矜民之散，亦自天子之自为修省而已，下者其何责焉！

【一九】

小道邪说，惑世诬民，而持是非以与之辩，未有能息者也，而反使多其游词，以益天下之惑。是与非奚准乎？理也，事也，情也。理则有似是之理，事则有偶然之事，情则末俗庸人之情，易以歆动沈溺不能自拔者也。以理折之，彼且援天以相抗，天无言，不能自辩其不然。以事征之，事有适与相合者，而彼挟之以为不爽之验。以情夺之，彼之言情者，在富贵利达偷生避死之中，为庸人固有之情，而恻隐羞恶之情不足以相胜。故孟子之辩杨、墨，从其本而正其罪曰“无父无君”，示必诛而不赦也；若其索隐于心性，穿凿于事理者，不辩也。君子之大义微言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固不敌其淫词之曼衍也。

太宗命吕才刊定阴阳难书，欲以折其妄而纳民于正，然而妄终不折，民终不信，流及于今，日以增益，且托为吕才之所定以疑民者；折之于末，而不拔其本，宜其横流之不止矣。夫此鄙猥不经之说，何足定哉？定之而孰必信之？乍信之而孰与守之？且托于所定以乱人道之大经，如近世择婚以年命，而使配耦非其类者，僉曰才所定也，曆官乃以赘敬授民时之简末。呜呼！祸亦烈哉！

夫才所据理、征事、缘情以折妄者，宅经也，葬法也，禄命也。三者之不可以妖妄测阴阳，而贼民用、蔑彝伦、背天理、干王制，不待智者而洞若观火。先王虑愚民之受罔而迷也，为著于礼经曰：“假于时日卜筮以疑众，杀。”刑当其辜，勿与辩也。然且贪懦之俗，微幸锋端之蜜，苟延螻蛄之生，日响术人而谋行止，忘亲蔑性，暴骨如莽而不收，争夺竞讼以求得，为君师者，尚取其言而删定之，不亦慎乎！

夫王者正天下之大经，以务民义，在国则前朝后市，在野则相流泉、度夕阳，以利民用，而宅经废矣。贤者贵，善人富，有罪者必诛，诡遇幸逃之涂塞，而禄命穷矣。慎终追远，导民以养生送死之至性，限以时，授以制，则葬法拙矣。然而有挟术以鬻利者，杀其首，窜其从，焚其书，而藏之者必诛不赦，以刚断裁之，数十年而可定。舍此不图，屑屑然与较是非于疑信之闲，咸其辅颊舌以与匪人争，其以感天下，亦已末矣。吕才之定，适以长乱，言虽辩，谁令听之？

【二〇】

立子以适，而适长者不肖，必不足以承社稷，以此而变故起于宫闱，兵刃加于骨肉，此人主之所甚难，而虽有社稷之臣，不能任其议也。魏王泰投太宗之怀，曰：“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。”褚遂良即以此折泰之奸，伟矣；而唐几亡于高宗，遂良致命以自靖，弗能靖国焉。故曰人主之甚难，而社稷臣不能任其议也。

丹朱不肖，尧以天下与舜，圣人勗非常之举，非后世所可学也。舜立而丹朱安虞宾之位，魏王不窜，能帖然于高宗之世哉？太宗能保高宗之容承乾与泰，而不能必泰安于藩服以承事高宗，则抑情伸法以制泰，事有弗获已者；自投于床，抽刀欲刎，呜呼！英武如太宗，而歛歔以求死也，亦可悲矣哉！

或曰：“立适长而不能贤，择人以辅之，勿忧矣，”似也；太宗之世，忠直老臣，无有过魏征者，固以师保之任任之矣。乃征尝为建成之宫僚，效既可覩。征以正月卒，而承乾以四月反，征即不死，固无能改于其德，大难兴，征为袁淑而已，纆干、承基之流，于征何惮焉？

教者，君父之反身也，非可仅责之师保也。光武废东海、立明帝、而汉道昌，东海亦保其福祿，不待窜也，光武之为君父者无媿也。太宗蹀兄弟之血于宫门，早教獠以升木，窜逐其所宠爱，以徇长孙无忌之请，知高宗之不能克家而姑授之，置吴王恪之贤以陷之死，夫亦反身不令，故无以救其终也。汉文守藩代北，际内乱而无窥觊之心，迎立已定，犹三让焉，然有司请建太子，犹迟久而不定，诚慎之也，非敢执嫡长以轻天位，况太宗之有惭德也乎？

【二一】

长孙无忌曰：“太子仁恕，实守文之德。”此佞者之辩也。太宗不能折之，遽立治而不改，唐几以亡。仁恕者，君德之极致，以取天下而有余，况守文乎？无忌恶知仁恕哉！不明不可以为仁，不忠不可以为恕。

仁者，爱之理也，而其发于情也易以动，故在下位而易动于利，在上位而易动于欲。君子之仁，廓然曙于情之贞淫，而虚以顺万物之理，与义相扶，而还以相济。故仁，阴德也，而其用阳。若遇物而即发其不忍之情，则与嚙吮响沫者相取，而万物之死生有所不恤。阴德易以阴用，而用以阴，乃仁之贼，此高宗之仁也。

恕者，推己以及人，仁之牖也。以己之欲，推之于物，难之难者也。难之难者，以其所推者己之欲也。故君子之恕，推其所不欲以勿施于人，而不推其欲以必施，以所欲者非从心而不踰矩，未可推也。然而不欲者，亦难言矣。夺己之声色臭味，而使不集于康，固人之所不欲也；以此而不欲夺人，则屈己之道，屈天下之情，以求免于人之快悒，皆可曰恕，而以纵女子小人金壬谗佞者弥甚。忠也者，发己自尽之谓。尽己之所可为，尽己之所宜为，尽己之所不为而弗为，而后可以其不欲者推于物而勿施。不然，人且呼吁以请，涕泣以干，陈其媿狎之私，以匍伏而待命，女子小人金壬谗佞未能得志之日，方挟此术以怵我，而已于义利理欲之情未定，则见为不可拂而徇之，以恣其奸邪，皆曰是不可欲者勿施焉，恕也。

故仁恕者，君子之大德，非中人以下所能居之不疑者也。高宗竟以此而不庇其妻子，不保其世臣，殃及子孙，祸延宗社。长孙无忌恶足以知仁恕哉？挟仁恕之名以欺太宗，而太宗受其罔，故曰佞者之辩也。太宗明有所困，忠有所诘，遂无以折佞人之口而使讎其邪，此三代以下，学不明，德不修，所以县绝于圣王之理也。

【二二】

负慝而畏人知，掩之使不著，以疑天下，小人之伪也。其犹畏人知也，有不敢著、不忍著之心，则犹天良之未尽亡也。抑不著而使天下疑，则使天下犹疑于大恶之不可决为，而名教抑以未燿。无所畏。无所掩，而后恶流于天下，延及后世，而心丧以无余。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，疾呼以加刃其弟，斯时也，穷凶极惨，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。史臣修高祖实录，语多微隐，若有怵惕不宁之情焉，夫人皆有之心也，且以示后世，与宋太宗烛下斧影之事同其传疑，则人固谓天伦之不可戕也。而太宗命直书其事，无畏于天无惮于人而不掩，乃以自信其大恶之可以昭示万世而无惭，顾且曰“周公诛管、蔡以安周，季友鸩叔牙以存鲁”，谁欺乎？周公之诛管、蔡，周公不夺管、蔡之封也；季友鸩叔牙，季友不攘叔牙之位也。建成、元吉与己争立，而未尝有刘劭之

逆，貽唐室以危亡，而杀之以图存，安忍无亲，古人岂其口实哉？

且周公之不得已而致天讨也，鸱鸢之怨，东山之悲，有微辞，有隐痛，祸归于商、奄，而不著二叔诛窜之迹；东人之颂公者，亦曰四国是皇，不曰二叔是诛也。过成于不忍疑，事迫于不获已，志窘于不能遂，言拙于不忍明，天下后世勿得援以自文其恶，观过而知仁，公之所以无惭于夙夜也。若夫过之不可掩，而君子谓其如日月之食者，则惟以听天下后世之公论，而固非己自快言之以奖天下于戕恩。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，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？至于自敕直书，而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矣。

既大书特书以昭示而无忌矣，天子之不仁者，曰吾以天下故杀兄弟也；卿大夫之不仁者，亦曰吾以家故杀兄弟也；士庶人亦曰吾以身故杀兄弟也。身与家之视天下也孰亲？则兄弟援戈矛以起，争田庐丝粟之计，而疆有力者得志焉，亦将张胆瞋目以正告人曰：吾亦行周公季友之道也。蛇相吞，蛙相啖，皆圣贤之徒，何惮而弗为哉？史者，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，导天下以不仁，而太宗之不仁，蔑以加矣。万世之下，岂无君子哉？无厌然之心，惻隐羞恶，两俱灰烬，功利杀夺横行于人类，乃至求一掩恶饰伪之小人而不易得也，悲夫！

一三一

隋之攻高丽而不克也，君非其君，将非其将，士卒怨于下，盗贼乱于内，固其宜矣。唐太宗百战以荡群雄，李世勣、程名振、张亮，皆战将也，天下抑非杨广狼戾以疲敝之天下，太宗自信其必克，人且属目以待成功，乃其难也，无异于隋，于是而知王者行师之大略矣。

太宗自克白岩，将舍安市不攻，径取建安，策之善者也，而世勣不从。高延寿、高惠真请拔乌骨城，收其资粮，鼓行以攻平壤，而长孙无忌不可。乃以困于安市城下，而狼狈班师。夫世勣、无忌岂不知困守坚城之无益，而阻挠奇计，太宗自策既审，且喜闻二高之言，而终听二将以迁延，何也？唯天子亲将，胜败所系者重，世勣、无忌不敢以万乘尝试，太宗亦自顾而不能忘豫且之戒也。向令命将以行，则韩信之度井陘、刘裕之入河、渭，出险而收功；即令功堕师挠，固无系于安危之大数，世勣、无忌亦何惮而次且哉？

苻坚不自将以犯晋，则不大溃以启鲜卑之速叛；窦建德不自将以救雒，则不被禽而两败以俱亡完颜亮不自将以窥江，则不挫于采石，而国内立君以行弑；佛狸之威，折于盱眙；石重贵之身，禽于契丹；区区盗贼夷狄之主，且轻动而召危亡，况六字维系于一人而轻试于小夷乎？怯而无功，世、无忌尚老成持重之谋也。不然，土木之祸，天维倾折，悔将奚及邪？王钦若诋寇准以孤注，钦若诚奸，准亦幸矣；鼓一往之气，以天子渡河为准之壮猷，几何而不误来世哉？春秋书从王伐郑，讳其败以讥之，射肩而后，王室不可复兴，桓王自貽

之也。故曰天子讨而不伐。

【二四】

刘洎之杀，谓褚公潜之者，其为许敬宗之汗诬，固已。乃使褚公果以洎之言白于太宗，亦诘不可哉？太宗征高丽，留守西京者，房玄龄也；受命辅太子于定州者，高士廉、张行成、高季辅、马周，而洎以新进与焉，非固为宗臣，负伊、周之独任也。兵凶战危，太宗春秋已高，安危未决也，太子柔弱，固有威福下移之防。洎于受命之日，遽亢爽无忌而大言曰：“大臣有罪，臣谨即行诛。”然则不幸而太宗不返，嗣君在疚，玄龄之项领，且县于洎之锋刃，而况士廉以下乎？又况其余之未尝受命者乎？

人臣而欲擅权以移国者，必立威以胁众，子罕夺宋公之柄，用是术也。而曹操之杀孔融，司马懿之杀曹爽，王敦之杀周顛、戴渊，无所稟承，犹无择噬；矧洎已先言于当宁，挟既请之旨，复何所忌以戢其专杀乎？魏王泰未死，吴王恪物望所归，洎执生杀之权以诛异己，欺太子之柔，唯其志以逞，何求而不得？然则伊、霍之事，洎即不言，抑必有其情焉；且又恶知洎之狂悖，不果有是言哉？

或曰：洎谨即行诛之对，刚而戇耳，非能有不轨之情也。曰：所恶于彊臣者，唯其很耳。戇者，很之徒也。无所忌而函之心，乃可无所忌而矢诸口，遂以无所忌而见之事。司马师、高澄、朱温、李茂贞唯其言之无忌者，有以震慑乎人心，而天下且诧之曰：此英雄之无隐也。当其曰“谨即行诛”，目无天子，心无大臣，百世而下，犹不测其威之所底止，而可留之以貽巽輶之冲人乎？使褚公果劝太宗以杀洎，亦忠臣之效也。

或曰：唐处方兴之势，而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勣以开国元臣匡扶王室，洎虽狂，无能为也。曰：人之可信以无妄动者，唯其慎以言、虑以动而已。不可言而言之，则亦不可为而为之。朱泚孤军无助而走德宗，苗傅、刘正彦处张浚、韩世忠之闲而废宋高，皆愚戇而不恤祸福者也。藉曰洎为文吏，兵柄不属焉，范晔、王融亦非有兵之可恃，又孰能保洎之无他乎？使伏其辜，非过计而淫刑，审矣。

【一五】

星占术测，乱之所自生也。史言秘记云：“唐三世之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。”谁为此秘记者，其繇来不可考也。太白之光，群星莫及，南北之道，去日近而日夺其光，去日远则日不能夺，而书见五纬之出入，历家所能算测，而南北发敛，历法略而古今无考，使有精于步测者，亦常耳。而太史守其曲说，曰“女主昌”，与所谓秘记者相合，太宗不能以理折之，而横杀李君羨以应之；李淳风又曰“天之所命，人不能违”，以决其必然，武氏之篡夺，实斯

言教之也。

凡篡夺之祸，类乘乎国之将危，而先得其兵柄，起而立功以拯乱，然且迟回疑畏而不敢骤；抑有疆干机智之士，若荀攸、郗虑、刘穆之、傅亮、李振、敬翔之流，赞其逆谋，而多畜虎狼之将佐，为之爪牙，然后动于恶而人莫能御。今武氏以一淫姬处于深宫，左右皆傅粉涂朱猥媠之贱士，三思、懿宗、承嗣辈，固耽酒嗜色之纨袴，一彊项之邑令可鞭笞而杀之庸豎也。乃以炎炎方兴之社稷，淫风一拂，天下归心，藏头咋舌于枷梏薰灼之下，莫之敢抗，武氏何以得此于臣民哉？天下固曰。前圣之秘记然也，上天之垂象然也；先知如淳风者，已曰天之所命，人不能违也。淳风曰：当王天下，武氏曰：吾当王也；淳风曰：杀唐子孙殆尽，武氏曰：吾当杀也。呜呼！摇四海之人心，倾方兴之宗社，使李氏宗支骈首以受刃，淳风一言之毒，滔天罔极矣。

甚哉！太宗之不明也，正妖言之辟，执淳风而诛之，焚秘记、斥太史之妄，武氏恶足以惑天下而成乎篡哉？有天下而不诛逐术士、敬授民时、以定民志，则必召祸乱于无穷。人有生则必有死，国有兴则必有亡，虽百世可知也，恶用此哓哓者为？

【一六】

以利为恩者，见利而无不可为。故子之能孝者，必其不以亲之田庐为恩者也；臣之能忠者，必其不以君之爵禄为恩者也；友之能信者，必其不以友之车裘为恩者也。怀利以孝于亲、忠于君、信于友，利尽而去之若驰，利在他人，则弃君亲、背然诺，不旋踵矣，此必然之券也。故慈父不以利畜其子，明君不以利饵其臣，贞士不以利结其友。

太宗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，而敕高宗曰：“汝与之无恩，我死，汝用为仆射，以亲任之。”是已明知世勣之唯利是怀，一夺予之闲而相形以成恩怨，其为无赖之小人，灼然见矣；而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，不亦愚乎：长孙无忌之勋戚可依也，褚遂良之忠贞可托也，世勣何能为者？高祖不察而许为纯臣，太宗不决而托以国政，利在高宗，则为高宗用，利在武氏，则为武氏用，唯世勣之视利以为归，而操利以笼之，早已为世勣所窥见，以益歆于利，“家事”一言，而社稷倾于武氏，所必然矣。若谓其才智有余，任之以边陲可矣，锢之于叠州，唐恶从而乱哉！卷二十一

◎高宗

【一】

房遗爱狂駮，与妇人谋逆以自毙，而荆王元景、吴王恪骈首就戮，李道宗亦坐流以死。呜呼！元景之长而有功，恪之至亲而贤，道宗之同姓而为元勋，使其存也，武氏尚未能以一妇人而制唐之命也。夫长孙无忌之决于诛杀，固

非挟私以争权，盖亦卫高宗而使安其位尔。乃卫高宗而不恤唐之宗社，则私于其出，无忌之恶也。原其所自失，其太宗之自贻乎！

承乾废，魏王绌，太宗既知恪之可以守国也，则如光武之立明帝，自决于衷，而不当与无忌谋。如以高宗为嫡子而分不可紊，则抑自决于衷，而尤不当与无忌谋。疑而未决，则在廷自有可参大议之臣，如德宗之于李泌，宋仁宗之于韩琦，资其识以成其断。唯无忌者，高宗之元舅也，而可与辨高宗与恪之废立乎？乃告无忌曰：“雉奴弱，恪英果类我，我欲立之。”事既不果，无忌所早作夜思以疑恪、忌恪、畏恪之怨已而欲勦绝其命者，终不忘矣。唐无夹辅之亲贤，而已以先后已谢之威灵，不能敌房帷之亲宠，终亦必亡者，皆其所懵焉不顾者矣。太宗一言之失，问非其人，而不保其爱子，不永其宗祧。易曰：“君不密，则失臣。”岂徒君臣，父不密，且失其子矣。无忌怙外戚以为擎固之图，太宗不察焉，顾谓无忌曰：“公以恪非己之甥邪？”愈发其隐，而无忌之志愈慥矣。房玄龄、褚遂良之赞立高宗，义之正也；太宗之疑于立恪，道之权也；无忌之固请立高宗，情之私也。挟私而终之以戕杀，无忌之恶稔，而太宗不灼见而早防之，不保其子，不亦宜乎！

或曰：褚公受顾命辅国政，不能止无忌之奸，且道宗之窜，公实与谋，岂亦挟私以翦宗子乎？夫房遗爱已探无忌之意旨，诬恪以求自免，言已出而若有征，褚公未易任其无患，恪且死，骂无忌而不及公，则谓公之陷道宗者，亦许敬宗之诬，史无与正之与？

【二】

刘文成公自言“疾恶太甚，不可为相”。相者，贤不肖之所取裁，以操治乱之枢机者也，好善不笃，恶恶不严，奚可哉？刘公之言何以云邪？今绎其语而思之，太甚云者，非不能姑纵之谓也，谓夫恶之而不如其罪之应得，不待其恶之已著，而撻发之已亟也。形于色，发于言，无所函藏，而早自知其不容，一斥为快，而不虑其债兴以旁出也；如是以赞人主赏罚之权，而君志未定，必致反激以生大乱。赵高邑为总宪，欲按崔呈秀之贪，而考覈未速，嗔恨先形，乃使投权奄以杀善类，古今之如此者多矣，然后知刘公之自明知而审几定也。

长孙无忌之恶李义府，正矣；既熟察其凶险之情，则不宜轻示以机而使之自危。乃不待其罪之著见而无可逃，而遽欲谪之于蜀徼；抑不能迅发以决行，而使得展转以图徼幸。于是义府之奸，迫以求伸，用王德俭之谋，请立武氏，一旦超擢相位，而无忌不能不坐受其穷。然则为相臣者，不能平情以审法，持法以立断，徒挟恶恶之心，大声疾呼，赧颜奋袂，与小人争邪正，以自祸而祸国也有余。好恶赏罚，治乱之枢机，持之一念，岂易易哉！

韩魏公之处任守忠也，其气不迫，而后其断不疑，函之从容，而决之俄顷，故守忠弗能激出以反噬。申屠嘉一失之邓通，再失之错，皆疾恶甚而无持重之断，以一泄而易穷也。刘公之言，为万世大臣之心法允矣。

【三】

至弱之主，必有暴怒；至暗之主，必有微明。使弱以暗者，必无偶见之明、无恒之怒，则巨奸犹不测其所终，而未敢凌乘以逞；明乍启而可蔽，怒忽动而旋移，然后伎俩毕见，可迫驾其上而无所复忌，君子之欲辅之以有为也，难矣。而抑有道焉：苟知其明之不审而怒之易移，则豫防其明与威之不可继，而因闲抵隙，徐以养之，使积之厚而发之以舒，庶乎其有济矣。即其不济，而在我有余地，以待他日之改图；在彼无增长之威，以成不可拔之势。故惟慎重以持权者，能事昏主、宰乱朝，而消其险阻，斯大臣之所以不易得也。

高宗以厌祷故怒武氏而欲废之，使其废也，社稷之福也。虽然，废后大事也，恶有倏然怒之，倏然言之，而即倏然废之者乎？倏然言之，即可倏然废之，则其人虽不废，亦无能害于国凶于家矣。悍狡如武氏，而可以偶然之忿黜之须臾乎？懦夫之懦也，惟其忿怒偶发而悻悻不能俄顷待也，暴雨之盈沟浍，操舟而汎之以指江海，上官仪之不审，愚亦甚矣哉！使于此持重以处而渐导以机，从容谓帝曰：后之不可为天下母，臣等固知之而未敢言也，今幸上知之矣，而固未可轻也，姑宽之以观其骄，渐疏之以观其怨，斟酌于心，而正告群臣，悔前此之过，然后正祖宗之家法，与天下共黜之，臣且达上意于公忠体国之大臣，咸使昌言以昭天下之公论，今未可以一纸诏书快须臾之怒也。如此，则高宗之志可渐以定，武氏之恶可察而著，忠直之言可牖而纳，佞幸之党可次而解，而懦夫易消之怒，以无所发而蕴于中，武氏之涕泣无所施，而危机自阻。其终废也，社稷以宁，即不终废也，亦何至反激其搏噬、劫群臣以使风靡哉？上官仪之不及此也，识不充，守不固，躁率而幸成于一朝，丧身殃国，仪欲辞其咎而不能矣。

虽然，论者曰：“彼昏不知，不可与言，仪之不智以亡身，与京房等，则非也。身为大臣有宗社之责焉，缄口求容，鄙夫而已矣，仪忠而愚者也，未可以苛求也。”

【四】

张公艺以百忍字献高宗，论者谓其无当于高宗之失，而增其柔懦。亦恶知忍之为道乎！书曰：“必有忍，乃克有济。”忍者，至刚之用，以自彊而持天下者也。忍可以观物情之变，忍可以挫奸邪之机，忍可以持刑赏之公，忍可以畜德威之固。夫高宗乍然一怒，听宦者之辞，而立命上官仪草诏以废武氏，是惟无激，激之而不揣以愤兴，不忍于先，则无恒于后，所以终胁于悍妇者正此

也。

夫能忍者，岂桎梏其羞恶是非之心以使不行哉？不任耳而以心殉之而已矣。任耳而以心殉之者，如急水之触砥、沸膏之蘸水，譖愬甫及而颜頰耳热，若高天厚地之无以自容，正哲妇奸人所乘之以制其命者也。故王后伉俪之恩，太子贤、太子忠、毛里之爱，长孙无忌渭阳之情，闻譖即疑，而死亡旋及，一激即不能容，他日悔之而弗能自艾，不忍于耳，即不忍于心，高宗之绝其天良，恶岂在忍哉？

公艺之忍而保九世之宗，唯闻言不信而制以心也，威行其中矣。不然，子孙仆妾噂沓背憎以激人于不可忍，日盈于耳，尺布斗粟，可操戈戟于天伦，而能饬九世以齐壹乎？

【五】

居重驭轻，先内后外，三代之法也。诸侯各君其国，势且伉乎天子，故县内之选，优于五服，天子得人以治内，而莫敢不正，端本之道也。郡县之天下，以四海为家，奚有于远近哉？

畿辅之内与腹里尚文之郡邑，去朝廷也近，吏之贤不肖易以上闻，且其人民近天子之光而畏法深，名教兴而风俗雅，虽中材涖之，亦足以戢其逸志，而安其恒度。至于荒远杂夷之地，其民狃于顽陋犷戾，而诗书礼乐之文，非所喻也，其吏欺其愚而渔猎之，民固不知有天子，而唯知有长吏，则贪暴之吏，唯其所为，而清议不及；乃民夷积怨，一激以兴，揭竿冒死，而祸延于天下。如是，则轻边徼长吏之选，就近补调，使充员数，善不加擢，恶不降罚，俾其贪叨恣日暮涂穷之倒逆，离叛相寻，兵戈不戢，内治虽修，其能遥制之哉？前之定天下者，芟菁棘，夷谿峒，威服而恩抚之，建郡县以用夏变夷，推行风教，力甚勤、心甚盛也。乃割弃不理，授之卑茸狼戾之有司，以毆之于乱，溥天之下，特有此蠹贼之区宇，是亦可为长太息矣！故与其重内也，不如其重外也。内虽不綦乎重，而必不轻也；外不重，则永轻之矣。

唐初桂、广等府，官之注拟，一听之都督，而朝廷不问，治之大累也。边徼之稍习文法者，居其土，知其利，则贪为之，而不羨内迁；中州好名干进之士，恶其陋，而患其绝望于清华，则鄙夷之而不屑为。仪凤元年，始遣五品以上同御史往边州注拟，庶得之矣，犹未列于吏部之选也，后世统于吏部，以听廷除，尤为近理。然而县缺以处劣选，且就地授人，而虽有廉声，不得与内擢之列，吏偷不警，夷怨不绥，民劳不复，迨其叛乱，乃勤兵以斩刈之，亦惨矣哉！千年之积弊，明君良和弗能革也，可胜悼哉！

八闽、东粤，昔者亦荒陋之区也，重守令之选，而贤才往牧，今已化为文教之邦，何独邕、桂、滇、黔、阶、文、邛、雅之不可使为善地乎？不勤兵而

服远，不劳中国而化夷俗，何所嫌而弗为也？人士厌薄之私心，假重内轻外之说以文之，明主之所弗徇，而尚奚疑焉？

【六】

賑饥遣使，民有迎候之劳，如刘思立所言者，未尽然也，所遣得人，则民不劳矣。若其不可者，饥非一邑，而生死之命县于旦夕，施之不急，则未能速偏，而馁者已死矣；施之急，则甫下车而即发金粟，唯近郭之人得踰分以霑濡，而远郊不至。且府史里胥，党无籍之游民，未尝饥而冒受；大臣奉使，尊高不与民亲，安能知疾苦之为何人，而以有限之金粟专肉白骨邪？此徒费国而无救于民之大病也。

且不特此也。饥民者，不可聚者也。饵之以升斗锱铢，而群聚于都邑以待使者，朴拙之民，力羸而恤其妇子，馁死而不愿离家以待命；豪捷轻猥之徒，则如跋扈之鱼，闻水声而鼓鬣，弃其采橡栢、捕禽鱼，可以得生之计，而希求自至之口实，固未能厌其欲而使有终年之饱也。趋使者于城郭，聚而不散，失业以相尊沓，掠增夺兴以成乎大起大落乱，所必然已。

夫亦患无良有司耳。有良有司者，就其地，悉其人，行野而进其绅士与其耆老，周知有无之数，而即以予之，旦给夕归，仍不废其桑麻耕种、采山渔泽之本计，则惠皆实而民奠其居，仁民已乱之道，交得而亡虞也。故救荒之道，蠲租税，止讼狱，禁掠夺，通运，其先务也；开仓廩以賑之，弗获已之术也。两欲行之，则莫如命使巡行，察有司之廉能为最亟。守令者，代天子以养民者也，民且流亡，不任之而谁任乎？授慈廉者以便宜之权，而急逐贪昏敖惰之吏，天子不劳而民以苏，舍是无策矣。

【七】

李世勣之安忍无亲也：置父于窦建德之刃下而不恤；强其壻杜怀恭与征高丽，而欲杀之以立法；付诸子于其弟，而使怒则挝杀之。顾于其姊病，为之煮粥燎须，而曰：“姊老勣亦老，虽欲为姊煮粥，其可得乎？”蔼然天性之言，读之者犹堪流涕。繇此言之，则世勣上陷其父于死，而下欲杀其子与壻，非果天理民彝之绝于心也。天下轻率寡谋之士，躁动而忘其天性之安，然其于不容已之慈爱，是惟弗发，发则无所掩遏而可遂其情。唯夫沈鸷果决者，非自拔于功利之陷溺，则得丧一系其心，而期于必得，心方戚而目已怒，泪未收而兵已操，梟獍之雄心不可复戢，彼固自诧为一世之雄也，而岂其然哉？盖无所不至之鄙夫而已。刚则不恤其君亲，柔则尽捐其廉耻，明知之而必忍之，虽圣人亦无如之何也。有时而似忠贞矣，有时而似孝友矣，非徒似也，利之所不在，则抑无所吝而用其情也。世勣之于单雄信，割肉可也，为姊而燎须，何所吝邪？利无可趋，害无可避，亦何为而不直达其恻隐之心，以发为仁者之言哉？

籍甲兵户口上李密而使献，知高祖之不以为己罪也；太宗问以建成、元吉之事而不答，事未可知，姑为两试，抑知太宗之不以此为嫌也；年愈老，智愈猾，高宗问以群臣不谏，而曰“所为尽善，无得而谏”，知高宗之不以己为佞也。则以党义府、敬宗，赞立武氏，人自亡其社稷，己自保其爵禄，恻隐羞恶是非之心，非不炯然内动，而力制之以护其私，安忍者自忍其心，于人何所不忍乎？故一念之仁，不足恃也，正恶其有一念之仁而矫拂之也。夫且曰吾岂不知忠孝哉？至于此而不容不置忠孝于膜外也。为鄙夫，为盗贼，为篡弑之大逆，皆此而已矣。

【八】

魏玄同上言欲复周、汉之法，命内自三公省寺，外而府州，各辟召僚属，而不专任铨除于吏部，其言辩矣，实则不可行也。一代之治，各因其时，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，故三王相袭，小有损益，而大略皆同。未有慕古人一事之当，独举一事，杂古于今之中，足以成章者也。王安石惟不知此，故偏举周礼一节，杂之宋法之中，而天下大乱。

周之所以诸侯大夫各命其臣者，封建相沿，民淳而听于世族，不可得而骤合并以归天子也。故孔子之圣，天子不得登庸，求、略之贤，鲁、卫之君不能托国，三代之末流亦病矣。汉制：三公州郡各辟掾曹，时举孝廉以贡于上，辟召一听之长官，朝廷不置冢宰，盖去三代未远，人犹习于其故，而刺史太守行法于所部，刑杀军旅赋役祀典皆得以专制，则势不得复为建属吏以掣之。其治也，刑赏之施于三公州郡者，法严明，而诬上行私者不敢逞；适其乱也，三公州郡任非其人，而以爱憎黜陟其属吏，于是背公死党之习成，民之利病不得上闻，诛杀横行，民胥怨激，而盗贼蠡起，则法敝而必更，不可复矣。

汉之掾吏，视其长官犹君也，难而为之死，死而为之服衰，各媚其主，而不知有天子。然则使为公敛处父之据成不堕，祝聃之射王中肩，皆可自命为忠而无忌，大伦不明，倒行逆施，何所不可哉？且其贡于天子者，一唯长吏之市恩，而天子无以知其贤奸，抑无考覈之成宪以衡其愚哲，三公之辟召，则唯采取名誉于州郡，于是虚誉日张，雌黄在口，故处士之权日重，朋党兴而成乎大乱。故曹孟德惩其敝而改之，总其任于吏部，此穷则必变之一大机会也，既变矣，未有可使复穷者矣。

法无有不得者也，亦无有不失者也。先王不恃其法，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；若法，则因时而参之礼乐刑政，均四海、齐万民、通百为者，以一成纯而互相裁制。举其百，废其一，而百者皆病；废其百，举其一，而一可行乎？浮慕前人之得一得，夹糅之于时政之中，而自矜复古，何其窒也！

魏、晋以下，三公牧守不能操生杀兵农之权，教化不专司于己，而士自以

其学业邀天子之知；乃复使之待辟于省寺府州之众吏，取舍生乎恩怨，奔竞盛于私门，于此不讎，自媒于彼，廉耻丧，朋党立，国不能一日靖矣。唐之乱也，藩镇各树私人以为爪牙，或使登朝以为内应，于是敬翔、李振起而亡唐。他如罗隐、杜荀鹤、韦庄、孙光宪之流，皆效命四方，而不为唐用，分崩瓦解，社稷以倾，亦后事之明验矣。

夫吏部以一人而周知士之贤否，诚所不能如玄同之虑者。然士之得与于选举也，当其初进，亦既有诸科以试之矣。君子不绝人于早，而士之才能亦以历事而增长，贪廉仁暴，亦以束于法而磨砺以劝于善。其有坏法乱纪、蠹政虐民者，则固有持宪之臣，操准绳以议其后。若夫偏材之士，有长此短彼之疑，则因事旁求，初不禁大臣之荐举。然则吏部总括登进之法，固魏、晋以下人心事会之趋，而行之千年不可更易者也。

读古人之书，以揣当世之务，得其精意，而无法不可用矣。于此而见此之长焉，于彼而见彼之得焉，一事之效，时之宜，一言之传，偏据之，而曰：三代之隆、两汉之盛恃此也。以固守而行之者王安石，以假窃而行之者王莽而已。何易繇言哉？知人安民，帝王之大法也，知之求其审也，安之求其适也，所以知、所以安，非一切之法窜乱于时政变迁之中，王不成王，霸不成霸，而可不僨乱者也。庸医杂表里、兼温凉、以饮人，彊者笃，弱者死，不亦伤乎！中宗伪周武氏附于内

【一】

中宗嗣位两月，失德未著，而武氏与裴炎亟废而幽之。三叶全盛之天子，如掇虚器于井竈之闲，任其所置，百官尸位，噤无敢言者，武氏何以得此于天下哉？国必有所恃以立，大臣者，所恃也。大臣秉道，而天子以不倾，即其怀奸，而犹依天子以自固，唯其任重而望隆，交深而位定，休戚相倚而情不容不固也。而高宗之世，大异于是。高宗在位三十四年，尚书令仆左右相待中同平章事皆辅相之任，为国心膂者也，而乍进乍退，尸其位者四十三人，进不知其所自，退不知其所亡，无有一人为高宗所笃信而固任者，大臣之贱，于此极矣。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于志宁、高季辅、张行成，太宗所任以辅己者也，贬死黜废，不能以一日安矣，保禄位以令终，唯怀奸之李勣耳。自是而外，若韩瑗、来齐、杜正伦、刘仁轨、上官仪、刘祥道，较无覆之伤，而斥罪旋加，幸免者亦托于守边以免祸。若其他窃位怀禄之宵小，勿论李义府、许敬宗之为通国所指数；即若宇文节、柳奭、崔敦礼、辛茂将、许圜师、窦德玄、乐彦玮、孙处约、姜恪、阎立本、陆敦信、杨弘武、戴至德、李安期、张文瓘、赵仁本、郝处俊、来恒、薛元超、高智周、张大安、崔知温、王德真、郭待举、岑长倩、魏玄同者，皆节不足以守笏库，才不足以理下邑，或循次而升，或一言而

合，或趋歧径而诡遇，竞相踵以赞天工。至其顾命托孤委畀九鼎者，则裴炎、刘景先、郭正一二三无赖之徒也。呜呼！恶有任辅弼大臣如此之轻，而国可不亡者乎？

夫高宗柔懦之主也，柔者易以合，然而难以离也，乃合之易而离之亦易者，何也？惟其疑而已矣。疑者，己心之所自迷，人情之所自解者也。刚而责物已甚也，则疑；柔而自信无据也，则疑；两者异趣同归，以召败亡一也。刚不以决邪正，而以行猜忮；柔不以安善类，而以听谗谀；猜忮生于心，谗谀兴于外，于是乎人皆可相，人皆不可相也，人皆可斥而可诛也。为大臣者，视黄阁为传舍，悠悠于来去，而陌路其君亲，不亦宜乎！孟子曰：“王无亲臣矣。”无亲臣，则不可以为父母，裴炎片语之失意，而废中宗如扞蝨于裨中，复奚恤哉？夫相代天工，天之所畀、人之所归也；天下不能知其姓字，逆臣不屑奉为蓍龟，艳妻宵小，怙长存之势，以役骤准骤退之鄙夫，谈笑而移宗社，一多疑之所必致也。审察乱源，可以知所繇来矣。

【二】

伸天下之大义，而执言者非其人，适以堕义，而义遂不可复伸。齐桓公不责楚之僭王，自反其不足以伸大义，宁阙焉而若有所俟，虽无可俟，楚终惴惴然疑且有责之者，天下亦颀颀然几有责之者，故曹、桧之大夫，犹敢秉公论以讴吟，而楚终不敢灭宗周、迁九鼎，义以不褻而未遽堕也。夫齐桓，方伯也，固执言伸义之人也，奚为不可？然而不可者，内省其情，求以雄长诸侯而霸之，非果恤宗周、欲以复宗周之绪也。非其情则非其人矣，自问而知之，天下皆知之，乱贼亦具知之。其情不至，其人不足畏，乃徒号于天下曰：“吾以伸大义也。”天下弗与，乱贼弗惮，孤起无援，终以丧败，则乱贼之燄益炎，而天下之势一扑而不可复张。义之不可袭取，而必本于夫人之心，亦严矣哉！

李敬业起兵讨武氏，所与共事者，骆宾王、杜求仁、魏思温，皆失职怨望，而非果以中宗之废为动众之忱也。敬业以功臣之裔，世载其奸，窥觊闲隙，朝权不属，怀忿以起，观其取润州、向金陵，以定霸基而应王气，不轨之情，天地鬼神昭鉴而不可欺，徒建鼓以号于天下曰：“吾为霍子孟、桓君山之歌哭也。”内挟代唐之私，外假存唐之迹，义可取也，则宵人之巧譎，但能淋漓慷慨为忠愤之言，而即佑于天、助于人，天其梦梦、人其胥有耳而无心乎？于是兵败身死，而嗣是以后，四海兆人之众，无有一夫焉为唐悲宗社之沦没，皆曰“义不可伸，贼不可讨”。天移唐祚，抑将如之何哉！

大义之堕，堕于敬业之一檄也，无情之文，巧言破义，贞人之泪，为奸人之讪笑，而日月昏霾，妖狐书啸，复谁与禁之哉？故敬业之败，武氏之资也；敬业之起，宾王之檄，必败之符也。忠臣孝子以无私之志伸不容已之义，虽

败虽歼，不患无继我以兴者，唯孤情之在两闲，群蒿网缢，百衄百折，流血成川，积骸如莽，而不能夺也。群不逞之徒，托义以求盈，而后义绝于人心，悲夫！

【三】

自霍光行非常之事，而司马懿、桓温、谢晦、傅亮、徐羨之托以讎基私，裴炎赞武氏废中宗立豫王，亦其故智也。不然，恶有嗣位两月，失德未彰，片言之妄，而为之臣者遽更置之如仆隶之任使乎？炎之不自揣也，不知其权与奸出武氏之下倍蓰而无算，且谓豫王立而已居震世之功，其欲仅如霍氏之乘权与懿、温之图篡也，皆不可知；然时可为，则进而窥天位，时未可，抑足以压天下而永其富贵；岂意一为武氏用，而豫王浮寄宫中，承嗣、三思先己而为捷足也哉？其请反政豫王也，懿、温之心，天下后世有目有心者知之，而岂武氏之不觉邪？家无甌石之储，似清；请反政于豫王，似忠；从子仙先忘死以讼冤，似义；以此而挟滔天之胆，解天子之玺绶以更授一人，则其似是而非者，视王莽之恭俭诚无以过。而武氏非元后，己非武氏之姻族，妄生非分之想，则白昼攫金，见金而不见人，其愚亦甚矣。

自炎奸不讎而授首于都市，而后权奸之诈穷，后世佐命之奸，无有敢藉口伊、霍以狂逞者，刘季述、苗傅、刘正彦以内竖武夫骤试之而旋就诛夷，不足以动天下矣。炎之诛死，天其假手武氏以正纲常于万世与！

【四】

将各有其军而国疆，将各有其军而国乱，唐之季世，外夷之祸浅，国屡破、君屡奔、而不亡，然天下分裂，以终于五代，皆此县也。

将各有其军，于是监军设焉。中人监军，唐之大蠹也，其始以御史监之，较中人为愈矣，然即以御史监军，而军不败者亦鲜矣。既命将以将兵，而必使御史监之者，亦势之不容已也。将各有其军，而骄悖以僭叛者勿论已；即其不然，朝廷之意指不行于疆场，而养寇以席权，怵缩以失机，迁延以糜，情事之所必有，而为国之大患。天子大臣不能坐受其困，则委之监军以决行上意，故曰不容已也。然而其军必败，未有爽焉者矣。

监军者而与将合，则何取于监军？而资将以口实，曰：夫监军者，目击心知而信以为必然矣。监军者而与将异，于是将不能自审其进止，以听之与兵不习、于敌不审之人。传有之曰：“将得其人，而使刚愎不仁者参焉，则败。”监军者，非必刚愎不仁也，而御史者，以风裁无惮于大吏，持文法以责功效者也。责功效者必勇于进，则刚；持文法而无所惮，则愎；居朝端、习清晏、而不与士卒之甘苦相喻，则不仁。业任之以刚愎不仁之任，虽柔和之士，亦变其素尚而勉为决裂。且柔和之士，固不乐受监军之任；其乐任者，必其喜功好

竟以尝试为能者也。

且夫朝廷之使监军，其必有所属意矣。天子有欲速之心，宰相有分功之志，计臣恤馈之难，近寇之荐绅冀驱逐之速；将虽无养寇畏敌之情，而在廷固疑其前却；操此为虑，则自非少年轻锐、挟智自矜、以傲忽元戎者，固莫之使也。无敢死之心，无必胜之谋，无矜全三军之生死以固邦本之情，抑无军覆受诛之法以随其后，如是而不挠将以取败也，必不得矣。乃其设之之繇，则惟将各有其军，而天子大臣不能固信之也。

唐初府兵方建，军政一统于天子，授钺而军非其军，振旅而众非其众，故虽武氏之猜疑，而任将以为矣。非武氏之能将勿贰，李孝逸、程务挺以分阃立效之元戎，杀之流之而不敢拒命，则亦无所用监军为矣。非武氏之能将将也，府兵定、军政一、而指臂之形势成也。然其始府兵初建于用武之余、而兵固竞，则将可无兵，而唯上之使。一再传而府兵之死者死、老者老矣，按籍求兵而弱不堪用矣，势必改为召募，不得不授将以军矣；故监军复设而中人任之，庸主伎臣所不容己之乱政也。夫任将以军，而精于择将，慎于持权，天子之明威行于万里，而不假新进喜功之徒、挠长子之权，夫乃谓之将将；唯西汉为能然，岂武氏所可逮哉？

【五】

涉大难，图大功，因时以济，存社稷于已亡而无决裂之伤，论者曰“非委曲以用机权者不克”，而非然也，亦唯持大正以自处于不挠而已矣。以机权制物者，物亦以机权应之，君子固不如奸人之险诈，而君子先倾；以正自处，立于不可挠之地，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。故所谓社稷臣者无他，唯正而已矣。孔融之不能折曹操以全汉者，慷慨英多而荡轶于准绳者不少，操有以倒持之也。周顛、戴渊密谋匡主而死于王敦，几以亡晋，夫亦自有咎焉。愤而或激，智而或诡，两者病均，而智之流于诡者，其败尤甚。虽有奇奸巨慝杀人如莽之火焰，而至于山乔岳峙守塞不变之前，则气为之敛，而情为之折。呜呼！斯狄梁公之所以不可及也。

或曰：“公之所以得武氏之心而唯言是听，树虎臣于左右而武氏不疑，此必有巽人之深机，以得当于武氏，而后使为己用。”考公之生平，岂其然乎？当高宗时，方为大理丞，高宗欲杀盗伐昭陵柏者，公持法以抗争，上怒洊加而终不移；及酷吏横行之际，为宁州刺史，以宽仁获百姓之心；再刺豫州，按越王贞之狱，密奏保全坐斩者六七百家，当籍没者五千余口免之；此岂尝有姑尚委随而与世推移以求曲济之心乎？其尤赫然与日月争光者，莫若安抚江南而焚淫祠一千七百余所。是举也，疑夫轻率任气者亦能为之，而固不能也。鬼神者，即人心而在者也，一往而悍然以兴，气虽盛，心之惴惴者若或掣之，昧昧

之士民，竞起而挠之，非心服于道而天下共服其心者，未有不踟躇而前却者也，故曰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。繇此思之，唯以道为心，以心为守，坦然无所疑虑，其视妖淫凶狠之武氏，犹夫人也，不见可忧，不见可惧。请复庐陵，而树张柬之等于津要，武氏灼见其情而自不能违，岂有他哉？无不正之言，无不正之行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。

或曰：“公苟特立自正，无所用其机权，则胡不洁身不仕，卓然而无能洵辱；乃姑事之而后图之，则抑权也，而非正也。一曰：武氏无终篡之理，唐无可亡之势，天下愤愤弗之察耳。三思、承嗣以无赖小人淫昏醉梦而结市井椎埋之党，逐声狂吠，庸人视之，如推车于太行之险，大人君子视之，一苇可杭之浅者也，秉正治之而有余，何为弃可为之时，任其燔乱，以待南阳再起，始梟王莽于渐台，而贻中原之流血乎？天下无正人而后有妖乱，丛狐山足以惑人之视听，武氏亦犹是而已。范我驰驱，无求不获，公亦坦然行之，而何机权之足云！”

【六】

夷狄之蹂中国，非夷狄之有余力，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也，中国致之耳。致之者有二，贪其利、贪其功也。贪其货贿而以来享来王为美名，于是开关以延之，使玩中国而羨吾饶富，以启窃掠之心。故周公拒越裳之贡，而曰：“德不及焉，不享其贡。”谓德能及者，分吾利以赉之，使受吾豢养，而父老子弟乐效役使以不忍叛也。不然，贪其利而彼且以利为饵，惑吾臣民之志，则猝起而天下且利赖之以不与争；且其垂涎吾锦绣珍华而不得遂者，畜毒已深，发而不可遏也。契丹、女直皆始以贡来，而终相侵灭，其必然者一也。贪不毛之土，而以辟土服远为功名，于是度越绝险，踰沙磧、梯崇山、芟幽箐、以徼奇捷；不幸而败，则尾之以入，幸而胜，而馈相寻，舟车相接，拔木夷险，梁水凌冰，使为坦道。贾曰：“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。”推此言之，我能往，寇固能来，审矣。故光武闭关，而河、湟巩固。天地设险以限华夷，人力不通，数百里而如隔世，目阻心灰，戎心之所自戢也。中国之形势，东有巨海，西有崇山，山之险，不敌海之十一也。然胡元泛舟以征倭，委数万生灵于海岛，而示以巨浪之可凌，然后倭即乘仍以犯中国，垂至于嘉靖，而东南之害为旷古所未有。巨海且然，况山之蹶实以行、相以进者乎？铲夷天险以启匪类之横行，其必然者又一也。二者害同，而出于贪君佞臣不知厌足之心，一而已矣。

吐蕃之为唐患，祸止于临洮，则专力以捍之也犹易。武氏欲发梁、凤、巴、蚕，自雅州开道以击之陈子昂曰：“乱边羌，开隘道，使收奔亡之众为乡导以攻蜀，是借寇兵而为贼除道，举全蜀以遗之也。”其言伟矣！事虽暂止，而此议既出，边臣潜用之以徼功，严武、韦皋虽小胜而终贻大害。明而熟于计者

，见终始之全局，洞祸福之先几，可为永鉴。然而后世君臣犹不悟焉，天维倾，地极坼，有自来矣。

【七】

陈子昂以诗名于唐，非但文士之选也，使得明君以尽其才，驾马周而颉颃姚崇，以为大臣可矣。其论开闲道击吐蕃，既经国之远猷；且当武氏戕杀诸王、凶威方烈之日，请抚慰宗室，各使自安，撻其虓怒而不畏，抑陈酷吏滥杀之恶，求为伸理，言天下之不敢言，而贼臣凶党弗能加害，固有以服其心而夺其魄者，岂冒昧无择而以身试虎吻哉？故曰以为大臣任社稷而可也。

载观武氏之世，人不保其首领宗族者，蔑不岌岌也，而子昂与苏安恒、朱敬则、韦安石皆犯群凶、持正论而不挠；李昭德、魏元忠、李日知虽贬窜，而终不与傅游艺、王庆之、侯思止、来俊臣等同受显戮。繇是言之，则武氏虽怀滔天之恶，抑何尝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？而高宗方没、中宗初立之际，举国之臣，缩项容头，以乐推武氏，废夺其君，无异议者。乡令有子昂等林立于廷，裴炎、傅游艺其能讎奸慝以移九鼎乎？

夫人才之盈虚，视上之好恶。无以作之，其气必萎；无以繁之，其体必戾。乃武氏以嗜杀之淫姬，而得人之盛如此；高宗承贞观之余泽，有永徽之初治，而流俗风靡，不能得一骨鲠之士，何也？善善而不用，恶恶而不去，目塞而闇，耳塞而聋，其足以挫生人之气，更甚于诛杀也。人之有心，奖之而劝，故盛世之廷多正士；激之而亦起，故大乱之世有忠臣；废鍼石以养癰，而后成一痿痹之风俗，则高宗之柔闇，以坏人心、毒天下，剧于武氏之淫虐，不亦宜乎！灭唐者，文宗也；灭宋者，理宗也。唐之复兴于开元，尚太宗未斩之泽与！不然，何以堪高宗三十余年瞶瞶之阴邪？

【八】

策贡士于殿廷，自武氏始。既试之南宫，又试之殿廷，任大臣以选士，不推诚以信，而以临轩易其甲乙，终未见殿廷之得士优于南宫，徒以市恩遇于士，而离大臣之心。故至于宋而富郑公欲请罢之，其说是已。虽然，勿谓贡士之策异于汉武之策问贤良也。贡士之取舍，人才进退之大辨，轻于其始，则不得复重之于后。天子以天之职求天之才而登进之，使委之有司，弗躬亲以涖之，则玩人而以褻天，其弊也，士愈轻而贡举愈滥，又奚可哉？有道于此，付试事于南宫，而所拔者緘其文以献之上，上与大臣公阅而定其甲乙，庶乎不疑不褻得进贤之中道，惜乎富公之言不及此也。

士之应科而来者，贤愚杂而人数冗，故授之所司，以汰其不经不达之冒昧；而天子亲定其甲乙，则以崇文重爵，敬天秩，奖人才，而示不敢轻。此亦易知易行之道，而自武氏以来，迄千余年，议选举者，言满公车，而计不及此者

，后世人主之心，无以大异于武氏也。夫武氏以妇人而窃天下，唯恐士心之不戴己，而夺有司之权，鬻私惠于士，使感己而忘君父，固怀奸负慝者之固然也。后世人主，承天命，纘先猷，作君作师，无待私恩以固结，而与大臣争延揽以笼络天下，顾使心膂猜疑，互相委卸，不亦諄乎！天子而欲收贡士为私人，何怪乎举主门生怀私以相市也。此朋党之所以兴，而以人事主之谊所繇替也。

【九】

王莽之后，合天下士民颂功德劝成篡夺者，再见于武氏，傅游艺一授显秩，而上表请改唐为周者六万人，功若汉、唐，德若汤、武未闻有此也。孟子曰：“得乎邱民为天子。”其三代之余，风教尚存，人心犹朴，而直道不枉之世乎！若后世教衰行薄，私利乘权，无不可爵饵之士，无不可利囿之民，邱民亦恶足恃哉？盗贼可君，君之矣；妇人可君，君之矣；夷狄可君，君之矣。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”后世庶人之议，大乱之归也。旦与之食，而旦讴歌之；夕夺之衣，而夕诅咒之；恩不必深，怨不在大，激之则以兴，尽迷其故。利在目睫而祸在信宿，则见利而忘祸；阳制其欲，而阴图其安，则奔欲而弃安。赘壻得妻，而谓他人父母；猾民受贿，而讼廉吏之贪污。上无与怨之，益进而听之，不肖者利其易惑而虫之，邱民之违天常、拂至性也，无所不至，而可云得之为天子哉？

以贤治不肖，以贵治贱，上天下泽而民志定。泽者，下流之委也，天固无待于其推崇也，斯则万世不易之大经也。

【一〇】

逸民之名，君子所甚珍也。商、周历年千岁，而鲁论授以其名者七人，则固与汤、武颉颃，为不世出之英，流风善世，立清和之极，非其人岂胜任哉？辞禄归老，保身家，要美名，席田园之乐，遂许之为逸民，则莽可为周公，操可为文王，朱泚、黄巢逐无道之君可为汤、武矣。

武攸绪者，武氏之族，依逆后而起，无功可录，窃将军之号，冒安平王茅土之封，与攸暨等乘武氏之篡，拥袞冕而南面称孤，凡六年矣。唐之子孙杀者囚者殆无遗类，而攸绪兄弟以皇族自居，不知此六年之内，何面目以尸居于百僚之上，而犹自矜曰恬澹寡欲，将谁欺乎？官扈卫而位侯王，虽极天下之多欲者亦厌足矣，犹曰寡欲，将必为天子而后为多欲邪？盖至是而武氏之势已浸衰矣，三思、承嗣淫昏而非懿、操之才，武氏知天下之必归于唐，而意已革，踰年而中宗召返东都矣。攸绪畏祸之且及，引身以避祸，席安荣尊富于嵩山之下，免脱禄、产之诛，福则与诸武共之，祸则全身以违众，就小人而论之，三思、承嗣之愚犹可哀矜，而攸绪之狡尤甚矣哉！使三思、承嗣而为曹丕、司马炎

也，攸绪俨然以懿亲保其社稷，其肯就峰阴溪侧冬茅椒而夏石室乎？予之以隐逸之名，名何贱也？以法论之，免其殊死可尔，流放之刑，不可曲为贷也。

【二】

知人之哲，其难久矣。狄公之知张柬之、敬暉，付以唐之宗社，何以知其胜任哉？夫人所就之业，视其器之所堪；器之所堪，视其量之所函；量之所函，视其志之所持。志不能持者，虽志于善而易以动，志易动，则纤芥之得失可否一触其情，而气以勃兴，识以之而不及远，才以之而不及大，苟有可见其功名，即规以为量，事溢于量，则张皇而畏缩，若此者，授之以大，而枵然不给，所必然矣。

夫以宗社之沦亡，而女主宣淫，奸邪窥伺，嗣君幽暗，刑杀横流，天下延颈企踵以望光复，此亦最易动之情矣。则欲立拔起之功，以反阴霾之日月，似非锐于进取者不能。狄公公门多士，而欲得此义奋歎兴之人，夫岂难哉？然前此者，李敬业、骆宾王以此致败，徒以增逆焰而沮壮夫之气，其成败已可睹矣，故虽有慷慨英多捐生效节之情，公弗与也。张柬之为蜀州刺史，奏罢姚州之戍，瀘南诸镇一切废省，禁南夷之往来；敬暉为卫州刺史，突厥起兵，欲取河北，诸州发民修城，暉不欲舍收获而事城郭，罢使归田；公于此乃有以得二公之器量，而知其可以大任焉。

持之不发者，藏之已固也；居之以重者，发之不轻也；敛之以密者，出之不测也；不为无益之功名者，不避难成之险阻也。故武氏任之而不疑，群奸疑之而不敢动，臣民胥信其举事之必克，而乐附以有成，善观人而任之者，于此求之而失者鲜矣。

【一二】

读文王世子之篇，而知古者天子诸侯之元子曰侍于寝门，而损益衣食皆亲执其事，无异于庶人之父子；天性之恩，既不以尊位而隔，孝养之礼，抑且以居高而倡，乃当大位危疑奸邪窥伺之日，受顾命、传大宝，亦相与面授于衽席之侧，德不偷而道立，道不失而祸亦消，皇哉弗可及已！

后世子道之衰，岂尽其子之不仁哉？君父先有以致之也。宫嫔多，嬖宠盛，年已逾迈，而少艾盈前，于是不肖者以猜妒怀疑，即其贤者亦以嫌疑为礼。太子出别宫，而朝见有度、侍立有时、问安有节，或经旬累月而不得至君父之前，离析毛里之恩，虚拥尊严之制，戕性戮伦，莫之能改。故其为害也，父子不亲而逸闲起，嬖宠怙权而宦寺张。秦政之于扶苏，晋惠之于太子遹，隋高之于太子勇，坐困于奸贼，召之不为召，诬之不能白，杀之不能知，而祸乱极矣。

道二：仁与不仁而已矣。绝父之慈，禁子之孝，尚安足与问祸福乎？无已

，则如崔神庆之请于武氏，太子非朔望朝参，应别召者，降手敕玉契，以防奸慝，此三代以下仁衰恩薄必不可废之典也。神庆之言此者，虑诸武之假旨以召太子而害之也。其人虽不肖，其言之为功亦伟矣。不然，夜半一人传呼，而太子蹈白刃以瘖死，何从而知其真伪哉？后世人君处疏睽疑贰之势，防奸杜祸，建为永制可也。

【一三】

罪者，因其恶而为之等也，而恶与罪亦有异焉。故先王之制刑，恶与罪有不相值者，其恶甚而不可以当辜，其未甚而不可以曲宥，酌之理，参之分，垂诸万世而可守，非惛惛疾恶、遂可置大法以快人情也。

武氏之恶，浮于韦氏多矣，鬼神之所不容，臣民之所共怨，万世闻其腥闻，而无不思按剑以起，韦氏之恶，未如是之甚也。然以罪言，则不可以韦氏之罪加之武氏。法者，非以快人之怒、平人之愤、释人之怨、遂人恶恶之情者也；所以叙彝伦、正名分、定民志、息祸乱，为万世法者也。故唯弑父与君之贼，自其子之外，人皆得而杀之；苟其为梟獍矣，则虽他恶无闻，人无余怨，而必不可贷。

玄宗起而斩韦氏于宫中，允矣。凡唐室之臣民，尝以母后事韦氏者，无不可手刃以诛之。若武氏，则虽毒流天下，歼戮唐宗，恶已极，神人之怨已盈，而唐室之臣曾改面奉之为君者，不可操刃以相向，况中宗其子而张柬之其相乎？无已，则锢中宗于房州、废豫王为皇嗣之日，犹可诛也。中宗归而受皇太子之封矣，柬之奉太子以诛幸臣，非可杀武氏之日矣；迁之别宫，俟其自毙，行法如是焉可耳。许柬之以杀武氏，旦北面而夕操戈，奉其子以杀其母，而曰“法所宜伸也”，乱臣贼子，因缘以起，何患无言之可执，而更孰与致诘乎？

恶武氏者，责柬之之不行诛，求快恶恶之心，而不恤法之伸屈，又何取焉。唯加以则天皇帝之称，而使三思等仍窃禄位，则失刑矣。文姜非躬弑而但与闻，哀姜与弑而所弑者其子，春秋不夺夫人之称，许齐桓之讨哀姜，而不使鲁人伸法，则中宗君臣不得加刃于武氏明矣。以上皆武氏时事。

【一四】

武氏迁于上阳宫，姚元之涕泗呜咽，以是出为亳州刺史，张柬之、敬晖恶足以察元之之智术哉？武氏废，二张诛，而诸武安于磐石；中宗淫昏，得之性成，疾疾而不悟；其不能长此清晏也，众人不知，而智者先见之矣。元之之智，垂死而可以制张说，方在图功济险之日，百忧千虑，周览微察，早知五王之命悬于诸武之手，固不欲以身试其戈矛，以一涕谢诸武而远引以出，故其后五王骈戮而元之安。或持正以居功，或用智以祈免，忠直之士不屑智士之为，而

通识之士不尚婞直之节，其不相为谋也久矣。

或曰：蔡邕一叹而受刑，元之弗虑，智亦疏矣。曰：邕不与诛卓之谋，而元之赞兴复之计，五王虽怒，不得以邕之罪罪元之，元之何惧焉。邕受董卓之辟于钳之中，而王允不因卓而显，元之虽见庸于武氏，柬之固武氏之相也，元之无惮而称武氏曰旧君，武氏岂但元之之旧君乎？不得执以为辞，苛责以蔡邕之罪，元之所熟审而无嫌者也。夫其诡于自全，而贞概不立，诚不足为忠矣。而五王际国步之倾危，诛二竖子，废一老嫗，谋定崇朝，事成指顾，非有补天浴日之艰难，乃得意以居，环列相位，裂土称王，鸣豫以翱翔，心忘僭怛，则以视大臣孙肤引咎之忱，阴雨苞桑之计，道亦褊矣。废其母，立其子，奸人未翦，宗社飘摇，不可涕也，亦未可笑也；又恶知元之之涕，非以悲五王之终穷而唐社之未有宁日也与？

【一五】

狄公之与张柬之，皆有古大臣之贞焉，故志相输、信相孚也。中宗初复，薛季昶曰：“产、禄犹在，草根复生。”而柬之不诛诸武，欲使上自诛之，以张天子之威。以斯言体斯心，念深礼谨，薄一己之功名，正一王之纲纪，端人正士所繇异于功名之士远矣。

中宗之不可与有为而不知揣，非闇也。赵汝愚曰：“社稷有灵，当无此患。”人臣为其所可为，而谨守臣节，不与天子争威福之柄，知此而已。其不济与！社稷之不幸也，荣辱生死又何恤焉？且使中宗之淫昏不如是之甚乎？春秋已富，曾正位于受终之日矣，乃既斩二张，复诛诸武；王鈇在手，唯己所为，无所待命，怀贞事主者，自怵惕而不敢宁，固非薛季昶以利害居心者所能知也。

刘幽求曰：“三思尚在，公等终无葬地。”成何等事，而早以葬地系其心乎？绛侯之尽诛诸吕，文帝尚在藩服，而国无君，非中宗不违咫尺之比也，然绛侯且不免对吏之辱，而几不保。中宗而果有为也，柬之不待天子之命，广行诛戮，又足以保其勋名乎？乃其淫昏如彼矣，其后三思伏诛，且割太子首以献宗庙，宗楚客复起而乱唐，相王几不免焉，则诸武虽诛，未见五王得免于走狗之烹也。均之不免，而秉臣节以蒙大难，不尤无疚于心与？

论者惜季昶、幽求之言不用，而嗤柬之之愚，其愚不可及也。豫谋祸福者，不足以见贞士之心，久矣。唐多能臣而鲜端士，于柬之有取焉，所以与狄公有芥珀之投也。

【一六】

李日知、魏元忠、唐休璟、韦安石当武氏之世，折酷吏之威，斥宣淫之魂，制凶竖之顽，怀兴复之志，张挾伐之功，皆自命为伟人，而为天下所属望者

也。及其暮年，潦倒于韦氏淫昏之世，与宵小旅进旅退，尸三事之位，濡需于豢养，殆无异于鄙夫。呜呼！士之欲保名义于桑榆，诚如是之不易乎？义者，无往而不与人并立者也，旦取之，而义立于旦矣；夕取之，而义立于夕矣；天下服之，而已亦乐以自见。夫然，则可辱、可穷、可死而无所息，故曰“怯夫慕义，无不勉焉”。若夫立乎险阻之余，回念畴昔，而复自叹其昔之危也，则百炼之刚，必有绕指之柔，相为终始者矣。

武氏之杀人亟矣，杀愈惨而人愈激，激以为义，非必出于伪，而义终不固。迨乎武氏已老，杀心已灭，韦氏继起，柔奸不酷，激之也不甚，而义之不固者潜消暗馁，以即于亡。于是后起之英，已笑其衰颓，顾夷然曰“此吾少壮之所尝为，而今不尔者也”，则一茶然以退而不可复兴矣。故君子养之以静，持之以坚，审于大小轻重之宜，而参终始于一念，无激也，斯无随也，知柔知刚，百夫之望，夫乃谓之精义以利用而志不渝也。

【一七】

唐自显庆迄乎景龙，五十有五年，朝廷之乱极矣，艳妻接迹，昏主死亡而不悟，嬖倖之宣淫，酷吏之恣杀，古今所未有也。取唐之懿、僖宋之徽、钦而絜之，十不敌焉，然而彼速亡而此犹安者，其故何也？人之邪正不两立，政之善恶不并行，纯则治，杂则乱，所固然矣。虽然，尤恶其相激相反而交为已甚也。已甚者，小人之伎毒也，进而陷君子以反其类，于是而国为之空；国既空矣，乃取君子之政，无论宗社生民存亡死生之所系，抑非必其心之所不欲，而概反之，以泄其忿怒，推以及于言语文字之不合者，皆架以为罪，而坐之死亡；天下乃箝口绝笔，以成乎同恶相扇之势，此唐、宋之所以亡，与汉末党锢之祸若出一辙也。

武、韦之世，自长孙无忌、褚遂良以忠蒙诛夷之祸亦僭矣，然杀是人则祸尽于其人，为其所汲引与所同事者安处无惊也；则苟不力触奸邪之彙怒，而犹绰乎其有以自居。若夫贞观、永徽之善政，虽不能釐定而修明之，初不听奸邪之变易。武、韦所自为异议以乱典常、蛊众志者，丧祭之虚文，选举之冒滥而已；边疆之守，赋役之制，犹是太宗之遗教也。杀君子而不蔓引其类，故斩艾虽僭，而陈子昂、苏安恒、李邕、宋务光、苏良嗣之流，犹得抒悃昌言而无所诘；乃至守正不阿、效忠不贰如狄仁杰、宋璟、李日知、徐有功、李昭德，皆列上位而时伸其志。其宣力中外者，则刘仁轨、裴行俭、王方翼、吉顼、唐休璟、郭元振、姚元之、张仁愿悉无所掣曳以立功名；乃至杨元琰、张说、刘幽求诸人同事俱起，而被害者不相及。奸邪虽执大权，终不碍贤臣登进之路，驱天下以一于淫惨，则乱自乱也，亡自可不亡也，或摧之，或扶之，两不相揜，而天下犹席以安也。

夫小人之毒不可扑者，莫甚于与君子争名；君子之自贻以感者，莫甚于与小人竞气。武、韦、太平淫虐方逞之日，小人利得其欲，而自安于小人，君子自靖其诚，而不待抑小人求伸其君子，故小人之毒浅，而君子之志平，水火不争，其毒不烈，所固然矣。夫名者，君子之实也，气者，小人之恃以凌物者也。君子惜名已甚，而气乘之，小人于是耻荣名之去己，而亦饰说以干誉；然后公忠正直之号，皆小人之所弋获，一旦得志以逞，则尽取君子题以奸党而诛殛之，空其禄位，招致私人，而朝廷倏易其故。及其败露，直道乍伸，义激气矜者，抑用其术以铲绝败类。数十年之中，起伏相互，风静而波犹不息，君无适信，吏无适守，民无适从，乃至取边疆安危之机，小民膏血之资，旦此夕彼以各快其施，如痄疔之炎抱火而寒履冰也。呜呼！锻铁者屡反其钳椎，疗病者疾易其枢附，其不折以亡也，岂可幸哉？甚矣使气而矜名者之害烈也！

宋仁宗，贤主也，吕夷简、夏竦，非大奸也，相激以争，而石介以诗受所棺之僇。流波所荡，百年不息。无罪可加，而苏轼以文词取祸；有罪可讨，而蔡确亦以歌咏论刑。免役非殃民之稗政，而司马公必速改于一朝；维州非宗社之急图，而李文饶坚持其偏见。虽君子之乍升，亦且以敛怨而妨国家之大计；况小人之骤进，唯人是苛、唯政是乱者，又遑恤倾危之在旦夕乎？唐武、宣宋神、哲之可与有为也，顾不如高宗之柔闇、中宗之狂惑，观其朝右之人与邦国之政而可知矣。国无党祸而不亡，为人君者弭之于其几，奚待祸发而无以救药乎？

【一八】

临淄王之诛韦氏，不启相王，豪杰之识，有闇合于君子之道者，此类是也。臣受命于君，子受命于父，勿敢专焉，正也。信诸心者非逆于理，成乎事者不疚于心，则君父虽加以尤而不避。唯豪杰以心为师，而断之于事，夫君子之靖乃心以制义者，亦如此而已矣。推而至于圣人，舜之不告而娶，亦如此而已矣。理者，生于人之心者也，心有不合于理，而理无不协于心。故豪杰而不可为圣贤者有矣，未有无豪杰之识而可为圣贤者也。

临淄王曰：“事不成，以身死，不以累王。”亦未有以信其必然也。然以相王之温厚柔巽，全身于刑杀横行之日，则亦可冀其或然耳。且微临淄之举事，王亦岌岌矣。宗楚客、叶静能日谋杀王奉韦氏以夺唐祀，韦氏不诛，王固不能再全于凶姬之手，临淄不忍言耳。实则谓事不成而王危，不举事而王亦危，以必危之势，求全王而使嗣大统，势不两立，徒畏王之优柔而挠成算，告则兵不得起，宁无告也。以安社稷，以讨乱贼，以救王于颠危，在此举矣。崔日用业以宗楚客害王之谋告，而犹需迟不决乎？故临淄之不告，孝子之道也。即一事一念而言之，大舜之不告而娶，奚必远哉？是以知临淄之可与大有为也。

生于蕨乱之世，驰逐于声色狗马之中，而所与游者王琚之流，故终于浊乱而亏其天彝，亦不幸而不奉教于君子乎！卷二十二

◎睿宗

国无正论，不可以立。睿宗表章死于武、韦之祸者，太子重俊与焉，韦湊斥之为乱贼，请夺其节愍之諡，论之正者也。

重俊之恶，非但蒯瞶之比也。或曰：韦氏不诛；而中宗弑，祸深于南子；三思逸产、禄之诛，而乱天下，恶剧于宋朝；重俊诛之；视蒯瞶为愈矣。曰：非然也。君子之恶恶也，诛其意；而议刑也，必以其已成之罪，而不可先其未事早施以重辟。三思谋篡于武氏之世，既不成矣，韦氏之行弑，在重俊死后之二年，当其时，篡弑未形而亿其必然，以称兵响阙，欲加刃于君母，其可乎？且夫重俊之起，非果忧社稷之危，为君父除伏莽之贼也。韦氏以非其所出而恶之，三思、崇训逢其恶而欲废之，重俊不平，而快一朝之忿，恐不得立而持兵君父以争之，据鞍不下，目无君父，更何有于嫡母？充其恶之所至，去商臣、刘劭也无几，非但如蒯瞶之恶丑声而逆行也。则重俊之恶，浮于蒯瞶，奚容以韦氏、三思之罪为之末减哉？

韦氏淫纵以虫上，三思、崇训怀逆以思逞，其已露也，人得而诛之，非但临淄王也；其未露也，唐有社稷之臣，废韦氏，讨诸武，法之所得行也，而独重俊则不可。甲生自靖而不得諡为孝，重俊何节之可称，而奚足愍乎？

夫韋氏、一思之谋危宗社，重俊兴兵之名也。苟有其名，子得以犯父而杀母，乱臣贼子谁则无名，而大逆安所几乎？韦湊之论，所以大正人纪而杜乱萌也，惜乎睿宗之知而不能决也。

【二】

夺情之言扬于廷，人子之心丧于室矣。蝇蚋不嘬生而嘬死，有以召之也，而况纷呶自辩以与公论相仇！史嵩之、李贤、张居正、杨嗣昌之恶，滔天而无可遁矣。

唐欲夺苏延之情，李日知衔睿宗之命至延家谕之，日知见其哀毁，不敢发言，人子于此，岂更有言之可出诸口乎？耳闻命而心裂，目对客而神伤，人且自疚曰：斯言也，胡为而至于我之前？君不我谅我之为臣可知矣；友不我恤，我之为子可知矣；我诚禽兽也乎；而忍使吾亲有禽兽之子乎？至于敦趣不已，而待我之固辞，罪已通于天矣。又从而为之辞，以冀苟留，则大豕不食其余，弗问人也。

夫人之恶，有待吹求而始显者，有不得吹求而无不著者。夺情之恶，一言以折之峰、念奄、幼玄之参劾，其犹赘辞乎！子曰：“女安，则为之。一奚足辩哉？丧亲若苏延者可矣。”

【三】

太平公主谋危太子，宋璟、姚元之请令于东都安置，睿宗曰：“朕唯一妹，岂可远置东都。”悲哉其言之乎！自武氏之殄唐宗，惨杀其子而不恤，于是高宗之子姓，上及于兄弟，芟夷向尽，所仅存者三人而已。父闇而不能庇其生，母憯而不难置之死，又继以韦氏、宗楚客之淫凶，睿宗之与公主，其不与中宗同受刃者，幸也。原隰之哀，伊谁相惜，凋残已尽，仅保一人。诗不云乎：将恐将惧，惟吾与汝。”况其在同气之亲乎？故姚、故姚宋之言，社稷之计也；睿宗之尽然伤心，亦讵可决于一旦哉？

公主之习于悍戾也，耳习于牝鸡之晨，目习于倾城之哲，贞士且不保其贞，而况妇人？其蔑视宫闱，操废置之权，朝章家法，亦未可遽责以顺者。虽然，岂遂无以处之哉？公主之忌太子也，尚含恶怒而未发。竇怀贞以远州长史遽起不轨之心，导其邪而为之结党，俄而迁侍中矣，同三品矣，为左仆射平章军国重事矣，于是崔湜、萧至忠、岑义竞起比附以取相，李日知、韦安石衰老庸沓而无能正，刘幽求孤立以争而流窜及之。于斯时也，姚、宋位大臣，系物望，得与睿宗之密勿，夫岂不可早声怀贞之恶，以弭湜、羲、至忠之奸？而党援未削，遽欲取睿宗患难倚存之一妹，正国法以摈斥之，睿宗之心戚，而群奸之计得矣。无怀贞、湜、羲、至忠，则公主之恶不足以发，徒远公主，而群奸在位，翟萑方涉蒲州，召命旋还京邸，其必然之势矣。

睿宗之不忍于公主者，性之正也，情之不容已也，患难与偕，义之不可忘也。若怀贞辈之于唐，九牛之一毛耳，无德望之系人心，无勋劳之在社稷，流放窜殛，旦命下而夕伏辜，一白简之劳而已。姚、宋何惮而不为乎？卒使睿宗不能保其恩，玄宗不能全其孝，公主不能免于死，群奸恶已盈而始就诛，唐之社稷又岌岌矣，姚、宋不能辞其咎矣。

唐初之习气，士大夫过惜其类而相容忍，贤奸并列而不相妨，宁得罪于天子，而不结怨于僚友，以宋璟之刚，弗能免也，元之之智以图全，又何望焉！

【四】

按察使之设，自景云二年始，观李景伯、卢甫之言，则所遣者御史也。时议分天下为十道，道遣一使按察；又分二十四都督，纠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恶。嗣以景伯、甫上言生杀之柄任太重、用非其人、为害不小而罢之。罢之诚是也，而景伯、甫谓御史秩卑望重，奸宄自禁，则有未当者。何也？官之得人与不得，不系乎秩之崇卑也。唐之刺史，汉之太守也，守郡而兼刺察之任，其权重矣。任重秩尊，而使卑秩者临其上以制之，则爵轻；爵轻则不足以立事，而规避以免责。刺史怀规避之心，则下吏侮之，豪民胁之，而刑政不修。新进之士，识不足以持大体，而乐毛击以谄风裁；贤者任私意而亏国计民生深远之永图

，不肖者贪权利而无持纲挈领匡扶之至意，秩卑者望奚重哉？徒奖浮薄以灰牧守之心。故景伯、甫之言，非治理之经也。命卿贰以行，但任以纠察，而不授以生杀兵戎财赋之权，又何任太重而专私为害之忧乎？

按察使之设，后世踵之，而其法有二：一专官也，一特遣也。专官者，任之久而官于其地，其利也，久任则足以深究民情、博考吏治，不以偶尔风闻、瞥然乍见之得失而急施奖抑；其害也，与郡邑习处而相狎，不肖之吏，可徐图诉合以避纠劾。特遣者，出使有时，复命有程，闲行亟返，不与吏亲，事止参纠，他无适掌，使毕仍复其官。其利也，职有专司，威有独伸，无狎习比昵之交，无调停迁就之弊；其害也，风土未谙，利病不亲，据乍然之闻见，定臧否于一朝，贤者任气，而不肖者行私。此二者利害各半，而收其利，免其害，则无如特遣而缓之以期，任之大臣而不以为升迁之秩；则代天子以时巡而民不劳，代诸侯之述职而事不废，因时制宜，慎择人而飭法以简，斯为得中之道乎！

若夫过任都督，使之畸重，则天下且不知有朝廷，而唯知有都督。节度分疆：而唐室以裂；行省制命，而元政不纲；皆此繇也。则景伯、甫之请罢之，诚定论也。

◎玄宗

【一】

言治道者，至于法而难言之矣。有宋诸大儒疾败类之贪残，念民生之困瘁，率尚威严，纠虔吏治，其持论既然，而临官驭吏，亦以扶贫弱、锄豪猾为己任，甚则醉饱之愆，帘帟之失，书箠之，无所不用其举劾，用快舆论之心。虽然，以儒者而暗用申、韩之术，将仁恕宽平之言，尧、禹、汤、文、孔、孟其有奖乱之过与？

仁而弱，宽而纵，崇情以骫法，养奸以病民，诚过矣。然使其过也，果害于国，果贼于民，则先王既著之于经，后世抑守之以律，违经破律，取悦于众，而自矜阴德，则诚过矣。欲谢其过，抑岂毛举瘢求、察人于隐曲，听惰民无已之怨读，信士大夫不平之指摘，辱荐绅以难全之名节，责中材以下以不可忍之清贫，矜纤芥之聪明，立难撻之威武也哉？老氏以慈为宝，以无为为正，言治言学者所讳也。乃若君子不忍人、曰哀矜而勿喜，自与老氏之旨趣相似而固不同科，如之何以羞恶是非之激之言，曰宽、曰简、曰不忍人、曰哀矜而勿发妨其恻隐邪？

绝人之腰领，死者不可复生矣；轻人之窜逐，弃者不可复收矣；坏人之名节，辱者不可复荣矣。唯夫大无道者，怙终放恣，自趋死而非我杀之，自貶辱而非我辱之，无所容其钦恤耳。苟其不然，于法之中，字栴而句比之；于法之外，言吹而行索之；酒浆婢妾之失，陷以终身，当世之有全人者，其能几也

？恶非众恶，害未及人，咎其已往，亿其将来，其人虽受罚而不服，公议亦或然而或否，欲坚持以必行而抑自诘矣。徒为繁密之深文，终以沮挠而不决，一往恶恶之锐气，亦何济于惩奸，而只以辱朝廷羞当世之士邪？

夫曰宽、曰不忍、曰哀矜，皆帝王用法之精意，然疑于纵弛藏奸而不可专用。以要言之，唯简其至矣乎！八口之家不简，则妇子喧争；十姓之间不简，则胥役旁午；君天下，子万民，而与臣民治勃溪之怨，其亦陋矣。简者，宽仁之本也；敬以行简者，居正之原也。敬者，君子之自治，不以微疵累大德；简者，临民之上理，不以苛细起纷争。礼不下于庶人，不可以君子之修，论小人之刑辟；刑不上于大夫，不可以胥隶之禁，责君子以逡巡。早塞其严刻之源，在法者之善为斟酌而已。

玄宗初亲政，晋陵尉杨相如上言曰：“法贵简而能禁，刑贵轻而必行。小过不察，则无烦苛；大罪不漏，则止奸慝。斯言也，不倚于老氏，抑不流于申、韩，洵知治道之言乎！后世之为君子者，十九而为申、韩，鉴于此，而其失不可揜已。

【二】

夫苟欲自全其志行以效于国，则乐党淫朋以败官常也，必其所不欲为。乃立身无玷，而于邪佞终不得而远，究以比匪受伤，势成于无可如何，而正志不伸、修名有累者，抑何多也！张九龄抱忠清以终始，乎为一代泰山乔岳之风标，为李林甫所侧目，而游冥寥以消矧弋，观其始进奏记于姚崇，可以得其行己待物之大端矣。其言曰：“君侯登进未几，而浅中弱植之徒，已延颈企踵而至，岂不有才，所失在于无耻。”至哉其言之乎！

夫以鸿才伟望，一旦受天子之知，爰立三事，隆隆炎炎，熏蒸海内，物望之归，如夏云之矗兴，春流之奔湊，所不待言矣。于斯时也，有所求而进者进矣，无所求而进者进矣。有所求而进者，志在求而无难窥见其隐也；无所求而进者，徐而察之，果无所求也；是其为乐我之善，玉我于成，以共宣力于国家者乎？于是乐与之偕，而因以自失。夫恶知无所求而进者，为熏蒸之气所鼓动，不特我不知其何求，使彼自问，亦不知其何以芸芸而不自释也；无他；浅中者其量之止此，而弱植者自无以立，待人而起者也。俄而势在于此，则集于此矣，俄而势在于彼，则移于彼矣，害不及而避其故也如惊，福不及而奔其新也如醉。君子小人一伸一屈，数之常也，言为之易其臧否，色为之易其颦笑，趾为之易其高下，则凡可以抑方屈而扬方兴者，无所不用，与斯人居，而上不病吾君、下不病吾民、中不貽他日之耻辱者，鲜矣。故天下之可贱、可恶、君子远之必夙者，唯此随风以驱、随波以逝、中浅而不知事会之无恒、植弱而不守中心之所执者也。

生于教衰行薄之日，履物望攸归之位，习尚已然，弗能速易，惟有杜门却迹，宁使怨谤，勿与周旋，以自立风轨而已耳。天下方乱而言兵，天下初定而言礼，时急于用而言财，乃至教兴道显而相倣以谈性学，皆中之浅、植之弱，足以玷君子之修名，而或一违时、则反唇相诋而不遗余力者也。乍与周旋，容其旅进，一为其所颠倒，欲不病于而国、累于而身、败于而名也，其可得乎？司马温公失之于蔡京，唯察此之未精耳。九龄唯早曙于此也，故清节不染于浊流，高蹈不伤于钳网。其诗曰：“弋者何所慕。”无可慕也，鸿飞之冥冥，所以翔云逴而为羽仪于天下也。

【三】

唐多才臣，而清贞者不少概见，贞观虽称多士，未有与焉。其后如陆贽、杜黄裳、裴度，立言立功，赫奕垂于没世，而宁静淡泊，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。唯开元之世，以清贞位宰相者三：宋璟清而劲，卢怀慎清而慎，张九龄清而和，远声色，绝货利，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，而朝廷乃知有廉耻，天下乃藉以又安，开元之盛，汉、宋莫及焉。不然，则议论虽黠，法制虽详，而永徽以后，奢淫贪纵之风，不能革也。

抑大臣而以清节著闻者，类多刻覈而难乎其下，掣曳才臣以不得有为，亦非国民之利也。汉、宋之世，多有之矣，孤清而不足以容物，执竞而不足以集事，其于才臣，如水火之相息、而密云屯结之不能雨也。乃三子之清，又异于是，劲者自疆，慎者自持，和者不流，而固不争也。故璟与姚崇操行异而体国同；怀慎益不欲以孤介自旌，而碍崇之设施；九龄超然于毁誉之外，与李林甫偕而不自失，终不与竞也。唯然，而才臣不以己为嫌，己必不替才臣以自矜其素履，故其清也，异于汉、宋狷急之流，置国计民生于度外，而但争泾渭于苞苴竿牍之闲也。呜呼！伟矣！杨震也，包拯也，鲁宗道也，斩鞬、海瑞也，使处姚崇、张说、源乾曜、裴耀卿之闲，能勿金跃于冶、冰结于胸否邪？治无与襄，功无与立，徒激朋党以启人主之厌憎，又何赖焉？

夫三子之能清而不激，以永保其身、广益于国者，抑有道矣。士之始进也，自非猥鄙性成、乐附腥羶者，则一时名之所归，望之所集，争托其门庭以自处于清流之选，其志皆若可嘉，其气皆若可用也。而怀清之大臣，遂欣受之以为臭味，于是乎和平之度未损于中，而激扬之情遂移于众，竞相奖而交相持，则虽有边圉安危之大计，黎民生死之远图，宗社兴衰之永虑，皆不胜其激昂之众志，而但分流品为畛域，以概为废置。夫岂抱清贞者始念之若斯哉？唱和迭增，势已成而弗能挽也。于是而知三子者之器量远矣，其身不辱，其志不骫，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，但以率其固然之俭德，而不以此歆召天下，奉名节为标榜，士固无得而附焉。不矜也，亦不党也，不党则不争矣。

呜呼！士起田闲，食淡衣麤，固其所素然矣。若其为世禄之子，则抑有旧德之可食，而无交谪之忧；读先圣之书，登四民之上，则不屑以身心陷锥刀羶蕘之中，岂其为特行哉？无损于物，而固无所益，亦恶足以傲岸予雄而建鼓以求清流之誉闻乎？天下之事，自与天下共之，智者资其谋，勇者资其断，艺者资其材，彼不可骄我以多才，我亦不可骄彼以独行，上效于君，下逮于物，持其正而不厉，致其慎而不浮，养其和而不戾，天下乃赖有清贞之大臣，皎皎者又何赖焉？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，学三子焉斯可矣。有伯夷之廉，而骄且吝，亦人道之忧也。

【四】

奸人被发，而诬发奸者以罪，其罪不贲：两俱有奸，而因人之发，还相为发，则后发者之罪，姑置勿论，而先发之奸，罪在不贲；诚彼之有奸也，奚不早声其罪以论奏之，而待己慝己彰，乃相反噬乎？

京兆尹崔日知贪墨不法，御史李杰纠之，日知反搆杰罪。勿论杰罪之有无也，杰不可以日知之言而坐，日知不可以诟杰而宽。玄宗纳杨瑒之言，释杰而窜日知，允矣。虽然，有说焉。御史、京兆尹，皆法吏也。尹之贪暴，御史之所必纠；御史汰纵于鞶鞶，尹亦习知，而执官守以论劾之。假令杰败官箴、藏奸宄、以下挠尹权，知日知之必撻己愆，而先掇拾其过以钳制之，将亦唯杰之搏击而扞日知之舌乎？则杨瑒所云“纠弹之司，奸人得而恐喝，则御史台可废”者，亦偏护台臣之党，而非持平之论也。

夫日知之罪，不可以搆杰而减，固也；而杰罪之有无，抑不可以不察。杰果无罪，则日知既以贪暴抵法，而益之以诬贤之恶，加等之刑，不但贬为丞而足蔽其辜；若杰而有罪也，亦不可以纠日知故而概不加察。今瑒不辨杰罪之有无，但以护台臣而护杰；且当开元之始，羣贤皆有以自见，而杰无闻焉，杰之为杰，亦可知矣。瑒为御史台存纲纪，而不为朝廷别贤奸，非平允之论也。天子虚衷以详刑，则奸人自无所藏奸；士人正己以匡世，则小人自弗能置喙；又非可以禁恐喝斥、反搆一切之法弹压天下者也。

【五】

君与臣为谗，则朝无章；朝无章，则邪佞玩而巧讎其慝。故闻以道裁物者矣，其次则以法禁下矣；道不可揆，法无所饬，君谗其臣而以资浅人之庆快，庆快者，浅人也；乘之以交谗者，奸人也。道法之君子，知其不足以君天下，而奚快焉？

郑铎、郭仞舟投匭献诗，述游仞之旨，以媒上听，按法而窜殛之，或姑贷而斥罢之，允矣。堂堂为天下君，弗能秉道以饬法，惩奸止邪，乃度之为道士，聊与之谗，以供浅人之一笑，然则贪人聚敛而赐之金粟，淫人劝蕘而畀以少

艾乎？且铕与仟舟奉敕而为道士矣，恶知其不栩栩然集徒众、建楼观、采铅汞、以鸣得意而猎厚利哉？玄宗之为此，聊以谗也；小人得天子之谗，而以谗为荣，无知者竞荣之；未数年而张果、叶法善、邢和璞辐辏于天子之廷，非此致之哉？

君可以谗其臣，臣抑可谗其君，交相谗，则上无章而下无忌。萧瑀，大臣也，太宗听其出家，亦谗也；此唐之所以无政也。论者快之，谓足以惩奸而警俗，国宪官箴法律刑纪皆可不用，而以谗惩奸，天下其谁警哉？浅人之所快，君子之所羞称久矣。

【六】

姜皎与诛逆之功，玄宗闻宋璟之谏，放之归田，下制曰：“南阳故人，以优闲自保。”其于刘幽求、锺绍京，胥此道也。徇国亦为其所可为者而已，过此未有不以召憎恶于明主者。若遇猜忍之君，则里克、宁喜之服刑，亦其自取，而不可但咎其君之刻薄。明乎此，君知所以待有功之臣，臣知所以立节而全身矣。此篇疑有脱误。

【七】

经国之远图，存乎通识。通识者，通乎事之所繇始、弊之所繇生、害之所繇去、利之所繇成，可以广恩，可以制宜，可以止奸，可以裕国，而咸无不允。于是乎而有独断。有通识而成其独断，一旦毅然行之，大骇乎流俗，而庸主具臣规目前之损益者，则固莫测其为，而见为重有损，如宋璟发太府粟及府县粟十万石糴之，敛民闲恶钱送少府销毁是已。

散粟于民，而取其值，疑不足以为仁之惠；君与民市，疑不足以为义之宜；以粟易钱而销毁之，徒取值于民而无实于上，疑其病国而使贫；一旦为之，不可测而可骇，庸主具臣闻言而缩舌，固其所必然矣。以实求之，夫岂然哉？取值不有，而散十万之粟于待食之人，不费之惠也；下积恶钱，将随敝坏，上有馀粟，将成红朽，而两易之，制事之宜也。乃若大利于国者，则尤非浅见褊衷之所易知也。恶钱之公行于天下，奸民与国争利，而国恒不胜，恶钱充斥，则官铸不行；人情趋轻而厌重，国钱之不能胜私铸久矣。恶钱散积于人闲，无所消归，而欲人决弃之也，虽日刑人而不可止；发粟以收恶钱者，使人不丧其利而乐出之也。销毁虽多未尽，而民见上捐十万粟之值付之一炬，则知终归泯灭而不肯藏，不数年闲，不待弃捐而自不知其何往矣。恶钱不行则国钱重，国钱重则鼓铸日兴，奸民不足逞，而利权归一，行之十年，其利百倍十万粟之资，暗偿之而赢馀无算，又岂非富国之永图乎？

乃当其时，愚者不测也，吝者不决也，非玄宗之倚任，姚崇、苏頌之协恭，则璟言出而讪笑随之矣。司国计而知大体者之难；小人以环堵之识，惜目睫

之锱铢，吝于出而急于纳，徒以削民敛怨，暗耗本计于十年之后，而吮之如蜜，王安石之以病宋者此也。不耕而思获，为盗而已，为乞而已；盗与乞，其可与託国哉！

【八】

黄帝正昏姻而父子定，周礼，父在为母服齐，以体黄帝之精义，而正性以节情，非圣人莫能制也。武氏崇妇以亢夫，而改为斩里，于是三从之义毁，而宫闱播丑，祸及宗社。开元七年，敕五服并从礼传，乃士大夫议论纷起，各从其意，迷先圣之典，逆时王之命，褚无量歎曰：“俗情肤浅，一紊其制，谁能正之？”伤哉！言之而无能知也，知之而无能信也，信之而无能从也，圣人不足以垂训，天子不能以行法，天下之锢人心、悖天理者，莫甚于俗，莫恶于肤浅，而奸邪悖道者不与焉，有如是哉！

奸邪悖逆之坏法乱纪也，其恶著，其辨不能坚，势尽情穷，及身而止，无以乱天下后世也。俗则异是。其始为之倡者，亦怀奸耳，亦行邪耳，亦悖王章、逆天理、以逞其私耳；乃相沿而成，末流之汨滥，则见以为非而亦有其是也，见以为逆而亦有其顺也。其似是而顺乎人情者，何也？人莫不所溺而利以为归也。夫人之用爱也易，而用敬也难；知情者众，而知性者少；于养也见恩，而于德见惮；皆弱也。而不但此也。出而议礼于大庭，入而谋可否于妻子，于是而父之得与母同其尊亲，亦仅存之法纪使然耳。不然，伸母以抑父，父齐而母斩，又岂非其所可为、所忍为者哉？于是亲继父而薄继母，怙母党以贼本支，茫然几不知为谁氏之子。“何知仁义，以享其利者为有德”，犹且自诩孝慈以倡率天下，中国之不狄、人之不禽也，几何哉？

天性者，藏密者也，非引闻见以归心、潜心以体性、顺性以穷理者，不能喻也。肤浅以交于人伦，十姓百家浮动之志气，违天理而与奸邪悖逆者之情相合，所必然已。故曰：恶莫大于俗，俗莫偷于肤浅。无量之欢，垂之千年，而帝王不能正，士大夫不能行，呜呼！人道之沦亡，吾不知其所终已！

【九】

论鲁庄公者曰：“母不可制，制其侍御之人。”以此而事不顺之父母，未尽善也，以施之不令之兄弟，则义正而恩全，道莫尚焉。舜使吏治象国，而不得暴其民，圣人亦如是而已。不谓玄宗之能及此也。驸马都尉裴虚己私从岐王游，挟图识，坐流新州，离其婚，法严而无所贷；于岐王则不以此怀疑，而慰安之如故。夫虚己挟邪说以私交，而岐王客之，王岂无罪乎？而虚己之辟既伸，则游王门者咸知畏忌。以生长深宫之帝子，居宦官宫妾之闲，旦歌夕饮以其邪心，固不待加威而自安侯服矣。

无左吴、赵贤，则淮南不能谋逆，无宇文述、杨素，则杨广不能夺嫡；无

张公谨、尉迟敬德，则太宗不能杀兄；天下之乱，酿成于徼幸功名者之从舆者类然也。博望启，而戾太子之项县于湖城；天策开，而隐太子之血流于玄武；事成则祸及于国，不成则殃及于身。玄宗日游诸王于鸡吹笛之闲，而以雷霆之威，亟施之挑激之小人，诸王保其令祚，王室无所震惊，不亦休乎！不能殛逐燔乱之奸，继乃摧残其同气，睿宗所以纵窦怀贞而仅存一妹，终以伤心也。周公以顽民授管叔，固不如舜之与象以天子之吏治其国，而永保其恩也。故曰：“圣人人伦之至也。”法其一端，可以尽伦，可以已乱，尧、舜之道，人皆可学，亦为之而已矣。

【一〇】

汉之太守，去古诸侯也无几，辟除赏罚兵刑赋役皆得以专制，而县令听命如其臣，故宣帝诏曰：“与我共天下者，其一千石乎！”太守之权重，则县令之任轻，故天子详于二千石之予夺，而治道毕举矣。唐、宋以降，虽有府州以统县，有禀承稽核之任，而诛赏废置之权不得而专，县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，于是天下之治乱，生民之生死，惟县令之仁暴贪廉是视，而县令之重也甚矣。玄宗敕在京官五品以上、外官刺史四府上佐、各举县令，诚重之也。重之于举之之始，必将以保任分功罪，其得也，但得文饰治具之士，蕙弱免咎，而无以利民；其失也，举主畏连坐之罚，而互相揜蔽以盖其奸；则保举之法，不足以肃官常、泽民生，固已。重之者，岂徒在选举之日乎？

夫县令之任重矣，而其秩则卑，故后世多以为筮仕之官，才不才非有前效之可验，欲先辨而使克副其职，虽具知人之鉴者未易也。然士当初受一命，初试一邑，苟非繇胥史异途而升，则其不畏清议、甘为败类、以病国虐民者，固鲜矣。无以激之，其浊不惩；无以扬之，其清不展；轧于上官，其用不登；责以奔趋，其节不立；夫亦存乎上之所以用之者耳。重宪纪以纠其不若，则有所戒也；县清要以待其拔擢，则有所劝也。成法之外，许以因地而便民，则权可任也；供顿驿递之役，委之簿尉，而弗效褻役之劳，则节可砺也。夫然，则贤者志得，而不才者亦勉而自惜；若其尤不肖者，固比类相形，愆尤易见，持法以议其后，亦不患稂莠之难除矣。何事于未试之前，以不可保之始终绳荐举者，而责以所难知哉？

开元之制，乍行之以昭示上意之所重，可也；据以为法，而弊即在焉。重者，用之重也，非一选举而可毕任贤养民之道也，用之重而治可几矣。

【二】

罢兵必有所归，兵罢而无所归，则为盗、为乱。张说平麟州叛胡，奏罢边兵二十万人，而天下帖然，盖其所罢者府兵也，府兵故农人也，归而田其田、庐其庐，父子夫妇相保于穹室粟薪之闲，故帖然也。于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

下而无救于国之危乱，审矣。

说之言曰：“臣久在疆场，具知其情，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。”夫民之任为兵者，必佻宕不戢、轻于死而惮于劳之徒，然后贪醢酒椎牛之利、而可任之以效死。夫府兵之初，利租庸之免，而自乐为兵，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。迨其后著籍而不可委卸，则视为不获己之役，而柔弱愿朴者，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。若此者，其钝懦之材，既任为役，而不任为兵，畏死而不惮劳，则乐为役以避锋镝，役之而无不受命，骄贪之将领，何所恤而不役以营私邪？团队之长役之矣，偏裨役之矣，大将役之矣，行边之大臣役之矣；乃至纨绔之子弟、元戎之仆妾役之矣；幕府之墨客，过从之游士，弹箏击筑、六博投琼、调鹰饲犬之徒，皆得而役之。为兵者，亦欣然愿为奴隶以偷一日之生。呜呼！府兵者，恶得有兵哉？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已矣。纵遣归田，如奴隶之得为良人，而何弗帖然邪？

无疆悍不受役之气，有偷安不恤役之情，因其有可役之资，而幸收其效役之利，行则役于边臣，居则役于长吏，一时不审，役以终身，先世不谋，役及后裔，天下之苦兵也，不待矢石相加、骹骼不返、而后怨毒填胸矣。是张说所奏罢之二十万人，无一人可供战守之用，徒苦此二十万之农民于奉拚除、执虎子、筑毬场、供负荷之下。故军一罢，而玄宗知其劳民而弱国也，而募兵分隶之议行，渐改为长从渐改为彘骑。穷之必变，尚可须臾待哉？而论者犹责玄宗、张说之改制异于古法，从事于君子之道以垂法定制而保国安民者，不宜如此之鹵莽也。

所患者，法弊已极，习相沿而难革，虽与更张，害犹相袭。故自说罢边兵而边空，长从彘骑制未定而不收其用，边将承之，畜私人，养番兵，自立军府，以酿天宝之乱。盖自府兵调戍之日，早已睥睨天下之无兵，而一旦撤归，刍粮赢余，唯其所为，而朝廷固莫之能诘也。数十年府兵之流祸，而改制之初受之，乃举而归过于召募，胡不度人情、循事理，而充耳塞目以任浮游之说轻谈天下事邪？

【一二】

一议也，而以私与其闲，则成乎私而害道。唐、宋以下所称持大体、务远图之大臣，未有不杂公私以议国事者，故忤主奸臣倒持之以相挠而相胁。

玄宗与宰相议广州刺史裴旻先之罪，张嘉贞请杖之，张说曰：“刑不上大夫，为其近于君也，且所以养廉耻也。”其言黠矣，允为存国体、劝臣节之訃谟矣。既而又曰：“宰相时来则为之，大臣皆可笞辱，行及吾辈。”此与宋人“勿使人主手滑”之说同。苟怀此心以倡此说，传之上下，垂之史策，人主将曰：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而避害，盖古今之通习，其为存国体、奖士节，皆

假为之辞，不可信也。贾谊以不尊贵大臣谏文帝，亦与说略同，而谊以新进小臣，非绛、灌之伍，自可昌言而无讳。说怀“行及我辈”之心，与同官噂沓以语，则不可令人主闻，而开后世臣主猜防之釁。念一移而言随得咎，过岂在大哉？

且夫士之可杀不可辱者在己也，非挟持以觐上之宽我于法也。居之以淡泊，行之以宁静，绝贿赂之门，飭子弟之汰，谢游客之邪，息党同之争，卓然于朝右，而奚咎辱之足忧？诚有过也，则引身以待罪；言不庸也，则辞禄以归耕。万一遇昏暴之主，触妇寺权奸之忌，而辱在不免，则如高忠宪攀龙之池水明心，全肢体以见先人于地下。又其不幸，固义命之适然，虽辱而荣者。规规然计及他日之见及，而制人主以不我辱，士大夫有门庭，而君不能有其喜怒，无怪乎暴君之益其猜忌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。说自诩其识之及远，而自君子观之，何以异于胥史之雄，钳制其长吏为不可拔之根株也乎？

天下之公理，以私乱之，则公理夺矣。君臣之道丧，唐、宋之大臣自丧之也。于是而廷杖诏狱之祸，燎原而不可扑矣。

【一三】

春秋纪晋盟诸侯于商任，以鞞栾氏，讥其不能抚有，而又重禁之于人国，为已甚也。封建之天下，国各私其人，去其国则非其人，于是而有封疆之界以域之。而硕鼠之诗曰：“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”亦挟去以抗其君。上下交相疑贰，衰世之风，不可止矣。

天下而一王矣，何郡何县而非一王之土？为守令者，暂相事使而固非其民，民无非天子之民也。土或瘠而不给于养，吏或虐而不恤其生，政或不任其土之肥瘠，而一概行之，以困其瘠，于是乎有去故土、脱版籍而之于他者。要使耕者耕、工者工、贾者贾，何损于大同之世，而目之曰逃人，有司者之诋辞也，恶足听哉？

民不可使有不服籍者也，客胜而主疲，不公也；而新集之民，不可骤役者也。生未定而力不堪也。若夫捡括之而押还故土，尤苛政也。民不得已而远徙，抑之使还，致之死也。开元十年，敕州县安集逃人，得之矣，特未问其所以安集之者奚若也。安集之法，必令供所从来，而除其故籍，以免比闾宗族之代输，然后因所业而徐定其赋役，则四海之内，均为王民，实不损，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？

然则邑有逃亡，可罪其守令乎？曰：未可也。地之肥饶，既其固然矣；征徭之繁简，所从来者非一日也。转徙多，则相其陂池堤防之便而化其土，问其徭役堕积之敝而平其政，非守令之能专，乃抚治大臣所任也。邑多新附之民，可赏其守令乎？曰：未可也。守令之贤不肯，能及于版籍之民，而不能加之

新附，若其以小惠诱人而来徙者，又非法之所许也。无旷土，无旷民，解法禁以任所在，而土者仕、农者氓，安集之令，犹为赘设也乎！

【一四】

唐多才臣，唯其知通也。裴耀卿之于漕运，非可为万世法者乎？壅水以行舟，莫如易舟以就水；冒险以求便，莫如因时而避险；径行以求速，莫如转递以相续。江河各一其理，南北舟工各一其习，水之涨落各一其时，舟之大小各一其制。唯不知通也，以一舟而历数千里之曲折，崖阔水深，而限之以少载；滩危碛浅，而强之以巨艘；于是而有修闸之劳；拨浅之扰，守冻之需迟，决阳之阻困；引洪流以蚀地，乱水性以逆天，劳边生民，糜费国帑，强遂其径行直致之拙算，如近世漕渠，历江、淮、汶、泗、河、济、漳、沽，旷日持久，疲民耗国，其害不可胜言，皆唯意是师，而不达物理者也。

于天下之务者，因天之雨旸，就地之险易，任人之智力，为其所可为，不强物以自任；则以理繁难、试艰危、通盈虚、督偷窳、禁盗侵，无不胜也，自宋以后，议论猥多，而不可用者，唯欲以一切之术，求胜于天时、人事、物力，而强以从己而已矣。唯唐有才臣，方之后世，何足述哉！

【一五】

帝王立法之精意寓于名实者，皆原本仁义，以定民志、兴民行，进天下以协于极，其用隐而化以神，固不在封建井田也。井田封建，因时而为一切之法者也。三代贡举之法不传，唯周制之散见者，有大略之可考。任以其职，正以其名，寓其纳民于善之心，使习之而相因以兴行，且以昭示人君君师天下，非徒会计民产以求利用，故领之以司徒；而冢宰宗伯不偏任焉。其意深远，虽百世可师也。

夫贡举者，一事而两道兼焉。选天下之才，任天下之事，以修政而保国宁民，此一道也。别君子于小人，荣之以爵，养之以禄，俾天下相劝于善，而善者不抑，不善者以悛，此又一道也。两俱道，而劝民以善之意，尤圣人之所汲汲焉。人劝于善，国以保，民以宁，此本末之序也。故冢宰者，任治者也，宗伯者，任已登已进之贤才，修其轨物者也；而进贤之职，一任之司徒。徒之为言，众也，合君子野人而皆其司；司君子之教，以立野人之则，而天下万有之众庶，皆仰沐风化以成诚和。徒岂易司者哉？乃其鼓之、舞之、扬之、抑之，不待刑而民自戒，不待礼而民自宾，则唯操选举之权，以为之枢机，一授之司徒，而天下咸谕天子之心，曰：上之使牧我养我而疆理我者，莫匪欲吾之善，而咸若于君子之道也。故选举领于司徒，其措意之深切而弘通，诚万世不易之至道与！

唐之旧制，贡举掌于考功，是但为官择人，而非求贤于众矣。开元二十四

年，改以授礼部侍郎，是以贡举为缘饰文治之事，而浮华升进，民行不兴矣。风俗之陵夷，暗移于上之所表著，而不知名之所存，实之所趋，未有爽焉者也。自贡举不领于司徒，而贡举轻，一人之予夺私，而兆民之公理废矣。自司徒不领贡举，而司徒轻，但为天子头会箕敛之俗吏，而非承上天协君叙伦之天秩矣。士竞于浮华，以弃其实行；民迫于赋役，以失其恒心。一分职在事之闲，循名责实，治乱之大司存焉。良法改而精意亡，孰复知先王仁义之大用，其不苟也如此乎！善师古者，凡此类勿容忽焉不察也。其他因时随士以立一切之法者，固可变通以行其化裁者也，而又何成法之必仿乎？

【一六】

李林甫之谮杀太子瑛及二王，为寿王地也。武惠妃薨，寿王宠渐衰，而林甫欲树私恩、怙权势，志终不移，谋之愈狠，持之愈坚，凡可以荧惑主听、曲成邪计者，尤剧于惠妃未死之前，以其为己死生祸福之枢机也，可以得当者，无所不用。然而玄宗终以忠王年长好学，闻高力士乘闲片言，储位遂定，林甫莫能置一喙焉。繇此观之，奸邪自诩得君，劫廷臣以惧己，其夸诞无实之伎俩，概可知矣。

非徒玄宗中载未甚淫昏也，即极闇懦之主，一听奸臣之然然否否而唯其牵曳，亦情之必不能而势之不可得者。且奸臣孤媚以容身，抑岂若董卓、高澄威胁上以必徇己志而俾君怱怨哉？唯探其意之所欲为于前，秘其事之所自成于后，举凡其君之用舍从违，皆早测而知其必尔，乃以号于众曰：天子固未然而吾能使之然也。恩者其恩，威者其威，群工百姓待命于敕旨既下之余，不得亲承顾问，则果信恩威之出于奸臣，而人主唯其牵曳，乃以恐喝天下，笼络而使归己，虽有欲斥其奸者，弗敢发也。

然则苟有忠智之士，知其术之仅出乎此，则以武氏之悍淫，周、来、侯、索之骤衔天宪，诸武、二张之密侍内廷，而攻击者弗伤，按杀者无惮，直言请斥远之者反见任使，况其乱非武氏之世，犹可与言者乎？特患无明理察情之士，灼见而不惑耳，岂果有不可拔之势哉？恶之、恨之、疑之、畏之，私议于下，徒罹于祸以瘖死屠门，奸邪之所以益逞，忠真之所以益替，人君之所以益迷，可胜悼哉！

【一七】

天宝元年，置十节度使，其九皆西北边徼也。唯河东一镇治太原，较居内地。别有岭南经略，长乐、东莱、东牟三守捉，亦皆边也，而权抑轻。若畿辅内地，河、雒、江、淮、汴、蔡、荆、楚、兖、泗、魏、邢，咸弛武备，羊苟安，而倚沿边之节镇，以冀旦夕之无虞，外疆中枵，乱亡之势成矣。盖自一行立两戒说，分用文用武之国，于是居轻御重、疆枝弱干之术行，而自诧其巩固

。方玄宗之世，吐蕃、突骑施、奚、契丹虽倔强不宾，而亦屡挫衄以退，本无可用防御者。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，委专征之权于边将，其失计固不待言矣。即令外寇果彊，侵陵相迫，抑必内屯重旅，以时应敌，而不容栖重师于塞上，使玩寇失防，一败而无以为继。况周、汉之亡，癰先内溃，覆车不远，岂尽繇四裔乎？

寇之起于内也，非能亟聚数万人以横行天下；其或尔者，又皆乌合而弗难扑灭者也。唯中原空其无人，则旋灭旋起，而无所弹压。撤边兵以入讨，必重虐吾民，而人心离叛；偶一折丧，乘势以收溃卒，席卷以行，而边兵皆为贼用，然后鼓行而人无人之境，更无有挟一矢以抗之者，社稷邱墟在日晚之闲耳。

夫使禄山之乱，两河、汝、雒、淮、楚之闲，有大臣屯重旅，拊其入关之背，而迫之以前却两难之势，贼其敢轻窥函谷哉？封常清一身两臂，募市人于仓卒，以授贼禽，其为必败无疑矣。二颜之起河北，张，许之守唯阳，皆率市人以战，贼之所望而目笑者也。李、郭虽出，九门克捷，而不救潼关之败。观于此，则虚其腹心，以树彊援于四末，一朝瓦解，大厦旋倾，势在必亡，无可拯救，必然之券矣。

且重兵之在边也，兵之疆弱，朝廷不得而知也；将之忠奸，中枢不得而诘也。兵唯知其将之恩威，而不知有天子；将一失其所守，而自放为游兵，溃而散，靡而降，反戈而内讧，岂徒禄山犯阙、天子奔蜀为然乎？杨刘一溃，而朱友贞匹马无投；恒州一衄，而石重贵束身待缚；种师道入援不振，而宋徽父子凭孤城以就获。千古败亡之一轨，自大戎遽起，烽火无援，其来久矣。东汉黎阳之屯，差为有恃；乃其亡也，亦以边疆腹弱，而山东义旅，不敌董卓之胡骑。后之谋保天下者，可弗鉴诸？

【一八】

唐政之不终者凡三：贞观也，开元也，元和也。而天宝之与开元，其治乱之相差为尤县绝。夫人之持志以务修能，亦难乎其始耳，血气未定，物诱易迁，智未开，守未固，得失贞淫治乱之故未熟尝，而易生其骄惰；及其年富力疆，见闻益广，浮荡之志气已敛，声色之娱乐已厌，而好修之成效有可居，则靡而淫，玩而弛，纵而暴，皆日损以向于善；此中人之恒也。太甲、成王终为令主，亦此而已矣。唐之三君，既能自克以图治于气盈血溢、识浅情浮之日矣，功已略成，效可自喜溢，而躁烈之客气且衰，渔色耽游之滋味已饫，乃改而逆行，若少年狂荡之为者，此又何也？于是而知修德之与立功，其分量之所至，各有涯涘，而原委相因也。

夫苟以修德为心与？德者，无尽之藏也，未之见，则一善成而已若有馀矣，天下之可妨吾善者，相引以迁而不自觉；既见之矣，既习之矣，仁不熟不安

于心，义未精不利于用，浩乎其无涯矣，森乎其不可犯矣，亶亶乎相引以深密，若登高山，愈陟而愈见其峻，勿容自释也。故所患者，始之不自振也，继之不自省也，而不患其终之不自保也。师保在前，疑丞在后，古人之遗文，相督而不假，窥其精意，欲从而末繇，则虽未日进于高明，而可不失其故步，奚忧末路之猖狂哉？

苟其以立功为心，而不知德在己而不在事与？则功者，有尽之规也，内贼未除，除之而内见清矣；外寇未，之而外见宁矣；百姓未富，富之而人有其生矣；法制未修，修之而国有其典矣。夫既内无肘腋之奸，外无跳梁之敌，野鲜流亡，而朝有纲纪，则过此以往，复奚事哉？志大而求盈，则贪荒远之功；心满而自得，则偷晏安之乐；所愿者在是，所行者及是，所成者止是，复奚事哉？邪佞进，女宠兴，酣歌恒舞，而曰与民同乐；深居晏起，而曰无为自正。进厝火积薪之说者，无可见之征；抱蚁穴金堤之虑者，被苛求之责。智浅者不可使深，志小者不可使大，度量有涯，淫溢必汎，盖必然之势矣。

是以古之圣王，后治而先学，贵德而贱功，望之天下者轻，而责之身心者重，故耄修益勤，死而后已，非以为天下也，为己而已矣。为己者，功不欲居，名不欲立，以天子而无殊于严穴之士，志日专，气日敛，欲日儆忘，心日内守，则但患其始之未正也，师保任之也；不患其终之不永也，无可见之功勋，则无告成之逸豫也。唐以功立国，而道德之旨，自天子以至于学士大夫置不讲焉，三君之不终，有以夫！

【一九】

大义不可易，显道不可诬，苟且因仍，无能改者，不容终隐于人心，而不幸发自德薄望轻之日，又或以纤曲邪妄之说附会之，遂以不伸于天下，君子之所重叹也。

商、周之德，万世之所怀，百王之所师也。祚已讫而明礼不可废，子孙不可替，大公之道也。秦起西戎，以诈力兼天下，蔑先王之道法，海内争起，不相统一，杀掠相寻，人民无主，汉祖灭秦夷项，解法纲，薄征徭，以与天下更始，略德而论功，不在汤、武下矣。汉祚既终，曹魏以下二百余年，南有司马、刘、萧、陈氏，皆窃也；北有五胡、拓拔、宇文，皆夷也；隋氏始以中原族姓一天下，而天伦绝，民害滋，唐扫群盗为中国主，涤积重之暴政，予兆民以安，嗣汉而兴，功亦与汉埒等矣。

天下之生，一治一乱，帝王之兴，以治相继，奚必手相授受哉！道相承也。若其乱也，则天下无君，而治者原不继乱。故夏之末造，有韦、顾、昆吾，乘暴君而霸；殷之将殄，崇、密攘臂而争；周之已衰，六国、疆秦、陈涉、项籍，挟兵以逞；汉之已亡，曹、吴、司马、刘、萧、陈、杨、五胡、索虏、

宇文，割裂僭号，皆彗孛之光，前不继西没之日，后不启东生之月者也。若以一时僭割、乘郟自雄者，可为帝王授受之统系，则三檠、崇、密，可为商、周之所绍嗣矣，而岂天之所许、人之所怀哉？

王者褒崇先代，隆其后裔，使修事守，待以宾客，岂曰授我以天下而报其私乎？德足以君天下，功足以安黎民，统一六寓，治安百年，复有贤子孙相继以饰治，兴礼乐，敷教化，存人道，远禽兽，大造于天人者不可忘，则与天下尊之，而合乎人心之大顺。唐欲法古帝王之德意，崇三恪之封，自应以商、周、汉为帝王相承而治之绪，是不易之大义，不诬之显道也。

自武德至天宝，百余年矣，议礼之臣，无能昌言以釐正，犹奉拓拔、宇文、犬羊之族、杨氏悖乱之支、为元后父母之渊源，何其陋也！天宝九载，乃求殷、周、汉后立为三恪，而废拓拔、宇文、杨氏之封，虽曰已晚，堂堂乎举久湮之坠典，立百王之准则，亦伟矣哉！乃非天子所能念也，非大臣所能正也，非儒者所能议也，而出于人微言轻之崔昌。又以以王代火，五德推迁，袭邹衍之邪说参之。为儒如卫包者，抑以“四星聚尾”无稽之言为征，不能阐元德显功、民心天理之秩序以播告来兹者为永式，主之者又李林甫也。故林甫死，杨国思之党又起而挠之，后此弗能伸其义者；圣帝明王之祀阴，永绝于世，不亦阳乎！

唐之既亡，朱温以盗，朱邪、臬揆鸡以夷，刘知远、郭威琐琐健儿，瓜分海内，而仅据中州，称帝称王，贱于丞尉；至宋而后治教修明，贤君相嗣，以为天下君师。是于周、汉与唐，犹手授也。曾不能推原治统，自跻休美；而以姑息之恩，独崇柴氏。名儒林立，此议无闻，大义隐，显道息，垂及刘伯温、宋景濂，不复知有乾坤之纲纪，弗能请求刘、李、赵氏之裔以作宾于王家，曾李林甫之弗若，岂非千古之遗憾哉？虽然，人纪不容终绝，王道不容永弛，豪杰之士申其义，明断之主决于行，夫岂难哉？敬以俟之来哲。

【一〇】

秀者必士，朴者必农，僿而悍者必兵，天与之才，习成其性，不可移也，此之谓天秩，此之谓人官。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，此而已矣。

唐之府兵，世著于伍，垂及百年，而违其材质，强使即戎，于是而中国无兵。安禄山以蕃骑渡河，人无人之境，直叩潼关，岂中原之民一皆肥弱，无可奋臂以兴邪？颜鲁公一振于平原，旬日之闲，而得勇士万馀人，于是卢全诚于饶阳，李免于河闲，李随于博平，而颜常山所收河北義旅凡二十馀万，张唯阳所纠合于雍邱者一日而得数千人，皆喋血以与贼争死命。斯固三数公忠勇之所激，而岂此数十万比屋之民，皆养愤填胸、思拯国难者乎？僿轻鸷悍之材，诚思得当以自效，不乐于负耒披蓑，宁忘身以一逞，其材质不任农而任兵，性以

成、情以定也。然则拘府兵之故纸，疑彊骑为虚文，困天下材勇于陇首，荡洪游闲，抑不收农民之利者多矣。违其性，弃其长，强其短，徒弱其兵，复窳其农，唐安得有兵与民哉？

唯其不能收天下之材勇以为国用，故散在天下，而天下皆得以收之，忠者以之效其忠，邪者以之党其邪，各知有所募之主帅，而顺之与逆，唯其马首是瞻，于是乎藩镇之势成，而唐虽共主，亦与碁立以相敌。延及五代，天下分崩，互相吞灭，固幽、燕叛逆之所倡，抑河北、山东义兵之所启也。若夫高仟芝、封常清迫而募于两都者，则市井之罢民，初不足为重轻者也。民怨府兵之害，闻召募出于朝廷，则畏一登籍而貽子孙之祸，固不如河北、山东、雍、睢牧守之号召，人乐于就而能得其死力也。

宰天下者，因其可兵而兵之，因其可农而农之，民不困，兵不枵，材武之士不为将帅所私畜，而天下永定。因天也，因人也，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然也。

二一李萼说颜鲁公陈清河之富云：“有布三百馀万疋，帛八十馀万疋，钱二十余万緡，粮三十余万斛，

甲兵五十馀万事。”一郡之积，充物如此，唐之富可知矣。唐之取民，田百亩而租二石，庸调绢六丈、绵四两而止。宇文融、韦坚、王鉷、杨慎矜虽云聚敛，未尝有额外之征也。取民之俭如此国储之富如彼，其君若臣又未尝修蟋蟀葛屨之风，方且以多闻矣。繇此观之，有天下者，岂患无财哉？忧贫者，徒自夏而益其贫耳。

夫大损于民而大伤于国者，莫甚于聚财于天子之藏而枵其外，窘百官之用而削于民，二者皆以训盗也；盗国而民受其伤，盗民而国为之乏矣。辇天下之金粟钱货于内帑，置之无用之地，积久而不可用，愈积愈冗，而数不可稽，天子莫能问也，大臣莫能诘也，则一听之宦竖戚畹及主藏之奸胥，日窃月匿，以致于销耗；且复以有为无，欺嗣君之闇，而更加赋以殫民之生计，是盗国而民伤也。有司无可贍之用，不得不为因公之科敛，以取足于民，于是而蔽上以盗民者，相习为故；且有司之科敛者一，而奸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之魁长乘之而交相为盗，官盗一，而其下之层累以相剥者不但二也；民乃急其私科，缓其正税，逋欠频仍以徼幸于恩贷，匿田脱户，弊百出以欺朝廷，而岁之所入，十不得五，是盗民而因以乏国也。

唐散积于州，天下皆内府，可谓得理财之道矣。已散之于天下，而不系之于一方，则天子为天下措当然之用，而天下皆为天子司不匮之藏，有司虽不保其廉隅，而无所藉口于经用之不貲，与奸胥猾吏相比以横数于贫民，而民生遂矣。官守散而易稽，不积无用以朽蠹，不资中贵之隐窃，而民之输纳有恒，无

事匿田脱户，纵奸欺以坠朴氓而亏正供，则国计裕矣。故天宝户口之数，古今莫匹，兵兴之初，州县财馀于用，非地之加广、生之加蕃也，非虐取于民、伦吝于用也。散则清、聚则漏，昭然易见之理，自宋以来，弗能察焉；富有四海而患贫，未有不以贫亡者也。

【一三】

天子出奔以避寇，自玄宗始。其后代、德、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，虽乱而不亡。平阳之青衣行酒，五国之囚系终身，视此何如邪？春秋传曰：“国君死社稷，正也。”国君者，诸侯之谓也，弃其国，寓于他人之国，不得立宗庙、置社稷，委天子之命，绝先祖之祀，殄子孙之世，不若死之愈矣。诸侯之侯度固然，非天子之谓也。自宋李纲始倡误国之说，为君子者，喜其词之正，而不察春秋传大义微言之旨，欲陷天子于一城而弃天下，乃以终灭其宗庙之血食。甚矣！持一切之论者，义不精，学不讲，见古人之似而迷其真，以误天下有余矣。

天子有，天下之望也，前之失道而致出奔，诚不君矣；而天下臣民固倚以为重，而视其存亡为去就；固守一城，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，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，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，而四支亟随以仆。以此为正，而不恤四海之沦胥，则幽王之灭宗周，元帝之斩梁祀，可许以不辱不偷之大节乎？天子抚天下而为主，都京师者，其择便而安居者尔。九州莫非其土，率土莫非其人，一邑未亡，则犹奉宗祧于一邑，臣民之望犹系焉，弗难改图以光复也。而以匹夫硁硁之节，轻一死以瓦解天下乎？

呜呼！非徒天子然也。郡县之天下，守令为天子牧民，民其所司也，士非其世守也。禄山之乱，守州郡者，如郭纳、达奚珣、令狐潮之流，望风纳款，乃至忠贞如颜果卿、袁履谦、张巡者，亦初受胁迫而始改图，困守孤城而不知变计，几陷于逆，莫能湔涤。力不能如颜鲁公之即可有为也，则何如洁身以避之，徐图自效可也。身居危困之外，自有余地以致身尽瘁；而濡忍不决，势迫神昏，自非与日月争光之义烈、“良其限，厉熏心”，亦危矣哉！不保其终无玷也。故守令无三军之寄，而以失城坐大辟，非法也。去亦死，守亦死，中人之情，畏死其恒也，迫之以必死，则唯降而已矣，是馘郡邑以从逆也。故曰非法也。卷二十三

◎肃宗

肃宗自立于灵武，律以君臣父子之大伦，罪无可辞也。裴冕、杜鸿渐等之劝进，名为社稷计，实以居拥戴之功取卿相，其心可诛也。史称颜鲁公颁赦书于诸郡，河南、江、淮知肃宗之立，徇国之志益坚，若以此举为收拾人心之大计，岂其然乎？

玄宗之召乱也，失德而固未尝失道也。淫荒积于宫闱，用舍乱于朝右，授贼以柄而保寇以滋，戮伦伤教，诚不足以任君师、佑下民。而诛杀不淫，未尝如汉桓、灵之擄掠，宋哲、徽之窜逐也；赋役不繁，未尝如秦之筑长城、治骊山，隋之征高丽、开汴渠也。天不佑玄宗，而人不厌唐德，禄山以凶淫狂黷之胡雏，县军向阙，得志而骄，无终日之谋以固其势，无锱铢之惠以饵其民，螻蛄之春秋，人知其速陨，岂待灵武之诏，始足动天下以去逆效顺哉？

虽然，肃宗不立，而天下抑有不可知者。幸而不然，人不知其变之必至耳。国虽不固，君虽不令，未有一寇甫兴而即灭者，秦之无道，陈涉不能代之以兴，况唐立国百年，民无荼毒，天宝之富庶甲乎古今，岂易倾哉？而有不可知者，乱者，所以召乱也；止乱者，尤乱之所自生也。袁、曹讨董卓，而汉亡于袁、曹；刘裕诛桓玄，而晋亡于刘裕；祸发而不战，恶知其极？定之不早，意外之变继起，而天下乃以分崩，是则安、史虽平，唐尤岌岌也。

于稽其时，玄宗闻东京之陷，既欲使太子监国矣；其发马嵬，且宣传位之旨矣。乃未几而以太子充元帅，诸上分总天下节制，以分太子之权。忽予忽夺，疑天下而召纷争，所谓一言而可以丧邦者在此矣。盛王琦、丰王珙，皆随驾在蜀；吴王祗、虢王巨，皆受专征之命；永王璘之出江南，业已抱异志而往；是萧梁骨肉分争之势也。河北、雍、睢之义旅，罔测所归；河西李嗣业，且欲保境以观釁；安西李栖筠，愈远处而无这从；李、郭虽心王室，且敛兵入井陘，求主未得而疑；同罗叛归，结诸胡以内窥，仆固玢败而降之为内导，以掣河东、朔方之肘；此汉末荆、益，西晋河西之势也。使一路奋起讨贼，而诸方不受其统率，则争竞以生；又李克用、朱全忠不相下之形也。诸王各依一镇以立，诸镇各挟之以为名；抑西晋八王之祸也。居今验古，不忧安、史之不亡，而亡安、史者即以亡唐。托玄宗二三不定之命，割裂以雄长于其方，太子虽有元帅之虚名，亦恶能统一而使无参差乎？玄宗之犹豫不决，吝以天下授太子，不尽皆杨氏衞士之罪也，其父子之闲，离忌而足以召乱久矣。

肃宗亟立，天下乃定归于一，西收凉、陇，北抚朔、夏，以身当贼，而功不分于他人，诸王诸帅无可挟之勋名以嗣起为乱，天未厌唐，启裴、杜之心，使因私以济公，未尝不为唐幸也。盖肃宗亦未尝不虑此矣，而非冕、鸿渐之所能及也。肃宗自立之罪无可辞，而犹可原也。冕、鸿渐戮大伦以徼拥戴之功，唐虽繇之以安，允为名教之罪人，恶在心，奚容贷哉？

【二】

李长源闲关至灵武，肃宗命为相而不受，以白衣为宾友，疑乎其洁身高尚也，而其后历仕中外，且终相德宗矣，此论者所未测也。抑而下之，则讥其无定情，始以宾友自尊，而终丧其所守。推而高之，则谓其鄙肃宗之乘危自立

，紊大伦而耻与翼戴之列。夫长源志深识远，其非始自尊而终耽宠禄也明甚。若鄙肃宗之自立，则胡为冒险闲行以参帷幄，既与大谋，又恶可辞推戴之辜邪？夫长源之辞相，乃唐室兴亡之大机，人心离合、国纪张弛之所自决，悠悠者足以知之？

玄宗之几丧邦也，惟其以官酬功，而使禄山怀不得宰相之忿，讎忮廷臣，怨怼君父，而逞其毒。玄宗出奔，肃宗孤起于边陲，以待匡救于群臣。于斯时也，人竞乘时以布高位，而不知所厌止者也。凡天下一败而不能复兴之祸，恒起于人覬贵宠而轻爵位。贵宠可覬，则贤不肖无别，而贤者不为尽节；爵位既轻，则劝与威无以相继，而穷于劝者怨乃以生长源知乱之必生于此也，故玄宗知其才欲官之，而早已不受，抑知必反此而后可以立功也，故肃宗与商报功之典，而曰“以官赏功，非才则废事，权重则难制，莫若疏爵土使比小郡，而不可轻予以宰相之名”唯然，犹恐同功共事之人，侈望之积习不化，故己以东宫之友，倚任之重，联镳对榻之隆，而居然一布衣也；则人不以官位为贵而贵有功，不以虚名为荣而荣有实，天宝滥竽之敝政，人耻而不居，而更始“羊头关内”、高纬“鹰犬仪同”败亡之覆轨，不复蹈焉。

呜呼！此长源返极重之势，塞溃败之源，默挽人心、挂危定倾之大用，以身为鹄，而收复之功所自基也。深矣远矣，知之者鲜矣。以示人臣遇难致身、非贪荣利之大节，以戒人主邂逅相赏、遽假威福之淫施，不但如留侯智以全身之比也。其后充幕僚、刺外州、而不嫌屈，驯至德宗之世，始以四朝元老任台鼎之崇，进有渐也，士君子登用之正，当如此尔。昭然著见而人不测，乃疑其诡秘无恒也。吴聘君一出山而即求枚卜，视此能勿惭乎？

【三】

自唐以上，财赋所自出，皆取之豫、兖、冀、雍而已足，未尝求足于江、淮也。恃江、淮以为资，自第五琦始。当其时，贼据幽、冀，陷两都，山东虽未尽失，而隔绝不通，蜀赋既寡，又限以剑门、栈道之险，所可资以贍军者唯江、淮，故琦请督租庸自汉水达洋州，以输于扶风，一时不获已之计也。乃自是以后，人视江、淮为腴土，刘晏因之辇东南以供西北，东南之民力殫焉，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纾。呜呼！朝廷既以为外府，垂腴朵颐之官吏，亦视以为羶场，耕夫红女有宵匪旦，以应密罟之诛求，乃至衣被之靡丽，口实之珍奇，苛细烦劳以听贪人之侈滥，匪舌是出，不敢告劳，亦将孰与念之哉！

自汉以上，吴、越、楚、闽，皆荒服也。自晋东迁，而江、淮之力殆尽。然唐以前，姚秦、拓拔、宇文，唐以后，自朱温以迄宋初，江南割据，而河雒、关中未尝不足以立国。九州之广，岂必江滨海澨之可渔猎乎？祖第五琦、刘晏之术者，因其人惜廉隅，畏鞭笞，易于弋取，而见为无尽之藏。竭三吴以奉

西北，而西北坐食之；三吴之人不给饘粥之食，抑待哺于上游，而上游无三年之积，一罹水旱，死徙相望。乃西北蒙坐食之休，而民抑不为之加富者，岂徒天道之亏盈哉？坐食而骄，骄而佚，月倍三釜之餐，上无再易之力，陂堰不修，桑蚕不事，举先王尽力沟洫之良田，听命于旱蝗而不思捍救，仍饥相迫，则夫削妻骸，弟烹兄肉，其疆者弯弓驰马以杀夺行旅，而犹睥睨东南，妬劳人之采杞剥蟹也。谁使之然，非偏困东南以骄西北者纵之而谁咎邪？骄之使横，佚之使惰，贪欲可遂，则笑傲以忘所自来；供亿不遑，则伎忿而狂兴以逞。其野人恶舌暗恶，以胁羸懦之驯民；其士大夫气涌胆张，恫喝以凌衣冠之雅士。于是国家无事，则依中涓、附戚里而不惜廉隅；天下有虞，则降盗贼、戴夷狄而不知君父；何一而非坐食东南者之教猱豢虎，以使农非农、士非士，日渐月靡，俾波逝而无回澜哉？

冀土者，唐尧勤俭之余泽也；三河者，商家六百载奠安之乐土也；长安者，周、汉之所久安而长治也。生于此遂，教于此敷，一移其储侍之权于江介，而中原几为无实之土。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，害遂延于千载。秉国之均，不平谓何。非均平方正之君子，以大公宰六合，未易以齐五方而绥四海。邵康节犹抑南以伸北，亦不审民情天化之变矣。

〔四〕

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，乃可以为天子之大臣。易曰：“其亡！其亡！系于苞桑。”九四捍御之功，不如上九之豫防，足以倾否，九五之不亡，上九系之也，李长源当之矣。

其与肃宗议功臣之赏，勿以官而以封邑，故贼平而无挟功以逼上之大臣，此之谓保邦于未危。不然，则如刘裕之诛桓玄、李克用之驱黄巢，社稷随之以倾矣。

其谏肃宗以元帅授广平、勿授建宁也，故国储定而人心一。全二王兄弟之恩，息骨肉猜疑之釁，此之谓制治于未乱。不然，则且如太宗宫门流血之惨，玄宗、太平搆祸之危，家国交受其伤矣。

太原之起，秦王谋定而乃以告：韦氏之诛，临淄不告相王而行；非适非长而独建大功，变起宫庭，高祖、睿宗亦无如之何也，非君父之舍适长而授庶少以权也。使肃宗以元帅授建宁，则业受命于己矣，是他日之争端，肃宗自启之也。乃肃宗之欲命建宁，非有私宠之情，以建宁英果之姿，成功较易，则为当日平贼计者，固得命帅之宜，廷臣自以为允。乃长源于图功之始，豫计未有之隙，早涂土以泯其迹，决之一言，而乱萌永塞，所贵于天子之有大臣者，唯此而已矣。事已舛，祸已生，始持正以争于后，则虽以身殉，国家不蒙其佑，奚足赖哉？

且夫逆贼有必亡之势，诸将有克敌之能，广平虽才让建宁，亦非深宫豢养无所识知者也。假元子之宠灵，为将士先，自可制贼之死命，无待建宁而始胜其任，长源知之审矣。广平为帅，两京旋复，亦非拘名义以隳大功。知深虑远，与道相扶，仁人之言其利溥，此之谓也。故曰必如是而后可以为天子大臣也。

【五】

借援夷狄，导之以蹂中国，因使乘以窃据，其为失策无疑也。然而有异焉者，情事殊，而祸之浅深亦别焉。

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，特以孤梁师都、刘武周之党，不得已从刘文静之策，而所借者仅五百骑，未尝假以破敌也，故乍屈而终伸。渭上之役，太宗能以数骑却之，突厥知我之疆而无可挟以逞也，故其祸尤轻。

石敬瑭妄干大位，甘心臣虏，以逞其欲，破灭后唐者，皆契丹之力也；受其册命，为附庸之天子，与宋之借金亡辽、借元亡金，胥仰鼻息于匪类，以分其濡沫，则役已操我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，故其祸尤重。

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，乃唯恐不胜，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，因胁西域城郭诸国，征兵入助，而原野为之蹂践；读杜甫拟绝天骄、花门萧瑟之诗，其乱大防而虐生民，祸亦棘矣。嗣是而连吐蕃以入寇，天子为之出奔，害几不救。然收京之役，回纥无血战之功，一皆郭汾阳之独力，唐固未尝全恃回纥，屈身割地以待命也。则愈于敬瑭远矣，有自立者存也。

夷考其时，西京被陷，而禄山留雒，不敢入关，孙孝哲、安守忠、李归仁、张通儒、田乾真之流，日夜纵酒宣淫而无战志，索民财，人皆怨愤，颞首以望王师，薛景仟破贼于扶风，京西之威已振，畿内豪杰杀贼应官兵者四起，肃宗既拥朔方之众，兼收河西、安西之旅，以临欲溃之贼，复何所藉于回纥而后敢东向哉？此其故有二，皆情势之穷，虑不能及于远大也。

其一，自天宝以来，边兵外疆，所可与幽、燕、河北并峙者，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。玄宗自削其辅，夺忠嗣而废之，奉忠嗣之余威收拾西陲者，哥舒翰也。翰为禄山屈而称病闲居，朔方之势已不振，既且尽撤之以守潼关，而陷没于贼。郭、李虽分节钺，兵备已朽，固罗叛归，又扼项背以掣东下之肘，故郭、李志虽坚，名虽盛，而军孤且弱，不足压贼势于未灰。陈涛之败，继以清渠，不得专咎房琯而谓汾阳之所向无前也。推其致弱之繇，玄宗失计于前，肃宗不能遽振于后，积弱乍兴，不得不资回纥以壮士气而夺贼胆，其势然也。

其一，肃宗已至凤翔，诸军大集，李泌欲分安西、西域之兵并塞以取幽、燕，使其计行，则终唐之世，河北跋扈之祸永消；而肃宗不从，急用回纥疾收长安者，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。其言曰：“切于晨昏之恋，不能久待，”徒

饰说耳。南内幽居，父几死于宦竖之手，犹曰功在社稷，晨昏之语，将谁欺乎？盖其时上皇在蜀，人心犹戴故君，诸王分节制之命，玄宗且无固志，永王璘已有琅邪东渡之雄心矣。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，孤处西隅，与天下县隔，海岱、江淮、荆楚、三巴分峙而起，高材捷足，先收平贼之功，区区适长之名，未足以弹压天下也。故唯恐功不速收，而日暮倒行，屈媚回纥，纵其蹂践，但使奏效崇朝，奚遑他恤哉？决遣燉煌王以为质而受辱于虏帐，其情然也。

乃以势言之，朔方之军虽弱，贼亦散处而势分，统诸军向长安者凡十五万，回纥六千耳，卒之力战以破贼者，非回纥也，固愈于石敬瑭之全恃契丹，童贯、孟珙之仅随虏后也，故回纥弗敢睥睨而乘之以夺中国。唯其情之已私，则奉回纥以制人，与高祖之假突厥而实不用者殊。是以原野受其荼毒，而仆固怀恩且挟之以入为寇难，非汾阳威信之能服疆夷，唐亦殆矣。

故用夷者，未有免于祸者，用之有重轻，而祸有深浅耳。推其本原，刘文静实为厉阶，仅免于危亡，且为愚夫取灭之嚆矢，不亦悲乎！

【六】

“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。”但言敬也，则以臣之事君者事父焉可矣。乃抑曰“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”。爱同于母，奚徒道之必尽，抑亦志之必从，饮食男女，非所得闲也，岂容以事君者事父乎？责难于君，敬之大者也；责善贼恩，伤爱之尤者也；至于此，则以臣之事君者事父，陷于不孝，以伤天性，辱死及身而不足以赎其愆矣。

均“事也，君父有过，臣谏之，则纳者十之三四也；虽不纳，而不施以刑杀者十之五六也；遇暴君而见戮见杀，十之一二耳，抑虽死而终不失其忠。子则不然，子谏而父纳，自非至仁大圣，百不得一焉；况乎宠妾媚子，君所溺爱，位相逼，势相妨，情相夺，岂人子所能施其槩括乎？申生以君安骀姬之故，不忍辩而死，君德失，宗社危，而以不忍君失其宠嬖之情，任其煽惑，瘖死无言；臣而若此，则非臣也，臣以责难为敬者也。子之事父，爱敬并行，而敬繇爱起，床第之欢，私昵之癖，父安而不得不安之，忍以臣道自居哉？非徒祸之及己而陷父以不慈也，言焉而未有听焉者也，争焉而未有能胜焉者也，徒为无益以召死亡，庸詎非一朝之忿乎？

肃宗方在军中，而张良娣以护庇见嬖，党于李辅国以乱政，李长源恶之，建宁王倓亦恶之。呜呼！良娣虽不可容，岂倓之所得恶者邪？长源秉臣道之正以匡君，倓违子道之常以逆父，故肃宗虽惑良娣，辅国虽伏机械以求害长源，而终保全恩礼，悠然以去；于倓则发蒙振落挤之死，而肃宗不生痍木之悲；其道异，其情殊，其得失不同，而其祸福亦别，岂有爽与？

小弁之怨，所以不害乎为君子者，幽王无忠直拂弼之臣，而平王之傅亦徒

讼己诬，不斥褒姒之恶也。当此之时，肃宗任长源以腹心，长源业不恤良娣之怨以与争成败，则倓授规正之责于长源，而可平情以静听；乃欲杀良娣以为长源效，不已慎乎？相激而陷父以杀子之大恶，自贻之矣。

所惜者，长源于倓投分不浅，而不能固谏倓以安人子之职，倓死，乃追悔而力止广平之忿怒，至于他日涕泣以讼倓之冤，亦已晚矣。岂倓之刚愎，不可与深言邪。不然，则长源善处人父子兄弟之闲，功屡著矣，而徒于倓失之，抑又何也？

【七】

肃宗表请上皇，自求还东宫修人子之职，虽其饰词，亦子道之常耳，而李长源料玄宗之拂然，果徬

徨不进，得群臣就养之表，而后欣然就道，抑何至于此哉？言之必如其事也，事之必如其心也，君子之以立诚而动物，无有不然者也。然有时乎以交天下之人，犹出之以逊让，饰之以文词，抑以昭雍容谦挹之度，而远直情径行草野倨侮之恶，君臣朋友宾主之闲，盖亦择其可用而用之矣。独至于父子之际，固无所容此也。幼而哺以乳，未尝让乳也；长而食以食，未尝让食也；壮而授以室，未尝让室也；天性自然之爱，不忍欺也。可欲者欲之，可得者得之，以诚请，以诚受，天子虽尊，天下虽大，亦将彻之卮酒豆肉而已矣，父犹父也，子犹子也，夺之非怨，予之非恩，父母而宾客之，岂复有人之心哉？

肃宗自立于灵武，其不道固矣，天下不可欺，而尤不可自欺其心，以上欺其父。伪为辞让以告天下，人亦孰与谅之？乃于拜表奉迎之日，悲欢交集之顷，为饰说以告父，此何心邪，贼未破，京未收，寸功不见于社稷，则居大位而不疑；已破贼收京，饮至论功，正南面之尊，乃曰退就东宫，归大位于已称上皇之老父乎？肃宗之为此也，探玄宗失位怏悒之情而制之也。若曰吾非不欲避位，而天命已去，人心已解，父且不能含羞拂众以复贪大宝，折服其不平之气，而使箝口戢志以无敢复他也。呜呼！天理灭，人心绝矣。

玄宗固曰彼已自立而复为此辞者，不以父待我，而以相敌之情相制，心叵测矣。司马懿称病以谢曹爽，唐高祖输款以推李密，其后竟如之何也，尚能忘忧以安寝食哉？不孝之大者，莫甚于匿情以相胁，故自立之罪可原，而请就东宫之恶不可官。非邺侯之善处，则南宫禁锢，不待他日，且使自毙于成都，恶尤烈于卫辄矣。群臣表至，玄宗乃曰：“今日为天子父乃贵。”所以明其不复愿为天子而自保其馀年也，悲哉！

【八】

张巡捐生殉国，血战以保障江、淮，其忠烈功绩，固出颜杲卿、李澄之上，尤非张介然之流所可企望，贼平，廷议褒录，议者以食人而欲诘之，国家崇

节报功，自有恒典，诘之者非也，议者为已苛矣。虽然，其食人也，不谓之不仁也不可。

李翰为之辩曰：“损数百人以全天下。”损者，不恤其死则可矣，使之致死则可矣，杀之、齑之、齧而吞之，岂损之谓乎？夫人之不忍食人也，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也，固闻言而心悸，遥想而神惊矣。于此而忍焉，则必非人而后可。巡抑幸而城陷身死，与所食者而俱亡耳；如使食人之后，救且至，城且全，论功行赏，尊位重禄不得而辞，紫衣金佩，赫奕显荣，于斯时也，念齧筋噬骨之惨，又将何地以自容哉？

守孤城，绝外救，粮尽而馁，君子于此，唯一死而志事毕矣。臣之于君，子之于父，所自致者，至于死而蔑以加矣。过此者，则愆尤之府矣，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。无论城之存亡也，无论身之生死也，所必不可者，人相食也。汉末饿贼起而祸始萌，隋末朱粲起而祸乃烈；然事出盗贼，有人心者皆恶之而不忍效。忠臣烈士亦驯习以为故常，则后世之贪功幸赏者且以为师，而恶流万世，哀哉！若张巡者，唐室之所可褒，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。李翰逞游辞以导狂澜，吾滋惧矣。

【九】

史思明降而复叛，肃宗使乌承恩阴图之，而给阿史那承庆铁券以离其党，事觉而速其反，谋之不臧，祇以速乱。虽然，乱自速耳，即弗然，而思明岂悔过自新、终于臣服者哉？张镐之策，李光弼之请，非过计也。安庆绪欲图思明，耿仁智、乌承玘乘其危疑而诱之以降，于时庆绪孤保邺城，不亡如线，思明既悉其图己，抑料其必亡，姑为自全之计，持两端以观釁，其不可恃也，亦较著矣。庆绪之心既非不可解之仇，无难数易；而唐室君臣复东京而志已满，回纥归，子仪弱，威力不足以及河朔，明矣。思明何所惮、复何所歆，而已张之爪距弭耳受桺乎？旷岁无北伐之师，思明目已无唐矣，不反何待焉？

讨贼易，平乱难；诱贼降己易，受贼之降难；能受降者，必其力足以歼贼，而姑容其归顺者也。威不足制，德不足怀，贼以降饵己，己以受降饵贼，方降之日，即其养余力以决起于一旦者也。非高位厚禄、温言重赐之所能抚也，非输粟犂金、安插屯聚之所能戢也，非深谋秘计、分兵散党之所能制也，诚视吾所以致其降者何如耳。重兵以临之，屡挫而夺其魄，如诸葛公之于孟获，岳鹏举之于群盗，而后可开以自新之路，而不萌反复之心。故肃宗之失，在不听邺侯之策，并塞以攻幽、燕，使诸贼失可据之穴，魂销于奔窜，而后受其归命之忱，薄录其将，解散其兵，乃可以受降而永绥其乱。失此不图，遽欲挽狂澜以归壑，庸可得哉？

邺侯去国，兵无谋主，郭、李之威，尽于一战，思明再叛，河北终不归唐

，非但乌承恩之谋浅、李光弼之计左也。梁武之威，不足以压侯景；唐肃之威，不足以制思明；养寇与激乱，均为失策，张镐虽能先知，亦将如之何也！向令承恩之计行，与承庆共斩思明，而承庆、承恩又一思明矣。数叛之人，不保其继，愈疑愈纷，愈防愈溃，河决而塞之，癰溃而敛之，其亡速矣。

【一〇】

将与兵必相得也，兵不宜其将，非弱则让。唐节度使死，因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之，亦未为过也。其事自肃宗以平卢授侯希逸始。于是唐权下移，终其世于乱，而国以亡。盖人君之心，有可洞然昭示使天下共见者，虽雄猜如曹孟德，而亦无所隐。有藏之密、虑之熟，决于一旦而天下莫测者，虽孔子之堕郈、费，亦未尝示人以欲堕之志。非疑于人，信之在己者深也。

唐之中叶，节度使各有其兵，而非天子所能左右，其势成矣。察三军之志，立其所愿戴者，使军效于将，将效于国，亦不容己之势也。非可以汉旦驰入营夺韩信、张耳之军行焉者也。惟然，而此意可使将与兵知之乎？军有帅，有偏裨，帅死而偏裨之可任与否，非不可以豫知者也。其为忠、为逆、为智为愚、为宽、为严，天子与大臣辨之审而虑之早，则帅一死而赫然以军中所欲奉之主授以节钺，而不待其陈请。则帅既感其特恩，兵亦服其夙断。既惮其明见万里之威，复怀其实获我心之德。虽有桀骜，敢生攜贰乎？天下止此数镇，镇之偏裨止此数人，天子大臣曾不察其可否，而待迫以询之群小邪？刘后主之闇也，犹能使李福问帅于诸葛方病之日；若祭遵、来歙死于仓卒，而兵柄有归，尤先事以防不测，其计定矣。恶有县三军之任，摇摇不知所付，帅死而后就军中以谋用舍哉？又况所遣者奄人，贿赂行，威权替，李怀玉得逞其奸，而唐无天子，养乱以垂亡，寄生之君，尸禄之相，不足与有为久矣。将有材而不能知，军有情而不能得，浸使不问，军中自为予夺，其召乱尤速也。操大权者，非一旦之能也。

【一一】

安、史之灭，自灭也，互相杀而四贼夷，唐不能俘馘之也。前之复两京，后之收东都，皆乘其敝而资回纥之力，李、郭亦因时以取大勋，非有血战之殊劳焉。以战功论，李光弼奋其智勇，克敌制胜之功视郭为多；郭则一败于清渠，再溃于相州，功尤拙焉。然而为唐社稷之臣，天下倚以重轻，后世无得而议

任天下之重者，莫大乎平其情以听物之顺逆，而不挟意以自居于胜，此唯古之知道者能之。故诗称周公之德曰“赤鸟几几”，言其志定而于土皆安也。夫有揽天下于己之心，其心危；有疑天下而不自任之心，其心诡；心者，藏于中而不可揜者也。藏于中而固不可揜，故天下皆见之，而思与戮、疑与信、报

之以不爽。汾阳以翹关负米起家，而暗与道合，其得于天者，三代以下莫与之伦矣。

能任也，则不能让，所谓豪杰之士也，韩信、马援是已；能让也，则不能任，所谓保身之哲也，张子房李长源是已。汾阳于位之崇替，权之去留，上之疑信，谗佞之起灭，乃至功之成与不成，俱至则受之，受则任之，而无所容心于其闲。情至平矣，而天下不能测其所为。山有陂陀，则测其峯之起伏；水有滩碛，则测其波之回旋；平平荡荡，无高无下，无曲无奇，而物恶从测之哉？天下既共见之，而终莫测之，大哉！平情之为用也，四海在其度中，贤不肖万殊之情归其节围矣。

相州师溃，汾阳之威名既损，鱼朝恩之潜行，肃宗夺其兵柄授李光弼，数年之内，光弼以元帅拥重兵戮力中原，若将驾汾阳而上之也。乃许叔冀叛于汴州，刘展反于江、淮，段子璋反于梓州，楚州杀李藏用，河东杀邓景山，行营杀李国真、荔非元礼，内乱蠡起，此扑彼兴。迨乎宝应元年，汾阳受王爵、知诸道行营，而天下帖然，内既宁而外自战，史朝义釜鱼之游不能以终日，弗待血战之功也。呜呼！是岂光弼智勇之所能及，汉、魏以下将相大臣之能得于天下者乎？

董卓不足以亡汉，亡汉者关东也；桓玄不足以亡晋，亡晋者北府也；黄巢不足以亡唐，亡唐者汴、晋也。然则安、史非唐之忧，而乘时以蠡起者，鹿不知死于谁手。汾阳一出而天下熄，其建威也，不过斩王元振四十余人而已，天下莫敢复乱。唯其平情以听权势之去来，可为则为，不可为则止，坦然无我之大用，人以意揣之而不能得其要领，又孰知其因其心而因物以受宠辱之固然者乎？仆固怀恩乱人也，张用济欲逐光弼，而怀恩曰：“邺城之溃，郭公先去，朝廷责帅，故罢公兵。”引咎以安众心，何其似君子之言也！非公安土敦仁、不舍几几之度，沦浹于群心，怀恩讵足以及此哉？

人臣之义，忧国如家，性之节也；社稷之任在己而不可辞，道之任也。笃忠贞者，汲汲以谋济，而势拙力沮，则必有不平之情。此意一发于中，必动于外，天下乃争骛于功名，而忘其忠顺。奸人乘之，乱因以起。唯并取立功匡主之情，夷然任之，而无取必于物之念，以与天下相见于冰融风霁之宇，可为者无不为之，则虽有桀黠不轨之徒，亦气折心灰而不敢动。不言之言，无功之功，回纆称之曰“大人”，允矣其为大人矣。以光弼之忠勇不下于公，而天下不蒙其祐，两将相衡，度量较然矣。

【一二】

孤臣子，历疾疾而愤兴。虽然，亦存乎其人尔。抱倜傥不平之姿者，安乐易以骄，忧危乃以惕，则晋重耳、越句践是已。其不然者，气折则神益昏，心

危则志益溺，使驾轻车、骋康庄，犹不免于折辘输载也。

中宗幽辱于房州。因与韦氏暱以自安，而制于韦氏，身为戮，国几丧，固无足道矣。肃宗之明能任李泌，其断能倚广平，虽不废宠乐，而无淫荒之癖，是殆可与有为者。其在东宫，为李林甫、杨国忠所离闲，不废而死者，幸耳。灵武草创，履行闲者数年，贼逼于外，援孤于内，亦可谓与忧患相终始、险阻备尝者也。而既归西京，讨贼之功，方将就绪，茶然委顺，制于悍妻，迫于家奴，使拥兵劫父，囚处别宫，唯其所为，莫之能禁，乃至蒙面丧心，慰李辅国曰：“卿等防微杜渐以安社稷。”天伦泯绝若此之酷者，岂其果有梟獍之心乎？畏辅国之拥六军，祸将及己，而姑以自全耳。黜萧华，相元载，罢子仪，乃至闻李唐之谏，泫然流涕，而不敢修寝门之节，与冥顽不慧之宋光同其陷溺，岂非忧患深而锋稜绌，以至于斯哉？

其任辅国也，徇良娣也；其嬖良娣也，亦非徒悦色也，当在灵武时，生子三日而起缝战士之衣，畏刺客而寝于外，以身当之，患难之下，响沫相保，惻然之心一动，而沈酣不能自拔，纵遣骄横，莫能复制，日销月靡，志不守而神不兴，不复有生人之气，岌岌自保之不遑，于是而泯忘其天性，所必然矣。乡使以元子之尊，早受册立，无奸臣之摇动，无巨寇之摧残，嗣天位，抚金瓯，则固可与守文，而岂其丧心失志之尔尔邪？

呜呼！岂独天子为然乎？士起孤寒之族，际荒乱之世，与炎寒之流俗相周旋，冻馁飘摇，激而特起，念平生之坎坷，怀恩怨以不忘。主父偃曰：“日暮途远，倒行而逆施之。”一饭千金，睚眦必报。苏秦、刘穆之、元载身陷大恶，为千古僇，皆疾疾之深，反激而愈增其狂戾也。故曰：“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约。”处约而能不以女子小人醉饱金钱为恩怨者，鲜矣。此乱世所以多败德也。

代宗唐讳世，代宗犹言世宗，近人欲以加景皇帝，其不学如此。

【一】

代宗听程元振之谮，流来瑱杀之，而藩镇皆怀叛志，仆固怀恩以是树四降贼于河北，养乱以自固，终始为唐巨患，其上书自讼，指瑱之死为口实，用拒入朝之命。夫来瑱之诛，岂其无辜而仅以请托不从致元振之怨乎？瑱之诛，亦法之所不贷者也。

其镇襄阳也，以李辅国之私人，夺韦伦而得之，引降贼张维瑾等为爪牙，收人心以据大镇，召赴京师而不至，徙镇淮西而不行，纵兵击裴茂，禽送京师，胁朝廷以行辟，唐藩镇之抗不受代图不轨者，盖自瑱始。杀瑱而藩镇怨，纵瑱而藩镇抑骄，两俱致乱之道；杀之而咎其刻，不杀则必听之，而抑咎其

偷。已成之咎，怨之所归，不知反此，而咎又将在彼矣。肃宗以来，骄纵养癰，势将必溃，飭法以诛瑱，固非淫刑以召叛也。瑱不死，仆固怀恩谿壑之欲又岂易厌乎？

乃若代宗之所以不克惩乱而反以致乱者，杀之非所以杀也。刑者，帝王所以惩天下之不恪也。刑滥于不当刑，人固自危，而犹不敢欺，且冀其偶失而终能不滥，则疑怨不深。唯刑施于所当刑而不以其道，天下乃测其刑之已穷，而怨其以机相陷也，乃始挟毒以相报。

当来瑒襄阳跋扈之日，唐不倚之以讨贼，瑒固无恃以胁唐；藩镇林立，势不相下，瑒即叛，祇以速亡，则使正名声罪以致天诛，夫岂有大害于社稷哉？而惴惴然将迎之不遑，杀裴戒以媚之，虚相位以饵之，鱼脱于渊，然后假通贼之诬辞，加以不当辜之辟。藩镇之怨，非徒怨也，固将曰：瑒拥兵不入，唐固无如瑒何，唯倔强者可以免祸，而瑒自投其囿，吾知戒矣。留贼以为援，抗命而不朝，鹰隼扬于寥天，岂赠弋之能加哉？

苏峻曰：“吾宁山头望廷尉，不能廷尉望山头。”孱主庸臣之伎俩，在奸雄心目之中，以怨为名而非怨也，倒持魁柄以相制而相持也。藉令当瑒违命之日，下尺一之诏，责以不可贯之法，使束身归阙，则姑贷其死而贬之；不则举六师以急清内贼，则河北群丑，且震动以弭其邪心，况方在立功、反谋未决之怀恩哉？

【二】

以文取士而得真才，以行取士而得笃行，则行愈于文多矣。以文取士而得伪饰之文，以行取士而得伪饰之行，则伪行之以害人心、坏风俗、伤政理者，倍于伪饰之文，支离浮曼，而害止于言也。且设科以取士，则必授之以式矣。文者，言治而要之事，言道而要之理，即下至骈偶声韵之文，亦必裁之以章程，可式者也。行而务为之成法，则孝何据以为孝之程，廉何据以为廉之则邪？不问其心，而但求之外，非梟獍皆可云孝，非盗贼皆可云廉，不可式者也。极其弊，委之守令，而奔走于守令之门，临以刺史，而奔走于刺史之门，以声誉相奖，以攀援相竞，乃至以贿赂相要，父母为羔，廉耻为优俳，其不率天下以狂趋者能几也？

乡举里选，三代之法也。而殷之大国方百里，周之大国五百里而止，其小者五十里耳，即其地，选其人，官其土，君大夫世与相狎，而贤奸易辨，犹今置乡耆于一村，社而已，则公议固不容掩也。乃以四海之辽绝，刺史守令三载之乍临，求知严穴之行履，责以知人之哲，而升朝以任天下之大，何易易邪？又况曲士之垂腴而干请，隸吏之鬻民以徼利者哉！

汉之举孝廉，举其为吏于州郡者也。既为吏而与一乡之政，能否可知其大

凡矣，而清浊异流，臭味异合，请托易集，党比相怙，孝者固非孝，廉者固非廉也；汉末之得士，概可见矣。况使求升朝而理、易地而官者，于未登仕籍之处士乎？杨绾惩进士之亡实，欲复孝廉之举，终不可行，论者惜之。惜之者，未尝体人情、揆事理、周世变、究终始，浮慕古昔，而徒以空言居胜者也。绾未几而奏罢孝弟力田科，以无实状、多侥倖、故废之，绾亦自知其前之失言矣。

然则行不足以取真士，而以文取者可得士乎？夫非谓文之可以得士也，设取士之科者，止以别君子野人而止耳。虽有知人之哲，不能于始进而早辨其贤奸也。故三代之法，观之于饮，观之于射，观其比礼比乐内正外直之度、拜起揖让之容而已；醜爵行而合语，观其称古昔、道先王而已；观之于此，而君子野人之辨，可十九得也。过此以往，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，皆论定后官之余，乃以察其贤不肖而进退之。然则立法以取士，试之以策问，试之以诗赋，试之以经义，亦饮射之遗意而变通之，岂期于此而遽得真士哉？习文教而与闻乎德言之绪论，为野人之所不胜，既繇乎君子之途，则可望以循此而上达耳。授之以政，而智愚勤惰忠佞贪廉，自有秉宪者执法以议其后，其可县行谊为标格，使之讎伪以藏奸乎？

若夫学校之设，清士类于始进，不当专求之文，而必考其闺门之素履；正士习，育贤才，严不淑之惩，又不待登进之日也。然而方在子衿之列，修子弟之敬爱，绝公门之请谒，亦士之常耳，或既贵而丧其所守，讵可遽以此为贤，而授之大官大邑乎？以行按不肖之罚，而以文求君子之度，流品清而伪行抑不敢冒，斯其于取士之法，殆庶几与！

【三】

盈唐之廷而发程元振之奸者，太常博士柳伉也，唐可谓廷无人矣。抑考古今巨奸之在君侧，大臣谏官缄默取容，小臣寒士起而击去之，若此类者不一，夫人君亦何赖有心膂股肱之臣哉？诚足悲已！乃其闲抑有辨焉。如其奸邪得势，执闇主之权，生杀在手，士大夫与争而不胜，因起大狱，空君子之群，诛戮流窜，流血盈廷，槛车载道，而纶扉卿署偏置私人，故奸已露、势将倾，而无有能诘者，于是一介之士，迎其机而孤起以攻之，此固无容深怪已。

程元振得权以来，所潜而诛者来瑱，瑱固有可诛之罪也；所忌而逐者裴冕，犹得刺州以去，未有大伤也；李峴与相不协，柳伉之事，峴且与谋，未尝先发制峴，而安位自若；省寺台端，类非繇元振以升，而害亦不及，士大夫固优游群处于朝右，谁禁之使瘖，而让搏击之举于一博士乎？通国痿痹，无生人之气，何其甚也！

宋之谏臣，迁谪接踵于岭南，而谏者日进；唐无贬窜之祸，而大奸根据

，莫之敢摇；无他，上委靡而下偷容，相养以成塞耳蔽目之天下，士气不伸，抑无有激之者也。进无听从之益以仰庇宗社，退无诛逐之祸以俯著直声，虽欲扼腕昌言，一螿吟而蛩泣耳。无惑乎视纠谬锄奸为迂阔之图，人弃廉隅而保容容之福也。是以薰莸并御之朝廷，不如水火交争之士气也。

【四】

拥重兵、居高位、立大功、而终叛，类皆有激之者，唯仆固怀恩不然。来瑱虽诛，然无功于唐，而据邑胁君，上下之猜嫌久矣，非彭、韩在汉，苏、祖在晋比也。虽诛十瑱，怀恩自可坦然无危疑也。代宗推心以任怀恩，至于已叛，犹眷眷不忘，养其母，鞠其女，且曰：“朕负怀恩。”程元振、鱼朝恩虽不可久恃，而方倚怀恩以沮汾阳，抑不如杨国忠之于禄山矣。怀恩不叛，优游拥王爵于朔方，何嫌何惧，不席富贵以终身邪？河北初平，大功已集，薛嵩等迎拜马首，乞随行闲，正其策勋鸣豫之日矣；遽起异心，养寇树援，为叛逆之地，辛云京闭城自卫，岂过计哉？骆奉仙虽为云京行说以发其反谋，亦非县坐以本无之志而陷以醢俎，辛云京、李抱玉先事之知耳，非激之也；然而冒昧以逞，决志不回，此何心哉？传曰：“狼子野心。”洵怀恩之谓与！

乃若唐之召叛也，其失在过任怀恩耳。许回纥之昏，而以怀恩之女妻之，使结戎狄以为援，有藉而得起，一失也；命雍王为元帅，进收东京，不置帅副，而以怀恩领诸营节度为雍王副，二失也；夺汾阳兵柄，以朔方授怀恩，三失也。功已立，权已张，位已极人臣而逼上，内有河北之援，外结回纥之好，睥睨天下，莫己若也，汾阳亦不得不解元帅之任以授之，汾阳且为之屈，怀恩目中不复有唐矣。鹰饱则颺，岂待激之而后叛哉？云京不发其奸，怀恩之逆特迟耳。祸速则其根本未固，河北四镇，初分土得兵，尚未有生聚固结之资，以拥怀恩而蠡起；使其羽翼已成，群凶翕聚，幸而为禄山，不幸而为石敬瑭矣，唐之不亡，其余凡几也！

夫人之所受，如其器而止，溢于器，则汎滥不可复收，并其器而亦倾。怀恩可使为偏裨，听汾阳之颐指者也。故当李光弼入军之日，而能止军中之乱，过此则溢矣；虽自速其亡，亦所不恤也。叛之速，而祸止于太原与奉天，河北不与俱起，犹云京、抱玉之功也。借曰勿激，则其反也在程元振既诛之后，徒委罪于元振，岂定论乎？以大任委人，不揆其器，未有不乱者也。

【五】

广德二年，户部奏户口之数二百九十余万，较天宝户九百六万九千有奇，仅存者三之一也，而犹不足。叛贼之所杀掠，蕃夷之所蹂践，乱军之所搜刷，死绝逃亡，而民日以耗，固也。然天地之生，盈而必消，消而抑长，民之自惜其生，惊窜甫定，必即谋田庐、育妇子，筋骸以习苦而疆，婚嫁以杀礼而易

，亦何至凋零之速是哉？

盖国家所以安集其人民而足其赋役者，恃夫法之不乱、政之不苛，汙吏无所容其奸，猾胥无所讎其伪耳。丧乱猝兴而典籍乱，军徭数动而迁徙杂，役繁赋重，有司以消耗薄征输不及之责而利报逃亡，单丁疲户，徼幸告绝，而黠民乘之，以众为寡，以熟为菜，堕赋于僻远愿朴之乡，席腴产、长子孙者，公为籍外之游民，墨吏鬻版籍，猾胥市脱漏，乃使奉公畏法之愿民，代奸人以任国计，户日减，科敛不得不日增，昔以三而供太平之常赋，今以一而应军兴之求索，故其后两税行而税外之苛征又起，杜甫所为哀寡妇诛求之尽者，良有以也。

民之重困，岂徒掠杀流亡之惨哉？第五琦、元载之箕敛愈酷，疲民之诡漏愈滋，官胥之欺诬愈剧，此二百九十余万者，犹弗能尽隐而聊以塞上之求者也。以此知广德之凋残，上损国而下病民，诚有以致之，盖乱世必然之覆轨矣。赋轻役简，官有箴，民有耻，虽兵戈之余，十年而可复其故，亦何至相差之邈绝乎？

【六】

读古人书，不揆其实，欲以制法，则殃民者亦攀援附托以起，非但耕战刑名之邪说足以祸天下也。

三代取民之法，皆曰什一，当其时必有以处之者，民乃不困。其约略可考者，则有中地下地、一易再易、田莱相参之法，名为什一，非什一也。以国之经费言之，天下既自上古以来封建相沿，而各君其国，以与天子相颉颃，以孟子所言，率今一小县，而有五世之庙，路寝三门之制；百官有司，则以周初千八百国计之，以次国二卿为准，南不尽楚塞，西不踰河、陇，东不有吴、越，中原侯甸未讫六州，而为卿者已三千六百人，人食一千六百之粟，而大夫士府史胥徒坐食无算，今天下十不得一也；币帛饗飧见于聘礼者，如此其繁，比年三年数举而偏于友邦，皆民之画耕夕织、勤苦而仅获者也。后世而幸免此矣，则无三王宽恤之仁，而欲十取其一，以供贪君之慢藏，哀哉！苟有恻隐之心者，谁忍言此哉？

然而第五琦窃其语以横征，欲诘其非，则且曰此禹、汤、文、武，裁中正之法以仁天下，而孟子谓异于貉迫者也，胡不可行也？乃代宗行之三年，而民皆流亡，卒不可行而止。以此推之，后世无识之士，欲挠乱成法，谓三代之制一一可行之今，适足以贼民病国，为天下僂，类此者众矣。不体三代圣人之心，达其时变，而徒言法古者，皆第五琦之徒也，恶逾于商鞅矣。何也？彼犹可钳束其民而民从之，此则旦令行而夕哭于野，无有能从之者也。三十取一，民犹不适有生，况什一乎？

【七】

以道宅心者，天下所不能测也。兵凶战危，以死为道者也。以死为道，然后审乎所以处死之道；审乎所以处死之道，然后能取威制胜，保国全民，不战而屈人之道咸裕于中而得其理。繇其功之已成，观其所以成功，若有天幸；乃其决计必行之际，甚凶甚危，而泰然不疑，若不曙于祸福生死以徼幸，皆人之所不测也。不测之，则疑其智之度越而善操利钝之枢，夫岂然哉？知死为其道，而处之也不惑耳。

回纥要郭汾阳相见，汾阳知战之必败，而唯以身往赴之之一策，可以抑锋止锐而全宗社。于斯时也，固不谓往之必死也，亦不谓往之必不死也，虽死而无所恤焉而已。故药葛罗情穷而辞屈，慑于其不畏死之气，则未知杀公以后胜败奚若，而心已折、气已馁矣。决于死，则情志定；情志定，则神气平而条理现。免胄投鎗之际，一从容就义者大雅之风裁也。

处死之道，致一而已。致一则神全，神全则理裕。理处其至裕，而事必应乎其心。凡人之情，局于目前而迷于四际者，固不足以测之，遂相与诤之曰：其不可测也，有若是哉！不则其有天幸乎？夫恶知所守之约，为恐惧疑惑之所不得乘哉？

其谓子晞曰：“战则父子俱死，不然，则身死而家全。”聊以慰晞而已，非公之本志也。告药葛罗曰：“挺身听汝杀之，将士必致死与汝战。”亦示以不可胜耳，非挟将士之报讎死战、足以惧回纥也。公之心，则惟极致于死，而固无必生之计也尔。

【八】

代宗委权以骄藩镇，而天下瓦解。其柔弱宽纵也，人具知之；抑岂知其失也，非徒柔弱不自振之过哉？惟握深险之机以与天下相齟相制，而一人之机，固不足以敌天下也。代宗之机，得之于老氏。老氏曰：“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”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刚。”此至险之机也，而代宗以之。固为宽弱以极悍戾者之骄纵，骄纵已极，人神共愤，而因加之杀戮也不难，将自以为善制奸慝而必死于其手。乃天下习知其术，而受其与、不听其取；乘弱制之以不复刚，终处于无何而权以倒持。安足以驰骋哉？自蔽而已矣。

李辅国恶已极而杀矣，程元振恶已极而流矣，鱼朝恩恶已极而诛之俄顷矣；假手元载以杀朝恩，复纵元载以极其恶，而载又族矣。当其姑为隐忍，则辅国繇三公而王，唯其志也；程元振位骠骑，激怒群情，挫抑汾阳，唯其志也；鱼朝恩总禁兵，判国学，隶视宰相，发汾阳之墓，钳制朝政，唯其志也；然犹曰宦官已掌禁军，有不测之防，弗能骤计也。元载以一书生，贪猥无状，自可折笔以鞭笞之者；乃颜真卿为之坐贬，杨绾为之左迁，李少良为之杖死，且

寄邨侯于江外，一唯其荼毒而莫之禁。其处心积虑，欲甘心于载者已非旦夕，且必俟其恶盈而后殄，使害已播于天下，乃以快刑杀于俄顷。凡诛四肘腋之臣，皆以老氏之深机图之，而藉口以号于天下曰：吾非忍杀之也，彼自杀而我因之也。亦险矣哉！

夫四奸者，依附左右，弗难制者也；不若是而诛殄之也有余，即若是而诛殄之也，亦弗能抗也；故代宗得以用其机而终投其阱。乃怙此以为协持天下之具，饵藩镇而徐圖之，则愚甚矣。

来不臣已著，举天下以讨一隅，易矣；而饵之以宰相，诬之以通敌，然后杀之。仆固怀恩已反，势且溃败，而犹为哀矜之说以恤之。于是梟雄之帅，皆测其险诈，即乘其假借之术，淫威既得而不复可制。故怀恩受副元帅而后叛，田承嗣受平章事而终不入朝，李零曜、崔旰、朱希彩、李正己、李宝臣皆姑受其牢笼而终逸於桎阱。一人之险，何足以胜天下战？徒宽总之而莫之能收。故曰其愚尤甚也。

元战死，晋杨绾而任之，意且与绾深谋制羣雄而快其夙恨，绾早卒，乃战意而废然返耳；藉其不然，诛夷行于一方，则四方愈为摇动。然而无虑也，元载杀朝恩而帷蓋之恩不保，绾虽忠，亦必虑及于此，以自虑于不才之散术，挟诈之主，未有敢兴深谋者也。信乎老氏翕张取与这术，適以自数，孰谓汉文几杖赐吴之智为能制吴之死命乎？帝王之诛赏，奉天无私，犹寒暑之不相贷也，邪说兴，诚行逞，此以为术，而天下之乱日生，可勿戒兴？

【九】

李长源当肃宗之世，深触张良娣、李辅国之怒，拂衣而归衡山，何其快也！其于元载也，未斥其恶以纠责之，徒以贤姦不可並处而去之，则引身归，不犹便乎？乃置身参佐，讬魏少游以自全，又何屈也！夫豈憚畏无端而不能自持也哉？达人之通识，度己度人，因时以保明哲之身，而养国家和乎之福，非一概之说所可执为得失也。

长源之于肃宗，在东宫则定布衣之交，在灵武则冒难首至，参大议于孤危，坐寝偕，成收复之元功，其交固矣。良娣、辅国虽恶其斥己，而所欲者，但令长源一日不居左侧，弗为己难，则意得而无余恨；于此而翩然已逝，全终始之交，绰有馀裕矣。其于代宗也，虽与谋元帅有翼戴之功，而其早不侍青宫，其后不参帷帟，交未固也。复东京，拒吐蕃，返陕州之驾，诛殄三阉以清宫禁，又未有功也。代宗以畜疑之主，离合不可终凭；元载虽见忌于君，而旁无相逼以升之朝士，唯长源以宗臣入参谋访，唯恐轧己而代之；且载文辩足以济奸，朋党乐为效命，众忌交集，深谋不测，抑非如妇人奄竖、褊衷陋识、一去而遂释然也。载与长源立于两不相下之势，而祸机所发，不可预防，岫嵎烟云

，祝融冰雪。其能覆荫幽人使之安枕哉？

且夫山亦未易居也。其唯弢光未试、混迹渔樵者，则或名姓上达于天子，而锋稜未著，在廷忘猜妒之心，乃可怡情物外，世屡变而不惊。其不然者，名之所趋，世之所待，功之已盛，地之已危，即欲抗志烟霄、杜口时事，而讲说吟咏以迨琴酒弈画之流，闻风而辐辏，乃有遍游戎幕拓落不偶之士，争其长短以恣其雌黄，甚且挟占星士气讖纬之小技者，亦浪迹溪山，而附高人以自重，绝之则怨生而谤起，纳之则祸发而蔓延，孰谓山之厓、水之涘，非风波万叠、杀人族人之险阻哉？如稗说所传，嬾残十年宰相之说，已足深元载之媚嫉，而可坐以结纳妖人之大法；则衡山一片地，正元载横施网罟之机也。自非有所托于外援，优游军府，而屈志下僚，示以不相逼代之势，其能免乎？代宗虑此已熟，而长源何勿俛首以从也？夫长源非无意于当世之务，明矣。相唐以定天下者，其志也，固且诛逐元载而戴之以匡王国者也。进退之闲，喜容不审，而但以冥飞之鸿、矫志林泉也哉？

【一〇】

辨奸者，辨于其人而已。故曰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大历之季年，河北降贼之抗衡久矣。田承嗣连昏帝女，致位元宰，一再召而必不踰魏博一跬步，李正己、李宝臣党叛而自相袭夺，不复知唐之有天下也。乃卢龙彊悍可凭，凶逆成习，而朱泚一授节钺，随遣朱滔入卫，继且自请释镇归朝，病而有舆尸赴阙之语。代宗于此，虽欲不惊喜失措，隆礼以待之，厠之汾阳之列，使冠百僚，不能也。桀骜者如彼，而抒忠者如此，其诚也。

虽然，亦思其何为而然哉？德有以怀之与？威有以震之与？处置之宜，有以服其心与？三自反求而皆无其具，则意者其人之忠贞素笃，超然于群类之中，而可信以无疑邪？乃泚之非其人也明甚矣，托胎于乱贼之中，熏染于悍戾之俗，而狡凶尤甚，假手于李怀瑗，杀朱希彩，而使其弟滔蛊三军以戴己，柔媚藏奸，乘闲而窃节镇，既有明验矣，饰忠归顺，遂倚为心膂之大臣，呜呼！何其愚也。

田承嗣、李正己株守一隅，阻兵抗命，虽可负固以予雄，终非良久之谋也。而泚尤岌岌，骤窃幽、燕，众志未戢，而李宝臣有首邱之志，日思攘臂，轻兵入其郛，弗能遏也；于是张皇四顾，睨朝廷为藏身之窟，使朱滔倚内援以安枕于北平，己乃居不世之功，狎天子大臣而伺其闲隙以逞狂图。自彊藩割据以来，人所未及谋者，泚窃得之以侥幸。代宗不能知，汾阳不能制，常充、崔祐甫之褊浅，莫能致诘，而泚果能优游巖廊以观变，亦狡矣哉！代宗崩，汾阳总己，德宗初政，未有衅也，是以迟久而始发，不然，泚岂能郁郁久居此哉？若此者，一望而知之，而唐之君臣固梦梦也，夫岂奸之难辨哉？问泚之何以得帅

卢龙，而能不为之寒心乎？非但如安禄山之初起，非有猾逆之易窥者也。

然则如之何？于其入而待之以礼，荣之以秩，而不授以政，使受统于汾阳，而汾阳得以制之，岂徒泚之恶不足以逞乎？河北诸逆知天子之不轻于颯笑，而意亦消沮矣。得失之机，昏昭之别，判于持重审固者之心，非庸主具臣浪为惊喜者之所能与也。

【二】

法未足以治天下，而天下分崩离析之际，则非法不足以定之。故孟子言仁天下而归之法，为七国分争十二失守不定之天下而言也。有法不可施之日，而后法亦无能以行，则孔北海欲复王畿千里之制，徒为空言，而身以丧，国终以亡。若其犹可治也，法可施，而恶容不亟建乎？

唐自天宝以后，天下分裂而无纪，至于大历，乱少息而泮散尤甚。虽然，可为之几正在是矣。逆臣之逆横已极矣，唯意所为，而不能以非法之法乱法也；邪臣之邪贪已极矣，唯利是崇，然其乱法者，莫能改法也。故杨绾一相，三月之闲，而天下为之震动恪共以从又，绾于是得立法之本，而行之有序；绾不死，知其可以定天下矣。河北之逆末也，西川、岭南之乱尤末也，凤翔、泾原、汴宋、河阳之逢起，犹非本也。三竖乱于前，元载乱于后，朝廷无法，而天下从风。绾清修自饬，立法于身，而增百官之奉以养官廉；罢团练守捉以肃军政；禁诸使之擅召刺史，以孤悖逆之党；定诸州兵数，以散聚众之谋。行之朝廷，可行而行矣；行之内地，可行而行矣。且姑置抗拒之逆藩于不论，使其允行之，十年之后，内宁而外患亦无藉以生，天下将秩秩然，兵有制，吏有守，则据土叛君者，明其为化外之迹，而不敢以中逆貌顺、覬朝廷之宠命，河北梗化之凶竖，不敛手而听命者，未之有也。

夫代宗非果无能为者，一受制于李辅国，而二竖因之，元载乘之，怀情以待，得绾以相而志将伸，绾遽卒，常袞不足以胜任，而代宗又崩矣，唐之不振，良可悼已！然建中之初，天下姑安者，犹绾之余休也。法先自治以治人，先治近以及远，绾清慎自持，汾阳且为之悚惕，孰敢不服哉？法犹可行，治犹可定，天夺绾而代宗终为寄生之君，过此无可为矣。卷二十四

◎德宗

骤为震世之行者，其善必不终。震世之善，骤为之而不疑，非其心之能然，闻人之言善者，亟信之也。闻人之言善而信以为必行，则使闻人之言不善者，抑不审之于心而亟从之。闻人不善之言而信，则人之言善者，无不可疑也。交相疑信，而善者恒不敌不善者之巧给，奚望其善之能有终邪？且夫事之利病，岂其有常，人之贤不肖，岂易以一概论哉？胥一善，而或为之而效，或为之而不效，义难精也；亟于信者，期其必效矣，期之太过，不遂其望，而或至于

隳功，遂以疑善之不足为也。胥为君子，而或不爽其名，或大爽于其名，志难知也；亟于信者，期君子之必善矣，期之太过，不慰其所求，而或至于败行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。若此者，欲其善之终也，必不可得矣。夫明主之从善而进贤，宽之以取效之涂，而忍其一时之利钝；谅小人之必不仁，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，但黜其人，而不累于其类；然后其决于善也，以从容而收效，决于用贤也，以阔略而得人。无他，审之于心，百折迂回，详察乎理之必有与事之或然，而持其志以永贞，非从人闻善而遽希骤获之功也。

唐德宗之初政，举天宝以来之乱政，疾改于旬月之中，斥远宦寺，闲制武人，慎简贤才以在位，其为善也，如日不足，察常袞之私，速夺其相位，以授所斥责之崔祐甫，因以震动中外，藩镇有聪明英武之言，吐蕃有德洽中国之誉；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，以庇奸臣、听谗贼，而海内鼎沸，几亡其国。人徒知其初吉终乱之善不长，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，道听而袭取之；迨乎物情之变，固不可知，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，则惩往而急于改图，必然之势也。罢转运盐铁使而省职废；命黜陟使巡天下，而洪经纶激田悦之军，使之痛哭；任文臣以分治，而薛邕以文雅旧臣，盗隐官物巨万，张涉以旧学师友，坐赃放黜。所欲行者齟齬，所相信者二三，犹豫于善败藏否之无据，奸佞起而荧之，无惑乎穷年猜忌，内蠹而外离也。

向令德宗于践阼之始，曲体事几之得失，而权其利害之重轻；深察天人之情才，而则其名实之同异；析理于心，穷心于理，郑重研精，不务皎皎之美名，以需效于岁月。则一事之失，不以沮众事；一人之过，不以疑众人。其失也，正其所以得也；其可疑也，正以无不可信也。尧不以共、馭而防舜、禹，周公不以管、蔡而废亲亲；三折肱为良医，唯身喻之而已。躁人浮慕令名，奚足以及此哉？故于德宗之初政，可以决其不克有终也。

【二】

法为贤者设乎？诚贤矣，虽不授之以法而可矣。故先王之制法，所以沮不肖者之奸私，而贤者亦循之以寡过。唐既于牧守之外置诸道诸使，使自择任寮吏，于是其未乱也，人树党以营私，其乱也，聚徒以抗命。沈既济上选举议，犹欲令州府辟用僚佐，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铨除，且曰：“今诸道诸使自判官副将以下，皆使自择辟吏之法。”何其不恤当时之大害至此极也！自天宝兵兴以后，迄于宋初，天下浮薄之士，置身私门，背公死党，以逆命谋篡、割据分争者谁邪？既济以为善政，而论者奖之为三代之遗法，甚矣！其贻祸之无穷矣。

夫环天下之贤不肖，待铨除于吏部，不足以辨不齐之材品，此诚有未允者，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。操黜陟之权于一人者，天子宪天以立极，犹万汇

之荣枯统于真宰也。分进退之衡，使宰相部臣司其进，牧守使臣纠其退者，各有所司而不相侵，犹春夏之司生，秋冬之司杀，互成岁功也。牧守既临下以考功罪矣，又使兼爵人禄人之权焉，则诬上行私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。唐之以判官副将听诸使之自择，其威福下移之害，既可睹矣。激安禄山以反者，幽、燕部曲也；党刘展以反者，江、淮亲旧也；劝李宝臣以抗命者，王武俊也；导李惟岳以自立者，毕华也；说朱滔以首乱者，王侑也；奉四叛以称王者，李子千也。自非端士，必怀禄以为恩。足不涉天子之都，目不睹朝廷之法，知我用我，生死以之，而遑问忠孝哉？故自田承嗣、薛嵩、李正己、李希烈以泊乎李克用、朱温、王建、杨行密，皆有尽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，朝廷孤立，无与为谋，唐之亡，亡于人之散，明矣。抑令天下无衅，牧守无妄动之心，而互相辅倚，以贪纵虐民、荡佚法制，亦孰与禁之？而国民之交病，不可诘矣。既济倡为邪说，以破一王之法制，意者其为藩镇之内援，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？不然，何大纲已失，必取其细目而裂之也？其曰“辟吏之法，已试于今”，不轨之情，已不可揜矣。

【三】

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，君子之义也；不忍于送死之大事，而不以天下故俭其亲者，人子之心也；两者并行而各尽。故尸子曰：“夫已多乎道。”岂必唯父命之是从哉？况乎有固吝之心，而托之遗命以一之者，嬴政之自纵其恶，非胡亥之矫父命自饰也！秦殫天下之力以役骊山，穷奢戕民，洵无道矣。乃欲以崇侈虐民也。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，岂但骊山之役哉？

檀弓出于汉儒之杂记，有非圣人之言者矣。其曰“葬也者，藏也，欲人之弗见之也，封树云乎哉”？

其恩者，过墓而歔歔；闻其风者，望阡而夫人不媿于天，不怨于人。死，天下知其死；葬，天下知其葬；怀恻想。即其不然，亦相忘于林峦之下。何所抱恨，何所含羞，而托鼠穴以深匿，欲人之弗知之邪？如其负大恶、施大怨，死而人且甘心焉，则不封不树，哀然平土，而操以椁之，犹易易也。故以知檀弓之言，非夫子之言也。

曾子曰：“人未有自致者，必也亲丧乎！”士庶人有财而得为，皆可致而无弗致也；况四海兆民之元后，父终母亡，终古止此一事，而为天下吝乎？丧礼之见于士丧者，且如彼其慎以周矣，遣车抗木，茵婴明器，空中人之产，士贫且贱，犹且必供；以此推而上之，至于天子，率万国以送其亲，而迪民以归厚，不可过也，而矧可不及邪？遗命虽严，在先君以自章其俭德，惟不朘削斯民、致之死亡，而已善承先志矣。若挟此为辞，吝财力以违可致之心，薄道取法于墨者，充塞仁义，其视委壑而听狐蝇之噉食也无几，非不仁者，孰忍此哉

？

唐德宗葬代宗于元陵，诏从优厚，而令狐峘曰：“遗诏务从俭薄；不当失顾命之意。”不仁哉其言之乎！为人子者，当亲存之日，无言不顺，无志不养，没而无遗训之不奉，姑置此言焉可也。他不具遵，而唯薄葬之言为必从，将谁欺也？邪说诬民，若此类者，殆仁人之所必诛勿赦者与！

〔四〕

政莫善于简，简则易从。抑唯上不惮其详，而后下可简也。始之立法者，悉取上下相需、大小常变之条绪而详之，乃以定为画一，而示民以简，则允易从矣。若其后法敝而上令无恒，民以大困，乃苟且以救一时之弊，舍其本，而即其末流之弊政，约略而简之，苟且之政，上与民亦暂便之矣。上利其取给之能捷，下利其期会之有定，稍以戢墨吏、猾胥、豪民之假借，民虽殫力以应，而亦幸免于纷扰。于是天下翕然奉之，而刼法者遂自谓立法之善，又恶知后之泛滥而愈趋于苛刻哉！

盖后世赋役虐民之祸，杨炎两税实为之作俑矣。夫炎亦思唐初租、庸、调之成法，亦岂繁苛以困民于旬输月送乎？自天宝丧乱以后，兵兴不已，地割民凋，乃取仅存之田土户口，于租、庸、调之外，横加赋敛，因事取办而无恒，乃至升斗锱铢皆洒派于民，而暴吏乘之以科敛，实皆国计军需，在租、庸、调立法之初，已详计而无不可给者也。举天下之田亩户口，以应军国之用，而积余者尚不可以数计。量其入以为出，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。因出以求入，吏之奸，民之困，遂浸淫而无所止。然一时丧乱之权计，有司亦乘时以破法，而不敢以为一定之规。民虽劳，且引领以望事之渐平，而输正供者犹止于其数也。两税之法，乃取暂时法外之法，收入于法之中。于是而权以应迫者，皆以为经。当其时，吏不能日进猾胥豪民而踪指之，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户朴民而苛责之，膏血耗而梦寝粗安，故民亦甚便也。非时非法之箕敛并于上，而操全数以待用，官亦甚利也。乃业已为定制矣，则兵息事已，国用已清，而已成之规不可复改。人但知两税之为正供，而不复知租、庸、调之中自余经费，而此为法外之征矣。既有盈余，又止以供暴君之侈、汙吏之贪，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。他日者，变故兴，国用迫，则又曰：“此两税者正供也，非以应非常之需者也，”而横征又起矣。以此思之，则又何如因事加科，旬输月送之无恒，上犹曰此一时不获己之图，不可久者也；民犹知租、庸、调之为正供，而外之苛征，事已用饶，可以疾苦上闻，邀求蠲贷者也。唯据乱法以为法，则其乱不已。呜呼！苟且以图一时之便利，则其祸生民亦至此哉！

两税之法行之数百年，至宋而于庸外加役焉，役既重派于民，而作辍犹无定也。至成化中，而朱都御史英者，又为一条鞭之法，于夏秋税粮之外，取滥

派之杂徭，编于正供，箕敛益精，而漏卮愈溃。迨乎兵兴用棘，则就条鞭之中，裁减以输京边，而地方之经费不给，又取之民，而莫能禁制。英且以法简易从，居德于天下，夫孰知其为杨炎之续以贻害于无穷乎！

夫立法之简者，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，与国计之必畜，早有以会其总于上；而瓜分缕别，举有司之所待用者，统受于司农；以天下之富，自足以给天下之需，而不使群司分索于郡县，则简之道得矣。政已敝，民已疲，乃取非常之法，不恤其本，而横互以立制。其定也，乃以乱也；其简也，乃以繁也；民咸死于苟且便利之一心，奚取于简哉？杨炎以病民而利国，朱英以利民而害民，后之效之者，则以戕民蠹国而自专其利，简其可易言乎？炎不足诛，君子甚为英惜焉。

【五】

言治道者讳言财利，斥刘晏为小人。晏之不得为君子也自有在，以理财而斥之，则倨骄浮薄之言，非君子之正论也。夫所恶于聚财者，以其殃民也。使国无恒畜，而事起仓卒，危亡待命，不能坐受其毙，抑必横取无艺以迫民于死，其殃民又孰甚焉？故所恶于聚财之臣者，唯其殃民也，如不殃民而能应变以济国用，民无横取无艺之苦，詎非为功于天下哉？

晏之理财于兵兴之日，非宇文融、王鉷、元载之额外苛求以困农也，察诸道之丰凶，丰则贵，凶则贱糶，使自有余息以供国，而又以蠲免救助济民之馁瘠，其所取盈者，奸商豪民之居赢，与墨吏之妄滥而已。仁民也，非以殃民也。榷盐之利，得之奸商，非得之食盐之民也；漕运之羨，得之徒劳之费，非得之输輓之民也。上不在官，下不在民，晏乃居中而使租、庸不加，军食以足。晏死两午，而括富商、增税钱、减陌钱、税闲架，重剥余民之政兴，晏为小人，则彼且为君子乎？

抑考当日户口虚盈之数，而晏体国安民之心，不可没矣。兵兴以来，户不过二百万，晏任财赋之季年，增户百万，非晏所统者不增，夫岂晏有术以饵之，使邻民以归己邪？户口之耗，非果尽死亡也。贪汙之吏，举百费而一责之农民，猾胥持权，以私利为登耗，民不任其诛求，贿吏而自诡于逃亡死绝，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汇，偷竄之守令，亦以户少易征，免于催科不足之罚，而善匿者长了孙，据阡陌，征徭不及，以为法外之民，其著籍而重受荼毒，皆穷乡愿朴者尔。户日耗，赋必日增，仅存之土著，日毙于杖笔凶系之下，此其所以增者百一、而减者十三也。晏唯通有无、收监利、清輓兑、以给军用，而常赋有经以不滥；且所任以理租、庸者，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，而吏不得以持权。则彼民也，既优游于奉公之不扰，自不乐受猾胥之胁索，抑安居晏寝，无漏逃受戮之隐忧，有田而租，有口而庸、调，何惮而不为版籍之良民，以康乃身心

邪？然则非晏所统而户不增者，非不增也，增于吏而不增于国也。晏得其乐于附籍之本情，以杜奸胥之诡，使乐输者无中侵之伤，故民心得而户口实，仁人君子所以体民而生聚者，亦此而已。岂乞灵于造物而使无夭札，遥呼于胡、越而使受戎索哉？然则晏之于财赋，君子之用心也，不可以他行之瑕责之也。

【六】

无利于国，无补于民，听奸人之挟持，为立法禁，以驱役天下而桎梏之，是谓稗政。能知此者，可与定国家之大计矣。

刘晏庀军国之用，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，而以榷盐为主。盐之为利，其来旧矣。而法愈繁则财愈绌，民愈苦于淡食，私贩者遂为乱阶，无他，听奸商之邪说，以擅利于己，而众害丛集矣。官榷之，不能官卖之也；官卖之，而有抑配、有比较、有增价、有解耗，殃民已亟，则私贩虽死而不惩。必也，官于出盐之乡，收积以鬻于商，而商之奸不讎矣。统此食盐之地，统此岁办之盐，期于官无留盐、商无守支、民无缺乏，踊贵而止耳。官总而计之，自竈丁牢盆薪刍粮值之外，计所得者若干，足以裕国用而止耳。一入商人之舟车，其之东之西，或贵或贱，可勿问也。而奸商乃胁官以限地界。地界限，则奸商可以唯意低昂，居盈待乏，而过索于民。民苦其贵，而破界以市于他境，官抑受商之饵，为之禁制，徽纆日累于廷，掠夺日喧于野，民乃激而走挺，于是结旅操兵，相抗相杀，而盗贼以起。元末泰州之祸，亦孔烈矣。若此者，于国无锱铢之利，君与有司受奸商之羁豮，以毒民而激之乱，制法之愚，莫甚于此，而相沿不革，何也？朝廷欲盐之速讎，不得其术，而墨吏贪奸商之贿，为施网罟，以恣其射利之垄断，民穷国乱，皆所弗恤也。

晏知之矣，省官以省掣查支放之烦，则商既不病；一委之商，而任其所往，商亦未尝无利也。相所缺而趋之，捷者获焉，钝者自咎其拙，莫能怨也。而私贩之刑不设，争盗抑无缘以起。其在民也，此方挟乏以增价，而彼已至，又唯恐其讎之不先，则踊贵之害亦除。守此以行，虽百王不能易也。晏决策行之，而后世犹限地界以徇奸商，不亦愚乎？

持其大纲，疏其节目，为政之上术也。统此一王之天下，官有煮海之饶，民获流通之利，片言而决耳，善持大计者，岂有不测之术哉？得其要而奸不能欺，千载莫察焉，亦可欢已！

【七】

德宗不许李惟岳之嗣位而乱起，延及数年，身几危，国几亡，天下鼎沸，是岂可谓德宗之宜听其嗣，使假我之爵位，据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？而不许之，则又兵连祸结而不解。论者至此而议已穷，谓不先其本，而急图其末，是已。顾处此迫不及待之势，许不许两言而判，徒追咎于既往，而无以应仓

卒，是亦尘羹土之言耳。

粤自田承嗣等势穷而降，罪可诛，功无可录，授以土地甲兵者，仆固怀恩奸矫上命而擅予之也。起家无赖之健儿，为贼已蹙，偷窃土坏，乃欲效古诸侯之世及，延其福祚，其愚而狂以自取灭亡也，本可折箠以收之者也。宝臣先死，惟岳首为难端，闇弱无能，而张孝忠、王武俊又与离心而伏戈相拟，则首抑之以惩李正己、田悦、梁崇义于未发也，诚不可不决之一旦者矣。不许，而四凶表里以佐乱，痛之必溃，养之奚可哉？曾未逾年，而田悦大衄，李纳势蹙，惟岳之首县于北阙，天下亦且定矣。悦与纳株守一军，无难坐待其毙。然则惟岳之叛，不足以为唐社稷病，而德宗之不许，事虽劳而固有功矣。天下复乱，固非不许惟岳之所致也。

謂杀刘晏而群叛怀疑以竞起者，非也；晏自不当杀耳，不杀晏，而河北能戢志以听命乎，谁其信之？不杀来瑱而仆固怀恩固反，不杀刘晏而河北固叛，贼指为名以激众怨耳，实则了不相及之势也。抑欲天子不敢杀一人，以媚天下而取容乎？惟岳既诛，成德已平，而处置朱滔、王武俊者乖方以致乱，则诚过已。虽然，滔、武俊之志，犹之乎承嗣、宝臣也，平一贼而进一贼，又岂易言哉？呜呼！盖至是而所以处此者诚难，论者设身处此，又将何以处之与？

且德宗之初政，犹励精以求治，卢杞初升，其奸未逞，固本治内，即不逮汉光武、唐太宗之威德，亦可无咎于天下。以此言之，癰久必溃，河壅必决，代宗以来，养成大患，授之德宗，诚有无可如何者。固非天数之必然，亦人事渐渍之下游成乎难挽，岂一事之失宜所猝致哉？

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乱而反益乱者，则有在焉。当时所冒昧狂逞以思乱者数人耳，又皆纨绔子弟与夫偏裨小将无能为者也。若环海内外，戴九叶天子以不忘，且英明之誉，早播于远近，贼之宗党，如田庭玠、邵真、谷从政、李洧、田昂、刘怱，下至幽、燕数万之众，无欲叛者。德宗诚知天下之不足深忧，则群逆之党，固可静待其消。而德宗不能也，周视天下，自朝廷以至于四方，无一非可疑者。树欲静而撼之，波欲澄而拍之，疥癬在四末，而鍼石施于膏肓，可谈笑以收功，必震惊以召侮，愈疑愈起，愈起愈疑，乃至空腹心之卫，以争胜于东方，忧已深，虑已亟，祸愈速而败愈烈，梁州之奔，斯致之有繇，而非无妄之灾矣。

盖河北之势不能不乱者，代宗积坏之下游也，而于德宗则为偶起之波涛。事穷而变，变则有通之几焉。田承嗣、李宝臣、李正己、朱希彩之毒，大溃而且竭矣，其溃也，正其所以痊也。呜呼！能知苟安之必为后患，祸发之可待消亡，守顺逆之经，居高乘权，因穷变通久之时，无震动悚之惑，而后天下静于一人之心。一发不效，惴惴焉迫为改图，载鬼一车，而孤张不说，庸人之识量

，所为自贻伊感者，唯此而已矣。

【八】

刘盆子请降，光武曰：“待以不死耳。”大哉言乎！理正而法明，量弘而志定，无苟且求安之情，则威信伸而乱贼之胆已戢，天下之宁也必矣。诗云：“我徂惟求定。”定者，非一旦之定也。志惟求定，未定而不以为忧，将定而不以为喜，所以求之者，持之心者定也。

史朝义穷蹙东走，官军追败之于卫州，而薛嵩、李宝臣降；再败于莫州，穷蹙无归，而田承嗣降；独与数百骑北奔塞外，而李怀仞杀之以降；马燧、李抱真、李晟大败田悦于临洛，梁崇义俘斩于襄阳，李惟岳援孤将溃，而张孝忠降；马燧等大破田悦于洹水，朱滔、张孝忠攻拔束鹿，惟岳烧营以遁，而王武俊杀惟岳以降。凡此皆梟雄狡狴、为贼爪牙、以成其乱者，火熯水平，则卖主以图侥倖，使即不降，而欲烬之灰，欲澄之浪，终不足以复兴。且其反而无亲，旦君夕虏，僭焉绝其不忍之心者，允为乱人，非一挫可消其狂獠。以视赤眉、盆子，其恶尤甚；而既俯首待命，则制之也尤便。待以不死，而薄给以散秩微禄，置之四裔，则祸于此而讫矣。官军将士，血战以摧疆寇，功未及录，而穷乃投怀之鸷兽，宠以节钺，授以土疆，义士心灰，狂徒得志，无惑乎效忠者鲜而犯顺者日滋也。

语有之曰：“受降难于受敌，”而非此之谓也。两国相距，势埒力均，乍然投分，诚伪难知，则信难矣。以天下之全力，奉天子之威，讨逆臣而蹙之死地，得生为幸，虽伪何为？操生死荣辱之权于吾腕掌，夫何难哉？夫光武初定雒阳，寇盗林立，统孤军以遏归寇之冲，则诚难耳；而一言折盆子之覬覦，易且如彼。况朝义、惟岳焚林之浮焰已灭，天下更无余燭乎？

悉已滔天而戮其身，固非不仁也。且使以不死待之，而刘盆子终老于汉，固可贷其生命，则其为恩也亦厚矣，非若白起、项羽坑杀之惨也。乃唐之君臣，迫于乱之苟定，一闻瓦解，惊喜失措，纳蠡蠹于怀中，其愚也足以亡国，不亡者幸尔。朱温叛黄巢以归，而终篡唐；郭药师叛契丹以来，而终灭宋。代、德之世，唐犹疆盛，是以得免于亡；然其浸以乱而终亡于降贼，于此始之矣。宠薛嵩等以分士者，仆固怀恩之奸也；君与大臣听之者，其偷也。孝忠、武俊，则德宗自假之威，而又猜忌以裁抑之，马燧等不能与贼争功，尚何能夺其宠命哉？

【九】

君闇相佞，天下有乱人而无奸雄，则乱必起，民受其毒，而国固可不亡；君闇相奸，有奸雄以芟夷乱人，而后国之亡也，不可复支。汉、唐之亡，皆奸相移政，而奸雄假名义以中立，伺天下之乱，不轻动而持其后，是以其亡决

矣。

田悦、李纳、李惟岳、朱滔，皆狂騃躁妄、自取诛夷者也，虽相煽以起，其能如唐何邪？又况李希烈、朱泚之狂愚已甚者乎？希烈之镇淮宁，猎得旌节，非能如河北之久从安、史，豢养梟雄，修城缮备之已夙；梁崇义脆弱无难平者，幸而有功，固不足以予雄；淮宁处四战之地，东有曹王皋，西有哥舒曜，北有马燧、李抱真、张孝忠、李怀光、云屯之旅，希烈僭无所畏，据弹丸之地，横馘其中而称帝，拟之袁术，而又非其时也。朱泚兵权已解，与朱滔县绝一方，旁无可恃之党，乘无主之乱兵，一旦而遽登天位，保长安片土，为燕雀之堂，以视桓玄，百不及一也。此二竖者，白画而攫市金，直不足以当奸雄之一笑。自非李元平、源休、张光晟辈之愍不畏死，谁则从之？卢杞邪矣，而挟偏私以自怙，然未尝如郗虑、崔胤之与贼文谋也。以此言之，德宗能持以郑重，而不括民财、空扈卫，以争旦夕之功于外，此竖子者，恶足以逞哉。

大群贼之中，狡黠而知忖者，王武俊耳。擒惟岳，反朱滔，皆其筹利害之已夙而能留余地以自处者也。天子不恃以为依，宰相不结以为党，抑有李晟、马燧，力敌势均，而怀忠正以扼之，故其技止此，而不足以逞其邪心。不然，进而倚之以立功，则桓玄平而刘裕篡，黄巢馘而朱温逆，不知武俊之所止矣。

夫戡乱之主，拯危之将相，虑患不可不密也；尤不可无镇定之量，以谨持其所不必防。李抱真得武俊之要领而示之以诚；李晟蔑视怀光之反，而安据渭桥，不为妄动；皆能忍暴集之奔湍，坚以俟其归壑者也。有臣如此，贼不足平矣。德宗之召乱也，视希烈之恶已重，而捐社稷之卫为孤注以与争也。田悦、李纳、武俊皆降，而希烈称帝，奄奄日就于毙，何足以烦空国之师乎？可以知已乱之大略矣。

【一〇】

人而不仁，所最恶闻者忠孝之言，而孝为甚。君子率其性之诚然而与言，则必逢其怒；加之以歔歔垂涕行道酸心之语，而怒愈不可撓矣。陈天彝之言于至不仁者之前，勿论其怒与否也，不可与言而与言，先失言矣。

颜鲁公谓卢杞曰：“先中丞传首至平原，真卿以舌舐其面血，公忍不相容乎？”近世高邑赵豕宰以魏广微叔事逆奄，而欢曰：“昆溟无子。”鲁公陷死于贼中，豕宰没身于远戍，取祸之繇，皆君子之过也。

虽为小人，而犹知有父，犹知其父之忠清，而耻貽之辱。则与父所同志者，虽异趣殊情，而必不忍相忤害，此不待人言而自动于心。盖牝亡之余，夜气犹存，不能泯没者也。既不自知矣，知之而且以其父为戒矣，则忠臣孝子，固其不必有怨，而挟蚤以唯恐不伤者也。蔡小人耳，使而为君子，蔡攸岂但执手

诊视、迫其病免已乎？故夫子之责宰予，待其出而斥其不仁，弗与尽言也。使以三年之怀，面折其逆心，震丧其贝，而彼且跻于高陵，与于不仁之甚矣。君子于此，知其人理之已尽，置之而勿与言也。漠然若蠹蚤之过前，不问其谁氏之子也。权在则诛殛之，权不在，则远引以避之，如二胡之于秦桧，斯得矣。卢奕、魏允成之生豺虺，腹悲焉可也。

【二】

樊系受朱泚之伪命，为撰册文，乃仰药而死。其愚甚，其汗不可浣，自度必死，而死于名节已亏之后，人所怪也。呜呼！人之能不为系者，盖亦鲜矣。以为从贼撰册，法所不赦，光复之后，必罹刑戮，惧亦庸人所必不能引决而死者，未尽然也。待至光复议法之日，止于死耳，螻蛄之春秋，且苟延以姑待，亦庸人所必不能引决者，则系之死，实以自顾怀惭，天彝之未尽忘者也。

乃既惭而有死之心矣，而必自玷以两亏者，其故有三，苟非持志秉义以作其气，三者之情，中人以下之所恒有，而何怪于系焉。怀疑而有所待，一也；气不胜而受熏灼以不自持，二也；妻子相萦而不能制，三也。泚之僭逆，出于仓卒，所与为党者，姚令言一军耳；在廷之臣，固有劝泚迎驾者，不徒段司农委，惊惶而迫无以应，退而后念名义之已也。系于此，不虑泚之必逆，而姑俟之，一旦伪命见加，册文见委，惊惶而迫无以应，退而后念名义之已亏，而愤以死也。此无他，其立朝之日，茫然于贞邪之辨，故识不早而造次多疑也。

迨乎伪命及身，册文相责，斯时也，令言之威已张，源休、蒋镇、张光晟、李忠臣实繁有徒，出入烜赫于系左右，夸之以荣，怖之以祸，挥霍谈笑，天日为迷，系于此时，心知其逆而气为所夺，口喏目眩，不能与之争胜，杂凭陵，弗能拒也，魂摇神荡，四顾而无可避之方，伸纸濡毫，亦不复知为已作矣。此无他，立义无素，狎小人而为其所侮，乍欲奋志以抗凶锋，直足当凶人之一笑；义非一旦之可袭，锋稜不树者，欲振起而不能，有含羞以死而已矣。

当德宗出奔之际，姜公辅诸人皆宵驰随蹕，李晟在北，家固居于长安，弗能恤也，系徒留而不能去。既而陷身贼中矣，段司农、刘海宾击贼而死，一时百僚震懼，固可想见；而妇人孺子牵裾垂涕，相劝以瓦全，固有不忍见闻者。系濡迟顾恤，以撰册保全其家，以一死自谢其咎，盖无如此响响嗷嗷者何也。

呜呼！至于此而中人以下之能引决者，百不得一矣。捐身以全家，有时焉或可也，郭汾阳之斥郭晞，而自入回纥军中是也。捐名义以全妻子，则无有可焉者也。身全节全，而妻子勿恤，顾其所全之大小以为择义之精，而要不失为志士；身死节丧，而唯妻子之是徇，则生人之理亡矣。此亦有故，素所表正于家者无本，则狎昵嚅喁、败乱人之志气以相牵曳也。夫若是，岂易言哉？怪系之所为者，吾且恐其不能为系；即偷免于他日，亦幸而为王维、郑虔以貽辱于

万世已耳。段司农自结发从军以来，其光昭之大节，在军中而军中重，在朝廷而朝廷重，夫岂一旦一夕之能然哉！

【一二】

奸佞之惑人主也，类以声色狗马嬉游相导，而掣曳之以从其所欲；不则结宫闱之宠、宦寺之援为内主，以移君之志。唯卢杞不然，蠱惑之具，一无所进；妇寺之交，一无所附；孤恃其机巧辩言以与物相枝距，而德宗眷倚如此其笃。至于保朱泚以百口，而泚旋反；命灵武、盐夏、渭北援兵勿出乾陵，而诸军溃败；拒李怀光之入见，而怀光速叛；言发祸随，捷如桴鼓，而事愈败，德宗之听之也愈坚。及乎公论不容，弗获已以谪之，而犹依依然其不忍舍，杞何以得此于德宗邪？德宗谓“人言杞奸邪，朕殊不觉”者，亦以其无劝淫导侈之事，无宦官宫妾之援也。夫杞岂不欲为此哉？德宗之于嗜欲也轻，而宫中无韦后、杨妃之宠，禁门无元振、朝恩之权也。

德宗之所以求治而反乱，求亲贤而反保奸者，无他，好与人相违而已。乐违人者，决于从人。一有所从，雷霆不能震，魁斗不能移矣。杞知此而言无不与人相违也。其保朱泚也，非与泚有香火而为贼闲也，众言泚反，则曰不反而已矣；其令援军勿出乾陵也，非于诸将有隙而陷之死地也，浑瑊言漠谷之危，则曰不危而已矣。故颜鲁公涕泣言情而益其怒；李揆以天子所恤，而必驱之行。人所谓然，则必否之；人所谓非，则必是之。于是德宗周爰四顾，求一力矫众论如杞者而不可得。志相孚也，气相协也，孰有能闲之者？盖德宗亦犹杞而已。已偏任之，众力攻之；众愈攻之，已益任之。其终不以杞为奸邪者，抑岂别有所私于杞哉？向令举朝誉杞，而杞不足以容矣。故奸邪必有党，而杞无党也。挟持以固宠于上者，正以孤立无援，信为忠贞之琼绝耳。

夫人之恶，未有甚于力与人相拂者也。王安石学博思深，持己之清，尤非杞所可望其肩背；乃可人之否，否人之可，上不畏天，下不畏人，取全盛之天下而毁裂之，可畏哉！孤行己意者之恶滔天而不戢也。鯀以婞直而必殛，夫岂有贪憚媵媵之为乎？

【一三】

德宗之初，天下鼎沸，河北连兵以叛，李希烈横亘于中，朱泚内逼，天子匿于褒、汉，李楚琳复断其右臂，韩滉收拾江东以观成败，其有必亡之势者十九矣。李晟、马燧以孤军援之，非能操全胜之势。而罪己之诏一下，天下翕然想望清谧，陆敬輿之移主心以作士气、存国脉者，功固伟矣。然所以言出而效随者，繇来有二，不然，则汉之将亡，亦有忠靖之臣，宋之将亡，亦下哀痛之诏，而何以讫于不救邪？

其一，则德宗之为君也，躁愎猜忌，以离臣工之心，而固无奢淫惨虐之暴

行以失其民，故乱者自乱，德宗固居然四海之瞻依也。仓皇北出，而段司农追韩旻以返，得安驱以入奉天；赵升鸾劫驾之谋尤亟矣，浑瑊泄其谋，复得徐行以入梁州。天下知吾君之尚在，故罪己诏下，咸翹首以望荡平。河北群逆，亦知唐室之必兴，而有所归命。皆乘輿无恙，足以维系之也。向令帝之出也不速，或为逆贼所害，则如梁氏父子死于侯景之手，而梁速燔；或为逆贼所劫，则如汉献困于董卓，辱于李傕、郭汜，而汉遂夷。唐于是时，无宗藩之可倚，如琅邪之在江东；无储贰之可扶，如肃宗之在灵武；敬輿将何托以效忠？天下无主可依，则戴贼以安，亦必然之势矣。唯唐之君臣，不倡死社稷之邪说，沮卷士重来之计；故维系人心者，亦不仅在慷慨淋漓之一诏也。

其一，则惑德宗以致乱者卢杞也，敬輿与杞忠佞不两立，而其奔赴行在也，与杞同至。当是时，敬輿所欲除帝根本之蠹以涤旧恶者，莫杞若也。杞所深知，危言切论虽未斥讼其奸，而必将逐己者，唯敬輿也。颜真卿、李揆、崔宁，杞皆先发而制之矣，唯敬輿以患难同奔之侣，迫不及排，而气焰丰采、直辞正色，非杞之可投闲以相攻。乃犹不仅此也，凡奸臣知不容于正士而反噬无已，虽见迸逐，犹将僨起者，唯其有党也。故蔡京误国已有明征，而靖康之初，小人犹沮抑君子以不得伸其忠悃。杞则执拗专横之性不与人相亲，而唯与人相忤；恃君之宠如山岳，而视百僚如培塿；虽引裴延龄、白志贞以与同污，而未尝以天子之爵禄市恩饵众。故敬輿一受上知，杞旋放黜，而在廷在外，举倚敬輿以求安，无有暗护杞以沮挠敬輿者。德宗偏听之性一移，而中外翕然。不然，宋室垂亡，而王燾、陈宜中之党犹沮文信国之谋，吾未见敬輿之得行其志，以历数德宗之失，畅言之而无所挠也。

是故天下无君，则后立之君必不固；小人有党，则君子之志必不行。非此二者，则人心不摇，廷议不乱，内靖而外不离；叛寇之起纵如乱丝，亦有绪而无难理矣。人臣而知，则勿为李纲之诋辞，陷其主以寒天下之心；人君而知，则勿任结党之小人，塞君子以效忠之路。存亡之枢，决于毫发，盖可忽乎哉！

【一四】

诗云：“辞之辑矣，民之洽矣。辞之懌矣，民之莫矣。”辑云者，合集事理之始终，序次应违之本末，而智愚贤不肖之情，无有偏伸，无有偏屈，详析而得其要归也。如是，则物无不以类辨，事无不以绪成，皆沁入而相感，故曰民之洽也。懌云者，推于其心之所以然，极于其事之所必至，宛转以赴其曲，开朗以启其迷，虽锢蔽之已深，而善入其中则自悦，虽危言以相戒，而令其易改则自从。如是，则君与臣不相抗，智与愚不相拒，意消气静，乐受以无疑，故曰民之莫也。如是者，无他道焉，辞不以意兴，意不以气激，尽其心以达

人之心，诚而已矣。故易曰：“修辞立其诚。”诚立而后辞可修，抑必辞修而后诚乃立。不然，积忠悃于咽膈，输困猝发，浮动而不本于心，甚则反激以召祸而不莫，不然，亦悠悠听之而固不洽也。辞之为用大矣哉！

今有说于此，其为理之必然，明矣。见为是而毅然决之曰是，其所以是者未之详也，其疑于非而必是者未之辨也，则人亦挟其所是者以相抗矣；见为非而愤然斥之曰非，其所以非者未能臆也，其疑于是而固非者莫能诘也，则人亦报我以非而相折矣。是与非立于未事之先，未有定也，观于已事之后，而非者非，是者亦难全其是也。恃气以言之，一言以断之，无体验成熟之实，而出之也厉，父不能得之于子，师不能得之于弟子，而况君臣之际乎？故修辞而足以感人之心者，古今不易得也。非陆敬舆其能与于斯哉！今取其上言于德宗者而熟绎之。推之使远，引之使近，达之以其情，导之以其绪，曲折以尽其波澜，而径捷以御之坦道，扩其所忧，畅其所郁，排宕之以尽其变，翕合之以归于一，合乎往古之经，而于今允协，究极于中藏之密，而于事皆征，其于辞也，无闲然矣。贞元以后，焚乱之宇宙，孤危之社稷，涣散之人心，疆悍之戾气，消融荡涤，而唐室为之再安，皆敬舆悟主之功也。故曰辞之为用大矣哉！

前乎此者，董仲舒正而浮，贾谊奇而偏，魏征切而俗，莫能匹也。后乎此者，苏轼辩而诡，真德秀详而迂，莫能及也。不主故常而不流，不修藻采而不鄙，六经邈矣，卮言日进，欲以辞立诚，而匡主安民，拨乱反正，三代以下，一人而已矣。

【一五】

乱与治相承，恒百余年而始定，而枢机之发，系于一言，曰利而已。盗贼之与夷狄，亦何以异于人哉？志于利，而以动人者唯利也。

唐自安、史以后，称乱者相继而起，至于德宗之世，而人亦厌之矣。故田悦、李惟岳、朱滔、李怀光之叛，将吏士卒皆有不从逆之情，抗凶竖而思受王命；然而卒为所驱使者，以利昭之而众暂食其饵也。田绪杀田悦，虑将士之不容，乃登城大呼，许缗钱千万，而三军屏息以听；李怀光欲奔据河东，众皆不顺，而许以东方诸县听其俘掠，于是席卷渡河。嗣是以后，凡据军府、结众心以擅命者，皆用此术而蛊众以逞志。呜呼！此以利贸片时之欢者，岂足以窥非望而成乎割据哉？以此为藏身之固，利尽人离，旋以自灭，盖亦盗贼之算而已矣。

老子曰：“乐与饵，过客止。”天君子岂不知人情之且然哉？乃得天下而不为，身可死，国可亡，而必不以此诤合于愚贱之心者，则所以定天下之志而安其位也。以利动天下而天下动，动而不可复止，有涯之金粟，不足以填无涯之谿壑，故唐之乱也无已期。利在此而此为主矣，利在彼而彼为主矣，鬻权卖

爵之柄，天子操之，且足以乱，庶人操之，则立乎其上者之岌岌何如也？天子听命于藩镇，藩镇听命于将士，迄于五代，天子且以贿得，延及宋而未息，郊祀无名之赏，几空帑藏，举天下以出没生死于钱刀。呜呼！利之亡国败家也，盗贼一倡其术，而无不效之尤也，则乱何繇已也，而其愚已甚矣！

盗贼散利以饵人，夷狄聚利以制人，皆利乘权以制生人之命也。谁生厉阶，意者其天乎！抑亦宇文融、王鉷、杨慎矜、杨炎之徒导其源邪？是故先王贱利以纳民于名义，节其情，正其性，非计近功者所能测。而孟子三斥梁王，杜篡弑夺攘之萌，其功信不在禹下也。

【一六】

汉有推恩之诏，则赐民爵，不知当时天下何以位置此盈廷盈野之有爵者也。或者承三代之余，方五十里之小国，卿、大夫、士亦林立于比闾之中，民之无爵者，逐不得比数于人类，汉亦聊以此谢其缺望邪？无禄之爵，无位之官，浮寄于君子野人之闲，而天下不乱者，未之有也。

德宗蒙尘梁、汉，国储已空，赏无可行，以爵代赏，陆敬舆曰：“所谓假虚名以佐实利者也。”夫爵而仅以佐利之穷，名而诡于虚以诱人之悦，天子尚谁与守官，而民志亦奚以定乎？且夫唐之所以自丧其柄而乱生不已者何邪？轻虚名以召实祸也。一降贼而平章矣，御史大夫矣，其去天子直寻丈之闲耳。李惟岳之求节钺，德宗固曰：“贼本无资，假我位号以聚众耳，”是明知爵命之适以长乱矣。时蹙势穷，不得已而又用之，则人主之能操魁柄以制四方者，诚难矣哉！

献瓜果之民，赐以试官，敬舆以为不可，诚不可矣。要其实，岂但献瓜果者乎？奏小功小效于军中，而骤予以崇阶，使与功臣能吏相齿以进，下傲上，贱妨贵，以一日之微劳，掩生平之大节，甚则伶人厮养陵乘清流，积阙之闲，又恶足以劝忠而鼓士气哉？敬舆此论，犹争于其末而遗其本也。贼以利，我以名饵，术相若矣；利实名虚，势不敌矣。夫亦恃唐祚未穷，而朱滔、李怀光皆猥陋，人无固志耳；不然，是术也，允足以亡矣。

慎重其赏，则一缣亦足以明恩，一级固足以昭贵；如其汨滥无纪，人亦何用此告身以博酒食邪？故当多事之秋，倍重名器之予，非吝也；禄以随爵，位以随官，则效节戮力以拔自寒微、登于显秩者，无近功而有大利，固无患人之不劝也。德宗始于吝而终于滥，中无主而一发遂不能收，敬舆欲挽之而不能邪？抑其谋之未足以及此邪？爵冗名贱，欲望天下之安，必不可得之数也。

【一七】

奚以知其为大智哉？为人所欺者是已。奚以知其能大治哉？不忧人之乱我者是已。故尧任伯鲧，而圣不可知；子产信校人，而智不可及。盖其审乎理乱

安危得失之大纲，求成吾事，求济吾功，求全吾德焉而止。其他是非利害、百说杂进于前，且姑听之。必不可者，我既不为之移矣。彼小人之情，有愚而不知者焉，有躁而不审者焉，有随时倾动而无适守者焉，有规小利而覬幸得之者焉，凡此皆不足以挠我之大猷，伤我之经德。无论其得与不得，情识有涯而善败亦小，欣然笑听，以徐俟其所终，即令其奸私讎而事有妨，要亦于我无伤，而恶用穷之哉？所欺者小，窃吾之霑濡而止，校人之诈，仅食一鱼也；所欺者大，自有法以议其后，禹不能为鲧庇也。持大法，捐小利，以听小人之或微薄福而或即大刑，志不挠，神不惊，吾之所以救几于理乱安危得失者，如日月之中天，不驱云以自照也。智者知此，而其智大矣，以治天下，罔不治矣。

德宗言自山北来者，张皇贼势，颇似窥覘。陆敬舆曰：“役智弥精，失道弥远。”智哉言乎！夫张皇者之情，大要可见矣，愚而惊，躁而惧，随时倾动，而道听涂说，其言不足信，其情可矜也。吾之彊弱，在人耳目之闲，何必窥覘而始悉。吾所欲为者，大义在讨贼而无所隐，进止之机在俄顷，而必不轻示初至之人。即使其为窥覘邪，亦何足以为吾之大患；且将情穷迹露，自趣于死，而奚容早为防制哉？敬舆之说，非徒为阔略之语以夸识量也，取天下之情伪而极之，诚无所用其弥缝之精核矣

【一八】

名者，实之所自薄也，故好名为士之大戒。抑闻之曰：“三代以下，唯恐不好名”斯亦非无谓言，盖为人君取士、劝奖天下于君子之途而言也。士以诚自尽而远乎名，则念深而义固；上以诚责下忌其名，则情睽而耻刑；故名者，亦人治之大者也。因义而立，谓之名义；有节而不可踰，谓之名节；君之求于士者，节义而已。

名固有相因而起者矣，皋、夔、逢、比，皆名之可慕者也。惟所好在名，则非必皋、夔，而必为皋、夔言；彼固不足为皋、夔，而君可与于尧、舜矣。非必逢、比，而必为逢、比之言；彼固不足为逢、比，而君可免于桀、纣矣。夫导君以侈，引君以贪，长君之暴，增君之淫，讎害君子而固结小人，取怨兆民而邀欢戚宦亦何求而不得，所不得者名耳；则好名者，所畏忌而不欲以身试者也。于名而不好，则好必有所移。宠，其好矣；利禄，其好矣；全身保妻子，其好矣。人君而恶好名，将谓此傒傒有屋、有穀、享厚实小人，为诚朴无饰而登进之乎；

夫所言非道，不足以为名；君未有过，不足以为名；时未有危，不足以为名。取善言而效之，乘君而攻之，知时危而先言之；既而其言验矣，天下相与传诵之，然后忠直先识之名归焉。夫士苟非自好有素，忧国之有诚，但以名之所在，不恤恶怒，不避罪罟，而力争于廷，诚为臣之末节，而君子之所耻为然

其益于人主也，则亦大矣。忠信诚慤，端静和平，格心非而略人政，以远名而崇实者，闲世而一遇如有其人，固宅揆亮工、托孤寄命之选也。谏省部寺以降，有官守言职者，岂必尽得此而庸之乎？则汲汲焉求好名之士，唯恐不得；而加之罪名曰“沽直好名”，安得此亡国之语哉！

德宗恶姜公辅之谏，谓其指朕过以求名。诚指过以求名，何惜不予之名，而因自惩其过乎？陆敬舆曰：“掩己过而过弥著，损彼名而名益彰。”所以平复谏者之浮气也，实不尽然也。予士以名，则上收其实也。

【一九】

德宗之闇也，舍李晟、浑瑊不信而信吐蕃也。吐蕃归国，陆敬舆以为庆快，其识卓矣。

借兵于夷以平寇，贼阑入而掠我人民，乘闲而窥我社稷，二者之害易知也。愚者且为之辞曰：掠夺虽弗能禁，然忍小害以除大患，亦一时之权计也。若夫乘闲吞灭之害，则或轻信其不然，而究亦未必尽然，愚暗者且以香火要之矣。故二者之害易知，而愚者犹有辞以争。若夫其徒劳而只以弛我三军之气，骄我将帅之心，旋以僨败，则情势之必然；不必其灭我掠我，而祸在眉睫，犹弗见也。古今之以此致覆军、杀将、失地之害者不一矣，岂难知哉？

夫我有危亡之忧，而借人之力以相援，邢、卫且不能得之于齐桓，而况夷乎？两军相当，锋矢相及，一死一生，以力相敌，以智相距，以气相凌，将不能自保，兵不能求全，天下之至凶至危者也。岂有人焉，唯他人之是恤，而君忘其败，将忘其死，以致命于原野哉？孙臆之为赵败魏，自欲报魏也；项羽之为赵破秦，自欲灭秦也。不然，则君欲之而将不欲，将即欲之，三军之士必嗤其强以肝脑殉人而固不听也。故吴结蜀以为援，蜀待吴以交起，而俱灭于魏；诸葛诞、王淩、毋丘俭倚吴而毙于孤城；窦建德不揣以奔赴王世充之难，军心不固而身为俘虏；恃人与为人所恃者之成败，概可见矣。

两军相距，乞援于外，而外亟应之者，大抵师邓析教讼之智，两敌恒轻，而已居其重，其所援者特未定也。此以情告，彼亦以情告，此以利饵，彼亦以利饵，两情俱可得，两利俱可收，相其胜者而畸与之，夫岂有抑彼伸此之情哉？敛兵旁睨，于胜者居功，于败者亦可无怨，翱翔于其闲，得厚实以旋归，弱者之败自不瘳也。藉令无为之援者，无所恃以生玩敌之心，而量力以自奋，亦何至狂起无择，以覆师失地于一朝哉？

故凡待援于人者，类为人所持以自毙。况夷狄之唯利是趋，不可以理感情合者乎？宇文、高氏之用突厥也，交受其制，而不得其一矢之力，其明验已。回纥之为唐讨安、史也，安庆绪、史怀义之愚不能反用回纥以敝唐也。德宗乃欲效之以用吐蕃，朱泚狡而据充盈之府库，我能与争媚狡夷、使必亲我乎？吐

蕃去，军心固，将任专，大功必成，敬輿知之审矣。古人成败之已迹，著于史册，愚若王化贞者，尚弗之省，而以为秘计，天夺妄人之魄以祸人国，亦至此哉！

【二〇】

德宗以进取规画谋之陆敬輿，而敬輿无所条奏，唯戒德宗之中制，俾将帅之智勇得伸，以集大功。其言曰：“锋镝交于原野，而决策于加重之中；机会变于斯须，而定计于千里之外；上掣其肘，下不死绥。一至哉言乎！要非敬輿之刼说也。古者命将推毂之言曰：“阃以外，将军制之。一非帝王制胜之定法乎？而后世人主遥制进止之机以取覆败，则唯其中无持守，而辩言乱政之妄人惑之斯惑也。

惑之者多端，而莫甚于宦寺。宦寺者，胆劣而气浮，以肥甘纨繡与轻佻之武人臭味相得，故辄敢以知兵自命。其欲进也如游鱼，其欲退也如惊鹿，大言炎炎，危言恻恻，足以动人主之听。人主习闻之，因以自诧曰：“吾亦知兵矣。”此祸本也。既已于韬铃之猥说略有所闻矣，又以孤立于上，兵授于人，而生其猜防。弗能自决也，进喋喋乞乞之士，屑屑以商之，慎重而朴诚者弗能合也。于是有甫离帖括，乍读孙、吴者，即以其章句声韵之小慧，为尊俎折冲之奇谋。见荷戈者而即信为兵也；见一呼一号一跳一击者，而即诩为勇也；国画之山川，管窥之玄象，古人偶一试用之机巧，而宝为神秘。以其雕虫之才、炙毂之口，言之而成章，推之而成理，乃以诮元戎宿将之怯而寡谋也，竞起攘袂而争之。猜闇之君一入其彀中，遂以非斥名帅，而亟用其说以遥相迫责。军已覆，国已危，彼琐琐云云之子，功罪不及，悠然事外，彼固以人国为嬉者，而柰何授之以嬉也？庸主陋相以寡识而多疑者，古今相袭而不悟，呜呼！亦可为大哀也已。

一彼一此者，死生之命也；一进一退者，反覆之机也；一屈一伸者，相乘之气也。运以心，警以目，度以势，乘以时。矢石雹集、金鼓震耳之下，喋血以趋而无容出诸口者，此岂挥箠拥鑪于高轩邃室者所得与哉？以敬輿之博识鸿才，岂不可出片语以赞李晟、浑瑊之不逮，而杜口忘言，唯教其君以专任。而白面书生，不及敬輿之百一，乃敢以谈兵惑主听，勿诛焉足矣，而可令操三军之生死、宗社之存亡哉？宦寺居中，辩言日进，亡国之左券，未有幸免者也。

【二一】

西域之在汉，为赘疣也，于唐，则指之护臂也，时势异而一概之论不可执，有如此夫！

匈奴之大势在云中以北，使其南绕瓜、沙，则有河、湟之隔，非其所便。而西域各有君长，聚徒无几，仅保城郭，贪赂畏威，两袒胡、汉，皆不足为重

轻，故曰赘疣也。至唐，为安西，为北庭，则已入中国之版；置重兵，修守御，营田牧，屹为重镇。安、史之乱，从朔方以收两京，于唐重矣。代、德之际，河、陇陷没，李元忠、郭昕闭境拒守，而吐蕃之势不张，其东侵也，有所掣而不敢深入。是吐蕃必争之地也，于唐为重矣。惟二镇屹立，扼吐蕃之背以护萧关，故吐蕃不得于北，转而南向，松、维、黎、雅时受其冲突。乃河、洮平行，驰骤易而防御难。蜀西丛山沓嶂，骑队不舒，扼其从入之路，以囚之于山，甚易易也，故严武、韦皋捍之而有余。使割安西、北庭以畀吐蕃，则戎马安驱于原、洮而又得东方怀归怨弃之士卒为乡导以深入，祸岂小哉？

拓土，非道也；弃土，亦非道也；弃土而授之劲敌，尤非道也。邺侯决策，而吐蕃不能为中国之大患，且无转输、戍守、争战之劳，胡为其弃之邪？永乐谋国之臣，无有如邺侯者，以小信小惠、割版图以贻覆亡之祸，观于此而可为痛哭也。

【二二】

陆敬輿自奉天得主以来，事无有不言，言无有不尽，而德宗之不从者十不一二也。兴元元年，车驾还京，征邺侯自杭赴阙，受散骑之命，日直西省，迄乎登庸，逮贞元五年，凡六载，而敬輿寂无建白；唯邺侯出使陕、虢，敬輿一谋罢淮西之兵；及邺侯卒，敬輿相，举属吏，减运米，广和余，止密封，却馈赠，定宣武，敬輿复娓娓长言之。李进而陆默，李退而陆语，是必有故焉，参观求之，可以知世，可以知人，可以知治理与臣道矣。

夫邺侯岂妨贤而窒言路者哉？敬輿之所陈，又岂邺侯之所非，而疑不见庸以中止者哉？盖敬輿所欲言者，邺侯早已言之，而邺侯或不得于君者，敬輿终不能得也。德宗之倚敬輿也重，而猜忮自贤之情，暂伏而终不可遏，势蹙身危，无容不听耳。而敬輿尽其所欲言，一如魏征之于太宗者以争之，德宗不平之隐，特折抑而未著，故一归阙而急召邺侯者，固不欲以相位授敬輿也。邺侯以三世元老，定危亡而调护元良，德望既重，其识量弘远，达于世变，审于君心之偏蔽，有微言，有大义，有曲中之权，若此者皆敬輿之所未逮也。小人以气相制，君子以心相服，使敬輿于邺侯当国之日而啧啧多言，非敬輿矣。故昔之犯颜危谏以与德宗相矫拂者，时无邺侯也。夫岂乐以狂直自炫，而必与世相违哉？

论者或加邺侯以诡秘之讥。处人天伦敦叙之介，谋国于倾危不定之时，而奋激尽言于猜主之前，以博人之一快，大臣坐论格心之道，固不然也。使邺侯而果挟诡秘之术，则敬輿何为心折以忘言邪？邺侯卒，而敬輿又不容已于廷争，其势既然，其性情才学抑然。无有居中之元老、主持而静镇之，如冬日乍暄，草木有怒生之芽，虽冰雪摧残，所弗恤也，则又敬輿之穷也。

【二三】

天子禁卫之兵，得其人而任之，以处多虞之世，四末虽败，可以不亡。唐自肃、代以来，倚神策一军以彊其干。及德宗亟讨河、汴，李晟将之而北，白志贞募市井之人以冒名而无实，于是姚令言一呼，天子单骑而走，中先痿也。及李怀光平，李晟移镇凤翔，神策一军仍归禁卫。于斯时也，任之得人与不得，安危存亡之大机会也。德宗四顾无所倚任，而任之中官，终唐之世，宦寺挟之以逞其逆节，而迄于亡。当德宗初任中官之日，邺侯、敬舆无一言及之，何其置大计于缄默也？所以然者，自李晟而外，亦无可托之人也。

禁兵操于宦寺，而天子危于内；禁兵授之帅臣，而天子危于外。外之危，篡夺因之，宋太祖骤起于一旦，而郭、柴之祀忽诸，此李、陆二公所不能保也。晟移镇而更求一如晟者，不易得也；即有一如晟者，而抑难乎其为继。盖当日所可任者，唯邺侯耳。邺侯任之，则且求能为天子羽翼、终无逆志者以继之，法制立而忠勤徧喻于吏士，虽有不顺者，弗能越也，如是，乃可保之数十年，而居重驭轻之势以成。然而邺侯不可以自言也，敬舆亦不能以此为邺侯请也。德宗之欲任窦文场、王希迁也，固曰犹之乎吾自操之也。汉灵帝之任蹇硕，亦岂不曰犹吾自将之也乎？君畜疑自用，则忠臣心知其祸而无为之谋。李、陆二公救其眉睫之失，足矣；恶能取百年之远猷，为之辰告哉！

【二四】

前有谗而不见，后有贼而不知，可谓天下之至愚矣。夫其所以不知者何也？瞻前而欲察见其谗，顾后而欲急知其贼也。可易者既见而知之矣，未可见者恶从而知之？必将乐闻密告之语，以摘发于所未形。此勿论密告者之即为谗贼也，即非谗而不为贼，而人之情伪亦灼然易见矣。当反侧未安之际，人怀危疑未定之情，苟非昏溺，岂遽安心坦志以尽忘物变之不可测哉？惟其然也，明者持之以静，乃使迹逆而心顺者，忧危而失措者，有过而思改者，为恶而未定者，皆得以久处徐思而定其妄虑。然而终不悛焉，则其恶必大著，不待摘发而无可隐。如是，则谗贼果谗贼也，在前在后而无不周知也，斯乃谓之大智。

达奚抱晖杀节度使张劝，据陕州，要求旌节，东与李希烈相应，邺侯单骑入其军中，于时宾佐有请屏人白事者，邺侯拒之曰：“易帅之际，军中烦言，乃其常理，不愿闻也。”夫抱晖之逆既著矣，必有与为死党者，亦无容疑矣；或有阴谋乘闲以作乱者，亦其恒矣：要可一言以蔽之曰，技止此耳。河东之军屯于安邑，马燧以元戎偕行，威足以相制，邺侯之虑此也周，持此也定，屏人以白者，即使果怀忠以思效，亦不过如此而已，恶用知哉？拒之勿听，则挟私而谤毁者，道听而张皇者，浅中而过虑者，言虽未出，其怀来已了然于心目之闲。若更汲汲然求取而知之，耳目荧而心志乱，谗贼交进，复奚从而辨之哉

？

天下之变多端矣，而无不止于其数。狐，吾知其赤；乌，吾知其黑；虎，吾知其搏；蛇，吾知其螫；蛙，吾知其鸣；蟹，吾知其瘠；泾，吾知其清；渭，吾知其浊；冬，吾知其必霜；夏，吾知其必雷。故程子之答邵尧夫曰：“吾知雷之从起处起也。”天地之变，可坐而定，况区区谗贼之情态乎？献密言以效小忠者，即非谗贼，亦谗贼之所乘也，况乎不保其不为谗贼也。知此者，可以全恩，可以立义，可以得众，可以已乱，夫是之谓大智。

【二五】

禄山、思明父子旋自相杀，而朝义死于李怀仟，田悦死于田绪，李惟岳死于王武俊，朱泚死于韩旻，李怀光死于牛勣，李希烈死于陈仟奇，而李怀仟旋死于朱希彩，陈仟奇旋死于吴少诚，恶相师，机相伺，逆相报，所固然也。杀机之动，天下相杀于无已。愍不畏死者，拥兵以自危，莫能自免。习气之熏蒸，天地之和气销烁无余。推原祸始，其咎将谁归邪？习气之所繇成，人君之刑赏为之也。

安、史之迭为枭獍，夷狄之天性则然，无足怪者，夫亦自行吾天诛焉可矣。史朝义孤豚受困，有必死之势，李怀仟与同逆而北面臣之，一旦反面而杀之以为功，此岂可假以旌节、躋之将相之列者。高帝斩丁公，光武诛彭宠之奴，岂不念于我有功哉？名义之所在，人之所自定，虽均为贼，而亦有大辨存也。尽天下之兵力以蹙垂亡之寇，岂待于彼之自相吞齧以杀其主而后乱可讫乎？降可受也，杀主以降，不可贯也。偏裨不可以杀主帅，则主帅不可以叛天子之义明矣。幸而成，则北面拥戴以为君，及其败，则剽其首以博禄位而禄位随之，韩旻、陈仟奇恶得而不效尤以徼幸乎？朱希彩、吴少诚又何惮而不疾为反戈邪？一人偷于上，四海淫于下，我不知当此之时，天下之彝伦崩裂，父子、妇姑、兄弟之闲若何也！史特未言之耳。幽、燕则朱滔、朱泚迭为戎首，淮西则少诚、少阳踵以怙乱，而唐受其败者数十年而不定。代宗毁坊表于前，而德宗弗能改也，恶积而不可复揜矣。

【二六】

陆敬輿之筹国，本理原情，度时定法，可谓无遗矣。其有失者，则李怀光既诛之后，虑有请乘胜讨淮西者，豫谏德宗罢诸道之兵也。诸道罢兵八阅月，而陈仟奇斩李希烈以降，一如敬輿之算，而何以言失邪？乃参终始以观之，则淮西十余年勤天下之兵血战以争、暴骨如莽者，皆于此失其枢机也。

安危祸福之几，莫不循理以为本。李怀光赴援奉天而朱泚遁，卢杞激之而始有叛心，虽叛而引兵归河东，犹曰“俟明春平贼”。据守一隅，未敢旁掠州县、僭称大号也。所恶于怀光者，杀孔巢父而已，抑巢父轻躁之自取也。德宗

欲赦之，盖有自反恕物之心焉，李晟、马燧、李泌坚持以为不可，斯亦过矣。若希烈者，胜孤弱狂愚之梁崇义，既无大功于唐室；且当讨崇义之日，廷臣争其不可任，而德宗推诚以任之；贼平赏渥，唐无毫发之负，遽乘危以反，僭大号以与天子竞存亡，力弱于禄山，而恶相敌矣。此而可忍，万世之纲纪裂矣。何居乎敬舆之欲止其讨也？乘河中已下之势，河北三帅敛手归命，蹙已穷之寇，易于拉朽，乃吝一举之劳，而曰“不有人祸，必有鬼诛”。为天下君而坐待鬼诛，则亦恶用天子为也？俟人祸之加，则陈仟奇因以反戈，而吴少诚踵之，淮西数十年不戢之焚，皆自此启之矣。

原情定罪，而罪有等差；飭法明伦，而法有轻重。委之鬼诛，则神所弗佑；待之人祸，则众难方与。怀光可赦，希烈必不可容。法之所垂，情之所衷，道之所定，抑即势之所审；而四海之观瞻，将来之事变，皆于此焉决也。故敬舆之于此失矣。随命李晟、浑瑊、马燧一将临之，而淮、蔡荡平，天下清晏，吴少诚三世之祸不足以兴，而淄青、平卢、魏博之逆志亦消矣。失之垂成，良可惜哉。

【二七】

细行不矜，终累大德，三代以下，名臣正士、志不行而道穷者，皆在此也，君以之而不信，民以之而不服，小人以之反持以相抗，而上下交受其诘。欧阳永叔以困于闺帷之议，而陶谷之挫于南唐，尤无足怪也。

张延赏奸佞小人，燔乱天下，吐蕃劫盟之役，几危社稷，廷臣莫能斥其奸，而李晟抗表以论劾之，正也。晟之告李叔度曰：“晟任兼将相，知朝廷得失而不言，何以为臣？”推此心也，其力攻延赏之志，皎然可正告于君父，而在廷将继之以助正抑奸者，不患其孤鸣矣。乃德宗疑其抱夙忿以沮成功，终任延赏，听之以受欺于吐蕃，晟虽痛哭陈言，莫能救也。平凉既败，浑瑊几死，延赏之罪已不可揜，然且保禄位以终，而谴诃不及。无他，成都营妓之事，延赏早有以持晟之长短，而上下皆惑也。晟之论延赏也，且忘其有营妓之事，即不忘，而岂得以纤芥之嫌，置相臣之贤奸与边疆之安危于不较哉？而君与廷臣既挟此为成心，以至史官推原衅郅，亦谓自营妓而开，晟之心终不白于天下，唯其始不谨而微不慎也。饮食醉饱、琴书弈博之微，皆有终身臧否、天下应违之辨存焉。故昔人以在官抄书亦为罪过，而不可不慎。观于李晟，可以鉴矣。

【二八】

乱国之财赋，下掊克于民，而上不在官，民乃殄，国乃益贫，民罔不怨，天子闻之，赫然以怒，皆所必然，而无不快其发觉者。然因此而句勘之以尽纳于上，则害愈浸淫，而民之死也益剧矣，是所谓“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”也。

假公科敛者，正以不发觉而犹有所止耳。发觉矣，上顾因之而收其利，既无以大服其心，而唯思巧为揜饰以自免；上抑谓民之可多取而必应也，据所句勘于墨吏者岁以为常，则正赋之外，抑有句勘之赢余，列于正供，名为句勘，实加无艺之征耳。且上唯利其所获，而不抵科敛者于法，则句勘之外，又有横征，而谁能禁之？民之无知，始见墨吏之囊毕输之内帑，未尝不庆快焉，孰知昔之剥床以辨者，后且及肤乎？故用之一时而小利，行之数世，而殃民之酷、殆不忍言。李长源以此足防秋之国用，欲辞聚敛虐民之罪，不可得已。

诚恶墨吏之横征，恤民困而念国之匮也，句勘得实，以抵来岁之赋，可以纾一时之急，而民亦苏矣，民知税有定额，而吏亦戢矣，斯则句勘之善政与！

【二九】

小弁所以为君子之诗者，太子欲废未废之际，其傅陈匡救之术于幽王也。故其所以处父子君臣之际，曲尽调停之理，而夺其迷惑浸淫之几。邺侯用之，以全德宗之恩，而奠其宗社。故小弁为君子之诗，其利溥也。

其诗曰：“君子不惠，不舒究之。一但言究，则听谗而惑者，固自以为究矣；乃其弥究而弥惑者，惟其不舒也。浅人之情，动于狂而不可挽，无他，闻言而即喜，闻言而即怒耳。以其躁气与谗人之深机而相触，究之迫，则虽有至仁大孝之隐，皆弗能自达。邺侯曰：“愿陛下从容三日，究其端绪，一用此诗也。气平而谗人之机敛，抱忠欲言者，敢于进矣，故闲一日而德宗果悟也。

其诗又曰：“君子无易繇言，耳属于垣。”易言者，不必信之于心也。心非必惑，而偶触于谗言，以有喜怒过情之辞，亦将曰：吾为君父之尊，言即失而无大过也。乃一出而人信以为固然矣。匪直怀奸者，幸有闲之可乘；即观望而无定情者，亦谓君子之喜在此而怒在彼，即此以迎合之，而将得其心。在旁在侧者，见为不足惮，而言之也无择，恶知一入于其耳以生其心，伏莽之戎，怙此言以为依据，而旋相搆扇于无已哉！惟慎于口而人不得窥其际，则谗人之气愈敛，而抱忠欲言者敢于进矣。邺侯曰：“陛下还宫，当自审思，勿露此衷于左右，”用此诗也。故德宗流涕曰：“太子仁孝，实无他也。”小弁垂训于千载之上，而邺侯以收曲全慈孝、安定国家之至仁大孝于千载之下，故曰：小弁，君子之诗也。自非幽王之丧心失志，循其道而无不可动。诗之为教至矣哉！知用君子之道者，君子也。邺侯之为君子儒，于斯见矣。

【三〇】

君相可以造命，邺侯之言大矣！进君相而与天争权，异乎古之言俟命者矣。乃唯能造命者，而后可以俟命，能受命者，而后可以造命，推致其极，又岂徒君相为然哉！

天之命，有理而无心者也。有人于此而寿矣，有人于此而夭矣，天何所须

其人之久存而寿之？何所患其人之妨己而夭之？其或寿或夭不可知者，所谓命也。而非天必欲寿之，必欲夭之，屑屑然以至高大明之真宰与人争螻蛄之春秋也。生有生之理，死有死之理，治有治之理，乱有乱之理，存有存之理，亡有亡之理。天者，理也；其命，理之流行者也。寒而病，暑而病，饥而病，饱而病，违生之理，浅者以病，深者以死，人不自知，而自取之，而自昧之，见为不可知，信为莫之致，而束手以待之，曰天之命也。是诚天命之也。理不可违，与天之杀相当，与天之生相背，自然其不可移矣，天何心哉？

夫国家之治乱存亡，亦如此而已矣。而君相之权藉大，故治乱存亡之数亦大，实则与士庶之穷通生死、其量适止于是者，一也。举而委之于天，若天之有私焉，若天之纤细而为螻蛄争春秋焉。呜呼！何其不自揣度，而谓天之有意于己也！故邺侯之言非大也，非与天争权，自知其藐然不足以当天之喜怒，而天固无喜怒，惟循理以畏天，则命在己矣。

虽然，其言有病，唯君相可以造命，岂非君相而无与于命乎？修身以俟命，慎动以永命，一介之士，莫不有造焉。祸福之大小，则视乎权藉之重轻而已矣。

【三一】

陆敬輿之在翰林，言无不从，及其爰立，从违相半，其从也，皆有弗获之色焉，何也？大权者，人主之所慎予，小人之所争恃，君子之所慎处者也。敬輿之忠直明达，允为社稷之臣，而邺侯将卒，不急引以自代，盖邺侯知此位之不易居，为德宗谋，为敬輿谋，固未可遽相敬輿也。

宰相之重，仕宦之止境也，苟资望之可为，皆垂涎而思得。董晋、窦参、苗晋卿所不敢相排以相夺者，徒邺侯耳，非能忘情而甘出其下也。邺侯以三朝元老立翼戴之功，而白衣归山，屈身参佐，无求登台辅之心，其大服不肖者之心夙矣。肃宗欲相之，而李辅国忌焉则去；代宗欲相之，而元载忌焉则去；君输忱以延伫，己养重以徘徊，乃以大得志于多猜之主，宵小盈廷，而俛首以听命，敬輿岂其等伦哉？自扈从以来，无日不在君侧，无事不参大议，虽未授白麻，而邺侯既卒，其必相也无疑矣。呜呼！欲相未相之际，奸窥邪伺，攒万矢以射一鹄，亦危矣哉！邺侯之不荐以自代，全敬輿，即以留德宗法家拂士于他日，而敬輿不知也。

今为敬輿计，邺侯在位，国政有托，而敬輿忘言，未可以去乎？董晋、窦参受平章之命，未可以去乎？窦参以贪败，物望益归于己，未可以去乎？参死，参党疑敬輿之譖，未可以去乎？与伎陋之赵憬同升，未可以去乎？沾沾然若留身于严廊以待枚卜之来，则倒授指摘于人，而敬輿之危益岌岌矣。及既相也，裴延龄判度支，苦谏而不从，吴通玄腾谤书于中外，姜公辅以泄语坐贬，贾

耽、卢迈相继而登三事，及是而引身已晚矣。然且徘徊不决，坐待贬斥，几以不保其腰领。以自全也，不宜；以靖国也，尤不可矣。何也？已被罪，而忠直之党危，邪佞之志得，祸必中于国家也。

宰相者，位亚于人主而权重于百僚者也。君子欲尽忠以卫社稷，奚必得此而后道可行乎？至于相，而适人闲政之道拙矣。欲为绳愆纠谬之臣，则不如以笔筒侍帷帘之可自尽也。邺侯知之，敬輿弗知也，二贤识量之优劣，于此辨矣。

【三二】

贞元八年，江、淮水潦，米价加倍，畿辅公储委积，陆敬輿请减江、淮运米，令京兆边镇和籴，酌一时之缓急，权其重轻，信得之矣，然未可为立国之令图也。丰凶者，不定之数；田亩所出，则有定之获也。丰而余，凶而不足，通十年之算，丰而有余，凶而犹无不足，则远方之租米，毕令轻齐，京边之庸调，悉使纳米可也。如其不然，则丰年之所偶余，留之民闲，以待凶岁，使无顿竭之忧；柰何乍见其丰，遽余之以空在民之藏乎？

为国用计者，耕九余三，恒使有余以待凶岁。如其馈有限，吏禄军食，丰仅给而凶则乏，又值京边谷余而价贱，则抑以钱绢代给，使吏与军自籴于民，犹之可尔。何也？自籴则食有节而支不糜，民尚不至虚廩困以自匮。若官与和籴，就令无抑买捐民之弊，而必求如额以供坐食者之狼戾与窖藏之红朽，不复念此粟者，他日小民炊烟屡绝，求粒米而无从者邪！况乎立国有经，恒畜有余以待水旱，则江、淮荐饥，自可取足太仓，捐岁运以苏民，何事敛民之积以虚根本哉？

敬輿所陈，令江、淮斗米折钱八十，计其所赢余钱十万四千缗，一时行之，觉为公私之两利，而国无常守之经，官操商败之计，空内地之积，夺凶岁之储，使牟利之臣，因得营私以殃民，其失也大矣。以要言之，京边之盈余，不可聚于上而急食之也。此不易之定论也。

【三三】

陆敬輿请罢关东诸道防秋戍卒，令供衣粮，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，广开屯田，官为收籴，自战自耕于其所守之地，此亦以明府兵番戍之徒劳而自弱，不如召募之得也。论者于敬輿所陈，则韪其说，而惜德宗之不从；乃于府兵，则赞其得三代之良法而谓不可易。贪为议论，不审事理，自相齟齬，罔天下后世以伸其无据之谈，如此者，亦奚必他为之辩哉？即其说以破之而足矣。

夫折中至当之理，存其两是，而后可定其一得；守其一得，而后不惑于两是。诚不易也，就今日而必法尧、舜也，即有娓娓长言为委曲因时之论者，不可听也。诚不容不易也，则三代之所仁，今日之所暴，三代之所利，今日之所

害，必因时而取宜于国民，虽有抗古道以相难者，不足听也。言府兵则府兵善，言折衣粮以召募则召募善，心无衡而听之耳，耳无准而听纸上之迹与唇端之辩，受夺于疆辞，而傲岸以持己之是，唯其言而自谓允惬于天下。呜呼！小言破道，曲说伤理，众讼于廷，文传于后，一人之笔舌，旦此夕彼，其以万世之国计民生戏邪！不然，奚为此喋喋哉？持其前后彼此之论以相参，则其无目无心，如篱竹得风之鸣，技自穷矣。

【三四】

自米粟外，民所输者，本色折色奚便？国之利不宜计也，而必计利民。利民者，非一切之法所可据为典要，唯其时而已。唐之初制，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出缙、纩、布，其后两税法行，缙、纩、布改令纳钱。陆敬舆上言：“所征非所业，所业非所征，请令仍输本色。”执常理以言之，宜无以易也；揣事理以言之，则有未允者焉。

绢、缙、纩、布之精粗至不齐矣，不求其精，则民俗之偷也，且以行滥之物输官，而吏以包容受赍，既损国计、导民奸；而取有用之丝枲，为速敝之绢布，灭裂物产，于民亦病矣。如必求其精且良与？而精粗者，无定之数也，墨吏、猾胥操权以苛责为索贿之媒，民困不可言矣。钱则缙足而无可挟之辞矣，以绢、布、绵、缕而易钱，愚氓虽受欺于奸贾，而无恐喝之威，则其受抑者无几，虽劳而无大损也，此折钱之一便也。

树桑者先王之政，后世益之以麻枲、吉贝，今棉花。然而不能所在而皆植也。桑枲之土，取给也易，而不产之乡，转买以充供，既以其所产者易钱，复以钱而易绢、绘、纩、布，三变而后得之，又必求中度者，以受奸商之腾踊，愚氓之困，费十而不能得五也。钱则流通于四海而无不可得，此又一利也。

丁田虽有定也，而析户分产，畸零不能齐一，势之所必然也。绢、绘、纩、布必中度以资用，单丁寡产尺寸铢两之分，不可以登于府库，必计值以求附于豪右；不仁之里，不睦之家，挟持以虐孤寒，无所控也。钱则自一钱以上，皆可自输之官，此又一利也。

丝枲者，皆用其新者也，民储积以待非时之求，而江乡雨溼，山谷烟蒸，色黯非鲜，则吏不收，而民苦于重办；吏既受，而转输之役者民也，舟车在道，雾雨之所霑濡，稍不谨而成黧敝，则上重责而又苦于追偿。其支給也，非能旋收而旋散之也，有积之数十年而朽于藏者矣；以给吏士，不堪衣被，则怨起于下，是竭小民机杼之劳，委之于粪土矣。钱则在民在官，以收以放，虽百年而不改其恒，此又一利也。

积此数利，民虽一劳而永逸，上有支給而下有实利。金钱流行之世，所不能悉使折输者，米粟而已，然而民且困焉。况欲使之输中度之丝麻，累递运之

劳以徒供朽坏乎？

唐初去古未远，银未登于用，铸钱尚少，故悉征本色可也。敬輿之言，惜旧制之湮，顺愚民不可虑始之情耳。金钱大行于上下，固无如折色之利民而无病于国也。故论治者，贵于知通也。

【三五】

陆敬輿论税限迫促之言曰：“蚕事方兴，已输缣税；农功未毕，遽敛谷租。上责既严，吏威愈促。急卖而耗其半直，求假而费其倍偿。”悲哉！乱世之民；愚哉！乱世之君也。

民之可悲者，聂夷中之诗尽之矣。其甚者，不待二月而始卖新丝，五月而始粿新谷也。君之愚也，促之甚，则民益贫；民益贫，则税益逋；耕桑之获，止有此数，促之速尽，后虽死于桁杨，而必无以继；流亡日苦，起为盗贼，而后下蠲逋之令，计其所得，减于缓征者，十之三四矣；何其愚也！迫促之令，君懵而不知计，民惴而不敢违。墨吏得此以张其威燄，猾胥得此以讎其罔毒，积金屯粟之豪民得此以持贫民之生死，而夺其田庐子女。乱世之上下，胥以迫促为便，而国日蠹、民日死，夫谁念之？

孟子曰：“用其一，缓其二。”缓之为利溥矣哉！所谓缓者，非竟置之谓也，通数十百年而计之，缓者数月而已。绌邪臣急功之谋，斥帑臣吝发之说，烛计臣卸责之私，姑忍之，少待之，留一春夏之闲，俟之秋冬，而明岁之春夏裕矣，源源相继，实亦未尝有缓也。统计之于累岁之余，初何有濡迟之忧哉？国家当急遽之时，自有不急之费，取此而姑忍之，少待之，可省以应急需者不患乏也，而柰何遽责之千里之遥、转输之不逮事者也：缓者，骄帅、奸臣、墨吏、猾胥、豪民之大不便，而人君深长之益也，愚者自不知耳。君愚，而百姓之可悲、无所控告矣。

【三六】

德宗始召叛臣之乱，中徇藩镇之恶，终授宦竖之权，树小人之党，其不君也足以亡，而不亡者，幸也。乃夷考其行，非有征声逐色、沈溺不反之失也，非有淫刑滥杀、暴怒不戢之恶也，抑非有闻善不知、遇事不察之暗也；疑其可进中主而上之，以守成而保其福祚；然而卒为后世危亡之鉴者，论者以为好疑之过，是已。虽然，好疑者、其咎之流也，非其源也；穷本探源，则好谀而已矣。故陆敬輿欲释其疑，而不足以夺其心而使之悛；盖其厚有所疑者，唯其深有所信也，非无所信而一用其疑也。于卢杞则信，于裴延龄则信，于宝文场、霍仙鸣则信，于韦渠牟则信，败而不怒，贬而不释，死而犹追念之，推心置腹，群言交击，而爱之益坚。且不仅是也，陆贄之始，李泌之终，亦未尝不唯言是听而无有二三也。然则岂好疑为其不可解之惑哉？

敬輿之在奉天也，有排难之显功，言无不中，则秉义虽直，处时虽危，而志得神怡，发之于辞气颜色也，必温和而浹洽，故罪己之诏，虽暴扬其过而不以为侮。若长源，则宛曲从容之度，足以陶铸其骄气，而使其意也消。卢杞诸奸，岂有别术以得当哉？无宫壶之援，无中涓之助，唯面柔口泽，探意旨而不相违拂耳。是故德宗之得失，恒视所信而分，专有所信，则大有所疑。呜呼！千古庸人膏肓不起之病，非以失所信而致然哉？有大信者，必有厚疑；有厚疑者，必有偏信；或信或疑，贤奸俱不可恃，唯善谀者能取其深信，而天下皆疑矣。

夫人之多所疑也，皆生于不足。智不足，则疑人之已诳；力不足，则疑人之已凌。先自疑而旁皇无据，四顾不知可信之人，于是谀者起而乘之，谅其所易为，测其所易知，浅为尝而轻为辨，则不足者亦优为之而揜其所短。固将曰：非与我合者，言我所不知、不能、以相欺，彼即亦一道与，固非我之攸行；且恶知其非矫诬以夺人于所不逮，而讎其异志乎？直者之疑愈厚，则谀者之信愈坚，于是偏信而无往不疑，乃以多疑召天下之离叛。故曰疑者其弊之流也，信者其失之源也。

道处于至足者，知从我者之非诚，而违我者之必有道也。故尧无疑于群臣之荐鯀，而鯀不足以病尧。下此者，皆有不足也。知不足而不欲揜，则谀我者之情穷矣。流俗之言，苟且之计，恶足以进于前哉？此中材救过之善术也。能知此，则天下皆与善之人而奚疑乎？天下皆与善之人而又奚有所偏信乎？故德宗之失，失于信也。好谀而信之，虽圣哲痛哭而不救其败。纣之恶无他，好谀而信飞廉、恶来者深也。卷二十五

◎顺宗

王伾、王叔文以邪名古今，二韩、刘、柳皆一时之选，韦执谊具有清望，一为所引，不可复列于士类，恶声一播，史氏极其贬谪，若将与赵高、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，平心以考其所为，亦何至此哉！

自其执政以后，罢进奉、宫市、五坊小儿，贬李实，召陆贄、阳城，以范希朝、韩泰夺宦官之兵柄，革德宗末年之乱政，以快人心、清国纪，亦云善矣。顺宗抱笃疾，以不定之国储嗣立，诸人以意扶持而冀求安定，亦人臣之可为者也。所未审者，不能自量其非社稷之器，而仕宦之情穷耳，初未有移易天位之奸也。于是宦官乘德宗之危病，方议易储以危社稷，顺宗瘖而不理，非有夹辅之者，则顺宗危，而宪宗抑且不免。代王言，颁大政，以止一时之邪谋，而行乎不得已，亦权也。宪宗储位之定，虽出于郑絪，而亦俱文珍、刘光琦、薛盈珍等诸内竖修夺兵之怨，以为诛逐诸人之地，则韦执谊之惊，王叔文之忧色，虽有自私之情，亦未尝别有推奉，思摇国本，如谢晦、傅亮之为也。乃史氏

指斥其恶，言若不胜，实覈其词，则不过曰：“采听谋议，汲汲如狂，互相推奖，倜然自得，屏人窃语，莫测所为”而已。观其初终，亦何不可测之有哉？所可憎者，器小而易盈，气浮而不守，事本可共图，而故出之以密，谋本无他奇，而故居之以险，胶漆以固其类，亢傲以待异己，得志自矜，身危不悟，以要言之，不可大受而已矣。因是而激盈廷之怨，寡不敌众，谤毁腾于天下，遂若有包藏祸心为神人所共怒者，要亦何至此哉！

佞、叔文诚小人也，而执谊等不得二人不足以自结于上，佞、叔文不得于牛昭容、李忠言不足以达于笃疾之顺宗呜呼！汉、唐以后，能无内援而致人主之信从者鲜矣。司马温公之正，而所资以行志者太后；杨大洪之刚，而所用以卫主者王安；盖以处积乱之朝廷，欲有所为，弗获已而就其可与言者为纳约之牖也。叔文、佞之就诛，八司马之远窜，事所自发，亦以宦官俱文珍等怨范希朝、韩泰之夺其兵柄，忿怼急泄而大狱疾兴。诸人既蒙不赦之罪，神策监军，复归内竖，唐安得有斥奸远佞之法哉？宦官之争权而迭相胜负耳。杜黄裳、袁滋不任为主也。故执谊等有可黜之罪，而遽谓为千古之败类，则亦诬矣。

繇此以观，士之欲有为当世者，可不慎哉！天下之事，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，与天下共之。其或几介危疑，事须密断者，则缄之于心，而制之以独。若骤得可为之机，震惊相耀，以光大之举动为诡秘之声容，附耳蹑足，画呼夜集，排群言，敛众怨，自诩为忧国如家，乃不知旁观侧目者且加以不可居之大慝。事既秘，言不能详，欲置辩而未从，身受天下之恶，自戕而已矣。易曰：“不出户庭，无咎。”慎之于心也。不出门庭则凶矣。门内之密谋，门外之所疑为叵测者也。流俗之所谓深人，君子之所谓浅夫也。读柳宗元谪后之书，“匪舌是出”，其愚亦可哀也已！

◎宪宗

礼何为而作也？所以极人情之至而曲尽之也。古礼之佚不传者多矣，见于三礼者，唯丧礼为略备，达于古今，无不可繇也。然而犹有阙焉，时之所不然，事之所未有，情之所不生，礼之所未及也。于是而后儒折中论定之道，有可参酌以极得其中，则遭乱失其父母，寻求不得，生死莫能知，而为之追服，是已。

礼文之未及此也有故；古者分土建侯，好问不绝，偶为仇敌，而礼之往来不废，声问相逮，无有阻也。故诸侯失国而为寓公，大夫去国而有羁禄，即其为行人而见执，临战伐而见俘，其生其死，必相闻矣。则生而遥告以吉凶，死而得奔丧、还葬，奚有寻求不得而待追服者哉？

王莽之世，盗贼坌起，永嘉而后，胡、汉分割，于是而贵贱均于俘囚，老弱随其转徙，千里无人，音问既绝，转掠不定，踪迹莫稽，乃有父子殊天，终

相睽隔，母妻漂散，不审存亡者。呜呼！生不得聚，死不得知，疏衰者，非人子之可用报亲者，而犹不克尽三年之哀慕，亦惨矣哉！晋庚蔚之等始建议寻求三年之外，俟中寿八十而服之，此亦以礼定情之极致，周公复起，不能易也。

德宗母沈太后因乱陷贼，不知所在，德宗即位，寻求数十年不得，迨德宗之葬，礼官乃申蔚之之议，以德宗启殡日，发沈后之丧，因此而祔庙之礼行焉。夫蔚之限寻求以三年，俟发丧于中寿，而德宗终身不废寻求者，以德宗已正位临民为宗社主，不容因母而废大政，即位寻求，两不相碍也。而士大夫既含重哀、必废婚宦，尽心力为寻求地，期以三年，则人子之志伸，而生人之理亦无崩坏之忧矣。晋、宋以来，有因此而永绝婚宦者，其志可尚，而其道不可常，殆亦贤者之过，蔚之裁之以中，不亦韪与！不宦则祭祀不修，不婚则继嗣不立，抑非所以广孝也。且夫寻求不得，而生死固无据焉，衔恤靡至，一以丧礼居之，万一亲幸而存，岂非之生而致之死乎？即位而寻求，临朝不废之典，宜于天子；限求以三年，权停婚宦，宜于士夫。酌中寿之年以服丧，生存之望可绝；以启殡之日而为忌，人子之道以终；变而不失其常，补古礼之未有，合先圣之大经，此其选已。

【二】

杜黄裳之请讨刘辟，武元衡之请征李锜，李绛之策王承宗、田兴，不待加兵而自服，皆时为之也。知时者，可与谋国矣。

自仆固怀恩以河北委降贼而僭乱不可复制者，安、史之诛，非唐师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殪之，贼自败亡而坐收之也。幽、燕、河、济，贼所纠合之蕃兵、突骑皆生存，而梟雄之心未艾，田承嗣、薛嵩、朱希彩之流，狼子野心，习于战斗，狃于反覆，于斯时也，虽李、郭固无如之何，而下此者尤非其敌也。代宗骄之，德宗挑之，俱取败辱，虽有黄裳、元衡之能断，李绛之善谋，我知其未易为筹度也。

至于元和，而天下之势变矣。向所与安、史同逆矫厉自雄者，死亡尽矣，嗣其僭逆者，皆纨袴骄憨、弋色耽酒之竖子也。其偏裨，则习于叛合、心离志怠、各图富贵之庸夫也；其士卒，则坐糜粟帛、饮博游宕之罢民也。而狎于两代之纵弛，不量力而轻于言叛；乃至刘辟以白面书生，李锜以贵游公子，苟得尺寸之土，而妄寻干戈；此其望风而仆、应手而糜者，可坐策之而必于有功。韦丹、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劝兴师，况黄裳、元衡之心社稷而有成谋者乎？故德宗奋而启祸，宪宗断而有功，事同而效异也。

夫既知其可以讨矣，则亦知其可以不战而屈之矣。姑试其威于西川而西川定，再试其威于镇海而镇海平。河北豢养之子弟，固不测朝廷之重轻，而苟求席安以自保，众心俱弛，群力不张，于斯时也，唐虽不自信其有必胜之能，而

魏博、成德非王武俊、田悦之旧，彼自知之，亦可众量之矣。吉甫目击杜、武之成绩，欲效之以徼功于河北，是又蹈德宗之覆辙也。李绛之洞若观火，又岂有绝人之智计哉？故代宗之弛而失御，宪宗之宽而能安，亦事同而效异也。所以异者无他，惟其时也。

时者，方弱而可以疆，方疆而必有弱者也。见其疆之已极，而先自震惊，遂朒缩以绝进取之望；见其势之方弱，而遽自蹉跎，因兴不揣之师；此庸人所以屡趋而屡蹶也。焚林之火，达于山椒则将燬，扑之易灭而不敢扑，待之可熄而不能待，亦恶知盈虚之理数以御时变乎？刘渊、石虎、苻坚、耶律德光、完颜亮，天亡之在眉睫矣，不知乘时者，犹以为莫可如何，而以前日之覆败为愆。悲夫！

【三】

制科取士，唐之得元、白，宋之得二苏，皆可谓得人之盛矣。稹、居易见知于裴中立，軾、辙见重于司马君实，皆正人君子所嘉与也。观其应制之策，与登科以后忼慨陈言，持国是，规君过，述民情，达时变，洋洋乎其为昌言也。而抑引古昔，称先王，无悖于往圣之旨，则推重于有道之士而为世所矜尚，宜矣。推此志也，以登三事，任密勿，匡主而庇民，有余裕焉。乃此数子者，既获大用，而卞躁诤张，汇引匪人以与君子相持而害中于国，虽裴、马秉均以临之，弗能创艾也。然则制科求士，于言将不足采，而可以辩言乱政之责斥之乎？

夫此数子者，非其言之有过，善观人者，不待其败德之已章，而早已信其然矣。奚以明其然也？此数子者，类皆酒肉以溺其志，嬉游以荡其情，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。凡此，非得美官厚利，则不足以厌其所欲。而精魄既摇，廉耻遂泯，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途，而轻薄淫佚之士乐依之，以标榜为名士。如此，而能自树立以为君之心膂、国之楨干、民之荫藉者，万不得一。

文章之用，以显道义之殊涂，宣生人之情理，简则难喻，重则增疑。故工文之士，必务推汤宛折，畅快宣通，而后可以上动君听，下感民悦。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维上下，古今巨细，随触而引伸，一如其不容己之藏，乃为当世之所不能舍。则苏轼所谓“行云流水、初无定质”者，是也。始则覃其心以达其言，既则即其言以生其心，而淫佚浮曼、矜夸傲辟之气，日引月趋，以入于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，而必争名竞利以求快其欲。此数子者，皆以此为尚者也。而抑博览六籍，诡遇先圣之绪说以济其辩，则规君过、陈民情、策国事，皆其所可沈酣以入、痛快以出，堂堂乎言之，若伊训、说命、七月、东山之可与颉颃矣。则正人君子安得不敛衽以汲引为同心，而流传简册，浅学之士能勿奉为师表乎？乃有道者沈潜以推致其隐，则立心之无恒，用情之不正，皆可

即其述古昔、称先王之中察见其诚淫，况其滥于浮屠、侈于游冶者，尤不待终篇、而知其为羊羶蚁智之妄人哉！

若其淋漓倾倒，答临轩之商，陈论劾之章，若将忘辱忘死，触忌讳，犯众怨，以为宗社生民计者，固可取为人主之龟鉴，而不得斥之为非。则唯上之所以求之者，以直言敢谏设科，则以应知遇、取名位者在此，慧足以及，胆足以胜，固无难伸眉引吭以言之无怍，而可取者不乏也。

是故明主之求言，大臣之广益，无择于人也；言而可听者，乐取其言，以释吾回而增吾美也。若其用人也，则不以言也；言而可听，必考其用心之贞淫，躬行之俭侈，而后授以大任也。书曰：“敷奏以言，”言无不尽。若其黜陟，则必“明试以功”而后定。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”诚千古片言之居要矣。然则策贤良以问政，明王广听大智之道也；设制科以取士，唯其言以登用之，则国是乱、佞人进，治道之大蠹也。制科而得才士如元、白、二苏而止，元、白、二苏长于策问奏疏而止，不恣其辨以终为君子伤，节宣之权，人主大臣司之，可弗慎与！

【四】

庙谟已审，采诤臣之弼正以决行止，其于治也有失焉，鲜矣。庙谟无据，倚群臣之道谋以相争辩，其于乱也幸免焉，鲜矣。何也？贸贸然于得失利害之林，一事至而无以自主，天子有耳而无心，大臣辞谤而避罪，新进之士，气浮而虑短，“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”，苟可言焉则言之，不能言者亦学语而言之，勿论其挟私也，即其无私，而读古人数策之书，辄欲引据，凭寤寐偶然之慧，见为实然，听曲士末俗之言，妄为歆动，念生平身受之累，推为利害，琅琅然挟持以为口实，理亦近是，情亦近是，以与深谋熟

以宪宗之时事言之，一藩镇之逆也，言讨者，并欲加兵于归命之魏博，言抚者，遂欲屈志于穷凶之淮、蔡，彼以为飭法之王章，此以为怀柔之文德，彼以此为养寇而失权，此以彼为生事而酿祸，河汉无涯之口，穷年靡定，究将谁与适从哉？谋之已烦，传之将遍，一端未建，四海喧腾，幕士游人，测众论之归以揣摩而希附会，奸胥猾吏，探在廷之踪指以豫为避就，左掣右牵，百无一就，迨其论定，而弊已丛生，况乎多事之秋，夷狄盗贼闲谍伏于辇下，机密播于崇朝，授以倒持之枢，而危亡必矣。

唐制：诰令已下，有不便者，谏官上封事駁正改行。駁之于后以兼听得中，而不议之于先以喧嚣致乱，道斯定矣。元稹甫受拾遗之命，辄欲使谏官各献其谋，复正牙奏事及庶司巡对，唯欲夺宰相之权，树己之威福而已。谏官者，谏上之失也，议方未定，天子大臣未有失也，何所谏也？论道者，三公之职；辰告者，卿士之司；纠谬者，谏官之责；各循其分，而上下志通，大猷允定

。積小人，惡足以知此哉？

〔五〕

枢密之名，自宪宗以任宦官刘光琦始。绎其名，思其义，责以其职，任以其功，军之生死，国之安危，毫釐千里之差，九地九天之略皆系焉。三代而后，天子与夷狄盗贼争存亡，非复古者大司马掌九伐之法，鸣钟击鼓驰文告以先之，整步伐以涖之，所能已天下之乱也。则此职之设，有其举之，不可废已。所宜致慎而杜旁落之害者，但在得其人耳。惟若宪宗委之宦官，则吐突承璀、王守澄资以擅废立而血流官禁，乃因此而谓分宰相之权，夺兵部之职，所宜废也，岂非因噎废食而不忧其馁乎？五代分中书、枢密为二府，虽狃于战争而敬重戎事，然准汉大将军丞相之分职，固三代以后保国之善术也。

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夫祀既宗伯之所司矣，而礼部之外必设大常，盖以礼部统邦礼，职既繁委，分心力以事神，则恪恭不摯，专责之大常，而郊庙之事乃虔。以此例戎，其可使宰相方总百揆而兼任之乎？抑可使兵部统铨叙功罪，稽核门廕，制卒伍之践更，清四海之邮传，覈屯田之租入，督戎器之造作，百端交集，宵旦不遑，乃欲举三军生死之命，使乘暇而谋之，其不以国与寇也，不亦难乎？兵部所掌者，兵籍之常也；枢密所领者，战守之变也。进止奇正，阴阳互用，存亡之大，决于呼吸，经画之密，审于始终，文字不得而传，语言不得而泄，上承人主帷帟之谋，遥领主帅死生之命，大矣哉！专其事而恐不胜，乃以委诸守章程而综众务者乎？

枢密一官，必举而不可废，审矣。时或宇内方宁，兵戈不试，则县其职以令宰相兼之可耳。而官属必备，储才必夙，一旦有疆场之事，则因可任之人，授以固存之位，与天子定谋于尊俎。至其为谋之得失，有宰相以参酌于前，有谏官以持议于后，亦不患其擅国柄而误封疆矣。汉举朝政尽委之大将军，而丞相听命，五代使枢密察宰相，固敬重而貽权奸之祸。唐、宋之失，在任刘光琦、童贯，盖所任非人，而非其设官之咎。若周官大司马总戎政，摄祀事，兼任征伐，则唯封建之天下，无夷狄盗贼之防则可耳，后世固不得而效也。

〔六〕

牛僧孺、李宗闵、皇甫湜皆以直言极谏而居显要，当其极陈时政之得失，无所避忌，致触李吉甫之怒，上累杨于陵、韦贯之以坐贬，而三人不迁，岂不拟为屈、贾，代之悲愤，望其大用以济时艰乎？乃其后竟如之何也！故标直言极谏之名以设科试士，不足以得忠直之效，而登进浮薄，激成朋党，挠乱国政，皆缘此而兴。汉、唐之末造，蔡邕髡钳，刘蕡绌落，论者深为愤惋，而邕以党贼亡身，蕡亦无行谊可见，则使登二子于公辅，固不能救汉之亡、起唐之衰，亦概可觀矣。

人君之待谏以正，犹人之待食以生也。绝食则死，拒谏则亡，固已。然人之于食也，晨而饗，夕而飧，源源相继，忘其为食，而安于其所固然；如使衰瘠之夫，求谷与刍豢而骤茹之，实非其所胜受也，则且壅滞于中而益增其病。故明王之求谏也，自师保宰弼百司庶尹下至工瞽庶人，皆可以其见闻心得之语，因事而纳诲。以道谏者，不毛举其事；以事谏者，不淫及于他。渐渍从容，集众腋以成裘，而受滋培于霖霖。未有骤求之一旦，使倾倒无余，尽海内之事而纤悉言之，概在廷之人而溥遍刺之，驰骛曼延，藻悦文华，取悦天下，而与大臣争用舍之权者也。非浮薄之士，孰任此为截截之谰言哉？夫唯言是求，无所择而但奖其竞，抑又委取舍于考官，则儉人辨士揣摩主司之好恶以恣其排击，若将忘祸福以抒忠，实则迎合希求为登科之捷径，端人正士固耻为之。生僧孺等之允为奸邪，不待覆辘折毂，而有识者信之早矣。

夫李吉甫之为邪佞也，杨于陵、韦贯之身为大臣，不能以去留争其进退，既与比肩事主，而假手举人以诋斥之，则其怀谖以持两端，亦可见矣。于陵、贯之以举人为摇挤之媒，僧孺、宗闵以考官为奥援之托，则使击去吉甫，而于陵、贯之之为吉甫可知也。若僧孺、宗闵、湜之并不能为吉甫，则验之他日，亦既章章矣。何也？上之所以求谏者，不以其道，则下之应之也，言直而心固曲也。无人不可谏，而何待于所举之人；何谏不可纳，何必问之考官之选。以道格君者，匪搏击之是快；以理正事者，非泛指而无择。朝而渐摩，夕而涵濡，何患忠言之不日彻于耳；乃市纳谏之名，招如簧之口，以侈多士之美哉！

三代之隆无此也，汉、唐之盛无此也。此科设而争辨兴，抑扬迭用以激成朋党，其究也，鬻直者为枉之魁，徒以气焰锋铓鼓动天下，而成不可扑之势。僧孺等用，而唐乃大乱，以讫于亡。有识者于其始进决之矣。

【七】

岁丰谷熟而减其价，则者麋集，谷日外出，而无以待荒；岁凶谷乏而减其价，则贩者杜足，谷日内竭，而不救其死。乃减价者，小民之所乐闻，而吏可以要民之誉者也，故俗吏乐为之。夫亦念闻减价而讙呼者何民乎？必其逐末游食、不务稼穡、不知畜聚之民也。若此者，古谓之罢民，罚出夫布而寘之圜土者也。男勤于耕，女勤于织，洿池时修，获藏必慎者，岁虽凶不致于馁；即为百工负贩以自养，而量腹以食，执劳不倦，无饮博歌号、昼眠晨坐骄佚之习，岁虽凶不致于馁。即甚乏矣，而采藪于山泽，赁傭于富室，亦亟自计其八口之干粥，而必不闕然于河滨路隅，望价之减，以号呼动众。然若彼者，实繁有徒，一唱百和，猝起哀鸣，冀官之减价；乃不念价即减，而既减之金钱，顾其橐而何有也。如是者，徇其狂妄，而以拒商贩于千里之外，居盈之豪民，益挟持人之死命以坐收踊贵之利，罢民既自毙，而官又导之以趋于毙。呜呼！俗吏

得美名，而饥民填沟壑，亦惨矣哉！

卢坦为宣、歙观察使，岁饥，谷价日增，或请抑之，坦持不可，而商贩辐辏，民赖以生。知治道者之设施，固俗吏之所疑也。俗吏者，知徇罢民而已。故罢士不可徇之以谋道，罢民不可徇之以谋生。罢士惮登天之难，而欲废绳墨以可企及，则必陷于愚陋；罢民恤斯须之苦，而欲忘长虑以竞目前，则必陷于死亡。君子之弗徇之，尸其怨而不恤，诚有其大不忍者矣。

【八】

宪宗志平僭乱，李绛请释王承宗于恒、冀，而困吴少诚于申、蔡，黜己。有攻坚而瑕自破者，有攻瑕而坚渐夷者，存乎其时而已矣。当是时，国家积弱，而藩镇怙疆，河北其轮困盘错以折斧斤者也。攻其瑕而国威伸，瑕者破而逆气折，故西川、江、淮叛而速平，唯其瑕也。然而坚者自若，则以申、蔡逼近东都，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，河北以窥朝廷之能否，故用兵之所宜先者，莫急于淮、蔡。吴少诚处四战之地，旁无应援，李师道殫力以为之谋，为盗而已，弗能出一卒以助其逆，彼瑕易脆，而国威可伸。申、蔡平而河北震惊，不于此而攻瑕，将安攻乎？

若当时之最宜缓而不可急攻者，莫恒、冀若矣。王武俊首听李抱真之约，发愤讨逆，功固可念也。而南有魏博以为之障，北有幽、燕以为之援，东有淄青以为率然之首尾，吐突承璀不揣而加兵，徒以资虑从史之逆，自取之也。自申、蔡而外，所可申讨者，唯淄青耳。淄青者，南接淮、海，而西与燕、魏相县千里，势不足以相救。故刘裕之灭慕容超也，一入大岷，而直捣其郛，穷海必亡之势也。李纳无尺寸之功，有邱山之恶，而师道继之，以鼠窃之小丑，力不足以大逞，但恃穿窬之徒，以胁宰相，骇中外，焚帑藏，犯陵庙，宵起昼伏，幸免于天诛，堂堂正正以九伐之法临之，如山压卵，莫之能御矣。舍此不图，而遽求多于难拔之恒、冀，不亦愚乎？

诗不云乎“池之竭矣，不云自频”。池者，无源之水也，故频竭而中随之。藩镇之逆，池水之溢耳。元和之世，溢者将涸，竭其频而池自无余。宪宗持疑不决，庙议乱于中涓，故历年久而后平，贼虽平而国亦惫矣。

【九】

揣摩情势、游移捭阖之士，其术得讎，而天下之乱不可止。战国之分争，垂数百年而不定，暴骨连野，人之死者十九，皆此等心机所动，持天下而徇己说者成之也。至于唐之季世，而游士之口复腾。河北兵连，宇内骚扰，一言偶中，狂夫捐久长之利害，而一意徇之，险矣哉！若谭忠之为田季安、刘济谋者是已。

于斯时也，为季安谋万全者，岂有他哉？陈王承宗之逆而必败，淮蔡、淄

青之自速其亡，使二镇合兵。蹇承宗使就缚归命，改镇修职，则季安、济长保其富贵；而承宗既禽，淮蔡不敢穷兵以抗命，淄青不敢仗盗以党奸，天下亦蒙其安平之福矣。其后田弘正一逼郓州，而李师道旋授首于刘悟，其明效矣。而谭忠持两端之策，揣朝廷之举动，姑顺天子之命，实保承宗之奸，以上免朝廷之怒，下结叛逆之心，自谓谋之已工，而昧于久长之计者，惊其揣度之中，无定之衷，固不胜其如簧之舌，于是取堂邑以市交，收饶阳、束鹿以谢咎，二镇固可处堂而嬉也。而天下之祸，乃以此而深。使微忠也，则二镇顺而归命，一言而决耳；逆而助贼，亦一言而决耳；癰已溃，收之而固无难也。故曰忠之为谋险矣哉！

故上之倾危而祸及天下者，莫甚于善揣中外之情形而持之不失，李巨川之亡唐，张元、吴昊之乱宋，皆此也。杜荀鹤、韦庄之流，始于容身，终于倖利，然技止于雕虫，犹不尸为戎首。而兀术欲走，一书生揣岳、秦之衅，言如持券，以终陷东京而不复。当国者之御此曹也难矣，奖之则群起而挠国是，抑之则反面而事寇讎。惟当祸乱繁兴之日，庠序仍修，贡举不辍，使有坦道之可遵，而旁蹊庶其可塞乎！将帅不得荐幕士，督府不得用参谋，亦拔本塞源之一道也。

【一〇】

李吉甫之专恣，宪宗觉之，而拜李絳同平章事以相参酌，自谓得驭之之道矣。乃使交相持以启朋党之争，则上失纲而下生乱，其必然也。絳贞而吉甫邪，弗待辨也。虽然，谓絳为得大臣之道，又岂能胜其任哉？秦誓曰：“唯截截善谗言。”言者，小人之所长也，非君子之所可竞也。小人者，不畏咎于人，不怀惭于己，君以为是，滔滔日进而益骋，君以为非，诋诃面承而更端以进，无媿咎之容。若君子，则言既不听，耻于申说，奚琐琐尚口之穷乎？君子而以言与小人角长短，未有贞胜者也。易曰：“咸其辅颊舌。”应非不以正也，然相激而愈支，于以感上下之心，难矣。

夫大臣者，衷之以心，裁之以道，持之以权，邦之荣怀与其机隍系焉者也。不得已而有言，言出而小人无所施其唇舌，乃可定众论之归，而扶危定倾于未兆。若其一再言之，君已见庸而众嚣莫止者，必君志之未定，而终且受诘，则所谓“不可则止”者矣。夫吉甫岂安于受挫不思变计者乎？言出而絳必折之，宪宗且伸絳而抑之矣。然而屡进不已，蹇蹇争鸣者，何也？彼诚有所恃也。恃宪宗之好谏在心，乍拂而终俞；絳之相尚以口，言多而必蹶也。如是而可以辩论之长与争消长哉？“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”各得其朋以相牴牾，而党祸成矣。此大臣之道，所不欲以身任天下之纷纭者也。

絳而知此，则当命相之日，审吉甫之植根深固、不可卒拔，辞平章不受

，使人主知贞邪之不可并立，而反求其故，吉甫可逐也。即受之而姑舍他务，专力昌言，斥吉甫之奸，必不与同谋国事，听则留，否则去，不但无自辱之憾，且正邪区分，可俟小人之僨辘折轴，而徐伸其正论，于国亦非小补也。不此之务，屈身以与同居论道之席，一盈一虚，待下风者随之而草偃，朋党交持，祸延宗社，绛能辞遇雨之濡哉？

呜呼！言固未有方也，论固未有定也，失其大正，则正邪之迁流未有据也。吉甫、绛君子小人之辨分矣，他日德裕欲揜父之恶以修怨，而牛僧孺、李宗闵、李逢吉、元稹之徒，愈趋以与德裕争胜，则君子之名实又归于李氏。一波而万波随，不知所届，要皆口舌文字之争胜负于天下，而国之安危，俗之贞淫，淌滉而无据，言之得失，可为善恶之衡乎？尽臣道者不可不知，正君道者尤不可不知也。

【一一】

魏博田季安死，其子擅立，李吉甫请讨之，而李绛请俟其变。筹之堂上而遥制千里，度之未事而验之果然，不两月而田兴果请命奉贡，效其忠贞，一如绛言，不差毫发。古今谋臣策士，征验疾速，未有如此之不爽者也。

河朔自薛嵩、田承嗣以来，世怙其逆，非但其帅之稔恶相仍也，下而偏裨，又下而士卒，皆利于负固阻兵，甘心以携贰于天子。故帅死兵乱，杀夺其子，拥戴偏裨者不一，而终无有恃朝廷为奥援者。绛即知田怀谏之必见夺于人，亦恶知其不若朱希彩、吴少阳之相踵以抗王命哉？而坚持坐待之说，不畏事机之变，咎将归己，无所顾畏者，岂果有前知不爽之神智，抑徼天幸而适如其谋邪？言而允中，固有繇来，绛秘不言，而无从致诘耳。

田兴之得军心，为季安所忌久矣。与季安不两立，而特拙于季安，待其死以蹶起，奄有魏博，谋之夙矣。欲定交于聆镇，以成其窃据，乃四顾而无有可托之疆援，念唯归命朝廷为足以自固。乃欲自达于天子，而盈廷道谋，将机泄而祸且至。知唯李绛之可因效悃也，信使密通以俟时相应，举国不知，而绛之要言已定，非一日矣。绛言诸将怨怒，必有所归，而不斥言兴者，为兴秘之耳。逐怀谏而有魏博，绛与有谋焉；请命修贡，皆绛之成谋也。绛自策之，自言之，何忧乎事之不然哉？能致之者，绛之忠也；能持之者，绛之断也；能密之者，绛之深也；要非以智揣度、幸获如神之验也。

故大臣之以身任国事也，必熟识天下之情形，接纳边臣之心腹，与四方有肺腑之交，密计潜输，尽获其肝胆，乃可以招携服远，或抚或勦而罔不如意。夫以一人之忧为忧，以天下之安危为安危者，岂孤立廷端，读已往之书，听筑室之谋，恃其忠智而无僨事之虞哉？

大臣之谋国也，既如此矣；则天子命相，倚之以决大疑、定大事，亦必有

道矣。殿阁之文臣，既清孤远物，而与天下素不相接；部寺之能臣，钱谷刑名杂冗，而于机事有所未遑；危疑无定之衷，竭智以谋，愈详而愈左。故人主之命相，必使入参坐议，出接四方，如陆贽、李绛之任学士也，早有以延揽方镇而得其要领；天下亦知主眷之归，物望之集，可与为因依，而听其颐指；无患乎事机之多变，而周章以失据矣。不能知人而厚防之，严宰执招权之罚，禁边臣近侍之交，以漠不相知之介士，驭万里之情形，日削日离，待尽而已矣。

【一二】

唐置神策军于京西京北，虽以备御吐蕃，然曾倚此军削平叛寇，则资以建国威、捍非常，实天子之爪牙也。德、宪以来，权归中涓与西北节镇，虜至莫能奔命，李绛所为欲据所在之地，割隶本镇，使听号召以击虜之猝至，不致待请中尉，迟延莫救也。宪宗闻绛之言，欣然欲从，而终于不果，识者固知其必不果也。

唐于是时，吐蕃之祸缓矣，所甚患者，内地诸节度分拥疆兵，画地自怙，而天子无一爪牙之士；于此而欲夺之中涓之手，授之节镇，中涓激天子以孤危，辞直而天子信之，又将何以折之邪？是军也；昔尝以授之白志贞矣，朱泚之乱，瓦解而散，外臣之无功而不足倚，有明验也，故付之于宦官，亦无可委任，而姑使其听命宫廷耳。如复分割隶于节镇，则徒为藩镇益兵，而天子仍无一卒之可使。有若朱泚者，猝起于肘腋，勿论其能相抗制也，即欲出奔，而踉跄道路，将一车匹马而行乎？绛不虑此，欲削中涓之兵柄，而强人主以孤立，操必不可行之策，徒令增疑，何其疏也

绛诚虑之深，策之审，则当抗言中涓揽兵之非宜，取神策一军隶之兵部，简选而练习之，猝有边警，驰遣文武大臣将之以策应，外有寇则疾应外，内有乱则疾应内，与节镇相为呼应，而功罪均之。如此，则天子有军，应援有责，而中涓之权亦夺矣。柰之何舍内廷之忧而顾外镇之患乎？如曰待边将之奏报而后遣救，无以防虜寇之驰突。则侦探不密，奏报不夙，边镇之罪也，非神策之需迟而不及事也。唐室之患，不在吐蕃而在藩镇，已昭然矣，如之何其弗思？

【一三】

人臣以社稷为己任，而引贤才以共事，不避亲戚，不避知旧，不避门生故吏，唯其才而荐，身任疑谤而不恤，忠臣之之效也。周公遭二叔之流言，既出居东，而所汲引在位者，皆摧残不安于位，公身之不恤，而为之哀吟曰：“既取我子，勿毁我室。”小人动摇君子，取其为国所树之人，指之以朋党，毁之以私亲；诚可为尽然伤心者矣。虽然，公以叔父受托孤之任，抚新造之国，收初定之人心，以卫社稷，故必近取休戚相倚者以自辅，固未可概为人臣法也。

立贤而先亲知，非无说以处此矣。狎习已夙，则其性情易见而贤否易知，非遥采声闻者之比也。且吾权藉既尊，风尚既正，属在肺腑者，苟非甚不肖，若李虞、李仲言之于李绅，亦将习见正人，习闻正论，顺风而偃，乐出于清忠之涂；则就亲知而拔用之，非无得也。然而有大患者，苟其端亮忠直、忧国如家也，则其议论风旨恒毅然外见，而人得测其喜怒从违之所向。于是所与亲知者，熟尝其肯綮以相迎合，亦习为亢爽之容、高深之说、以自旌而求讎。如牛僧孺、元稹、李宗闵、刘栖楚之流，危言碎首，亦何遽出贾谊、朱云之下；杜钦、谷永，徒观其表见，且可以欺后世而有余；苏舜钦、石延年、黄庭坚、秦观游大人之门，固宜受特达之知遇，杜祁公、司马温公所不能却也。而后竟如之何也？未遇则饰貌以相依，已讎则操戈以入室，凶终之祸，成乎比匪，不亦伤乎！

宪宗志宰相“当为朕惜官，勿用之私亲”。此必有先入之言，诬绛以受私者。绛曰：“非亲非故，不谙其才。”言之诚是，宪宗弗能夺也。而李吉甫因之指斥善类为朋党，以利攻击者，即在于此。非尽吉甫之诬也，使牛僧孺，李宗闵、元稹、刘栖楚之徒，早为绛之亲故，而备闻其忼慨之论，绛能勿引与同升乎？而倾危燔乱之祸始，将谁归邪？自非周公以至圣有知人之哲，以叔父居摄政之尊，则未可亟引亲知，开小人姻亚膺仕之端；况乎人主方疑，同官方忌，为嫌疑之引避者乎？进以树特立之操，退以养和平之福，大臣之常度也。绛虽忠，未讲于此，上不能靖国，而下以危身，抑有以致之矣。

【一四】

吴元济一狂騃竖子耳，中立于淮、泗之闲，仅拥三州不协之众，延晨露之命，所恃者王承宗，既不能出一步以蹶官军之后，李师道独以狗盗之奸，刺宰相，焚陵邑，胁朝廷以招抚，而莫救元济之危，非能如向者河北连衡之不易扑也。而唐举十六道之兵，四面攻之，四年而后克，何其惫邪？论者责分兵如连则势益孤，而覆败尤鸡，参差不齐，以致师老而无功，似矣；然使专任一将，四邻诸道，旁观坐听其成败，则势益孤，而覆败无速，则专任固不如分任审矣。

乃详取其始末而究之，元济岂有滔天之逆志如安、史哉？待赦而得有其旌节耳。王承宗、李师道亦犹是也。兵力不足以抗衡，唯恃要结闲贰以求得其欲，师道遗三数匹夫入京邸，杀宰相，毁陵寝，焚屯聚，挟火怀刃，而大索不获者，为之渊藪者谁也？非大臣受三寇之金钱以相阿庇，而诘能尔邪？则其行赂诸镇，观望不前，示难攻以胁天子之受降，概可知已。外则韩弘之阻李光颜，内则韦贯之、钱徽、萧俛、李逢吉等之阻裴度，皆醉饱于三寇之苞苴，而为之唇舌者也。故蔡州一空城，元济独夫，李愬一夕而缚之如鸡鹜，其易也如此

，而环攻四年，其难也如彼，唐安得有将相哉？皆元济豢饲之鹰犬而已。仅裴、武两相立于百僚之上，为疑谤之招，弗能胜也。其迟久而后克，不亦宜乎？

故国家当寇难相临之日，才臣有不足任之才，勇将有不可鼓之勇，夷狄盗贼所以盪天下者，皆豆区之惠，而人为之风靡。非有清贞之大臣，前不屑千金，后不恤猛虎，则天子终无可寄之心膂。诸葛公曰：“唯澹泊可以明志。”人君尚知所托国哉！

【一五】

德宗令廷臣相过从者，金吾伺察以闻，愚矣哉！夫苟纳贿营私，则公庭可以密语，暮夜可以叩户，姻族游客可以居闲，乃至黄冠缁流、优俳仆隶、一言片纸而可通，奚必过从哉？裴晋公同平章事，以平寇须参众议，请罢其禁，于私第见客，宪宗许之。则岂徒收集思之益，以周知阍外之情形；而洞开重门，阴慝无所容其诡秘，杜私门、绝倖窳之善术，莫尚于此也。

然而处此也亦难矣。惩猜防之失，则以延访为公；戒筑室之谋，则又以慎交为正：两者因其时而已。李太初群言杂陈，而漠然不应，宁蒙天下之讥怨，自以不用游谈之士为报国。盖截截谰言，非执中有权者，未易使之日进于前也。尝览元、白诸人之诗，莫不依附晋公以自矜善类；乃至归休绿野，犹假风韵以相激扬。然则当日私第之所接纳，其能益于公以益于国者，盖亦眇矣。

以要言之，人君不可禁大臣之交游，而大臣固当自重其颊笑。论辨也，文章也，韵度也，下至于琴尊书画山川玩好鉴赏之长也，皆劳视听、玩时日、以妨远略，而佞人可托以求讎者也。若夫一邑一乡之利害，此长彼短之策略，危言之而欲亟行之，祇以病国殃民，而开无穷之害。延访者，可务好士乐善之虚名，为宵人讎利达乎？周公下士至矣，而七月、东山惟与农夫戍卒咏室家田庐之忧乐，何有于指天画地之韬铃，月露风云之情态哉？故延访之公，必以慎听之、正持之，勿徒矜虚名而损实事也。

【一六】

宪宗之用裴公也深，而信之也浅，所倚以谋社稷之大计，协心合德而不贰者，独淮蔡一役而已。然当其时，已与李逢吉、王涯旅进而无别。及乎淮蔡既平，公居首辅，而宦官承宠为馆驿使，赐六军辟仗使印，公不能以一言规正；皇甫镈、程异以聚敛与公分论道之席，公力争，而以朋党见疑；浚龙首池，起承晖殿，张奉国、李文悦白公谏止，而二人坐贬。凡此数者，有一焉即宜拂衣以去；乃层累相违，公终栖迟于朝右，夫岂贪荣宠以苟容哉？盖亦有其故矣。

公开阁以延士，而一时抱负之士，皆依公以利见，公去则不足以留，必群起而为公谋曰：公不可去也，委任重而受知深，志虽不伸，自可因事纳忠，以

大造于家国，公姑隐忍以镇朝廷，使吾党得竭股肱之力，以持危而争胜。此言日进，公且不能违，而偃仰以息其浩然之志，所必然矣。故公俛仰中外，历事暗主，狎迹宵人，乍屈乍伸，终留不去，皆附公之末光者相从舆以羈迟也。公之浮沈前却，不谓无补于昏乱，则从舆者之言亦未为无当矣。及通数代之治乱而计之，则所补者小，所伤者大，起水火之争，酿国家之祸，公未及谋也。为公谋者，其志、其量、其识、皆不足以及此，而公大臣之道以拙矣。

国家之患，莫大乎君子以若进若退之身与小人迭为衰王，而祇以坚小人之恶。何也？君子之道，不可则去耳。小人乃不以君子为忧，而聚族以谋攻击，则忌媚之恶，所逞者即自起于其朋俦，而同归于消灭。邳侯一归衡山，而张良娣、李辅国之首交陨于白刃。唯君子终留于位，附君子者，犹森森岳岳持清议于廷闲，且动暗主之心，而有所匡正，小人乃自危，而益固其党以争死命，抑且结宫禁、挟外援以制人主，而其势乃成乎不可拔。秦之拔茅以汇也，否亦拔茅以汇也，而君子之汇，终拙于群策群力之险毒。故刘向不去，而王氏益张；李膺再起，而宦官益肆司马温公入相，而熙丰之党益猖。

大臣之道，不可则止，非徒以保身为哲也，实以静制天下之动，而使小人之自蔽也。彼附末光者，跃冶争鸣，恃为宗主，以立一切之功名，而足听哉？是晋公之不去，公之衰也，唐之病也，朋党之祸，所以迄于唐亡而后止也。惟澹泊可以明志，惟爱身乃以体国，惟独立不受人之推戴，乃可为众正之依归。惜乎公之未曙于此也。而后知邳侯之不可及矣。

【一七】

韩愈之谏佛骨，古今以为辟异端之昌言，岂其然哉？卫道者，卫道而止。卫道而止者，道之所在，言之所及，道之所否，一言之所慎也。道之所在，义而已矣；道之所否，利而已矣。是非者，义之衡也；祸福者，利之归也。君子之卫道，莫大乎卫其不谋祸福以明义之贞也。今夫佛氏之说，浩漫无涯，纤微曲尽，而惑焉者非能尽其说也；精于其说者，归于适意自逸，所谓“大自在”者是也。则固偷窳而乐放其心者之自以为福者也。其愚者，或徼寿禄子孙于弋获，或觊富贵利乐于他生，唯挟贪求幸免之心，淫泆盆起以望不然之得。夫若是者，岂可复以祸福之说与之争衡，而思以易天下哉？

愈之言曰：“汉明以后，乱亡相继，运祚不长，梁武舍身，逼贼饿死。”若以推究人心贞邪之致，世教隆替之源，固未尝非无父无君之教，流祸所及。然前有暴秦之速灭，哀、平之早折，则尽举而归罪于浮屠，又何以服晓晓之口哉？愚者方沈酣于祸福，而又以祸福之说鼓动以启争，一彼一此，莫非贪生畏死、违害就利之精，竞相求胜。是恶人之焚林而使之纵火于室也，适以自焚而已矣。

夫君子之道，所以合天德、顺人心、而非异端之所可与者，森森鼎鼎，卓立于祸福之外。比干之死，不信文王之寿考；陈、蔡之厄，不慕甥馆之牛羊；故曰“无求生以害仁”。于是帝王奉之以敷教于天下，合智愚贤不肖纳之于轨物，唯曰义所当然，不得不然也。饥寒可矣，劳役可矣，褫放可矣，囚系可矣，刀锯可矣。而食仁义之泽，以奠国裕民于乐利者，一俟其自然而无所期必。若愚者之不悟，亦君子之无可如何。而道立于己，感通自神，俟之从容，不忧暗主庸臣、曲士罢民之不潜消其妄。

愈奚足以知此哉？所奉者义也，所志者利也，所言者不出其贪生求福之心量，口辨笔锋，顺此以迁流，使琅琅足动庸人之欣赏，愈之技止此耳，恶足以卫道哉？若曰深言之而宪宗不察，且姑以此怖之，是谄也、欺也，谓吾君之不能也，为贼而已矣。

【一八】

宪宗之崩，见弑已明，而史氏以疑传之，莫能申画一之法，谓内侍陈弘志为戎首者，非无据矣。而流观终始，则弘志特推刃之贼，而污渚之首辟，不仅在弘志也。

繇前事而观之，郭氏受册先皇，为广陵王妃，伉俪已定；宪宗立，群臣屡请正位中宫，而宪宗不从；已而与吐突承璀谋废穆宗，立澧王恠，事虽未行，而郭妃母子亦岌岌矣。穆宗忧而谋于郭钊，钊曰俟之，则“今将”之志，藏之久矣。

繇后事而观之，陈弘志者，非能执中外之权，如吐突承璀、王守澄之杀生在握也。宪宗虽服药躁怒，而固为英主，不至如敬宗之狂荡昏虐也。承璀倚宪宗以执大命，而志在泮王，弘志以么乍起而行弑，正承璀执言讨贼拥立澧王一机会，而柰何听其凶逆，莫为防制？如谓承璀力所不逮，则王守澄当因之以诛弘志，而分罪于承璀，以夷灭之，其辞尤顺。今皆不然，在宫在官，相率以隐，俯首结舌，任弘志之优游，则岂弘志之能得此于盈廷乎？

帝弑未几，而郭氏皇太后之命行矣。穆宗非能孝者，而奉之极其尊养。郭氏虽饰贤声以自暴，而侈靡游佚，固一不轨之妇人，其去武、韦无几也。宪宗未殒，承璀杀矣，泮王亦相继而含冤以死矣。穆宗母子拥帝后之尊，恬然而不复问；举朝卿士，默塞而不敢言；裴度虽出镇河东，固尸元老之望，韩愈、柳公权、崔群皆有清直之誉，而谈笑以视先君之受刃。区区一埽除之弘志，安能得此于天下，则上下保奸之情形，又不可揜矣。

考诸稗官之传记，宣宗既立，追宪宗之讎，郭氏迫欲坠楼。弑逆之迹，暴露于论定之后，则宪宗之贼，非郭氏、穆宗而谁哉？衅之所自生，则惟承璀惑主以易储，故激而生变，郭钊所云俟之者，正俟此一日也。穆宗以适长嗣统

，逆出秘密，故大臣不敢言，史臣不敢述，而苟且涂饰；不唯郭氏道韦后之诛，穆宗逃刘劭之戮，陈弘志抑以逸罚为千秋之疑案。呜呼！唐至是，犹谓国之有人乎？而裴度、张弘靖、柳公权，韩愈之为人臣，亦可知矣。卷二十六

◎穆宗

【一】

元和十四年，李师道授首，平卢平；其明年，王承宗死，承元归命，请别除帅，成德平；又明年，刘总尽纳其土地上马，送遣部将于京师，为僧以去，卢谿平；田弘正徙镇成德，张弘靖出帅卢龙，自肃、代以来，河北割据跋扈之风，消尽无余，唐于斯时，可谓旷世澄清之会矣。乃未三载，而朱克融囚张弘靖以起，王庭凑杀田弘正以据成德乱更酷于前代，终唐之世，讫不能平。穆宗荒宴以忘天下，而君非君；崔檀、杜元颖闇浅不知远略，而相非相；张弘靖骄傲不接政事，而帅非帅；求以救宁天下也，诚不可得。虽然，亦何至如此之亟哉？

田弘正之输忱于王室，非忠贞之果挚也，畏众之不服，而倚朝廷以自固也。刘悟之杀李师道，师道欲杀悟而悟先发制之也。王承元之斩李寂等而移镇义成，惩师道之死而惧也。刘总之弃官以去，见淄青、魏博之瓦解，党援既孤，而抱弑父与兄之巨慝不自保也。是宪宗之世，河北之渐向于平者，皆其帅之私心违众，以逃内叛外孤之害，而非其偏裨士卒之所愿欲，则暂见为定，而实则陞滔天之水以数尺之堤耳。王遂一人沂州，而王弁即反；王承元欲去赵，而诸将号哭。抚斯势也，虽英君哲相，不可以旦暮戢其凶顽，岂徒驾馭之非人，以激成仓卒之祸乎？呜呼！天地有迁流之运，风俗有难反之机，非大有为者化行海寓，若舜之分北三苗，而洞庭、彭蠡之狂波永息，则必待天地之有悔心，而正人之气倍胜于邪慝，以力争其胜，岂易言哉？

河北者，自黄帝诛蚩尤以来，尧、舜、禹敷文教以薰陶之，遂为诸夏之冠冕，垂之数千年而遗风泯矣。永嘉之乱，司马氏不能抚有，委之羯胡者百余年，至唐而稍戢。乃未久而玄宗失御，进轧萃山之凶狡，使为牧帅，淫威以胁之，私恩以昭之，披坚执锐、竞疆争胜以习之，怒马重裘、割生饮湏以改易其嗜欲，而荧眩其耳目，于是乎人之不兽也无几。故田承嗣、薛嵩、李宝臣之流，非有雄武机巧之足以抗天下，而唐之君臣，目睨之而不能动摇其毫发。非诸叛臣之能也，河北之骄兵悍民、气焰已成，而不可扑也。师道死，恶足以惩之？弘正、承元之顺命，恶足以化之？其复起而乐为盗贼，必然之势也。垂及于石敬瑭，而引契丹以人，欣奉之为君亲。金、元相袭，凶悍相师，日月不耀，凡数百年。而数千里之区，上民无清醒之气，凡背君父、戴夷盗、结宫闱、事奄宦、争权利、夸武黩者，皆其相尚以雄、恬不知耻之习也。天气昌，则可

以移人；人气盛，亦可以熏天。胎之乳之，食其食，衣其衣，少与之嬉，长与之伍，虽有和粹文雅之姿，亦久而与化。耒甫释而即寻戈，经方横而遽跃马，欲涤除以更新，使知有君亲以效顺也，难矣。

自开元以后，河北人材如李太初、刘器之、司马君实者，盖晨星之一见尔。而类皆游宦四方，不思矜式其乡里。邵康节犹以南人为相为乱阶，其亦诬矣。虽然，无往不复之几，必将变也。薛河东、赵高邑、魏南乐三数君子者，以清刚启正学，其有开必先之兆乎？非章志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，洗涤其居食衣履、频笑动止之故态，而欲格其心，未有胜焉者也。论世者，属目而俟之久矣。

【二】

贡举者，议论之丛也，小人欲排异己，求可攻之瑕而不得，则必于此焉摘之，以激天下之公怒，而胁人主以必不能容。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，元稹佐之，以击李宗闵、杨汝士，长庆元年进士榜发，而攻讦以逞，于是朋党争衡，国是大乱，迄于唐亡而后已。近者温体仁之逐钱谦益，夺其枚卜，廷讼日争，边疆不恤，以底于沦胥，盖一辙也。

贡举之于天下，群人士而趋之者也。其不讎者，皆能多其口说以动众者也。抑他日之可在位以持弹射之权，公卿贪势位、昵子孙、私姻亚，莫此著明，而其犯群怒也为烈。故张居正之子首膺传，王锡爵之子冠省试，摇群心，起议论，国以不靖，祸亦剧矣。李德裕自以门廕起家，远嫌疑而名位亦伸，既有以谢荐绅之怨怒；其知贡举，榜发而有“相将白日上青天”之誉；迨其贬窜，而有“八百孤寒齐下泪”之思；持此以摘发奸私而快其诛鉏，何求而不克乎？幸而德裕之于唐，功过相半也，使德裕而为温体仁之奸，唐亡于其手而众且欣戴焉，又孰惩哉？

夫翹举曖昧以报夙怨者，诚小人之术矣。然所以致此者，其情固私，其事固鄙，苟知义之所不许，亦何为而授人以口实乎？夫以贿相援者勿论已。以知交言，知其人之才，而有荐贤之任，扬之王庭，固无吝也。如其不能，则亦相爱以道，使知命而待时耳。如行能心迹他无足取，仅以文笔之长，乍然相赏，不保众论之谐，又奚足汲汲为之谋利达哉？以子弟言，其才足用也，门阴有进之资，而何须贡举？既以文就有司之试，则才而见抑，自有司之过，而于己何尤？然而相承不舍，关节公行，虽才望之大臣，他端不枉，而于此荏苒无惭，士习不端，成千余年之恶俗，伊可叹也。

内不胜妇人孺子之嘤呢，外不胜姻亚门生之洽比，恤暮年之炎冷，念身后之荣枯，一中其隐微而情不能禁，贤者不免，勿问垄断之贱丈夫矣。宗闵之于壻苏巢，汝士之于弟殷士，固也；郑覃行谊无大疵而庇其弟朗，李绅以贤见忌

而有所请托，乃至裴中立以耆德元勋，何患其子不与清华之选，而使其子譔膺冒昧之荣，尤可惜也。习尚之移人，特立不染者，伊何人邪？有之，则允为豪杰之士矣。

【三】

朱克融首乱，囚张弘靖，而授以卢龙；史宪诚胁忠孝之田布以死，而授以魏博；王庭湊杀推诚平贼之田弘正，而授以成德，唐之不足以兴而迤邐以亡，在此矣。河北之乱，始于仆固怀恩之割地以授降贼，成于崔植、杜元颖、王播之因乱以奖叛人。怀恩之奸，植、播、元颖之陋，固无足责者；郭汾阳位兼中外，裴中立身任安危，而坐视失图，莫能匡救，抑又何也？

夫汾阳固有不可力争者矣。前乎河北之降，汾阳以朔方孤旅崛起勤王，威望未能大著也。清渠之败，相州之溃，亦稍挫矣。宦官忌公，夺其兵柄以授其偏裨，一出而复东京、馘朝义，方且擢揄公以功不若人；使公于此持异议，以与怀恩相牴牾，吝予降贼以节钺，既嫌于忌怀恩而毁其方略，且使怀恩虫朔方之将士，谓公压己以绌三军之劳绩；他日者怀恩叛，而朔方之众，恶能戴公如父母以效于国乎！公戢意以静持之，知不可挽，则姑听之，而有余地以图他日之荡平；公之虑深而志谨，国危君窜而社稷终赖以安，非浅衷之所易测也。

若中立以元臣受专征之命，而元稹、魏弘简居中掣之，中立抗辨以争而不能夺其宠任；其受三叛之归，锡以方镇，非徒庇三叛也，不欲公复收前日淮蔡之功名而解其兵柄也，则中立岂容伸其远虑哉？三叛受封，而公罢为东京留守，不恤唐室之安危，唯抑公之是图，稹之志也。植、元颖辈且无能为异同，况中立可自与争得失乎？用兵危事也，内有攜贰之宰执，而危乃滋甚。使中立力争弗与，决志以进讨，败者十九矣；徒杀士卒、虚帑藏，讨之不克，而复封之，身为戮而国愈蹙，此一往自任之浅图，而中立其肯身执其咎乎？

虽然，君如此其昏也，相如此其劣也，聋者不可使聪，盲者不可使明，如中立者，可以去乎，而岂其木也？中立之兼将相也，与汾阳异。汾阳将而相者也，其相，宠之也，去就不关其名节，留身于浮沈之闲，以为他日社稷之寄，将臣之道也。中立相而将者也，其将，假以秉钺为三军之重，而固非将也，留身于浮沈之闲，则道以身轻，而不足为宗社生民之卫；李逢吉、元稹乃至无赖之郑注，皆可颉颃以为伍，身即留而固不足建他日补天镇海之功，多言数穷，以激小人而坚护其恶，岂徒无补，而害且因之益滋矣。元稹、魏弘简用而三叛罢征，三叛割据而元稹复相，沃膏救火，火乃愈炽，斯君子所重为中立惜也。汾阳默而唐安，中立屈而唐乱，时各有权，道各有分，人各有司，故二公者，地异而不可并论者也。

【四】

君子小人忽屈忽伸，迭相衰王，其乱也，更甚于小人之盘据而不可摇，何也？君子体国，固自有其规模；小人持权，亦自有其技术。小人骤进，深忌君子，固乐翹小过而尽反其道；君子复升，深恶小人，抑疾恶已甚，而概绌其谋。夫既执国政而行其所欲为矣，疆场之或战或守，寇盗之或勦或抚，征徭之或罢或兴，礼制铨除之或隆或替，边臣受而行之将士，部寺受而行之庶司，郡邑受而行之百姓，其善者固乐从之矣，小人之稗政，亦既不得已而奉行之，财已费，力已劳，习之已成，因之免害。乃忽于此焉，忽于彼焉，将无定略，官无定守，士无定习，民无定从，奸人缘之以持两端，愿民因之而无准则，岂特小人之病国殃民已亟矣哉？君子之以摇荡天下之视听，而俾蹙蹙靡骋者亦不保其不导以乱也。机事之泄，奸弊之兴，穷民之左右救过而不遑，士大夫之疑殆而交相鬻讼，然而政不乱、民不穷、封疆不僭、国不危亡者，未之有也。

夫小人之能固君宠、结众心、幸成劳以侈功绩者，亦尝取天下之大略而筹之，有钳制之术，而下不敢违，有从欲之饵，而或享其利，有揣摩之机，而夷狄盗贼亦可相持以苟安。未几而尽易之，汲汲焉唯恐其复进，不循其序，而操之已蹙，乃易之未久，而小人果复起矣，取已泄之机、已乱之绪、而再用之，外之必证，内之必困，君子小人交受其咎，非但小人之乱之也。

穆宗在位四年耳，以君子，则裴度也、李绅也、韩愈也；欲为君子而不驯者，李德裕也；以小人，则李逢吉也，元稹也、牛僧孺也、王播也、李宗闵也；庸靡不能自固而居其闲以浮沈尸大位者，崔植也、杜元颖也；虽无大过而不克有为者，萧俛也、郑覃也。或正或邪，或才或窳，无所择而皆执国政，俄而此庸矣，俄而又黜矣，俄而此退矣，俄而又进矣，一言之忤合，一事之得失，摇摇靡定，而宦竖与人主争权，谏官与将相争势，任贤贰，去邪疑，害不可言也。并其任小人者，亦使小人无自固之地，一谋不遂，一语未终，早已退而忧危，求闪烁自全之术。呜呼！晴雨无恒，而稻麦腐于陇首；葭连杂进，而血气耗于臆中。不知其时之人心国事旦改夕更，以快一彼一此之志欲，吏乘之以藏奸，民且疲于奔命，夷狄盗贼得闲而乘之者奚若也！唐之不即倾覆也，亦幸矣哉！

李林甫之奸也，非杨国忠大反之而犹可不乱。靖康贤奸争胜，而国以速亡。极乱之国有治人，有治人而益乱。靖乱者自有道焉，非相反之谓也。

◎敬宗

一

君父之志未定，奸邪之机方张，嗣子幼冲，或掖之以践阼，不以戴己者为恩、摇己者为怨，而过用其刑赏，非德若舜、禹有天下而不与者不能。一饭之德，犹求报之，贡举之知，犹终事之，中人之情，君子不禁，可谓之私，亦可

谓之厚也。反此者，廓然大公，天下一人而已。叔孙昭子不赏私劳，琼绝之行也；抑豎牛谗贼，公愤所归，虽欲赏之，而众必争。故以此而责人主合同异、泯恩怨于参大议之大臣也诚难。乃以此而醜赏重罚，失政理而乱国是，则大臣之受之者实任其咎。循天理、飭王章以靖众志，非翼戴大臣之责而谁责哉？

翼戴者可以居功矣，则异议者恶得而无罪！知异议之必按是非为功罪，而非异议之即罪，则翼戴者之不可以援立为功审矣。今夫荐贤才以在位，拔寒素而跻荣，意甚盛也。然苟为靖共之君子，则必曰吾以事君也，而不敢尸其报以牟利。况夫天子者，天之所命也，天下臣民所欲得以为父母者也，竊天之权，敛臣民之志欲，而曰我自立之，我可以受翼戴之赏，自以为功，而求天子之弗我功也，不可得也。自以为功，天子功之，则不与其议而疑于异己者，恶得而免于罪乎？始之者，大臣也，迨其滥觞，而宦官宫妾进矣。援一人而立为天子，小人之奇货也。于是孙程、王守澄、仇士良乘隙而徼之，于是而贾充、傅亮因而专之，于是而华歆、郗虑、王谧、柳璨不难移人之宗社以贸己之宠荣。篡夺相仍，皆贫功者之一念为之也，而徒以咎人主之赏私劳无大公之德哉？

穆宗保王守澄之逆而厚赐神策军士，敬宗听李逢吉之谮而窜李绅，其相袭以乱刑赏，非一日之故矣。于是而知金日磾之不以托孤受爵，卓哉其不可及已。周勃居功相汉，而致袁盎骄主之谮；杨廷和居功受爵，而貽门生天子之谴。英主觉之于事后，而不能慎之于当时，勃与廷和自任已坚，气焰上夺其君，有不能遽抑者在也。识卑器小，忠贞不笃，以天子为墨庄，自貽凶危而害流后世，三代以下无大臣，究其情实一鄙夫而已矣。居密勿之地，与促膝之谋，国本不定，竭忠贞以立正议，事定国安，引身而去，以杜绝私劳之赏，则倾危之祸，其尚息乎！

【二】

小人之情，愈趋而下，小人之伪，愈变而升，故征事考言以知人于早，未易易也。读遗文，观已迹，以论昔人之贤奸，亦未易易也。古今所谓小人者，导君以征声逐色、黷货淫刑，其恆也；持禄容身，希旨献谀，而不敢触犯人主、乖忤宦妾，其恆也；生事徼功，掎克兴利，以召天下之怨，其恆也。乃自元和以来，至穆、敬之世，所为小人者术益进，而窃忠贞正大之迹以制天下，而不得以为非，后世诵其奏议，且将有味乎其言，而想望其风采。呜呼！至此而小人之奸可胜诘哉？

李吉甫之始执政也，以推荐贤才致天下之誉，上国计簿，以人主知财用之难而思节省，尤大臣之要术也。其他则媚疾导谀，心违其言，不可胜道矣。元稹、李宗闵起而对策，诘吉甫之奸，推奥援之托，堂堂侃侃，罢黜不以为忧，充斯志也，何有于崔潭峻、魏弘简、王守澄之刑余？又何有于李逢吉、王播

之贪鄙？言之也不怍，尤不惧也。一旦改面而事佞倖以傍趋，有倍蓰于吉甫诸人之为者。观其始进，览其遗文，亦恶知其灭裂之至于此哉？

若夫刘栖楚者，则尤异矣。敬宗晏朝，百官几至僵仆，栖楚危言以谏，至于以首触地，流血被面而不退，迹其风采，均等朱云，固李渤之所不逮也；王播赂王守澄求领盐铁，复与独孤朗等延英抗论，尤不畏疆御、鉏奸卫国之丰标也；而栖楚之为栖楚何如邪？奸谄之尤，而冒刚方之迹，有如此夫！然其所建白，犹一时一事以气矜胜耳。至于牛僧孺而所托愈难测矣。韩弘荐贿，中外咸食其饵，而僧孺拒之，其律己也，君子之守也；悉怛谋据地以降，李德裕力请接纳，而僧孺坚持信义，其持议也，君子之正也；则且许以果为君子，而与于帝王之文德，以无忝于大臣，固无多让。而僧孺之为僧孺又何如邪？结李宗闵为死党，倾异己，坏国事，姑自戍削以建门庭，而讎其险毒，又如此。

夫穆、敬二帝虽曰淫昏，而是非之心未能全泯，故此诸奸者，亢厉自饰，而揣无诛殛之忧，唯是冒忠直正大之迹，欺天下以自容于公论。盖自唐中叶以后，韩愈氏依傍六经之说以建立标帜，则非假圣贤之形似，不足以鼓吹后起之人才为之羽翼。因时所尚，凭其浮动之气、小辨之才，而栖楚且为忠戇之领袖，僧孺且为道义之仪型。小人之窃也，至于此而穷工极变，上欺人主，下欺士民，延及后世，犹使儒者史臣以周公不享越裳、春秋不登叛人之义滥许僧孺，而栖楚叩头流血之奸，无有能摘发之者。呜呼！小人之恶滔天，尚谁与惩之哉？孔子曰：“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小人之仁，正其不仁之甚者，辨者不可不审也。

◎文宗

【一】

唐自元和以后，国之无人久矣。王守澄、陈弘志推刃天子，无有敢斥言之者，纵横两代，至文宗之季年，而后以他罪诛之，则刘克明何惮而不灭烛以弑少年之天子邪？克明滔天之罪，发之者，王守澄等四宦豎也；斩之者，神策飞龙宦豎所将之兵也。路隋以学士而为逆贼草制，韦处厚俛仰而推讨贼之功于江王，如是，尚可谓唐之有人乎？

孙明复之治春秋曰：“称国以弑者，国之人皆不赦也。”胡氏讥其已酷，非也；所谓国之人者，非下逮于庶人，亦其当国之臣、允膺在宫在官之辟者也。然则宪、敬二君之弑，唐之大臣所可遁不赦之诛者谁也？韩弘、张弘靖、李逢吉、王播、皇甫镈、韦处厚贤不肖无得而免为。而李绛、裴度、忠贞为众望所归，亦何面目立新主之廷焉？当其时，宦豎之势张矣。然未至如汉末诸奄，斩艾忠良，空天下之群而无遗也；且未如肃、代之世，程元振、鱼朝恩杀来瑱如圈豚，夺郭子仪之权位如夺婴儿之弄具也；刘一攄其忠愤，抗言不忌，虽

不擢第，而抑无蔡邕髡钳、张俭亡命之祸。则唐室诸臣，亦何惮而不孤鸣其公愤？呜呼！国之无人至于此极，而抑何以致此哉？

国家之大患，人臣之巨慝，莫甚于自相朋比，操进退升沈于同类之盈虚，而天子特为其酬恩报怨、假手以快志之人。所谓正人者，唯以异己相倾之徒为雌雄不并立之敌；其邪者，则以持法相抑之士为生死不戴天之讎。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志。非左右持权之宦豎，莫能助己以快其欲。藉令当宪宗之弑，而建讨贼之旌，则岂徒弘志哉？守澄其渠帅也；匪徒守澄，郭后其内贼也；匪徒郭后，穆宗其戎首也。推究至极，不容中己。而守澄尸威福之柄，两立于邪正之交，以持衡而颠倒之；郭后挟国母之尊，穆宗固世适之重，天位既登，动摇不可。则发义问者此党之人，而彼党即乘瑕而进。功隳名败，身不保而祸延同类。于是素有忠直之望者，亦惴惴然惜门户以图伸；而依附之士，咸指扞舌以相劝止。低回一起，慷慨全消，方且尊太后，肆大赦，以掩其恶而饰之，因循安位，以求遂其汲引同汇、拒绝异己之情。为君子者，固曰吾以是为善类地也，而况匪人之比哉？宦豎乃以知外庭之情志，视君父之死如越人之肥瘠，闭户自保，而以不与为安。敬宗虽无刘子业、萧宝卷之凶淫，一失其意，而刃割其胸，何不可使路隋、韦处厚泚笔弄舌以文其大恶乎？呜呼！盈廷若是，而按孙氏春秋之法，非诬也。李绛、裴度虽云贤者，其能逃于法外哉？

李长源归卧衡山，而李辅国不敢竟其恶；郭汾阳罢兵闲处，而鱼朝恩不敢肆其毒；君子不浮沈于爵禄权势之中，乱臣贼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。元和以降，所号为大臣者，皆荏苒于不进不退之交，而白刃两加于天子之脰。唐之无人，厥有繇矣。文宗进李训、郑注而谋诛内贼，非尽不明也。人皆知有门户，而不知有天子，无可托也。

【二】

朋党兴，而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，将孰从而正之哉？邪正无定从，离合无恒势，欲为伸其是、诘其非，画一是非以正人之趋向，智弗能知，勇弗能断。故文宗曰：“除河北贼易，去朝廷朋党难。”亦非尽暗弱之说也。

李宗闵、牛僧孺攻李吉甫，正也；李德裕修其父之怨而与相排摈，私也。乃宗闵与元稹落拓江湖，而投附宦官以进，则邪移于宗闵、稹；而德裕晚节，功施赫然，视二子者有薰犹之异矣。李逢吉之恶，夫人而恶之，德裕不与协比，正也；而忽引所深恶之牛僧孺于端揆，以抑逢吉，而睦于僧孺，无定情矣。德裕恶宗闵，诮贡举之私以抑之，累及裴度，度不以为嫌，而力荐德裕人相，度之公也；李宗闵与度均为被诮之人，乃背度而相倾陷，其端不可诘矣。宗闵与稹始皆以直言进，既皆与正人忤，而一争进取，则稹合于德裕以沮宗闵，两俱邪而情固不可测矣。杨汝士之汙浊，固已；德裕以私怨蔓延而诮之使贬

，俾与裴度、李绅同条受谤，汝士之为贞邪不决矣。白居易故为度客，而以浮华与元稹为胶漆之交，之倾度，居易不免焉，而德裕亟引其从弟敏中，抑又何也？李训、郑注欲逐德裕，而荐宗闵以复相，乃未几陷杨虞卿而窜宗闵于明州，何其速也？聚散生于俄顷，褒贬变于睚眦，是或合或离、或正或邪，亦恶从而辨之哉？上无折中之宸断，下无臧否之定评，颠倒天下以胥迷乱，智者不能知，果者不能决也。揆厥所繇，则自李绛恃其忠直而不知大臣之体，与小人比眉事主，而相角以言。口给之士，闻风争起，弄其辅颊，议论兴而毛举起权势移而向背乖，贸贸焉驰逐于一起一伏之中，惊波反溅，罔知所届，国家至此，其将何以立纲纪而保宗祐哉？

唐、宋以还，败亡一轨，人君尸居太息而未可如何。呜呼！乱之初生，自所谓君子者開之，不但在噂沓之小人也。吕吉甫、章惇之害未去，而首击伊川者，司马公之门人苏轼、苏辙也；奄党之祸未除，而特引阮大铖以倾众正者，温体仁所击之钱谦益也。当王介甫恶二苏之日，体仁陷谦益之时，岂料其速变之如斯哉？烈火焚原而东西不知所极，公忠体国之大臣虑之已早，镇静慎默以赞天子之独断，而人心戢、风俗醇。苟非其人，弗能与于斯也。

【三】

文宗耻为弑君之宦竖所立，恶其专横而畏其害己也，旦夕思讨之，四顾而求托其腹心，乃擢宋申锡为相，谋之不克，申锡以死，祸及懿亲，而更倚李训、郑注、王涯、舒元舆以致甘露之变。申锡之浅躁，物望不归；训、注则无赖小人，繇宦竖以进，倾危显著，可畏而不可狎；涯、元舆又贪浊之鄙夫也。文宗即不足与于知人之哲，亦何颠越乃尔哉？于其时，非无勋望赫奕之元臣如裴中立、英果能断之伟人如李文饶；而清谨自持如韦处厚、郑覃者；犹不致危身以僨国。文宗俱未进与密谋以筹善败，独决意以托匪人，夫亦有故存焉。

唐之诸臣，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也。宠以崇阶，付以大政，方且自诧曰：此吾党之争胜有力而移上意以从己。其心固漠然不与天子相亲，恃其朋类争衡之战胜耳。故以裴中立之誉望崇隆，为四朝之元老，而陈弘志之弑，杜口色羞；若李文饶，则假宦竖王践言以内召；而李宗闵、元稹、牛僧孺之恃阴腐为奥援者，又勿论也。

外有不相下之仇敌，则内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；争衡于一进一退之闲，则不能复问大贞大邪之辨；文宗盖流览踌躇，知其无可与谋也。而宋申锡以轻狷不审去就之庶尹，为两党所不推，舒元舆、王涯、贾，则首鼠两端，持禄免咎者也；训、注之邪，上知之矣，乃其不择而击之力，一试之德裕，再试之宗闵，两党皆其所搏噬，庶谓其无所固执而可借为爪牙者耳。

悲夫！自长庆以来，所敢以一言触宦竖者，独一刘从谏而已，而固防其且

为董卓也。则文宗不以委之申锡、训、注而谁倚乎？藉令谋之中立，而中立未必应也；谋之文饶，而文饶固不从也；谋之处厚、覃，而处厚、覃且战栗以退也；谋之宗闵、僧孺，而比于宦官以反噬也。故文宗交不敢信，而托之匪人。无他，环唐之廷，大小臣工贤不肖者，皆知有门户，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。弑两君，杀三相，裴中立且自逍遥于绿野，而况他人乎？

〔四〕

牛、李维州之辨，伸牛以诘李者，始于司马温公。公之为此说也，惩熙丰之执政用兵生事，敝中国而启边衅，故崇奖处鎔之说，以戒时君。夫古今异时，疆弱异势，战守异宜，利害异趣，据一时之可否，定千秋之是非，此立言之大病，而温公以之矣。

乃所取于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，曰诚信也。诚揭诚信以为标帜，则谋臣不能折，贞士不能违，可以慑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辩。虽然，岂其然哉？夫诚信者，中国邦交之守也。夷狄既踰防而为中夏之祸矣，殄之而不为不仁，夺之而不为不义，掩之而不为不信。使恤彼相欺之香火，而养患以危我社稷、杀掠我人民、毁裂我冠裳也，则太王当终北而于熏鬻，文王可永奉币于昆夷，而石敬瑭、桑维翰、汤思退、史弥远、允为君子矣。

突厥、回纥，唐曲意以下之者，皆有功于唐，舍其暂时之恶，而以信绥之，犹之可也。然而且有不必然者，其顺逆无恒，驭之有制，终不可以邦交之道信其感孚也。况乎吐蕃者，为唐之封豕长蛇，无尺寸之效，有邱山之怨，偶一修好，约罢戍兵，而于此言诚信乎？僧孺曰：“徒弃诚信，匹夫之所不为。”其所谓诚信者，盖亦匹夫之谅而已矣。其以利害言之，而曰：“彼若来责，养马蔚茹川，上平凉坂，万骑缀回中，不三日至咸阳桥。”是其张皇虏势以相恐喝也，与张仪夸秦以胁韩、楚之游辞，同为千秋所切齿。而言之不忌，小人之横，亦至此哉！

夫吐蕃自宪宗以后，非复昔之吐蕃久矣。元和十四年，率十五万众围盐州，刺史李文悦拒守而不能下，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击之，大败而退；其明年，复寇泾州，李光颜鼓励神策一军往救，惧而速退；长庆元年，特遣论讷罗以来求盟，非慕义也，弱丧失魄，畏唐而求安也。其主彝泰多病而偷安，不数年，继以荒淫残虐之达磨，天变于上，人叛于下，浸衰浸微，而论恐热、婢婢交相攻以迄于亡。安得如僧孺之言，扣咸阳桥、深入送死而无择哉？敛手頽颜，取悉恒谋献之，使砾于境上，以寒向化之心。幸吐蕃之弱也，浸使其疆，日无唐，而镞刃之下岂复有唐乎？

僧孺又曰：“吐蕃四面万里，失一维州，未损其势。”则其欺弥甚矣。吐蕃之疆，以其尽有北境也。于宪宗之世，全力南徙，以西番重山深谷，地险而

腴，据为孤兔之窟，于是而始衰，沙陀、黠戛斯、回纥侵有其故疆矣。故韦皋一振于西川，而陇右之患以息。其南则南诏方与为难，而碉门、黎、雅之闲，乃其扼要之墟，得之以制其咽喉，则溃散臣服，不劳而奏功。西可以收岷、洮，南可以制南诏，北可以捍黠戛斯、回纥之东侵，而唐无西顾之忧。其在吐蕃，则大害之所逼也。而岂无关于损益哉？

夫夷狄聚则逆而散则顺，事理之必然者也。拒归顺者以坚其党，故婢婢曰：“我国无主，则归大唐。”然与论恐热百战而终不归者，惩悉怛谋之惨，知唐之不足与也。以是为诚信，将谁欺乎？夫僧孺岂果崇信以服远、审势以图宁乎？事成于德裕而欲败之耳。小人必快其私怨，而国家之大利，夷夏之大防，皆不胜其恫疑之邪说。文宗弗悟而从之，他日追悔而弗及。温公抑遽许之曰：“僧孺所言者义也。”使然，则周公之兼夷狄，孔子之作春秋，必非义而后可矣。

【五】

李宗闵欲逐郑覃，而李德裕亟荐之，文宗自内宣出，除覃为御史大夫。宗闵曰：“事皆宣出，安用中书？”其妨贤之情，固不可揜然以官守言，则职之所宜争；以国事言，则内降斜封之弊，所宜早杜其渐也。崔潭峻以“八年天子听其行事”折之，詎足以服宗闵哉？郑覃经术议论果胜大任，人主进一善士，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，制下中书，孰敢违者？假令宗闵抗命而中沮，即可按蔽贤之辟，施以斥逐。乃若有所重畏而偷发于其所不及觉，以与宰相争胜负之机，其陋有如此者。宗闵得持国宪官常以忿怼于下，以此而求折朋党之危机，宜其难矣。故同马温公曰：“明不能烛，疆不能断，使朝廷有党，人主当以自咎。”其说黠矣。乃又曰：“不当以罪群臣。”则于君子立身事上、正己勿求之道，未协于理；而奖轻儆、启怨尤、激纷争之害，不可复弭。元祐、绍圣之际，猖獗如也，卒以灭裂国事，取全盛之宋而亡之。一言之失，差以千里，可不慎哉！

黜陟之权，人主之所以靖国也；格心之道大臣之所以自靖也；进退之节，语默之宜，君子之所以立身也。居其位，安其职，尽其诚而不踰其度。故人主不审于贤奸之辨，而用舍不决，使小人与君子交持于廷，诚宰相。之所深忧。然小人者，岂能矫君心之必不然者，而胁上以从己哉？则格心者本也，适人者末也。但令崇奢佞鬼、耽酒渔色、牟利殃民、狎宦竖、通女谒之害，一一繁括于宫庭之嗜好；则事之可否、理之得失、人之贞邪，无所蔽窒，而小人自不足以群聚而争胜。若其格心之道已尽，而君愆不知，容小人之相牴牾，则引身以退，杜口忘言，用养国家之福，而祸不自我而兴。故孔子去鲁，不争季孙之权。孟子去齐，不折王馭之佞。在国则忘身，去国则忘世，身之安也，天下之

福也。

如或不得于君，不容于小人，乞身事外，犹且纷纭接纳，进人士而与结他日之援。为忧国计与？适以激国事之非；为进贤计与？适以贻贤者之伤。气盈技痒，愤懑欲舒，且与浮薄之士，流连于山川诗酒之中，播歌谣以泄悁疾，抑或生而有再用之情，没而有子孙之计，树人自辅，悦己者容，乃使诡躁之夫，依附以希他日之进，党祸乃成，交争并峙，立身之不慎也，事上之不诚也，素位不安，害延于国，为人臣而若此，咎亦奚辞？乃曰“不当以罪群臣”，不已过与？

即其在位之日，道在匡君，而人才之进退，国有常典，官有定司，固非好恶欲伸，唯己所任。一大臣进，而望风饰行以求当于端揆者，千百其群也。言论相符、行止相应者，不使退就銜勒，奚必利民而卫国，特以竞胜于异己耳。苟可以取盈，然且破法而为非常之举，汲引而怀取必之心，则唯以所好者之升沈为忧喜，而君父生民或忘之矣。质之夙夜，讵可云精白乃心乎？

夫德裕之视宗闵，其得失迥矣。而内不能却崔潭峻、王践言之奥援，外不能忘牛僧孺、杨虞卿之私怨，则使文宗推心德裕，使汲引其所好者置于要地，而宗闵不敢或违也，终不可得。其后武宗亦既独任之矣，未久而白敏中、令狐绹复起，以尽反其局。岂非德裕乘权之日，恃主知之深厚，聚朋好以充廷，而不得志者如伏火石中，得水而爆烈哉？

夫元祐亦犹是也，皆为君子者进则响响、退犹跃跃，导人心于鬻讼而不可遏也。以宰相之进退归人主，以卿尹之黜陟归所司，正己尽诚，可则行，否则止，绝新进之攀附，听天命之废兴，虽有小人，何所乘以自立为党？其不然也，而曰“不可以责群臣”也，无惑乎温公之门有苏轼诸人之寻戈矛于不已也。

【六】

杜牧愤河朔三镇之跋扈，伤府兵之废败，而建议欲追复之，徒为卮言，贻后世以听荧耳。牧知藩镇之强在府兵既废之后，而不知惟府兵之积弱，是以蕃兵重，边将骄，欺唐之无兵，以驯致于桀骜而不可复诘也。且当太和之世，岂独河北之抗命哉？泽潞、山南无非拥疆兵以傲岸者。而欲取区区听命之州郡，劳其农而兵之，散其兵而农之，则国愈无兵、民愈困、乱将愈起。甚矣！空言无实，徒以荧慕古者之听，而流祸于来今，未有已也。

府兵之害，反激而为藩镇，势所必然，祸所必趋，已论之详矣。乃若杜牧所言有可取，而唐之初制尚可支百年者，则十六卫是已。十六卫以畜养戎臣储将帅之用者也，天下之兵各分属焉，而环王都之左右，各有守驻以待命，盖分合之势，两得之矣。分之十六，则其权不专，不致如晋、宋以后方州抚领拥兵而篡逆莫制也。统之以十六，则其纲不弛，不致如宋之厢军解散弱靡以成乎

积衰也。

夫边不能无兵，边兵不可以更戍而无固心，必矣。兵之为用，有战兵焉，有守兵焉。守兵者，欲其久住，而卫家即以卫国者也；而守之数不欲其多，千人乘城，十万之师不能卒拔，而少则无粮薪不给之忧。战兵者，欲其遄往而用其新气者也；一战之勇，功赏速效，虜退归休，抑可无长征怨望之情。然则十六卫之与边兵，互设以相济，寇小人，则边兵守而有馀，寇大人，则边兵可固守以待，而十六卫之帅，唯天子使，以帅其属而战焉。若夫寇盗有窃发之心，逆臣萌不轨之志，则十六卫中天下以林立，而谁敢恣意以逞狂图乎？

唯是十六卫之兵，必召募挑选，归营训练，而不可散之田亩，则三代以下必然之理势，不可以寓兵于农之陈言，坐受其弊者也。就其地食其食，无千里飞挽之劳；就其近属其卫，无居中遥制之病；卫率巡之，所司练之，有司供亿之，皆甚便也。此则唐初之善制，不必府兵而可行之后世者也。以杜牧之时，尤可决行于一朝，非若府兵之久敝而不可再兴者，何也？河朔之叛臣不可遽夺，而内地犹可为也。且自宪宗以来，淄青、淮蔡、西川、淮南、贼平之日，兵不可散，固可移矣；成德、卢龙、魏博归命之日，兵不能罢，亦可调矣。以恩恤之，以威临之，仍使为兵，而稍移易之，固皆不安南亩习于戎行者，又何难于措置之有哉？朝无人焉，虑不及此，而后天下终不可得而平。牧固不足以及此，而漫无忧国之心者，又勿论已。

【七】

甘露之变，杀生除拜皆决于中尉，文宗不得与知，而李石、郑覃于其时受宰相之命，二子病矣！君子之进退，必以其正；其以身任国家之大政也，必以其可为之时。血溅于独柳之下，而麻宣于殿陛之闲，二子者，誉望素隆，而何为其然邪？曰：此未可以为二子病也。夫二子于此，虽欲辞相而义之所不许也。

梅福之弃官，申屠蟠之辞召，位未高，君未知有我，且时已敝极而无可为也。留正出国门而宋几危，陈宜中奔占城而宋遂亡，偷免于危殆，以倡人心之离散，无生人之气矣。夫二子者，唐之大臣，而为文宗所矜重者也。天子不胜于宦竖，兵刃交加于宸，掠夺纵横于内省，三相囚系以磔徇，天子之仅保其首领者一闲耳。二李之党，分析以去；裴中立以四朝元老，俯首含羞；二子不出而薄收其溃败之局，以全天子、安社稷，将付之谁氏而可哉？幸而二李之党与宦竖之未相结纳，而训、注始事宦官而中叛之，故仇士良辈无心腹之大臣引与同恶，特循资望而授政柄于二子，是以匪人不进，诛杀止于数人而不滥及。使二子者畏避而引去，宵人乘隙投中尉之门，以骤起而执政，其祸更当何如邪？

夫二子之受相位而不辞，非乘闲以希荣，盖诛夷在指顾之闲而有所不避也

。六巡边使疾驱人京，声言尽杀朝士以恐喝搢绅，李石安坐省署以弭其暴横。于斯时也，石固以腰领妻孥为社稷争存亡，为衣冠争生死，可不谓忠诚笃悱、居易俟命之君子乎？江西、湖南欲为宰相召募卫卒，而石不许，刺客横行，刃及马尾，固石所豫知而听之者也。薛元赏之能行法于神策军将，恃有石也；宋申锡之枉得以复伸，覃为之也。止滔天之水者，因其溃滥而徐理之，卒之仇士良之威不敢逞，文宗得以令终，而武宗能弭其乱，自二子始基之矣。皎皎砭砭之节，恶足为二子责邪？唐无静正诚笃之大臣，李石其庶几乎！覃其次矣。

【八】

听言以用人，不惑于小人，而能散朋党以靖国，盖亦难矣。虽然，无难也。有人于此，而或为之言曰：是能陈善道、纠过失以匡君德者也；是能决大疑、定大计以固国本者也；是能禁奸邪、裁佞倖以清国纪者也；是能纾民力、节浮费以裕国用者也；是能建国威、思远略以靖边疆者也。如此，则听之而试之察之，验其前之所已效，审其才之所可至，而任之也可以不疑。假不如其言，而覆按之、远斥之，未晚也。有人于此，而或为之言曰：是久抑而宜伸者也；是资望已及、当获大用、而或沮之者也；是其应得之位禄与某某等、而独未简拔者也；是尝蒙恩知遇，而落拓不偶、为人所重惜者也。如此，则挟进退以为恩怨，视荣宠为已应得，以与物竞，而相奖于富贵利达，以恤私而不知有君父者矣，不待辨而知其为朋党之奸、小人之要结矣。

杨嗣复托宦官讽文宗以召用李宗闵，而文宗欲量移之。计其为辞，不过曰：是固陛下宰辅，流落可矜而已矣；抑不过曰：是盖李德裕之以朋党相抑，李训、郑注之以邪佞相陷而已矣。夫德裕之所逐，固无可辞于小人；而训、注之所排，岂必定为君子；抑问其昔居辅弼之任，所建立者奚若耳。若夫无益于国，而徒尸显秩，则已概可知矣，其党固不能为之辞。而但以曾充宰相，遂不可使失宠禄，将天子以天位任贤才使修天职，而止于屈者伸之，邑郁欲得者怜而授之，是三公论道之尊，仅如黄叶以止儿啼矣。

嗣复曰：“事贵得中。”洵如其言，亦以平二李之不平，使无偏重而已；其以平其不平者，各厌其富贵利达之欲而已。天子无进贤退不肖之权，但为群臣谋爵禄之去留以消怨忌，是尚得谓天下之有天子乎？况其所谓得中者，只以渐引小人而挠善类邪！宋徽宗标建中之号，而奸邪遂逞。无他，其所谓中者，夫人欲富贵利达，两相敌而中分之谓也。上无纲，下无耻，习以成风，为君子者，亦曰是久处田闲，宜为汲引者也。朋党恶得而禁，士习恶得而端，国是恶得而定乎？

◎武宗

呜呼！士生无道之世，而欲自拔于流俗，盖亦难矣。文宗凭几之际，李珣

等扳敬宗子成美而立之，仇士良废成美，立武宗。武宗立，珣与杨嗣复以是窜逐，于是而李宗闵之党不容于朝，政柄之归必于李德裕，此屈伸之势所必然者也。德裕即无内援，而舍我其谁？固非一枢密杨钦义之能引己也。然德裕终以淮南赂遗腾交通之名于天下后世，而党人且据以为口实，虽欲辞托身宦竖之丑而不可得。前此者，崔潭峻、王践言皆能白德裕之直，然则德裕之于中人，不能自立坊表以不受磷缁，亦已久矣。

夷考德裕之相也，首请政事皆出中书，仇士良挟定策之功，而不能不引身谢病以去。唐自肃宗以来，内竖之不得专政者，仅见于会昌。德裕之翼赞密勿、曲施衙勒者，不为无力，夫岂乐以其身受中人之援引者乎？然而唐之积敝，已成乎极艰难反之势在内则中书与枢密相表里也；在外则节使与监军相呼吸也，拒之而常在其左侧，小不忍而旋受其大屈。践言与于维州之谋，潭峻藉宣郑覃之命，德裕固曰吾不为宦者用而我用宦者也。杨钦义之内召，无所屈节，而以宝玩厌其欲，德裕固曰此以待小人而使忘机，非辱也。吾行吾志，何恤于皎皎皎皎之嫌疑乎？然而以视君子立身之大防，则终玷矣。

生斯世也，士君子之防，君且毁之，不可急挽也，则抱有为之志欲抒于国者诚难矣。然则如之何而可哉？洁己无可羨之货，谋国无偏私之党，以君命而接之以礼，秉素志而持之以正，进不触其深忌，退不取其欢心，俟时以得君，而无求成求可之躁愿，庶其免乎！乃德裕功名之士也，固不足以及此也。以德裕之材，当德裕之世，勿容深责焉，可矣。

二老氏曰：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刚。”此女子小人滔天之恶，所挟以为藏身之固者也。

唐之宦官，其势十倍于汉、宋。李辅国驱四十年御世之天子如逸豚而莅之。其后宪宗死焉，敬宗死焉，太子永死焉，绛王悟、安王溶、陈王成美死焉，三宰相、一节度、合九族而死焉。庖人之于鸡鹜，唯其操弯刀而割之也。文宗垂涕而叹，自比于周赧、汉献而以为不如，郁郁饮醇酒以成疾而崩，其凶悍之锋，不可向迕也如此。以为神策六军在其指掌，故莫之能制，是已；而未尽然也。当其时，节镇林立，大臣分阃，合天下之全力，以视六军豢养之罢民，岂不相敌，而奚惴惴焉？及观仇士良之教其党曰：“天子不可令闲，日以奢靡娱其耳目，无暇更及他事。”然后知其所以毆中材之主入于其阱而不得出者，唯以至柔之道縻系之，因而驰骋之，蔑不胜矣。

夫耳目之欲，筋骸之逸，狎而安之，顺而受之，亦曰此人主之所应得，近侍之所宜供者耳。于国无损，于事非专，即不以为彼功，而抑非可为彼罪也。乃当其骄横著见，人主亦含忿不堪而思翦涤。俄而退息于深宫，则娱乐迭进，而气不觉其渐平矣；稍定焉，而姁姁嫋嫋、百出以相靡，竟不知夙忿之何以

遽竭也。气一往而衰，安望其复振哉？

凡变童稚女、清歌妙舞、捐烦解愤者，皆其戈矛鸩毒之机也。正人端士沮丧而不得以时进献其忱，则皆废然返曰：出而与吾谋屏除者，入而且与之欢笑，吾恶能胜彼哉？徒自诛夷贬窜而弗能摇动之也。未有不缄口息机，听其孤危而莫恤者也。则臣非其臣，兵非其兵，狎媚且进，而白刃夕张，莫能测焉。至柔之驰骋至刚，绰乎其有余矣。

然则群奄之势重邱山而弑逆相寻也，岂恃神策之孤军哉？恃此而已矣。汉、宋之闇主受制于家奴者皆此；而唐之立国，家法不修，淫声曼色，自太宗以来，漫焉进御而无防闲之教，故其祸为尤酷焉。口鼻非藉之不安臭味；肢体非藉之不宜清蠲；烦劳菟结非藉之不能穆耳而愉心。林池鱼鸟、书画琴弈、张弧怒马，各有所嗜，而皆能为夺情息怒之媒。机械之张，烈于疆秦，密于曹操，彼以刚争，此以柔制，虽欲如周赧、汉献而不能，果不如矣。人主而能知此，则勿曰宦官之恶不可扑也。以一念之无欲，塞滔天之横流，有余裕矣。然而知之者鲜，能之者尤百不得一也，是以难也。

【三】

河北三镇之不戢也，岂其富疆足以抗天下不可制哉？唐无以制之耳。卢龙之乱，陈行泰、张绛相继拥兵以胁节钺，张仲武起而讨之，问其所有士卒几何，合军士土团千余人而已；问其兵食所出，则仰给于妫州以北而已。卒如仲武之料，幽州下，叛人得。然则唐果制胜得理，以天下之力，举三镇如拾芥耳。而终困于不能者，庙谟不定，诸帅离心，且逆党私人奔走京国，贿赂行于廷臣，皆为张皇贼势以劝姑息，嚣张不辑，乱其成谋也。君暗臣偷，视曩尔之叛臣，莫之能胜，而曰河朔习乱已久，人心难化。恶！是何言也！

刘稹阻兵擅立，李德裕决策讨之，是已；而复曰：“但得镇魏不与之同，则稹无能为，”何其视镇魏之太重也！张仲武既以卢龙归命，拊镇魏之背矣；何弘敬、王元逵非有田承嗣、王武俊之梟桀，即令纳稹赂以阴相唇齿，而朝廷宣昭义问以临之，又岂敢北不畏卢龙之乘其后，南不畏宣武之逼其前，西不畏河中之制其腋，显相抗拒，以党逆而蹶兴哉？战即不力，亦持两端以视势所趋耳。然则刘稹既灭，移弘敬、元逵于他镇，不敢违也；召弘敬、元逵以赴阙，不敢拒也。彼虽骄蹇而昏瞽，抑且念昔之负固以长子孙者，不死于天诛，则死于帐下；何如束身归阙，席富贵而保后昆。部曲虽或嚣张，帅心弛而气亦颓矣。威可服也，恩可怀也，张仲武之令图可羨，刘稹之狂谋可鉴也。区区数州之土，两竖子尸居其上，而曰终难化也，德裕之于此懵矣。乃遣重臣输愫于二镇曰：“河朔自艰难以来，列圣许其传袭，已成故事。”则既明输左券，授以不拔之势，俨若敌国，此言出，后其可追哉？

泽潞，王土也；其人，王人也；镇魏亦非北胡南蛮自为君长之国也。镇魏可，泽潞奚其不可？又何以折刘稹而服泽潞之人心乎？夫镇魏西扼壶关、东连曹、郟，南一涉河而即汴宋，中原之堂奥也。横骨颐中，而欲食之下咽也，必不可得。唐之所以一乱而不可再兴，皆此等成之也。德裕苟且以成一时之功，曾不恤祸结兵连之无日，习之难化，岂在河朔哉？在朝廷耳。武宗听之，诏二镇曰：“泽潞一镇，与卿事体不同。”言不顺，事不成，呜呼！唐终不可为矣。

【四】

杨弁称乱河东，逐李石，结刘稹，而其所恃者，纳贿于中使马元实。实归，大言于廷曰：“弁有十五里光明甲。”以恐喝朝廷，徼求节钺，李德裕折之而后沮。以此推之，凡唐之藩镇，类以数州之土，一旅之众抗天下之威，而朝廷僂俛以从其欲，非兵力之果疆也，皆贿也。非李德裕折元实之奸，则弁之纳贿亦揜而不著，史氏亦无从记之矣。

贿行于中涓，而天子慑；贿行于宰相，而百官不能争；贿行于省寺台谏，而天子宰相亦不能胜。前此之讨淮蔡、讨平盧，廷议纷然，唯恐兵之不罢者，此也；德宗窥见其情，厚疑群臣，孤愤兴兵，而中外坐视其败者，亦此也。唐之乱，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。凡三百余年，自卢怀慎、张九龄、裴休而外，唐之能饰簠簋以自立于金帛之外者无有。虽贤者固不能保其洁清，特以未败露而不章，实固不可问也。藩镇之叛，峙若敌国，相碁若仇讎，且唯以金钱贸中外之心，而天子不能自固，况州郡群有司之废置哉？

盖唐自立国以来，竞为奢侈，以衣裘仆马亭榭歌舞相尚，而形之歌诗论记者，夸大言之，而不以为忤。韩愈氏自诩以知尧、舜、孔、孟之传者，而戚戚送穷，淫词不忌，则人心士气概可知矣。迨及白马之祸，凡锦衣珂马、传觞挟妓之习，燿焉销尽。继以五代之凋残，延及有宋，羶风已息。故虽有病国之臣，不但王介甫之清介自矜，务远金银之气；即如王钦若、丁谓、吕夷甫、章惇、邢恕之奸，亦终不若李林甫、元载、王涯之狼藉，且不若姚崇、张说、韦皋、李德裕之豪华；其或毒民而病国者，又但以名位争衡，而非宠赂官邪之害。此风气之一变也。

乃唐之率天下以奔欲崇货而迟久不亡者，何也？朝士以贿而容奸，逆臣亦以贿而自固，志气俱偷，其欲易厌，故称兵犯顺者，皆护其金穴以自封，而无问鼎登天之志。其尤幸者，回纥、吐蕃唯以侵掠为志，浸淫久而自敝，亦无刘渊、石勒之雄心。斯以幸存而已矣。使如宋也，三虏迭乘以压境，岂能待一迁再迁三迁而后亡哉？贿赂之败人国家，如鸩之必死，未有能生之者也。

【五】

杀降者不仁，受其降而杀之不信；古有其言，诚仁人君子之言也。虽然，言各有所指，道各有所宜，不揆其时，不察其故，不审诸顺逆之大义，不度诸好恶之公心，而唯格言之是据，则仁人君子之言，皆成乎蔽。仁蔽而愚，信蔽而贼，不可不辨也。

所谓杀降不仁而无信者，为两国交争，战败而倒戈，与夫夷狄盗贼之胁从而自拔者言也。或党恶之志固不坚，或求生之外无余志，则亦生全之，或且录用之，而蠲忿怒以予维新，斯允为敦仁而崇信矣。刘稹之叛，郭谊为之谋主，及夫四面合围，三州已下，稹守孤城而日蹙，谊与王协说稹束身归朝，稹既从之欲降矣，谊乘其懈杀之以自为功，武宗与李德裕决计诛之，夫岂非允惬人心之公恶者以行大法？而司马温公讥其失信。其信也，非其所以蔽而愚且贼者乎？

乱人者不殄绝之，则乱终不已者也。怀以仁，而即乘吾仁以相犯；结以信，而即怙吾信以相欺者也。而唐藩镇之乱，率因此而滋。自禄山为逆以来，拥戴之者，岂果侥倖其主之成大业，而已为邓禹之效尺寸哉？人挟好乱之心，而嗾其主帅以为逆魁，以弋利于己。故李宝臣、薛嵩、田承嗣首自反噬，而果获分土拥尊之厚利。盖当劝乱之日，已挟自私之计。上胁朝廷。下睨其主，流血千里，主族亦赤，无非可罔利之左券。而朝廷果以姑息而厚酬之，位兼将相，泽及子孙，人亦何惮而不日导人以叛逆哉？卖主之腰领以求荣，主族夷而已谗元功。计当日之为藩镇者，侧目而寒心，自非狂駮如刘稹者，未有不以杀王协、郭谊为大快者。频年身膏原野之鬼，与痛哭郊原之寡妻孤子，固且不怨稹而怨协、谊。故二贼伏诛，而后武、宣之世，藩镇无叛者。既有以大服其心，而裨将幕僚，知无他日幸免侥功之转计，则意亦戢，而不敢导其主以狂狷。杀一二人而全天下，仁也；杀无恒之人以行法，信也。高帝斩丁公，而今古称其义，况躬为逆首者乎？

且刘稹既从谊、协之谋以欲降矣，谊可容，稹独不可降乎？杀降者，谊也；杀谊者，所以杀杀降者也，而何尤焉？唯项羽施之于敌国之赤子，李广施之于解辮之夷狄，则诚恶矣。未可以为反覆倾危之乱人引以求曲宥也。施大仁，悖大信，各有其时，各有其情，各有其理。以一言蔽千古不齐之事变，适以自蔽而已，君子所弗尚也。

【六】

宦者监军政于外而封疆危，宦者统禁兵于内而天子危。监军之危封疆，李德裕言之至悉矣。乃天子之危，非宦者之统禁兵遽能胁之而死生废立之也。天子之兵，散布于天下，将皆其臣，卒皆其民也。其在内而为禁兵，如唐神策军者，但百之一耳，又非百战立功能为天下雄者也。宦者虽握固之以为己有，而

势不能与天下争衡。胁君自恣，乃至弑刃横加，岂能无畏于四方之问罪乎？其无所惮而血溅宫庭、居功定策者，实恃有在外监军之使，深结将帅而制其荣辱生死之命，指麾吏士而市以响呕宴犒之恩也。故王守澄、陈弘志、杨承和躬行大逆，不畏天下有问罪之师；乃至四朝元老分符持节之裴中立，亦视君父之死、噤口而不敢谁何；独一刘从谏执言相加，而怀来又不可问。无他，诸帅之兵，皆宦者之爪牙，举天下而在其掣肘，虽仗义欲鸣，而力穷于寡助也。于是而知德裕之为社稷谋，至深远矣。其以出征屡败为言者，指其著见之害以折之，使不敢争耳。显纠其沮挠军事之失，而不揭其揽权得众之祸，使无所激以相牴牾，则潜伏之大慝，暗消于忘言矣，此德裕之所以善于安主而防奸也。

然抑岂徒其立言之善哉？仇士良忌之而不能伤，乃乞身以去；敕监军不得预军务、选牙队，而杨钦义、刘行深欣然唯命而不敢争。极重之弊，反之一朝，如此其易者，盖实有以制之也。唐之相臣能大有为者，狄仁杰而外，德裕而已。武宗不夭，德裕不窜，唐其可以复兴乎！

【七】

后世有天下者，欲禁浮屠之教以除世蠹也良难。会昌五年，诏毁寺及招提兰若四万余区，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，可谓令之必行矣。然不数年而浮屠转盛，于是所谓黄檗者出，而教外别传之邪说充塞于天下，禁之乃以激之而使兴，故曰难也。

武宗听道士赵归真之说而辟佛，以邪止邪，非贞胜之道，固也；未几而武宗崩，李德裕逐，宣宗忌武宗君相而悉反其政，浮屠因缘以复进，其势为之也。虽然，假令武宗永世，德裕安位而行志，又岂可以举千年之积害、一旦去之而消灭无余哉？何也？以一日矫千年之弊，以一君一相敌群天下狂惑汨滥之情，而欲铲除之无遗，是鯨之陞洪水以止其横流，卒不能胜者也。

夫群天下积千年而奔趋如鹜，自有原委，亦自有消归。故天下之僧寺兰若，欲毁之则一旦毁之，此其无难者也；勒二十余万僧尼使之归俗，将奚归哉？人之为僧尼者，类皆孤露惰游无赖之罢民也，如使有俗之可归，而晏然为匹夫匹妇，以田尔田、庐尔庐，尚宁干止也，则固十九而不为僧尼矣。一旦压之使无所往而得措其身，则合数十万伏莽之戎，黠者很者阴聚于宵旦，愤懑图惟，谋歧塗以旁出，若河之决也，得螳穴以通，而奔流千里，安可复遏哉？故浮屠之教，至大中以后，乃益为幽眇闪烁之论、吊诡险畸之行，以耸动生人，而莫测其首尾，以相谄而翕从之，皆其摈逐无聊之日，潜身幽谷，思以争胜而求伸者也。

夫欲禁浮屠氏者，亦何用深治之哉？自有生民以来，有四民则有巫，巫之为术不一，要皆巫也，先王不能使无也。浮屠之以扇动天下者，生死祸福之报

应而已，则亦巫之幻出者而已。若其黠者杂庄、列之说，窃心性之旨，以与君子之道相竞，而见道未审者惑之，然亦千不得一也。故取浮屠之说与君子之道较黑白，而衰王固不能保于末俗；取浮屠与巫者等而以巫道处之，则天下固多信巫而不信浮屠者，其胜负相敌也。浮屠而既巫矣，人之信之也犹巫，则万室之邑，其为巫者凡几？而人无爱戴巫如父母者，且犹然编户征徭之民也。如此，则浮屠燿矣。

故寺院不容不亟毁也；范金冶铜之像，不容不亟销也；田园之税，丁口之徭，不容不视齐民也。无广厦长寮以容之，无不税之田以豢之，无不徭之政以逸之，无金碧丹漆以艳其目，无钟磬铃铎以淫其耳，黯淡萧条，而又验其老幼，使供役于郡邑，则不待勒以归俗，而僧犹巫也，巫犹人也。进无所安，退思自便，必将自求田庐，自畜妻子，以偕于良民。数十年之中，不见其消而自无几矣；即有存者，亦犹巫之杂处，弗能为民大病者也。禁其为僧尼，则傲岸而不听，含怨以图兴。弗禁其僧，而僧视耕夫之赋役；弗禁其尼，而尼视织女之缕征。无所利而徒苦其身，以茹草而独宿，未有不翻然思悔者。徒众不依，而为幽眇之说、吊诡之行者，亦自顾而少味。先王之不禁天下之巫，而不殊于四民之外，以此而已。然则有天下而欲禁浮屠以一道德、同风俗者，亦何难之有哉？特未之思耳。

◎宣宗

宣宗初识李德裕于奉册之顷，即曰：“每顾我，使我毛发洒淅。”夫宣宗非孱主，德裕非有跋扈之气发于声色，如周勃之起家戎伍、梁冀之世习骄倨者，岂果见之而怵然哉？有先入之言使之猜忌者在也。武宗疾笃，旬日不能言，而诏从中出，废皇子而立宣宗，宣宗以非次拔起，忽受大位，岂旦夕之谋哉？宦官贪其有不慧之迹而豫与定谋，窃窃然相嚅囁于秘密之地，必将曰太尉若知，事必不成。故其立也，惴惴乎唯恐德裕之异己，如小儿之窃饵，见厨妇而不宁也。语曰：“盗憎主人。”其得志而欲诛逐之，必矣。

此抑有故，德裕当武宗之日，得君而行志，裁损内竖之权，自监军始。监军失权，而中尉不保神策之军，于时宦官与德裕有不两立之势。德裕为之有序，无可执以相挠，而上得武宗之信任，下有杨钦义、刘行深之内应，故含怨毒也深而不敢发。迨乎武宗疾笃不能言之日，正其河决痲溃、可乘以快志之时也。不废皇子立宣宗，则德裕不可去；不誅宣宗以德裕威棱之可畏，则宣宗之去德裕也不决。其君惴惴然如捍大敌之不能姑待，而后德裕必不能容。盖德裕之所能控御以从己者，杨钦义、刘行深而已，二人者，其能敌宫中无算之貂璫乎？皇太叔之诏一下，德裕无可措其手足，待放而已矣。唐之亡亡于宦官，自此决矣。

或者谓德裕事英断之君，相得甚欢，而不能于弥留之际，请凭玉几、受顾命以定冢嗣，使奸人得擅废立之权，非大臣卫国之谊，是已。然有说焉，武宗春秋方富，虽有疾而非必不可起之危候，方将大有所为，而不得遽谋身后：迨及疾之已笃，昏不能言，虽欲扣阁请见，而谁与传宣以求必得哉？所可惜者，先君之骨未寒，太尉之逐已亟，环唐之廷，无有一人焉昌言以伸其忠勋者。岂徒无为之援哉？白敏中之徒且攘臂而夺相位，崔、杨、牛、李抑引领以望内迁，而郑肃、李回莫能御也。意者德裕之自矜已甚，孤傲而不广引贤者以共协匡赞邪？抑自朋党兴，唐之士风披靡于荣辱进退之闲，而无贤可荐邪？二者皆国家危乱之券也，必居一于此，宜乎唐之不复兴矣。

【二】

宣宗初立，以早故，命大臣疏理系囚，而马植亟以刻核之言进，请官典犯赃及杀人者不听疏理。夫二者之不可遽释，是已；而并不听其疏理，唯法吏之文置之辟而莫辩，宣宗用申、韩之术，束湿天下以失人心，植实首导之矣。

唐自高宗以后，非弑械起于宫闱，则叛臣诇于肘腋，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，皆乱日也，而不足以亡者，人心固依恋而不忍离，虽役繁赋重，死亡相接，抑且戴奕叶之天子于不忘。无他，自太宗以宽容抚士庶，吞舟漏网，则游鳞各响沫于浦屿，即有弱肉疆食之害，而民不怨其上也。罗希奭、吉温以至穷凶如侯、索、周、来，抑但施惨毒于朝士，而以反叛为名，未尝取吏民琐细之愆，苛求而矜其聪断；马植之徒，导主以渊鱼之察，而后太宗之遗泽斩矣。

植之言曰：“贪吏无所惩畏，死者衔冤无告，”亦近乎情理之说也。乃上方下宽恤之政，用答天灾，而遽以综覈虔矫之令参之，则有司相劝以武健，持法律以核吏民，广逮系以成锻炼，有故入而无矜疑，士怨于官，民愁于野，胥史操生死以取货贿，可胜言哉？

夫申、韩之以其术破坏先王之道者，岂不以为情理之宜，诛有罪以恤无辜乎？而一倚于法，天下皆重足而立。君子之恶其贼天下而殄人国脉者，正以其近于情理，易以惑人也。

以脏吏论，古今无道之世，人士相习于贪叨，而其得免于逮问者，盖亦鲜矣。夫苟舍廉耻以纵朵颐，则白画攫金而不见人，岂罪罟之所能禁乎？无道以止之于未淫，则察之愈密，诛之愈亟，夤缘附托行贿以祈免之涂愈开，贿不给而虐取于民者愈剧。究其抵法而无为矜宥者，一皆拙于交游、吝于荐贿、谿壑易厌之细人而已。以法惩贪，贪乃益滋，而上徒以召百官之怨读，下益以甚穷民之朘削，法之不可恃也明矣。

以杀人论，人即不伏欧刀于市，亦未有乐于杀人者也；已论如法，而苟全于疏理之下，虽不死而生理亦无几矣。若其忿怫发于睚眦，则当挥拳操刃之下

，恶气薰心，固且自忘其死，抑岂暇念他日之抵法而知惩？若云死者舍冤，则天地之生，业已杀一人矣，而又杀一人以益之，奚补哉？且一人抵坐，而证佐之株连，寡妻孤子之流离于寺署者，凡几也！

故贪吏伏法，杀人者死，法也。法立于画一，而张弛之机，操于君与大臣之心。君子之道，所为迥异于申、韩之刻薄者，不欲求快于一时之心也。心苟快，而天地和平之气已不足以存，俗吏恶知此哉？综覈行，而上下相督、还相蔽也。炫明者瞽，炫聪者聋。唐室容保之福泽，宣宗君臣销铄之而无余，马植实首导之。苛刻一行，而莫之知止，天下粗定，而卒召吏民之叛以亡，固不如彘者之姑息，乱而可存也。

【三】

知人之难久矣，而抑有其可知者，君子持之以为衡，而失亦鲜矣。人之为不肖也，其贪恹贼害、淫溺愤乱、得之气质者，什不得一；类皆与不善者习，而随之以流，因以汨滥而不可止。故君子之观人于早也，持其所习者以为衡，视其师友，视其交游，视其习尚；未尝无失，而失者终鲜。拔驂角于犁牛之中，非圣哲弗能也。

李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，既为学士，遂乘武、宣改政之初，夺德裕之相，竭力排之，尽反其政，以陷德裕于贬死，而乱唐室。夫敏中之不可引而使在君侧，岂待再计而决者哉？德裕之初引敏中也，以武宗闻白居易之名，欲召用之，居易老而德裕以敏中进。然则知敏中者以居易，用敏中犹其用居易也。居易以文章小技，而为嬉游放荡、征声逐色之倡，当时则裴中立悦其浮华而乐与之嬉；至宋，则苏氏之徒喜其纵逸于闲捡之外而推崇之；居易之名，遂喧腾于天下后世。乃覈其人，则元稹之死友也。稹闻谪九江而垂死惊坐，胡为其然哉？以荡闲踰捡相暱于声色，而为轻浮俗艳之词以蛊人于淫纵。当其时如杜牧者，已深恶而欲按以法矣。稹鬻身奄宦，排抑正人，以使河北终叛，而为唐之戎首；居易护为死党，不得，则托于醉吟以泄其青衫之泪。敏中为其从弟，与居与游，因之而受君相之知，梦寝之所席而安者居易耳。若此而欲引为同心，以匡君而卫社稷，所谓放虎自卫者也，而德裕胡弗之知也！

使武宗欲用居易之日，正色而对曰：此浮薄僂巧之小人，耽酒嗜色，以淫词坏风教者，陛下恶用此为？则国是定矣。李沆、刘健之所以允为大臣也。而德裕不能，其尚有两端之私与？不然，则已习末端，心无定衡之可持而易以乱也。先儒谓苏轼得用，引秦观之徒以居要地，其害更甚于王安石，唯其习尚之淫也。舍是而欲鉴别人才，以靖国家、培善类，未有能免于咎者也。

【四】

周墀为相，韦澳谓之曰：“愿相公无权。”伤哉斯言！所以惩李相、朱崖

之祸，而叹宣宗之不可与有为也。宰相无权，则天下无纲，天下无纲而不乱者，未之或有。权者，天子之大用也。而提权以为天下重轻，则唯慎于论相而进退之。相得其人，则宰相之权，即天子之权，挈大纲以振天下，易矣。宰相无权，人才不繇以进，国事不适为主，奚用宰相哉？奉行条例，画敕以行，莫违其式而已。宰相以条例行之部寺，部寺以条例行之镇道，镇道以条例行之郡邑，郡邑以条例行之编氓，苟且涂饰以应条例，而封疆之安危，群有司之贤不肖，百姓之生死利病，交相委也，抑互相容以讎其奸也。于是兵窳于边，政弛于廷，奸匿于侧，民困于野，莫任其咎，咎亦弗及焉。宰相不得以治百官，百官不得以治其属，民之愁苦者无与伸，骄悖者无与禁，而天子方自以为聪明，徧察细大，咸受成焉，夫天子亦恶能及此哉？摘语言文字之失，按故事从违之迹而已矣。不则寄耳目于宵小，以摘发杯酒尺帛之愆而已矣。天下恶能不乱哉！

上揽权则下避权，而权归于宵小。天子为宵小行喜怒，而臣民率无以自容。其后令狐綯用一刺史，而宣宗曰：“宰相可谓有权。”其夺天下之权，使散寄而无归，固不可与有为也。韦澳见之审矣。无权则焉用相哉？弗问贤不肖也，但可奉行条例，皆可相也，其视府史胥徒也，又奚以异？周墀又何用相为？生斯世也，遇斯主也，不能褰裳以去，而犹贪白麻之荣，墀亦不可谓有耻矣。

【五】

德、宣二宗，皆怀疑以御下者也，而有异，故其致祸亦有殊焉。德宗疑其大而略其小，故于安危大计，不信忠諒之言，奸邪得乘之，而乱遂起；然略于细小之过，忘人于偶然之失，则人尚得以自容。于卢杞之奸倾听之，于陆贄之忠亦倾听之，故其臣无涂饰耳目、坐酿祸原之习，其败乱终可拯也。宣宗则恃机警之耳目，闻一言而即挟为成心，见一动而即生其转念，贤与奸俱岌岌不能自保，唯蔽以所不见不闻，而上蠹国、下殃民，徼幸免于讥诛，则无所复忌。虽有若陆贄之忠者在其左右，一节稍疏，群疑交起，莫敢自献其悃忱。其以召乱也缓，而一败则不可复救矣。

马植之贬，以服中涓之带也；萧邺之命相，旨已宣而中止，以王归长之覆奏也；崔慎繇之罢，以微露建储之请也；李燧之镇岭南，旌节及门而返，以萧仿之一言也；李远之不用，以长日碁局之一诗也。李行言以樵夫片语而典州，李君奭以佛祠数老而遽擢。举进退刑赏之大权，唯视人罄欬笑语、流目举踵之闲，而好恶旋移，是非交乱。荆棘生于方寸，伎害集于俄顷。自非白敏中、令狐綯之恋宠喜荣，谁敢以身试其喜怒而为之用乎？天下师师，交相饰以避过，则朝廷列土偶之衣冠，州郡恣穿窬之长吏，养奸匿慝，穷民其奚恃以存哉？呜呼！怀疑以察纤芥之短长，上下离心而国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其待懿宗而

祸始发，犹幸也，又恶足以比德宗哉？

雷，至动也；火，至明也。以灼灼之明，为非常之动，其象为丰。“丰其蔀，日中见斗。”以星之明乱日之明，则窥其户而无人。易之垂训显矣哉！

【六】

古今之亡国者，有二轨焉，奸臣篡之，夷狄夺之也。而祸各有所自生。夷狄之夺，晋、宋是已。君昏、将懦、兵弱而无纪，则民虽帖然图安，乃至忠愤思起为之效命，而外逼已危，不能支也。奸臣之篡，则不能猝起而遽攘之也，必编民积怨，盗贼繁兴，而后奸臣挟平寇之功，以钳服天下而奉己为主，汉、唐是也。张角起而汉裂，黄巢起而唐倾。而汉则有公孙举、张婴以先之，唐则有鸡山妖贼、浙东裘甫以先之。一动而戢，再动而器，三动而如火之燎原，不可扑矣。

唐之立国，至宣宗二百余年，天下之乱屡矣，而民无有起而为盗者。大中六年，鸡山贼乃掠蓬、果、三川，言辞悖慢，民心之离，于是始矣。崔铉之言曰：“此皆陛下赤子，迫于饥寒。”当是时也，外无吐蕃、回纥之侵陵，内无河北、淮蔡、泽潞之叛乱，民无供亿军储、括兵远戍之苦，宣宗抑无宫室游观、纵欲敛怨之失，天下亦无水旱螽螟、千里赤地之灾，则问民之何以迫于饥寒而遽走险以自求斩艾乎？然则所以致之者，非有司之虐害而谁耶？李行言、李君奭以得民而优擢，宜足以风厉廉隅而坊止贪浊矣，然而固不能也。君愈疑，臣愈诈，治象愈饰，奸蔽愈滋，小节愈严，大贪愈纵，天子以综覈御大臣，大臣以综覈御有司，有司以综覈御百姓，而玩法饰非者骄以玩，朴愿自保者罹于凶，民安得不饥寒而攘臂以起哉！

小说载宣宗之政，琅琅乎其言之，皆治象也，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，若有余美焉。自知治者观之，则皆亡国之符也。小昭而大聋，官欺而民蔽，智攫而愚危，含怨不能言，而蹶兴不可制。一寇初起，翦灭之，一寇踵起，又翦灭之，至再至三而不可胜灭，乱人转徙于四方，消归无地，虽微懿宗之淫昏，天下波摇而必不能定。宣宗役耳目，怀戈矛，入黠吏之囿，驱民以冻馁，其已久矣。至是而唐立国之元气已尽，人垂死而六脉齐张，此其候矣。

【七】

韦澳者，以藏身自固为道者也，异于贪进病国、徼幸危身之鄙夫远矣，而不足以谋国。宣宗屏左右与商处置宦官之法，而澳曰：“与外廷议之，恐有太和之变，不若择其中有识者与之谋。”此其为术也甚陋，澳之识岂不足以知此之非策，而云尔者，不敢身任其事以自全而已矣。

太和之变，所以主辱而臣死者，李训、郑注本无藉小人，舒元舆、贾皆贪庸为朝野所侧目，与宦官以机械相倾而不胜，其宜也，而岂宦官之终不可受治

于外廷哉？舍外廷而以宦官治宦官，程元振尝诛李辅国矣，王守澄尝诛陈弘志矣，是以毒攻毒之说，前毒去而后毒更烈也。盖宦官之乱国而胁君也，与外廷之小人异。小人诛则其党亦离，能诛小人者，即不必为君子，而亦惩小人之祸以反其为者也。若宦官则自为一类，而与外廷争盈虚衰王之数，其自为党也，一而已矣。勿论进而与谋，谋之必泄，祇以成乎祸乱；即令抒心尽力为我驱除，而诛彼者即欲行彼之事，天子恃之，外廷拱手而听之，后起之祸，倍溢于前，又将何所藉以芟夷之哉？故曰其术陋矣。

夫天子而果欲断以行法，诛不顺之奄孽，正纲维以自振也，岂患无其术哉？外廷非尽无人也，即如李文饶者，优游讽议而解诸道监军之兵柄，则使制此刑余也，优有余裕，而摧抑之以向于死。充位之大臣，则为白敏中、为令狐绹、怀禄固宠之鄙夫，既阴结内援，而不敢任诛锄之事；使其任之，又舒元舆、王涯、贾之续耳。盖其炫小明而矜小断，以纤芥之嫌疑，为转眄之刑赏。其以为慎名器者，匹夫之吝也；其以为察吏治者，老妇之聪也。佞人亟进而端士离心，故仅一守正之韦澳，而唯计全身于事外。如使推诚待下，拔功业已著、才望可委之大臣，修法纪以饬中外。乃下明诏，申太宗之禁制，废中尉之官；以神策之军授司马，革枢密之职；以机要之务归中书，夺其所本无，而授以埽除之常职。是天子大臣所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，廷臣莫敢异议，百姓莫不欣悦，藩镇莫不钦仰，一二怀奸之奄竖，何所挟以相抗？亦奚用屏人私语，若大敌之对垒，力不能支，思乘瑕而攻劫之乎！

或曰：习已成，则其党已固；夺之遽，则其怨必深；环左右者，皆其徒也，伏弑械以求逞，宣宗所重虑者，未为过也。夫恶，唯隐而益深，故孔子成春秋而乱贼惧，发其所匿而正名之，则恶泄而不能再兴矣。夫宪宗、敬宗之不保其躯命，岂尝斥而夺之使激而成之乎？宪宗之弑，陈弘志虽伏辜而未正其恶；敬宗之弑，刘克明虽授首而未诛其党；内外交相匿，而后伏莽之戎有所怙以相胁。宣宗于此，正告中外，诘先君之贼，申污渚之讨，宣发其恶，显然于天下之耳目，则使有“今将”之心，抑知其无所匿藏而逃不赦之辟，又孰敢睥睨君父以逞其狂图哉？太和君臣唯不知此，是以伏兵殿幄，反受大逆之名，三相骈死于独柳，非外廷与谋而事机必败也。乃宣宗之为君也，以非次为宦官所扳立，反以貽怨于社稷之臣，故怀私恩、忍重辱，隐而不能发露耳。是以韦澳迁延自免，而不能为之谋，知其荏苒者之有所系也。

【八】

国无可用人则必亡。国之无人，非但其君不欲用之，抑欲用之而固无人也。铮铮表见者，非迂不适用，则小有才而不足任大，如是者不得谓之有人。夫其时，岂天地之吝于生才以亡人之国乎？秉道行义、德足以回天者，闲世而

一出，亦安能必其有？或贤智之士，宅心无邪，而乐为君用，则亦足以匡乱救亡，功成事定，而可卓然为命世之英，此则存乎风尚之所移耳。故国之无人，惟贤智之士不为国用，恬然退处以为高，以倡天下，置君父于罔恤，于是乎国乃终以无人。

夫一二贤智之士不为国用，而无损于当世，似未足以空人之国，使君父也。乃唯贤智之士，立身无瑕，为谋多藏，天下且属望之，而以不为国用为道，其究也，置其身于是非休咎之外，天下具服其卓识，而推以为高；于是知有其身以求免于履凶蹈危者，皆慕其风，以为藏身之固，则宗社安危生死一付之迂愚巧黠之人；而自好者智止于自全，贤止于不辱，志不广，学不博，气不昌，乃使数十年内，尽士类皆成乎痿痹泮涣之习；自非怀禄徼幸、依附乱贼而不惭者，皆不可与有言、不可与有为之人也。于是乎天下果于无人。而狐狸画噪，沐猴衣锦，尚谁与治之哉？

宣宗之世，上方津津然自以为治也。而韦澳谓其甥柳玘曰：“尔知时事浸不佳乎？皆吾曹贪名位所致耳。”是其为言，夫非贤智者之言乎？于是上欲以澳判户部，且将相之，而浩然乞出镇以引去。盖澳之不为唐用，非一日矣，周墀入相，问以所可为，则曰：“愿相公无权。”宣宗屏人语以将除宦官，则曰：“外廷不可与谋。”其视国家之治乱，如越人之肥瘠，而以自保其身者，始终一术也。盖于时贤智之士，周览而俯计焉，择术以自处焉，视朝廷如燎原之火，不可向迳，非令狐綯之流、容容以徼厚福者，无不戒心于谋国矣。此习一倡，故唯张道古、孟昭图之愚忠以自危，魏暮、马植之名高而实拙，姑试其身于险而罔济；其不尔者，率以全身远害为风轨。故郑遨、司空图营林泉以自逸；而梁震、孙光宪、罗隐、周庠、韦庄之流，寄身偏霸以谋安。其于忧世爱君之道，梦寐不及而谈笑不涉，天下恶得有人哉？

宣宗之世，唐事犹可为也，而何以人心之遽尔也？宣宗甫践阼，而功著封疆、谋匡宫府之李文饶，贬死于万里之外；其所进而与图政者，又于一言一笑一衣一履之闲，苛责其应违；士即忘身以殉国，亦何乐乎受不令之名以褫辱哉？人君一念之烦苛，而四海之心瓦解，则求如李长源、陆敬舆履艰危、受谗谤以自靖者，必不可得。非唯不得，贤智之士，固且以为戒也，不亡何待焉！

【九】

安、史作逆以后，河北乱、淄青乱、朔方乱、汴宋乱、山南乱、泾原乱、淮西乱、河东乱、泽潞乱，而唐终不倾者，东南为之根本也。唐立国于西北，而植根本于东南，第五琦、刘晏、韩滉，皆藉是以纾天子之忧，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。东南之民，自六代以来，习尚柔和，而人能劝于耕织，勤俭足以自给而给公，故不轻萌猖狂之志。永王璘、刘展一妄动而即平，无与助之者

也。刘展既诛，席安已久，竭力以供西北而不敢告劳。至于宣宗之季年而后乱作。大中九年，浙东军乱，逐李讷，越三年而岭南乱矣，湖南逐韩悰矣，江西逐郑宪矣，宣州逐郑薰矣，不谋而合，并起于一时。其称乱者，皆游惰之兵，非两河健战之雄；所逐者皆观察使，奉朝命以牧军民，非割据擅命之雄，倚牙兵以自立，倡偏裨以犯上，非所据而人思夺之者也。盖于是而唐之所以致此者可知矣。在昔之日，军兴旁午，供亿繁难而不叛；大中之世，四海粗安，赋役有经而速反；岂宣宗之刑民而无醉饱者使然哉？观察使慢上残下，迫民于死地，民乃视之如仇讎，不问而知李讷辈之自取之也。

虽然，又岂非宣宗之纵蠹贼以害良稼哉？观乎张潜之言曰：“藩府财赋，所出有常，苟非赋敛过差及减削衣粮，则羨余奏于代移之际者，何从而致？”盖进奉者，兵民之所繇困，而即其所繇叛也。及懿宗之初，始禁州县税外科率。而薛调上言：“所在群盗，半是逃户。”故军乱方兴，民亦相寻而为盗。裘甫之聚众，旬日而得三万，皆当年画耕夜织、供县官之箕敛者也。货积于上而怨流于下，民之瓦解，非一日矣。王仙芝、黄巢一呼，而天下鼎沸，有司之败人国家，不已酷乎！

夫宣宗之于吏治，亦勤用其心矣，徒厚疑其臣，而教贪自己。令狐绁父子黷货于上，省寺相师而流及郡县，涂饰耳目者愈密，破法以殃民也愈无所忌。唐之亡，宣宗亡之，岂待狡童继起，始沈溺而莫挽哉？于是藩镇之祸，且将息矣，河北诸帅皆庸竖尔，是弗难羁勒驭者，彼昏不知，惴惴然防之，而视东南为噬肤不知痛、沥血不知号之圈豚池鹜也。“人莫蹠于山，而蹠于垤”，岂不信夫？民者，兵之命也；安者，危之府也；察者，昏之积也；弱者，疆之徒也。可不慎哉！可不慎哉！

卷二十七

◎懿宗

【一】

王式之平裘甫，康承训之平庞勋，史据私家之文，张大其功，详著其略。呜呼！是亦吹剑首者之一映而已矣。但以一时苟且收拾之近效言之，则童贯之勦方腊，且非无可纪之绩也；至于朱儁、皇甫嵩之平黄巾，则尤赫然矣。乃皆不旋踵而大乱作，国随以亡，爝火之温，不能御冰雪，久矣！饥寒之民，猝起弄兵，志不固，力不坚，大举天下之兵以临之，其必克者势也。所难者，尽取而斩艾之，则降不可杀，即尽取而斩艾之，而其溃逃以免者犹众也。既不得为良民，而抑习于掠夺，则狂心不可卒戢，夫何能使之洗心浣虑以服勤于田亩哉！况有司之暴虐不革，复起而扰之，则乍息之火，得风而燎原，未可以贼首既

俘，信烟波之永息也。

靖康之世，京东之贼亦蜂起矣，宗汝霖收之而帖然者，使自效于行伍，而拔用其梟雄，俾仍合其部曲也。汝霖卒，贼且复溃矣，重起而收之者韩、岳也，咸有所归，而不复杂之耕桑市肆之中，使鞅掌而思浮动，故宋以宁。王式乃于裘甫之既擒，不复问数万之顽民消归何处，爪牙乍敛，而睥睨于人闲，则后日之从庞勋以乱徐州，随王仙芝、黄巢以起曹、濮者，皆脱网之鱼，游沙汀而鼓浪。式曰非吾事也。甫一擒而策勋饮至，可以鸣豫于当时，书功于竹帛矣。

夫乱军叛民与藩镇异。藩镇之反，虽举军同逆，而必倚节度使以起伏，渠帅既诛，新帅抚之，三军仍安其故籍而不失其旧。故裴中立曰：“蔡人亦吾人也，绥之则靖矣。”乱军叛民者，虽有渠帅，而非其夙奉之君长，人自为乱，渠帅自诛，众志自竞，非有以统摄之，而必更端以起。当斯时也，非分别其疆弱之异质，或使之归耕，或使之充伍，又得良将吏以安存之，则愈散而祸愈滋。以式为将，以白敏中之徒为相，居中而御之，何功之足纪哉！徒以长乱而已矣。又况康承训之进沙陀以亡唐邪？

【二】

古之称民者曰“民岩”。上与民相依以立，同气同伦而共此区夏者也，乃畏之如岩也哉？言此者，以责上之善调其情而平其险阻也。唐至懿宗之世，民果岩矣。裘甫方馘，而怀州之民攘袂张拳以逐其刺史，陕州继起，逐观察使崔蒹，光州继起，逐刺史李弱翁，狂起而犯上者，皆即其民也。观察刺史而见逐于民，其为不消，固无可解者。虽然，贪暴之吏，何代蔑有？一牒违其情，而遽起逐之，上且无如之何，天下恶得而不亡！夫民既如此矣，欲执民而治其逐上之罪，是不矜其穷迫而激之乱也；欲诛观察刺史以抚民，而民之不道又恶可长哉？小失豪民之意，狺狺而起，胁天子以为之快志，抑不大乱不已。然则反此而欲靖之也无术，则抑追诘其所繇来，而知畏民之岩者，调制其性情于早，不可唯意以乱法也。

人君所恃以饬吏治、恤民隐者，法而已矣。法者，天子操之，持宪大臣裁之，分理之牧帅奉若而守之。牧帅听于大臣，大臣听于天子，纲也；天子咨之大臣，大臣任之牧帅，纪也。天子之职，唯慎选大臣而与之简择牧帅。既得其人而任以郡邑之治矣，则刑赏予夺一听大臣。所访于牧帅者，实考其淑慝功罪而

决行之。于是乎民有受墨吏之荼毒者，昂首以待当守之斧钺。即其疏脱而怨忿未舒，亦俯首以俟后吏之矜苏。而大臣牧帅既得其人，天子又推心而任之，则墨吏之能疏脱以使民含怨者，盖亦鲜矣。

而宣宗之为君也不然。其用大臣也，取其饰貌以求容者而已；其任牧帅也，取其拔擢自我无所推引者而已。至于州县之长，皆自我用焉，而抑不能周知其人，则微行窃听，以里巷之谣诼为朝章。李言、李君奭之得迁，恶知非贿奸民以为之媒介哉？乃决于信，而谓廷臣之公论举不如涂人之片唾也，于是刑赏予夺之权，一听之里巷之民。而大臣牧帅皆尸位于中，无所献替。民乃曰此哀然而为吾之长吏者，荣辱生死皆操之我，天子而既许我矣。其黠者，得自达于天子，则讦奏而忿以泄，奸亦以讎；其很者，不能自达，则聚众号呼，逐之而已。曰天子而既许我以予夺长吏矣，孰能禁我哉？不曰天子固爱我，即称兵犯上而不忍加罚于我；则曰天子固畏我，即称兵犯上而不敢加刑于我。长是不惩，又何有于天子哉？纓鉏棘矜以攻城掠野，无不可者。民非本暑，上使之暑；既暑，孰能反之荡平哉？裘甫方平，庞勋旋起，皆自然不可中止之势也。山崩河决，周道荆榛，岂但如暑哉？宣宗导之横流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懿宗又以昏顽济之，祸发迟久而愈不可息。民气之不可使不静，非法而无以静之。非知治道者，且以快一时之人心为美谈，是古今之大惑也。

【三】

庞勋之乱，崔彦曾以军帑空虚不能发兵留戍而起，盖至是而唐之所以立国者，根本尽矣。夫财上不在国，下不在民，为有国者之大蠹，而唐养天下之力以固国者，正善于用此。其赋入之富有，自军府以至于州县，皆有丰厚之积，存于其帑，而节度、观察、刺史、县令、皆得司其出纳之权。故一有意外之变，有司得以旋给，而聚人以固其封守。乃至内而朝廷乱作，外而寇盗充斥，则随所取道因便以输者，舟车衔尾而相继。而不但此也，官用所资，不责以妄支之罪，则公私酬赠宴犒、舆服僉从，沛然一取之公帑，军吏不待削军饷以致军怨，守令不致剥农民以召民怨。故唐无孤清之介吏，而抑无婪纵之贪人。官箴不玷，官秩不镌，则大利存焉。虽贪鄙之夫，亦以久于敷历为嗜欲之谿壑，而白画攫金、褫夺不恤之情不起。观于李萼所称清河一郡之富，及刘晏、韩滉咄嗟而办大兵大役之需者可知已。

自德宗以还，代有进奉，而州郡之积始亏。然但佞臣逢欲以邀欢天子，为

宫中之侈费；未尝据以为法，敛积内帑，恃以富国也。宣宗非有奢侈之欲，而操综核之术，欲尽揽天下之利权以归于己。白敏中、令狐绹之徒，以斗筲之器，逢君之欲，交赞之曰：业已征之于民，而不归之于上，非陈朽于四方，则侵渔于下吏，尽辇而输于天府者，其宜也。于是搜括无余，州郡皆如悬罄，而自诩为得策，曰：吾不加敛于民，而财已充盈于内帑矣。乱乃起而不可遏矣。唯其积之已盈也，故以流艳懿宗之耳目，而长其侈心。一女子子之死，而费军兴数十万人之资。帛腐于笥，粟陈于廩，钱苔于砌。狡童何知，媚子因而自润，狂荡之情，泰然自得，复安知天下之空虚哉？一旦变起，征发繁难，有司据空帑而无可如何，请之于上，而主暗臣奸，固不应也号呼已亟，而或应之，奏报弥旬矣，廷议又弥旬矣，支放转输又弥旬矣。兵枵羸而不振，贼乘敝以急攻，辇运未集，孤城已溃，徒迟回道路，为贼掠夺，即捐钜万，何当一钱之用哉！

且当官而徒守空橐也，公私之费，未能免也；贪欲之情，未可责中人之能窒也。必将减额以剥其军，溢额以夺其民。此防一溃，泛滥无涯，田野之鸡豚，不给追胥之酒食，寡妻弱子，痛哭郊原，而贪人之谿壑，固未厌也。揭竿而起，且以延旦夕之生命，而以敝襦败甲、茹草啜之疲卒御之，有不倒戈而同逆者乎？官贫而民益贫，兵乱而民胥乱。徒聚天下之财于京邸，一朝失守，祇为盗资。综核之政，揽利权以归一，败亡合辙，今古同悲。然后知唐初之积富于军府州县者，诚官天府地四海为家之至术也。

故曰“财散则民聚”。散者，非但百姓之各有之也，抑使郡邑之各有之也。“财聚则民散”。聚者，既不使之在民，又不使之给用，积之于一帑，而以有用者为无用也。散则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，聚则废万事之用而任天下之危。贪吝之说，一中于君相之心，委生人之大计，为腐草块石以侈富，传及子孙，而骄淫奢溢，为天下僇，不亦伤乎！故有家者，恶其察鸡豚也；有国者，恶其畜聚敛也。庶人尽力以畜财，囤粟而朽蠹之，则殃必及身；窖金而土坏之，则子孙必绝。以有用为无用，人怨之府，天之所怒也，况有天下者乎？

〔四〕

唐之亡不可救，五代之乱不可止，自康承训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讨庞勋始。灭唐者，朱温也，而非温之能灭唐也。温自起为贼，迄于背黄巢而降之日，未尝有窥天之志也。僖、昭以为之君，时溥高骈以为之将，张、崔胤为奥援于内，而李克用、李茂贞、王行瑜各挟逐鹿之心，温乃内动于恶而无所忌

。若沙陀者，介吐蕃、回纥之衰，自雄于塞上，固将继二虏而与中国为敌者也。羽翼未成，而阳受羁縻，与刘渊之在河西也无以异。因其未叛，聊使僦居沙徼，绝其窥觐，目不知中国之广狭，心不喻唐室之疆弱，则自以为仅可矗立于边陲，而忘情于中夏。则唐之不振，虽有朱温辈之梟逆，且将与朱泚同其销归。唐即不足以自存，尚可苟延以俟命世之英以代兴，而中原之祸不极。承训乃揖而进之，使驰骋于河、淮、江、海之闲，与中国之兵相参而较勇怯，平贼之功，独居最焉，祸其有能戢之者乎？

庞勋拥数万之众横行，殫天下之师武臣力，莫能挫抑，而沙陀以千骑驰突其闲，如薙靡草。固将睥睨而笑曰：是区区者而唐且无如之何，吾介马奔之而遽成齐粉，则唐之为唐可知矣。举江、淮、沂、泗千里之郊，坚城深池，曾不足以御藐尔之庞勋，而待命于我，则唐之唯我所为而弗难下也，又可知矣。泽潞、淄青，所称东西之藩屏也，坐拥旌旄，据千里之疆，统甲兵以自固，坐视逆寇之披猖，曾莫肯以一矢相加，而徒仰待于我，则中国之众叛孤立、弗为捍卫也，又可知矣。振旅而归，分茅朔野，吾亦何求而不得哉？国昌老而克用兴，目已无唐，固将奋袂而起曰：是可取而代也。沙陀可以主中国，则契丹、女直、蒙古之疆倍于沙陀者，愈无不可也，而祸延于无极矣。乃论者曰：克用父子尽忠于唐，以赐姓而收为宗支。又何陋邪？然则承训召寇以入，为灭唐之戎首，罪其可逭乎？朱温甫灭，沙陀旋窃，石敬瑭、刘知远皆其部落，延至于郭威，而中国始有得主之望，祸亦烈矣哉！

夫承训之力，即不足以敌庞勋，而河北诸帅，自张仲武、王元逵、何敬弘归命以来，皆有效顺之成劳，无抗衡之异志。则胡不请移镇魏、淄青之兵，下兖南，出曹、宋，拊勋之背，承训从汝、亳以捣其膺，少需日月，游鱼之釜，可坐待其焦也。而承训贪功亟进，当国大臣又茸鄙无谋以听之，爝火入积薪之下，沃之以膏，待其燄发而始悔，莫能及也。故唐之灭，非朱温灭之，沙陀灭之也；非沙陀之能灭之也，唐自灭也。而承训其祸原矣。

【五】

穆宗、敬宗之无道也，谏之者极言其失，虽不能行，未尝不以为允而矜全之也。至于懿宗，私路严而流陈蟠叟于爱州；同昌公主死，欲族医官，而贬温璋为振州司马，使仰药以死，且寄恨于刘瞻而再贬之；传及僖宗，侯昌业、孟昭图、张道古皆死焉。温璋临仰药而叹曰：“生不逢时，死何足惜。”呜呼

！生不逢时，而林泉可以养志，上有耽欲无人理之君，下有黷货无人心之相，以项领试之，愤不自惜，将弗过乎？故传春秋者，以泄冶不去而谏死，为不合于默语死生之道。则此数子者，其不免于讥矣。抑考春秋书杀大夫泄冶于前，而记陈平国身弑国亡于后。比事以观，则圣人以大洩之死，为陈存亡之本，固未尝以责备贤者之例责冶也。

夫人臣之谏君，有爱君无己而谏者，有自伸其道、自不忍违其心而谏者。君而可谏与？或有所不审而违于图存之理，或不戒而心佚于道以成乎非僻；为臣者，不忍其误入于邪，而必桡括之以归于正。则危言亟进，不避恶怒而必争。君为重也，而身轻矣。君而不可谏矣，乃吾性之清，不能受物之浊，吾学之正，不能同世之邪，生而为士，仕其义矣，出而事君，忠其节矣，立于人之廷，与鄙夫旅进，视其淫昏而固若汙濊之加于其身，有言不可隐也，有心不可昧也，所学不可忘也。以畏祸为情而有怀不吐，笑当世之迷而全身以去，则七尺之躯，无以答上天，生我之恩，无以酬父母；内顾此心，无可容其洩洩者，愤盈以出而不能缄。等死耳，何必三日不汗之可忍，而此不可忍也？则危言切论之，死而无憾者。心为重也，而身尤轻矣。

韩偓、司空图处无可救药之时也，君即唯我之是听，而我固无如之何也，去之可也。蟠叟诸人，君听我而乱犹可治也，亡犹可存也，望望然而去之，匪君是爱，固不可以为心矣。

夫泄冶当春秋之世，大夫于诸侯，不纯乎为臣，故礼有不用而去之，去犹可也。四海一王，寰宇士大夫共戴一主，不能南走粤、北走胡，而即其宇内之林泉以偷生，而坐视其败，斯亦不成其丈夫矣。传春秋者，谓非贵戚之卿则去，亦据侯国之有世臣者言耳。后世同姓之支庶，食禄而不与国政，天子所倚为心膂股肱者，皆草茅之士也，将谁谗而可哉？故诸君子之或窜或死而不去以全身也，不系乎君之可谏与否也。

◎僖宗

【一】

君暴而天下尚有生也，君贪而天下尚有财也，有司违诏令以横征蠲免之税，而后民乃无可免之死，国家重敛以毒民，而民知毒矣。乃且畏督责，避箠楚，食淡茹草，暑而披裘以负薪，寒而衣葛以履霜，薄昏葬之情，竭耕织之力

，以冀免于罪罟，犹可逃也。既颁明诏予之蠲免矣，于是而心乃释然，谓有仅存之力，可以饱一食而营一衣，而不知有司积累以督责其后者之尤迫也，夫乃无可以应，而伐木撤屋、鬻妻卖子，终不给而死于徼繯之下，是蠲免之令驱民于死之阱也。

僖宗元年，关东旱饥，有司征已蠲之税倍急，卢携痛哭陈之，敕已允停重征，而有司之追呼自如，是纵千百暴君贪主于天下，而一邑之长皆天子也，民其能不死，国其能不乱乎？

夫以天子而制有司甚易也，乃一墨敕下，吏敢于上方王命以下贼民而不忌者，何恃而然也？上崇侈而天下相习以奢，郡邑之长，所入凡几，而食穷水陆，衣尽锦绣，马饰钱珂，妾被珠翠，食客盈门，外姻麀倚，若一有不备，而憔悴不足以生，上吏经过之饗饩、宾客之赠贿、促之于外，艳妻逆子、骄仆汰妾谪之于内，出门入室，无往非胁之以剽夺，中人以下，且视死易而无以应此之尤难，尚何知有天子之诏？而小民之怨读勿论已。

懿、僖之世，相习于淫靡，上行之，下师师以效之，率土之有司胥然，诛不胜诛，而无可如何者一也。

尽天下之吏，咸习于侈以贪矣，前者覆车，后者知戒，抑岂无自艾以奉法而生不忍斯民之心者？乃自令狐绹、路严、韦保衡执政以来，唯货是崇，而假刑杀以立威，莫之敢抗，宰相索之诸道，诸道索之州县，州县不索之穷民而谁索哉？执此以塞上官之口，而仰违诏旨，不得不为之护蔽，下虐穷民，不得不为之钳服，天子孤鸣，徒劳笔舌而已，此其竟不能行者二也。

即以情理而论，出身事主，寓家于千里内外，耕桑之计已辍，仰事俯畜，冠昏丧祭姻亚岁时之酬酢，亦犹夫人也，又加以不时经过之贵显，晨夕相偕之上官，卮酒簋飧，一缣一箒，无可绝之人理，既不可傲岸自矜，而大远乎人情，又况学校桥梁舟车廨舍之修建，愈不可置之罔闻，驺递戍屯转漕之需，且相迫而固其官守，夫岂能捐家以代用哉？恃朝廷之制，储有余以待之耳。乃自宣、懿以来，括羨余以充进奉，铢算尺量，尽辇而归之内府，需者仍前而给之无策，唯取已蠲之税以偿之，而贪人因求盈以自润，虽下蠲除之令，竟无处置之方，姑以虚文塞言路之口，而天子固有偷心，终不能禁之惩之，俾民受其实者三也。

懿、僖之世，三者备矣。卢攜虽痛哭流涕以言之，抑孰令听之哉？天子不为有司坊，而有司无坊；天子不为有司计，而有司自为天子。害之积也，乱之有源也，非一天子暴且贪之故也。是以唐民迫于必死而揭竿以起也。

【二】

秦销天下之兵而盗起，唐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而盗益横，故古王者之训曰“覲文匿武”。明著其迹曰覲，善藏其用曰匿。其覲之也，非能取五礼之精微大喻于天下也，宣昭其迹，勒为可兴而不可废之典，以徐引之而动其心。其匿之也，非能取五兵之为人用者遽使销亡也，听民置之可用不可用之闲以自为之，而知非上之所亟也。夫销之则无可藏也，无可藏非匿也；令民置之，则覲之矣，虽覲之而固不为我用也。非上能匿，亦非上能覲也，是以其速乱以亡，均也。

秦并天下于一己，而信为无用武之日；唐见裘甫、庞勋、王仙芝之接迹以起，而遽惊为不可戢之乱。庸人无舒徐之识，有所见而暴喜，有所见而暴惧，事异情同，其速以乱亡，均也。秦销兵而民操耰鉏棘矜以起，后世知鉴之笑之，而效之者鲜。唐令天下乡村各置刀兵以导人于乱，其为乱政，有著见之祸矣；而后世言御盗之术，以乡团保甲为善策，相师于不已，匪徒庸主具臣恃为不得已之计，述古昔、称先王者，亦津津焉。呜呼！无识而言政理，盈于古今，亦至是乎！

驯良之民，授之兵而不敢持以向人，使之置兵，徒苦之而已，有司督之，猾胥里魁督之，小则罚，大则刑，辍衣食之资，弃耕耘之日，以求免于诛责，究则闭目摇手，虽有盗入其室，劫其父，缚其子，而莫敢谁何，乡邻又勿问也。其为疆悍胜兵之民与？则藉之以弄兵而争习技击，以相寻于私斗，豪右之长，又为之渠帅以号召，夺朴民，抗官吏，大盗至，则统众以应之，邓茂七之首乱于闽者，其明验已。

受命于天以为之君，弗能绥民使弗盗也；奉命于君以为之长，弗能卫民使盗戢也；资民之食以为将为兵，盗起殃民，弗能捕馘使民安也；乃取廛居井牧之编氓，操凶器以与不逞之徒争生死，民何利乎有君，君何取于有吏，国何务于有兵哉？君不君，吏不吏，兵不卫民，瓦解竞疆，不群起而逐中原之鹿，尚

奚待哉？故言乡团保甲者，皆唐僖宗、韦保衡之徒也。

【三】

阴符经，术人之书也，然其测物理之几，以明吉凶之故，使知思患豫防之道，则君子有取焉。其言曰：“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。”谓夫祸发于有本，资之起者，还以自贼而不可复扑也。盈天地之闲皆火也，而必得木以为其所生之本，故发而相害者果也。

古今亡国之祸，唯秦暴殄六国而天下怨，蒙古入主中原而民不从。则草泽之崛起者，足以相代而不必有所资。自非然也，亡汉者黄巾，而黄巾不能有汉；亡隋者群盗，而群盗不能有隋；亡唐者黄巢，而黄巢不能有唐。其为火也，非不烈也，而为雷龙之光、火井之焰，乍尔熿然而固易燬也。唯沙陀则能亡唐而有之者也，祸发之必克也。发而克矣，不可复扑，垂之数传而余焰犹存。朱邪亡矣，邈佶烈、石敬瑭、刘知远皆其部落也。垂及于宋太宗之世，而后刘钧之余焰熄焉。祸之必克，岂不信夫！

如黄巢者，何足为深虑哉？裘甫馘矣，庞勋斩矣，王仙芝死于曾元裕之刃，黄巢亦终悬首于阙下矣。浮动之害，气已泄而还自烬，奚能必克也！沙陀据云中、塞之险，名为唐之外臣，薄效爪牙之力，而畜众缮备，秣马练士，收余蕃，结鞑鞞，聚谋臣，纠猛将，以伺中国之闲，为日久矣。介黄巢之乱，聚族而谋，李尽忠、康君立、薛志勤、程怀信、李存璋所共商拥戴者，与刘宣等之推戴刘渊也若出一辙。于是而夺唐之志，或伏或兴，或挫或扬，或姑为顺，或明为逆，三世一心，群力并聚，盘踞云中，南据太原以为根本，虽欲拔之而必不胜矣。刘渊之在离石、西河也，尔朱荣之在六镇、秀容也，唐高祖之在晋阳、汾阳也，皆此地也。外有北狄之援，内有士马之资，而处于中国边鄙之乡，当国者置之度外，而不问其疆弱逆顺之情势。岁而积之，月而渐之，狎而亲之，进而用之，虚吾藏以实之，偶一为功，而无识之士大夫称说而震矜之。使之睥睨四顾，熟尝吾之肯綮，幸一旦之有变，人方竞逐于四战之地，而已徐徐以起，是正所谓“厝火积薪之下”者也。然且合中外之早作夜思，竭四海、疲九州之力，以与无根之寇争生死而亟求其安，夫恶知拊吾背、乘吾危以起者，火已得风而薪必尽也！木资火以生，而旋以自焚，岂有爽哉？李克用杀段文楚以据大同，唐不知戒，他日寇急，又延之以入，而沙陀之祸，几百年而始灭，悲夫？

〔四〕

无忘家为国、忘死为君之忠，无敦信及豚鱼、执义格鬼神之节，而挥霍踊跃、任慧力以收效于一时者，皆所谓小有才也。小有才者，匹夫之智勇而已。小效著闻，而授之以大任于危乱之日，古今之以此亡其国者不一，而高骈其著也。唐自宣宗以后，委任非人，以启乱而致亡也亦不一，而任高骈于淮南，兼领盐铁转运，加诸道行营都统，其尤也。

使骈而无才可试，无功可录，则虽暗主庸相，偶一任之而不坚。而骈在天平，以威名著矣；在岭南；破安南矣；在西川，拒群蛮矣。计当日受命专征之将相，如曾元裕、王铎者，声望皆不能与之相伉，以迹求之，郑畋且弗若也。而唐之分崩灭裂以趋于灰烬者，实骈为之。

何以明其然也？王仙芝、黄巢虽横行天下，流寇之雄耳。北自濮、曹，南迄岭海，屠戮数千里，而无尺地一民为其所据；即至入关犯阙，走天子、僭大号，而自关以东，自邠、岐以西北，自剑阁以南，皆非巢有；将西收秦、陇，而纵酒渔色于孤城，诚所谓游釜之鱼也。使骈收拾江、淮，趋河、雒，扼其东奔之路，巢且困死于骈之掌上，而何藉乎逆蹙怀奸之朱温，畜志窥天之李克用乎？唐可不亡矣。即不然，而若刘宏之在荆州；又不然，而若韩滉之在江东；息民训士，峙刍粟以供匮乏。则温与克用且仰哺于骈，而可制其生死。二凶亦不敢遽逞其欲，唐亦可不亡矣。而一矢不加于汴、蔡，粒粟不出于河、淮。夫骈固非有温与克用乘时擅窃之成谋也，贵已极，富已淫，匹夫之情欲已得，情欲得而才亦穷矣。

骈之所统，天下之便势也。有三吴之财赋，有淮、徐之劲卒，而繇后以观，若钱鏐、杨行密、王潮者，皆可与共功名者也。骈忠贞不足以动人，淡泊不足以明志，偃蹇无聊，化为妖幻，闭于闺中，邑邑以死，回视昔之悬军渡海、深入蛮中者，今安在哉？受制妖人，门无噍类，一旦而为天下嗤笑，繇是观之，才之不足任也审矣。

但言才，则与志浮沈，与情张弛，一匹夫而已矣。童贯亦有平方腊之功，而使当女直；熊文灿亦有定海寇之效，而使抚流贼；乃至朱儁、皇甫嵩之荡除黄巾而束缚于董卓。乱国之朝廷所倚赖，乱世之人心所属望，皆其不可与有

为者也。然后知狄公之能存唐，唯有保全流人、焚毁淫祠之大节；汾阳之靖乱，唯其有闻乱即起、被谤不贰之精忠。大人君子，德物于中而后才以不穷。富贵不淫，衰老不怯。偶然奋起之小绩，遽委以大猷，“鼎折足，覆公，其形渥，”此之谓已。

【五】

刘巨容大破黄巢于荆门，追而歼之也无难；即不能歼，亟蹶其后，巢亦不敢轻入两都。而巨容曰：“国家喜负人，有急则抚存将士，不爱官赏，事宁则弃之。”遂逸贼而任其驰突，使陆梁于江外。此古今武人养寇以胁上之通弊也。国亡而身家亦陨，皆所弗恤，武人之愚，武人之悍，不可瘳已！

乃考唐之于功臣也，未尝有醢菹之祸，而酬之也厚，列土封王，泽及子孙，汾阳、临淮、西平赫然于朝右，懿、僖无道，抑未尝轻加罪于效绩之臣，康承训之贬，固有逗挠之实，非厚诬之也，朱邪赤心、辛谠皆褻然节钺矣。巨容所云负人者，奸人之游辞耳，岂果负之哉？则巨容负国之罪，无可逃于天宪矣。

虽然，抑岂非为之君者弗能持正以正人，有以致之乎？人君操刑赏以御下，非但其权也，所以昭大义于天下而使奉若天理也。天下莫喻乎义，则上以劝赏刑威、悚动其心，而使行其不容已。故曰“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一。巨容曰：“有急则抚存将士，不爱官赏。”是以官赏诱将士于未有勋劳之日使喻于利而歆动之。寇贼方起，爵赏先行，君臣之义，上先自替以市下。唯天下有乱，不必有功，而可以徼非分之宠荣，贼一日未平，则可胁一日之富贵，恶望其知有君臣之义，手足头目之相卫者乎？巨容之情，非以防他日之见薄也，实以要此日之见重也。

如使寇难方兴之日，进武臣而责以职分之所当为，假之事权，而不轻进其爵位。大正于上，以正人心，奖之以善，制之以理，而官赏之行，必待有功之日。则义立于上，皎如日星，膏血涂于荒郊，而亦知为义命之不容已。及其策勋拜命，则居之也安而受之也荣。虽桀骜之武人，其敢有越志哉？宋太祖以河东未平，不行使相之赏，而曹彬不曰国家负人，诚有以服之者也。

【六】

取亡唐之贼加之李克用，非深文也。克用父子溃败奔鞞鞞，语鞞鞞曰：“黄巢北来，必为中原患，一旦天子赦吾罪，与公辈南向共立大功，谁能老死沙漠。”论者谓以此慰安鞞鞞而自全者，非也。克用之持天下也固，而知必入其掌中，揣之深、谋之定、而言之决也。故其后所言皆验，而卒以此陵唐室，终为已有，夫岂姑以此慰鞞鞞之心哉？

当李琢、李可举讨之之日，国昌已老，克用之力未固，黄巢尚在江、淮之闲，唐室尚宁，合西北之全力以攻新造之一隅，不敌也。克用知所可用者，从未挫于中国之鞞鞞也，故不难舍两镇以去，而北收鞞鞞以为己资；又遣李友金伪背己以降而为之内谋；其布腹心之党于忻、代、云中以结人心者，秘密而周悉。可举、琢一胜而幸其逃，弗能问也，赫连铎乃欲赂鞞鞞以取之，为其所笑而已。及巢已陷京，李友金募杂胡三万，睥睨偃蹇，阳不听命，而曰：“若奏天子赦吾兄罪，召以为帅，则代北之人，一麾响应。”既得召命，克用果以鞞鞞万人疾驱而入，士卒皆为用命。则内外合谋，玩唐于股掌，卒如其意，岂一朝一夕之能得此哉？外有鞞鞞，内有友金，虽逃奔，愈于固守以抗争也多矣。此克用之险狡，人莫能测其藏者也。

呜呼！使当日者，唐室文武将吏能合困黄巢于长安而歼夷之，则克用之谋夺矣，唐以存，而沙陀之祸息矣。然而克用料之而必中、图之而必成者，何也？沙陀自随康承训立功于徐、泗之日，已目空中国之无人，不能如黄巢何，而必资于己也。奸人持天下之短长，以玩而收之，至克用而极，非刘渊、石勒之能及也。所据者一隅，而睨九州如橐中之果饵，视盈廷之将吏如痿痹之病夫，黄巢、朱温皆其借以驱人归己之鸱獠，是之谓狼子野心，封豕之方伏、长蛇之方蛰者也。

【七】

黄巢之乱，唐中外诸臣戮力以效节者，唯郑畋一人而已。畋以将佐不听拒贼，闷绝仆地，刺血书表，誓死以斩贼使，不可谓非忠之至；以文吏率数千人拒尚让五万之众，败之于龙尾陂，传檄天下，诸道争应，贡献蜀中者不绝，不可谓非勇之甚，抑不可谓非智之尤；然而一向长安，旋即溃败，凤翔内乱，孤城不保，诸镇寒心，贼益巩固，卒使王铎假手于反覆横逆之朱温、包藏异志之李克用，交起灭贼，因以亡唐，而畋忠勋之成效亦毁，则唯不明于用兵之略也

郭汾阳之收西京、李西平之擒朱泚也，奋臂以前，气可吞贼，而迟回郑重，合兵四集，旁收其枝蔓，乃进而拔其根本，夫岂怯懦而忘君父之急、虚士民之望乎？贼之初终疆弱，洞然于心目之闲，如果之在枝，待其熟而扑之，易落而有余甘，斯以定纷乱而措宗社于磐石，所谓用兵之略也。

善制胜者，审之明，持之固，智无所矜，勇无所恃，静如山而后动如水，不可御矣。而畋异是。唐弘夫龙尾陂之捷，尚让恃胜而骄，故弘夫得施其智，恶足恃为常胜哉？贼之据长安也方五月，其犷悍之气未衰，其剽掠之毒未徧，其荒淫之欲未逞，其睽离之心未生，畋收新集之孤旅，王处存、王重荣之众方鳩，高骈拥兵而观望，王铎迟钝而不前，乃欲遽入长安，搏爪牙方张之鸷兽，宜其难矣。

且黄巢之易使坐毙也，非禄山、朱泚之比也。禄山植根于幽、燕者已固，将士皆其部曲，结之深、谋之协矣。而自燕徂秦，收地二千余里，逐在皆布置军粮以相给，禄山且在东都，为长安之外援，而不自试于罗网。朔方孤起，东北无援，以寡敌众，以五围十，犹似乎宜急攻而不宜围守以待其困。朱泚虽乍起为逆，而朱滔在卢龙以为之外援，李纳、王武俊与为唇齿，李希烈又梗汴、蔡以断东南之策应，泚虽孤守一城，固未困也。则李西平以一旅孤悬，疑持久而生意外之变。若黄巢，则陷广州旋弃之矣，蹂湖、湘旋弃之矣，渡江、淮旋弃之矣，申、蔡、汴、宋无尺地为其土，无一民为其人，无粒粟为其馈，所倚为爪牙者朱温、尚让，皆非素所统御，同为群盗，偶相推奉尔。而以官军计之，王铎拥全师于山南，未尝挫衄，固可以遏贼之逸突。藉令畋戢其怒张之气，按兵而逼其西，处存、重荣增兵以压其北，檄铎自商、雒扼同、华以绝其归路，縶之维之，蹙之凌之，思唐之民，守壁坞以绝其刍粟。夫黄巢者，走天子，据宫阙，僭大号，有府库，褒然南面，而贼之量已盈矣。淫纵之余，加以震叠，众叛群离，求为脱鉤之鱼，万不得矣。朱温即降，而魄落情穷，但祈免死，贷其命而授以散秩，且弭耳而听命。沙陀后至，知中国之有人，亦得赦前愆、复徼边镇之为厚幸，何敢目营四海，窃赐姓以觐代兴乎？斯时也，诚唐室存亡之大枢，而畋未能及此也，深可惜也。

古今文臣授钺而堕功者，有通病焉，非怯懦也。怯懦者，固藏身于绅笏，而不在疆场之事矣。其忧国之心切，而愤将士之不效死也，为怀已夙，一旦

握符奋起，矜小胜而惊喜逾量，不度彼己而目无勍敌，听慷慨之言而轻用其人，冒昧以进，一溃而志气以颓，外侮方兴，内叛将作，士民失望而离心，奸雄乘入而斗捷，乃以自悼其失图，而叹持重者之不可及，则志气愈沮而无能为矣。易折者武士之雄心，难降者文人之躁志。志节可矜，尚不免于僨败，况其忠贞果毅之不如畋者乎？用兵之略，存亡之介也，岂易言哉！岂易言哉！

【八】

朱温夜袭李克用，其凶狡固不待论，虽然，克用、温之曲直，亦奚足论哉！盖克用温自决雌雄以逐唐已失之鹿而不两立，犹之乎袁绍、曹操之争夺汉，沈攸之、萧道成之争夺宋也。故曰其曲直不足论也。

当是时，黄巢虽败，而僖宗之不能复兴，王铎辈之不能存唐也，已全堕温与克用心目之中。温目无唐之君臣，克用之目更无温，又岂复有唐之君臣乎？使克用不得脱于温之锋刃，则温之篡也必速。然而篡之速，则其败也可立待也。为贼初降，无功可纪，未得一见天子、受朝廷之命，但仰濡沫于王铎，一旦而袭杀援己之功臣，早已负不直于天下而为众所指攻，即逼天子而夺之，亦黄巢之续，不旋踵而亡，唐尚可存也。且沙陀之众为克用效命也久矣，存勗、嗣源俱年少而有雄才，温亦奚足以逞哉？藉此以正温之罪，奋起而诛权藉未成之奸，而唐亡一贼矣；克用死，而唐固亡一贼矣。唯其袭杀之不克也，迟温之篡以养其奸，挫克用之逆而归谋自固，是以唐再世而后亡，一亡而不可复。若夫二人之曲直，亦恶足论哉！

无克用而温之篡也不必成；成温之篡者，僖宗之昏，昭宗之躁，自延而进之，张、崔胤之徒，又多方以构成之。抑且指沙陀以为兵端，而唐君臣不愜于沙陀者，假手于温以成其恶。不然，则温且不能为董卓，而其乞降之初志，固望为田承嗣、李宝臣而志已得矣。

无温而克用之为刘渊，必也。首发难于大同，其志不吞唐而不已，从鞞鞞以来归，一矢未加于贼，早已矫伪诏，胁帅臣，掠太原，陷忻、代，自立根本。及其归镇也，乘孟方立之内乱，夺取潞州，岁出兵争山东，而三州皆为俘掠，野绝稼穡。使不忌朱温之险悍，则回戈内向，僖之青衣行酒于其庭，旦暮事也。

温贼耳，狡诈而无定情，吕布之俦也。克用以小忠小信布私恩，市虚名，而养叵测之威，卒使其部落四姓代兴，以异族而主中夏，流毒数世，岂易制哉！岂易制哉！要此二贼之狂罃，皆王铎无讨贼之力，委身而假借之，及其相攻，坐视而不能制，则铎延寇之罪，又出康承训之上。使二贼者，视唐为虚悬之器，相竞以夺，其曲其直，又孰从而辨之乎？

【九】

“作善，降之百祥；作不善，降之百殃。”善不善之分歧不一矣，而彝伦为其纲。彝伦攸叙，虽有不善者寡矣；彝伦攸斲，其于善也绝矣。君臣者，彝伦之大者也。“君非民，罔与立；民非君，罔克胥匡以生。”名与义相维，利与害相因，情自相依于不容已，而如之何其斲之！君惟纵欲，则忘其民；民惟趋利，则忘其君。欲不可遏，私利之情不自禁，于是乎君忘其民而草芥之，民忘其君而寇讎之，夫乃殃不知其所自生，而若有鬼神焉趋之而使赴于祸。君之身弑国亡、子孙为戮，非必民之戕之也，自有戕之者矣；民之血膏原野、魃暴风日者，非必君之勦绝之也，自有勦绝之者矣。故曰百殃。百云者，天下皆能戕之、勦绝之，而靡所止也。

唐自宣宗以小察而忘天下之大恤，懿、僖以淫虐继之，民怨盗起，而亡唐者非叛民也，逆臣也。奔窜幽辱，未酬其怨，而昭宗死于朱全忠之手，十六院之宗子，骈首而受彊臣之刃，高祖、太宗之血食，一旦而斩。君不仁以召百殃，既已酷矣，而岂徒其君之酷哉？李克用自潞州争山东，而三州之民俘掠殆尽，稼穡绝于南亩；秦宗权寇掠焚杀，北至滑、卫，西及关辅，东尽青、齐，南届江、淮，极目千里，无复烟火，车载盐尸以供粮；孙儒攻陷东都，环城寂无鸡犬；杨行密攻秦彦、毕师铎于扬州，人以堇泥为饼充食，掠人杀其肉而卖之，流血满市；李罕之领河阳节度，以寇钞为事，怀、孟、晋、绛数百里闲，山无麦禾、邑无烟火者，殆将十年；孙儒引兵去扬州，悉焚庐舍，驱丁壮及妇女渡江，杀老弱以充食；朱温攻时溥，徐、泗、濠三州之民不得耕获，死者十六七。若此者凡数十年，殃之及乎百姓者，极乎不忍见、不忍言之惨。夫岂仅君之不善、受罚于天哉？不善在君而殃集于君，杀其身，赤其族，灭其宗祀，足相报也。天岂无道而移祸于民哉？则民之不善自贻以至于此极，而非直君之罪矣。

天子失道以来，民之苦其上者，进奉也，复追蠲税也，额外科率也，榷盐

税茶也。民辄疾首以呼、延颈以望，曰：恶得天诛奄至，易吾共主，杀此有司，以舒吾怨也！及乎丧乱已酷，屠割如鸡豚，野死如蛙蚓，惊窜如麋鹿，馁瘠如鸠鹄，子视父之剖胸裂肺而不敢哭，夫视妻之彊搂去室而不敢顾，千里无一粟之藏，十年无一荐之寝，使追念昔者税敛取盈、桁杨乍系之苦，其甘苦何如邪？则将视暗君墨吏之世，如唐、虞、三代而不可复得矣。乃一触其私利之心，遽以不能畜厚居盈为大怨，诅君上之速亡，竟戴贼而为主，举天下猗猗薨薨而相怨一方，忘乎上之有君也。忘乎先世以来，延吾生以至今者，君也；忘乎偷一日之安，而尚田尔田、庐尔庐者，君也。其天性中之分谊，泯灭无余，而成乎至不仁之习也，久矣！积不善而殃自集之，天理周流，以类应者不测，达人洞若观火，而怙恶者不能知，一旦沓至，如山之陨，如水之决，欲避而无门，故曰百殃也。

夫民之愚夙矣，移之以使作善者君也，则君固不得辞其咎矣。而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，存人理于天下者，非士大夫之责乎？从君于昏以虐民者，勿论已；翹然自好者，以诋讦为直，以歌谣讽刺为文章之乐事，言出而递相流传，蠱斯民之忿怼以诅呪其君父，于是乎乖戾之气充塞乎两闲，以干天和而奖逆叛，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伦攸斁，横尸流血百年而不息，固其所必然乎！古之君子，遇无道之君，去国出奔，不说人以无罪，故三代立国千年，而无屠割赤地之惨。作善之祥，岂徒在一人哉！

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因时之论也。当其时，文、武之泽已斩，天下忘周而不以为君，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为君，则君子虽欲自我君之而不能。若夫六王者，非篡逆之臣，则介在戎狄，无异于酋帅，杀人盈野，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，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，故轻也。君与社稷轻，而天所生之人，不可以无与立命，则苟有知贵重其民者，君子不得复以君臣之义责之，而许之以为民主可也。

黄巢既灭之后，僖宗乐祸以逞志，首挑衅于河东。朱温，贼也；李克用，狄也；起而交争。高骈、时溥、陈敬瑄各极用其虐；秦宗权、孙儒、李罕之、毕师铎、秦彦之流，杀人如将不及。当是时，人各自以为君，而天下无君。民之屠剥横尸者，动逾千里，驯朴孤弱之民，仅延两闲之生气也无几。而王潮约军于闽海，秋毫无犯；王建从綦毋谏之说，养士爱民于西蜀；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，躬劝农桑；杨行密定扬州，辇米赈饥；成纳抚集凋残于荆南，通商劝农。此数子者，君子酌天地之心，顺民物之欲，予之焉可矣。存其美，略其

愿，不得以拘致主帅之罪罪王潮，不得以党贼之罪罪全义，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，不得以争夺之罪罪行密，不得以逐帅自立之罪罪成纳。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，莫之恤而擅地自专者，概可勿论也。

非王潮不能全闽海之一隅，非王建不能保两川于已乱，非全义不能救孙儒刃下之余民，非行密不能甦高骈虐用之子黎。且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觊中原，以糜烂其民，与暴人争衰王。以视朱温、李克用之竭民肝脑、以自为君而建社稷，仁不仁之相去，岂不远哉？呜呼！至是而民为重矣。非倚之以安君而卫社稷之谓也，视其血染溪流、膏涂原草者，虽欲不重之，而有人心者固不忍也。君怙恶以殃民，贼乘时而行其残忍，民自不靖而旋以自戕，三者皆祸之府也。而民为可矜也。何也？屠刈流离之民，固非尽怨上行私、延首待乱之民也。天且启数子之心，救十一于千百，而亦可以为民之主矣。

◎昭宗

【一】

“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”妖孽者，非但草木禽虫之怪也，亡国之臣，允当之矣。唐之乱以亡也，宰执大臣，实为祸本。大中以来，白敏中、令狐绹始祸者也，继之以路严、韦保衡之贪叨无厌而已极；然其为人，鄙夫耳，未足以为妖孽也。草木之妖，亦炫其华；禽虫之孽，亦矜其异；未尝一出而即害于人。及其后也，草木之妖，还以自萎；禽虫之孽，还以自毙；无救于己，而徒以乱天下。人而如斯，其中不可测，其得失不可致诘，竭慧尽力，冒险忘身，薨薨荧荧，唯以亡国败家为见长之地，身为戮，族为夷，皆其所弗虑也，斯则为妖孽而已矣。张、崔昭纬、崔胤、孔纬、李谿是已。而萧遘、杜让能心知不可，勉而从之波靡，亦妖风所袭，失其精魄者也。

华歆、郗虑之亡汉以建魏也，刘穆之、傅亮之亡晋以建宋也，皆有为为之也。而此数人者，未尝有夹辅朱温以篡唐之定计。当张劝州牧以输粮，孔纬捐病妻而赴阙，不谓有效忠于国之劳而不得；其激昭宗以挑衅于晋、召祸于汴也，抑非有亡唐以成他人篡夺之心。不知其何所挟持，而唯恐兵之不起、乱之不滋、宗社之不危、生民之不死。宗社危，生民死，则身戮族夷，亦其所甘心而快志者，非妖孽而何为狂迷之如此哉？进而详核其心，有小慧而欲试耳，有小才而思讎耳，贪一日宰辅之权，使克用、温之或畏己或亲己以耸动天下而已耳。桃李不蕊而乍荣于冬，无择而游于市，使天下知己之能为祸福于乱世，则死固不忧。呜呼！人之如斯，晋而与谋国，国欲不亡，必不可得矣。

僖宗未自蜀归之日，天下尚可为也。郑畋即未能定乱，而慷慨忠愤，为天下人望之归，受将相而不辞，诚有弗容辞者，非技痒热中而贪高位也，僖、昭之际，岂复得为朝廷哉？河东叛，朱邪攘臂而仍之，岐、邠搆难于肘腋，关以东，朱温、时溥、孙儒、高骈、李罕之、朱瑾战垒相望，天子孤守一城，不能当一县令，即为宰相，如鄙夫之志欲安富尊荣者，何有于是，稍有知者，非誓以一死报宗庙，则必视为荆棘狂狷而不能一朝居，岂忍效、昭纬、胤、纬、谿之奔骛如狂哉？萧遘、杜让能且以端人自命，夫亦念何忠之可效，何功之可成，而营营汲汲于平章之虚号，何为者也？非愚也，狂也，是亦桃李之荣于冬，之游于市也。妖风方熯，盪之扇之，相逐而流，自好者不免焉，亦可悲矣！

生斯时也，郑遨尚矣！陈搏托游仟以自逸，其亦可矣；司空图、韩偓进不能自靖，而退以免于汙辱，其尚瘥乎！又其下者，梁震、罗隐、孙光宪之寓食于偏方，而不为乱首；更不能然，则周庠、严可求、韦庄小效于割据之主，犹知延祸之非，而苟免于天人之怨怒。若张之流，窃卫主之名，贪晨霜之势，含毒起秽以速君之死亡，而血流于天下。呜呼！至此极矣！故曰妖也。

【二】

刘巨容能烧药为黄金，田令孜求方不与而见杀，非巨容之吝于与也，其术甚陋，不可以告人也。术之甚陋者，盖即今市井小人以汞与铜为贗金银，欺不识者以讎其奸而已矣。天下岂有能烧药为金者哉？土之可为甃也，木之可为炭也，米之可酿为酒、铅之可炼为粉也，天下别无甃、炭、酒、粉，而待人以成之。若夫金，则既有之矣。生于矿中者，自有其质；炼于火、汰于沙者，自有其方；成乎形质者，自有其物。煮桔梗以甘香之味，似参而固非参；炼硝石为轻白之状，似矾而固非矾。市井小人之术，欲以欺人，则必秘之而不告人以方；告人以方，则奸穷不讎，而有识者且唾其面矣。是以方士秘之，以死护之，繇其秘可以知其奸，可以知其陋矣。

夫其奸以藏陋者，为术甚易，而理固无难辨也。自汉武帝惑于方士，而天下惑之，刘子政以儒者而淫焉。施及后世，天子以服食丧身，匹夫以烧丹破产，畏死而得天，贪富而得贫，则何如市井小人公然为伪，虽伏罪而不至于死亡哉？

且夫金银之贵，非固然之贵也。求其实，则与铜、铅、铁、锡也无以异；以为器而利用则均，而尤劣也；故古者统谓之五金。后世以其约而易也，遂以与百物为子母，而持以求偿，流俗尚之，王者因之，成一时之利用，恶知千百世而下，无代之以流通而夷于块石者乎？本不足贵，而岂有神异之术化他物以成之者。然则铜、铅、铁、锡逮于块石，抑将有药术焉可化而成哉？甚矣！贪而愚者之不可瘳也。刘巨容可自致于高位，而能奋勇以破黄巢，然且身死而族灭，盖为伪金以欺天下，鬼神之所弗赦也。要其术，则市井小人为锻工者之陋技而已矣。

【三】

曹操、袁绍，皆汉贼也；朱温、李克用，皆唐贼也；其争欲篡夺之心，两不相下之势，一辙也。乃曹操挟天子为名以攻袁绍而胜，张奉天子倚朱温攻克用而败。盖献帝之在许也，四方无一旅之可指使，一唯操之是听，故操无所制而得行其意。昭宗犹有河朔三镇及昭义之军与韩建之众，持两端，忌温而挠之，且恐昭义为温所得，争先轻进，是以温志不决而独受敌以溃。繇此言之，则汉处必不能存之势，而唐犹可存，谋国非人，以致倾覆，所谓“匪降自天”也。

藉令得贤主良相，怀辑未叛之藩镇，收拾禁旅，居关中以静持之，斥汴、晋之奸交，绝其奏讐，听其自相搏噬，乘其敝而折之，二寇之气，僨张而必竭，不难制也。而昭宗君臣非其人也，是以速亡。

乃繇温、克用而言之，温岂能为曹操乎？操假名义以行，而务植根于深固；温则贼耳，凶狡以逞，利人之斗，乘之以窃利，力不足以胜天下，而挑天下以敝，乃以自雄。

其与张合谋而攻克用也，朝廷方倚河朔以捣晋阳之东北，而温攻魏博以幸其疲而收利。盖其许昭宗以讨克用，有两利之术焉，不必其亡克用也。克用而败邪？是张为我灭一巨敌也；克用既亡，己乃服罗弘信于魏博，收张全义于东都，扼唐而困之关中，北无晋阳之难，专力以起亡唐，此一利也。克用而胜邪？克用且负抗拒王师之辜于天下，而已可因之以饵唐而折入于己；且克用胜，唐已残而不复能振，是克用为我效驱除之力也。

曹操务定天下之乱，而居功于己以收之；温则务搆天下之乱，而已乘其纷以制之。利天下之乱者，未有能成者也；是以温能灭唐，仅有中原之一线，而速亡于李存勖之手。藉令温乘张之谋，举全力以攻克用，克用平，而河北三镇固不能与争，持定难之大功，以挟天子、令诸侯，同、华、西川孰能与竞，徐起而收曹操、刘裕之成局，温之于天下，可八九得也。夫温于时不臣之恶未著，所负不义之名于天下者，独悖援己之惠于克用耳。克用于温有恩，而于唐则固贼也。凶狡不知名义，抑无尺寸定乱之功，霸业终以不成，徒逞梟獍之心以食君父，故曰温贼也，非曹操所屑与后先者也。

国虽将亡，犹有图存之道；臣虽甚逆，犹有居胜之术；两俱不能，而后使沙陀四姓交战中国者数十年，而契丹乘之，意者其天乎！

【四】

所谓智士者，非乘人而斗其捷以倖胜之谓也。周知于得失成败之理，而避人之所竞，弃人之所取，以立本而徐收安定之功也。李左车欲扼韩信于险，一战之克耳，非必能全赵也，未足称智也；而说韩信以不战而收河北，民以宁，军以全，保胜而服未平之寇，则真大智之用也，信能听之以成功，功归信矣。于西川、淮南得两智士焉。王先成说王宗侃以招安而下彭州；高勗说杨行密通商邻道，选守令，课农桑，而保淮南。智矣哉！非只以成王建割据之资，赞行密定霸之业也，而救民于锋刃之下，以还定而安集之，仁亦溥矣。

盖所谓智者，非挟机取捷之术，而是是非非之准也。挟机取捷以讎术于乱世，一言而死者积矣，害且伏于利之中矣。是是非非者，所以推行其恻隐之大用，平英雄之气，顺众庶之欲，功不速、利不小、而益元方者也。此两者固相妨矣，小智之所争，大智之所不屑也。天下方纭纭以起，利害生于俄顷，虽有英杰之姿，目眩心荧，贪逐于利害之小数而忘其大。智者立于事外，以统举而周知之，辨仁暴之大司，悉向背之殊致，见穴中之角逐，皆鹬斗螳争之末技，乃以游于象外，而得其圜中。苟非其人，则且笑以为迂拙之图，而孰令听之？王建、杨行密之决从二子也，亦不可谓非智也。何也？智者之言，愚者之所笑也。

【五】

据地以拒敌，画疆以自守，闭米粟丝枲布帛盐茶于境不令外鬻者，自困之术也，而抑有害机伏焉。夫可以出市于人者，必其余于己者也。此之有余，则彼固有所不足矣；而彼抑有其有余，又此之所不足也。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，立国之备裕。金钱者，尤百货之母，国之贫富所司也。物滞于内，则金钱拒于外，国用不赡，而耕桑织纆采山煮海之成劳，委积于无用，民日以贫；民贫而赋税不给，盗贼内起，虽有有余者，不适于用，其困也必也。

如其口闭关以扼敌于枵乏，言之似是，而适足为笑耳。凡诸物产之为人所待命以必求其相通者，莫米粟若矣，闭枲则敌可馁，此尤说之可据者，而抑岂其然哉？苟迫于饥馑而金钱可支也，则踰绝险以至者，重利存焉，岂至怀金以坐毙哉？即有馁而道殣者，抑其老弱耳，国固未尝乏可用之丁壮也。夫差许越枲而越灭之，夫差之骄悖，宰嚭之奸邪，自足以亡国，而岂许枲之故乎？晋惠公背秦施而闭枲，兵败身俘，国几以亡。勦绝生人之命以幸灾而徼胜，天之所怒，人之所怨，三军万姓皆致死于我，而吾国之民，抑以徒朽其耕获之资，不获赢余之利，怨亦归焉。欲不败亡，不可得已。米粟者，彼己死生之命，胜败之司也，其闭之也，而害且若此。又况其他余于己而待雠之货，得以转易衣被器械养生送死之具者，为立国之资，而金钱去彼即此，尤百为之所必需，以裕国而富民，举在是乎？

且不徒此也，禁之者，法之可及者也；不可禁者，法之所不可及者也。禁之于关渡之闲，则其雠之也愈利，皇皇求利之民，四出而趋荒险之径以私相贸，虽日杀人而固不可止。彊豪贵要，于此府利焉，则环吾之封域，无非敌人来往之冲，举吾之人民，无非敌人结纳之党，阑入已成乎熟径，奸民外告以腹心，闲谍交午于国中而莫之能御，夫且曰吾禁之已严，可无虑也。不亦愚哉？

夫唯通市以无所隐，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，敌国之财皆吾财也，既得其欢心，抑济吾之匮乏，金钱内集，民给而赋税以充，耕者劝耕，织者劝织，山海藪泽之产，皆金粟也，本固邦宁，洞然以虚实示人，而奸宄之径亦塞。利于国，惠于民，择术之智，仁亦存焉，善谋国者，何惮而不为也？

高昴劝杨行密悉我所有、邻道所无者，相与贸易以给军用，选守令，课农桑，数年之闲，仓廩自实。行密从之，垂至于李氏有国，而江、淮之民，富庶甲天下，文教兴焉。田頔称之曰：“贤者之言其利溥。”不洵然与？

【六】

藩镇交横于外，则任亲军以制之，乃李茂贞以亲军跋扈尤甚于藩镇，昭宗凝目四注，无可任之人，乃出曹诚等于外，而令诸王统兵以宿卫，盖不得已之极思耳，然亦未尝非计也。南阳诸刘，卒灭王莽矣；琅邪渡江，晋以延矣；康王南避，宋以支矣；刘焉、刘表不救汉亡，而高帝之祀后曹氏而斩者，犹豫州也。故诗曰：“宗子维城。”岂虚也哉？

乃昭宗聚群宗子使领亲兵而任之，卒以陷之死地，至于哭呼宅家而莫之能救，宗子尽而身随以弑，国随以亡，岂天厌李氏而不足以动天下之心乎？朱邪、存勖以异类，徐知诰以不知谁氏之子孙，冒宗支而号召以兴；然则李氏之裔仅有存者，人心未尽忘唐也。而骈死凶刃，至于卒斩，则昭宗实使之然，而非宗子之不可任也。任之已晚，而抑非其地也。

树宗子于四方，各有所据以立基，而即用其人，人皆为我用也，则成败不可知，抑此仆而彼起。刘虞死于燕，刘琮降于楚，而先主可兴于蜀；南阳王败死于陇右，而元帝可兴于吴。昭宗不早图此，而待分崩孤立之日，合聚诸王于孤城，拥乌合之罢民，号令不出于国门，以与封豕长蛇争生死，一败而歼焉，李氏安得有余烬哉？盖至是而欲众建之方隅，以与王室相维系也，难矣。

僖宗之自蜀返也，天下虽已割裂，而山南、剑南、河西、岭南犹王土也；西川虽为逆奄之党，而车驾甫旋，人犹知有天子。于斯时也，择诸王之贤者分领节镇，收士民、练甲兵、以为屏翰，尚莫之能御也。至于昭宗之世，王建据西川矣，王潮据剑南矣，刘隐据岭南矣，成汭、周岳、邓处讷先后分有荆南及湖南矣，河西为邠、岐所阻，不能达矣。即欲散置诸王为牧守，以留李氏子孙不绝之系，不可得矣。不予之以兵，则落拓民闲而降于编氓；予之以兵，则召祸不戢而阖室芟夷。时非可为，地无足恃，其不如赐姓之夷族、冒宗之庶姓，犹堪以虚号诧天潢而自帝自王也，必矣。读史者所为览存勖、知诰之称唐，而重为李氏悲也。

【七】

两国相距，而介其闲者输敌情以相告，唯智者为能拒之；闇于计者，倚之为耳目，则大害伏于左侧而不知。夫于我无大德，于彼无大讎，而蹈危机以与

人胜败安危之大故，不虑其泄而祸必及己也，此则何心，不待再计，知其动于利而已矣。利者，无往而不得者也。奸人窥之而知其微，因而持之而得其妙，利在此，则输彼之情以与此，利在彼，则输此之情以与彼，反掌之闲而已。而不但然也，方其输彼情于我，即可得我情而输于彼。必其输我之情于彼，而后得彼之情以输于我。操之纵之，阳之阴之，可以立小信，可以谄先几，浮弋而获以饶功，夸大其辞、容易其谈以诱引，微示以利，而导敌以实其言，于彼无怨，于此无罪，悠然于凶危之地而无所忌畏。如是者，得利于我，而即得利于彼。一挑一引，迷乱人之大计，以迄于危败。乃其利则已两得之矣。此不待再计而知者也。

言兵者曰“知彼知己”。恃吾之知而已。其大势如此，其要归如此耳，恶用此啜嚅耳语、乍惊乍喜者哉？是以智者坚拒之，而不使乱我之耳目。自非怀忠感德、得当而为内应者，与夫猝至不期问而答者，勿容听也。此两敌相距、勿贰尔心之枢要也。而中国之用夷也，为尤甚焉。与为难者一夷也，介于其侧、伏而未动者又一夷也，则且两持其命而盍我以效顺之忱。实欲倾我而姑与我通以市利于彼，闲输彼浮薄之情以坚吾之信。我进则老之，我守则诱之，我大败而不能责彼之相误。至愚者谄为秘密之机而自矜外助，卒之小以残我边疆，大则害及宗社。古今之庸主闇臣、堕其阱中者，败亡相积，而倾覆之后，徒增追论之痛哭。使能早却其游词而绝之，岂至是哉？

于是而王建之识，不可及矣。黎、雅三部浅蛮岁赐缯帛，使覘南诏蛮，反取赂南诏，诃我虚实，建绝其赐而斩部将之与蛮交通者，自此群蛮戢服，而终五代以迄宋，南诏不入寇扰，皆建之善谋善断以窒乱源也。

呜呼！岂徒守边御夷、阻关拒敌者之宜然哉？君有不听令之臣，父有不若训之子，上有交相搆之友，顺则绥之，逆则折之，存乎情与理而已。宵小居中，乘吾恶怒以居闲，而发其隐慝以相告者，皆乐人之祸以取利者也。且此暮彼，递相调扇，固无恒也。以此而贼恩酿祸，如陈侯溺之于公子招、隋文帝之于杨素，身死其手，而犹以为忠者，古今相积，不可胜道。则拒塞游说以一军心，岂徒将兵者之宜然？而瑱纆以塞耳目，又岂徒为君父者之当慎哉！

【八】

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威服天下，自桓、文始。曹操袭其迹，因以篡汉，二袁

、吕布、刘表不能与之争，此奸雄已试之成效，后起者所必袭也。乃克用连兵入寇，朱温方搆难徐、郢而不问；王行瑜、韩建、李茂贞劫逐天子，朱温坐视而不恤；李克用既讨平之，乃听盖寓之言，不入见而还镇；李茂贞犯顺，昭宗如华州，困于韩建，全忠在汴，扣关以奔驾也甚易，而方南与杨行密争，不一问也；及刘季述以无援之宦竖废天子幽之，崔胤召温以入，而尚迟回不进，让复辟之功于孙德昭；克用则方治城自保，而念不及此。何此二凶者，置天子于三数叛人之手，不居之以为奇货；而善谋如盖寓，亦不能师荀彧之智，以成其主之篡夺；岂其智之未逮而力之不能也与？

天下之理，顺逆而已。顺者，理之经也；逆者虽逆，而亦有逆之理焉。沂危滩而上者，楫折牵绝而可济，以其所沿之流，犹是顺流之津也。夫桓、文之津，岂温与克用之所可问哉？桓、文定王嗣，反王驾，北讨戎，南服楚，通诸侯之贡于周京，故召王受锡而诸侯敛衽，诚有以服天下之心，固非温、克用之所可企及已。

即若曹操，奋起以讨董卓，几捐生于荥阳，袁绍、韩馥欲帝刘虞，而坚于西向，退居许下，未尝敢以一言忤天子也。献帝为李、郭诸贼所逼，露处曹阳，然一夫耳，汉室群臣救死不遑，而奚问天子？董承、杨奉微弱，而徒然骄蹇，操以礼奉迎，使即一日之安；虽心怀逆节，而所循之迹，固臣主之名义，是逆而依理之顺以行，以其初未有逆也。

李克用以异类而怀野心，父子承恩，分受节钺，忽动刘渊之逆志，起而据云中以反。既败而走，结鞬鞞以窥中国，幸黄巢之乱以阑入，寸效未展，先掠河东，黄巢困蹙已极，薄收收复之绩，结王重荣以拊长安之背，流矢及于御座，公为国贼而莫之忌。其偶胜岐、邠斩行瑜也，天下固知其非为国讨贼而只以自雄也。乃欲袭义以奉天子、制雄藩，立败之术耳。盖寓知而止之，克用亦自知其非曹操矣。

朱温则盗耳，王铎无识，而假之以权，掠击自擅，无丝发之功于唐室。若令遽起乘危，握天子于股掌，天下群起而攻之，曾王行瑜、韩建之不若也。故温自知其不可，而李振、敬翔亦不以此为之谋。假义者，必有在己之义可托；身为叛贼之魁，负大不义于海内，而奚托哉？故唯坐待人之亡唐而后夺之，其志决也。

以势言之，温与克用所亟争者，河北也。河北归汴，则扼晋之吭；河北归晋，则压汴之脊。刘仁恭、王镕、罗弘信、李罕之、朱瑄、朱瑾、横互于其闲，温屡败矣，克用则危矣。藉令竭全力以入关中而空其巢穴，温入长安，则克用会河东以牵河北，渡河以捣汴，而温坐毙。克用入长安，则温率雒、蔡、山南以扣关，而燕、赵、魏、潞捣太原以拔其本根，而克用立亡。义不可假，名无可尸，而抑失形势以自倾，故皆知其不可。且畜力以求功于河北，置孤危之天子于狡竖奄人之手，使促之以亡而后收之。是以刘季述之逆，温且迟回不进，朱温之篡弑，李克用不兴缟素之师。温利克用之逆，克用亦利温之弑，其情皆穿窬也。岂徒不能托迹桓、文哉？曹操之所为，抑其不能以身任之者也。故崔胤已为内主，李振谏使人讨，温尚聊遣蒋玄晖因胤以谋，而自引兵向河中，置长安于缓图，如此其不遽也。然且篡唐而仅得天下八九之一，不十年而遽亡。不能如曹操，则固不能如其雄峙三分而传之数世也。

至仁大义者起，则假仁假义者不足以动天下，商、奄之所以速灭也。无至仁大义之主，则假仁义者犹足以钳制天下，袁绍之所以不能胜曹氏也。至于欲假仁义而必不得，然后允为贼而不足与于雄杰之数，视其所自起与其所已为者而已。以曹操拟桓、文，杜衡之于细辛也；以朱温李克用拟曹操，瓦砾之于砒砒也；此其不可强而同者也。

【九】

李克用按兵自保，大治晋阳城堑，刘延业谏其不当损威望而启寇心，克用赏以金帛，而修城之役不为之辍。夫自处于不亡之势，以待天下之变，克用之处心择术，以此为谋久矣。其明年，朱温果陷泽、沁、潞、辽，直抵晋阳城下，攻不能克而返。克用知温之志，固思灭己而后篡唐，抑知温之所急者在篡唐，固不能持久以敝我也，城坚不可拔，而温且折矣。

李茂贞之劫驾，温篡之资也；温挟主以东而篡之，克用之资也。幸之以为资，而克用之为谋也尤固。身既数为叛逆，不能假存唐之名以利于篡；威望未张，又不能尸篡唐之名以召天下之兵；迟回敛翼，置天下于不问，以听其陆沈，而可谢咎以持温之短长，克用之狡也。然至是而克用为稍循于理矣。修守备、休士卒以自彊，而纳李袭吉之言，训兵劝农，以立开国建家之本，则不但李茂贞、韩建辈之所弗逮，朱温亦远出其下矣。训兵务农者，图王之资也；修城治堑者，保国之本也；刘延业恶足以知之？而曰“宜扬兵以严四境”。枵于内

而张于外，亡而已矣。

然而克用之赏延业者，何也？其自保以观变之心，不可令部曲知之；知之则众志偷矣。延业能为夸大之言，以作将士之气，故赏之以劝厉士心，此克用之所以狡也。己不然，而怒之；己所然，而喜之；则庸人之所以危亡也。

【一〇】

王抟之为相也，以明达有度量见称于时，观其进言于昭宗者，亦正大明愷而有条理，似有陆敬輿之风焉。呜呼！唐于是时，敬輿在，亦必不欲居密勿以任安危，不能也，故不欲也，而况于搏乎？

德宗多猜而信谗矣，然遇事能思，不至如昭宗之轻躁以无恒也。德宗之廷，奸佞充斥矣，然心存固宠如卢杞、裴延龄耳，不至如张、崔昭纬、崔胤之外结疆藩以鬻国也。德宗之侧，宦竖持权矣，然恶正导欲如霍仙鸣、窦文场耳，不至如刘季述、韩全诲之握人主死生于其掌也。德宗之叛臣，交起纵横矣，然蹶起无根如朱泚、李希烈耳，不至如朱温、李克用之植根深固必于篡夺也。而德宗抑有李晟、浑瑊、马燧之赤心为用，故李怀光虽叛，不敢逼上而屏跡于河中；而昭宗则无人不起而劫之，曾无一旅之可依也。夫时异而势殊，既如此矣。然则敬輿而处昭宗之世，君笃信之，且不能救唐之亡，况搏之于敬輿，其贤愚之相去，本非等伦，不可以言之近似而许之也乎！

敬輿之为学士筦中制也，一言出，一策行，中外翕然以听，卢杞之奸，莫之掣曳，岂徒其言之得哉？有以大服其心者在也。搏之筦仕不知几何时，而一旦跻公辅之列，天下初不知有其人，则素所树立者可知；德不如也，则威不如矣。敬輿于扶危定倾之计，规画万全，上自君心，下达民隐，钱谷兵刑、用人行法、皆委悉其条理，取德宗之天下巨细表里，一一分析而经理之。而搏则唯一计之得耳，其曰“宜俟多难渐平，以道消息”，是已。顾问多难何恃以渐平，则道亦穷矣；才不如也，则权不如矣。敬輿之得君也至矣，然逐卢杞、吴通玄而敬輿仍守学士之职，匪直让邺侯于首揆已也，并窦参、董晋而不欲躡居其上。搏德威不立，才望不著，一旦而立于百僚之上，于时天子虽弱，而宰相犹持天下之权，逆臣且仰其进止，固有恩怨交加、安危系命之钜责焉；不揣而遽任之，与顽鄙无藉之李谿、朱朴旅进而不惭，是亦冒昧荣名、不恤死辱者耳。以视敬輿之栖迟内制、不易爰立者何如？节不如也。节不如，而以任扶危定倾之大计，“负且乘，致寇至，盗思夺之，”凶，其可免乎？

人臣当危乱之日，欲捐躯以报主，援亡国而存之，抑必谨其进退之节，不苟于名位。而后其得也，可以厌服奸邪之心；即其不然，身死国亡，而皎然暴其志行于天下。今置身其列，凝目而视之，居此位者，非崔胤之逆，则朱朴辈之蝇营狗苟者，而屑与之并立于台座哉？且即其言而论之，以止昭宗之躁率，置宦寺于缓图，昭宗弗听，惑于崔胤以召祸，搏乃伸其先见之明耳。然令如搏之言，养宦官之奸，姑任其恶，又将何所底止邪？激李克用之反者，田令孜也；成韩建之恶、肆囚主之凶者，刘季述也；通李茂贞以劫驾者，韩全诲也。至此时，而宦官与外镇逆臣合而相寻于祸乱，唐不亡，宦官不自趋于杀尽而不止，安得有外难平而以道消息之日乎？其言似也，而又验。虽然，抑岂有可采之实哉？

【一一】

唐之将亡，无一以身殉国之士，其韩偓乎！

偓之贬也，昭宗垂涕而遣之，偓对曰：“臣得贬死为幸，不忍见篡弑之辱。”斯闻者酸心、见者裂肝之日也。而偓不仰药绝吭以死于君侧，则偓疑不得为捐生取义之忠矣。然而未可以责偓也，君尚在，国尚未亡，无死之地；而时方贬窜，于此而死焉，则是以贬故死也，匹夫匹妇之婞婞者矣。

偓去国而君弑，未几而国亡，偓之存亡无所考见，而不闻绝粒赴渊以与国俱逝，此则可以死矣，建文诸臣，所以争光日月也，而偓不逮。乃以义审之，偓抑可以无死也。伪命不及，非龚胜不食之时，而谢枋得卖卜之日也。湮没郁抑以终身，则较家铉翁之谈经河上为尤遂志耳。纒亡而箕子且存，是亦一道也。

人臣当危亡之日，介生死之交，有死之道焉，有死之机焉。蹈死之道而死者，正也；蹈死之道而或不死者，时之不偶也；蹈死之机而死者，下愚而已矣。

昭宗反辟，刘季述伏诛之谋，偓与赞焉，蹈死之道一也。工抟请勿听崔胤之谋，杀宦官以贾祸，胤怒而诬杀之；偓为昭宗谋，亦云“帝王之道，当以重厚镇之，此曹不可尽诛以起祸”，其忤胤也与抟同，蹈死之道二也。韦贻范求

宦官与李茂贞，起复入相，命偃草制，偃坚持不草，中使曰：“学士勿以死为戏。”茂贞曰：“学士不肯草制，与反何异？”蹈死之道三也。从昭宗于播迁幽辱之中，白刃之不加颈者一线耳，而守正不挠，季述不能杀，崔胤不能杀，茂贞不能杀，非偃可取必于凶人之见免也，偶然而得之也。乃偃之终不蹈死之机，则爱其生以爱其死，固有超然于祸福之表者也。

姚洎之将入相也，谋于偃，而偃告以不就，为人谋者如是，则自为之坚贞可知矣。苏捡欲引为相，而怒曰：“君柰何以此相污！”昭宗欲相之，则荐赵崇、王赞以自代。其时之宰相，皆汴、晋、邠、岐之私人，树以为内主者也。权虽倒持于逆藩，而唐室一即一离之机犹操于宰相，尸其位，则已入其彀中，而奸贪之小人趋入于阱中，犹见荣焉，此所谓死之机也。偃惟坚持必不为相之节，抑知虽相而无救唐亡、祇以自危之理；且知虽不为相而可以尽忠，唯不为相而后可以尽忠于主之势。故晋人不疑其党汴，汴人不疑其党岐，宦官不疑其附崔胤，胤不疑其附宦官。立于四虚无倚之地，以卫孤弱之天子而尽其所可为，疑忌浅，怨毒不生，虽茂贞且媿曰：“我实不知书生礼数。”而恶亦息矣。此其可生、可死、可抗群凶而终不蹈死之机者也。

无死之机，是以不死；履死之道，是以不辱。若偃者，其以处危亡之世，诚可以自靖焉矣。其告昭宗曰：“万国皆属耳目，不可以机数欺之，推诚直致，日计不足，岁计有余。”其奉以立身也，亦此道也夫！

【一二】

宰相数易，则人皆可相，人皆可相，则人皆可为天子之渐也。宰相之于天子，廉陞相躐者也，下廉夷而上陞亦陵。唐高宗用此术也，以轻于命相，故一妇人谈笑而灭其宗祀，替其冢嗣，裴炎、传游艺夷之，武三思、承嗣因而陵之，相因之势也。高宗承全盛之宇，戴太宗之泽而不保其子，况昭宗当僖宗丧败之余，疆臣逆奄交起相乘之世乎？

自龙纪元年至唐亡天祐三年，凡十九岁，而张、孔纬、刘崇望、崔昭纬、徐彦若、郑延昌、杜让能、韦昭度、崔胤、郑綮、李谿、陆希声、王搏、孙偃、陆扆、朱朴、崔远、裴贽、王薄、裴枢、卢光启、韦贻范、苏捡、独孤损、柳璨、张文蔚、杨涉，或起或废者二十七人，疆臣胁之，奄人制之，而朝廷不能操黜陟之权，固矣；抑昭宗轻率无恒，任情以为喜怒，闻一言之得，而肝胆

旋倾，幸一事之成，而营魂不定，乃至登进可惊可愕之人，为天下所姗笑，犹自矜特达之知，覆无余，而犹不知悔，其识闇而自用，以一往之情为爱憎，自取灭亡，固千古必然之债轨也。

抑就诸人言之，人之乐居尊位者，上之以行其道，次之以成其名，其下则荣利之足耳。当高宗之世，天下方宁，而宰相尊。名之所归，利之所擅，贸贸然群起而相凌夺以覬得，鄙夫之情类然，无足怪者。自僖宗以来，天子屡披荆榛，两都鞠为茂草，国门之外，号令不行，虽有三台之号，曾无一席之安，计其恫喝涂人而招纳贿赂者，曾不足当李林甫、令狐绹之谦从，不安而危，不富而贫，其尊也，藩镇视之如衙官，其荣也，奄宦得加以呵詈，一旦有变，则天子以其颈血而谢人，或杀或族，或斥远方而毙于道路。此诸人者，稍有识焉，何乐以身试沸膏之鼎而思霑其滴沥乎？故苏捡欲经营韩偓入相，而偓怒曰“以此相污”，诚哉！其污也。而一时风会所淫，如饮莨菪之酒，奔驰恐后，而莫之能止，前者殊死，后者弹冠，人之无良，亦至是哉！

呜呼！士贵有以自立耳。无以自立，而寄身于炎寒之世局，当塾教之始，则以利名为鹄矣；当宾兴之日，则以仕宦为津矣；一涉仕宦之涂，进而不知所终，退而无以自处，则紫阁黄扉，火城堂食，人拟为生人之止境；而自此以外，前有往古，后有来今，上有高天，下有厚地，仰有君父，俯有黎民，明有名教，幽有鬼神，凡民有口，妻子有颜，平旦鸡鸣，有不可自昧之惻隐羞恶，皆学所不及，心所不辨，耳闻之而但为声响，目见之而但为文章，漠不相关，若海外三山之不我即也。呜呼！士若此，而犹不以宰相为人生不易得之境，鼎烹且俟之崇朝，鼎食且饶于此日，其能戒心戢志如韩偓者，凡几人也？世乱君昏，正其逞志之日，又何怪焉？世教衰，民不兴行，天下如狂，而国以亡、君以屠、生民以殄。是以先王敦廉耻、尚忠孝、后利先义，以养士于难进易退之中，诚虑周而道定也。

【一三】

昭宗为朱温所劫迁，流离道左，发闲使求救于李克用、王建、杨行密，是垂死之哀鸣，不择而发，惟足悲悼而已。夫三镇者，其可以抗朱温遏其篡弑之恶而责以君臣之大义者乎？使三镇犹然唐之臣子，而兵力足以胜温也，则温亦不敢遽图凶逆；王行瑜、李茂贞、韩建之无成，温稔知之，故迟回而待之今日，则熟审彼己之形势，目中已无三镇，知唯予志而莫违矣。

克用而可抗温邪，岂一日忘温者？昭宗尝和解之而不听，而况有言之可执，卷甲疾趋，岂待闲诏之求援乎？克用于时方修城堑，保太原、泽、潞、邢、洺之不遑恤，其必不能踰太行以向汴、雒，明矣。王建北倚剑阁，东扼瞿唐，乘人之所不争，据险以自存，身未习百战之劳，而所用者两川之土著，不能出穴以斗者，如之何其能与疆暴之朱温争生死也？杨行密虽尝挫温矣，而舟楫之利，失水则困，故仅可以保江、淮，而不能与骑步争逐于平野；新得朱瑾兖、郟之余众，骑兵稍振，而瑾又温所鱼肉之残耳；且使出汝、毫而西讨，钱镠乘其东陲，马殷乘其南界，田頔之徒又从中而讧，进不利而退失守，为温之擒而已。是三镇之力不足以进取为昭宗而兴师也，明矣。

抑以君臣之义责望三镇，夫三镇又何足以言哉？克用之思夺唐，其与朱温先后之闲耳，委唐之亡于温，以嫁不道之辜，而已徐起以收之，克用之怀挟久矣；浸令其力可任，假密诏以兴师，胜温而挟天子，亦温之于茂贞也，况乎其处心积虑之固不然也。王建得蜀，而早有公孙述、刘备、李特之全局在其意中，羈縻于唐，不敢先发以招天下之弹射耳；其逼顾彦晖逐韦昭度而走之，逆节已著，昔固尝托勤王之名而阳出兵以掠地，非李茂贞阻之，则乘长安之虚而收洮、巩，临秦、凤以称西帝，岂复于唐有源本之思，以效桓、文之勤乎？

克用狄也，王建奄宦之私人也，不足援名教以望之，所固然矣。然昭宗妄亿而号呼，犹有说也。沙陀承恩三世，李国昌起骑将而分节钺，克用逋逃朔漠，赦其族诛之辜，而赐以国姓；王建随驾奔蜀，负玺以从，艰难与共之君臣，亲若父子；则克用、建自逆，而唐固笃恩义以为之君，当危急之秋，迫而呼之，非过望也。

若夫杨行密者，于昭宗何有哉？高骈据千里之腴壤，一矢不加于贼，而坐拥富贵，土芥其人民，使无所控告，毕师铎、秦彦、孙儒竞起争夺，血流盈壑，弥望蒿莱，唐弗能问也。行密足未尝履王都，目未尝见宫阙，起于卒伍，无尺寸之诏可衔，削平之而抚仅存之生齿，是草泽崛起，无异于陈胜、项梁之于秦也。霸局已成，唐不能禁，授以爵命而姑为维系，其君臣之义，盖已浅矣。天下已非唐有，而人民必有恃以存，力捍凶锋，保江、淮之片土，抗志崛起，独能不附逆贼，甘奉正朔，如王师范、罗绍威、韩建之所为，亦可谓之丈夫矣。唐一日未亡，行密一日不称王，而帝制赏罚之事，听命于朝，循分自揣，安于其位，而特不屑臣服于逆贼之廷，亦可谓之不妄矣。唐何德以及行密

，而望其为郭子仪、李晟之精忠，以抵触凶人争一线之存亡哉？

如曰溥天率土，义不可逃也，汤、武且有惭德矣。项羽不弑怀王，汉高岂终北面？行密保境息民以待时变，唐可再兴，则为窦融；唐不可兴，则为尉佗；而但不为梟獍之爪牙，斯已足矣。既不可以君臣之义苛求其效死，而昭宗又奚望其援己哉？

故三镇者，无一可倚者也。昭宗先无自固之道，祸至而周章，“谓他人昆，亦莫我闻，”势之所必然者也。屠门之悲号，不如其瘖矣。

◎昭宣帝

【一】

嬴政坑儒，未坑儒也，所坑者皆非儒也；朱温杀清流，沈之河，未杀清流也，所杀者非清流也。信为儒，则嬴政固不能坑之矣；信为清流，则朱温固不能杀之矣。

温诚诛锄善类不遗余力，而士大夫无可逃之彀中邪？乃于韩偓弗能杀也，于司空图弗能杀也，于郑縈亦弗能杀也；又下而为梁震、罗隐之流，且弗能杀也。凡此见杀者，岂以身殉国而与唐偕亡者乎？抑求生于暴人之手而不得其术者耳。天下不知其谁氏之士，天子不知有几日之生；情逆而恣杰者，腥臊之臭味逼人；无赖而充班行者，醉梦之眉目疑鬼；犹且施施然我冠子佩，旦联缀以充庭，夕从容而退食。若此之流，谓之清也，则谁复为浊流邪？

朱温为之主，李振为之辅，必杀矣；明天子在上，贤执法在列，亦未可贯而弗诛也。游于浊而自炫其清，斯所谓“静言庸违”者，四裔之投，其可宥乎？而欧阳永叔谓裴枢等惜一太当卿不与伶人，使其不死，必不以国与人，过矣。

晋、宋、齐、梁之护门第，唐人之护流品，其席荣据要之习气耳。门第流品横亘其肺肠，而怙众以喧呶，仰不知有君父，俯不知有廉隅，皆此念为之也。王谧解玺绶以授桓玄，不欲自失其华族耳。枢等不死，劝进朱温者，岂待张文蔚、杨涉哉？但使不失其清流之品序，则人人可奉之为天子矣。忠孝之存去，名位之重轻，则清浊之大界也，非永叔之所知也。

【二】

疆国非安天下之道，而取天下之疆摧残之、芟夷之、以使之弱，则天下之乱益无已。故养天下之力于不试，不见其疆而自不可弱者，王道也；国方弱而张之，相奖以武健而制之以其方，使听命者，霸功也；因其疆而疆之，莫之能戢而启其骄，乱之所自生也；畏其民之疆而摧之夷之，乃至殄灭之以使弱，则既以自弱而还以召乱，无疆无弱，人皆可乱，则天下瓦解而蜂起以相残，祸之最烈者也。

战国之疆也，天下以乱。嬴政恶其疆而思弱之，既弱六国之众，并弱其关内之民，销其兵刃，疲以力役，疆者虔刘殆尽，而耨鉏棘矜之徒以起，椎埋黥配之夫，尸王号而长吏民，天下一无可畏而皆可畏矣，民乃争趋于死而莫之救矣。

唐之乱，藩镇之疆为之也。藩镇之疆，始于河北，而魏博为尤，魏博者，天下疆悍之区也。自光武用河北之兵以平寇乱，逐屯兵黎阳，定为永制，而东汉以疆。故其民习于疆而以弱为耻，天下资之以备患。垂及于唐，上未加以训练，而骁桀之习，未尝替也。然亦何尝为天下患哉？安、史之平，代宗不能抚有，田承嗣起而收之以自雄，为藩镇之戎首。幽、燕、沧、冀、兖、郢、淄、青之不逞，皆恃魏博之疆，扼大河以互塞河南而障蔽之，田兴一受命，而河北瓦解，其为天下重久矣。广明以后，黄巢横行天下，而不敢侧目河朔，恃此也；汴、晋交吞以窥唐室，而王镕、刘仁恭既不敢南向以争天下，抑不至屈于汴、晋而为其仆隶，恃此也。罗绍威以狂駮竖子听朱温之虫，一夕而坑杀牙兵八千家，于是而魏博为天下弱，天下蔑不弱也。

呜呼！岂徒绍威之自贻幽辱危亡也哉？天下之一治一乱也，其乱则上激下之怒而下以骄，骄气僨张，无问疆弱也，疆者力足以逞而怨愤浅，弱者怨毒深，藻聚萍散，不虑死亡，以姑尝试其诱张，而蜂起以不可遏。诗云：“无拳无勇，职为乱阶。”唯无拳勇者之乱，乱不可弭也。有疆者以制其左右，则犹有惮焉。天下胥弱，而骄固不可戢也。无藉以兴，旋灭而旋起，既无所惮，何人不可蹕跃以为难哉？

故自魏博牙兵之歼也，而朱温之计得。于是一时割据之雄，相奖以为得计，日取天下智计勇猛之将吏军卒而杀之，唯恐疆者之不尽也。故迨乎温、存勗

交争之世，而天下皆弱。蹶然而起者，猝然而仆，不能一朝自固也。胥天下而皆弱矣，勿待疆者之骄，而弱者无不骄也。于是而割天下而裂之，苟有十姓百家可持白梃、张空拳者，皆弃耒耜以誼呼。高季兴、孟知祥、王延政、董昌、刘葵、钟传、马希萼、雷满、张文表、危全讽之琐琐者，翦妇人之衣绣以为鞞鞞，伐空山之曲木以为戈矛，或以自帝，或以自王，或以自霸。而石敬瑭羸病之懦夫，刘知远单寒之孤雏，且然宅土中以称元后。呜呼！勿论其不足以君也，抑勿论其不足以霸也，即与群盗齿，曾不足与张角、齐万年、方腊争雄长，皆无惮而自诧为刘、项、孙、曹也。风淫草靡，乃进契丹而为君父，弱天下者之召乱于无已，固如是夫！

“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”文王之仁也，且求武夫于中林中逵之下，曾是抚有果毅疆御之众，而可屠割俾尽，以启不量力者之骄悖乎？绍威之愚，朱温之惨，不足诛也。天有大乱之数，疆者先殁焉，匪寇匪讎，杀之若将不及，亦衰气之使然与！

【三】

昭宗虽暗不足以图存，而无淫虐之慝足以亡国。朱温起于群盗，凶狡如蛇虺，无尺寸之功于唐，而夺其三百年磐石之社稷。乃盈天下世胄之子，荐绅之士，建牙分阃之帅，无有一人感愴悲愤、不忍戴贼以为君者，而独得之丁会。会之帅泽潞也，温胁昭宗授之旌节，则固温之私人，而于昭宗无恩礼之孚、倚为腹心者也。帅昭义者六年，温拔潞州而授之，乃闻昭宗凶问，帅将吏缟素流涕，幸李嗣昭之来攻，而降河东，曰：“虽受梁王举拔之恩，诚不忍见其所为。”盖汉、宋之亡，忠节不胜书，而唐之亡也，唯此一土耳。

或曰：克用亦唐贼也，去温而即克用，奚愈焉？

曰：会于此时无可归矣。以独力而思讨贼，昭宣帝刀俎之余肉，无能辅矣。保境以自固，汴、晋夹焉，而必不可以终日，则兵民且殁于凶人之刃。乃在温篡弑未成之日，则克用之去温也无几，在温弑主之后，则克用犹未有此滔天之逆，而相依以自全焉可矣。不北面以推戴弑君之贼、为佐命之勋臣，而身亦可以无辱矣。项羽杀韩王，而张良归汉。韩王不死于项羽，汉抑岂能分天下以王韩者？归其为我报君父之讎者，则虽不能存我故国，而志亦可以伸。况乎篡弑之贼，覆载不容之大憝，虽有其心，未有其事，君子可许其改而弗亟绝之

，则克用可归，会亦舍此而奚归乎？知有君而为之哀，知其贼而不为之臣，天下无君，而聊以谢党逆之罪，志士忠臣之处此，亦如是而已。唐之亡，盈天下而唯一土也，会奚让焉？

卷二十八

◎五代上

合称五代者，其所建之国号，皆不足称也。朱温，盗也，与安禄山等，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刘知远，沙陀三部之小夷，郭威攘窃无名，故称名。周主荣，始不与谋篡逆，受命为嗣，而有平一天下之志，故称周主，愈于夷盗之流，要之皆不足以为天子。

称五代者，宋人之辞也。夫何足以称代哉？代者，相承而相易之谓。统相承，道相继，创制显庸相易，故汤、武革命，统一天下，因其礼而损益之，谓之三代。朱温、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之琐琐，窃据唐之京邑，而遂谓之代乎？郭威非夷非盗，差近正矣，而以黥卒乍起，功业无闻，乘人孤寡，夺其穴以立，以视陈霸先之能平寇乱，犹奴隶耳。若夫朱温，盗也；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刘知远，则沙陀犬羊之长也。温可代唐，则侯景可代梁、李全可代宋也；沙陀三族可代中华之主，则刘聪、石虎可代晋也。

且此五人者，何尝得有天下哉？当朱温之时，李克用既与敌立，李茂贞、刘仁恭、王镕、罗绍威亦拥土而不相下，其他杨行密、徐知诰、王建、孟知祥、钱鏐、马殷、刘隐、王潮、高季兴，先后并峙，帝制自为，分土而守，虽或用其正朔，究未尝奉冠带、祠春秋、一日奔走于汴、雒也。若云汴、雒为王者宅中出治之正，则舜、禹受禅，不仍陶唐之室，汤、武革命，不履夏、商之都，而苻健、姚兴、拓拔宏奄有汉、晋之故宫，将以何者为正乎？倘据张文蔚等所撰之玉册，而即许朱温以代唐，则尤奖天下之逆而蔑神器矣。

且夫相代而王天下者，必其能君天下而天下君之，即以尽君道也未能，而志亦存焉。秦、隋之不道也，抑尝立法创制，思以督天下而从其法令，悖乱虽多，而因时救弊者，亦有取焉。下至王莽之狂愚，然且取海宇而区画之，早作夜思，汲汲于生民之故。今石敬瑭、刘知远苟窃一时之尊，偷延旦夕之命者，固不足论；李克用父子归鞬鞞以后，朱温帅宣武以来，覬觐天步，已非一日，而君臣抵掌促膝、密谋不辍者，曾有一念及于生民之利害、立国之规模否也？所竭智尽力以图度者，唯相搏相噬、毒民争地、以逞其志欲。其臣若敬翔、李振、周德威、张宪之流，亦唯是含毒奋爪以相攫。故温一篡唐，存勖一灭温

，而淫虐猥贱，不复有生人之理，迫胁臣民，止供其无厌之求，制度设施，因唐末之稗政，而益以藩镇之狂为。则与刘守光、孟知祥、刘葵、王延政、马希萼、董昌志相若也，恶相均也，纭纭者皆帝皆王，而何取于五人，私之以称代邪？初无君天下之志，天下亦无君之之心，燎原之火，旋起旋灰，代也云乎哉？

必不得已，于斯时也，而欲推一人以为之主，其杨行密、徐温、王建、李昇、钱鏐、王潮之犹愈乎！尚有长人之心，而人或依之以偷安也。

周自威烈王以后，七国交争，十二侯画地以待尽，赧王纳土朝秦，天下后世固不以秦代周，而名之曰战国。然则天祐以后，建隆以前，谓之战国焉允矣，何取于偏据速亡之盗夷，而推崇为共主乎？中国不可无君，犹人不可无父也。孤子未能克家，固无父矣，不得晋悍仆疆邻而名之曰父。是以有无父之子，有无君之臣民。人之彝伦，天之显道，不可诬也。

宋之得天下也不正，推柴氏以为所自受，因而之，许朱温以代唐，而五代之名立焉。名不可以假人，天下裂而不可合，夷盗窃而不可纵，夺其国号，该之以五代，聊以著宋人之滥焉云尔。

【二】

夷狄以劫杀为长技，中国之御之也以信义。虽然，岂易言哉？获天之祐，得人之助，为天下君，道周仁至，万方保之，建不试之威，足以服远，于是奋赫然之怒，俘系而殄灭之，弗能拒也，乃可修信义以绥之，任其来去而与相忘，弗能背也。李克用之在河东，奚足以及此哉！

沙陀之与契丹，犹之于鹿也，捷足者先耳。阿保机背七部更代之约而踞汉城，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窥唐室，其以变诈凶狡相尚，又相若也。素所怀挟者无以相踰，而克用为李可举所挫，投命鞅鞞，素为殊族所轻，威固不足以相制。阿保机帅三十万之众以来寇，目中已无克用，克用与之连和，力屈而求安耳。克用短长之命，阿保机操之，而东有刘仁恭与为父子，南有朱温遥相结纳，三雄角立，阿保机持左右手之权，以收其垄断之利，以其狡毒，不难灭同类世好之七部，而何有于沙陀之杯酒？当是时，朱温疆而克用弱，助温以夹攻克用，灭之也易，助克用以远攻温，胜之也难，克用乃欲以信结之，约与灭温

，直一晒而已。契丹于时未可得志于河东，姑许之而弗难旋背之，克用乃曰：“失信夷狄，自亡之道。”拒谋臣之策，不擒之于酣饮之下，何其愚也！

阿保机初并七部，众心未固，德光孤雏耳，突欲闇弱而莫能为主，阿保机死，则七部各怀其故主，分析以去，而契丹之势衰，李从珂、石重贵之败亡不速，赵宋无穷之祸亦以早捐，岂非中华之一大幸与？以克用之机变雄桀，而持老生之常谈，假帝王之大义，以成乎三百余年中原之毒螫，意者其天邪？不然，何其愚也！

以帝王之惇信义也，三苗来格矣，舜必分北之；昆夷可事矣，文王必拒駮之；东夷既服矣，周公必兼并之；未尝恃矜矜以姑纵也。晋文公弃楚之小惠，败之于城濮，而春秋大之，宗周以安，宋、郑以全，所繇异于宋襄远矣。故曰：夷狄者，欺之而不为不信，杀之而不为不仁，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。以一夫擒之而有余，举天下之全力经营二百余年而终不克，无可归咎，而不容已于重惜，故曰：意者其天也。不然，克用之狡，岂守老生之谈、附帝王之义者哉？

三士之不幸，生乱世之末流，依于非所据之地，以保其身，直道不可伸也，而固有不可屈者存。不可伸者，出而谋人之得失也；必不可屈者，退而自循其所守也。于唐之亡，得三士焉。罗隐之于钱镠，梁震之于高季昌，冯涓之于王建，皆几于道矣。胥唐士也，则皆唐之爱养而矜重者也。故国旧君燿灭而无可致其忠孝，乃置身于割据之雄，亦恶能不小屈哉？意其俯仰从容于幕帘者，色笑语言，必有为修士所不屑者矣！以此全身安士，求不食贼粟而践其秽朝已耳。至于为唐士以阅唐亡，则幽贞之志无不可伸者，镠、建、季昌亦且媿服而不以为侮，士苟有志，亦孰能夺之哉？

冯涓尚矣！为建参佐，抗建称帝之妄曰：“朝兴则未爽臣节，贼在则不同为恶。”迪建以正，而以自守其正也。建不从，而杜门不出，建弗能屈焉，则其素所树立有以服建者深矣！

梁震无能规正季昌使拒贼而自立，非震之计不及此也，季昌介群雄之闲，形势不便，而寡弱固无能为也。震居其国，自全焉足矣。以前进士终老于士洲，季昌屈而已自伸，祇恤其躬，而不暇及人，是亦一道也。

罗隐之说钱镠讨朱温也，曰：“纵无成功，退保杭、越，可自为东帝。”隐非欲帝镠也，动镠以可歆，冀雪昭、哀之怨，而正君臣之义也。其曰“柰何交臂事贼，为终古羞”。伟哉其言乎！正名温之为贼，不已贤于后世史官之以梁代唐，而名之曰帝、曰上乎？隐固诙谐之士，而危言正色，千古为昭；镠虽不用，隐已伸矣。

唐之重进士也，贵于宰辅。李巨川、李振之流，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。涓既起家幕佐，隐与震皆以不第无聊，依身藩镇，而皎皎之节，炎炎之言，下视天祐末年自谄清流之奸辅，犹豚鹜然。一列为士，名义属焉，受禄与否何较哉？天秩之伦，性植之正，周旋曲折，隐忍以全生，而耿耿清宵者不昧也，唐之亡，三士而已。公卿大夫恶足齿乎？司马子长有言：“伯夷虽贤，得孔子而名益著。”三子者，降志辱身，非可望伯夷之清尘者也，而能自标举于浊乱之世，不易得也。后世无称焉。宋人责人无己而幽光揜，可胜叹哉！

〔四〕

极乎凶顽不逞之徒，皆可守吾正而御之以不迫。然则孔北海抗曹操而不胜，亦其恢廓不拘之有以致之，况裴枢、赵崇辈之以轻薄犯朱温哉？张顛、徐温公遣牙兵攻其主而杀之，庭列白刃，集将吏而胁以奉己，其暴横不在曹操、朱温下也。严可求以幕僚文笔之士，从容而进，折张顛吼怒之气，使之柔以悦从；顛之凶威，不知何以遽若春冰之消释，唯其羁勒而莫之能违。勿谓淮南小国也，杨渥非天子也，张顛无董卓、萧道成之位尊权重也。白刃当前，一叱而要领已绝，奚必卓、道成而后能杀人哉？可求所秉者正，所忘者死，夷然委命，而不见有可惧者，即不见有可争，其视顛犹蜂虿耳，不触之，不避之，徐用其割制而怒张之气自消。朱瑾曰：一瑾横戈冲犯大敌，今乃知匹夫之勇不及公远矣。”无他，瑾虽勇于杀人，而不能无畏死之心，愤然一往，理不及而莫持其终也。

呜呼！乱世岂乏人杰哉？可求当之矣。神闲则智不穷，志正则神不迫，卒使杨隆演不丧其世家，乃至感刺客而敛刃以退。汉、唐之将亡，而得若人焉，郗虑、柳璨无所施其蠢戢，操、温之燄亦将扑矣。唐不能用可求，可求不为唐用，而小试之淮南，仅为霸府之砥柱，则何也？朝廷多尊沓浮薄之士，沮贤才而不达，而割据偏安之小国无之也。

高郁说马殷置“回图务”运茶于河南北，卖之于梁，易缿纩战马，而国以富，此后世茶马之始也。古无茶税，有之自唐德宗始。文宗时，王涯败，矫改其政而罢之。然则茶税非古，宜罢之乎？非也。古之所无，后不得而增，增则病民者，谓古所可有而不有者也。古不可以有，而今可有之，则通古人之意而推以立法，奚病哉？

茶者，古所无也，无茶而何税也？周礼仅有六饮之制。孟子亦曰“冬则饮汤，夏则饮水”而已。至汉王褒僮约，始有武都买茶之文，亦仅产于蜀，唯蜀饮之也。六代始行于江南，而河北犹斥之曰“酪奴”。唐乃徧天下以为济渴之用，而不能随地而有，唯蜀、楚、闽、粤依山之民，畦种而厚得其利，其利也，有十倍于耕桑之所获者矣。古之取民也，耕者十一，漆林之税则二十而五，以漆林者，非饥寒待命之需也。均为王民，不耕不桑，而逸获不费之利，则天下将舍耕桑而竞于场圃；故厚征之，以抑末务、济国用，而宽吾南亩之氓。则使古而有茶，其必厚征之以视漆林，明矣。

府其利于仅有之乡，而天下日辇金钱丝粟以归之不稼不穡之家，其豪者笼山包阜而享封君之奉。乃天下固无茶，而民无冻馁之伤，非有大利于民，而何恤其病？诚病矣，废茶畦而不采，弗能税也；难税之，而种者不休，采者不辍，何病之有哉？即其病也，亦病夫射利之黠民，而非病吾旦耕夕织、救死不赡之民也。则推漆林之法，重税而以易缿马于不产之乡，使三代王者生饮茶之世，未有于此而沾沾以市恩也。

故善法三代者，法所有者，问其所以有，而或可革也；法所无者，问其何以无，而或可兴也。跬遵而步效之，黠民乃骄，朴民乃困，治之者适以乱之。宽其所不可宽者，不恤其所可恤，恶足以与于先王之道乎？

【六】

汴、晋雌雄之势，决于河北，故李克用坐视朱温之吞唐而莫之能问，以河北未收，畏其乘己也。朱温下兖、郓以西临赵、魏，势亦便矣。乃河北者，自天宝以后，倔彊自立，不可以勇力机谋猝起而收之者也。魏博为河北彊悍之最，罗绍威愚騃而内猜，欲自戕其心膂。温于斯时，抚魏博而绥之，发绍威之狂谋，顺众志而逐之，择军中所悦服者授以节钺，则帅与兵交感以乐为用。以此北临镇定，乘刘仁恭父子之乱，荡平幽、燕，则克用坐困于河东，即得不亡

，为卢芳而已矣。而温固贼也，残杀之心，闻屠戮而心喜，乌合之众，忌胜己而唯恐其不亡，八千家数万人之命，黄口不免，于是而镇定、幽、燕，人忧骈死，而怨温彻骨矣。石公立曰：“三尺童子，知其为人。”王镕虽愚，通国之人，无有不争死命者，罗绍威且悔而离心，王处直不待谋而自合，西迎克用，下井陘以抚赵、魏，而伪梁之亡必矣。

弱魏博以失辅者，温自取之也；激镇定以离心者，温自取之也；魏博弱而镇定无所惮者，温自取之也；隔刘守光于冀北，使骄悖而折入于晋者，温自取之也。祸莫大于乐杀人，危莫甚于杀彊以自弱，而盗以此为术，恶足以容身于天地之闲哉？温之亡，不待群雏之还相翦灭也。惜乎无命世之英起而收之也。

【七】

不仁者不可与言，非徒谓其无益也，言之无益，国亡家败，而吾之辩说自伸于天下后世，虽弗能救，祸亦不因我而烈，则君子固有不忍缄默者。而不仁者不但然也，心之至不仁也，如膏之沸于镬也，噀之以水，而燄乃益腾。唯天下之至愚者，闻古人敢谏之风，挟在己偶然之得，起而强与之争，试身于沸镬，焚及其躬，而燄延于室，则亦可哀也已。若孙鹤之谏刘守光是已。守光囚父杀兄，据弹丸之地，而欲折李存勖，南而称帝，与朱温争长，不仁而至此极也，尚可与言哉？孙鹤怀小惠而犯其必斩之令，屡进危言，寸斩而死，鹤斩而守光之改元受册也愈坚，鹤之愚实酿之矣。

罗隐之谏钱鏐，鏐虽不从，而益重隐，惟其为鏐也；冯涓之谏王建，建虽不从，而涓可引去，惟其为建也。鏐与建犹可与言，言之无益，而二子之义自伸，鏐与建犹足以保疆土而贻子孙，夫亦视其心之仁尚有存焉者否耳。至不仁者，置之不论之科，尚怀疑畏；触其怒张之气，必至横流戈矛，乘一旦之可施，死亡在眉睫而不恤。是以箕子佯狂，伯夷远避，不欲自我而益纣之恶也。况鹤与守光无君臣之大义，而以腰领试暴人之白刃乎？

且夫罗隐、冯涓之说，以义言之也；鹤之说，以势言之也。以义言，言虽不听，而义不可屈，且生其内媿之心；以势言，则彼暴人者，方与天下争势，而折之曰汝不如也，则暴人益愤矣。匹夫搏拳相控，告以不敌，而必忘其死。守光有土可据，有兵可恃，旦为天子而夕死，鹤恶能谅以不能哉？鹤，小人也，不知义而偷安以徼幸之智也，徒杀其身，激守光而族灭之，与不仁者相曜

，投以肺肠，则亦不仁而已矣。故曰“不仁者不可与言”。戒君子之夙远之，以勿助其恶也。

【八】

张承业请李存贺刘守光之称帝以骄之，唐高祖骄李密之故智也。密终降而授首，守光终虏而伏诛，所谓兽之搏也必蹲其足，禽之击也必戢其翼，权谋之险术，王者所弗尚也。

存勗闻守光之自尊，欲伐之矣。然则伐之为正乎？可伐之罪在彼已极，执言申讨，师则有名矣。而徒恃其名以责人之逆，反之于己，既无天与人归之实，亦无拨乱安民之志，且于固本自彊之术未有得也，凭气而争，奚必胜之在己哉？

王者以义兴师，而四方攸服，非徒以其名也。唐高初定长安，残隋未翦，怒李密之妄而挑之，密且扼关以困己，而内受刘武周、薛举之逼，则唐高之事败矣。李存勗孤处河东，镇定之交未固，朱温之势方张，空国以与狂駮之竖子争虚名于幽、蓟，镇定疑而河中起捣其虚，则存勗之亡必矣。

繇是言之，推尊以骄之，非义之所许；愤怒而攻之，抑为谋之不臧；使王者而处此，将如之何哉？王者正己而不求于人者也。彼枵然自大者，何足比数乎？脆弱者必折，暴兴者必萎，冥行者必蹶，天怒人怨者必见绝于天人，知之既审，视之如蠕动之虫，无待吾之争而抑无容骄之也。其来也，以非礼加我而未甚也，姑应之以礼，而告之以正可也；其以非礼加我而不可忍也，闭关以绝其使命而已。欲犯我而我无启衅之端，欲狎我而我居是非之外，秉义以自彊，固本以待时，饬边陲之守，杜小利之争，凝静不挠，而飘风疾雨坐视其消散，或人亡之而为我驱除，或恶已穷而徐申吾天讨，则两者之灭亡，而贞胜之理得矣。天下莫敢不服，后世无得而訛矣。张承业何足以及此哉？克用父子之终以诈力穷而不能混一区宇，国祚不延，与假义挑兵者均之失也。

庄生曰：“人莫鉴于流水，而鉴于止水。”勇而悻怒，智而诈谗，皆流水之波也。稍静以止，而得失昭然，岂难知哉？唐高姑以一纸报李密，差贤于存勗之往贺，虽非王者之道，而犹足以兴，毫釐之差，亦相悬绝矣。

【九】

李存勖据河东与朱温争天下，亦已久矣。所任者皆搏击之雄，无有人焉赞其大计为立国之规者也。其略用士人参帷幕者，自冯道始，沙陀之不永，四易姓而天下终裂，于此可知已。

刘守光之凶虐，触之必死，其攻易、定，犯疆晋，道谏之而系狱，然免于刀锯，逸出而西奔者，何也？孙鹤之流，力争得失，是以灭身；道之谏之也，其辞必逊，且脂韦之性，素为守光所狎，而左右宵人固与无猜，是以全也。守光囚父杀兄而道不言，其有言也，皆舍大以规小，留余地以自全，而聊以避緘默之咎者也。

岂徒于守光为然哉？其更事数姓也，李存勖之灭梁而骄，狎倡优、吝粮赐也，而道不言；忌郭崇韬，激蜀兵以复反，而道不言；李从珂挑石敬瑭以速祸，而道不言；石重贵不量力固本以亟与虜争，而道不言；刘承祐狎群小、杀大臣，而道不言；数十年民之憔悴于虐政，流离死亡以濒尽，而道不言；其或言也，则摘小疵以示直，听则居功，不听而终免于斥逐，视人国之存亡，若浮云之聚散，真所谓谗谄面谀之臣也。刘守光不能杀，而谁能杀之邪？克用父子经营天下数十年，仅得一士焉，则道也，其所议之帷帘而施之天下者，概可知矣。

呜呼！人知道之堕节以臣人，不知其挟小慧以媚主，国未亡而道已讎其卖主之术，非一日矣。此数主者，颠倒背乱于黼宸，道且尸位而待焉，不知其何以导谀也？然而不传者，摘小过以炫直自饰而藏奸，世固未易察也。

【一〇】

篡弑以叨天位，操、懿以下，亦多有之，若夫恶极于无可加，而势亦易于勦绝，无有如朱温者，时无人焉，亟起而伸天讨，诚可叹也。

其弑两君也，公然为之而无所揜饰；其篡大位也，咆哮急得而并废虚文；其禽兽行徧诸子妇也，而以此为予夺；其嗜杀也，一言一笑而流血成渠；尔朱荣、高洋、安禄山之所不为者，温皆为之而、无忌。乃以势言之，而抑不足以雄也。西挫于李茂贞，东折于杨行密，王建在蜀，视之蔑如也；罗绍威、马

殷、钱鏐、高季昌，虽暂尔屈从，而一兵尺土粒米寸丝不为之用。其地，则西不至邠、岐，东不逾许、蔡，南不过宛、邓，北不越宋、卫，自长安达兖、郓，横亘一线，界破天中，而四旁夹之者，皆拥坚城、率劲卒以相临。其将帅，则杨师厚、刘、王彦章之流，皆血勇小慧，而不知用兵之略。其辅佐，则李振、敬翔，出贼杀，入谄谀，而不知建国之方；乃至以口腹而任段凝为心膂，授之兵柄，使抗大敌而不恤败亡。取具君臣而统论之，贪食、渔色、乐杀、蔑伦，一盗而已矣。而既篡以后，日老以昏，亦禄山在东都、黄巢踞长安之势也。于是时也，矫起而扑灭之，不再举而功已就矣。所难者，犹未有内衅之可乘耳。未几，而朱友珪梟獍之刃，已剗元恶之腹，兄弟寻兵，国内大乱，则乘而薄之，尤易于反掌。然而终无其人焉，故曰诚可叹也。

李存勖方有事于幽、燕，而不遑速进，天讨之稽，有自来矣。盖存勖一将帅之才耳，平一海寓之略，讨逆诛暴之义，非其所可胜任也。使能灭朱温父子，定汴、雒，刘守光琐琐狂夫，坐穷于绝塞，将焉往哉？困吾力以与守光争胜负，朱友贞乃复以宽缓收离散之众，相持于河上，梁虽灭而存勖之精华已竭矣。

呜呼！杨行密不死于朱温淫昏之前，可与有为者，其在淮南乎？乘彼自亡之机，掩孤雏于宛、雒，存勖弗能抗也。行密死，杨渥弑，隆演寄立人上，徐温挟内夺之心，不能出睢、毫以行天讨，尚谁望哉？行密者，尚知安民固本、任将录贤，非存勖之仅以斩将搴旗为能者也。故天祐以后，天下无君，必欲与之，淮南而已。然而终弗能焉，故曰诚可叹也。

【一一】

夫人无一可恃者也，已恃之，人亦以名归之，名之所归，人之防之也深，御之也力，而能终有所恃者，无有。以勇名者，人以勇御之，而死于勇；以谋名者，人以谋御之，而死于谋；二者俱自亡之道也，而谋为甚。何也？勇者，一与一相当者也，万刃林立，而所当者一二人，其他皆疏隔而不相及者也，故抑必以谋胜之，而不易以勇相御。谋则退而揣之者，尽人可测也；合千万人一得之虑，画忖而夕度之，制之一朝，而非一朝之积也；一人有涯之机智，应无涯之事变，而欲以胜千万人之忖度乎？夫惟明于大计者，其所熟审而见为然之理势，皆可与人共知之而无所匿，持之甚坚，处之甚静，小利不争，小害不避，时或乘人之瑕，而因机以发，其谋虽奇，人且玩之而不觉，事竟

功成，而人乃知其不可测也。此之谓善谋。若夫机变捷巧，自恃其智而以善谋名矣，目一瞬而人疑之，手一指而人猜之，知其静者非静而动者非动也，于是此谋方起，人之测之也已先，既已测之，无难相迎而相距，犹且自神其术曰，吾谋不可测也。其不败也鲜矣。

刘鄩与晋兵相距于魏，鄩乘虚潜去以袭晋，奇谋也。然使鄩素以持重行师，御堂堂正正之众，无谖诈出没之智名，则晋人抑且与相忘，偶一用谋，而晋阳且入其彀中矣。乃鄩固以谋自恃，而人以善谋之名归之也。存勗曰：“吾闻刘鄩一步百计。”呜呼！斯名也，而詎可当哉！语亦人窥之，默亦人窥之，进亦人窥之，退亦人窥之，无所不用其窥，虽有九地九天之变计，无不在人心目中矣。无不见制于人，而遑足以制人乎？

是以小勇者，大勇之所不用；小智者，大智之所不事；固吾本，养吾气，立于不可胜之地，彼且自授我以胜，而我不劳，王者之用兵，无敌于天下，唯此也。故牧誓之戒众也，唯申以步伐之法，作其赳桓之气，而谋不与焉。夫岂但用兵为然哉？兵，险道也，而犹然；况乎君子之守身涉世，以出门而交天下，其可使人称之曰此智士也乎？

【一二】

夷狄之疆也，以其法制之疏略，居处衣食之粗犷，养其駉悍之气，弗改其俗，而大利存焉。然而中国亦因之以免于害。一旦革而以中国之道参之，则彼之利害相半矣。其利者，可渐以雄长于中国；而其害也，彼亦自此而弱矣。

故曰：“鱼相忘于江湖，人和忘于道术。”彼自安其逐水草、习射猎、忘君臣、略昏宦、驰突无恒之素，而中国莫能制之。乃不知有城郭之可守，墟市之可利，田土之可耕，赋税之可纳，昏姻仕进之可荣，则且视中国为不可安之丛棘；而中国之人被掠以役于彼者，亦怨苦而不为之用。两相忘也，交相利也，此顺天之纪，因人之情，各安其所之道也。

中行衍说匈奴不贵汉之绘帛，而匈奴益疆，然其入寇之害，亦自此杀矣。单于虽有不逞之志，而中国之玉帛子女，既为其俗之所不贵，城郭宫室，既为其居之所不安，则其名王大人至于部众，咸无所歆羨，而必不效死以为单于用。匈奴自疆，而汉亦以安，此相忘之利也。

曹操迁匈奴余众于河西，婚宦寝食居处变其俗，而杂用中国之法，于是乎启怀、愍之祸；然而刘、石、慕容、苻、姚、赫连之族，亦如朝菌之荣，未久而萎。其俗易，其利失，其本先弱也。

韩延徽为刘守光所遣，入契丹，拘留不返，因教以建牙、筑城、立市、垦田、分族类、辨昏姻、称帝改元，契丹以是威服小夷，而契丹之俗变矣；阿保机之悍，亦自此而柔矣。非石敬瑭延而进之，莫能如中国何也。杂华夷而两用之，其害天下也乃烈。中国有明君良将，则夷以之衰；无人焉，则导之以中国之可欲，而人思掠夺，则中国以亡。延徽虽曰：“我在此，契丹不南牧。”然其以貽毒中国者，不如中行衍之彊匈奴即以安汉也。

女直之陷汴，张穀、郭药师之使之也；蒙古之灭宋，吕文焕、刘整之使之也。阿骨打、铁木真、疆悍可息也，宋之叛臣以朝章国宪之辉煌赫奕者使之健羨，则彼且忘其所恃，奔欲以交靡。乱人之害，亦酷矣哉！又况许衡、虞集以圣人之道为沐猴之冠，而道丧于天下，尤可哀也夫！尤可哀也夫！

【一三】

刘严曰：“中国纷纷，孰为天子。”此唐亡以后五十余年之定案也。严既已知之矣，而又拥海隅一曲之地，自号为帝。赵光裔、杨洞潜、李殷衡之琐琐者，冒宰辅之荣名。郑紫曰：“歇后郑五为宰相，时事可知矣。”而终就之，然后乞身而去，则亦归田之相矣。自知之，自哂之，复自蹈之，苟徼一日之浮荣，为天下僂、为天下笑而已矣。

呜呼！人可不自念也哉？于人则智，自知则愚，事先则明，临事而暗，随世以迁流，则必与世而同其败，人可不自念也哉！勿论世也，且先问诸己；勿徒问之己也，必有以异乎世。桀、纣方继世以守禹、汤之明祀，而汤、武之革命不疑；周敬王方正位于成周，齐、晋且资其号令，而孔子作春秋，操南面命讨之权；夫岂问世哉？若其不可，则孙权劝进，而曹操犹知笑之；唐高祖推戴李密，而为光禄卿以死；皆夫人之炯鉴也。

无德而欲为君，无道而欲为师，无勇而欲为将帅，无学而欲为文人，曰：天下纷纷，皆已然矣，吾亦为之，诘不可哉？始而惭，继而疑，未几而且自

信，无患乎无人之相诱以相推也。鉴于流水者，固无定影也。童子见伎人之上竿而效之，或悲之，或笑之，虽有爱之者，莫能禁也。悲夫！

【一四】

汤纘禹服，武反商政，王道以相师而底于成。夫汤岂但师禹，武岂但师汤哉？必师禹者其祇台，必师汤者其圣敬也，德不可降也。若夫立法创制之善者，夏、殷之嗣王，不必其贤于我，而可师者皆师也。故曰“君子不以人废言”。尚书录秦穆之誓，春秋序齐桓之绩，以为一得之贤，可以为万世法也。必规规然守一先生之言，步之趋之，外此者皆曰不足法也，何其好善之量不弘，择善之情不笃也。

唐始置枢密使以司戎事，而以宦官为之，遂覆天下。夫以军政任刑人，诚足以丧邦；而枢密之官有专司，固法之不可废者也。王建割据西川，卑卑不足与于王霸之列。而因唐之制，置枢密使以授士人，则兵权有所统，军机有所裁，人主大臣折冲于尊俎，酌唐之得失以归于正，王者复起，不能易也。于是一时僭伪之主多效之，而宋因之，建其允为王者师矣。

兵戎者，国之大事，汎然而寄之六卿一官之长，执其常不恤其变，变已极，犹恐不守其常，文书期会，烦苛琐屑，以决呼吸之安危，兵无异于无兵，掌征伐者无异于未尝掌矣。属吏各持异议，胥史亦握枢机，奏报会议喧腾于廷，闲谍已输于寇，于是天子有所欲为而不敢泄者，不得不寄之奄人。故曰无异于无兵，无异于无掌征伐者也。

宋设枢密使而不救其弱丧者，童贯等擅之耳。高宗以后，惩贯之失，官虽设而权不归。藉令建炎之世，有专任恢复之事者，为韩、岳之宗主，而张俊、刘光世之俦，莫敢不听命焉，秦桧、汤思退恶得持异议以沮之哉？

宋季之虚设，犹不设也。自是以还，竟废之，而以委之次登八座、株守其职之尚书，与新进无识之职方。将无曰此唐之敝政，王建之陋术，不足取法，而吾所师者，周官之王道也。以之籍天下言治者之口则足矣，弱中国，孤天子，皆所弗恤。石敬瑭废之，而速亡于契丹，庸徒愈乎？

【一五】

宋齐邱请徐知诰除输钱代折之法，令丁税悉输谷、帛，繇是江、淮旷土益辟，国民两富，其故何也？杨氏之有国也，西北不踰淮，东不过常州，南不过宣州，皆水国也。时无冬夏，日无画夜，舟楫可通，无浹旬在道之久，无越山阡水之难，则所输粟、帛，无黧敝红朽之患，民固无推毂经时之费，无耗蠹赔偿之害，恶得而不利也？地无几，税亦有涯，上之受而藏之也，亦不致历年未放、淹滞陈腐之伤，上亦恶得而不利也？且于时天下割裂，封疆各守，战争日寻，商贾不通，民有有余之粟、帛，无可贸迁以易金钱，江、淮之闲，无铜、铅之产以供鼓铸，而必待钱于异国，粟、帛滞而钱穷，取其有余，不责其不足，耕夫红女，得粒米寸丝而可应追呼，非四海一家，商贾通而金钱易得之比也。是以齐邱言之，知诰行之，因其时，就其地，以抚其人民，而国民交利，岂虚也哉？

惟然，而不可以为古今天下之通法，亦较然矣。转输于数千里之外，越崇山，踰绝险，堰涸水，犯狂涛，一石之费，动踰数倍，漂流湿坏，重责追偿，山积藪藏，不堪衣食，谓齐邱、知诰为良法而师之，民以死，国以贫，岂有爽乎？舟行而汲者以盂水，林居而樵者以手折薪，市廛而欲效之，其愚也，不待哂也。十亩之农，计粒而炊乃不馁，鬻蔬之子，以囊贮钱乃不失，陶、猗而欲师之，其穷也，可立待也。闻古人一得之长，据陈言而信为良法，若此类者众矣！困天下以自困，不足与有言，久矣。

【一六】

徐温大破钱鏐，知诰请乘胜东取苏州，温念离乱久而民困，因鏐之惧，戢兵息民，使两地各安其业，而曰“岂不乐哉”？蔼然仁者之言乎！自广明丧乱以来，能念此者谁邪？而不谓温以武人之能尔也。

均与人为伦，则不忍人之死，人之同心也，而习气能夺之。天方降割于民，于是数不仁之人倡之，而鼓动天下，以胥流于残忍，非必有利存焉，害且随之如影响。而汶汶逐逐，唯杀是甘，群起以相为流转。乃习气者，无根株者也。有一人焉，一念之明，一言之中，一事之顺，幸而有其成效，则相因以动，而惻隐羞恶之天良复伸于天下，随其力之大小、心之醇疵，以为其感动之远近，苟被其泽，无不见功于当时，延及于数世，则杨行密是已。

当行密之时，朱温、秦宗权、李罕之、高骈之流，凶风交扇于海内。乘权者既忘民之死，民亦自忘其死；乘权者既以杀人为乐，民亦以相杀为乐；剽夺争劫，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己者，莫能解也。行密起于卒伍，亦力战以有江、淮，乃忽退而自念，为固本保邦之谋，屡胜朱温，顾且画地自全，而不急与虎狼争食。于是工、淮、之寡妻弱子幸保其腰领，以授之徐温。温乃以知全民之为利，而歆动以生其不忍昧之心。盖自是江、淮之谋臣战士，乘暴兴之气，河决火延，以涂人肝脑于原野者，皆废然返矣。故抚有江、淮，至于李煜而几为乐土。温之所谓乐者，人咸喻焉而保其乐，温且几于仁者，要皆行密息浮情、敛狂气、于习气炽然之中所培植而生起者也。则行密之为功于乱世，亦大矣哉！

呜呼！习气之动也，得意则骄以益盈，失势则激而妄逞，仰不见有天，俯不见有地，外不知有人，内不知有己。易曰：“迷复，凶。”唯其迷，是以不复，有能复者，然后知其迷也。一十年不克”，“七日而反”，存乎一人一念而已矣。当乾坤流血之日，而温有是言，以留东南千里之生命于二十余年，虽一隅也，其所施及者广矣！极乱之世，独立以导天下于惻隐羞恶之中，勿忧其孤也，将有继起而成之者，故行密之后，必有徐温。此天地之心也，不可息焉者也。

【一七】

严下吏之贪，而不问上官，法益峻，贪益甚，政益乱，民益死，国乃以亡。群有司众矣，人望以廉，必不可得者也。中人可以自全，不肖有所惮而不敢，皆视上官而已。上官之虐取也，不即施于百姓，必假手下吏以为之渔猎，下吏因之以讎其箕敛，然其所得于上奉之余者亦仅矣。而百姓之怨毒诅呪，乃至叩阊号愬者，唯知有下吏，而不知贼害之所自生。下吏既与上官为鹰犬，复代上官受縲继，法之不均，情之不忍矣。

将责上官以严纠下吏之贪，可使无所容其私乎？此尤必不可者也。胥为贪，而狡者得上官之心，其虐取也尤剧，其献也弥丰；唯琐琐箠豆之鬪吏，吝纤芥以封殖，参劾在前而不恤，顾其为蠹于民者，亦无几也。且有慎守官廉，偶一不捡而无从置辩者矣。故下吏之贪，非人主所得而治也，且非居中秉宪者之所容纠也，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。严之于上官，而贪息于守令，下逮于簿尉胥隶，皆喙息而不敢逞。君无苛核之过，民无讼上之愆，岂必炫明察以照穷簷哉

？吏安职业，民无怨尤，而天下已平矣。

下吏散于郡邑，如彼其辽阔也，此受诛而彼固不戢，巧者逃焉，幸者免焉。上官则九州之大，十数人而已，司宪者弗难知也；居中司宪者，二三人而已，天子弗难知也。顾佐洁身于臺端，而天下无贪吏，握风纪之枢，以移易清浊之风者，止在一人。慎之于选任之日，奖之以君子之道，奚必察于偏方下邑而待小民之讦讼其长上乎？杨廷式按县令之受赇，请先械系张崇，而曰“崇取民财，转献都统”，归责于徐知诰也。可谓知治本矣。

【一八】

张承业之忠，忠于沙陀耳，或曰“唐之遗忠”。岂定论哉？李存勖得传国宝，将称帝，承业亟谏止之，欲其灭朱氏，求唐后复立之，削平吴、蜀，则天下自归，虽高祖、太宗复生，不敢复居其上，以立万世之基，此其以曹操、刘裕处存勖，而使长有天下也明甚，岂果有存唐复辟之心乎？使能求唐后以立邪？则朱温篡夺之日，可早立以收人心，承业噤不一语，而必待朱氏既灭之后，此则何心？

恶莫大于弑君，而篡国次之。篡者，北面称臣而又攘夺之之谓也。若夫故主已亡，乘天下无君以自立，则抑可从末减矣。使沙陀灭逆贼，定天下，而退守臣服，洵忠臣之效也。沙陀即不能然，而承业以此为志，功虽不就，自不损其孤忠。乃承业不然，阳奉李氏，为沙陀欺天下之囿。藉令果如其言，朱氏灭，吴、蜀平，建不世之功，拥震主之威，然后胁赘疣之君，奉神器以归己；为之君者，柔懦而安于亡，则如晋恭帝之欣然执笔而终不免于鸩，如其挟不平以图存，则成济之刃且割其胸，存勖之果成乎篡弑，而李氏之子，以颈血易一日之袞冕，不已惨乎？

躁人之意计，偷求一旦之尊荣；奸人之权谋，敢窃欺天之名义。承业奄人耳，尽心于沙陀，而欲欺天下，无足怪者，君子固不可罔也。存勖不从其策，犹得免于篡弑之元恶，而李氏之苗裔，不致如元魏、宇文之赤族。饰虚名以伏隐慝，犹且谓承业之忠于唐也。导天下以伪而贼仁义，必斯言也夫！

【一九】

朱温灭后，五姓之主中土者，皆旋夺于握兵之臣，即不能夺，而称兵以思夺者，此扑而彼兴，无他，唯无相而已。无相者，非必其时之无人也。抑非偏任武人，而相不能操国柄也。藉令有其人，欲授之国柄，固将不能。何也？崛起之日，初不与闻大计，一旦称帝，姑且求一二人以具员而置之百僚之上，如仗象然，谁从而听之哉？

李存勖之欲为帝久矣，日率将士以与朱氏争存亡，而内所任者故奄张承业，外则姑以冯道司笔墨而已。未尝一日运目游心于天下士，求一可任者，与定大谋、经画天下之治理。至于梁势将倾、众争劝进之日，乃就四镇判官求一二人以为相。大谋非所与闻。大任非所夙拟，其主虽闻名而非所矜式，其将相虽覲面而不与周旋，一旦加以枚卜之虚名，使处百僚之上。彼挟百战之功匡扶以起者，固曰：何从有此忽起在位之人居吾上邪？彼固藉我以取富贵，而恶能不唯我是从乎？汉高相萧何，乃至叱诸将之功为狗而不怒者，实有大服其心者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豆卢革、卢程依戎幕以起家，恶足胜其任哉？名之曰相，实均于无相，枢密得操其行止，藩镇直视为衙官，天子孤立，心膂无托，夺之也如吹槁，弗复有难焉者矣。

天下可无相也，则亦可无君也。相轻于鸿毛，则君不能重于泰山也。故胡氏曰：“人主之职，在论相而已。”大有为者，求之夙，任之重，得一二人，而子孙黎民世食其福矣。

【一〇】

君臣、父子，人之大伦也。世衰道丧之日，有无君臣而犹有父子者，未有无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。自朱温以至柴氏，七姓十五人，据中土而称帝，天下后世因而帝之。乃当时之臣民，固不倾心奉之以为君，劫于其威而姑号之曰天子，君臣之伦，至此而灭裂尽矣。尤可悯者，并其父子而乱之。漫取一人而子之，遂谓之子；漫推一鬼而祖考之，遂谓之祖考；于是神怒于上，人迷于下，父子之恩，以名相假，以利相蒙，其与禽兽之聚散也奚别？如是而犹望天下之有君臣也，必不可得之数矣。

沙陀夷酋耳，唐蔑天逆理而赐之姓，遂假以竟于朱温曰：吾李氏子也。存勖称帝，仍号曰唐，以高祖、太宗、懿宗、昭宗、杂朱邪执宜、朱邪赤心之中而祖之，唐之祖宗，能不恫怨于幽乎？嗣是而徐知诰者，不知为谁氏之子，乃

自撰五世名讳，选吴王恪而祖之。呜呼！蔑论陇西之苗裔，犹散处于人闲；天之弗祐，亡则之耳，绝则绝耳，何忍取夷狄盗贼之子而以为子孙哉？所谓辱甚于死亡也。后世史官犹从而奖之，曰：此唐也，可以绍李氏之统者也。天理无余，人心尽桷，至此而人不足以存矣。诗不云乎？“谓他人父，终莫我顾。”逆风所煽，号为天子者且然，又何怪乎贾谧、秦熺之燹乱天常也。

【二一】

李存勖不可以为天子，然固将帅之才也，知用兵之略矣，得英主而御之，与韩信齿。

奚以明其然邪？之走也捷于虎，卒为虎获者，数反顾也。规规恃其穴以为所据，其偶败也，急奔而护其穴，其胜也，复虑人之乘己而内焚，于是内未溃而外失可乘之机，敌且蹙之使自毙于穴中，未有不败者也。存勖知此矣。

自克用以来，太原其根本也，则泽潞其吭也；太行之险一失，则井陘之道且危。存勖殫全力以图东方，澶、郛悬隔千里之外，闲以赵、魏，潞州叛，泽州陷，太原内蹙，而东出之师，若脊断而不能举。于斯时也，不知兵者，必且舍澶、郛以旋师而西顾，乃一受其掣，而踉跄以返，王彦章之流，蹶其迹而乘之，太原其委命之墟矣。而存勖之计此决矣，李继韬之内叛，视若疥癣；泽州之失，唯惜裴约，而弃若赘疣；急攻杨刘，疾趋汴、雒，一战而朱氏以亡，其神矣哉！太原自克用修缮城隍以来，非旦夕可拔者，大兵集于东方，继韬虽狡，梁人虽鸷，必不敢遽尔合围，不忧归师之夹逼。敌见吾视泽、潞之乱若罔闻，则益不测吾之所为，胆先自破，沮其乘虚之计，而河上之师终恃此以为挠我之令图，则虑我之情缓，而相防之计疏。此一举而袭梁都、夷友贞、平河南，规恢之大略也。微韩信，孰足以及此？谓存勖为将帅之才，非虚加之矣。

纳其身于内，而外日陵乘而不能御；投其身于外，则内虽未固而自可无虞；大略可以不倾，则姑置之，而纵横游衍，无不可以自得，此处身之善地，即安心之妙术也。呜呼！知此者鲜矣。项羽急返西楚，而汉追之；唐置太原，听刘武周、梁师都之侵犯，以亟攻东都，而三寇皆夷；得失之机，决于此耳。庸人怙其所已得，志士忘其所已能，志量之不齐，善败之所自殊也。知此者，可与立功，可与定乱，可与进善，可与广业。明此者哲，昧此者愚，岂徒用兵为

然哉？

【二二】

成而不倾，败而不亡，存乎其量之所持而已，智非所及也。量者心之体，智者心之用。用者用其体，体不定，则用不足以行；体不定而用或有所当，惟其机也。机者发而可中，而不足以持久，虽成必败，苟败必亡。故曰非智所及也。项羽、李存勖战而必胜，犯大敌而不挠，非徒其勇也，知机之捷亦智矣，然而卒以倾亡者，岂智之遽穷乎？智则未有不穷者也。

项羽不足以持败，一摧于垓下，遂愤恚失守而自刭，量不足以胜之也。藉令戢悻悻之怒，渡江东以为后图，韩、彭、英布非不可移易而必忠于汉者，收余众，闲群雄，更起而角死力，汉亦疲矣。而羽不能者，量止于一胜之威，败出于意外而弗能自固也。羽可以居胜而不可以持败，故败则必亡，存勖可以忍败，而不足以处胜，故胜则必倾，一也。李嗣源定入汴之策，既灭朱友贞，一入汴而以头触嗣源曰：“天下与尔共之。”卒为嗣源所迫，身死国亡，量不足以受之也。藉令忍沾沾之喜，以从容论功而行赏，人且喻于君臣之义，虽有大勋，亦分谊所当尽，嗣源虽挟不轨之心，无有为之效命者，自敛雄心以俯听。而存勖不能者，量尽于争战之中，胜出于意外而弗能自抑也。

汉高一败于彭城，再败于荥阳，跳身孤走，而神不为怵，故项羽终屈其难折之锋；宋祖端居汴京，曹彬为下江南，收六十余年割据不服数千里之疆土，而不轻授以使相，故功臣终安臣节而天下定；成大业者，在量而不在智，明矣。量者，定体于恒者也。体定于百年之长虑，而后机不失于俄顷之利钝。忧喜变迁，须臾不制，转念知非，而势已成乎莫挽，唯定体之不立故也。败则唯死而已，胜则骄淫侈靡，无所汔止，羽、存勖之以倾败终也，决于此耳。

生之与死，成之与败，皆理势之必有，相为圆转而不可测者也。既以身任天下，则死之与败，非意外之凶危；生之与成，抑固然之筹画。生而知其或死，则死而知其固可以生；败而知有可成，则成而抑思其且可以败。生死死生，成败败成，流转于时势，而皆有量以受之，如丸善走，不能踰越于盘中。其不动也如山，其决机也如水，此所谓守气也。气守而心不动，乃以得百里之地而观诸侯、有天下，传世长久而不危。岂徒介然之勇，再鼓而衰，不足恃哉？智足以制胜，而俄顷之闲，大忧大喜之所乘，声音笑貌传其摇荡无主之衷

，倾败即成乎莫挽。豪杰之与凡民，其大辨也在此夫！

卷二十九

◎五代中一

伐蜀之役，郭崇韬谏止段凝为帅，议正而事允矣；其复止李嗣源之行，则崇韬之自灭与灭唐也，皆在于此。

崇韬请遣继岌，固知继岌之不可独任，而必需己副之，名为继岌，实自将也。崇韬之辞镇汴州也，曰：“臣富贵已极。”至此而又贪平蜀之功利，岂冒昧不止哉？盖以伐蜀为自全之计。而反以此自灭者，何也？位尊权重，其主已疑，内有艳妻，外多宵小，稍稍裁正，众方侧目，故忧内之不可久居，而欲息肩于阆外，上挟冢嗣，下结众将，相倚以安，冀可远谗人之怨以自立于不拔之地，可谓谋之已工矣。乃不知谗佞交加之日，顾离人主左右，握重兵，据腴土，成大功，媚忌益深，在廷者又以睽离不亲，心皆解散，固将益附奸邪而听其噬；况乎奄有王建畜积之藏，多受降将邀欢之贿，蹶钟会之已迹而益以贪，则必罹卫瓘之网罗而弗能辩，诛死在眉睫而不悟，其工也，正其愚矣。

李嗣源有河上先归之衅，载人汴决策之功，假之以兵，资之以蜀，则且为王建，而为朱邪氏树，劲敌于西方；故崇韬身任之以抑嗣源，损其威望，而使易制，俾存勗无西乡之忧，其为存勗谋也，亦可谓工矣。而不知蚕丛一隅，以叛易，以守难，若欲窥秦、陇出剑阁以争衡于中国，则诸葛且不能得志，故曹丕曰：“囚亮于山。”嗣源即怀异志，恶能度越重险以犯顺，何似擅河朔之富彊，弣汴、雒之项背，建瓴南下，势无与遏邪？畏虎豹之在山林，乃驱之以居园垣之右，使其噬攫，而崇韬不知也。

朱邪氏之寇，深于腹心矣。继岌，欲使立功以定储者也，而杀崇韬者继岌；董璋、孟知祥，所倚以镇抚诸将而定蜀者也，而乱蜀者璋与知祥；抒忠而逢怒，推信而召逆，自后观之，其愚甚矣。乃一皆崇韬之夜思早作，自谓十全之远虑也。繇此思之，退而全身，进而已乱，岂智计之能胜任哉？抑彊止逆、弭妬消嫌之术，岂有他焉？勿尸功，勿府利，靖诸己以立于危乱之中，则猜主佞臣与震主之权，皆翕伏于镇定之下。崇韬固不足以与于斯也，祸不速于反掌，足为永鉴已！

【二】

受命专征，伐人之国而灭之，大功之所归，尤大利之所集也。既已据土而有国，其畜积必饶；既已有国而又亡之，其黻货而宝珠玉也，必多藏以召夺；且其权贵纳款，欲免诛夷而徼新宠，其荐贿也，必辇载以凑大帅之门；其为大利之所集也，必矣。大功不可居，而非不可居也。曹彬与平西蜀，独下江南，而任兼将相，世享荣名，大功灼然在己，而岂容逊避？所以自免于危者，利耳。

且夫功成而上为主忌、下召人疑者，唯恐其得众而足以兴也。十夫之聚，必以豚酒；虫民归己，必以私恩；笼络智谋勇力之夫，必以赠；兵甲刍粮之费，必以家藏。藉令功成归第之日，车还甲散，行橐萧然，游士无所覬而不蹊其门，百姓与相忘而不歆其惠，应门皆朴樾之人，宴会无珠玑之客，则虽猜主伎臣，亦谅其不足有为而坦然信之；左右佞幸，亦知其无可求索而恩怨两消；虽有震主之功名，亦何不遁然于旷夷之宇哉？

诸葛公曰：“淡泊可以明志。”故薄田株桑，所以践其言而允保忠勋之誉，岂虚也哉！夫郭崇韬者，恶足以知此乎？其主既已忌之矣，哲妇壬人又争变黑白以将置之死，而灭蜀之日，货宝妓乐充牣其庭，以此而欲求免于死也，必不可得之数也。

呜呼！岂徒为人臣者受命专征以亡国之货宝丧其身哉？人主之不以此而贻子孙黎民之害者，盖亦鲜矣。汉高帝之入关也，秦并六国，举九州数百年之货宝，填委于咸阳，古今之大利，亦古今之至危，不可居者也。樊哙一武夫耳，知其不可据而斥之如粪土，帝听其言，为封府库，非但当时消项羽之恶怒、远害于鸿门也，且自羽焚宫以后，秦之所积，荡然四散，而关中无鉤金尺帛之留，然而既有天下，古今称富者，莫汉若也。唐起太原，而东都之藏，已糜于李密、王世充之手；江都之积，又尽于宇文化及之徒；荡然一虚枵之天下，唐得之而海内之富上埒于汉。宋则坐拥郭氏世积之资，获孟昶、李煜、刘鋹之积，受钱俶空国之献，其所得非汉、唐之比也；乃不数传而子孙汲汲以忧贫，进王安石、吕惠卿以夺民之锱铢，而不救其亡。合而观之，则贫者富而富者贫，审矣。

所以然者何也？天子以天下为藏者也。知天下之皆其藏，则无待于盈余而不忧其不足，从容调剂于上下虚盈之中，恒见有余，而用以舒而自裕。开创之主，既挟胜国之财为其私橐，愚昧之子孙，规规然曰：此吾之所世守也。以天

子而仅有此，则天下皆非其天下，而任之贪窳之臣，贪者窃而窳者废，国乃果贫；则虐取于民，而民乃不免于死。侈者既轻于纵欲，吝者益竞于厚藏；侈犹可言也，至于吝而极矣。朽敝于泥土之中，乾没于戚宦之手，犹且羨前人之富而思附益之。卒有水旱，民填沟壑，或遇寇乱，势穷输挽，乃更窃窃然唯恐所司望吾私积，而蔽护益坚。若田野多藏之鄙夫，畏人之求贷而蹙额以告匮，恶知有天下之为天子哉！守其先世之宝藏以为保家之懦夫而已。匹夫而怀是心，且足以亡家而丧其躯命，况天子乎？

汉、唐之富，富以其无也；宋之贫，贫以其有也。国亡身戮，更留此以为后起败亡之媒，哀哉！武王散鹿台、钜桥之积，非徒以仁民也，不使腐秽之藏教子孙以侈吝也。李存勖之为君，郭崇韬之为将，斗筲耳，以利相怨，而交齧以亡，又何足算哉！

【三】

有一言可以致福，有一言可以召祸，听其言知其所言，吉凶之几决矣。言固有饰为之者焉，从容拟议而撰之以言，行固不践，心固不存；又有甚者，假义以讎利，假仁以讎忍，是非不生于心，吉凶固不应也。至于危困交于身，众论摇于外，生死存亡取舍趋避闲不容发之际，于此而有言，则其心无他，而言非伪饰，此则吉凶之几所自决也。李嗣源当郭崇韬、李存勖、李继麟骈首夷族之日，朱守殷戒以震主之勋，劝为远祸之策，而嗣源曰：“吾心不负天地，祸福之来无可避，委之于命耳。”斯言也，可以全身，可以致福，终以奄有朱邪氏之国，不亦宜乎？

奚以知其言之从心，而非中怀毒螫姑为委命之说以欺世邪？李存勖耽乐昏昧，伶人操生死之柄，功臣之危，旦不保夕。于斯时也，嗣源非闇于术者，而思惟之路已绝，旷然远念，惟有委命之一道可以自安。郭崇韬任气于先而营私于后，祸已见矣，固有以知其无可奈何之下，唯宅心镇定以不纷也。

奚以知其行之能践也？委身昏乱之廷，死亡在旦夕，终不求脱身归镇拥兵而待乱，受命讨邲，乃从容以去。唯无求去之心，故廷臣得以推毂，存勖释其猜疑，而晏然以行也。则当其正告守殷之日，嗣源之心，无疑无隐，昭然揭以示人，消无妄之灾，获陨天之福，皆非以意计幸得，而终始所守者，委命之一言也。充斯言也，即许以知道焉可矣。故其得国以后，举动多中于理。而焚香

告天，求中国之生圣人，盖亦知天之所佑，必不在乘虚据位之异类，廓然曙于天命之常，而目睫之纷纭，不为目眩而心荧也。

君子于僭伪之主有取焉者，唯嗣源乎，苻坚、拓拔宏伪饰以诬天而罔人，其善也，皆其恶也，何足论哉！夫不知命而饰为之说曰“吾知命也”，有之矣；不信有命而饰为之说曰“吾委命也”，未之有也。若嗣源者，信之真，故言之决也。

〔四〕

李嗣源之不欲犯顺以攘国，非伪也。朱守殷劝其归镇而不从，赵在礼帅诸将迎奉而泣辞之，皆死生之际也。乃置身于宵小之中而不惧，跳出以集兵雪耻而不遑，固可信其立志之无他矣；然而终不免于逼君篡国之逆者，为诸将所迫，而石敬瑭其魁也。敬瑭曰：“安有上将与叛卒入贼城而他日能免者？”此言出而嗣源穷矣。既不能保其腰领与妻子，而抑受从逆之罪以伏法，名实交丧，取生平而尽弃之，天高地厚，嗣源无余地以自容。敬瑭所为持其肯綮要以必从者，机深而言厉，嗣源恶得而不从邪？惟其然，而嗣源之昧于事几以失断，亦愚矣！

敬瑭之强使举兵也，岂果尽忠效死戴主帅以定大业哉？自唐亡以来，天下之称帝称王者，如春雨之蒸菌，不择地而发，虽名天子，实亦唐之节度使焉耳。李存勖灭梁而奄有之，地差大于群雄，而视刘严、钱鏐、王延翰也，亦无以异。主无恒尊，臣无恒卑，民亦初无恒向，可夺也，则无不可夺也。以存勖之百战成功如此其炎炎也，不数年而已燿，则嗣源一旦卷甲犯主以横有其国，又岂有长存之理？其旋起而可旋灭，人皆知之，而敬瑭料之熟矣。嗣源不反，存勖虽亡，乌必止于他人之屋。敬瑭辈部曲偏裨，望浅力微，安能遽为弋获乎？康义诚、李绍虔、王建立、李绍英咸有此心，而敬瑭以子壻之亲，握牙之重，固将曰嗣源之后，舍我其谁邪？盖亦如史宪诚、朱希彩、朱滔之相因以夺节钺耳。嗣源亦微测之，故祝天求生圣主以绝此凌夺之逆，自知其国不可永，而敬瑭决策犯顺之邪心，必不能保之身后，顾低回顾眄无以自主，荏苒而从之，识者固怜其柔以愚也。

夫嗣源之处此，一言而决耳，斩石敬瑭以息浮议，悉力以攻赵在礼而平之，待继岌之归而定其储位，则乱亦自此而息。若存勖忌深而犹不免，则嗣源固

曰“无负于天地，委之于命”，又何忧惧之有

唐之乱甚而必亡也，朱温竭其奸谋十余年而后篡；朱温之虐也，存勗血战几死几生而后灭之。乍然蹶兴，不折一矢，不需旬月，而即帝于中土，自嗣源始。敬瑭、知远、郭威皆旦北面而夕黜宸，如优俳之冠冕，以成昏霾之日月，嗣源首受其恶，以成敬瑭之奸。呜呼！惟其愚也，辞大恶而不得矣。

〔五〕

李嗣源即位之初，诏诸使贡奉毋得敛于百姓，禁刺史以下不得贡奉。然则自此以前，诸使立贡奉之名以虐取于民，下至守令，亦可以财贿交于人主，久矣。

进奉始自唐德宗，至宣宗以后而愈滥。其始官有余财，小人不知散于州府之固为天子有，而以之献谏。庸主怨于播迁之贫，而恃为非常之备，因而不拒，日加甚焉。及乎官不给而索之民，贡有涯而取无艺。庞勋之乱，起于军府之虚；黄巢之乱，起于掊敛之急；垂至唐亡，天下裂，民力尽，而不能反。则其俛首剜肉以充献纳，盖不知其流祸之何若矣。乃其率天下以无忌惮，蔑上下之等，视天子若亭长三老之待食于鸡豚，则置之废之、奉之夺之、易于反掌者，亦缘此为致祸之源。何也？天子者，以绝乎臣民而尊者也，故曰“天险不可升也”。刺史以下微贱之吏，得以锱铢上交于殿陛，则所谓天子者，亦下吏交游之侪伍耳。置之废之奉之夺之，又何忌乎？

或曰：三代之王天下也，方五十里之小国，亦得以币玉上享于王，四海交媚于一人，一人未尝轻也，进奉何病哉。曰：即此而推之，三代之法，不可挟以为名，治后世之天下，非一端而止矣。古之诸侯，虽至小弱，然皆上古以来世有其土，不以天子之革命为废兴，非大无道，弗能灭也。新王受命，虽有特建之国，亦必视此而不容独异。故天子者，亦诸侯之长耳。列国取民之制，各从其旧，而不尽奉新王之法。其与诸侯以兄弟甥舅相往来，颉颃上下，法不能伸，故唯恃礼以绥之，使其宾服，大要视今安南、缅甸之称臣奉贡而已。使享使聘，以财相接，亦王者因时服远之权宜，非可必行于万世者也。天下而既一王矣，上以禄养下而下弗能养上，揆之于理，亦法天之显道也。天养万物，而物莫能致其养，以道相临而交以绝，交绝而后法伸，法伸而后道建，清虚在上，万汇咸受其裁成。使三代王者处后世之天下，宪天出治，亦如此而已。何事

齷齪然受下邑小臣之壶觞筭笥哉？

且天下之赋税，皆天子之有矣，不欲私之，而以禄赐均之于百官。既已予之，则不可夺之以归己。于是而廉隅饬焉，风教行焉。推此而定上下之章，以内临外，以尊临卑，以长临属。司宪者，乘法以纠百职，百职弗敢褻也；奉使巡宣者，衔命以行郡邑，郡邑弗敢黷也；君子之廉以奖，而小民之生以遂。故为之禁制以厚其坊，督抚监察郡守，不敢奉其壶飧；方面监司邑令，不敢呈其竿牍；以法相裁，以义相制，以廉相帅，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。君子正而小人安，有王者起，莫能易此矣。而何得藉口三代之贡享上交以训贪而启渔民之祸哉？

且三代之衰也，天子求金车，而中肩之难作；大国索裘马，而鞭尸之怨深；禹、汤、文、武承上古之流，不能遽革，其流弊亦可见矣。继此而兴者，塞源唯恐不严耳。通古之穷，乃可以御今；酌道之宜，乃可以制礼；故曰“所损益可知也”。使古有之，今遂行之，因流滥而莫之止，则唐、宋之进奉，何以遽召败亡？而嗣源之禁，其上下不交之否道乎？

【六】

李嗣源召术者周玄豹，赵凤谏止之，曰：“术者妄言，杀人灭族多矣。”伟哉！不易之论也。杀人灭族者，就谋逆不成者而言，凤有所讳而偏举之耳。谋而成，则李存勖毙于一矢、焚于乐器、以亡国矣。谋而成，至于亡人之国；不成，则以自灭其族，固多有之。然天下之欲图神器者无几，而时之可乘、力之可乱者，尤不数有。则术者之害，疑于未烈，若不必严斥而厚禁之也。

虽然，奚必如玄豹之许嗣源以贵不可言，导以反逆，而后为天下祸哉？举古今，尽天下，通士庶，苟信术者，无不受其陷溺；而蔑天理，裂人伦，趋利而得害，图安而得危，无有不然者也。故王制曰：“假于时日卜筮以疑众，杀。”夫术者志尽于衣食，非有大愿焉，而使服上刑，不已过与？乃观其惑民之流害所极，而后知先王之法，以正人心、维风教，齐民以礼而全其恩义，诚至矣哉！

星相也，葬法也，壬遁时日也，火珠林观梅河雒之数兆也，鬻之以受愚人之濡沫，乃使婚者失其配偶，居者去其乐土，死者暴其骸骼，兄弟相疑以相害

，邻里相轧以相吞，狱讼繁兴，杀伤相踵，生人之祸，至此而极，非杀之何足以当其辜哉？然则杀人灭族之祸，非徒图谋不轨者为然，身以之杀、族以之灭而不知者多矣！身幸不杀，族幸不灭，而冒昧以趋于禽行，则尽古今天下之愚者胥然也。善推赵凤之言，以极其情事之必然，术者之可畏，有如是哉！

解缙庖西封事，请废大统历建除宜忌之文，以绝术者之源，诚卓论也。凤与缙非能知道者，而秉正以拒邪，守先王之典训，贤于蔡西山远矣。

【七】

王环为马殷攻高季兴，大败之，薄江陵城，敛兵而退。谓荆南为四战之地，宜存季兴以为楚扞蔽，策之善者也。季兴虽存，不能复为殷患，而委靡以苟存于吴、蜀、汴、雒之交，以闲隔长沙而不受兵，故殷得以保其疆土。虽然，藉此而图固本自彊之术，息民训兵以待天下之变，则虽大有为焉可矣。无以善其后，而徒幸兵之不我及，以安旦夕，则所谓“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”也，殷之陋也，非环之失计也。

天下当战争不定之世，所甚患者，受天下之冲以犯天下之难，力未完，业不及远，骤得胜而扼吭挟脊以召敌之攻，其败也可立而待，而愚者幸之以居功。越之与楚，不相及也，句践灭吴，而后越受楚兵以亡。契丹灭而女直之祸中于汴，女直灭而蒙古之祸中于杭，皆弱不自量，撤藩籬而欣幸以召攻者。夫岂但弱者为然哉？齐桓公而知要冲之地不可争也，姑置江、黄为不侵不叛之国以隔楚，则陈、蔡、郑、许可以安于北向；急收江、黄，授楚以兵端，而二国灭，于是楚一伸臂而旋及于泗上，无所碍矣。

疆弱之积，非一旦之复；偶然之胜，非持久之术；故曰“地有所不争”，非散地之谓也。散地者，敌视之如赘疣，而我收其实利，得之也可以厚吾力，而不犯敌之全力以相逼。唯夫南北之襟喉，东西之腰领，忽为我有而天下震惊，得则可兴，失则必危，兴者百一，而危者十九，竭吾财、殫吾力以保之，一仆而瓦解。策士无识，乃曰：此要地也，所必争者也。不揣而听之，致死以争之，可为寒心矣。

善用王环之谋，以养吾全力，使疆敌相忘而可大得志于天下，惜乎马殷之不足以及此也，为怯而已矣。虽然，犹可以不亡，待之再世也。

【八】

唐亡以后，不知始于何日，禁民造麩，官造卖之以收息。既自号为帝王，而所行若此，陋无以加矣。又其甚者，禁民铸铁，官铸农器，强市于民，则尤不仁之甚者也。虽然，犹未甚也。李嗣源天成三年，听民造麩，而于秋税亩收五钱，又三年，听民铸农器，于夏秋税二亩收农具三钱，自谓宽政，而不知其贼民之益甚也。造麩者非必有田，有田者方待麩于人而不知造，无端而代鬻麩者以输税，其税之也何名？至于铸农器者，不耕而获农人之粟，哀此贫农，辍餐褫衣以博一器，而又为治人代税。二者横征，而后农民之苦日积而月深矣。

作此俑者，其情易知也。居于上而号为帝王，则民皆惟吾所取而无不可得也。而工贾善为规避，则取之也，劳心力而不能必得。唯农民者，越陌度阡而不知所往，舍稼穡而无以为生，人虽逃而田不移，田即芜而额固存，宗族里井苟在籍者，皆可责以代输而无可避，奚暇问名之所宜、实之所允哉？简易便捷，悬桁杨以拟其项背，取盈焉而已矣。

造麩铸器者，居赢以宴处；而经年不见麩、称贷以买器者，俯首而唯其箕敛。呜呼！是尚有所控告乎？乃为之说曰：亩五钱耳，二亩三钱耳，无大损于民，而合以成多。哀哉！日益之，岁增之，不见多而已积矣。至不仁者，自矜其得利之易，合并以责之田亩。此法一立，相仍者累积而不已，明主弗能察也，惠主弗能蠲也，延及数百年，而户口鹽钞桑丝钱息车船木竹之税，一洒散之于田亩。瘠不能言，蹇不能去，坐受工贾山泽之征，习焉而莫测其所以，皆自嗣源始之。孰谓嗣源为有仁心而几于小康乎？

【九】

不能谋身而与之谋国，其愚不可殫；不能谋国而许之以安民，则论史者之耳食而涂说者也。李嗣源胡人之铮铮者耳，其篡夺也，年已老矣，骄奢淫泆之事，以血气衰而且息，于是或一言焉，有恤民之辞，閒一念焉，有苏民之志，乃其所托国者、则安重诲也。夫重诲之奸与忠勿论，而举生杀予夺一任其喜怒，胁持其主以钳制群僚，激董璋、孟知祥而唯恐不为祸先，其主厌之而不戢，上下胥切齿怨之而不忧，碎首横尸而不知祸之所自发，其谋身之愚也如此

，而嗣源所与托国者，则重诲也。流血溅于宫庭，攘夺悬于眉睫，如是而欲求斯民一日之安，其可得乎？

当其时，天地闭，龙蛇争，固乏贤矣。然文臣则如任圜之尽力以忧公，张文宝之秉礼以重国，赵远之见祸于几先；武臣则如康福之外迁而宣力，姚洪之抗节以致命；善用之皆可以任大，而重诲媚疾以间之，嗣源弗能用也。孙晟、韩熙载且南走吴以思反噬。夫岂无人哉？以权谋与同起者亲之，以麤犷与相叶者狎之，故久知重诲之恶，而复与相持泣下。詹詹之智，得国而已穷；响响之仁，昵爱而难割。乃至从灿血重诲之刃，为从珂乞命于重诲，而幽辱无聊，血胤之不保，尚能推惻隐之心以施于邦国乎？且非徒重诲也，重诲诛，而范延光、赵延寿踵之而进，奸顽且出重诲右矣，而后国以必亡。民之死者，不知其几千万矣，尚曰可以安民也哉？

呜呼！民之有生也，恃上之不绝其生也；上能保民之生也，必先知自保其生也。忘其身之死亡，则无复念人宗社之存亡，任一往之气，乘须臾之权，何不可为也？愚者日与之居，臭味相移，则念偶动于慈柔而辄为中沮，己在陷溺之中，何暇援人之溺也？风愆稍艾，虐政稍苏，暂觉其有小康之德，而身死国乱，孽子悍壻狺争于中，而契丹乘之以入，皆自重诲启之，嗣源召之。一言一事之惠泽，杯水之于车薪，孰能许之以仁邪？

【一〇】

仁者，有生之类所必函也；生者，上天之仁所自荣也。故曰“本立而道生”。仁动于天，厚植于心，以保其天性之亲，于是而仁民爱物之德，流行于天下，人道之生也；于是而传世永久之福，垂及于百世，天道之生也；于吴越钱氏有足深取者。

钱铄与董昌为流匹，起群盗之中，其殴人争战，戕民逞志，屈志逆贼，受其伪册，与高季兴、马殷、刘严、王延政、孟知祥互有长短，而无以大异。则燧火之光，宜其速熠耳。而延及宋世，受爵王廷，保世滋永，垂及于今，犹为华族，子姓蕃衍，徧于江东，夫亦何道而致然哉？

仁莫大于亲亲，非其私之之谓也。平夷其心，视天下之生，皆与同条共贯，亦奚必我父兄子弟之必为加厚哉？此固不可深求于物理，而但还验其心之所

存、与所必发者而已。均之为人，而必亲其亲者，谁使之然也？谓之天，而天未尝诏之；谓之道，而道亦待闻于讲习辩说之余矣。若其倏然而兴、怵然而觉、惻然而不能忘者，非他，所谓仁也。人之所自生，生于此念，而习焉不察耳。释氏斥之为贪爱之根，乃以贼人而绝其类。韩愈氏曰：“博爱之谓仁。”言博也，则亦逐流而失其源也，博则其爱也弛矣。

有人于此，可生也，亦可杀也，见为可生，而生之也快，见为可杀，而杀之也亦快，即见为不可杀，而卒不能不杀也，则亦置之矣。至于父子兄弟，即不容已于杀，而必戚然以终身，如其见为可生，则必不如他人之唯力是视，尽吾道而付之无可奈何者。以此思之，仁天下也有穷，而父子兄弟之仁，则不以穷而妨其爱也。唯不仁者，舍其约以务于博，即有爱焉，亦散漫以施，而自矜其惠之溥；如其穷矣，则视父子兄弟亦博爱中之一二人而已。置之可也，杀之又奚不可哉？故与人争名，名不两归而杀心起；与人争利，利不两得而杀心起；乃至与人争国、争天下，势不两立而杀心愈熿。

呜呼！汉文帝之贤也，且以尺布斗粟致不容之怨，况下此者！于是而曹丕、刘劭、高湛、陈蒨，自不欲全其本支，而本支亦如其意焉以斩。天道之不忒，仁不仁一念之报焉耳。朱友珪、李从珂僭主中国，为不仁之倡，而徐知诰、马殷之子孙相效以自殄其族。夫此数不仁者，抑岂无爱以及人哉？爱之无择而穷矣。视其属毛离里者，皆与天下之人物无以异，无妨于己则生之，有碍于己则杀之。墨、释之邪，韩愈氏之陋，实中于不肖者之心，以为天理之贼，不可瘥也。

而钱元瓘独全友爱以待兄弟。钱鏐初丧，位方未定，而元瓘与兄弟同幄行丧，无所猜忌，陆仁章以礼法裁之，乃不得已而独居一幄。其于元瓘也，相让以诚，相对而泣，盖有澹忘富贵、专致惻怛者焉。故仁风扇而天性行。施及弘俶，群臣废兄立己，众将不利于其兄，而弘俶以死保之，优游得以令终。自古被废之主，昌邑而后，未有能如是者。孝友传家，延于奕世，亦盛矣哉！推其源流，皆元瓘一念之仁为之也。此一念者，爱之所凝，至约而无所穷也，非墨、释之所与知也。

【二】

天人之际难言矣！饥饉譌言、日月震电、百川山豕之变，诗详举而深忧之

；日食、地震、雪雹、星孛、石陨、鸛飞之异，春秋备纪而不遗；皆以纳人君于忧惧也。乃其弊也，或失之诬，或失之鬼。其诬也，则如刘子政父子分析五行以配五事，区分而凿证之，变复不惟其德而唯其占，有所倚而多所贷，宽猛徇其臆说，而政愈淫。其鬼也，依附经义以乱祀典，如董仲舒土龙祈雨之术，徒以褻天而导淫祀，长巫风，败风教，则惧以增迷，人事废而天固不可格也。夫为诬为鬼，既以资有识者之非笑，于是如康澄者，乃为之说曰：“阴阳不调，三辰失行，小人譌言，山崩川涸，蝥贼伤稼，不足惧也。”王安石之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，亦此而已矣。

夫人主立臣民之上，生杀在己，取与在己，兴革在己。而或益之以慧力，则才益其骄；或相习于昏虐，则淫荡其性；所资以息其敖辟而纳于桟括者，唯惧之一念耳。故明主之于天下，无不惧也。况灾异有凋伤之实，譌言乃播乱之媒，饥馑系生民之命，而可云不足惧乎？民情何以定而譌言永息；饿殍何以苏而饥馑不伤；三辰失轨，川决山崩，当其下者，沴气足以戕生，凶征足以召乱，何以镇抚而不逢其害；岂徒惧而已哉？又岂如五行志之随征修复，自诩以调燮而安其心；春秋繁露之媒用术法，苟求营祷而亡其实哉？

夫仲舒、子政，惟不知惧而已。谓天地鬼神之可以意为迎合，而惧心忘矣。诚知惧者，即澄所谓“畏贤人之隐，畏民业之荒，畏上下之相蒙，畏廉耻隳而毁誉乱，忠言不进，谄谀日闻”者也。唯其惧之在彼，而后畏之在此。天人之应，非一与一相符，而可以意计揣度者也。一惧而天在人之中，万理皆繇此顺矣。澄何足以与于此哉？王安石之学，外申、韩而内佛、老，亦宜其懵焉而为此无忌惮之言也。孔子曰：“畏天命。”诗、春秋见诸行事，非意计之能量，久矣！

【三】

银、夏之乱，终宋之世，勤天下之力，困于一隅，而女直乘之以入，其祸自李彝超之拒命始。彝超之地无几，亦未能有战胜攻取之威力也，而负隅以抗天下，挟何术以自固而能然乎？

天下而已裂矣，苟非有道之主，德威足以服远，则有无可如何之人，操甚卑甚陋之术，而智勇交受其制。高季兴以无赖名，而孤立群雄之中，处四战之地，据土不亡者两世；彝超亦用此也，而地在绝徼，为中国之所不争，士马尤

疆焉，欲殄灭之，其可得乎？中国之乱也，十余年而八姓十三君，倏兴倏废，彝超父子无所归命，亦无所抗衡，东与契丹为邻，又委顺以为之闲谍。不但此也，中国有反叛之臣，无论其成与不成，皆挟可左可右之势，而利其赂遗；薄侵边鄙而不深入以犯难，讨之则城守坚而不下，抚之则阳受命而不来。如是者，虽大定之世，未易治也，而况中国无君之天下，尤得以日积月累而滋大乎？是与荆南高氏仿佛略同而情势异，中国之雄桀，鄙夷而姗笑之，乃不知其窃笑群雄者之尤甚也。

夫其为术，抑有可以自立之道焉。季兴以盗掠诸国之贡享而得货，彝超以两取叛臣之贿赂而收利，其以缮城郭、修甲兵、养士卒者，皆取给于他国无名之遗，而不尽苦剥其民，则民得以有其生而兵不匮。君子以大义裁之，则曰此盗术也。然当生民流亡憔悴之日，僭窃以主中国者，方日括民财以养骄卒，以媚黠虏，用逞其不戢之凶威，至于釜鬲皆彊夺以充赏。而季兴、彝超夺彼不道之余，以苏境内之民，则亦苟焉自全之便术也，恶亦浅矣。

季兴所处，必争之地耳，不然，与彝超均渐渍以岁月，虽宋全盛之天下，得韩、范以为将相，亦寡立而不可下矣。彝超敛兵聚利，为谋已深，李嗣源位未固，势未张，遽欲挑之，其将能乎？徒以益其疆固、而为百余年之大患已耳。制无赖者，非大有为之君，未易易也。

【一三】

李从珂之入篡也，冯道遽命速具劝进文书，卢导欲俟太后命，而道曰：“事当务实。”此一语也，道终身覆载不容之恶尽之矣。

实者，何也？禽心兽行之所据也。甘食悦色，生人之情，生人之利用，皆实也。无食而衿兄臂，无妻而搂处子，务实而不为虚名所碍耳。故义者，人心之制，而曰名义；节者，天理之闲，而曰名节；教者，圣人率性以尽人之性，而曰名教；名之为用大矣哉！宰我以心安而食稻衣锦，则允为不仁；子路以正名为迂，而陷于不义；夫二子者，亦务实而以名为缓者也。一言之失，见绝于圣人。推至其极，曾元务实以复进养亲，而不可与事亲。贤者一务实，而固陋偷薄，贼天理，灭风教。况当此国危君困之际，邀荣畏死，不恤君父之死亡，而曰此实也，无事更为之名也。其恶岂有所艾哉？

夫所谓实者，理之不容已，内外交尽而无余憾之谓也。有其实，斯有其名矣。若卢导者，心摇而无所执，理不顺而无能守，然幸有此一念之羞恶，不敢以人臣司天子之废立，故欲调停掩饰以稍盖其恶，而示天下以君之不可自我而予夺，则亦实之仅存者耳。道乃并此而去之，不灭尽其实而不止。

呜呼！岂徒道之终身迷而不复哉？此言出，而天下顾锱铢之利，求俄顷之安，蒙面丧心，上不知有君，内不知有亲，公然以其贪猥亡赖、趋利耽欲之情，正告天下而不泚其颡，顾欣然自得曰：吾不为虚名所误也。亲死而委之大壑，曰吾本无葬亲之实心，勿冒孝名也；穴墙而盗邻粟，曰吾本有得粟之实情，勿冒廉名也；则人类胥为禽兽，尚何嫌乎？但务实而不知有名者，犬豕之食秽以得饱也，麋鹿之聚麀以得子也。道之恶浮于纣、祸烈于跖矣。

道死而擿之者起，顾未有穷其立念之差于务实之一言者，于是李贽之徒，推奖以大臣之名，而世教愈乱，亦憯矣哉！

【一四】

节之初九曰：“不出户庭，无咎。”而夫子赞之曰：“几事不密则害成。”乃所谓密者，难言之矣。缄之于心，杜之于口，筹虑既审，择老成能断之士而决之，一言而定矣。不审于此，嗶嗶嚅嚅，两三促膝，屏人窃语，夜以继日，而但不令人知其所言者何事，则戈矛丛于墙阴，猜防徧于宇内，何成之有哉？速败而已矣。

宋文帝以君臣私语彻旦不休，而逆子推刃；李从珂屏侍臣于便殿，与冯贇、卢文纪等密谈，而敬瑭速反；皆自谓密而以召祸者也。夫子固曰：“乱之所繇生，则言语以为阶。”窃窃然密谈尽日而不已者，非言语乎？使其言之于大廷而众闻之也，其机亦止此而已。终日言而人不知其何所云也，然后虽一欬一笑，人皆见为深机。是以两人闭户下帷，妇姑附耳之智，敌群策群力之交加，其不相敌，久矣。今日言之，他日更言之，所图度者未见之施行，则奸雄抑窥其言愈多而心愈惑，无能为也，必矣。故密者，缄之于心，杜之于口，审虑而决以一言，必不以窃窃之谈相萦聒者也。

石敬瑭之必反也，可抚而服之，一言而毕耳；可讨而定之，一言而毕耳。以廓达无猜抚敬瑭，而敬瑭无辞以起衅；以秉顺攻逆讨敬瑭，而敬瑭亦无挟以

争。若疑若信，若勇若怯，计其所密谋者，皆迂疏纡曲，以茅缚虎、以油试火之术耳，而后从珂之死亡终不可救。宋昌拒周勃之请闲，而中外帖然，斯则善于用密者与！

【一五】

刘知远之智，过于石敬瑭也远甚，拒段希尧、赵莹移镇之谋而亟劝敬瑭以反，其情可知也。当其时，所谓天子者，苟有万人之众、万金之畜，一旦蹶起，而即褒然南面，一李希烈、朱泚之幸成者而已。范延光、赵延寿、张敬达之流，智力皆出知远下，而知远方为敬瑭之偏裨，势不足以特兴，敬瑭反，而后知远以开国元功居诸帅之右，睨敬瑭之篡而即睨其必亡，中州不归己而奚归邪？呜呼！人之以机相制，阴阳取与伏于促膝之中，效死宣力，皆以自居胜地，而愚者不悟，偷得一日之尊荣以亡其族，亦可愍矣哉！

知远之于敬瑭，杨邠、郭威之于知远，一也。杨邠贪居于内，自速其祸耳。敬瑭不知倚知远为腹心，愚己甚也。知远知邠与威之将效己，而不早为之防，事势已然，未可急图也。知远早殁，不及施菹醢之谋耳，使天假以年，邠、威之诛，岂待郭允明哉？然而树刘崇于晋阳以延其血食，则知远之智，果远过于敬瑭矣。称臣纳土于契丹，知远固争不可，亦自为计也。故缮城治兵，屹立晋阳以观变，而徐收之。李存勖之后，其能图度大谋以自立者，唯知远耳。而终不能永其祚者，虽割据叨幸之天子，亦不可以智力取也。

【一六】

谋国而貽天下之大患，斯为天下之罪人，而有差等焉。祸在一时之天下，则一时之罪人，卢杞是也；祸及一代，则一代之罪人，李林甫是也；祸及万世，则万世之罪人，自生民以来，唯桑维翰当之。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瑭之反，倚河山之险，恃士马之彊，而知李从珂之浅輶无难摧拉，其计定矣；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，敬瑭智劣胆虚，遽从其策，称臣割地，授予夺之权于夷狄，知远争之而不胜。于是而生民之肝脑，五帝三王之衣冠礼乐，驱以入于狂流。契丹弱而女直乘之，女直弱而蒙古乘之，貽祸无穷，人胥为夷，非敬瑭之始念也，维翰尸之也。

夫维翰起家文墨，为敬瑭书记，固唐教养之士人也，何讎于李氏，而必欲

灭之？何德于敬瑭，而必欲戴之为天子？敬瑭而死于从珂之手，维翰自有余地以居。敬瑭之篡已成，已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以起。其为喜祸之奸人，姑不足责；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？抑可委之刘知远辈而徐收必得之功。乃力拒群言，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也，吾不知其何心！终始重贵之廷，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，使重糜天下以奉契丹，民财竭，民心解，帝昺厓山之祸，习为固然，毁夷夏之大防，为万世患，不仅重贵縲系客死穹庐而已也。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，不亦诬乎？

延广之不胜，特不幸耳；即其智小谋彊，可用为咎，亦仅倾臬捩鸡微幸之宗社，非有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原也。义问已昭，虽败犹荣，石氏之存亡，恶足论哉？正名义于中夏者，延广也；事虽逆而名正者，安重荣也；存中国以授于宋者，刘知远也；于当日之侑辈而有取焉，则此三人可录也。自有生民以来，覆载不容之罪，维翰当之。胡文定传春秋，而亟称其功，殆为秦桧之嚆矢与！

【一七】

贵奚有定哉？当世之所不能有而有之者，安富尊荣则贵也；太上以行其道，其次以席其安，其下以遂其欲，至于遂欲而已贱矣。然利在其身，施及其子孙，犹得以有其荣利，犹流俗之贵也。无此数者，当时耻与为从，后世相传为笑，身危而如卧于棘丛，子孙转眄求为庶人而不可得，则亦无可欲之甚者，然且眈眈逐逐以求得之，其狂愚不可药已。

至贵者，天子也；其次，则宰相也。朱友贞、李从珂、石敬瑭、刘知远皆自曰吾天子也。悲夫！一日立乎其位，而万矢交集于梦寐，十年之内，幸鬼祸之先及者，速病以死，全其腰领，而子姓毕血他人之刃；其未即死者，非焚则馘，一如狂狴之戮民，待秋冬而伏法耳。刑赏不得以自主，声色不得以自娱，血胤不得以相保，贱莫贱于此焉。而设深机、冒锋刃，以求一日之高居称朕。袭优俳之充冕，抑无其缠头酒食之利赖，夫亦何乐乎此邪？于是既号为天子矣，因而有宰相焉。其宰相者，其天子之宰相也。利禄在须臾，辱戮在眉睫，亦优俳之台辅而已矣。冯道、卢文纪、姚顛、李愚、刘昫、赵莹、和凝、冯玉之流皆是也。尸禄已久，磐固自如，其君见为旧臣而不能废，其僚友方畏时艰而不与争，庸人忘死忘辱，乘气运之偶及，遂亦欣然自任曰“吾宰相也”。无不可供人姗笑也。

虽然，犹未甚也。桑维翰一节度使之掌书记耳，其去公辅之崇既悬绝矣，必不可得，而倒行逆施者无所不至，力劝石敬瑭割地称臣，受契丹之册命。迫故主以焚死，斗遗民使暴骨，导胡骑打草谷，城野为墟，收被杀之遗骸至二十馀万，皆维翰一念之恶，而滔天至此，无他，求为相而已。耶律德光果告敬瑭曰：“维翰效忠于汝，宜以为相，”而居然相矣。人恫于明，鬼哭于幽，后世有识者推祸始而怀馀怒：即在当日者，刘知远、杜重威、景延广亦交诋其非，杨光远且欲甘心焉。荼毒已盈，卒缢杀于张彦泽之半组。计其徼契丹之宠，自号为相之日，求一日之甘食、一夕之安寝也，而不可得。而徒以残刘数十万之生灵，毁裂数千年之冠冕，以博德光之一语，旦书记而夕平章，何为者邪？

夫维翰以文翰起家成进士，即不能如梁震、罗隐之保身而不辱；自可持禄容身，坐待迁除，如和凝、李松之幸致三事。乃魂驰而不收，气盈而忘死，以骤猎不可据之浮荣，其实不如盛世之令录参佐也。而涂炭九州、陆沈千载，如此其酷焉。悲夫！天之生维翰也，使其狂獠之至于斯，千秋之戾气，集于一人，将谁怨而可哉？乞者乞人之墦，非是而不能饱；盗者穴人之室，非是而不能获。维翰不相，自可图温饱以终身；维翰即相，亦不敌李林甫、卢杞之掾史；即以流俗言之，亦甚可贱而不足贵，明矣。处大乱之世，君非君，相非相，揽镜自窥，梦回自念，乞邪，盗邪，君邪，相邪，贵邪，贱邪！徒以殃万民、祸百世，胡迷而不觉邪？

卷三十

五代下自石敬瑭称号之年起

【一】

契丹之于石敬瑭，为劳亦仅矣。解晋阳之围败张敬达者，敬达师老，而无能如晋阳何也。敬瑭南向，而耶律德光归，河南内溃，张彦泽迎敬瑭以入，初未尝资契丹之力，战胜以灭李氏而有之。且德光几舍敬瑭而立赵德钧，其待敬瑭之情，亦不固矣，曾不如突厥之于唐也。乃敬瑭坚拒众议，唯桑维翰之是听，以君父戴之，而为之辞曰信义也。呜呼！敬瑭岂知人闲之有信义者哉？

古今逆臣攘夺人国者，类有伟伐以立威，而后人畏以服从而不敢动。无大功而篡者，唯萧道成、萧衍与敬瑭而已。然道成、衍遇淫昏之主，臣民不保其

死，于是因众怨以兴，而为节俭宽容之饰行以结纳中外之心，天下且属心焉。李从珂无刘子业、萧宝卷之淫虐，敬瑭一庸弩之武人，杳不知治理为何物，资妇势以得节钺，其据一隅以反也，自唐季以来，如梁崇义、刘稹之徒，无成而县首阙下者非一矣，敬瑭幸得不伏其辜耳。在位八年，固无一言之几道、一政之宜民，其识量之不足以服人，自知之，桑维翰亦稔知之，即与之四海一王之天下，亦不能一朝居，而况此岌岌摇摇、不宁不令之宇，仅守国门以垂旒乘辂哉！故甫篡位而范延光、张从宾、符彦饶、李金全、安从进、安重荣蜂起以争，杨光远、张彦泽杀人于前而不能诘，刘知远且挟密谋以俟时而动，敬瑭盖惴惴焉卧丛棘之上，不能自信为天子也。

德不可恃，恃其功；功不可恃，恃其权；权不可恃，恃其力；俱无可恃，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，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喝臣民而已。故三镇继起，张皇欲窜，而刘知远曰：“外结彊虏，鼠辈何能为？”则契丹以外，敬瑭无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。张从宾将逼汴州，从官汹惧，而桑维翰神色自若，夫岂有谢傅围碁之雅量哉？心目之闲，有一契丹隐护其脰领耳。而藉口曰信义，将谁欺乎？惟其无以自主而一倚于契丹，故人即持其长短以制之。赵延寿、杜重威皆效之，而国以亡，胤胤以斩，则维翰之谋，适以促其绝灭而已矣。敬瑭之窃位号也，与张邦昌，刘豫也正等，又出于安禄山、黄巢之下，宋人奖之以绍正统，无惑乎秦桧之称臣构而不怍也。

【二】

礼曰：“刑不上大夫。”古之大夫，方五十里之国，有三人焉，次国倍之，大国四之。周千八百国，计为大夫者万人以上，盖视汉之亭长，今之仓巡驿递耳，而不以刑辱之，则所以养廉隅而厚君子小人之别至矣。天下恶得而不劝于善邪？

刑者，非大辟之谓也，罪在可杀，则三公不贷其死，而况大夫？唯是宫、刖、劓、墨之刑，不使夷于小人，褫衣而残肢礼耳。汉以杖代肉刑，则杖之为刑亦重矣哉！匍伏之，肉袒之，隶卒之贱凌蹴而笔之，于斯时也，烦冤污辱之下，岂复有君子哉？王昶之僭号于闽也，淫虐不拟于人类，其臣黄讽诀妻子以进谏，不恤死也。至于昶欲杖之，则毅然曰：“直谏被杖，臣不受也。”昶不能屈，黜之为民。充讽之志，岂黜是恤哉？触暴人而死，则死而已矣，而必不受者辱也。于此而知后世北寺之狱，残掠狼藉，廷杖之辱，号呼市朝，非徒三

代以下虐政相沿，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；而其臣惜一死以俯受，或且以自旌忠直，他日复列清班为冠冕之望者，亦恶得而谢其咎与？

“士可杀不可辱”，非直为君言，抑为士言也。高忠宪公于缙骑之逮，投池而死，曰：“辱大臣即以辱国，” 黠矣。立坊表以正君臣之义，慎遗体以顺生死之常，蔑以尚矣。其次则屏居山谷，终身不复立于人之廷可也。士大夫而能然，有王者起，必革此弊政，而明盘水加剑之礼，人道尚足以存乎！

【三】

刘知远之图度深密也，石敬瑭其几俎闲物耳，恶足以测之哉！始而决劝敬瑭以反，为己先驱也。三镇兵起，敬瑭问计，而曰：“陛下抚将相以恩，臣戢士卒以威。” 盖子罕专宋之故智也。

自唐以来，人主之速趋于亡者，皆以姑息养彊臣而倒授之生杀之柄，非其主刚覈过甚而激之使叛也。今欲使敬瑭以响沫之仁假借将相，则当时所宜推心信任、恣其凌轹而不问者，莫知远若矣。恩徧加于将相，而可独致猜防于知远乎？柔而召侮，躁人先凌之，以乱其心志，故安重荣之流，急起以疲敬瑭之力，知远乃乘其后席卷而收之已耳。威移于己，则三军所畏服者，知有知远而忘有敬瑭；戢兵以卫民，则百姓所仰戴者，不感敬瑭而唯感知远。兵从令而民归心，故可以安坐晋阳，而俟契丹之倦归，以受人之推戴。此知远之成算，使敬瑭入其中而不觉者也。藉令石重贵而不为契丹之俘虏邪？亦拱手而授之知远尔。

傲岸不受平章之命，重为其主之疑怒，而赵莹为之拜请，感其恩抚大臣之言也。敬瑭忍怒而使和凝就第劝谕，假借之恩宠者已素，而威不足以张也。范延光、杨光远、张彦泽骄横以速石氏之亡，知远收之也不待劳矣。契丹中起而乱之，故知远之得之也难。当桑维翰献割地称臣之计，知远已早虑之女，虑己之难乎其夺之竖子之手也。而卒能自保，以逐夷而少息其民。故自朱温以来，许其有志略而几于豪杰者，唯知远近之矣。

【四】

石氏之世，君非君，将非将，内叛数起，外夷日逼，地蹙民穷，其可掬取

之也，八九得也。江南李氏之臣，争劝李升出兵以收中原，而昇曰：“兵之为民害深矣！不忍复言，彼民安，吾民亦安。”其言，仁者之言；其心，量力度德保国之心也。盖杨行密、徐温息兵固国之图，昇能守之矣。

兴衰之数，不前则却。进而不能乘人者，退且为人所乘。图安退处，相习于偷，则弱之所自积也。李氏惟不能因石氏之乱而收中原，江、淮之气日弛，故宋兴而国遂亡，此盖理势之固然者；而揆之以道，则固不然。若使天下而为李氏所固有，则先祖所授，中叶而失之，因可收复之机，乘之以完故土，虽劳民以求得，弗能恤也，世守重也。非然，则争天下而殄瘁其民，仁人之所恶矣。徐知诰自诬为吴王恪之裔，虽蒙李姓，未知为谁氏之子，因徐温而有江、淮，割据立国，义在长民而已。长民者，固以保民为道者也。社稷轻而民为重，域外之争夺，尤非其所亟矣。以匹夫奄有数千里之疆，居臣民之上，揣分自全，不亦量极于此乎？苟为善，后世子孙以大有为于天下者，天也；知其弱不足立而浸以亡者，亦天也；非可以力争者也。李昇于是而几于道矣。当其时，石敬瑭虽不竞，而李氏诸臣求可为刘知远、安重荣之敌者，亦无其人。陈庆之乘拓拔之乱以入雒阳，而髡发以逃；吴明彻乘高齐之亡以拔淮北，而只轮不返；皆前事之师也。即令幸胜石氏，而北受契丹之勍敌，东启吴越之乘虚，南召马氏之争起，外成无已之争，内有空虚之害，江、淮亘立于中以撻众怒，危亡在旦夕之闲，而夸功生事者谁执其咎乎？故曰量力度德，自保之令图也。

其仁民也，虽不保其果有根心之惻悻，而民受其赐以延生理，待宋之兴，全父老、长子孙、受升平之乐，不可谓非仁者之泽矣。诗不云乎？“民亦劳止，汔可小康。”人之情也，劳不可堪也，死愈不忍言也。杨行密、徐温、李昇予民以小康，可不谓贤哉？高季兴之猥也，天下笑其无赖，而视王曦、刘龚之贼杀其民以自尊，愈矣；况江南之奠残黎，使安枕于大乱之世，数十年民不知兵也乎！

【五】

江南李氏按行民田之肥瘠以定税，凡调兵兴役、非常事而猝求于民者，皆以税钱为率。宋平江南，承用其法，延及于今，一用此式，故南方之赋役所以独重，此春秋所谓用田赋也。

古者以九赋作民奉国，农一而已，其他皆以人为率。夫家之征，无职事者

不得而逸。马牛车器，一取之商贾。役，则非士及在官者，无不役也。是先王大公至正、重本足民之大法，万世不可易者也。是故民乐有其恒产而劝于耕。苟非力不任耕、世习工贾者，皆悉安于南亩。无弃上，无游民，不俾黠巧惰淫者，舍其先畴以避征徭，而坐食耕夫之粟。民食足而习驯，无或冻馁流离而起为巨寇。财足用，器足修，兵足使，而夷狄不能为患。其为天下利亦溥矣哉！今变法而一以田税为率，已税矣，又从而赋之。非时不可测度之劳，皆积墮于农。而计田之肥瘠以为轻重，则有田不如无田，而良田不如瘠土也。是劝民以弃恒产而利其莱芜也。民恶得而不贫，恶得而不堕，恶得而不奸，国恶得而不弱，盗贼恶得而不起，戎狄恶得而不侵哉？故自宋以后，即其全盛，不能当汉、唐之十一，本计失而天下瘠也。

夫有民不役，而役以田，则等于无民。据按行之肥饶，为不易之轻重，则肥其田者祸之所集，而肥者必饶。有税有役，则加于无已，而无税则坐食游閒之福，民何乐而为奉上急公之民？悖道拂经之政，且有甚于商鞅者。乃相承六百年而不革，无他，君偷吏窳，据地图税籍而易于考索。若以人为登耗，则必时加清理以调其损益，非尽心于国计民生者不能也。简便之法，易以取给，而苟且以自恣。不知天子之允为元后父母、命官分职、以共天职，将何为邪？王者起而釐正之，莫急于此矣！

【六】

景延广抗不称臣，挑契丹之怒，而石晋以亡，古今归罪焉，流俗之论无当于是非，若此类者众矣。

石氏之亡不亡，奚足为有无哉？即以石氏论，称臣称男，责赂无厌，丑诟相仍，名为天子，贱同仆隸，虽得不亡也奚益？重敛中国之所有，以邀一日之欢，军储不给而军怨于伍，流离载道而民怨于郊，将吏灰心，莫为捍卫，更延之数年，不南走吴、楚以息肩，则北走契丹以幸利，一夫揭竿而四方瓦解，石氏又恶保其不亡乎？石氏之亡，桑维翰实亡之，而柰何使延广代任其咎也！

称臣、割地、输币之议，维翰主之，敬瑭从之；二人以往，唯依阿苟容之冯道、安彦威而已。刘知远已异议于早，吴峦、王权或死或贬而不甘为之屈，安重荣则不难剽敬瑭之首、剖心沥血以谢万世者也。延广与知远对掌马步、为亲军之帅，知远怀异心以幸其败而不力争，延广扶孱主以耻其亡而独奋起

，延广之忠愤，虽败犹荣，而可重咎之以折中国生人之气邪？

夫契丹岂真不可敌而以鸿毛试炉火哉？敬瑭所倚以灭李氏者，徒晋阳解围一战耳。又张敬达已老之师也。遇险而惧，不敢渡河而返。从珂自溃，非胡骑之果能驰突也。杨光远诱之，赵延寿导之，而中国水旱非常，上下疲于岁帑，乃敢举兵南向。然且伟王败而太原之兵遁；石重贵自将以救威城，而溺杀过半，恸哭而逃；高行周拒之于澶洲，而一战不胜，收军北去；安审琦救皇甫，遇慕容彦超于榆林店而自惊以溃；阳城之战，符彦卿一呼以起，倾国之众，溃如山崩，弃其奚车，乘驼亟走。当是时也，中国之势亦张矣；述律有蹉跌何及之惧，气亦燿矣。而延广罢去，留守西京，悲愤无聊，唯自纵酒；桑维翰固争于重贵，复奉表称臣以示弱，然后孙方简一叛，大举入寇，而重贵为俘。繇此观之，契丹何遽不可拒？延广何咎？而维翰之贻害于中国，促亡于石氏，其可以一时苟且之人情，颂其须臾之安，而贯其滔天之罪哉？

韩侂胄挟鹰犬之功，杀忠贞，逐善类，恶诚大矣，而北伐非其罪也。成败，天也；得失，人也；或成而败，或败而成，视其志力而已。宋即北伐而小挫，自可更图后效；乃以挑衅渝盟为侂胄之罪，然后人心靡，国势颓，至于亡而不复振。故延广逐而石氏之亡决，侂胄诛而赵宋之衰成。身为大帅，知有战而不知有降，其官守也。延广蒙讥，则岳鹏举之杀，其秦桧再造之功乎？

【七】

石敬瑭起而为天子，于是人皆可为，而人思为之。石敬瑭受契丹之册命为天子，于是人皆以天子为唯契丹之命，而求立于契丹，赵延寿、杨光远、杜重威，皆敬瑭之教也。欲为天子，而思反敬瑭之为，拒契丹以灭石氏者，安重荣耳，虽兵败身死、蒙叛臣之号，而以视延寿辈之腥污，犹有生人之气矣。

刘知远持重以待变，尤非可与敬瑭辈等伦者也。今且责知远之拥兵晋阳，不以一矢救重贵之危，而知远无辞。虽然，岂尽然哉？李守贞、杜重威、张彦泽，兵力之彊，与不相上下，而交怀忮害之心；桑维翰居中持柄，怙契丹以制藩帅；石重贵轻躁以畜厚疑，前却无恒，力趋于败；天之所坏，不可支也，徒以身殉，俱碎而已。

若夫君臣之义，固有不必要深求以责知远者。当日之君臣，非君臣也。知远

之器识，愈于敬瑭远矣。为其偏裨，以权势而屈居其下，相与为贼，以夺李从珂之宗社，一彼一此，衰王相乘，岂尝受顾命辅重贵以保固石氏之邦家乎？敬瑭不推心以托，知远亦不引以自任也，久矣。则护河东片土，休兵息民，免于打草谷之掠杀，而待契丹之退，收拾残疆，慰安杀戮之余民，知远之于天下也，不可谓无功。杜重威、李守贞、张彦泽之恶已播而不可揜，桑维翰媚虏以虔刘天下而自杀其躯，于是人喻于从夷之凶危；而重贵已俘，国中无主，始徐起而抚之，知远之成谋决矣。摈契丹以全中夏而授之郭氏，契丹弗敢陵也。盖自朱温以来，差可许以长人者，唯知远耳。嗣子虽失，而犹延河东数十年之祀，亦其宜矣。然而不足以延者，知远亦沙陀也。于时天维地纪未全坼也，固不可以为中国主也。

【八】

兵聚而散之，平天下者之难也。汉光武抚千余万之降贼，使各安于井牧，遐哉！自武王戢千橐矢之后，未有能然者矣。无仁慈之吏以抚之，无宽缓之政以绥之，无文教之兴以移之；则夫习于僇悍、狃于坐食者，使之耕耘，不耐耰鉏之劳，使之工贾，不屑锱铢之获；朵颐肥甘、流连饮博之性，梦寐寄于行閒；小有骚动，触其雄心，即如螽蝗之蔽日，无有能御之者矣。

河北自天宝以来，民怙乱而不安于田庐久矣。魏博之牙兵已歼，不能惩也。石晋置天威军而不可用，遂罢之。乃虽不可用，而跃冶之情，仍其土习，则一动而复兴。罢之，亦问其何所消归邪？而抑不为之处置。无赖子弟，业已袴褶自雄于乡里，无有余地可置此身，能合而不能离，为盗而已矣。梁暉起于相，王琼起于澶，其起也，契丹掠杀之虐激之；即无契丹之掠杀，亦安保其为井牧之驯民乎？敬瑭父子之为君，虚中国以媚虏，纵骄帅以称兵，而草泽之奸，能朝耕而暮织乎？

民不富，不足以容游惰之民；国无教，不足以化犷戾之俗。自非光武，则姑听其著伍以待其气之渐驯，而后使自厌戎行以思返，乃可得而徐为之所。刘知远安集民之保山谷者，定其志气以渐思本计，自是以后，盗乃渐息；集之也，故贤于散之也。

【九】

得国而速亡，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；反者一起，兵未血刃，众即溃，君即死，国即亡，易如吹槁，亦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。其后宋夺柴氏而尤易，亦迹此而为之耳。

刘氏之代石晋也，以视陈霸先而尤正。二萧、石、郭皆怀篡夺之谋，兴叛主之甲。知远虽不救重贵之亡，而不臣之迹未著。重贵已见俘于契丹，石氏无三尺之苗裔可以辅立者，中原无主，兆人乐推，而始称大号，以收两都，逐胡骑。然且出兵山左，思夺重贵，不克而始还。若是者，宜其可以代兴而永其祚，然而不能者，其故有二；诗曰：“宗子维城，大宗维翰。”先正亲亲以笃天伦，而枝干相扶之道即在焉。易曰：“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”先王尊贤以共天职，而心膂相依之道即在焉。汉、唐之兴，其亲也，不能如周、召之一心，而分土为侯王者，固不可拔也；其贤也，不能如伊、吕之一德，而居中为宰辅者，固不可乱也。

刘氏起于沙陀，以孤族而暴兴，承祐之外，仅一刘崇父子，而威望不能与郭威、杨邠、史弘肇相颉颃。举国之人，知孤雏一禽而其宗燿矣。郭氏亦犹是也。柴氏虽有宗党，然不能正名为皇族，亦一夫而已矣。一旦拥他姓以代之，孰相难者，而又何劳再举乎？

亲不可恃，天也，则庶几恃有贤辅以左右之耳。知远之命相，竟求之于军幕执笔之客佐，天下贱之恶之，狎而蔑之，倏起旋灭，无为太息者，尤无足怪矣。故刘氏之亡，亡于苏禹珪、苏逢吉之为相，王章之为三司使也。是郭威、杨邠、史弘肇所睥睨叱咤而使濡毫待命如胥史者也。四年而刘氏之庙荡为寒灰，尚谁拯哉？

天之下，民所仰者君也；君之下，民所仰者相也。君非君，则天不能息其乱；相非相，则君不能保其国。开国承家，小人亟用，人之所鄙，天之所弃，不能一朝居矣。二苏从幕中贱士躐辅弼之荣，即求如敬翔、任圜、和凝而不可得，乃欲伸弱主以折彊臣，其待四年而亡犹晚矣。

郭氏之相，虽德不称位，而范质、李谷之视二苏，则云泥也，是以后亡。而承祐既灭，刘崇犹能保一隅之祀者数十年，愈于郭、柴之顿斩，则同姓存亡之故也。亲贤之得失，国祚之短长，岂不一如符券与？

李业、郭允明导其主以杀大臣，而刘氏速亡。人心未固，主势不张，而轻用不测之威，翦推戴之臣，杨邠、史弘肇、王章虽死，郭威拥重兵，据雄藩，恩结将吏，权操威福，遽欲以一纸杀之，其以国戏也，愚不可诘矣。虽然，刘氏之存亡，恶足系天下之治乱哉？杨邠等就诛，而天下始有可安之势，则此举也，论世者之所快也。

自唐以来，疆臣擅兵以思篡夺者相沿成习，无有宁岁久矣。朱温、李克用先后以得中原，而李嗣源、石敬瑭、刘知远踵之以兴。盖其闲效之蹶起，或谋而不成，或几成而败者，锋刃相仍，民以荼毒也，不可胜纪当其使为偏裨与赞逆谋也，已伏自窃之心。延及于石、刘之代，而无人不思为天子矣。安重荣、安从进、杨光远、杜重威、张彦泽、李守贞虽先后授首，而主臣喋血以竞雌雄，败则族，胜则帝，皆徼幸于不可知之数。幸而伏诛，国亦因是而卒斩。流血成川，民财括尽，以仅夷一叛臣，而叛者又起。彼固曰：与我并肩而起者，资我以兴，恶能执法以操我生死之柄？况其彳亍孺子，而敢俨然帝制，秉鈇钺以临我乎？

自杨邠等以羽翼刘氏之宿将，威振朝廷，权行疆内，而一旦伏尸阙下，如圈豚之就烹；于是而所谓功臣者，始知人主自有其魁柄，不待战争，而可刈权奸若当门之草。故郭氏之兴，王峻、侯益之流，不敢复萌跋扈之心；而李谷、范质、魏仁浦乃得以文臣衔天宪制阉帅之荣辱生死。柴氏承之，樊爱能等疾趋赴市，伏死欧刀，而人不惊为刼举，邠、章、弘肇之诛，实倡其始也。有邠、章、弘肇之诛，而后樊爱能等之辟，伸于俄顷，而众心允服；有爱能等之戮，而后石守信辈以得释兵保禄位为幸，宋之中外载宁者三百载。呜呼！业、允明之不量而亟杀权臣也，殆天牖之以靖百年飞扬盘踞之恶习乎！抑事会已极，无往不复，自然之数也。

郭威以一头子黜王守恩，用白文珂，而盈廷不敢致诘。杨邠、史弘肇斥其主以禁声，而曰“有臣等在”。此而不诛，刘氏其足以存乎？刘氏即存，天下之分崩狂竞以日寻锋刃也，宁可小息乎？邠、章、弘肇死，于是风气以移，内难不生，而国有余力，然后吴、蜀、楚、粤可次第而平。故此举也，天下渐宁之始也。刘承祐之死生，国之存亡，不足论也。

【二】

耳目口体之各有所适而求得之者，所谓欲也；君子节之，众人任之，任之而不知节，足以累德而损于物。虽然，其有所适而求得之量以任之而取足，则亦属厌而止，而德不至于凶，物不蒙其害；君子节情正性之功，未可概责之夫人也。况乎崇高富贵者，可以适其耳目口体之需，不待损于物而给，且以是别尊卑之等，而承天之祐，则如其量而适焉，于德亦未有瑕也。

天下有大恶焉，举世贸贸然趋之，古今相狃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则溢乎耳目口体所适之量，而随流俗以贵重之，所谓宝器者是已。耳目口体不相为代者也，群趋于目，而口失其味、体失其安，愚矣。群趋于耳，而目亦不能为政，则其愚愈不可言也。宝之为宝，口何所甘、体何所便哉？即以悦目，而非固悦之也。唯天下之不多有，偶一有之，而或诧为奇，于是腾之天下，传之后世，而曰此宝也；因而有细人者出，摘其奇瑰以为之名，愚者歆其名，任耳役目口四体以徇传闻之说，震惊而艳称之曰此宝也。是举五官百骸心肾肺肠一任之耳，而不自知其所以贵之重之、思得而藏之之故。呜呼！其愚甚矣。

传曰：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”孟子曰：“宝珠玉者殃必及身。”何也？愚已甚，耳目口四肢不足以持权，则匹夫糜可衣可食之腴产以求易之；或且竞之于人，而戕天伦、凌孤寡，皆其所不恤。崇高富贵者，则虚府库、急税敛、夺军储以资采觅，流连把玩，危亡不系其心；“殃必及身”，非虚语也。乃试思之，声音可以穆耳乎？采色可以娱目乎？味可适口，而把玩之下，四体以安乎？于阆之玉，驰人于万里；合浦之珠，杀人于重渊；商、周之鼎彝，毁人之邱墓；岂徒累德以黷淫哉？其贻害于人也，亦已酷矣！从吠声之口，荡亡藉之心，以祸天下，而旋殃其身，愚者之不可致诘，至此而极矣。郭氏始建国，取宫中宝器悉毁之，尽万亿之值，碎之为泥沙，不知者且惜之，抑知其本与泥沙也无以异；不留之于两闲以启天下之愚，亦快矣哉！

夫岂徒宝器为然乎？书取其合六书之法，形声不舛而已；画取其尽山川动植之形，宫室器服之制，知所考仿而已；典籍取其无阙无譌，俾读者不疑其解而已。晋人之字，宋、元之画，澄心堂之典籍，尽取而焚之，亦正人心、端好尚之良法也。

【一二】

闭糶以杀邻国之民，至不仁也；徒杀邻民而朽吾民之粟以趋于贫，至不智也。李氏淮南饥，周通糶以济之，二者之恶去矣。其后复大旱，民度淮争，李氏遂筑仓多以供军，周乃诏舟车运载者勿予夫禁舟车而但通负担，则所及者近，而力弱不任负者死相积矣。郭氏方有吞并江、淮之计，不欲资敌粮以困之，自谓得算，而不知此斗筲之智，徒损吾仁而无益也。

旱饥即至于县罄，岂有馁死之兵哉？所馁死者民耳。立国则必有积储矣，即不给，而民之仅存者严刑迫之，无求不得也；又不给，而坐食于民，或纵之掠夺而不禁也；则使其主多以为军食，亦以纾民之死尔。禁舟车之运，勿使糶充军食者，亦适以重困其民也，岂果于救民者之所忍为乎？

即以制胜之策言之：两敌相压，丰凶各异，所隔者一衣带水耳。淮南之民，强欲者，转斗而北，不可禁御，饥瘠濒死，睨饱食之乡，欲与争一旦之命，死且不恤，弱瘠无制之民且如此矣。如使兵食不继，彼且令于众曰：誓死一战，则禾粟被野者唯吾是饱。而兵之奋臂以呼，争先而进，以自救死亡，复何易捍哉？

无德于民，不足以兴；积怨于兵，则足以亡。晋惠公闭糶而秦师致死，身为俘囚。大有为者，不与人争一饥一饱之利钝也。故唯深研于人情物理之数者，而后可与尽智之川、全仁之施。郭氏固不足以及此，为德不永，而功亦不集。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，区区之算奚当哉！

【一三】

法不可以治天下者也，而至于无法，则民无以有其生，而上无以有其民。故天下之将治也，则先有制法之主，以使民知上有天子、下有吏，而已亦有守以谋其生。其始制法也，不能皆善，后世仍之，且以病民而启乱。然亦当草创之际，或矫枉太甚，或因陋就简，粗立之以俟后起者之裁成。故秦法之毒民不一矣，而乘六国纷然不定之余，为之开先、以使民知有法，然后汉人宽大之政、可因之以除繁去苛而整齐宇内。五胡荡然蔑纪，宇文氏始立法，继以苏绰之缘饰，唐乃因之为损益，亦犹是也。

自唐宣宗以后，懿、僖之无道也，逆臣盗贼，纷纭割据，天子救死不遑

，大臣立身不固，天下之无法，至于郭氏称周，几百年矣。唐之善政，无一存者，其下流之蠹政，则相沿而日以增。盖所谓天子者，彊则得之，弱则失之；所谓宰相者，治乱非所任，存亡非所恤，其令于民也，桎梏之以从令，渔猎之以供军；如此，则安望其有暇心以问法纪哉？叛臣而天子矣，武人而平章矣，幕客而宰相矣；则其所为庶司百尹、郡邑长吏者，举可知也。其薄涉文墨者，则亦如和凝之以淫词小藻、取誉花闲而已。及郭氏之有国也，始有制法之令焉。然后为之君者，可曰：吾以治民为司者也；为之民者，亦曰：上有以治我，非徒竭我之财、轻我之生、以为之争天下者也。

夫郭氏之法，固不可以与于治者多矣。其宽盗一钱以上之死也，罢营田赋赋民而使均于民赋也，除朱温所给民牛之租也，皆除民之大蠹而苏之，亦救时之善术矣。若其给省耗于运夫，则运者苏而输者之苦未蠲也；禁民之越诉，而弗能简良守令以牧民，则奸民乍戢，而州县之墨吏逞，民弗能控告也；讼牒不能自书，必书所倩代书者姓名，以惩教讼，而讼魁持利害以胁人取贿，奸民益恣，而弱民无能控告也；其除賣牛牛皮者之税，令田十顷税一皮，徒宽屠贾，而移害于农、加无名之征也。凡此皆以利民而病之，图治而乱之，法之所立，弊之所生矣。

盖其为救时之善术者，去苛虐之政，而未别立一法，故善也。其因陋就简而生弊者，则皆制一法以饰前法，故弊也。法之不足以治天下，不徒在此，而若此者为尤。虽然，以视荡然无法之天下，则已异矣。君犹知有民而思治之，则虽不中而不远；民犹知有法而遵之，则虽蒙其害而相习以安。盖郭氏惩武人幕客之樵苏其民而任其荒蕪，标掎克之成格以虐用之于无涯，于是范质、李谷、王溥诸人进，而王峻以翼戴之元功，不能安于相位，故有革故取新之机焉。枢密不能操宰相之进止，宰相不复倚藩镇以从违，君为民之君，相为君之相，庶几乎天职之共焉。嗣是而王朴、窦俨得以修其文教，而宋乃困之以定一代之规。故曰：天下将治，先有制法之主，虽不善，贤于无法也。

汉承秦之法而损益之，故不能师三代；唐承拓拔、宇文之法而损益之，故不能踰盛唐。不善之法立，民之习之已久，亦弗获已，壹志以从之矣；损其恶，益之以善，而天下遂宁。唯夫天下方乱而未已，承先代末流之稗政以益趋于下，而尽丧其善者；浸淫相袭，使袴褶刀笔之夫播恶于高位，而无为之裁革者；于是虽有哲后，而难乎其顿改，害即可除，而利不可卒兴。此汤、武之继桀、纣与高皇帝之继胡元，所以

难也。有法以立政，无患其疵，当极重难反之政令，移风俗而整饬之以康兆民，岂易言哉！上无其主，则必下有其学。至正之末，刘、宋诸公修明于野，以操旋转之枢，待时而行之，其功岂浅渺乎？

【一四】

无子而立族子，因昭穆之序、为子以奉宗祀，自天子达于士，一也；而天子因授以天下为尤重。异姓者不得为后，大法存焉。春秋莒人后鄆，而书之曰灭，至严矣。乃事有至变者焉，则郭氏是已。郭威起于卒伍，旁无支庶，年老无子，更无可立之肩羣从；柴氏之子，既其内姻，从之鞠养，而抑贤能可以托国，求同姓之支子必不可得，舍郭荣亦将孰托哉？既立宗庙，以天子之礼祀其先，神虽不歆非类，而岂自我馁之乎？故立异姓以为后，未可为郭氏责也。

或曰：威无同姓可立之后，知荣之贤，引而置之将相之位，以国禅之而不改其族姓，倣尧、舜之道不亦美乎？舜宗尧而祖文祖，祀亦可弗绝也。

曰：时则上古，人则圣人，在位者则皋、夔、稷、契，而后舜、禹之受禅，天下归心焉。乃欲使篡夺之君、扰乱之世，彊藩睥睨以思弋获之大位，取一大贤以下之少年，遽委以受终，庸讎得哉？舜穆四门、叙百揆、雷雨弗迷，而共、驩犹狃于廷，三苗犹叛于外。若禹平水土、定九州，大勋著于天人，群后之倾心久矣，舜抑承尧之已迹而踵行之，而荣恶足以胜之？自朱、李以来，位将相而狂争者，非一人也。郭氏之兴，荣无尺寸之功，环四方而鼻立者，皆履虎啞人之武人，荣虽贤，不知其贤也，孤雏视之而已。俄而将相矣，俄而天子矣，争夺者攘臂而仍之，不能一朝居也，徒为子吟、子之，而敢言尧、舜乎？

所难处者，荣既嗣立而无以处柴守礼耳。论者乃欲别为郭氏立后，而尊守礼为太上皇，则何其不审而易于言也！郭氏无可立之后明矣，将谁立邪？荣之得国，实以养子受世适之命，郭氏之恩，何遽忍忘。身非汉高自我而有天下，则不得加皇号于私亲。礼之所不许者，宋英宗且不得加于濮王，而况守礼乎！然则将如之何？守礼之为光禄卿，先朝之命也。迎养宫中，正名之曰所生父；其没也，葬以卿，祭以天子；其服，视同姓之为人后者为之替；则庶乎变而不失其常矣。外继竄宗之法，不可执也。为天子而旁无可立之支庶，古今仅一郭氏，道穷则变，变乃通也。

【一五】

与人俱起，血战以戴己为君，功成位定，而挟勋劳以相抗，亦武人之恒也。即虑其相仍以攘臂，自可以礼裁之，以道制之，使自戢志以宁居。遽加猜伎而诛夷之，刻薄寡恩，且抱疚于天人，汉高帝之所以不得与于纯王之道也。郭氏因群力以夺刘氏之国，而王殷无罪受诛，王峻贬窜而死，其事与高帝同，而时则异，未可以醢菹韩、彭之愿责郭氏也。

自唐天宝以来，上怀私恩而姑息，下挟私劳以骄横，拥之而兴之日，早已伏夺之之心。位枢密、任节镇者，人无不以天子为可弋获之飞虫，败者成者，乍成而旋败者，相踵以兴，无岁而兵戈得息。乃至延契丹以蹂中国，纲维裂，生民之血涂草野，极矣。李嗣源之于存勖也，石敬瑭之于嗣源也，郭威之于刘知远也，皆自以为功而相师以起者也。究不能安于其位以贻后昆，而徒辱中原之神皋天阙，为旦此夕彼之羶场。其他速败而自灭其族者，更仆而不胜数。至于郭氏有国，幸而存者鲜矣。高行周卒，慕容彦超灭，王峻辈擅国之兵，夺民之财，其以乱天下也无疑。郭氏虽不可以行天诛，而天诛不容缓矣。乱人之未绝，其乱不衰，决意行法于廷而不劳争战，事会已及，变极而复，尚奚容其迟疑乎！

殷、峻诛，而后樊爱能、何徽可伏法于牙门，武行德、李继勋可就贬于国法；乃以施于有宋，而石守信、高怀德之流，敛手以就臣服。天诛也，王章也，国之所以立、民之所藉以生也。故曰不可以醢菹韩、彭之罪罪之也。百年以来，飞扬跋扈之气习为之渐息，一人死，则万人得以保其生，王殷、王峻俛首受诛，不亦快与！

【一六】

国家有利国便民之政，而遣专使以行，使非其人，则国与民交受其病，弗如其已之也。使者难其人而不容已，则弗如即责之所司，而饬以违令之大法，固愈于专使之病国与民远矣。

夫国家之置守令，何为者也？岂徒以催科迫民而箕敛之乎？岂徒以守因陋就简之陈格，而听其日即于废弛乎？岂徒以听民之讼，敛钧金束矢之入以为讼府，而启民于争乎？下有疾苦而不能达，则为达之，以不沮于上闻；上有德意

而不能宣，则为宣之，以不穷于下逮。于是有上言便宜以拯民而益国者，参廷议而决其可行矣，即以属之守令，使进其邑之士大夫与其耆老，按行阅视，条奏其方略，而即责之以行。苟其玩上旨以违民心，专改革而违国宪，则有诛极贬褫之法以随其后。贤者劝，不肖者惩，蔑不可举也。

夫既有悉治理以上言者，娓娓而尽其利病，贪猾暴虐之吏，固无可容其欺蔽。即有老病疲茸、怠而坐驰之守令，监司得持课程以督其不逮；监司朋比饰说以罔上，司宪之臣，得持公议以纠其不若。廷臣清，监司无枉，守令不敢失坠，有言者必有行者，取之建官分职之司而已足，夫何阻隔不宣之足虑哉！若夫言利病者，徒取给于笔舌而固不可行，则守令得详悉以上请，而仍享无事之清晏，奚用专使督行而有不得其人之忧哉！

明君之治，择守令而已；守令不易知，择司铨司宪者而已。司铨司宪者，口在天子之左右，其贤易辨也。而抑得贤宰相以持衡于上，指臂相使，纲维相挈，守令之得失，无不可通于密勿，则天子有德意而疾通于海内，何扞格之有乎！此之不进，而恃专使以行上意，是臂不能使指，而强以绳曳之也。一委之专使，则守令监司皆卸其利国利民之责，行之不顺，国病民劳而不任其咎；即有贤者，亦以掣曳而废其职，况不肖者之徒张威福，迫促烦苛，以苟且报奉行之绩乎！

江南李氏听刺史田敬洙之请，修水利于楚州，溉田以实边，而冯延巳使李德明任其事，因缘侵扰，兴力役，夺民田，而塘竟不成；巡抚诸州以问民疾苦，而使冯延鲁以浅劣轻狂任之，反为民害；徐铉、徐锴论列其委任之失，顾得贬窜。夫岂特二冯之邪佞不可任哉！使守令牧民，而别遣使以兴事，未有可焉者也。

【一七】

周主威疾笃，遗命鉴唐十八陵发掘之祸，令嗣主以纸衣瓦棺敛己，自谓达于厚葬之非而善全其遗体矣。其得国也不以正，既无以求福于天；其在位也，虽贤于乱君，而固无德于天下，以大服于人；惴惴然朽骨之是忧，而教其臣子使不能尽一日之心力以效于君亲，其智也，正其愚也。尤可哂者，令刻石陵前，以纸衣瓦棺正告天下后世，吾恶知其非厚葬而故以欺天下邪？则乱兵盗贼欲发掘者，抑必疑其欺己，愈疑而愈思发之。汉文令薄葬，而霸陵之发，宝玉

充焉。言其可信，人其以言相信邪？

陵墓之发，自嬴政始。骊山之藏，非直厚葬已也，金银宝玉，鼎彝镜剑，玉以为匣，汞以为池，皆非生平待养之资，而藏之百年，愈为珍贵者，是以招寇。若夫古之慎终厚葬、以尽人子之心者，敛襚之衣无算，遣车明器祭器柳衣茵罍赠帛，见于土丧礼者，如彼其备。等而上之，至于天子，所以用其材而极孝养必具之物者，礼虽无考，而萃万国之力以葬一人，其厚可知也。然皆先骨而朽，出于藏而不适于用。则人子之忱以舒，而终鲜发掘之患。先王之虑之也周，取义也正，而广仁孝以尽臣子之情也至；不可过也，抑不可不及也。周主威不学无术，奚足以知此哉！墨氏无父，夷人道于禽兽，唯薄葬为其恶之大者。藉口安亲而以济其吝物寡恩之恶，禽道也。为君父者，以遗命倡之，亦不仁矣。

【一八】

高平之战，决志亲行，群臣皆欲止之，冯道持之尤坚，乃至面折之曰：“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？”夫谓其君为不能为尧、舜者，贼其君者也。唐太宗一躬帅六师之能，而大声疾呼，绝其君以攀跻之路，小人之无忌惮也，一至此哉！道之心，路人知之矣，周主之责樊爱能等曰：“欲卖朕兴刘崇。”道之心，亦此而已。习于朱友贞、李从珂之腠缩困溃而亡，已不难袖劝进之表以迎新君，而已愈重，卖之而得利，又何恤焉？周主惮于其虚名而不能即斩道以徇，然不旋踵而道死矣，道不死，恐不能免于英君之窜逐也。

若夫高平之战，则治乱之枢机，岂但刘、郭之兴亡乎？郭氏夺人之国，失之而非其固有；刘氏兴报讎之师，得之而非其不义；乃其系天下治乱之枢机者，何也？朱友贞、李存勖、李从珂、石重贵、刘承祐之亡，皆非外寇之亡之也。骄帅挟不定之心，利人之亡，而因讎其不轨之志；其战不力，一败而溃，反戈内向，殪故主以迎仇讎，因以居功，擅兵拥土，尸位将相，立不拔之基以图度非分；樊爱能等犹是心也，冯道亦犹是心也。况周主者，尤非郭氏之苗裔，未有大功于国，王峻辈忌而思夺之夙矣。峻虽死，其怀峻之邪心者实繁有徒。使此一役也，不以身先而坐守汴都，仰诸军以御患，小战不胜，崩溃而南，郭从谦、朱守殷之于李存勖，康义诚之于李从厚，赵德钧之于李从珂，杜重威、张彦泽之于石重贵，侯益、刘铎之于刘承祐，皆秉钺而出，倒戈而反，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，周主亦如是而已矣。

且不徒长逆臣之恶、以习乱于不已也，刘崇方挟契丹以入，周师溃，周国亡，草谷之毒再试，而黎民无孑遗，德光且留不去，而中国无天子，刘崇者，又岂能保其不为刘豫？而靖康汴梁、祥兴海上之祸，在此役矣。夫冯道亦逆知有此而固不以动其心，不失其为瀛王者，而抑又何求哉？唯周主决志亲征，而后已溃之右军，不足以摇众志；溃掠之逃将，不足以劫宫阙；身立血战之功，而樊爱能等七十人之伏辜，无敢为之请命。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，臣乃成乎其为臣，契丹不战而奔，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。周主之为天子，非郭氏授之，自以死生为生民请命而得焉者也。何遽不能为唐太宗，而岂冯道之老奸所可测哉？

【一九】

盗非可一时猝捕而弭者也，故汉武帝分遣绣衣持节逐捕而盗愈甚。盖亦思盗之所以能为盗者乎？以为倏聚倏散、出鬼人魅者，从其为盗之顷、见其如此耳。其必有居也，必与民而杂处；其劫夺而衣食之也，必有所资于市易；其日游行而无忌也，必与其乡之人而相往来；其不能以盗自居、必有托以自名也，必附于农工商贾技术之流，而曰所业在是。故乡之人知其盗也，郡邑之胥吏，莫不知其盗也；所不知者，朝廷猝遣之使，行芒芒原野之中，阅穰穰群居之众，尽智殫威，祇以累疑似之民，而终不知盗之所在耳。使臣逐捕之，则守令坐委之曰：天子之使如此其严威，无可如何，而何易责之我邪？则盗益游行自得而罔所忌畏。以秦皇、汉武之威，大索天下，而一夫不可获，况使臣哉：

盗者，天子之所不能治，而守令任治之；守令之所不能知，而胥役知之；胥役之所不尽知，而乡里知之。乡里有所畏而不与为难，胥役有所利而为之藏奸。乃乡里者，守令之教化可行；而胥役者，守令之法纪可饬者也。盗亦其民，胥役亦其胥役，舍此勿责，而欲使使者以偶见之旌旄、驰虚声而早使之规避，则徒为民扰而盗不戢，其自贻之矣。周主知其然，罢巡检使臣，专委节镇州县，诚治盗之要术也。

【二〇】

王补画平一天下之策，先下江南，收岭南，次巴蜀，次幽、燕，而后及于河东。其后宋平诸国，次第略同，而先蜀后江南，晚收河东，而置幽、燕于不

复，与朴说异。折中理势以为定论，互有得失，而朴之失小，宋之失大也。

以势言之，先江南而后蜀，非策也。江南虽下，巫峡、夔门之险，水陆两困，仰而攻之，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。故秦灭楚、晋灭吴、隋灭陈，必先举巴蜀，顺流以击吴之腰脊，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葉得势故也。

以道言之，江南虽云割据，而自杨氏、徐氏以来，以休兵息民保其国土，不随群雄力竞以争中夏。李璟父子未有善政，而无殃兆民、绝彝伦、淫虐之巨慝；严可求、李建勋皆贤者也，先后辅相之；冯延巳辈虽佞，而恶不大播于百姓；生聚完，文教兴，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。孟知祥据土以叛君，阻兵而无保民之志，至于昶，骄淫侈肆，纵嬖倖以虐民也，殆无人理。则兴问罪之师以拯民于水火，固不容旦夕缓也。岭南刘氏积恶三世，民怨已盈，殆倍于孟昶；而县隔岭峽，江南未平，姑俟诸其后，则势之弗容迫图者耳。

先吴后蜀，理势之两拙者也。此宋之用兵，贤于王朴之策也。若夫河东之与幽、燕，则朴之策善矣。

刘知远之自立也，在契丹横行之日，中土无君而为之主，以拒悍夷，于华夏不为无功。刘崇父子量力自守，苟延血食，志既可矜；郭氏既夺其国，而又欲殄灭其宗祀，则天理之绝已尽；抚心自问，不可以遽加之兵，固矣。虽在宋世，犹有可悯者存也。契丹乘石敬瑭之逆，阑入塞内，据十六州以灭裂我冠裳，天下之大防，义之所不容隳者，莫此为甚，驱之以复吾禹甸，乃可以为天下君。以理言之，急幽、燕而缓河东，必矣。

即以势言，契丹之据幽、燕也未久，其主固居朔漠，以庐帐为便安，视幽、燕为赘土，未尝厚食其利而歆之也。而唐之遗民犹有存者，思华风，厌羶俗，如吴峦、王权之不忍陷身汗蕞者，固吞声翘首以望王师，则取之也易。迟之又久，而契丹已恋为膏腴，据为世守，故老已亡，人习于夷，且不知身为谁氏之余民，画地以为契丹效死，是急攻则易而缓图则难也。幽、燕举，则河东失左臂之援，入飞狐、天井而夹攻之，师无俟于再举，又势之所必然者。王朴之谋，理势均得，平一天下之大略，斯其允矣。

宋祖有志焉，而不能追惟王朴之伟论，遂绌曹翰之成谋，以力敝于河东，置幽、燕于膜外，则赵普之邪说蠱之也。普，蓟人也，有乡人为之居閒，以

受契丹之饵，而偷为其姻亚乡邻免兵戈之警，席犬豕以齁睡，奸谋进而贻祸无穷。惜哉！其不遇周主，使不得试樊爰能之欧刀也。

【二一】

一日而欲挽数千年之波流，一人而欲拯群天下之陷溺，难矣哉！杨、墨之贼道也，兴于春秋之世，至孟子而仅及百年，且为之徒者，唯彊力慧辨之士，能习之者亦寡矣，士或淫而民固无有信从之者。韩愈氏曰：“孟子辞而辟之，廓如也。”抑亦易为廓如矣。浮屠之入中国，至唐、宋之际，几千年矣。信从之者，自天子达于比户，贫寡之民、老稚妇女，皆翕然焉。拓拔氏、宇文氏、唐武宗凡三禁之，威令已迫，天下顾为之怨愤，不旋踵而复张，无惑乎愚者之言曰：是圣教之不可蔑者也。周主荣废无额寺院，禁私度僧尼，而存寺尚二千有奇，僧尼犹六万，说者或病其不力为铲除，乃不知周主之渐而杀其滔天之势也，为得其理。使有继起者踵而行之，数十年而其邪必衰止。固非严刑酷令，凭一朝之怒所可胜者也。

浮屠之惑天下也有三：士之慧而失教者，闻有性命之说，心仪其必有可以测知而不知所从，浮屠以浮动乍静之罔光示之，遂若有所依据；而名利之劳役已疲，从之以乍息其心旌，若劳极而荫于林，因谓为吾宅也，熟寐而不知其倚于荆棘也。然而如此者，十不得一。其次则畏死患贫、负疚逃刑之顽夫，或覬其即得，或望之身后，自无道以致福，无力以求安，而徼幸于不然之域，遂竭心力资财以贩贸之。又其下则目炫于塔庙形像之辉煌，耳淫于钟磬鼓钹之鞞鞞，心侈于千人之聚、百人之集、焚香稽首之殷勤，贸贸然而乐为其徒者，尽天下而皆然；非知有所谓浮屠之法也，知寺院僧尼而已。而避役之罢民，逃伍之溃卒，叛逸之臧获，营生不给，求偶不得，无藉之惰氓，利其徒众之繁有，可以抗句索、匿姓名、仰食而偷生。若此者，其势杀，其额有限，其为之师者，辽戾寒凉而不振，则翕然夸耀之情移，萧散以几于衰灭。然后宽徭省罚以安小人，明道正谊以教君子，百年之内，可使萍散而冰消也。急诛之而激以輿，缓图之而焰以燿，此制胜之善术，禹之所以抑洪水者，唯其渐而已矣。

拓拔、宇文固不足以及此，唐武之后，继以宣宗，抑流急必逆之势然也。周主行裁损之法，得之矣，而宗社旋移；宋太宗天伦既斲，怀疚不宁冀获庇覆于心忘罪灭之邪说，是以法立未久，旋复嚣张。呜呼！道丧不复，抑生人之不幸与！而导以猖狂者，李遵勗、杨亿之为世教蠹贼，亦不可胜诛也。赵抃、张

九成皆清节之士也，而以身导其狂流，于是而终不可遏，岂周主除邪不尽之过乎？

【二二】

周主立二税征限，夏税以六月，秋税以八月，两税既行，无有便于此矣。急于此，则民病，易知也；缓于此，则民亦病，未易知也。

夫惟富人之求而无不给也，则急之与缓勿择也。贫民者岁之所获，仅此而已矣，急之则称贷而倍偿，固也；获之有量，而须用者无方，乘其方有之日，使以其应输者输官，则所馀为私家之养者，或足或乏，皆可经度以节一岁之用。六月而蚕织成矣，十月而禾黍登矣，而上无期以限之，愚民忘他日之催科，妇子艳丝粟之有羨，游食之工贾，乡邻之醪会，相与麀其赢余，室已如县而征求始迫，于是移来岁未审之丰歉，倍息以贷而求免于桁杨。上且曰：吾已缓之，而犹不我应，民之顽也乃不知缓之正所以迫之也哉！

情不可不谅也，时不可不知也，役车其休之后，予以从容谋生之计，而暇豫以图，方春于耜之劳，民不能自度，上为度之。而当其缓也不容急，当其急也不容缓，忧民之忧者，不可不察也。以六月征者，期成于八月；以十月征者，期尽于一冬。力可供，则必之以速完；贫不可支，则蠲除于限末。严豪民玩上之罚，开贫寡自全之路，一岁毕一岁之征，民习而安焉。王者复起，不能易也。

【二三】

文信公奉使不屈，从容就死，推忠贞者，莫之能踰也。求其先信国而兴者，颜鲁公而外，孙晟其无媿焉。

信国以儒臣起义，事中国之共主，败而不挠，亡而不屈。而晟捐其故国，自北徂南，投身危邦，事割据之主，则出身次第不若信公之大正。江南非四海兆人之元后，而为之效死，盖亦褊矣，而未可以此短晟也。晟虽非江南之人士，然其南奔也，石、刘二氏以沙陀部落而僭大号，且进契丹以入践中原，君劣臣离，上下荡然无纪，虽云故上，固志节之士所不忍一日居也。江南承天下无君之乏，保境息民，颇知文教，士不幸生于其世，无可致身之地，则择地而

蹈，能用我者，为尽臣节，委诚以舍命，初非叛故主、附新君、仅酬国士之知者，此亦奚足以此病晟哉！

乃若晟之奉表于周，请奉正朔，与信公之祈请于蒙古也，其事略同；而折中于义，则晟愈焉。江南之与周齿也，小役大，弱役强，役焉而可保其宗社，则宗社重矣。宋之于蒙古，人禽之大辨也，屈志以祈请，虽幸而存，为犬豕之附庸，生不如其死，存不如其亡，而宗社抑轻矣。然则信公之为赵氏宗社谋也则忠，而为自谋其所以效忠者则失也。海上扁舟，犹存中华之一线，等死耳，择死所而死之，固不如张、陆之径行以自遂矣。晟之屈己以请命，志士之所弗堪，固劳臣之所必效。幸得当而延李氏一日之宗祚，屈不足以为辱；但不以其私屈焉，而志已光昭矣。此晟之死，视信公为尤正焉。若其坚贞之操，从容之度，前有鲁公，后有信公，鴈行而翔于天步，均也，又何多让与！

【二四】

宝俨论相之说，非也。天子之职，择相而已矣。百为之得失，百尹之贞邪，莫不以择相为之本。为天下之元后父母，仅此二三密勿之大臣，为宗社生民效其敬慎，不知自择，而委之前在此位者，以举所知而任之，不知天之与以天下、而天下戴之以为大君，何为者邪？既云令宰相举所知矣，是信其有知人之明、靖国之忠也；又责以保任，而举非其人，责其举者，是何其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邪？保任之法，用之于庶官，且徒滋比阿覆蔽之奸；况举天下以授之调变，而但恃缘坐举主之峻法乎？又况人不易知，不保其往，乃以追责耆旧归田之故老，借使王安石蒙坏法之谴，文潞公且被褫夺，秦桧正误国之刑，胡文定与坐戮尸乎？

俨又云：“姑试以本官权知政事，察其职业之堪否而后实授，”则尤谬甚。以此法试始进之士，使宰一邑、司一职者，子产犹曰“美锦不以学制”。与天子坐而论道、为天下臣民所倚赖之一二人，乃使循职业以课能否而用舍之，知有耻者，亦不愿立于其廷；况其以道事君，进退在己，而不以天子之喜怒为进退者哉？此法行，则惟兢兢患失之鄙夫，忍隐以守章程、充于廉陞而已。

夫人臣出身事主而至于相，非一日之遽得之也；人君登进草莱之士而至于相，非一日骤予之也。或自牧守，或自卿贰，或自词臣，业已为群情所歆厌，而数蒙人主之顾问。兵农礼乐，皆足以见其才；出处取与，皆足以征其守

；议论设施，皆足以测其量；荐拔论劾，皆足以试其交。而待诸已入纶扉、将宣麻敕之日，始以职业考其优劣而进退之乎？甚矣！俨之罔于君人之道也。苛细以褻天职，猜疑以解士心，长君之偷，劝臣之党，而能尊主庇民，未之有也。漠然不相信之人，一人誉之，即引而置之百僚之上，与谋宗社生民之大，使其歆实授而饰迹以求荣，天下其得有心膺之臣乎？

盖自唐昭宗处倾危之世，廉耻道丧，楨干已亏，而昭宗躁竞，奖浮薄之风，故张濬、朱朴之流，卒然拔起以尸政府，而所谓宰相者贱矣。俨习于陋俗之汨滥，固将曰：此朝廷执笔以守典章之掾史耳，姑试之而以程限黜陟之，奚不可哉？洵如其言，天下恶得而定邪！

【二五】

周主南伐江南，劳师三载，躬亲三驾，履行阵，冒矢石，数十战以极兵力，必得江北而后止。江北既献，无难席卷以渡江，而修好休兵，馈盐还俘，置之若忘。呜呼！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。盖周主之志，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。

当时中原之所急者，莫有大于契丹也。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，南向而俯临中夏，有建瓴之势焉。叛臣降将，道以窃中国之政令，而民且奉之为主。德光死，兀欲、述律交相戕贼，至是而其势亦衰矣，是可乘之机也。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，犹未易折箠以驱之出塞。且自朱温以来，所号为中国主者，仅横互一线于雍、豫、兖、青之中，地狭力微，不足以逞志。而立国之形，犬牙互入，未能截然有其四封，以保其内而应乎外。则不收淮南、江北之地，中国不成其中国。守不固，兵不彊，食不裕，强起而问无云之故壤，石重贵之覆轨，念之而寒心矣。

然而契丹不北走，十六州不南归，天下终不可得而宁。而欲勤外略，必靖内讷。乃孟氏之在蜀，刘氏之在粤，淫虐已甚，下之也易，而要不足以厚吾力、张吾威也。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，杨、徐、李阅三姓，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。李璟虽庸，人心尚固，求以胜之也较难。唯其难也，是以胜其兵而足以取威，得其众而足以效用，有其土而足以阜财，受其降而足以息乱。且使兵习于战，以屡胜而张其势；将试于敌，以功罪而择其才。割地画江，无南顾之忧，粤人且遥为效顺。于是踰年而自将以伐契丹，其志乃大白于天下。而中国之威

，因以大振。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，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、唐者也。王朴先蜀、粤而后幽、燕之策非也，屡试而骄以疲矣。威方张而未竭，周主亟之，天假之年，中原其底定乎！

【二六】

古乐之亡，自暴秦始。其后大乱相寻，王莽、赤眉、五胡、安、史、黄巢之乱，遗器焚毁，不可复见者多矣。至于柴氏之世、仅有存者，又皆汉以后之各以意仿佛效为者；于是周主荣锐意修复，以属之王朴。朴之说非必合于古也，而指归之要，庶几得之矣。至宋而胡安定、范蜀公、司马温公之聚讼又兴，蔡西山掇拾而著之篇，持之确，析之精。虽然，未见其见诸行事者可以用之也。

孔子曰：“大乐必简。”律吕之制，所以括两闲繁有之声而归之于简也。朴之言曰：“十二律旋相为宫，以生七调，为一均；凡十二均、八十四调而大备。”朴之所谓八十四调者，其归十二调而已。计其鸿细、长短、高下、清浊之数，从长九寸径三分之律，就中而损之，旋相生以相益，而已极乎繁密。九九之数，尽于八十一，过此则目不能察，手不能循，耳不能审，心不能知，虚立至密至赜之差等，亦将焉用之也？蔡氏黄钟之数，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，推而施之大钟大罍，且有不能以度量权衡分析之者，而小者勿论矣。尽其数于九九八十一而止，升降损益，其精极矣。取其能合之调为十二均足矣。故王朴律准从九寸而下，次第施柱，以备十二律，未为疏也。然自唐以降，能用此者犹鲜。过此以推之于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密，夫谁能用之哉？大乐必简，繁则必乱，况乎其徒繁而无实邪

夫两闲之声，而欲极其至赜之变，则抑岂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已乎？今以人声验之，举一时四海之人，其唇、舌、齶、喉、齿、鼻，举相似也；引气发声，其用均也；乃其人之众，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者，不知凡几也。虽甚肖者，隔垣而可别，乍相逼以相聆，似矣，而父母妻子则辨之也无有同者。是知天下之声，无涯无算，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该之，谓之至密，而固不能尽其万一，则其为法也，抑隘甚矣。

天地之生，声也、色也、臭也、味也、质也、性也、才也，若有定也，实至无定也；若有涯也，实至无涯也。唯夫人之所为，以范围天地之化而用之者

，则虽至圣至神、研几精义之极至，而皆如其量。圣者之作，明者之述，就其量之大端，约而略之，使相叶以成用，则大中、至和、厚生、利用、正德之道全矣。其有残缺不修，纷杂相闲，以成乎乱者，皆即此至简之法不能尽合耳。故古之作乐者，以人声之无涯也，则以八音节之，而使合于有限之音。抑以八音之无准也，则以十二律节之，而合于有限之律。朴之衍为七调，合为十二均，数可循，度可测，响可别，目得而见之，耳得而审之，心得而知之，物可使从心以制，音可使大概而分，其不细也，乃以不淫人之心志也；过此以往，奚所用哉，

呜呼！王朴极其思虑，裁以大纲，乐可自是而兴矣。至靖康之变，法器复亡，淫声胡乐，燔乱天下之耳，且不知古乐之为何等也。有制作之圣、建中和之极者出焉，将奚所取正哉？如朴之说，固可采也。九寸之黄钟，以累黍得其度数，有一定之则矣。而上下损益，尽之十二变而止。而用黄钟以成众乐也，不限于九寸，因而高之，因而下之，皆可叶乎黄钟之律。则九其九而黄钟之繁变皆在焉，则十一律、七调、十二均之繁变皆在焉。巧足以制其器，明足以察其微，聪足以清其纪，心足以穷其理，约举之而义自弘，古乐亦岂终不可复哉？若苛细烦密之说，有名有数，而不能有实，祇以荧人之心志，而使不敢言乐，京房以下之所以为乐之赘疣也。折中以成必简之元声，尚以俟之来哲。

卷末

◎叙论一

论之不及正统者，何也？曰：正统之说，不知其所自昉也。自汉之亡，曹氏、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。而为之名曰禅。于是为之说曰：“必有所承以为统，而后可以为天子。”义不相授受，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；抑假邹衍五德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，文其诋辞；要岂事理之实然哉？

统之为言，合而并之之谓也，因而续之之谓也。而天下之不合与不续也多矣！盖尝上推数千年中国之治乱以迄于今，凡三变矣。当其未变，固不知后之变也奚若，虽圣人弗能知也。商、周以上，有不可考者。而据三代以言之，其时万国各有其君，而天子特为之长，王畿之外，刑赏不听命，赋税不上供，天下虽合而固未合也。王者以义正名而合之。此一变也。而汤之代夏，武之代殷，未尝日无共主焉。及乎春秋之世，齐、晋、秦、楚各据所属之从诸侯以分裂天下；至战国而彊秦、六国交相为从衡，赧王朝秦，而天下并无共主之号，岂复有所谓统哉？此一合一离之始也。汉亡，而蜀汉、魏、吴三分；晋东渡，而十六国与拓拔、高氏、宇文裂土以自帝；唐亡，而汴、晋、江南、吴越、蜀、

粤、楚、闽、荆南、河东各帝制以自崇。士其土，民其民，或迹示臣属而终不相维系也，无所统也。六国离，而秦苟合以及汉；三国离，而晋乍合之，非固合也。五胡起，南北离，而隋苟合之以及唐；五代离，而宋乃合之。此一合离之局一变也。至于宋亡以迄于今，则当其治也，则中国有共主；当其乱也，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。盖所谓统者绝而不续，此又一变也。夫统者，合而不离、续而不绝之谓也。离矣，而恶乎统之？绝矣，而固不相承以为统。崛起以一中夏者，奚用承彼不连之系乎？

天下之生，一治一乱。当其治，无不正者以相干，而何有于正？当其乱，既不正矣，而又孰为正？有离，有绝，固无统也，而又何正不正邪？以天下论者，必循天下之公，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，而抑非一姓之私也。惟为其臣子者，必私其君父，则宗社已亡，而必不忍戴异姓异族以为君。若夫立乎百世以后，持百世以上大公之论，则五帝、三王之大德，大命已改，不能强系之以存。故杞不足以延夏，宋不足以延商。夫岂忘禹、汤之大泽哉？非五子不能为夏而歌雒汭，非箕子不能为商而吟麦季也。故昭烈亦自君其国于蜀，可为汉之余裔；而拟诸光武，为九州兆姓之大君，不亦诬乎？充其义类，将欲使汉至今存而后快，则又何以处三王之明德，降苗裔于编氓邪？

蜀汉正矣，已亡而统在晋。晋自篡魏，岂承汉而兴者？唐承隋，而隋抑何承？承之陈，则隋不因滅陈而始为君；承之宇文氏，则天下之大防已乱，何统之足云乎？无所承，无所统，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。正不正，人也；一治一乱，天也；犹日之有画夜，月之有朔、弦、望、晦也。非其臣子以德之顺逆定天命之去留；而詹詹然为已亡无道之国延消谢之运，何为者邪？宋亡而天下无统，又奚说焉？

近世有李槃者，以宇文氏所臣属之萧归，为篡弑之萧衍延苟全之祀，而使之统陈。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勗，不知所出之徐知诰，冒李唐之宗，而使之统分据之天下。父子君臣之伦大紊，而自矜为义，有识者一映而已。若邹衍五德之说，尤妖妄而不经，君子辟之，断断如也。

◎叙论二

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为，匹夫匹妇之与知，圣人莫能违也。然而君子之是非，终不与匹夫匹妇争鸣，以口说为名教，故其是非一出而天下莫敢不服。流俗之相沿也，习非为是，虽覆载不容之恶而视之若常，非秉明赫之威以正之

，则恶不知惩。善亦犹是也，流俗之所非，而大美存焉；事迹之所阙，而天良在为；非秉日月之明以显之，则善不加劝。故春秋之作，游、夏不能赞一辞，而岂濯濯諄諄，取匹夫匹妇已有定论之褒贬，曼衍长言，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？庄生曰：“春秋经世之书，圣人议而不辩。”若华督、宋万、楚商臣、蔡般，当春秋之世，习为故常而不讨，乃大书曰“弑其君”。然止此而已，弗俟辩也。以此义推之，若王莽、曹操、朱温辈之为大恶也，昭然见于史策，匹夫匹妇得以诟厉之于千载之下，而又何俟论史者之喋喋哉？

今有人于此，杀人而既服刑于司寇矣，而旁观者又大声疾呼以号于人曰：此宜杀者。非匹夫匹妇之褊躁，孰暇而为此？孟子曰：“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。”惟其片言而折，不待繁言而彼诈遁之游辞不能复逞。使圣人取中肩之逆、称王之僭，申明不已，而自谓穷乱贼之奸；彼奸逆者且笑曰：是匹夫匹妇之巷议也，而又奚畏焉。

萧、曹、房、杜之治也；刘向、朱云、李固、杜乔、张九龄、陆贽之贞也；孔融、王经、段秀实之烈也；反此而为权奸、为宦寺、为外戚、为佞倖、为掎克之恶以败亡人国家也；汉文、景、光武、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；其后世之骄奢淫佚自贻败亡也；汉高之兴，项羽之亡，八王之乱，李、郭之功；史已详纪之，匹夫匹妇闻而与知之。极词以赞而不为加益，闻者不足以兴；极词以贬而不为加损，闻者不足以戒。唯匹夫匹妇悻悻之怒、沾沾之喜，繁词累说，自鸣其达于古者，乐得而称述之。曾君子诱掖人之善而示以从入之津，弭止人之恶而穷其陷溺之实，屑侈一时之快论，与道听涂说者同其纷呶乎？故编中于大美大恶、昭然耳目、前有定论者，皆略而不赘。推其所以然之繇，辨其不尽然之实，均于善而醇疵分，均于恶而轻重别，因其时，度其势，察其心，穷其效，所繇与胡致堂诸子之有以异也。

◎叙论三

论史者有二弊焉：放于道而非道之中，依于法而非法之审，褒其所不待褒，而君子不以为荣，贬其所不胜贬，而奸邪顾以为笑，此既浅中无当之失矣；乃其为弊，尚无伤于教、无贼于民也。抑有纤曲鬼琐之说出焉，谋尚其诈，谏尚其譎，徼功而行险，干誉而违道，奖诡随为中庸，夸偷生为明哲，以挑达摇人之精爽而使浮，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枉；此其于世教与民生也，灾愈于洪水，恶烈于猛兽矣。

盖尝论之：史之为书，见诸行事之征也。则必推之而可行，战而克，守而固，行法而民以为便，进谏而君听以从，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，祇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。则智有所尚，谋有所详，人情有所必近，时势有所必因，以成与得为期，而败与失为戒，所固然矣。然因是而卑污之说进焉，以其纤曲之小慧，乐与跳盪游移、阴匿鉤距之术而相取；以其躁动之客气，迫与轻挑伎忿、武健驰突之能而相依；以其妇姑之小慈，易与狐媚猫驯、洪涩柔巽之情而相昵。闻其说者，震其奇诡，歆其纤利，惊其决裂，利其响呕；而人心以蛊，风俗以淫，彝伦以斲，廉耻以堕。若近世李贽、钟惺之流，导天下于邪淫，以酿中夏衣冠之祸，岂非逾于洪水、烈于猛兽者乎？

溯其所繇，则司马迁、班固喜为恢奇震耀之言，实有以导之矣。读项羽之破王离，则须眉皆奋而杀机动；览田延年之责霍光，则胆魄皆张而戾气生。与市侩里魁同慕汲黯、包拯之纹急，则和平之道丧；与词人游客共歎苏轼、苏辙之浮夸，则惇笃之心离。谏而尚譎，则俳优且贤于伊训；谋而尚诈，则甘誓不齿于孙、吴。高允、翟黑子之言，祇以奖老奸之小信；李克用三垂冈之歎，抑以侈盗贼之雄心。甚至推胡广之贪庸以抑忠直，而慙鄙夫之志；伸冯道之逆窃以进夷盗，而顺无赖之欲。轻薄之夫，妄以为慷慨悲歌之助；雕虫之子，喜以为放言饰说之资。若此之流，允为残贼，此编所述，不敢姑容。刻志兢兢，求安于心，求顺于理，求适于用。顾惟不逮，用自惭慙；而志则已严，窃有以异于彼也。

◎叙论四

【一】

治道之极致，上稽尚书，折以孔子之言，而蔑以尚矣。其枢，则君心之敬肆也；其戒，则怠荒刻覈，不及者倦，过者欲速也；其大用，用贤而兴教也；其施及于民，仁爱而锡以极也。以治唐、虞，以治三代，以治秦、汉而下，迄至于今，无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；以理铨选，以均赋役，以诘戎兵，以饬刑罚，以定典式，无不待此以得其宜也。至于设为规画，措之科条，尚书不言，孔子不言，岂遗其实而弗求详哉？以古之制，治古之天下，而未可概之今日者，君子不以立事；以今之宜，治今之天下，而非可必之后日者，君子不以垂法。故封建、井田、朝会、征伐、建官、颁禄之制，尚书不言，孔子不言。岂德不如舜、禹、孔子者，而敢以记诵所得者断万世之大经乎？

夏书之有禹贡，实也，而系之以禹，则夏后一代之法，固不行于商、周；周书之有周官，实也，而系之以周，则成周一代之规，初不上因于商、夏。孔子曰：“足足兵食，民信之矣。”何以足，何以信，岂靳言哉？言所以足，而即启不足之阶；言所以信，而且致不信之咎也。

孟子之言异是，何也？战国者，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。侯王分土，各自为政，而皆以放恣渔猎之情，听耕战刑名殃民之说，与尚书、孔子之言，背道而驰。勿暇论其存主之敬怠仁暴，而所行者，一令出而生民即趋入于死亡。三王之遗泽，存十一于千百，而可以稍苏，则抑不能预谋汉、唐已后之天下，势异局迁，而通变以使民不倦者奚若。盖救焚拯溺，一时之所迫，于是有“徒善不足为政”之说，而未成乎郡县之天下，犹有可遵先王之理势，所繇与尚书、孔子之言异也。要非以参万世而咸可率繇也。

编中所论，推本得失之原，勉自竭以求合于圣治之本；而就事论法，因其时而酌其宜，即一代而各有弛张，均一事而互有伸诘，宁为无定之言，不敢执一以贼道。有自相蹉盪者矣，无强天下以必从其独见者也。若井田、封建、乡举、里选、寓兵于农、舍笞杖而行肉刑诸法，先儒有欲必行之者矣。袭周官之名迹，而适以成乎狄道者，宇文氏也；据禹贡以导河，而适以益其溃决者，李仲昌也。尽破天下之成规，骇万物而从其记诵之所得，浸使为之，吾恶知其所终哉！

【二】

旨深哉！司马氏之名是编也。曰“资治”者，非知治知乱而已也，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。览往代之治而快然，览往代之乱而愀然，知其有以致治而治，则称说其美；知其有以召乱而乱，则诟厉其恶；言已终，卷已掩，好恶之情已竭，齷然若忘，临事而仍用其故心，闻见虽多，辨证虽详，亦程子所谓“玩物丧志”也。

夫治之所资，法之所著也。善于彼者，未必其善于此也。君以柔嘉为则，而汉元帝失制以酿乱；臣以戆直为忠，而刘栖楚碎首以藏奸。攘夷复中原，大义也，而梁武以败；含怒杀将帅，危道也，而周主以兴。无不可为治之资者，无不可为乱之媒。然则治之所资者，一心而已矣。以心驭政，则凡政皆可以宜民，莫匪治之资；而善取资者，变通以成乎可久。设身于古之时势，为己

之所躬逢；研虑于古之谋为，为己之所身任。取古人宗社之安危，代为之忧患，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；取古昔民情之利病，代为之斟酌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。得可资，失亦可资也；同可资，异亦可资也。故治之所资，惟在一心，而史特其鉴也。

“鉴”者，能别人之妍媸，而整衣冠、尊瞻视者，可就正焉。顾衣冠之整，瞻视之尊，鉴岂能为功于我哉！故论鉴者，于其得也，而必推其所以得；于其失也，而必推其所以失。其得也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；其失也，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；乃可为治之资，而不仅如鉴之徒县于室、无与炤之者也。

其曰“通”者，何也？君道在焉，国是在焉，民情在焉，边防在焉，臣谊在焉，臣节在焉，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，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。虽扼穷独处，而可以自淑，可以诲人，可以知道而乐，故曰“通”也。

引而伸之，是以有论；浚而求之，是以有论；博而证之，是以有论；协而一之，是以有论；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，是以有论。道无方，以位物于有方；道无体，以成事之有体。鉴之者明，通之也广，资之也深，人自取之，而治身治世、肆应而不穷。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例，而终古不易也哉！